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

《四庫提要著録叢書》編纂委員會編纂

國家古籍整理出版重點項目

北京出版社

史部第一一八冊目次

杜氏通典二百卷（三）（唐）杜佑撰　明嘉靖十八年王德溢吴鵬刻本　〇〇一

杜氏通典二百卷（三）

（唐）杜佑撰

明嘉靖十八年王德溢吴鹏刻本

禮九十 凶四 大唐開元禮纂類三十二

東宮妃聞喪（聞父母祖父母喪　爲諸王妃主舉哀　聞外祖父母爲良娣喪）

以下舉哀並附

奔喪（奔父母祖父母喪）　臨喪（臨外祖父母喪　臨良娣以下喪）

除喪（除父母祖父母外祖父母喪）

東宮妃聞喪

聞父母祖父母喪

皇太子妃爲父母祖父母舉哀。其日，赴喪者至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設舉哀前三刻，司則版啓請中嚴，掌筵先於別殿東壁下設薦爲妃舉哀位，西向。爲祖父母則北壁下南向。別殿前設幔下北面設良娣以下位，西上。前二刻，女侍臨者集列於閤外便次，司則一人升立於殿上東楹之南，女史二人立於階下，並西面。至前一刻，司則版啓外辦。至時，引妃出，升座，侍衛如常典內。版啓訃聞，司則傳啓稱：某官（若夫人）以某月日辰薨。妃將若哭（父母喪哭　祖父母哀），盡一哀，問故，又哭盡哀。妃改素服，良娣以下侍臨者皆素服哭入，盡哀。女侍者（以司閨爲之）引良娣以下入各就位。司則稱拜，女史承傳（凡司則有詞，女史皆承傳），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司則稱哭，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則稱止，良娣以下在位者皆止。司則稱拜，良娣以下在

位者皆再拜。司則稱止。女侍者引良娣以下退。司則進啓請哭止，妃止。從臨者皆止。妃退，含別次。侍從者侍衛如常，於閤哭臨如常禮。其日晡臨，前二刻，啓嚴。良娣以下赴集。一刻，啓辦。至時，引各復位。司則跪奏請哭，妃哭臨如初。良娣以下皆哭十五舉聲。司則稱止，皆止。但無拜。其他如前儀。妃爲父母之舉哀也，其妃女亦素。良娣引升位於戶內之東，北面，與妃俱哭於良娣以下之退也，賓止引退，自後奔赴如別禮。其有疾故未及奔，則自後朝晡赴集，啓引即位哭臨如初，以至成服。（聞外祖父母喪，則於別宮次，其日晡臨後三日哭臨而止。爲諸王妃主本服大功者，其日晡臨而止；小功以下一舉哀而止。爲良娣宗戚，其舉哀諸王妃主，司則良娣以下一舉哀而止，其日內外應奉慰者並集於閤外，司則引即之下位，次哭臨，無拜，哭訖又拜奉慰，如常儀。其日宮官等進名奉慰，皆進集宮門奉慰如常禮。自後皆然。）三日成服。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掌筵先於妃舉哀別殿東壁下，設素褥牀席，爲妃成服位，西向。祖父母則北壁下，南向。所司先製妃齊縗周之服，又製良娣以下服，亦如妃之。其日成服前三刻，司則版啓中嚴。女侍臨者升列於別殿上，哭不絕聲。前一刻，司則於別殿前幔下整設良娣以下哭位，如初。又於殿上妃位前設奉慰位。良娣以下仍初服集列於閤外次。女侍者各以篋奉其縗服進，授仍贊變服焉。司則一人升立於殿上東楹之南，女史二人立於階下，並西面。掌嚴以篋奉縗服，升東階，北面立。成服

前一刻司則版啓外辦妃仍初服即位侍衛如初司
則跪啓請哭妃哭從臨者皆哭十五舉聲司則跪奏
請止成服妃止掌嚴以衰麻綾服進跪授興仍贊變
服爲於此變服則權設步障已而去之變服已司則又跪啓請哭妃哭
女侍者引良娣以下入即位司則稱拜良娣以下在
位者皆再拜司則稱哭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哭十五
舉聲司則稱止良娣以下在位者皆止女侍者引良
娣行首一人升詣妃位前跪奉慰與女侍者引降還
本位司則稱拜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女侍者引
良娣以下退司則跪啓哭止妃止從臨者皆止妃退
舍別室如常禮侍從者侍衛如初於閣哭臨如初其

日晡臨前一刻啓嚴良娣以下赴集一刻啓辦引即
位哭臨如初其有妃主應成服者則製小功五月之
服引升即位如初與妃俱成服哭臨凡拜慰如良娣
之儀於是良娣以下退贊止引退自後朝晡哭臨如
初以至卒哭若公除則權制其爲曾祖高祖父母則與良
娣以下俱成齊縗三月之服如常禮爲外祖父母諸王妃主良娣宗
戚等舉哀並與祖父母聞喪禮同其異者於別宮次其日晡臨後二朝哭臨而止諸王妃主以下一舉哀而止

奔喪

奔父母祖父母喪

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守宮先設行宮便殿
之後及左右牖護良娣以下及諸陪從者便次如式
又於喪寢前設障幔爲良娣以下拜哭次主人五屬
之親於妃未至之前集列於主人第其日出宮前四
刻司則版啓請中嚴出宮前三刻諸率等備司常行
仗衛鹵簿於所出宮門外內如常儀出宮前一刻導
客舍人於主人第喪寢[illegible]諸家設薦席爲妃哭位
東向其奔祖父母喪則[illegible]內之西南東向北面客舍人又於喪寢庭幔
下北面重行設良娣以下哭位陪從者各服素服集
列以候陪從如常[illegible]服則內廐尉進犢車其仗衛
鹵簿並以次整列出宮門外內如常儀出宮前一刻
司閨以下應陪從者並以次進逆如常小輿進於內
庭至時司則又版啓外辦妃仍舉哀之服升輿出妃

服則服縗服三面周以白布行帷至閤外妃降輿升犢車
內廐尉執御典內以下前導夾引輿司閨以下乘車
陪從如常儀良娣以下應陪從者乘車以次序如常
仗衛夾引妃哭從臨者隨哭不絕聲於妃未到之前
司儀贊主人內外五屬之親並出就前堂哭其位如
殯堂之儀導客舍人一人升立於喪寢東楹之南內
給使二人立於階下並西面妃至主人第降車所司
則啓請降入妃降車仍哭入自閤門三面周以行帷
從臨者仍哭從不絕聲司閨以下哭從如初侍者夾
扶主人降詣東階之南仍立哭其奔祖父母喪則主人仍立哭以待衆
主人並降立於主人之後西面北上立哭以服精爲序妃

至喪後庭主人哭止再拜仍立哭從侍者扶引妃哭
升自西側階進戶西跪憑戶撫心哭從臨者仍哭於
妃之升也尊客舍人引良娣以下從奔者各權舍於
便次其從衛鹵簿也列於外內如常主人以下應升
者升各就位哭妃哭盡一哀仍扶引即位哭從臨者
仍哭（若已殯則先引進靈前憑靈哭盡哀引退西面再拜乃即位哭）尊客舍人引
良娣以下入即班位尊客舍人稱拜給使承傳唱再
拜（統舍人有詞給使皆承傳）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尊客舍人
稱哭良娣以下在位者哭十五舉聲尊客舍人稱
止良娣以下在位者皆止（若已成服則引行首升慰皆如常禮）尊客舍
人稱拜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訖尊客舍人引良

娣以下退還便次司則跪啓妃哭止妃止哭從臨者
皆止妃退降即便次典內版啓解嚴（特士仍不得輒離部伍）其
成服已則宮官等應奉慰者並赴奉慰如常禮自後
妃依時哭臨如常禮（其為父母若祖父母喪則自後啓引哭於後殿次）其未
成服而奔則至成服日即與主人俱成服其奔父母
之喪則成服而還宮其有別敕令還宮則隨旨期其
未即還宮也則良娣以下及鹵簿仗衛應還者先還
留者與依時哭臨及成服則如妃之禮於妃還宮日
之朝也諸應等迎之官及仗衛鹵簿等並赴主人第
奉迎如式於還宮日車發前三刻司則版啓請中嚴
諸衛率整列仗衛鹵簿於還塗如來儀至時司則版

啓外辦妃哭拜訖主人以下各列本次拜辭如初其
校解嚴司閨扶引妃降出侍從者如初妃至中門啓
哭止升車從臨者皆止三面周以行帷良娣以下乘
車序從如初妃至閤外司則跪啓請降入妃降車升
輿入典內以下陪從至閤如初典內版啓請解嚴諸
列鹵簿者各還其所自後赴葬及練祥則出入如初
禮皇太子妃於祖父母若父母之喪不赴喪則於啓
日之朝也與良娣以下服總服啓引各即上下位次
哭臨拜慰如初若父在若祖父在為母若祖母之喪
十一月而小祥則與良娣以下於位次行變除之禮
易以練總除腰絰哭臨受慰如常禮其稟宣行公除

之禮則十三日而除其行除禮如別條

臨喪

臨外祖父母喪

與奔祖父母喪禮同其異者乘常行之車其仗衛羽
儀之屬則如平常而位於喪殯中間之西北壁下南
面即位乃哭其主人內外五屬之親並哭於喪寢前
後庭應升者如太子臨外祖父母喪主人以下待之
禮皇太子妃每出臨若須嚴鼓並須准臨遠近及仗
衛備畧（備如常略不備）稟旨在於當時

臨良娣以下喪

妃臨吉良娣以下之喪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

降臨前二刻司則版啓請中嚴掌筵先於喪寢中間比廂設素褥牀席爲妃哭位南向腰輿進於內庭降臨前一刻司則版啓外辦妃服素服升輿出常侍從者侍衛如常至喪寢所降輿升喪寢即位坐哭侍從者侍衛如常於妃之將至也女侍者啓引亡者之子降東階之南西面再拜妃拔服又女侍者啓引亡者之女北去戶降寢北面再拜引並升復位哭如初司則跪啓請哭妃哭從臨者皆哭十五舉聲跪啓止撫慰妃止女侍者引亡者之子詣妃前跪哭撫慰之子興再拜引退復位又引亡者之女如上禮訖啓請還妃升輿引降還侍衛如初於妃之降　者啓

引亡者之子降拜引升復位哭女侍者啓引亡者之女降拜引升復位哭並如初

除喪

除父母祖父母喪

妃除父母祖父母喪服之制本司散下其禮所司隨職供辦所司先製妃及良娣以下素服尚寢舍人先於別殿閤外整設良娣以下便次如初又於別殿前整設障幄爲良娣以下拜哭位以十二月而除服於除服前之夕妃晡臨已有司除其設位次而設新褥牀席焉其日平明後而除服於除服前三刻司則版啓中嚴女侍臨者升列於別殿上哭臨如初除服前二刻司則於別殿前幄下整設良娣以下位次又於殿妃位前設席爲跪奉慰位良娣以下仍縗服集列於閤外便次女侍者以篋奉其素服進授仍贊變除焉司則一人升立於堂上東楹之南女史二人立於堂下並西面掌嚴以篋奉素服升東階北面立前一刻司則版啓外辦妃仍服縗服引出升即位次常侍從者侍如初妃哭從臨者皆哭十五舉聲司則跪啓哭止從禮制除服妃止掌嚴以篋奉素服進跪授興仍贊變除焉於變服則權設步障已而去之典侍臨者亦從變除已司則又跪啓請哭妃哭女侍者引良娣以下入即班位司則稱拜女史承傳唱司拜凡司則有詞女史皆承傳良娣以下在位者皆

拜司則稱哭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哭十五舉聲司則稱止良娣以下在位者皆止女侍者引良娣行首一人升進妃前席位跪奉慰興女侍者引降還本位司則稱拜良娣以下在位者皆再拜女侍者引良娣以出各還宮妃如常禮司則跪啓請哭止還妃哭止從臨者皆止妃降還內寢侍衛如初除外祖父母服與祖父母服同其行公除之禮則五日而除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三十七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三十八

禮九十八 凶五 纂類三十三 大唐開元禮三十三

三品以上喪上 四品以下至庶人附

初終	復	設牀
奠	沐浴	襲
含	赴闕	勅使弔
銘	重	陳小斂衣
奠	小斂	斂髮
奠	陳大斂衣	奠
大斂	奠	廬次
成服	朝夕哭奠	賓弔
親故哭	州縣官長弔	刺史遣使弔
親故遣使致賻		殷奠
卜宅兆	卜葬日	啓殯
贈謚	親賓致奠	

初終

有疾丈夫婦人各齊於正寢北墉下東首墉牆也東首順生氣養者男子婦人皆朝服齊親飲藥子先嘗之嘗度其所堪疾困去故衣加新衣爲之去穢惡也徹樂清掃內外爲賓客來問分禱所祀盡孝子之情也五祀及所封境內名山大川四品五品祀中霤門戶竈行六品以下祀門及行侍者四人六品以下俱四人也坐持手足爲不能自屈伸內喪則婦人持之遺言則書之屬纊以候氣纊新綿置於口鼻氣絕廢牀寢於地人始生在地庶其生氣反也主人啼餘皆哭哀有深淺者男子易以白布衣被髮徒跣婦人青縑衣披髮不徒跣女子子亦然父爲長子爲人後者爲其本生父母皆素冠不徒跣女子子嫁者髽六品以下內外皆著素服妻妾皆被髮徒跣女子子不徒跣出嫁者髽出後人者爲本生父母素服不徒跣主人主婦衣服無改男女隨事設帷帳齊縗以下丈夫素冠婦人去首飾謂齊縗婦人也內外皆素服素服謂有服者白布十五升無服者不服列綵則常所素衣主人坐於牀東啼踊無數殺主人在主人之後兄弟之子以下丈在其後俱西面南上哭妻坐於牀西妾及女子子在妻之後哭踊無數兄弟之女以下丈在其後俱東面南上藉藁哭坐六品以下孫及兄弟孫在諸子之後女孫及兄弟女孫在兄弟女子子之後服精麤爲坐先後下准此內外之際隔以行帷帷堂內門南其隔之

祖父以下於帷東北壁下南面西上祖母以下於帷西北壁下南面東上皆舒席坐哭六品以下藉藁三年者則草薦外姻丈夫於戶外東南北面西上婦人於主婦西南北面東上皆舒席坐哭若舍窄則宗親丈夫在戶外之東北面西上外姻丈夫在戶外之西北面東上諸內喪則尊行丈夫外親丈夫席位於前堂若戶外之左右俱南面宗親戶東西上外親戶西東上凡喪位皆以服精麤爲序國官位於門內之東重行北面以西爲上俱衰巾帕頭舒藁薦坐參佐位於門內之西重行北面以東爲上俱素服舒席坐哭自國官以下六品以下無斬縗三日不食齊縗二日不食大功一日不食小功緦麻再不食

復（始死則復）

復於正寢。復者三人（復謂招魂復魄四品以下則二人）皆常服以死者之上服左荷之升自前東霤（六品以下則升自前東榮榮屋翼也）當居履危北面西上（危棟上也）左執領右執腰招以左每招長聲呼其復（男子皆稱字及伯仲婦人稱姓其復者三失數依其夫也六品以下男子稱名）三呼而止以衣投於前承之以篋（六品以下以箱）升自阼階入以覆尸（若得魂冀返然）復者撤舍西北扉降自後西（不由前降不以虛返因撤西北扉若云此室凶不可居然自是行死事所撤扉之薪以俟煑沐六品以下西榮餘同）復衣不以襲斂（斂則去之）乃設牀

設牀

設牀於室戶內之西去腳舒簟設枕施幄（六品以下不施幄）去裙遷尸於牀南首覆用斂衾去死衣（斂衾大斂用衾黃表素裏也死衣病時所加新衣）楔齒用角柶（爲將含也）綴足以燕几校在南（綴猶拘也校猶脛也尸南首几脛在南以拘之則不使辟戾）侍者坐持之其內外哭位如始死之儀乃奠

奠（六品以下於含而後奠文與此同）

奠以脯醢酒用吉器無巾柶升自阼階奠於尸東當隅（鬼神無象故設奠以依之）內喪內贊者皆受於戶外而設之（凡內喪皆內贊者行事）既奠贊者降出帷堂（初氣絕室內須事設帷至此事小斂訖故設帷堂若有起者起者禮合在此下今篇後爲次物使吊緣冠相近故列在後也）

浴（有沐浴下至斂重其事皆可同時而與）

掌事……於階間近西南順廣尺長二尺深三尺

南其壤爲坎竈於西牆下東向以俟煑沐新盆六甌（四品五品四甌六品以下三甌）皆濯之陳於西階下（新此連死事理者）沐巾一浴巾（甕以汲也累土爲竈盆以盛水盤以承濡濯甑瓦甑受二升有蓋濯謂滌溉）二用絺若綌實於笲（巾所以拭也浴巾二者上下體異絺細葛綌麤葛也笲竹器）櫛實於箱若簞浴衣實於篋（浴衣以浴所衣之衣其制如今之服六品以下櫛及沐衣各實於篋）皆具於西序下南上水淅稷米（六品以下淅粱米）取潘煑之又汲爲湯以俟浴以盆盛潘及沐盤升自西階授沐者執潘及盤入主人皆出戶（象平生沐浴猶不在旁）主人以下於戶東北面西上主婦以下皆於戶西北面東上俱立哭其尊行者丈夫於主人之東北面西上婦人於主婦之西北面東上俱坐哭婦人權障以帷主人以下既出及沐櫛（櫛梳也）束髮用組抿用巾（抿揥也湑也）浴則四人（六品以下則二人）抗衾二人浴拭用巾抿用浴衣設牀於戶東衽下莞上簟浴者舉尸易牀設抗剪鬚斷爪如平常鬢髮爪盛以小囊大斂內於棺楔齒之柶浴巾皆埋於坎寘之者明衣衣裳以方巾覆面仍以大斂之衾覆之訖內外入就位哭乃襲

襲

陳襲事於房內襲三稱（六品以下一稱）西領南上（朝服一稱襲服二稱）（凡陳衣者實之以箱篚承以席）明衣裳（今用生絹單衫）舄一（六品以下履一）以帛巾一方尺八寸充耳用白纊面衣用玄方尺纁裏組繫（六品

以下（裏纁）握手用玄纁裏長尺一寸廣五寸削約於內旁寸著以綿組繫（握手所握者面衣及手衣皆通餘色　六品以下握手衣具執服者陳襲）衣庶襚繼陳不用（庶衣以不襲也多寡量其　陳之以榮少納之而實并）襲具牀席於西階西內外皆出哭於戶外其位如浴時襲者以牀升入設於尸東布枕席如初（白遂纏牀以　六品以下細）執服者陳襲衣於席祝去巾（六品以下執者去巾）加面衣設充耳著握手納舄若履（若衣死者左袒不組帶襲貨　襲則設六品以下皆綿履著手衣）既襲乃覆以大斂之衾（始死時所覆衾）內外俱入復位坐哭（諸子等者於卑幼之喪及嫂叔兄弟姊姪　婦哭朝晡之間非有事則休於別室）

含

贊者奉盤水及笲（笲竹器）飯用粱含用璧（四品五品用　璣與璧六品以下粱與貝）升堂含者盥手於戶外贊者沃盥含者先梁璧（四品五品洗璧　六品以下洗粱貝）實於笲執以入祝從入北面（六品以下無祝徙）徹枕去楔受笲奠於尸東含者（六品以下主人含）坐於牀東西面鑿巾（巾先覆面將含當口鑿之六品以下去巾）納飯含於尸口既含主人復位楔齒之柶與浴巾同埋於坎（六品以下於此復用貝與上文同）

赴闕（六品以下無）

遣使赴於闕使者進立於西階東面南上主人詣使者前北面曰臣某之父某官臣薨（若母若妻各隨其稱四品以下言死）（餘同）謹遣官某臣姓某奏聞訖再拜使者出主人哭入復位

敕使弔

使者公服入立於寢門外之西東面相者入告主人素冠降自西階迎於寢門外見賓不哭先入立於門右北面內外皆止哭開帷（謂堂之帷卑則下之）使者入升立西階東面進主人於階下北面使者稱有敕主人再拜使者宣敕云某封位薨（無封者稱姓位四品五品云某封某官餘同）情以惻然如何不淑主人哭拜稽顙內外皆哭使者出主人拜送於大門外親故為使弔者既出易服入向戶立哭十數聲止降出主人送敕使出升降自西階（主人升降自西階者猶未忍當主位）

銘（銘銘旌也）

為以絳廣充幅（四品以下幅終幅）長九尺韜杠（杠銘旌竿也杠之長準其）（銘旌王公以下杠為龍首四品五品韜長　八尺龍首韜杠六品以下韜長六尺韜杠）書曰某官封之柩（在稱者婦人其夫有官封云某官封夫人　姓之柩子有官封者云太夫人之柩郡縣君）（隨其稱若無封者云某姓　官之柩六品以下亦如之）置於宇西階上

重

重木刊鑿之為懸孔也長八尺（四品五品長七尺　六品以下六尺）橫者半之置於庭三分庭一在南以沐之米為粥實於鬲既實以疏布蓋其口繫以竹簩懸於重木覆用葦席北向屈兩端交於後西端在上綴以竹簩祝取銘置於重殯堂前楹下夾以葦席簾門以布又設葦障於庭

陳斂小衣

小斂之禮以喪之明日各陳其斂衣一十九稱（無者各隨所辦）（六品以下服一稱於東房西領）朝服一稱自餘皆常服陳於東序（四品以下五品以上於東房）西領北上紛一凡斂非正色不入絺綌不入乃奠（將小斂又奠）

奠

饌於東堂下（[illegible]）瓦甒二實醴及酒觶二（六品以下甒一實酒觶一）角柶一（六品以下無）少牢及腊（六品以下特牲）三俎籩豆各八（[illegible]）設盥盆於饌東布巾（者爲設）贊者辟脯醢之奠於尸牀西南乃斂

小斂

將小斂具牀席於堂西又設盆盥於西階之西如東方（將爲舉尸斂者設）斂者盥訖與執服者以斂衣入主人以下少退西面主婦以下少退東面內外俱哭斂者斂訖覆以夷衾設牀於堂下西楹間（牀下莞上簟之楣）有枕卒斂開帷主人以下西面憑哭主婦以下東面憑哭俱哭上（凡憑尸父母先妻子後）訖退乃斂髮

斂髮

男子斂髮束巾帕頭（六品以下則男子以巾束髮）女子斂髮而髽主人以下立哭於尸東西面南上主婦以下坐哭於尸西東面南上祖父母以下仍哭於位各如初外姻丈夫婦人哭於位各如初斂者舉從牀之遷於堂仍覆以夷衾婦哭位皆如室內

奠

贊者盥手奉饌至階豆去蓋籩俎去巾冪升奠於尸東醴酒奠於饌南西上訖其俎祝受巾巾之（六品以下奉饌升奠於尸東執巾者受巾巾之）饌者撤襲奠自西階降出下帷內外俱坐有國官僚佐者以官代哭無者以親疏爲之夜則燎於庭厥明滅燎乃大斂

陳大斂衣

大斂之禮以小斂之明日其日夙興陳衣於序東三十稱（無者各隨所辦六品以下二服三稱）各具上服一稱西領南上自餘皆常服冕具導簪纓在北內喪花釵衾一（以衾貴賤爲表喪爲裏六品以下朝服常服其名爲一稱制用所有）

奠

奠於堂東階下兩甒醴及酒（六品以下甒一無醴）醴在南各加勺（六品以下無醴）以篚在東南肆（四品以上東肆五品）實角觶二木柶一（六品以下觶一）豆在甒北籩次之牢饌如小斂籩豆俎皆冪以功布有篚席素几功布巾在饌北掘殯埳於西階之上（於喪代外來者殯於西階之間）乃斂

大斂

將大斂棺入內外皆止哭升棺於殯所館中之具灰炭枕席之類皆先設於棺內置棺訖內外皆哭斂入

筐（幾所以盛此埤令不至損傷四品五品則六筐六品以下則二筐）黍稷粱各二（六品以下無）皆加魚腊燭俟於饌東設盆盥於東階東南（六品以下設盆盥於饌西）祝盥訖（六品以下掌事者盥於門外）升自阼階徹巾者授執巾執巾者降待於阼階下祝盥（六品以下掌事者盥）贊者徹小斂之饌降自西階設於序西南當西霤（六品以下西榮）如設於堂上（堂上謂尸東凡奠設序西者事畢而去之）乃適於東階下新饌所帷堂內外皆少退立哭御者斂丈夫加冠婦人加花釵覆以衾（六品以下御者設覆以衾）斂訖開帷主人以下西向憑哭主婦以下東向憑哭退復位次者親戚哭斂者四人舉牀男女從奉之奉尸斂於棺乃加蓋覆以夷衾內外皆復位如初設熬穀首足各一筐傍各二筐（六品以下一）以木覆棺上乃塗之設席於殯上（帟帳上承塵）祝取銘置于殯（六品以下既殯設銘置於殯東）

奠

將奠執巾几席者升自阼階入設於室之西南隅東面右几加以巾（四品以下升自阼階設於階右如以巾）贊者以饌升入室西面設於席前（六品以下設於靈座前席上饌於門外者並設大斂之奠於殯東）祝受巾組（六品以下事者受巾）奠者降自西階以出下帷內外皆就位哭如初既殯設靈座於下室西間東向施牀几案屏障服飾以時上膳羞及湯沐皆如平生當殺奠之日不饋於下室（下室謂燕寢無下室者則設靈座於殯東朝夕進饌食之具於靈前如平常也自常殷奠之日以下六品以下無文）

廬次

將成服掌事者先為廬於殯堂東廊下（六品以下於牖下）近南北戶設苫塊於廬內（諸子各一廬五品以上堊之）凡齊縗於廬南累墼為堊室俱北戶翦蒲為席不緣（父兄不次殯所各在其正寢之東為廬次堊室祖為嫡孫居堊室南牀皆南面西出戶）父不為眾子次於外（於殯子眾自若居寢）大功於堊室之南張帳席以蒲小功緦麻於大功之南設牀席以蒲婦人次於西房或殯後施下牀殯堂無房者次於後若別室

成服

三日成服（皆除去死日數六品以下則并死日爲三日）內外皆哭盡哀內外俱降就次者縗服撫服者仍素服相者引主人以

下俱杖（三日而後食杖而後能起眾子皆杖以病故也童子婦人不能病故不杖亦不居廬不者非履若婦子爵童亦杖幼不能自扶人杖執之所謂當室杖者也自此以後唯嫡下及庶爵之子當得杖在位其庶子無爵者杖於他所不杖不在位凡正寢戶內曰室戶外曰堂廬杖不入室杖不升堂以合言之即廬靈堂戶之內外周人所在卒哭令之百日也哀家敬竹其杖不升盡縗之室前其縗服及杖皆致之於靈座內應杖者朝夕哭則杖之若尊者則使人無累適惟向殯及向壙廟而已速興東近則使代執杖六品以下則不著非鍚）升立哭於殯東西向南上齊縗以下就位婦人升詣殯西位若殯逼西壁婦人皆位於殯北南面東上（尊行皆坐）內外皆哭盡哀諸子孫就祖父及諸父前跪哭皆撫哭盡哀就祖母前哭亦如之女子子對祖母哭家就祖父前哭如男子之儀唯諸父不撫之耳訖各復位伯叔母以下就主人哭亦如之（如謂）

親喪孝子荒迷三日不食不成服矣以節哭內外聚居哀哭諸尊者降出還次主人以下降立於阼階下外姻在南少退俱西面北上哭盡哀各還次闔門小功以下各還歸其家自成服之後諸尊者及婦人於諸親男女之喪有事則哭於殯所無事有時須哭者或在正寢則於北壁下設席南面坐哭父母喪食粥朝米四合暮米四合不能食粥以米為飯婦人皆以米為飯

朝夕哭奠 朝奠日出夕奠日入

每日先具朝奠於東階下 瓦甒二實以醴及酒加冪角觶一木柶一籩一豆一實以脯醢也六品以下瓦甒一實以酒素杓冪布冪籩一豆一實脯醢 內外俱興各縗服 凡言縗服通杖者皆杖以下准此 男子就東階下位 若升哭於殯東位其位如成服之式 婦人升自殯西位內外皆哭 凡朝夕皆同此 奠時掌事者升自阼階入徹宿奠出置於序西南如殯東之儀又以朝奠入至阼階豆去蓋冪就去巾冪升阼階入設於室如初執饌者出降自西階日出後少頃內外各止哭各還次朝夕之間主人及諸子妻女子子哭於其次無時至夕內外俱就位哭徹朝奠進夕奠如初儀日入後內外俱止哭各還次哭者出闔門自是以後至於啓殯朝夕如上儀既殯大功以下異門者歸於家

賓弔 親故同

賓至於次者引之次賓著素服相者入告內外縗服相者引主人以下立哭於阼階下婦人升哭於殯西相者引賓入立於庭北面西上為首者一人進當主人東面立云如何不淑主人哭拜稽顙為首者復北面位賓者俱哭十餘聲相者引出少頃相者引主人以下各還次

親故哭 五品以下倣

若有親故哭殯者內外俱升就殯堂位尊者坐 若賓敵體 以上賓入則起坐亦坐賓起亦起 賓內外俱哭相者引賓入升堂立於殯東西面南上尊者坐俱哭盡哀尊者起相者引出卑者再拜訖乃就屯人立稍南東北面執爵相者引以次出 若孤子哭拜泣主哭盡哀或就者子與哭盡哀而出 少頃相者引主人以下降還次

州縣官長弔

若刺史哭其所部主人以下哭於殯東西向刺史素服將到相者引主人去杖立於門內之左北面刺史入升自東階即座西向坐哭主人升就位哭刺史哭盡哀將起主人降復階下位刺史降出主人拜送於大門外杖哭而入

刺史遣使弔

若刺史遣使弔使者至掌次者引就次內外俱縗服主人以下就階下位婦人入就堂上位內外俱哭使者素服執書相者引入門而左立於階間東面使者

致辭主人拜稽顙相者引主人進詣使者前西面受書退復位左右進受書主人拜送於位相者引使者出使者若自入弔哭如上弔儀客出以須內外止哭各就位

親故遣使致賻（六品以下無）

使者立於大門外之西東面從者以篚奉玄纁束帛立於使者西南俱東面（凡賻通以貨財使者執其物不限於玄纁）相者入告主人立哭相者進主人前東面受命出詣使者前西面曰敢請事使之從者以篚進詣使者前西向以授使者退復位使者曰某封若某官（無官封者即稱某）使某賻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相者引使者入立於

內門外之西東面主人上哭使者少進東面曰某封若某官使某賻主人哭再拜使者少進坐委之興復位掌事者進坐舉之與以東相者引使者出主人拜送若使者致物不以器掌事者許受之不委於地（其餘賻物從者執之立於使者東南北面西上掌事者受之以東藏之）

殷奠（六品以下無）

每朔望具殷奠饌於東堂下瓦甒二實以醴及酒角觶二角柶一少牢及腊三俎二簋二簠二鉶六籩六豆設盆盥於饌東布巾（為饌覆設）其日內外夙興練服升就位哭質明執饌者徹宿奠遂以饌入至阼階去巾蓋升入室設於席前酌奠訖祭之以巾執饌者各自西階以出以須內外各還次既出闔門及夕執饌者升徹殷奠進夕奠如常禮若有薦新如朔奠（薦五穀若時物新出者）其日不饋於下室（不饋於室者為殷有黍稷）

卜宅兆（六品以下筮宅）

既度宅兆掘四隅外其壤掘中南其壤（宅葬居也兆域也南其壤）（[illegible]為將營北[illegible]首故營土）既朝哭主人遂哭出乘䡴車詣宅兆所出國門止哭（六品以下郭門外止哭）掌事者先設主人以下次於宅兆東南將到主人又哭至宅兆所主人停於次止哭莅卜者一人（國官若寮佐之長之無官親屬為之）筮緇布冠不理布深衣因喪屨（莅卜者非國官則吉冠素服）祝及卜師凡行事者皆吉冠素服掌事者布卜筮席於兆南北向西上相者

引莅卜筮者及祝立於卜筮席西南東面南上卜師筮師立於祝南東北面北上相者引主人詣卜筮席南十五步許當內壤北向立相者立於主人之左少南俱北向親賓及從者立於筮席東南重行西面諸親北上諸賓南上立定相者少進東面稱事具退復位主人免首經左擁之莅卜者進立於主人東北西面卜師抱龜筮師開韇出策兼執之（韇藏策器兼執韇）以擊策（擊之以動其神）進立於莅卜前東面南上莅卜者命曰孤子姓名為父某官封某甫（某甫者字也無封者去封四品以下父祖稱[illegible]）（孤子孤孫[illegible]哀子哀孫[illegible]）度茲幽宅無有後艱（度謀也[illegible]言為文）（[illegible]）

卜師筮師俱曰諾遂述命訖右旋就席北面坐命筮
筮東向揲占曰從退示位主人絰哭從者哭盡哀止
相者進主人之左東向揖禮畢相者遂引主人退立
於東南隅西面又相者引者立於主人之後重行
西面俱北上掌事者徹卜席當安墓處立一標又於
四隅各立一標當南門兩楹各立二標祝帥掌事者
入錄后土氏神席於墓左南向設酒鐏於神座東南
加勺冪設洗於酒鐏東南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
肆篚實以巾爵加以冪相者引告者及祝與執鐏罍篚者俱立
於罍先東南重行西向以北爲上告官若依佐之長者罪國官攝陪者
親賓又主人告賓去經杖立定俱再拜祝與執鐏罍篚者先立於

一○續典卷三十八　五

鐏罍篚之後執饌者以脯醢跪設於神座前興還本
相者引告者詣罍洗盥手洗爵詣酒鐏所酌酒跪奠
於神座前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
面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甲子某官姓名若主人自告攝
孤下母稱哀子名字敢昭告于后土氏之神今爲某官姓名若主
人自告云爲父某官封某甫云夫人若則君某氏各隨官職稱名營建宅兆神其保
佑俾無後艱謹以清酌脯醢祇薦于后土之神尚饗
訖興告者再拜相者引告者還本位西面再拜相者
引出掌事以下俱復位再拜遂徹饌席鐏罍以出主
人哭遂去墓三十許步哭又國門又哭內外亦哭於
位主人入升詣殯前北面哭盡哀止哭西面再拜降

然次有國官佐從主人入就內外哭主人拜俱拜有主人降就次若不從又卜筮擇地如初儀

卜葬日六品以下筮日

既朝哭主人及諸子以下出立於殯門外之東壁下
西面南上卜師抱龜六品以下筮人執韇轉筴器在其南東面闔
門東扉主婦立於其內掌事者設卜席於闑外闑西
閾相者詣主人前東面告事具遂引主人立於門南北
面相者立於主人之左少退俱北面主人免首絰左
擁之涖卜者進立於主人東北西面卜師少進筮人則
籍出策兼執之少進涖卜前東面受命涖卜命曰孤子某來
日卜葬某父某官封某甫若母則云爲某太夫人某氏考降無有
近悔考登也降下也言此得無近於悔等卜師曰諾遂述命

一○續典卷三十八　二六

訖右旋就席西面坐六品以下執韇擊筴命龜筮人筮云有常乃
作龜筮人筮云訖興以龜示東向揖占曰從筮云以卦東西筮占曰從
吉主人經與諸子以下哭盡哀相者告於主婦哭
入遂使人告於親賓諸親及僚友日不來者卜師以龜退筮人則筮退
以韇進掌事者徹卜席相者進六品以下進以下告禮畢主人
與諸子以下入升詣殯前北面立哭內外俱哭盡哀
內外各還次若不從又卜擇如初儀

啓殯

發引有期前一日之夕掌事者除葬道備啓奠具饌如大斂
設賓次於大門外之右南向立內外夕哭如常儀啓
殯之日內外夙興縗服主人及諸子皆去冠絰以袁

巾帕頭（國官亦以巾帕頭）內外升階位哭（尊行者坐，卑行者立，國官位下）
之哭祝縗服執功布（功布長五尺，六品以下功布長三尺）升自東
階詣殯南北向內外皆止哭祝三聲噫嘻乃曰謹以
吉辰啓殯既告內外者哭盡哀內外各還次祝降與
執饌者升徹宿奠如常祝取銘置於重北建之掌事
者升徹殯塗訖設席於柩東升柩於席上又訖席於柩
東祝執功布升以拂柩覆用夷衾降出周設帷東面
開戶（若不為次而帷則堂設席於柩東）徹相者引主人以下升哭於
帷東西向妻妾女子子以下哭帷西東俱南上諸祖
父母以下哭於帷東北壁下南面西上諸祖母以下
哭於帷西北壁下南面東上外姻丈夫帷東北面西
上婦人帷西北面東上（尊者坐）內外俱哭祝與進饌者
各以奠升設於柩東席上祝酌醴奠之內外俱哭於
位如未成服之禮親賓致奠如別儀有國官僚佐者
以官代哭無者以親疏爲之晝夜不絕聲

贈謚（六品以下無）

吉贈謚於柩（有贈者設謚，無贈即設吉謚）其日主人入升立於饌東
西面祝持贈謚文升自東階進立於柩東南北向內
外皆止祝以進跪讀文訖興主人哭拜稽顙內外應
拜皆再拜祝進跪奠贈謚文於柩東興退復位內外
皆就位坐哭

親賓致奠

啓之日親賓致奠於主人設啓奠後諸尊者入立於
寢門之外東向（謂姻戚之幼者也）祭具陳於尊者東南北
向西上相者入告內外卑者皆興立哭於位又相者
引尊者入升當柩東西面尊者哭祭具從升於柩東
尊者之西西向南上設饌訖執饌者降出奠者止哭
詣酒罇所取爵酌酒跪奠於柩東興少退西面立內
外皆止哭奠者曰某封若某位伯叔（隨稱之）將歸幽
謹奉奠若異姓各從其稱若使者云某封若某姓位
聞某封若某官將歸幽宅使某奉辭奠策應拜者再
拜內外皆哭主人哭拜稽顙奠者哭盡哀止相者引
執事者以次徹饌而去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三十八

禮九十九 大唐開元禮纂類三十四 凶十一

三品以上喪中 四品以下至庶人附

將葬陳車位 陳器用 進引
引輴 輴在庭位 祖奠
輴出升車 遣奠 遣車
器行序 諸孝從柩車序
郭門親賓歸 諸孝乘車 宿止
宿處哭位 行次奠 親賓致賵
筮次 到墓 陳明器
下柩哭序 入墓 墓中置器序
掩壙 祭后土 反哭
虞祭 卒哭祭 小祥祭
大祥祭 禫祭 祔廟

將葬陳車位

啓日之夕，納柩車於大門之內當門南向，進靈車於柩車之右，外所乘之車陳於大門外。大夫之車在門西，婦人之車在門東，俱服重者在上〈以近門為上〉。女子子妻妾之車以素為之，不漆飾，無者以漆除。夜車以蒲纏輪，轂若白土堊之，以〈...〉布為帷，帷襜同。及大功之車以白土堊之，或漆除，皆以布為帷襜〈其布如服布也〉。掌事者先於宿所張吉凶帳幕，凶帷在西，吉帷在東，俱南向。

設靈座於吉帷下如常式

陳器用

啓之夕，發引前五刻，搥一鼓為一嚴〈無鼓者量時而行事〉，陳布吉凶儀仗、方相〈黃金四目為方相，六品以下魌頭之車，魌頭兩目也〉、誌石、大棺車及明器以下，陳於柩車之前。一品引四，披六，鐸左右各八，黼翣二，黻翣二，畫翣二〈二品三品引二，披四，鐸左右各六，黻翣二，畫翣二；四品五品引二，披二，鐸左右各四，黼翣二，畫翣二；六品以下引二，披二，鐸，畫翣各二，唯無黼翣。翣耳九。引者，輴車索也；披者，繫於輴車四隅，在旁執之，以備傾覆；鐸者，以銅為之，所以節挽；翣者，以木為筐，廣二尺，高二尺四寸，其形方，兩角高，衣以白布，柄長五尺。黼翣畫黼文，黻翣畫黻文，於翣之內畫雲氣；畫翣者，內外四緣皆畫雲氣。凡翣無引披鐸翣〉。

進引

二刻，搥二鼓為二嚴〈六品以下無嚴鼓〉，掌饌者徹啓奠以出。初徹奠，內外俱興，立哭於位。執紼者皆入，掌事徹帷。持翣者升，以翣障柩。執紼者升，執鐸者入夾西階立，執纛者入當西階南，北面立〈六品以下無纛，下皆准此〉。掌事者取重出，倚於門外之東。執旌者立於執纛南，北向〈諸無纛者……〉。陳布將訖〈掌事者以旌旐書翣者皆執，衣介幘；六品以下但執旌者立於西階南，北面，餘皆同〉。搥三鼓為三嚴，進靈車於內門外，南向。祝以腰輿詣靈座前〈內喪則婦人執腰輿〉，祝於輿左西向跪，昭告曰：孤子某〈喪母云哀子某〉，謹用吉辰，奉歸先寢〈若卜宅云奉遷幽宅，四品以下先北葬宅〉。靈就，引神道紆回，惟以荒寥，無任鯁絕。興立，少頃，腰輿出，降自西階，羽儀〈六品以下云威儀〉從者如式。生詣靈車

徐少頃退引者四品以下無引字下皆倣此

將引輴輴即柩車執鐸者俱振鐸引輴降就階間南向初

輴動及庭止執鐸者皆振鐸振者先搖之搖訖三

振之其持翣者常以翣隱於輴降階執纛者卻行而

引輴止則廻北面立執旗者亦漸而南輴止廻北面

立主人以下以次從輴而降主婦以次其後降

輴在庭位

輴至庭庭內先設席以居輴也主人及諸子以下立哭於輴東西

向南上祖父以下立哭於輴東北南向西上異姓之

丈夫立哭於主人東南西面北上婦人以次從降妻

妾女子子以下立哭於輴西東南上祖母以下立哭

於輴西北南向東上異姓之婦人立哭於主婦西南

東面北上內外之際障以行帷此帷如國官用國官立哭於

執紼者東南北面西上六品以下無國官也僚佐立哭於執紼

者西南北面東上

祖奠

庭位既定祝帥執紼者設祖奠於輴東如大斂之儀

祝酌奠訖進饌南北面跪曰永遷之禮靈辰不留謹

奉柩車式遵祖道尚饗少頃徹之

輴出升車

執披者執前後披執披執紼者者引輴出四品以下無輴車動

外設次主人以下從立於帷東後婦人次男於後

出到輴車執紼者解紼屬於轜車四品以下唯柩出到輴車皆同設

帷障於輴車後執紼執披者如常遂升柩內外哭位

如在庭之儀

遣奠

既升柩祝與執饌者設遣奠於柩東如奠之儀祝酌

奠於饌前少頃徹之

遣車

所遣奠牢事者以蒲葦苞牲體下節七苞四品五品五苞六品以下二苞以繩束之盛以盤載於車列旌前

器行序

徹遣奠靈車動從者如常鼓吹振作而行六品以下無鼓吹

去靈車次方相車六品以下魌頭車次誌石車次大棺車

次輴車設於方與大指旁先設者下入陳布之大四品以下無轜傳次明器輿次下

帳輿次米輿五穀木罌以五皆各斗三升黨用疏布次酒脯醢輿一酒壺實

冬五升罌用功布蓋實二罌各二升罋用疏布於次苞牲輿次食輿食盤具自足

方相以下七馭士昇明器下帳等人介簡冪六品以下魌頭纁士次銘旌次纛

次鐸鐸左右分次轜車

諸孝從柩車序

主人及諸子俱絰杖衰服杖者衰巾加絰徒跣哭從諸丈夫

婦人各依服精麤以次而從出門內外尊行者皆

乘車馬哭不絕聲

郭門親賓歸

出郭，若親賓送者，權停柩車，內外尊行者皆下車馬，依服精麤為序，立哭如式。相者引親賓以次就柩車之左，向柩立哭，盡哀，卑者再拜而退。婦人亦如之。

諸孝乘車

親賓既還，內外乘車馬。（若墓遠及病不堪步者，雖無親賓還，主人及諸子亦乘堊車出，墓三百步皆下。）

宿止

靈車到帷門外，迴南向，進腰輿於靈車後，從者如常。少頃，輿入詣靈座前。少頃，降出，遂進常食於靈座，若食頃，徹之。（每至宿之所，於室設靈座，進食如初。）柩車到，入凶帷，停於西廂，南轅，祝設几席於柩車東。

宿處哭位

初至宿處，內外皆就柩車所。主人及諸子以下於柩車之東，西面南上；妻妾女子子婦人於柩車之西，東面南上。祖父以下於柩車東北，南面西上。異族有服者於柩車東南，西面北上。祖母以下於柩車西北，南面東上。異姓婦人又於柩車西南，東面北上。國官於帷外柩之東北，面西上；僚佐於柩之西北，面東上，俱立哭。

行次奠

凡停宿，進酒脯之奠於柩東，如朝夕奠之儀。既設奠，內

外各還次，哭不絕聲。及夕，內外就柩所哭，進夕奠如朝奠之儀。設奠哭如常。厥明，又就位哭，進朝奠亦如之。若食頃，徹之。吉凶儀仗，式發引，內外從哭如初儀。

親賓致賵

賓有賵禮，在主人設祖奠之時。賓至於大門外西廂，東面，從者以篚奉玄纁立於賓西南，俱東面。牽馬者以馬陳於賓東南，北首西上。相者入告，遂詣主人之左，北面受命，出，當賓前，西面曰：「敢請事。」賓曰：「某敢賵。」相者入告，出曰：「孤某須矣。」賓之從者坐奠篚，取幣西面，詣賓前西面以授，賓受，退，復位。相者引賓入，牽馬先以

馬入，陳於輴車南，北首西上。（六品以下，於柩車前。）賓入，由馬西當輴車東南，北面立。內外權止哭。賓曰：「某謹封若某位將歸幽宅，敢致賵。」訖，西面哭，內外皆哭。主人拜稽顙，賓止哭。相者引賓進輴車東，西面奠幣於車上，相者引賓又由輴車前以西而出。初，賓出，掌事者由主人右詣輴車東，西面舉幣以東（東藏之也）。受馬者由前旋牽馬者後，適其右受之。牽者由前以西而出。賓將出，主人拜稽顙送之。

遣夕

前一日之夕，掌事者先於塋門內道西張帷幕，設靈座如初。

到墓

乘車者卑行見墳而下尊及塋而下序哭靈車至帷門外廻車南向祝以腰輿詣靈車後少頃入詣靈座前少頃以輿降出遂設酒脯之奠如初柩車至壙前廻南向丈夫婦人之位如遣奠之儀

陳明器

掌事者陳明器於壙東南西向北上

下柩哭序

進輴車（四品以下布席）於柩車之後張帷下柩於輴丈夫柩東婦人柩西以次進憑柩哭盡哀各退復位內外卑者再拜辭訣相者引主人以下哭於羨道東西面北

上妻及女子子以下婦人皆障以行帷哭於羨道西東面北上

入墓

施席於壙戶內之西（四品以下遂下柩於壙室）執紼者屬紼於輴（六品以下無執紼者）遂下柩於壙戶內席上北首覆以夷衾輴出（四品以上無輴但有持翣者）持翣者入倚翣於壙兩廂遂以

墓中祭器序

下帳張於柩東南面米酒脯陳於下帳東北食盤設於下帳前苞牲置於四隅醯醢陳於食盤之南藉以版明器設於壙內之左右

掩壙

掌事者以玄纁授主人主人授祝祝奉以入奠於座主人拜稽顙銘旌誌石於壙門之內置設訖掩戶設關鑰遂復土三主人以下稽顙哭盡哀俱就靈所哭掌儀者設祭后土於墓左如後儀

祭后土

先於墓左除地為祭所柩車到祝吉服鋪后土氏神席北方南向設酒罇於神座東南北向設洗於酒罇東南北向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以巾爵於篚既復土告者吉服（國官僚佐之長若無者親賓充也）相者引告者與祝及執罇罍篚者俱立於罍洗東南重行西面以北為首立定俱再拜祝與執罇罍篚者各就罇罍篚之

後相者進告者之左北面曰請事掌饌者以饌入祝迎引設於神座前置設訖掌饌者出相者引告者詣罍洗盥手洗爵相者引告者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告者酌酒進跪奠於神座前俛伏興少退北向立祝持版進於神座之右東面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某官姓名敢昭告于后土之神某官封謚窆茲幽宅神其保佑俾無後艱謹以犧齊粢盛庶品明薦于后土之神尚饗訖興告者再拜祝進跪奠版於神座興還罇所相者引告者退復位再拜相者引告者出祝以下俱復位再拜徹饌席以出

反哭

既下於壙掘土一尺設虞一處（以帷幕布幄爲之）掩壙實土訖

爲五品以外就靈所從三設爲一殿倣帷帳之具進

靈車於帷外陳布儀衛（六品以下無儀衛）如來儀及進腰輿

入詣靈座前少頃出詣靈車後少頃倒退靈車發行

內外從哭如初儀出墓門尊行者乘車馬去墓百步

許卑者乘馬以哭從靈車到第內外皆下車馬靈車

入至西階前迴南向祝以腰輿詣靈車後少頃升入

詣靈座前主人以下從升立於靈座東西面南上少

頃腰輿降出內外俱升者祖父以下哭於帷東北壁

下南面西上妻及女子子以下婦人哭於靈西東面

南上諸祖姑以下哭於帷西北壁下南面東上外姻

哭於南廂丈夫於帷東北面西上婦人於帷西北面

東上行親賓弔哭者升堂西向靈哭如常主弔於庭

者稱痛當奈何餘如常儀畢三哀相者引主人以下

降各還次沐浴以俟虞（斬衰者沐而不櫛齊衰者以下櫛）

虞祭

柩既入壙國官若僚佐之長與祝（六品以下無國官以下同）先歸

脩虞事守饌如設奠器用烏漆先造虞主以烏漆匱

匱之盈於廟烏漆趺一皆置於別所（虞主用栗主皆長一尺方四寸

上頂圓徑一寸八分四廂各剡一寸一分又上下四方通孔徑九分其匱底蓋俱方底自下而上蓋從上其趺方一尺厚三寸將祭出坤其匱安於神主之後四品以下無）具饌於

堂東奠將至掌事者先施靈座於殯堂室內戶西

東向於靈座之南北設帷東出（以北室內於堂隅設帷幄於堂）腰輿

將入初奉虞主入置於靈座東向設素几於右（以白漆）

下（四品以下無）掌事者設洗於西階西南北向東西當西霤

（六品以下無）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南肆篚

實爵一巾一加羃設瓦甒二於靈座之左北墉下醴

酒在東羃用絺加勺南柄既沐浴主人及諸子妻妾

女子子內外升詣靈所主人及諸子倚伏於室戶外

及應拜者哭於靈東西如初內外皆哭祝與執罇罍

篚者各就罇罍篚所立執饌者以饌入俱升自東階

陳設如殷奠之儀訖掌饌者降出相者引主人降自

西階詣盥洗主人止哭詣盥洗者酌水主人盥手執

篚者取巾於篚興授主人主人拭手訖受巾奠於篚

又取爵興以授主人執罍洗者又酌水主人洗爵

（寶爵無足者）執篚者又授巾主人拭爵訖受巾奠於篚相者

引主人升自西階詣酒罇所執罇者舉羃主人酌醴相

者引主人進詣靈座前西向跪奠爵於饌前俛伏興

少退西向立祝（持版）進立於神座之右北面內外

皆止哭祝跪讀祝曰維年月朔日子孤子哀子某（稱孫

哀孫父祖則稱孤孫父母則稱孤哀子也夫人某氏孫妻則稱主夫）敢昭告于考某官封謚（妣則）

日月遞遷奄及反虞叩地號天五

情糜潰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

薦醴齊（四品以下惟以羊豕）哀薦祫事于考某

官封謚，尙饗。祝興，主人哭再拜，內外應哭者皆哭再拜。祝進跪奠版於靈座，興，出復位，哭盡哀。相者引主人以下出杖，降西階，各就次，妻妾女子以下各還別室。祝闔戶，與執罇罍篚者降出，以項祝與掌饌者入開戶，徹饌，祝置主（四品以下無主），闔戶以出。掌事者埋重於門外道左。間日再虞，後日三虞，禮皆與初虞同。又間日爲卒哭祭。其虞祝辭，再虞云「哀薦虞事」，三虞云「哀薦成事」。

卒哭祭

前一日之夕，掌事者改廬，翦屛柱楣，塗廬不塗見面（塗墍寢不塗墍外），翦蒲爲席不緣，以木爲枕，牢饌如虞祭。其日夙興，祝入燭先升自阼階，入於室，祝整拂几筵，啓匵出神主置於座以出（四品以下無主路置以下），掌事者設洗於西階西南，北向東，西當西霤（六品以下當西榮），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西，篚在洗東，南肆，篚實爵一、巾一，加冪。設瓦甒二於靈座之左北牖下，醴酒、酒在東，冪用絺加勺，南柄。掌事者具饌於堂東。祝與執罇罍篚者先入，立於罇罍篚之後。縗服俱升，主人及諸子孫倚杖於室戶外，俱立於靈座東，西面南上。妻妾女子立於靈座東西面南上。內外各就位坐哭（應拜者立）。掌饌者以饌升入，置於靈座前。相者引主人降自西階，詣盥洗。主人止哭，盥手洗爵，相者引主人升自西階，入詣酒

爵所，酌醴，相者引主人進跪奠於靈座，俛伏，興，少退，西面立。應拜者皆拜。於後祝持版入，立於靈座之南，北面，內外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哀子某，敢昭告于考某官封謚、妣云妣某夫人氏。日月不居，奄及卒哭，追慕永往，攀號無逮。謹以絜牲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四品以下謹以絜牲柔毛嘉薦嘉薦普淖明齊溲酒餘同六品以下無柔毛餘與四品五品同下皆准此），哀薦成事于考某官封謚，尙饗。」主人以下哭再拜，內外應拜者皆再拜哭。祝興，進跪奠版於靈座，興，還罇所（祝讀版訖進跪奠版興主人同時哭）。相者引主人退復位，哭盡哀，內外各還次。祝闔戶，與執罇罍者降出，以項與掌饌者入開戶徹饌，祝跪，主人闔戶以降。自卒哭之後，朝一哭，夕一哭，既食飲水，周而小祥。

小祥祭

主人有司先制栗主，并趺匱等，如虞主之禮（四品以下無主）。前一日之夕，毀廬爲堊室，設蒲席，其堊室者除之。設如席，陳練冠於次。主人及諸子俱沐浴，櫛爪翦。牢饌及器如卒哭之禮。其日夙興，祝入燭先升自阼階，入於室（四品以下唯祝整拂几筵以巾），祝於靈座之西更設喪主座。祝奉喪主置於座訖，祝出迎栗主，入置於舊靈座，祝開匱，奉出栗主，置於靈座訖，設几於右，乃出（四品以下無栗主）。掌事者設盥洗篚於西階西南，如初。篚實爵三，巾二，加

冪設洗罍一於靈座之左北牖下醴酒在東
絺加勺南柄具饌於堂東祝與執罇罍篚者先入立
於罇罍篚之後內外緦服主人倚杖於階東俱升就
位哭盡哀相者引降主人杖就次主婦人以下
各就次主人及諸子除首絰者練冠妻妾女子子除
腰絰同服者皆除之大功服者冠婦人素服
復相者引主人及諸子倚杖如初內外俱升就位哭
掌饌者以饌升自東階入設於靈座前訖降自西
階以出相者引主人降自西階詣盥洗主人止哭盥
手洗爵相者引主人升自西階入詣酒罇所酌醴進
跪奠於靈座前俛伏興少退西面立祝持版進立於

靈座之右北向內外皆止哭祝跪讀祝文曰維年月
朔日子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官封諡
氏歲月遒邁奄及小祥夙興夜處哀慕不寧謹以絜
牲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
祗薦祥事于考某官封諡尚饗
主人哭再拜應拜者皆再拜祝興進跪奠版
於靈座前興還罇所相者引主人就
位哭盡哀內外各還次祝闔戶與執罇罍者
降出少頃祝與進饌者入開戶徹饌祝詣主人前告以
降其神主祝奉出埋之於兩階之間之左
撤自小祥之後止朝夕之哭始食菜果

飲菜食飲水漿無時酪不能食者飲酪又周而大祥

大祥祭

前一日之夕除靈座帳帷入備內外受服（謂之去服）各
於其次主人及諸子與沐浴櫛翦爪翦牢饌及器如小
祥之禮其日夙興內外各服其練服並於次哭盡哀
降服者著除服訖又哭盡哀止昧爽前夙興就
入燭先自阼階入於室祝啓櫝靈座啓匱出神主置
座右几筵以出掌事者設盥洗篚於
西階西南如初實巾一加冪設尊罍二於靈
座之左北牖下以醴酒在東冪用絺加勺南柄具饌
於堂東祝與執罇罍者先入位於罇罍之後內外俱

升就位哭掌饌者以饌升自東階入置於座前置設
訖掌饌者降自西階以出相者引主人降自西階詣
盥洗主人止哭盥手洗爵相者引主人升自西階詣
酒罇所酌醴進跪奠於靈座前俛伏興少退西面立祝
持版進立於之右北面內外皆止哭祝跪讀祝文曰
維年月朔日子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官封諡
妣某氏日月不居奄及大祥攀慕永遠無任荒踣
謹以潔牲柔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
祗薦祥事于考某官封
諡尚饗主人哭再拜應拜者皆再拜哭祝興進跪奠
版於靈座興還罇所相者引主人就位哭盡哀主人

以下各還外寢妻妾女子子以下還於寢祝闔戶（內）
執罇罍者降出少頃掌饌者入開戶徹饌祝匱主（四品以下但掌事者除靈座）闔戶而出間月而禫與大祥之後外無
哭者食有醯醬

禫祭

前一日掌事者先備內外禫服各陳於別所主人及
諸子俱沐浴櫛爪翦仍宿於外寢牢饌及器如大祥
之禮其日夙興祝入燭先升拂几筵啓匱出神主置
於座（四品以下唯設几筵於寢）掌事者設罍洗篚於東階東南如
常篚實爵一巾一加冪設尊甒二於座之左北牖下
醴酒在東冪用絺加勺南柄具饌於堂東祝與執罇

罍篚者先入立於罇罍篚之後主人及諸子妻妾女
子子仍祥服（為長子者亦祥服）內外俱升就位哭盡哀降釋
祥服應禫服者著禫服相者引主人以下俱升就位
哭掌饌者以饌入升設於座前訖執饌者出相者引
主人降自東階詣罍洗盥手洗爵相者引主人升自
東階詣酒罇所酌醴進跪奠於座前俛伏興少退西
面立祝持版進跪立於座右北面內外皆止哭祝
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子孤子某敢昭告于考某
官封謚（[illegible]）日月不居奄及禫制有切追遠無任哀慕謹以潔牲柔
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薦（四品以下云潔牲粢盛）[illegible]
明　祇薦禫事尚饗主人

哭再拜應拜者再拜內外皆哭祝興奠版於座
興還罇所相者引主人以下出降自東階還寢內相
者引妻妾女子子以下降自西階俱還於寢祝闔
戶興執罇罍者降出少頃掌饌者入開戶徹饌以出
祝匱神主闔戶以降祔廟如別儀自禫之後內無哭
者始飲醴酒食乾肉

附廟（六品以下云祔祭將祔卜日如禮儀四品以下筮日如常儀）

將祔掌事者先於始祖廟室內西壁下為埳室（四品以下無此儀）
前三日主人及亞獻終獻及諸執事者俱散齋
二日致齋一日前一日掌事者清掃室之內外其廟
應遷遷者皆出神主置於座（四品以下但設座無神主遷者下同）主

人以酒脯告遷訖遂移牀幄以次遷神主置於幄座
又奠酒脯醢以安神少頃掌饌者以出掌廟者以次匱
神主納於埳室訖（六品以下但前一日掌事者清掃正寢之內外其日未明掌事者設）
（曾祖之座於正寢內東向）又設考之祔座於曾祖室內東壁
下西向右几（祔則皆如曾祖之祔者及始曾祖）
（[illegible]）
設主人位於東階東南西向設子孫位於南門內
道東北面西上設亞獻終獻位於主人東南設掌事
以下位於終獻東南俱西面北上（亞獻終獻以國官[illegible]）
設贊唱者位於主人西南西面設酒罇於堂上室戶
之東南北向西上設洗於阼階東南北向東西當東

階（六品以下又東）南北以堂深罍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
肆篚實爵三巾三加冪（其曾數酌三）祔日內外夙興掌饌
者先具以牢之饌二座各俎三籩二（六品以下牲之饌陳具各一）
二俎（一簋二餘同）簋二鉶二酒罇二其一罇一實玄酒爲上一
實清酒次之（上罇加玄酒亞獻者）其籩豆一品者各十二（二品三品
各八四品五品各六六品以下皆各四）主人及行事者各服祭服掌事
者具腰輿掌廟者開神主置於座降出（祔曾祖虔妣右神主
若祔祖妣則出曾祖已西）執罇罍篚者入就位（四品以下則皆入以下主
位又諸婦人停於門外門以行帷俟祭訖而還以下云諸婦人位於西階西南俱與四品以下同六品）
內外俱就靈室所祝進座前西面告曰以今吉辰奉
還神主于廟執輿者以輿升入進輿於座前祝納神

主於匵置於輿祝仍扶於左（若祔妣則開寺之扃扶於右）降自西
階子孫內外陪從於後至廟門諸婦人停於門外周
以行帷俟祭訖而還神主入自南門升自西階入於
堂諸子孫從升立於室戶西重行東面以北爲上行
事者從入各就位輿詣室前迴輿西向祝啓匵出神
主於座輿降立於西階下東向相者引主人以下降
自東階各就位（婦自內外各就位室內四品以下婦室）祝立定贊唱者曰
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引饌者引饌入升自東階入於
室各於神座前施設訖出饌以下降出相者引主人
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自東階詣酒罇所執罇者舉冪
主人酌酒相者引主人入室進北向跪奠爵於曾

祖神座前俛伏興相者引主人出詣酒罇所取爵酌
酒入室進東向跪奠於祖神座前俛伏興出戶北面
立（若祔考妣之祝）祝持版進於室戶外之右東向跪讀祝文
曰維年月朔日子孝曾孫某官封敢昭告于曾祖某
官封諡（若無官封但云曾祖之靈母云曾祖妣夫人某氏不言曾祖）祖某官封諡（若祔母則云祖妣某氏以下無官封者但云考妣之靈）
考某官封諡（若祔母云妣某氏如）（父在不可遷祖妣先妣宜於廟東北當別立一室藏其主待考同祔）其罪積不滅歲
及免喪先王制禮練主入祔宗廟上遷昭穆繼序是
用適于皇考封諡以遷王考封諡（祭祔孫某封諡無官封者但云以適）
（遷于祖祔祔某孫若母祔則云適遷于祖姑某氏以薦祔孫婦夫人某氏各隨所無官封者但云云以適遷于祖姑某氏氏以隮祔孫婦某氏）謹以絜牲剛鬣嘉薦普淖明齊

溲酒祗薦于曾祖某官封諡曾祖妣某氏配祖某官
封諡祖妣某氏配考某官封諡（若祔母則云妣某氏）尚
饗興主人再拜祝進入奠版於曾祖神座興還罇所
相者引主人出降還本位初主獻將畢相者引亞獻
詣罍洗盥手洗爵升詣酒罇所酌酒入進北面跪奠
於曾祖座前俛伏興相者引亞獻詣酒罇所取爵酌
酒入進東面跪奠於祖神座（考妣亦之）俛伏興出戶北面
再拜訖又入室立於壁下東面再拜相者引出降復
位亞獻將畢相者引終獻詣罍洗盥手升酌終獻如
亞獻之儀訖相者引終獻降復位祝入徹豆還罇所
贊唱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相者引主人出又相者

引在位子孫以下出堂館者入徹饌以出堂廟并主置
祝闔寺若納曾祖神主於堵室出又以腰輿升諸考
神座前祝納主於匣置於輿詣考廟出神主置於座
進酒脯之奠於前少頃徹之祝納神主於堵室自者
以下六品以下齊縗三年其虞卒哭祥禫變除之節與斬
縗同父在爲母爲妻當二祥及禫日月之期別與其
儀節則同周服以下變除依其月算各以其日之晨
備縗服升就位哭盡哀降詣別室釋縗服著諸服又
就位哭盡哀出就別室終日與門者至夕各還其家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三十九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四十

禮一百 凶七 大唐開元禮纂類三十五

三品以下喪下 庶人附

改葬

卜宅 啓請 開墳 舉柩
奠 升柩車 斂 奠
設靈 進引 告遷 哭柩車位
設遣奠 輀車發 宿止 到墓
虞祭

王公以下居喪雜制

舉哀 奔喪 三殤 初喪聚土

飲食節 哭節 居常節 不及期葬
外喪 諱名 追服 喪冠嫁娶
樂禁 主諸喪 婚遇喪 室次節
居重問輕

改葬

卜宅

將改葬者吉服卜宅兆其餘如葬卜宅兆之儀先於墓所隨地之宜張白布帷幕南向開戶

啓請

其日內外諸親應集者皆至墓所各就便次主人服主人妻妾女子子俱緦麻服餘同周親以下皆素服

丈夫於墓東西向婦人於墓西東向皆北上婦人障
以行帷俱立哭盡哀卑者皆拜

開墳

祝立於羨道南北向內外皆哭止祝三聲噫嘻啓以
開墳改葬之故（具意叙改葬所由之事隨時爲之）內外又哭盡哀權
就別所掌事者開墳訖內外又就位哭如初

舉柩

掌事者設席於幕下舉柩出置於席上內外俱從柩
哭於幕所主人以下柩東西面主婦人以下柩西東
面俱南上丈夫周親以下於主人東北南面西上婦
人周親以下於主婦西北南面東上外姻丈夫於主

人東南北面西上婦人於主婦西南北面東上（尊者坐）
國官於帷門外之東北面西上（六品以下無國官以下縣）僚佐於
帷門外之西北面東上皆舒席爲位

奠

祝以功布拭棺改加新褚設洗於幕西南隅盥水在
西加勺羃篚在洗東南肆巾二爵一於篚加羃設席
於柩東設啓奠於席上設進酒之饌於饌南主人詣
罍洗盥手洗爵進酌酒奠於席前興少退西向再拜
內外卑者俱再拜少頃徹奠

升柩車

既奠進轜車（六品以下柩車）於帷門外南向掌事者八

柩於轜車遂詣設所內外俱哭從掌事者先設牀於
幕下有枕席周幃帷柩車至帷門外丈夫於柩東婦
人於柩西俱立哭掌事者舉柩降柩置於轜入設於
牀東（若於墓所即斂初喪上下進轜車設牀於柩東而加枕席遂舉尸以斂之）舉尸出置
於牀南首柩初入定內外就位哭如墓所之儀

斂

陳衣於幕東帷內明衣裳及上服各一稱西領南上
冕（六品以下則弁若冠）具導簪纓緌在北內喪則具花釵一（食以花爲
表素爲裏）具饌於幕東兩甒醴酒柩初至幕下舉尸於牀
主人衆主人稍退仍西向妻妾女子子稍退仍東向
遂斂丈夫加冕（六品以下則弁若冠）婦人以花釵又覆以衾於

主人衆主人妻妾女子子憑哭斂將訖掌事者以冠
入設於西廂籍以席於棺入內外皆止哭置棺定乃
哭舉者四人入舉牀男女從奉之棺尸斂於棺乃加
蓋覆以衾設帷於棺東內外就位如初

奠

既斂祝執巾几席入設於柩東右几加以巾掌事者
設盥洗於幕西南隅如初祝以饌升設於席前施設
訖就饌者降出相者引主人盥洗酌酒進（跪奠）於席前
興少頃西面再拜內外卑者皆再拜訖主人以下各
退就位俱坐哭

設靈

既飲設靈於吉帷內幕下西廂東向施牀帷屛几服飾以時上膳羞及湯沐皆如平常

進引

前一日之夕掌事者進轜車於凶帷（六品以下進柩車於凶帷）外當門南向（其下帷明器及苞牲等與陳於轜車前西東）其日進引前五時刻進一鼓爲一嚴（六品以下無進引但量時而已）陳靈車儀仗如常（在陳轜車）少頃搥二鼓爲再嚴侍靈者俱詣靈所腰輿儀仗入陳如常進靈車於帷外南向少頃三鼓爲三嚴掌事者入徹饌以出內外皆興立哭於位執紼者入掌事者徹帷持翣者入以翣障柩執披拂者各進執鐸者各入夾於柩前東西相向執纛者（六品以下無纛）俱進

〇通典卷一百四十一　四

北立於鐸南執銘旌者入立於纛南北面（諸執披拂執鐸纛者皆布深衣介幘六品以下則執鐸者立於柩前近南句鋪）

告遷

三嚴訖祝帥腰輿入詣靈座前西向告曰以今吉辰用即宅兆少頃輿出詣靈車後少頃退（若內喪女祝迎之）執紼者引轜軸（六品以下無執紼轜但執柩車紼者執鐸而已）旌先纛次鐸次轜車而引轜初動執鐸者皆振鐸每振鐸先搖之搥訖三振之其持翣者常以翣障柩於轜車進執鐸者夾左右每曲及進止皆振鐸內外俱從柩後出到轜車後執紼者解紼屬於轜車設帷帳於轜車後掌事者升柩

哭柩車位

丈夫俱立哭於轜車東重行西面婦人哭於轜車西重行東面俱西上外姻丈夫哭於轜車東南重行北面以西爲上婦人哭於轜車西南重行北面以東爲上國官哭於外姻之東北面西上僚佐哭於國官之西北面東上立定（六品以下無國官）

設遣奠

設遣奠之饌於轜車東設訖相者引主人酌酒進奠於席前興少退西面哭再拜內外皆哭卑者再拜若食頃徹之以蒲葦苞牲體下節七苞（四品五品五苞六品以下則三苞）載於輿以之墓

〇通典卷一百三十九　三

轜車發

既徹奠吉凶儀仗依式進靈車動鼓吹振作而行（六品以下則無鼓吹依式進引）主人衆主人以下皆以次步從哭於柩車後妻妾女子子以下皆步從哭於丈夫之後障以行帷轜車去停所三百步親賓有還者再哭如別儀辭訖進尊者乘車馬後從者更哭不絕聲

宿止

掌事者先於宿所張吉凶帷其吉帷在右凶帷在左將至宿所尊者俱下車馬步哭靈車到帷門外迴車南向祝帥腰輿詣車後少頃輿入詣靈座前少頃輿出進常食於靈座若食頃徹之柩車至於凶帷門外

哭於柩車所其位如初掌饌者進酒脯之奠於柩車
東廂上既設奠內外各還次更哭不絕聲及墓內外
俱就位哭進夕奠如初訖內外各還次迭哭終夜及
明嚴鼓內外又就位哭進朝奠於柩東進常食於靈
座若食頃徹之迎靈轝引導者乘車馬哭從如上儀

到墓

到墓尊者俱下車馬靈車到帷門外迴南向祝帥腰
輿詣車後少頃輿入詣靈座前少頃輿退設酒脯之
奠柩車至壙前迴南向內外哭位如遣奠之儀掌事
者布席張帷於柩車後下柩於席四品以下則下柩於席上主人
以下妻妾女子子各前撫柩哭盡哀退復位周親以

下又前撫哭盡哀退復位俱再拜辭執紼者屬紼於
輴掌事者下柩於輴輴出既窆親賓先還者再哭如
別儀國官之長奉玄纁束六品以下則掌事者奉玄纁授主人主
人受以授祝主人稽顙再拜祝奉以入奠於柩東持
翣者入倚翣於壙內兩廂執事者以下帷明器苞牲
酒米等物入置於壙內皆藉以版柩銘旌誌石於壙
戶內置設訖掌事者掩壙戶加關鑰復土既復土內
外俱就靈所哭墓左祭后土如葬之儀

虞祭

初下柩於墓掌事者具虞祭之饌設盥洗篚於靈幕
西南如常內外既就靈所哭掌饌者進虞祭之饌於
靈座相者引主人盥洗酌酒進奠於靈座前興少退
西面立內外皆止哭祝持版進立於靈座之右北面
跪讀祝文曰維年月朔日甲子孝子某敢昭告于考
某官封謚妣郡縣夫人鄉君某氏各隨所稱敢遷幽宅禮畢終虞夙
夜匪寧啼號罔極四品以下則擧號逮無所追及餘同謹以絜牲柔
毛剛鬣明粢薌合薌萁嘉蔬嘉薦醴齊祇薦虞事于
考某官封謚四品五品則謹以絜牲柔毛剛鬣嘉薦普淖明粢溲酒餘同六品以下無柔毛
餘同四品五品尚饗主人哭再拜內外皆哭具祝再拜盡哀
相者引主人以下出就別所釋虞服著素服而還掌
饌者徹饌掌事者徹靈座

王公以下居喪雜制

舉哀

如聞喪者於聞喪所哭盡哀問故又哭盡哀改著
素服子妻妾女子子俱披髮周親以下婦人去首飾
子於堂上東壁下西面以南為上周親以下於北壁
下南面以西為上妻妾女子子於西壁下東面以南
為上周親以下婦人於北壁下南面以東為上內外
之際障以帷若婦人在別堂舉哀則周親以下婦人
在北壁下南面西上周親以下舉哀哭位亦然三日成服及廬堊
室苫塊席席變除之節皆如在家之禮唯不設奠祭
以其精神不在於此若除喪而後歸則之墓諸子以下素服待
於墓東西面婦人待於墓西面東向俱北上奔喪者素

服至於墟南北面哭盡哀再拜又哭盡哀再拜於家
不哭

奔喪

奔喪之禮如聞親喪以哭荅使者盡哀問故又哭盡
哀服布深衣素冠遂行日行百里不以夜行唯父母
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奔則成服而後行
過州至境則哭盡哀而止哭避市朝望其州境哭（此哭）
奔喪之至於家內外哭待於堂上奔喪者入門而左升
自阼階殯東西面憑殯哭盡哀少退再拜退於序東
被髮殯東西面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訖內外
各還次奔喪者乃還以厥明坐於殯東如初未成服

者三日成服（若至在小斂前與主人俱成服若小斂以後至者自日月數）凡奔喪
齊縗望鄉而哭大功望門而哭小功至門而哭緦麻
即位而哭齊縗以下奔喪者升殯東西哭主人以下
哭待於堂上如常奔喪者哭盡哀再拜又哭盡哀尊
卑撫哭亦如之訖內外各還次三日成服者賓弔者
拜賓如常奔喪者非主人則主人為之拜賓婦人奔
喪入自闈門（側門曰闈）升自西階側殯西東面妻妾女子
子則憑殯盡哀少退再拜退於西房若西室妻妾女
子子披髮（出嫁女以髽）復位坐哭又盡哀尊卑撫哭如常
內外俱還次奔喪者乃還次周喪以下婦人奔喪皆
升哭拜又盡哀尊卑撫哭及還次皆如之奔喪者不

及殯先之墓北面近隧哭主人以下哭待於墓左西
面主婦以下哭待於墓右東面皆北上（主人以下內外初至墓先哭而後哭於相者畢則再拜辭）奔喪者盡哀再拜又於隧東被髮
復位坐哭盡哀相者告禮畢奔喪者又再拜遂冠而
歸入門而左升自西階靈東西面憑靈哭主人以下
升坐於堂如常奔喪者哭盡哀再拜若經宿主人以
下哭盡哀皆再拜哭降堂相者告就次主人以下各
就次三日成服齊縗周以下不及殯先之墓西面哭
盡哀再拜又哭盡哀相者告禮畢奔喪者再拜遂冠
而歸哭就次如上儀奔喪者若妻妾女子子皆被髮
於隧西坐盡哀髽如常餘如男子齊縗周以下婦人

奔喪哭於隧西餘如丈夫之禮

三殤

三殤之喪始死浴襲及大小斂與成人同其長殤有
棺及大棺中殤下殤有棺靈筵祭奠進食葬送哭泣
之位與成人同其苞牲及明器長殤三分減一中殤
三分減二唯不復寬無含事辦而奔不立神主既虞
而除靈座其虞祝辭云維年月朔日子父云告子某
若兄云告弟某若弟云弟某昭告某兄日月易往奄
及反虞悲念相續心焉如燬（兄云悲傷慢至情何處弟云悲痛無已至）
（如劉）令以（給祭兄則六謹以）絜牲庶羞普淖明齊溲酒薦虞事
于子某弟某子弟某魂其饗之（弟祭兄云饗）嫡殤者時享

皆問食於祖無別祝文亦不拜（設饌於靈座之右西向一跪於靈座前已）不祝不拜者以其從祖祔食殤子不祔食殤子之婦祔如嫡禮凡無服四歲以上（服殤）與小殤同又無虞筵唯大斂小斂奠而已三歲以下斂以衣棺葬於園又不奠

初喪聚主

凡遭喪廟有主者則取群廟之主藏於祖廟卒哭而後主各歸其廟（藏於祖廟有故則於祖廟也）

飲食節

父母之喪食粥朝一溢米暮一溢米（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不能食粥則以爲飯菜葉婦人皆以爲飯諸總經之喪疏食飲水不食菜果三月既葬食肉不飲酒九月之喪猶三月之喪

哭節

凡哭斬縗若往而不反齊縗若往而反大功三曲而偯小功緦麻哀可

居常節

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苫枕塊寢不脫經帶頭有瘡則沐身有瘍則浴有疾則飲酒食肉疾止復初不勝喪乃比於不慈不孝毀瘠不形視聽不衰（形謂骨見衰謂視聽事）升降不由阼階出入不當門隧（常若親有隧道也）五十不致毀六十不毀七十唯縗麻在身飲酒食肉處於內（所以）

（人年五十始衰）喪食雖惡必充飢飢而廢事非禮飽而忘哀亦非禮視不明聽不聰行不正不知哀君子病之斬縗唯而不對齊縗對而不言大功言而不議小功緦麻議而不及樂故喪事不言樂（非其言也）父母之喪不避涕泣而見人（言重喪不行求見人可以見之不避涕泣）非喪事不言言而不語對而不問（言者言己事爲人說爲語）言而事行者杖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有官爵者而已謂庶人）凡廬堊室之內不與人坐在堊室之內非時見於母則不入門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兄弟各處異方而父母喪各依聞喪日月而除之三年之後兄見人皆不去絰父母之喪賓客已弔而重來者主人哭而見其去也又哭之其未葬必備縗絰而後見居父母之喪遠行而還者必告父母殯不除則子不衣文繡三年之喪雖功縗不弔（凡功縗緦麻之謂）（後服亦然大功之謂）凡三年及周喪不數閏（禫則數之）以閏月亡者祥及忌日皆以閏所附之月爲正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禰也

不及期葬

速葬者速虞三月而後卒哭（謂不及期而葬既葬即虞安神也卒哭以待）（義殺）父母之喪周而葬者則以葬之後月小祥（其大祥）則依再周之禮禫亦如之若再周而後葬者則以葬之後月練又後月爲大祥（祥）而即吉無復禫矣其

未再周葬者則以二十五月練二十六月祥二十七月禫（必練祥禫者明孝不可頓除之故為之漸以存孝子之心禪一月皆終二十七月之義）久而不葬者皆變服唯主喪者不除其餘各終月數而除之皆無受服至葬乃反其服虞則除之若亡失尸柩則變除如常禮

外喪

凡死於外者小斂而反則子素服衰巾帕頭徒跣而從大斂而反亦如之凡死於外大斂而反毀門西牆而入

諱名

卒哭而諱凡父之所諱子亦諱之母之所諱不言於內妻之所諱不言於其側

追服

小功以下日月過制而聞喪則不追服（猶為舉哀）降而在緦小功者追服之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母兄弟而父追服已則否（謂子生於外者父以他故居異邦而生己不及見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於喪服年月已過乃聞之父為之服已則否者不責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當其時則服之）

喪冠嫁娶

因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盡哀乃出（言雖者明齊縗以下皆更因喪冠也以其冠月因喪服則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也次廬也）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娶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娶妻

下殤之小功則不可（有謂而可用吉禮之時也父卒哭而可冠子嫁子小功卒哭可以冠子）（所可娶妻必皆娶婦乃行大功也下殤小功緣之）（凡冠者其時當冠則因喪而冠也）三年之喪如遺之酒肉則受之必三辭主人縗絰而受之（受之必於喪上服明不敢以吉事接之）如君命則不敢辭受而薦之（為之於家薦君之禮）父母之喪不遺人（居重喪者不在人道）人遺之雖酒肉受也三年之喪既葬尊者遺之食則食不避粱肉若酒醴則辭也（見於顏色則不食）

樂禁

父有服子不與於樂母有服聲聞焉不舉樂妻有服不舉樂於其側大功至則辟琴瑟小功至則不絕樂

主諸喪

凡主兄弟之喪雖疏必主之（謂兄弟或在他方無親屬而為之主）

婚遇喪

娶妻有吉日而壻之父母喪則壻之伯叔父使人致命於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為兄弟使某致命女氏受命而不敢嫁壻既免喪女父母使人請之壻弗取而後嫁之（禮也）女之父母喪亦如之親迎在途而壻之父母死女素服緦總以赴喪其緦服與成服之禮同除喪之後束帶相見不行初婚之禮女在途而女之父母死則女返壻親迎未至而有周大功之喪則夫改服於外次婦人改服於內次即位而哭既虞卒哭壻入束帶相見而不行初婚之

婦有吉日而婿死
死亦如之妻服斬衰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室 尊姑服如婦不爲少
室次節
弟之女適人者不爲 以謂至室之屬也
居重問輕
諸先遭重喪後遭輕喪皆爲制服往哭則服之久則
服其重服其除也 服其服而除有殯開遠兄弟
之喪哭之他室 明所哭者 有異哭 爲位凡吊 總麻亦皆是 無他室
哭於門內之右 近南 [illegible] 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
始即位之禮 謂後 乃更即位 既 [illegible] 哭如 [illegible] 至之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四十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四十一

唐岐國公尚書右丞判度支杜佑君卿纂
明文林郎巡按浙東監察御史建江王德溢懋中校
奉議大夫慶東按察僉事吳鵬萬里同校

樂序

夫音生於心心慘則音哀心舒則音和然人心復因
音之哀和亦感而舒慘則韓娥曼聲哀哭一里愁悲曼
聲長歌衆皆喜忭斯之謂矣是故哀樂喜怒敬愛六
者隨物感動播於形氣叶律呂諧五聲舞也者詠歌
不足故手舞之足蹈之動其容象其事而謂之爲樂
樂也者聖人之所樂可以善人心焉所以古者天子
諸侯卿大夫無故不徹樂士無故不去琴瑟以平其
心以暢其志則和氣不散邪氣不干此古先哲后立
樂之方也周衰政失鄭衛是興秦漢以還古樂淪
代之所存韶武而已下不聞擊壤上不達謳謠但更
其名示不相襲知音復寡罕能制作而況古雅莫尚
胡樂薦臻其聲怨思其狀促遽方之鄭衛又何遠乎
爰自永嘉戎羯迭亂事有先兆其在於茲聖唐貞觀
初作破陳樂舞有發揚蹈厲之容象其威武也歌有麤和
嘽發之音麤謂初用干戈平戎狄既平乃愛百姓有和樂之心嘽諧樂心發謂喜百天下既安
功成而喜樂也嘽音昌善反表興王之盛烈何讓周之文武豈近
古相習所能關思哉而人間胡戎之樂久習未革古

史118-031

者因樂以著教其感人深乃移風俗將欲閑其邪正
其頹唯樂而已矣

一 歷代沿革上
二 歷代沿革下
三 十二律 五聲八音名義 五聲十二律還相爲宮 五聲十二律相生法 歷代製造
四 權量 八音 樂懸
五 歌 雜歌曲 舞 雜舞曲
六 清樂 坐立部伎 四方樂 散樂 前代雜樂
七 郊廟樂議 國哀廢樂 皇后東宮樂議

樂序

歷代沿革上

伏羲 神農 黃帝 少皞 顓頊 帝嚳 唐 虞 夏 商 周 秦 後漢 魏 晉 宋

伏羲樂名扶來亦曰立本○神農樂名扶持亦曰下

謀見帝系譜及孝經緯又按隋樂志云伏羲有網罟之詠伊耆有葦籥之音葛天八闋神農五絃事寂
功偕其詠尙美矣○黃帝作咸池堯增修而用之咸皆也池施也言德之無不施也又云池
言其包容浸潤周禮曰大咸○少皞作大淵見帝王世紀○顓頊作六
莖莖根也謂澤及下也○帝嚳作五英英華也○堯作大章章明
也言堯德章明也○舜作大韶韶繼也言舜能繼堯之德周禮曰大韶書曰夔
命汝典樂教胄子胄長也謂元子以下至公卿大夫子弟以歌詩蹈之舞之教長國子
忠肅祗庸孝友也聲依永律和聲聲謂五聲宮商角徵羽律謂六律六呂十二月之音
氣言當依聲律以和樂也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倫理也八音能
諧理不錯奪則神人咸和命夔使勉之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
石磬也音之清者拊輕擊也聲清者和則絲竹皆從矣樂感百獸使相率而舞況神人和可知也於音爲
○禹作大夏夏大也言禹能大堯舜之德禹命皋陶氏爲承以之樂樂有鍾鼓磬鐸鞞所侯

以正有德推故所以辨有道磬所以待有憂路鞉所以察有訟鐸所以理天下以正天下磬爲銘於鞉鼗○湯
作大濩湯以寬理人而除其邪其德能使天下得其所言護救於人也○紂棄先
祖之樂乃作淫聲書曰作奇伎淫巧以悅婦人言紂廢至
尊之數嘗單靡之事作過奇伎巧以資耳目之娛○周武王作大武武以武功定天
下也○周公作勺勺言勺先祖之道也讀曰酌酌取也又有房中之樂歌
以后妃之德春官大司樂以樂舞教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
舞雲門大卷大咸大韶大夏大濩大武此周所存六代之樂黃帝
曰雲門大卷黃帝能成名萬物以明民共財言其德如雲之所出人得以有族類也卷音其衰反以
六律六呂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祇以和
邦國以諧萬人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六律合陽
聲者六呂合陰聲者此十二者以銅爲管轉而相生黃鍾爲首律長九寸各因而三之上生者三分益一

分下生者三分去一分爲國語曰律所以立均出度也古者神瞽考中聲而量之以度律均鐘言以中聲定律
以律立鍾之均大合樂者謂遍作六代之樂以冬日至作之致天神人鬼以夏日至作之致地祇物
魅動物羽鸁之屬虞書云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下管鼗鼓合止
柷敔笙鏞以閒鳥獸蹌蹌簫韶九成鳳皇來儀夔又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此其於宗廟
九奏而致之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分謂各用一代之樂乃
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黃鍾陽聲之首大呂爲之合奏之以祀天神尊之也天
神謂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又各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尊之也孝經說曰
王者祭天於南郊就陽位是也乃奏太簇歌應鍾舞
咸池以祭地祇太簇陽聲第二應鍾爲之合咸池大地祇所祭於北郊謂神州之神
及社稷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姑洗陽聲第三南
呂爲之合四望五嶽四鎭四瀆此言祀者司中司命風師雨師或亦用此樂乃奏蕤賓歌

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蕤賓陽聲次四函鍾為之合函鍾亦名林鍾函戸南反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夷則陽聲次五小呂為之合小呂一名中呂先妣姜嫄也姜嫄履大人迹感神靈而生后稷是周之先母周立廟自后稷為始祖而姜嫄無所配是以特立廟而祭之謂之閟宮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無射陽聲之下者夾鍾為之合夾鍾一名圜鍾先祖謂先公先王也王出入則令奏王夏尸出入則令奏肆夏牲出入則令奏昭夏三夏皆樂章名凡日月食四鎮五嶽崩大傀異災諸侯薨令去樂四鎮山之重大者謂揚州之會稽青州之沂幽州之醫無閭冀州之霍山五嶽岱在兖州衡在荊州華在荊河州嵩在雍州恒在并州傀猶怪也傀音鬼大怪之異災謂天地之奇變若星辰奔霣及地震裂為害者去樂藏之春秋傳曰壬午猶繹萬入去籥言入則去者不入藏之可知大札大凶大災大臣死凡國之大憂令弛縣札疫厲也凶凶年也災水火弛釋去之名令休莫敲之謂

建國禁其淫聲過聲凶聲慢聲淫聲若鄭衛者過聲失哀樂之節凶聲亡國之音若桑間濮上慢聲謂惰慢不恭夫樂本情性浹肌膚而臧骨髓雖經乎千載其遺風餘烈尚猶不絕春秋時陳公子完奔齊完陳厲公子則敬仲也莊二十二年避難奔齊陳舜之後韶樂在焉故孔子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圖為樂之至於斯美之甚也周道始衰怨刺之詩起王澤竭而不作樂官師瞽抱其器而奔散於諸侯益壞缺矣○秦始皇平天下六代廟樂唯韶武存焉二十六年改周大武曰五行房中曰壽人衣服同五行樂之色○漢興樂家有制氏魯人善樂以雅樂聲律世世在太樂官但能紀其鏗鏘鼓舞而不能言其義鏗鏘金石之聲高祖時叔

孫通因秦樂人制宗廟樂大祝迎神於廟門奏嘉至言嘉神之至也猶古降神之樂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以為行步之節猶古采薺肆夏也薺才反乾豆上奏登歌乾豆脯羞之屬獨上歌不以管絃亂人聲欲在位者徧聞之猶古清廟之歌也登歌再終下奏休成之樂美神明既饗也休成樂叔孫通所奏作皇帝就酒東廂坐定奏永安之樂美禮已成也又有房中祠樂高帝唐山夫人所作也高帝姬唐山姓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壽人凡樂樂其所生禮不忘本高祖樂楚聲故房中樂楚聲也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簫管更名曰安世樂高廟奏武德文始五行之舞孝文廟奏昭德文始四時

五行之舞孝武廟奏盛德文始四時五行之舞武德者高帝四年作以象天下樂已行武以除亂也文始舞者曰本舜韶舞也高祖六年更名曰文始以示不相襲也而五行仍舊四時舞者孝文所作以示天下之安和也蓋樂已所自作明有制也言有制作也樂先王之樂明有法也遵前代之法孝景采武德舞以為昭德以尊太宗廟文帝廟也至孝宣采昭德舞為盛德以尊世宗廟武帝廟也諸宗廟皆常奏文始四時五行舞云高祖六年又作昭容樂禮容樂昭容者猶古之昭夏也主出武德舞言昭容樂生於武德舞禮容者主出文始五行舞舞入無樂者將至至尊之前不敢以樂也出用樂者言舞

不失節，能以樂終，並大抵皆因秦舊事焉。（抵，歸也。）初，高祖既定天下，過沛，與故人父老相樂，醉酒歡哀，作風起之詩，令沛中童兒百二十人習而歌之。至孝惠時，以沛宮為原廟，（原，重也。言已有正廟，更重立之。）皆令歌兒習吹以相和，常以百二十人為員。文景之間，禮樂肄業而已。（肄音弋二反，習也。）至武帝，乃立樂府，（始置之也。樂府之名蓋起於此，哀帝時罷之。）采詩夜誦，（采詩，依古遒人徇路采取百姓謳謠，以知政教得失也。夜誦者，言辭或秘不可宣露，故於夜中歌誦也。）有趙、代、秦、楚之謳。以李延年為協律都尉，多舉司馬相如等數十人造為詩賦，略論律呂，以合八音之調，作十九章之歌。以正月上辛用事甘泉圜丘，（用上辛，依周郊天日也。取辛，自新之義。）使童男女七十人俱歌，昏祠

至明。然未有本於祖宗之事，八音調均，又不協於鍾律，而內有掖庭才人，外有上林樂府，皆以鄭聲施於朝廷。昔殷周之雅頌，上本有娀（音嵩）、姜嫄，禼、稷始生，玄王、公劉、古公、太伯、王季、姜女（周太王之妃也）、大任、大姒之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太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漢之樂有異於此，故無得而稱焉。是時，河間獻王有雅才，亦以為治道非禮樂不成，與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諸子言樂事者，以著樂記，因獻所集雅樂。天子下太樂官

常存肄之，歲時以備數，然不常御。至成帝時，謁者常山王禹世受河間樂，能說其義，其弟子宋曄等上書言之，下大夫博士平當等考試。當以為河間王所獻雅樂，立之太樂，春秋鄉射作於學官，希闊不講，故自公卿大夫觀聽者，但聞鏗鎗，不曉其意，而欲風諭眾庶，其道無由。（風，化也。）是以行之百有餘年，德化至今未成。宜風示海內。事下公卿，以為久遠難分明，當議復寢。是時，鄭聲尤甚，黃門名倡丙彊、景武之屬，富顯於世，貴戚五侯、定陵、富平外戚之家，（五侯，王鳳以下；定陵，淳于長；富平，張放。）淫侈過度，至與人主爭女樂。哀帝自為定陶王時，疾之，又性不好音，及即位，下詔曰：「惟世俗奢泰文巧，

而鄭衛之聲興。夫奢泰則下不孫而國貧，文巧則趨末背本者眾，鄭衛之聲興則淫辟之化流，而欲黎庶敦朴家給，猶濁其源而求其清流，豈不難哉！孔子不云乎：『放鄭聲，鄭聲淫。』其罷樂府官。郊祭樂及古兵法武樂在經非鄭衛之樂者，條奏，別屬他官。」丞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樂人員大凡八百二十九人，其三百八十八人不可罷，可領屬大樂；其四百四十一人不應經法，或鄭衛之聲，皆可罷。」奏可。然百姓漸漬日久，又不制雅樂有以相變，豪富吏民沈湎自若，陵夷壞於王莽也。○後漢光武平隴蜀，增廣郊祀，高帝配食，樂奏青陽、朱明、西皓、玄冥，雲翹、育命之舞；北郊及祀

祠皆並奏樂如南郊迎時氣五郊春歌青陽夏歌朱
明並舞雲翹之舞秋歌西皓冬歌玄冥並舞育命之
舞季夏歌朱明兼舞二舞明帝永平三年東平王蒼
總定公卿之議曰宗廟宜各奏樂不應相襲所以明
功德也遂采文始五行武德爲大武之舞薦之光武
之廟時樂四品一曰大予樂郊廟上陵之所用焉二
曰雅頌樂辟雍鄉射之所用焉三曰黃門鼓吹樂天
子宴羣臣之所用也四曰短簫鐃歌樂軍中之所用
也又采百官詩頌以爲登歌章帝元和元年籍用玄
武司馬班固奏耕田歌辭用商頌載芟祠先農自東
京大亂絕無金石之樂樂章亡缺不可復知○魏武

帝平荊州獲杜夔善八音常爲漢雅樂郎尤悉樂事
於是使創定雅樂時又有散騎郎鄧靜尹商善訓雅
樂歌師尹胡能歌宗廟郊祀之曲舞師馮肅能曉知
先代諸舞夔悉領之遠考經籍近采故事考會古樂
始設軒懸鐘磬復先代古樂自夔始也而柴玉左延
年之徒妙善鄭聲被寵惟夔好古存正文帝受禪後
改漢巴渝舞曰昭武舞改安世樂曰正世樂嘉至樂
曰迎靈樂武德樂曰武頌樂昭容樂曰昭業樂雲翹
舞曰鳳翔舞育命舞曰靈應舞武德舞曰武頌舞文
始舞曰大韶舞五行舞曰大武舞其衆歌詩多則前
代之舊使王粲改作登歌安世及巴渝詩而已明帝

太和初詔曰凡音樂以舞爲主自黃帝雲門以下至
于周大武皆太廟舞名也然則其所司之官皆曰太
樂所以總領諸物不可以一物爲名樂官自如故爲
太樂太樂漢舊名後漢依讖改爲大予樂官至是改
復舊於是公卿奏今請太祖武皇帝樂宜曰武始之
舞武神武也武又跡也言神武之始又王跡所起也
高祖文皇帝宜曰咸熙之舞咸皆也熙興也言應受
命之運天下由之皆興也大歌以詠德舞以象事於
文文武爲斌臣等謹製樂舞名章斌之舞（所以章明聖德）今
有事於天地宗廟則此三舞宜並以薦享及臨朝大
享並宜舞之臣等思惟三舞宜有總名可名大鈞之

樂均平也言大魏三代同功以至崇平也又奏祀圜
丘以下武始舞者平冕黑介幘玄衣裳白領袖中衣
絳合幅袴絳緣黑韋鞮咸熙舞者冠委白其餘服如前
章斌舞者與武始咸熙同服奏於朝廷則武始舞者
冠赤介幘生絳袍單衣絳領袖中衣絳合幅袴白布
韈黑韋鞮咸熙舞者進賢冠黑介幘生黃袍單衣白
合幅袴此二舞者皆執羽籥其餘服如前（自茲以降文武二舞
冠服並同不復重出）侍中繆襲又奏安世歌本漢時歌名今詩
作往歌之文則宜變改安世樂猶同房中之樂也往
昔議者以房中歌后妃之德以風天下正夫婦宜
改安世之名而爲正始之樂襲又省安世歌詩有后

妃之義方今享先祖恐失禮意可改安世歌曰享神歌奏可文帝已改安世爲正始而襲至是又改爲享神王肅議高皇至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鈞之舞按漢時有短簫鐃歌之樂其曲有朱鷺思悲翁艾如張上之回雍離戰城南巫山高上陵將進酒君馬黃芳樹有所思雉子班聖人出上邪臨高臺遠如期石留務成玄雲黃爵釣竿等曲列於鼓吹多序戰陣之事及魏受命改其十二曲使繆襲爲詞述以功德代漢之意（是時吳亦使韋昭制吹鐃部十二曲以述吳權功德）○晉武帝初郊廟明堂禮樂權用魏儀遵周室肇稱殷禮之義但改樂章而使傅玄爲之詞又令荀勖張

華夏侯湛成公綏等各造郊廟諸樂歌詞九年荀勖以杜夔所製律呂校太樂總章鼓吹八音與律呂乖錯依古尺作新律呂以調聲韻律成遂頒下太常使太樂總章鼓吹清商施用（勖平陳頎宋識舊器於太常還清商署以管之盡桉此爲名未得詳太樂令了元于普明等復居其職）荀勖遂典知樂事啓朝士解音者共掌之使郭夏宋識等造正德大悅二舞其樂章亦張華所作又改魏昭武舞曰宣武羽籥舞（魏武始咸熙三舞皆執羽籥）曰宣文武舞傅玄又作先農先蠶歌詩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同用正德大悅之舞自武帝受禪命傅玄改漢鼓吹鐃歌還爲二十二曲述以功德代魏鼓角橫吹曲按周禮以

鼙鼓鼓軍事說者云蚩尤氏帥魑魅與黃帝戰於涿鹿帝乃命吹角爲龍吟以禦之其後魏武王北征烏丸越沙漠而軍士多思於是減爲半鳴而尤更悲矣胡角者本以應胡笳之聲後漸用之橫吹有雙角即胡樂也張騫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唯得摩訶兜勒一曲李延年因胡曲更造新聲二十八解乘輿以爲武樂後漢以給邊將和帝時萬人將軍得之魏晉以來二十八解不復具存用者有黃鵠隴頭出關入塞折楊柳黃覃子赤之楊望行人十曲懷帝永嘉之末伶官樂器皆沒於劉石至江左初立宗廟尚書下太常祭祀所用樂名太常賀循答云魏氏增損漢樂以

爲一代之禮未審大晉樂名所以爲異遭離喪亂舊典不存然此諸樂皆和之以鐘律文之以五聲詠之以歌詞陳之於舞列宮懸在庭琴瑟在堂八音迭奏雅樂並作登歌下管各有常詠周人之舊也自漢以來依於此禮自造新聲而已傳京荒廢今既散亡音韻曲折又無識者（張華表曰漢氏所用文句長短不齊蓋以歌詠弦節本有因循而識樂知音足以制聲度曲二代三京襲而不變）則於今難以意言乎時以無雅樂器及伶人省太樂并鼓吹令是後頗得登歌食舉之樂猶有未備明帝太寧末又詔阮孚等損益之成帝咸和中乃復置太樂官以戴綏爲令鳩集遺逸而尚未有金石也初荀勖既以新律造二舞又更修

正鍾磬未竟而勖薨惠帝元康三年詔其子黃門郎蕃脩定金石以施郊廟尋遇喪亂遺聲舊制莫有記者庾亮為荊州與謝尚共為朝廷修復雅樂亮尋薨庾翼桓溫等事軍旅樂器在庫遂至朽壞焉及慕容儁平冉閔兵戈之際而鄴下樂人頗有來者謝尚時鎮壽陽於是採拾樂人以備太樂并製石磬雅樂始頗具而王猛平鄴慕容氏所得樂聲又入關右孝武太元中破苻堅獲其樂工楊蜀等閑習舊樂於是四廂金石始備焉乃使曹毗王珣等增造宗廟歌詩然郊祀遂不設樂○宋武帝永初元年有司奏皇朝肇建廟祀應設雅樂乃脩樂也太常鄭鮮之等各撰立

新歌黃門侍郎王韶之撰歌辭七首並合施用十二月又奏依舊正朝設樂改太樂諸歌舞詩王韶之又撰二十二章改正德舞曰前舞大豫舞曰後舞文帝元嘉九年太樂令鍾宗之更調金石至十四年治書令史奚縱又改至二十年南郊始設登歌詔顏延之造歌詩廟舞猶闕孝武孝建元年有司奏前殿中曹郎荀萬秋議郊廟宜設樂於是使內外博議竟陵王誕等並同萬秋議建平王宏議以凱容為韶舞宣烈為武舞祖宗廟樂總以德為名章皇太后以奏文樂永至等樂仍舊皇帝祠南郊及廟迎神送神並奏肆夏皇帝入廟門奏永至皇帝南郊初登壇及廟門中

詣東壁奏登歌其初獻奏凱容宣烈之舞終獻奏永安之樂郊廟同孝武又使謝莊造郊廟舞樂明堂諸樂歌辭二年有司又奏先郊廟舞樂皇帝親奉初登壇及入廟詣東壁並奏登歌不及三公行事左僕射建平王宏重議公卿行事亦宜奏登歌有司又奏元會及二廟齋祠登歌依舊並於殿庭設作廟祠依新儀注登歌人上殿絃管在下今元會登歌人亦上殿歌絃管在下按後廢帝元徽五年太樂雅鄭共千餘人後堂雜伎不在其數

梁裴子野宋略曰先王作樂崇德以格神人通天下之至和節羣生之有欲天子之於士庶不曾去其樂而與非鏑之心以及周首衰微呂失其序亂代先之以怨怒亡國從之以哀思務謹子好易日淫心充爽賓奏則以魚龍爛漫為戲時會同饗觀則以吳趨楚舞為妖也

雜羅霧縠後其衣躡利鏤亡姬其器在七盤陽龍臺臣負風而扇王侯將相歌伎填室鳴尚富貴舞女成羣議相夸大互有爭奪好恐不及莫為禁令傷風敗俗莫不在此優倡又況矣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四十一　終

樂二

歷代沿革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大唐

齊武帝建元二年，有司奏郊廟雅樂歌辭舊使學士博士撰，搜簡採用，參議太廟登歌宜用司徒褚彥回之辭，餘悉用黃門郎謝超宗辭。超宗所撰，多刪顏延之、謝莊辭以為新曲。其太廟二室及郊祀辭，並尚書令王儉所作。其祀南郊，羣臣出入奏肅咸之樂，牲出入奏引牲之樂，薦籩豆呈毛血奏嘉薦之樂，迎送神奏昭夏之樂，皇帝入壇東門奏永至之樂，升壇奏登歌，初獻奏文德宣烈之樂，次奏武德宣烈之樂，太祖高皇帝配享奏高德宣烈之樂，飲福酒奏嘉胙之樂，就燎位奏昭遠之樂，還便殿奏休和之樂。還北郊，初獻奏地德凱容之樂，次奏昭德凱容之樂，瘞埋奏隸幽之樂，餘樂並與南郊同。明堂初獻奏凱容宣烈之樂，賓出入及餘樂與南北郊同。祠廟，皇帝入廟門奏永至之樂，太祝祼地奏登歌，諸皇祖各奏凱容之樂，皇帝還東壁上福酒奏永胙，送神奏肆夏。其羣臣出入、洗出入、薦毛血、迎神、詣便殿，並與南郊明堂同。太祖神室奏高德宣烈之樂，穆后神室奏穆德凱容之樂，高宗神室奏明和凱容之樂。四年，籍田，詔驍騎將軍江淹造籍田歌二章。六年，制位未登黃門郎不得畜女伎。黃門郎有五品。明帝建武二年，雩祭明堂，用謝朓造辭。

梁武帝思弘古樂，天監元年，下詔求學術通明者，皆陳所見。時對樂者七十八家，咸言樂之宜改，不言改樂之法。帝素善音律，遂自制四器，名之為通，以定雅樂，莫不知韻。詳在製造篇中。初，齊永明中，舞人所冠幘並簪筆，武帝曰：「筆笏蓋以記事受言，舞不受言，何事簪筆？豈有身服朝衣而足綦躡履。」綦音忌。於是去筆。乃定郊禋宗廟及三朝之雅樂，以武舞為大壯舞，取易云「大壯者也，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見也」；以文武為大觀舞，取易云「大觀在上，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也」。國樂以雅為稱，取詩序云「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止乎十二，則天數也。乃去階步之樂，增徵食之雅焉。皇帝出入，宋孝武孝建二年起居注奏永至，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為皇雅，取詩「皇矣上帝，臨下有赫」也。二郊太廟同用。皇太子出入奏胤雅，取詩「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王公出入奏寅雅，取尚書周官「二公弘化，寅亮天工」也。上壽酒奏介雅，取詩「君子萬年，介爾景福」也。食舉奏需雅，取易「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也。徹饌奏雍雅，取禮記「大饗客出以雍徹」也。並三朝用之。牲出入，宋廢帝元徽二年儀注奏引牲，齊及梁初亦同，至是改為滌雅，取禮記「帝牛必在滌三月」也。薦毛血，宋元徽三年儀注奏嘉薦，至是為牷

雅取左氏傳牲牷肥腯北郊明堂大廟並同用降神
及迎送宋元徽三年儀注奏昭夏齊及梁初亦同至
是改爲誠雅取尚書至誠感神皇帝飲福酒宋元徽
三年儀注奏嘉胙至齊不改梁初改爲永胙至是改
爲獻雅取禮記祭統尸飲五洗玉爵獻卿今之福酒
亦古獻之義也北郊明堂太廟同用就燎位宋元徽
三年儀注奏昭遠及齊不改就埋位齊永明六年儀
注奏幽隸至是燎埋俱奏禋雅取周禮大宗伯以禋
祀昊天上帝也衆官出入宋元徽三年儀注奏肅咸
齊及梁亦同至是改爲俊雅取禮記司徒選士之秀
者而升之于學曰俊士也二郊太廟明堂三朝同用

焉其辭並沈約所製也是時禮樂制度粲然有序鼓
吹宋齊並用漢制曲又充庭用十六曲武帝乃去其
四曲留其十二合四時也更制新歌以述功德天監
七年將有事于太廟詔曰禮云齊日不樂今親奏始
出宮振作鼓吹外有詳議八座丞郎參議請輿駕始
出鼓吹從而不作還宮如常儀帝從之遂以制定初
武帝之在雍鎭有童謠云襄陽白銅蹄反縛揚州兒
識者言白銅謂金蹄謂馬也白金色及義師之興實
以鐵騎揚州之士皆面縛果如謠言故卽位之後更
造新聲帝自爲之詞三曲又令沈約爲三曲以被管
絃旣篤敬佛法又制善哉大樂大歡天道仙道神王

龍王滅過惡除愛水斷苦輪等十篇名爲正樂皆述
佛法又有法樂童子伎童子倚歌梵唄音敗設無遮大
會則爲之其後臺城淪沒簡文帝受制於侯景以簡
文女溧音栗陽公主爲妃請帝及主母范淑妃宴於西
州奏梁所常用樂景儀同索超世亦在宴庭帝潸然
出涕景與曰陛下何不樂也帝強笑曰丞相言索超
世聞此以爲何聲景曰臣且不知何獨超世自此樂
府不修風雅咸盡矣及王僧辯破侯景諸樂並在荊
州經亂工器頗闕元帝詔有司補綴纔備荊州陷沒
周人初不知採用工人有知音者並入關中隨例多
沒爲奴婢。陳初武帝詔求宋齊故事太常卿周弘

讓奏曰齊氏承宋武用元徽舊式宗祀朝饗奏樂俱
同唯北郊之禮頗有增益皇帝入壝門奏永至飲福
酒奏嘉胙太尉亞獻奏凱容埋牲奏幽隸帝還便殿
奏休成衆官入出並奏肅咸此乃元徽所闕永明六
年之所加也唯送神之樂宋孝建二年秋起居注云
奏肆夏齊永明中改奏昭夏帝遂依之是時並用梁
樂唯改七室舞辭文帝元嘉元年始定圜丘明堂及
宗廟樂都官尚書到仲舉奏衆官出入皆奏肅咸牲
出入奏幽隸引牲薦毛血奏嘉薦迎送神奏昭夏皇
帝入壇奏永至皇帝升陛奏登歌皇帝初獻及太尉
亞獻光祿勳終獻並奏宣烈皇帝飲福酒奏嘉胙就

燎位奏昭遠還便殿奏休成宣帝太建元年定三朝
之樂採梁故事奏相和五引各隨王月則用其曲宴
准洪樂蓋取人神不雜也五年詔尚書左丞劉平儀
曹郎張崖定南北郊及明堂儀注改元嘉中所用齊
樂盡以韶為名工就位定協律校尉舉麾太樂令跪
贊云奏懋韶之樂降神奏通韶牲入出奏潔韶帝入
壇及還便殿奏穆韶帝初再拜舞七德工執干楯曲
終復綴出就懸東繼舞九序工執羽籥獻爵於天神
及太祖之座奏登歌帝飲福酒奏嘉韶就燎位奏報
韶至六年十一月侍中尚書左僕射徐陵儀曹郎中
沈罕奏來年元會儀注先會一日太樂展宮懸高絚

通典卷一百四十二　五

五案於殿庭客入奏相和五引帝出黃門侍郎舉麾
於殿上掌固應之奏於階下奏康韶之樂詔延王公
諸登奏變韶奉珪璧訖初引下殿奏亦如之帝興入
便殿奏穆韶更衣又出奏亦如之帝舉酒奏綏韶進
膳奏侑韶帝御茶果太常丞跪請進舞七德繼之九
序其鼓吹雜伎取晉宋之舊微更附益及後主嗣位
耽荒於酒視朝之外多在宴筵尤重聲樂遣宮女習
北方簫鼓謂之代北酒酣則奏之又於清樂中造黃
鸝留及玉樹後庭花金釵兩臂垂等曲與幸臣製其
歌詞綺艷相高極於輕薄男女唱和其音甚哀○後
魏道武皇帝定中山獲其樂懸未遑創改因時而用

之代歷分崩頗有遺失天興元年冬詔尚書吏部郎
鄧彥海定律呂協音樂及追尊曾祖祖考諸帝樂用
八佾舞皇始舞皇始舞道武所作也以明開大始祖
之業後更製宗廟皇帝入廟門奏王夏太祝迎神于
廟門奏迎神曲由古降神之樂乾豆上奏登歌由古
清廟之樂曲終下奏神祚嘉神明之饗也皇帝行禮
七廟奏陛步以為行止之節皇帝出門奏總章次奏
八佾舞次奏送神曲道武初冬至祭天于南郊圓丘
樂用皇矣奏雲和之舞事訖奏維皇將燎夏至祭地
祇于北郊方澤樂用神祚奏大武之舞正月上日饗
羣臣宣布政教備列宮懸正樂兼奏燕趙秦吳之音

通典卷一百四十二　六

五方殊俗之曲四時饗會亦用焉又有掖庭中歌真
人代歌上叙祖宗開業所由下及君臣廢興之跡凡
有百五十章六年冬詔大樂總章鼓吹增修雜伎以
備百戲大饗設之於殿庭如漢晉之舊也明元帝初
又增修之撰合大曲更為鍾鼓之節太武帝破赫連
昌獲古雅樂及平涼州破沮渠氏得其伶人器服並擇而
存之後通西域又以悅般國鼓舞設於樂署其後古
樂音制罕復傳習舊工更盡聲曲多亡孝文帝太和
初司樂上書陳樂章有闕求集羣官議定其事幷訪
吏人有能體解古樂者與之廣修器數甄立名品以
諧八音詔可雖經衆議卒無洞曉音律樂部不能立

其事猶有殘缺然方樂之制及四夷歌舞稍列于太
樂金石羽旄之飾為壯麗於往時矣後又詔中書監
高閭令與太樂詳採古今以備樂典歷年未精而閭
卒宣武帝正始中詔太常卿劉芳主修營樂器時揚
州人張陽子義陽人倪鳳皇陳孝孫戴當千吳殿陳
文明陳成等七人頗解雅樂正聲八佾文武二舞鍾
磬管絃登歌聲調芳皆令教習參取是非初御史中
尉元匡與芳等競論鐘律孝明帝熙平二年冬匡復
上言其事太師高陽王雍等奏停之先是有陳仲儒
者自江南歸國頗閑樂事請依京房立準以調八音
神龜二年夏有司及蕭寶寅等奏言仲儒輒持己心

輕欲製作不可依許詔曰如所奏（語在製造篇中）正光中詔
侍中安豐王延明與其明生河間信都芳傳採古今
樂事芳後乃選延明所集樂說並諸器物準圖二十
餘事而注之不得在樂署考正聲律也至普泰初前
廢帝詔尚書長孫稚太常卿祖瑩理金石武帝永熙
二年春瑩復議曰按周兼六代之樂聲律所施咸
有次第自滅學以後禮樂散亡漢來所存二舞而已
今請改韶舞為崇德武舞為章烈總名曰嘉成漢樂
章云高張四懸神來讌饗宗廟所設宮懸明矣計五
郊天神尊於人鬼六宮陰極體同至尊禮無減降宜
皆用宮懸其舞人冠服制裁咸同舊式詔曰以成為

號良無間然六代之舞皆以大為名今可準古為大
成也其舞但依舊為文武而已餘如議後太樂令崔
九龍言於太常卿祖瑩曰聲有七聲調有七調以今
七調合之七律起於黃鍾終於中呂今古雜曲隨調
舉之將五百曲恐諸曲名後致亡失今輒條記存之
於樂府瑩依而正之九龍所錄或雅或鄭至於謠俗
四夷雜歌但記其聲折而已不能知其本意又名多
外語莫識所由隨其淫正而取之樂署悉令傳習其
中復有所遺至於古雅尤多亡失初孝文皇帝因討
淮漢宣武定壽春收其聲伎江左所傳中原舊曲明
君聖主公莫白鳩之屬及江南吳歌荊楚西聲總謂

清商至於殿庭饗宴兼奏之其圓丘方澤上辛地祇
五郊四時拜廟三元冬至社稷馬射籍田樂人之數
各有差等焉宣武已後始愛胡聲洎於遷都屈茨琵
琶五絃箜篌胡簫胡鼓銅鈸打沙羅胡舞鏗鏘鏜鎝
（上音湯下音苔）洪心駭耳撫箏新靡絕麗歌響全似吟哭聽
之者無不悽愴琵琶及當路琴瑟殆絕音皆初聲頗
復閑緩度曲轉急躁按此音所由源出西域諸天諸
佛韻調婁羅胡語直置難解況復被之土木是以感
其聲者莫不奢淫躁競舉止輕飆或踴或躍乍動乍
息蹻（羌[illegible]反）腳彈指撼頭弄目情發於中不能自止論
樂豈須鐘鼓但問風化淺深雖此胡聲足敗華俗

唯人情感動衣服亦隨之以變長衫戇帽闊帶小鞾
自號驚緊爭入時代婦女衣髻亦尚危側不重從容
俱笑寬緩蓋驚危者勢不久安此非先見何以能立
形貌如此心亦隨之亡國之音亦由浮競豈唯哀細
獨表衰微操絃執籥雖出瞽史易俗移風實在時政
○北齊文宣初尚未改舊章宮懸各設十二鎛鐘於
其辰位四面並設編鐘編磬各一簨簴合二十架設
建鼓於四隅郊廟會同用之其後將有創革尚興樂
御祖珽上書曰魏氏來自雲朔未移其俗至道武破
慕容寶于中山獲晉樂器不知採用皆委棄之天興
初吏部郎鄧彥海奏上廟樂創製宮懸而鐘管不備

樂章既闕雜以簸邏迴歌初用八佾作皇始之舞至
太武帝平河西得沮渠蒙遜之伎賓嘉大禮皆雜用
焉此聲所興蓋苻堅之末呂光平西域得胡戎之樂
因又改變雜以秦聲所謂秦漢樂也至永熙中錄尚
書長孫承業（各雅已具伎雜事中）共臣先人太常卿瑩等斟酌
繕修戎華兼採至於鍾鼓律呂煥然大備自古相襲
損益可知今之創製請以為准珽因採魏安豐王延
明及信都芳等所著樂說而定正聲始具宮懸之器
仍雜西涼之曲樂名廣成而無所號所謂洛陽舊樂
者也武成之時始定四郊宗廟三朝之樂羣臣入出奏肆
夏牲入出薦毛血並奏昭夏迎送神及皇帝初獻亞
獻禮五方上帝並奏高明之樂為覆燾之舞皇帝入
壇門及升壇飲福酒就燎位還便殿並奏皇夏以高
祖配饗奏武德之樂為昭烈之舞裸地奏登歌其四
時祭廟及禘祫六代五代高祖曾祖祖諸神室並奏
始陛之樂為恢祚之舞神武皇帝神室奏武德之樂
為昭烈之舞文襄皇帝神室奏文德之樂為宣政之
舞文宣皇帝神室奏文正之樂為光大之舞孝昭皇
帝神室奏文明之樂為休德之舞其出入之儀同四
郊之禮其時郊廟宴享之樂皆魏代故西涼伎即是
晉初舊聲魏太武平涼所得也秦漢二代是魏晉相
承之樂其吳聲者是江南宋齊之伎鼓吹朱鷺等二

十曲皆改古名以敘功德文有黃雀釣竿二曲略
而不用蓋議定其名被於鼓吹諸州鎮戍各給鼓吹
樂人多少各以大小等級為差諸王為州皆給鼓吹
赤鼓赤角皇子則增給吳鼓長鳴角上州刺史皆給
青鼓青角中州刺史以下及諸鎮戍皆給黑鼓黑角
樂器皆有衣並同鼓色雜樂有西涼鼙舞清樂龜茲
等然吹笙彈琵琶五絃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來皆
所愛好至河清以後傳習尤盛後主唯賞胡戎樂耽
愛無已於是繁習淫聲爭新哀怨故曹妙達安未弱
安馬駒之徒至有封王開府者遂服簪纓而為伶人
之事後主亦自能度曲親執樂器悅翫無倦遂倚絃

而歌別採新聲爲無愁曲音韻窈窕極於哀思使胡兒閹官之輩齊唱和之曲終樂闋莫不殞涕雖行幸道路或時馬上奏之樂往哀來竟以亡國。後周文帝霸政平江陵大獲梁氏樂器及建六宮乃令有司詳定郊廟樂歌舞各有等差雖著其文竟未之行也及武帝天和初造山雲舞以備六代南北郊雩壇太廟禘祫俱用六舞南郊則大夏降神大護獻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北郊則大護降神大夏獻熟次作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雩壇以大武降神正德獻熟次作大夏大護武德山雲之舞太廟禘祫則大武降神山雲獻熟次作正德大夏大護武德之

舞時享太廟以山雲降神大夏獻熟次作武德之舞拜社以大護降神正德獻熟次作正德之舞五郊朝日以大夏降神大護獻熟神州夕月籍田以正德降神大護獻熟建德二年十月六代樂成奏於崇信殿宮懸依梁三十六架朝會則皇帝出入奏皇夏皇太子出入奏肆夏王公出入奏驁夏驁音遨五等諸侯元日獻玉帛奏納夏宴族人奏族夏大會至尊執爵奏登歌十八曲食舉奏深夏舞六代大夏大護大武正德武德山雲之舞於是正定雅音爲郊廟樂創造鍾律頗得其宜乃以梁鼓吹熊羆十二按每元正大會列於懸間與正樂合奏初太祖輔魏之時高昌款附

乃得其伎教習以備饗宴之禮六年罷掖庭四夷之樂其後帝聘皇后於突厥得其所獲康國龜茲等樂更雜以高昌之舊並於大司樂習焉採用其聲被於鍾石取周官制以陳之宣帝時改前代鼓吹朱鷺等曲製爲十五曲述受魏禪及戰功之事帝每晨出夜還恒陳鼓吹嘗幸同州自應門至赤岸數十里間鼓吹俱作祈雨仲山還令京城士女於街巷奏樂以迎之公私頓弊以至於亡也。隋文帝開皇二年尚因周樂命工人齊樹提檢校樂府改換聲律益不能通俄而沛公鄭譯奏上請更修正於是詔太常卿牛弘國子祭酒辛彥之國子博士何妥等議正樂然淪謬

既久積年議不定帝怒曰我受天命七年樂府猶歌前代功德命治書侍御史李諤引弘等以下將罪之諤奏曰武王克殷至周公相成王始制禮樂斯事體大不可速成帝意稍解九年平陳後獲宋齊舊樂詔於太常置清商署以管之求得陳太樂令蔡子元于普明等復居其職隋代雅樂唯奏黃鍾一宮郊廟朝饗用一調迎氣用五調舊工更盡其餘聲律皆不復通或有能爲蕤賓之宮者享祀之際肆之竟無覺者弘又修皇后房內之樂文帝龍潛時頗好音樂故嘗因倚琵琶作歌二首名曰地厚天高託言夫妻之義因即取之爲房內與命婦人并登歌上壽並用之職在

宮內女人教習之於是祕書監牛弘祕書丞姚察散
騎常侍許善心儀同三司劉臻內史舍人虞世基等
更共詳議按周官大司樂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
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姑洗歌
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祀
山川奏夷則歌小呂舞大護以享先妣奏無射歌夾
鍾舞大武以享先祖此乃周制立二王三恪通爲六
代之樂至四時祭祀則分而用之以六樂配十二調
一代之樂則用二調矣隋去六代之樂又無四望先
妣之祭今既與古祭法有別乃以神祇位次分樂配
焉奏黃鍾歌太呂以祀圓丘黃鍾所以宣六氣也耀魄天神最爲尊極故奏
黃鍾以祀天奏太蔟歌應鍾以祭方澤太蔟所以贊陽出滯崑崙厚載之重
故奏太蔟以祀之奏姑洗歌南呂祀五郊神州姑洗所以管絜百物五以
神州天地之次故姑洗以祀之奏蕤賓歌林鍾以祀宗廟蕤賓所以安靜神人
誕宗有圓之大故奏蕤賓以祀之奏夷則歌小呂以祀社稷先農夷則
所以詠罪九穀豈在秋成故奏夷則以祀之奏無射歌夾鍾以祭巡狩方
嶽巡狩所以示人軌物祇嶽風教奏無射以和之同用文武二舞其圓丘
降神八變宗廟禘祫降神九變皆用昭夏其餘享祀
皆一變皇帝入出奏皇夏群官入出皆奏肆夏舉酒
上壽奏需夏迎送神奏昭夏薦獻郊廟奏諴夏宴
饗殿上奏登歌并文舞武舞合爲八曲古有宮商角
徵羽五引梁以三朝元會奏之今改爲五音其聲悉

依宮商不使差越唯迎氣於五郊降神奏之月令所
謂孟春其音角是也通前爲十三曲并內官所奏天
高地厚二曲於房中奏之今十五曲其登歌祀神宴
會通行之若有大祀臨軒陳於階壇之上若冊拜王
公設宮懸不用登歌釋奠則唯用登歌而不設懸古
者人君食皆用當月之調以取時律之聲使不失五
常之性調暢四體令得時氣之和故東漢太子丞鮑
鄴上言天子食飲必順四時有食舉樂所以順天地
養神明可作十二月均感天地和氣此則殿庭月調
之義也祭祀既已分樂迎氣臨軒朝會並用當月之
律正月懸太蔟之均乃十二月懸大呂之均欲感人
君性情允協陰陽之序也并撰歌詩三十首詔並令
施用先是文帝遣內史侍郎李元操直內侍省盧思
道等製清廟歌詞十二曲令於太樂教習以代周歌
至仁壽中煬帝爲太子時從饗于太廟乃上言清廟
之詞文多浮麗不足以宣功德請更議之於是詔吏
部尚書牛弘開府儀同柳顧言祕書丞許善心內史
舍人虞世基禮部侍郎蔡徵等更詳故實刱製雅樂
歌詞煬帝大業元年詔脩高祖廟樂惟新造高祖歌
九首乃屬戎車不遑刊正禮樂之事竟無成功而帝
矜奢頗耽淫曲御史大夫裴蘊揣知帝情奏搜周齊
梁陳樂工子弟及人間善聲調音律凡三百餘人並

代大樂但優俳雜咸來萃止其哀管雜聲淫絃巧奏
皆出鄭城之下高齋之舊曲也。大唐太宗文皇帝
留心雅正勵精文教貞觀之初合考隋氏所傳南北
之樂梁陳盡吳楚之聲周齊皆胡虜之音乃命太常
卿祖孝孫正宮調起居郎呂才習音韻協律郎張文
收考律呂平其散濫爲之折衷漢以來郊祀明堂有
夕牲迎神登歌等曲近代加祼地迎牲飲福酒今夕
牲祼地不用樂公卿攝事又去飲福酒之樂周享神
諸樂多以夏爲名宋以永爲名梁以雅爲名後周亦
以夏爲名隋氏因之今國家以和爲名旋宮之樂久
喪漢章帝建初三年鮑鄴始請用之順帝陽嘉二年

復廢累代曾黃鐘一均變極七音則五鐘廢而不擊
反謂之啞鐘祖孝孫始爲旋宮之法造十二和樂合
四十八曲八十四調至開元中又造三和樂共十五
和樂其曰元和順和永和肅和雍和壽和太和舒和
休和昭和祴和豫和正和承和豐和宜和又制文舞武
舞文舞朝廷謂之九功舞武舞朝廷謂之七德舞樂
用鐘磬柷敔晉鼓節鼓琴瑟箏筑竽笙簫笛箎塤等
干鏡鐸撫拍舂牘謂之雅樂唯郊廟元會冬至及冊
命大禮則辨其用度章服而分始終之次
夾鍾宮元大曆十四年國諱改爲和一變　黃鍾角元和一變
太蔟徵元一變　姑洗羽元和一變　右四曲冬
至於圜丘大祭奏之以文舞六變降神皆昭夏若祭
五方上帝日月則黃鍾宮奏元和以文舞三變降神
若其送神皆奏一變　林鍾宮順和二變　太蔟角
順和二變　姑洗徵順和二變　南呂羽順和二變
右四曲夏至於皇地祇大祭則奏之以文舞八變
降神皆昭夏若祭祀社稷及神州籍田則於太蔟宮
奏順和以文舞三變降神若其送神皆奏一變　黃
鍾宮永和三變　大呂角永和三變　太蔟徵永和
二變　應鍾羽永和二變　右四曲於宗廟大祭則
奏之以文舞九變降神皆昭夏若四時小祭則於無
射宮奏永和以文武三變神降也若送神皆奏一變

無射宮永和　夷則宮永和　蕤賓宮順和　姑洗
宮順和　太蔟宮順和　黃鍾宮元和　右六曲於
郊埒百神各奏一變總四變以文舞降神皆昭夏
若送神則於黃鍾宮奏元和一變　九德之歌宗廟登歌
則奏之皆昭夏若大祭則於大呂宮奏之若四時小祭則於夾鍾宮奏之　肅和奠主及諸郊登歌同
奏之皆昭夏祭祀之日將奏黃鍾稍歌奏大呂應下奏太蔟登歌奏應鍾　雍和諸郊朝有司行
享進俎及酌再讀祝文徵豆奏之皆成夏　壽和諸郊廟皇帝親行事酌酒讀祝文同奏之皆成夏
宮音土王日祭黃帝奏黃鍾宮三變降神皆以宮音　商音立秋日祭白帝奏太蔟商二變降神
皆以商音　角音立春日祭青帝奏姑洗角二變降神皆以角音　徵音立夏日祭赤帝奏林鍾徵
三變降神皆以徵音　羽音立冬日祭黑帝奏南呂羽三變降神皆以羽音　凱和諸郊廟武舞則
奏之六成郊廟武舞　太和皇帝臨軒受朝入出則奏之皆皇夏　舒和王公朝會入出及諸郊送

二舞則入出奏之替律夏休和皇帝食舉及羣臣上壽奏之皆醑復昭和皇帝元小
上壽酒登歌奏之落鑄登歌採茨皇帝乘與小則奏之祴和三公升殿會訖下階履行則奏
之騶虞皇帝大射則奏之貍首諸侯射則奏之九功殿庭朝會文舞則奏之皆舊文
舞七德殿庭朝會武舞則奏之皆舊武舞正和皇帝入宮受朝入出則奏之皆房內承
和皇太子殿軒懸受朝入出奏姑洗宮皆肆夏豐和饗先農則奏之宣和孔宣父廟釋太
公廟奏之漢明帝養老亦奏樂自後遂亡今郊社廟同用
宮懸二舞改名易調爲其舊釋奠唯有登歌今設軒
懸雨師山川並不設樂於是雅樂大備故天下翕然
向風矣凡有事於太廟每室酌獻各用舞焉獻祖室
用光大之舞黃鍾宮調懿祖室用長發之舞黃鍾宮調太祖室
用大政之舞太簇宮調代祖室用大成之舞姑洗宮調高祖室

用大明之舞蕤賓宮調太宗室用崇德之舞夾鍾宮調高宗室
用鈞天之舞黃鍾宮調中宗室用文和之舞太簇宮調睿宗室
用景雲之舞黃鍾宮調孝敬廟用承光之舞諸太子廟用
凱安之舞凡祀昊天上帝及五方大明夜明之樂皆
六成夾鍾宮調三成黃鍾角調一成太簇徵調一成姑洗羽調一成共六成迎氣黃帝用黃鍾宮
調青帝用姑洗角調白帝用太簇商調赤帝用林鍾徵調黑帝用南呂羽調祭皇地祇神
州社稷樂皆八成林鍾宮調二成太簇角二成姑洗徵二成南呂羽二成享宗
廟之樂九成黃鍾宮三成大呂角二成太簇徵三成應鍾羽一成其餘祭祀三
成而已皆用姑洗之均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四十二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四十三

樂三

十二律　五聲八音名義

五聲十二律旋相爲宮法

五聲十二律相生法　歷代製造

十二律

先王通於倫理以候氣之管爲樂聲之均吹建子之
律以之爲黃鍾十一月之辰名子子者孳也陽氣至此更孳益而生故謂之子也律法也隸首作數博物志曰隸首黃帝臣一洸隸首算法者大撓作甲子呂氏春秋曰黃帝師大撓又博物志曰容成氏造曆黃帝臣也夫推曆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衡平準度長短者不失豪氂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者不失黍累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廣於萬故一十百千萬可得而綜也丑爲太

呂十二月之辰名丑丑者紐也言居終之際故以丑爲名也寅爲太蔟正月之辰名寅寅者
津也津者坐之義正月之時生萬物之津塗故謂之寅卯爲夾鍾二月之辰名卯卯者茂也
言陽氣至此物生故謂之卯孳茂也辰爲姑洗三月之辰名辰辰者震也物之義也月物皆震動
而長故謂之辰巳爲中呂四月之辰名巳巳者起也此時物皆長而起也故謂之巳至午
爲蕤賓五月之辰名午午者長也明物皆長大故謂之午未爲林鍾六月之辰名未
未者味也言物皆成有滋味也申爲夷則七月之辰名申申者身也言物之身體皆成就也
故謂之申酉爲南呂八月之辰名酉酉者緧也萬物皆緧縮而成也
之部戌爲無射九月之辰名戌戌者滅也言物皆衰滅故謂之戌亥爲應鍾
陽氣下降萬物收藏故謂之亥也陽管有六爲律者謂黃
鍾有十一月之管陰陽之中若天之六氣降爲百穀之本黃鍾之十一而天
天地之數始於一終於十其六爲中故以黃爲首六律之首
以黃鍾爲名黃者中之色陽氣在地中故以黃爲

鍾音動也張也陽氣潛動於黃泉發養萬物萌芽也時出故名黃鍾也太族太者大也言正者湊也月之時萬物之生之於陽陰氣族地而出故謂之太族姑洗姑者故也洗者鮮也言萬物去故就新莫不鮮明也蕤賓蕤者下也賓者敬也言陽氣上極陰氣始起故賓敬之也夷則夷傷也則法也言萬物始傷被刑法也無射射終也言萬物隨陽而終當復隨陰而起無有終已也又射厭也言陽氣究物而使陰氣畢剝落之終而復始無厭已也此六者為陽月之管謂之律律者法也言陽氣始生各有其法又律者帥也所以帥導陽氣使之通達陰管有六為呂者謂大呂十二月之時陽氣方生與陰為侶故謂之大呂言陽氣欲出陰不許也呂者拒也言陽氣欲出陰氣拒之也應鍾十月之時陰氣收藏萬物應陽而動於下也

故謂之應鍾又應者應也言萬物應陽而動下藏也南呂南任也言陰氣旅助夷則任成萬物也林鍾林眾也萬物成熟種類眾多也又林者任也言陰氣任養萬物使長大茂盛也中呂中者中也言陽氣將極中充大也又言萬物盡旅而西行也夾鍾夾者孚甲也言萬物孚甲種類分也此六者陰月之管謂之為呂呂助也陽者成功也所以助陽成功也以變陰陽之聲故為十二調調各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乃成為樂故有十二懸之樂焉周禮春官大師掌六律六呂以合陰陽之聲陽聲黃鍾太族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陰聲太呂應鍾南呂函鍾小呂夾鍾皆文以五聲宮商角徵羽播之以八音金石土革絲木匏竹以合陰陽之聲者陰陽聲相合也黃鍾

子之氣十一月建焉而辰在星紀大呂丑之氣十二月建焉而辰在玄枵太族寅之氣正月建焉而辰在娵訾應鍾亥之氣十月建焉而辰在析木姑洗辰之氣三月建焉而辰在大梁南呂酉之氣八月建焉而辰在壽星蕤賓午之氣五月建焉而辰在鶉首林鍾未之氣六月建焉而辰在鶉火夷則申之氣七月建焉而辰在鶉尾中呂巳之氣四月建焉而辰在實沈無射戌之氣九月建焉而辰在大火夾鍾卯之氣二月建焉而辰在降婁辰與建交錯貿處如表裏然是其合也其相生則以陰陽六體為之黃鍾初九也下生林鍾之初六林鍾又上生太族之九二太族又下生南呂之六二南呂又上生姑洗之九三姑洗又下生應鍾之六三應鍾又上生蕤賓之九四蕤賓又上生大呂之六四大呂又下生夷則之九五夷則又上生夾鍾之六五夾鍾又下生無射之上九無射又上生中呂之上六同位者象夫妻異位者象子母所謂律娶妻而呂生子也黃鍾長九寸其實一籥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乃一終矣文之者以調五聲使之相次如錦繡之有文章播猶揚也揚之以八音乃可得而觀之矣凡為樂器以十有二律為之數度以十有二聲為之齊量度數

度廣長也齊量侈弇之所容也凡和樂亦如之和謂調故樂器

五聲八音名義

五聲者一曰宮宮者義取宮室之象所以安容於物宮者土也土亦無所不容故謂之宮又宮者中也義取中和之理其象四方而和調中和之之也二曰商商者金也金亦堅強之義故商者章也言時物皆成熟可章度也又商者強也三曰角角者觸也象諸陽氣觸動而生也四曰徵徵者止也言物盛則止又徵者祉也言物盛則陽氣之盛也五曰羽羽者舒也陽氣將復萬物孳育而舒生也八音者八卦之音卦各有風謂之八風也一曰乾之音石其風不周乾主立冬陰陽氣不周故曰不周風二曰坎之音革其風廣莫坎主冬至廣莫者大也言陽氣在下物莫不廣大也又云廣莫者開陽氣也三曰艮之音匏其風融艮主立春陽氣融也

萌微者明也建衡之時謂風之養物出於地物有謂故見之故謂之約四曰震之音竹其風明庶震主於竹故以震之言萌之生物為明庶也言風之生物明庶者象其物明庶五曰巽之音木其風清明巽主於木故其風清明者之音也屬其風闔之清濁之清明厚也言風生物皆清明故謂之清明六曰離之音絲其風景絲屬夏收於離之音屬之其大風謂盛之也景者大也風養萬物皆長大明盛也故謂之景七曰坤之音土其風涼坤主於土故音也故屬之其風涼謂坤之方陰故謂之涼風八曰兌之音金其風閶闔兌主於金金之義闔者闔之理謂終閶闔者陽氣鳴而入閶闔之物將歸復於土故謂之閶闔隨之而閟也月令云正月其音角器之聲三分羽益一以生角角數六十四清濁中人爭也羽之和以生角其他皆做此四月其音徵三分宮去一以生徵徵數五十四屬火以其微清事之象也中央土其音宮五聲莫大於宮其數八十一屬土以其最大也七

月其音商三分徵益一以生商商數七十二屬金以其濁次宮臣之象也十月其音羽三分商去一以生羽羽數四十八屬水以其最清物之象也樂記曰宮為君居中總四方商為臣秋義斷決角為人春物並生各以區別人之象也徵為事夏物盛故事多羽為物冬物聚也五者不亂則無怗懘之音矣五者君臣人事物也凡聲濁者尊清者卑怗懘敝敗不和貌怗尺占反懘尺制反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陂彼義反其臣壞角亂則憂其人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五者皆亂迭相陵謂之慢如此則國之滅亡無日矣君臣人事物其道亂則其音應而亂也迭互也陵越也無日不久也夫民有血氣心知之性而無哀樂喜怒之常應感物而動然後心術形焉言在所以感之也術所由也形猶見也是故志微噍殺之音

作而民思憂嘽諧慢易繁文簡節之音作而民康樂粗厲猛起奮末廣賁之音作而民剛毅廉直勁正莊誠之音作而民肅敬寬裕肉好順成和動之音作而民慈愛流辟邪散狄成滌濫之音作而民淫亂志微意細也與諧四風而曰其細已甚民帶也簡節少易也焦木動四支也貞貪故為憤憤甚民氣充實也狄傳曰血氣奮憤身肥也發以孫身疾怒氣貌滌淫也此言民欲心無常之微也肉或為潤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椌楬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六者本以其質也椌楬謂柷敔也壎或為篪椌苦江反楬苦八反壎音喧篪音池然後鍾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廟也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武臣號令所以警眾也橫充也謂氣作充滿也橫音光浪反石聲磬

磬以立辨辨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疆之臣言辨謂能分明於節義也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思志義之臣廉謂廉隅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眾君子聽竽笙簫管之聲則思畜聚之臣會猶聚也鼓鼙之聲讙讙以立動動以進眾君子聽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讙囂也聞讙囂則人意動作君子之聽音聲非徒聽其鏗鏘而已彼亦有合成己之志意也

五聲十二律旋相為宮法

伏羲氏作易紀陽氣之初以為律法建冬至之聲以黃鍾為宮太簇為商姑洗為角林鍾為徵南呂為羽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此聲之元五聲之正也

按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自殷已前但有五音此
二者自周以來加文武二聲謂之為七音五聲為正
二聲為和也故各統一日其餘以逓行當日者各自為宮而
商徵以類從焉揚子雲曰聲生於日律生於辰取法於五行十二辰之義也聲生於日者謂日有五故聲亦有五日謂甲己為角乙庚為商丙辛為徵丁壬為羽戊癸為宮是五行合為五日五聲之音生於日也律生於辰者十二律出於十二辰子為黃鍾之類是也餘十二見上文漢書云黃
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至崑崙之陰取竹生於嶰谷
其竅厚薄均者斷兩節之間而為黃鍾之管因制十
二管吹以准鳳鳴而定律呂之音用生六律六呂之
制以候氣之應而立宮商之聲以應五聲之調鳳有
雄雌鳴亦不等故吹陽律以候於鳳吹陰律以擬於
皇故能協和中聲候氣不爽清濁相符倫理無失五

聲六律旋相為宮其用之法先以本管為均八音相生
或上或下取五聲令足然後為十二律旋相為宮若黃
鍾之均以黃鍾為宮黃鍾下生林鍾為徵林鍾上生太蔟為商太蔟下生南呂為羽南呂上生姑洗為角此黃鍾之調也姑洗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也若大呂之均以大呂為宮大呂下生夷則為徵夷則上生夾鍾為商夾鍾下生無射為羽無射上生中呂為角此大呂之調也中呂皆二律究之次下生……太簇之均以太簇為宮太簇下生南呂為徵南呂上生姑洗為商姑洗下生應鍾為羽應鍾上生蕤賓為角此太簇之調也蕤賓皆三分之次故用正律之聲也……夾鍾之均以夾鍾為宮夾鍾下生無射為徵無射上生中呂為商中呂上生黃鍾為羽黃鍾非其次故用其子聲……姑洗之均以姑洗為宮姑洗下生應鍾為徵應鍾上生蕤賓為商蕤賓上生大呂為羽大呂非其次故用其子聲……

中呂之均以中呂為宮中呂上生黃鍾為徵……黃鍾非中呂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蕤賓之均以蕤賓為宮蕤賓上生大呂為徵……大呂非三分去一之次故用其子聲……林鍾之均以林鍾為宮林鍾上生太簇為徵太簇下生南呂為商南呂上生姑洗為羽姑洗下生應鍾為角此林鍾之調也……夷則之均以夷則為宮夷則上生夾鍾為徵夾鍾下生無射為商無射上生中呂為羽……

南呂之均以南呂為宮南呂上生姑洗為徵姑洗下生應鍾為商應鍾上生蕤賓為羽蕤賓上生大呂為角……無射之均以無射為宮無射上生中呂為徵中呂上生黃鍾為商……黃鍾非其次故用其子聲……應鍾上生蕤賓為角……

無射之調正聲一子聲叶應鍾之均以應鍾爲宮應鍾上生蕤賓爲徵蕤賓正聲長非應鍾三分去一爲徵之次故用子聲爲徵蕤賓上生大呂爲商大呂正聲長非應鍾爲宮之次故用子聲爲商大呂下生夷則爲羽夷則正聲長非蕤賓爲徵之次故用子聲爲羽夷則上生夾鍾爲角夾鍾正聲長非大呂爲商之次故用子聲爲角也應鍾之調亦正聲一子聲四也此謂迭爲宮商角徵羽也若黃鍾之律自爲其宮爲夾鍾之羽爲中呂之徵爲夷則之角爲無射之商此黃鍾之五聲也大呂之律自爲其宮爲姑洗之羽爲蕤賓之徵爲南呂之角爲應鍾之商此謂大呂之五聲也太蔟之律自爲其宮爲中呂之羽爲林鍾之徵爲無射之角爲黃鍾之商此謂太蔟之五聲也夾鍾之律自爲其宮爲蕤賓之羽爲夷則之徵爲應鍾之角爲大呂之商此夾鍾之五聲也姑洗之律自爲其宮爲林鍾之羽爲南呂之徵爲黃鍾之角爲太蔟之商此謂姑洗之五聲也中呂之律自爲其宮爲夷則之羽爲無射之徵爲大呂之角爲夾鍾之商此中呂之五聲也蕤賓之律自爲其宮爲南呂之羽爲應鍾之徵爲太蔟之角爲姑洗之商此蕤賓之五聲也林鍾之律自爲其宮爲無射之羽爲黃鍾之徵爲夾鍾之角爲中呂之商此謂林鍾之五聲也夷則之律自爲其宮爲應鍾之羽爲大呂之徵爲姑洗之角爲蕤賓之商此謂夷則之五聲也南呂之律自爲其宮爲黃鍾之羽爲太蔟之徵爲中呂之角爲林鍾之商此謂南呂之五聲也無射之律自爲其宮爲大呂之羽爲夾鍾之徵爲蕤賓之角爲夷則之商此謂無射之五聲也應鍾之律自爲其宮爲太蔟之羽爲姑洗之徵爲林鍾之角爲南呂之商此謂應鍾之五聲也所謂五聲六律十二管旋相爲宮者也

五聲十二律相生法

古之神瞽考律均聲必先立黃鍾之均五聲十二律起於黃鍾之數黃鍾之管以九十爲去度其中氣明其陽數之極故用九自乘爲管絃之數九九八十一數管數多者則下生其數少者則上生相生增減之數皆不出於三以不也三之數也又生取八之數不出於八以本法八風之義也宮從黃鍾而起下生得八爲林鍾上生太蔟亦復依八而取爲商其增減之數以三爲度以上生者皆三分益一下生者皆三分去一宮生徵三分宮數八十一分各二十七下生者去二十七餘有五十四以爲徵數五十四也徵生商三分徵數五十四則分各十八上生者益一加十八於五十四得七十二以爲商故商數七十二也商生羽三分商數七十二則分各二十四下生者去一分二十四得四十八以爲羽故羽數四十八也羽生角三分羽數四十八則分各十六上生者益一加十六於四十八得六十四以爲角故角數六十四也此五聲大小之次也是黃鍾爲均用五聲之法以下十二辰各有五聲其爲宮商之

法亦如之故辰各有五聲合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鍾本制唯以宮商角徵羽各得上下三分之次爲聲其十二律相生之法皆以黃鍾爲始黃鍾之管九寸下生者三分去一上生者三分益一五下六上仍得一終黃鍾下生林鍾林鍾之管六寸林鍾上生太蔟太蔟之管八寸太蔟下生南呂南呂之管五寸三分寸之一南呂上生姑洗姑洗管長七寸九分寸之一姑洗下生應鍾應鍾之管長四寸二十七分寸之二十應鍾上生蕤賓蕤賓之管長六寸八十一分寸之二十六蕤賓上生大呂大呂之管長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二倍之爲八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百四大呂下生夷則夷則之管長五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夷則上生夾鍾夾鍾之管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六百三十一倍之爲七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千七十五夾鍾下生無射無射之管長四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illegible]

二十無射上生中呂無射之管長八寸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萬二千九百七十四四此謂十二律長短相生一終中呂之法又制十二鍾準爲十二律之正聲也鳧氏爲鍾鄭玄云官有代功若族有代業則以氏名官也以律計自倍半半者准半正聲之半以爲十二子律制爲十二子聲比正聲爲倍則以正聲於子聲爲倍以正聲比子聲則子聲爲半但先儒釋用倍聲自有二義一義云半以十二正律爲十二子聲之鍾一義云從於中宮之管寸數以三分益一上生黃鍾以所得管之寸數然半之以爲子聲之中其爲半正聲之法者以黃鍾之管正聲九寸爲均子聲則四寸半黃鍾下生林鍾之子聲三分去一故林鍾子聲律三分林鍾上生

太族之子聲三分益一大族子聲之律四寸太族下生南呂之子聲三分去一南呂子聲之管長二寸三分寸之七南呂上生姑洗之子聲三分益一姑洗律長三九分寸之五姑洗下生應鍾之子聲三分去一應鍾子聲之律長二寸二十七分寸之十應鍾上生蕤賓之子聲三分益一蕤賓子聲之律三寸八十一分寸之十三蕤賓下生大呂之子聲三分去一大呂子聲之律四寸二百四十三分寸之五十一大呂上生夷則之子聲三分益一夷則子聲之律長二寸七百二十九分寸之五百九十夷則上生夾鍾之子聲三分益一夾鍾子聲之律長三寸二千一百八十七分寸之一千六百三十一夾鍾下生無射之子聲三分去一無射子聲之律二寸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三千二百六十二無射上生中呂之子聲三分益一中呂子聲之律三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六千四百八十七終於中呂此半聲法其半相生之法者以正中呂之管

六寸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寸之萬二千九百七十四中呂上生黃鍾三分益一得八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六半之得四寸五萬九千四十九分寸之二萬五千九百四十八以爲黃鍾黃鍾下生林鍾三分去一還以六生所得林鍾之管寸數半之以爲林鍾子聲之管以次而爲上下相生終於中呂皆以相生所得之律寸數半之各以爲子聲之律故有正聲十二子聲十二分大小有二十以爲二十四鍾通於二神迭爲五聲合有六十聲即爲六十律其正管長者爲均之時則通自用正聲五音正管短者爲均之時則通用子聲爲五音亦皆三分益一減一之次還以宮商角徵羽之聲得調也

歷代制造後漢 魏 晉 梁 陳 後魏 北齊 隋 大唐

漢文帝令丞相北平侯張蒼始定律曆武帝以李延年爲協律都尉蓋掌音律也元帝時郎中京房知五音六十律之數上使韋玄成等試問房於樂府房對受學於故小黃令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以上生下皆三生二以下生上皆三生四陽下生陰陰上生陽終於中呂而十二律畢矣中呂上生執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終於南事六十律畢矣夫十二律之變至於六十猶八卦之變至於六十四也又造准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中使一絃下有尺分寸六十律之節史官傳之豈漢建武之後不能定其絃緩急矣王莽徵天下通知鍾律者有百餘人令劉歆領之造鍾律其所制與房不殊○魏武帝時杜夔精識音韻爲雅樂

郎中令鑄銅工柴玉巧有意思形器之中多所造所亦為時人見知夔令玉鑄鍾其聲均清濁多不如法數毀改作玉甚厭之謂夔清濁任意更相訴白於魏武魏武取所鑄鍾雜錯更試然後知夔為精而玉之謬也明帝青龍中鑄大鍾高堂隆諫曰夫禮樂者為治之大本也故簫韶九成鳳皇來儀雷鼓六變天神以降是以政平刑措和之至也新聲發響商辛以隕大鍾既鑄周景以死存亡之機恒由此作君舉必書古之道也作而不法何以示後帝稱善焉○晉張華荀勖校魏杜夔所造鍾律其聲樂多不諧合乃出御府古今銅竹律二十五銅尺銅斛七具校減新尺知夔尺四分因造十有二笛笛具五音以應京房之術笛體之音皆各用蕤賓林鍾之角短則又倍之二笛八律而後成去四分之一而以本宮管上行度之則宮穴也因宮穴以本宮徵管上行度之則徵穴也各以其律展轉相因隨穴疎密所宜置之或半之或四之以調律呂正雅樂正會殿庭作之自謂宮商克諧然論者謂勖為暗解初勖於路逢趙賈人牛鐸及掌樂事律呂未調曰得趙人牛鐸則諧矣遂下郡國悉送牛鐸果得諧者時阮咸善達八音論者謂之神解咸常心譏勖新律聲高以謂高近哀思不合中和每公會作樂勖自以為遠不及咸常意咸謂之不調以為異己乃出咸為始平相後有田夫耕於野得周

玉尺勖以校己所理鍾石絲竹皆短校一米於此服咸之妙復徵咸歸○梁武帝天監元年下詔博採古樂竟無所得帝既素善音律詳悉舊事遂自制定禮樂又立四器名之為通通受聲亮廣九寸宣聲長九尺臨岳高寸二分每通施三絃一曰玄英通應鍾絃用百四十二絲長四尺七寸四分差強黃鍾絃用二百七十絲長九尺大呂絃用二百五十二絲長八尺四寸三分差弱二曰青陽通太蔟絃用二百四十絲長八尺夾鍾絃用二百二十四絲長七尺五寸弱姑洗絃用百四十二絲長七尺三寸一分強三曰朱明通中呂絃用百九十絲長六尺六寸六分弱蕤賓絃用百八十九絲長六尺三寸二分強林鍾絃用百八十絲長六尺四寸四分四曰白藏通夷則絃用百六十八絲長五尺六寸二分弱南呂絃用百六十絲長五尺三寸三分大強無射絃用百二十九絲長四尺九寸九分強四以通聲轉推用氣悉無差違而還相得中又制為十二笛黃鍾笛長三尺八寸大呂笛長三尺六寸太蔟笛長三尺四寸夾鍾笛長三尺二寸姑洗笛長三尺一寸中呂笛長二尺九寸蕤賓笛長二尺八寸林鍾笛長二尺七寸夷則笛長二尺六寸南呂笛長二尺五寸無射笛長二尺四寸應鍾笛長二尺三寸用笛以寫通聲致古夾鍾玉律并周代

古鍾並皆不差俱是被以八音旋以七聲莫不和韻陳山陽太守毛爽善京房候氣術陳亡祖孝孫學之於爽周歲之日日與其律冬至之日以黃鍾為宮林鍾為徵太蔟為商南呂為羽姑洗為角應鍾為變宮蕤賓為變徵隨月異宮匝歲而復○後魏孝明帝神龜元年有陳仲儒者自江南歸魏頗閑樂事請依前漢京房立準以調八音有司問仲儒言前被符問京房準定六十律之後雖有器存曉之者尠至後漢熹平末張光等猶不能定絃之急緩聲之清濁仲儒授自何師出何典籍而云能曉答曰仲儒在江左之日頗愛琴文常覽司馬彪所撰續漢書見京房準術成

數昭然而張光等不能定仲儒不量庸昧竊有意焉遂竭愚思鑽研甚久雖不能測其機妙至於聲韻頗有所得度量衡曆出自黃鍾雖造管察氣經史備存但氣有盈虛黍有巨細差之毫釐失之千里自非管應時候聲驗吉凶則是非之源諒亦難定此則非仲儒淺識所敢聞之至於準者本以代律取其分數調校樂器則宮商易辨若尺寸小長則六十宮商相與微濁若分數加短則六十徵羽類皆小清至於清濁相宣諧會歌管皆得應合雖積黍驗氣取聲之本清濁諧會亦須有方若闕準意則辨五聲清濁之韻若善琴術則知五調調音之體參此二途以均樂器則

自然應和不相奪倫如不練此必至乖謬按後漢順帝陽嘉二年冬十月行禮辟雍奏應鍾始復黃鍾作樂器隨月律是謂十二之律必須次第為宮而商羽角徵以類從之尋調聲之體宮商宜濁徵羽用清若依公孫崇上以十二律聲而云還相為宮清濁悉足非唯未練五調調器之法至於五聲次序自是不足何者黃鍾為聲氣之元其管最長故以黃鍾為宮太蔟為商林鍾為徵則一往相順若均之八音猶須錯採衆聲配成其美若以應鍾為宮大呂為商蕤賓為徵則徵濁而宮清雖有其韻不成音曲若以夷則十二律中唯得取中呂為徵其商角羽並無其韻若以

中呂為宮則十二律內全無所取何者中呂為十二之窮變律之首依京房書中呂為宮乃以去滅為商執始為徵然後方韻而崇乃以中呂為宮猶用林鍾為商黃鍾為徵何由可諧仲儒以為調和樂器文飾五聲非準不妙若如嚴嵩父子心賞清濁是則為難若依案見尺作準調絃緩急清濁可以意推耳但音聲精微史傳簡略舊誌唯云準形如瑟十三絃隱間九尺以應黃鍾九寸調中一絃令與黃鍾相得按畫以求其聲遂不辨準須柱以求柱有高下絃有麤細餘十二絃復應若為致令攬者迎前拱手又按房作九尺之內若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一尺之內

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又復十之是爲於准一寸之內亦爲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然則於准一分之內乘爲二千分又爲小分以辨強弱中間至促雖離朱之明猶不能窮而分之雖然仲儒私曾考驗但前却中柱使入常准尺分之內相生之韻已自應合然分數既微器宜精妙其准平而直須如停水其中絃一柱高下須與二頭臨岳一等移柱上下之時不使離絃不得舉絃又中絃麤細須與琴宮相類中絃須施軫如琴以軫調聲令與黃鍾一管相合中絃下依數出六十律清濁之節其餘十二絃須施柱如箏又凡絃皆須素張使臨時不動卽於中絃按畫一周之聲度著十二絃上然後依相生之法以次運行取十二律之商徵商徵既定又依琴五調調聲之法以均樂器其調以宮爲主清調以商爲主平調以角爲生然後錯採衆聲以文飾之如錦繡自上代以來消息調准之方並史文所畧出仲儒愚思若事有乖此聲則不和平仲儒尋之分數精微如彼定絃急緩艱難若此而張光等視箏尚不知藏中有柱既未識其器又安能施絃也且燧人不師資而習火延壽不束脩以變律故云知之者欲教而無從心達者體知而無師苟有毫釐所得皆關心抱豈必要經師授然後爲奇哉但仲儒自省膚淺才非瞻足正可麤識音韻纔

言其理致耳時尚書蕭寶寅又奏金石律呂制度調均自古以來鮮或通曉仲儒雖麤述而學不師授云出己心又言舊器不任必須更造然後克諧上違用舊之旨輕欲製造臣竊思量不合依許詔曰禮樂之事蓋非常人能明可如所奏○北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芳世號知音能以管候氣仰觀雲色常與人對語則指天曰孟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爲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氣感則一扇自動他扇並住與管灰相應若合符契焉○隋文帝開皇二年詔求知音之士參定音樂沛國公鄭譯云考尋樂府鍾石律呂皆有宮商角徵羽變宮變徵之名七聲之內三聲乖應每恆求訪終莫能通初周武帝時有龜茲人曰蘇祗婆從突厥皇后入國善胡琵琶聽其所奏一均之中間有七聲因而問之答云父在西域稱爲知音代相傳習調有七種以其七調勘校七聲冥若合符一曰娑陁力華言平聲卽宮聲也二曰雞識華言長聲卽南呂聲也三曰沙識華言質直聲卽角聲也四曰沙侯加濫華言應聲卽變徵聲也五曰沙臘華言應和聲卽徵聲也六曰般贍華言五聲卽羽聲也七曰俟利箑華言斛牛聲卽變宮聲也譯因習而彈之始得七聲之正然其就此七調又有五旦之名旦作七

調以華言譯之旦者則謂之均也其聲亦應黃鍾太
蔟南呂姑洗五均以外七律更無調聲遂因其所捻
琵琶絃柱相飲爲均推演其聲更立七均合成二以
應十二律律有七音音立一調故成七調十二律合
八十四旋轉相交盡皆和合仍以其聲考校太樂所
奏林鍾之宮應用林鍾爲宮乃用黃鍾爲宮應用南
呂爲商乃用太蔟爲商應用應鍾爲角乃取姑洗爲
角故林鍾一宮七聲三聲並戾其十一宮七十七音
例皆乖越莫有通者又以編懸有八因作八音之樂
七聲之外更立一聲謂之應聲譯因作書二十餘篇
明其指趣至是譯以其書宣示朝廷並立議正之有

萬寶常者妙達鍾律徧解八音常與人方食論及聲
調時無樂器因取前食器及雜物以箸扣之品其高
下宮商畢備諧於絲竹文帝後召見問鄭譯所定音
樂可否對曰此亡[illegible]之音豈陛下之所宜聞遂極言
樂聲哀怨淫放非[illegible]正之音請以水尺爲律以調樂
器上遂從之遂[illegible]樂器其聲率下於譯調二律並
撰六樂譜十四卷[illegible]八音旋相爲宮之法改絃移柱
之變爲八十四[illegible]四十四律變化終於千八聲時
人以周禮有旋宮[illegible]義自漢魏以來知音者皆不能
通見寶常特創其[illegible]皆哂之至是試令爲之應手成
曲無所凝滯見者[illegible]不嗟異於是損益樂器不可勝

紀其聲雅談不爲時所好太常善聲者多排毀之又
太子洗馬蘇夔駮譯曰韓詩外傳所載樂聲感人及
月令所載五音所中並皆有五不言變宮變徵又左
氏所云七音六律以奏五聲准此而言每宮應立五
調不聞更加變宮變徵二調爲七調七調之作所出
未詳譯答曰周有七音之律漢書律歷志天地人及
四時謂之七始黃鍾爲天始林鍾爲地始太蔟爲人
始是爲三始姑洗爲春蕤賓爲夏南呂爲秋應鍾爲
冬是爲四時四時三始是以爲七今若不以二變爲
調曲則是冬夏聲闕四時不備是故每宮須立七調
於是衆從譯議譯又與夔俱云按今樂府黃鍾乃以

林鍾爲調首失君臣之義清樂黃鍾宮以小呂變徵
互爲相生之道今請雅黃鍾宮爲調首清樂去小呂
還用蕤賓爲變徵衆皆從之夔又與譯議欲累黍立
分正定律呂時以音律久不通譯夔等一朝能爲之
以爲樂聲可定而何妥舊以學問推爲儒首帝素不
悅學不知樂妥又恥己宿儒不逮譯等欲沮壞其事
乃立議非十二律旋相爲宮曰經文雖道旋相爲宮
恐是直言其理亦不通隨月用調是以古來不取若
依鄭玄及司馬彪須用六十律方得和韻今譯唯取
黃鍾之正宮兼得七始之妙義非止金石諧韻亦乃
簨虡不繁可以享百神可以合萬舞矣而又非其七

調之義曰近代書記所載縵樂鼓琴吹笛之人多云三調之聲其來久矣請存三調而已時牛弘總知樂事不能精究音律寶常又修洛陽舊典言幼學音律師於祖孝徵知其上代修調古樂周之壞毀殷之崇牙懸八用七聲依周禮備矣所謂正聲又近前漢之樂不可廢也是時競爲異議各立朋黨是非之理紛然淆亂或欲各令修造待成擇其善者而從之妥恐樂成善惡易見乃請張樂試之遂先說曰黃鍾者以象人君之德及奏黃鍾之調帝曰洋洋和雅甚與我會妥因陳用黃鍾一宮不假餘律帝大悅班賜妥等修樂者自是譯等議寢帝又遣毛爽及蔡子元于普

明等以候節氣依古於三重密屋之內以木爲按十有二具每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於按上而以土埋之上平於地中實葭莩之灰以輕緹素覆律口每地氣至與律冥符則灰飛衝素散出于外而氣應有早晚灰飛有多少或初入月其氣即應或至中下旬間氣始應者或飛灰出三五夜而盡或終一月纔飛少許者帝異之問牛弘弘對曰灰飛半出爲和氣灰全出爲猛氣吹灰不能出爲衰氣和氣應者其政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帝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不平非月別而有異也今十二月律於一歲內應並不同安得暴君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

對初萬寶常聽太常所奏樂泫然而泣人問其故對曰樂淫厲而哀天下不久相殺當時四海全盛聞其言皆謂不然大業末其言卒驗而寶常貧困無人瞻遺饑餒將死取其所著書焚之曰何用此爲見者於火中探得數卷見行於世開皇初有盧賁蕭吉並撰著樂書皆爲當時所用至於天機去寶常遠矣又有安馬駒曹妙達王長通郭令樂等能造曲爲一時之妙多習鄭聲而寶常所爲皆歸於雅正雖公議不服然皆謂以爲神妙將幸江都有樂人王令言妙達音律令言之子常從於戶外彈胡琵琶作翻安公子曲令言時卧室中聞之大驚蹶然而起變色急呼其子

曰此曲興自早晚對曰頃來有之令言歔欷流涕謂其子曰汝慎無從行帝必不返此曲宮聲往而不返宮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弒於江都○大唐高祖受禪後軍國多務未遑改創樂府尚用隋氏舊文至武德九年正月始命太常少卿祖孝孫考正雅樂至貞觀二年六月樂成奏之太宗謂侍臣曰禮樂之作蓋聖人緣情設教以爲撙節治之興替豈此之由御史大夫杜淹對曰前代興亡實由此樂陳將亡也爲玉樹後庭花齊將亡也而爲伴侶曲行路聞之莫不悲泣所謂亡國之音以是觀之蓋樂之由也太宗曰不然夫音聲能感人自然之道也故歡者聞之則悅憂者聽之則悲悲悅之情在於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其人必苦然苦心所感故聞之則悲耳何有樂聲哀怨能使悅者悲乎今玉樹後庭花伴侶之曲其聲具存朕當爲公奏之知公必不悲矣初孝孫以梁陳舊樂雜用吳楚之音周

齊舊樂多涉胡戎之伎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音乃作大唐雅樂以十二律各順其月旋相爲宮按禮記云大樂與天地同和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故製十二和之樂合三十二曲八十有四調祭圜丘以黃鍾爲宮郊朝方澤以林鍾爲宮宗廟以太蔟爲宮五郊廟賀享宴則隨月用律爲宮初隋但用黃鍾一宮惟扣七鍾餘五鍾虛懸而不扣及孝孫建旋宮之法扣鍾皆徧無復虛懸也凡祭天神奏元和之樂地祇奏順和宗廟奏永和天地宗廟登歌俱奏肅和皇帝臨軒奏太和王公出入奏舒和皇帝食舉及飲酒奏休和皇帝受朝奏正和皇太子軒懸出入奏承和元日冬至皇帝禮會登歌奏昭和郊廟俎入奏雍

和皇帝祭饗酌酒讀祝文及飲福酒受胙奏壽和五郊迎氣各以月律而奏其音又郊廟祭享奏化康凱安之舞周禮旋宮之義亡絕已久莫能知之一朝復古自孝孫始也貞觀初張文收善音律嘗覽蕭吉樂譜以爲未甚詳悉乃取歷代沿革截竹爲十二律吹之備盡旋宮之義太宗召文收於太常令與少卿祖孝孫參定雅樂太樂有古鍾十二近代唯用其七餘有五鍾俗號啞鍾莫能通者文收吹律調之聲皆響徹時人咸服其妙尋授協律郎及孝孫卒文收復採三禮更加釐革依周禮祭昊天上帝以圜鍾爲宮黃鍾爲角太蔟爲徵姑洗爲羽奏元和之舞若封太山同用此樂皇地祇方丘以函

鍾爲宮太蔟爲角姑洗爲徵南呂爲羽奏順和之舞禪梁甫同用此樂禘祫宗廟以黃鍾爲宮大呂爲角太蔟爲徵應鍾爲羽奏永和之舞五郊日月星辰及類上帝黃鍾爲宮奏元和之曲大蜡大報以黃鍾太蔟姑洗蕤賓夷則無射等調奏元和順和永和之舞明堂雩以黃鍾爲宮奏元和之曲神州社稷藉田並以太蔟爲宮雨師以姑洗爲宮山川以蕤賓爲宮並奏順和之曲臨軒出入奏舒和之樂並以姑洗爲宮饗先妣以夷則爲宮奏永和之曲大饗讌會奏姑洗蕤賓二調皇帝食舉以月律爲宮並奏休和之曲皇帝郊廟出入奏太和之曲臨軒出入奏舒和之樂皇

帝大射奏騶虞之曲並以姑洗爲宮皇太子奏貍首之曲皇太子軒懸姑洗爲宮奏永和之曲凡奏黃鍾歌大呂奏太蔟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蕤賓歌林鍾奏夷則歌中呂奏無射歌夾鍾凡黃鍾蕤賓爲宮其樂九變大呂林鍾爲宮其樂八變太蔟夷則爲宮其樂七變夾鍾南呂爲宮其樂六變姑洗無射爲宮其樂五變中呂應鍾爲宮其樂四變天子十二終上公九終侯伯七終子男五卿六大夫四士三然後樂教大備總章中潤州得玉磬以獻張文收試扣其一曰是晉某歲閏月造者得月數當十二枚今闕其一於黃鍾東九尺掘必得焉下州求之如言而得裴知古武太后朝以知音在太常路逢乘馬者聞其聲竊云此人當墜馬好事者隨觀之行半里馬驚墜死常觀人迎婦聞佩玉聲曰此婦不利姑

是日游有洪覓亡其知音皆此類也近代言樂衛道弼為最天下莫能以聲欺者曹紹夔次之紹夔為太樂令享北郊監享御史有怒於夔欲以樂不和為之罪雜扣鐘磬使夔闇辨之無誤者由是反歎服又洛陽有僧房中磬日夜自鳴僧以為怪懼而成疾求術士百方禁之終不能已紹夔素與僧善來問疾僧具以告俄擊齋鐘磬復作聲紹夔笑曰明日可設盛饌當與除之僧雖不信紹夔言冀其或效乃具饌以待紹夔食訖出懷中錯鑢磬數處而去其聲遂絕僧苦問其所以紹夔云此磬與鐘律合故擊彼應此僧大喜其疾亦愈

前上元三年十一月勑新造上元之舞先令大祠享皆將陳設自今以後圓丘方澤太廟祀享然後用此舞餘祭並停乾元元年三月肅宗以太常舊鐘磬自隋以來所傳五聲或有錯差謂太常少卿于休烈曰古者聖人作樂以應天地之和以合陰陽之序和則人不夭札物不疵癘且金石絲竹樂之器也比親享郊廟每聽樂聲或宮商不倫或鐘磬失度可盡將鐘磬來朕當於內定太常進入上集樂工考試數日審知差錯然後令再造及磨刻三十五日一部先畢召太常樂工上臨三殿親觀考擊皆合五音送太常又於內造樂章三十一章送太常郊廟歌之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四十三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四十四

樂四

權量

金一 鐘 鎛鐘 錞 錞于 鐃 鐲 鐸 方響 銅鈸 銅鼓

石二 磬

土三 塤 缶

革四 鼓 鞞鼓 鞉鼓 羯鼓 都曇鼓 毛員鼓 答臘鼓 雞婁鼓 正鼓 節鼓 撫拍 雅

絲五 琴 瑟 琵琶 箜篌 筑 箏 阮咸

木六 柷 敔 舂牘 拍板

匏七 笙 竽

竹八 簫 管 篪 七星 箎 笛 篳篥 笳 角

八音之外又有三 桃皮一 貝二 葉三

樂懸

權量 漢 南朝 大唐

虞書曰乃同律度量衡三代式遵斯制秦滅學之後紛綸莫定○漢書曰夫推歷生律制器規圓矩方權重衡平準繩嘉量探賾索隱鉤深致遠莫不用焉度長短者不失毫釐量多少者不失圭撮權輕重不失黍累紀於一協於十長於百大於千衍於萬其法在算術宣于天下小學是則職在太史羲和掌之度者分寸尺丈引也所以度長短也本起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子北方也北方黑謂黑黍也）一黍之廣度之九十黍為黃鐘之長（黃鐘九十）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而五度審矣量者龠合升斗斛也

所以量多少也本起於黃鍾之龠用度數審其容以子穀秬黍中者千有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槩十龠爲合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而五量嘉矣權者銖兩斤鈞石也所以稱物平施知輕重也本起於黃鍾之重一龠容千二百黍重十二銖兩之爲兩二十四銖爲兩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權與物鈞而生衡衡運生規規圓生矩矩方生繩繩直生準準正則平衡而鈞權矣是謂五則也位於北方大陰爲智爲水水曰潤下智者謀謀而深故爲權北方之義也大小有往輕重有數各應其象五權謹矣○魏初杜夔造斛即周禮所謂嘉量也深尺方尺

實一鬴音輔臀一寸實一豆耳三寸實一升重一均聲中黃鍾晉氏播遷亡其彝量○隋制前代三升當今一升三兩當今一兩一尺二寸當今一尺○大唐貞觀中張文收鑄銅斛秤尺升合咸得其數詔以其副藏於樂署至武延秀爲太常卿以爲奇翫以律與古玉斗升合獻焉開元十七年將考宗廟樂有司請出之物惟以銅律付太常而亡其九管今正聲有銅律三百五十六銅斛二銅秤二銅甌十四斛左右耳與臀皆正方積十而登以至於斛銘云大唐貞觀十年歲次玄枵月旅應鍾依新令累黍尺定律校龠成茲嘉量與古玉斗相符同律度量衡協律郎張文收奉

勅修定秤盤銘云大唐貞觀秤同律度量衡匣上有朱漆題秤尺二字尺亡其跡猶存以今常用度量校之尺當六之五衡皆三之一一斛一秤是文收總章年所造斛正圓而小與秤相符也

金一鍾 鎛 錞 鐲 鐃 鐸 方響 銅鈸 銅鼓

鍾世本云黃帝工人垂所造山海經云炎帝之孫鼓延始爲鍾又禮記云垂之和鍾鄭玄云垂堯時鍾工也未知孰是周禮冬官考工記鳧氏爲鍾兩欒謂之銑銑鍾口兩角銑間謂之于于上謂之鼓鼓上謂之鉦鉦上謂之舞此四名者鍾體也鄭衆云于鍾脣之上袪也鼓所擊處舞上謂之甬甬上謂之衡此二名者鍾柄鍾縣謂之旋旋蟲謂之幹旋屬鍾柄所以縣之也鄭衆云旋蟲者旋以蟲爲飾也鄭玄云今時旋有蹲熊盤龍辟邪

鍾帶謂之篆篆間謂之枚枚間謂之景帶所以介其名也介在于鼓鉦舞甬衡之間凡四處鄭衆云枚鍾乳也玄云今時鍾乳侠鼓與舞每處有九面三十六也于上之攠謂之隧攠所擊之處攠敝也隧在鼓中窐而生光有似夫隧窐音烏華反十分其銑去二以爲鉦以其鉦爲之銑間去二分以爲之鼓間以其鼓間爲之舞脩去二分以爲舞廣此言鉦之徑居銑徑之八而銑間與鉦之徑相應鼓間又居鉦之六與舞脩相應舞脩舞徑也舞上下促以橫爲脩從爲廣舞廣四分今亦去徑之二分以爲之間則舞間之方常居銑之四也舞間方四則鼓間六亦其方也鼓六鉦六舞四此鍾口十者其長十六也鍾之大數以律爲度廣長與圜徑假設之耳其鑄之則各隨鍾之制爲長短大小也凡言間者亦爲從篆以介之也以其鉦之長爲之甬長并衡數也以其甬長爲之參分其圍去一以爲衡圍衡居甬上又小參分其甬長二在上

一在下以設其旋(令鉦居一分則參分旋亦二在上一在下以旋半當甬之中央是其正)鐘已厚則石(太厚則不發)已薄則播(太薄則散)侈則柞(柞側)

(反)弇則鬱(聲不舒揚)長甬則震(掉則聲音不正)是故大鐘

十分其鼓間以其一為之厚小鐘十分其鉦間以其

一為之厚(言此則不石不播鼓鉦之間同方六而今宜異又十分之一猶太厚皆非也若言)

(鼓外二鉦外一則近之)鐘大而短則其聲疾而短聞(淺則躁)

(則鼓外易竭也鉦外聞下同)鐘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深則安難息為)

隧六分其厚以其一為之深而圜之(厚鐘厚也深其室之圜謂)

爾雅曰大鐘曰鏞中者曰剽(音漂)小者曰棧春秋左氏

傳曰景王將鑄無射(無射律名中鍾)伶州鳩曰王其以心

疾死乎(伶州鳩樂官名)大樂天子之職也(職主也)夫音樂之

輿也(樂因音而行也)而鐘音之器也(音由器發也)天子省風以作

樂(省風俗作樂以救之)器以鍾之(鍾聚也以器聚音也)輿以行之(樂須音行也)

小者不窕(窕不滿也)大者不槬(槬橫大不入也)

則和於物物和則嘉成(嘉樂成也)故和聲入於耳而藏

於心心億則樂(億安也)窕則不咸(不充滿人心也)槬

則不容(心不容也)心是以感感實生疾今鐘槬矣王心不

堪其能久乎○棧鐘東晉初得則爾雅所謂鐘小者

棧也小而編次之曰編鐘○鎛如鐘而大按前代有

大鐘若周之無射非一皆謂之鐘○錞于古禮器也

(錞音淳)圜如碓頭大上小下周禮以金錞和鼓宋史云

令人間猶時有其器則宋非朝廷所用漢代郊人

陵社以錞于獻始興王鑑其器高三尺六寸六分圍

二尺四寸圓如筩(銅色黑如漆甚薄)上有銅馬以

繩縣馬令去地尺餘灌之以水又以器盛水於下以

芒莖當心跪注錞于以手震芒則其聲如雷清響良

久乃絕後周平蜀得之(斛斯徵觀曰錞于也)依于寶

周禮注驗之如其言也○鐃如編鍾而無舌有柄搖

之以止鼓漢鼓吹曲有鐃歌(鐃聲譯名以鐃聲節也)○鐲鉦也形

如小鍾軍行鳴之以為鼓節周禮以為金鐲節鼓近

代有如大銅疊懸而擊之以節鼓呼曰鉦○鐸大鈴

也周禮以金鐸通鼓三禮圖云其匡以銅為之木舌

為木鐸金舌為金鐸○方響梁有銅磬蓋今方響之

類也方響以鐵為之脩九寸廣二寸圓上方下架如

磬而不設業倚於架上以代鍾磬人間所用者纔三

四寸○銅鈸亦謂之銅盤出西戎及南蠻其圓數寸

隱起如浮漚貫之以韋相擊以和樂也南蠻國大者

圓數尺或謂齊穆王素所造○銅鼓鑄銅為之虛其

一面覆而擊其上南夷扶南天竺類皆如此嶺南豪

家則有之大者廣丈餘(西戎有吹銅角者長可二尺形如角)

石二 磬

磬世本云叔所造不知何代人又曰無句作磬(古史考曰)

(竟無句人也 叔之推誤)按周禮冬官考工記磬氏為磬倨句一

矩有半(以人一先度一矩為句一矩為股而求其弦既而以其弦為之句此磬之制)

有大倨句一矩有半此矩法度也凡此傳爲一博謂股博也博廣也股爲二鼓
爲三參分其股博去一以爲鼓博參分其鼓博以其
一爲之厚鄭衆云股磬之上大者鼓其下小者所當擊者也鄭玄謂股外面鼓內面也假令磬股廣四寸半者股長九寸也鼓廣三寸長尺三寸半厚一寸已上則摩其旁鄭玄云大
上則摩鑢其旁玄謂太上聲清也薄而廣則濁已下則摩其耑聲濁也耑而厚則清
磬師掌教擊磬亦教擊編鍾也磬教縵樂燕樂之鍾磬鄭玄云縵謂雜聲之和樂者也學記曰不學操縵不能安弦燕樂房中之樂所謂陰聲也二樂皆教其鍾磬○
磬虛庭反爾雅云形似犂館以玉爲之書云泗濱浮磬
泗濱石可爲磬近世皆用之也
上三首石
拊許袁反世本云恭辛公所造亦不知何代人周畿內

有暴國豈其時人乎不知曰爲塤燒土也爾雅曰燒土爲
之大如鵝子銳上平底形似秤錘六孔小者如雞
子大者曰嘂叫音○缶說文曰瓦器也所以盛酒漿秦
人鼓之以節歌也爾雅云盎謂之缶注云盆也坎其
擊缶屈也詩云坎其擊缶李斯云擊甕叩缶秦之聲缶是也
上四土鼓
鼓世本云夷作鼓以桴擊之曰鼓以手拍之曰拊鼓傳
禮地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聲以節聲樂以和
軍旅以正田役音五部合也教爲鼓而辨其聲用教爲鼓大小之數又別其聲而所用也以雷鼓鼓神祀雷鼓八面祀天神也
以靈鼓鼓社祭靈鼓六面社祭地祇也以路鼓鼓鬼享路鼓四面鬼享宗廟也以鼖鼓鼓軍事大鼓謂之鼖鼖鼓長八尺鼖扶云反以鼛鼓鼓役
事鼛鼓長丈二尺鼛古刀反以晉鼓鼓金奏晉鼓長六尺六寸金奏謂樂作擊編鍾
冬官考工記韗人爲皋陶鄭衆云韗書或爲鞠皋陶鼓木也鄭玄云鞠者以皋陶名官也韗物音運皋音高陶音
尺厚三寸版中廣頭狹爲穹隆鄭衆云鼓木一判者其兩端廣六寸而中央廣尺如此乃得
有穹者三之一鄭衆云穹讀爲穹蒼之穹穹隆者居鼓三之一鄭玄謂穹居鼓面三之一則其鼓四尺者版穹一
尺三寸三分寸之一倍之爲二尺六寸三分寸之二加鼓四尺穹之徑六尺六寸三分寸之二也此鼓合二十版
上三正鄭衆云三正謂兩端與中央正直也鄭玄謂參不言一平中央兩端各居二不正也參直者穹也以大面兩
鼓長八尺鼓四尺中圍
短近晉鼓也以晉鼓鼓金奏

加三之一謂之鼖鼓中圍加三之一者加於面之圍以三分之一也面四尺其圍十二尺加以
三分一四尺則中圍十六尺徑五尺三寸三分寸之一也今亦合二十版則版穹六寸三分寸之二耳
大鼓謂之鼖以鼖鼓鼓軍事鄭衆云鼖鼓長八尺鼓四尺
爲皋鼓長尋有四尺鼓四尺倨句磬折以皋鼓鼓役事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
鼓四尺倨句磬折以皋鼓鼓役事磬折中曲之不參正也中圍與鼓同以磬折爲異
凡冒鼓必以啓蟄之日啓蟄孟春之中也蟄蟲始聞雷聲而動鼓所以取象也冒蒙鼓以革
鼓以革鼓瑕如積環革謂急也鼓大而短則其聲疾而近
聞下音問小而長則其聲舒而遠聞禮記云夏后之鼓
足殷楹鼓周懸鼓足謂四足也楹謂之柱貫中上出也懸懸之簨虡也
周禮以應鼓應鼙也鼓側以和大鼓小鼓有柄曰鞀音桃
大鞀謂之鞞月令仲春修鞀鞞是也然則鞀鞞即鞉
類也帝王世紀曰帝嚳命垂作鞞又有鼙鼓焉近代有鼙鼓大者

尾小首大皆廣首而纖腹○齊鼓如漆桶大頭詔𧮂於鼓面如麝臍故曰齊鼓○擔鼓如小甕先冒以革而漆之○羯鼓正如漆桶兩頭俱擊以出羯中故號羯鼓亦謂之兩杖鼓○都曇鼓似腰鼓而小以槌擊之○毛員鼓似都曇而稍大○答臘鼓制廣羯鼓而短以指揩之其聲甚震俗謂之揩鼓○雞樓鼓正圓而首尾可擊之處平可數寸○正鼓和鼓者一以正一以和皆腰鼓也○節鼓狀如博局中開圓孔適容其鼓擊之以節樂也節不知誰所造傅玄節賦云黃鐘唱歌九韶興舞口非節不詠手非節不拊此則所從來亦遠矣撫拍音○撫拍以韋爲之實之以糠撫之以節樂也○雅周禮春官笙師而掌教雅以教祴樂教狄視瞭也鄭衆曰雅狀如漆筩而弇口大二圍長五尺六寸以羊韋鞔之有兩紐疏畫之賈公彥云長理而畫之實謂出奏械夏以此器反築地爲之狩節明不失禮械鼓來反

絲五 琴 瑟 筑 箏 琵琶 阮咸 箜篌

琴世本云神農所造琴操曰伏羲作琴所以脩身理性反其天真白虎通曰琴禁也禁止於邪以正人心也廣雅曰琴長三尺六寸六分象三百六十六日五絃象五行大絃爲君寬和而溫小絃爲臣清廉不亂文王武王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也琴操曰廣六寸象六合也文上曰池言平下曰濱言其服前廣後狹象尊卑上圓下方象天地一絃琴十有二柱柱如琵琶擊琴卿所作擊琴柱如

文宋思有所爲促柱數□琴□以管承絃又以片竹約而□之使絃急而聲亮舉以擊之以爲節曲楊雄琴清英曰舜彈五絃之琴而天下化堯加二絃以合君臣之恩桓譚新論曰五絃第一絃爲宮其次商角徵羽文王武王各加一絃以爲少宮少商者不同又琴一名始作或云伏羲或云神農諸家所說莫能詳定爾雅曰大琴謂之離二十七絃今無其器齊桓公曰號鍾楚莊曰繞梁相如曰綠綺伯喈曰焦尾而傅玄琴賦云齊伯喈也一云焦尾蔡邕琴○瑟世本云庖犧作五十絃黃帝使素女鼓瑟哀不自勝乃破爲二十五絃具二均聲爾雅曰大瑟謂之灑□□□□長八尺一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三絃其常用者十九絃頌瑟長七尺二寸廣一尺八寸二十五絃盡用之易通卦驗曰人君冬至日使八能之士鼓黃鍾之琴瑟用槐木長八尺一寸夏至日琴用桑木長五尺七寸桃取氣上也桑取氣下也○筑不知誰所造也史籍唯云高漸離善擊筑漢高祖過沛所擊釋名曰筑以竹鼓之也似箏細項按今制身長四尺三寸項長三寸圍四寸五分頭七寸五分上闊七寸五分下闊六寸五分○箏秦聲也傅玄箏賦序曰代以爲蒙恬所造今觀其器上崇似天下平似地中空准六合絃柱擬十二月設之則四象在鼓之則五音發斯乃仁智之器豈蒙恬亡國之臣能關思哉今清樂箏并十有二絃他樂皆十有三絃軋箏以片竹潤其端而軋之彈箏用骨爪長寸餘以代指○琵琶傅玄琵琶賦曰漢遣烏孫公主嫁昆彌念其行道思慕故使工人裁箏筑爲馬上之樂今觀其器中虛外實天地象也盤圓柄直陰陽敘也柱十有二配律

呂也四時也以方俗語之曰琵琶取其易傳於外國
也風俗通曰以手琵琶因以爲名釋名曰推手前曰
批引手却曰把杜摯曰秦若長城之役百姓絃鼗而
鼓之並未詳孰實其器不列四廂今清樂奏琵琶俗
謂之秦漢子圓體脩頸而小疑是絃鼗之遺制傅玄
云體圓柄直柱有十二其他皆充上銳下曲項形制
稍大本出胡中俗傳是漢制兼似兩制者謂之秦漢
蓋謂通用秦漢之法梁史稱侯景之害簡文也使太
樂令彭雋齎曲項琵琶就帝飲則南朝似無曲項者
五絃琵琶稍小蓋北國所出舊彈琵琶皆用木撥彈
之大唐貞觀中始有手彈之法今所謂搊琵琶者是

也風俗通所謂以手琵琶之知乃非用撥之義豈上
代固搊之者手彈法近代已廢自裴洛兒始爲之○阮咸亦秦琵琶也
而項長過於今制列十有三柱武太后時蜀人蒯朗
於古墓中得之晉竹林七賢圖阮咸所彈與此類同
因謂之阮咸咸世實以善琵琶知音律稱蒯朗初得之太常
少卿元行沖曰此阮咸所造令匠人改以木爲之聲甚清雅○箜篌漢武帝使樂
人侯調所造以祀太一或云侯暉所作其聲坎坎應
節謂之坎侯聲訛爲箜篌侯者因樂工人姓耳古施
郊廟雅樂近代專用於楚聲宋孝武大明中吳興沈
懷遠被徙廣州造繞梁其器與箜篌相似懷遠亡其
器亦絕或謂師延靡靡樂非也舊說一依琴制今按

似瑟而小絃用撥彈之如琵琶也○豎箜篌胡
樂也漢靈帝好之體曲而長二十三絃豎抱於懷中
用兩手齊奏俗謂之擘箜篌鳳首箜篌頸有軫

木六 柷 敔 拍板 舂牘

柷敔不知誰所造樂記曰聖人爲控揭控謂柷揭謂敔也控苦江反揭苦
八反柷如漆桶方二尺四寸深一尺八寸中有椎柄連
底旁開孔內手於中擊之以舉樂○敔狀如伏虎背
上有二十七鉏鋙刻以籈擽其首而逆戛之以止樂
○舂牘周制春官笙師掌教舂牘應雅以教祴樂虛
中如筒無底舉鑿口舂牘以竹大五六寸長七尺短者一二尺其端有兩空髹畫以兩
手築地雅長六尺五寸其中而出以節之拜許牛反○舂杵亦謂之頓相相助

也以節樂也或謂梁孝王築睢陽城擊鼓爲下杵之
節睢陽操用舂牘後代因之○拍板長闊如手重十
餘枚以韋連之擊以代抃抃擊其節也情發於中手抃足蹈抃者因其聲以節
舞蹈以假人彈指爲歌舞之節抃之意也

匏七 笙 竽

笙世本云隨作笙未知其何代人也禮記曰女媧之
笙簧說文云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十三簧象
鳳之身列管匏內施簧管端宮管在中央二十六簧
曰竽宮管在左旁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其他皆相
似也大笙謂之簧小笙謂之和詩傳云吹笙則簧鼓
矣蓋笙中之簧也周禮春官大司樂笙師掌教龡竽

笙（鄭衆云竽三十六簧笙十三簧教教之視瞭也歙音吹）爾雅曰笙十九簧者
曰巢十三簧者曰和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於舜
祠得笙白玉管後代易之以竹耳釋名曰笙生也象
物貫地而生竹母曰匏以匏爲之故曰匏○竽亦笙
也今之笙竽以木代匏而漆殊愈於匏荊梁之南尚
仍古制（南蠻笙則是匏其聲甚劣）

竹八（簫　管　篪　七星　笛　篴　篳篥　笳　角）

簫世本曰舜所造其形參差象鳳翼十管長二尺爾
雅曰編二十三管長一尺四寸者曰䇻（音言）十六管長
尺二寸者曰筊（音交）凡簫一名籟前代有洞簫今無其
器蔡邕曰簫編竹有底大者二十三管小者十六管

長則濁短則清以蜜蠟實其底而增減之則和然則
邕時無洞簫矣○管爾雅曰長尺圍寸併漆之有底
大者曰簥（音驕）中者曰篞（乃結反）小者曰篎（音妙）古者以玉
爲管舜時西王母獻白琯是也月令均琴瑟管簫蔡
邕章句曰管者形長尺圍寸有孔無底其器今亡說
文曰管如篪六孔十二月之音詩云嘒嘒管聲周禮
孤竹之管於圜丘奏之孫竹之管於方丘奏之陰竹
之管於宗廟奏之（鄭玄云孤竹竹特生者也孫竹竹枝根之末生者陰竹生於山北者）
○篪世本云暴新公所造舊志云一曰管非也雖不
知暴新公何代人而非舜前人明矣舜時西王母獻
琯則是已有此器新公安得造篪乎爾雅曰大篪謂

之沂（音銀）篪以竹爲之長尺四寸圍三寸一孔上出寸
三分名曰翹橫吹之小者尺二寸廣雅云八孔今有
胡吹非雅器也（蔡邕月令章句云篪竹也六孔有距橫吹之詩云伯氏吹篪）○七
星不知誰所作其長盈尋○篴不知誰所作按禮記
葦籥伊耆氏之樂則伊耆氏已有籥矣周禮有籥師
掌教國子秋冬吹籥（[illegible]）代文舞之樂所執羽籥是也
詩所謂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爾雅云籥如笛三孔而
短小廣雅云七孔大者曰産中者曰仲小者曰箹（七約反）（丁仲反　箹音藥）
○笛馬融長笛賦此器起於近代出於羌中
京房備其五音又稱丘仲工其事不言所造風俗通
曰丘仲造笛長尺四寸七孔武帝時人後更有羌笛

二說不同未詳孰實今橫笛去觜其加觜者謂之義
觜笛（橫吹小篪也出於胡吹即謂此也霍宋書云有胡篪出於胡吹梁胡吹歌云快馬不須鞭拗折楊柳枝下馬吹橫笛愁殺行客兒此歌詞元出北國知此即胡吹之笛也）○箄篥本
名悲篥出於胡中其聲悲（或云儒者相傳胡人吹角以驚馬後乃以笳爲首竹爲管）
○笳杜摯有笳賦云李伯陽入西戎所造漢舊
儀注車駕住吹小箛發吹大箛箛即笳也古有胡笳
漢舊箏笛錄有其曲不記所出本末○角書記所不
載或出羌胡以驚中國馬馬融又云出吳越

八音之外又有三

一桃皮東夷有卷桃皮似篳篥也○二貝大蠡也容
可數升並吹之以節樂亦出南蠻○三葉銜葉而嘯

其聲清震橘柚不善之或云裁蘆竹爲形如箔者也

樂懸 周 漢 宋 梁 大唐

周禮春官大司樂掌凡樂大祭祀宿懸遂以聲展之
叩聽其聲具陳次之以知完不小胥正樂懸之位王宮懸諸侯軒懸
卿大夫判懸士特懸辨其聲樂懸謂鍾磬之屬懸於筍虡者鄭衆云宮懸四
面軒懸去其一面判懸又去其一面特懸又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懸軒懸三面其
形曲春秋傳曰請曲懸繁纓以朝諸侯之禮言謂軒懸去南面避王也判懸左右之合又空北面特懸之
於東方或於階間而已凡懸鍾磬半爲堵全爲肆鍾磬者編懸之二八十六
枚而在一簴謂之堵鍾一堵磬一堵謂之肆半之者謂諸侯卿大夫士也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
夫西懸鍾東懸磬士亦半天子之士懸磬而已鄭衆云以春秋傳曰歌鍾二肆故孔子之堂
聞金石之音[illegible]之家有鍾磬之樂○漢丞相田蚡

扶粉 前庭羅鍾磬置曲旃光武又賜東海恭王鍾虡
之樂即漢代人臣尚有金石樂漢樂歌云高張四懸
神來燕饗謂宮懸也漢儀云高廟撞千石之鍾十枚
即上林賦所謂撞千石之鍾立萬石之虡也鍾當十
二而此十枚未識其義議者皆言漢代不知用宮懸
按漢章和代實用旋宮漢代群儒備言其義牛弘祖
孝孫所由作的知漢代之樂爲最備矣後漢則亡矣
○魏社變僭雅樂稍備遭晉喪亂江左金石不具本
史云至孝武帝太元中破苻堅獲樂工楊蜀等正四
廂樂金石始備○宋文帝元嘉中鍾宗之更調金石
十四架縱之又改之[illegible]及宋齊懸鍾磬大準相似皆

十六架黃鍾之宮北方北面編磬起西其東編鍾衡
大於鎛不知何代所作其東鎛鍾太簇之宮東方西
面起北蕤賓之宮南方北面起東姑洗之宮西方東
面起南所次皆如黃鍾之宮設建鼓於四隅懸內四
面各有柷敔諸家著晉史者皆言太元四年四廂金
石大備其實樂府止有黃鍾姑洗蕤賓太簇四格而
已六律不具何謂四廂備樂之文其義焉在○梁去
衡鍾十二鎛鍾各依辰位而應其律每一鍾則設編
磬各一簴合三十六架植建鼓於四隅元正大會備
用之○隋參用儀禮及尚書太傳爲宮懸陳布之法
北方北向應鍾起西磬次之黃鍾次之林鍾次之太

呂次之皆東陳一建鼓在其東東鼓東方西向太簇
起北磬次之夾鍾次之姑洗次之皆南陳一建鼓在
其南南鼓南方北向中呂起東黃鍾次之蕤賓次之
磬次之林鍾次之皆西陳一建鼓在其西西鼓西方
東向夷則起南鍾次之南呂次之磬次之無射次之
皆北陳一建鼓在其北西鼓大射則徹北面而加鉦
鼓又准儀禮宮懸四面設鎛鍾十二簴各依辰位又
甲丙庚壬位各設鍾一簴乙丁辛癸位各陳磬一簴
共爲二十簴其宗廟殿庭郊丘社並同樹建鼓于四
隅以象二十四氣依月爲均四廂同作蓋取毛詩傳
曰四懸皆同之義古者鎛鍾據儀禮擊爲節檢而無

合曲之義又大射有二鎛皆亂擊焉乃無成曲之理依後周以十二鎛相生擊之聲韻克諧○大唐造蓬萊宮成充庭七十二架武后還東都乃省之皇后庭諸后廟及郊祭立二十架同舞八佾先聖廟及皇太子朝廟並九架舞六佾懸間設柷敔各一柷於左敔於右錞于撫拍頓相鐃鐸次列於路鼓南舞人列於懸北登歌二架登於堂上兩楹之前編鐘在東編磬在西登歌工人坐堂上竹人立堂下殿庭加設鼓吹於四隅燕享陳清樂西涼樂架對列於左右廂設舞筵於其間舊皇后庭但設絲管隋大業尚侈始置鍾磬猶不設鎛鐘以鎛磬代武太后稱制用鐘因而莫

革開元中大樂曲制凡天子宮懸太子軒懸之樂鎛鐘十二編鐘十二編磬十二凡三十有六簴宗廟與殿庭同郊丘社稷則二簴面去編鐘磬各二簴東方西方磬簴起北鐘簴次之南方北方磬簴起西鐘簴次之鎛鐘在於編懸之間各依辰位四隅建鼓左柷右敔又設笙竽笛簫篪塤係於編鐘之下偶歌琴瑟箏筑係於編磬之下其在殿庭前則加鼓吹十二案於建鼓之外羽葆之鼓大鼓金錞歌簫笳置於其上又設登歌鐘節鼓琴瑟箏筑於堂上笙笛簫篪塤於堂下宮懸登歌工人皆介幘朱連裳革帶烏皮履鼓人及階下工人皆武弁朱褠衣革帶烏皮履若在殿庭加白練褠襠白布襪鼓吹工人亦如之軒懸之樂去其南面鎛鐘編鐘編磬各三簴凡九簴六

於辰丑申之位三建鼓亦如之餘如宮懸之制凡宮懸軒懸之作奏二舞以為眾樂之容一曰文舞二曰武舞宮懸之舞八佾軒懸之舞六佾文舞之制左執籥右執翟二人執纛以引之文舞六十四人供郊廟服委貌冠玄絲布大袖白練領褾白紗中單絳領褾絳布大口袴革帶烏皮履白布襪其執纛人衣冠各同文舞謂之九功武舞之制左執干石　鍼二人執旌居前二人執鼗二人執鐸四人持金錞二人奏之二人執鐃以次之二人執相在左二人執雅在右武舞六十四人供郊廟平冕餘同文舞若供殿庭服武弁平巾幘金支緋絲布大袖繡襠甲金飾白練褠襠錦騰蛇起梁帶豹文大口布袴烏皮靴其執旌人衣冠各同當色舞人餘同工人也武舞謂之七德凡鼗簴飾以崇牙旒蘇樹羽宮懸每架則金五博山軒懸則金三博山鼓承

以花趺覆以華蓋樂懸橫曰簨豎曰簴飾簨以飛龍飾趺以飛廉鐘簴以鷙獸磬簴以鷙鳥上列樹羽旒蘇周制也懸以崇牙殷制也飾以博山後代所加也凡樂器之飾天地之神尚赤宗廟及殿庭尚彩東宮亦赤○凡中宮之樂則以大磬代鐘鼓餘如宮懸之制○凡磬天地之神用石宗廟及殿庭用玉凡有事於天神用雷鼓雷鼗地神用靈鼓靈鼗宗廟及禘社用路鼓路鼗皆建於宮懸之內○凡大燕會設十部之伎於庭以備華夷一曰燕樂伎有景雲之舞慶善樂之舞破陣樂之舞承天樂之舞二曰清樂伎三曰西涼伎四曰天竺伎五曰高麗伎六曰龜茲伎七曰安國伎八曰疏勒伎九曰高昌伎十曰康國伎其十部伎用工人樂器在清樂及四

方舞篇中舞先奏樂三日大樂令懸於庭北向率工人入居次協律郎舉麾樂作仆麾樂止文舞退武舞進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四十四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四十五

樂五

歌 雜歌曲 舞 雜舞曲

歌

釋名曰人聲曰歌歌者柯也所歌之言是其質也以聲吟詠有上下如草木之有柯葉說文曰詠歌也從言詠聲也爾雅曰徒歌謂之謠齊歌也虞書曰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六府三事之功有次序皆可歌樂乃德政之致也勸之以九歌俾勿壞歌以勸之使政勿壞在此三者而已又帝庸作歌曰勑天之命惟時惟幾因政尹允諸故作歌以戒之安不忘危也勑正也奉天命以臨民惟政在順時在慎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元首君也股肱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乃賡載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賡續載成也帝歌歸美股肱乃賡以成其美賡音加孟反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叢脞細碎無大略君如此則臣懈怠萬事墮廢其功不成故以申戒帝王世紀曰舜共己無為歌南風之詩詩曰南風之時兮可以阜吾民之財兮南風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慍兮禹省南土塗山之女令其妾候禹於塗山之陽女乃作歌始為南音昔有娀氏女居九成天帝使燕夜往二女覆以玉筐既而視之燕遺二五色北飛不反二女作歌始為北音夏后孔甲游東陽萯山天大風晦冥迷入人室主人方乳或曰來是良日也必大吉或曰不勝之子必有殃后乃以歸曰以為余子誰敢殃之後析撩斧破斷其足甲曰嗚呼有命矣乃作破斧之歌始為東音周昭南征殞於漢中王有辛餘靡長且多力振王北濟公乃封之西翟徙宅西河追思故處作歌始為西

此蓋四方之歌也夏太康失道畋游十旬弗反其弟五人待于洛汭述大禹之戒作五子之歌。周禮春官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小師掌教絃歌教謂教瞽矇出音絃謂琴瑟歌依詠詩也樂師學士而歌徹於有司徹而歌雍也樂記師乙曰夫歌者直己而陳德也寬而靜柔而正者宜歌頌廣大而靜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正直而靜廉而謙者宜歌風肆直而慈愛者宜歌商溫良而能斷者宜歌齊故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齊者三代之遺聲也齊人識之故謂之齊又曰歌者上如抗下如墜曲如折止如槀木倨中矩句中鈎纍纍乎端如貫珠言歌聲之著動人心之審有如此律也郊特牲

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注云匏笙也故歌之為言也長言之也說之故言之言之不足故長言之長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長言引其聲也嗟嘆和續之也不知手足舞蹈懽之至也周衰有秦青者善謳而薛談學謳於青未窮青之伎而辭歸青餞之於郊乃撫節悲歌聲振林木響遏行雲遂留不去以卒其業又有韓娥東之齊至雍門匱糧乃鬻歌假食既而去餘響繞梁三日不絕左右謂其人不去也又過逆旅人逆旅人辱之韓娥因曼聲哀哭一里老幼悲愁垂涕相對三日不食遽而追之韓娥還復為曼聲長歌眾皆喜躍抃舞不能自禁忘向之悲也乃厚賂遣之故雍門之善歌哭即韓娥之遺聲也許慎曰曼長聲也。衛人王豹處淇川善謳河西之人皆化齊人綿駒居高唐善歌齊之右地亦傳其業有漢虞公善歌能令梁上塵起。武帝時李延年善歌為協律都尉但歌四曲自漢代無絃節伎最先一人唱三人和魏帝尤好之時有宋容華者清徹好聲善唱此曲當時稱妙自晉以來不復傳遂絕。齊有朱顧仙善聲讀曲齊武朱子尚又善歌二人遂俱蒙寵賚。梁有吳安泰善歌後為樂令精解聲律初改西曲別江南上雲樂內人王金珠善歌吳聲西曲又製江南歌當時絕妙令斯宣達選樂府少年好手進內習學吳弟安泰之子又善

歌次有韓法秀又能妙歌吳聲讀曲等古今獨絕。大唐貞觀中有尚書侯貴和妾名璧音特善唱行天清暢舒雅含嚬恣態有喉牙吐納之異後改號方等女亦傳其母伎方等卒後有郝三寶亦善歌行天有人引三寶歌之諸女隔簾聽之發聲便笑三寶初不知怒曰亦堪女郎終身倣效何忽嗤笑女曰上客所為殊有乖越請一聽之始發一聲三寶便拜伏曰眞方等聲也誠遠所不及也

雜歌曲

白雪周曲也平調清調瑟調皆周房中之遺聲也漢代謂之三調。大唐明慶二年上以琴中雅樂古人

歌之近代以來此聲頓絕令所司臨習舊曲至三年
十月太常寺奏按張華博物志云白雪是天帝使素
女鼓五絃琴曲名以其調高人和遂寡自宋玉以來
迄今千祀未有能歌白雪者臣今準勑依琴中舊曲
定其宮商然後教習並合於歌輒以御製雪詩為白
雪歌辭又樂府奏正曲之後皆有送聲君唱臣和事
彰前史輒取侍中許敬宗等奏和雪詩十六首以為
送聲各十六節上善之仍付太常編於樂府○明君
漢曲也漢元帝時匈奴單于入朝詔以待詔王嬙配
之即昭君也及將去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
悔焉漢人憐其遠嫁為作此歌○晉石崇妓綠珠善

○通典卷百四十五　四

舞以此曲教之而製新歌曰我本漢家子將適單于
庭昔為匣中玉今為糞土英晉文王諱昭故晉人謂
之明君相和漢舊曲歌也絲竹更相和執節者歌本
一部魏明帝分為二更遞相夜宿本十七曲朱生宋
識列和等復合之為十三曲吳歌雜曲並出江東晉
宋已來稍有增廣凡此諸曲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絃
管又有因絃管金石造歌以被之魏世三調歌辭之
類是也魏晉之代有鉄氏善歌舊曲宋識善擊節唱和陳方善清歌列和善吹笛郝索彈箏朱生
善琵琶尤發清聲故傅此著書曰人若欽所聞而忽所見不亦惑乎設此六人生於上代猶古今而無愧
何但夔牙同契哉按此說則自茲以後皆孫朱等之遺則○鳳將鶵漢代舊歌曲
也應璩百一詩云為作陌上桑反言鳳將鶵然則鳳

將鶵其來久矣特由聲曲訛變以至於此矣○碧玉
歌者晉汝南王妾名寵好故作歌之○懊儂歌石崇
綠珠所作絲布澀難縫一曲而已及東晉隆安初人
間訛謠之曲云春草可攬結女兒可攬擷齊高帝謂
之中朝歌○子夜歌子夜歌者有女子曰子夜造
此聲晉武太元中瑯琊王軻家有鬼歌子夜殷允為
豫章僑人庾僧虔家亦有鬼歌子夜殷允為豫章亦
是太元中則子夜此時以前人也○長史變者晉司
徒左長史王廞臨敗所製○阿子歌歡聞歌者晉穆
帝升平初童子輩或歌於道歌畢輒呼阿子汝聞否
又呼歡聞否以為送聲後人演其聲以為此二曲宋

○通典卷百四十五　五

孝武時用汝乙子之語稍訛異也○桃葉歌者是晉王
子敬妾名緣於篤愛所以作歌○前溪歌者晉車騎
將軍沈充所製也○團扇歌者晉中書令王珉與嫂
婢有情好甚篤嫂鞭撻過苦婢素善歌而珉好持白
團扇故云團扇復團扇持許自遮面憔悴無復理羞
與郎相見○督護歌者彭城內史徐逵之為魯軌所
殺宋武帝使內直督護丁旿殯收殮之逵之妻帝
長女也呼旿至閤下自問殮送之事每問輒嘆息曰
丁督護其聲哀切後人因其聲廣其曲焉歌是宋武
帝所製云督護上征去儂亦惡聞許願作石尤風四
面斷行旅○讀曲歌者人為宋彭城王義康所製也

其歌云死罪劉領軍誤殺劉四郎。烏夜啼宋臨川王義慶所作也元嘉十七年徙彭城王義康於章郡義慶時爲江州至鎮相見而哭爲文帝所怪徵還義慶大懼伎妾聞烏夜啼聲叩齋閤云明日應有赦其年更爲兗州刺史因作此歌故其和云籠窗窗不開烏夜啼夜夜憶郎來今所傳歌似非義慶本旨辭曰歌舞諸年少娉婷無種跡菖蒲花可憐聞名不相識。石城樂宋臧質所作也石城在竟陵質嘗爲竟陵郡於城上眺矚見群少歌謠通暢因作此曲云生長石城下開門對城樓樓中美少年出入見依投。莫愁樂者出於石城女子名莫愁善歌謠且石城中

有忘愁聲故歌云莫愁在何處莫愁石城西艇子打兩槳催送莫愁來。襄陽樂者劉道彥爲襄陽太守有善政百姓樂業人戶豐贍蠻夷順服悉緣沔而居由此有襄陽樂歌也。隋王誕又作襄陽樂始爲襄陽郡元嘉末仍爲雍州刺史夜聞諸女歌謠因而作之所以歌和中有襄陽來夜樂之語也其歌云朝發襄陽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諸女兒花艷驚郎目。壽陽樂者南平穆王爲荊河州作也。栖烏夜飛者荊州刺史沈攸之所作也攸之舉兵發荊州東下未敗之前思歸京師所以歌云日月落西山還去來。三州歌者諸商客數由巴陵三江口往還因共作此歌又因

三州曲而作採桑。估客樂者齊武帝之所製也帝布衣時嘗遊樊鄧登祚已後追憶往事而作歌曰昔經樊鄧後假撤梅根渚感昔追往事意滿情不敘使太樂令劉瑤教習百日無成或啟釋寶月善音律帝使寶月奏之便就勅歌者常重爲感憶之聲梁改其名爲商旅行。楊叛兒本童謠也齊隆昌時女巫之子曰楊旻隨母入內及長爲太后所寵愛童謠云楊婆兒共戲來語訛轉婆爲叛也歌云暫出白門前楊柳可藏烏歡作沈水香儂作博山鑪。襄陽蹋銅蹄者梁武西下所作也沈約又作其和。上聲歌者此因上聲促柱得名或用一調或用無調名如古歌辭所謂

哀思之音不合中和梁武因之改辭無邪句。常林歡者蓋宋梁間曲宋代荊雍爲南方重鎮皆王子爲之牧江左辭詠莫不稱之以爲樂土故宋隨王誕作襄陽之歌齊武帝追憶樊鄧梁簡文樂府歌云分手桃林岸送別峴山頭若欲寄音信漢水向東流又曰宜城投醞酒令行熟停鞍繫馬暫棲宿桃林在漢水上宜城在荊山北荊州有長林縣江南謂人情爲歡常長聲相近蓋樂人誤長爲常。玉樹後庭花堂堂黃鸝留金釵兩臂垂並陳後主所造恆與宮女學士及朝臣相唱和爲詩太樂令何胥採其尤輕艷者以爲此曲。驍壺者蓋是投壺樂也隋煬帝所造以

壺有踰矢爲驍壺今謂之驍壺是也○汎龍舟煬帝幸江都宮所作又令太樂令白明達造新聲剏萬歲樂藏鉤樂七夕樂相逢樂舞席同心髻玉女行觴神仙留客擲磚續命鬥雞子鬥百草還舊宮樂掩抑摧藏哀音斷絕

舞

夫樂之在耳者曰聲在目者曰容聲應乎耳可以聽知容藏於心難以貌觀故聖人假干戚羽旄以表其容發揚蹈厲以見其意聲容選和則大樂備矣詩序曰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然樂心內發感物而動不覺手之自運歡之至也此舞之所由

起也虞書曰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旬有苗格樂記孔子曰夫樂者象成者也（象成功而爲樂）總干而山立（總持干楯山立不動）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志在鷹揚）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武亂武之治也皆坐蓋以象其人無事）且夫武始北出（象觀兵孟津時）再成而滅商（成猶奏也再奏象克殷時）三成而南（誅紂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有南國疆界也）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分陝東西而治之也）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六奏象還兵振旅也）（復綴反位止也崇充也凡六奏以充武樂也）夾振之而四伐盛威於中國也（夾振之者王將夾舞者振木鐸以爲節也武舞戰象也四伐者伐四方也每奏四伐一擊一刺爲一伐）周禮地官舞師掌教兵舞帥而舞山川之祭祀教帗舞帥而舞社稷之祭祀教羽舞帥而舞四方之祭祀教皇舞帥而舞旱暵之事（四方祭祀謂四望也旱暵之事謂雩也暵熱氣也）春官樂師掌國學之政以教國子小舞（謂以年幼少時教之舞內則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二十舞大夏）凡舞有帗舞有羽舞有皇舞有旄舞有干舞有人舞（鄭衆云帗舞者全羽羽舞者析羽皇舞者以羽冒覆頭上衣飾翡翠之羽旄舞者氂牛之尾干舞者兵舞人舞者手舞社稷以帗宗廟以羽四方以皇辟雍以旄兵事以干星辰以人舞玄謂帗析五采繒今靈星舞子持之是也皇雜五采羽如鳳皇色持以舞人舞無所執以手袖爲威儀四方以羽宗廟以人山川以干旱暵以皇）凡四方之舞仕者屬焉凡祭祀賓客舞其燕樂籥師掌教國子舞羽吹籥（文舞有持羽籥者所謂籥舞文王世子秋冬學羽籥詩云左手執籥右手秉翟）祭祀則鼓羽籥之舞（鼓之者恒以爲節也）賓饗則亦如之五經通義曰王者之樂有先後者各尚其德也以文德之先文樂持羽毛

而舞以武德之先舞武持朱干玉戚所以增威武也戚斧干楯也王取其德干取其仁明當尚德行仁以斷斬也又曰東夷之樂持矛舞助時養也西夷之樂持鉞舞助時殺也北夷之樂持干舞助時藏也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子省風以作樂所以節八音而行八風天子八佾諸侯六大夫四士二佾舞列也每佾八人每服冕而執戚有俯仰張翕之容行綴長短佾八人之制所以受命而歌王者之勲也人之動而有節者莫若舞肄舞所以動陽氣而導物也

雜舞曲

公莫舞即巾舞也相傳云項莊舞劍項伯以袖隔之

使不得害高帝且語莊云公莫古人相呼曰公莫害
漢王也後之用巾蓋像項伯衣袖之遺式按琴操又
有公莫渡河曲然則其聲從來已久俗云項伯非也
○巴渝舞者漢高帝自蜀漢將定三秦閬中范且率
賨人以從帝爲前鋒號板楯蠻勇而善鬭及定三秦
封且爲閬中侯復賨人七姓其俗喜武舞高帝樂其
猛銳觀其舞後使樂人習之閬中有渝水因以爲名
故曰巴渝舞舞曲有矛渝安臺弩渝行辭本歌曲有
四篇其辭既古莫能曉其句度魏初使王粲改創其
詞晉及江右皆製其辭。槃舞漢曲至晉加之以杯
謂之世寧舞也張衡舞賦云歷七槃而縱躡王粲釋

云七槃陳於廣庭顏延之云遞間關於槃扇鮑昭云
七槃起長袖皆以七槃爲舞也干寶云晉武帝太康
中天下爲晉代寧舞矜手以接槃反覆之至危之象言晉代之
危也杯柈飲食至宋改爲宋世寧至宋改爲齊代昌舞
今謂之槃舞隸清部樂中。鞞舞未詳所起然漢已
施於燕享矣傅毅張衡所賦皆其事也魏曹植鞞舞
歌序曰漢靈帝西園鼓吹有李堅者能鞞舞遭亂西
隨段煨先帝聞其舊伎召之堅既中廢兼古曲多謬
誤異代之文未必相襲故依前曲改作新歌五篇不
敢充之黃門僅以成下國之陋樂焉。明之君漢代
鞞曲也梁武帝時改其曲詞以歌君德也。鐸舞漢

曲也晉鞞舞歌亦五篇及鐸舞歌一篇幡舞一篇鼓
舞伎六曲並陳於元會鞞舞故二八桓玄將即真太
樂遣衆伎尚書殿中郎袁明子啓增滿八佾相承不
復革宋明帝自改舞曲歌詞惟存舞并闕其鞞舞梁
謂之鞞扇舞也幡舞扇舞今並亡。白鳩吳朝拂舞
曲也揚泓拂舞序云自到江南見樂府舞曲或云白
凫鳩云有此來數十年察其詞旨乃是吳人患孫皓
虐政思屬晉也隋牛弘請以鞞鐸巾拂舞陳之殿廷
帝從之而去其所持拂等。白紵舞按舞辭有巾袍
之言沈約云紵本吳地所出疑是吳舞也晉俳歌云
皎皎白緒節節爲雙吳音呼緒爲紵疑即白緒也梁

武帝又令沈約改其辭曰有四時白紵之歌約集所
載是也今中原有白紵曲辭旨與此全殊。前代樂
飲酒酣必起自舞詩云屢舞僊僊是也宴樂必舞但
不宜屢耳前代譏在屢舞不譏舞也漢武帝樂飲長
沙定王舞是也魏晉已來尤重以舞相屬也謝安以屬
桓嗣是近代以來此風絕矣宋孝武帝大明中以鞞
拂雜舞合之鐘石施於廟庭鶴舞馬舞竹書穆天子
傳亦有之宋鮑昭文有舞鶴賦此舞或時而有非樂
府所統今翔麟鳳苑廄有蹀馬俯仰騰躍皆合曲節
朝會用樂則兼奏之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四十五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四十六

樂六

清樂　坐立部伎

四方樂　散樂隋以前謂之百戲　前代雜樂

清樂

清樂者其始即清商三調是也並漢氏以來舊曲樂器形制并歌章古調與魏三祖所作者皆備於史籍屬晉朝播遷夷羯竊據其音分散苻永固平張氏於涼州得之宋武平關中因而入南不復存於內地及隋平陳後獲之文帝聽之善其節奏曰此華夏正聲也昔因永嘉流於江外我受天明命今復會同雖賞逐時遷而古致猶在可以此為本微更損益去其哀怨者而補之以新定呂律更造樂器因置清商署總謂之清樂先遭梁陳亡亂而所存蓋尠隋室以來日益淪缺○大唐武太后之時猶六十三曲今其辭存者有　白雪　公莫　巴渝　明君　明之君　鐸舞　白鳩　白紵　子夜　吳聲　四時歌　前溪　阿子　團扇　懊憹　長史變　督護　讀曲　烏夜啼　石城　莫愁　襄陽　棲烏夜飛　估客　楊叛　雅歌　驍壺　常林歡　三洲　採桑　春江花月夜　玉樹後庭花　泛龍舟等三十二曲　明之君雅歌各二首四時歌四首合三十七曲其吳聲四時歌雅歌[illegible]

春江花月夜並李詩所起餘具前歌舞雜曲之篇　又七曲有聲無辭　上林　鳳雛　平調　清調　瑟調　平折　命嘯　通前為四十四曲存焉當江南之時巾舞白紵巴渝等衣服各異梁以前舞人並十二人梁武省之減用八人而已令二人平巾幘緋褶舞四人碧輕紗衣裙襦大袖畫雲鳳之狀柒鬟髻飾以金銅雜花狀如雀釵錦履舞容閑婉曲有姿態沈約宋書惡江左諸曲哇淫至今其聲調猶然觀其政已亂其俗已淫既怨且思矣而從容雅緩猶有古士君子之遺風他樂則莫與為比樂用　鍾一架　磬一架　琴一　絃一　瑟一　秦琵琶一　臥箜篌一　筑一　箏一　節鼓一　笙二　笛二　簫二　篪二　葉二　歌二　自長安以後朝廷不重古曲工伎轉缺能合於管絃者唯　明君　楊叛　驍壺　春歌　秋歌　白雪　堂堂　春江花月夜　等八曲舊樂章多或數百言時明君尚能四十言今所傳二十六言就之訛失與吳音轉遠以為宜取吳人使之傳習　開元中有歌工李郎子郎子北人聲調以失云學於俞才生江都人也自郎子亡後清樂之歌闕焉又闕清樂唯雅歌一曲辭典而音雅閱舊記其辭信典自周隋以來管絃雜曲將數百曲多用西涼樂鼓舞曲多用龜茲樂其曲度皆時俗所知也唯彈琴家猶傳楚漢舊聲及清調琴調蔡邕五弄楚

調四弄謂之九弄雅聲獨存非朝廷郊廟所用故不載昔唐虞訖三代舞用國子欲其早習於道也樂師謂其尊一也漢魏以來皆以國之賤隸爲之唯雅舞尚選用良家子國家舞人閱司農戶容儀端正者歸太樂與前代樂户總名音聲人歷代滋多至有萬數

坐立部伎

安樂後周武平齊所作也行列方正象城郭周代謂之城舞舞者八十人刻木爲面狗喙獸耳以金飾之垂線爲髮畫襖皮帽舞蹈姿制猶作羌胡狀太平樂亦謂之五方師子舞師子摯獸出於西南夷天竺師子等國綴毛爲衣象其俛仰馴狎之容二人持繩拂爲習弄之狀五方師子各依其方色百四十人歌太平樂舞抃以從之服飾皆作崑崙象○破陣樂大唐所造也太宗爲秦王時征伐四方人間歌謠有秦王破陣樂之曲及即位貞觀七年製破陣樂舞圖左圓右方先偏後伍魚麗鵝鸛箕張翼舒交錯屈伸首尾迴互以象戰陳之形令起居郎呂才依圖教樂工百二十人被甲執戟而習之凡爲三變每變爲四陣有往來疾徐擊刺之象以應歌節數日而就發揚蹈厲聲韻慷慨歌者云秦王破陣樂饗宴奏之太宗謂侍臣曰朕昔在藩邸屢有征伐人間遂有此歌豈意今日發揚蹈厲雖異文容功業由之致有今日所以被於樂章亦不忘於本也右僕射封德彝進曰陛下以聖武戡難立極安人功成化定陳樂象德實弘濟之盛烈爲將來之壯觀文容習儀豈得爲比太宗曰朕雖以武功定天下終當以文德綏海內文武之道各隨其時公謂文容不如蹈厲斯爲過矣其後若讌設奏天子辟位公卿以下座宴者皆興焉慶善樂亦大唐造也太宗生於武功慶善宮及既貴宴宮中賦詩被以管絃舞童六十四人皆進德冠紫大袖裙襦漆髻皮履舞蹈安徐以象文教洽而天下安樂也正至饗宴及國有大慶奏于庭先是成功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二舞每奏上皆立對高宗即大常博士裴守真奏議曰竊惟二舞肇興謳吟歌贊九成之茂烈叶萬國之歡心義均韶夏用兼賓祭皆祖宗盛德而子孫饗之詳覽傳記未有皇王立觀之禮並謂守貞議是○大定樂高宗所造出自破陣樂舞者百四十人被五綵文甲持槊歌云八紘同軌樂以象平遼東而邊隅大定也○上元樂高宗所造舞者八十人衣畫雲水備五色以象元氣故曰上元○聖壽樂高宗武后所作也舞者百四十人金銅冠五色畫衣舞之行列必成字十六變而畢有聖超千古道太百王皇帝萬歲寶祚彌昌○光聖樂高宗所造也舞者八十人烏冠五綵畫衣兼以上元聖壽之容以歌王業所興自安樂以後皆雷大鼓雜以龜茲樂聲振百里並立奏之其大定樂加金鉦唯慶善樂獨用西

涼樂最為閑雅舊破陣上元慶善三舞皆易其衣冠
合之鐘磬以饗郊廟自武太后革命此禮遂廢自安樂部
謂之立部伎○讌樂武德初未暇改作每讌享因隋舊制
奏九部樂一讌樂二清商三西涼四扶南五高麗六龜茲七安國八疏勒九康國至貞
觀十六年十一月宴百寮奏十部先是伐高昌收其
樂付太常至是增為十部伎其後分為立坐二部立部
伎有八部一安樂後周平齊所作周代謂之城舞二太平樂亦謂之五方師子舞三破陣樂四慶善樂五大定樂亦謂之八紘同軌樂太宗平遼時作也六上元樂高宗所造七聖壽樂武太后所作八光聖樂高宗所造坐部伎有六部一讌樂張文收所作又分為四部有景雲慶善破陣承天等樂二長壽樂武太后長壽年所作三天授樂武太后天授年所作四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作五龍池樂玄宗所作六破陣樂玄宗作生於立部伎也
貞觀中景雲見河水清協律郎張文收採

古朱鴈天馬之義製景雲河清歌名曰讌樂奏之管
絃為諸樂之首今元會第一奏者是景雲舞八人花錦袍五色
綾袴綠雲冠黑皮靴慶善樂舞四人紫綾大袖絲布
袴假髻破陣樂舞四人緋綾袍錦衿褾緋綾袴承天
樂舞四人紫袍進德冠並金銅帶樂用玉磬一架
大方響一架　笛一　箏一　筑一　臥箜篌一
大箜篌一　小箜篌一　大琵琶一　小琵琶一
大五絃琵琶一　小五絃琵琶一　吹葉一　大
笙一　小笙一　大篳篥一　小篳篥一　大簫一
小簫一　正銅鈸一　和銅鈸一　長笛一　尺八
一　短笛一　揩鼓一　連鼓一　鞉鼓二　浮鼓

二　歌二　此樂唯景雲舞近存餘並亡○長壽樂
武太后長壽年所造也舞十二人畫衣冠也○天授
樂武太后天壽年所造也舞四人畫衣五綵鳳冠○
鳥歌萬歲樂武太后所造也時宮中養鳥能人言又
常稱萬歲為樂以象之舞三人緋大袖並畫鸜鵒冠
作鳥象今嶺南有鳥似鸜鵒養之久則能言名吉了
音料○龍池樂玄宗所作也玄宗龍潛之時宅於崇慶坊宅南坊人
所居變為池瞻氣者亦異焉故中宗末年汎舟池內
玄宗正位以宅為宮池水逾大瀰漫數里為此樂以
歌其祥也舞有七十二人冠飾以芙蓉○小破陣樂
玄宗所作也生於立部伎破陣樂舞四人金甲冑自

長壽樂以下皆用龜茲樂舞人皆著靴唯龍池樂備
用雅樂而磬舞八躡自讌樂並謂之坐伎太宗貞觀末有裴神符妙解琵琶初唯作勝蠻奴火鳳傾盃樂三曲聲度清美太宗深悅之高宗之末其伎遂盛流於時矣自武太后中宗之代大增造坐伎諸舞隨亦寖衰

四方樂散樂

周官韎師掌教韎樂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舞之以東夷之舞韎音妹
大饗亦如之旄人掌教夷樂夷樂四夷之樂亦皆有聲歌及舞
凡四方之舞以舞仕者屬焉又有鞮鞻氏上音低下音屨掌
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歔而歌之讌亦如之作
先王樂者貴能包而用之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
及也東夷之樂曰侏離言陽氣所通萬物離地而生也南蠻之樂

曰任（任言陽氣用事萬物懷任也）西戎之樂曰禁（禁言陰氣始通禁止萬物生長）
北狄之樂曰昧（昧言陰氣用事萬物衆形皆昧）北聲不正作之四門
之外各持其方岳獻其聲而已自周衰此禮則廢○
東夷二國（高麗百濟）高麗樂工人紫羅帽飾以鳥羽黃大
袖紫羅帶大口袴赤皮鞾五色縚繩舞者四人椎髻
於後以絳抹額飾以金璫二人黃裙襦赤黃袴二人
赤黃袴二人赤黃裙襦袴極長其袖烏皮鞾雙雙併
立而舞樂用　彈箏一　搊箏一　臥箜篌一　琵
琶一　五絃琵琶一　義觜笛一　笙一　橫笛一
簫一　小篳篥一　大篳篥一　桃皮篳篥一
腰鼓一　齊鼓一　擔鼓一　貝一　大唐武太后

時尚二十五曲今唯能一曲衣服亦寖衰敗失其本
風○百濟樂中宗之代工人死散開元中岐王範爲
太常卿復奏置之是以音伎多闕舞者二人紫大袖
裙襦章甫冠皮履樂之存者箏笛桃皮篳篥箜篌歌
南蠻二國○扶南樂舞二人朝霞衣行纏赤皮鞾隋
代全用天竺樂今其存者有羯鼓都曇鼓毛員鼓簫
橫笛篳篥銅鈸貝天竺樂工人皂絲布幞頭巾白練
襦紫綾袴緋帔舞二人辮髮朝霞袈裟若今之僧衣
也行纏碧麻鞋樂用羯鼓毛員鼓都曇鼓篳篥橫笛
鳳首箜篌琵琶五絃琵琶銅鈸貝其都曇鼓今亡西
戎五國（高昌龜茲疏勒康國安國）○高昌樂舞工人白襖錦袖赤

皮靴皮帶紅抹額樂用　答臘鼓一　腰鼓一　雞
婁鼓一　羯鼓一　簫一　橫笛一　篳篥二　五
絃琵琶二　琵琶二　銅角一　豎箜篌一　笙一
○龜茲樂工人皂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袖緋布袴
舞四人紅抹額緋白袴帑烏皮靴樂用　豎箜篌一
琵琶一　五絃琵琶一　笙一　橫笛一　簫一
篳篥一　答臘鼓一　腰鼓一　羯鼓一　毛員
鼓一（今亡）　雞婁鼓一　銅鈸二　貝一○疏勒樂工
人皂絲布頭巾白絲布袍錦衿褾白絲布袴舞二人
白襖錦袖赤皮靴赤皮帶樂用　豎箜篌一　琵琶
一　五絃琵琶一　橫笛一　簫一　篳篥一　答
臘鼓一　腰鼓一　羯鼓一　雞婁鼓一○康國樂

工人皂絲布頭巾緋絲布袍錦衿褾舞工人緋襖錦
袖綠綾渾襠袴赤皮靴白袴帑舞急轉如風俗謂之
胡旋樂用　笛二　正鼓一　小鼓一　和鼓一
銅鈸二○安國樂工人皂絲布頭巾錦衿褾紫袖
袴舞二人紫襖白袴帑赤皮靴樂用　琵琶一　五
絃琵琶一　豎箜篌一　簫一　橫笛一　大篳篥
一　雙篳篥一　正鼓一　銅鈸二　箜篌一○乞
寒者本西國外蕃之樂也神龍二年三月并州清源
縣令呂元泰上疏曰臣謹按洪範八政曰謀時寒若
君能謀事則寒順之何必裸露形體灌衢路鼓跳

躍而索寒也禮記曰立秋之日行夏令則寒暑不
夫陰陽不調政令之失也休咎之應君臣之感也
均影響可不戒哉景雲二年右拾遺韓朝宗諫曰傳
曰辛有適伊川見被髮於野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
乎其禮先亡矣後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以其中
國之人習戎狄之事一言以貫百代可知令之乞寒
濫觴胡俗伏願三思籌其所以至先天二年十月中
書令張說諫曰韓宣適魯見周禮而嘆孔子會齊數
倡優之罪列國如此況天朝乎今外國請和選使朝
謁所望接以禮樂示以兵威雖曰戎夷不可輕伐優
人頗攻其制度非舊旨也○窟礧子亦曰魁礧子作

偶人以戲善歌舞本喪樂也漢末始用之於嘉會北
齊後主高緯尤所好高麗之國亦有之今閭市盛行
焉若尋常享會先一日具坐立部樂名上太常太常
封上請所奏御注而下及會先奏坐部伎次奏立部
伎次奏蹀馬次奏散樂然所奏部伎並取當時止無准定

前代雜樂

鼓吹者蓋短簫鐃歌蔡邕曰軍樂也黃帝岐伯所作
以揚德建武勸士諷敵也周官曰師有功則凱樂左
傳晉文公勝楚振旅凱而入司馬法曰得意則凱歌
雍門周說孟嘗君鼓吹于不測之泉說者云鼓自一
物吹自竽籟之屬非簫鼓合奏別爲一樂之名也然

則短簫鐃歌此時未名鼓吹矣應邵漢鹵簿圖唯有
騎執箛即笳不云鼓吹而漢代有黃門鼓吹漢享
宴食舉樂十三曲與魏代鼓吹長簫短簫伎錄並云
絲竹合作執節者歌又建初錄云務成黃爵玄雲遠
期皆騎吹曲非鼓吹曲此則列於殿庭者爲鼓吹今
之從行鼓曲爲騎吹二曲異也又孫權觀魏武軍作
鼓吹而還應是此鼓吹魏晉代給鼓吹甚輕牙門督
將五校悉有鼓吹晉江左初臨川太守謝摛每寢夢
聞鼓吹有人爲占之曰君不得生鼓吹當得死鼓吹
摛擊杜弢戰歿追贈長水校尉葬給鼓吹焉謝尚爲
江夏太守詣安西將軍庾翼於武昌諮事翼以鼓吹

賞尚射破便以其副鼓吹給之齊梁至陳則甚重矣
各製曲辭以頌功德焉至隋亡○西涼樂者起苻氏
之末呂光沮渠蒙遜等據有涼州變龜茲聲爲之號
爲秦漢伎後魏太武既平河西得之謂之西涼樂至
魏周之際遂謂之國伎魏代至隋咸重之其曲項琵
琶豎箜篌之徒並出於西域非華夏舊器揚澤新聲
神白馬之類生於胡歌非漢魏遺曲故其樂聲調悉
與書史不同其歌曲有永世樂解曲有萬代豐曲有
于闐佛曲工人平巾幘緋褶白舞一人方舞四人白
舞今闕方舞四人假髻玉支釵紫絲布褶白大口袴
五綵接袖烏皮靴其樂器用 鍾一架 磬一架

彈箏一 搊箏一 臥箜篌一 豎箜篌一 琵琶一 五絃琵琶一 笙一 簫一 大篳篥一 小篳篥一 長笛一 橫笛一 腰鼓一 齊鼓一 擔鼓一 貝一 銅鈸二 舞四人 禮畢者本自晉太尉庾亮家亮卒其伎追思亮因假為其面執翳以舞象其容取謚以號之謂文康樂每奏九部樂終則陳之故以禮畢為名其曲有散花樂等隋平陳得之入九部樂器有笙笛簫箎鈴槃鞞腰鼓等七種三懸為一部工人二十二人今亡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四十六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四十七

樂七

郊廟宮懸備舞議

郊廟不奏樂廟諸室別舞議

祭日不宜備舞六代樂議　宗廟迎送神樂議

舞佾議

散齋不廢樂議　臨軒拜三公奏樂議

三朝行禮樂失制議　三朝上壽有樂議

三朝不宜奏登歌議　徹食宜有樂議

巴渝舞雜武舞議　皇后樂議

東宮宴會奏金石軒懸及女樂等議

皇帝幸東宮鼓吹作議

國哀廢樂議　遏密不設懸議

大喪而承嗣位未三年廢樂議

大喪在殯梓宮未返廢樂議

皇后崩服未終廢樂議　太后父喪廢樂議

皇后母喪廢樂議　公主喪廢樂議

太子所生喪廢樂議　大臣喪廢樂議

忌月不廢樂議

郊廟宮懸備舞議 魏 宋 大唐

魏散騎常侍王肅議曰王者各以其禮制事天地今說者據周官單文為經國大體懼其局而不弘也漢

武帝東巡狩封禪還祠大一于甘泉祭后土于汾陰
皆盡用其樂言盡用者謂盡用宮懸之樂也天地之
性貴質者蓋謂其器之不文不謂庶物當減也禮天
子宮懸舞八佾今祀圓丘方澤宜以天子制設宮懸
之樂八佾之舞奏可又議曰說者謂周家祀天唯
舞雲門祀地唯舞咸池宗廟唯舞八佾似失其義矣
周禮賓客皆作備樂左傳王子穨享五大夫樂及徧
舞六代之樂也然則一會之日具作六代之樂天地
宗廟事之大者賓客讌會比之爲細王制曰庶羞不
踰牲燕衣不踰祭服可以燕樂而踰天地宗廟之樂
乎周官以六律六呂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

鬼神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悅遠人夫六
律六呂五聲八音皆一時而作之至於六舞獨分擘
而用之所以厭人心也又周官韎師掌教韎樂韎音昧又莫拜
切祭祀則帥其屬而舞之大享亦如之韎東夷之樂
也又鞮鞻掌四夷之樂與其聲歌祭祀則吹而歌之
燕亦如之四夷之樂乃入宗廟先代之典獨不得用
大享及燕曰知之者明古今夷夏之樂皆主之於宗
廟而後播及其餘也夫作先王樂者貴能包而用之
也納四夷之樂者美德廣之所及也高皇帝太皇帝
太祖高祖文昭廟皆宜兼用先代及武始大均之舞
尚書盧毓奏叶律中郎將左延年議按周禮以雲門

祀天咸池祀地又令廟用宮懸則祀天地宜用宮懸
博士趙怡以爲古無四懸自周始耳未有作古樂而
用近懸也按今天地之樂懸謂之上下管與虞舜登
歌同不言二懸宜如故事但設上下管而已侍中繆
襲議周存六代之樂故各有所用今樂制既亡唯季
漢氏韶武魏承舜文周爲二王之統故文始大武武
德武始大鈞可以備四代之樂奏黃鍾舞文始以禮
天地奏太蔟舞大武以祀五郊明堂奏姑洗舞武德
巡狩以祭四望山川奏蕤賓舞武始大均以祀宗廟
及二至祀丘澤於祭可兼舞四代又漢有雲翹育命
之舞不知所出舊以祀天今可以雲翹祀圓丘以

育命祀方澤祀天地宜宮懸如延年議司空衛臻議
圓丘宜用大韶樂宜宮懸宗廟之樂宜用武始咸熙
○宋武帝永初始調金石文帝元嘉十八年有司奏
二郊宜奏登歌後詔顏延之造歌詩廟舞猶闕孝武
孝建二年前殿中曹郎荀萬秋議按禮祭天地有樂
者爲降神也故易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
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周官曰作樂於圓丘之上天
神皆降作樂於方澤之中地祇皆出又曰乃奏黃鍾
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呂歌應鍾舞咸池
以祀地祇由斯而言以樂祭地其來尚矣今郊享闕
樂竊以爲疑祭統曰夫祭有三重焉獻之屬莫重於

裸聲莫重於升歌舞莫重於武宿夜此周道也至於漢奏五行魏舞咸熙皆以用享宴逮晉氏太始之初傅玄作晉郊廟歌詩三十二篇太康中荀勗受詔成父昴業定金石四懸用之郊廟是則相承郊廟有樂之證也今廟祠登歌雖奏而舞象未陳懼闕備禮方茲禮儀遺逸罔不具舉而況出祇降神撰樂於郊祭昭德報功有闕於廟享請郊廟宜設清樂於是竟陵王誕等五十一人並同萬秋議。梁武帝制曰先儒皆以宗廟宜設宮懸按周官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奏太蔟歌應鍾舞咸池以祭地祇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饗先妣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

享先祖虞書云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下管鞉鼓合止柷敔笙鏞以間周禮則分樂享祀虞書則止鳴四懸求之於古無宮懸之文按所以不宮懸者事人禮縟（縟音辱數也）事神禮簡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而至敬不壇天子龍袞而至敬不文觀天下物無可以稱其德者則以少為貴郊特牲云宗廟之器可用也而不可使其利所以交於神也不可以同於所安樂之義也王肅初不分析此前數言宜用天子之制若郊廟既均其制二神禮文復何以同今宜祀天地宗廟逐所應須便即設之則非宮非軒非判非持直以致敬所應施用耳。大唐麟德二年十月詔

國家平定天下革命創制紀功旌德久被樂章今郊祀四懸猶用干戚之舞先朝作樂韞而未伸其郊廟享宴等所奏宮懸文舞宜用功成慶善之樂皆著履執拂依舊服袴褶童子冠其武舞宜用神功破陣之樂皆衣甲持戟其執纛之人亦著金甲人數並依八佾仍量加簫笛歌鼓等於懸南列坐若舞即與宮懸合奏其宴樂內二色舞者仍依舊別設儀鳳二年十一月太常少卿韋萬石奏曰據貞觀禮郊享日文舞奏元和順和永和等樂其舞人著委貌冠服手執籥翟其武舞奏凱安其舞人著平冕手執干戚奏崇德二年十月勑文舞改用功成慶善樂武舞改用神功

破陣樂并改器服俱以慶善樂不可降顧破陣樂又未入雅樂雖改用器服其舞出依舊迄今不改事既不安恐須別有處分詔曰舊文舞武舞既不可廢并器服總宜依舊若懸作上元舞日奏神功破陣樂及功成慶善樂并殿庭用舞並須引出懸外而作其安罷舞出宜更商量作安穩法并錄凱安六變法象奏聞萬石又與刊正樂官等奏曰謹按凱安舞是貞觀年中所造武舞準貞觀禮及今禮但郊廟祭享奏武舞之樂即用之凡有六變（一變象龍興參墟二變象克定關中三變象東夏賓服四變象江淮寧謐五變象獫狁讋伏六變象兵還振旅）謹按貞觀禮祭享曰武舞唯作六變亦如周之大武六成樂止今禮奏武舞

六成而數終未止既非師古不可依行其武舞凱安
請依古 及貞觀禮六成樂作立部伎內破陣樂五
十二徧 入雅樂只有兩徧名七德立部伎內慶善
樂五十徧俻入雅樂只有一徧名九功上元舞二十
徧今入雅樂一無所減每見祭享日三獻已終上元
舞猶舞未畢今更加破陣樂慶善樂恐獻酌以後歌
舞更長其雅樂內破陣樂慶善樂上元舞三曲並請
俻改通融令長短與禮相稱冀於事爲便破陣樂有
象武事慶善樂有象文事按古六代舞有雲門大咸
大韶大夏等是古之文舞殷之大濩周之大武是古
之武舞先儒相傳國家以揖讓得天下則先奏文舞

若以征伐得天下則先奏武舞請應用二舞日先奏
神功破陣樂次奏功成慶善樂先奉勑於圓丘方澤
太廟祠享日則用上元之舞臣據見行禮欲於天皇
酌獻降復位高皇在位尊號天皇以後即作凱安六變樂止其
神功破陣樂功成慶善樂上元舞三曲待改俻訖以
次通融作之即得新舊並行前後有序詔從之開元
八年九月瀛州司法參軍趙愼言論郊廟用樂表曰
祭天地宗廟樂合用商音又周禮三處大祭俱無商
調鄭玄云此無商調者祭尚柔商堅剛也以臣愚知
斯義不當但商音金也周德木也金能尅木作者去
之今皇唐土王即殊周室五音損益須逐便宜豈可

將木德之儀施土德之用又說者以商聲配金即作
剛柔理解殊不知聲無定性音無常主剛柔之體寔
由其人人和則音和人怒則聲怒故禮稱怒心感者
其聲麤以厲愛心感者其聲和以柔豈如宮聲爲君
商聲爲臣豈以臣位配金爲臣道便爲剛乎其三祭
並請加商調去角調又郊廟二舞人不依古制未協
人神按周禮以樂舞教國子舞雲門大咸大濩大武
是知古之舞者即諸侯子孫容服鮮麗故得神祇降
福靈光燭壇今之舞人並容貌最陋屠沽之流用以
接神欲求降福固亦難矣有隋之際猶以品子爲之
號爲二舞郎逮乎聖朝遂變斯制誠願革茲近誤考

復古道其二舞人望取品子年二十以下容顏脩正
者充令太常博士主之准國子學給料行事之外習
六樂之道學五禮之儀十周年量文武授散官號曰
雲門生又按周禮奏太族歌應鍾以享地祇注云地
祇謂神州社稷也太族陽也位在寅應鍾陰也位在
亥故斗建亥則日月會於寅斗建寅則日月會於亥
是知聖人之制取合於陰陽歌奏之儀用符於交會
今之登社即乖古法乃下奏太簇上歌黃鍾但太族
黃鍾俱是陽律上下歌奏不異乃是陽合於陽非特
違其禮經抑亦乖於會合其社壇歌黃鍾請改爲應
鍾又五郊工人舞人衣服合依方色按周禮以倉

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珪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是知五天帝德色玉不同四時文物各隨方變冀以同色相感同事相宜陰陽交泰莫不由此今祭器茵褥總隨於五方五郊衣服獨乖於方色舞者常持皂飾工人恒服絳衣以臣愚知深爲不便其工人衣服請各依方色其宗廟黃色仍各以所主色標袖又以樂治身心禮移風俗請立樂教以化兆民周禮曰以國子中和祗庸孝友其國子諸生請教以樂經同於禮傳則人人知禮家家知樂自然風移俗易災害不生其樂經章目雖詳稍乖旨要請委通明博識修撰訖然後頒下二十五年太常卿常縚令傅道直大樂李尚沖樂正沈元福郊社令陳虔申懷操等詮叙前後所行用樂章爲五卷以付太常鼓吹兩署令工人習之隋太常舊相傳有讌樂五調歌詞各一卷或云貞觀中侍中楊恭仁及趙方等所集歌詞多鄭衛皆近代詞人雜詩至是縚又令太樂令孫玄成更加整比爲七卷開元二十九年六月太常奏東封太山日所定雅樂其樂曰元和六變以降天神順和八變以降地祇皇帝行用太和之樂其封太山登歌奠玉幣用肅和之樂迎俎用雍和之樂酌福飲福酒用福和之樂送文迎武用舒和之樂亞獻終獻用凱安之樂送神用夾鍾元和之樂禪社首送神林鍾宮順和之樂享太廟迎神用永和之樂獻祖宣皇帝酌獻用光大之舞懿祖光皇帝酌獻用長發之舞太祖景皇帝酌獻用大政之舞

代祖元皇帝酌獻用大成之舞高祖神堯皇帝酌獻用大明之舞太宗文武皇帝酌獻用崇德之舞高宗天皇帝酌獻用鈞天之舞中宗孝和皇帝酌獻用太和之舞睿宗大聖真皇帝酌獻用景雲之舞徹俎用雍和之舞送神用黃鍾宮永和之樂臣以樂章殘缺積有歲時自有事東巡親謁九廟聖情慎禮精祈感通皆祠前累月考定音律請編入史冊萬代施行乃下制曰王公卿士爰及有司頻詣闕上言請以唐樂爲名者斯至公之事朕安得而辭焉然則大咸大韶大濩大夏皆以大字表其樂章今依所請宜曰大唐樂

郊廟不奏樂廟各室別舞議 宋 大唐

宋顏竣七旬文議曰郊之有樂蓋生周易周官歷代著議莫不援准夫掃地而祭器用陶匏唯質與誠以章天德文物之備理固不然孝經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則豫之作樂非郊天也大司樂職奏黃鍾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鄭注云神五帝及日月星辰也王者以夏正月祀其所受命之帝於南郊則二至之祀又非天地考之眾經郊祀有樂未見明證宗廟之禮事炳載籍爰自漢元迄于有晉雖時或更制大抵相因其惟不襲名號而已今樂典淪缺知音代寡改作之事臣聞其語正德大豫

禮容具存宜殊其徽號飾而用之以正德爲宣化之
舞大豫爲興和之舞庶足以丕表世烈悅彼後昆前
漢諸祖宗廟處所各異主名既革舞號亦殊今七廟
合食殿庭其所舞蹈之容不得廟有別制後漢東平
王蒼已議之矣又王肅韓祗以王者德廣無外六代
四夷之舞金石絲竹之樂宜備奏宗廟愚謂蒼肅之
議合於典禮適於當今左僕射建平王宏又議按據
周禮孝經天與上帝運文重出故謂上帝非天則易
之作樂非爲祭天也按易稱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
之上帝以配祖考尚書云肆類于上帝春秋傳曰告
昊天上帝凡上帝之言無非天也天尊不可以一稱

故或謂之昊天或謂之上帝或謂之昊天上帝不得
以天有類便謂上帝非天徐邈推周禮國有故則旅
上帝以知禮天旅上帝同是祭天言禮天者謂常祀
也旅上帝者有故而祭也孝經稱嚴父莫大於配天
故云郊祀后稷以配天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
旣以配天爲義則上帝猶天益明也不欲使二天文
是故變言上帝耳周禮祀天之言再見故鄭注以前
天神爲五帝後冬至所祭爲昊天後又云二至之祀
又非天地未知天地竟應以何時致享記云埽地而
祭器用陶匏旨明所用貴素無害以樂降神萬秋
謂郊宜有樂事有典據東平王蒼以謂前漢諸祖別

廟是以祖宗之廟可得各有舞樂至於祫祭始祖之
廟則專用始祖之舞故謂後漢諸祖共廟同庭雖有
祖宗不宜入入別舞此誠一家之意而未統適時之
變也後漢從儉故諸祖共廟猶以異室存別廟之禮
晉氏以來登歌頌美諸室繼作至於祖宗樂舞何獨
不可迭奏苟所詠者殊雖共庭亦非嫌也魏三祖各
有舞樂豈複是異廟邪衆議並同。大唐貞觀十四
年六月詔曰殷薦祖考以崇功德比雖加誠潔而廟
樂未稱宜令所司詳諸故實制定奏聞秘書監顏師
古議曰伏惟　皇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並積德
累仁重光襲軌化覃行葦慶流瓜瓞詩云濬哲維商

長發其祥言殷之先祖又有深智虞夏二代發禎祥
也三廟之樂請同奏長發之舞其登歌則各爲辭太
祖景皇帝丕肇沮漆教漸豳岐胥宇之志旣勤靈壽
之萌始附詩云君子萬年永錫祚胤今遐邇之期惟
天所命長與福祚流于子孫也廟樂奏永錫之舞代
祖先皇帝丕承鴻緒克紹宏猷實啓蕃昌用集寶命
易大有彖曰其德剛健而文明應乎天而時行言德
應天道行不失時剛健無滯文明不犯也廟樂請奏
大有之舞　高祖太武皇帝膺期馭曆揖讓受終奄
有四方仰齊七政介以景福申茲多祜武崇勿替誕
保無疆易曰大明終始六位時成此明終始之道皆能

大明故不失時成六位也請若　明之緒稱文王治
明德廟樂請奏大明之舞　文皇后厚德載物凝
脩禮天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吉坤道至靜柔順
利貞資生攸類皆暢達也斯樂請奏光大之舞給事
中許敬宗議曰臣聞七廟觀德義冠於宗祀三祖仕
天式彰於嚴配前聖所難莫大於茲鍾律革音播乎
舞於草萬羽籥成列申昭厲於烝嘗爰制典司加崇
稱號循聲覈實敬闡尊名謹備樂章式昭彝範　皇
祖弘農府君宣簡公懿王廟樂請同奏同發之舞
太祖景皇帝廟樂請奏大階之舞　代祖元皇帝廟
樂請奏大成之舞　高祖太武皇帝廟樂請奏大明

之舞　文德皇后廟樂請奏光大之舞七廟登歌請
每室別奏詔曰可

祭日不宜徧舞六代樂議 梁陳

梁武帝時太常任昉奏據魏王肅議周禮賓客皆作
備樂況天地宗廟事之大者周官以下六律六呂五
聲八音六舞大合樂致鬼神以和邦國請依王肅祀
祭郊廟備六代樂帝曰按言大合樂者是使六律與
五聲克諧八音與舞蹈合節耳皆謂致鬼神祗用六
代樂也其後即言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此
則曉然已明肅則失其旨矣推檢記載初無宗廟郊
禋徧舞之文唯明堂之位云以禘禮祀周公於太廟

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幘裼而舞大夏納夷
蠻之樂於太廟言廣德於天下也按所以舞大夏大
武者止欲備其文武二舞耳非兼用六代也夏以文
受周以武功所以故兼之而不用虞者漢武舞也周
監於二代質文乃備納蠻夷樂者此明功德所須盡
止施禘祫不及四時也今四海之祭而不徧舞者何
夫祭尚於敬不欲使樂繁禮縟故季氏逮闇而祭日
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肅敬之心皆倦怠矣
有司跛波義反倚乙綺反以臨祭其為不敬大矣他日祭
子路與焉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孔子聞之曰誰
謂由也而不知禮乎儒者知子頹寡享猶舞六代不

知有司跛倚不敬已太若依蕭議用六代樂者郊堂
既有迎神之樂文登歌各頌功德徧以六律總以出
入方待樂終然後罷祭者此則乖仲尼譏晏朝之旨
若三獻禮畢即便卒事則無勞於徧舞也○陳武帝
欲設備樂有司議以梁武帝議為非時碩學名儒朝
端在位者咸希上旨並即注同祠部侍郎姚察乃轉
引經籍獨違群議據梁樂為是當時驚駭莫不慙服

舞佾議

宋文帝元嘉十三年司徒彭城王義康於東府正會
依舊給伎總章工馮大列相承給諸王伎十四種其
舞伎三十六人太常博士傅崇議以為未詳此人數

所由唯杜氏注左傳佾舞云諸侯六六三十六人以爲非也夫舞者所以節八音也八音克諧然後成樂故樂必以八人爲列自天子至士降殺以兩兩者減其二列耳杜以爲一佾又減二人至士止餘四人豈復成樂按服虔注左傳云天子八八諸侯六八大夫四八士二八其議甚允今諸王不復舞佾其總章舞伎即古之女樂已殿庭八八諸王則應六八春秋鄭伯納晉悼公女樂二八晉以一八賜魏絳此樂以八人爲列之證也若如議者唯天子有八則鄭應納晉二六晉應賜絳一六也自天子至士其文物典章尊卑差級莫不以兩未有諸侯既降二列又一列輒減

二人近降太半非唯八音不具於兩義亦乖

宗廟迎送神樂議 宋梁

沈約宋書曰東晉及宋太祝唯送神而不迎神近議者或云廟以居神恒如在也不應有迎送之事意以爲並乖其義立靈四時致享以申孝以申孝思之情神升降無常何必恒安故處故祭義云樂以迎來哀以送往鄭注云迎來而樂樂親之來送往而哀哀其享否不可知也尚書曰祖考來格漢書安世房中歌曰神來宴娛詩云三后在天又云神保聿歸注曰歸於天也此蓋言神有去來則宜有送神明矣即周肆夏之名備迎送之樂古以尸象神故儀禮有迎尸送尸今近代雖無尸豈可無迎送之禮又傅玄有迎神送神歌辭明江左不迎非舊典也○梁有司議曰漢禮樂志云大祝迎神于廟門奏嘉至猶古降神之樂也宋孝建則奏肆夏今元徽則奏昭夏魏晉無聞齊則因宋按周禮尸出入奏昭夏二者尸牲所奏本無迎送之義郊特牲曰殷以樂降神周以鬯降神殷尚質據天而迎先聲樂乃灌地周尚文據地而主先灌地乃擊樂以殷而言止施郊壇清廟嚴閑此唯靈宅主安於龕神若是依既無出入何事迎送歌揚而迎猶非降神之敬儒者云周祀尸出入奏肆夏今無復尸即以迎神尸非神神非尸迎此迎神失之以遠宗廟則應

省迎送樂武帝制曰禮云祭之日樂與哀半樂以迎來哀以送往尚書有高宗肜日之文詩著繹賓尸之作故儒者或云今日之祭明日又祭殷曰肜周以爲繹肜繹之祭在乎門傍名以爲祊此豈不以神靈不測於此失之遇之殷人求陽周人求陰今已絕灌禘之禮宜在求陽之義尸非神神非尸今可得言主非神神非主以不若爾主雖安於龕室神則無所不之送迎之樂爾會陰陽不測之理前儒之議如似可安今隨人所用

散齋不廢樂議

後漢仲長統論散齋可宴樂御史大夫郗慮奏敗亂

家齋曰從古制諸祭祀皆十日致齋七日散齋三日致齋散齋之日內有嘉慶之事或言可賀會宴樂或言不可尚書令荀彧與臺郎董遇議曰禮志云三日齋一日用之猶恐不敬二日伐鼓何居音姬又云君致齋於外夫人致齋於內散齋則是事之漸然則散齋未絕外內與安樂之事也今一歲之內大小祭祀齋將三百日如此無復用樂之時古今之制當各從所宜若外齋多日而內實犯禮乃所以廢齋也散齋宜從得會宴樂

臨軒拜三公奏樂議

晉博士張放議臨軒遣使應作樂放引太始閒皇太子冠太子進而樂作位定而樂止王者諸侯尊卑雖殊至於禮秩或有同者冠之與拜俱為嘉禮是以准昔儀注謂宜作樂令符云至尊受太子拜時無鐘磬之樂也又按泰始三年有司奏皇太子明曆休命光啓嘉祚宜依漢魏故事大會武帝詔曰情懷哀慘無歲正會以四方集故不從心耳此日可不會循如前典無不應會但時有險易故禮興耳非謂斯時不應會也太常蔡謨等言拜三公應有樂宜設懸於殿庭令門下云非祭享則無樂按冠禮有樂傳曰國卿君之貳也是以命使之日御親臨軒百僚陪位此即敬事之意也古者天王饗下國之使命將帥遣使臣皆有樂故詩敘曰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勸歸皆作樂而歌之今命大使拜輔相比於下國之臣輕重殊矣輕誠有之重亦宜然博士考古以事義相准故謂臨軒遣使宜有金石之樂至於臨時之宜或樂制未備非守禮之官所裁記曰三公鼎司皇帝有與拜之禮何以不設樂又正位南面何以不服冕尚書顧和文言臨軒三公不應有樂禮無其文按衛宏所撰漢儀拜丞相亦無樂古之燕饗有樂者以揚賓之歡耳今拜三公事畢於庭階禮成於拜立歡宴未交無庸於樂

三朝行禮樂失制議

晉司律中郎將陳頎云昔者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辭太和中左延年改夔騶虞伐檀文王三曲更自作聲節其名雖存而聲實異唯因夔鹿鳴全不改易也魏代正朝大會太尉奉羣后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後又改三篇第一曰於赫篇詠武帝聲節與古鹿鳴同第二曰巍巍篇詠文帝用左延年所改騶虞聲第三曰洋洋篇詠明帝亦用延年所改文王聲第四復用鹿鳴之聲重用而除古伐檀及晉初食舉亦用鹿鳴按左傳穆叔如晉晉侯享之工歌鹿鳴之三三拜鹿鳴所以嘉寡君也敢不拜嘉毛詩云鹿鳴燕羣臣

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其心也詩傳並無行禮又叔孫通所製漢儀後無別行禮事荀氏云魏氏行禮食舉再取周詩鹿鳴以宴嘉賓無取於朝考之舊聞未知所應荀勖乃除鹿鳴舊歌更作行禮詩四篇先陳三朝朝宗之義食舉樂歌詩十二篇託三元肇發羣后奉璧趨步拜起莫非行禮豈容別設一樂謂之行禮邪荀譏鹿鳴之失似悟昔謬還製四篇復襲前軌

三朝上壽有樂議

禮記但有獻酬無上壽文唯詩雅云再拜稽首天子萬壽豳風云爲此春酒以介眉壽雖非灼然明文要是舊典其事古者詩工皆歌之故可得而言也漢興叔孫通禮儀七年長樂宮成諸侯朝禮罷伏置法酒侍坐殿上皆伏以尊卑次起上壽漢故事上壽四會曲注言但有鍾鼓而無歌詩魏初作四會有琴筑但無詩雅樂郎郭瓊云明帝青龍二年以長笛食舉第十二古大置酒曲代四會又易古詩名曰羽觴行用爲上壽曲施用最在前鹿鳴以下十二曲名食舉樂而會會之曲遂廢漢故事鄧昊及瓊等食舉之曲與時增損張華上雅樂詩表云魏上壽食舉詩及漢氏所施用其文句長短不齊皆未合於古雅漢故事則云上壽四曲華亦言有歌辭會其注當是闕文晉代

歌詩傳玄述具存

三朝不宜奏登歌議

禮記燕居入門而金作示情也升歌清廟示德也下管象武示事也是故古之君子不必親相與言也以禮樂以相示郊特牲云奠酬而工升歌發德也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明堂位云升歌清廟下管象武太師職云大祭祀師瞽登歌金奏擊拊以師職云大祭祀登歌擊拊尚書大傳云古者帝王升歌清廟之樂大琴練絃達越大瑟朱絃達越以常爲鼓竽瑟之聲亂人聲清廟升歌先人功烈德深也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深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故書曰搏拊琴瑟以詠祖考來格此之謂也按登歌各頌祖宗之功烈去鐘徹竽以明至德所以傳云其歌呼也曰於穆清廟於者歎之也穆者敬之也清者欲其在位者徧聞之也檢以經記悉施郊廟耳非元日所宜奏也若三朝大慶百辟具陳升二廟殿以歌祖宗君臣相對便應涕淚豈可獻酬舉爵以申歡宴邪若改辭易旨苟會一時則非古人登歌之義

徹食宜有樂議

周官云王大食三侑皆令鍾鼓漢蔡邕云王者食舉以樂今但有食舉樂食畢則無樂按膳夫職以樂侑

食禮記云客出以雍徹以振羽論語云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如此則徹食應有樂不容同用食舉也

巴渝舞雜武舞議 魏宋

魏文帝黄初二年改巴渝舞曰昭武至明帝景初元年尚書奏考按三代禮樂遺典據功象德奏作武始咸熙章斌三舞皆執羽籥晉又改魏昭武曰宣武舞羽籥舞曰宣文舞武帝咸寧元年詔定祖宗之號而廟樂乃停宣武宣文二舞而同用荀勗所次郭瓊宋識等所造正德大豫二舞。宋武帝永初元年改正德舞爲前舞大豫舞爲後舞建武二年有司奏宋承晉氏郊廟之樂未有名稱直號前舞後舞有乖古制於是改前舞爲凱容謂之文舞後舞爲宣烈謂之武舞何承天三代樂序云正德大豫二舞蓋出於二容樂然則其聲節有古之遺音焉晉使郭瓊宋識等造正德大豫舞初不言因事昭茱等兩舞承天空誤二容竟自無據按正德大豫二舞即出宣武宣文魏大武三舞也何以知之宣武魏昭武舞也宣文魏文始舞也魏改巴渝爲昭武五行曰大武今凱容舞則執籥翟此即魏文始舞也宣烈舞有弁弩有干戚弁弩漢巴渝舞也干戚周武舞也宋代止革其辭與名不變其舞舞相傳習至今不改瓊識所造正是雜用二

舞以爲大豫耳其饗之樂雖陳宗廟不應雜以周舞也遂皆稱雅正以爲盛德歷代景行所差實遠也

皇后樂議 魏

魏文帝黄初二年侍中繆襲奏曰文昭皇后四懸之樂當銘顯其均族次第依太祖之名號曰昭廟之具樂尚書奏曰禮婦人繼夫之爵同牢配食者樂不異文昭皇后今雖別廟至於宮懸樂器音均宜如襲議奏可隋牛弘循皇后房內之樂據毛萇侯苞孫毓故事皆有鍾磬而王肅之意乃言不可又陳統云婦人無外事而陰尚柔以靜爲體不宜用金石弘等采肅統言以取正焉煬帝大業元年秘書監柳顧言增房中樂益其鍾磬奏曰房內樂者主爲王后絃歌諷誦以事君子文王之風由近及遠樂以感人須存雅正既不設鍾鼓義無四懸何以取正於婦道也磬師職云燕樂之鍾磬鄭玄曰燕房中樂也以此而論房中之樂非[illegible]歌必有鍾磬也請以歌鍾各設二虡土革絲竹並副之女妓肄習朝燕則用之詔曰可

東宮宴會奏金石軒懸及女樂等議 梁大唐

梁武帝天監六年東宮新成皇太子出宮後於崇正殿宴會兼殿中郎司馬褧議謂既於崇正殿宴會太子臨座其事重宜依禮會奏金石軒懸之樂舊東宮元會儀注宮臣先入入時無樂至上宮客入方奏樂

天監中掌賓禮賀瑒議以為賓入而懸興示易以敬
也和易以敬宮人皆然謂不應有異慮以宮人始入
便應奏樂制曰且瑒又議上宮元會奏大壯武舞大
觀文舞猶中宮依注既不奏聞樂府有緣舊儀注
闕制曰學者令注充應猶未見其儀更可議同依禮
記云太子為樂也以賞諸侯之有功其治人勞者舞
行綴遠其治人逸者舞行綴短觀其舞知其德以此
而求諸侯舞行之樂可知也況皇儲養德春宮武
功攸屬謂宜備二舞以宣文武之德瑒制曰依議瑒
又議上宮元會始作樂先奏相和五引今宋舊東宮

元會同不制曰宜同○大唐先天元年正月皇太子
令宮臣就率更寺閱女樂太子舍人賈曾諫曰臣聞
作樂崇德以感人神韶夏有容咸英有節婦人媒黷
無廁其間昔魯用孔子幾致於霸齊人懼之饋以女
樂魯君既受孔子遂行戎有由余兵強秦人反
間遺之女妓戎王耽悅由余乃奔斯則大臣名賢嬪
之已久矣良以婦人為樂必務冶容哇妓動心蠱惑
喪志上行下效淫俗將成敗國亂人實由茲起竊
監撫餘閑宴私多過後庭妓樂古或有之至於所司
教習章示群僚慢妓淫聲實虧睿化伏願並令停斷

皇帝幸東宮鼓吹作議

晉武帝時儀曹關皇太子某月某日納妃依禮舊不
作樂不審至尊明幸東應作鼓吹與不與曹郎虞
龢議謂此禮處宮雖為行迹實遊情求治作鼓吹
非嫌

國哀廢樂議 后崩不設懸議附 晉 大唐

晉穆后喪下太常曰朝賀大送喪則奏會時云應懸而
不樂博士孔恢議曰奏會宣都去懸設樂為作不作
則不宜懸也孟獻子懸自是懸作而不作耳故天子
自加於人一等非為不應作而應懸也國語尚近謂
金石不可陳於庭也于時不從恢議正朝自懸而不
作○大唐貞觀二十三年高宗即位詔宜以來年正
月二日受朝其樂懸及享群臣並停永徽元年正月

有司奏依禮享郊廟並奏宮懸比停教習恐致廢
忘伏尋故實漢魏祔之後廢事如舊國之大禮祠
典為先今既給年理宜從吉若不肄習實慮不調誠
敬有虧致招罪責並從之大曆十四年十二月禮儀
使吏部尚書顏真卿奏謹按周禮大司樂職云諸侯
薨令去樂大臣死令弛樂鄭注云去謂釋下也是知
哀重者藏又晉穆后崩武帝咸寧元年饗萬國不
設樂晉博士孔恢議朝廷遏密懸而不樂恢以為宜
都去懸設樂為作不作則不宜懸國哀尚近謂金石
不可陳於庭伏請三年未畢朝會都不設懸如有大
臣薨歿則量輕重懸而不作敕付所司

大喪初架嗣位未三年廢樂議

晉懷帝永嘉元年冬惠帝三年制未終司徒左長史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作樂以爲自古帝王相承繼世及有異而受重同禮王侯尊殊得臣諸父兄弟故以傳嗣閔左氏謂之逆祀雖代變時殊質文不同至於受重尊祖敬宗其義一也君稱遏密諒闇之事或以縗麻卒哭或以心喪終制故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曰王安樂已早二年正會不宜作樂

大喪在殯梓宮未返廢樂議

晉愍帝建興元年十二月元帝時爲丞相在建業主簿熊遠議以懷帝梓宮未返正會不宜作樂謹按尚書堯崩四海遏密八音禮凶年天子徹樂減膳孝懷皇帝崩於虜廷梓宮未返人神同忿兆庶怨痛公與國同體憂容未歇如矜黎庶登歲之困以廢歡悅倖樂之事謂宜設饌以賜羣下而已大將軍王敦時而闕祭酒范堅白事云伏見每宴會賜樂備奏伎樂作愚淺多蔽竊有未安今國恥未雪梓宮幽遐不應備樂敦使州府博議參軍周武議云禮古今不同謂則取於朝廷敦從之

（通典卷百四十七）

二三四

皇后崩服未終廢樂議

晉符閔章皇后雖衣服未終后主已入朝當作樂不博士徐虔議引周景王有后嫡子之喪既葬除服而宴樂叔向猶譏之今宜不懸虞又引周禮有憂則弛縣今天下冢宰攝王不宜作樂但先人血祀不可廢月魯莊公主已入廟閔公二年吉禘猶曰未可以吉是不係於入廟也謂不宜設樂

太后父喪廢樂議

晉征西將軍褚裒薨皇太后之父未詳太后居喪符問皇帝元會當作樂不尚書王彪之議今若鐘懸鼓吹皆可以作者其餘羽毛絲竹奚爲廢之竊所未喻元皇后秋崩成帝咸康八年饗萬國設樂恭皇后哀服成帝咸康八年饗萬國不盡徹樂未詳二帝故事孰得孰失且恭皇后崩垂向周月朝行權制六宮煥然故以即吉經時雖尊於萬國然於帝爲卑不盡徹樂之詔或指在於斯也縱令咸康末不盡徹樂以爲今禮亦非所以發令明喻也禮云母有喪聲聞焉則不舉樂夫人之事親尊日王者達於庶人不以貴賤異禮也皇太后始居至哀縗服在躬號哭無時鼓鐘歌嚮之音實聞于內殆非禮所謂不舉樂之義今所欲行者輕所欲廢者重略輕崇重附禮合情救於體訓於是乎在意如前誠謂可設鼓懸鐘而不作

（通典卷一百四十七）

二三五

皇后母喪廢樂議

晉特廣昌鄉君喪御史中丞范汪奏宜終小會送喪

殯符冬至後小會應習鄉君未入殯日淺禮大夫死殯
一時之祭猶可廢況饗宴乎冬至唯宜群下奉賀
而已未宜便小會有詔以遠表疏示太常曾瓌曰咸
寧二年武帝故事三朝發哀三日不舉樂今爲輿
文帝諸姬處答循言臣按禮雜記君於卿大夫比卒
哭不舉樂今雖降而無服三月之內猶禮綫以君不
授言事如遠所啓咸寧詔書雖不合古義然隨時立
宜已爲定制誠非群下所得議論

公主喪廢樂議

晉穆帝升平元年冬至節小會廬陵公主未葬符問
應作樂不博士胡納曹耽等言君於大夫比卒哭不
舉樂公主加有骨肉之親宜闕樂太常王彪之引晉
武帝詔應作樂按武皇詔三朝舉哀者三旬乃舉樂
其一朝舉哀者三日則舉樂太始十年春長樂長公
主薨太康七年秋扶風武王薨武皇並舉哀三日而
已中興以來更參論不改此制今小會宜作樂

太子所生喪廢樂議

晉惠帝永寧元年冬愍懷太子母喪三年制未終大
司馬府參軍江統議二年正會不宜舉樂引春秋傳
曰母以子貴而儒者謂傳重非嫡服同衆子經無明
據然議爲短今愍懷太子正位東宮繼體承業監國
撫軍旣處其重無緣便議其輕制也二年正會不宜
舉樂

大臣喪廢樂議

禮記檀弓曰知悼子卒未葬平公飲酒師曠李調侍
鼓鐘杜蕢自外來入歷階而升酌曰曠飲斯又酌曰
調飲斯降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爾飲曠何也曰
子卯不樂知悼子在堂斯其爲子卯也大矣紂以甲子死桀以乙卯亡王者謂之疾日不以舉樂大臣喪重於疾日也晉賀循議曰上車騎大
將軍未葬喪不應作鼓吹鼓吹之興雖本爲軍之凱
樂有金革之音於宮庭發明大節以此爲盛與樂實
同按禮於貴臣比卒哭不舉樂今車騎未葬不宜作
也

忌月不廢樂議 晉 大唐

晉穆帝納后用九月九月是康帝忌月于時疑不定
下太常禮官荀訥議稱禮只有忌日無忌月語若有
忌月即有忌時忌歲益無理據當時從納所議軍樂
是軍容與常樂不等臣謂振作於事無嫌從之○大
唐武太后天冊萬歲二年請邊道大總管建安王攸
宜平契丹凱旋欲以十二月詣闕獻俘內史王及善
以爲軍將入城例有軍樂今既屬先帝忌月請備而
不奏鸞臺侍郎王方慶奏曰臣按禮經但有忌日而
無忌月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四十七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四十八

唐岐國公尚書右丞司徒同平章事杜佑君卿纂

明文林郎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建江王德溢校

奉議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僉事秀水吳鵬同校

兵序

三皇無為天下以治五帝行教兵由是興所謂大刑用甲兵而陳諸原野於是有涿鹿之戰阪泉之師若制得其宜則治安失其宜則亂危商周以前封建五等兵屬海內強弱相并秦氏削平罷侯置守歷代因襲爰政郡縣緬尋制度可采唯有漢氏是徵重兵悉在京師四邊但設亭障又移天下豪族輳居三輔邑

陵以為強幹弱枝之勢也或有四夷侵軼則從中命將發五營騎士六郡良家二師樓船伏波下瀨咸因事立稱畢事則省雖衛霍之勳高績重身奉朝請兵皆散歸斯誠得其宜也其後若王綱解紐正權外移蕃翰既從衆力自盛問鼎輕重無代無之如東漢之董卓袁紹晉之王敦桓玄宋謝晦劉義宣齊陳達王敬則梁侯景陳華皎後魏爾朱榮高歡之類是矣斯誠失其宜也國朝李靖平突厥李勣滅高麗侯君集覆高昌蘇定方夷百濟李敬玄王孝傑婁師德劉審禮皆是卿相率兵禦戎戎平師還並無久鎮其在邊境唯明烽燧審斥候立障塞備不虞而已寔安邊之良算為國家之永圖玄宗御極承平歲久天下乂安財殷力盛開元二十年以後邀功之將務恢封略以甘上心將欲蕩滅奚契丹翦除蠻吐蕃喪師者失萬而言一勝敵者獲一而言萬寵錫云極驕矜遂增哥舒翰統西方二師安祿山統東北三師踐更之卒俱授官名郡縣之積罄為祿秩開元初每歲邊費約用錢二百萬貫開元末已至一千萬貫天寶末更加四五百萬矣按兵部格破敵戰功各有差等其授官十一二天寶以後邊帥怙寵便請署官易州遂成府別將果毅之類每一制則同千餘人其餘可知雖在行間僅無白身者關輔及朔方河隴四十餘郡河北三十餘郡每郡官粟多者可萬石少不減五十萬石給充行官祿暨天寶末無不罄矣費天下若斯之甚也於是驍將銳卒善馬精金空於京師萃於二統邊陲勢強既如此朝廷勢弱又如

彼姦人乘便樂禍覬欲脅之以害誘之以利祿山稱兵內侮未必素蓄兇謀是故地逼則勢疑力侔則亂起事理不得不然也昔漢祖分裂土地封建王侯吳芮國卑弱而忠韓彭則強大而悖賈誼觀七國之盛歟書云治天下者令海內之勢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莫不制從若憚而不能政作末大本小終為禍亂文景因循莫革遂致誅錯之名向使制置得其宜則諸侯孰不從順姦謀邪計銷於胸懷寧復有干紀作亂之事乎語曰朝為伊周夕成桀跖形勢驅之一至于此矣又兵法曰將者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用當先之以中和後之以材器或未剛其性尚求其用

授以鋸刃委之專宰刑權一去物情隨之嗟勝之術
不其然矣夫戎事有國之大者自昔智能之士皆立
言作訓其勝也或驗之風鳥七曜或參以陰陽日辰
其教陣也或目以天地五行或變爲龍蛇鳥獸人之
聰穎方列斬見知吉凶冠婚之禮苟廢乎俯仰之容
稍或非精則乖常度故仲尼入廟每事皆問是必不
免有所失也矧其萬千介夫出自閭井若使心存進
退之令耳聽金鼓之聲手候擊刺之宜足趨發斷之
勢隨地形而變陣颷馳電發之疾因我使而乘敵勝
負須刻之間事繁目多應機猶古得不令衆心紊名
數而無暇安能奮勇鋭而爭利哉以愚管窺徒有其

說只恐雖教亦難必成然其訓士也但使聞鼓而進
聞金而止坐作舉措左旋右抽識旗幟指麾習器械
利使斯可矣其撫衆也有吮癰之恩投醪之均挾纊
之感行令之必賞罰之當斯可矣此乃用無弱卒戰
無堅敵而況以直伐曲以順討逆者乎若以風鳥可
徵則謝艾梟鳴牙旗而克麻秋宋武麾折沉水而破
盧循若以日辰可憑則鄧禹因癸亥克捷後魏乘甲
子勝敵略舉一二不其證歟以昔賢難其道神其事
令衆心之莫測俾指顧之皆從語有之曰天時不如
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誠謂得其術之要也以爲孫武
所著十三篇旨極斯道故知往昔行師制勝誠當皆

精其理今斟酌捜與孫武書之義相協并頗相類者
纂之於拔卷足見成敗在斯矣 而兵以奇勝皆因機而發但取事頗相類
不必一一皆同 諸邦未一書其目顯相類者即與孫子之書其法制可通於
今之用者亦附之於本目之末

一 叙兵 立軍 論將 選將 擇才附 二 示制 教令
三 料敵制勝附 察而後動 察敵虛實 知敵十五形附 審察降敵
四 料敵將 攻易令數 行師先在量力不可窮兵 軍敵不一必敗
示軍無常令 示誠義
五 行賞安士 分賞重賞 軍士志堅必勝 賞罰不均致敗 行賞招降
示恩惠招降 敗敵不備而敗
宜行人皆致敗 守則有餘 仁恕恐懼則敗 守拒法

六 示弱 言擊東其實擊西 示怯 示緩 示強在彼而攻于此
示無備設伏 敗軍攻城久不下之 師老擊之 示弱誘敵
七 佯敗引敵 引退設伏取之 示怯誘敵 言退誘敵取之
引敵設伏 敵就伏取其營 示退乘虛掩襲
敵退追之 伏機務速 縱敵退歸路設伏 擊之言事畢乘之
八 不避堅壘 持久候隙 避銳以持久擊之 堅壁挫銳
因敵三鼓衰其銳 乘其勢而攻之 因敵氣衰而敗之 致敵力竭攻之
乘其久疲 攻其不整致敗 出其不意擊其不備 先發制人
九 以逸待勞 乘勝追擊 不救多敗 設伏取勝 與敵取勝
平險 與隘 敗亦取之 背城破之 循降及和 匠敗之
兩軍相對 分軍 進擊 即陷陣
兵力有餘宜分軍相掎角

我寡敵衆自遠至我疲以之 抗戰 敵處高勿攻

敵驚急則合緩則離 假託安緩

十 行軍下營審擇其地 鄉導 下營斥候并防捍及分布陣附

先據要地及水草 識水泉臨山取水越山度險附

據倉庫

十一 攻其必救 先取根本附

單師伐國先中路城大兵多須下方遁 必攻其易 輕易敗

乘敵亂而取之 審敵勢破之附 分敵勢破之 背軍勢

布陣大勢分易敗 方少分軍必敗

十二 按地形知勝負 自戰其地則致死地無攻 據險隘 塞險則勝否則敗

必攻有法 總論其地形利勢士決戰 衆寡勢殊相懸則士攻其師乘其初敗用之

激怒其衆

十三 圍敵勿周 圍師量無外救攻敵取之 攻城戰具附

推輕道及輜重 火攻 又火兵火獸附 以火攻舍 又附 乘風取勝

水攻 水平及水戰具并附 敵半涉水擊之必勝 渾行汲水附

背水軍絕下流敗之

十四 因機設權 多方誤之 先攻其心 奪敵心計之

十五 敵無固志可取 歸師勿遏 大陣無動則亂 取之因乘之而敗

先致以求勢逆戰致之 乘勝乘勢先擊其虛實之

敵衆臣敵潛取之 風雲氣候推占 推人事破災異

敘兵

孫子曰兵者國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故經之以五校之計而索其情（謂下五事彼我之情）一曰道二曰天（陰陽寒暑）三曰地（遠近險易）四曰將五曰法（經制）道者令人與上下同意也（謂導之以政令齊之以禮教也）故可與之死與之生而人不佹（佹者疑也上有仁施下能致命也故與存亡之難不畏傾危之敗若晉陽之圍沉竈產蛙人無叛疑心矣）天者陰陽寒暑時制也地者遠近險易廣狹死生也（言以地形勢不同因時制宜）夫未戰而廟算勝者得算多也未戰而廟算不勝者得算少也多算勝少算而況無算乎吾以此觀之勝負易見也凡用兵之法曰費千金然後十萬之衆舉矣久暴師則國用不足矣頓兵挫銳力屈貨殫則諸侯乘其弊而起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也（雖當時有智之人亦不能防其後患）兵聞拙速（雖拙）

有以速勝未睹巧之久者也故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糧不三載（言初賦人便取勝不復歸國發兵也始載糧後遂因食於敵還兵入國不復以糧迎之也）取用於國因糧於敵故軍食可足（兵甲戰具取用國中糧食因敵也）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言兵者凶器久則生變若智伯圍趙逾年不歸卒為襄子所擒身死國分）故不盡知用兵之害者不能得用兵之利也（言謀國動軍行師不先慮危亡之禍則不能取利也）凡用兵之法全國為上破國次之（興兵深入長驅敵國降服為上以兵擊破為次）全軍為上破軍次之（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全卒為上破卒次之（自校以上至百人）全伍為上破伍次之（百人以下至五人）是故百戰百勝非善之善者也不戰而屈人之兵善之善

者（不戰而敵自屈服）。故君之所以患於軍者三：不知軍之不可以進而謂之進，不知軍之不可以退而謂之退，是謂之縻軍（縻，御也，又繫也。君不知軍之形勢，而欲從中御也，故太公曰：國不可以從外治，兵不可以從中御）；不知軍中之事而欲同軍中之政，則軍士惑矣（軍容不入國，國容不入軍，禮不可以治兵也。天治尚禮讓，兵貴於權詐，形勢各異，教化不同，而君不知其變，軍國一致，以用治民，軍士疑惑，不知所措，故兵經曰：在國以信，在軍以詐）；不知三軍之權而欲同三軍之任，則軍士疑矣（不得其人之盡，亡知之君則況間於用臣，不知權變而謬以為勢也，授非其人，舉措失所，軍覆敗也。苟不用賢武而任威安若）。三軍既惑且疑，則諸侯之難至矣（三軍之疑敗其所在，惑其所為，則鄰國諸侯因其乖謬作難而至也。故太公曰：疑志不可以應敵也）。甲兵之用，其來尚矣。周因井田以定兵賦，夏官司馬而掌軍戎。天子六軍，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井田之制，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沈斥、城池邑居、園囿術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也。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於是戎馬車徒干戈素具）。春蒐夏苗，秋獮冬狩，講武習藝，無闕於時（具軍盡籍，歷代皆同）。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眚猶瘦也，四面削其地）；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壇讀為墠，謂置之空墠之地，出其君，更立其次賢也）；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

則正之（執治其罪）；放弒其君則殘之（殺滅之）；犯令陵政則杜之（杜塞使不得與鄰國交通）；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謂有禽獸之行）。此禁暴靖民之大略也。洎周衰，齊晉吳楚迭為霸國，更相吞滅，以至七雄。班孟堅有言曰：當是時也，吳有孫武，齊有孫臏，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擒敵立勝，垂著篇籍。故齊愍以技擊強（兵家之技，技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以立攻守之勝），魏惠以武卒奮（奮，起也），秦昭以銳士勝（銳，勇利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則偷可用也（偷謂苟且），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渙，大也，然散貌），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上身一，髀禪一，脛繳一，凡三屬也。屬，聯也），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箇，置戈其上，冠冑帶劍，贏三日之糧（冑，兜鍪也。帶劍者，兜鍪而帶劍也。贏，擔負之也），日中而趨百里（一日之中也），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試之而中則復除也，復謂免其賦稅也；田宅者，給與便利之處也。中，竹仲反；復，方目反）。如此，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隘（隘陿小也），其使人也酷烈（阸固也，阸重享也；烈，猛盛也），狃之以賞慶，導之以刑罰（狃串，訓也），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能得著甲者五人首，使得隸役五家，是為相君長也），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代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耳，未有安制矜節之理也（矜，持也）。雖地廣兵強，鰓鰓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己也（鰓鰓，懼貌也。軋，轢也。鰓音先祀反，軋音於黠反）。然則齊桓晉文之兵，可謂入其域而有節度矣（入王兵之域而未盡），猶未本

仁義之大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可以直秦之銳士（直亦當也）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老氏曰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者不亡若夫舜詢百僚咎繇作士命以蠻夷猾夏寇賊姦宄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擒桀紂所謂善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彊楚使貢周室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存亡繼絕功為伯首所謂善戰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父老送之王曰父老返矣何患無君父老者曰有君如是其賢也相與從之或奔走赴秦號哭請救

秦人為之出兵昭王返國所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代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牙爪禽獵六國以并天下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隷之徒還為仇敵猋起雲合果共軋之斯為下矣（猋音摽）管子曰夫為兵之數存乎聚財論工（吉軍貴）制器（兵器）選士政教（軍中號令）服習（謂使習武藝）偏知天下（謂偏知其地形險易）（主將工拙主率勇怯也）明於機數此八者皆須無敵故兵未出境而無敵八者悉備然後能正天下又曰凡人之所以守戰至死而不德其上者（或守或戰雖復至死不敢恃之以德於上則有數存焉於其間故至於此也）曰大者親戚墳墓之所在（一）田宅富厚足居也（二）不然則州鄉與宗族足懷樂也（三）不

然則上之教訓習俗慈愛之於民也厚無所往得之也（君之恩厚皆在於民無所往故得民致死也）（四）不然則山林澤谷之利足生也（五）不然地形險阻易守而難攻也（六）不然則罰嚴而可畏也賞明而足勸也（七）不然則有深怨於敵人也（八）不然則有厚功於上也（功厚則祿多故亦自為鬬而德於君）（九）令恃不信之人而求以利用不守之民而欲以固（十）將不戰之卒而幸以勝此兵之三闇漢文帝時匈奴屢入寇晁錯上書論備邊之要其略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漸音子廉反）陵阜山嶇積石相接此步兵之地車騎五不當一平原廣澤漫衍相屬此車騎之地步兵十不當一候視相及川谷分限此弓弩之地長戟二

不當一草木蒙蘢枝葉蔚茂此矛鋋之地長戟二不當一穹崇險隘阻阨相視此刀楯之地弓弩三不當一（衛公李靖曰危阪高陵路谷阻難則用步兵平原廣衍草淺地堅則用車追奔逐北乘虛擊散及後百里則用騎故步為腹心車為羽翼騎為耳目三者相待參合而行具為防禦敗錯）宋文帝元嘉中每歲為後魏侵境令朝臣博議何承天陳備邊之要其大略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二曰浚復城隍以增峻防三曰簒偶車牛以飭戎械四曰計丁課役勿使有闕（具邊防門）

收衆

後漢建安中劉表為荊州牧（今江陵郡）劉備在荊州衆力尚少諸葛亮曰荊州非少人也而著籍者寡平居發

調則人心不悅可語劉荆州令凡有游戶若使自實因録以益衆可也備言其計故衆遂強

選擇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兵士將戰身已居殘不勝衣甲又戎具所施理須堅勁須簡取強兵并令試練器仗兵須勝舉衣甲器仗須徹札陷堅取甲試令斫射然後取中

立軍

周制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將皆命卿二千五百人爲師師帥皆中大夫五百人爲旅旅帥皆下大夫百人爲卒卒長皆上士二十五人爲兩兩司馬皆中士五人爲伍伍皆有長軍師旅卒兩伍皆衆名伍一比兩一閭卒一族旅一黨師一州軍一鄉鄉家所出人也按司馬法二十五人爲兩四兩爲卒百人也五卒爲旅五百人也五旅爲師二千五百人也五師爲軍萬二千五百人也萬二千象十二月五百象閏也管子言於齊桓公曰欲正卒伍脩甲兵則大國亦將爲之君有征戰之事則小國有守圉之備矣公欲速得意於天下諸侯則事有所隱而政有所寓不明習其兵事故曰事有所隱軍政寓之田獵故曰政有所寓乃作內政而寓軍令焉三分齊國爲高子之里爲國子之里爲公之里以爲三軍擇其賢人使爲里君每里皆使賢者爲君鄉有行伍卒長則有制令且以田獵因以因田獵之功過寄行賞罰賞罰則百姓通於軍事矣於是乃制五家以爲軌軌爲之長十軌爲里里有司四里爲連連

爲之長十連爲鄉鄉有良人以爲軍令是故五家爲軌故五人爲伍軌長率之十軌爲里故五十人爲小戎里有司率之四里爲連故二百人爲卒連長率之十連爲鄉故二千人爲旅鄉良人率之五鄉一帥故萬人爲一軍五鄉之帥率之三軍故有中軍之鼓中軍則公之里率也有高子之鼓有國子之鼓春以田曰蒐振旅因寓軍政而且獵故秋以田曰獮治兵獮殺氣因治兵是故卒伍定於里軍政定於郊內教既成令不得遷徙故伍之人人與人相保家與家相愛少同居長同游祭祀同福死喪相恤禍福同憂居處同樂行作同和哭泣同哀是故夜戰其聲相聞足以無亂晝戰其目相見足以相識歡欣足以相死是故以守則固以戰則勝君有此教士三萬人以橫行於天下教士謂教習之士也司馬穰苴曰五人爲伍十伍爲隊一軍凡二百五十隊餘奇爲握奇故一軍以三千七百五十人爲奇兵隊七十有五以爲中壘守地六千尺積尺得四里以中壘四面乘之一面得地三百步壘內有地三頃餘百八十步正門爲握奇大將軍居之六纛五麾金鼓府藏輜積皆中壘外餘八千七百五十人隊百七十五分爲八陳各有千九十四人六陳各減一人以爲一陳之部署舉一軍則千軍可知凡兵者有四正四奇或合而爲一或離而爲八是曰八陳故以正合以奇勝也一說凡立軍一人曰獨二人曰比三人曰

參比參曰伍五人爲烈烈有頭目二烈爲火立火十人有長五
火爲隊五十人有頭目二隊爲官百人立長二官爲曲二百人立候二
曲爲部四百人立司馬二部爲校八百人立尉二校爲裨千六百人立裨將
軍二裨爲軍三千二百人有將軍副將軍也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
諸大將出征且約授兵二萬人即分爲七軍如或少
臨時更定大率十分之中以三分爲奇兵
中軍四千人內取戰兵二千八百人五十人爲一隊計五
十六隊
戰兵內弩手四百人　弓手四百人
馬軍千人跳盪五百人　奇兵五百人
左右虞候各一軍每軍各二千八百人內各取戰

兵千九百人共計七十六
戰兵內每軍弩手三百人　弓手三百人
馬軍五百人　四百人
奇兵四百人
左右廂各二軍軍各有二千六百人各取戰兵千
八百五十人
戰兵內每軍弩手二百五十人
弓手三百人　馬軍五百人
跳盪四百人　奇兵四百人
馬步通計總當萬四千共二百八十隊當戰餘六千
人守輜重諸圖三徑一尺寸共知復造幕尺丈已定

且以二萬人爲軍四千人爲營在中心左右虞候左
右廂四軍共六總管各一千人爲營其多外面逐長
二十七口幕橫列十八六面櫕中軍六總管下各貫八
有兩營其虞候兩營兵多外面逐長二十七口幕橫
列十八口幕四總管有營外面逐長二十二口幕橫
列各七八口幕四步下計當千一百三十六步又有
十二營街各別闊十五步計當一百八十步通前當
千三百十六步以圖三徑一取中心豎徑當四百二
十九步以下下營之時先定中心即向南北東西各
步二百四十步並令南北東西及中心標端內面既
定即斜角更安四標准南北令端從此以後分擘配

營極易計二萬兵除守輜重六千人馬軍四千人步
兵令當二百隊別取六步二尺二寸地併衝巷總盡
若地土寬廣不在城庭即五步以上幕准算折若地
狹安置不得即須逐角長斜算計尺寸一依下營法
凡以五十人爲隊其隊內兵士須結其心每三人自
相得意者結爲一小隊又合三小隊得意者結爲一
中隊又合五中隊爲一隊餘欠五人押官一人隊頭
一人執旗副隊頭一人左右傔旗二人即充五十至
於行立前卻當隊並須自相依附如三人隊失一人
者九人隊十小隊二人者臨陣日仰押官隊頭便斬
不救人陳斂計　隊內少者勘不救所由斬

今制附

每軍大將一人（別奏八人，傔十六人）副二人（分掌軍務，奏傔減大將半）判官二人典四人總管四人（二主左右虞候，二主左右押衙，傔各五人）子將八人（委其分行陳，辨金鼓及部署，傔各二人）執鼓十二人吹角十二人司兵司倉司騎司胄城局各一人每隊五十人押官一人隊頭二人旗頭一人副二人火長五人（甲六分，八分夫 [illegible]；支頭三分支牟四分弓箭四分弩二分，旗一分支戈三分支旗排八分支佩刀二分）纛六 大將六口中營建出引軍門旗二口紅色各五幅出前列門鎗二根以豹尾為刃稿（苦老反）出居紅旗後止建於營亦於纛後在營亦於纛後隨營建嚴警鼓十二面營前左右行隊列各六面在六纛後角十二具於鼓左

右各列六具以代金隊旗二百五十口尚色圖禽獸與本陳同五幅認旗二百五十口尚色圖禽獸與諸隊不同各自為誌認出居隊後恐士卒交雜將陳門旗各任所色不得以紅恐亂大將陳將鼓百二十五面恐設疑警敵用（每隊 [illegible] 六頭幕五口每火鍋一子範 [illegible] 鹽袋以皮為之不然每馬五刀一子 箭子栗袋大石袋鹽袋用大鳥解結繩扮奴林 [illegible] 六 [illegible] 胃子 [illegible] 子 [illegible] 奇乳反 [illegible] 分馬各分 [illegible] 四分內 [illegible] 二分行布二 [illegible] 一分大小 [illegible] 為皮條各 [illegible] 一三 [illegible]）孫子曰將者智信仁勇嚴也故知兵之將人之司命國家安危之主也將者國之輔輔周則國必強（輔不周缺）隙則國必弱（形見也）

論將

春秋時楚圍宋晉侯將救之於是乎蒐于被廬作三軍謀元帥（中軍帥也）趙衰曰郤縠可（衰初危反）臣亟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詩書義之府也禮樂德之則也德義利之本也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尚書虞夏書也賦納以言觀其志也明試以功考其事也車服以庸報其功也）君其試之乃使郤縠將中軍郤溱佐之狐毛將上軍狐偃佐之（狐毛之兄也）欒枝將下軍先軫佐之荀林父御戎魏犨為右（荀林父中行桓子也犨赤周反）終勝楚于城濮戰國秦與趙兵相距長平趙孝成王使趙奢之子為將藺相如曰王以名使人若膠柱而鼓瑟耳括徒能讀其父

書傳不知合變也趙王不聽奢子自少時學兵法言兵事以天下莫能當嘗與其父言兵事奢不能難然不謂善其母問奢奢曰兵死地也而乃易言之趙若以為將破趙軍者必是兒也及是其母上書言括不可曰始妾事其父時為將大王及宗室所賞賜者盡以予軍吏士大夫受命之日不問家事今此兒為將東向而朝軍吏無敢仰視者王所賜金帛歸藏於家而日視便利田宅買之王以為如其父且父子異心願王勿遣王曰吾已決矣其母因曰即有不稱妾得無隨罪乎王許之遂與秦軍戰死軍敗數十萬眾降秦秦悉坑之○漢文帝時匈奴大入朝那

殺北地都尉卬帝以問馮唐安得廉頗李牧爲將也唐對曰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者寡人制之閫以外者將軍制之軍功爵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虛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爲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功決於外不從中御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選車千六百乘彀騎萬三千疋百金之士十萬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之時趙幾霸會趙王遷其母倡也王遷立乃用郭開讒卒誅李牧令顏聚代之是以兵破士北爲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爲雲中守其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

五日一椎牛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嘗一入尚率車騎擊之所殺甚衆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吏奉法必用臣愚以謂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首虜差六級陛下下吏削其爵罰之由此言之陛下雖得廉頗李牧不能用文帝悅是日令馮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爲雲中守而拜唐爲車騎都尉○漢武帝以李廣爲未央衛尉而程不識亦爲長樂衛尉不識故與廣俱屯邊而廣行無部伍行陣就善水草屯止人人自便不擊刁斗以自衛（以銅作鐎器受一斗晝炊飯食夜擊持行名曰刁斗鐎音譙又玄反）鐎銚也俗音姚幕府省約文籍事然亦遠斥候未嘗遇害程不識正部曲行伍營陣擊刁斗士吏治軍簿至明軍不得休息然亦未嘗遇害不識曰李廣軍極簡易然虜卒犯之而無以禁其士卒亦佚樂咸爲之死我軍雖煩擾然虜亦不得犯我是時漢邊郡李廣程不識皆爲名將然匈奴畏廣之略士卒亦多樂從廣而苦程不識○後漢末曹公征張魯於漢中使張遼與樂進李典等將千餘人守合肥教與護軍薛悌署函邊曰賊至乃發俄而吳主孫權率十萬衆圍合肥乃共發教云若孫權至者張李將軍出戰樂將軍守

護軍勿得與戰諸將皆疑遼曰公征在外比彼救至破我必矣是以教及未合逆擊之折其盛勢以安衆心然後可守成敗之機在此一戰諸軍何疑李典亦與遼同於是遼夜募敢死之士得八百人椎牛饗將士明日大戰平明遼被甲持戟先登陷陣殺數十人斬二將大呼自名衝壘入至權麾下權大驚衆不知所爲走登高塚以長戟自守遼叱權權不敢動遼見所將衆少乃聚圍遼數重遼左右麾圍直前急擊圍開遼將麾下數十人得出餘衆號呼曰將軍棄我乎遼復還突圍拔出餘衆權人馬皆披靡無敢當者自朝戰至日中吳人奪氣還修守備衆心乃安諸將

權守合肥十餘日，城不可拔，乃引退。遼率諸軍追擊，幾復獲權。（孫盛曰：夫兵固詭道，奇正相資，若羣帥不和，則棄師之道也。至於合肥之守，縣弱無援，專任勇者則好戰生患，專任怯者則懼心難保。且彼眾我寡，必懷貪墯；以致命之兵，擊貪墯之卒，其勢必勝；勝而後守，守則必固。是以魏武推選方員，參以同異，為之密教，節宣其用，事至而應，若合符契矣。）

搜才附（凡為將統戎，在知士之器能，精審技藝，任以其功。）

選士之科，決謀略出人者，詞辯縱橫能移奪人之性情揣說者，能往來聽言語，覽視四方之事，審中之情偽，日列於前者，能得敵之主佐門廬請謁之情，其間諜者，能知山川險易，行止形勢，利害遠近，井泉水草，遲路迂直，堪鄉導者，巧思出入，製造五兵及攻守器械者，弓彊徹札，戈鋋劍戟，便於利用，挺身搏虜，搴旗斬將，堪陷陣者，趨捷若飛，踰城越塹，出入無形，堪窺覘者（覘，勅廉反），往返三百里不及暮至者，破格舒鉤，或負六百斤行五十步，四百斤行百步者，推步五行，瞻風雲氣候，轉式多言天道，詭說陰陽者（此雖非兵家本事，所要資以取勝耳），邪佞者，父子兄弟破殺仇者，貧窮忿怒，將欲快其志者，故贅婿入虜，欲昭迹揚名者（贅，章銳反）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四十八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四十九

兵二　法制附　雜教令附

法制附

孫子曰：法者，曲制官道主用也（曲制者，部曲旛幟金鼓之制也；官者，百官之分也；道者，糧路也；主用者，主軍費用也）。卒已附親而罰不行者則不可用也。故令之以文，齊之以武（文，仁也；武，法也），是謂必取（文恩武罰）。令素行以教其人者也，令素行則人服；令素不行則人不服。令素信著者，與眾相得也。厚而不能使，愛而不能令，亂而不能治，譬如驕子，不可用也（言恩不可純任，是為己害也）。軍政曰：言不相聞，故為鼓鐸（鐸，金鐸，皆聽其音聲以為耳候）；視不相見，故為旌旗（瞻其指麾以為目候）。夫金鼓旌旗者，所以一人之耳目也（齊一耳目之視聽，使知進退之度）。人既專一，則勇者不得獨進，怯者不得獨退（齊之以法教，使強弱不得相踰），此用眾之法也。紛紛紜紜，鬬亂而不亂（紛紜，旌旗象也。士卒進退，或往或來，視之若亂，擾之若散，言其法令素定，度職分明，各有分數而不亂者也）；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車騎轉而形圓者，出入有道，齊整也。渾渾，車輪轉行，不可敗也……）。周初太公曰：教戰之法，必明告吏士申三五之令，教其操兵起居，進止旌旗，指麾陳而右之，坐而起之，行而止之，左而右之，列而合之，絕而解之，無犯進止之節，無失飲食之宜，無絕人馬之力。令其士一人學戰，教成十人；十人學戰，教成百人；百人學戰，教成千人；千人學

戰教成萬人萬人學戰教成三軍之衆大戰之法百萬之師故能成大功也又覆軍城法曰諸軍出行將令百官士卒曰某日出某門吏士不得刈稼穡伐樹木殺六畜掠取財物姦犯人婦女違令者斬又曰凡行軍吏士有死亡者給其喪具使歸也此堅軍全國之道也軍人被瘡即給醫藥使謹視之醫不即治視鞭之軍夜驚吏士堅坐陣將持兵無讙譁動搖有起離陣者斬軍門常交戟譏出入者若近敵當譏呵出入者三略曰軍中巫祝不得與軍人卜筮吉凶爲其誤惑軍士也○周末吳王闔閭以孫武爲將而謂武曰可小試勒兵乎對曰可闔廬曰可試以婦人乎

曰可於是出宮中美人百八十人武分爲二隊以王寵姬二人各爲隊長皆令持戟令之曰汝知而心與左右手背乎婦人曰知之武曰前則視心左視左手右視右手後即視背婦人曰諾約束既布乃設鈇鉞即三令五申之於是鼓之右婦人大笑武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復三令五申而鼓之左婦人復大笑武又曰約束不明申令不熟將之罪也既已明而不如法者吏士之罪也乃欲斬左右隊長吳子從臺上觀見且斬愛姬大駭趣使下令曰寡人已知將軍能用兵矣寡人非此二人食不甘味勿斬也武曰臣既已受命而將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遂斬隊長

二人以徇用其次爲隊長於是復鼓之婦人左右前後跪起皆中規矩繩墨無敢出聲者於是武使使報吳子曰兵既整齊王試下觀唯王所用之雖赴水火猶可也吳子曰將軍罷休就舍寡人不願下武曰王徒好其言不能用其實於是闔廬知孫子能卒以爲將西破楚入郢北威齊晉○晉伐齊阿鄄(阿今東阿縣鄄今濮陽郡鄄城縣是也)而燕侵河上齊師敗績晏平仲薦司馬穰苴文能附衆武能威敵景公以爲將將兵扞燕晉之師穰苴曰臣素卑賤君擢之閭伍之中士卒未附百姓不信人微權輕願得君之寵臣國中所尊者以監軍乃使莊賈往穰苴既辭與莊賈約曰日中會

於軍門穰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賈暮時乃至穰苴曰何後期爲賈謝曰大夫親戚送之故留也穰苴曰將受命之日即忘其家臨軍約束則忘其親援枹鼓之急則忘其身今敵國深侵邦內騷動士卒暴露於境外公寢不安席食不甘味百姓之命皆懸於君何謂相送乎召軍正問曰軍法期而後者云何對曰當斬遂斬莊賈以徇三軍士皆震慄燕晉之師聞之悉引而歸皆復反所侵之地○吳起教戰法短者持矛戟長者持弓弩強者持金鼓弱者給廝養智者爲謀士鄉里相比什伍相保一鼓整兵二鼓戰陣三鼓趣食四鼓自辦五鼓就行聞鼓聲合然後舉旗○孫

勝曰用兵有十利一曰迎敵始至二曰乘敵虛背三曰追敵亂擊四曰迎敵擊後使敵奔走五曰遮其糧食絕其軍道六曰敗其四關發其橋梁七曰掩其不備卒擊其未整旅八曰攻其懈怠出其不意九曰燒其積聚虛其市里十曰掠其田野係累其子弟此十者騎戰利也夫騎者能離能合能散能集百里爲期千里而赴出入無間故名離合之兵也○後漢魏武軍令吾將士無張弓弩於軍中其隨大軍行其欲試調弓弩者得張之不得著箭犯者鞭二百沒入吏不得於營中屠殺賣之犯令沒所賣皮都督不糾白杖五十始出營豎矛戟舒幡旗鳴鼓行三里辟矛戟結幡

旗止鼓將至營舒幡旗鳴鼓至營訖復結幡旗止鼓違令者髡翦以徇軍行不得斫伐田中五穀桑柘棘棗○船戰令曰雷鼓一通吏士皆嚴再通什伍皆就船整持櫓棹戰士各持兵器就船各當其所幡幡鼓各隨將所載船鼓三通鳴大小戰船以次發左不得至右右不得至左前後不得易違令者斬○步戰令曰嚴鼓一通步騎悉裝再通騎上馬步結屯三通以次出之隨幡住者結屯住幡後聞急鼓音整陣斥候者視地形廣狹從四角面立表制戰陣之宜諸部曲者各自安部陣兵疏數兵曹舉白不如令者斬兵若欲作陣對敵營先白表乃引兵就表而陣臨陣皆無

讙譁明聽鼓音旗幡麾前則前麾後則後麾左則左麾右則右麾不聞令而擅前後左右者斬伍中有不進者伍長殺之伍長有不進者什長殺之什長有不進者都伯殺之督戰部曲將拔刃在後察違令不進者斬之一部受敵餘部不進救者斬臨戰兵弩不可離陳離陳伍長什長不舉發與同罪無將軍令有妄行陳間者斬臨戰陣騎皆當在軍兩頭前陷陳騎次之遊騎在後違令髡鞭二百兵進退入陳間者斬若步騎與賊對陳臨時見地勢便欲使騎獨進討賊者聞三鼓音騎特從兩頭進戰視麾所指聞三金音還此但謂獨進戰時也其步騎大戰進退自如法吏士向陳騎

馳馬者斬吏士有妄呼大聲者斬追賊不得獨在前在後犯令者罰金四兩士將戰皆不得取牛馬衣物犯令者斬進戰士各隨其號不隨號者雖有功不賞進戰後兵出前前兵在後雖有功不賞臨陣牙門將騎督明受都令諸部曲都督將吏士各戰時校督部曲督佐陣後察凡違令畏懦者有急聞雷鼓音絕後六軍嚴畢白辨便出卒逃歸斬之一日家人弗捕執及不言於吏盡與同罪○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軍將伍旗各准方色赤南方火白西方金皂北方水碧東方木（合是青爲與皂色相亂故改爲碧）黃中央土土既不動用爲四旗之主而大將行動持此黃旗於前立如東

西南北有賊各隨方色舉旗當方面兵急須裝束旗
向前亞方面兵急須進旗正竪即住卧即迴審細看
大將軍所舉方旗須依節度諸每隊給一旗行則引
隊住則立於隊前其大總管及副總管則立十旗以
上子總管則立四旗以上行則引前住則立旗帳側
統頭亦別給異色旗擬臨陣之時則辨其進退駐隊
等旗別樣別造令引輜重各令本軍營隊識認其如
兵數校多軍營復衆若以異色認旗遠看難辨即每
營各別畫禽獸自為標記亦得不然旗身旗脚但取
五方色回互為之則更易辨唯須營營自別務使指
麾分明（凡將出師其旌旗切須堅牢若或傾側衆生異疑也）諸教戰陣每五十

人為隊從營纏槍幡至教場左右廂各依隊次解幡
立隊隊別相去各十步其隊方十步分布使均其駐
隊空去前隊二十步列布訖諸營十將一時即向大
將處受處分每隔一隊定一戰隊即出向前各進五
十步聽角聲第一聲絕諸隊即一時散立第二聲絕
諸隊一時捺槍卷幡張弓拔刀第三聲絕諸隊一時
舉槍第四聲絕諸隊一時籠槍跪膝坐目看大總管
處大黃旗耳聽鼓聲黃旗向前亞鼓聲動齊唱嗚呼
嗚呼（並去聲）齊向前至中界一時齊鬭唱殺齊入敵退敗
訖可趁行三十步審知賊徒喪敗馬軍從背逐北聞
金鉦動即須息叫却行膊上架槍側行迴身向本處

散立第一聲絕一時捺槍便解幡旗第二聲絕一時
舉槍第三聲絕一時簇隊一看大總管處兩旗交即
五隊合一隊即是二百五十人為一隊其隊法及卷
幡舉槍簇隊鬭戰一依前法一看大總管處五旗交
即十隊合為一隊即是五百人為一隊法及舉幡舉
槍簇隊鬭戰法並依前所第一聲角絕即散二百五
十人為一隊第二角聲絕即散五十人為一隊如此
凡三度即教罷諸十將一時取大將賞罰進止第三
角聲絕即從頭卷引還軍（一云初出營竪矛戟舒旗幡鳴鼓角行三里斜矛戟結旗幡止鼓角衆至營三里復竪矛戟舒旗幡鳴鼓角至營復結旗幡止鼓角臨陣若無聲律前所鼓音謹視旗幡麾前則前麾後則後麾左則左麾右則右視麾所指聞鼓音進聞金音還）又云教戰

練兵中間隊須知殘審看大總管處白碧兩旗交跳
盪隊戰鋒隊駐隊每色三隊合為一隊添入中隊計
會使稀稠均即是一百五十人為隊如不須更合隊
便即交戰一准前捺槍幡如須加兵合隊即看大總
管處赤皂兩旗交諸隊各依本色又三隊合為一隊
准前添入中隊使稀稠均即是四百五十人為一隊
如須教戰卷幡舉槍簇隊並依前教戰了欲散還營
看大總管處兩旗卧即分散却為一百五十人隊各
依舊立又兩旗卧即散五十人為一隊還依舊初立
聽角第一聲絕一時捺槍便解幡第二聲絕一時舉
槍第三聲絕一時簇隊听還營進止如放散更听一

會角聲即依軍伍次發引還營其應前進而不進應
却退而不退應坐而不坐應起而不起應簇而不簇
應散而不散應捺而不捺應卷而不卷應合隊而不合
隊應聲而錯聲入他隊言語讙譁不聞鼓聲旌旗分
擾疎密失所並節級科罰其教法各令子總管以下
録一本教依兵士教其法（以公山並兵法備）一云凡教旗於
平原曠野登高遠視處大將居其上南向左右各置
鼓十二面角十二具左右各樹五色旗六纛居前列
旗次之左右牙官駐隊如偃月形為後騎下臨平野
使士卒目見旌旗耳聞鼓角心存號令乃命諸將分
為左右皆去兵刃精新甲胄幡幟分為左右廂各以

兵馬便長班布其次陣間容陣隊間容隊曲間容曲
以長參短以短參長迴軍轉陣以後為前以前為後
進無奔迸退無趨走（孫子所謂紛紛紜紜鬭亂而不可亂渾渾沌沌形圓而不可敗
者奇正也）以正合奇勝聽音覩麾乍合乍離於是三令五
申白旗點鼓音動則左右廂齊合朱旗點角聲動則
左右廂齊離合之與離皆不離中央之地左廂陽向
右廂陰向而旋左右各復本初白旗掉鼓音動左右
各雲蒸鳥散彌川絡野然而不失部隊之疎密朱旗
掉角音動左右各復本初前後左右無差尺寸散則法
天聚則法地如此則三合而三離三聚而三散不如法
者吏士之罪從軍令於是大將出五綵旗十二口各樹

於左右廂陳每旗命壯勇士五十人奪旗左廂奪
右廂右廂奪左廂鼓音動而奪角音動而止得旗者勝
失旗者負勝賞而負罰離合之勢聚散之形勝負之
理賞罰之信因是而教之（一人學戰教成合之十人十人學戰教成合之百人
漸至三軍之衆）校獵一人守圍地三尺量人多少以左右兩將
為交頭其次左右將各主士伍為行列皆以金鼓旗
為節制其初起圍張翼隨山林地勢無遠近部分其
合圍則虞候先擇定地以善弧矢者為圍中騎其步
卒槍幡守圍有漏獸坐守圍吏大獸公之小獸私之
以觀進止斯亦教戰一端也趙國公王琚教射經上篇
曰凡射必中席而坐一膝正當垛一膝橫順席執弓必

中在把之中且欲當其弦心也以弓當左膝前竪按
席稍吐下弰向前微令上傾向右然後取箭覆其手
微拳令指第二節齊平以三指捻箭三分之一加於
弓亦三分之一以左手頭指受之則轉弓令弦稍離
身就箭即以右手尋箭羽下至闊以頭指第二指節
當闊約弦徐徐送之令眾差池如鳳翮使當於心又
令當闊羽向上弓弦既離身即易見箭之高下取其
平直然後擡弓離席目就其的按手順下引之令滿
其持弓手與控指及右膊肘平如水准令其身可措
杯水故曰端身如幹直臂如枝直臂若執初直也架
弦畢便引之比及滿使臂宜是也引弓不得急急則

失威儀而不主皮不得縱縱則力雖爲而箭去遲非善者能之箭與弓把齊爲滿地平之中爲盈貫信美而術難成要令大指知鏃至然後發箭故曰鏃不上指必無中矢指不知鏃同於無目試之至也或以目視鏃爲上與暗中則乖此爲無術矣故矢在弓右視在弓左箭發則靡其弰厭其肘仰其腕曰以注之手以駐之心以趣之其不中何爲也下箭曰矢量其弓弓量其力無動容無作色和其支體調其氣息一其心正其心謂之揩式知此五者爲上德故曰莫患弓軟服當以遠矣兼力爲帖當引之但力勝其弓則容貌中和發無不中故始學者先學持滿須能制其弓定其

體後乃射之然其的必始於一丈百發百中寸以加之漸至於百步亦百發百中乃爲之術成或升其的於高山或設其的於深谷或曳之或擲之使其的縱橫前却所以射禽獸與敵也凡弓惡右傾箭惡其槁音儒頭惡傍引頸惡却垂背惡前亞背惡後傴皆射之骨髓疾也故身前竦爲猛武方騰氣前臨爲封兒欲闕出弓怡爲悷中吐月平箭闊爲弦上縣衡此皆有成容之稱也○又曰凡控弦有三法無名指疊小指中指壓大指頭指當弦直豎中國法也屈大指以頭指壓勾指此胡法也此外皆不入術切法力少利鋭上漢法力多利疾用然其持妙在頭指間世人皆以

其指末關弦則致箭曲又傷羽但令指面隨弦直豎即腕而易中其致遠乃過當數十步古人以爲神而祕之胡法不使大指過頭指亦爲妙爾其執弓欲使把前入拒把後當四指本節平其大指承鏃卻其頭指使不得則和美有聲而後快也射之道備矣○弩古有黃連百竹八擔雙弓之號今有絞車弩中七百步攻城拔壘用之擘張弩中三百步戰用之馬弩中二百步馬戰用之弩張遲臨敵不過一二發所以戰陳不便於弩非弩不利於戰而將用於弩也可不雜於短兵當別爲隊攢箭注射無立兵對無橫陳後以陳中張陳外射番次輪迴張而後出射而後入則弩

不絕聲敵無薄我夫置弩必處其高爭出奔不守隘塞口破驍陷果非弩不克教法令曰張弩丁字立當弩八字立高揎手揎音宣屈彩襟左手承撞右手迎上當心看張張有闊狹右脇右髀還復當心安箭高舉射敵遠撞弩弓頭敵近平身放敵在左右迴身放敵在高上弩腳放放箭訖暗殺卻掣柳喝尾攫弩還著地夫軍城及野營行軍在外日出日沒時撾鼓千槌撾陟瓜反三百三十三槌爲一通鼓音止角音動吹十二聲爲一疊角音止鼓音動如此三角三鼓而昏明畢之每營中兩廂置土馬十二疋大小如常馬具鞍令士卒擐甲胄執弓矢佩刀劍持矛楯左右上下以便習其事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古之善爲將者必能十卒而殺其三次者十殺其一三者威振於敵國一者令行於三軍是知畏我者不畏敵畏敵者不畏我如曰盡忠益時輕行重節者雖仇必賞犯法怠惰敗事貪財者雖親必罰服罪輸情質直敦素者雖重必捨遊辭巧飾虛偽狡詐者雖輕必戮善無微而不贊惡無纖而不貶斯乃勵衆勸功之要術○昔馬謖軍敗諸葛亮對泣而行誅鄉人盜笠呂蒙先涕而後斬馬逸犯麥曹公割髮而自刑兩掾辭屈黃蓋詰問而俱戮故知威克其愛雖小必濟愛勝其威雖多必敗蓋賞

罰不在重在必行不在數在必當故尉繚子曰吳起與秦人戰戰而未合有一夫不勝其勇乃怒而前獲首而返吳起斬之吏曰此壯士也不可斬吳子曰雖壯士然不從令者必斬之故須勸之以重賞威之以嚴刑隨時而與之移因機而與之化可謂不濫矣凡人耳目不可以視千里之外因人耳目而視聽之即無善不聞無惡不見故目貴明耳貴聰心貴智三者並進則明不可蔽如能賞罰不欺明於察聽則千里之外隱微之事莫不陰變而爲忠信若賞罰直於耳目之前其不聞見者誰肯用命哉故士無疑令則下不二聽動無疑事則衆不二志由是言之則將軍之

急務莫大於賞罰矣○諸每營病兒各定一官人令檢校煮羹粥養飼及領將行其初得病及癒損人每朝通狀報總管令醫人巡營將藥救療如法仍營主共檢校病兒官量病兒氣力能行者給傔一人如重不能行者加給驢一頭如不能乘騎畜生通前給驢二頭傔二人縛轝將行如棄擲病兒不收飼者不養飼者檢校病兒官及病兒傔人各杖一百不死而埋者斬○諸將士不得倚作主帥及恃己力強欺傲火人全無長幼兼各懷惰弱減削糧食請甲數藥行數於甲襟上抄記其袍衫斤兩於袍背上具注斤兩并檢量長短尺丈軍司並立爲文按如事了却納取

按勘數長短斤兩同即納如有欠少隨即科決償備其軍器常須磨礪修補亦不得毀棄○諸兵士死亡祭埋之禮祭不必備以牲牢埋不必備以棺槨務令權宜輕重折衷如賊境死者單酌祭酹墓深四尺主將使人臨哭內地非賊庭死者准前祭哭遞送本貫○諸兵士隨軍被袋上具注衣服物數并衣資等籠鞍轡器仗並令具題本軍營州縣府衛及己姓名仍令營官視檢抑署營司抄取一本立爲文案如有破用隊頭火長須知用處即抄爲文記五日一申報營司如其勘檢衣資與簿不同物有偷數即是偷來並仰當火隊兒有此物即須勘當狀送營司其衣資不

上文曆縱使失官不爲理亦不得遞相寄附即是
盜來受寄及寄物人並科罪○諸拾得闌遺物當日
送納虞候者五分賞一如緣軍須者不在分賞之限
三日內不送納官者後殿見而不收者取而不申軍
司者並重罪三日外者斬○諸有人拾得闌物隱不
送虞候旁人能糺告者賞物二十段知而不糺告者
杖六十其隱物人斬○諸有功合賞不得踰時有罪
合罰限三日內○諸軍內不得扇動兵士恐嚇隊伍
謬作是非敗損營壘○諸營幕作食事須及早天暗
以後即須滅火如夜有文牒須讀及披寫者須先狀
上營主○諸軍內行偷無首從同罪資財沒官官典

取兵士十錢以上絹一尺以上重罪盜軍資雜物併
被賊偷賂一錢以上無首從同罪如貨易官物計滿
一疋無首從同罪應減截兵馬糧料一升以上無首
從同罪棄擲軍糧二升以上無首從行盜一疋以上
無首從並同罪○諸軍中有樗蒱博戲賭一錢以上
同坐所賭之物沒官○諸營各令作異旗一放馬每
隊作記旗放驢共馬中央放驢令四面接馬放其驢
馬子並於驢羣四面置遞驢羣知更收放往賊偷馬
例組州式驢羣在外驅趁稍難以此防閑亦甚是使
營別即令別放諸軍不得相交非但發引之時不雜
忽有不虞追喚亦易○諸行軍立營驢馬各於所營

地界放牧如營側草惡使擇好處放仍與虞候計會
不許交雜各執本營認旗如須追喚見旗即知驢馬
處所諸軍驢馬牧放不得連繫每軍營令定一官專
檢校逐水草合群放牧仍定一虞候果毅專巡諸營
水草各令方界牧放不許參雜○諸營除六馱外火
別遣買驢一頭有病疹擬用搬運如病人有偏併其
驢先均當隊馱如當隊不足均抽比隊比營（比音）○
諸排營折衝果毅先各請馬衛參往來自合乘騎隊
馬當正擬防機急官人以下不得乘騎其雜畜除非
警急兵士不得輒騎○諸軍馬聚會其數既眾應行
六畜並仰明爲軍印仍須別爲營印防閑失擬憑理

認○諸營兵發以後捉得闌遺畜生亦有兵士失却
驢馬衣服馱運不能勝舉并仰於捍後虞候處取闌
遺畜生馱至前營其六畜却分付虞候不得不經虞
候擅取者及借不送并剪破印及毛尾者斬○諸六
畜隨軍如有死者須當所部官陳牒檢驗是當營六
畜驗印記同然後許令剝皮如印不是本營印即是
盜他六畜殺○諸將六畜不得非理誤死損道衝填
諸軍內六畜不得擅借人乘用○諸非關徹不得乘
官馬遊獵若因巡檢便行即聽及廻換軍司六畜斥
重科○諸應乘官馬事非警急不得輒奔走致馬汗
及打脊破（破以上並徵公軍令其所行罪若臨損須重罰別敕輕時將裁定）諸將三

日一巡本部吏士營幕問其食飲醫藥精以勞逸部中疾
苦視醫藥有死即上陳以禮祭葬優給家室有死於
行陳同火收其屍及因敵傷致斃並本將校具陳其
狀亦以禮祭葬賻贈如經為敵所損即隨輕重優賞
○有糺告違教令者比常賞倍之○有告得與敵通
情者其家妻妾僕馬資產悉以賞之○有糺告主者
欺隱應所給比常賞倍之○搴旗斬將陷陳摧鋒上
賞○破敵所得資物僕馬等並給戰士隨其陳之後
裨將虞候並收斂對總帥均分○與敵鬭旗頭被傷
救得者重賞○漏洩軍事斬之○背軍逃走斬之○
後期斬之有故不坐○行列不齊旌旗不正金革不明斬

通典卷一百四十九 六

之○與敵私交通斬之言語書疏並同○或說道釋祈禱鬼神
陰陽卜筮災祥訛言以動衆心與其人往還言議斬
之○無故驚軍叫呼奔走謬言烟塵斬之○凡言說
候或更相推注參說軍宜兼復漏洩者並斬之吏士
所經歷仍便侵掠斬之○姦人妻女及將婦女入營
斬之○不戰而降敵沒其家○凡有私仇須先言狀
令其避仇若不言因戰陳報復者斬之○布陳旗亂
吏士驚惶罪在旗頭斬之○陳定或輒進退或輒先
取敵致亂行者前後左右所干之行便斬之或有弓
弩已注矢而迴顧者或干行失位者後行斬前行不
動行斬干矢之行守鬬不固一火及主吏並斬之○

遇敵攻鬬危急若前後左右部隊不救致陷者全部
隊皆斬之○設奇伏襲掩務應機速捷前將先合後
將即副進退應接死者並斬之○為敵所乘失旗鼓
節鉞者全隊斬之○戰敵旗頭被敵殺爭得屍首者
免坐不得者一旗皆斬之○凡戰敵失主將隨從者
皆斬之○一將與敵裨將以下不等差主率不齊力
同戰更相救助者依法斬之○吏士雖破敵濫行殺
戮發塚墓焚廬室踐稼穡伐樹木者皆斬之○擒獲
敵人或有來降者直領見總帥不得訪問敵中事者
違因而漏洩者斬之○破敵先虜掠者斬之入敵境同○
凡隱欺破虜所收復及吏士身死有隱欺其資物兼

通典卷一百四十九 七

違令不收邺者斬之○違總帥一時之令斬之○飲
宴集聚音樂者違律○軍中奔走車馬違律自裨將以下
出入大營者同○更鋪失候犯夜失號止宿他火違律○
軍行舍信各以校部前後為次失位及樵蘇取水出
營外者違律○凡有見奇異禽獸蟲蛇雜類詭怪之
狀或近軍垣或入營壘當時報本將領見總帥輒有
傳說者違律○吏士在行營切防為人謠誘如有親
故贈遺書信使人詰辭真偽或射擲
遺書得者不得輒開密封送上總帥而遺者違律亂道律詳輕重論罰而為等差衛公李靖兵法並已載之於所未盡者故以此具之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四十九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五十

兵三

料敵制勝　敵十五形　師十過

察而後動　驗虛知彊實　敵降審察

孫子曰用兵之道校之以計而索其情索其勝負之情索音山客反搜索之義也曰上孰有道將孰有能道德智能主君也先考數所因之君主知讓能也若其昏闇虞公貪而好寶宮之奇懦不能強諫是也天地孰得視兩軍所據知誰得天時地利法令孰行設而不犯犯而必誅發號出令知誰能施行者兵衆孰強士卒孰練知誰兵衆強將士卒習練者故王子曰士不素習當陣懼惑將不素習臨陣闇變賞罰孰明賞善罰惡知誰分明者故王子曰賞無度則費而無恩罰無度則戮而無威吾以此知勝負矣以此上七事斷得情知勝負也知吾卒之可用以擊之

而不知敵之不可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以擊而不知吾卒之不可用以擊勝之半也知敵之可以擊知吾卒之可用以擊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戰勝之半也勝之半者未可知也故曰知兵者動而不迷舉而不頓將不能料敵以少合衆以弱擊強兵無選鋒曰北其勢若是必走之其夫料敵制勝計極險易利害遠近上將之道也知此而用戰者必勝不知此而用戰者必敗夫唯無慮而易於敵者必擒於人也已無智慮而外易人者必爲人所擒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計策度敵情觀其所施計數可知候之而知動靜之理因其動作察其舉止則情理可得故知動靜權變爲其勝負也形之而知死生之地形相敵情覘其所據則[illegible]角之而知不足有餘之處[illegible]

[illegible]之敵則長短可知知勝有五知可以戰與不可以戰者勝能料知敵情要兵虛實者勝也知衆寡之用者勝言兵之形有衆而不可擊寡以少以弱制強而能變之者勝也故春秋傳曰師克在和不在衆是也上下同欲者勝言君臣知同勇而戰者勝故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以虞待不虞者勝虞度也以我有法度之師擊彼無法度之兵故春秋傳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者是也將能而君不御者勝司馬法曰進退唯時無曰寡人將既精能曉練其勢君能專任任事不從中御故王子曰指授在君決戰在將者其矣此五者知勝之道以上五事故曰知己知彼百戰不殆審己彼強弱之勢雖百戰實無危殆不知彼而知己一勝一負雖不知敵之形勢恃己能料之若勝負各半不知彼不知己每戰必殆外不料敵内不知己每戰必殆知天知地勝乃可全知地之便知天時[illegible]而向背[illegible]風[illegible]爲之[illegible]

料敵制勝

春秋時晉侯將伐虢大夫士蔿曰不可蔿為委反虢公驕若驟得勝於我必棄其民衆民不撫之無衆而後伐之欲禦我誰與夫禮樂慈愛戰所畜也夫民讓事樂和愛親哀喪而後可用也上之使民以義讓哀樂爲本言不可以力強虢弗畜也亟戰將饑言虢弗畜義棄而力戰後終爲晉所滅春秋時秦伯伐晉晉將趙盾禦之上軍佐臾駢曰秦不能久請深壘固軍以待之秦人欲戰秦伯謂士會曰若何而戰晉士會先奔秦對曰趙氏新出其屬曰臾駢必實爲此謀將以老我師也臾駢趙盾屬大夫新出佐上軍趙有側室曰穿晉君之壻也[illegible]側室有寵而弱不在軍事弱年少[illegible]好勇

而征且惡史駢之佐上軍也若使輕者肆焉其可肆暫往而退秦軍退晉上軍趙穿追之不及穿上軍下助趙獨追之返怒曰裹糧坐甲固敵是求敵至不擊將何俟焉軍吏曰將有待也待可擊也穿曰我不知謀將獨出乃以其屬出趙盾曰秦獲穿也獲一卿矣晉自有敵從卿者秦以勝歸我何以報乃皆出戰交綏而退司馬法曰逐奔不遠從綏不及逐奔不遠則難誘從綏不及則難陷然則古名退軍為綏晉志未能堅戰相拒兵不欲爭而兩退故曰交綏春秋時晉師伐楚月晦楚晨厭晉軍而陣晉大夫郤至曰楚有六間古莧反其二卿相惡子重子反王卒以舊不能代老鄭陳而不整不整列也蠻軍而不陳蠻夷從楚者不結陳陳不違晦晦月終陰之盡也兵家以為忌在陳而囂合而加囂陳當靜而囂合宜靜而益有聲各顧其後莫有鬬心人恤其所居也舊不必良以犯天忌我必克之終敗楚於鄢陵管子曰天時地利其數多少其要必出於計數故凡攻伐之為道也計必定於內然後兵出乎境計未定而出兵是則戰之自毀也故明敵人之政不能加也不明敵人之積不能約也不能約略不明敵人之將不先軍不明敵人之士不明陣是故以衆擊寡以治擊亂以富擊貧以能擊不能以教卒練士擊敺衆白徒故百戰百勝也又曰或攻者料衆以攻衆量吾衆寡彼衆寡然後攻餘倣此料食以攻食料備以攻備以衆攻衆衆存不攻彼衆有則我不能克之也故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備攻備備存不攻釋實而攻虗

○通典卷一百五十　三

知其實宜避之釋堅而攻脆釋難而攻易夫國博不在敦古在於合今宜博采也治世不任善政在於權宜霸王不在由成在於合今大體也戰國魏武侯問吳起曰兵何以勝對曰以治為勝不在衆乎起曰法令不明賞罰不信鬬鼓不進聞金不止雖有百萬之師何益於用所為治者居則有禮動則有威進不可當退不可追前卻如節左右應麾雖絕成陣雖散成行投之無所往天下莫當又曰凡敵有不卜而與戰有不占而避之疾風大寒早興宜遷郡水濟度盛夏炎熱與役無間行饑驅渴務取於遠師久無糧士衆怨怒妖祥數惑上不能止軍資既竭時多霖注欲掠無便師衆不多地亡不利人馬疾疫道遠日暮士卒勞倦饑未及食解甲而息將薄吏輕士卒無固三軍數驚師徒無助陳而未定舍而未畢行坂涉險半隱半出諸如此類擊而勿疑若上地廣大人衆富盛上愛其下惠施流布賞信刑察發止得時行陣居列任賢使能師徒皆教兵甲精銳四鄰有助大國之援凡如此類悍而避之故曰見可而進知難而退○漢王在漢中拜韓信為大將軍信因問王曰今東鄉爭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大王自料智勇仁彊孰與項王漢王曰不如也信再拜曰唯信亦以為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項王請言項王之為人也項王喑噁叱咤千人皆廢然不能

○通典卷一百五十　四

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與人恭謹人有疾病涕泣與之分食至於功當封爵者印刓（五丸反）敝忍不能與此乃特婦人之仁耳項王雖霸天下而臣諸侯不居關中而都彭城又背義帝之約而以親愛王諸侯諸侯見項王遷逐義帝置江南亦皆歸逐其主而自王善地項王所過無不殘滅者天下多怨百姓不親附特劫於威強耳名雖為霸實失天下心故曰其強易弱今大王誠能反其道任天下武勇何所不誅以天下城邑封功臣何所不服以義兵從思東歸之士何所不散且三秦王為秦將將秦子弟數歲矣所殺不可勝計又欺其衆降諸侯至新安項王詐坑

秦降卒二十餘萬唯獨邯欣翳得脫（章邯司馬欣董翳也）秦父兄怨此三人痛入骨髓今楚強以威王此三人秦民莫愛也大王之入武關秋毫無所害除秦苛法與秦約法三章耳秦民無不欲得大王王秦者如諸侯之約大王當王關中關中民咸知之大王失職入漢中秦民無不恨者今大王舉而東三秦可傳檄而定也於是漢王大喜自以為得信晚遂聽信計定秦滅項項籍圍漢王於滎陽城久之漢王患之請割滎陽以西以和項王不聽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平陳平曰然項王為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賞功爵邑重之（言愛惜之）士亦以此不（附）

今大王慢人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王誠能去其兩短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定矣○漢高帝時黥布反帝召薛公問之對曰使布出於上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齊取魯傳檄燕趙固守其所山東非漢之有也出中計東取吳西取楚并韓取魏據敖倉之粟塞成皐之口勝敗之數未可知也出下計東取吳西取蔡歸重於越身歸長沙陛下高枕而臥漢無事矣上曰是計將安出對曰必出下計布故驪山之徒耳致萬乘之主此皆為身不顧其後不為百姓萬世慮也布果出下計上自將東擊布布之初反謂其將曰上老矣厭

將兵必不能自來諸將獨患淮陰彭越今皆已死餘不足畏也故遂反果如薛公籌之東擊荊荊王劉賈敗死（時劉賈都丹徒）漢終破布○後漢末張遼屯長社軍中有謀反者夜驚亂起火一軍盡擾遼謂左右勿動是不營盡反必有造變者欲以動亂人耳乃令軍中其不反者安坐遼將諸親兵數十人中陣而立有頃定即得首謀者殺之（張遼嘗討立擒賊首亦曰料敵之義）後漢末曹公征荊州劉琮降得其水軍及步兵遂遺書孫權云今將水軍八十萬當與將軍會獵於長州之苑將士聞之恐懼延見群下問計咸曰曹操託名漢相挾天子以征四方動以朝廷為辭今日拒之事更不順且

將軍大勢可以拒操者長江也劉表治水軍蒙衝巨
艦千數操悉浮以沿江兼有步軍水陸俱下此則長
江之險與我共之矣而勢力衆寡愚謂大計不如迎
之權將周瑜曰操雖名漢相其實漢賊將軍神武雄
材兼仗父兄遺烈據有江東地方數千里兵精足用
英豪樂業尚當橫行天下爲漢家除殘去穢況操自
送死豈可迎之邪請爲將軍籌之使北土已安操無
內憂能曠日持久來爭疆場又能與我校勝負於舟
楫可也今北土既未安加以馬超韓遂在關西爲操
後患且捨鞍馬仗舟楫與吳越爭衡本非中國所長
又今盛寒馬無藁草驅中國士衆遠涉江湖不習水

土必生疾病此四者用兵之患也而操皆冒行之瑜
請得精兵三萬人徑進夏口保爲將軍破之權曰老
賊欲廢漢自立久矣但忌二袁呂布劉表與孤耳今
諸雄已滅唯孤尚存孤與老賊勢不兩立君言當擊
甚與孤合也權拔刀斫前奏案曰諸將吏敢復言迎
曹操者與此案同果有赤壁之捷焉○蜀大將諸葛
亮悉衆十萬由斜谷出始平據武功五丈原魏大將
司馬宣王帥師拒之與亮對於渭南亮分兵屯田爲
久駐之本耕者雜於渭濱而百姓安堵軍無私焉屢
使交書又致巾幗音號婦人之飾以怒宣王宣王亦屢表
請戰魏使衛尉辛毗持節勒懿及軍吏以下不許出

戰姜維謂亮曰彼本無戰心所以固請者示武於衆
矣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能制吾豈千里請戰邪
宣王使二千餘人就軍營東南角大聲稱萬歲亮使
問之答曰吳朝有使至請降亮謂曰計吳朝必無降
法卿是六十老翁何煩詭誑如此懿與亮相持百餘
日亮卒於軍中及軍退懿追焉亮長史楊儀結陣返
旗鳴鼓若將向懿懿遽退不敢逼經二日乃行其營壘
曰天下奇才也懿乃追之俄多布鐵蒺藜懿使軍士
二千人著軟材平底木屐前行蒺藜悉著屐然後馬
步俱進追至赤岸方知審問百姓爲之諺曰死諸葛
走生仲達懿笑曰吾能料生不料死故也孔明料吳不降明矣

司馬不料亮死矣○陳將吳明徹進逼壽陽北齊將王琳拒
守又遣大將皮景和率兵數十萬來援去壽陽三十
里頓軍不進諸將咸曰堅城未拔大援在近不審明
公計將安出明徹曰兵貴在速而彼結營不進自挫
其鋒吾知其不敢戰明矣於是躬擐甲冑疾攻一鼓
而尅壽陽○西魏遣將于謹討梁元帝於江陵長孫
儉問謹曰爲蕭繹之計將欲如何謹曰雄兵漢沔席
卷渡江直據丹陽是其上策移郭內居民退保子城
峻其陴堞以待援至是其中策若難於移動據守羅
郭是其下策儉曰揣繹定出何策謹曰必用其下儉
曰彼棄上而用下何也對曰蕭氏保據江南綿歷數

慮中傷多敗未追　又以我有齊氏之患必
夕不能分且釋懼而無謀多疑必斷人難慮始皆
豈居既惡遷徙當保羅郭所以用下策也謹乃令
山公護及楊忠等率精騎先據江建衛其走路梁人
堅木柵於外城廣輪六十里尋而謹至悉衆圍之梁
主屢遣兵於城南出戰輒爲謹所破旬有六日外城
遂陷梁主退保子城翌日率其太子以下面縛出降
尋殺之○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夫決勝之策者在
乎察將之材能審敵之強弱斷地之形勢觀時之宜
利先勝而後戰守地而不失是謂必勝之道也若上
驕下怨可離而間營久卒疲可掩而襲昧迷去就士

通典卷百五十　九

衆猜嫌可振而走車進轅退遇逢險阻可邀而取若
敵人旌旗屢動士馬數顧其卒或縱橫其吏或行或
止追北恐不利見利恐不得涉長途而未息入險地
而不疑勁風劇寒剖冰濟水烈景炎熱倍道兼行陣
而未定合而未畢若此之勢乘而擊之此爲天贊我
也豈有不勝哉若軍有賢智而不能用者敗上下相
親而各逞己長者敗賞罰不當而衆多怨言者敗知
而不敢擊不知而擊者敗地利不得而卒多戰危者
敗勞逸無別不曉車騎之用者敗覘候不審而輕敵
懈怠者敗行於險道而不知深溝絕澗者敗陣無選
鋒而奇正不分者敗凡此十敗非天之殃將之過

失此者將十日而不用不可一日而不勝也
秦王以明主愛其國忠臣愛其名臣竊伏其事未而
不忍爲屠君之將又嚴顏謂張飛曰卿等無狀侵奪
我州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故二將咸盡其名節
就死而不求生者蓋知敗衄之恥斯誠甚矣又曰凡
與敵相逢持軍相守欲知彼算將揣其謀則如之何
對曰士馬驍雄示以羸弱陣伍齊肅示我以不戰
見小利佯爲不敢爭伏奇兵故誘以奔北內實嚴警
外爲弛慢怒行間諜託以忠告或執使以相忿或後
敗以相悅移師則減竈合營則偃旗智足以及謀勇
足以及怒非得地而不爭非全軍而不侵以多擊少

通典卷百五十　十

必取於晨朝以寡擊衆必候於日暮如此則其多詭
伏將有深謀理須曲爲防慎不可失其規畫故傳曰
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軍之善政也但敵國無小蜂蠆
有毒且鳥窮則啄獸窮則觸者皆自衛其生命而免
免於禍難也若困而不鬬乃智不逮於鳥獸其將也
乎必須料敵制勝成於小利然後可立大功矣或問
問曰所謂料敵者何對曰料敵者料其彼我之形定
乎得失之計始可兵出而決於勝負矣當料彼將吏
孰與己和主客孰與己逸排甲孰與己堅器械孰與
己利教練孰與己明地勢孰與己險城池孰與己固
畜孰與己多糧儲孰與己廣功巧孰與己能人

孰與己豐資貨孰與己富以此揣而料之焉有不[illegible]其勝哉夫軍無小聽聽必審也戰無小利利必大也審聽之道詐亦受之實亦受之巧亦受之拙亦受之其詐而似實亦受之其實而似詐亦受之但當兼聽其實參悉衆情徐思其驗鍛鍊而用不得逆詐自聽挫折閒人之詞又不得聽庸人之說稱敵寡弱輕侮衆心而不料其實又不得受敵人以小利餌我勇士輒掠財畜後其首級將闇不斷而重賞之忽敵無備爲所敗揣敵之術亦易知矣若辭怒而不戰者待其援也拔而止攻而先歛者倍程遏速飢渴之兼也夫欲行無將之勢圖不測之利其事煩多略陳梗槩而

已若遇小敵而有不可擊者爲其將智而謀深士勇而軍整鋒甲堅銳而地險驕畜肥逸而令行如此則士畜必死之心將懷倚敵之計此當固而待之未得輕而犯也如逢大敵而必鬭也者彼將愚昧而政令不行士馬雖多而衆心不一鋒甲雖廣而衆力不堅居地無固而糧運不斷卒無攻戰之志旁無軍馬之援此可襲而取之抑又聞之就戎行師攻城野戰當須料敵然後縱兵夫爲將能識此之機變知彼之物情亦何慮攻不決鬭不勝哉（衛公兵法悉出孫子舊本已見不復重出）

敵十五形帥十過附

敵有十五形可擊新集（始至行陣未定可擊）未食（雖已結陣須[illegible]食也）不順（逆風向[illegible]建）後至（敵後來不得山川地勢利）奔走（行軍失次用力不齊陳布不均）不戒（我示[illegible]誘敵之不設備）勤勞（倍道兼行人馬未息[illegible]陣不堅）將離（大將已去[illegible]素不服）長路（[illegible]日夜不息）候濟（半度疾擊）不暇（貪利求勝不暇盡陣）險路（[illegible]阻狹單行左右難服）擾亂（行列失叙進退不齊[illegible]或坐或立）驚怖（[illegible]三軍震懾）不定（陣數移動人馬數顧）帥有十過勇而輕死（可暴）貪而好利（可遺）仁而不忍（可勞）知而心怯（可窘）信而喜信人（可誑）廉潔而愛人（可侮）慢而心緩（可襲）剛毅自用（可誘）懦志多疑（可恐）急而心速（可久）○孫子曰軍旁有險阻蔣潢井生葭葦山林翳薈者必謹覆索之此伏姦之所藏處也（險者一高一下之地阻者多水之地潢者池也井者下也葭葦者衆草所聚也山林者衆木所居也翳薈者可以屏蔽之處也此以上相地形也此以下察敵情也）（翳薈草木之蒙翳可以藏伏兵必覆索之也）

敵近而靜者恃其險也敵遠而挑戰者欲人之進也其所處易者利也（我忿而數來挑戰欲我前進也且所居平易者利以誘我也）（[illegible]）衆樹動者來也（[illegible]）衆草多障者疑也（[illegible]）鳥起者伏也（[illegible]）獸駭者覆也（[illegible]）塵高而銳者車來也（[illegible]）卑而廣者徒來也（[illegible]）散而條達者採薪來也（[illegible]）少而往來者營軍也（[illegible]）辭卑而益備者進也（[illegible]）辭詭而強進驅者退也（[illegible]）輕車先居其側者陳也（[illegible]）無約而請和者謀也（[illegible]）

也。○奔走而陳兵者，期也。自與偏將期也。半進半退者，誘也。
杖而立者，饑也。倚仗矛戟而立者，饑之意。汲而先飲者，渴也。向人
見利而不進者，勞也。士卒疲勞也。敵人來見我之利而不能擊進者，疲勞也。鳥集
者，虛也。敵大作營壘示我，而鳥集止其上者，虛也。夜呼者，恐也。軍士夜呼，將
不勇也。相驚備者，恐懼也。軍擾者，將不重也。無威重也。旌旗動者，亂也。
旌旗搖動，東西傾倚者，亂也。吏怒者，倦也。軍吏悉怒者，疲倦也。將殺馬食肉
軍無懸缻，不返其舍者，窮寇也。殺馬食肉，不復備蓄；無懸缻，棄之食，欲死戰。諄
窮寇也。篳蓋之類也。諄諄翕翕，徐言入入者，失其眾也。諄諄，語貌。
又不足貌。翕翕者，不真也。其上失卒之心，少氣之意。徐言入入者，失之言，安徐之貌，必此將失其眾也。諄音
章倫反。翕，許及反。數賞者，窘也。力屈者，軍不敢戰，此數行賞，欲士卒之恐窘也。窘，棄項反。數
罰者，困也。數行刑罰者，教令殺施，是困軍也。先恭而後畏其眾者，不

一○通典卷一百五十　十三

精之至也。先行卒暴於士卒，而後欲畏其眾也。若此將不精之極也。來委謝者，欲休
息也。戰未相伏而下意氣相委謝者，欲休息也。兵怒而相迎，久而不合，又
不相去，必謹察之。備其伏也。必有間諜也。

察而後動

春秋時，齊師伐魯，敗退。齊莊公將逐之。曹劌曰：未可。
夫大國難測也，懼有伏焉。恐詐而有伏也。劌，居衛反。登軾而觀之，
其旗靡，其轍亂，曰：可逐之。○又春秋時，秦晉戰于河曲，
馬父綴秦行人夜戒晉師曰：兩軍之事，皆未慭也，明
日請相見也。慭，缺也。魚覲反。晉大夫臾駢曰：使者目動而言
肆，懼我也。目動，心不安，言肆聲放，失常節也。肆音四，駢，步田反。將遁矣，薄諸河，必
之。薄，迫也。晉將胥甲、趙穿當軍門呼曰：死傷未收

而棄之，不惠也；不待期而薄人於險，無勇也。乃止。秦
師果夜遁。○春秋時，晉師伐齊，齊侯畏眾，齊師夜遁。
師曠曰：鳥烏之聲樂，齊師其遁。烏鳥得空營，故樂也。邢伯曰：有
班馬之聲，夜遁，馬不相見，故鳴也。班，列也。齊師其遁。叔向告晉侯曰：城上有
烏，齊師其遁。○春秋時，晉師伐楚，將戰，楚子登巢車以
望晉軍。巢車，車上為櫓。楚將子重使太宰伯州犁侍於王後。
伯州犁，晉伯宗子，先奔楚也。王曰：騁而左右，何也？騁，走也。曰：召軍吏也。
皆聚於中軍矣。曰：合謀也。張幕矣。曰：虔卜於先君也。
虔，敬也。撤幕矣。曰：將發命也。甚囂且塵上矣。曰：將塞井
夷竈而為行也。夷，平也。行，戶郎反。皆乘矣。乘，承證反。左右執兵而
下矣。曰：聽誓也。左右，將帥、軍佐。戰乎？曰：未可知也。乘而左右

一○通典卷一百五十　十四

皆下矣。曰：戰禱也。禱，請於鬼神也。竟敗楚於鄢陵。○東晉末，
宋武帝自京口舉義兵，討桓玄，玄將桓謙屯于東陵，卞
範之屯覆舟山西，以拒之。宋武疑賊有伏兵，謂小將
劉鍾曰：此山下當有伏兵，卿可率部下往摸之。摸音
莫。鍾應聲馳進，果有伏兵數百，一時奔走。(宋)雍州刺
史袁顗舉兵反，顗，魚豈反。沿鵲尾上據錢溪，顗將劉明攻
之，不下。遣人傳唱錢溪已平，官軍之眾並懼。宋將沈
攸之曰：若錢溪實敗，萬人中要應有逃亡得還者，必
是彼戰失利，唱空聲以惑眾耳。勒軍中不得輒動。錢
溪信尋至，果大敗賊。攸之悉以錢溪所送胡軍耳鼻
示之，顗駭懼，急追明，還，遂潰。○後魏將司馬楚之

[illegible]晉遣姚[illegible]入楚之軍中[illegible]山前
去有先驅耳若諸將莫能察之曰必為晚收救
之以[illegible]驗賊[illegible]至矣即使軍人伐柳為城於[illegible]令東
城立而戰至水峻城固不可攻逼賊乃走○後魏
將韓果性強記兼有權略所行之處山川形勢[illegible]能
記憶兼善伺敵虛實揣之情狀有潛隱溪谷為間偵
者[illegible]果登高望之所疑之處往必有伏○周
武帝帥師攻圍高齊後主將兵十萬自來援之時柱
國陳王純屯千里徑大將軍永昌公椿屯雞棲原大
將軍宇文盛守汾水關並受齊王憲節度憲密謂椿
曰兵者詭道去留不定見機而作不得遵常法今為
營勢令兵去之後賊猶致疑不須張幕可代柏為[illegible]
齊王分軍萬人向千里徑又令其眾出汾水關自率
大兵與椿對陣宇文盛馳騎告急憲自以千騎救之
齊人觀谷中塵起相率遽退盛與柱國侯莫陳芮涉
汾逐之多有斬獲俄而椿告齊眾稍逼憲又迴軍赴
之會被敕追還率兵夜返齊人果謂柏菴為帳幕不
疑軍退翌日始悟[illegible]

驗虎聲知無實

後漢末劉備遣將吳蘭屯下辯曹公遣曹洪征之備
遣張飛屯固山欲斷軍後眾議狐疑洪曰即飛實斷
道當伏兵潛行今乃張聲此其不能也宜及其未
[illegible]攻蘭蘭破則飛自走[illegible]大破之飛果走
○東晉末宋武帝率兵北伐南燕慕容超於廣固
未下時後秦姚興遣使告宋武云慕容見與鄰好又
以窮告急今當遣鐵騎一時逕據洛陽晉軍若不退
者便當長驅而進宋帝呼興使答曰語汝姚興我定
燕之後息甲三年當平關洛今能自送便可速來劉
穆之聞興使馳入而宋武發遣已去以興所言并答
其語穆之穆之曰常日事無大小必賜與謀此宜善
詳云何率爾便答曰未能威敵正促彼怒爾若燕未
可拔興救奄至不審何以待之宋武笑曰此是兵
機非卿所解故不語耳夫兵貴神速彼若審能遣救
必畏我知寧容先遣信命此是其見我伐燕內已懷
懼自強之辭耳興竟不能出師廣固終拔擒慕容超
平齊地

故降審察

楚漢相持項羽圍漢王於滎陽漢王請和割滎陽以
西者為漢亞父勸項王急攻滎陽漢王患之陳平反
間既行羽果疑亞父亞父大怒而去發病死漢將紀
信曰事急矣臣請誑楚可以間出於是陳平夜出女
子東門二千餘人楚因擊之紀信乃乘王車黃屋左
纛曰食盡漢王降楚楚軍皆呼萬歲之城東觀之以
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走○後魏万俟醜奴

万俟音墨其宿勤明達等反叛寇掠涇州魏將崔延伯逆衆討之時醜奴置營涇州西北七十里衆軍將出營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執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鬪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將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陳賊勢摧挫便爾逐北逕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城延伯軍遂大敗死傷二萬人○西魏大將周文征東魏戰于邙山裨將于謹率其麾下偽降立於路左東魏大將齊神武軍乘勝逐北不以為虞追騎過盡謹乃自後擊之敵人大駭獨孤信又收集兵士於後奮擊齊神武軍遂亂以此西魏軍得全而返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五十終

通典卷第一百五十一

兵四

間諜　行師先在量力不可窮兵

臨敵易將　軍政不一必敗

軍無政令敗　推誠

示信　示義

孫子曰用間有五有因間有內間有反間有死間有生間五間俱起莫知其道是謂神紀因間者因其鄉人而用之者也因敵鄉人知敵表裏虛實之情故就而用之可使伺候也內間者因其官人而用之者也因在其官失職者若刑戮之子孫與受罰之家也因其有隙就而用之反間者因其敵間而用之者也敵使間來視我我知之因厚賂重許反使為我間也蕭世誠曰言敵使人來候我我佯不知而示以虛事前卻期會使歸相語故曰反間死間者為誑事於外令吾間知之而待於敵間者也作詐誑之事於外佯爲旲之使敵聞知之吾間至敵中為敵所得必以誑事輸敵從而備之吾所行不然間則死矣又云敵間來聞我誑事以持歸然皆非所圖也二間皆不能知幽隱深密故曰死間也蕭世誠曰所獲敵人及已拔亡軍士有重罪繫者攸為貸免和物勿洩佯不祕密令敵間竊聞之吾因縱之使亡亡必歸敵必信焉往必死故曰死間生間者反報者也擇己存賢才智謀能白謂通於敵之親貴察其動靜知其事計彼所為已知其實還報故曰生間故三軍之親莫親於間若不親撫重以祿賞則反為敵用洩我情實賞莫厚於間厚賞之爵其用事莫密於間間事不密則為己害非聖智不能用間不能得間人之用[redacted]義莫能使間非微密者不能得間之實用意密而不漏間事未發而先聞其間者與所告者皆死凡軍之所

欲擊之軍(所欲擊)城之所欲攻(所欲攻之城者)人之所欲殺(所欲殺之敵人者)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守官守職任者謁告也主告事者也門者守門者也舍人守舍之人也又先知之爲新舊有悉則呼之則不見人阿守止亦因此知敵之情)令吾間必索知之敵間之來間我者因以利道而舍之(舍居止也令吾人遺以重利復遇而舍止之可令詭其辭)故反間可得而用也(故能取敵之間而用之)因是而知之故鄉間內間可得而使也(因反敵間而知敵情鄉間內間者皆可得使)因是而知之故爲誑事可使告敵因昇可得而攻也(因誑事而知敵情生間往返可使知)其敵之蹤(心所在)因是而知之故生間可使如期五間之事主必知之(人主當知五間之用厚其祿豐其財)知之必[redacted]反間故反間不可不厚也(反間五間之本事之要也故當在厚待)則伊呂之在夏殷爲殷周反間豈不重之哉唯明主賢將能以上智爲間者必成大功此兵之要三軍所恃而動者也

間諜

春秋時楚師伐宋九月不服將去宋楚大夫申叔時曰築室反耕者宋必聽命楚子從之(築室於宋分兵歸田示無去志)王從其言宋人懼使華元夜入楚師登子反之牀起之曰寡君使元以病告(兵法因其鄉人而用之必先知其守將左右謁者門者舍人之姓名因而利導之華元蓋用此術得以自通)曰弊邑易子而食析骸以爨雖然城下之盟有以國斃不能從也(寧以國斃不從城下盟)去我三十里唯命是聽子反懼與之盟而告楚子退三十里宋及楚平(華元若不因間諜無由得入楚軍)○戰國鄭武公欲伐胡先以其子妻胡因問群臣曰吾欲用兵誰可伐者大夫關思期曰胡可伐公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子言伐之何也胡君聞之以鄭爲親己不備鄭襲胡取之(此用死間之勢)○戰國燕昭王以樂毅爲將破齊七十餘城及惠王立與毅有隙齊將田單乃縱反間於燕宣言曰齊王已死城不拔者二耳樂毅畏誅而不敢歸以伐齊爲名實欲連兵南面而王齊齊人未附故且緩師使他將來卽墨殘矣燕王以爲然使騎劫代毅燕人士卒離心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塚墓僇(音戮)先人燕軍從之卽墨人激怒請戰大敗燕師所亡七十餘城悉復之○戰國秦師圍趙閼與

趙將趙奢救之去趙國都三十里不進秦間來奢善食而遣之間以報秦將以爲奢師怯弱而止不行奢因而卷甲趨秦師擊破之(此示敵以弱則反用彼間也)○戰國秦與趙兵相拒長平趙孝成王使廉頗爲將固壁不戰秦數挑戰廉頗不出秦之間言曰秦之所患獨畏馬服趙奢之子爲將耳趙王信之因以奢子爲將終爲秦將白起所敗○楚漢相持未決勝負陳平言於漢王曰彼項王骨鯁之臣如亞父范增鍾離昧之屬不過數人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內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漢王然之遂出黃金四萬斤與平恣所爲不問出入既

多以金縱反間於楚軍宣言諸將鍾離眛等為項王將功多矣然終不得裂地而王欲與漢為一以滅項氏分王其地項王果疑之使使至漢漢為太牢之具舉進見楚使（舉鼎俎而進）即佯驚曰吾以為亞父使乃項王使復持去以惡草具進楚使（去太牢因更以草菜之具）使歸具報項王項王果大疑亞父亞父欲急擊下滎陽城項王不信不肯聽亞父聞項王疑之乃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歸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漢遣紀信詐降而漢王宵遁終滅項羽（羽不得閒為亡）及漢使酈食其說齊王田橫撿兵與酈生縱酒漢將韓信因齊無備襲擊破之田廣亨食其（此偶成韓

信用死間之勢）○漢高帝被圍於平城冒頓圍於白登乃使間厚遺閼氏閼氏乃謂冒頓曰兩主不相困今得漢地而單于終非能居之且漢主亦有神單于察之冒頓乃解圍之一角於是高帝令士皆持滿傅矢外鄉從解角直出竟與大軍合而冒頓遂引兵而去○後漢西域將兵長史班超發于闐諸國兵擊莎車龜茲一國援之兵少不敵罷散乃陰緩生口歸以告龜茲王喜而不超即潛勒兵馳赴莎車大破降之（此聲言退散敵閒之備斷亦同死閒之勢）○晉益州牧羅尚遣將隗伯攻蜀賊李雄於郫城迭有勝負雄乃募武都人朴泰鞭之見血使譎羅尚欲為內應以火為期尚信之悉出精兵遣隗伯等率

兵從泰擊雄雄將李驤於道設伏泰以長梯倚城而舉火伯軍見火起而爭緣梯泰又以繩汲上尚軍百餘人皆斬之雄因放兵內外擊之大破尚軍（此用內間之勢）○十六國後涼呂光將呂延伐乞伏乾歸大敗之乾歸乃縱反間稱眾潰東奔成紀延信而追之延司馬耿稚曰告者視高而色動必有姦計不可延不從相遇戰敗死之（此聲言退散之翻斯徒亦同班超破莎車之勢）○東魏將段琛據宜陽遣將牛道常扇誘邊人西魏將韋孝寬患之遣諜人訪獲道常手迹令善書者偽作道常與孝寬書論歸款之意又為落燼燒迹若火下書者還令諜人遣之於琛營琛得書果疑之道常所經略皆不

見用孝寬知其離阻因出奇兵掩襲道常及琛等崤澠遂清（澠音）○東魏大將齊神武帥兵趣沙苑西魏大將周文帝遣達奚武覘之武從三騎皆衣敵人衣服至日暮去營數百步下馬潛聽行軍期號因上馬歷營若警夜者有不如法者往往撻之具其聽之情狀以告周文帝齊斛律光字明月為當時名將後周將韋孝寬守玉壁（今絳郡稷山縣）忌光英勇孝寬參軍曲嚴頗知卜筮謂孝寬曰來年齊朝必大相殺戮孝寬因令嚴作謠言令間諜漏其文於鄴曰百升飛上天明月照長安又曰高山不推自崩槲樹不扶自豎祖珽因之曰盲老翁背上下大斧饒舌老母不得語令

小害惡之於路穆提婆聞之以告其母陸令萱令萱以饒舌斥己也（陸令萱即後主乳母）盲老翁謂祖珽也遂相與協謀以謠言啓後主誅光周武帝聞之遂大赦境內始有滅齊之志竟平其國○大唐衞公李靖伐突厥突厥頡利可汗以唐儉先在突厥結和親突厥遂不備靖因掩擊破之（亦以唐儉為死間之勢）○李靖兵法曰夫戰之取勝豈求之於天地乎在因人以成之歷觀古人之用間其妙非一即有間其君者有間其親者有間其賢者有間其能者有間其助者有間其鄰好者有間其左右者有間其縱橫者故子貢史疾陳珍蘇秦張儀范睢等皆憑此術而成功也且間之道其有五焉

有因其邑人使潛伺察而致詞焉有因其仕子故泄虛假令告示焉有因敵之使矯其事而返之焉有審擇賢能使覘彼向背虛實而歸說之焉有佯緩罪戾微漏我偽情浮計使亡報之焉凡此五間皆須隱秘重之以賞密之又密使可行焉若敵有寵嬖任以腹心者我當使間遺其珍玩恣其所欲順而傍誘之敵有重臣失勢不滿其志者我則啗以厚利詭相親附採其情實而知之敵有親貴左右之多詞夸誕好論利害者我則使間曲情尊奉厚遺珍寶探其所間而反間之敵若使聘於我我則稽留其使令人與之共居佯致敬勤偽相親暱朝夕諭以佯供珍味觀其辭色而察之仍朝暮令使獨與己伴居我遺聰明者潛於複壁中聽其所聞使既遲違恐彼怪責必延竊論心事我知計遣使而用之且夫用間以間人人亦用間以間己彼以密來理須獨察於心參會於事則不失矣若敵使人來欲候我虛實察我動靜覘知事計而行其間者我當佯為不覺舍以厚利而昔啗之微以我偽言誑事示以前却期會即我之所須為彼之所失者因其有間而反間之彼若將我虛而以為實我即乘其弊而得其志矣夫水所以能濟舟亦有因水而覆沒者間所以能成功亦有憑間而傾敗者若束髮事主當朝正色忠以盡節信以竭誠不詭伏以匿容不權宜以為利雖有善間其可用乎

行師先在量力不可窮兵

春秋時息侯伐鄭鄭伯與戰于境息侯大敗而還君子是以知息之將亡也不度德（鄭莊賢）不量力（息國弱）不親親（鄭息同姓之國）不徵辭不察有罪（言語相違當明徵其辭以審曲直）犯五不韙而以伐人其喪師也不亦宜乎（韙音鬼反）○漢武帝患匈奴屢為邊患雁門馬邑豪聶壹因大行王恢言匈奴初和親親信邊可誘以利致之伏兵襲擊必破之道也帝召問公卿曰今欲舉兵攻之何如韓安國曰臣聞高皇帝圍於平城匈奴至日投鞍高如城者數所平城之餓七日不食天下歌之解圍

之後而無怨怒之心夫聖人以天下爲度者也不以私怒傷天下之政安乃遣劉敬奉金千斤結和親至今爲五世利孝文皇帝又嘗一擁天下精兵聚之廣武終無尺寸之功而天下黔首無不愛者孝文悟於兵之不可宿故復闔和親之約此二聖之跡足以爲效矣竊以爲勿擊爲便漢元帝時朱崖儋耳二郡民數反賈捐之上書請不擊使其略曰臣聞堯舜禹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南暨聲教欲與聲教則治之不欲與者不強治也是以殷周並作禍亂之類咸糾其宅秦氏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廣地而天下潰叛賴聖漢初興爲百姓請命平

定天下至孝武皇帝以國富人逸攘郤匈奴西連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置郡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並起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驅士衆擠之大海之中（悁音絹擠子系反）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爲讎自古患之久矣何況乃服其南方萬里之蠻乎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未一年兵出不踰千里費四千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夫一隅爲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亡士無功乎臣愚以爲非冠帶之國禹貢所不及皆可且無以爲於是遂罷其郡（具邊防南蠻篇）〇後漢光武[illegible]上書曰明盛

[illegible]告高句驪烏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矣帝曰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人不自保而復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自是諸將莫敢復言兵事（具邊防匈奴篇）〇魏將諸葛誕據壽春反魏將王基討之司馬文王欲遣諸將輕兵深入招迎其將唐咨等子弟因釁有蕩覆之勢基諫曰昔諸葛恪乘東關之勝竭江表兵以圍新城城既不拔而衆死者太半蜀

將姜維因洮上之利輕軍深入糧餉不繼軍覆上邽夫大勝之後輕敵則慮難不深今賊新敗於外又內患未弭是其修政設慮之時也且兵出踰年人有歸心今俘馘十萬罪人斯得自歷征伐未有全兵獨克如今之盛者也昔武皇帝破袁紹於官渡自以所獲已多不復追奔懼挫威也從之〇宋文帝勵精爲治俗阜人康元嘉數十年閒比漢之文景自以財殷力盛遂經略中原命王玄謨等大舉北伐遂至後魏大武親率二十萬衆至於瓜步喪師殘國斯不量力黷武之謂也〇陳宣帝即位數年遣吳明徹率師十萬度江[illegible]克淮南之地息師不一二歲又攻後周之彭

淺於覩於呂梁明徹并將卒並及江右州郡自此之由斯亦不量力而黷武窮兵之累也○後周武帝伐齊圍晉州并州齊將安德王延宗擁兵四萬出城拒帝帝率諸軍合戰齊人退帝乘勝逐北率千餘騎入城東門令諸軍繞城置陣至夜延宗率其衆排軍而前城中軍却人相蹂踐大為延宗所敗死傷略盡齊人欲閉門以閫下積屍扉不得闔帝從數騎崎嶇危嶮僅乃得出至明率諸軍更戰大破之擒延宗并州平周武帝兵敗於晉陽

臨敵易將

戰國燕昭王使將樂毅下齊七十餘城唯莒即墨二城未下惠王嗣立以騎劫代毅遂為齊將田單所敗

得齊地復歸於齊○秦師伐趙趙王使廉頗禦之頗固壁不戰趙王惑秦之間以趙奢之子代頗趙師大敗○晉鎮南將軍杜元凱都督荊州諸軍事襲吳西陵督張政政西陵督大破之政吳之名將據要害之地恥無備取敗不以實聞于孫皓元凱欲間吳邊將乃請還其所獲之衆於皓皓果召政還武昌遣劉憲代之故晉軍將至使其將帥移易成傾蕩之勢竟殄滅焉將帥不相信致敗後周末隋文帝作相尉遲迥據相州舉兵隋文帝遣郎公韋孝寬為東道元帥師次沁沁音七鴆反水水長未得渡長史李詢上密啓云大將梁士彥宇文忻崔弘度并受尉遲迥餉金軍中慅慅人情大異文帝以為憂欲代此三人李德林獨進計云公與諸將並是國家貴臣未相伏馭今以挾令之威使得之耳安知後所遣者能盡腹心前遣之人獨致乖異又取金之事虛實難明即令換易彼將懼罪恐其逃逸便須禁錮然則郎公以下必有驚疑之意且臨敵代將自古所難樂毅所以辭燕趙奢之子所以致敗於趙如愚所見但遣公一腹心明於智略為諸將舊人所信服者速至軍所觀其情偽縱有異意必不敢動文帝大悟即令高熲馳驛往軍所為諸將節度竟成大功所文帝得之而勝孫子曰將在軍君命有所不受苟便於事不拘於君命也故曰不從中御

軍政不一必敗

春秋時楚子伐鄭晉師救之楚子北師次于郔郔鄭地也聞晉師濟河楚子欲還伍參言於楚子曰參音倉含反晉之從政者新未能行令尹佐先縠剛愎不仁未肯用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各欲專行其所而不得聽而無上衆誰適從此行也晉師必敗楚攻乘轅而北之次於管以待之晉師在敖鄗鄗音高苦交反之間晉魏錡求公族未得欲為公族大夫而怒欲敗晉師請致師不許請使許之遂往請戰而還趙旃求卿未得請挑戰不許請召盟許之與魏錡皆命而往郤克曰二憾往矣弗備必敗隨會曰若二子怒楚楚人乘我喪師無日矣乘我登也不如備

之楚之無惡除備而盟何損於好若以惡來有備不敗且雖諸侯相見軍衛不徹警也（徹去也）先穀不可（不肯設備）隨會使鞏朔韓穿帥師覆于敖前（師將也覆謂伏兵之處）故上軍不敗而中軍下軍皆敗績○春秋時吳師伐楚州來楚救之吳人（禦諸）鍾離楚將子瑕卒楚師熸（音尖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軍中重主良亡故其兵人無復氣勢也）吳將公子光曰諸侯從於楚者衆而皆小國也畏楚而不獲已是以來吾聞之作事威克其愛雖小必濟（越勝也軍事尚威）胡沈之君幼而狂（性無常）陳大夫齧壯而頑頓與許蔡疾斂楚大將死其師熸薳越爲帥帥賤多寵政令不一（越非正卿也軍多寵人政令不一於楚也遂爲委反）七國同役而不同心（楚頓胡沈蔡陳許也）帥賤而不能整無大威命楚可敗也先分師以犯胡沈與陳必先奔諸侯之師乃搖心矣諸侯乖亂楚必大奔請先者去備薄威（示之以不整以誘之）後者敦陳整旅（敦厚）吳子從之戰于雞父（音甫）吳子以罪人三千先犯胡沈與陳（因徒不習戰以示不整）三國爭之吳爲三軍以擊於後中軍從王光帥右軍掩餘帥左軍吳之罪人或奔或止三國亂吳師擊之敗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矣師譟而從之三國奔（三國許蔡頓）楚師大奔○後漢末曹公擊馬超始賊每一部到公輒有喜色賊破之後諸將問其故答曰關中長遠若賊各依嶮阻征之不一二年可定也今皆來

集其衆雖多莫相歸伏軍無適（音的）主一舉可滅爲功甚易吾是以喜

軍無政令敗

後魏末原州人豆盧狼害都督大野樹兒等據州城反州人李賢乃招集豪傑謀曰賊起倉卒便誅二將其勢雖勝其志已驕然其政令莫施惟以殘剝爲業夫以羈旅之賊而馭烏合之衆勢自離解今若從中擊之賊必喪膽如吾計者指日取之衆皆從焉賢乃率敢死士三百人分爲兩道乘夜鼓譟而出羣賊大驚一戰而敗狼遁走追斬之

推誠

後漢更始初光武爲蕭王平河北諸賊銅馬餘衆降封其渠帥爲列侯降者猶不自安光武知其意各歸營按兵乃自乘輕騎按行部陳降者更相語曰蕭王推赤心置人腹中安得不投死乎（投死猶言致死）由是皆服○東晉末劉道規爲荊州刺史桓玄餘黨苟林屯江津桓謙軍枝江二寇交逼已絕都邑之間荊楚既判桓氏義舊並懷異心道規乃會將士告之曰桓謙今在近畿聞諸軍頗有去就之計吾東來文武足以濟事若欲去者本不相禁因夜開城門達曉不閉衆咸憚服莫有去者○西魏將王羆之守華州也（今馮翊郡）西魏師與東魏師戰於河橋不利東魏降卒趙青雀據

長安城所在莫有固志羆乃大開州門召州中軍民
謂之曰如聞天子敗績不知吉凶諸人相驚咸有異
心王羆受委於此以死報恩諸人若有異圖可來見
殺必恐城陷沒者亦任出城如有忠臣能與王羆共
心者可共固守軍民見其誠信皆無異志

示信

春秋時晉文公圍原命三日之糧原不降命去之諜
出諜間曰原將降矣軍吏請待之公曰信國之寶也
人之所庇也得原失信何以庇之所亡滋多退一舍
而原降○晉文公伐楚歸國行賞狐偃爲首或曰城
濮之事先軫之謀文公曰城濮之事偃說我無失信
不背三舍之約先軫所謀軍事吾用之以勝然此一
時之說偃言萬世之功奈何以一時之利而加萬世
之功乎是以先之衆皆悅服○魏明帝自征蜀至長
安遣張郃諸軍勁卒四十餘萬句與諸葛亮有戰
士五萬二千更下者八千特魏軍始陳戰兵適交亮
參佐咸以敵衆強多非力所制權停下兵并聲勢
亮曰吾聞用武行師以大信爲本得原失信古人所
惜去者束裝以待期妻子企踵而計日乃勅陳遣於
是去者感悅願留一戰往者憤踊咸思致命臨軍之
日莫不拔刃爭先以一當十殺張郃却司馬宣王一
戰大尅此之由也

○通典卷百五十二

廿三

示義

春秋時晉荀吳伐鮮虞圍鼓鼓白狄之別鼓人或請以
城叛吳曰吾聞諸叔向好惡不愆人知所適事無不
濟愆過也適歸也或以吾城叛吾所甚惡也人以城來吾獨何
好焉賞所甚惡若所好何若無所好何若其弗賞是失信
也何以庇民力能則進不能則退量力而行吾不可
以欲城而邇姦也所喪滋多使鼓人殺叛人而繕守
備圍鼓三月鼓人或請降使其民見曰猶有食色姑
脩而城軍吏曰獲城而不取勤人而頓兵何以事君
吳曰所以事君也獲一邑而教民怠將焉用邑邑以
賈怠不如完舊賈買也完舊守舊也賈怠無卒終也棄舊不祥鼓
人能事其君我亦能事吾君率義不爽好惡不愆城
可獲而民知義所知義所在有死命而無二
心不亦可乎鼓人告食竭力盡而後取之克鼓而返
不戮一人○秦末天下兵起范增說項梁曰陳勝敗
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返楚人
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楚雖三戶亡秦必楚今陳勝
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江東楚蜂
起之將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爲能復立楚之
後也乃求楚懷王以從民欲○漢楚相持之際項羽
擊陳留外黃不下數日降羽悉令男子年十五以上
詣城東欲坑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令之舍人其幼子

○通典卷百五十

廿五

故係其父往說羽曰彭越強劫外黃強其兩反外黃恐故且
降大王大王至又坑之百姓豈有所歸心哉從此以
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下矣羽然其言乃赦外黃
當坑者而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漢王至洛陽新
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以義帝死請發喪漢王從之
遂爲義帝發喪袒而大哭哀臨三日發使告諸侯曰
天下共立義帝北面事之今項王放殺義帝江南大
逆無道寡人親爲發喪兵皆縞素悉發關中兵收三
河士南浮江漢以下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
於是諸侯多從之○晉 [illegible] 將軍督荊州諸軍事
羊祜至鎮務脩德 綏初附慨然有吞吳之心
每與吳人交兵剋日方戰不爲掩襲之計將帥有欲
進譎詐之策者輒飲以醇酒使不得言人有掠吳二
兒爲俘者祜遣送還其家後吳將夏詳邵顗等降二
兒之父亦率其屬與俱吳將潘景陳尚來寇祜追斬
之而美其死節厚加殯殮景尚子弟迎喪祜以禮遣
還吳將鄧香掠夏口祜募生縛香既至宥之香感其
恩率部曲而降祜出軍行吳境刈穀爲糧皆計所侵
送絹償之每會衆江沔遊獵常止晉地若獸先爲吳
人所傷而爲晉兵所得者皆封還之於是吳人翕然
悅服稱爲羊公不之名也祜與陸抗相對使命交通
抗稱祜之德雖樂毅諸葛孔明不能過也抗常病祜

飭之樂抗服之無貳心人多諫抗曰羊祜豈酖人者
時談以爲華元子反復見於今抗每告其戍曰彼專
爲德我專爲暴是不戰而自服也○東晉末宋武帝
爲將北伐後秦姚泓以檀道濟爲前鋒至洛陽凡拔
城破壘俘四千餘人議者謂應以爲京觀道濟曰
伐罪弔民正在今日皆釋而遣之於是民夷感悅相
率歸之者甚衆○後魏遣將慕容白曜伐宋無鹽城
克之將盡以其人爲軍實副將酈範曰齊西履之地
號爲東秦不遠爲經略恐未可平也今皇威始被彼人
未霑澤連城有懷貳之將比邑有拒守之夫宜先信
義示之觀物然後人心可懷二州可定白曜從之進
次肥城白曜將攻之範曰肥城雖小攻則淹日得之
無益軍聲失之有損軍勢且見無鹽之卒死者塗炭
成敗之機足爲鑒戒若飛書告諭可不攻自伏縱其
不降亦當逃散白曜乃以書曉之肥城果潰○隋桂
州人李光仕舉兵作亂隋將周法尚討之光仕帥勁
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光略光度大獲家口
其黨有來降附者輒以妻子還之居旬日降者數千
人法尚遣兵列陣以當光仕親率奇兵蔽林設伏兩
陣始交法尚馳擊其柵柵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潰追
斬之○大唐武德中李靖既尅江陵降蕭銑諸將
咸云銑之將帥與官軍拒戰罪狀既重請籍沒其家

以當代上請曰王者之師義存弔伐百姓既受驅逼拒戰豈其所願且犬吠非主無容同叛逆之科此蒯通所以免大戮於漢祖也今所定荆郢宜弘寬大以慰遠近之心降而籍之恐非救焚拯溺之義但恐自此以南城鎮各堅守不下非計之善於是遂止江漢之城聞之莫不爭下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五十一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五十二

兵五

撫士　明賞罰　賞宴不均致敗

行賞安衆　分賞致敗

行賞招降　示惠招降

軍帥志堅必勝　單將驕敗

敵懈驕不備可取　軍行自表異致敗

師行衆悲恐則敗　聲感人 附

守則有餘　守拒法 附

孫子曰視卒如嬰兒可與之赴深谿視卒如愛子可與之俱死

撫士

春秋時楚師伐宋圍蕭蕭潰楚大夫申公巫臣曰師人多寒楚子於是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如挾纊纊綿也言悅以忘寒○晉聲子謂楚令尹屈建曰雍子奔晉以為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於靡角之谷雍子曰歸老幼返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焚次焚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逸楚囚縱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為也○戰國魏以吳起為將與士卒最下者同衣食臥不設席行不騎乘親裹贏糧與士卒分勞苦卒有病疽者吳起為吮之卒母聞而哭之或

謂之曰毋子卒也而將自吮其疽何哭爲母曰非然
也往年吳公吮其父父戰不旋踵遂死於敵今又吮
此子妾不知其所死處矣是以哭之於是擊秦拔其
五城○劉項相持之際田橫據其餘地漢將韓信灌
嬰平齊橫走歸彭越漢滅項籍後橫與其徒屬五百
人入海居隝音島中帝使使赦橫罪而召之曰橫來大
者王小者侯[illegible]不來且發兵加誅橫乃與其
客二人乘傳詣洛陽至尸鄉廄置謂其客曰陛下所
以欲見我不過欲一見我面貌耳陛下在洛陽今斬
吾頭馳三十里間形容尚未能改猶可知也遂自剄
令客奉其頭從使者馳奏之高帝以王者禮葬橫旣

○通典卷一百五十二

葬二客穿其塚旁皆自剄尚餘五百人在海島中聞
橫死亦皆自殺於是乃知田橫兄弟能得士也○漢
李廣歷七郡太守前後四十餘年得賞賜輒分其麾
下飲食與士卒共之家無餘財終不言生產事將兵乏
絕處見水士卒不盡飲不近水不盡餐不嘗食寬緩
不苛士以此愛樂爲用○後漢桓帝以段熲爲破羌
將軍征羌行軍仁愛士卒疾病者親自瞻省手爲裹瘡
在邊十餘年未嘗一日蓐寢與將士同勤苦故皆樂
爲死戰○皇甫規延熹中爲中郎將持節監關西討零吾
等羌會軍中大疫死者十三四規親入菴廬巡視將士
三軍感悅東羌遂遣使乞降○魏將諸葛誕守壽春

以司馬氏累代相[illegible]
文王率師討之壽春城陷誕死文王招其徒不降[illegible]
[illegible]數百人拱手爲列每斬一人輒遣降之皆曰
爲諸葛公死無恨以至于盡無一人降時人比田橫
矣戍將于詮曰大丈夫受命其主以兵救人旣不能
克又束手於敵吾不取也乃免冑冒陣而死○得士
心如此○西魏將梁椿性果毅善於撫綏所獲賞物
分賜麾下故每戰咸得其力○又王思政守潁
川郡城東魏師十萬攻之備盡攻擊之術以絕川灌
城城陷之思政知事不濟率左右據土山謂之曰吾受
國任城陷辱王命力屈道窮計所無出唯當効死以

○通典卷一百五十二　三

謝朝恩因仰天大哭左右皆號慟思政西向再拜
便欲自刎先是齊文襄告城中人曰有生致王大將
軍者封侯重賞若大將軍身有損傷親近左右皆從大
戮都督駱訓謂思政曰公常語訓等但將我投降非
但得富貴亦是活一城人今高明旣有此言公豈不
哀城中士卒固共止之不得引決齊文襄遣其散騎
常侍趙彥深就土山執手申意引見文襄辭氣慷慨
涕泗交流無撓屈之容文襄以其忠於所事禮遇甚
厚思政初入潁川士卒八千人及城陷之日存者纔
三千人遂無叛者○後周武帝大舉伐齊次於晉州
初[illegible]於

汾水帝率諸軍八萬人置陣東西二十餘里帝乘常
御馬從數人巡陣處分所輒呼主帥姓名慰勉之將
士咸見知之感各思自勵將戰有司請換馬帝曰朕
獨乘良馬欲何所之齊主亦於北塹列陣帝散遣之
以待塹遂止自旦至日中相持不決申後齊人乃填
塹南引帝大喜勒諸軍擊之兵纔合齊人便退逐北
斬首萬餘級齊主與其麾下數十騎走還并州於是
齊衆大潰○大唐貞觀中太宗親征高麗駕次定州
兵士到者帝幸定州城北門親慰撫之有從卒一人病
不能進太宗詔至牀前問其所欲乃勅州縣醫加供
給是在征人欣然從行者悅以忘疲師次白巖城

○通典卷百四十二　四

將軍李思摩中弩矢太宗親為之吮血由是從行文
武競思奮勵及軍廻行次柳城招集戰亡人骸骨設
太牢以祭之太宗慟哭盡哀軍人無不灑泣兵士觀
者歸家以言其父母曰吾兒之死天子哭之死無所
恨○司空李勣行在軍識其賊否聞人片善扼
腕而從事捷之日多推功於下前後在軍所得金帛
皆散之將士以是人皆為用所向多捷及絕爰之
或有嗚咽者

明賞罰

後漢○魏武為將曹公每攻城拔邑得靡麗之物則悉以賜
有功者若勳勞宜賞則不恡千金無功望施分毫不

與

賞罰不均致敗

春秋時鄭師伐宋將戰華元殺羊食士（食音嗣）其御羊
斟不與及戰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今日之事我為
政與入鄭師故敗

行賞安衆

漢高帝已封大功臣二十餘人其餘人爭功未得行
封帝居南宮從複道上見諸將往往耦語以問張良良
曰陛下起布衣以此屬取天下今已為天子而所
封皆蕭曹故人所親愛所誅皆平生讐怨今軍吏
計功以天下為不足用徧封（言有功者多）而恐以過

○通典卷一百五十三　五

失及誅故相聚謀反耳帝曰為之柰何良曰取上素
所不快（言有讐者）計群臣所共知誰甚者一人先封以
示群臣群臣見雍齒封則人人自堅矣於是三月上
置酒封雍齒為什方侯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群臣皆
喜曰雍齒且侯我屬無患（趣促也）

分賞取敵

漢王與韓信彭越期會擊楚至固陵不會楚擊漢軍
大破之漢王謂張良曰諸侯不從柰何對曰楚兵且
破未有分地其不至固宜君能與共天下可立致也
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與彭越自陳以東傅海與
齊王信信家在楚其意欲復得故邑能出捐此地以

許兩人，使各自為戰，則走易敗也。於是發使韓信、彭越，皆引兵來圍羽垓下。

行賞招降

漢高帝時，陳豨反於代，帝自往擊之，至邯鄲，喜曰：「豨不南據邯鄲而北阻漳水，吾知其無能為也。」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白見四人。帝嫚罵曰：「豎子能為將乎？」四人慚，皆伏地。上封各千戶，以為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賞未徧行，今封此，何功？」帝曰：「非汝所知。陳豨反，趙、代地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吾何愛四千戶，不以慰趙子弟！」皆曰：「善。」又問豨將，皆故賈人，乃多以金購之，豨將多降。（賈音古）

通典卷一百五十三　六

示惠招降

春秋，魯叔弓帥師圍費，弗克，敗焉。平子怒，令見費人執之，以為囚俘。冶區夫曰：「非也。（冶區夫，魯大夫）若見費人，寒者衣之，飢者食之，為之令主，而共其乏困，費來如歸，南氏亡矣。人將叛之，誰與居邑？若憚之以威，懼之以怒，人疾而叛，為之聚也。若諸侯皆然，費人無歸，不親南氏，將焉入矣？」平子從之，費人叛南氏。○蜀大將關羽圍魏氏之樊，留兵將備公安及南郡。吳將呂蒙襲之，兵到南郡，羽下士將糜芳降。蒙入據城，盡得羽及將士家屬，蒙皆撫慰，約令軍中不得干歷人家，有求取。蒙麾下士，是汝南人，取民家一笠，以覆官鎧。官鎧雖是公物，蒙猶以為犯軍令，不可以鄉里故而廢法，遂垂涕斬之。於是軍中震慄，道不拾遺。蒙旦暮使親近存恤耆老，問所不足，疾病者給醫藥，飢寒者賜衣糧。羽府藏財寶皆封閉，以待吳主孫權至。羽還，路數使人與蒙相聞，蒙輒厚遇其使，周旋城中，家家致問，或手書示信。羽人還，私相參訊，咸知家門無恙，見待過於平時，故羽吏士無鬬心。會權至，羽自知孤窮，乃走麥城，西至漳鄉，眾皆委羽而降。

軍師志堅必勝

春秋時，晉師伐齊，陣于鞌。（音安）晉解張御郤克，鄭丘緩為右。及戰，郤克傷於矢，流血及屨，未絕鼓音（中軍將自執旗鼓，故雖傷而不息），曰：「余病矣。」張侯曰：「自始合，而矢貫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輪朱殷（烏閑反），豈敢言病？吾子忍之。」丘緩曰：「自始合，苟有險，余必下推車，子豈識之？然子病矣。」（以其不識推車也）張侯曰：「師之耳目，在吾旗鼓，進退從之。此車一人殿之，可以集事（殿，鎮也；集，成也），若之何其以病敗君之大事也？擐甲執兵，固即死也（擐音患；即，就也）。病未及死，吾子勉之。」左并轡（并音必政反），右援枹（枹音浮）而鼓，馬逸不能止，師從之。（晉師從郤克車）齊師敗績。○東晉將周訪討江沔間賊杜曾，訪有眾八千，進至張陽，曾銳氣甚盛。訪曰：「先人有奪人之心，善謀也。」使將軍李恒督左甄，許朝領中

通典卷一百五十三　七

軍高張旗幟曾果先攻左右甄曾冠三軍訪甚惡之自於陣後射雉以安衆心令小將趙胤領其父餘兵屬左甄力戰敗而復合胤馳馬告急訪怒叱令更進胤號哭自辰至申兩甄皆敗訪選精銳八百人自行酒飲之勑不得輒動聞鼓音乃進賊未至三十步訪親鳴鼓將士皆騰躍奔赴曾遂大潰殺千餘人遂平沔漢○東晉將朱伺善戰人或問之伺答曰諸人以舌擊賊伺唯以刃耳又問曰將軍前後擊賊何以每得勝耶伺曰兩敵共對唯當忍之彼不能忍我能忍是以勝耳

軍將驕敗

春秋末吳子問孫武曰敵勇不懼驕而無慮兵衆而武圖之奈何武曰詘而待之以順其意無令省覺以益其懈怠因敵遷移潛伏候待前行不瞻後往不顧中而不定雖衆可取攻驕之道不可爭鋒○秦末項梁起兵吳中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秦三川守李由益輕秦有驕色宋義諫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必敗今少惰矣秦兵日益臣為君畏之梁不聽乃使宋義於齊說高陵君顯(封於高陵)曰公將見項梁乎曰然義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則免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夜銜枚擊梁大破定陶梁敗而死(梁自號武信君)○後周末隋文帝輔政周大將尉遲迥在河北舉兵拒命遣將略地河南州縣多下之隋文遣將于仲文率兵討之仲文軍至汴州之東俱塢與迥將劉子寬劉祐得等相遇進擊破之軍次蓼隄迥將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偽北讓軍頗驕於是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生獲五千餘人○隋末羣賊李密起兵於河南滎陽郡通守張須陁以兵攻讓數為須陁所敗聞其來大懼將遠避之密曰須陁勇而無謀兵又驟勝驕很可以戰而擒之公但列陣以待保為公敗之讓不得已勒兵將戰密分兵千餘人於林木間設伏與戰不利軍稍卻密發伏自後掩之讓合擊須陁衆

大敗之遂斬須陁於陣

敵屢勝驕不備可敗

春秋楚大饑庸人率群蠻以叛楚(庸楚之小國)楚使廬戢黎侵庸庸逐之囚子揚窗(窗戢黎官屬)三宿而逸曰庸師衆群蠻聚焉不如且起王卒合而後進楚將潘尫曰不可姑又與之遇以驕之彼驕我怒而後可克又與之遇七遇皆北(軍敗曰北)唯裨鯈魚人實逐之(裨鯈魚庸三邑也輕楚故但三邑人逐之)庸人曰楚不足與戰矣遂不設備楚子乘驛會師于臨品(驛傳車也臨品地名)分為二隊(隊即隊也兩道攻庸楚將)子越自石溪子貝(皆楚將)自仞以伐庸滅之

軍行自表異致敗

春秋時狄人伐衛戰于滎澤衛師敗績衛侯不去其旗是以敗遂滅衛○東晉末桓玄篡位宋武帝起義討之玄敗泝流奔荊州留其將何澹之郭銓郭昶之守湓口宋武將何無忌等次桑落洲澹之等率軍來戰澹之常所乘舫旗幟甚盛無忌謂諸將曰賊帥必不在此欲詐我耳宜亟攻之亟紀力反衆咸曰澹之不在其中縱得無益無忌曰今衆寡不敵戰無全勝澹之雖不居此舫取則獲因縱兵勝之可一鼓而敗也遂進攻獲舫因傳呼曰得何澹之矣賊中驚擾無忌之衆亦謂然因乘勝逕進無忌破諸赴之澹之遂潰何澹之而不康何無忌倡而取之○宋尋安王子勛舉兵尋陽宋將殷孝

祖討之時賊據赭圻孝祖將進攻之與賊合戰常以鼓蓋自隨軍中人相謂曰殷統軍可謂死矣今與賊交鋒而以羽儀自標異若善射者十人相射欲不斃得乎是日於陣爲矢中而死○東魏大將齊神武與西魏大將周文戰邙山時周文見齊神武出旗鼓識之乃選敢勇三千人令賀拔勝總之以犯其軍適與齊神武相遇時恭士旮用短兵接戰勝逐齊神武數十里刃垂及之會勝馬爲流矢所中死比副騎至齊神武已逸去○東魏將高敖曹與侯景等攻魏將獨孤如願於金墉城大將周文帝率衆救之戰於邙山敖曹心輕敵建旗蓋以陵陣周人盡銳擊之一軍皆

沒敖曹輕騎走河陽城仲呼家懸繩又不得拔刀剗門追兵至敖曹舉頭請曰來吾與爾開國追者斬之

行師衆悲恐則敗

後燕慕容垂遣其子寶步騎七萬伐後魏戰於參合陂大敗寶以數千騎奔逸士衆還者十一二寶恨參合之敗屢言魏有可乘之機垂由是自率大衆伐魏至參合陂見往年戰處積骸如山設弔祭之禮死者父兄一時號哭軍中皆慟垂慚憤歐血因而寢疾卒遂潰

聲感人附

夫聲感人享宴將士以激勵於衆酒酣使拔劍起舞

作朋角抵伐鼓叫呼以增其氣絲竹哀怨之聲不可奏使人悽慘損銳氣挫壯心則雖勝敵四面楚歌羽衆久苦征戰思歸遂潰大呼聲滿圍之羽計窮成敗寡亮胡人久饑國夜清月白其工其心舊中夜以吹胡笳賊人光

孫子曰昔之善戰者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以敵此守備之故曰先爲不可勝之言守備之圍則可勝之備自脩理以待敵有闕不可勝在己言守備在我可勝在敵故善戰者能爲不可勝不能使敵必可勝有敵已有備者亦不可強勝己見敵有形者雖可知而不可爲敵有備可知也若己備敵無形亦不可強故曰勝可知而不可爲使敵敗生事不克不可強成不至不可勝者守也若未見其形彼衆我寡則自守也可勝者攻也敵攻己乃可勝也見其形彼寡我衆則攻也故善

守者藏於九地之下（言守備者依山川所攻言之但丘陵之固使不知於九地其存亦之下）又曰城有所不攻（多險……）

守則有餘

後漢涼州賊王國圍陳倉左將軍皇甫嵩督前將軍董卓討之卓欲速進赴陳倉嵩不聽卓曰智者不後時勇者不留決速救則城全不救則城滅全滅之勢在於此也嵩曰不然百戰百勝不如不戰而屈人之兵是以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不可勝在我可勝在彼彼守不足我攻有餘有餘者動於九天之上不足者陷於九地之下今陳倉雖小城守固備非九地之陷也王國雖衆而攻我之所不救非九天之勢也夫勢非九天攻者受害陷非九地守者不拔國今以陷受害之地而陳倉保不拔之城我可不煩兵動衆而取全勝之功將何救焉遂不聽王國圍陳倉自冬迄春八十餘日城堅守固竟不能拔賊衆疲弊果自解去

守拒法附

城有不可守者大而人少小而衆多糧寡而柴水不供壘薄而攻具不足土疎地下灌溉可洗邑闕人疲修緝未就凡若此類速徙之○壘高土厚城堅溝深糧實衆多地形阻險所謂無守而無不守也故曰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凡築城下闊與高倍上闊與下倍城高五丈下闊二丈五尺上闊一丈二尺五寸高下闊狹以此爲準料功上闊下加闊得三丈七尺五寸半之得一丈八尺七寸五分以高五丈乘之一尺之城積數得九十三丈七尺五寸每一功日築土二尺計功約四十七人一步五尺之城計役二百三十五人一百步計功二萬三千五百人三百步計功七萬五百人率一里則十里可知其出土負簣並計之大功之內（以城中壯男爲一軍壯女爲軍老弱爲一軍三軍無令相遇壯男壯女則志散而力不事故老弱則老使壯悲弱使強憐悲憐在心則勇不慮壯夫不戰）○凡敵欲攻即去城外五百步內井樹牆屋並填除之井有填不及者投藥毒之木石甎瓦茭芻百物皆收之入不盡者並焚除之其什物五穀糗糒魚鹽布帛醫藥功巧之具鍛冶秸稾茅荻麻葦灰沙鐵炭松樺蒿艾脂麻皮鞾荆棘杞鍬釜鑊盆甕壘石木钁斧鉗鑿刀鋸長斧長刀長錐長鐮長梯短梯大鉤連鎖連枷連棒白棒蘆竹爲稈（之反）（聰）棒以松樺城上城下咸先蓄積緣人閒所要公私事物一切脩緝拋石大小隨事○壘木長五尺徑一尺（小者）至六七寸○城外四面壕內去城十步更立小隔城厚六尺高五尺仍立女牆（謂之羊馬城）○城門懸板木爲重門○城門扇及樓堠以泥塗厚備火城門先造連拒馬槍壯銳以鏈連之○城內面別穿井四所置水車大瓮二十口竈十所○却敵上

連拨樓以版跳出為櫓與四外烽戍晝夜瞻視○城
濠面闊二丈深一丈底闊一丈以面闊加底積數大
半之得數一丈五尺以深一丈乘之鑿壕一尺得數
一十五丈每一人功日出三丈計功五人一步五尺
計功二十五人十步計功二百五十人百步計功二
千五百人一里計功七萬五百人以此為率則百里
可知○弩臺高下與城等去城百步每臺相去亦如
之下闊四丈高五丈上闊二丈上建女牆臺內通闊
道安屈勝梯人上便卷收中設氈幕置弩手五人備
乾糧水火○城上一步一甲卒十步加五人以備雜
供之要五步有伍長十步有什長五十步百步皆有

將長文武相兼量材受任而統領精銳驍勇前募或
十隊二十隊三十隊大將副將各領隊巡城曉喻激
勵赴救○城上立四隊別立四表以為候視若敵欵
攻之處則去城五六十步即舉一表橦梯逼城舉二
表敵若登梯舉三表欲攀女牆舉四表夜即舉火如
表城上四隊之間各置八旗若須木檑音雷拯板舉蒼
旗須炭灰稕鐵舉赤旗須檑木樵葦舉黃旗須沙石
甎瓦舉白旗須水湯不潔舉黑旗須戰士銳卒舉熊
虎旗須戈戟弓矢刀劍舉鷙旗須皮氈麻鞾鍬钁斧
鑿舉雙兔旗城上一蘽旗主當之官隨色而供城內老小
丁女除營食之外皆令應役城上分為八隊使識文

者點檢常旗備擬物為分部城內對敵營自鑿城內
為闇門多少臨事令五六寸勿穿或中夜於敵初來
營列未定精騎從突門躍出擊其無備襲其不意城
門先自鑿扇為數十孔出強弩射之長矛刺之則敵
不得近門扇以泥厚塗之備火柴草之類並積泥厚
塗之防火箭飛火轉關橋一梁端著橫檢拔去其檢
橋轉關人馬不得過度皆傾水中○笓音毗籬戰格於
女牆上跳出椽出牆三尺者橫檢椽安鑄以荊編
為之長一丈闊五尺懸安椽端用遮矢石○布幔復
布為之以弱竿懸柏於女牆八尺折拋石之勢矢
石不復及牆木弩以黃連桑柘為之弓長一丈二尺

徑七寸兩弰三寸絞車張之大矢自副一發聲如雷
吼敗隊之卒○燕尾炬縛葦草為之分為兩岐如燕尾
狀以油蠟灌之加火從城墜下使人騎木驢而下之
松明以鐵鎖縋下巡城照恐敵人夜中乘城而夜
城外每三十步懸大燈於城半腹置警犬於上
吠之處即須加備脂油炬於城中四衢要路門戶晨
夜不得絕明用備非常行爐鎔鐵汁舁行以灑敵人
游火鐵筐盛火加脂蠟鎖懸縋下燒空中騰城人○
灰麩糠粃因風於城上擲之以眯敵目因以鐵汁灑
之○連挺如打禾連枷狀打女牆外上城敵人鉤竿
如槍刃為兩岐又用飛梯及人○鉤竿如鎗兩旁有

曲刃可以鉤物○油囊盛水於城上擲安火車中囊
敗火滅○天井敵攻城為地道來迎自於地道上直
下穿井以邀之積薪安井中加火熏之敵人自焦灼
○地聽於城內八方穿井各深二丈以新甖用薄皮
裹口如鼓使聰耳者於井中託甖而聽則去城五百
步內悉知之審之穴處助鑿迎之與外相遇即就以
乾艾一石燒令煙出以板於外密覆穴口勿令煙洩
仍用鞴袋鼓之又先為桔槹懸鐵鏁長三丈以上束
柴葦焦草而燃之墜於城外所穴之孔以煙熏之敵
立死○城上八陰之間安轉關小抛二機關大抛一
雲梯橦抛等其間先從城身用木出跳為重女牆高

於土女牆五寸以上以板覆其上隨事緩急而開閉
之敵若以大石擊牆樓石下之處出跳空中懸生皮
氈毯等袋以乘其石城內人家咸令置水防火先約
失火者斬火發之處多恐姦人放火但令便近主當
八部官人領老小丁女救之火起所部急白大將火
將領親信人左右救火城中有卒驚及雜人城上不
得輒離職掌亂走街巷者斬敵若推輪排來攻先以
抛石打手抛既衆所中必多來者被傷力不齊矣○
凡攻城之兵禦捍矢石頭戴鍪帽仰視不便袍甲厚
重進退又難前既不得上城退則其師逼迫人衆煩
鬧我作轉關女牆騰出城外以轆轤墜鐵索索頭安

鐵鴟脚當衆鬧之處擲下撥人敵若兵衆氣盛將士
有疑即迴易左右前後或移一日再動或數夜不移
察其安危隨時變改飛書機心誘我人速封馳送大
將每夜巡城以改易契令信人持偽契巡行所由不
覺罰之覺則送使有外往來主司押領上使輒不得
問其事由外人輒不得與語○敵若縱火焚樓堞以
麤竹長一丈鏤抜去節以生薄皮合縫為袋貯水三
四石將筒內放袋內急縛如溉筒令壯士三五人撮
水口急壓之救火每門常貯兩具如無竹以木合為
漆之而用並小溉筩一十具無助之門內常以瓮貯
水添用○敵若推轒轀車我作鉤鐵鐶拜屈桑木為之

用索相連轒轀頭過到連以鐶串轒頭於其傍使處分
令壯士牽之翻倒弓弩兩射自然敗走○敵若木驢
攻城用鐵蒺藜下而敵之其法以熟鐵闊徑尺長一
尺二寸四條縱橫布如蒺藜形鎔生鐵灌其中央重
五十斤上安其鼻連鏁擲下敦訖以轆轤拗上若木
驢上有牛皮拜沉敦著即舉速放火炬灌油燒火○
凡敵攻城多皆即相起土為臺我於城內築長城
於敵臺一丈已上即自然制彼無所施力○又於城
上以木為棚容兵一隊作長柄鐵鉤陷刀錐斧蹬要
使以待之備若敵攀女牆踊身待其身出十鈎齊搭
掣入城中斧刀斫之○城若卑下敵人逕來灌城

速築牆壅諸門及陷穴處更於城內促圍周市覘視以
　　　朝築牆牆外取土高一丈以上城孔立後於
牆內取土而彈築之精兵衛城不得雜役如有洩水
之處即十步為一井井內潛通引洩漏城中速造船
一二十隻簡募解舟楫者載以弓弩鍬钁每船載三
十人自暗門銜枚而出潛往所營決彼隄堰覺即急
走城上鼓譟急出兵助之○敵有驍勇衝門入來門
內多穿坑穽又於重牆內卒出其不意敵必傍走自
入穽中○城門外暗伏健卒貯備器具看敵懈怠即
開門驍勇俱發乘馳逐亦不得過二百步緩急城上
應接為易○敵攻日久衆巧俱施蟻附緣城不惜士

衆野無所得糧路又絕兵衆離心將帥懈倦必精兵
堆守防我城門我當東間驍雄四出與城上人應期
內外齊攻尊精與疲急者尤絕必須審察賊多偽謀
其所亡之孔於城內深門為坑坑上安轉關板橋若
敵入來得三五十人後啓發機關自然先獲○鐵菱
狀如鐵蒺藜要路水中置之以刺人馬○陷馬坑長
五尺闊一尺深三尺坑中埋鹿角槍竹籤其坑似亞
字相連狀如鉤鏁以草及細塵覆其上軍城營壘要
路皆設之○拒馬槍以木徑二尺長短隨時十字鑿
孔橫縱安槍長一丈銳其端可以塞城中門巷要路
人馬不得奔馳○木栅為敵所逼不及築城壘或因

山河險勢多石少土不任版築乃建立木為之方圓
高下隨時深埋木根重複彌縫其闕內重短為閣道
外柱木重長出四尺為女牆皆泥塗之內七尺又立
閣道內柱上布板木為棧立欄干於柵上懸門壅牆
壕塹拒馬守一如城壘法○烽臺於高山四顧險絕
處置之無山亦於孤特平地置下築羊馬城高下任
便常以三五為準臺高五丈下闊二丈上闊一丈形
圓上建圓屋覆之屋徑闊一丈六尺一面跳出三尺
以板為上覆下棧屋上置突竈三所臺下亦置三所
並以石灰飾其表裏復置柴籠三所流火繩三條在
臺側近上下用屈膝梯上收下乘屋四壁開覷賊孔

及安視火筒置旗一口鼓一面弩兩張拋石壘木停
水甕乾糧麻縕火鑽火箭蒿艾狼糞牛糞每晨及夜
平安舉一火聞警固舉二火見煙塵舉三火見賊燒
柴籠如每晨及夜平安火不來則烽子為賊所捉一
烽六人五人為烽子遞知更刻觀視動靜一人烽率
知文書符牒轉牒○馬鋪每鋪相去三十里於要路
山谷間牧馬兩疋與遊弈計會有事警急煙塵入境
即弃馳報探○土河於山口賊路橫斷道鑿闊二丈
深二尺以細沙散土填平每日檢行掃令淨平人馬
入境即知足跡多少○遊弈於軍中選驍果諳山川
泉井者充常與烽鋪土河計會交牌日夕邏候[illegible]

於亭障之外捉生問事其軍中虛實舉用勿令遊弈人知其使子將並從軍行人取善騎射者兼令人枕空胡祿臥有人馬行三十里外東西南北皆響見於胡祿中名曰地聽則先防備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五十二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五十三

兵六

示弱　示怯　示緩

聲言擊東其實擊西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　示無備設伏取之

示強　敵軍攻城久不下師老擊敗之

孫子曰兵者詭道也無常形以詭詐為道若息侯誘楚子謀宋故能用示之不能用言已實能用外示之怯也若孫臏示弱而制龐涓近而示之遠遠而示之近欲進而望去道也言多疑設其近雜權敵軍示之以遠本發其近若韓信之襲安邑陳舟臨晉而渡夏陽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敵人前後不相及衆寡不相持貴賤不相救上下不相扶卒離而不集兵合而不齊多設變詐出東見西攻南引北亂之使敵惶遽亂而不集衆合於利而動恭之使離亂之使不齊動兵而戰不合於利而止

示弱

春秋時晉聲子謂楚令尹屈建曰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苗賁皇奔晉以為謀主及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苗賁皇曰楚師之良在中軍王族而已若塞井成陳以當之欒書易行以誘之晉欒書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欲令楚貪己而不顧之兵易以數反行抑郤反二穆中行二郤必克二穆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新營出穆王故曰二穆郤錡反騎君乃四萃於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晉人從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為熸子廉反子反

死之鄭判其興則苗賁皇之爲也○漢初韓王信反
高帝自往擊至晉陽聞信與匈奴欲擊漢帝使人匈
奴匈奴匿其壯士肥牛馬匿藏徒見老弱及羸畜使者
十輩來皆言匈奴易擊帝使劉敬復往使匈奴還報
曰兩國相擊此宜誇矜見所長見示也今臣往徒見羸
瘠老弱瘠音責謂死首之肉也一說瘠讀曰瘠瘠瘦也此欲見短伏奇兵以
爭利愚以爲匈奴不可擊也是時漢兵已踰句注二
十餘萬衆兵以業行帝怒以爲沮吾軍沮謂止壞也沮疾汝反械
繫敬廣武遂往至平城匈奴果出奇兵圍高帝白登
七日然後得解○後漢末孫策遣軍攻陳登於匡琦
城賊初到旌甲覆水群下衆寡不敵登乃閉門自守

示弱不戰將士銜聲寂若無人登城觀形勢知其可
擊乃申命士衆厲整兵器昧爽開南門引軍指賊營
步騎鈔其後賊周章方結陣不得還船登縱兵乘之
賊遂大敗○陳武帝東討杜龕侯安都居守北齊軍
入據石頭游騎至于闕下安都閉門偃旗幟示之以
弱且令城中曰有登陴看賊者斬及夕賊收軍還石
頭安都夜令士卒密營禦敵之具明晨賊騎又至安
都率甲士三百人開東西掖門與戰大敗之賊乃退
還石頭不敢逼臺城○後周末隋文帝作相之初尉
遲迥拒命遣將崔仲文率兵定關東軍次梁郡迥將
檀讓擁衆數萬仲文以羸師挑戰讓悉衆來拒仲文僞
北讓軍頗驕於是仲文遣精兵左右翼擊之大敗讓軍進
攻梁郡迥守將劉子寬棄城逃走

示怯

周初武王問太公曰敵人先至已據便地形勢又強
則如之何對曰當示怯弱設伏佯走自投死地敵見
之必疾速而赴擾亂失次必離故所伏我入兵務起
急擊前後衝其兩旁○戰國趙將李牧常居代雁門
備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輸入幕府爲士卒費日
擊數牛饗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厚遇戰士爲約曰
匈奴即入盜急入保有敢捕虜者斬匈奴每入烽火
謹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謂

牧爲怯趙王讓牧牧如故王怒使他人代將歲餘匈
奴每來出戰數不利復遣牧牧至如故約匈奴終歲
無所得終以爲怯邊士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兵車
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疋百金之士五萬彀者
十萬人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民滿野匈奴小入佯
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喜率衆來牧多
爲奇陳張左右翼擊之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
走十餘歲不敢近邊○戰國韓魏將攻齊將田忌率
兵伐魏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孫臏謂田忌曰彼
三晉之兵素悍勇而輕齊齊號爲怯善戰者因其
勢而利導之兵法百里而趣利者蹶上將軍蹶猶挫也

反五十里走者兵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爲十萬竈明
日爲五萬竈又明日爲二萬竈涓行三日大喜曰
我固知齊卒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矣乃棄
其步兵與其輕銳倍日並行逐之正經反孫子度其行
期當至馬陵馬陵道狹而旁多阻險可伏兵乃大斫
樹白而書之曰龐涓死此樹下於是令萬弩夾道而伏
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
鑽火燭之讀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龐涓乃
自剄○隋煬帝大業中彭城賊張大彪宋世模等衆
至數萬保縣薄山寇掠徐兗隋將董純討之純初閉
營不與戰賊屢挑之不出賊以純爲怯不設備縱兵

大掠純選精銳擊賊合戰於昌慮大破之斬首萬餘
級築爲京觀○隋末山賊孟讓衆號十萬屯盱眙煬
帝遣王世充保都梁山以拒之久不與戰乃宣言士
卒亡叛使賊中聞之讓果大笑曰王世充文法吏何
能爲將吾當生縛之於是進攻其柵充與戰佯不勝
讓益輕之乃分兵虜掠世充知其可擊令軍中移竈
撤幕設方陳四面而出戰大破之虜男女十萬餘口
讓僅以身免

示綴

戰國秦伐韓軍於閼與趙王召問趙奢奢對曰道遠
險狹譬猶兩鼠鬬於穴中將勇者勝王令奢救

之兵去邯鄲三十里而令軍中曰有以軍事諫者死
秦軍軍武安西秦軍鼓譟勒兵武安屋瓦盡震軍中候
有一人言急救武安奢立斬之堅壁留二十八日不
行復益增壘秦間來奢善食遣之間以報秦將大喜
曰夫去國三十里而軍不行乃增壘閼與非趙地
也奢既已遣秦間乃卷甲而行趨之二日一夜至令
善射者去閼與五十里而軍壘成秦人聞之悉甲而
至奢縱兵擊破之閼與圍解○後漢末曹公進軍攻
袁尚將審配於鄴先鑿塹圍周迴四十里初令淺示
若可越審配望見笑而不出爭利曹公令一夜濬之
廣深二丈決漳水以灌之數月城中餓死過半尚將

馬延臨陳降遂克鄴城○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
賊保襄平宣王進軍圍之會霖潦大水平地數尺三
軍恐懼欲移營宣王令軍中敢有言徙者斬都督令
史張靜犯令斬之軍中乃定賊恃水樵牧自若諸將
欲取之皆不聽司馬陳珪曰昔攻上庸八部並進晝
夜不息故能一旬之半拔堅城斬孟達今者遠來而
更安緩愚竊惑焉宣王曰孟達衆少而食支一年吾
將士四倍於達而糧不淹一月以一月圖一年安可
不速以四擊一正令半解猶當爲之是以不計死傷
與糧競也今賊衆我寡賊饑我飽乃爾功力不設雖
當促之欲何所爲自發京師不憂賊攻但恐賊

盡而圍落未合掠其牛馬抄其樵採此故蹙之走也
夫兵者詭道善因事變賊憑衆恃雨故雖饑困安肯
束手當示無能為之若取小利以驚之非計也既而
雨止遂合圍起土山地道楯櫓鉤橦發矢石雨下
晝夜攻而拔之○後魏末萬俟醜奴稱亂關右魏將
賀拔岳討之軍於汧渭之間宣告遠近曰今氣候漸
熱非征討之時待至秋涼更圖進取醜奴聞之遂以
為實分遣諸軍散營農於岐州之北百里細川使其
大將侯伏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其千人以下
為柵者亦有數處且岳知其勢分乃密嚴備
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其路於後諸軍盡發昧旦攻
圍元進柵拔之諸所俘執皆放之自餘柵悉降岳聲
言徑趣涇州其刺史侯長貴亦以城降醜奴乃棄平
亭而走

聲言擊東其實擊西

後漢初岑彭將兵二萬餘人南擊秦豐拔黃郵豐與
其大將蔡宏拒彭等於鄧數月不得進彭夜勒兵馬
申令軍中使明旦西擊山都乃緩所獲虜令得逃亡
歸以告豐豐即悉其軍西邀彭彭乃潛兵渡沔水擊
其將張陽於阿頭山大敗之從川谷間伐木開道直
襲黎丘破諸屯兵豐聞大驚馳歸救之彭依東山為
營豐與蔡宏夜攻彭彭先為之備出兵逆擊之豐敗

走○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征之弇音掩張步
將費邑分遣其弟敢守巨里弇進兵先脅巨里使多伐
樹木揚言以填塞坑塹數日有降者言邑聞弇欲攻
巨里謀來救之弇乃嚴令軍中趣修攻具宣勒諸部
後三日當悉力攻巨里城陰緩生口令得亡歸歸者
以弇期告邑邑至日果自將精兵三萬餘人來救之
弇喜謂諸將曰吾所以修攻具者欲誘致邑耳今來
適其所求也即分二千人守巨里自引精兵上岡坂
乘高合戰大破之臨陳斬邑既而收首級以示巨里
城中恟懼費敢收衆亡歸張步時張步都劇使其弟
藍將精兵二萬守西安又令將萬餘人守臨淄相去

四十里弇進軍畫夜中居二城之間弇視西安城小
而堅其藍兵又精臨淄名雖大而實易攻乃勒諸將
校後五日攻西安藍聞之晨夜警守至期夜半弇勒
諸將皆蓐食會明至臨淄城護軍荀梁等爭之以為
宜速攻西安弇曰不然西安聞吾欲攻之日夜為備
臨淄出不意至必驚擾吾攻之一日必拔拔臨淄即
西安孤張藍與步隔絕必復亡去所謂擊一而得兩
者也若先攻西安不卒下頓兵堅城死傷必多縱
能拔之張藍引軍還奔臨淄并兵合勢窺人虛實吾
深入敵地後無轉輸旬月之間不戰而困諸君之言
未見其宜也遂攻臨淄半日拔之入據其城張藍聞

之大懼遂將衆亡歸劉

示形在彼而攻於此

春秋時越伐吳吳子禦之笠澤夾水而陳越為左右句卒（句卒五人為伍別為左右屯者也）使夜或左或右鼓譟而進吳師分以禦之越以三軍潛涉當吳中軍而鼓之吳師大亂遂敗之（左右句卒為聲勢以分吳軍而三吳越春秋越伐吳吳起軍於江南乃具左右軍皆有私卒六千人為中軍明日將乃令左軍銜枚泝江而上五里夜半鳴鼓吳師聞之大駭曰越人來攻我乎因分其軍為二陣以拒越越王乃以其中軍銜枚不譟潛以襲攻之吳師大敗此語左氏傳同其語小異故附于注末）○漢王遣將韓信擊魏魏王盛軍蒲坂塞臨晉信乃益為疑兵陳船欲渡臨晉而伏兵從夏陽以木罌缻度軍（以木罌缻押以度軍無船且尚密）襲安邑虜魏王豹○

漢吳王濞反漢將周亞夫率師禦之壁於下邑吳師奔壁東南亞夫使備西北吳果以精兵奔西北不得入乃大敗之（亞夫詐之而勝）○後漢將吳漢岑彭討公孫述述使其將延岑等悉兵拒廣漢及資中又遣將侯丹率二萬餘人屯黃石彭乃多張疑兵使護軍楊翕與臧宮拒延岑等自分兵浮江下還江州（今南平郡即漢江州縣）泝江都江而上（江都江成都郡）襲追侯丹大破之因晨夜倍道兼行二千餘里徑拔武陽使精騎馳廣都去成都數十里勢若風雨所至皆奔散初述聞漢軍在平曲故遣大兵逆之及漢軍至武陽繞出延岑軍後蜀地震駭○後漢馬援為隴西太守發步騎三千人擊

先零羌羌將其妻子輜重移阻於允吾谷（允音鈆吾音牙）援乃潛行間道掩赴其營羌大驚遁徙唐翼谷中援復追討之羌引精兵聚北山上援陳軍向山而分遣數百騎繞襲其後乘夜放火擊鼓叫譟虜遂大潰○後漢末黃巾賊起漢將朱儁率兵討之賊帥韓忠據宛拒儁儁兵少不敵乃張圍結壘起土山以臨城內因鳴鼓攻其西南賊悉衆赴之儁自將精卒五千掩其東北乘城而入忠乃退保小城惶懼乞降○後漢末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紹遣將郭圖淳于瓊顏良攻東郡太守劉延於白馬紹引兵至黎陽將渡河曹公北救延荀攸說公曰今兵少不敵分其勢乃可公到

延津若將渡兵向其後者紹必西應之然後輕兵襲白馬掩其不備顏良可擒也公從之紹聞兵渡即分兵西應之公乃引軍兼行趣白馬未至十餘里良大驚來逆戰使張遼關羽前登擊破斬良遂解白馬圍○後漢末曹公擊破馬超超走涼州關中平諸將或問公曰初賊守潼關渭北道缺不從河東擊馮翊而反守潼關引日而後北渡何也公曰賊守潼關若吾入河東賊必引守諸津則西河未可渡吾故盛兵向潼關賊悉衆南守西河之備虛故徐晃等得擅取西河然後引軍北渡賊不能與吾爭西河者以有二將之軍也連車竪柵為甬道而南既為不可勝且以示

驅渡渭為堅壘虜至不出所以驕之也故賊不為營
壘而求割地吾順言許之所以從其意使自安而不
為備因蓄士卒之力一旦擊之所謂疾雷不及掩耳
兵之變化固非一道也○後漢末蜀將關羽圍曹公
將曹仁於樊又圍將軍呂常於襄陽曹公遣將徐晃
救仁以羽難與爭鋒遂前至偃城晃到詭道作都塹
示欲截其後賊燒屯走晃得偃城兩面連營稍前去賊
圍三丈所未攻賊圍頭有屯又別屯四冢晃揚聲當
攻圍頭屯而密攻四冢羽見四冢欲壞自將步騎五
千出戰晃擊之退走遂追陷與俱入圍破之或自投
沔水死曹公曰今日賊圍塹鹿角十重將軍致戰全

勝遂陷賊圍多斬首虜吾用兵三十餘年及所聞古
之善用兵未有長驅徑入敵圍者也○後漢末田國
讓守馬城為鮮卑攻圍之十重國讓密嚴使司馬建
旌旗鳴鼓吹將步騎從南門出胡人皆屬目往赴之
國讓將精銳自北門出鼓譟而起兩頭俱發出虜不
意虜眾散亂皆無它而奔走二十餘里僵尸蔽地○
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次于遼水文懿遣將軍
卑衍楊祚等步騎數萬遼隧以距之圍塹二十餘里
宣王令其軍穿圍盛兵多張旗幟出其東南賊盡銳
赴之乃汎舟潛濟急東北斜趨襄平衍等恐襄平無
守夜遁走○魏將郭淮討叛羌遮塞羌帥也屯河關白

土故城據河距官軍見淮形上流密於下渡兵據白
土故城擊大破之○蜀將諸葛亮出斜谷司馬宣王
屯北原亮盛兵西行諸將皆欲攻西圍郭淮獨以為
此見形於西欲使官兵重應之必攻陽遂耳其夜果
攻陽遂有備不得上○十六國前燕將慕容垂討丁
零翟釗于滑臺次於黎陽津釗於南岸拒守垂徙營
就西津為牛皮船百餘艘載疑兵列仗泝流而上釗
先以大眾備黎陽見垂向西津乃棄營西拒垂潛遣
其桂林王慕容鎮驍騎慕容國於黎陽津夜濟壁於
河南釗聞而奔還士眾疲渴走歸滑臺釗攜妻子率
數百騎北趣白鹿山垂遣追擊之盡擒其眾○東晉末

宋武帝遣將朱齡石伐譙縱於蜀宋武帝曰往年劉敬
宣出黃虎無功而退賊謂我今應從外水往而料我
當出其不意猶從內水來也如此必以重兵守涪音浮
城以備內道若向黃虎正墮其計今以大眾自外水
取成都多疑兵出內水此制敵之奇也而慮此聲先
馳賊審虛實乃別有函書全封付齡石署函邊曰至
白帝乃開諸軍雖進未知處分所由至白帝發書曰
眾軍悉從外水取成都臧熹朱林於中水取廣漢使
羸弱乘高艦十餘由內水向黃虎眾軍乃倍道兼行
譙縱果備內水使其大將譙道福以重兵戍涪城遣
其將侯輝譙詵等率眾萬餘屯彭模夾水為城齡石

至彭模諸將以賊水北城險衆多咸欲先攻其南城
齡石曰不然雖衆在北今屠南城不足以破北若盡
銳以拔北壘南城不麾而自散也遂攻北城詰朝戰
至日昃焚其樓櫓四面並登斬侯輝譙詵仍迴軍以
麾南城即時潰散○宋劉道濟爲益州刺史刑政失
中羣盜蜂起攻圍州城道濟將裴方明復僞出北門
迴擊城東大營殺千餘人時天大霧方明等復揚聲
出東門而潛自北門出攻城北城西諸營賊衆大潰
於是奔散○西魏末岷州羌據州城叛魏將獨孤信
討之信勒兵向萬年頓三交谷口賊幷力拒守信因
危道趨綢松嶺綢直留反賊不虞信兵之至望風奔潰乘

○通典卷一百五十三　三

勝遂北徑至城下賊並出降○西魏末凉州刺史宇
文仲和據州不受代魏將獨孤信率兵討之仲和嬰
城固守信夜令諸將以衝梯攻其東北信親率壯士
襲其西南遲明克之遲直吏反未明也天未明之頃已襲之事畢然後天明明遲於
事耳○隋漢王諒作亂遣其將綦公理自太行下河內
隋將史祥討之軍於河陰久不得濟祥謂軍吏曰余
公理輕而無謀才用素不足稱又新得志謂其衆可
恃恃衆必驕且河北人先不習兵所謂擁市人而戰
不足圖也乃令軍中脩攻河陽須理使諒知之果屯
兵於河陽內城以備祥祥於是艤船河南公理聚艘
以當之祥乃簡精銳於下流潛度公理率衆拒之祥

至湏石戰水兩軍相對公理未成列祥縱擊大破之
孫子曰利而誘之親而離之以利誘之使五間並入辯士馳說親彼君臣分離其形勢若秦遣反間欺誑趙君使廢廉頗而任趙奢之子卒有長平之敗
示無備設伏取之
後魏將傅永守楚王戍齊將裴叔業來攻永令填
塹外起後伏戰士二千人於城外曉而叔業等至頓
於城東列陳將置長圍永所伏兵於道左擊其後軍
破之叔業乃令將佐守所列之陳自率精甲數千人
救之永上門樓觀叔業南行五六里許便開門奮擊遂
摧破之叔業進退失圖於是奔走左右欲追之永曰
弱兵不滿三千彼精甲猶盛非力屈而敗自墮吾計

○通典卷一百五十三　十三

中耳既不測我之虛實足喪其膽俘此足矣何暇逐
之○後周韓褒爲汾州刺史州界北接太原當千里
徑先是齊寇數入民廢耕桑前後刺史莫能防捍
褒至適會寇來褒乃不下屬縣民既不及設備以故
多被抄掠齊人喜相謂曰汾州不覺吾至先未集兵
今者之還必莫能追躡我矣由是益懈不爲營壘褒
已先勒精銳伏北山中分據險阻邀其歸路乘其衆
怠縱伏擊之盡獲其衆
孫子曰夜戰多火鼓晝戰多旌旗所以便人耳目以
治待亂以靜待譁此治心者也謂以清淨待彼之譁也治人心者也
故太公曰事莫大於必克用莫大於玄默

示強

春秋時楚將子元以車六百乘伐鄭，師于桔柣之門。（桔柣，鄭遠郊之門也。桔音結，柣音秩。）又入自純門，及逵市。（純門，鄭外郭門也。逵市，郭內道上之市。）懸門不發，（示楚以閑暇，故不閉城門。）效楚言而出。（出兵而效楚言，故子元畏之不敢進。）子元曰：「鄭有人。」諸侯救鄭，楚師夜遁。鄭人將奔桐丘，諜告曰：「楚幕有烏。」乃止。（諜，間也。幕，帳也。）

〇春秋時楚大饑，戎伐其西南，（戎，山夷也。）庸人帥羣蠻以叛楚，（庸，小國，屬楚。）麇人率百濮將伐楚。（麇、百濮，夷也。麇，居筠反。）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啓。（備中國。）楚人謀徙於阪高。（楚險地也。）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罷。自廬以往，振廩同食。（往往伐庸也。振，發也。廩，倉也。同食，上下無異饌。）

〇春秋時晉文公率諸侯伐楚，楚將子玉從晉師，晉退三舍。楚師不止，晉師又次于城濮，楚師背酅而舍。（酅，丘陵險阻名。）文公患之，聽輿人之誦，（恐衆畏險，故聽其歌誦。）曰：「原田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高平曰原。喻晉軍美盛，若原田之草每每然，可以謀立新功，不足念舊惠。）公疑焉。（疑衆謂已背舊謀新。）晉大夫狐偃曰：「戰也。戰而捷，必得諸侯；若其不捷，表裏山河，必無害也。」（晉國外河而內山。）晉軍七百乘，韅靷鞅靽，（韅，呼見反。靷，直忍反。鞅，於兩反。靽，音半。五萬二千五百人也。在背曰韅，在胸曰靷，在腹曰鞅，在後曰靽。言駕乘修備。）晉侯登有莘之虛觀師，（有莘，古國名。）曰：「少長有禮，其可用也。」遂伐其木以益其兵，（伐木以益攻戰之具，蓋以示彊。）終敗楚師。

〇春秋時晉侯伐齊，齊侯登巫山以觀晉師。晉人使司馬斥山澤之險，雖所不至，必旆而疏陳之。（斥，候也。旆，大旗也。疏建旗以示衆。）使乘車者左實右偽，以旆先，（偽以衣物為人形，建旆以先驅。）輿曳柴而從。（曳柴以揚塵。）齊侯見之，畏其衆也，乃脫歸。（脫，不張旗幟也。）

〇春秋時晉聲子通楚，謂令尹屈建曰：「子儀之亂，析公奔晉，晉以為謀主。繞角之役，析公曰：『楚師輕佻，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獲申麗而還。鄭於是不敢南面。楚失諸華，則析公之為也。」

〇漢景帝時匈奴大入上郡，天子使中貴人（中官之貴幸者）從李廣勒習兵擊匈奴。中貴人將數十騎出獵，見匈奴三人，與戰，投射傷中貴人，走廣。廣曰：「是必匈奴射鵰者也。」（鵰鳥飛善，故使善射者射之。）廣乃遂從百騎以馳三人，令其騎張左右翼，而廣身射彼三人，殺其二人，生得一人，果射鵰者也。遙見匈奴有數十騎，見廣以為誘騎，皆驚上山陣。廣之百騎皆大恐，欲還馳走。廣曰：「吾去大軍數十里，今若走，匈奴追射我立盡。今我留，匈奴必以我為大軍誘之，必不敢擊我。」廣令諸騎曰：「前。」前來到匈奴陣二里所止，令曰：「皆下馬解鞍。」其騎曰：「虜多且近，即有急，奈何？」廣曰：「彼虜以我為走，今皆解鞍以示不走，用堅其意。」故騎遂不敢擊。有白馬將出護其兵，於是廣上

馬與十餘騎奔射殺之而復還其騎中解鞍令士皆
縱馬卧是時會暮胡兵終怪之卒不敢擊夜半時
胡兵以為漢有伏軍於旁欲夜取之皆引兵去詰朝
廣乃歸其大軍○後漢廉范為雲中太守會匈奴大
入塞范自率士卒拒之虜衆盛不敢敵會日暮令軍
士各交縛兩炬三頭燃火虜遙見火多謂漢兵救至
待朝將退范乃令中軍蓐食晨往擊之斬首數百級
虜自此不敢向雲中○後漢虞詡為武都太守以討
叛羌羌乃率衆數千遮詡於陳倉崤谷詡即停軍不
進而宣言上書請兵須到當發羌聞之乃分抄旁縣詡
因其兵散日夜進道兼行百餘里令吏士各作兩竈

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問孫臏減竈而君增之兵法
日行不過三十里戒不虞而今日且二百何也詡曰
虜衆多吾兵少徐行則易為所及速進則彼所不測
虜見吾竈日增必謂郡兵來迎衆多行速必憚進孫
臏見弱吾今示強有不同故也既到郡兵不滿三千
而羌衆萬餘攻圍赤亭數十日詡乃令軍中使強弩
勿發先用小弩羌以為矢力弱不能至并兵急攻詡
於是使二十強弩共射一人發無不中羌大震退詡
因出城奮擊多所殺傷明日悉陳其衆令從東郭門
出北郭門入換衣服迴轉數周羌不知其數更相恐
動詡計賊當退乃潛遣五百餘人於淺水設伏候其

走路虜果奔因掩襲大破之○蜀將諸葛亮屯于陽
平遣魏延軍并兵東下亮惟留萬人守城魏相司馬
宣王率二十萬衆拒亮而與魏延軍錯道逕前當六
十里偵丑鄭候白宣王說亮在城中兵力弱將士失
色亮是時意氣自若勅軍中皆卧旗偃息不得輙出
卷幔開四門掃地却飲酒宣王疑其有伏於是引軍
北趣山亮謂叅佐曰司馬懿謂吾有强伏循山走矣
候邏還白亮所言宣王後知深以為恨矣○後漢末
陳登為廣陵守孫策遣軍攻登於匡琦城登使人求
救於曹公而密去城十里理軍營處所多取柴薪兩
束一聚相去十步縱橫成行令俱起火然其聚城

上稱慶若大軍到賊覩火驚潰登勒兵追奔斬首萬
級○西晉杜元凱伐吳陳兵于江陵遣牙門管定周
旨伍巢等率騎兵八百汎舟夜度以襲樂鄉多張旗
幟起火巴山於要害之地以奪賊心吳都督孫歆震
恐與吳將伍延書曰北來諸軍乃飛度江也旋皆破
之○十六國後趙石勒荊州監軍郭敬寇晉襄陽勒
驛令敬退屯樊城戒之使偃藏旗幟寂若無人彼若
使人觀察則告之曰自愛堅守後七八日大騎將至
相禁不復得走矣敬使人浴馬于津周而復始晝夜
不絕偵諜還告南中郎將周撫以為勒軍大至懼
而奔于武昌敬遂入襄陽焉○十六國前凉張重華

以謝艾為軍師將軍率騎三萬進軍臨河後趙石勒將麻秋以三萬衆拒之艾乘軺（音遙）車冠白帽（莫報反）鳴鼓而行秋遥觀而怒曰艾年少書生冠服如此輕我也命黑矟（音朔）龍騎三千人馳擊之艾左右大擾或勸艾乘馬艾不從乃下車踞胡床指揮處分賊以為伏兵發也懼不敢進又遣將緣河截其後秋軍乃退艾乘擊遂大破之斬秋將杜勲汲漁俘斬一萬三千級秋走馬奔大夏出○東晉末宋武帝為將討海賊孫恩恩在扈瀆海鹽使鮑陋遣子嗣之以吳兵一千請為前驅宋武曰賊兵甚精吳人不習戰若前驅失利必敗我軍可在彼為聲援不從是夜宋武多設伏兵

○通典卷百五十三　二十八

兼置旗鼓然一處不過數人明日賊率衆萬餘迎戰前驅既交諸伏皆舉旗鳴鼓賊謂四面有軍乃引退嗣之追奔為賊所沒宋武且戰且退賊既盛所領死傷且盡宋武慮不免至伏兵處乃止令左右脫取死人衣賊謂當走反停疑猶有伏宋武因呼更戰氣色甚猛賊衆以為然乃引軍去宋武徐歸然後散兵猶集○東晉末桓玄篡晉宋武帝起義討玄使將桓謙何澹之屯覆舟山武帝使羸弱登蔣山多張旗幟玄不之測大懼武帝與劉毅等分數隊進突謙陣皆殊死戰無不當百時東北風急毅軍放火煙燄張天鼓譟之音震駭京邑謙等諸軍一時奔散○蕭衍將為

道根守阜陵初到阜陵理城塹遠斥候有如敵將至者衆頗笑之道根曰怯防勇戰此之謂也理城未畢會魏將党法宗傅豎眼率衆二萬奄至城下道根塹壘未固城中衆少皆失色道根命廣開門緩服登城選精銳二百人出與魏軍戰敗之魏人見意閑且戰又不利因退走○西魏將宇文測行綏州事每歲河冰合後突厥即來寇掠先是常先遣居人入城堡以避之測至皆令安堵如舊乃於要路數百處並多積柴仍遠遣斥候知其動靜是年十二月突厥得連谷入寇去界數十里測命積柴之處一時縱火突厥謂有大軍至懼而遁走自相蹂踐委棄雜畜及輜

○通典卷百五十三　二十九

重不可勝數測徐率所部收之分給百姓自是突厥不敢復至○梁雍州刺史岳陽王蕭詧雖稱藩於西魏而尚有二心西魏將楊忠自樊城觀兵於漢濱易旗遞進實騎二千詧登樓觀之以為三萬懼而服焉

敵軍攻城久不下師老擊敗之

後漢初龐萌董憲反與蘇茂佼彊（佼音效）合兵三萬急圍桃城光武時在蒙聞之乃留輜重自將輕騎二千步卒數萬晨夜馳赴師次任城去桃城六十里日日諸將請進賊亦挑戰帝不聽乃休士養銳以挫其鋒城中聞車駕至衆心益固時吳漢等在東郡馳使召

之萌等乃悉兵攻城二十餘日毅疲困而不能下及吳漢等到乃率衆軍進桃城帝親自搏戰大破之○十六國前趙劉曜敗石勒將石季龍于高候（在今懷州界）遂圍洛陽勒將親救程遐等固諫曰劉曜乘勝兵盛難與爭鋒金墉糧豐攻之未可卒拔曜軍千里勢不支久不可親動動無萬全大業去矣勒大怒按劍叱遐等出召徐光而謂之曰劉曜乘高候之勢圍守洛陽庸人之情皆謂其鋒不可當也然曜帶甲十萬攻一城而百日不克師老卒殆以我初銳擊之可一戰而擒若洛陽不守曜必進兵冀州自河以北席卷北向吾事去矣程遐等不欲吾親行卿以爲何如光

對曰劉曜乘高候之勢而不能進臨襄國更攻金墉此其無能爲也懸軍三時無攻戰之利若鑾旗親駕必望旗奔敗定天下之計在今一舉勒笑曰光之言是也使內外戒嚴有諫者斬命石堪石聰桃豹等各統見衆會滎陽使石季龍進據石門以左衛石邃都督中軍事勒統步騎四萬赴金墉勒顧謂徐光曰曜盛兵成皋關上計也阻洛水其次也坐守洛陽者成擒也勒諸軍至成皋勒見曜無守軍大悅乃卷甲銜枚詭道兼路出于鞏訾之間知曜陳其軍十餘萬人于城西彌悅勒入自宣陽門升故太極前殿季龍步騎三萬自城北而西攻其軍石堪石聰等各以精騎八千自城西而北擊其先鋒大戰于西陽門勒躬貫甲冑出自閶闔夾擊之曜軍大潰於陣擒曜以徇于軍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五十三　終

兵七

佯敗引退取之　偽稱敗急敵取之
引退設伏取之　聲言退誘敵破之
引退設伏潛兵襲其營
設伏引敵鬬襲其營
示退乘懈掩襲　敵退追奔
縱敵退於歸路設伏取之
兵機務速　掩襲
壯言屠城緩兵歸襲之

孫子曰：佯北勿從。北，奔走也。敵方戰，形勢未衰，便奔走而陣，兵者必有奇伏，勿深入從之。故太公曰：夫出甲陣兵，縱卒亂行，所以多爲變。

佯敗引退取之

春秋時，晉楚戰于城濮，楚將子玉從晉師。晉師陣于莘北，胥臣以下軍之佐當陳蔡。子玉以若敖之六卒將中軍，曰：今日必無晉矣。鬬宜申將左，鬬勃將右。晉胥臣蒙馬以虎皮，先犯陳蔡，陳蔡奔，楚右師潰。陳蔡屬楚右師。狐毛設二旆而退之，旆，大旗也。又建一旆而退，使若大將稍卻者。欒枝使輿曳柴而偽遁，曳柴起塵，詐偽衆走。楚師馳之。原軫、郤溱測入以中軍公族橫擊之，公族，公所率之軍。狐毛、狐偃以上軍夾攻之，楚左師潰，楚師敗績。子玉收其卒而止，故不敗。晉師三日館穀。館，舍也。食楚軍穀三日。○春秋時，楚將鬬廉帥師及巴師圍鄾，鄧養甥、聃甥帥師救鄾，三逐巴師，不克。鬬廉衡陳其師於巴師之中，以戰而北。衡，橫也。分巴師爲二部，鬬廉衡陣於其間，以與鄧師戰而偽北。北，走也。鄧人逐之，背巴師而夾攻之，楚師偽走，鄧師逐之，背巴師，巴師攻之，楚師自然還與鄧鬬。鄧師大敗。鄾人宵潰。宵，夜。戰國秦師伐趙，趙以趙奢之子代廉頗爲將，拒秦將王齕齕，恨勿反。於長平。秦王聞之，乃陰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裨將。令軍中有敢洩武安君者斬。馬服子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佯敗而走，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秦壁，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壁堅守，以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遮絕趙救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伍復之，不能出。其將軍馬服子與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之。軍大敗，卒二十餘萬人降，皆坑之。○漢王與諸侯兵共擊項羽，決勝垓下。韓信將三十萬自當之，孔將軍當左，費將軍當右，漢王後，絳侯、柴將軍在漢王後。項羽之卒可十萬。韓信先合，不利，孔將軍、費將軍縱，楚兵退，信復乘之，大敗垓下。○後漢初，馮[illegible]率車騎將軍鄧弘等議攻赤眉。異曰：賊餘尚衆，可稍以恩

信傾難以卒用兵破也上今使諸將屯澠池要其東而異擊其西一舉取之此萬成計也禹弘不從弘遂大戰移日赤眉佯敗棄輜重走車皆載土以豆覆其上兵士飢爭取之赤眉引還擊弘弘軍潰亂異與禹合兵救之赤眉小卻異以士卒飢倦可且休禹不聽復戰大爲所敗○東魏末齊神武薨子澄立侯景叛歸梁而圍彭城澄遣慕容紹宗討之將戰紹宗以梁人剽悍恐其衆之撓也一一引將卒而誑之曰我當佯退誘梁人使前汝可擊其背申明戒之景又命梁人曰逐北勿過二里會戰紹宗實敗走梁人不用景言乘敗深入魏人以紹宗之言爲信爭掩擊遂大敗

之○西魏末遣將史寧與突厥木汗可汗同伐吐谷渾俱會於青海寧謂木汗曰樹敦賀真二城是吐谷渾巢穴今若拔其本根餘種自然離散乃上策也木汗從之即分爲兩軍木汗從北道向賀真寧趣樹敦吐谷渾婆周王率衆逆寧寧擊之踰山履險遂至樹敦即吐谷渾之舊都諸珍藏而其主先已奔賀真留其征南王及數千人固守寧進兵攻之僞退吐谷渾人果開門逐之因迴兵奮擊門未及闔寧兵遂得入生獲其征南王俘虜男女財寶盡歸諸突厥

僞稱敗急敵取之

隋末楊玄感反攻東都刑部尚書衛玄與玄感戰兵始會玄感許令人大呼曰官軍已得玄感矣官軍稍怠玄感與數千騎乘之玄兵由是大潰

引退設伏取之

春秋時北戎侵鄭鄭伯禦之曰彼徒我車懼其侵軼我也（徒步兵也 軼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無剛者嘗寇而速去之（嘗試也勇則能往無剛不恥退）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輕而不整貪而無親勝不相讓敗不相救先者見獲必務進進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則無繼矣從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鄭將祝聃逐之衷戎師前後擊之盡殪（殪於計反死也衷竹仲反○爲三部伏兵祝聃勇而無剛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一伏兵至後伏兵起戎還走祝聃逐之戎前後及中二處受敵故曰衷戎師）○春秋時吳侵楚楚將養由

基奔命楚司馬子庚以師繼之養由基曰吳乘我喪謂我不能師也必易我而不戒（戒備）子爲三覆以待我我請誘之子庚從之戰于庸浦（楚地）大敗吳師○後漢末荊州牧劉表遣劉備北侵至葉曹公遣將李典與夏侯惇拒之備一旦燒屯去惇率諸軍追擊之典曰賊無故退疑必有伏南道狹窄草木深不可追也惇不聽與將于禁追之典留守惇等果入賊裏戰不利典往救備望見救至乃退○十六國後趙將石季龍攻晉將劉演于廩丘晉將邵續使文鴦救演季龍退止廩關津以避之文鴦弗能追屯于斤亭旁川豪右張平等起兵救演季龍夜棄營設伏于外揚聲將歸

河北張平以為信然平信之岳擊敗之遂陷
寡丘〇十六國夏赫連勃勃進攻後秦姚興求
伐至三城勃勃率騎伏之他遣其將姚文宗拒戰勃
勃偽退伏以待之興將姚榆生等追伏兵夾擊皆擒
之〇後魏萬俟醜奴作亂關中魏將賀拔岳率兵討
之岳以輕騎八百北渡渭殺掠其民以挑之醜奴大
將尉遲菩薩果率步騎二萬至渭北岳以輕騎數十
與菩薩隔水交言岳稱揚國威菩薩自言強盛往復
數返時已逼暮於是各還岳密於渭南傍水分精騎
數十為一處隨地形便置之明日自將百餘騎隔水
與賊相見岳漸前進先所置騎隨岳而集騎既漸增

賊不復測其多少行二十許里至水淺可濟之處岳
便騎馬東出以奔遁賊謂岳走乃棄步兵南渡渭水
輕騎追岳岳東行十餘里依橫岡設伏兵待之賊以路
險不得齊進前後繼至半度岡東岳乃迴與賊戰身
先士卒急擊之賊便退走岳號令所部賊下馬者不
聽殺賊顧見之便悉投馬俄而虜獲三千人馬亦無
遺遂擒菩薩仍渡渭北降卒萬餘〇大唐武德中太宗
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自河北率兵十二萬來救
太宗自率驍騎二千五百步卒千人趣武牢四月建德
自滎陽西上築壘于坂渚太宗以五百騎出武牢東
二十餘里將挑戰先使李勣程咬金秦叔寶瓚等伏令

尉遲敬德執矟建德壘下大呼致師賊眾大驚擾出
兵數千騎太宗逡巡漸卻遂引賊以入伏內李勣等
奮擊大破之獲其大將殷秋石瓚雅旱反斬首數百級
廉言退誘敵破之
後漢西域莎車國王不供將兵長史班超發于闐疏
勒諸國二萬五千人擊之莎車求救龜茲王遣將發
溫宿姑墨尉頭合五萬人助之超召諸將及于闐疏
勒王議曰兵少不敵莫如各解散去于闐從此東歸
長史亦從此西歸夜半聞鼓聲便發眾皆以為然乃
陰緩所擒得生口歸以超言告龜茲王聞之喜使其
將以萬騎於西界遮超溫宿王將八千騎於東界遮

于闐王人定後超密令諸司馬勒兵至雞鳴馳赴莎
車軍營胡大驚亂奔走斬首五千級莎車遂降〇
十六國後涼呂光遣將呂延伐西秦乞伏乾歸大敗
之乾歸因歎曰死中復生正在今日也乃縱反間
稱乾歸東奔成紀呂延信之引師輕進延司馬耿稚
諫曰乾歸雄勇過人權略難測破王廣兒楊定皆羸
師以誘之雖敗殘小國亦不可輕也困獸猶鬭
況乾歸而可輕虜自敗乎今宜部陣而前部騎相接
俟諸軍大集可以一舉滅之延不從戰敗死〇十
六國北涼沮渠蒙遜伐西涼李士業於酒泉先攻浩
亹特前北涼於張掖蒙遜笑曰太乙為勝蛇令盤

在吾帳前天意欲吾廻師燒攻具而還次于川歇問
李士業徵兵欲攻張掖蒙遜曰入吾計矣但恐聞吾
廻軍不敢前也兵事尚權乃露布西境稱得浩亹將
進軍士業聞而大悅進入都瀆澗蒙遜潛軍逆之敗
士業于懷城遂進克酒泉○東晉末妖賊孫恩北出
海鹽宋武帝爲將築城于海鹽賊日來攻城城內兵
力甚弱宋武獨深慮之一夜偃旗匿衆若已遁者明
旦開門使羸疾數人登城賊遥問宋武所在曰夜已
走矣信之乃率衆大上宋武乘其懈怠奮擊大破之
○後魏太武征夏赫連昌於統萬城師次城下收衆
僞退昌鼓譟而前會有風雨從東南來沙塵昏冥宦

者趙倪進曰今風雨從賊後來我向彼背天不助人
將士饑渴願陛下避之更待後日崔浩曰是何言歟
千里制勝一日之中豈得變易賊前行不止後已離
絕宜分軍隱出掩擊不意風道在人豈有常也帝從
之分騎奮擊昌軍大潰

引退設伏潛兵襲其營

漢王遣將韓信擊趙趙師拒于井陘信與趙軍戰良
久棄旗鼓走趙空壁逐信信先遣奇兵二千騎持漢
赤幟從間道依山潛伏候趙壁空馳入乃拔趙幟立
漢幟二千趙軍既攻信不克無功歸營見之遂驚潰走○
隋末羣盜起隋將張須陁擊盧明月於下邳賊連營
十餘萬須陁率萬人勢力不敵去賊六七里地立栅相
持經十餘日糧盡將退謂將士曰賊見兵却必輕來
追我其衆若出營內即虛欲以千人襲營可有大利
此誠危險誰能去者人皆莫對唯秦叔寶與羅士信
皆曰願行於是須陁委栅而遁使二人分領千兵潛
伏於草莽既而明月悉兵追之叔寶士信馳至其栅
栅門閉不得入二人超昇其樓拔賊幟各殺數人營
中大亂叔寶斬關而納外兵因散縱火焚其三十餘
栅煙焰漲天明月奔還須陁却逐之大破賊衆明月
以數百騎遁去餘皆虜之

設伏打敵關襲其營

隋末李密擊宇文化及精兵良將多有死傷王世充
任東都乘其弊而擊之率步騎三萬營於洛南李密
軍於偃師世充潛遣二百騎夜伏於邙山自統其衆
遲明度水人奔馬馳以襲密營密遽出兵以拒之陣未
成兩軍以合伏兵於北山中乘高而下馳入密營燒
其廬舍密見營中火發因而遁走

示退乘懈掩襲

後漢末曹公征張魯至陽平張魯使弟衛據陽平關
横山築城十餘里攻之不拔乃引軍還賊見大軍退
其守備懈公乃密遣驍將等乘險夜襲大破之○後
魏將慕容白曜南征宋以酈範爲副師次無鹽宋將

申纂憑城拒守議者以攻具未周不宜便進範曰今輕軍遠襲深入敵境無宜淹留久稽機候且纂必以我軍來速不在攻守謂方城可憑弱卒可恃今若外潛威形內整戎旅密勒將士出其不意可一攻而克之白曜遂潛軍偽退示以不攻纂果不設備於是即夜部分晨便騰城崇朝而克○後魏末幽州刺史劉靈助以莊帝被爾朱兆所弒遂舉兵唱義諸州豪右咸相通結靈助進屯於定州之安國魏遣將叱列延慶討之諸將謂延慶曰靈助善於卜占百姓信惑所在響應未可易圖若萬一戰有利鈍則大事去矣未若還師西入據關拒險以待其變延慶曰劉靈助

庸人也天道深遠豈其所識大兵一臨且彼皆恃其妖術坐看符厭寧肯戮力致死與吾爭勝負哉如吾計者正欲出營城外詐言西歸靈助聞之必信而自寬潛軍往襲可一舉而擒乃出頓城西聲云將還簡精騎一千夜發詰朝造靈助壘戰於城北遂破擒之○西魏末宕昌羌獠甘作亂逐其王彌定魏遣將史寧討破之甘將百騎走投生羌鞏廉玉彌定遂得復位寧以未獲獠甘密欲圖之乃揚聲欲還甘聞之復招引叛羌依山起柵欲攻彌定寧謂諸將曰此羌入吾術中當進兵擒之耳諸將思歸咸曰羌之聚散無常依據山谷若今追討恐引入吾城且彌定還得宗

潘將軍功已立矣獠甘勢蹙定能制之以此還軍策之上者寧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豈可捨垂滅之冦吏煩所舉人臣之禮知無不為此觀諸君不足與計事也如更沮衆寧豈不能斬邪遂進軍擊甘衆亦至與戰大破之生獲獠甘并獲鞏廉玉○隋遂州獠反隋將周法尚討之軍將至賊棄州城走散山谷間法尚捕不能得於是遣使慰喻假以官號偽班師自行二十里軍再舍潛遣人覘之知其首領盡聚飲相賀法尚選步騎數千人襲擊破之

敵退追奔

後漢末曹公征張繡於穰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賈

詡謂繡曰不可追必敗繡不從大敗而還詡謂繡曰更追之必勝繡曰不用公之言以至於此今已敗柰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收散卒赴追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敗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勝悉如公言何其相驗也詡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新退曹公必自繼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敵彼士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力未盡而退必國內有故已破將軍必輕軍速進留諸將斷後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大服○後周大將晉公護東伐高齊遣將尉遲迥圍洛陽為敵

所敗。周將達奚武與齊王憲於邙山禦之，至夜收軍。憲欲待明更戰，武欲還，固爭未決。武曰：「洛陽軍散，人情駭動，若不因夜速還，明日欲歸不得。武在軍旅久矣，備見形勢。大王少年，未經軍事，豈可將數營士眾一旦棄之乎？」憲從之，遂全軍而返。（敵人不悟而不追擊耳。）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戰鋭等隊打賊，敗其駐隊，別量抽驍健二十人逐北，其輜重隊逢叫作聲援，不得輒動。跳盪隊、奇兵隊趁賊退，不得過百步。如審知賊徒敗散，仍須取機追逐。」

縱敵退於歸路，設伏取之。

孫子曰：激水之疾，至於漂石者，勢也。（言水性柔弱，石性剛重，至於漂轉大石，投之窪下，皆出急疾之流，激得其勢。）

鷙鳥之疾，至於毀折者，節也。（發起之計，欲如鷹鸇之所攫搏也，必能折毀鳥獸者，皆由伺候之明，然得屈折之節也。言一了必審準，一舉百中。）故善戰者求之於勢，（無以爭其勢，猛虎一奮，鬭戰無以爭其威。）不責於人，（言勝負之道，自圖於中，不求之下，責怒於師。）（假強使力進也，若秦穆悔過不替，盡明也。）故能擇人而任勢也。（擇良之明，能酌置於人，任己之形勢也。）任勢者，其戰人也，如轉木石。木石之性，安則靜，危則動，（言投之安地則安，投之危地則危，不知有所迴避也。）方則止，圓則行。（任勢自然也。方圓之形，由兵勝負之形。）故戰人之勢，如轉圓石於千仞之山者，勢也。（言形勢之相因。）是以善戰者，其勢險，（險猶疾也。）其節短。（短，近也。節，斷也。短近，言能因危取勝，以遠擊近。）勢如彍弩，節如發機。（機在度內，不遠發則中也。彍，張也。言形勢之彍如弩張，奔擊之勢如機之發也。故太公曰：擊之如發機，以所及精也。）然用兵之法，莫難於軍爭。（從始受命，至於交和，軍爭難也。軍門謂之和門，兩軍對爭，交門而止，先據便利地，最其難者，相去促近，動而生變也。）軍爭之難者，以迂為直，以患為利。（利以其道里遠近，先敵者至也。）故迂其途，（示之遠也。）而誘之以利，（己如張形勢，而從遠道，敵至於誘彼，其近皆附敵情，誘之以利。）後人發，先人至，（明於度數，先知遠近之計。）此先知迂直之計者也。是以軍爭為利，眾爭為危。（善者則以得利，不善者則以危也。言兩軍眾爭，有所爭取，得之則利，失之則危也。）舉軍而爭利則不逮，（逮，不及也。舉軍悉行爭赴其利，則道路悉不相逮。）是故卷甲而趨利，則日夜不處，（行不休息。）倍道兼行，百里而爭利，則擒三將軍。（若慮上二事，欲行速疾，卷甲束仗，晝夜行，若敵知其情，邀而擊之，則三軍之將為敵所擒也。若秦伯擊鄭，三帥皆獲是也。）勁者先，罷者後，其法十而一至。（百里爭利，非也。三軍皆為擒也。強弱不伏相待，率十有一人至軍也。罷音疲。）五十里而爭利，則蹶上將軍，其法以半至。（蹶猶挫也。前軍之將以為敵所挫。）

三十里而爭利，則三分之二至。（道近至者多，故無死敗。古者用師，日行三十里，步騎相須，今走而爭利，三分之二至。）以是知軍爭之難。○高齊將段韶與左丞相斛律光率師伐後周，五月，攻服周人於姚襄城南，更起城鎮，東接定陽，又作深塹，斷絕行道。韶乃密抽壯士從北襲之，又遣潛渡河告姚襄城中，令內外相應，渡者千有餘人，周人始覺，於是合戰，大破之。諸將咸欲攻其新城，韶曰：「此城一面阻河，三面地險，不可攻，就令得之，一城地耳。不如更作一城壅其要路，破服秦城，併力以圖定陽，計之長者。」將士咸以為然，遂圍定陽。其城主楊範固守不下，韶登山以觀城勢，乃縱兵急攻之。七月，屠其外城。韶謂光曰：

此城三面重淵險阻非賊走路唯慮東南一處耳賊若突圍必從此出但簡精兵專守自是成擒光乃令壯士千餘人設伏於東南淵口其夜果如其策賊遂出城伏兵擊之大潰範等面縛盡獲其衆

兵機務速

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呂布至下邳布敗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曹公欲還攸與郭嘉說公曰呂布勇而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三軍以將爲主主衰則軍無奮志且布之謀主陳宮有志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拔也乃引沂泗水灌城城潰生擒布○蜀將諸葛亮代魏魏將司馬宣王郭淮等禦亮張郃勸宣王分軍往雍郿音眉爲後鎭宣王曰料前軍獨能當之者將軍言是也若不能當而分爲前後此楚之三軍所以爲黥布擒也遂進軍隃麋亮聞大軍且至乃自帥衆將芟上邽古攜之麥諸將皆懼宣王曰亮慮多決少必安營自固然後芟麥吾得二日兼行足矣於是卷甲晨夜赴之亮望塵而遁宣王曰吾倍道疲勞此曉兵者之所貪也亮不敢據渭水此易與耳進次漢陽與亮相遇宣王列陣以待之使將牛金輕騎餌之兵纔接而亮退○蜀將孟達之降魏也魏朝以達領新城太守假節達於是連吳因蜀潛圖中國謀洩將舉兵司馬宣王秉政恐達

○通典卷百五十一　十三

速發以書安之給音殆達達得書猶豫不決宣王乃潛軍進討諸將皆言達與二賊交構宜審察而後動宣王曰達無信義此其相疑之時也當及其未定往決之乃倍道兼行八日到其城下吳蜀各遣其將向西城安橋木蘭塞以救達宣王分諸將以拒之初達與諸葛亮書曰宛去洛八百里去吾一千二百里聞吾舉事當表上天子比相反覆一月間也則吾城已固諸軍足辦所在深險司馬公必不自來諸將來吾無患矣及兵到達又告亮曰吾舉事八日而兵至城下何其神速也上庸城三面阻水達於城外爲木柵以自固宣王度水破其柵直造城下八道攻之旬有六日達甥鄧賢將李輔等開門出降遂斬達○十六國後秦姚萇與苻登相持萇將苟曜據逆萬堡密引苻登萇與登戰敗於馬頭原收衆復戰姚碩德謂諸將曰上慎於輕戰每欲以計取之今戰既失利而更逼賊必有由也萇聞而謂碩德曰登用兵遲緩不識虛實今輕兵直進逕據吾東必苟曜豎子與之連結也事久變成其禍難測所以速戰者欲使豎子謀之未就好之未深散敗其事耳果大破之○姚萇與苻登相持未解登將魏褐飛自稱大將軍衝天王率氐胡萬人攻萇將姚當於杏城萇將雷惡地叛應褐飛攻萇將姚漢得於李潤萇議將討之羣臣咸曰陛下不憂

○通典卷百五十一　十四

六十里符登乃憂六百里褐飛萇曰登非可卒殄吾城亦非登所能卒圖惡地多智非常人也南引褐飛東結董成甘言美說以成奸謀若得杏城李潤惡地據之控制遠近相爲羽翼長安東北非復吾有於是萇潛軍赴之萇時衆不滿二千褐飛惡地衆至數萬氐胡赴之者首尾不絶萇每見一軍至輒有喜色羣下怪而問之萇曰今同惡相濟皆來會集吾得乘勝席卷一舉而覆其巢穴東北無復餘也褐飛等以萇兵少盡衆來攻萇固壘不戰示以弱潛遣子崇率騎數百出其不意以乘其後褐飛兵擾亂萇遣將王超等率步騎擊之褐飛衆大潰斬褐飛惡地請降萇待之如

○通鑑卷百五 廿七

初○東魏荊州刺史辛纂據穰城西魏將楊忠從獨孤信討之纂迎戰敗走信令忠爲前驅馳至其城叱門者曰今大軍已至城中有應爾等求活何不避走門者盡散忠乘城而入彎弓大呼纂兵衛百餘人莫之敢禦遂斬纂以徇城中懾伏○隋末高祖義師發太原次靈石縣賈胡堡隋將宋老生率精兵二萬屯霍邑以拒之會久雨糧盡與長史裴寂及諸將議曰宋老生頓霍邑屈突通鎭河東二人同心非造次可進欲且還太原以圖後舉太宗曰本興大義以救蒼生當須先入咸陽號令天下今遇小敵便即班師將恐義徒一朝解體還守太原一城之地此爲賊爾何

以自全高祖乃止太宗引師趣霍邑遂平老生○太宗武德中太宗征薛仁杲其將宗羅睺來拒大破於淺水原因率左右二十餘騎追奔直趣折墌夕以乘之仁杲列陣城下太宗據涇水以臨賊賊徒氣沮無敢進戰其驍將渾幹等數人臨陣來降請還取馬太宗縱遣之於是各乘良馬須臾並至仁杲大懼嬰城自守太宗俱知賊中虛實將夕大軍繼至四面合圍因縱辯士諭以禍福未遇遂開門降既而諸將奉賀因問曰始大王野戰破賊其主尚保堅城王無攻具輕騎騰逐不待步兵徑薄城下咸疑不剋而竟下之何也太宗曰此以權道迫之使其計不暇以

○通鑑卷百五十四 廿八

發故剋也羅睺恃往前之勝兼復養銳日久見吾不出意在相輕今喜吾出悉兵來戰吾雖破之擒殺蓋少若不急躡遂走投城仁杲收而撫之則便未可盡矣且其兵衆皆隴西人一敗披退不及回顧散歸隴外則折墌自虛我軍隨而迫之所以懼而降也此可謂成算諸君盡不及也○武太后初徐敬業舉兵於江都稱匡復皇家以盩厔尉魏思溫爲謀主問計於思溫對曰明公旣以太后幽縶少主志在匡復兵貴拙速但宜早度淮北親率大衆直入東都山東將士知公有勤王之擧必以死從此則指日刻期天下必定敬業將從其策薛璋又說曰金陵之地王氣已見

宜早應之兼有大江設險足可以自固請且攻取常
潤等州以爲王霸之業然後率兵北上鼓行而前此
則退有所歸進無不利實爲良策也敬業以爲然乃
自率兵四千人南度以擊潤州思溫密謂杜求仁曰
兵勢宜合不可分今敬業不知幷力渡淮率山東
之衆以取洛陽必是無能成事命也可知敬業尋以
悔之所以遂敗○衛公李靖兵法曰用兵上神戰貴
其速簡練士卒申明號令曉其目以麾幟習其耳以
鼓金嚴賞罰以誡之重芻豢以養之浚溝壑以防之
指山川以導之召才能以任之述奇正以教之如此
則雖敵人有雷電之疾而我亦有所待也若兵無先

備則不應卒卒不應則失於機失於機則後於事後
於事則不制勝而軍覆矣故呂氏春秋云凡兵者欲
急捷所以一決取勝不可久而用之矣或曰兵之情
雖主速乘人之不及然敵將多謀戎卒欲輯令行禁
止兵利甲堅氣銳而戰力全而勁豈可速而犯之邪
答曰若此則當卷迹藏聲蓄盈待竭避其鋒勢與之
持久安可犯之哉廉頗之拒白起守而不戰宣王之
抗武侯抑而不進是也

掩襲

後漢末廬江太守劉勳理晥城（今同安郡）恃兵强士勇橫
於江淮之間無出其右者孫策惡之時已有江右自

領會稽太守使人卑辭厚幣而說之曰海昏上繚宗
人數欺下國患之有年欲擊之路不便幸因將軍
神武而臨之繚國富廩實吳娃越姬充於後庭明珠
大貝被於帑藏取之可以資軍雖蜀郡成都金碧之
府未能過也策願舉敝邑躬率士卒以爲外援勳然
之劉曄諫曰上繚雖小而城堅池深守之則易攻之
則難不可旬日而拔也且兵見疲於外而國虛於內
雖孫策多謀而用兵乘虛襲我將何禦之而將軍
進屈於敵退無所歸（若軍必出禍今至矣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不能
退不能進其在茲乎勳不從遂大興師伐上繚其廬
江果爲策所襲勳窮蹙遂奔于曹公○後漢末袁紹

將許攸降曹公言曰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屯軍無
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虞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
袁氏自敗曹公乃選精銳步騎皆用袁氏軍旗幟銜
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入把束薪所歷道有問者
曰何之曰袁公恐曹操抄後軍還兵以益備聞者
信以爲然皆自若旣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
之盡燔其糧穀寶貨紹故敗○後漢末蜀將關羽遣
糜芳守南郡羽領兵圍樊吳主遣將呂蒙屯陸口蒙
外假恩信厚與關羽結好羽多留備兵南郡恐蒙有
變蒙上疏曰羽討樊而多留兵必恐蒙圖其後故也
蒙常有病乞分衆還建業以理病爲名羽聞之必撤

備徐以大軍泝江馳上襲其空虛則南郡可下而羽易擒耳吳主然之蒙遂稱病而遜繼蒙羽果稍徹備而悉發赴樊城蒙發兵逆流而上伏甲於舟使吏衣爲商人以理征榷達晝兼行過羽所置屯卒輒縛之羽遂大驚師次于南郡襲奪其城羽吏士攻樊城未下聞城已陷而家屬無恙見待甚於平時是後關兵稍稍而散羽竟爲吳師所擒荊州遂平○東晉宋武帝東攻劉毅爲荊州刺史每多異同之議裕率兵討之遣裨將王鎮惡先襲至豫章口豫章口去江陵城二十里自鎮惡進路揚聲劉藩上先是毅稱病表請從弟兖州刺史爲副毅謂爲信然不知見襲鎮惡自

○通鑑卷壹壹　十九

豫章口捨船步上小將蒯恩軍在前鎮惡次之舸留一乙士炸皆對舸岸上竪六七旗每旗下安一鼓語所留人計我將至城便長嚴令後有大軍次又分隊在後令燒江津船艦鎮惡逕前襲城語前軍若有問者但云劉兗州至津戍及百姓皆言劉藩實上晏然不疑未至城五六里逢毅親將朱顯之與十餘騎步從者數十欲出江津問是何人答曰劉兗州至顯之馳前問藩在所答云在後顯之既至軍後不見藩而見軍人擔彭排戰具又望見江津船艦已被焚燒煙焰漲天而鼓嚴之聲甚盛知非藩上便躍馬馳去告毅外有大軍似從下上垂已至城江津悉被火

燒矣行命閉諸城門鎮惡亦馳進軍人緣城得入門猶未及下關因得大開城東門大城內毅凡有八隊餘已得戒嚴蒯恩入東門便北回擊射堂前軍攻金城西門鎮惡入東門便直西擊金城西門軍分攻金城內東從舊將士猶有六隊千餘人食時就鬪至中晡西入退散及歸降略盡鎮惡入城便因放火燒大城南門及東門金城內亦未信裕自來鎮惡至軍人與毅東來將士或有是父兄子弟中表親者鎮惡因命鬪且共語衆並知劉裕自來人情離懈一更許聽事前陣散潰毅左右兵猶閉東門閣拒戰鎮惡慮暗夜自相傷犯乃引軍出繞金城開其南面以退毅慮

○通鑑卷壹壹　二十

南有伏兵三更中率左右三百餘人開北門突出城於佛寺自縊死○大唐高宗遣將薛仁貴郭待封等伐吐蕃大非川將進赴烏海仁貴謂待封曰烏海險遠車行艱澁若引輜重將失事機又破賊即廻不煩轉運彼多瘴癘無宜久留大非川嶺上寬平足堪置柵可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並留柵內吾等輕銳倍道掩其未整即撲滅之矣仁貴遂率衆先行至河口遇賊擊破之斬獲甚衆收其牛羊萬餘頭

甘言慱懈乘懈襲之

東晉初石勒僞推奉晉幽州刺史王浚浚不疑勒於是輕騎襲幽州以火宵行至易水浚督護孫緯馳遣

白浚引軍拒勒浚將佐咸請出擊勒浚怒曰石勒來正欲奉戴我也敢言擊者斬乃命設饗以待之勒晨至薊叱門者開門疑有伏兵先驅牛羊數千頭聲言上禮實欲塡諸街巷使兵不得發浚乃懼或坐或起勒入城升其廳事命甲士執浚立之于前數其罪惡而誅之遂陷幽州○梁末侯景反陷建業高州刺史李遷仕據大皇圖逆召高梁太守馮寶寶欲往其妻洗氏止之曰刺史無故不合召太守此詐君欲爲反耳頃者京師危逼羽檄徵兵稱赴郡縣刺史稱疾不赴繕甲訓兵今已備矣而更召君往必見留追君兵衆此意可知矣魚不可脫于淵泉願且勿行遣使詣

之曰身疾篤請遣妻傳意并送土物以省之彼聞喜必無防禦君取之如反掌耳寶從之於是洗氏將千人皆藏短兵步擔雜物聲言輸貨先書報遷仕曰太守馮寶疾篤遣令妻洗氏傳啓并奉土貢以資軍費遷仕大悅出迎洗氏因釋擔出刃大破之遷仕脫身而遁洗氏入據其州盡收其衆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五十四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五十五

兵八

避銳　　堅壁持久候隙破之

堅壁挫銳　　不戰挫銳

敵佚以持久斃之　　因敵三鼓氣衰敗之

致敵力疲乘而攻敗之

陣久疲致敗　　出其不意

擊其不備　　攻其不整

先設備而勝

孫子曰銳卒勿攻強而避之避其所長也彼府庫充實士卒強盛則當避之以待其虛敵以弱敵強不可支也少而逃之高壁壘勿與戰也彼衆我之師寡不可敵則軍

自逃以匿其形不若則能避之引兵備之強弱不敵勢不相若則引軍避之待利而動故小敵之堅大敵之擒小不能當大也言小國不量其力敵與大邦爲讐雖權時堅城固守然後必見擒獲春秋傳曰既不能強又不能弱所以敗也無邀正正之旗無擊堂堂之陣此理變者也正正者整齊也堂堂者盛大之貌也正正者也孤待之象也言敵前有孤特之兵後有堂堂之陣必有伏詐誘之詐審察以待勿輕敵也此理變詐是故朝氣銳晝氣惰暮氣歸善用兵者避其銳氣擊其惰歸此理氣者也避其精銳之氣擊其懈惰欲歸此理氣者故曹劌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

避銳

戰國魏武侯問吳起曰暴寇卒至掠吾田野取吾牛馬則如之何起曰暴寇之來必精且強善守勿應彼

伏路傍暮去必醉朝乘重裝驍騎逐擊勢必莫當過
我伏内如雪逢湯○後漢末袁尚據冀州率兵圍擊兗
譚於南皮留蘇由審配守曹公圍鄴尚還救鄴諸將
皆以爲此歸師人自爲戰不如避之公曰尚從大道
來當避若循西山來者此爲成擒耳尚果循西山來
臨滏（音釜）水爲營夜遣兵犯圍公逆擊破走之城中崩
潰○東晉末宋武帝伐南燕慕容超嶺南賊盧循徐
道覆乘虛襲建鄴循多疑少決每欲以萬全爲慮謂
道覆曰大軍未至晉吏部尚書孟昶便望風自裁大
勢言之自當計日潰亂今決勝負於一朝既非必定
之道且殺傷士卒不如案兵待之宋武奔還拒守宋

武曰賊若新亭直上且當避之回泊蔡州乃成擒耳
於是登石頭城以觀循軍初見引向新亭宋武顧左
右失色既而回泊蔡州道覆猶日日欲上循禁之使
羸老悉乘舟艦向白石步士乃率劉毅諸葛長民北
出拒之賊遂率衆數萬屯丹陽郡宋武率諸軍馳歸
衆慮賊過江咸謂當還還拒戰宋武乃先引軍還石
頭衆莫之曉是日大熱三軍疲頓既入城解兵息士
洗浴飲食久之乃出列陣於南塘參軍褚叔度朱齡
石率勁勇千餘人過淮賊數千皆長刀矛鋋精甲耀
日奮躍爭進齡石所領多鮮卑善步稍並結陣以待
之賊短兵弗能抗死傷者數百人乃退走

堅壁持久候隙破之

蜀先主率大衆東伐吳吳將陸遜拒之蜀主從建平
連圍至夷陵界立數十屯以金帛爵賞誘動諸夷先
遣將吳班以數千人於平地立營欲以挑戰諸將皆
欲擊之遜曰備舉軍東下銳氣始盛且乘高守險難
可卒攻攻之縱下猶難盡克若有不利損我大勢非
小故也今但且獎厲將士廣施方略以觀其變若此
間則是平原廣野當恐有顛沛交馳之憂今緣山
行軍勢不得展自當疲頓於木石之間徐制其弊耳
班知其計不行乃引伏兵八千人從谷中出遜曰所
以不聽諸軍擊班者揣之必有巧故也諸將並曰攻

備當在初今乃入五六百里相銜持經七八月其
諸要害已固守擊之必無利矣遜曰備是猾虜更嘗
事多其軍始集思慮精專未可干也今住已久不得
我便兵疲意沮計不復生犄角此寇正在今日乃攻
一營不利遜曰吾已曉破之之術乃令各持一把茅
以火攻破之一爾勢成遂率諸軍同時俱擊破四十
餘營備升馬鞍山陳兵自繞遜督率諸軍四面蹙之
土崩瓦解死者萬數備因夜遁

堅壁挫銳

春秋時晉將欒書伐楚將戰楚晨壓晉軍而陣（壓其）
軍吏患之范丐（音蓋）趨進曰塞井夷竈陳於軍

中而馳行反戶馳首貫出中前趣道背楚唯天所授
何慮焉書曰楚師輕窕土凋反固壘而待之三日必退
退而擊之必獲勝焉終敗楚師○秦將王翦率兵六
十萬擊楚楚王悉國中兵以拒之王翦至堅壁而守
之不肯戰楚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翦日休士洗沐
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之王翦使人問
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
矣楚又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
壯士擊大破楚軍鄿南因而滅其國○漢景帝初吳
王濞反總兵渡淮與楚戰遂敗棘壁乘勝前銳甚梁
孝王恐遣六將軍擊吳又敗梁兩將士卒皆還走梁

數使使報漢大將周亞夫求救亞夫不許又使使惡
烏路反亞夫於帝帝使人告之救梁亞夫復守便宜不
行梁使韓安國及楚死事相弟張羽爲將軍楚相張尚子諫
吳下而死乃得頗敗吳兵吳兵欲西梁城守堅不敢西即走
亞夫軍會下邑與師欲戰亞夫堅壁不肯戰吳糧絕卒
饑數挑戰遂夜犇亞夫壁亞夫終不出軍中夜驚內
相攻擾亂至帳下亞夫卧不起頃之復定吳士卒多
饑死遂以叛散○後漢更始初光武在河北擊銅馬
賊鄡與漢將突騎來會清陽賊數挑戰光武堅營自
守有出鹵掠者輒擊取之鹵與擄同掠奪取之絕其糧道積月
餘日賊食盡夜遁去追至館陶大破之受降未盡而

高湖重連賊從東南來與銅馬餘衆合光武復與大
戰於蒲陽悉破降之○魏末吳將諸葛恪圍新城司
馬景王使鎮東將軍毋丘儉揚州刺史文欽等拒之
儉欽請戰景王曰恪卷甲深入投兵其地鋒未易當
且新城小而固攻之未可拔遂命諸將高壘以敝之
相持數月恪攻城力屈死傷大半景王乃令欽督銳
卒趣合榆斷要其歸路儉帥諸軍以爲後斷恪懼而
遁欽逆擊之大破斬首萬餘級○十六國前趙劉曜
遣將討氐羌大爲權渠率衆保險阻曜將游子遠頻
敗之權渠欲降其子伊餘大言於衆中曰往日劉曜
自來猶無若我何況此偏師自欲降乎自率勁卒五

千人襲壁子遠壘門左右勸出戰子遠曰吾聞伊餘
有萬夫之勇廖忌之捷士馬之強人百其敵其父新
敗怒氣甚盛且西戎勁悍其鋒不可當也不如緩之
使氣竭而後擊之此曹劌之勝也乃堅壁不戰伊餘有
驕色子遠候其夜分誓衆秣馬蓐食先晨具甲掃壘
而出遲直吏反明設覆而出戰擒伊餘陳盡俘其衆○
宋桂陽王休範舉兵於尋陽已發東下宋朝惶駭宋
相齊高帝議曰昔上流謀逆皆因掩緩至於覆敗休
範必遠懲前失輕兵急下乘我無備分應變之術不
宜在遠若偏師失律則大沮衆心宜頓新亭白下堅
守宮掖東府石頭以待賊至千里孤軍後無委積求

戰不得自然危解請堅新寧以當其鋒休銳果敗○
大唐武德中太宗領兵征薛仁杲於折(思曆反)墌(之石反)賊
城有十餘萬兵鋒甚銳數來挑(徒了反)戰諸將咸請戰太宗
曰我士卒新經挫(則臥反)衄(女六反)銳氣猶少賊驕勝必輕進好鬭
我且閉壁以折之待其氣衰而後奮擊可一戰而破此
萬全計也因令軍中曰敢言戰者斬相持者久之賊
糧盡軍中頗携貳其將翟長孫梁胡郎率所部相繼來
降太宗知仁杲心腹內離謂諸將曰可以戰矣令行
軍總管梁實營於淺水原以誘之賊大將宗羅睺自
恃驍悍求戰不得氣憤者久之及見盡銳攻梁實冀
逞其志梁實固險不出以挫其鋒羅睺攻之愈急太

宗度賊久疲復謂諸將曰吾當取之必矣中令諸軍
遲明合戰復令將軍龐玉陣於淺水原南出賊之右
以先餌之羅睺併軍共戰玉軍幾敗太宗親御大軍
奄自原北出其不意羅睺回師相拒我師表裏齊奮
呼聲動天羅睺氣奪於是潰○武德中太宗率師往
河東討劉武周江夏王道宗時年十七從軍太宗登
玉壁城覩賊顧謂道宗曰賊恃其衆來邀我戰汝謂
何如對曰羣賊鋒不可當易以計屈難與力競今深
壁高壘以挫其鋒烏合之徒莫能持久糧運致竭自
當離散可不戰而擒太宗曰汝意見暗與我合後賊
果食盡夜遁追及介州一戰敗之

不戰挫銳

大唐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師至于清
江銑遣其將渠勝入北江銑悉兵以拒之孝恭將
戰李靖止之曰楚人輕銳難與爭鋒今新失荊門盡
兵出戰此救敗之師也非其本圖勢不能久一日不
戰賊必兩分留輕兵以抗我退羸師以自守此即勢
分力弱擊之必捷孝恭不從追靖按營自以銳師求
戰孝恭果敗奔于南岸(河間敗還)

敵饑以持久斃之

後漢初河內賊董憲招誘五校餘賊步騎數千人屯
建陽去昌慮三十里光武親征至蕃(音皮)去憲所百里

諸將請進帝不聽知五校乏食當退勅各堅壁以待
其弊頃之五校糧盡果引去帝乃親臨四面攻憲三
日大破之○後漢王霸馬武既破周建蘇茂營賊復
聚衆挑戰霸堅卧不出軍吏皆曰茂前日已破今易
擊也霸曰不然蘇茂客兵遠來糧食不足故數挑戰
以徼(吉堯反)一切之勝(徼要也一切猶權時也)今閉營休士所謂
不戰而屈人兵善之善者也茂建既不得戰乃引還
營其夜建兄子誦反閉城拒之茂建遁去誦以城降
○後漢末青州黃巾衆百餘萬人兗州界刺史劉岱
欲擊之鮑信諫曰今賊衆百萬百姓皆震恐士卒無
鬭志不可敵也觀賊衆羣輩相隨軍無輜重難以抄

掠爲資。今不若畜士衆之力，先爲固守，使彼欲戰不得，攻則不能，其勢必離散，然後精選銳兵，據其要害擊之，可破也。岱不從，遂與戰，果爲所（殺之而劉岱敗）。後漢末，荀攸從曹公征張繡，攸言曰：繡與劉表相恃爲強，然繡以遊軍仰食表，表不能攻也，勢必離，不如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不從，表果救之，軍不利。曹公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曹公追之而敗）○隋煬帝征高麗，大軍已渡鴨淥水，糧盡，議欲班師，諸將多異同，又不測高麗虛實。會高麗相國乙支文德來詣其營，都將宇文述不能執，文德逃歸。述內不自安，遂與諸將更進追擊。時文德見軍中多饑色，欲疲述衆，每鬬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戰皆捷，既恃驟勝，又內逼羣議，於是遂進，逼平壤城。文德僞降，述料攻之未可卒拔，因而班師。文德縱擊之，大敗。（文德七戰七北，遠延令敵疲，亦同術久之）○隋末，宇文化及弒煬帝，後率兵來攻李密於黎陽。密知化及糧且盡，因僞與和，以弊其衆。化及弗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饋之。會密下有人獲罪，亡投化及，具以密情告。化及大怒，其食又盡，乃渡永濟渠，與密戰于童山之下，自辰達酉。密爲流矢所中（丁仲反），頓於汲縣。化及掠汲郡，北趣魏縣，其將王軌、張童仁等率所部兵歸于密者前後相繼。○大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屯於河東。太宗往征之，謂諸

將曰：金剛懸軍千里，深入吾地，精兵驍將皆在於此。武周自據太原，專倚金剛以爲捍蔽。金剛雖衆，內實空虛，虜掠爲資，意在速戰。我堅營蓄銳以挫其鋒，分兵汾隰，衝其心腹，彼糧盡計窮，自當遁走。當待此機，未宜速戰。於是遣劉弘基等絕其糧道，其衆遂餒，金剛乃遁。

因敵饑乘其弊而取之

漢王以項籍約中分天下，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下太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疲食盡，此天亡之時也。不因其機而遂取之，今釋之不取，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從之，終滅羽。

因敵三鼓氣衰敗之

春秋時，齊師伐魯，莊公將戰，曹劌請從。公與之同乘，戰于長勺。公將鼓之，劌曰：未可。齊人三鼓，劌曰：可矣。齊師敗績。公問其故，對曰：夫戰，勇氣也。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彼竭我盈，故克之。○晉將毌丘儉、文欽反，司馬景王遣諸將征，欽徑造討之。時樂嘉，欽子鴦年十八，勇冠三軍，謂欽曰：及其未定，請登城鼓譟擊之，可破也。既謀而行，三鼓譟而欽不能應，鴦退，相與引而東。景王謂諸將曰：欽走矣。發銳軍以追之。諸將曰：欽舊將，鴦少而銳，引軍內入，未有失利，必不走也。王曰：一鼓作氣，再而衰，三而竭。鴦三鼓而欽不應，其勢已屈，不走何待？欽將遁，鴦曰：不先折其勢，不得

去也乃與驍騎十餘推鋒陷陣所向皆披靡遂引去王遣驍騎八千追之欽父子與麾下走保項儉聞欽敗棄衆宵遁淮南安風津都尉追儉斬之

致敵力疲夾攻敗之

後漢初光武遣將王霸馬武擊河南賊周建於垂惠賊帥蘇茂將五校兵四千餘人救建而先遣精騎遮擊馬武軍糧武往救之建從城中出兵夾擊武武恃霸之援戰不甚力爲茂建所敗武將奔過霸營大呼求救霸曰賊兵盛出必兩敗努力而已閉營堅壁軍吏皆爭之霸曰茂兵精銳其衆又多吾吏士心恐而馬武與吾相恃兩軍不一此敗道也今閉營固守示

不相援賊必乘勝輕進馬武無救其戰自倍如此茂衆疲勞吾承其弊乃可克也茂建果悉出兵攻武合戰良久霸軍中壯士路潤等數十人斷髮請戰霸知士心銳乃開營後出精騎襲其背茂建前後受敵驚亂敗走○十六國前燕慕容儁已克幽薊至于冀州冉閔帥騎拒之與儁將慕容恪相遇於魏昌閔將董閏言於閔曰鮮卑乘勝勁不可當也請避之以溢其氣然後濟師以擊之可以捷也閔怒曰吾成師以出將平幽州斬慕容儁今遇恪而避之人將侮我矣閔威名素振燕衆咸憚之恪謂諸將曰閔勇而無謀一夫之敵耳雖有甲兵不足擊也吾今分軍爲三部犄角以待之閔性輕銳又知吾軍勢非敵必出萬死衝吾中軍吾今貫甲厚陣以俟其至諸軍但勵卒從傍須其戰合夾而擊之必尅閔與恪遇十戰皆敗之恪乃以鐵鎖連馬簡善射鮮卑勇而無剛者五千萬陣而前閔乘駿馬左杖雙刃右執戈戟順風擊之斬鮮卑三萬餘級伏而燕騎大至圍之數周閔衆寡不敵躍馬潰圍東走行二十里爲恪所擒

陣久疲致敗

大唐武德中太宗圍王世充於東都竇建德悉衆來救太宗頓武牢拒之建德陣於汜水東彌亘數里諸將有懼色太宗將數騎登高丘以觀之謂諸將曰

賊起山東未見大敵今渡險而囂是軍無政令逼城而陣有輕我心也我按兵不出待彼氣衰陣久卒饑必將自退追而擊之何往不尅建德列陣自卯至午兵士饑倦皆列坐又爭飲水太宗令宇文士及率三百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誡之曰賊若不動止宜引歸如其覺動宜引東出士及纔過賊衆果動太宗曰可擊矣乃命旗將建旗列隊自武牢城乘高入南山循谷而東以掩賊背建德遽引其陣却止東原未及整列太宗率輕騎擊之所向披靡程齩金齩音咬等衆騎纏幡而入直突出賊陣後齊張旗幟表裏俱奮賊徒大潰生擒建德○武太后初徐敬業起兵於揚州武

太后令將軍李孝逸討之敬業拒於高郵之下阿谿
敬業置陣既久士卒多疲怠皆顧瞻陣不能整孝逸
遂率衆擊之因風縱火敬業懼燒而退孝逸進擊大
破之

出其不意

孫子曰出其不意攻其空虛出其不意之塗也故太公曰動莫神於不意勝莫大於不
識也○後漢初光武遣鄧禹西征至河東禹擊更始將
王匡禹軍不利戰罷明日癸亥匡以六甲窮日不出
禹因得便整兵勒衆明旦匡悉軍出攻禹禹令軍中
無得輒動既至營下因傳發諸將鼓而並進大破之
○魏末遣將鍾會鄧艾伐蜀蜀將姜維守劍閣鍾會

攻維未能克艾上言請從陰平由邪徑經廣漢德陽
亭趣涪出劍閣西百里去城都三百餘里奇兵
衝其腹心劍閣之守必還赴涪則會方軌而進劍閣
之軍不還則應涪之兵寡矣軍志有之曰攻其不備
出其不意今掩其空虛破之必矣冬十月艾自陰平
行無人之地七百餘里鑿山通道造作橋閣山高谷
深至為艱險又糧運將匱頻於危殆艾以氈自裹推
轉而下將士皆攀木緣崖魚貫而進先登至江由蜀
守將馬邈降諸葛瞻自涪還綿竹列陣相拒大破之
斬瞻及尚書張遵等首遂進軍至城都蜀主劉禪面
縛輿櫬詣軍門降○晉將鎮西將軍杜元凱伐吳樂

鄉城督牙門管定周旨等伏兵樂鄉城外吳都督孫
歆先遣軍出拒晉將王濬於上流大敗而還旨等發
伏兵隨歆軍而入歆不覺直至帳下虜歆於是進逼
江陵吳都督將伍延偽請降而列兵登陴晉師攻尅
之○晉末河間王顒在關中遣將張方討長沙王乂
方率衆自函谷入屯河南乂遣左將軍皇甫商拒之
而敗張方率兵入洛陽乂奉惠帝討方於城內方軍
望見乘輿於是引退方止之不得衆遂大敗方退壁
于十三里橋人情挫衄無復鬭志或勸方夜遁方曰
兵之利鈍是常貴因敗以為成功耳我更前作壘出
其不意此用兵之奇也乃夜潛進逼洛陽城七里乂

既新捷不以為意忽聞方壘成乂師乃出戰遂大敗
○西晉末石勒據襄國晉將王浚遣督護王昌及鮮
卑段就六眷末柸等部衆五萬餘以討勒時城隍未
修乃築隔城重柵以待之就六眷屯于渚陽勒分遣
諸將出挑戰頻為就六眷所敗又聞其大備攻具
勒顧謂其將佐曰今寇來轉逼彼衆我寡恐攻圍不
解外救不至外糧將絕必敗不能固也吾將簡練將
士大陣於野以決之何如諸將曰宜固守以疲之彼
師老自退追而擊之必尅張賓曰聞就六眷尅來月
上旬送死北城今以我軍勢寡弱謂不敢出戰意必
懈怠今段氏種衆之悍末柸尤最其卒之精勇悉在

末杯所可勿復出兵示之以弱遂整北壘爲突門二
十餘道候城列守不定出其不意直衝末杯帳敵怖
震惶計不及設所謂迅雷不及掩耳末杯之衆皆奔
餘日推放擒末杯之後王浚指蹤而動勒納之即以
孔萇爲攻戰都督造突門于北城鮮卑入屯北壘勒
候其陣未定躬率將士鼓譟于城上會孔萇督諸突
門伏兵俱出擊之生擒末杯就六眷等衆遂奔散萇
乘勝追擊枕屍三十餘里獲鎧甲馬千疋就六眷收
其遺衆屯于渚陽遣使求和送鎧馬金銀幷以末杯
三弟爲質而請末杯諸將幷勸殺末杯以挫勒曰遼
西鮮卑與我素無怨讎爲王浚所使耳今殺一人結

怨一國非計也放之必悅不復爲浚用矣於是納其
質而遣末杯就六眷等引還終獲其用也○東魏西
兗州爲梁將曹茂宗所圍東魏召人赴救慕容儼應
募赴之時東魏北濟陰太守宋帶劍謀叛儼乃輕騎
出其不意直至城下語云大軍已到太守何不出迎
帶劍造次惶恐不知所爲便出迎儼即執之一郡遂
定○東魏大將齊神武兵伐西魏屯軍蒲坂造三道
浮橋渡河又遣其將竇泰趣潼關高敖曹圍洛州今上
洛郡周文帝出軍廣陽召諸將謂曰賊今掎居綺反我三
面又造橋於河示欲必渡欲綴吾軍使竇泰得西入
耳與之相待必得行其計也且高歡用兵常以泰爲

先驅其下多銳卒屢勝而驕今出其不意襲之必克
克泰則歡不戰而自走矣諸將咸曰賊在近捨而遠
襲事若差跌徒結反悔無所及周文曰歡前再襲潼關
吾軍不過霸上今者大來兵未出郊賊固謂吾但自
守耳無遠鬬意又狃女九反於得志有輕我之心乘此擊之
何往不尅賊雖造橋未能徑至此五日中吾取竇泰
必矣公等勿疑周文遂率騎六千還長安聲言欲保
隴右辛亥潛出軍癸丑旦至潼關竇泰卒聞軍至惶
懼依山未及爲陣未及成列周文縱兵破之盡俘其
衆斬泰傳首長安高敖曹適陷洛州聞泰沒焚輜重
棄而去齊神武亦至撤橋而退周文初與諸將咸難

之至是乃隱其計佯若未有謀者而獨問策於尚書
直事郎中宇文深對曰竇泰歡之驍將也明勝而輕
敵今者大軍若就蒲坂則高歡拒守竇泰援之內外
受敵取敗之道也不如選輕銳之卒潛出小關竇泰
性躁急必來決戰高歡持重未即救之則泰可擒也
既擒竇泰歡勢自阻慈呂反迴軍擊之可以制勝周文
喜曰是吾心也君即吾之陳平也○後周末隋文帝
爲丞相益州總管王謙舉兵拒命隋文遣將梁睿討
之進至龍門謙將趙儼秦會擁衆十萬據險爲營周
回三十里睿令將士銜枚出自間道四面奮擊破之
王謙又令高阿那瓌達奚惎等以盛兵攻利州聞梁

虜將至甚分兵據險堅壁曾顧謂將士曰此虜要欲遏
吾兵勢吾當出其不意破之必矣遣一將趨劍閣一
將指巴西一將水軍入嘉陵虜遣將分道攻甚自午
及申破之甚俘歸于謙梁虜進逼城都謙令達奚甚遏
守城而親率精兵五萬背城結陣虜擊之謙不利將
入城甚即以城降謙將麾下三十騎遁走斬之○大
唐武德中突厥突利頡利二可汗到原州太宗率兵
拒之兩甚太宗乃召諸將謂之曰虜控弦鳴鏑弯弓
馬其憑今兩彌時弓矢俱廢突厥人衆如烏鍛翅入
翮我屋宿火食稍槊犀利以我之逸擊敵所勞此而
不乘夫復何時令欲先令勁兵亂其陣乃率突騎馳

其後虜俗進不相讓退不相救自此以北淵谷深長
時有一道貫魚以度因而追之彼土萬騎坑穽中物
耳追至黃河縱不盡擒必當十獲八九此悅兵者所
解諸君勿疑於是潛師夜行冒雨而進飛徙襲虜因
縱反間於突利悅而歸心焉二可汗內離頡利欲戰
不可因請和而去○貞觀中蘇定方率兵討突厥賀
魯大雪平地二尺軍中咸請停兵俟晴方曰虜恃雪
深謂我不能前進必當休息追之可及若緩以縱之
則漸遠難追省日兼功在此舉也於是勒兵凌雪晝
夜兼進所經收其人衆遂至雙河去賀魯所居二百
餘里布陣長驅徑至金牙山及賀魯牙所時賀魯使

衆欲獵定方縱兵擊之盡破其牙帳生擒數萬人賀
魯脫走投石國定方於是悉命諸部歸其所居埋瘞
骸骨存問疾苦復其先業凡賀魯所虜掠者悉檢責還
之於是所域諸國安堵如故令副將蕭嗣業往石國
以追賀魯遂擒歸于京師○貞觀中突厥諸部離叛
朝廷將圖進取以李靖爲代州道行軍總管率驍騎
三千自馬邑出其不意直趨惡陽嶺以逼之突利可
汗不虞於靖見官軍奄至相謂曰唐兵若不傾國而
來靖豈孤軍而至一日數驚四年靖進擊定襄城破
之突厥諸部落並走磧北突利可汗來奔獲隋齊王
暕之子楊正道及煬帝蕭后送于京師頡利可汗大

懼退保鐵山遣使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又以靖爲
定襄行軍總管往迎之頡利雖外請朝謁而內懷猶
豫靖揣知其意是時詔遣鴻臚卿唐儉攝戶部尚書
慰諭之靖謂副將張公謹曰詔使到彼虜必自寬乃
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引兵自白道襲之公謹曰
旣許其降詔使在彼未宜討擊靖曰此兵機也非君
所及如唐儉輩何足可惜督軍疾進師至陰山遇其
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大悅不虞官
兵至也靖前鋒乘霧而行將逼其牙帳七里虜始覺
列兵未及行陣頡利畏威先走部衆因而潰散斬首
萬餘級俘男女十餘萬殺其妻隋義成公主頡利乘

千里馬將走投吐谷渾西道行軍總管張寶相擒之以獻遂滅其國復定襄恒安之城斥土界自陰山北至于大漠○貞觀中吐谷渾寇邊以李靖爲西海道行軍大總管統兵部尚書侯君集刑部尚書任城王道宗等五總管征之軍次伏埃城吐谷渾燒去野草以餒我師退保大非川諸將咸言春草未生馬已羸瘦未可赴敵惟靖決計而進深入敵境遂踰積石山前後戰數合殺傷甚衆大破其國

擊其不備

孫子曰攻其無備擊其懈怠不備之處

春秋時衛人燕師伐鄭南燕姞姓姞音吉鄭將祭足原繁洩駕洩私列反以三軍軍其前使曼伯子元潛軍軍其後燕人畏鄭三軍而不虞制人鄭二公子以制人敗燕師于北制君子曰不備不虞不可以師○魏將李典與程昱等以船運軍糧會袁尚遣將高蕃將兵屯河上絕水道典與諸將議曰蕃軍少甲而恃險有懈怠之心擊之必克宜亟擊之昱亦以爲然遂北渡河攻蕃破之水道得通○十六國北涼沮渠蒙遜率兵伐南涼禿髮傉檀傉奴沃反傉檀至顯美徙數千戶而還傉檀追及蒙遜于窮泉蒙遜將擊之諸將皆曰賊以安營不可犯也蒙遜曰傉檀爲吾遠來疲弊必輕而無備及其壘壁未成可一鼓而滅進擊敗之乘勝至姑臧夷

夏降者萬數千戶傉檀懼請和而歸○隋末李密破宇文化及還其勁兵良馬多死士卒疲王世充守東都欲乘其弊練精勇兵得二萬人馬千餘匹於洛水南密軍偃師北山上時密新得志於化及有輕世充之心不設壁壘世充夜遣二百餘騎潛入北山伏溪谷中令軍士秣馬蓐食既而宵濟人奔馬馳遲明而薄密密出兵應之陣未成列而兩軍合戰其伏兵發山而上潛登北原乘高而下馳壓密營營中亂無能拒之者即入縱火焚之密軍由是大驚而潰

攻其未整

春秋時宋襄公及楚人戰于泓泓烏宏反宋人既成列未既濟未盡渡泓水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既濟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陣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擒二毛二毛頭白有二色古之爲軍也不以阻險也不因阻隘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宋商之後恥以詐勝子魚曰君未知戰勍敵之人隘而不成列天贊我也勍音競楚在險隘不得列陳是天所以佐宋也阻而鼓之猶恐不勝也阻而鼓之不亦可乎猶有懼焉且今之勍者皆吾敵也雖及胡耇獲則取之何有於二毛今之勍者謂與吾競者明恥教戰求殺敵也明恥教戰不殺傷未及死如何勿重言尚能害己也若愛重傷則如勿傷愛其二毛則如服焉言苟不欲傷敵人則當服從之不殺

也須聞三軍以利用也與地利金鼓以發勢也鼓以佐其勢鼙之作勢利而用之阻隘可也聲盛致志鼓儳可也儳謂岩不整也說者謂儳宋公遇之而敗○後漢末曹公討鮮卑出盧龍塞塞外道絕不通乃塹山堙谷五百餘里經白檀歷剛平涉鮮卑庭東指柳城未至二百里虜乃知之將數萬騎逆軍登白狼山卒與虜遇衆甚盛公登高觀虜陣不整縱兵擊之使張遼爲先鋒虜大敗也

孫子曰用兵之法無恃其不來也恃吾有以待之也無恃其不攻也恃吾不可攻也安則思危存則思亡常有備

先設備而勝

周末荆人伐陳吳救之軍行三十里雨十日夜不見星左使倚相謂荆大將子期曰雨十日甲輯兵聚吳人必至不如備之乃爲陣而吳人果至見荆有備而反左史曰其反覆六十里其君子少休小人少食我行三十里擊之必克從之遂破吳軍○魏大將軍南征吳到積湖魏將滿寵率諸軍在前與賊人隔湖水滿寵謂諸將曰今夕風甚猛賊人必來燒營宜爲之早備諸軍皆驚恐夜半賊人果遣十部來燒營滿寵掩擊大破之○晉將羅尚遣廣漢都尉曾元牙門張顯等潛率步騎三萬襲蜀賊人李特素知之乃繕甲厲兵戒嚴以待之曾元等至李特安卧不動待其衆半入發伏擊之殺傷者甚衆殺害曾元張顯等○十

六國北燕馮跋反將據遼東其弟萬泥阻兵以叛跋遣將馮弘與將軍張興討之弘遣使諭之曰昔者兄弟乘風雲之運撫翼而起羣公以天意所在逼奉主上光踐寶位列土頒爵當與兄弟共之奈何欲尋干戈於蕭墻棄友于而爲閼伯過貴能改善莫大焉宜舍兹嫌同獎王室萬泥不從刻期出戰興謂弘曰賊明日出戰今夜必來驚營宜備不虞弘乃密嚴備仍人課草十束之火伏兵以待之是夜萬泥果遣壯士千餘人斫營衆火俱起伏兵邀擊俘斬無遺遂平萬泥等

歷代兵要卷第一百五十五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五十六

兵九

以逸待勞　師不襲遠

餌敵取勝

軍勝虜掠被追襲多敗（附抽軍）

畢辭怠敵取之　稱降及和因懈敗之

兩軍相對取背破之

兩軍相對繼遣軍助即勝

兵多力有餘宜分軍相繼

我寡敵衆自遠至來疲敗之

挑戰　敵處高勿攻

敵黨急之則合緩之則離

假托安衆

孫子曰：凡先處戰地而待敵者佚，（有餘力也。言已處形勢之地以待敵人之來，則軍有備，士馬閑逸。）後處戰地而趨戰者勞。（言敵已處便地之勢，已方趨則士馬勞倦。）故善戰者致人而不致於人。（言兩軍相遠，強弱俱敵，彼可使歷險而來，我不可歷險而相，必能引致敵人，已不往彼也。）能使敵自致者，利之也。（誘之以利。）以近待遠，以逸待勞，以飽待饑，此理力者也。（以我之近待彼之遠，以我之閑逸待彼之疲勞，以我之充飽待彼之饑虛，此理人力者也。）

以逸待勞

梁司州刺史柳仲禮留其長史馬岫守安陸，自率步騎一萬寇襄陽。西魏將楊忠帥衆南伐，攻梁隨

郡，克之，進圍安陸。仲禮聞隨郡陷，恐安陸不守，遂馳歸赴援。諸將恐仲禮至則安陸難下，請急攻之。忠曰：「攻守勢殊，未可卒援。若引日勞師，表裏受敵，非計也。南人多習水軍，不閑野戰。仲禮迴師已在近路，吾出其不意，以奇兵襲之，彼怠我奮，一舉必克，則安陸不攻自拔，諸城可傳檄而定也。」於是選騎二千，銜枚夜進，遇仲禮於漴，（音崇。水衝曰漴。）忠親自陷陣，擒仲禮，悉俘其衆。安陸及境陵郡皆降，如忠所策。○後周遣將率突厥之衆逼齊晉陽，齊將段韶禦之。時大雪之後，周人以步卒為前鋒，從西山而下，去城二里。諸將咸欲逆擊之，韶曰：「步人氣力，勢自有限。今積雪既厚，逆戰非便，不如陣以待之。彼勞我逸，破之必矣。」既而交戰，大破之，敵前鋒盡殪，無復孑遺，自餘通宵奔遁。

孫子曰：國之貧於師者遠輸，遠輸則百姓貧；（兵車轉運千里之外，財則費於道路，人有困窮者。）近師者貴賣，貴賣則百姓財竭。（言近軍師，市多非常之賣，當時貪貴以趨末利，然後財貨殫盡，國家虛也。）

師不襲遠

春秋時，秦伯使大夫杞子戍鄭，使告于秦伯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管，鑰。）若潛師而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勞師以襲遠，非所聞也。（蹇叔，秦大夫。）師勞力竭，遠主備之，無乃不可乎！且行千里，其誰不知？」公辭焉，（辭，不受。）召孟明、西乞、白乙，使出師于東門之

外蹇叔哭之曰孟子吾見師之出而不見其入也蹇叔之子與師哭而送之曰晉人禦師必於殽有二陵焉（大阜曰陵）其南陵夏后臯之墓（臯夏桀之祖父）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此道在殽之間南谷中谷深委曲兩山相嶔故可以避風雨古道由此魏武帝西討巴漢惡其險更開北山高道）必死是間余收爾骨焉秦師遂東原軫曰秦違蹇叔而以貪勤人天奉我也（秦史也）奉不可失敵不可縱縱敵患生違天不祥必伐秦師欒枝曰未報秦施而伐其師其為死君乎先軫曰秦不哀吾喪而伐吾同姓秦則無禮何施之為吾聞之一日縱敵數世之患也謀及子孫可為死君乎（言不可謂背君）遂發命遽興姜戎子墨衰絰（晉文公未葬故襄公稱子以凶服從戎故墨之）遂

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

孫子曰餌兵勿食（以小利來餌己卒無取也）

餌敵取勝

後漢末曹公西征馬超與超夾關為軍公急持之而潛遣徐晃朱靈等夜渡蒲坂津據河西為營公自潼關北度未濟超赴船急戰公放牛馬以餌賊賊亂取牛馬公得度循河為甬道而南賊退距渭口公乃多設疑兵潛以舟載兵入渭（爲）浮橋夜分兵結營於渭南賊夜攻營伏兵擊破之○後漢末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曹公循河而西紹於是渡河追公軍至延津南公勒兵駐營南坂下使登壘視之曰可五六百騎有頃復白騎稍多步兵不可勝數公曰勿復白乃令騎解鞍放馬是時兵馬輜重就道諸將以為敵騎多不如還保營荀攸曰此所以餌敵也如何去之紹騎將文醜與劉備將五六千騎前後至諸將復曰可上馬公曰未也有頃騎至稍多或分趣輜重公曰可矣乃皆上馬時騎不滿六百遂縱兵擊大破之○晉將劉牢之宗武英討妖賊孫恩恩敗走虜男女二十餘萬口一時入海懼官軍之躡乃緣道多棄寶物子女時東土殷實莫不櫜麗盈目牢之等遽收斂故恩復得逃入海（孫恩用術得免也）○晉將李矩守滎陽後趙石勒親率兵襲矩矩遣老弱入山令所在散馬牛因設伏

以待之賊爭取牛馬伏發齊呼聲動山遂大破之斬獲甚衆勒乃退○十六國南涼禿髮傉檀（傉奴沃反）守姑臧後秦姚興遣將姚弼等至於城下傉檀驅牛羊於野弼衆採掠傉檀因分擊大破之○後魏末大將廣陽王元深伐北狄使于謹單騎入賊中示以恩信於是西部鐵勒酋長也列河等三萬餘戶並款附相率南遷廣陽欲與謹至折敦嶺迎接之謹曰破六汗拔陵兵衆不少聞也列河等歸附必來要擊彼若先據險要則難與爭鋒今以也列河等餌之當競來抄掠然後設伏而待必指掌破之廣陽然其計拔陵果來要擊破也列河於嶺山部衆皆沒謹伏兵發賊遂大

敗悉㳄得也列河之衆○隋煬帝征高麗隋將于仲文率軍從樂浪道軍次烏骨城文簡羸馬驢數千置於軍後旣而率衆東過高麗出兵掩襲輜重仲文廻擊大破之

軍勝虜掠被追襲多敗傉檀以掠所獲致敗亦貪之累而俱敗後之

十六國南涼禿髮傉檀伐南涼沮渠蒙遜於姑臧至番禾苕藋徙戶掠五千餘戶其將屈右進曰陛下轉戰千里前無完陣徙戶資財盈溢衢路宜倍道還師早度險阨蒙遜善於用兵士衆習戰若輕軍卒至出吾慮表大敵外逼徙戶內攻危道也衛尉伊力延曰我軍勢方盛將士勇氣自倍彼徒我騎勢不相及若倍道從師必捐棄資財示人以弱非計也俄而昏霧風雨蒙遜軍大至傉檀大敗而還

○通典卷一百五十八　一五

抽軍附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兵馬被賊圍逼抽拔須設方計一時齊拔賊即逐背揮戈因此必致其兵共賊相持事須抽拔者即須隔一隊抽一隊所抽之隊去舊隊百步以下遂便立隊令持戈槍刀棒并弓弩等張施賊張施了即抽前隊如賊來逼所張弓弩等人便即放箭奮擊如其賊止不來其所抽隊便過向前百步以下遂便准前立隊張施弓弩等待賊旣施張訖准前抽前隊隨次立陣即免被賊奔趂其欲抽之隊不得急走須徐緩而行如賊相逼即須廻拒戰其頭押官押後副隊頭引前如有走者仰押官隊頭便斬違節度者斬全隊

孫子曰卑而驕之彼其舉國興師怒而欲進則當外示屈撓以高其志俟惰歸要而擊之故王子曰善用法者如狸之與鼠力之與智示之猶卑靜而下之

卑辭怠敵取之

戰國燕軍大破齊閔齊將田單守即墨知士卒可用乃身操板插與士卒分功妻妾編行伍之間盡散飲食饗士令甲卒皆伏使老弱女子乘城遣約降於燕燕軍皆呼萬歲田單又收民金得千鎰令即墨富豪遣使遺燕將書曰即墨即降願無掠虜吾族家妻妾令安堵燕將大喜許之燕軍由此益懈田單出軍擊大敗之

○通典卷一百五十八　一六

稱降及和因懈敗之

秦末天下兵起沛公西入武關欲以二萬人擊秦嶢關下軍張良曰秦兵尚強未可輕也臣聞其將屠者子賈豎易動以利願且留壁使人行爲五萬人具食益張旗幟諸山之上爲疑兵令酈食其食音異其音基持重寶啗秦將秦將果欲連和俱西襲咸陽沛公欲聽之良曰此獨其將欲叛士卒恐不從不從必危不如因其懈怠擊之沛公乃引兵擊之秦軍大破○晉將李

知守滎陽城前趙劉聰將劉暢步騎三萬討矩屯守韓王故壘相去七里遣使招矩時暢卒至矩未暇爲備遣使奉牛酒詐降于暢潛匿精勇見其老弱暢不以爲虞大饗渠帥人皆醉飽矩謀夜襲之暢僅以身免○大唐貞觀初突厥頡利自京州却歸特遣李靖討之頡利計窘使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爲藩臣太宗遣唐儉安脩仁持節出塞以安撫之頡利不肯執覲謀待草青馬肥將踰砂磧靖與其副將張公謹謀曰制使到彼虜必自寬須率精騎賫二十日糧乘間掩襲諸將皆曰詔許其降行人在彼奈何攻之靖曰此兵機也督軍疾進越踰白道遇其斥候千餘帳皆俘以隨軍頡利見使者甚悅不虞官兵之至靖軍將到縱擊之遂滅其國

孫子曰凡兵者以正合以奇勝（正者當敵奇兵從傍擊不備以正道合戰以奇變取勝也）故善出奇者無窮如天地不竭如江河（言應變出奇無窮竭）終而復始日月是也死而復生四時是也（日月運行入而復出四時更王興而復廢言奇正變化若日月之進退四時之盛衰也）

兩軍相對取背破之

後漢初赤眉青犢十餘萬衆並在射犬光武引兵將擊之耿純軍在前去衆營數里賊忽夜攻純雨射營中士多死傷純勒部曲堅不動選敢死二千人俱持強弩各傳三矢使銜枚間行（傳著也）繞出賊後齊聲呼譟強弩並發賊衆驚走追擊遂破之○宋柳元景爲隋郡太守既至而蠻反斷驛道欲攻郡郡內力少糧仗又乏元景設方略得六七百人乃分五百人屯驛道或曰蠻將逼城不宜分衆元景曰蠻聞郡遣重戍豈悟城內兵少且表裏合勢於計爲長會蠻兵至乃使驛道兵潛出其後戒曰火舉馳進前後俱發蠻衆驚擾投鄖水死者千餘人斬獲數百郡境肅然無復寇抄○蕭齊末梁武帝發雍州東下（雍州今襄陽郡）大軍次江寧梁武使呂僧珍與王茂率精兵先登梁武頓於越城呂僧珍猶守白板齊將李居士密覘知城中衆少率銳卒萬人直來薄城僧珍謂將士曰今

力既不敵不可與戰可勿遙射須至塹裏當并力破之俄而皆越塹拔柵僧珍分人上城矢石俱發自率馬步三百人出其後守陴者復踰城而下（陴城上女牆）內外齊擊居士應時奔散○陳將周靈鎮安郢州守高齊遣將陸騫以衆二萬出自巴郢與靈留羸弱輜重設疑兵以當之身率精銳由間道邀其後大敗騫軍虜獲器械馬驢不可勝數○隋漢王諒據并州反隋將楊素率衆數萬討諒時晉絳呂三州並爲諒城守素各以二千人縻之而去諒遣將趙子開擁衆十餘萬柵絕徑路屯據高壁布陣五十里素令諸將以兵臨之自引兵入霍山緣崖谷而進直指其營一戰

殺復數萬

兩軍相對繼遣軍助即勝

後漢初河南賊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討之壁於臨淄步與其三弟藍弘壽及故大彤渠帥重異等兵（重姓異名也）號二十萬至臨淄大城東將攻弇弇先出淄水上與重異遇突騎欲縱弇恐挫其鋒令步不敢進故示弱以盛其氣乃引歸以陳兵於內步氣盛直攻弇營裨將劉歆等合戰弇升王宮壞臺觀之（臨淄本齊國所都即齊王宮中之壞臺也東觀記作壞臺）視歆等鋒交乃自引精兵橫突步陣於東城下大破之○後漢末呂布復從東昏與陳宮將萬餘人來與曹公戰時兵皆出取麥在者不能千人屯營不固曹公乃令婦人守陣悉將兵拒之屯西有大堤其南樹木幽深布疑有伏乃相謂曰曹操多詐勿入而伏中引軍南屯十餘里明日復來曹公隱兵堤裏出半兵堤外布益進乃令輕兵挑戰既合伏兵乘堤步騎並進遂大破之○大唐武德初王充據東都太宗往征之屯青城宮營壘未立王充率衆二萬自方諸門出臨穀水以禦大軍諸將甚懼太宗以精騎陣於北邙登魏宣武陵以觀賊陣謂左右曰賊勢迫矣悉衆而出利在一戰今日破之其後不能出矣乃令屈突通率步卒五千度水布陣以當之因戒通曰待兵交即放煙吾當率馬軍南下兵

○通典卷百五十六　一九

纔接太宗以騎衝之挺身先進表裏合勢賊衆殊死戰散而復合者數焉地既險隘賊多排矟（矟槊也子管反）騎戰稍難太宗親自射之莫不應弦而倒起辰及午賊衆始退因乘之追于城斬俘斬七千人自是不敢復出

兵多力有餘宜分軍相繼

東魏大將齊神武大舉伐西魏將度渭津其將（薛琡）曰（琡昌六反）西賊連年饑饉但宜置兵諸道勿與野戰比及來年麥秋人衆盡應餓死西賊自然歸降願王無度河也侯景亦曰今者之舉兵衆極大萬一不捷卒難收斂不如分爲二陣相繼而進前軍若勝後軍全之前軍若敗後軍承之神武皆弗納遂有沙苑之敗（齊神武違之而敗）

○通典卷百五十八　二

我寡敵衆自遠至乘疲敗之

晉司空劉琨守大原遣將姬澹率衆十餘萬討石勒勒將拒之或諫曰澹兵馬精盛其鋒不可當宜深溝高壘以挫其銳攻守之勢必獲萬全勒曰澹衆大遠來體疲力竭犬羊烏合號令不齊可一戰擒之何彊之有寇已垂至胡可捨去大軍一動豈易中還若澹乘我之退顧走乃無暇爲得深溝高壘乎此爲不戰而自滅亡之道立斬諫者以孔萇爲前鋒都督令三軍後出者斬設疑兵於山上分爲二伏勒輕騎與澹

戰僞收衆而北濟縱兵追之勒前後伏發夾擊濟軍
大敗。梁將陳慶之曹仲宗伐後魏之渦陽渦古和反魏
遣將元昭等率兵來援前軍至駝澗去渦陽四十里
慶之欲逆戰諸將以賊之前鋒必是輕銳與戰若
捷不足爲功如其不利沮我軍勢兵法所謂以逸
待勞不如勿擊慶之曰魏人遠來皆已疲倦去我既
遠必不見疑及其未集須挫其氣出其不意必無敗
理且聞虜所據營林木甚盛必不夜出諸軍若皆疑
惑慶之請獨取之於是與麾下五百騎奔擊破其前
軍魏人震恐。齊神武與魏孝武帝搆隙自太原舉
兵逼洛陽帝遣將元斌之斛斯椿丑倫反鎮武牢遣使

告周文帝謂左右曰高歡數日行八九百里曉兵者
所忌正須乘便擊之而主上以萬乘之重不能渡河
決戰方緣津據守且長河萬里扞禦爲難若一處得
度大事去矣果如其言帝西奔長安尋武遁之而敗。東魏將
齊神武伐西魏軍至蒲坂西周文帝至渭南徵諸州
兵皆未會乃召諸將謂之曰高歡越山度河遠來至
此天亡之時也今及其未至便可擊之即造浮橋於
渭令軍人齎子奚反三日糧輕騎度渭輜重自渭南夾
渭至軍至沙苑距齊神武軍六十餘里齊神武聞周
文王引軍來會覘周文軍少競而進不爲行列總
萃於左軍兵將交周文鳴鼓士皆奮起其將子雄等

兵與之合戰李弼等率鐵騎橫擊之絕其軍爲二
遂大破之斬六千餘級臨陣降者二萬餘人齊神武
夜遁追至河上復大尅獲前後虜其卒七萬留其甲
士二萬餘悉縱歸

孫子曰忿速可侮急疾之人可忿怒而致死忿速易怒者怡怒急不討其難可動作倫而主不可以怒而興軍將不可以慍而致戰合於利
而用不合於利而止人主聚衆興軍以道理勝負之害不可以己之私怒將舉兵則以剝不可以慍怒之故而合戰也怒可以復喜慍可以復悅亡國不
可復存死者不可以復生也主怒興軍伐人無素謀明計則國破亡矣將慍怒而鬬倉卒而合戰所傷死必多怒慍可以復喜憤而亡國不可復存死者不可復生言當慎之故
曰明主慎之良將儆之此安危之道也儆戒

挑戰

戰國魏武侯問吳起曰兩軍相當不知其將欲擊何
如起曰令賤而勇者將輕銳而擊之交而務北北而
勿罰觀敵進取一坐一起其政以理奔北不追見利
不取此將有謀若其衆追北旗幟雜亂自止自行或
縱或橫貪利務得凡若此類將令不行。楚漢相持
彭越數絕楚糧道項羽欲討越謂其將曹咎曰謹守
成皋漢欲挑戰慎勿與戰無令得東我十五日必誅
彭越定梁地漢果數挑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
日曹咎怒度兵汜水漢擊之大破楚軍盡得楚國貨
賄曹咎自刎於汜水之上。十六國姚襄據黃落前

秦符生遣將黃眉鄧羌等率步騎討之襄深溝高壘固守不戰鄧羌說黃眉曰傷弓之鳥落於虛發襄頻為晉將桓溫張平所敗銳氣喪矣今固壘不戰是窮寇也襄性剛狠易以剛動若長驅鼓行直壓其壘襄必忿而出師可一戰擒也黃眉從之遣羌率騎三千軍於襄壘門襄怒盡銳出戰羌偽不勝引騎而退襄追之至于三原羌迴騎距襄俄而黃眉至大戰斬之盡俘其眾○宋將沈攸之反自江陵舉兵東下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遣人告郢州守將柳世隆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答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

城小鎮自守而已攸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燒郭邑築長圍攻之世隆隨宜拒應眾皆披却攸之軍因少敗潰○隋末高祖起兵自太原至霍邑隋將宋老生守城太宗以數騎詣其城下舉鞭若將圍城者老生大怒開門出兵高祖因謂隴西公建成曰汝當兩陣將交引左軍直趣東門命太宗引右軍直趣南門以斷其歸路老生之軍背城而列陣高祖以中軍與建成合陣於城東太宗陣於城南老生麾兵疾進先薄高祖而建成墜馬老生乘之中軍與左軍咸却太宗自南門逆見麾起知義師退率二百騎馳下峻坂殺一賊將遂衝斷其軍出兵陣後表裏齊譟隋師大潰遂擒老生而平霍邑

孫子曰凡處軍視生處高（陽也視謂自前生也處軍當在高）戰降無登（無迎高也降下也謂山下也戰於山下敵引之上山無登逆也）此處山谷之軍也高而懸下貴陽而賤陰（山南曰陽山北曰陰）是為必勝軍無百疾丘陵隄防必處其高陽而右背之（隄者積土所作皆當處其陽而枕之戰執之便也）此兵之利而地之助也故用兵之法高陵勿向也（敵若據山陵依附險阻陳兵勿輕仰高與戰勢不便有礟石之衝也）背丘勿逆也（敵背丘陵為陣無有後患則當引置平地勿逆而擊也）

敵處高勿攻

蜀諸葛亮兵法曰山陵之戰不仰其高水上之戰不逆其流草上之戰不涉其深平地之戰不逆其虛此

兵之利也故戰鬬之利唯氣與形也○後周遣將討高齊師圍洛陽齊將段韶禦之韶登邙坂聊欲觀周軍形勢至大和谷便值周軍即遣馳告諸營與諸將結陣以待之周軍以步人在前上逆戰韶以彼徒我騎且却且引待其力弊乃遣下馬擊之短兵始交周人大潰洛陽之圍並即奔遁

敵黨急之則合緩之則離

後漢末曹公征張繡於穰荀攸曰繡仰食於劉表表而勢必離今緩之可誘致急之則相救公不從與繡戰表果救之公敗歸（曹公言之故敗）○曹公既剋鄴袁尚袁熙遂奔遼東眾有數千初遼東太守公孫康恃遠不

服曹公破烏丸或說公遂征之尚熙可擒公曰吾方使康斬送其首不煩兵公引兵還康果斬送尚熙傳其首諸將或問曰公還而斬尚熙何也公曰彼素畏尚熙吾急之則并力緩之則自相圖其勢然也

假託安衆

春秋時晉文公卒將殯于曲沃出絳柩有聲如牛（如牛）卜偃使大夫拜曰君命大事將有西歸師過軼我擊之必大捷焉秦伯使孟明視等三將襲鄭晉師禦于殽而敗之（聲自柩出故曰君命曰大事戎事也卜偃聞秦密謀故因柩聲以安衆心也）○燕將騎劫代樂毅攻齊即墨齊將田單拒守乃令城中人食必祭其先祖於中庭飛鳥悉翔舞城中下

食燕人怪之單復宣言曰神來下教我又令曰當有神人爲我師者有卒曰臣可以爲師乎因單乃起返走引東鄉師事之卒曰臣欺君誠無能田單曰子勿言也因師之每出入約束必稱神師衆心乃安竟破燕軍○秦二世初天下亂陳勝吳廣起兵於蘄欲收人心謀曰項燕爲楚將數有功愛士卒楚人憐之或以爲在今誠以吾衆爲天下唱宜多應者（謂首匿令）廣以爲然迺行卜卜者知其指意曰足下事皆成功然足下之鬼乎（卜者云事成有功然須託鬼神乃可興起耳故勝廣達其意則爲魚書狐鳴以威衆也）勝廣喜曰此教我先威衆耳迺丹書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中卒買魚烹食得書已怪之矣又

間令廣之次所旁叢祠中夜篝火狐鳴呼（去聲）曰大楚興陳勝王（間有竊令人行也密於廣所次舍旁叢祠中爲之篝籠幕火也者也祠神祠也篝燈起也）卒皆夜驚恐旦日卒中往往指目勝廣因而機令衆遂從之○世說新書曹公軍行失道三軍皆渴公令曰前有大梅林饒子甘酸可以解渴士卒聞之口皆水出乘及前水○晉將李矩守滎陽城劉聰將劉暢討矩矩奉牛酒詐降謀夜襲之兵士以賊衆皆有懼色矩令郭誦禱鄭子產祠曰君昔相鄭惡鳥不鳴況胡臭羯何得過庭使巫揚言東里有教當遣神兵相助將士聞之皆踴躍爭進乃使精選勇敢千人夜掩暢營獲鎧馬甚多斬首數千級暢僅以身免

○十六國後趙石勒使將麻秋等伐張重華於武威軍重華將謝艾曰乞假臣兵七千爲殿下吞之重華以艾爲中堅將軍配步騎五千擊之引師出振武夜有二梟鳴於牙中艾曰梟邀也六博得梟者勝今梟鳴牙中剋敵之兆於是進戰大破之斬首五千級○十六國後燕慕容寶遣將慕容賀麟率三萬餘人寇新市甲子晦後魏道武帝進軍討之太史令晁崇奏曰昔紂以甲子亡兵家忌之不可出帝曰紂以甲子亡周武不以勝乎崇無以對帝遂進軍新市賀麟退阻泒水依漸泒澤以自固（泒音孤）甲戌帝臨其營戰於義臺塢大破之○東晉末宋武帝討慕容超圍廣

因城數月不拔或說裕曰昔石勒將石季龍攻曹嶷瞻氣者以爲澠（繩白）水帶城非可攻拔若塞五龍口城必自陷季龍從之而嶷降慕容恪圍段龕亦如之而龕降降後無幾又震開之今舊跡猶在可塞之裕從其言於是城中男女患脚弱疾者大半時有蒼鶩飛入其帳坐衆咸驚懼其將胡蕃獨賀曰蒼者胡色也胡虜歸我之徵鶩曰驚者我也大悅將攻城諸將咸諫曰今往亡之日兵家所忌裕曰我往彼亡吉孰大焉乃命悉登遂平廣固○東晉末嶺南賊盧循寇建業宋武帝擊破之至彭蠡湖乃悉力柵斷左里大軍至左里將戰帝所執麾竿折幡沉水衆並怪懼帝歡

笑曰往年覆舟之戰幡竿亦折今者復然賊必破矣即攻柵而進循兵雖殊死戰弗能禁諸軍乘勝奔之循單舸走所殺及投水死凡萬餘人納其降附宥其逼掠遣劉藩孟懷玉輕軍追之循收散卒尚有數十人遙還廣州○梁庾域爲華陽太守後魏軍攻圍南鄭時糧儲寡少人情恟懼（州有空倉數十所）域手自封題指示將士云此中粟皆滿足支二年但努力堅守衆心以安虜退○隋末李密據興洛倉破宇文化及還士卒皆疲倦隋將王充欲乘其弊而擊之恐衆心不一乃假託鬼神言夢見周公乃立祠於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僕射急討李密當有大功不則兵皆疫死充兵多楚人俗信妖言以爲然皆請戰遂破密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五十六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五十七

兵十

行軍下營審擇其地 鄉導附 下營斥候并防捍及分布陣附

先據要地及水草 識水泉附 山谷水越山渡險附

掠倉廩

孫子曰絕斥澤唯亟去無留 斥鹹鹵之地水草惡漸洳不可處軍也亟急也紀力反 爲交軍於斥澤之中必依水草而背衆樹 不得已與敵戰於斥澤之中當背稠樹以爲固守 此處斥澤之軍平陸處易 軍之利也 而右背高前死後生 戰便也 此處平陸之軍也

行軍下營審擇其地

周武王將伐紂問太公曰今引兵深入其地與敵行陣相守彼敵絕我糧道又越我而後吾欲與戰則不敢以守則不固而爲之柰何太公曰夫入敵地必按地形勢勝便處之必依山陵險阻水草薪樵謹守關梁隘塞敵若卒去不遠未可而復反彼用其士卒若太疾則後不至後不至則行亂而未及陣急擊之以少擊衆○太公曰大出軍征戰安營陣以六爲法亦可以六百步亦可六十步量人地之宜表十二辰將軍自居九天之上竟一旬復從開牙門背生建向破太歲太陰太陽太將軍九軍不欲飲死水不欲居死地不居地柱不居地獄 死水者不流之水死地者丘墓間地柱者四下中高地獄者四高中下是也 ○太公曰以步與車馬戰者必依丘陵險阻強弩長兵處前短兵弱弩居後 孫子曰強弱長短雜用 更發更止敵人軍馬雖衆而至堅陣疾鬭材士強弩以備前後 孫子曰遠則用弩近則用兵兵弩相輔也 武王曰我無丘陵又無險阻敵人之至既衆以車騎翼我兩傍獵我前後吾三軍恐怖亂敗而走爲之柰何太公曰令我卒士十行布鐵蒺藜遠九敵車騎將來均置蒺藜掘地以迎廣深五尺名曰命籠人持行馬進退闌車以爲壘推而前後立而爲屯以強弩備我左右然後命我三軍皆疾戰而必勝也 孫子曰以步兵十人擊之騎一匹 ○管子曰凡兵主者必審知地圖轘轅之險 謂路形若轘轅而又繁曲緱氏東南有轘轅道 濫車之水 其水深濫能庇車 名山通谷經川 謂常川也 陵陸丘阜之

所在苴草林木蒲葦之所茂 苴草謂其草叢茂葭葦有所覆藏 道理之遠近城郭之大小名邑廢邑困殖之地 困謂其地墝埆不可墾殖謂肥饒可樹者 必盡知之 凡如此皆兵所當知也 地形之出入相錯者盡藏之 藏謂記藏於心 然後可以行軍襲邑舉措知先後不失地利此地圖之常也○大唐高宗遣將軍裴行儉討突厥軍至單于都府之北際晚下營壕塹方周遽令移就崇處將士云衆以就安堵不可勞擾行儉不從更令從之比夜風雨暴至前設營所水深丈餘將吏驚服問行儉曰何以知風雨也行儉笑曰今但依我節制何須問我所由知也

孫子曰不用鄉導者不得地利 不用彼鄉人而導軍者則不能得道路之

便利也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鄉導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云凡是賊徒好相掩襲須擇勇敢之夫選明察之士兼使鄉導潛歷山原密其聲蹤其跡或刻爲獸足而印履於中途或上托微禽而幽伏於叢薄然後傾耳以遲聽竦目而深視專智以度事機注心而候氣色見水痕則可以測敵濟之早晚觀樹動則可以辨來寇之驅馳也故烟火莫若謹而審旌旗莫若齊而一爵賞必重而不欺刑戮必嚴而不捨敵之動靜而我必有其備彼之去就而我等不得保其全哉必須先覘敵國道路遠近水際山川谿谷險阨城邑大小隄保深淺畜牧多少兵革之數豪傑姓名審而知之用兵之要也

下營斥候幷防捍及布陣附

衛公李靖兵法曰諸逢平原廣澤無險可恃即作方營兵既有二萬人已分爲七軍中軍四千人左右四軍各二千六百人虞候兩軍各二千八百人左右軍及左右虞候軍別三營六軍都十八營營中軍作一大營如其無賊田土寬平每營中間使容一營如地狹不得使容一營中軍在中央六軍總管在四畔象六出花軍出日右虞候引前其營在中營右廂向南左虞候押後在中營後左廂近北結角兩虞候相當狀同丑未若左虞候在前即右虞候在後諸軍並却轉其左右兩廂營在四面各令依近本軍布陣幹得相統攝急緩須有救援若將得放馬其營幕即便張布務取營裏寬廣不使街巷窄狹如其拓阹兵少量抽不戰隊相助如兵有多少准數臨時加減其隊去幕二十步布列使均諸地帶平險須作月營其營單列面平背險兩翅向險如月初生其營相去中間亦令容一營如逼賊庭不得使容一營若有警急畜牧並於營後安置其隊依前於營外去幕二十步均列布之諸道狹不可並行者即第一戰鋒隊爲首其次右戰隊次之其次左戰隊次之其次右駐隊次之其次左駐隊次之若道平川闊可得並行者宜作統行法

其統法每統戰鋒隊居前兩戰隊並行次之又兩駐隊並行次之餘統准此若更堪齊頭行者每統五隊橫列齊行後統次之加每統三百人簡取二百五十人分爲五隊第一隊爲戰鋒隊第二第三隊爲戰陣第四第五隊爲駐陣每隊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其下等五十人爲輜重隊別著隊頭一人副隊頭一人擬戰日押輜重選爲聲援若兵數更多皆此類諸軍當軍折衝果毅必須排定隊伍每行引發營須依次第戰日有罪須罰有功須賞依名排次甚爲省易不然推逐稍難爭競不定○諸營隊給一旗行則引隊住則立於隊前其大總管及副總管則立十旗以上

子總管則立四旗以上行則引前住則立於帳側統
頭亦別給異色旗擬臨陣之時辨其進退隊等旗
別樣別造軍引輜重各令本軍營隊識認此旗○諸
軍相去既遠語聲難徹走馬報煩又勞故建旗幟而
爲節度其方面旗舉當方面兵急須裝束旗向前亞
方面兵急須進旗正豎即住旗臥即迴審細看大將
所舉之旗大將方面旗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中黃方色與亞處即以其方賊來便須
相應救擊且去到衙中○諸大將置鼓四十面子營總給十面
營別給鼓一面行則負隨輜下營後及在道有警急
擊之傳聲令諸軍嚴警兼用防備賊侵逼如軍行引
之時先軍卒逢賊寇先軍即急擊之鼓中腰及後軍

聞聲急須向前相救中腰逢賊即須擊鼓前聞軍聲
便住後軍聞聲須急向前赴救後頭逢賊即擊鼓前
頭中腰聞聲即須住並對抽兵相救如法引稍長鼓
聲不徹中腰文料更須置鼓傳聲使前後得聞其諸
營自須著鼓一面用防夜中有賊犯營即急擊令諸
軍有警備○諸行軍立營數多則計或逢泥溺或阻
山河同聽角聲與共齊發路狹難進逢飼馬驢發營
應第一角聲絕右虞候捉馬驢第二角聲絕即被駕
右一軍捉馬驢第三角聲絕右虞候即發引右一軍
被駕右二軍捉馬驢第四角聲絕右一軍即發引右
二軍被駕以後諸軍無聽角聲裝束被駕准此每營

各出一陣隊令取虞候進止防其賊至便用騰擊前
有賊前頭用後有賊迴拒後如其路更細小即須更
加角聲仍令虞候及當營官人虞候子排比催督急
迴不得停擁過訖以後軍准前排比催迫急過○諸
軍馬行動須知次第出先右虞候馬軍爲首次右虞
候步軍次右軍馬軍次右軍步軍次前軍馬軍次前
軍步軍次中軍馬軍次中軍步軍次後軍馬軍次後
軍步軍次左軍馬軍次左軍步軍次左虞候馬軍次
左虞候步軍其馬軍去步軍兵一二里外行每有高
處即令四五騎於馬上立四顧以候不虞以後餘軍
准前立馬四顧右虞候既先發安營踏行道路脩理

泥溺橋津檢行水草左虞候排拒路橋津親後收拾
闕遺料比隊仗整齊軍次使不交雜若軍廻入先左
虞候馬軍次左虞候步軍次左馬軍次左步軍其次
第准前却轉其虞候軍職掌准初發交換諸軍營各
量置虞候子並使排比依軍次行如此發引卒逢寇
賊部伍甚易若零疊散行卒卒難就萬一賊至並非
所管○諸軍討伐例有數營發引逢賊首尾難救行
引之時須先爲方陣應行之兵分爲四分輜重爲兩
道以戰鋒等隊亦爲兩道引其第一分初發輜重及
戰鋒分爲四道行兩行輜重在中心雙引兩行戰鋒
隊並各在輜重外左右夾雙引其次一分以隊與

前行左右行戰鋒隊相當輜重隊與前行輜重相當
又其次一分准上最後一分亦准上初發第一分引
戰鋒輜重相當如其逢賊前後分四行兩行輜重由
縮行兩戰鋒橫引作前面甚易其次兩分先作四行
長引其戰鋒即在外便充兩面其後分亦先作四行
其輜重進前戰鋒隊橫列相接便充後面亦易其方
陣立即可成如此發引縱使狹路急緩亦得成陣每
軍戰鋒等隊須過本軍輜重尾輜重稠行戰鋒等隊
稠引常令輜重傍近前頭戰鋒隊相去十步下一隊
輜重隊相去兩步下一隊如此行即須相隶得若逢
川陸平坦猶如程使其戰鋒輜重等隊分布使均諸

兵馬既過賊庭探候事須明審諸營住及營行前後
及左右臨時量五里著馬兩騎十里更加兩騎十五
里更加兩騎至三十里一道用人馬十二騎若兵多
發引稍長就上即更加置一兩道使令相見其乘馬
人每令還相見常接高行各執一方面異旗無賊此
旗常卷見賊即須速展軍營見旗展即知賊至須覓
穩處既先知賊來得設機伏整稱部伍迎前出陣戰
其最遠及以次遠人須與好馬乘騎不然被賊捉將
諸軍馬探傍三五日即須去軍一二百里以來安置
烽 如有動靜舉烽相報其烽並於賊路左側逐要
置每二十里置一烽應接令遣到軍其游奕馬騎晝

日遊奕候視至暮速作食喫訖即移十里外止宿處
防賊徒暮間見烟火夜深掩襲捉將其賊路左右草
中著人止宿以聽賊徒如覺來報烽烟皆舉烽遞報
軍司如覺十騎已上五十騎以下即放一炬火前烽
應訖即滅火若一百騎以上二百騎以下即放兩炬
火准前應滅賊若五百騎以上五千騎同即放三炬
火准前應滅前烽應訖即赴軍若慮走不到軍即且
報山谷逐空方可赴軍如以次烽候視不覺其舉火
之烽即須差人急走告知賊路既置烽軍內即須
應接又置一都烽應接四山諸烽其都烽如見烟火
急報大總管云某道烟火起大總管當須嚴備收拾

畜生遣人遠探每烽令別奏一人押一道烽令折衝
果毅一人都押〇諸軍營將發之時當營跳盪奇兵
馬軍去營一二三里外當面布列戰鋒隊駐隊各持仗
依營四方去擬撤幕處二十步布列隊伍一如臨陣
法待營中裝束輜重訖其步兵輜重隊二十步引馬
軍去步軍一里外行引〇諸軍營將下之時當營跳
盪奇兵馬軍并戰鋒隊駐隊各令嚴備持仗一發准
法待當營卓幕訖方可立隊釋各仗於本隊下安置
若有警急隨方禦捍其馬軍下營訖取總管進止其
馬令群牧放〇諸兵馬發引或逆泥溺或阻山河其
路有須填補有須開拓左右虞候軍兵先多於諸軍

取克虞候先將此兵修橋梁泥濘開拓窄路左虞候
排窄路捍後收拾闌遺○諸兵士每下營訖先令兩
隊共掘一廁○諸行軍出師兵士不得浪費衣資廣
爲喫用又不得近田苗及城中下營須公城十里外
要有市買入城營司判官許差人押領不許輒入城
郭必免酗酒鬬打偷盜奸非亦不損蹂田苗也○諸
兵馬每下營訖營主即須勾當四司營與司兵及左
右令分頭巡隊閱兵士到否如有卒急未到即差本
隊本火主將畜生及水食却迎取如其地走遠差人
捕捉許軍下營訖司騎及佐分頭巡檢驗驢馬群先
有脊破即令剪毛洗瘡傳藥療救不許連群如新打

破作瘡腫并有擊絆即將所由人領過營主量事決
罰司胄及佐下營訖即巡隊檢校兵甲等色如有破
綻損汙須即脩緝磨礪如其棄失申上所由便爲按
記准法科給司倉及佐捉搦兵士糧食封署點檢勿
令廣費○諸軍營下定事須防禦於營外去幕二十
步列隊仗如臨陣對寇法晝夜嚴警縱逢雨雪并押
隊官並不得離隊每營折五匹馬并鞍轡放飼防有
警急即令馳告至夜每陣前百步外各著聽子二人
一更一替以聽不虞仍令探聽子勿令眠睡其晝日
諸面前各亦逐高要處安置斥候以示動靜○諸軍
營隊伍每夜分更令人巡探人不得高聲唱號行者

鼓弓一下坐者扣稍三下方擲軍號以相應會營界
探周而復始擲號錯失便即決罰當軍折衝果毅並
押鋪宿盡更巡探遞相分付虞候及中軍官人通探
都巡○諸軍營常須慮有卒急要設外鋪每夜軍別
量抽三五人於當軍前或於軍側三五里外穩便要
害之處安置外鋪仍令各將一兩面鼓自隨如夜中
有賊犯大營其外鋪看賊與大營交戰即從鳴鼓大
叫以擊賊後乘得機便必當克捷○諸軍營定下每
營夜別置外探每營折衝果毅相知作次每夜面別
四人各領五騎馬於營四面去營一里外遊奕以備
非常如有警急奔馳報軍○諸晝日有賊犯營被犯

之營即急擊鼓諸營亦擊鼓相應訖無賊之營即止
唯所犯之營非賊散鼓聲不得輒止○諸軍各著衣
甲持仗看大軍五方旗所指之方即是賊來之路裝
束兵馬出前布陣諸軍嚴警如須兵救一聽大總管
進止不得輒動○諸夜有賊犯軍營被犯之營擊鼓
傳聲一如晝日非賊去不得輒止仍須盡方禦捍百
方防備諸軍營擊鼓傳聲訖鼓音即止各自防備不
得輒動被犯之營賊侵逼急即令告中軍大總管自
將兵救餘軍各准常法於營前後出隊布陣以聽進
止○諸往賊夜來犯被犯之營但擊鼓拒戰不得叫
喚諸營擊鼓傳聲訖以音即止當頭著衣甲防備被

犯之營既敌聲不止大總管自將兵救先有諸將平
章兵士或頭身將胡桃鈴爲標記不然打鼓從內向
外以相救助其被犯之營聞鼓鼙之聲即知大總管
兵至其軍內節度大總管臨時改變處分每晨朝即
共諸軍將論一日事至暮即共論一夜事若先爲父
又定法則恐有漏泄狂賊萬一得知翻輸機便其胡桃鈴
或鼙之類皆不可先定恐賊知誤人也○諸兵以二萬人宜用一萬四
千人戰計二百八十隊有賊將出戰布陣先從右虞
候軍引出即次右軍即次前軍即次中軍即次後軍
即次左軍即次左虞候除馬軍八十隊其步軍有二
百隊其中軍三十六隊左右虞候兩軍各二十八隊

共五十六隊其左右廂四軍各二十七隊共一百隊
其分人足跡具軍制篇中須完造大隊以三隊合爲一隊慮防賊
徒併兵衝突其隊居當軍中心安置使均共大隊一
十五隊中軍三隊餘六軍各二隊通五十人隊合有
一百七十隊爲戰駐等隊隊別通隊及街閒空處擬
地二十步十隊當二百步以八十五隊爲戰隊擬地
計一千七百步其八十五隊爲駐隊塞空處其馬軍
各在當戰隊後駐軍左右下馬立布陣訖鼓音發其
弩手去賊一百五十步即發箭弓手去賊六十步即
發箭若賊至二十步內即射手弩手俱射弓弩令駐
隊人收其弓弩手各絡膊將刀棒自隨即與戰鋒隊

齊入奮擊其馬軍跳盪奇軍亦不得輒動若步兵被
賊蹙迴其跳盪奇兵馬軍即迎前騰擊步兵即須却
迴整頓幾前若跳盪及奇兵馬軍被賊排退戰鋒等
隊即須齊進奮擊其賊却退奇兵及馬軍亦不得遠
趁審知賊驚怖散亂然可乘馬追趁其駐隊不得輒
動前却打賊退敗收軍舉槍卷幡一依教法如營不
牢固無險可恃即軍別量抽一兩隊充駐隊使堅壘
營如其輜重牢固不要防守駐隊亦須出戰也○諸
逢賊布陣須有次第先右虞候爲首其次右軍其次
前軍其次中軍其次後軍其次左軍其次左虞候其
諸軍跳盪奇兵馬軍各隨馬軍以次行至戰所並於

本軍戰鋒隊駐隊前布列待馬方旗節度如戰鋒等
隊打賊不入跳盪奇兵排後即入每入山谷林木蒙
密之處并渡水狹路及下營戰處百里以來總須搜
踏清靜不然兵引過半臨戰下營伏兵起發致損軍
旅其收軍還營却抽左虞候先入即左軍後軍中軍
前軍右軍右虞候○諸賊徒恃險固山布陣不得橫
列兵士分立宜爲竪陣其陣法弩手弓手與戰鋒隊
相間引前兩駐隊兩邊相翊布列即定諸軍既聽角
聲其角聲節度一准前着黃旗向賊亞間鼓聲發諸
軍弩手弓手及戰鋒隊各令人捉馬一時籠槍大叫
齊入若弩手弓手戰鋒等隊引退跳盪奇兵隊一時

齊入戰鋒等隊排比廻面還與奇兵同入如見黃旗
却立不亞及聞金鉦聲乃止肩上架槍引還各於舊
處准前聽角聲卷幡旗隊一准前如便放散即更聽
一會角聲依軍次發引○諸方陣既成逢賊鬭戰或
打頭或打尾打頭其陣行行不前進陣既不進自然
牢密如其打尾頭行不停其陣中間多有斷絶須兩
別各定總管都押勾當勿令斷絶○諸軍將戰每營
跳盪隊馬軍隊奇兵隊戰鋒隊駐隊等分折爲五等
當軍等別之各令一官押領出戰之時先用某等兵戰
鬭如更須兵以次更取某等兵用盡當營輜重隊不
得輒用火各一官押領使畢各令知其部伍不使

紛雜○鑿式一依橫陣○諸每隊布立第一立隊
頭居前引戰第二立執旗一人以次立左傔旗在左
次立右傔旗在右次立其兵分作五行傔旗後左右
均立第一行戰鋒七人次立第二行戰鋒八人次立
第三行戰鋒九人次立第四行戰鋒十人次立第五
行戰鋒十一人次立並橫列鼎足分布爲隊隊副一
人撰兵後立執陌刀觀兵士不入者便斬果毅領傔
人及居後立督戰觀不入便斬並須先知左肩右膊
行立依次○諸每隊戰鋒五十人重行在戰隊前布
陣立隊訖聞鼓聲發戰鋒隊即入其兩戰隊亦排後
即入若戰隊等隊有人不伺入同隊人能斬其首者

賞物五十段別隊見不入人能斬其首者准前賞物
唯駐隊人不得輒動凡與敵鬭其跳盪奇兵馬軍等
隊須即量抽人下馬當之隊別量抽捉馬人先定名
字若臨鬭時捉馬人有前却及延捉擾亂失次第致
失鞍馬者斬若有賊退步趁不得過三十步亦不即
乘馬趁審知賊退擾亂驚怖然可騎馬逐北仍與諸
隊齊進其折衝果毅當鬭之時雖整下馬賊敗退以
後即任騎馬檢校勝逐○諸軍弩手隨多少布列五
十人爲一隊人持弩一具箭五十隻人各絡膊將陌
刀棒一具各於本軍戰隊前鴈行分立調弩上牙去
賊一百五十步内戰齊發弩箭賊若來逼相去二十

步即停弩持刀棒從戰鋒等隊過前奮擊遠者斬如
有共賊相持守捉城邑其弩手等即依弩式看旗發
用○諸隊頭共賊相殺左右傔旗急須向前相救若
左右傔如被賊纏繞以次行人急雖前進相救其進
救人及被賊纏繞以次後行人參前急須進救其前
行人被賊殺後行人不救者仰押官及隊副使便斬
但有隊被賊纏繞比隊亦須速救臨陣不救者皆斬
凡將須使兵士簡靜處分有序將百萬之衆如領一
人每軍定一官知高聲營別有虞候差主帥一人知
高聲營四面各差一人知高聲隊別亦定一人知高
聲○諸凡賊聲高喧鬧者仰押隊官及隊頭便斬仰

隊官隊頭不斬者即斬押隊官及隊頭諸軍將或在前或在後須傳聲喚隊及人者仰押隊官自傳兵士不得輒傳以上並衛公兵法○凡置營左右有草澤者有死水者有山險向平易通達樵採牧飲相近地又有八種不堪安營山中之高者謂之天柱澤中之高謂之地柱高中之下謂之天微下中之下謂之地獄斥鹵多石少草無水謂之窮極故邑破營謂之虛耗川谷衝口叢草乾深謂之天竈窮崇鎩形四面坳濕謂之沃燋皆急去勿留亦不飲死水○凡軍下營壘先使腹心及鄉導前覘丑廉切審知各令候使先行定得營地壁五軍分數立四表候視然後移營又先使候騎前行

通典卷一百五十七　二十五

持五色旗見溝坑揭去列反黃衢路揭白水澗揭黑林木揭青野火揭赤以鼓本數應之仍須數相接立旗鼓令先聞若見渡水踰山深邃林數精騎驍勇搜索數里無聲四周絕跡高山樹頂令人遠視精兵四向要處防禦然後分兵前後以為鎮拓乃令輜重老少次步後馬切在整肅防敵至人馬無聲不失行列險地狹徑亦以部曲鱗次或須環廻旋轉以後為前以左為右行則魚貫立則鴈行到前止處遊騎精銳四向散列而立各依本方下營一人一步隨師多少咸表十二辰竪六旗長二丈八尺審子午卯酉地勿令邪僻以朱雀旗竪午地白獸旗竪酉地玄武旗竪子地青龍旗竪卯地招搖旗竪中央其樵採牧飲不得出表外○一說安營之法與圓陣相伴每一大營有四小子營營各四十幕為一部其一子營皆空其出入之路三徑十二旗十六鼓左矛右戟前弩後旗鼓中央大將之安營之法其道畧同而附於此

先據要地及水草

戰國吳子曰凡行師越境必審地形則知主客之向背地理若不悉知往則必敗矣故軍有所至先五十里內山川形勢使軍士伺其伏兵將必自行視地之勢因而圖之知其險易也○戰國秦師伐韓圍閼與趙將趙奢救之軍士許歷曰秦人不意趙師至此

通典卷一百五十七　二十六

其來氣盛將軍必厚集其陣以待之不然必敗又曰先據北山者勝後至者敗趙奢即發萬人趨之秦兵後至爭山不得上趙奢縱兵擊之大破秦兵遂解閼與之圍與音餘○後漢初征隗囂為囂所敗光武令軍栒邑未及至栒音詢隗囂乘勝使其將王元行巡將二萬餘人下隴因分遣巡取栒邑漢將馮異即馳兵欲先據之諸將皆曰虜兵盛而新乘勝不可與爭宜止軍便地徐思方畧異曰虜兵臨境狃忕小利狃忕貫習也謂貫習前事而復為之也狃音女九反忕音逝遂欲深入若得栒邑三輔動搖是吾憂也夫攻者不足守者有餘今先據城以逸待勞非所以

爭鋒也遂潛往朔城偃旗鼓行巡不知馳赴之異乘
其不意卒擊鼓建旗而出巡軍驚亂奔走追擊數十
里大破之○後漢武都叅狼羌爲寇殺長史馬援將
四千餘人往擊之羌在山上援軍據便地奪其水草
不與戰羌遂窮困悉降○蜀諸葛亮兵要云軍已近
敵羅落常平明以先發絕軍前十里內各按左右下
道亦十里之內數里之外五人爲部人持一白幡登
高外向明看隱蔽之處軍至轉轉高而前第一見賊
轉語後第二第二詣主者白之凡候見賊百人以下
但舉幡指百人以上便舉幡大呼主者遣疾馬往視
察之○諸葛亮出斜谷是時魏將司馬宣王屯渭南

郭淮策亮必爭北原若亮跨渭登原連兵北山隔絕
隴道搖盪民夷此非國之利也宣王善之淮遂屯北
原塹壘未成蜀兵大至淮逆急走之○魏將諸葛誕
胡遵等伐吳攻東興吳將諸葛恪率水軍拒之及恪
山岸部將丁奉與唐咨呂據留贊等俱從山西上奉
曰今諸軍行遲若敵據便地則難與爭鋒矣乃辟諸
軍使下道率麾下三千人逕進時風便舉帆至二日
至遂據徐塘天寒大雪時魏諸將置酒高會奉見其
前部兵少相謂曰取封侯爵賞正在今日乃使兵解
鎧著胄持短兵敵人從而笑焉不爲設備奉縱兵斫
之大破敵前屯會據等至魏軍遂潰○東晉末宋武

帝率師伐南燕慕容超晉師度峴慕容超懼率卒四
萬就其將段暉等于臨朐其俱反謂其將公孫五樓曰
宜進據川原晉軍至而失水亦不能戰矣臨朐有巨
蔑水去城四十里五樓馳據之龍驤將軍孟龍符領
騎居前奔往爭之五樓乃退因而大敗○十六國後
秦姚興與前秦苻登相持自六陌向廢橋興乃自將
精騎以迎登使將尹緯領步卒據廢橋以抗登登因
急攻緯緯將出戰興馳遣使謂緯曰兵法不戰而制
人者盖謂此也苻登窮寇特宜持重不可輕戰緯
曰先帝登遐人情駭懼不因思奮之力梟殄逆豎大
事去矣遂與登戰大破之登衆渴死者十二三其夜

大潰○十六國夏赫連勃勃屯衣力川後秦姚興將
王奚聚羌胡三千餘戶于敕奇堡勃勃進攻之奚驍
悍有膂力短兵接戰勃勃之衆多爲所傷於是堰斷
其水堡人窘迫執奚出降○東魏將齊神武聞周文
至引蒲津涉洛至許原西魏將周文帝軍至沙苑齊
神武聞周文至引軍來會諸朝候騎告齊神武軍且
至周文部將李弼曰彼衆我寡不可平地置陣此東
十里有渭曲可先據以待之遂軍至渭曲背水東西
爲陣合陣大破之○隋文帝初突厥寇蘭州將賀
婁子幹率衆拒之至河洛峐古亥反山與賊相遇賊衆
甚盛子幹阻川爲營賊軍不得水數日人馬甚弊縱

擊大破之○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諸行軍下營雖有泉澗而冬水處差人監當勿令濁亂并有蹤踏其放牧草亦然

識水泉隔山取水越山度險附

軍行砂磧鹹鹵之中有野馬黃羊蹤尋之有水○烏鳥所集處有水○地生葭葦蘆荻菰蒲之處下有伏泉○地有蟻壤之處下有伏泉○渴烏隔山取水以大竹簡雌雄相接勿令漏洩以麻漆封裹推過山外就水置筒入水五尺即於筒尾取松樺乾草當筒放火火氣潛通水所即應而上○蹹趍山阻以絙繫罕頭引挂高處碍固勝人便即令上又增絙次引人又加大絙續更沒上則束馬懸車可以立辦

通典卷一百五十七　二四

據倉廩

隋末天下大亂李密起兵于鞏丘是時河南山東大水死者將半密縱李勣言於密曰今人多阻饑若據得黎陽倉大事濟矣密乃遣勣領麾下五千人自源武濟河掩襲即日尅之開倉恣食一旬之間勝兵二十餘萬人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五十七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五十八

兵十一

攻其必救(先取根本附)

軍師伐國若中路城大兵多須下方過　輕易致敗

必攻其易

乘敵亂而取之　分敵勢破之

推敵勢破之　布陣大勢分易敗

惜軍勢　力少分軍必敗

孫子曰安能動之(攻其所愛)故我欲戰敵雖高壘深溝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絕糧道守歸路攻其君主也)上兵伐謀(敵始有謀伐之易)其次伐交(不令合)

通典卷一百五十八　一

攻其必救(先取根本附)

春秋時楚子圍宋晉侯將救之大夫先軫曰報施救患取威定霸於是乎在矣狐偃曰楚始得曹而新婚於衞若伐曹衞楚必救之則宋免矣從之而解○戰國魏趙相攻齊將田忌引兵救趙孫臏(必刃反)曰夫解雜亂紛糺者不控捲(丘貝反)救鬭者不搏撠批亢擣虛形格勢禁則自為解耳今趙魏相攻輕兵銳卒必竭於外老弱罷於內君不若引兵疾走大梁據其歸路衝其方虛彼必釋趙而自救是我一舉解趙之圍而收獘於魏也田忌從之齊走大梁魏師遂退○漢先零罕开(开音肩)二種羌解仇合黨為寇漢將趙充國討之

守便宜上書曰先零羌虜欲為背叛故與罕开解仇
然其私心恐漢兵至而罕开背之也臣愚以為其計
請先討先零若先擊罕羌先零必助之今虜馬肥糧
饒擊之恐不能傷害適使先零得施德於罕羌也堅
其約合其黨虜交堅黨合誅之用力數倍臣恐國家
憂累猶十數年不一二歲而已先誅先零則罕开之
屬不煩兵服矣宣帝從之果如其策○王莽末光武
起兵據昆陽城時唯有八九千人莽遣將王邑嚴尤
討之軍到城下者且十萬光武留王鳳等守城與李
軼等十餘騎夜出旣至郾定陵悉發諸營兵嚴尤說
王邑曰昆陽城小而堅今假號者在宛亟進大兵彼

必奔走則昆陽自服邑曰吾昔以虎牙將軍圍翟義
坐不生得以見責今將百萬之衆遇城而不能下何
謂耶遂圍之數十重列營百所雲車十餘瞰臨城中
旗幟蔽野埃塵連天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或為地道
或衝輣（蒲萌反）橦城積弩亂發矢下如雨城中負楯而
汲王鳳等乞降不許光武遂與諸營部俱進自將步
騎千餘前去大軍四五里而陣尋邑亦遣兵數千合
戰光武奔之斬首數十級諸部帥曰劉將軍平生見
小敵怯今見大敵勇甚可怪也且復居前請助將軍
光武復進尋邑兵卻諸部共乘之斬首數百千級連
勝遂前因大敗之（王邑違先攻宛所以敗也）○王莽末王郎起河

北鉅鹿郡太守王饒據地光武圍數十日連攻不剋
耿純說曰太守王饒士衆疲弊不如及大兵精銳進
攻邯鄲若王郎已誅王饒不戰自服矣從之乃留兵
守鉅鹿而進軍邯鄲屯其郭北郎數出戰無利城守
急攻之二十餘日郎少傅李立為反間門內漢兵遂
拔邯鄲郎夜亡走死○後漢將軍耿秉與竇固合兵萬
四千騎擊車師有後王前王前王即後王之子其庭
相去五百餘里秉議先赴後王以為并力根本則前
王自服固計未決秉奮身而起衆軍不得已遂進並
縱兵抄掠斬首數千級收馬牛羊十餘萬頭後王安
得震怖從數百騎出迎秉降○後漢末袁紹曹公相

持於官渡沮（側居反）授說紹可遣將奇別為支軍於外
以絕曹公之援紹不從許攸進曰曹公兵少而悉師
拒我許下餘守勢必空弱若分遣輕軍星行掩襲許
拔則操為我擒如其未潰可令首尾奔命破之必也
紹又不用竟為曹公所敗之（袁紹違而敗）○後漢末魏武征
河北師次頓丘黑山賊于毒等攻東武陽魏武乃引
兵西入山攻毒等本屯毒聞之棄武陽還魏武要擊
於內黃大破之○魏將司馬宣王征公孫文懿泛舟
潛濟遼水作長圍忽棄賊而向襄平諸將言不攻賊
而作圍非所以示衆也宣王曰賊堅營高壘欲以老
吾兵也攻之正入其計此王邑所以恥過昆陽也古

入敵雖深溝高壘不得不與我戰者攻其所必救也賊
家在此則巢窟虛矣我且揚聲平必人懷內懼懼而
求戰破之必矣遂整陣而過賊見兵出其後果邀之
宣王謂諸將曰所以不攻其營正欲致此不可失也
乃縱兵逆擊大破之三戰皆捷○東晉將蘇峻反攻
䧟石頭城據之晉將陶侃溫嶠率兵討之諸將請於
查浦築壘監軍鄧岳曰查浦地下又在水南唯白石
峻極險固可容數千人賊來攻不便戮賊之術也侃
從之夜立壘訖賊見壘大驚賊攻大業侃將救之長
史殷羨曰若大業兵戰不如峻則大事去矣但當急
攻石頭峻必救之而大業自解侃又從羨言峻果棄

大業而救石頭諸軍與峻戰東陵侃督竟陵太守李
陽部將彭世斬峻於陣賊衆遂潰○梁司州刺史陳
慶之率衆圍東魏南荊州東魏將堯雄於行臺侯景
救之雄曰白苟堆梁之北面重鎮因其空虛攻之必
剋彼若聞難荊圍自解此所謂機不可失也遂率攻
之慶之果棄荊州來未至雄陷其城擒梁鎮將苟元
廣○東魏將[illegible]神武率兵伐西魏大軍濟河集諸將
議進趣之計斛律羌舉曰宇文黑獺聚凶黨強弱
可知若固守無糧援可待今揣其情而同困獸若不
與其戰而逕趣長安虛空可不戰而剋拔其根本彼
無所歸則黑獺之首懸於軍門矣諸將議有異同遂

於渭曲大敗而歸神武之而敗盡○隋末王世充與李
密相持於東都充夜渡陣於洛水之北其時密亦渡
洛水陣兵與充相對東接月城西至石窟密兵多馬
騎長槍宜平寬放縱充兵多戈矛利攢宜隘險然背
逼洛水北限大山地形褊促騎不成列充縱兵攢矟
之密軍失利密與數騎登船南濟自餘兵馬皆東走
月城充乘勝長驅直至月城下密既度南岸即策馬
西上直向充本營左右麾旗相繼而至充營內見密
兵來逼急連舉六烽充乃捨月城之圍收兵西退自
洛北達於黑石中間四十餘里奔北赴救大喪師徒
密之此行也東北之圍不救而自解西南之寇不戰

而成功克伏其權奇不復輕出
軍師伐國若中路城大兵多須下方過
秦末沛公破南陽郡守宋齮魚綺反走保宛城沛公
引兵過而西張良諫曰沛公雖欲急入關秦兵尚衆
距險今不下宛宛從後擊強秦在前此危道也於是
沛公乃夜引兵從他道還更旗幟黎明圍宛城三匝
黎或作遲比也未明之頃已圍之事黎方明以自察黑也亦未明之候也　南陽守欲自
剄其舍人陳恢曰死未晚也乃踰城見沛公曰臣聞
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今足下留守宛宛大郡之
都也連城數十人衆積蓄多吏人自以為降必死
故皆堅守乘城今足下盡日止攻士死傷者必多引

兵去宛必隨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後又
彊宛之患為足下計莫若約降封其守因使止守引
其甲卒與之西諸城未下者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
矣沛公曰善乃以宛守為殷侯封陳恢千戶引兵西
無有不下者○蕭齊末梁武帝自襄陽率兵東下至
郢州時江攻未下蕭穎冑在江陵遣衛尉席闡文勞
軍謂梁武曰今頓兵兩岸不并軍圍郢定西陽武
昌取江州此機已失莫若請救於魏與北連和猶為
上策梁武謂闡文曰漢口路通荊雍控引秦梁糧運
資儲聽此氣息兵若前進圍魯山必阻沔路所謂扼喉
若糧運不通自然離散何謂持久鄧元起近欲以三

千兵往定尋陽彼若惜然悟機一酈生亦足脫拒我
師固非三千能下西陽武昌取便得耳得便應鎮守
守兩城不減萬人糧儲稱是卒無所出脫東軍有上
者萬人攻一城兩城勢不能相救若我分軍應援則
首尾俱弱如其不遣孤城必陷一城既沒諸城相次
土崩天下大事於是去矣若郢州既拔席卷沿流西
陽武昌自然風靡何遽分兵散眾自貽其憂且丈夫
舉動言靜天步況擁七州之兵以誅群豎懸河注火
奚有不滅豈容北面請救以自示弱彼未必能信徒
貽我醜聲此之下計何謂上策及拔郢城向下城戍
無不風靡遂赴建業○大唐武德初宇文化及據聊

城淮安王神通進兵攝之祕書丞魏徵謂神通曰化
及據聊城莘人為其固守者至莘即宜攻取但拔莘
縣聊城救懼因而逼之易同俯拾須以攻具自隨一
足威敵二不乏用不然兵至莘城見無攻具不下如
不能拔莘而遠追化及恐亦無功則化及非旬月可
獲莘人阻我糧運化及為之外援恐非計之善者神
通不從軍次莘果不下而退散○武德中李靖隨河
間王孝恭討輔公祏賊一軍舟師三萬頓于當塗柵
斷江口傍江築城又遣陸軍二萬據當塗南路亦造
柵自固並蓄力養銳以抗大軍諸將皆云二軍並是
強兵為不戰之計城柵既固卒無可攻請直指丹陽

掩其巢穴若丹陽既破二軍可不戰而破靖曰公祏
精銳雖在水陸二軍然其自領之兵亦是勁勇二軍
城柵尚不可攻公祏既保石頭豈應易拔若我師
至丹陽留停旬月進則石頭未平退則歸路已絕此
便腹背受敵恐非萬全之計然此二軍皆是百戰餘
賊必不憚於野戰今若攻其城柵乃是出其不意破
賊之機唯在此舉靖乃率諸將水陸俱進苦戰破之
二軍悉潰走靖遂率輕兵先至丹陽公祏餘衆雖多
不敢復戰擁兵東走相次擒獲

孫子曰兵之形象水水之行也避高而就下兵之形
也避實而擊虛故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

無常勢水無常形能因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取勝若神也）進不可禦者衝其虛也（其虛懈也）

必攻其易

春秋時桓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王為中軍虢公林父將右軍蔡人衛人屬焉周公黑肩將左軍陳人屬焉鄭子元請為左拒以當蔡人衛人（拒方陣）為右拒以當陳人曰陳亂民莫有鬬心若先犯之必奔王卒顧之必亂蔡衛不枝固將先奔（不能相枝持也）既而萃於王卒可以集事從之（萃聚也集成也）曼伯為右拒祭仲足為左拒原繁高渠彌以中軍奉公為魚麗之陣先偏後伍伍承彌縫（司馬法車戰二十五乘為偏以車居前以伍次之承偏之隙而彌縫闕漏也五人為伍此蓋魚麗陣法）戰於繻葛（鄭地）命二拒曰旝動而鼓（旝旃也通帛為之蓋今大將之麾也執以為號令）蔡衛陳皆奔王卒亂鄭師合以攻之王卒大敗○春秋時楚伐隨軍於漢淮之間隨將季梁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君楚君也）無與王遇且攻其右右無良焉必敗偏敗衆乃攜矣（攜離也）隨將少師曰不當非敵也弗從（不從季良言）戰於速杞隨師敗績（少師遣之而敗）○春秋時吳楚二師陣于柏舉吳子闔廬之弟夫槩王晨請於闔廬曰楚相囊瓦不仁其臣莫有死志先伐之其卒必奔而後大師繼之必克以其屬五千先擊囊瓦之卒楚師亂吳師大敗之○春秋時晉

師伐楚苗賁皇言於晉侯曰楚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請分良以擊其左右而三軍萃於王卒必大敗之及戰晉呂錡射楚共王中目楚師宵遁晉師入楚三日館穀○東晉將王敦反兵至石頭城欲攻晉將劉隗（五罪反）其將杜弘曰劉隗死士衆多未易可克不如攻石頭其守將周札少恩兵不為之用必敗札敗隗自走敦從之札果開城門納弘諸將與敦戰晉師大敗○後周末隋文帝遣將韋孝寬率兵討尉遲迥於相州軍進至鄴迥悉其卒十三萬陣於城南迥舊習軍旅雖老猶被甲臨陣其麾下三千兵皆關中人為之力戰孝寬軍失利而却鄴中士女觀者如堵高熲與李詢乃整陣先觀者因其擾而乘之迥衆大敗遂拔鄴城○大唐太宗嘗謂群臣曰朕自興兵每執金鼓必自指陣嘗觀其陣即知強弱常以吾弱對其強以吾強對其弱敵犯吾弱追奔不踰百數十步吾擊其弱必突過其陣自背返擊之無不潰散多用此而制勝思得其理深也

輕易致敗

春秋時鄭公子歸生伐宋戰於大棘宋師敗績宋將狂狡輅鄭人（吾駕反輅迎也）鄭人入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為禽也戎昭果毅以聽之之謂禮（聽謂常存於耳著於心想聞其政令）殺敵為果致果為毅易之戮

勿反也易也○春秋時吳子諸樊伐楚門于巢攻巢門巢牛臣曰吳王勇而輕若啓之將親門門攻門也我獲射之必殪殪死是君也死疆其少安吳子門焉牛臣隱於短墻以射之卒○隋煬帝征吐谷渾至覆袁州時吐谷渾主至覆與數騎而遁其名王詐爲渾主保車我眞山帝令將張定和率師擊之定和旣與賊相遇輕其衆少呼之令降賊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賊伏兵於岩石之下發矢中之而斃

乘敵亂而取之

大唐武德中李靖隨河間王孝恭討蕭銑於江陵王不從靖諫致敗賊委舟大掠人皆負重靖見其軍亂

進兵擊之賊大敗又乘勝進入其郛郭攻其水城克之悉取其舟檝散於江中賊救兵見之謂城已陷莫敢輕進詵內外阻絕城中携貳由是懼而出降

孫子曰我專而敵分我專而敵分散也我專爲一敵分爲十是以十共其一也我料見敵形審其虛實故所備者少專爲一屯以我之專擊彼之散卒爲十共擊一也則我衆而敵寡者我專爲一故衆敵分爲十故寡能以衆擊寡者則吾所與戰者約矣言約少而易勝吾所與戰之地不可知言擧動微密情不可見使彼知所出而不知吾所擧不知吾所集不可知則敵所備者多敵所備者多則吾與戰者寡矣形藏敵疑則分離其衆備我也言少而易擊之故備前則後寡備後則前寡備左則右寡備右則左寡無不備者無不寡言敵之所備者多則十處無不

分敵而少寡者備人者也敵分散而少者先備我也衆者使人備己者也敵所以備多己者由我專而衆故也故知戰之地知戰之日則千里而會戰以度量知空虛先知戰地之形又審以戰之日則可千里期會先往而待之若敵已先至可不往以勞之不知戰地不知戰日則左不能救右右不能救左前不能救後後不能救前而況遠者數十里近者數里乎敵已先據形勢之地已方趨利欲戰則左右前後疑惑進退不能相救況十數里之間也故善用兵者譬如率然率然者常山之蛇也擊其首則尾至擊其尾則首至擊其中則首尾俱至夫善戰者又知戰之日知戰之地度道設期分軍雜卒遠者先進近者後發千里之會同時而合若會都市其會地之日無不敵知之則所備處少不知則所備處多備處多則分分則力散則力弊

分敵勢破之

項籍圍漢王於滎陽漢將紀信詐降之故漢王得出走入關收兵欲復東袁生說漢王曰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漢中常困願君王出武關項羽必引兵南走王深壁令滎陽成皐閒且得休息使韓信等平河北趙地連燕齊君王乃復走滎陽未晚也如此則楚所備者多力分漢得休息復與之戰破楚必矣漢王從其計出軍宛葉間與黥布行收兵項羽聞漢王在宛果引兵南漢王深壁不與戰欲以此弊楚也○蜀先主劉備東下伐吳魏文帝聞備樹柵連營七百餘里謂群臣曰備不曉兵豈有七百里營可以拒敵者乎包原隰險阻而爲軍者爲敵所擒此兵忌緩急不[illegible]

一軍潰則衆必恐矣數日果有備敗書至（蜀主兵分故敗）
○梁將王僧辯陳霸先之破侯景也耀軍于張公洲
高旗巨艦遏江蔽日乘潮順流景登石頭城而觀之
不悅曰彼軍上有如是之氣不可易也因率鐵騎萬
人鼓譟而進霸先謂僧辯曰善用兵者如常山之蛇
首尾相應賊今送死欲為一戰我衆彼寡宜分其勢
僧辯然之乃以強弩攻其前輕銳蹂其後大陣衝其
中景遂大潰棄城而遁○後魏末莫折後熾所在寇
掠涼州人李賢率鄉兵與涇州刺史寧討之後熾列
陣以待賢謂寧曰賊聚結歲久徒衆甚多數州之人
皆為其用我若總為一陣併力擊之彼既同惡相濟

理必總萃於我勢既不分衆寡莫敵我便救首救尾
無以制之今若令諸軍分為數隊多設旗鼓掎角而
前以脅諸柵公別統精兵直指後熾按甲而待莫與
交鋒後熾欲前則憚公之銳諸柵欲出則懼於諸軍
令其進不得戰退不得走以俟其懈擊之必破後熾
一敗則衆柵不攻自拔矣寧不從屢戰頻北賢乃率
數百騎徑掩後熾營收其妻子僮僕五百餘人并輜
重等屬後熾與寧戰勝方欲追奔忽與賢遇乃棄寧
與賢接戰遂大敗後熾單騎遁走

審敵勢破之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凡事有形同而勢異者亦有
勢同而形別者若順其可則一舉而功濟如從不可
則擊動而必敗故孫臏曰計者因其勢而利導之兵
法曰百里而趣利則蹶上將五十里而趣利者半至
善動者形之而敵從之與之而敵取之以詐動之以
正待之此戰勢之要術也若我士卒已齊法令已行
奇正已設置陣已定誓衆已畢上下已怒天時已應
地利已據鼓角已震風勢已順敵人雖衆其奈我哉
譬虎之有牙兕之有角身不敵捍手無寸刃而欲搏
勢不可觸其亦明矣故兵有三勢一曰氣勢二曰地
勢三曰因勢若將勇輕敵士卒樂戰三軍之衆志厲
青雲氣等飄風聲如雷霆此所謂氣勢也若關山狹

路大阜深澗龍蛇盤陰羊腸狗門一夫守險千人不
過此所謂地勢也若因敵怠慢勞役饑渴風浪驚擾
將吏縱橫前營未舍後軍半濟此所謂因勢也若遇
此勢當潛我形出其不意用奇設伏乘勢取之矣是
以良將用兵審其機勢而用兵氣仍須鼓而怒之感
而勇之賞而勸之激而揚之若鷙鳥之擊猛獸之搏必
備其牙距度力而下遠則氣衰而不及近則形見而
不得故良將之戰必整其三軍礪其鋒甲設其奇伏
量其形勢遠則力疲而不及近則敵知而不應若不
通此機乃智不及於鳥獸亦何能取勝於勁寇乎乃
賈怒士勵衆使知奮勇故能摧強陣於前拔堅城必

外以弱勝強必因勢也

布陣大勢分易敗

西魏末東魏遣將侯景高敖曹等圍西魏將獨孤信
於洛陽東東魏大將齊神武繼後西魏大將周文
率軍救信進軍至於瀍東景等夜解圍去及旦周文
帝率輕騎追之至于河上景等北據河橋南屬芒山
為戰陣與諸軍合戰周文馬中流矢驚逸遂失之因
此軍中擾亂都督李穆下馬授周文軍以復振於是
大捷斬高敖曹虜其甲士一萬五千赴河死者以萬
數是日置陣既大首尾懸遠從旦至未戰數十合氛
霧四塞莫能相知獨孤信李遠居右趙貴怡峯居左

戰並不利又未知周文所在皆棄其卒先歸開府唐
公等為後軍遇信等退即與俱還由是乃班師洛陽
亦失守大軍至弘農守將皆已棄城西走○隋文帝
遣將賀若弼伐陳陳後主令領軍魯廣達陳兵白土
岡居衆軍之南偏鎮東大將軍任忠次之護軍樊毅
都官尚書孔範又次之侍中驃騎大將軍蕭摩訶軍
最居北衆軍南北亘二十里首尾進退各不相知賀
若弼初謂未戰將輕騎登山觀視形勢及見衆軍因
馳下置陣廣達首率所部進薄弼軍屢却俄而復振
更分軍趣北突諸將孔範出戰兵交而走諸將支離
陣猶未合騎卒潰散駐之弗止因而大敗

恃軍勢

魏末諸葛誕據壽春反魏將王基討之吳遣朱異來
救誕軍於安城詔王基引諸軍轉據北山基謂軍將
曰今圍壘固兵馬向集但當精脩守備以待越逸而
更移兵守險使得放縱雖有智者不能善其後矣遂
守便宜上疏曰今與賊交利對敵當不動如山若遷
移依險人心搖蕩於勢大損諸軍並據深溝高壘衆
心皆定不可傾動此御兵之要也書奏報聽之壽春
竟拔司馬文王與書曰初議者云云求移甚衆時未
臨履亦為宜然將軍深筭利害獨秉固志上違詔命
下距衆議終至制敵擒賊雖古人所述不足過也

力少分軍必敗

漢高祖末黥布反渡淮擊楚楚發兵與戰徐僮間楚
為三軍欲以相救為奇兵或說楚將曰布善用兵人
素畏之且兵法自戰其地為散地今別為三軍彼敗
吾一軍餘皆走安能相救楚將不聽布果破其一軍
二軍散走遂西與上兵遇蘄西大戰步軍敗走○後
漢初漁陽大守彭寵反自將二萬餘人攻幽州刺史
朱浮於薊光武使將軍鄧隆救薊隆軍潞南浮軍雍
奴遣吏奏狀帝讀檄怒謂使者曰營相去百里其勢
豈得相及比若還此軍必敗矣寵果盛兵臨河以距
隆又別發輕騎二千襲其後大破隆軍于朱浮遠遂

不能救引而去○後漢將吳漢討公孫述進軍攻
廣都拔之光武戒漢曰成都十餘萬衆不可輕也但
堅據廣都待其來攻勿與爭鋒若不敢來分專營迫
之須其力疲乃可擊也漢乘利遂自將步騎二萬餘
進逼成都去城十里阻江北爲營作浮橋使副將劉
尚將萬餘人屯於江南相去二十餘里帝聞大驚使
讓漢曰公既輕敵深入又於尚別營事有緩急不復
相及賊若出兵綴公而以大衆攻尚尚破公即敗矣
急引兵還廣都詔書未到述果使其將謝豐袁吉攻
漢使別將攻尚漢敗入壁豐圍之漢乃召諸將勵之
曰今與劉尚二處受圍勢既不接其禍難量欲潛師

就尚於江南并兵禦之能同心一力人自爲戰大功
可立如其不然敗之無餘成敗之機在此一舉於是
饗士秣馬閉營三日不出乃多樹幡旗使煙火不絶
夜銜枚引兵與尚合軍豐等不覺明日乃分兵拒水
北自將攻江南漢悉兵迎戰自旦至晡遂大破之斬
謝豐袁吉獲甲首五千餘級於是引還廣都留劉尚
拒述帝報曰公還廣都甚得其宜述必不敢畧尚而
擊公也（畧猶過也）若先攻尚公從廣都五十里悉步騎赴
之適尚值其疲困破之必矣自是漢與尚戰於廣都
成都之間八戰八尅○十六國前秦符堅遣將吕光
領軍伐龜茲光軍其城南五十里爲營深溝高壘廣

設疑兵以木爲人被之以甲羅之壘上龜茲王帛純
嬰城自守乃傾國財寶請諸國來救溫宿尉頭等國
王合七十餘萬衆以救之胡便弓馬善矛矟鎧如連
鎖射不可入衆甚憚之諸將咸欲每營結陣按兵拒
之光曰彼衆我寡營又相遠勢分力散非良策也於
是遷營相接陣爲勾鎖之法精騎爲遊軍彌縫其闕
戰于城西大敗之純逃走王侯降者三十餘國（光惜之）

欽定通典卷第一百五十八　終

兵十二

按地形知勝負　自戰其地則敗

據險隘　塞險則勝否則敗

死地勿攻（必攻有法總論其地形附）　勵士決戰

衆寡勢有相懸勵士攻其師

乘卒初銳用之　激怒其衆

孫子曰地形者兵之助故用兵有散地有輕地有爭地有交地有衢地有重地有圮地有圍地有死地也（九者地名）凡諸侯自戰其地為散地（戰其境內之地士卒意不專有潰散之心故曰散地）入人之地而不深者為輕地（入人之地未深意尚未專輕走謂之輕地）我得則利彼得亦利者為爭地（謂山水阨口有險固之利兩敵所爭）我可以往彼可以來者為交地（交地者數道往來交通無可絕）諸侯之地三屬（我與敵相當旁有他國也）先至而得天下之衆者為衢地（先至其地交結諸侯之衆為助也）入人之地深倍城邑多難以返者為重地（難返還也背去也倍與背同多道里多也遠去已城郭深入敵地心專意一謂之重地也）行山林險阻沮澤凡難行之道也為圮地（險阻也沮洳之地圮音皮美反）所由入者隘所從歸者迂彼寡可以擊吾衆者為圍地（所從入阨險歸道遠也持久則糧乏故敵可以少擊吾衆者為圍地也）疾戰則存不疾則亡者死地（前有高山後有大水進不得前退有阻礙又乏乾糧故為死地者當及士卒尚飽強志殊死戰故可以俱免也）是故散地則無戰（士卒顧家不可輕戰）輕地則無止（志未堅不可遇敵）爭地則無攻（三道攻當先至）

（得其地者不可攻）交地則無相絕（相及屬也俱可進退不可以兵絕之）衢地則合交（交結諸侯）於重地則掠（蓄積糧食入深士卒堅固則可掠取財物）圮地則行（無稽留不可止）圍地則謀（發奇謀也則當權謀詐詭可以免難）死地則戰（殊死戰也）是故散地吾將一其志輕地吾將使其屬（使相仍也輕地還師當安道保行然令相屬續以備不虞也）爭地吾將趨其後（利道在前當速其後爭地先據者勝不得者負故從其後使相及也）交地吾將固其結（交結諸侯固其交結）衢地吾將謹其市（衢地四通交易之地市變事之端地方與諸侯結和當遊約使勿陰諸侯爭）重地吾將繼其食（掠掠彼也深入當繼糧可不使絕也）圮地吾將進其塗（疾過去也疾行無留）圍地吾將塞其闕（以一士心也塞其闕不疑走之意也）死地吾將示之以不活（勵士也焚輜重棄糧食塞井夷竈示之無活必殊死戰也）又有通有掛有支有隘有險有遠（此六地之名教凡居之得利便則勝也）我可以往彼可以來曰通（謂其在平陸往來道利也）居通地先據其地居高陽利糧道以戰則利（寧致人無致於人己先據高地分為兵守於歸來之路無使敵絕其糧道也）可以往難以返曰掛地（掛相掛牽也）掛形者敵無備出而勝之敵有備出而不勝難以返不利（敵無備出攻之勝可也有備不可勝之則難還返也）我出而不利彼出而不利曰支（支久也俱不便久相持也）支形者敵雖利我我無出也引而去也令敵半出而擊之利（利利我也佯背我去無出速待其引而擊之可敗也）隘形者我先居之必盈之而待敵（盈滿也以兵陣滿隘形致使敵不得進）若敵先居之盈而勿從不盈而從之（隘形者兩山之間通谷也敵怒勢不得挑我也先居之前必前阨口陣而守之以出奇也敵即先居此地齊口陣勿從也即半隘陣者從而與敵共爭此地利也）險形者我先居之必居高陽

以待敵居高陽之以待敵人從其下陰之來擊之則勝若敵先居則引而去勿從也雖險先據不可致於人也若遠形均勢難以挑戰戰而不利挑迎敵也遠形去國遠也地均勢等無獨便利先挑之戰不利也凡此六者地之道也將之至任不可不察也故曰深草蘙薈者所以遁逃也深谷阻險者所以止禦車騎也李靖曰此車騎之敗地也隘塞山林者所以少擊衆也衆少可以擊敵也沛澤杳冥者所以匿其形也是以塗有所不由隘難之地所以不當從也不得已從之故爲變也道雖近而中不利則不從也軍有所不擊軍雖可擊以險難久留之失前利若得之則利薄也窮困之卒阻高之軍不可攻屬死戰也當利守之以待時也地有所不爭也與背上同曹公曰得所以置華費者亦徐入徐州十四縣小地形可爭得而務失則不爭○凡地有絶澗遇天井天牢天羅天陷天郄必亟去之勿近也山水深大者爲絶澗四方高中央下者爲天井深水大澤陂塘蒙蘢所隱蔽者爲天牢可以羅絶人者爲天羅陂湖泥濘地形陷者爲天陷山澗迫狹地形深數尺高數丈者兵陵坑坎地形燒埆者天郄也吾遠之敵近之吾迎之敵背之用兵常遠六害令敵近背之則吉在我而敵凶矣此六者當迎不當背也不知山林險阻之形者不能行軍高石崇者爲山衆樹所聚爲林坑塹者爲險一高一下者爲阻水草漸洳爲沮衆水所歸而不流者爲澤不先知軍之所據及山川之形者則不能行師也

按地形知勝負

周書陰符太公曰夫將貴知變動事貴知地形騎貴知別徑奇道故三軍同名異用可往而無以還者車之死地越險絶阻乘敵遠行者車之竭地前易後險車之困地深止背阻出而無返者車之患地左險右易上陵仰阪車之逆地深塹黏土車之勞地隱滯橫畝犯歷深澤者車之壞地日夜霖雨旬月不止泥淖難前車之陷地凡騎以陷敵而不能破敵敵人走以步騎反擊我後此騎之敗地也追背踰限長驅不止敵伏我兩傍又絶我後此騎之圍地也往無以返入無以出陷於天井塡於地牢此騎之死地也所由入者隘所由去者遠彼弱可以擊我強少可以擊我衆此騎之沒地大澗深谷蘙薈林草此騎之竭地左右有水前有大阜後有高山戰於兩水之間乘敵過邑是謂表裏相合左有深溝右有峭坑高下與地平觀之廣易進退相敵此並騎之陷地汙下沮澤進退漸洳者騎之

患地拙將之所以見擒明將之所務避也○周末吳子問孫武曰吾至輕地始入敵境士卒思還難進易退未背險阻三軍恐懼大將欲進士卒欲退上下異心而敵盛守脩其城壘整其車騎或當吾前或擊吾後則如之何武曰軍在輕地士卒未專以入爲務無以戰爲故無近其名城無由其通路設疑佯惑示若將去乃選驍騎銜枚先入掠其牛馬六畜三軍見得進乃不懼分吾良卒密有所伏敵人若來擊之勿緩若其未至捨之而去○又問曰爭地敵先至據要保利簡兵練卒或出或守以備我奇則如之何武曰爭地之法讓之者得求之者失其敵得處慎勿攻之引

而佯走建旗鳴鼓趣其所愛曳柴揚塵惑其耳目分
吾良卒密有所伏敵必出救人欲我與人棄吾取此
爭先之道若我先至而敵用此術則選吾銳卒固守
其所輕兵追之分伏險阻敵人還鬬伏兵旁起此全
勝之道也○又曰交地吾將絕敵不得來必全吾邊
城脩其所備深絕通道固其阨塞若不先圖敵人已
備彼可得來而吾不可往衆寡又均則如之何武曰
旣吾不可以往彼可以來吾分卒匿之守而勿怠示
其不能敵人且至設伏隱廬出其不意也○又問曰
衢地必先吾道遠發後雖馳車驟馬至不能先則如
之何武曰諸侯參屬其道四通我與敵相當而傍有

國所謂先者必重幣輕使約和傍國交親結恩兵雖
後至衆以屬矣簡兵練卒阻利而處親吾軍士實吾
資糧令吾車馬出入瞻候我有衆助彼失其黨諸國
犄角震鼓齊攻敵人驚恐莫知所當○又曰吾引兵
深入重地多所踰越糧道絕塞設欲歸還勢不可過
欲食於敵持兵不失則如之何武曰凡居重地士卒
輕勇轉輸不通則掠以繼食下得粟帛皆貢於上多
者有賞士無歸意若欲還出切爲戒備深溝高壘示
敵且久敵疑通途私除要害之道乃令輕車銜枚而
行塵埃氣揚以牛馬爲餌敵人若出鳴鼓隨之陰伏
吾士與之中期內外相應其敗可知○又問曰吾入

圮地山川險阻難從之道行久卒勞敵在吾前而伏
吾後營居吾左而守吾右良車驍騎要吾隘道則如
之何武曰先進輕車去軍十里與敵相候接期險阻
或分而左或分而右大將四觀擇空而取皆會中道
倦而乃止○又問曰吾入圍地前有強敵後有險難
敵絕糧道利我走勢敵鼓譟不進以觀吾能則如之
何武曰圍地之宜必塞其闕示無所往則以軍爲家
萬人同心三軍齊力并炊數日無火煙故爲毀亂寡
弱之形敵人見我備之必輕告勵士卒令其奮怒陳
伏良卒左右險阻擊鼓而出敵人若當疾擊務突前
鬬後拓左右犄角○又問曰敵在吾圍伏而深謀示

我以利縈我以旗紛紛若亂不知所之奈何武曰千
人操旌分塞要道輕兵進挑陣而勿轉交而勿去此
敗謀之法○戰國魏武侯問吳起曰有師甚衆據險
高壘守以強弩退如山移進如風雨糧食又多不能
長久則如之何起曰車騎步從分軍五衢敵人必惑
莫知所如敵若堅守急行間諜以觀計謀彼聽吾說
解軍而去不聽吾說吾軍疾戰勝而勿追不勝疾歸
或佯北安行設伏疾鬬一結其後一絕其路兩軍銜
枚或左或右而襲其處吾軍交至必有其利○又問
曰谿谷險阻與敵相逢彼衆我寡則如之何起曰息
而待之揚弓滿弩且備且應亂則擊之勿疑理則退

後蹤之。凡過山谷丘陵，亟行勿留。高山深谷，卒然遇敵，必先鼓譟乘之。○又問曰：左右高山，地甚隘狹，卒逢敵人，擊之不敢，去之不得，為之奈何？起曰：此為谷戰，勇者雖眾勿用，募吾材士與敵相當，輕足利兵以為前行，分車列騎，退隱四方，且拒且去，求勢不滅敵。若堅陣行山，列營應須更圖。○又問：敵近而薄我，我無道路，我眾甚懼，為之奈何？對曰：為此之術，我眾彼寡，參分而更之；彼眾我寡，合陣從之。○又問曰：若暴寇近薄，驅我馬牛，取我禾稼，為之奈何？對曰：寇暴之至，善守而勿應，彼將暮去，其裝必重，其心必恐，退還務速，必有不屬，追而擊之，其兵必散，雖眾可破也。

自戰其地則敗

春秋時，鄖人音云軍於蒲騷，鄖邑。將與隨、絞、州、蓼伐楚。楚將屈瑕楚將患之。大夫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虞，度也。四邑，隨、絞、州、蓼也。君次於郊郢，以禦四邑；君謂屈瑕也。郊郢，楚地。我以銳師宵加於鄖，鄖有虞心而恃其城，恃近城。莫有鬬志。若敗鄖師，四邑必離。從之，遂敗鄖師於蒲騷。○周末，吳子問孫武曰：散地士卒顧家，不可與戰，則必固守不出。敵攻我小城，掠吾田野，禁吾樵採，塞吾要道，待吾空虛而急來攻，則如之何？武曰：敵人深入吾都，多背城邑，士卒以軍為家，專志輕鬬。吾兵在國，安土懷生，以陣則不堅，以鬬則不勝，當集人眾，聚穀蓄帛，保城邀險，遣輕兵絕其糧道，彼挑戰不得，轉輸不至，野無所掠，三軍困餒，而誘之，可以有功。若欲戰，必因勢。勢者，依險設伏，無險則隱於天陰晦昏霧，出其不意，襲其懈怠。○後魏太武帝親征後燕，將慕容德於鄴，戰，前軍敗績，復又欲攻之，別駕韓諱進曰：今魏不可擊者四，燕不宜動者三。魏懸軍遠入，利在野戰，一不可擊也；深入近畿，致兵死地，二不可擊也；前鋒既敗，後陣方固，三不可擊也；彼眾我寡，四不可擊也。官軍自戰其地，一不宜動；動而不勝，眾心不固，二不宜動；隍池未修，敵來無備，三不宜動。此皆兵機也。深溝高壘，以逸待勞，彼千里饋糧，野無所掠，久則三軍靡費，攻則士眾多斃，師老釁生，詳而圖之，可以捷也。德曰：韓別駕之言，良平之策也。

據險隘

周末，吳子問孫武曰：敵人保據山險，擅利而處之，糧食又足，挑之則不出，乘間則侵掠，為之奈何？武曰：分兵守要，謹備勿懈，潛探其情，密候其怠，以利誘之，禁其樵牧，久無所得，自然變改，待離其固，奪其所愛，敵據險隘，我能破之也。○後漢末，曹公使夏侯妙才、張郃屯漢中，蜀先主進兵漢中，次于陽平關，南渡沔水，沿山稍前，於是定軍勢作營。妙才將兵來爭其地，先主命黃忠乘高鼓譟攻之，大破妙才軍，斬妙才，曹公

自長安南征先主遙策之
我必有漢川矣及曹公至先主斂衆拒險終不交鋒
積日不戰兵士亡者多曹公果引軍退還先主遂有
漢中○魏將曹爽之伐蜀司馬景王同行出駱谷次
于興元蜀將王林夜襲景王營堅卧不動林退景王
謂諸將曰費禕已據險拒守不獲戰攻之不可宜亟
（紀力反）還軍以爲後圖爽等引退禕果馳兵趣三嶺爭
險乃得過○東晉末大將宋武帝討南燕慕容超超
召群臣議拒晉師大將公孫五樓曰吾軍輕果所利
在速戰初鋒勇銳不可爭也宜據大峴使不得入曠
日延時沮其銳氣徐簡精騎二千循海而南絕其糧

運別敕段暉率兗州之軍緣山東下腹背擊之上策
也各命守宰依險自固校其資儲之外餘悉焚蕩芟除
粟苗使敵無所資堅壁清野以待其弊中策也縱賊
入峴出城逆戰下策也超曰吾京都殷盛戶口衆多
未可以一時入守清苗布野非可卒芟設使芟苗城
守以全性命朕所不能今據五州之强帶山河之固
戰車萬乘鐵馬萬群縱令過峴至於平地徐以精騎
踐之此成擒也其將慕容鎮曰若如聖旨必須平原
用馬爲便宜出峴逆戰而不勝猶可退守不宜縱敵
入峴自貽窘逼昔成安君不守井陘之險終屈於韓
信諸葛瞻不據束馬之險卒擒於鄧艾以爲天時不
如地利但守大峴策之上也超又不從晉乃攝莒梁
父二戍修城隍簡士馬蓄銳以待之其夏晉師次東
莞超遣其左軍段暉等步騎五萬進據臨朐伐而晉
師度峴慕容超懼率兵四萬就段暉等于臨朐戰敗
超奔還廣固宋武圍廣固數月而拔齊地悉平矣

塞險則勝否則敗

春秋時蔡侯與吳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汭自豫章與
楚夾漢（豫章漢東江北地名）楚左司馬沈尹戌謂楚將子常曰
子沿漢而與之上下（沿緣也緣漢上下遮使勿度）我悉方城外以
毁其舟（以方城外人毁吳所舍舟）還塞大隧直轅冥阨（三者漢東之隘道）
（烏革反）子濟漢而伐之我自後擊之必大敗之既謀而

行楚大夫武城黑謂子常曰吳用木也我用革也（輓用
器）不可久也不如速戰大夫史皇謂子常曰楚人惡
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毁吳舟于淮塞城口而入（二城隘口）
（道之說有）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乃濟漢而陣
自小別至於大別（兩貞漢水至大別南入江然則此二別在江夏界）三戰子
常知不可欲奔（知其不可勝）史皇曰安求其事（求知政事）難而
逃之將何所入子必死之（子常違左司馬戌之言故敗）○漢將匈
奴呼韓耶單于來朝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音牆）字
昭君賜單于單于歡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
燉煌以罷邊備以休天子元帝下有司議郎中侯應
上言以爲不可其畧曰自周秦漢興以來匈奴寇掠

甚矣其北邊有陰山東西二千餘里本冒頓單于依
阻其中至孝武帝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漠北
建塞徼起亭隧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少
安大夷狄之情困則卑順强則驕逆天性然也前已
罷外城省亭隧今纔足以候望通烽火而已安不忘
危不可復罷且中國尚建關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
下之覬覦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城因山
巖石木柴殭落谿谷水門卒徒築理功費久遠不可
勝計今欲以一切省徭戍十年之外卒有他變障塞
破壞亭隧滅絶當更發屯繕理累世之功不可卒復
指所以求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帝納之其在邊附

○通典卷一百五十八　二

匈奴篇中○後魏遣將伐後燕慕容寶已平幷州踰川頻
勝寶在中山引群臣議之中山尹符謨曰魏軍强盛
千里轉鬬乘勝而來勇氣兼倍若逸騎平原形勢彌
盛殆難爲敵且杜險拒之中書令眭邃曰魏軍
多騎師剽銳馬無齎糧不過旬月宜令郡縣聚千家
爲一堡深溝高壘淸野待之至無所掠資食既竭不
過六旬自然窮退尚書封懿曰今魏師十萬天下之
勍敵也百姓雖欲營聚不足自固是則聚糧集兵以
資强寇且又動衆心示之以弱阻關拒戰計之上也
慕容麟曰魏今乘勝氣銳其鋒不可當宜完守設備
待其弊而乘之於是修城積粟爲持久之備魏攻中

山不尅乃進攻博陵魯口諸將望風奔退郡縣悉降于
魏寶違塞險之計故敗○大唐武德中太宗圍王充於東都王
充勢窮竇建德自河北來救諸將及蕭瑀等咸請且
退師避之太宗不許曰王充糧盡內外離心我當不
勞攻擊坐收其弊耳建德新破孟海公將驕卒惰今
我據武牢扼其機要若賊恃盛冒險爭鋒吾當攻之
必矣賊若不戰旬月之間王充自潰彼敗我振兵足
以臨之矣一行兩定在於斯舉若不速進賊入武牢
諸城新附必不能守二賊幷力將若之何秦府記室
薛收進曰王充據東都府庫填積所患者在於乏食
是以爲我所持建德摠十餘萬衆來拒王師亦當盡

○通典卷一百五十九　三

彼驍雄期於速戰若縱其兩寇相連轉河北之積以
相資給則伊洛間戰鬪不已大王今欲親率猛銳先
據成皐之險訓兵坐甲當彼疲弊之衆一戰必尅建
德破則王充自下不過數旬二國之君可面縛麾下
蕭瑀等奈何遂請退兵太宗曰善而從之留齊王元
吉圍王充親率三千五百人趨武牢守之不與戰相
待二十餘日五月建德謀伺官軍芻盡牧馬於河北
必將襲武牢太宗聞之遂牧馬千餘匹於河渚間以
誘之詰朝建德果悉衆而至陣於汜水東太宗候其
陣久卒饑令宇文士及率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上
賊陣動因而諸軍齊擊之大潰竟如太宗本策

死地勿攻

周末吳子問孫武曰吾師出境軍於敵人之地敵人大至圍我數重欲突以出四塞不通欲勵士激衆使之投命潰圍則如之何武曰深溝高壘示爲守備安靜勿動以隱吾能告令三軍示不得已殺牛燔車以饗吾士燒盡糧食塡夷井竈割髮捐冠絕去生慮將無餘謀士有死志於是砥甲礪刃并氣一力或攻兩傍震鼓疾譟敵人亦懼莫知所當銳卒分行疾攻其後此是失道而求生故曰困而不謀者窮窮而不戰者亡吳子曰若吾圍敵則如之何武曰山谷峻險難以踰越謂之窮寇擊之之法伏卒隱廬開其去道示其走路求生透出必無鬬意因而擊之雖衆必破又問曰吾在死地糧道已絕敵伏在險進退不得則如之何武曰燔吾蓄積盡我餘財激士勵衆使無生慮鼓呼而衝進而勿顧失命爭強死而須鬬若敵在死地士卒氣勇欲擊之法順而勿抗陰守其利絕其糧道恐有奇兵隱而不覩使吾弓弩俱守其所○漢王遣將韓信擊趙未至井陘口三十里止舍夜半傳發（傳令軍中便發也）選輕騎二千人人持一赤幟從間道萆山（萆音蔽依山自覆蔽也）而觀趙軍誡曰趙見我走必空壁逐我若疾入趙壁拔趙幟立漢赤幟令其裨將傳餐曰今日破趙會食信乃使萬人先行出背水陳趙軍望見而大笑平

旦信建大將之旗鼓行出井陘口趙開壁擊之大戰良久於是信走水上軍水上軍空壁逐信信已入水上軍軍皆殊死戰不可敗信所出奇兵二千騎馳入趙壁皆拔趙幟立漢赤幟趙軍既不得還壁見漢幟大驚遂亂遁走於是漢兵夾擊大破虜趙軍斬陳餘泜（音遲）水上擒趙王歇諸將因問信曰兵法右背山陵前左水澤今者將軍令臣等反背水陣破趙會食諸臣等不服然竟以勝此何術也信曰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兵法不曰陷之死地而後生置之亡地而後存且信非得素拊循士大夫也（拊孚武反）此所謂驅市人而戰其勢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爲戰今與之生地皆走寧尚可得而用之乎諸將皆服曰非所及也○十六國後涼呂光遣二子紹纂伐段業南涼禿髮烏孤遣其弟鹿孤及楊軌救業業等憚盛欲三門關挾山而東纂曰挾山示弱取敗之道不如結陣衝之彼必憚我而不戰也紹乃引軍而南業將擊之其將沮渠蒙遜諫曰楊軌恃虜騎之強有窺覦之志紹纂兵在死地必決戰求生戰則有太山之安不戰則有累卵之危業曰卿言是也乃按兵不戰紹亦難之各引兵歸（業懼而不戰）○梁將陳慶之守渦陽城與後魏軍相持自春至冬數十百戰師老氣衰魏之援兵復欲築壘於軍後諸將恐腹背受敵議退師慶之曰共來

至此涉歷一歲靡有損伏其數極多諸君並無鬬心
皆謀退縮豈是欲立功名直聚爲抄暴耳吾聞置兵
死地乃可求生須傍圍合然後與戰必捷諸將壯其
計從之魏人倚角作十三城慶之銜枚夜出陷其四
壘所餘九城兵甲猶盛乃陳其俘馘鼓吹而攻遂大
奔潰斬獲略盡矣○後魏北齊神武興義兵於河北
時爾朱兆等四將兵馬號二十萬夾洹水而軍洹音桓時
神武士馬不滿三萬以衆寡不敵遂於韓陵山爲圓
陳繫牛驢以塞道於是將士皆死戰四面奮擊大破
之按神武兵少又兆等十倍圍而缺之神武自塞其缺令皆有必死之志是少破衆也○南
齊北豫州刺史司馬消難請降後周將楊忠與柱國

通典卷一百五十九　十五

達奚武援之於是共率騎士五千人各乘馬一匹從
間道馳入齊境五百里前後遣三使報消難而皆不
返命去北豫州三十里武疑有變欲還忠曰有進死
無退生獨以千騎夜趣城下四面峭絕徒聞擊柝之
聲武親來麾數百騎以西忠勒餘騎不動候門開而
入乃馳遣召武時齊鎮城將伏敬遠勒甲士二千人
據東陴舉烽嚴警武憚之不欲保城乃多取財帛以
消難及其屬先歸忠以三千騎爲殿到洛南皆解鞍
而臥齊衆來追至於河北忠謂將士曰但飽食今在
死地賊必不敢渡水以當我鋒食畢齊兵佯若渡水
忠馳將擊之齊兵不敢逼遂徐引而還○大唐衛公
李靖兵法曰若敵人在死地無可依固糧食已盡救
兵不至謂之窮寇擊此之法必開其去道勿使有鬬
心雖衆可破當精騎分塞要道輕兵進而誘之陣而
勿戰敗謀之法也

總論地形附

大唐衛公李靖兵法曰軍志云失地之利士卒迷惑
三軍困敗饑飽勞逸地利爲寶不其然矣是以彼此
俱利之地則讓而設伏趨其所愛傍而襲之彼此不
利之地則引而佯去待其半出而邀擊之平易之所
則率騎而與陣險隘之處則厲步以及徒往易歸難
左險右阻沮洳幽穢垣埳溝瀆此車之害地也有入

通典卷一百五十九　十六

無出長驅遠驅大阜深谷洿泥塹滓此騎之敗地候
覘利及限堅分川則可以縱弓弩聲塵既接深林盛
薄斯可以奮矛鋋崖岸深阜則必用風火將廣翳薈
則必率其伏平原則方布斜則圓形左右俱高則
狹阻後高前下則銳衝凡戰之道以地形爲主虛實
爲佐變化爲輔不可專守險以求勝也仍須節之以
令故變之以權任肩逸待勞掩遲爲疾不明地利其
敗不旋踵矣或有進師行軍不因鄉導陷於危敗爲敵
所制左谷右山束馬懸車之逕前對後絕鴈行魚貫
之嶮兵陣未整而強敵忽臨進無所憑退無所固求
戰不得自守莫安住則日月稽留動則首尾受敵野

無水草軍之資糧馬困人疲知窮力極一夫守隘萬夫莫向如彼要害敵先據之如此之利我已知守縱有餽兵利器亦何以施其用事至于此可不愼之哉若此死地疾戰則存不戰則亡當須上下同心併氣一力抽腸濺血一死一前因敗爲功轉禍爲福矣耶

前篇吳子孫武問答齊中

勵士決戰 兵者凶器不得已而用之戰者危事亦必不當勝者非激勵無以成功今故於死地勿攻之後他皆類此也

昔周武王將伐紂問太公曰若今敵人圍我斷後絶糧吾欲徐以爲陣以致爲務奈何太公曰不可此天下之困兵也暴用之則勝徐用之則敗爲四衝陣以

一○通典卷一百五十九　十五

驍騎驚其君親左軍疾右軍迭前迭後往敵之空吾軍疾擊鼓呼而當○又問曰敵跌其陣又逐其後跳我流矢以殺我弓弩勞我士卒爲之奈何太公曰發我銳士先擊其前軍騎備其左右引而分隊以隨其後三軍疾戰凡以少擊衆避之於易要之於險避之於晝取之於夜故曰以一擊十莫善於阨以十擊百莫善於險以千擊萬莫善於阻用衆者務易用少者務阨也○戰國秦圍趙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子李同說平原君曰君不憂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爲虜何爲不憂乎李同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以百數婢妾

被綺縠餘粱肉而人褐衣不完糟糠不厭或剡木爲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時易德耳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之赴秦軍秦軍爲之却三十里會魏信陵君以師來救秦軍而退○戰國齊上將田單率師將攻狄魯仲連子曰將軍攻狄必不能下矣單曰吾以破亡餘卒破萬乘之燕今攻狄而不能下何也上車不謝而去遂攻狄三月不克齊嬰兒謠曰大冠若箕修劍拄頤單乃懼問魯仲連子對曰將軍在即墨之

一○通典卷一百五十九　十六

時坐則織蕢立則杖鍤爲士卒倡當此之時將軍有死之心而士卒無生之志聞是言莫不揮泣奮臂而欲戰此所以破燕也當今將軍東有掖邑之封西有淄上之寶足以樂生而惡死此之所以不勝也田單明日結髮厲氣立於矢石之間引枹而鼓之狄人乃下○秦末秦軍攻趙兵渡河皆沈船破釜甑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秦將王離九戰絶其甬道大破虜王離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縱及楚擊秦將諸侯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當十楚兵呼聲動天地諸侯軍無不人人惴之瑞反恐○後漢將吳漢率

兵圍蘇茂於廣樂劉永將周建來救漢將輕騎迎戰
不利墮馬傷膝還營諸將謂漢曰大敵在前而公傷
臥衆心懼矣漢乃勃然裹瘡而起椎牛饗士令軍中
曰賊衆雖多皆刼掠羣盜勝不相讓敗不相救非有
仗節死義者也今日封侯之秋諸君勉之於是軍士
激怒人倍其氣旦日建茂合兵圍漢漢選四部精兵
二千餘人齊鼓而進建軍大潰還城漢長驅追擊大
破之○十六國前秦苻堅將王猛討前燕慕容暐暐
遣將慕容評屯於潞川以拒之猛與評相持遣裨將
郭慶之以銳卒五千夜從間道出評營後傍山起火
燒其輜重暐懼遣使讓評催之速戰猛知評貪未窮

（通典卷一百五十九）　一五

新有可來之會評又來戰乃陳於潞原而誓衆曰今
與諸軍深入賊地宜各勉進不可退也願戮力行間
以報恩顧受爵明君之前慶觴父母之室不亦美乎
衆皆奮勇破釜棄糧大呼競進猛視評言之衆惡之
謂鄧羌曰今日之事非將軍莫可以捷將軍其勉之
羌曰若以司隸見與者公無以爲憂猛曰此非吾之
所及必以本郡太守萬戶侯相處羌不悅而退俄而
兵交猛召之羌寢而不應猛馳就許之羌於是大飲
帳中與張蚝徐成等（蚝史反）大跨馬運矛馳入評軍出入
數四傍若無人擊殺斬將殺傷甚衆戰及日中大敗
評衆俘斬五萬○十六國前秦苻堅爲姚萇所殺苻

堅率兵伐姚萇皆刻鉾鎧爲死休字示以戰死爲志
每戰以長矟鉤刃爲方圓大陣知其後薄從中分配
故人自爲戰所向無前○東晉末宋武帝作相舉兵
伐後秦姚泓以王鎮惡爲前鋒軍至渭橋鎮惡所乘
皆蒙衝小艦鎮惡登岸渭水流急倏忽間諸艦悉逐
流去時泓屯軍在長安城下猶數萬人鎮惡撫慰士
卒曰鄉諸人並家在江南此是長安城北門外去家
萬里而多舫乘衣糧並已逐流去豈復有求生之計
邪唯宜死戰可以立大功不然則無遺類耳乃身先
士卒衆亦知無復退路莫不騰踴爭先泓衆一時奔
潰即陷長安地○隋時突厥入寇隋將楊素擊之先

（通典卷一百五十九）　二十

是諸將與虜戰每慮胡騎奔突皆以戎車步騎相參輿
鹿角爲方陣騎在其內素謂人曰此乃自固之道非
取勝之方也於是悉除舊法令諸軍爲騎陣突厥頭
可汗聞之大喜率精騎十餘萬而至素奮擊大破之
素多權略乘機赴敵應變無方然大抵馭戎嚴整有
犯軍令者立斬之無所寬貸每將臨寇求人過失而
斬之多者百餘人少者不下十數流血盈前言笑自
若及其對陣二三百人赴敵陷陣而還者則已如不
能陷陣而還者無問多少悉斬之又令二三人復進
還如向法將士股慄有必死之心由是戰無不勝
稱名將

衆寡勢百相懸厲士攻其師

王莽末劉伯升起兵光武守昆陽莽將王尋王邑來討兵號百萬先至昆陽已十萬圍數重時伯升已拔宛中兵到而佯墮其書尋邑得之不喜諸將既經累捷膽氣益壯無不一當百光武乃與敢死者三千人從城西水上衝其中堅尋邑陣亂乘勢崩之遂殺王尋城中亦鼓譟而出中外合勢震呼動天莽兵大潰走者相騰踐

乘卒初銳用之

劉項爭天下之際漢王至南鄭諸將及士卒皆歌思歸韓信說漢王曰項王諸將之有功者而王獨居南

鄭是遷也軍吏士卒皆山東之人日夜跂而思歸及其鋒而用之可以有大功天下已定民皆自寧不可復用不如決策東向爭權天下漢王從之終滅項籍○後周末隋文帝作相遣將往仲文先以兵定關東破尉遲迥將檀讓移仲文在蓼隄諸將皆曰軍自遠來士馬疲弊不可決勝仲文令三軍趣食列陣大戰既而破賊諸將皆請曰前兵疲不可交戰竟而克勝其計安在仲文笑曰吾所部將皆山東人果於進不宜持久乘勢擊之所以制勝諸將皆以為非及也

激怒士氣

春秋時晉侯逆秦師使大夫韓簡視師復曰師少於我鬭士倍我公曰何故對曰出因其資（[illegible]）入用其寵（[illegible]）饑食其粟三施而無報是以來也今又擊之我怠秦奮倍猶未也壬戌戰于韓原晉戎馬還濘而止（濘泥也還便旋也小駟不調故隨泥中）秦伯獲晉侯以歸（[illegible]）○春秋時楚子伐隨軍於漢淮之間隨將季梁諫隨侯曰請下之弗許而後戰（[illegible]）請所以怒我而怠寇也隨少師曰必速戰不然將失楚師隨侯禦之戰于速杞隨師敗績（若用季梁之謀則勝矣）○戰國燕將騎劫攻齊即墨齊將田單拒守妄宣言曰吾唯懼燕軍之劓所得齊卒置之前行與我戰即墨敗矣燕人聞之如其言城中人見齊諸降者盡劓皆怒堅守唯恐

見得田單又縱反間曰吾懼燕人掘吾城外冢墓戮先人可為寒心燕軍盡掘壟墓燒死人即墨人從城上望見皆涕泣其欲出戰怒自十倍大敗燕師○後漢度尚為荊州刺史討桂陽賊渠帥卜陽潘鴻等從入山谷尚窮追數百里遂入南海破其三屯多獲珍寶而陽鴻等黨衆猶盛尚欲攻之而士卒驕富莫有鬭心尚計緩之則不戰逼之必逃亡乃宣言卜陽潘鴻作賊十年習於攻守今兵寡少未易可進當須諸郡所發悉至乃併力攻之申令軍中恣聽射獵兵士喜悅大小皆相與從禽尚乃密使所親客潛焚其營珍積皆盡獵者來還莫不涕泣人人尉勞深自咎責因

曰卜陽等財實足富數代諸卿但不俟力耳所占小
小何足介意衆咸憤踊尚乃今秣馬蓐食明晨徑趣
賊屯陽鴻自以深固不復設備吏士乘銳大破平之

杜氏通典卷一百五十九 終

通典卷一百五十九

十二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六十 路

兵十三

圍敵勿周 圍師量無外救緩攻取之 攻城戰具附

絕糧道及輜重 火攻 火兵 火獸 火禽 火盜 火弩附

乘虛取勝 水攻 水平及水戰附 敵半涉水擊必勝

軍行處水附 與敵水軍絕下流敗之

孫子曰下政攻城 夫攻城屠邑攻之下者所害者多 攻城之法爲不

得已脩櫓轒轀 下1.盈分 具器械三月而後成 脩櫓長楯也轒轀四

輪車皆可推而往來冒以攻城器械謂雲樓梯衝 飛石建傳之物攻城總名言於上說敗具積一時乃成 也

距闉又三月而後已 距闉者上山也積土爲山而 前以前於城距於土積其虛

實春秋傳曰楚司馬子反乘闉而闚宋城 將不勝心之忿而蟻附之則殺

通典卷一百六十 六

士卒三分之一 守過二將敵人不服將不勝心之三分 多使十卒城附其威我傷我士民之

一分也之而城不拔者此攻城之災 言攻趣非曰拔大暴一爲戰已 害故前不言代於謀伐交

禍不勝則失 故善用兵者屈人之兵而非戰 不言非戰攻 乃以威刑伯敵內不戰

謀司馬法曰上 拔人之城而非攻也 而以敵若暴不理 敵不將我圍

主以之也是社力 毀人之國而不久也 敵將圍不得暴逆害毀而 以必全天

兵不鈍而利可全此謀攻之法也 完不得之敵立敵勝而兵之 十以全

下兵不 故用兵之法十則圍之 以十敵一則圍之是將智勇等而兵利鈍均也若主弱客強不用十也曹公以十圍一

銳而可鈍也若敵有他變則不可 五則攻之 以五敵一則三術爲正二術爲奇

使可下也 若主盛而圍之 未圍必不得其城 以之攻 五則攻之 我

乃以攻之 敵人必戰而敵不戰 又曰兵之情圍則禦

乎敵 不得已則鬬 過則從 不得已則鬬勢有所不得已也 言不能以不得已之勢者

有所人過則是〔[illegible]司馬法曰圍其三面開其一面〕之〔以示生路〕此用兵之法〔[illegible]若敵臨危據險[illegible]當固守[illegible]〕又曰倍則分之〔[illegible]則分割其軍也故大[illegible]不能分移不可語也〕敵已一二〔[illegible]〕故微乎微微至於無形〔言其微妙所不可見〕神乎神神至於無聲故能為敵之司命〔言變化之形倏忽若神能料敵死生若天之司命〕又曰善攻者動於九天之上也〔善攻者因天時地利為水火之變使敵不知所備言其雷震發動若於九天之上也〕

圍敵勿周

後漢初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總兵討之張步使其大將費邑軍歷下又分守祝阿鍾城弇先擊祝阿且自攻城未日中而拔之故開圍一角令其衆得奔歸鍾城鍾城人聞祝阿已潰大恐懼遂空壁亡去後漢妖巫維汜弟子單臣相聚入原武城劫吏人自稱將軍光武遣臧宮將北軍數千人圍之賊穀食多數攻不下士卒死傷帝召公卿諸侯王問方略明帝時為東海王獨對曰妖巫相劫勢無久立其中必有悔欲亡者但外圍急不得走耳宜小挺緩〔挺解也〕令得逃亡則一亭長足以擒也帝即敕宮撤圍緩賊衆分散遂斬臣等後漢末將軍朱雋〔音俊〕與荊州刺史徐璆共討黃巾擊賊帥趙弘斬之餘賊帥韓忠復據宛乞降司馬張超請聽之雋曰兵有形同而勢異者昔秦項之際

通典卷一百六十　二

輒擢之自東歷西徑入曹公營當城門復怒守圍者收縛之因開圍馳入城下配以繩引之孚得入城中鼓譟皆呼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公笑曰此非徒入方且復出孚計事訖以還而外圍益急謂配曰城中穀少無用老弱為不如驅出之省穀配乃夜揀得一千人皆令持白旛束脂燭從三門並出請降孚將所來騎隨降人而出時守圍吏聞城中悉降火光照耀但共觀火不復視圍孚出北門而歸尚明日曹公聞孚已得去曰果如吾言○曹公征馬超於關中軍于渭南為賊衝突營不得立地又純沙不勝版築其將婁伯子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為城以水灌之須臾成冰堅如鐵石功不逾曙而堵斯立雖金湯之固未能過也公從之兆明而就○吳將周瑜使甘寧據夷陵魏將曹仁圍寧呂蒙往救之仍分遣三百人柴斷險道賊走可得其馬軍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夜遁去行過柴道騎皆捨馬步走蒙兵追蹙獲馬三百餘匹方船載還○吳將賀齊討黟歙賊帥〔黟音〕陳僕祖山等二萬人屯林歷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十丈逕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營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士為作鐵弋密於隱險賊所不備處以弋拓山為緣道道成夜令人潛上乃多懸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

通典卷一百六十　三

千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聲
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爲守路備
嶮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其中有善禁術吳
師刀劍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輒致不利齊曰
吾聞之雄黃勝五兵還刑能威敵夫金有刃虫有毒
者皆可禁之以無刃之兵不毒之虫彼必無能爲也
遂伐木爲棓（與棒同）列陣四面羅列俱鳴鼓角勒兵待
曙賊惶遽無依禁術不効遂大破而降之○十六國
後趙石勒將石季龍大掠陳蔡間而去留將姚豹守
譙城住西臺東晉將祖逖遣將韓潛等鎮東臺同一
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

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擔
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
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戎饑久益懼無復膽氣也
○十六國前秦苻堅陷襄陽晉將桓沖攻之堅將慕
容垂等率步騎五萬救襄陽以石越爲先鋒次于沔
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火炬於樹枝上光照數里沖
懼退還上明○東晉末大將宋武帝北征廣固嶺南
賊將徐道覆謂其帥盧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
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爲也循從之初道覆密欲裝
舟艦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稱
力少不能得致即賊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

（國根少而人多圖而勿攻）○以大木爲牀下置六輪上立雙牙牙
有檢梯節長丈二又有四桄桄相去三尺勢微曲遞
互相檢飛於雲間以窺城中有上城梯首冠雙轆轤
枕城而上謂之飛雲梯○以大木爲牀下安四獨輪
上建雙陛陛間檢中立獨竿首如桔槹狀其竿高下
長短大小以城爲準首以窠盛石大小多少隨竿力
所制人挽其端而投之其車推轉逐便而用之亦可
埋脚著地逐便而用其旋風四脚亦可隨事而用謂
之抛車○作軸轉車車上定十二石弩弓以鐵鉤繩
連車行軸轉引弩弓持滿弦牙上弩爲七衢中衢大
箭一鏃刃長七尺廣五寸箭簳長三尺圍五寸以鐵

葉爲羽左右各三箭次小於中箭其牙一發諸箭齊
起及七百步所中城壘無不摧陷樓櫓亦顛墜謂之
車弩○以木爲脊長一丈徑一尺五寸下安六脚下
闊而上尖高七尺內可容六人以濕牛皮蒙之人蔽
其下舁直抵城下木石鐵火所不能敗則用攻其城
謂之小頭木驢於城外起土爲山乘城而上古謂之
土山今謂之壘道用生牛皮作小屋幷四面蒙之屋
中置運土人以防攻擊者（土山即孫子所謂距闉也）鑿地爲道行
於城下用攻其城往往建柱積薪於其柱圜而燒之
柱折城摧○以八輪車上樹高竿竿上安轆轤以繩
挽板屋上竿首以窺城中板屋方四尺高五尺有十

二孔四面別布車可進退圍城而行於營中遠視亦謂之巢車如鳥之巢即今之板屋也〇以板為幔立桔槔於四輪車上懸幔逼城堞間使趫捷者蟻附而上矢石所不能及謂之木幔〇以小瓢盛油冠矢端射城樓櫓板木上瓢敗油散因燒矢鏃內簳中射油散處火立然復以油瓢續之則樓櫓盡焚謂之火箭〇磨杏子中空以艾實之繫雀足上加火薄暮群放飛入城壘中棲宿其積聚廬舍須臾火發謂之火杏

孫子曰使敵不得至者害之也（至其所必走攻其所必救能守其險害之要路敵不得自至故王子曰一犬當穴萬鼠不敢出一虎當谿萬鹿不敢過此中之也）故飽能饑之（絕其糧）委軍而爭利則輜重捐（委置庫藏輕師而行若敵乘虛而來抄絕其後則已輜重皆棄捐）是以軍無輜重則亡無糧食則亡無委積則亡（無此三者亡之道也委積財貨之屬）

絕糧道及輜重

漢王遣將韓信以兵數萬欲東下井陘擊趙趙王與陳餘聚兵井陘口號稱二十萬李左車說陳餘曰韓信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欲以下趙此乘勝而去國遠鬭其鋒不可當臣聞千里餽糧士有飢色樵蘇後爨（樵取薪也蘇取草也）師不宿飽今井陘之道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行數百里其勢糧食必在其後願足下假臣奇兵三萬人從間道絕其輜重足下深溝高壘堅營勿與戰使前不得還吾奇兵絕其後野無所掠鹵

不待至十日而韓信之頭可致於戲下不然必為所擒矣陳餘儒者常稱義兵不用詐謀奇計曰吾聞兵法十則圍之倍則戰今韓信兵號數萬千里而襲我亦已罷極今如避不擊後有大者何以加之則諸侯謂吾怯而輕來伐我不聽韓信使人間視知其不用大喜乃敢引兵遂進竟破趙軍（陳餘遠之而敗）〇漢景帝初吳楚七國反以太尉周亞夫將之亞夫問父絳侯客鄧都尉曰策安出客曰吳楚兵銳甚難與爭鋒而剽輕不能久莫若引兵東北壁昌邑以梁委吳吳必盡銳攻之將軍深溝高壘使輕兵絕於淮泗口糧道絕彼吳必將斃而糧絕矣乃以全強制其疲極破吳必矣

亞夫言於帝許之遂破吳軍〇王莽末天下亂光武兄伯升起兵討之莽時為將甄阜梁丘賜所敗復收會兵眾還保棘陽阜賜乘勝留輜重於藍鄉引精兵十萬南渡潢臨沘水（潢音黃沘音比）阻兩川間為營絕後橋示無還心伯升於是大饗軍士設盟約休卒三日為六部潛師夜起襲取藍鄉盡獲其輜重明旦漢軍自西南攻甄阜下江兵自東南攻梁丘賜至食時陣潰遂斬阜賜後漢末曹公與袁紹相持官渡沮（側居反）授言於紹曰北兵數眾而果勁不及南南穀虛少而貨財不及北南利在於急戰北利在於緩持宜曠以日月紹不從連營稍前逼官渡合戰曹公軍不利出

後紹壁爲高櫓起土山射營中營中皆蒙楯衆大懼
曹公乃發石車擊紹樓皆破紹衆號曰霹靂車紹爲
地道欲襲曹公營公輒於內爲長塹以拒之又遣奇
兵襲擊紹運車大破之盡焚其穀食會紹遣淳于瓊
等將兵萬餘人北迎運車沮授說紹可遣將別爲軍於
表以絕曹公之後紹復不從瓊宿烏巢去紹軍四十
里紹謀士許攸奔曹公攸謂曹公曰公孤軍獨守外
無救援危急之時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兩而無嚴
備可輕兵襲之不虞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
自敗也公乃選精銳步馬秉袁氏旗幟夜銜枚縛馬
口從間道出人負束薪時有問者紿之曰袁公恐曹操

抄掠後軍兵以益備聞者信之既至輜重圍屯燎薪
火光亘天地破瓊等悉斬之數日紹棄甲而遁○蜀
將姜維率衆侵魏依麴山築二城使牙門將句安李
韶等守之聚羌胡質任寇逼諸郡魏將陳泰禦之泰
謂諸將曰麴城雖固去蜀險遠當須運糧羌夷患維
勞役必未肯附今圍而取之可不血刃而拔其城雖
或有救山道險阻非行兵之地乃使鄧艾等進兵圍
之斷其運道及城外流水安等挑戰不許將士困窘
分糧聚雪以稽日月維果來救出自牛頭與泰相對
泰曰兵法貴在不戰而屈人今絕牛頭維無返道則
我之擒也諸軍各堅壘勿與戰自南渡白水循水而

東使諸將截其還路維懼遁走安等孤懸遂皆降○
十六國前趙劉曜遣將劉敞西伐張駿之武威駿遣
將辛晏韓璞率衆拒劉敞屯于狄道城韓璞進渡沃干
嶺辛巖曰我握衆數萬藉氐羌之銳宜速戰成功爾
久則生變璞曰自夏末以來太白犯月辰星逆行白
虹貫日皆變之大者不可以輕動動而不捷爲禍更
深吾將久而斃之且曜與石勒相攻敞亦不能久也
積七十餘日軍糧竭遣辛巖督運於金城敞聞之大
悅謂其將士曰韓璞之衆十倍於吾糧廩將懸難以
持久今分兵運糧可謂天授吾若敗辛巖璞等自潰
彼衆我寡宜以死戰戰而不捷當無匹馬還士衆咸

奮於是率騎三千襲巖于沃干大敗之璞軍遂潰死
者二萬餘人○十六國後趙石勒將石季龍大掠荊
河州而去留將姚豹守城住西平勒將以驢千頭運
糧以饋姚豹晉將祖逖遣韓潛馮鐵等追擊於汴水
盡獲之姚豹宵遁○十六國前秦苻堅遣將王猛伐
前燕慕容暐師至路川燕將慕容評率兵七十萬禦之
以持久制之猛乃遣其將郭慶率騎五千夜從間道
起火於高山因焚評輜重火見鄴中評性貪鄙障固
山泉賣樵鬻水積錢絹於丘陵三軍莫有鬭志因而
大敗○大唐高祖遣將薛仁貴郭待封伐吐蕃仁貴
留二萬人作兩柵輜重並留柵內倍道掩之待封不

從仁貴之兼領輜重繼進來至烏遊吐蕃二千餘並悉衆救其前軍迎戰待封敗之待封趨山軍糧及輜重並爲賊所掠仁貴遂退軍遂大敗(郭待封失輜重所以致敗)

孫子曰火攻有五一曰火人(與敵陳師戰敵傍近草因風燒之助也)二曰火積(焚其蓄積)三曰火輜(燒其輜重)四曰火庫(當使問人入敵燒營其兵庫也)五曰火墜(墜墮也以火墮入營中也矢頭之法鐵籠火著箭頭強弩射敵之營中一曰火道以火燒絕其糧道也)行火必有因(因姦人也又因風燥而焚燒)煙火素具(燒煙具也先具燒燧之屬)發火有時起火有日時者天之燥也(燥者陽也)日者宿在戊其東壁翼軫也(戊翼參口宿此宿之日則風也)凡此四宿者風起之日(蕭世誠曰春丙丁夏戊己秋壬癸冬甲乙此日有疾風猛雨也吾勸火一中有飛鳥于精知風雨期五子元洋武也各候其時可以用火也)凡火攻必因五火之變而應之火發於內則早應之於外(以兵應之使間人縱火於敵營內當速進以攻其外也)火發而其兵靜者待而勿攻極其火力可從而從之不可從而止(當見利則進知難則退也盡也盡大力可則應不可則止無使敵知所爲)火可發於外無待於內以時發之發於上風勿攻下風(不便也燒之必退退而逆攻之必爲所害也)晝風久夜風止(數當也陽風也晝風則火氣相動也夜風卒散陰風也夜亦當如風之長短)凡軍必知五火之變以數守之(候知起五火五變當以數消息其可否)故以火佐攻者明(取勝明也)

火攻

漢將李陵征匈奴戰敗旋師爲單于所逐及於大澤匈奴於上風縱火陵亦先放火燒斷草葭用絕火勢(蕭世誠曰敵用火勢焚吾門思火滅門吹吾當便積薪助火使火勢盛敵不得入亦拒火之一方也)○後漢末漢將皇甫嵩討黃巾賊張角嵩保長社賊來圍城嵩兵少軍中皆恐乃召軍吏謂曰兵有變不在衆寡今賊依草結營爲易風火若因夜縱火必大驚亂吾出兵擊之其功可成其夕遂大風嵩乃約勒軍士皆束炬乘城使銳士間出圍外縱火大呼城上舉燎應之嵩因鼓而奔其陣賊驚亂奔走嵩進兵討之與角弟梁戰於廣宗梁衆精勇嵩不能尅明日乃閉營休士以觀其變知賊意稍懈乃潛夜勒兵雞鳴馳赴其陣至晡時大破之後漢末劉表死曹公尅荊州得劉琮水軍泝流東下吳主孫權遣周瑜領兵逆

曹公遇於赤壁初一交戰曹公軍被退引兵次江北瑜等在南岸瑜將黃蓋曰今寇衆我寡難與持久然觀操軍方連船艦首尾相接可燒而走也乃取蒙衝鬬艦數十艘實以薪草膏灌其中裹以帷幕上建牙旗先書報曹公期以欲降又先備走舸各繫大船後因風相次俱前曹公軍吏士皆延頸遙觀指言蓋降蓋放諸船同時發火時風盛猛悉延至岸上營落頃之煙焰張天(焰音豔火飛也)人馬燒溺死者甚衆軍遂敗退○東晉將殷浩北伐其長史江逌取數百雞以長繩連之其腳皆繫火一時驅放群雞飛散火爇羌營因而奮擊苑將姚襄大敗之○後周遣將伐高齊齊

將段韶與大尉蘭陵王長恭同往扞禦至西境有栢谷城者乃絶險古城齊諸將莫肯攻圍韶曰汾北河東勢為國家之有若不去栢谷事同痼疾計彼援兵會在南道今斷其要路救不得來且城勢雖高其中甚狹火弩射之一旦可盡諸將稱善遂鳴鼓而攻之城潰獲儀同薛敬禮大斬獲首虜仍城華谷置戍而還○隋文帝時高頴獻取陳之策曰江南土薄舍多竹茅所有儲積皆非窖地密遣行人因風縱火待彼修葺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自可財力俱盡帝行其策由是陳人日弊

火兵　火獸　火禽　火盜　火弩附

火兵以驍騎夜銜枚縛馬口人負束薪束縕懷火直抵敵營一時舉火營中驚亂急而乘之靜而不亂捨而勿攻（火攻者因天時燥旱營舍茅竹積芻聚糧軍營於紹草宿莽之中因風而焚之）○火獸以艾熅火（熅於問反）置瓢開四孔繫瓢於野猪麞鹿項上針其尾端向營而縱之奔走入草瓢敗火發○火禽以胡桃剖分空中實艾火開兩孔復合繫野雞項上針其尾而縱之奔入草叢敗火發○火盜遣人音服與敵同者夜竊號逐便懷火偷入營焚其積聚火發亂而出○火弩以擘張弩射及三百步者以瓢盛火冠矢端以數百張中夜齊射敵營中芻草積聚乘風取勝

後漢楊琁為零陵太守是時蒼梧桂陽猾賊相聚攻郡縣賊衆多而力弱吏人憂恐琁乃特製馬車數十乘以排囊盛石灰於車上（排囊者即今排囊）繫布索於馬尾又為兵車專彀弓弩剋共會戰乃令馬車居前順風鼓灰賊不得視因以火燒其布然馬驚奔突賊陣因使後車弓弩亂發鉦鼓鳴震群盜大駭破散追逐傷斬無數郡境以清○陳武帝有江東梁將王琳率兵東下陳遣大將侯瑱等拒之瑱等以琳軍威方盛乃引軍入蕪湖避之是時西南風至急琳自謂得天時將取揚州侯瑱等徐出蕪湖以躡其後比及兵交西南風翻為瑱用琳兵放火燧以擲瑱船者皆反燒其船琳兵潰亂透水死者十二三其餘皆棄船上岸為陳軍所殺殆盡

水攻

孫子曰以水佐攻者強（水以為衝故強）水可以絶而不可以奪（水但能絶其敵道分敵軍耳不可以奪敵蓄積及詐致也）

漢王遣韓信已定齊臨菑遂東追齊王田廣至高密項羽使龍且將二十萬救齊王田廣龍且并軍與信戰未合人或說龍且曰漢兵遠鬬窮兵其鋒不可當齊楚自居其地戰兵易敗散不如深壁令齊王使其信臣招所亡城城聞其王在楚來救必反漢漢兵二千里客居齊齊城皆反之其勢無所得食可無戰而

降也龍且曰吾救齊不戰而降之吾何功今戰而勝之齊之半可得何爲止遂戰與信夾濰（音維）水陣韓信乃夜令人爲萬餘囊盛沙壅水上流引軍半渡擊龍且佯不勝還走龍且果喜曰固知信怯也遂追信度水信使人決壅囊水大至龍且軍太半不得渡即急擊殺龍且水東軍遂大敗走○後漢董卓將兵三萬討先零羌爲羌胡所圍糧食乏絕進退逼急乃於所渡水中偽立鰎（音堰）以爲捕魚而潛從鰎下過比賊追之決水已深不得渡時衆敗退唯卓全師而還○後漢末曹公圍呂布於下邳引沂泗二水灌城尅之（事具兵務建篇）○陳閩中守陳寶應舉兵反據建安晉安二郡

界水陸爲柵陳將章昭達討之據其上流命軍士伐木帶枝葉爲筏施栢（音柏）於其上綴以大索栢次列營夾兩岸寶應數挑戰昭達按甲不動俄而暴雨江水大漲昭達大放筏衝突水柵盡破又出兵攻其步軍寶應大潰遂尅定閩中○陳將歐陽紇據嶺南反陳將章昭達督衆軍討之紇乃出柵洭（音匡）口多聚沙石以竹籠置于木柵之外用遏舩艦昭達居其上流裝艦造栢以臨賊柵又令軍人銜刀潛行水中斫竹籠籠篾皆解因縱大艦隨水突之賊衆大敗因而擒紇○大唐武德中劉黑闥據河北背及太宗率兵討之先遣堰洛水上流使淺令黑闥得渡水及戰遂令

決堰水至深丈餘賊徒既敗爭渡水溺死者數千人咸以爲神異黑闥與二百餘騎奔于突厥悉虜其兵衆河北悉平○武德中李靖隨河閒王孝恭討蕭銑屬江水汎漲諸將皆請停兵以待水退靖謂孝恭曰兵者以速爲神機者將不可失今若乘水漲之勢倏忽至其城下可謂疾雷不及掩耳兵家上策也孝恭從之進兵次夷陵銑將文士弘屯清江靖與之決戰大破賊軍仍率所部星馳進發營於荆州城下弘既敗銑衆莫不震慴（之涉反）靖又破其將楊君茂鄭文秀等遂圍城數重其夜銑遣使請降請即入據其城號令嚴肅軍無私焉

水平及水戰具附

木槽長二尺四寸兩頭及中間鑿爲三池池橫闊一寸八分縱闊一寸深一寸三分池間相去一尺五分間有通水渠闊二分深一寸三分三池各置浮木闊狹微小於池箭厚三分上建立齒高八分闊一寸七分厚一分槽下爲轉關腳高下與眼等以水注之三池浮木齊起眇目視之三齒齊平則爲高下準或十步或一里乃至數十里目力所及置照版度竿亦以白繩計其尺寸則高下丈尺分寸可知謂之水平○照版形如方扇長四尺下二尺黑上二尺白闊三尺柄長一尺大可握○度竿長二丈刻作二百寸二千

分每寸內小刻其分隨向遠近高下立竿以照版映之眇目視三浮木齊及照版以度竿上尺寸為高下遞而往視尺寸相乘則山崗溪澗水源下高深淺可以分寸而度○水戰之具其船闊狹長短隨用大小勝人多少皆以米為率一人重米二石其楫棹篙櫓帆席絙索沉石調度與常船不殊○樓船船上建樓三重列女牆戰格樹幡幟開弩窗矛穴置拋車壘石鐵汁狀如城壘忽遇暴風人力不能制此亦非便於事然為水軍不可不設以成形勢○蒙衝以牛生皮蒙船覆背兩廂開掣棹孔前後左右有弩窗矛穴敵不得近矢石不能敗此不用大船務於疾速乘人之

不及非戰之船也○鬬艦船上設女牆可高三尺牆下開掣棹孔船內五尺又建棚與女牆齊棚上又建女牆重列戰敵上無覆背前後左右樹牙旗幡幟金鼓此戰船也○走舸舷上立女牆置棹夫多戰卒少皆選勇力精銳者往返如飛鶻乘人之不及金鼓旗幟列之於上此戰船也○遊艇無女牆舷上置槳床（槳音獎）左右隨大小長短四尺一床計會進止迴軍轉陣其疾如風虞候居之非戰船也○海鶻頭低尾高前大後小如鶻之狀舷下左右置浮版形如鶻翅翼以助其船雖風濤漲天免有傾側覆背上左右張生牛皮為城牙旗金鼓如常此江海之中戰船也

孫子曰敵若絕水必遠水（引敵使渡而度之）客絕水而來勿迎之於水內令半度而擊之利（半度勢不并故可敗）欲戰無附於水而迎客（附近也近水待敵恐不得度也）視生處高（水上亦當處其高前向水後當依高處也）無迎水流（恐溉我也兵水流在下處不高處人之下流也為其沫淹溉灌人也或投毒藥於上流也）此處水上之軍也上雨水沫至欲涉者待其定也（恐半度水而遂漲上雨水當清而反濁沫至此敵人上遏水之斷欲以中絕軍也凡有沫至欲涉水先至者為絕軍當待其定也）

敵半涉水擊必勝（軍行渡水附）

春秋時晉將陽處（杵）父（音甫）侵蔡楚將子上救之與晉師夾泜（直尼反）而軍處父患之使謂子上曰吾聞之文不犯順武不違敵子若欲戰則吾退舍子濟而陣（欲避

楚佚處成陣而後戰）遲速惟命不然紓我（紓緩）老師費財亦無益也乃駕以俟子上欲涉大孫伯曰不可晉人無信半涉而薄我悔敗何及不如紓之乃退舍陽子宣言曰楚師遁矣遂歸楚師亦歸太子商臣譖子上曰受晉賂而避之楚之恥也罪莫大焉王殺子上（子上伂之不涉反被讒而誅之彰楚君不明）○楚漢相持項羽自擊漢將彭越於梁地令其將大司馬曹咎守城皋漢將挑楚軍咎度氾水戰漢將候半涉擊大破之（具挑戰篇）○後漢末青徐黃巾三十萬眾入渤海界欲與黑山合公孫瓚率步騎二萬人逆擊於東光南大破之斬首三萬餘級賊棄車重數萬兩奔走渡河瓚因其半濟薄之賊復大破死

者數萬人○魏將郭淮在漢中蜀主劉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議衆寡不敵依水爲陣以距之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算也不如遠水爲陣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既陣備疑不敢渡之蜀主備不敗○大唐武德中薛萬均與羅藝守幽州竇建德率衆十萬來至范陽萬均謂藝曰衆寡不敵今若出鬬百戰百敗當以計取之可令羸兵馬阻水背城爲陣以誘之賊若渡水交兵請公精騎百人伏於城側待其半度而擊之破之必矣從之建德引兵度水萬均擊之大破

軍行渡水附

軍行遇大水河渠溝澗無津梁舟筏以木罌渡用木縛罌爲筏受二石力勝一人罌間闊五寸底以繩勾聯編槍於其上形長勿方前置拔頭後置稍左右置棹○又用槍栰槍十根爲一束力勝一人四千一百六十六根即成一栰皆去鑽刃以束爲魚鱗次橫檢而縛之可度四百一十六人以此爲率多少用濟○又用蒲栰以蒲九尺圍顛倒成束十道縛以束槍爲栰量長短多少無蒲亦用葦栰量大小以濟人○又用挾絙以善游者繫繩先浮度水次引大絙於兩岸立大橛急定絙使人挾絙浮度大軍可爲大道○又用浮囊以渾脫羊皮吹氣令滿緊繫其孔束於腋下浮度

梁敵水軍絕下流敗之

梁將趙祖悅率水軍偷據峽石後魏遣大將延伯率兵討之延伯夾淮爲營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幅兩兩接對揉人久反竹爲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走路又令舟舸不通梁武援軍不能赴救祖悅合軍咸見俘虜○後周將長儒圍陳將吳明徹於呂梁陳遣驍將劉景率勁卒七千來爲聲援長儒於是取車輪數百繫以大石沉之清水連轂相次以待景軍景至船艦礙輪不得進長儒乃縱奇兵水陸俱發大破之因擒明徹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六十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六十一

兵十四

因機設權　多方誤之

先攻其心　奪敵心計

孫子曰水因地而制形兵因敵而制勝（言水因地傾側而制其流兵因敵之虧闕而取其勝者也）故兵無常勢水無常形（言兵有變化故地有方圓）能隨敵變化而取勝者謂之神（勢盛必衰形露必敗故能因敵變化勝之）（若稱）懸權而動（量敵而動也）故五行無常勝四時無常位（五行謂金木水火土四時謂春夏秋冬言五行更主四時迭用）日有短長月有生死（兵無成勢盈縮隨敵日月盈衰猶兵之形勢或弱或強也）

因機設權

春秋時晉師伐秦秦人毒涇上流師人多死也○春秋時楚師伐吳鍼尹固與王同舟王使執燧象以奔吳師（燒火燧繫象尾使赴吳師驚卻之鍼其廉切）春秋時邾人城翼（翼邾邑也）遂將自離姑（離姑邾邑也從離姑則道經魯之武城也）大夫公孫鉏曰魯將禦我欲自武城還循山而南（至武城而還依南山行不欲過武城）大夫徐鉏曰道下遇雨將不出是不歸也（謂此山道下溼）遂自離姑（遂過武城）武城人塞其前（以兵塞其前道）斷其後之木而弗殊邾師過之乃推而蹷之遂敗邾師○春秋時晉將荀吳敗無終及群狄于太原（無終北戎也）利將戰魏舒曰彼徒我車所遇又阸（地險不便車阸烏介切）以什共車必克（更增十人以當一車之用）困諸阸又克（車每困於阸道今去車故當必克也）請皆卒（去馬用步卒）自我始乃毀車以為行（魏舒先自毀其屬車為步師也行戶郎切）五乘為三伍（乘車者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車更以五人為伍分為三伍）為五陣以相離兩於前伍於後專為右角參為左角偏為前拒（皆臨時處置之名）以誘之狄人笑之（笑其失常也）未陳而薄之大敗之○戰國燕師伐齊已下七十餘城圍即墨未下齊將田單乃收城中得千餘牛為絳繒衣畫以五采龍文束兵刃於其角而灌脂束葦於尾燒其端鑿城數十穴夜縱牛壯士五千人隨其後牛尾熱怒而奔燕軍燕軍大驚牛尾炬火光明炫燿燕軍視之皆龍文所觸盡死傷五千人因銜枚擊之而城中鼓譟從之老弱者皆擊銅器聲動天地燕軍大駭敗走而齊七

十餘城皆復為齊○後漢初馮異將數萬人與賊約期會戰使壯士變服與赤眉同伏於道側明日赤眉使萬人攻異前部異裁出兵以救之（裁少出以示弱）賊見勢弱遂悉眾攻異異乃縱兵大戰日昃賊氣衰伏兵卒起衣服相亂赤眉不復識別眾遂驚潰追擊大破於崤底○後漢末袁尚征袁譚於平原使其將審配守鄴曹公攻鄴城尚聞鄴急棄平原而救鄴未入城以計事者主簿李孚請行尚曰當何所辦孚曰今鄴圍甚急多人則不可孚乃自選溫信者三人不示其謀各給駿馬乃釋戎器著平上幘持問事杖投暮直抵鄴下自稱曹公都督巡歷圍壘所過呵責失候者

輙擒之自東歷西徑入曹公營前城門復怒守
收縛之因開圍馳入城下配以繩引之乎得入城中
鼓譟皆呼萬歲守圍者以狀聞公笑曰此非徒入方
且復出乎計事訖以還而外圍益急謂配曰城中穀
少無用老弱爲不如驅出之省穀配乃夜揀得一千
人皆令持白旛束脂燭從三門而出請降乎將所來
騎隨降人面出時守圍吏聞城中悉降火光照耀但
共觀火不復視圍乎出北門而歸尚明日曹公聞乎
已得去曰果如吾言○曹公征馬超於關中軍于渭
南爲賊衝突營不得立地又純沙不勝版築其將婁
伯子說公曰今天寒可起沙爲城以水灌之須臾成

冰堅如鐵石功不逾時昔者堵斯立雖金湯之固未能
過也公從之比明而就○吳將周瑜使甘寧據夷陵
魏將曹仁圍寧瑜自往救之仍分遣三百人柴斷險
道賊走可得其馬寧到夷陵即日交戰所殺過半敵
夜遁去行過柴道騎皆捨馬步走寧兵追蹙獲馬
三百餘匹方船載還○吳將賀齊討黟歙賊帥(黟音)
陳僕祖山等二萬人屯林歷林歷山四面壁立高數
十丈逕路危狹不容刀楯賊臨高下石不可得攻軍
住經日將吏患之齊身出營行觀視形便陰募輕捷
士爲作鐵戈密於隱嶮賊所不備處以戈拓山爲緣
道道成夜令人潛上乃多縣布以援下人得上百數

千人四面流布俱鳴鼓角齊勒兵待之賊夜聞鼓
四合謂大軍悉已得上驚懼惑亂不知所爲守路備
嶮者皆走還依衆大軍因是得上其中有善禁術吳
師刀劒不得拔弓弩射矢皆還自向輙致不利齊曰
吾聞之雄黃勝五兵還丹能威敵夫金有刃虫有毒
者皆可禁之以無刃之兵不毒之虫彼必無能爲也
遂伐木爲棓(棓同棒)列陣四面羅列俱鳴鼓角勒兵待
曜賊惶遽無依禁術不效遂大破而降之○十六國
後趙石勒將石季龍大掠陳蔡間而去留將姚豹守
譙城往西臺東晉將祖逖遣將韓潛等鎭東臺同一
大城賊從南門出入放牧逖軍開東門相守四旬逖

以布囊盛土如米狀使千餘人運上臺又使數人挑
米僞爲疲極而息於道賊果逐之皆棄擔而走賊既
獲米謂逖士衆豐飽而胡戎饑久益懼無復膽氣也
○十六國前秦苻堅陷襄陽晉將桓冲攻之堅將慕
容垂等率步騎五萬救襄陽以石趙爲先鋒次于沔
水垂越夜命三軍人持火炬於樹枝上光照數里冲
懼退還上明○東晉末大將宋武帝北征廣固嶺南
賊將徐道覆謂其帥盧循曰今日之機萬不可失既
克都邑劉裕雖還無能爲也循從之初道覆密欲裝
舟艦乃使人伐船材於南康山僞云將下都貨之稱
力少不能得致即賊賣之價減數倍居人貪賤賣衣

物而市之賴石水急（賴音賴切）出船甚難皆備之如是者數四故船板大積而百姓弗之疑及道濟舉兵梁皆券而取之無得隱匿者乃并裝之旬日而辦遂舉兵襲南康廬陵豫章郡諸守相皆委任奔走○東晉末宋武帝作相率兵伐後秦姚泓後魏遣將鵝青等步騎十萬屯河北常有數千騎緣河隨晉軍進止時軍人緣河南岸牽百丈河流迅急有漂度北岸者輒為魏人所殺掠遣軍纔過岸即退軍還復來宋武乃遣白直隊主丁旿率七百人車百乘於河北岸上去水百餘步為卻月陣兩頭抱河車置七仗士事畢使豎一白毦（仍吏切羽毛飾）魏人見數百人步牽車上不解其意

並未動宋武先命將朱超石戒嚴二千人白毦既舉超石馳往赴之并齎大弩百張一車益二十人設彭排於轅上魏人見營陣乃進圍營超石先以軟弓小箭射敵以眾少兵弱四面俱至攻營於是百弩俱發又選善射叢箭射之魏眾既多弩不能制超石遂行別齎大鎚并千餘張矟乃斷矟長四尺以鎚鎚之一矟輒洞貫三四人魏眾不能當遂奔潰○宋檀祇為廣陵相亡命司馬國璠兄弟自北徐州界聚衆數百潛過淮因天夜陰率百許人緣廣陵城得入叫喚直上廳事祇驚起出門將處分賊射之傷股卻入祇密語左右曰賊乘闇得入欲掩我不備但打五鼓懼曉

必走矣賊聞鼓鳴將謂曉於是奔散追討盡獲之○宋將宗慤征林邑圍區粟城林邑王范楊邁遣將范毗沙達率萬餘人來救慤謂諸將曰寇眾我寡難與爭鋒乃分軍為數道偃旗臥鼓慤潛進令曰聽吾鼓譟乃出山路榛深賊了不為備卒見軍至驚懼退走慤乘勝追討散歸林邑仍攻區粟拔之汎海陵山徑入象浦有大渠南來注浦宋軍阻渠置陣林邑王傾國來逆限渠不得度以具裝被象諸將憚之請待前後軍集然後擊慤曰不然吾已屠其城破其銳衆我氣方厲彼已破膽一戰可定何疑焉慤以為外國有獅子威服百獸乃製其形與象相禦象果驚奔衆

皆潰亂慤率兵直度渠奮擊陽邁遁走其衆奔散遂克林邑○蕭齊將垣康祚趙公政眾號一萬侵後魏荊河州之大倉口魏將傅永率三千人擊之時康祚等軍於淮南永舍於淮北十有餘里永量吳楚之兵好夜斫營即夜分兵為二部出於營外又以賊若夜來必應於度淮之所以火記其淺處永既設伏仍密令人以瓠盛火度淮南岸當深處置之教之云若有火起即亦然之其夜康祚公政等果親領兵來斫永營東西二伏夾擊之康祚等奔趍淮水火既競起不能記其本濟遂覩永所置之火而爭渡焉水深溺死斬首者千級生擒公政康祚人馬墜淮曉而獲其屍

○梁將侯景反兵逼建鄴衆皆危懼梁將羊侃爲守
城督因僞稱得外射書云邵陵王西昌侯兵已至近
路衆乃少安賊爲尖頭木驢攻城矢石所不能制侃
作雉尾炬施鐵鏃以油灌之擲驢上焚之俄盡賊又
東西兩面起土山以臨城城中震駭侃命爲地道潛
到其土山不能立賊又作登城樓車高十餘丈欲臨
射城內侃曰車高塹虛彼來必倒可臥而觀之不勞
設備及車動果倒衆皆服焉賊頻攻不捷會侃病死
城方陷○後魏雍州刺史蕭寶寅據州反魏大將長
孫稚討之軍次弘農副將楊侃曰昔魏武與韓遂馬
超挾關爲壘勝負之理久而無決豈才雄相類筭略

抗衡當以河山險阻難用智力今賊守潼關全據形
勢縱曹操復出亦無所逞奇必須取蒲坂飛棹西岸
置兵死地人有鬭心潼關之賊必覘風而散諸縣既
平長安自尅稚曰賊黨薛脩義已圍河東薛鳳賢又
保安邑都督宗正珍孫停師虞坂又不能進雖有此
計猶用爲疑侃曰孫珍本行陣一夫因緣進達可爲
人使未可使人一朝受元帥之任處分三軍精神亂
矣寧堪圖賊河東治在蒲坂西帶河湄所部之人多
在東境脩義驅率壯男西圍郡邑父老妻弱尚保舊
村若步率一臨方寸各亂人人思歸則郡圍自解不
戰而勝昭然在目稚從之令其子彥等領騎與侃於

弘農北度所統悉是騎士習於野戰未可攻城便據
石錐壁侃乃班告曰今且停軍於此以待步卒兼觀
人情向背然後行若送降名者各自還村候臺軍舉
烽火亦應之以明降款其無應之者即是不降之村
理須殄戮當賚軍士人遂傳相告報未實降者亦詐
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內寶寅將時圍河東
不測所以各自散歸長安賊平侃頗有力○後魏末
河北賊葛榮別帥韓樓郝長等有衆數萬人屯據薊
城魏將侯泉率騎七百討之遂廣張聲勢多設供具
親以數百騎深入樓境欲執行人以問虛實去薊百
餘里值賊帥陳周馬步萬餘泉遂潛伏以乘其背大

破之虜其卒五千餘人尋還其馬仗縱令入城左
右諫曰既獲賊衆爲復資遣之泉曰我兵既少不可
力戰事須爲計以離隙之泉度其已至遂率騎夜進
昧旦叩其城門韓樓果疑降卒爲泉內應遂遁走追
擒之○葛榮率衆將向洛陽衆號百萬魏將爾朱榮
自太原討之率騎卒七千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
滏口葛榮自鄴以北列陣數十里箕張而進榮潛軍
山谷爲奇兵分督將以上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
令所在揚塵鼓譟使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
不如棒密勒軍士各賫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戰時不
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騰逐乃分命壯男所當

衝突號令嚴明將士同奮身自陷陣出於賊後表
裏合擊大破之於陣擒葛榮○西魏將王羆為華州
刺史嘗脩城未畢梯在城外齊神武遣將韓軌從河
東宵濟襲羆羆不知覺比曉軌衆已乘梯入城羆尚
臥未起聞外洶洶有聲羆袒身露髻徒跣持一白梃
大呼而出敵見之驚退逐至東門左右稍集合戰破
之軌衆遂投城遁走○東魏遣將斛律金從洛陽師
至于河北周文帝患其渡河乃於上流縱火船而下
以燒河橋金先備小艇百艘以水鐵鎖連之一旦絕
中流火船至而不前洎更火滅而橋獲全遂進軍洛
陽○西魏將韋孝寬守玉壁東魏大將齊神武命攻

通典卷一百六十　九

之連營數十里至於城下及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
以入當其山處城上先有兩高樓孝寬更縛木接之
令極高峻多積戰具以禦之敵人以樓高不得入遂
於城南鑿地道又於城北起土山且作且攻晝夜不
息孝寬役掘長塹截其道仍置戰士屯於塹上城外
每穿至塹戰士即擒殺之又於塹上外積柴貯火敵
人有在地道內者便下柴火以皮鞴吹火氣一衝咸
即灼爛城外又造攻車車之所及莫不摧毀雖有排
楯莫之能抗孝寬乃縫布為幔隨其所向則張設之
布既懸於空中其車竟不能壞城外又縛松麻於竿
灌油加火規以燒布并欲焚樓孝寬復長作鐵鈎利

其鋒以火竿每來以鉤遙割松麻俱落又於城西面
穿地作二十一道分為四路於其中各施梁柱復以
油灌柱放火燒之柱折而城並崩壞孝寬又隨崩處
堅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其攻擊之術孝寬
咸拒破之城竟以全○西魏不蠕蠕侵魏魏大將元
寇禦之蠕蠕遂趣出塞景令將于謹率二千騎追
之至郁對原前後七十戰盡降其衆率輕騎出塞覘
賊屬騎卒至謹以衆寡不敵退必不免乃散其衆騎
使匿叢薄間又遣人升山指麾若分部軍者賊遙
見雖疑有伏兵既恃其衆不以為慮乃進軍逼謹謹
常乘駿馬一紫騮一騧賊先所識乃使二人各乘馬突

通典卷一百六十　十

陣而出賊以為謹也皆爭逐之謹乃率餘軍擊追騎
賊遂奔走因得入塞○西魏將王思政守潁川城東
魏太尉高岳率步騎十萬來攻思政臥鼓偃旗寂若
無人者岳恃衆謂一戰可屠乃四面鼓譟而上思政
選城中勇騎開門出戰岳衆不能當引軍亂退思政
登城遙見岳陣不整乃率步騎三千出邀擊之殺傷
甚衆然後還城設守禦之備岳知不可卒攻乃多備
營壘又隨地勢高處築土山以臨城中飛梯火車盡
攻擊之法思政亦作火攢音攢因迅風便投之土山
又射以火箭燒其攻具乃募勇士縋而出戰岳衆披
靡其守土山人亦棄山而退思政即命據其兩土山

置折堞以助防守岳等於是奪氣不敢復攻齊文襄更益岳兵堰洧水以灌城雖有怪獸每衝壞其堰然城被灌已久多亦頹壞岳悉衆苦攻分休迭進一旬之中日夕不息思政身當矢石與士卒同勞苦文襄大雪平地三尺衆斃於鋒刃及凍死者不可勝數乃更脩堰作鐵龍雜獸用厭水怪堰成水大至城中水泉湧溢不可防止懸釜而炊糧力俱竭不敢過城齊文襄乃率步騎十萬來攻自於堰下督勵士卒增功築堰時盛夏水壯城北面遂壞填之水便溢滿無措足之地遂被擒文襄義而禮之○後周將賀若敦率騎六千渡江取陳湘川陳將侯瑱討之江路遂斷糧

援既絕人懷危懼敦於是分兵抄掠以充資費恐瑱等知其糧少乃於營內聚土覆之以米集營諸軍士各持囊遣官司部分各處糧者因召側近村人佯有所訪問令於營外遥見遂即遣之瑱等聞之量以為實乃據守要險欲曠日老敦又增脩營壘造廬舍示以持久敦軍數有叛人乘馬投瑱者遂納之敦又別取一馬牽以趣船船中逆以鞭之如是者再三馬即畏船不上後伏兵於江岸遣人乘畏船馬以招瑱軍詐稱投附瑱便遣兵迎接競來牽馬馬既畏船不上敦發伏掩之盡殪又湘羅之人乘輕船載米粟及籠雞鴨以餉瑱軍敦患之乃為士人裝船伏甲士於中

瑱兵人見之謂餉船至迎來爭取敦甲士出而擒之此後實有餉饋及亡命奔瑱者猶謂之設詐逆遣扞擊並不敢受相持歲餘瑱不能制○後周末隋文帝輔政周大將尉遲迥在河北拒命河南州縣多從迥隋文帝遣將于仲文討之迥將檀讓屯成武別將高士儒以萬人屯永昌仲文詐移書州縣曰大軍將至可多積粟讓謂仲文未能卒至方椎牛享士仲文知其怠選精騎襲之一日便至遂拔成武迥將席毗羅衆十萬屯於沛縣將攻徐州其妻子住金鄉仲文遣人詐為毗羅使者謂金鄉城主徐善淨曰檀讓明日午時到金鄉將宣蜀公令即尉遲迥賞賜將士金鄉人以

為信然皆喜仲文簡精兵偽建迥旗幟倍道而進善淨遥見仲文軍且至以為檀讓乃出迎謁仲文執之遂取金鄉諸將多勸屠之仲文曰此城是毗羅起兵之所當寬其妻子其兵可自歸如即屠之彼意絕矣衆皆稱善於是毗羅恃衆來薄官軍仲文背城結陣出軍數里設伏於麻田中兩陣纔合伏兵俱發曳柴鼓譟塵埃張天毗羅軍大潰仲文乘之賊皆投洙水而死水為之不流獲檀讓檻送京師河北悉平寬毗羅之衆妻子如呂蒙襲南郡恤關羽之衆咸歸附○隋開皇中文帝大議伐陳諸將皆云大江闊遠兵不習水以此為疑若一登南岸秦兵亦可當百襄邑公賀若弼獻十冊其一事請多

造舩須舩旣多賊必防擬更宜令南地無馬請行傍
江諸州二十歲已上老馬令秣飼以平陳爲名賊必
懼而求馬擬戰寇勑刺史令私買傳大船江南下濕
特不宜馬不踰周年並當死蘇然終不爲彼用陳主
叔寶果大造舩市馬輸船旣多方覺不便而止高頴
請所傳得船運諸州米貯壽陽穿大池以魚道遊泳
爲名造船教水戰仍以賀若弼爲壽州總管終以此
平陳也○隋煬帝初漢王諒據幷州及代州總管李
景爲諒將喬鍾馗所圍隋將楊義臣率兵救之義臣
自以兵少悉取軍中牛驢得數千頭復令兵數百人
人持一鼓潛驅山谷出其不意義臣晡後復與鍾馗

〔通典卷一百六十二〕 十三

戰兵初合驅牛驢者疾進一時鳴鼓塵埃漲天鍾馗
軍不知所爲伏兵發擊之因而大潰○隋將劉方率
兵討林邑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戰方軍不
利於是掘小坑以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發
而陳方許爲奔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象多陷轉相
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之大破○大唐貞觀中北狄
鐵勒薛延陁發同羅僕骨廻紇等衆合二十萬度漠
屯白道川據善陽嶺以擊突厥可汗李思摩之部思
摩引其種落走朔州留精騎以拒戰延陁乘之及塞太
宗令張儉李勣等率兵數道擊之太宗誡之曰延陁
負其兵力踰漠而來經途數千馬疲瘦夫用兵之道

先利速進不利速退吾先約思摩燒薙秋草延陁糧
餉日盡野無所獲頃者偵人來云其馬齧噬林木
枝皮略盡卿等將角思摩不須前進俟其將退一時
奮擊制勝之舉也於是李勣擊延陁之衆破之先是
延陁擊突厥沙鉢羅及社爾皆以步兵戰而勝及其
將來寇也先講武於國中教習步戰每五人以一人
經習戰陣者使執馬而四人前戰克勝則授馬以追
奔失於應接罪至於死沒其家口以賞戰人至是遂
行其法突厥先合輒退延陁乘勝而逐之勣兵拒擊
之而延陁弓矢俱發傷我戰馬李勣乃令去馬步陣
率長矟數百爲隊齊奮以衝之其衆潰散副總管薛

〔通典卷一百六十二〕 十四

萬徹率千騎收其執馬者其衆失馬莫知所從因擊
之乃大敗○高宗遣將軍裴行儉討突厥於黑山至
朔川謂其下曰兵法尚詐者謂以權謀制敵也右御
其下則非誠信不可行也遣副將蕭嗣業運糧被掠
兵多餒死所以敗也彼寇狃忲不可以不備乃詐爲
糧車三百乘每車伏壯士五人各齎陌刀勁弩以羸
兵數百人援之兼伏精兵居險以待之賊果大下羸
兵棄車敗走賊驅車就泉井解鞍牧馬方擬取糧車
中壯士齊發伏兵亦至殺獲殆盡賊衆奔潰自是續
遣糧運無敢近者

多方誤之

春秋時吳子闔廬問於伍員曰伐楚何如對(音堂)曰
楚執政衆而乖莫適任患若爲三師以肆焉(肆猶突也)一
師至彼必皆出彼出則歸彼歸則出楚必道弊(疲弊於道)
亟肆以罷之(亟數也音器罷音疲)多方以誤之既罷而後以三軍
繼之必大克之闔廬從之楚於是乎始病終於吳師
入郢(郢楚都也)○春秋時吳伐越越子勾踐禦之陳于檇
李(檇李越地)勾踐患吳之整也使死士再擒焉不動(使敢死之士往以)
(犯吳師輒爲吳所擒欲使吳師亂而取之吳不動)使罪人三行屬劍於頸(以劍注頸)
(在前行)而辭曰二君有治(治軍旅也)臣奸旗鼓(犯軍令也)不敏
於君之行前不敢逃刑敢歸死遂自剄也師屬之目
越子因而伐之大敗吳師○後漢末曹公征關中進

軍渡渭馬超韓遂數請戰不許因請割地求送質子
公用賈詡計僞許之韓遂請與公相見公與遂交馬
語移時不及軍事但說京都故舊拊手歡笑既罷超
等問公何言遂曰無所言也超等疑之他日公又與
遂書多所點抹如遂改定者超等愈疑遂公與剋日
會戰先以輕兵挑之戰良久乃縱驍騎夾擊大破之
遂超等走涼州○魏將田國讓乃進軍去虜十餘里
結屯營多聚牛馬糞然之從他道引去胡見烟火不
絶以爲尚在行數十里乃知之○魏末諸葛誕文欽
反據壽春招吳請援司馬文王總兵討之謂諸將曰
彼當突圍決一朝之命或謂大軍不能久省食減口

冀有他變料賊之情不出此三者今當多方以亂之
備其越逸此勝計也因命合圍分遣羸疾就穀淮北
廩軍士大豆人三升欽聞之果喜景王愈羸形以示
之多縱反間揚言吳救方至誕等益寬恣食俄而城
中乏糧諸將並請攻之景王曰誕聚糧完守外結吳
人自爲足據淮南必不便走今若急攻之損遊軍之
力外寇卒至表裏受敵此危道也且堅守三面若賊
陸道而來軍糧必少吾以遊兵輕騎絶其轉輸可不
戰而破水賊水賊破欽等必爲我擒矣誕欽等出攻
長圍諸軍逆擊走之初誕欽内不相協及至窮蹙轉
相疑貳誕殺欽欽子鴦踰城降以爲將軍封侯使

巡而呼景王見城上持弓者不發攻因合而拔之○東
晉初前燕慕容廆封畧漸廣(廆胡罪切)據棘城晉平州刺
史東夷校尉崔毖陰結高句麗及宇文段國等謀滅
廆以分其地太興初三國伐廆廆曰彼信崔毖虛說
邀一時之利烏合而來耳既無統一莫相歸伏吾今
破之必矣然彼軍初合其鋒甚銳幸我速戰若逆擊
之落其計也矣持以待之必懷疑貳迭相猜防一則
疑吾與毖譎而覆之二則自疑三國之中與吾有韓
魏之謀者待其人情沮惑然後取之必矣於是三國
攻棘城廆閉門不戰遣使送牛酒以犒宇文大言於
衆曰崔毖昨有使至於是二國果疑宇文同於廆也

引兵而歸宇文悉獨官曰二國雖歸吾當獨兼其國
何用人爲盡衆逼城連營三千里廆簡銳士配皝摧
鋒於前翰領精騎爲奇兵從傍出直衝其營廆方陣
而進悉獨官自恃其衆不設備見廆軍之至方率兵
拒之前鋒始交翰已入其營縱火焚之衆遂大敗皝
翰皆廆之子皝音晃○十六國後燕慕容盛據遼東其
遼西太守李朗陰引後魏軍上表請發兵以拒寇盛
曰此必詐也召其使而詰之果驗滅其族遣將李旱
率騎討之師次建安召旱旋師朗聞其家已誅也擁
二千餘戶以自固及聞旱中路而還謂有內變不復
爲備留其子養守令支迎魏師于北平旱候知之襲

克令支遣祥將追朗及于無終斬之盛謂羣臣曰前
以追旱還者朗新爲叛逆必忌官威一則鳩合同類
劫害良善二則亡竄山澤未可卒平故非意而還以
驕其志卒然掩之必尅之理也羣臣皆曰非所及也
○齊末東昏侯以劉山陽爲巴西太守選精兵三千
使過荊州就行事蕭穎胄以襲襄陽梁武帝時爲雍
州刺史知其謀乃遣參軍王天獸龐慶國詣江陵遍
與州府人書及山陽西上梁武謂諸將曰荊州本畏
襄陽又加以脣亡齒寒自有傷弦之急寧不闇同耶
我大總荊州之兵掃定東夏韓白重不能爲計況以
無算之昏主哉我能使山陽至荊州便即授首諸軍

試觀何如及山陽至巴州梁武復令天獸齎書與穎
胄兄弟去後梁武謂張弘冊曰夫用兵之道攻心爲
上攻城次之心戰爲上兵戰次之今日是也先遣天
獸往荊府人皆有書今段乘驛甚急止有兩封與行
事兄弟云天獸口具及問天獸而口無所說行事不
暗相聞不容矯有所道天獸是行事心膂聞必謂行
事與天獸共隱其事必人人生疑山陽惑於衆口遂
相嫌貳則行事進無以自明必恐漏吾謀內是馳兩
空函定一州矣山陽至江安聞之果疑不上穎胄大
懼乃斬天獸送首山陽信之將數十人馳入穎胄伏
甲斬之送首梁武以州歸之○東魏將齊神武破爾

朱兆兆奔保秀容分兵守險出入抄掠每揚聲云欲
討之師出復止如此者數四神武揣兆歲首必應會
飲使將竇泰率精騎先驅一日一夜行三百里兆軍
人因宴休惰忽見泰軍莫不奪氣因而尅之○後周
陵州木籠獠恃險每行抄劫周將陸騰討之獠因山
爲城攻之不可拔遂於城下多設聲樂及諸雜伎示
無戰心諸獠果棄其兵仗或攜妻子臨城觀樂知其
無備密令衆軍俱上諸賊惶懼不知所爲遂縱兵討
擊盡破之○後周將周法尚初自陳來歸陳將樊猛
濟江討之法尚遣部曲督韓朗詐爲背己奔于陳僞
告猛曰法尚部兵不願降此人皆竊議盡欲叛還若

得軍來必無鬬者自當於陣倒戈耳猛以為然劉軍急急進去尚乃佯為畏懼自保於江曲待陳兵擬戰法尚先伏輕船於浦中又伏精銳於古村之北自張旗幟逆流拒之戰數合偽退登岸投古村猛捨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數里與周比軍合復前擊猛猛退走赴船既尚浦中伏船取其船建周旗幟猛於是大敗僅以身免矣○隋高熲獻取陳之策曰江北地寒田收差晚江南土熱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集士馬聲言掩襲必屯兵守之足得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若此賊以為常後雖聚兵彼必不信持疑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壯文帝行其

策陳人益弊○隋賀若弼鎮江南先是弼請沿江防人每交代之際必集歷陽於是大列旗幟營幕被野陳人以為大兵至悉發國中士馬既知防人交代其衆復散後以為常不復設備其後弼以大軍濟江陳人弗之覺也遂滅陳○大唐武德中突厥突利頡利二可汗到豳州太宗帥兵拒之兩陣將交太宗以數騎出謂之曰不念昔日香火之言乃來相侵知二可汗外同內異故以此言疑之頡利見太宗輕出又聞香火之言乃陰猜突利因遣使曰王不須慮我無他意更欲與王自斷當耳於是殷軍引却也

孫子曰上兵伐謀敵方設謀欲舉衆師伐而抑之是故太公云善除患者理其未生善勝敵者勝於無形也

先攻其心

戰國齊將孫臏謂齊王曰凡伐國之道攻心為上務先服其心今秦之所恃為心者燕趙之權今說燕趙之君勿虛言空辭必將以實利以回其心所謂攻其心也○漢王既破項羽於垓下羽兵尚衆漢兵圍之而皆為楚歌楚人多苦征戰因敗思鄉遂潰斯亦攻心之術○蜀大將諸葛孔明率衆定南夷帥孟獲七縱七擒獲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斯攻心服之具遂陲南寧備○晉大將司空劉琨守太原群胡攻圍久之下琨計窮吹笳聲悲寥亮胡夜聞之悽愁思遂潰散斯亦攻心之術也

奪敵心計

後漢初寇恂征隗囂囂將高峻守第一處也遣軍師皇甫文出謁恂辭理不屈恂怒斬之遣其副歸告峻曰軍師無禮已戮之矣欲降急降不欲固守峻惶恐即日開城降諸將皆賀因曰敢問殺其使而降其城何也恂曰皇甫文峻之腹心其所取計者今來辭意不屈必無降心全之則文得其計殺之則峻亡其膽是以降耳諸將皆曰非所及也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六十一

兵十五

敵無固志可取之　歸師勿遏

大陣動則亂因乘之而敗

先設伏乘勢逐敵敗之　乘勝

乘勢先聲後實　因敵懼遂取之

推人事破災異　散衆　風雲氣候雜占

敵無固志可取

孫子曰必生可虜將怯弱則有必生之意可令擊而取之

春秋時晉師伐楚至於邲毗必切楚師出陣楚將孫叔敖曰進之寧我薄人無人薄我詩云元戎十乘以先啓行先人也元戎戎車在前詩小雅言王者軍行則必有戎車十乘在前開道先人為備也軍志曰先人有奪人之心薄之可也奪敵戰必先遂疾進師車馳卒奔乘晉軍晉帥荀林父不知所為鼓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中軍下軍爭舟舟中之指可掬兩手曰掬下軍將符趙嬰齊使其徒先具舟于河故敗而先濟先具舟有必生之意春秋時晉侯伐齊齊侯將走郵棠郵棠齊邑太子與郭榮扣馬太子先也榮齊大夫也曰師速而疾略也言欲行必掠其地也將退矣君何懼焉且社稷之主輕則失衆君必待之將犯之太子抽劍斷鞅乃止於是晉師東侵至濰南及沂齊侯納太子濰建不敗春秋時吳伐楚楚師敗及清發水將擊之夫槩王曰困獸猶鬭況人乎若

渾運中將賢良凡氣如龍如虎或如火煙之形或如火光之狀或如山林或如塵埃頭尖而卑或氣黑如門上樓皆猛將氣○凡敵上氣清而疎散者將怯弱前大後小將怯不明○凡軍上氣渾渾圓長赤氣在其中或有氣如赤杵在黑雲中皆有伏兵或兩軍相當赤氣在前後左右者有伏兵隨氣所在防之或有雲絞絞綿綿此以車騎為伏兵或有雲如布席之狀此以步卒為伏兵或有雲如山岳在外有伏兵不可不審察也○凡降人之氣如人十十五五皆叉手低頭降之象或有氣上黃下白名曰善氣所臨之軍欲求和退若風不旁勃旌旗暈順風而揚舉或向敵終日軍行有功勝候也○凡敵軍上氣如山隄上林木不可與戰在吾軍大勝或如光火亦大勝或敵上白氣粉沸如樓緣以赤氣者兵勁不可擊在吾軍必大勝或敵上氣黃白厚潤而重者勿與戰或遥覩軍上雲如鬭雞赤白相隨在氣中得天助不可擊兩軍相當上有氣如蛇舉頭向敵者戰必勝○凡軍營上有五色氣上與天連此應天之軍不可擊有赤黃氣干天亦不可攻或有雲如日月而赤氣繞之如日暈狀有光者所見之地大勝不可攻敵上氣如虎狀其軍不可攻○若逆風來應氣旁勃牙旗折陰不見日旌旗激揚敗候也○若雲氣從敵所來終日不上

九軍敗績一日一夜還至鴨綠水行四五百里初渡
遼九軍三十萬人還至遼東城唯二千七百人耳

歸師勿遏

孫子曰歸師勿遏（若窮寇遁逃依險而行人人懷歸敢能死戰務亂其變而勿遠遏截之）後漢末曹公圍張繡於穰劉表遣兵救繡以絕軍
後公將引還繡兵來追公軍不得進連營稍前到安
衆繡與表兵合守險公軍前後受敵公乃夜鑿險為
地道悉過輜重設守兵會明賊謂公遁也悉軍來追
縱奇兵步騎夾攻大破之公謂荀彧曰虜遏吾歸師
而與吾死地吾是以知勝矣○十六國前漢符堅自
征晉於壽春敗還長安慕容泓起兵于華澤堅將符

叡（以芮切）竇衝姚萇討之符叡勇果輕敵不恤士衆泓
聞其至也懼率衆將奔關東叡驅兵要之姚萇諫曰
鮮卑有思歸之心宜驅令出關不可遏也叡復從戰
于華澤叡敗績被殺○十六國夏赫連勃勃伐南涼
禿髮傉檀大敗之驅掠二萬七千口牛馬羊數十萬
而還傉檀率衆追之其將焦朗謂曰勃勃天姿雄驁
御軍齊肅未可輕也今因抄掠之資率思歸之士人
自為戰難與爭鋒不如從溫圍北度趣萬斛堆阻水
結營制其咽喉百戰百勝之術也傉檀不從勃勃聞
而大喜乃於陽武下峽鑿凌埋車以塞路勃勃乃勒
衆逆擊大敗之殺傷萬計○十六國後涼呂弘攻段

業於張掖不勝將東走業議欲擊之其將沮渠蒙遜
諫曰歸師勿遏窮寇勿追此兵家之戒也不如縱之
以為後圖業曰一日縱敵悔將無及遂率衆追之為
弘所敗業歎曰不能用子房之言以至於此

孫子曰兵以詐立以利動以分合為變者也（兵一分一合以敵為變兵法詐謀以利敵或合或離為變化之術）故其疾如風（進退速也）其徐如林（不見利不前如風吹林小動而其本不移）侵掠如火（猛烈也）不動如山（守也不信敵之誑或安固如山）難知如陰（莫測如天之陰雲不見列宿之象）動如雷霆（疾速不及應也故太公曰疾雷不及掩耳疾電不及瞑目也）指嚮分衆（因敵而制勝也旌旗之所指向則分離其衆）先知迂直之計者勝此軍爭之法也

大陣動則亂因乘之而敗（違不動如山之義也）

東晉前秦符堅率兵來伐晉晉將謝石謝玄拒之堅
遣其將朱序說石等以衆盛欲脅而降之序謂石曰
若秦百萬之衆皆至則莫可以敵也及其衆未集宜
在速戰若挫其前鋒可以得志晉將遣使請戰許之
堅師陣列逼淝水晉師不得渡晉將使請堅將符融
曰君懸軍深入置陣逼水此持久之計豈欲戰者乎
若小退師令將士周旋僕與明公緩轡而觀之不亦
美乎堅衆皆曰宜阻淝水莫令得上我衆彼寡勢必
萬全堅曰但卻軍令得過我以鐵騎向水逼而殺之
不然因其濟水而殺之於是麾軍卻陣軍遂奔退制
之不可止玄以八千精卒渡肥水逼戰融馳騎略陣

馬到被殺軍遂大敗晉師乘勝追斬死者相枕聚焉
流矢所中單騎逍走○後周末隋文帝作相輔少主
相州總管尉遲迥舉兵不從隋文帝遣將韋孝寬討
之迥男惇都昆切率衆十萬人入武德軍於沁七鴆切東
拒之與孝寬隔水相持乃布兵二十餘里麾軍小却
欲待孝寬軍半渡而擊之孝寬因其却乃鳴鼓齊進
惇遂大敗○大唐光宅初武太后臨朝稱制徐敬業
於揚州起兵以匡復爲辭月餘日間致精卒數
萬太后遣將軍李孝逸領兵討之敬業率軍拒於下
阿谿方成列敬業謂其徒曰自知衣甲非牢者居後
衆乃爭退孝逸之師因其動躁而奔擊乃大敗焉

先設伏乘勢逐敵敗之

東晉末盧循率衆數萬方艦而下皆相宋武帝率兵
拒之出輕利鬬艦躬提幡鼓命衆軍齊力擊之又上
步騎於西岸右軍參軍庾樂生乘艦不進斬而殉之
於是衆軍騰踊爭先軍中多萬鈞神弩所至莫不摧
陷宋武自於中流蹙之因風水之勢賊艦悉泊西岸
岸上軍先備火具乃投火焚之煙焰漲天賊衆大敗
追奔至夜乃歸循等還得陽初分遣步兵莫不疑惟
及燒賊艦衆乃悅服

乘勝

後漢末曹公征張魯定漢中劉曄進說曰明公以步
兵五千將誅董卓北破袁紹南征劉表九州百郡十
并其八威振天下勢慴內外今舉漢中蜀人望風破
膽失守推此而前蜀可傳檄而定也劉備人傑也有
智度而遲新得蜀人猶未附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
勢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
緩之諸葛亮明於理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
爲將蜀人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也今不取必爲
後憂曹公不從居數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
備斬之而不能禁也曹公悔之又問曄曰今尚可擊
否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曹公違之而失○晉鎮南將軍
都督荊州杜元凱襲吳樂鄉在今江陵郡松滋縣東八十里虜都督

孫歆沅湘以南至于交廣望風送欵特衆會議或曰
百年之寇未可盡克今將暑熱水潦方降疾疫將起
宜俟來冬大舉凱曰昔燕樂毅藉濟西一戰以
并強齊今主師兵威以震譬如破竹數節之後皆迎
刃而解也遂指授羣帥直詣秣陵所過城邑莫不束
手遂平吳國先議者慚而謝焉○十六國蜀李特攻
晉將張微微軍潰特議欲釋微還涪音浮諸將進曰微
軍連戰士卒傷殘智勇俱竭宜因其弊遂擒之若舍
而寬之微養病收亡餘衆更合圖之未易也特從之
復進攻微潰圍走特遣將水陸追之遂害微生擒微
子存以微喪還之○東晉將周訪討賊杜曾曾大潰

殺千餘人訪夜追之諸將請待明訪曰會驍勇能戰向之敗也彼勞我逸是以尅之宜及其衰乘之可滅鼓行而進遂定漢沔○大唐武德初劉武周據太原使其將宋金剛屯於河東太宗往征金剛適定太宗追擊大破之乘勝逐北一日一夜行二百餘里轉戰數十合士卒疲敝至高壁嶺總管劉弘基執馬而諫曰糇粮已竭士卒疲頓願且停待兵粮咸集而後決戰太宗曰功者難成易敗機者難得易失金剛走到汾州衆心已沮我及其未定當乘其勢擊之此破竹之義也如更遲留賊必生計此失機之道遂策馬而去諸軍乃進莫敢以飢乏爲辭夜宿於雀鼠谷之西原

太宗不食二百里不解甲三日軍中苦飢此夕唯有一羊太宗下撫將士與之同食三軍感恩皆飽而思奮明日趨汾州金剛列陣南北七里以抗官軍太宗遣總管李勣等當其北翟長孫等當其南親御大軍以臨之諸軍戰北爲賊所乘太宗率精騎三千直趨金剛賊衆大潰○武德初太宗征薛仁杲大破之乘勝遂逼折墌城竇抗等皆諫曰賊主猶堅據城雖破其將宗羅侯未可即逼請按兵以候其變太宗曰吾之久矣破竹之勢不可失也賊大軍已敗餘衆何足爲虞宛甦之計盡於此矣遂率衆而進至夜半軍臨賊城守陴者皆亂爭自投而師果窮蹙開門請降

乘勢先聲後實

春秋晉侯伐齊齊侯禦諸平陰塹防門而守之廣里晉將范宣子告齊大夫析文子曰吾知子敢匿情乎魯人莒人皆請一車千乘自其鄉入既許之矣若入君必失國子盍圖之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不能久敵）齊師夜遁○漢王遣韓信破陳餘後信購致廣武君李左車師事之韓信曰僕欲北攻燕東伐齊若何而有功對曰今將軍涉西河虜魏王擒夏說閼與一舉而下井陘不旬朝破趙二十萬衆誅成安君名聞海內威振天下此將軍之所長也然而衆勞卒罷（音皮）其實難用今將軍

欲舉倦弊之兵頓之燕堅城之下欲戰恐力不能情見勢屈曠日糧竭而弱燕不服齊必距境以自強也燕齊之持相而不下劉項之權未有所分也若此者將軍所短也臣聞善用兵者不以短擊長而以長擊短爲將軍計莫如按甲休兵鎭趙撫其孤弱百里之內牛酒日至以饗士大夫醳兵（魏都賦曰 [illegible] 醳酒也）北首燕路而後遣辯士奉咫尺之書暴所長於燕燕必不敢不聽從燕已從使者東告齊齊必從風而服雖有智者亦難爲齊計矣如是則天下事可圖也兵固有先聲而後實者此之謂也韓信從之燕齊從風而靡

因敵懼遂取之

春秋時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攻曹城門）曹人尸諸城上（磔晉死人於城）晉侯患之聽輿人之誦稱舍於墓（舍墓謂將師發冢也）遷焉曹人兇懼（遷至曹人墓也兇兇恐懼聲也音凶）爲其所得者棺而出之因其兇也而攻之遂入曹○晉將朱齡石伐蜀賊譙縱縱將譙道福重兵守涪齡石師次平模去成都二百餘里縱遣將侯暉譙詵屯平模夾岸連城立柵齡石謂裨將劉鍾曰天方暑熱賊今固險攻之難拔祇困我師吾欲蓄銳息兵伺隙而進卿以爲何如鍾曰不然前揚聲言大衆由內江故譙道福不敢捨涪今重軍逼之出其不意侯暉之徒已破膽矣祇

可因其兇懼而攻之勢當必剋剋平模之後自可鼓行而前成都必不能守若緩兵相持虛實相見涪軍復來難爲定也進不能戰退無所資二萬餘人悉爲蜀所虜耳從之翌日進攻皆剋斬侯暉等縱之城守相次瓦解

推人事破災異

周武王伐紂師至汜水牛頭山風甚雷疾鼓旗毀折王之驂乘惶震而死太公曰用兵者順天之道未必吉逆之不必凶若失人事則三軍敗亡且天道鬼神視之不見聽之不聞智將不怯而愚將拘之吾乃好賢而能用舉事而得時此則不看時日而事利不假卜筮而事吉不禱祀而福從遂命驅之前進周公曰今時迎太歲龜灼言凶卜筮不吉星變爲災請還師太公怒曰今紂剖比干囚箕子以飛廉爲政伐之有何不可枯草朽骨安可知乎乃焚龜折蓍援枹而鼓率衆先涉河武王從之遂滅紂○大唐武德中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祏據丹陽反遣趙郡王孝恭爲行軍元帥討之將發饗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座者皆失色孝恭舉止自若徐諭之曰禍福無門惟人所召自顧無負於物諸君何憂懼之深公祏惡積禍盈今承廟算以致討杯中之血乃公祏授首之徵遂盡歡而罷將人深服其識度而能安衆竟平公祏焉

散衆

後漢初河南賊張步據齊地漢將耿弇討敗之步肉袒負斧鑕於軍門（鑕椹也示必死鑕之征反又竹林反）弇傳步詣行在而勒兵入據其城樹十二郡旗鼓（十二郡謂城陽琅邪高密膠東東萊北海齊千乘濟南平原泰山臨淄）令步兵各以郡人詣旗下衆尚十餘萬輜重七千餘兩皆罷遣歸鄉里齊地悉平○後魏末河北賊葛榮衆（葛榮衆號百萬）爲爾朱榮所擒餘衆悉降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結聚乃普告勒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在止於是群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萬衆一時散盡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

隨便安置咸得其宜推此以集師量才受用新附者咸
安時人服其處分機

風雲氣候雜占語曰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故附於末篇

孫子曰天者陰陽寒暑時節制也謂順天行誅因陰陽四時剛柔之制故司馬法曰冬夏不興師所以兼愛吾民若細雨沐軍臨機必有捷迴風相觸道還而無功雲類羣羊必走之道氣如驚鹿必敗之勢黑雲出壘赤氣臨軍必敗之兆若煙非煙此慶雲也必勝若霧非霧是泣軍也必敗是知風雲之占其來久矣太公曰凡興軍動衆陳兵天必見其雲氣示之以安危故勝敗可逆知也其軍中有知曉雲氣者厚寵之常令清朝若日午察彼軍及我軍上氣色皆須記之若軍上氣不盛加警備守輙勿輕戰戰則不足守則有餘察氣者軍之大要常令三五

人參馬登高若臨下察之進退以氣為候凡與兵動發忌大風雷而陰不見日凡氣初出如甑上氣勃勃上積為霧霧為陰陰氣結為虹蜺暈珥之屬如不積不結散漫一方不能為災必和雜殺氣森森然疾起乃可論占常以平旦下晡日出沒時候之期內有風雨災不成或有黑氣如幢出於營中上黑下黃敵欲來求戰無誠實言及九日內必覺備之吉或日月陰沉無光不雨或十日晝夜不見日月名曰蒙曰久陰不雨下謀上也○凡敵上氣黃白潤澤者將有威德或軍上氣發漸漸如雲變作山形將有深謀或敵上氣黑中赤在前者將精悍皆不得擊○凡氣上與天

無常後人生意各為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儒章句十有餘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餘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詔但得用鄭氏章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覬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者之所卑下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然而律文煩廣事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因絹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相受屬偏考因張茂物故附重法論之洪相雖皆棄市而輕枉者相繼其後天子文下詔改刑制命陳羣劉邵等刪約舊科旁采

漢律定為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略曰舊律所以難知者由於六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事寡則罪漏故集罪例以為刑名冠於律首盜賊有劫掠恐和買賣人利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為劫掠律賊律有欺謾詐偽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偽生死詐自復免事類衆多故分為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物故分為毀亡律囚律有告劾傳覆廐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為劾律囚律有繫囚之法興律有獄事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為篇故分為繫訊

吾軍不可出出則不利若風氣俱來此為敗候在急
也○凡敵上氣色如馬肝如死灰或類偃蓋皆敗徵
或黑氣如壞山墮軍上者軍必敗或軍上氣昏發連
夜照人則軍士散亂○或軍上有氣五色雜亂東西
南北不定者其軍必敗○或軍上有赤氣炎炎降大
將死衆亂○或軍上有黑氣如牛馬形從氣霧中下
漸漸入軍名曰天狗下食血敗軍也○或有雲氣蓋
道蒙蔽蓋山此敗候○凡城中有白氣如旗者不可
攻○或有黃雲臨城有大喜慶○或有青色如牛頭
觸人者城不可攻屠○或城中氣出東方其色黃此
天鉞也不可伐伐者死○或城上氣如火煙主人欲

出戰其氣無極者不可攻○或氣如杵從城中向外
者內兵突出主人勝不可攻○或城上有雲分為兩
彗狀者攻不可得○凡攻城圍邑過旬日不雷雨者
城有輔助疾去之勿攻也此皆勝氣○凡攻城圍邑
赤氣在城上黃氣四面繞之城中有大將死城降○
城上有赤氣如飛鳥擊之可破矣○或有氣出入者
人欲逃○或有氣如灰氣出如覆從軍上者士多病
城屠○或城上無雲氣士卒散○或城營上有赤雲
狀如衆人頭下多死喪流血○攻城有白氣繞城而
入者急攻可得若有曲蛇從城外入城者三日內城
屠此皆敗氣○敵上有雲如車蓋不可擊若有雲如

繞令有蛇雲去可擊大勝○伏兵氣如幢節在黑雲中
轉高銳不可擊○城營上見有雲如雉雞城必降○
邊城雲如蛟龍所見處軍將失亡敵上有雲長如引
素如陣前戈或白黑色有謀青色有兵赤色有反黃
色急去○敵上有氣如牽牛未可擊有雲如坐人赤
色所臨必有卒兵來至驚恐須臾而去○凡占軍氣
與敵相對將當諸軍中善相氣者厚寵之留令清朝
若日中時察彼軍及我軍上氣皆紙筆錄記上將軍
將軍察之若我軍上氣不善但警備鎮守勿接戰敵
在東候之日出時在南候之日中在西候之日入在北候之夜半每虞子
日及辰戌午未登五丈高望去一里占百人以上便

有氣○氣如塵埃前卑後高者將士精銳不可擊○
氣如隄阪前後摩地避之勿擊○見彼軍上氣如塵
埃沸粉其色黃白如旗旛暉暉然無風而動將士勇
猛不可擊我軍如此亦不用戰○對敵或有氣來甚
卑不蔭覆人上下掩掩若道者大敗必至食不及飽
嚴備之○凡兵起王相者吉囚死者凶有勝無負勝
虛高勝下澤勝枯長勝短厚勝薄我軍在西賊軍在
東西高東下西澤東薄西澤東枯西長東短則我軍
勝也他皆放此兩軍相對逆見軍上有氣紛紛勃勃如煙
如塵賊內敗○軍上下日無氣者其軍必敗○若我
軍無氣將修德撫士衆什伯氣象清警敵固守有赤色

氣如火從天下入軍，軍亂將死。有黑氣如牛豬者，在
解之氣，軍必敗。有白氣如似蛇逶迤結部隊相逐，須臾
罷而復出，及至八九而不斷者，賊必至，嚴守之。○若
兩軍氣蒙蔽城，有入處者，外兵當攻入；若有出者，內兵
當突出。凡氣安則軍安，其氣動搖則軍不安。氣四散
大軍破且敗，其氣如羣羊羣豬，擊之必大尅。○兩軍相當
有氣如飛鳥徘徊在其城上，或來而高者，兵銳不可
擊。○兩軍相去十里內，□□軍上無氣，是死兵，擊
之必大勝也。○兩軍欲戰，觀彼軍氣，氣如焚生草
之煙者，必初精銳不可當，待其氣散擊之，必勝。其氣
黑出如山帶黃，是謂□氣，敵人自降。○軍敗之氣如羣

鳥亂飛，疾伐之必大勝。○氣乍明乍暗者，有詐謀。氣
過旬不散，城有大輔，疾去之，勿攻。○凡敵上氣如雙
蛇飛鳥，如缺垣，如壞屋，如人無頭，如驚麞，如走鹿相
逐，如雞相向，皆為敗軍殺將之氣。敵上氣如囷倉谷
白見日益明者，將士銳不可擊之。○敵上氣黑中有
赤氣在前，精悍不可當。○敵上氣如轉蓬者，擊之立
破。○天子雲如千人倉，如高樓，如城門，華蓋，或赤黃，正
四方。○遊兵氣如彗雲掃除，或數百丈，萬萬無根本。
○敗軍之氣如破軍，如人無足無首。○若下輕其將
妖怪並作，衆口相惑，當脩德省令，繕礪鋒甲，勤誠誓
士，以避天怒，然後復擇吉日祭牙旗，具太牢之饌，震
鼓鐸之音，誠心啟請，以備天問，觀其祥應矣。○若人
馬喜躍，旌旗皆前指，金鐸之聲揚以清，鞞鼓之音宛
以鳴，此得神明之助，持以安衆心，乃可用矣。雖云用
智使能，則不占而事利；令明法審，則不筮而計成；封
功賞勞，則不禱而福從；同甘共苦，則犯逆而功就。然
而臨機制用，亦有此為助焉。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六十二 終

天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六十三

唐岐國公尚書右丞相司徒淮南節度使杜佑君卿纂
明文林郎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延江王德溢校刊
奉議大夫廣東提學按察僉事秀水吳鵬萬里同校

刑制序

前志曰夫人有生萬物之最靈者也然而牙爪不足供其欲趨走不足避其害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役物以為養任智而不恃力者可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群不能群則不能勝物羣而聚之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人既羣居不能無貴怒交爭之情乃有刑罰輕重之典矣刑於百度其最遠乎又曰聖人因

天討而作五刑大刑用甲兵其次用鈇鉞中刑用刀鋸其次用鑽鑿薄刑用鞭朴大者陳諸原野小者致之市朝又曰鞭朴無弛於家刑罰無廢於國征伐無偃於天下但用之有本末行之有次第耳歷觀前躅善用則治不善用則亂無私絕濫不在乎寛之與峻又病斟酌以意變更屢作今撮拾經史該貫年代若前賢有誤雖後學敢言亦庶幾成一家之書補前縉紳之徒多設三皇之言又不載其刑罰故以五帝為首云

一刑制上　二刑制中　三刑制下
四雜議上　五雜議中　六肉刑議決斷 詳讞考訊
七守正 赦宥　八寬恕 與奪峻酷

刑制上

黃帝以兵定天下此刑之大者陶唐以前未聞其制

虞舜聖德聰明建法司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常刑用不越法流宥五刑宥寬也以流放寛五刑鞭作官刑以鞭為治官事之刑朴作教刑朴夏楚也不勤道業則撻之金作贖刑誤而入刑出黃金以贖眚災肆赦怙終賊刑眚過也災害賊殺過而有害當緩赦也怙姦自終當刑殺之欽哉欽哉惟刑之恤哉舜陳典刑之義勑天下敬之憂不得其中也於是流共工于幽州幽州北裔水中可居者曰州放驩兜于崇山黨於共工故放之崇山南裔竄三苗于三危三苗國名縉雲氏之後為諸侯號饕餮三危西裔殛鯀于羽山羽山東裔也在海中按司馬遷曰舜流四宄於四裔以禦魑魅也一則四凶不死也又舜典云流宥五刑

者五刑中有死既以流放代死此二明四凶不死也又舜典云舜美皋陶作士曰五刑有宅孔安國注云五流有宅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者三明四凶不死也按左氏傳鯀殛死禹嗣興或者謂死殺之所以殛鯀至羽山而自死者也四罪而天下咸服又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謂不忍加刑則流放之若四凶也五流各有所宅五宅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也惟明克允言咎繇能明五刑施之遠近前五帝之代據左氏之載晉叔向所言夏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九刑墨一劓二剕三宮四大辟五又流六贖七鞭八朴九故曰九刑也三辟者言三王始用五刑之法故謂之三辟也班固又云五帝畫象而人知禁禹承其後自以德衰始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以俗薄於唐虞故也而孝經緯亦云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象者上罪黑蒙赭衣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若如三家之言則前五帝皆畫象不用肉刑其後以為不然何也按舜典云流宥五刑五刑者以傳刻肌肉亦為之內蓋書缺大舜流放之寛代刀鋸之毒若如三家之言五帝不用五刑矣則帝舜何得言以流放代之是明帝舜前行五刑明矣其後舜又賞美皋陶曰

（汝作士五刑有服又知帝舜設刑之制暫設五刑後又用耳目經書正聖哲所作左氏叔向謂之辟而不隊其先後之言固不足徵也的鮮曰肉刑名盡亡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矣誠哉是言）夏啟即位有扈不道誓衆曰不用命戮于社（載社主行而九指則戮之主前以社主陰故以戮）後又作禹刑○殷作湯刑（夏殷作刑皆叔世也言晚時）洎紂無道遁重刑辟有炮烙之刑（見殷本紀）周秋官之職建三典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國都鄙乃懸刑象之法于象魏使萬人觀之浹日而斂（正月朔日布五刑於天下）（又懸書重之浹旬十日也）又執旌節以宣布于四方而憲邦之刑禁（憲表也謂者國之禁所以左右刑罰者司寇正月布刑於天下又懸其書于象魏布憲施節出宣令懸書于門閭及都鄙邦國者王政所重故丁寧言之）一曰刑新國用輕典（新闢新國上立君之國用輕法為其未習教也）二曰刑平國用中典（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刑之法）

三曰刑亂用重典（亂國篡弒叛逆）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罪（謂盜賊羣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殺之無罪若今無故入人室宅廬舍上人車船牽引人欲犯法者其時格殺無罪）凡報讎者書於士殺無罪（謂同國不辟者將報之必先言於士無罪也士主獄官也）凡殺其親者焚之殺王親者辜之（親緦服以內也焚燒也辜言枯也謂磔之）凡殺人者踣諸市三日（踣蒲北反僵尸也）傷人見血不以告者攘獄遏訟者告而誅之（謂吏民相殺傷見血耳攘獄距不受也遏訟者止遏訟也）者坐為盜賊者其奴男子入於罪隸女子入於舂槀（舂人槀人此二官之役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于為之奴罪隸奴也從坐沒入縣官者）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齔者皆不為奴（有爵謂命士以上也齔毀齒也）以五刑之法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五百凡二千五百所

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墨者使守門（黥面人無以禁衛也）劓者守關（以貌醜之也）宮者守內（人道近於事使也）刖者守囿（離免歐無急也）髡者守積（王之同族不虔宮是不剪其類也但頭而已凡工族皆於隱處罪之故使守積積音恣）穆王享國百年耄荒（孔安國曰王即位過四十年而老耄忽荒言百年大其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命呂侯度作刑（度時代所宜也）訓夏贖刑（穆王命呂侯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也輕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剕罰之屬五百宮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多於初制五百章）其後又作九刑（正刑五又流罰贖扑也）孔子曰大罪有五而殺人為下逆天地者罪及五代誣鬼神者罪及四代逆人倫者罪及三代亂教者及一代手殺人者罪止其身又析言破書亂名改作執左道以

亂政殺作淫聲造異服設怪奇之器以蕩上心者殺行僞而固言僞而辯學非而博順非而澤以惑衆者殺假於鬼神時日卜筮以疑人者殺此四誅者不待時不以聽○春秋時子產相鄭鑄刑書（鑄刑法於鼎）晉叔向遺書強非子產曰吾以救世弊也已（具紐議篇上）○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張晏曰父母兄弟妻子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武公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寧公子三人長武公次德公太子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殺三父等後共殺出子立武公）孝公初衛鞅請變法令人為什伍而相收司連坐不告姦者腰斬告姦者與斬敵首同賞匿姦者與降敵同罰人有二男以上不分異者倍其賦有

軍功各以律受上賞私鬭者各以輕重被刑大小勠力本業耕織致粟帛多者復其身事末利及怠而貧者舉以收孥宗室非有軍功論不得爲屬籍明尊卑爵秩等級各以差次名田宅臣妾衣服以家次有功者顯榮無功者雖富無所芬華令既具未布恐人之不信已乃立三丈之木於國都市南門募人有能徙置北門者與十金人怪之莫敢徙復曰能徙者與五十金以明不欺秦人初言令不便者以千數於是太子犯法衛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將法太子太子君嗣也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師公孫賈明日秦人皆趨令行之令初下有言令不便者有來言令

便者衛鞅曰此皆亂法之人也盡遷於邊城其後人莫敢議令甘龍杜摯極非之（具杜摯上篇）令之初作一日臨渭刑七百餘人百姓皆苦之居三年道不拾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勇於公戰怯於私鬭秦人大治而大悅（魏文侯師李悝撰次諸國法著法經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具魏代）○始皇即位遣將成蟜擊趙及死屯留軍吏皆斬及戮其屍（士卒死者皆戮其屍）其後嫪毐作亂敗其徒二十人皆梟首（縣首於木上曰梟）車裂徇滅其宗輕者爲鬼薪（取薪給宗廟爲鬼薪律曰新作二歲）後又體解荊軻及平六國制曰人藏詩書及偶語棄市（禁人聚語畏其謗也）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爲城旦制曰可（律說論決爲髡鉗輸邊築長城三四歲刑也）燕人盧生譏言始皇樂以刑殺爲威去咸陽始皇聞之怒諸生在咸陽者四百六十餘人皆坑之其後東郡隕石或刻其石曰始皇死始皇盡誅石旁人胡亥立以趙高爲郎中令更變律令有罪者相坐收族又群盜起胡亥責李斯斯懼上書請行督責刑者相半其後趙高譖斯具五刑要斬夷三族（具下篇）○漢高帝初入咸陽約法三章殺人者死傷人及盜抵罪（傷人有曲直盜賊有多少故言抵抵至也當也）蠲削秦法兆人大悅然大辟尚有三族之誅（三族見上注）先黥劓斬左右趾笞殺梟其首菹其骨肉於市（菹音阻醢也）其誹謗詈詛又先斷舌故謂之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戮其後又制

曰有耐罪以上請之（應劭曰此輕罪不見其耏鬢曰耐杜林以爲法度之字當從寸故改耏罪而言耐罪以上皆當先請也顏師古曰耐頰傷毛也音而）後以三章之法不足禦姦遂令蕭何攟摭秦法（攟摭謂收拾攟音凡問反摭音之石反）取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之條益事律興廄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所不及十八篇）又置獄疑者各讞所屬官長皆移廷尉不能決具爲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惠帝二年制曰今法有誹謗妖言之罪（過誤之言以爲妖言）是使衆臣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其除之制上造以上及內外公孫耳孫有罪當刑及當城旦舂者皆耐爲鬼薪白粲（上造爵第十六者也內外孫王侯內外孫也耳孫玄孫之子也言己遠但耳聞之也令也上造有功勞內外孫有骨肉屬施德布惠故使從其輕也城旦起行治城舂者）

婦人不豫外徭但舂作米皆四歲刑也今以鬼薪白粲鬼薪已具上白粲坐擇米使正白爲白粲皆三歲刑也人七十以上若不滿十歲有罪當刑者完之不加肉刑髡鬄也若叅及之言也謂七十及不滿十歲以下皆完之除挾書律挾藏也秦律敢挾書者棄市呂太后初除三族罪文帝制人有犯法已論其父母妻子同產坐之收孥律令宜除之孥子也秦法一人有罪收其家罪疑者與人從輕斷之於是刑法大省斷獄四百具寬恕篇又感齊女淳于緹縈之言除肉刑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爲城旦舂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釱左右趾代刖今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此當言髡者完之矣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當斬右趾者及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及吏受賕枉法謂曲法而受賕者守縣官財物

而即盜之今律所謂監守自盜者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市命者名也成其罪也殺人害重受賕盜贓污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名而又犯笞亦皆棄市罪人獄已決完爲城旦舂滿三歲爲鬼薪白粲鬼薪白粲滿一歲爲隸臣妾一歲免爲庶人男子爲隸臣女子爲隸妾隸臣妾滿二歲爲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爲庶人隸罪爲司寇故一歲正司寇故二歲其逃亡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在本罪中又重犯者也具肉刑議篇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趾者又當死斬左趾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斬右趾者棄市故入於死以笞五百代斬左趾笞三百代劓笞數既多亦不活也景帝制改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自今吏及諸有秩皆受其官屬所行所理所

將行謂按察及孟反其餘飲食計償費論計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他物若買故賤賣故貴皆坐臧爲盜他物謂非飲食吏遷徙免罷受其故官屬所將監治送財物奪爵爲士伍免之謂奪其爵令爲士伍又免其官職即今律所謂除名也士伍從士卒之伍無爵罰金二斤沒入所受有能捕告與其所受臧以所受之臧與捕告者其後罷磔曰棄市先此謂死刑皆磔於市今罷之若逆則磔之謂張其尸也具寬恕篇復下詔曰長老人所尊敬也鰥寡人所哀憐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樂師侏儒樂師瞽者侏儒短人不能走當鞠繫者頌繫之頌讀曰容容寬不桎梏罪死欲腐者許之腐如腐木不生實矣六年定鑄錢僞黃金棄市律又以笞者或至死未畢復減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其

定箠令箠策也所以擊者也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末薄半寸皆平其節笞臀先時笞背畢一罪乃得更人更人更易行笞人自是笞者得全然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人易犯之也○孝武徵發煩數人窮犯法遂令張湯趙禹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法見知人犯法不告爲故縱而所監臨部主有罪並連坐緩深故之罪孝武欲急刑吏深害乃故入人罪者皆寬緩急縱出之誅吏釋罪人疑以爲縱出則急誅之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蕭何本定律九篇叔孫通又加十八篇張湯又撰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撰朝律六篇合六十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比以例相比況文書既繁主事者不能遍睹或罪同而論異具寬恕篇○孝昭制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坐凡首謀匿者言

（爲謀首藏匿罪人）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宣帝患刑法不一置廷平四人平之（凡雜議篇）○成帝鴻嘉初又定令年未滿七歲賊鬬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皆法令稍定近古而便人者也○哀帝綏和二年除誹謗詆欺法○平帝元始中制曰前詔有司復貞婦歸女徒誠欲以防邪僻全貞信及眊悼之人（八十曰眊）（眊言昏眊也七歲曰悼言未成人若死亡可哀悼）刑法所不加聖王之所制也惟苛暴吏多拘繫犯法者親屬婦女老幼其明敕百僚婦人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歲以下非坐不道詔所名捕他皆無得繫（名捕謂下詔特所捕也）其當

驗者即驗問（就其所而問之）定著令（王莽居攝翟義劉信起兵討莽莽敗之夷三族其後陳良紹帶劫入匈奴莽求得行燒殺之刑與殺諸篇）○後漢光武留心庶獄然自王莽篡位之後舊章不存法網弛縱無以懲肅梁統上書曰臣竊見元帝初元五年輕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輕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殺人者減死一等自後人輕犯法吏易殺人臣愚以爲刑法不苟務輕務其中也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殺之誅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爲除殘去亂也高帝定法傳之後代文帝遭代康平因時施恩省去肉刑相坐之法天下幾平武帝值中國全盛征伐遠方百姓罷弊豪傑犯禁姦吏弄法故重首匿之

科著知縱之律宣帝厲道要以御海內臣下奉憲不失綱墨天下稱安孝元孝哀即位日淺丞相王嘉等便以數年之間虧除先帝舊約定令斷律凡百餘事臣取其尤妨政者條奏伏請擇其善者而從之不易之典時廷尉議以爲崇刑峻法非明王急務遂寢之

章帝時郭躬條奏諸重文可從輕者四十一事著于令陳寵又代躬爲廷尉帝納寵言制除鉆鑽諸慘酷之科解妖惡之禁又除文致請讞五十事著于令寵復鈎校律令刑法溢於甫刑者奏除之（鈎猶勾也溢出也）曰今律令犯死刑者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千九百

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請令三公廷尉集平律令可施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合爲三千其餘千九百八十九事悉可詳除會寵得罪遂寢（並以寬寵黨）○安帝永初中法稍苛繫人不堪之陳寵子忠復爲尚書略依寵意奏上二十三條爲決事比（比例也必寐反）以省請讞之弊又上除蠶室刑（西漢之景只附宮刑令復除蠶刑者是當時雖有文而未悉斷武帝時司馬遷犯法下蠶室刑其事失今申明除之）解贓吏三代禁錮狂易殺人得減重論（冤犯而易性也）母子兄弟相代死赦代者○獻帝初應劭又刪定律令撰具律本章句尚書舊事廷尉板令決事比例事司徒都目五曹詔書及春秋折獄凡二百五

十篇又集議駮三十篇以類相從凡八十二事於是
傳事存焉曹公秉政欲復肉刑陳羣深陳其便鍾繇
亦贊成之孔融正議不同其議遂止具肉刑議篇於是乃
定甲子科犯釱左右趾者釱音弟又音大易於木械是時乏
鐵故易於木焉又以漢律太重故令依律論者聽得
科半使半減也○魏文帝受禪後有大女劉朱撾子
婦酷暴前後三婦自殺論朱減死作尚方因是下怨
毒殺人減死之令明帝改士庶罰金之令男聽以罰
代金婦人加笞還從鞭督之例以其形體裸露故也
時所用舊律其文起自魏文侯李悝撰次諸國法著
經以爲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故其律始於盜賊須

劾追捕故著囚捕二篇其輕狡越城博戲借假不
廉淫侈踰制以爲雜律一篇又以具其加減是故所
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傳授以爲秦相
漢承秦制蕭何定律除參夷連坐之罪增部主見知
之條益事律興廐戶三篇合爲九篇叔孫通益律
所不及旁章十八篇張湯越宮律二十七篇趙禹朝
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漢時決事爲令甲以三百餘篇
又司徒鮑昱撰嫁娶辭訟決爲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
代有增損輕重乖異而通條連句上下相蒙雖大體
異篇實相採入盜律有賊傷之例賊律有盜章之文
興律有上獄之法廐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錯揉

無常後人生意各爲章句叔孫宣郭令卿馬融鄭玄諸
儒章句十有餘家數十萬言凡斷罪所當由用者合
二萬六千二百七十二條七百七十三萬二千二百
餘言數益繁覽者益難天子於是詔但得用鄭氏章
句不得雜用餘家衛覬又奏曰刑法者國家之所貴
重而私議之所輕賤獄吏者百姓之所懸命而選用
者之所卑下請置律博士轉相教授然而律文煩廣事
比衆多離本依末決獄之吏如廷尉獄吏范洪受囚
絹二丈附輕法論之獄吏劉象受屬偏考囚張茂物
故附重法論之洪相雖皆棄市而輕枉者相繼其後
天子又下詔改刑制命陳羣劉劭等刪約舊科旁采

漢律定爲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
書官令軍中令合百八十餘篇其序略曰舊律所以
難知者由於六篇少故也篇少則文荒文荒則事寡
事寡則罪漏故集罪例以爲刑名冠於律首盜律有
劫掠恐猲和賣買人科有持質皆非盜事故分以爲劫掠
律賊律有欺謾詐僞踰封矯制囚律有詐僞生死詐
自復免事類衆多故分爲詐律賊律有賊伐樹木殺
傷人畜產及諸亡印金布律有毀傷亡失縣官財
物故分爲毀亡律因律有告劾傳覆廐律有告反逮
受科有登聞道辭故分爲告劾律囚律有繫囚鞫之法興
律有獄事之科有考事報讞宜別爲篇故分爲繫訊

斷獄史律盜律有受所監臨受財枉法雜律有假借
不廉令乙有勅勝人受錢科有使者驗賂其事相類
故分為請賕律盜律又有勒奪強賊興律有擅興徭
役具律有出賣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為擅興律
興律有乏徭稽留賊律有儲峙不辦廄律有乏軍
之興及舊典有奉詔不謹不承用詔書漢氏施行有
小愆之反不知令輒劾以不承用詔書之罪腰斬不
宜復為法故復別為之留律秦世舊有廄置承傳副
車食廚漢初承秦不改後以費廣稍省是故後漢但
設騎置故除廄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為郵驛令其
告反逮驗別入告劾律上言變事以為變事令以驚

事告急與興律烽燧及科令以為驚事律盜律有還
贓畀主金布律有罰贖入責以呈黃金為價科有平
庸坐贓事以為償律蓋律之初制無免坐之文張湯
趙禹始作監臨部主見知故縱之例其見知而故不
舉劾者與同罪失不舉劾各以贖論是以文約而例
通科之為制每條有違科不覺不知從坐之免不復
分別而免坐繁多宜總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
其由例以為免坐律諸律令中有教制本條無從坐
之文者皆從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故五篇合
十八篇於正律九篇為增於旁章科令為省矣更依
古義制為五刑其死刑有三髡刑有四完刑作刑

各三贖刑十一罰金六雜抵罪七凡三十有七名以
為律首又改賊律以言語及犯宗廟園陵謂之大逆
無道腰斬家屬從坐不及祖父母孫至於謀反大逆
臨時捕之或汙瀦或梟菹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
嚴絕惡跡也賊鬭殺人以劾而亡許依古義聽子弟
得追殺會赦及過誤相殺不得報仇所以止殺也殺
繼母與親母同防繼假之隙也除異子之科使父子
無異財毆兄姊加至五歲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誣告
人反罪及親屬異於常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誣也
改投書棄市之科所以輕刑也正篡囚棄市之罪斷
兇惡為義之蹤也二歲刑以上除家人乞鞫之制所

以省煩獄也改諸郡不得自擇伏日所以齊風俗也
斯皆魏代所改其大略如是○司馬景王輔政時犯
大逆者其犯法誅及已出之女毋丘儉之誅其子甸
妻荀氏應坐死其族兄顗通表魏帝以乞其命詔聽
離婚荀氏所生女芝為潁川太守劉子元妻亦坐死
以懷孕繫獄荀氏辭詣司隸校尉何曾乞恩求沒為
官婢以贖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議曰臣以為
女人有三從之義無自專之道出適他族降父母之
服所以明內外之節也而父母有罪則追刑夫黨見
誅又隨戮一人之身內外受辟女既產育則他族之
母無辜受戮傷孝子之心且男既不得罪於他族而

女徧與戮於二門臣以爲任室從之誅旣離可隨父之罰其有認改定律令○司馬文王繼宋魏政患前代律令煩雜陳郡劉邵雖經改革而科網太密於是命賈充鄭沖荀顗荀勖羊祜王業杜友杜元凱裴楷周雄郭頎成公綏柳軌榮邵等定法令就漢九章會十一篇仍其族類正其體號改舊律爲刑名法例辨囚律爲告劾繫訊斷獄分盜律爲請賕詐僞水火毀亡因事類爲衛宮違制撰周官爲諸侯律合三十篇六百三十條二萬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穢有益於時其餘未宜除之者若軍事田農酤酒未得皆從人心權設其法太平當除故不入律悉以爲令施行

制度以此設教違令有罪則入律也其常事品式章程各還其府爲故事減梟斬族誅從坐之條除謀反適養母出女嫁皆不復還坐父母棄市省禁錮相告之條去捕亡沒爲官奴婢之制輕過誤老小女人當罰金杖者皆令半之重姦伯叔母之令棄市淫寡女三歲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爲正不治私約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冊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條十二萬六千三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六十三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六十四

刑法二

刑制中 晉 東晉 宋 齊 梁 陳 後魏 北齊 後周 隋

晉武帝泰始三年賈充等修律令成帝親自臨講使裴楷執讀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乃頒新律其後明法掾張裴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終於諸侯者所以畢其政也是以經略罪法之輕重正加減之等差明發衆篇之多義補其章條之不足較舉上下綱領其犯盜賊詐僞請求者則罪於此作役水火畜養守備之細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訊爲之心舌捕繫爲之手足斷獄爲之定罪名例

齊其法制自始及終往而不窮變動無常周流四極上下無方不離于法律之中其知而犯之謂之故意不知而然謂之失違忠欺上謂之慢背信藏巧謂之詐虧禮廢節謂之不敬兩訟相趣謂之鬭兩和相謔謂之戲無變斬擊謂之賊不意誤犯謂之過逆節絕理謂之不道陵上僭貴謂之惡逆將害未發謂之戕倡首先言謂之造意二人對議謂之謀制衆建計謂之率不和謂之強攻惡謂之略三人謂之群取非其物謂之盜貨財之利謂之贓凡二十者律義之較名也夫律者當慎其變審其理若不承用制詔無故失之刑當從贖謀反之同伍實不知情當從刑此故失

之變也卑與尊鬬皆為賊鬬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
為戲戲之重也向人室廬逕射不得為過失之禁也
都城人衆中走馬殺人當為之賊賊之似也過失似
賊戲似鬬鬬而殺傷傍人又似誤盜傷縛守似強盜
嚇人取財似受賕因辭所連似告劾諸勿聽治似故
縱持質似恐喝如此之比為無常之格也五刑不簡
正于五罰五罰不服正于五過意善功惡以金贖之
故律制生罪不過十四等死刑不過三徒加不過六
因加不過五累作不過十一歲累笞不過千二百刑
等不過一歲金等不過四兩月贖不計日日作不拘
月歲數不疑閏不以加至死幷死不復加不可累者

故有幷數不可幷數乃累其加以加論者但得其加
與加同者連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論以人得罪
與人同以法得罪與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齊防親疎
公私不常其教禮樂崇於上故降其刑刑閑於下故
全其法是故尊卑序仁義明九族親王道平也律有
事狀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勢下手取財為強
盜不自知亡為縛守將中有惡言為恐喝不以罪名
呵為呵人以罪名呵為受賕劫召其財為持質此六
者以威勢得財而名殊者也即受賕自與為受所監
求而後取為盜贓輸入呵受為留難斂人財物積藏
於官為擅賦加毆擊之為戮辱諸如此類皆為以威

勢得財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
之機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則情動於中而形於言暢
於四肢發於事業是故姦人心愧而面赤內怖而色
奪論罪者務本其心審其情精其事近取諸身遠取
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奪捧手似
謝擬手似訴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鬬矜莊似威怡
悅似福喜怒憂懽貌在聲色姦真猛弱候在視息出
口有言當為告下手有禁當為賊喜子殺怒子怒子
殺喜子當為賊諸如此類自非至精不能極其理也
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傷人他皆勿
論即誣告謀反者反坐十歲不得告言人則奴婢捍

主主得謁殺之賊燔人室廬舍積聚盜賊五疋以上
棄市即燔官府積聚盜亦當與同毆人教令者與同
罪即令人毆其父母不可與行者同得重也若得
遺物強取強乞之類無還贓法隨例畀之文法律中
諸不敬違儀失式及犯罪為公為私贓入身不入身
皆隨事輕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玄之妙
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奧不可以一體守也
或計過以配罪或化俗以循常或隨事以盡情或取
舍以從時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輕以就下公私廢避
之宜除削重輕之變皆所以臨時觀釁者用法執詮
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牙之微致之機畧之上稱

輕重於毫銖考輩類於參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
奉聖典者若操刀執繩刀妄加則傷物繩妄彈則侵
直梟首者惡之長斬刑者罪之大棄市者死之下髡
作者刑之威贖罰者誤之誡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寶
君子而逼小人也故為敕慎之經皆擬周易有變通
之體焉夫刑而上者謂之道刑而下者謂之變推而
行之謂之通舉而措之謂之格刑殺者似冬震曜之
象髡罪者似秋凋落之變贖失者似春陽悔吝之疵
也五刑成章輒相依準法律之義也○東晉元帝為
丞相在江東承制時百度草創議斷不循法律人立
異議高下無狀主簿熊遠奏曰自軍興以來臨事改

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輒關咨委之大
官非為政之體若本曹處事不合法令監司當以法
彈違不得動用開塞以壞成事按法蓋麤術非妙道
也矯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隨物情輒改法制此為
以情壞法法之不一是為多門開人事之路廣私請
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為駁議者若違律令
節度當合經傳及前比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
謂宜令錄事更立條制諸立議者皆當引律令經傳
不得直以情言無所依准以虧舊典也若時帝以權
宜從事尚未能從而河東衛展為晉王大理考摘故
事有不合情者又上書曰今施行詔書有考子正父

死刑或鞭父母問子所在近主者所稱庚寅詔書舉
家逃亡家長斬若家長是逃亡之主斬之雖重猶可
說子孫犯事將考父祖逃亡逃亡是子孫而父祖嬰
其酷傷順破教如此者衆相隱之道離則君臣之義
廢廢而犯上之姦生矣今詔書宜除者多有便於當今
者為正條則法差簡易元帝令曰先自元康以來事
故荐臻刑禁滋曼大理所上宜朝堂會議蠲除詔書
不可用者此孤所虛心者也○宋文帝時蔡廓為侍
中建議以為鞫獄不宜令子孫下辭明言父祖之罪
虧教傷情莫此為大自今但令家人與囚相見無
乞鞫之詞便足以明伏罪不須責家人下辭朝議咸

以為允從之時王弘上書曰主守偷五疋常偷四十
疋並加大辟太重請加主守偷五十疋死四十疋降
以補兵既得小寬人命亦足以為懲戒從之（具見憲賞）劉
秀之為尚書右僕射請改定制令擬部人殺長史科
議者謂值赦宜加徙秀之為律文雖不明部人殺官
長之言若值赦但止徙送是使悠悠殺人曾無一異
人敬官長比之父母行害之身雖遇赦謂宜付上方
窮其天命家口令補兵從之謝莊為都官尚書奏改
定刑獄曰舊官長竟囚畢郡遣督郵案驗仍就施行
督郵賤吏非能異於官長雖有案驗之名而無推究
之實愚謂此制宜皆自今入重之囚縣考正畢以事

言郡弁送囚身委二千石親臨覆辯必收聲吞釁然
後就戮若二千石不能決乃度廷尉神州統外移之
刺史刺史有疑亦歸臺獄必令死者不怨生者無恨
○齊武帝令刪定郎王植之集注張杜舊律合為一
書凡千五百三十二條事未施行其文殆滅○梁武帝
制依周漢舊事有罪者贖其科凡在官身犯罰金鞭
杖督之罪悉入贖停罰者臺省令史士卒欲贖者聽
之時齊時舊郎蔡法度能言齊王植之律於是徙損
益舊本以為梁律天監初又令王亮等定為二十篇
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盜劫四曰賊叛五曰詐偽
六曰受賕七曰告劾八曰討捕九曰繫訊十曰斷獄

十一曰雜十二曰戶十三曰擅興十四曰毀亡十五
曰衛宮十六曰水火十七曰倉庫十八曰廄十九曰
關二十曰違制其制刑為十五等之差棄市以上為
死罪大罪梟其首次棄市二歲以上為耐罪言各隨
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鉗五歲刑笞二百收贖絹男
子六十疋又有四歲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三歲刑
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歲刑男子二十四疋罰金一
兩以上為贖罪贖死者金二十斤男子十六疋贖髡
鉗五歲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兩男子十四疋贖
四歲刑者金一斤八兩男子十二疋贖三歲刑者金
一斤四兩男子十疋贖二歲刑者金一斤男子八疋

罰金十二兩者男子六疋罰金八兩者男子四疋罰
金四兩者男子二疋罰金二兩者男子一疋罰金一
兩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五
罰不服正于五過以贖論故為此十四等之制又九
等之差有一歲刑半歲刑百日刑鞭杖一百鞭杖五
十鞭杖四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一十又有八
等之差一曰免官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奪勞百
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
督四十七曰杖督三十八曰杖督十論加者上就次
當截者下就次繫獄者不即答款應加測罰不得以
人士為隔若人士犯違扞不款宜測罰者先參議

牒啟然後科行斷食三日聽家人進粥二升女及
老小百五十刻乃與粥滿千刻而止因有械杻斗械
及鉗並立大小輕重之差而為定制其鞭有制鞭法
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
常鞭熟靼不去廉皆作鶴頭紐長二尺七寸廉三寸
靶長一尺五寸杖皆用生荊長六尺有大杖法杖小
杖三等之差大杖頭圍一寸三分小頭八分半法杖
圍寸二分小頭五分小杖圍寸一分小頭極杪諸督
罰大罪無過五十三十小者二十當笞二百以上者
笞半餘半後決中分鞭杖老小於律令當行鞭杖罰
者皆半之其應得法鞭杖以熟靼鞭小杖過五十者

稍行之將吏以上及女人應有罰者以罰金代之其以職員應罰及律令指名制罰者不用此令其問事諸罰皆用熟靼鞭小杖其制鞭制杖法杖法鞭自非特詔皆不得用詔鞭杖在京師者皆於雲龍門行女子懷孕者勿得決罰其謀反大逆以上皆斬父子同產男無少長皆棄市母妻姊妹未應從坐棄市者妻子女妾同補奚官為奴婢資財沒官劫身皆斬妻子補兵遇赦降死者黵面黵都感反為劫字髡鉗補冶鎖士終身其下又讁運配材官冶士尚方鎖士皆以輕重差其年數其重者或終身士人有禁錮之科亦以輕重為差其犯清議則終身不齒耐罪囚八十以上十

歲以下及孕者乳者侏儒當械繫者及郡國太守相都尉關中侯以下亭侯以上之父母妻子及所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石以上非檻徵者並頌繫之丹陽尹月一詣建康縣令三官參共錄獄察斷枉直其尚書當錄人之月與尚書參共錄之凡定罪二十五百二十九條又有令三十卷其後除贖罪之科舊獄法夫有罪逮妻子子有罪逮父母十一年詔曰自今補讁之家及罪應質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將送十四年又除黵面之刑帝優借朝士有罪多屈法申之百姓有犯則按法議曰夫按法用刑誠難差貳然斷於人情通於物理衣冠之與黎蒸如草木之有秀茂若

戮一士族雖或無寃如摧芃林雍翹秀或覩其殄瘁則多傷惻之懷使人離心皆如崩角且若戮一匹庶縱或小屈如斷叢撥蹊荒蕪未覺其凋殘乃鮮嗟嘆議兒俗惶駭不徧愈出倘謂不然立覩其患武帝深旨未可為允前志著八議之科近有收贖之制豈以下但使令同儕往事凡徵未可多咎○陳武帝令尚書刪定郎范泉參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其制唯重清議禁錮之科若縉紳之族犯虧名不孝及內亂者終身不齒先與人為婚者許妻家奪之其獲賊帥士人惡逆雖經赦免死付治聽要入役不為年數不在贖罪之律父母緣坐

之刑自餘一用梁法其有贓驗顯然而不款則上測立垛以土為垛高一尺上員劣容因兩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訖著兩械及杻上垛一上測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上測七日一行鞭凡經鞭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其髡鞭五歲刑降死一等鎖二重其五歲刑下並鎖一重五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並居作其三歲刑若有官准當二年餘一年贖若坐過誤罰金其二歲刑者有官者贖一歲刑無官亦贖論寒庶人准決鞭杖囚並著械徒並著鎖亦不計階品死罪將決乘露車著三械加杻手至市脫械及杻手焉杻音丑兩手曰杻當刑於市者夜須明雨須晴朔日八節

六齋日月在張心日並不得行刑廷尉等為北獄建康縣為南獄並置正監平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書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錄冤御史中丞侍御史蘭臺令史親行京師諸獄及冶署理察囚徒冤枉

後魏起自北方屬晉室之亂部落漸盛其主乃峻法每以軍令從事人乘寬政多違令得罪死者以萬計於是國落騷然其後當死聽其家獻金馬以贖犯大逆者親族男女無少長皆斬男女不以禮交皆死人相殺者聽與死家牛馬四十九頭及送葬器物以平之無繫訊連逮之坐盜官物一備五私物一備十及道武既平中原患舊制太峻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法約定科令至太武帝神䴥中詔崔浩定律令除五歲刑四歲刑增一年刑大逆不道腰斬誅其同籍年十四歲腐刑女子沒縣官害其親者轘之為蠱毒者男女皆斬而焚其家巫蠱者負羖羊抱犬沉諸淵當刑者贖貧則加鞭二百畿內民富者燒炭於山貧者役於圊溷女子入舂槀其固疾不逮于人守苑囿王官階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婦人當刑而孕產後一百日乃決年十四以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十非殺人不坐拷訊不踰四十九論刑者部主具狀公車鞫辭而三都決之當死者部案奏聞帝親臨問無異詞怨言乃刑之諸州國之大辟皆先讞報乃施行其後因官吏黷貨太延中詔吏人[illegible]舉告牧守之不法於是凡悖者求得牧宰之失乃令恣於閭閻長君中自司斷法不平詔諸疑獄皆付中書依經義論決初盜律贓四十疋致大辟人多慢政乃減至三疋十一年誅崔浩（[illegible]）正平初又令胡方回游雅改定律制凡三百七十條門房之誅四大辟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文帝太安中以士庶多因酒酗致訟制禁釀酒沽飲皆斬吉凶賓親則開禁有程增置候官伺察諸曹犯贓二丈皆斬（[illegible]）又增律七十九章門房之誅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至獻文帝除口誤開酒禁故事斬皆裸形伏質（砧也）孝文太和初制不令裸形又令高閭修改舊文隨例增減凡八百三十二章門房之誅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群行剽劫首謀門誅律重者止梟首時法官及州縣多為重枷復以縋石懸於囚頸傷肉至骨勒以誣服吏以為能帝聞而傷之乃制非大逆有明證而不款辭者不得大枷律枉法十疋義贓二百疋大辟既頒祿制更定義贓一疋枉法無多少皆死賄賂之路殆絕哀帝矜庶獄罪人多全命徙邊其後又詔犯死罪若父母祖父年老更無成丁子孫又無周親者仰案後列奏以待報著之令是武帝正始初尚書令高肇等奏曰杖之大小鞭之長短令有定式但枷之

輕重先無成制請大枷長丈三尺喉下長丈通頰木
各方五寸以擬大逆外叛是枷杖之制頗有定准
法例律五等爵及在官品從第八以上犯當刑二歲免
官者三載之後聽仕降先階一等刑緣舂官人若有
罪本除名以職當刑犯有餘資得降階而叙至於五
等封爵除刑若盡永既孰削便同之除名於例實爽
愚謂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後宜各降
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爲縣公公爲侯侯爲伯伯爲子子
爲男男至於縣則降爲鄉男五等爵者亦依此而降
至於散男其鄉男無可降授者三年之後聽依
其本品之資出身從之○北齊神武秉魏政遷都於

通典卷一百六十四

鄴羣盜頗起遂立制諸強盜殺人者首從皆斬妻子
同居配爲樂戶其不殺人及贓不滿五疋魁首斬從
者死妻子亦爲樂戶小盜贓滿十疋以上魁首者死
妻子配驛從者流○北齊文宣帝受禪後命羣臣刊
定魏朝麟趾格文議造齊律積年不成其決獄猶依
魏舊制成帝河清三年尚書令趙郡王叡等奏上齊
律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禁衛三曰戶婚四曰擅興
五曰違制六曰詐欺七曰鬬訟八曰盜賊九曰捕斷
十曰毁損十一曰廐牧十二曰雜犯定罪九百四十
九條又上新令三十卷大抵採魏晉故事其制刑名
五一曰死重者轘之其次梟首並陳屍三日無市者

列於鄉亭其次斬刑殊身首其次絞刑死而不殊凡
四等二曰流刑謂論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各百髡之
投于邊裔以爲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遠配者
男子長徒女子配舂並六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
五歲四歲三歲二歲一歲之差凡五等各加鞭六歲
者加笞百其五歲者八十四歲者六十三歲者四十
二歲者二十一歲者無笞並鎖輸作左校而不髡無
保者鉗之婦人配舂及掖庭織四曰鞭有百八十六
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一十
之差凡三等當加者上就次當減者下就次贖罪舊
以金皆代以中絹死百疋流九十二疋五歲七十八

通典卷一百六十四

疋四歲六十四疋三歲五十疋二歲三十六疋各通
鞭笞論一歲無笞則通鞭二十四疋鞭杖每十贖絹
一疋至鞭百則絹十疋無絹之鄉皆准絹收錢自贖
笞十以上至死又爲十五等之差當加減次如正決
法合贖者謂流內官及爵秩比視老小閹癡并過失
之屬犯罰絹一疋及杖十以下皆名爲罪人盜及殺
人而亡者即懸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驛戶宗室則不
注盜不入奚官不加名刑自犯流罪以下合贖者及
婦人犯刑以下侏儒篤疾殘廢非犯死罪皆頌繫之
罪刑年者鏁以枷流罪以上加杻械死罪者桁之決
流刑鞭笞者鞭其背五十一易執鞭人鞭鞘皆用熟

皮剔去廉稜鞭瘡長一尺笞者笞臀而不中易人杖
長三尺五寸大頭逕二分半小頭逕一分半決三十
以下者杖長四尺大頭逕三分小頭逕二分在官犯
罪鞭長十為一負聞局六負為一殿平局八負為一
殿繫局十負為一殿加於殿者復計為負為又列重
罪十條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惡
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義十曰內
亂其犯十者不在八議論贖之限是後法令明審條
綱簡要又勑仕門子弟常講習之故齊人多曉律法其
不可為定法者別制權令二卷與之並行○後周文
帝秉西魏政令有司斟酌今古通變修撰新律軍命

後武帝保定三年司憲大夫拓拔迪奏新律謂之大
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祀享四曰
朝會五曰婚姻六曰戶禁七曰水火八曰興繕九曰
衛宮十曰市廛十一曰鬬競十二曰劫盜十三曰賊
叛十四曰毀亡十五曰違制十六曰關津十七曰諸
侯十八曰廄牧十九曰雜犯二十曰詐偽二十一曰
請求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繫訊
二十五曰斷獄凡定罪千五百三十條其制罪一曰
杖刑五自十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百三
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
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

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百笞五十四曰流刑流衛服
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六十流鎮服去皇畿
四千里者鞭百笞九十流藩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
者鞭百笞百死刑五一曰磬二曰絞三曰斬四曰梟
五曰裂五刑之屬各有五合二十五等不立十惡之
目而重惡逆大不敬不道不孝不義內亂之罪也凡
惡逆肆之三日盜賊羣攻鄉邑及入人家殺之無罪
若報讐者告於法而自殺之不坐經為盜者注其籍
唯皇宗則否凡死罪枷而梏徒罪枷鞭罪桎杖罪散
以待斷皇族及有爵者死罪以下鏁之徒以下散之
獄成將殺者書其姓名及其罪而梏殺之市唯皇族

與有爵者隱獄其贖杖刑五金一兩至五兩贖鞭刑
五金六兩至十兩贖徒刑一年金十二兩二年十五
兩三年一斤二兩四年一斤五兩五年一斤八兩贖
流刑一斤十二兩俱役六年不以遠近為差贖死罪
刑金二斤鞭者以百為限加笞者合二百止應加鞭
笞者先笞後鞭婦人當笞者聽以贖論徒輸作者皆
任其所能而役使之杖十以上當加者上就次滿乃
坐當截者死罪流藩服藩服以下俱至徒五年以下
各以一等為差盜賊及謀反大逆降叛惡逆罪當
流者皆甄一房配為雜戶其為盜賊發逃亡者懸名
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應贖金者

鞭杖十枚中絹一疋流徒者依限歲收絹十二疋死
罪者百疋其贖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
刑一旬限外不輸者歸於法貧者請而免之大凡定
法千五百三十七條其大畧滋章條流苛密比於齊
法煩而不要又復除復讐之法犯者以殺論帝又以
齊之舊俗未改昏政賊盜姦宄頗乖憲章其年又爲
刑書要制以督之其大持杖羣盜一疋以上不持杖
羣盜五疋以上監臨主守自盜二十疋以上盜及詐
請官物三十疋以上正長隱五戶及丁五以上及他
傾以上皆死自餘依大律由是流詐頗息焉宣帝虐
恐無度今撰刑書謂之刑經聖制（[illegible]）隋文帝初令

高熲等更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一曰死刑二有絞有
斬二曰流刑三有千里有千五百里二千里應配者
千里居作二年一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
作三年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
年四曰杖刑五自六十至于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
于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梟首轘裂之法其流徒
之罪皆減從輕流役六年改爲五年徒刑五年改爲
三年唯大逆謀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斬家口沒官又
置十惡之條多採齊之制而頗有損益一曰謀反二
曰謀大逆三曰謀叛四曰惡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
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義十曰內亂十惡及

故殺人獄成者雖會赦猶除名其在八議之列及官
品第七以上犯罪例皆減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
聽贖應贖者皆以銅代絹銅一斤爲負負十爲殿笞
十者銅一斤加至杖百則十斤徒一年贖銅二十斤
每等則加銅十斤三年則六十斤矣流千里贖銅八
十斤每等則加銅十斤二千里則百斤矣二死皆贖
銅百二十斤犯法私罪以官當徒者五品以上官當
徒二年九品以上官當徒一年當流者三年同皆比
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加一年當流者各加一等其累
徒過九年者流二千里自前代相承有司訊考皆法
外或有大棒束杖車輻鞵底壓踝桄杖之屬盡除之

訊不得過二百枷杖大小咸爲之程而行杖者不得
易人又勑四方詞訟有枉屈縣不治者令以次經郡
及州至省仍不治乃詣闕申訴有所未愜聽撾登聞
鼓有司錄狀奏之帝又每季親錄囚徒常以秋分之
前省閱諸州申奏罪狀後因覽刑部奏斷獄數猶至
萬條以爲律尚嚴密故人多陷罪又勑蘇威牛弘等
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條流罪百五十四條徒等
千餘條定留惟五百條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禁
衛三曰職制四曰戶婚五曰廐庫六曰擅興七曰賊
盜八曰鬬訟九曰詐僞十曰雜律十一曰捕亡十二
曰斷獄自是刑網簡要疏而不失於是置律博士弟

子員斷决大獄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依斷其後
帝以用律者多致踳駮罪同論異詔諸州死罪不得
便决悉移大理按覆事盡然後上取奏裁十三年改
徒及流並爲配防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後决帝
不悅學以文法繩下諸州有主典盜倉粟者差人馳
驛斬之又於殿前决人或有盜一錢亦死具峻酷篇○煬
帝即位以文帝禁網深刻乃勅修律除十惡之條時
秤皆小舊二倍其贖銅亦加三倍爲差杖百三十斤
矣徒一年者六十斤則每等加三十斤爲差三年則
百八十斤矣無異等贖二百五十斤死同贖二百六
十斤開皇舊制壁門上第不得居宿衛近侍之官帝

下制上諸州犯罪被戮之門周以下親仍令合仕聽
參宿衛近侍之官三年大業新律成凡五百條爲十
八篇詔之大業律一曰名例二曰宮衛三曰違制四
曰請求五曰戶六曰婚七曰擅興八曰告劾九曰賊
十曰盜十一曰鬬十二曰捕亡十三曰倉庫十四曰
廐牧十五曰關市十六曰雜十七曰詐僞十八曰斷
獄其五刑之内降從輕典二百餘條其枷杖决罰訊
囚之制並輕於舊是時百姓久厭苛刻喜於刑寬
其後帝外征四夷内窮耆欲兵革歲動賦歛繁滋盜
賊蜂起更爲嚴刑峻法郡縣官又各專威福生殺任
情及楊玄感反遂行轘裂梟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

公卿以下臠噉其肉百姓怨嗟天下大潰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六十四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六十五

刑法三

刑制下

大唐高祖起義至京師約法十二條唯制殺人劫盜背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及受禪又制五十三條格入於新律武德七年頒行之至太宗即位制刑之編五十條免死斷右趾其後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弘獻又駁律令不便者四十餘事太宗遂令刪改之除斷趾法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以古死刑殆除其半據有司定律五百條分爲十二卷於隋代舊律減大辟入流九十二條減入徒者七十一條其煩類又延

令千百五十九條爲三十卷貞觀十年正月頒行之刪武德貞觀以來勑格三千餘件定有七百條以爲格十八卷國家程式雖則具存今所纂錄不可悉載取其朝夕要切簡易精詳則臨事不惑耳他皆類此七年十二月詔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送問日不須追身高宗永徽初又令長孫無忌等撰定格式舊制不便者皆隨有刪改遂分格爲兩部曹司常務爲留司格天下所共者爲散頒格四年有司撰律疏三十卷頒示天下麟德二年重格式行之儀鳳二年又刪格式行之及文明元年四月勑律令格式內外官人退食之暇各宜尋覽仍以當司格令書於廳事之壁俯仰觀瞻務免遺忘貞觀二年七月刑部侍郎律何奏刑部郎掌

律令刑名按擬人理及諸州應奏之事並與諸司等格式文此年諸司分有奏之意出檢頭下吏律次生評法直因之輕重又先有勅不當司將令上書賤專之罪其責百川皆合自有從武不但刑部例有典章試數日深事須改正勅行所委諸曹各以本司經錄制所要此令格式其中或節仍出備例隸即官院略左右丞勾當事了奏其所請諸司於刑部檢事待本司寫格令等了日畢武則后臨朝又令有司刪定格式加計帳及勾帳式通舊式成二十卷又以武德垂拱以來詔勑便於時者編爲新式二卷大后有制序其二卷之外新編六卷堪爲當司行用爲垂拱留司格時尚方詳練法理又委其事咸陽尉王守慎又有經治之才故垂拱格式議者稱爲詳密其律唯改二十四條神龍中又刪定垂拱格及神龍元年以來制勑爲散頒格七卷又刪補舊式爲

二十卷頒於天下景龍三年八月勑應酬功賞須依格式格式無文然始比例其制勑不言自今以後及未爲例者不得攀引爲例景雲初又勑刪定格式令太極元年二月奏上名太極格開元初玄宗又令刪定格式令大爲開元律又刪定律令格爲開元後格至二十五年又令刪緝舊格式律令及勑總七千四百八十條其千三百四條於事非要並刪除之二千一百五十條隨文損益三千五百九十四條仍舊不改總成律十卷疏三十卷令三十卷式二十卷開元新格十卷又格式律令事類四十卷以類相從便於省覽二十五年九月奏上之勑於尚書都省寫五十本發使散於天下略件文要節要後開元二十四年九月勑如

但用例破敕及令式深非道理自今以後不得更然二十五年九月兵部尚書同中書門下三品李林甫奏今年五月三十日以前制不入新格式者望並不任行用名例律曰笞刑五（自十至五十贖銅一斤至五斤）杖刑五（自六十至百其贖銅從六斤至十斤）徒刑五（自一年至三年其贖二十斤至六十斤）流刑三（自二千里至三千里其贖從八十斤至百斤）

十惡

一曰謀反（謂謀危社稷）二曰謀大逆（謂謀毀宗廟山陵及宮闕）三曰謀叛（謂謀背國從偽）四曰惡逆（謂毆及謀殺祖父母父母殺伯叔父母姑兄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五曰不道（謂殺一家非死罪三人支解人造畜蠱毒厭魅）六曰大不恭（謂盜大祀神御之物乘輿服御物盜及偽造御寶合和御藥誤不依本方及封題誤

若造御膳誤犯食禁御幸舟船誤不牢固指斥乘輿情理切害及對捍制使而無人臣之禮）七曰不孝（謂告言詛詈祖父母父母及祖父母父母在別籍異財若供養有缺居父母喪身自嫁娶若作樂釋服從吉聞祖父母父母喪匿不舉哀詐稱祖父母父母死）八曰不睦（謂謀殺及賣緦麻以上親毆告夫及大功以上尊長小功尊屬）九曰不義（謂殺本屬府主刺史縣令見受業師吏卒殺本部五品以上官長及聞夫喪匿不舉哀若作樂釋服從吉及改嫁）十曰內亂（謂姦小功以上親父祖妾及與和者）

八議

一曰議親（謂皇帝袒免以上親及太皇太后皇太后緦麻以上親皇后小功以上親）二曰議故（謂故舊）三曰議賢（謂有大德行）四曰議能（謂有大才業）五曰議功（謂有大功勳）六曰議貴（謂職事官三品以上散官二品以上及爵一品）七曰議勤（謂有大勤勞）八曰議賓（謂承先代之後為國賓者）諸八議者犯死罪皆條所坐及應議之狀先奏請議議定奏裁（議者原情議罪稱定刑之律而不正決之）流罪以

下減一等其犯十惡者不用此律諸謀反及大逆者皆斬父子年十六以上皆絞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亦同）祖孫兄弟姊妹若部曲資財田宅並沒官男夫年八十及篤疾婦人年六十及廢疾者並免（餘條婦人應緣坐者準此）伯叔父母兄弟之子皆流三千里不限籍之同異即雖謀反詞理不能動眾威力不足率人者亦皆斬（謂結謀真實而不能為害者若自述休徵假託靈異妄稱兵馬虛說反由傳惑眾人而無真狀可驗者自從妖法）父子母女妻妾流三千里資財不在沒限其謀大逆者絞諸口陳欲反之言心無真實之計而無狀可尋者流二千里諸謀叛者絞已上道者皆斬（謂協同謀計乃坐）妻妾流二千里若率部眾百人以上父

母妻妾流三千里所率雖不滿百人以故為害者以百人以上論（害謂有所攻擊虜掠者）即亡命山澤不從追喚者以謀叛論其抗拒將吏者以已上道論諸謀殺周親尊長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者皆斬（犯姦而姦人殺其夫所姦妻妾雖不知情與同罪）謀殺緦麻以上尊長者流二千里已傷者絞已殺者皆斬即尊長謀殺卑幼者各依故殺罪減二等已傷者減一等已殺者依故殺法諸部曲奴婢謀殺主者皆斬謀殺主之周親及外祖父母者絞已傷者皆斬諸妻妾謀殺故夫之祖父母父母者流二千里已傷者絞已殺者皆斬部曲奴婢謀殺舊主者罪亦同（故夫謂夫亡改嫁舊主謂主放為良者）諸告祖父母父母者絞（謂

謂非緣坐之罪及謀叛以上而故告者下條准此即嫡繼慈母殺其父及所養
者殺其本生並聽告諸告周親尊長外祖父母雖得
實徒二年其告事重者減所告罪一等所犯雖不合論告之者猶
坐即誣告重者加所誣罪三等告大功尊長各減小
功緦麻減二等誣告重者各加所誣罪一等即非相
容隱被告者論如律若告謀反逆叛者各不坐其相
侵犯自理訴者聽下條准此○諸告緦麻小功卑幼雖得
實杖八十大功以上遞加一等誣告重者周親減所
誣罪二等大功減一等小功以下以凡人論即誣告
子孫外孫子孫之婦妾及己之妾者各勿論○諸子
孫違犯教令及供養有闕者徒二年謂可從而違堪供而闕者須祖

高麗史卷八十四　十五

父母告乃坐○諸部曲奴婢告主非謀反逆叛者皆絞
被告者同首法告主之周親及外祖父母者流大功以下親
徒一年誣告重者緦麻加凡人一等小功遞加一等
即奴婢訴良妄稱主壓者徒三年部曲減一等○諸
同居若大功以下親及外祖父母外孫若孫之婦夫
之兄弟及兄弟妻有罪相為隱部曲奴婢為主隱者
皆勿論即漏露其事及擿語消息亦不坐其小功以
下相隱減凡人一等若犯謀叛以上不用此律○諸
居父母喪生子及兄弟別籍異財者徒一年○諸放
部曲為良已給放書而壓為賤者徒二年若壓為部
曲及放奴婢為良而壓為賤者減一等各還正之○

諸同居卑幼私輒用財者一疋笞十十疋加一等罪
止杖一百即同居應分不均平者計所侵坐贓論減
三等○諸同居父母喪而嫁娶者徒三年妾減三等
各離之知而共為婚姻者各減五等不知者不坐若
居周喪而嫁娶者杖一百卑幼減二等妾不坐○諸
居父母喪與應嫁娶人主婚者杖一百○諸謀殺人
者徒三年已傷者絞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流三千
里造意者雖不行仍為首雇人殺者亦同即從者不行減行
者一等餘條不行准此○諸以毒藥藥人及賣者絞謂堪以殺人者
雖毒藥可以療病買者將毒人賣者不知情不坐即賣買而未用者流
三千里脯肉有毒曾經病人有餘者速焚之違者杖

高麗史卷八十四　十六

九十若故與人食並出賣令人病者徒一年以故致
死者絞即人自食致死者從過失殺人法盜而食者不坐○諸
有所憎惡而造厭魅及造符書呪詛欲以殺人者各
以謀殺論減二等於周親尊長及外祖父母夫夫之祖父母父母各不減及以致死者
各依本殺法欲病苦人者又減二等子孫於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於主者
各不減即於祖父母父母及主直求受媚而厭呪者流
二千里若涉乘輿者皆斬○諸殘害死屍謂焚燒支解之類
及棄屍水中者各減鬬殺罪一等緦麻以上尊長不減棄而不
失及髠髮若傷者各又減一等即子孫於祖父母父
母部曲奴婢於主者各不減皆謂意在於惡者○諸穿地得
死人不更埋及於塚墓熏狐狸而燒棺槨者徒二年

燒死徒三年緦麻以上尊長各遞加一等卑幼各依凡人遞減一等若子孫於祖父母父母部曲奴婢於主冢墓熏狐狸者徒二年燒棺槨者流三千里燒屍者絞○諸強盜（謂以威若力而取其財先強後盜先盜後強等若與人藥酒及食使狂亂取財亦是若得闌遺之物毆擊財主不還及竊盜發覺棄財逃走財主追捕因相拒捍如此之類事有因緣者非強盜）不得財徒二年一疋徒三年二疋加一等十疋及傷者絞殺人者斬（殺傷奴婢亦同雖非財主但因盜殺傷者亦是）其持杖者雖不得財流三千里五疋者絞傷人者斬○諸竊盜不得財笞五十一尺杖六十一疋加一等五疋徒一年十疋加一等五十疋加役流○諸監臨者（若親主財物而自盜者監守自盜亦同）加凡盜二等三十疋絞（本條已有加者亦累加之）○諸盜經斷後

仍更行盜前後三犯徒者流二千里三犯流者絞（三盜止數赦後）其餘親屬相盜者不用此律○諸有司事以財行求得枉法者坐贓論不得枉法者減二等即同事共與者首則併贓論從者依己分法○諸監臨主守受財而枉法者一尺杖一百一疋加一等十五疋絞不枉法者一尺杖九十二疋加一等三十疋加役流無祿者各減一等枉法者二十疋絞不枉法者四十疋加役流○諸監臨之官受所監臨之物一尺笞四十一疋加一等四疋徒一年八疋加一等五十疋流二千里與者減五等罪止杖一百乞取者加一等強乞取者准枉法論○諸官人因使於使所受送饋及

乞取者與監臨同經過處取者減一等（官非統攝不減）即強乞取者各與監臨罪同○諸貸所監臨財物者坐贓論（授訖未上亦同餘條取受及相犯准此）若百日不還以受所監臨財物論強者各加二等（餘條強者准此）若賣買有剩利者計利以乞取監臨財物論強市者笞五十有剩利者計利准枉法論即斷契有數違負不還五十日者以受所監臨財物論借衣服器玩之屬經三十日不還者坐贓論罪止徒一年○諸監臨之官私役使所監臨及借奴婢牛馬駝騾驢車船碾磑邸店之類各計庸賃以受所監臨財物論即役使非供己者（非供己謂流外官及雜任應供官事者）計庸坐贓論罪止杖一百其應供己驅使而收庸者

罪亦如之（供己謂執衣白直等不輸庸）若有吉凶借使所監臨者不得過二十人不得過五日其餘親屬雖過限及受饋乞貸皆勿論（親屬謂緦麻以上及大功以上婚姻之家餘條親屬准此）營公廨借使者計庸賃坐贓論減二等即因市易剩利及懸欠者亦如之○諸監臨之官受猪羊供饋（謂非生者）坐贓論強者依強取監臨財物法○諸率斂所監臨財物饋遺人雖不入己以受所監臨財物論○諸監臨家人於所部有受乞借貸役使賣買有剩利之屬各減官人罪二等官人知情與同罪不知情者各減家人罪五等其在官非監臨及家人有犯者各減監臨家人一等○諸去官而受舊官屬士庶饋與若乞取借貸之

屬各減在官時三等（謂家口未離本任所者）○諸因挾勢及豪
強之人乞索者坐贓論減一等將送者爲從（親故相與勿論）
○諸監臨主守以官物私自貸若貸之人及貸之者
無文記以盜論（文記謂取抄署之類）立判案減二等即充公廨
物若將付市易而私用者減一等坐之（雖貸亦同餘條公廨准此）
（謂主守私貸無文記者依准盜）所貸之人不能備償者徵判署之官
（下條私借亦准此）○諸坐贓致罪者一尺笞二十一疋加一
等十疋徒一年罪止徒三年（謂非監臨主守而因事受財者）與者減
五等○諸人於他人地內得宿藏物隱而不送官者
計合還主之分坐贓論減三等（若得古器形制異而不送官者罪亦如之）
○諸鬬毆人者笞四十（謂以手足擊人者）傷及以他物毆人

者杖六十（見血爲傷非手足其餘皆爲他物即兵不用刃亦是）傷及拔髮方寸以
上杖八十若血從耳目及內損吐血者各加一等○
諸鬬毆人折齒毀缺耳鼻眇一目及折手足指
（眇謂傷損明而猶見物）若破骨及湯火傷人者徒一年折二指
二齒以上及髡髮者徒一年半○諸鬬毆以兵刃砍
射人不着者杖一百（兵刃謂弓箭刀矟矛贊之屬即毆罪重者）若兵刃傷
（謂金鐵無大小之限堪以殺人者）及折人筋眇人目墮人胎徒二年
（墮胎者謂辜限內子死者乃坐）○諸鬬毆折跌人支體及瞎其一目
者徒三年（折跌人肢體者謂骨蹉跌失其常處）其辜內平復者各減二
等（餘條損跌平復准此）及損二事以上及因舊患令至篤疾若
斷舌及毀敗人陰陽者流三千里○諸鬬毆殺人者

絞以刃及故殺人者斬雖因鬬而用兵刃殺人者與故
殺同（謂人以兵刃過已因用兵刃非而殺傷者皆依鬬法餘條用兵刃准此）不因鬬故毆
傷人者加鬬毆傷人罪一等雖因鬬但絕時而殺傷者
從故殺傷法（謂忿競之後各已分散聲不相接去而復來是名絕時）○諸保辜者
手足毆傷人限十日以他物毆傷者二十日以刃及傷
者三十日折跌肢體及破骨者五十日（毆傷不相須餘條毆傷及殺傷各准此）
限內死者各依殺人論其在限外及雖在限內以他
故死者各依本毆傷法（他故謂別增餘患而死者）○諸同謀共毆傷
人者各以下手重者爲重罪元謀減一等從者又減一
等若先下手重者餘各減二等至死者隨所因爲重罪
其不同謀者各依所毆傷殺論其事不可分者以後下

手爲重罪若亂毆傷不知先後輕重者以謀首及初
鬬者爲重罪餘各減二等○諸毆制使及本屬府主
刺史縣令及吏卒毆本部官長徒三年傷者流三千
里折傷者絞（折傷謂折齒以上）若毆六品以下官長各減二
等減罪輕重加凡鬬一等死者斬詈者各減毆罪三
等（須親自聞之乃成詈）即毆佐貳者徒一年傷重者加凡鬬傷
一等死者斬○諸造妖書及妖言者絞（造謂休咎及鬼神之言妄
說吉凶涉於不順）傳用以惑衆者亦如之（傳謂傳言用謂用書）其不滿
衆者流三千里言理無害者杖一百即私有妖書雖
不用徒二年言理無害者杖六十○諸夜無故入人
家內者笞四十主人登時格殺之勿論若知非侵犯

而折傷者減鬪殺傷二等其就拘執而殺傷者以鬪
殺傷論至死者加役流○諸盜官文書印者徒二年
餘印杖一百（謂盜食利之而非行用者餘印謂印物及畜之者）○諸無官犯罪
有官事發流罪以下以贖論（謂從流外及庶人而任流內者不以官當除免
犯十惡及五流不用此律）卑官犯罪遷官事發在任犯罪去任事
發或事發去官犯公罪流以下勿論如律有官犯罪
無官事發有蔭犯罪無蔭事發無蔭犯罪有蔭事發
並從官蔭之法○諸犯私罪以官當徒者（私罪謂私自犯及對制詐
不以實枉法之類）五品以上一官當徒二年九品以上一
官當徒一年若犯公罪（公罪謂緣公事致罪而無私曲者）各加一年
當以官當流者三流同比徒四年其有二官（謂職事官散官衛
官同為一官勳官為一官）先以高者當（若去官未敘亦准此）次以勳官當行守
者各以本品當仍各解見任若有餘罪及更犯者聽
以歷任之官當（歷任謂降所不至者）其流內官而任流外職犯
罪以流內官當及贖徒一年者各解流外任○諸流
配人在道會赦計行程過限者不得以赦原（謂從上道日總計行
程有違者）有故者不用此律若程內逃亡亦不在免限即
逃者身死所據家口仍住上法（聽還）○諸年七十以
上十五以下及廢疾犯流罪以下收贖（犯加役流及反逆緣坐流
會赦猶流者不用此律至配所免居作）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篤疾犯
反逆殺人應死者上請盜及傷人者亦收贖（有官爵者各從官當
除免法）餘皆勿論九十以上七歲以下雖有死罪不加

刑（緣坐應配沒者不用此律）即有人教令罪其教令者若有贓應
備受贓者備之○諸犯罪未老疾而事發老疾者依
老疾論若在徒年限內老疾者亦如之犯罪時幼小
事發時長大依幼小論○諸以贓入罪正贓見在者還
官主（轉易得他物及生產蕃息皆為見在）已費用者死及配流勿徵（別犯
流及身死者亦同）餘皆徵之（盜者倍備）若計庸賃為贓亦勿徵○諸
平贓者據犯處當時物上及上絹估平（功庸者計人
日為絹三尺牛馬駝騾驢車亦同船及碾磑邸店之
類亦依犯時價值）庸賃雖多各不得過其本價○諸
犯罪未發而自首者原其罪（正贓猶徵如法）其輕罪雖發因首
重罪者免其重罪即因問所劾之罪而別言餘罪者
亦如之即遣人代首若於法得相容隱者為首及相
告言者各聽如罪人身自首法（緣坐之罪及謀叛以上本服期雖捕告俱
同自首例）其聞自首被追不赴者不得原罪（謂止坐不赴者身）
即自首不實及不盡者以不實不盡之罪罪之至死
者聽減一等（自首贓數不盡者止計不盡之贓論之）其知人欲告及亡
叛而自首者減罪二等坐之即亡叛者雖不自首能
還歸本所者亦同其於人損傷（因犯殺傷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從故殺傷法本應過失者聽從本法）於物不可備償（本物見在首者聽同免法）即事發
逃亡（雖不得首所犯之罪得減逃亡之坐）若越度關及姦（私度亦同姦謂犯良人）
并私習天文者並不在自首之例○諸共犯罪者以
造意為首隨從者減一等若家人共犯止坐尊長

不坐者歸之於次尊長尊長謂男夫侵損於人者以凡人首從論即共監臨主守爲犯雖造意者仍以監守爲首凡人以常人論○諸二罪以上俱發以重者論（謂非應累者唯具條其狀不累輕以加重若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當爲重）等者從一若一罪先發已經論決餘罪後發其輕若等勿論重者更論之通計前罪以充後數即以贓致罪頻犯者並累科若罪發不等者以重贓併滿輕贓各論之（累謂止累見發之贓倍謂二尺爲一尺不等謂以強盜枉法等贓併從輕法之類即監臨主守因事受財而同事共與若一事頻受及於監守頻盜者累而不倍）其一事分爲二罪罪法若等則累論罪法不等則以重法併滿輕法（罪法等者謂若貿易官物計其等准盜論計所利以盜論之類罪法不等者謂若請官器仗以亡失併從毀傷以考校不實併從失不實之類）累併

不加重者止從重論其應除免倍役備償罪止者各盡本法○諸脫戶者家長徒三年無課役者減二等女戶又減三等（謂一戶俱不附貫若不由家長罪其所由即見在役任者雖脫戶及計口多者各從漏口法）脫口及增減年狀（謂疾老中小之類）以免課役者一口徒一年二口加一等罪止徒三年其增減等非免課役及漏無課役口四口爲一口罪止徒一年半即不滿四口杖六十（部曲奴婢亦同）○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孫別籍異財者徒三年（別籍異財不相須下條准此）若祖父母父母令別籍及以子孫妄繼人後者徒二年子孫不坐○諸擅發兵十人以上徒一年百人徒一年半二百人加一等千人絞（謂無警急又不先言上而輒發兵者雖即言上而不待報猶爲擅發文書本行

即坐）不給與者隨所給人數減擅發一等（亦謂不先言上不待報者告令發遣即坐）其寇賊卒來欲有攻襲即城屯及叛若賊有內應急須兵者得便調發雖有所屬比部官司亦得調發給與即言上各謂急須兵不容得先言上者若不即調發及不即給與者准所須人數並與擅發罪同其不即言上者亦准發人數減罪一等若有逃亡盜賊權差人夫足以追捕者不用此律○諸主將守城爲賊所攻不固守而棄去及守備不設爲賊所掩覆者斬若連接寇賊被遣斥候不覺賊來者徒三年以故致有覆敗亦斬○諸主將以下臨陣先退若寇賊對陣捨仗投軍及棄賊來降而輒殺者斬即違法

軍令軍還以後在律有條者依律斷無條者勿論○諸私有禁兵器者徒一年半（謂有弓箭刀楯短矛者）弩一張加二等甲一領及弩三張流二千里甲三領弩五張絞私造者各加一等（甲謂皮鐵等具裝與甲同即得闌遺過三十日不送官者同私有法）造未成者減二等即私有甲弩非全成者杖一百餘非全成者勿論○言告人罪非叛以上者皆令三審受辭牒官司並具曉示並得叛坐之情每審皆別日受辭（若使人在路不得留待別日受辭者聽當日三審）官人於審後判記審記然後付司若事有切害者不在此例（切害謂殺盜與良人并更急速之類）有不解書者典爲書之前人合禁告人亦禁辯定放之即鄰五告者有死罪流告人散禁流以

下貪保察對誣告人者各反坐即糾彈之官挾私彈事不實亦如之（反坐致罪准前人入罪法至死而前人未決者聽減一等其本應加杖及贖者依杖贖法其誣告官人及有蔭者依常律）若告二事以上重事及數罪等但一事實除其罪重事虛反其所贖即罪至所上事所誣雖多不反坐其告二人以上雖實者多猶以虛者反坐（謂告二人以上但一人不實罪雖輕反其坐）若上表告人已經聞奏事有不實反坐罪輕者從奏詐不實論○諸誣告本屬府主刺史縣令者加所誣罪二等○諸投匿名書告人罪者流二千里（謂匿姓名及假人姓名以避己作者棄置懸之俱是）得見者皆即焚之若將送官司者徒一年官司受而為理者加二等被告者不坐輒上聞者徒三年○諸

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官司受而為理者以故入人罪論至死者各加役流若事須追究者不用此律（追究謂婚姻良賤赦限外投匿應改正徵收及追究離異之類）諸被囚禁不得告舉他事其獄官酷已者聽之即年八十以上十歲以下及有疾者聽告謀反逆叛子孫不孝及同居之內為人侵犯者餘並付之官司受而為理者各減所理罪三等上元元年十二月刑部奏准按諸律法云獄成謂贓狀露驗及尚書省斷訖未奏疏云贓謂所得其當先獲本物狀謂殺人之類得狀為驗雖在州縣並為獄成尚書又議為未奏者謂刑部覆訖未奏亦為獄成今法官商量告款自承伏及未開奏及

有敕付法刑名更無可移者謂同獄成臣今與法官等相論議仍未為恰式敕旨依三年六月刑部奏請按丘刑皆杖徒流死是也今准敕除削絞死罪准有四刑每有思慮須降死刑不免還斬絞敕律互用法理難容應決重杖之人令式先無分析京城知是蠹害決殺者多死外州見流嶺南決不至死決有兩種法問二門敕旨斬絞刑宜依式律處分寶應元年九月刑部大理奏准二月制敕處分與一頓杖者決四十至到與一頓及重杖一頓並決六十無文至死者為准式處分又制敕或有令決痛杖一頓者式文既不在杖數請准至到與頓決六十並不至死敕旨依建

中三年八月刑部侍郎班宏奏其十惡中惡逆以上四等罪請准律用刑其餘各犯別罪應合處斬刑自今以後並請決重杖一頓處死以代極法重杖既是死刑諸司使不在奏請決重杖限敕旨依元夫先王之制刑也本於愛人求理非徒害人作威往古朴淳事簡刑省唐虞及三代刑制其略可知今主則輕虐后逐重於善也則云罰不及嗣其不善也乃云罪人以族斯則前賢臧否之（辯與）秦法苛峻天下潰叛漢祖鏟除約定三章大辟之罪猶誅三族孝文雖罷肉刑新垣亦懼斯酷其後頗異陷反脣棄市楊惲坐諷議腰斬洎乎曹馬輕論之際恰旨三族皆夷後魏有

閫房之誅歷代蓋治時少亂時多常遵重典國家子育萬姓輕簡刑章較之前代未有其比所以幽陵之盜西軼犬戎之寇東侵京師傾陷皇輿必恃億兆戮力大憝旋殲自海內與戎今以累紀征賦未减杼柚皆空烝庶無離怨之者是由刑輕之故或曰荀卿有言代治則刑重代亂則刑輕（所以治者乃刑重所以亂者乃刑輕）欲求至治必用重典斯乃一端偏見諒非適時通論也夫刑之輕重利害已粗言之矣夫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謂之君子則可賢人欲求賢人固不易得矧天下數百千郡縣豈得家君子乎佑以為條章繁雜而決斷必不及條章輕簡而決斷或時濕故老氏云其政悶悶其人淳淳（政教寬大故悶悶若不明則人淳淳然而質朴）其政察察其人缺缺（政教苛察人則應之缺缺然而周解）又語曰寧失不經仁恻之旨也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六十五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六十六

刑法四

雜議上 虞 周 秦 漢 後漢 晉 東晉

虞書云帝謂皋陶曰汝作士明于五刑以弼五教期于予治（弼輔期當也歎其能以刑輔教當于治體）刑期于無刑人協于中時乃功懋哉（雖或行刑以殺止殺終無犯者刑期于無所刑人皆合于大中是汝之功懋之）

○周制以八辟麗邦法附刑罰（辟法也麗附也易曰日月麗于天）一曰議親之辟（若今宗室有罪先請是也）二曰議故之辟（故舊不遺則民不偷）三曰議賢之辟（若今廉吏有罪先請者）四曰議能之辟（能謂有道藝者）五曰議功之辟（謂有大勳立功者）六曰議貴之辟（若今吏墨綬有罪先請是也）七曰議勤之辟（謂憔悴以事國）八曰議賓之辟（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于朝然後聽之（爭財曰訟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古者一弓百矢）

禮記曰刑人不在君側公族有死罪則磬于甸人（不于市朝者隱之也甸人掌郊野之官縣縊殺之曰磬）公族無宮刑其刑罪則纖剸亦告于甸人（纖讀為殲殲刺也剸割也宮割臏墨劓刖皆以刀鋸刺割人體也）刑黥而弊則人不歸也刑人于市與衆棄之又考禮正刑一德以尊天子大戴禮曰刑罰者御人之銜勒也吏者轡也刑者筴也天子御者內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為銜勒以官為轡以刑為筴以人為手而御天下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養士遇之塗不與言也屏諸四方唯其所之不及以政不欲生之故也又曰刑

不上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汚穢者則曰簠簋
不飾淫亂男女無別者則曰帷薄不修罔上不忠者
則曰臣節未著罷軟不勝任者則曰下官不職干國
之紀者則曰行事不請此五者大夫定罪名矣不忍
斥然正以呼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聞
有譴訶則白冠氂纓盤水加劍造乎闕而自請罪君
不使有司執縛牽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聞命則北
面跪而自裁君不使人捽引而刑殺之也捽才忽反曰子
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禮矣是曰刑不上大夫○
東周之季王道寖壞教化不行子產相鄭而鑄刑書
鑄刑法於鼎晉叔向非之曰遺其書以非之昔先王議事以制不
爲刑辟李奇曰先議其犯事議定乃斷其罪不爲一成之刑著於鼎也顏師古曰虞舜則象以典
刑流宥五刑周禮則三典五刑以詰邦國非不豫設但不宜宣露使人知之懼民之有爭心
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誼糾之以政閑防也糾察也行
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奉養也制爲祿位以勸其
從勸其從教之心也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淫放也懼其未也故
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
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
之長慈惠之師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
知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徼幸以
成之弗可爲矣所以也爲治也權移於法故人不畏上民危又生詐妄徼幸而成巧則弗
可治今吾子制三辟鑄刑書孟服以刑夏殷周亂政以制三辟也將以

靖民不亦難乎師古曰靖安也一曰治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
徵於書以正於刑書錐刀之末將盡爭之細微亂獄滋豐
賄賂並行滋益也終子之世鄭其敗乎子產報曰若吾
子之言僑不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言難非長久之法且
救當時之弊議曰古來述作鮮克無累或其識未至精或
其言未至公觀左氏之紀叔向書也蓋多其義而美
其詞孟堅從而善之似不敢異於前志豈其識或未
精乎按虞舜立法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
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欽哉欽哉
惟刑之恤哉孔安國注曰典刑之義勉天下敬之使得其中又按周官司
寇建王典正月之吉懸於象魏使萬人觀之浹旬而
斂漢宣帝患決獄失中置廷尉平時鄭昌上䟽曰聖
王立法明刑者救衰亂之起也若不刪定律令愚人
知所避奸吏無所弄後之論者即云上古議事不爲
刑辟夫有血氣必有爭心群居勝物之始三皇無爲
之代既有君長焉則有刑罰爲其俗至淳其事至簡
人犯者至少何必先定刑名所以因事立制叔向之
言可矣自五帝以降法教益繁虞舜聖哲之君後賢
祖述其道刑章輕重亦以素設周禮三典懸諸象魏
皆以防民陷令避罪辜是故鄭昌獻䟽蓋以發明其
義當子產相鄭在東周衰時王室已卑諸侯力政區
區鄭國介於晉楚法弛民怠常隨俗微觀時之宜設

救之術外抗大國內安疲甿仲尼兄事聞死出涕稱之遺愛非盛德歟而叔向乃讃惜果陸御學之時徒陳閑誼行禮致治之說雖虞夏之盛亦未可在殷周之初固不及研尋反覆斯言諒同玉卮無當矣詳左氏之傳或匪至公晏嬰張趯譏議則別先儒注釋亦已昌言所紀叔向此書有如曲護產子也或曰按孔祭酒穎達正義云子產鑄刑書而叔向責之趙鞅鑄刑鼎而仲尼譏之則刑之輕重不可使人知也聖王雖制刑法舉其大綱但共犯一法情有深淺待至臨事議其輕重也按孔議附會叔向之言前已論之矣又按左傳晉趙鞅鑄刑鼎著范宣子所為刑書焉

仲尼曰晉國將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經緯其民文公又為被廬之法以為盟主今棄是度也而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貴（上云棄禮徵書焉不尊貴者也）且夫宣子之刑夷之蒐也晉國之亂制也又議曰夫經籍指歸誠要跡議固當解釋本文豈可徒為臆說詳左氏載夫子所議今守晉國舊法並宣子所謂非善政也故錄本傳以證之佑誠懵學輒議前賢儻遇精鑒達識庶幾要終原始幸詳鄙見竊候知者○秦孝公納衛鞅言欲變法恐天下議己衛鞅曰疑行無名疑事無成且夫有高人之行者固見非於世代有獨知之慮者必見傲於人愚者闇於成事智者見於未萌民不可與

慮始而可與樂成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是以聖人苟可以強國不法其故苟可以利人不循其禮孝公曰善甘龍曰不然聖人不易民而教智者不變法而治因人立教不勞而成功緣法而治者吏習而人安衛鞅曰龍之所言時俗之言也常人安於習俗學者溺於所聞以此兩者居官守法可也非所與論於法之外也三代不同禮而王五伯不同法而霸智者作法愚者制焉賢者更禮不肖者拘焉杜摯曰利不百不變法功不十不易業法古無過循禮不邪衛鞅曰治代不一道便國不必古故湯武不循古而王夏殷不易禮而亡反古者不可非而循

禮者不足多孝公竟變法令○漢景帝時廷尉上因防年繼母陳論殺防年父防年殺陳依律殺母以大逆論帝疑之武帝時年十二為太子在旁帝遂問之太子答曰夫繼母如母明不及母緣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繼母無狀手殺其父則下手之日母恩絕矣宜於殺人者同不宜與大逆論從之宣帝自在閭閻知刑法不一於是置廷尉平秩六百石員四人選于定國為廷尉黃霸等為廷平獄刑號為平矣時鄭昌上疏曰聖王立法明刑者非以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尉平獄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律令一定愚人知所避姦吏無所弄

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治其末政衰聽倦則廷
平招權爲亂首矣薛宣爲丞相時弟脩爲臨菑令後
母常隨脩居官宣迎後母脩不遣後母病死脩去官
持服宣謂脩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駮不可駮音
執意不同如色之駁雜脩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後宣免丞相
加特進久之哀帝即位博士申咸給事中亦東海人
毀宣不供養行喪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服
封列侯在朝省宣子況爲右曹侍郎數聞其語賕客
楊明欲令創咸面目使不居位創傷之會司隷缺況恐
咸爲之遂令明遮斫咸宮門外斷鼻脣身八創事
下有司議御史中丞衆等史失脫姓奏曰況朝臣父故

宰相封列侯不相敕承教化而骨肉相疑咸受脩言
以謗毀宣咸所言皆宣行迹衆人所共見公家所宜
聞況知咸給事中恐爲司隷舉奏宣而公令明欲迫
切宮闕要遮創戮近臣於大道人衆中欲以鬲塞聰
明杜絕論議之端鬲與隔同杜塞也桀黠無所畏忌萬衆讙
譁流聞四方不與凡人忿怒爭鬬同臣聞敬近臣爲
近主也禮下公門式路馬過公門則下車見路馬則式蓋崇敬也式車前橫木
居處畜產且猶敬之春秋之義意惡功遂不免於
誅遂成也言與意不善雖成功猶加誅上浸之源不可長也凌折也傷戮大臣有
所逼近也浸亦作侵犯也其義兩通長竹兩反況首爲惡明手傷功意俱惡
手傷人爲功也人傷人爲意皆大不敬明當以重論及況皆棄市

廷尉直駁議曰律曰以刃傷人完爲城旦舂其賊加
罪一等與謀者同罪詔書無詆欺成罪詆誣也丁禮反傳曰
遇人不以禮而見痍者與痍人之罪鈞惡不直也以杖
手毆擊人剝其皮膚腫起青黑而無創瘢者律謂之疻痏遇人不以義爲不直雖見毆與毆人罪同也疻音枳痏音
鮪咸厚善脩而數稱宣惡流聞不可謂直言咸爲脩而毀
宣是不孝而不正況以故謀傷咸計謀已定後聞置司隷因
前謀而趣明趣讀曰促非以恐咸爲司隷故造謀也本爭
私變雖於掖門外傷咸道中與凡爭鬬無異殺人者
死傷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
也正名乎名不正則言不順至於刑罰不中而人無
所措其手足措置也今以況爲首惡明手傷爲大不敬

公私無差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原謂尋其本原況以父見
謗發忿怒無他大惡加詆欺輯輯音集小過成大辟陷死刑
違明詔恐非法意不可施行聖王不以怒增刑明當
以賊傷人不直以受其財況與謀者皆爵減完爲城旦以其
身有爵級故得減罪而爲完也況身及同謀之者從此律帝以問公卿丞相孔光
大司空師丹以中丞議是自將軍以下至博士議郎
皆是廷尉況竟減死罪一等徙燉煌宣坐免爲庶人
歸故鄉定陵侯淳于長坐大逆誅長小妻乃始等六
人皆以事未發覺時棄去或更嫁及長事發丞相方進
大司空何武議曰令犯法者各以發時律令論之此其
引令條之文也謂犯死法之時也發明有所記也說長犯大逆時乃始

等見爲妻已有當坐之罪與身犯法無異後乃棄去於法無以解解免也請論廷尉孔光駁議以爲大逆無道父母妻子同產無少長皆棄市欲懲後犯法者也懲創止也夫婦之道有義則合無義則離長自未知當罪大逆之法而乃始等棄去或更嫁義已絕而欲以爲長妻論殺之名不正不當坐有詔光議是班固曰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代之間斷獄殊死率歲千餘口而一人率天下犯罪者千而有一人死耐罪上至右趾三倍有餘從耐罪以上至右趾十口三人死古人有言滿堂飲酒有一人向隅而泣則一堂不樂王者之於天下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爲之悽愴今郡國被刑或冤死者多此和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六　一八

氣所以未洽者也原夫獄刑所以蕃者書云伯夷降典折人惟刑言伯夷下禮法以導人習知禮然後用刑也言禮制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今隄防凌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飢寒並至窮斯濫溢豪強擅私爲之囊橐言容隱姦邪若囊橐之盛物姦有所隱則狃而寖廣矣狃相狎也狃音女九反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也皆謂戒除之絕於未然故曰本也不失其罪事比聽訟所以爲之末又曰今之聽訟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爲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非以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凡此五疾獄刑

之所以蕃也○按漢舊事斷獄報重常盡三冬之月是時後漢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長水校尉賈宗上言以爲斷獄不盡三冬陰氣微弱陽氣發洩故招致災旱帝下公卿議陳寵議曰夫冬至之節陽氣始萌故十一月有蘭射干芸荔之應易通卦驗曰十一月廣莫風至蘭射干生月令仲冬芸生荔挺出一陽始生天以爲正周以爲春正春首始十一月方萬物微而未著天以爲正周以爲歲首十二月陽氣上通雉雊乳地以爲正殷以爲春十二月陽交生應此霄陽氣上通諸上皆動萌芽月今季冬雉乳至正月陽氣以至天地以交萬物皆出蟄虫始抆人以爲正夏以爲春今正月也天遊春冬故陰陽交合萬物皆出於地人始見故曰人以爲正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天地和同草木萌動東風解凍蟄虫始振三

文獻通考卷一百六十六　一九

微成著以通三統緒者統環無窮紀月歲之事上者三遞書周通三統義宗曰三微二正也十一月陽氣始施萬物動於黃泉下微而未著其色皆赤赤陽氣故周以天正爲歲色尚赤夜半爲朔十二月萬物始芽色白白者陰氣故殷以地正爲歲色尚白雞鳴爲朔故得知明以其業夏以人正爲歲色尚黑平旦爲朔故曰三微王者奉以成之冬春各一以定正朔也萬物當度曰三微內成一著一成體當此之時天地交萬物通而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時行刑殷周歲首皆當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刑獄無留罪按月令及淮南子皆言季秋趣刑獄留罪今言孟冬未詳明大刑必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寧事欲月令仲冬君子齊戒身欲靜事欲靜以待陰陽之定若以行刑不可謂寧靜也議者或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爲殷周斷獄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無災

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異往往爲患由
此言之災害爲此應不以政律秦爲虐政四時行刑
漢興蕭何草律季秋論囚論决也但避立春之月不計
天地之政三王之春實頗有違帝納之遂不復改待
群臣上言古者獄刑嚴重人畏法令今憲律輕薄故
奸宄不勝宜增禁科以防其源詔下公卿光祿勳杜
林奏曰夫人情挫辱則義節之風損法防繁多則苟
免之行興孔子曰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
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古之明王深識遠慮
動居其厚不務多辟周之五刑不過三千大漢初興
詳覽得失故破矩爲圓斵雕爲朴蠲除苛政更立疎

網海內歡忻人懷寬德及至其後漸以滋章吹毛求
疵詆欺無限桃菀之饋集以成贓事無防於義以爲
大戮故國無廉士家無全行至於法不得禁止爲弊
彌深臣愚以爲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自建初
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殺之帝貫其死刑而降
宥之是後因以爲比是時遂定其議以爲輕侮法和
帝即位尚書張敏上議曰夫輕侮之法先帝一切之
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死生之決宜從上下猶
天之四時有生有殺若開相容恕將爲定法者則是故
設奸萌生長罪隙孔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春秋之義子不報讎非子也而法令不爲之減者以

相殺之路不可開故也今托議者減謬殺者有差使
執憲之吏得設巧詐非所以導在醜不爭之義又輕
侮之比寖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轉相瞻顧彌復增
甚難以垂之萬載臣惟孔子垂經典皋陶造法律原
其本意皆欲禁人爲非未曉輕侮之法將何以禁必
不使人不相輕侮而更開相殺之路議者或曰評法
當先論生臣愚以爲天地悄人爲貴殺人者死三代
通制今欲斂生反開死路一人不死天下受弊語曰
利一害百人去城郭夫春生秋殺天道之常春一物
枯則爲災秋一物華即爲異王者體天地順四時法
聖人從輕律願陛下留意質令評議天下幸甚從之

○晉惠帝之代政出群下每有疑獄各立私情刑法
不定獄訟繁滋尚書裴頠表諫之曰夫天下之事多
塗非一司之所管中才之情易撓賴恃制而後定先
王知其然也是以辯方分職爲之准局既立各掌其
務刑賞相稱輕重無二故下聽有常群吏安業也舊
宮掖陵廟有水火毀傷之變然後尚書乃躬自奔赴
其非此也皆止於郎令史而以刑法所加各有常刑
去元康四年大風之後廟闕屋瓦有數枚傾落免太
常荀寓于時僉謂事輕責重有違於常會五年二月
天有大風主者懲懼前事臣新拜尚書始三日本曹
尚書有疾權令兼出按行蘭臺主者乃瞻視之阿棟

之間求索在之不正者得傳上尾小斜十五處或是始尾時斜蓋不足言風倉卒臺官更往太常按行不及得周文書亦至須使競相禁止復與刑獄者漢時有盜高廟玉環者文帝欲族誅張釋之但處以死刑曰若侵長陵一抔土何以復加帝從之大晉垂制深惟經遠山陵不封園邑不飾墓壟不墳同乎山壤是以丘坂存其陳草使齊乎中原矣雖陵兆尊嚴唯毀發然後族之此古典也若登踐犯損失謹敬之道事止刑罪可也去年十月奴聽教加誣周龍燒草廷尉遂奏族龍一門八口并命會龍獄翻然後得免考之情理准之前訓所處實重今年八月陵上荊一枝圍七

寸二分者被斫司徒太常奔走道路雖知事小而按劾難測騷擾驅馳各竟免負于今太常禁止未解近日太祝署失火燒屋三間半署在廟北隔道在重牆之內火即已滅主者使責尚書不即按行輒禁止尚書皆在外法刑書之文有限而舛違之故無方故有臨時議處之制誠不能皆得循常也至於此輩皆為過當每相逼迫不復以理上替聖朝畫一之德下損尊禮大臣之體臣愚以為犯陵上草木不應乃用同產異刑之制按行奏劾應有定准相承務重體例遂虧或因餘事得容淺深雖有此表曲議猶不止劉頌為三公尚書又上疏曰自近代以來法漸多門令

甚不一臣竊思其憂伏惟陛下為政每盡善故事求曲當則例不得直盡善故法不得全何則夫法者固以盡理為當而上求盡善則諸下牽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許是以法不得全刑書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而上之聽斷安於曲當故執平者因文可引則生二端是法多門令不一則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姦偽者因法之多門以售其情所欲淺深苟斷不一則居上者難以檢下於是事同議異獄犴不平有傷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詳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詳匪他盡善則法傷故其政荒也期者輕重之當雖不厭情苟入於文則循而行之故其事理也理有窮塞

故使大臣釋滯事有時宜故人主權斷主者守文若釋之執犯蹕之平也大臣釋滯若公孫弘斷郭解之獄也人主權斷若漢祖戮丁公之為也天下萬事自非斯格不得出法以意妄議其餘皆以律令從事然法信於下人聽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執斯格以責群下大臣小吏各守其局則法一矣古人有言善為政者因人設教制法之謂也又曰隨時之宜當務之謂也則因人隨時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軌既定則行之信如四時執之堅如金石群吏豈得在成制之內復稱隨時之宜傍引因人設教以亂政典哉何則始制之初固已因人而隨時矣今若設法未

事求曲當則官不得盡以為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輕重也夫人君所與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為教古者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夏殷及周書法象魏三代之君齊聖然咸棄曲當之妙鑒而任徵文之直准非聖有殊所遇異也今論時敦朴不及中古而執平者欲適情之所安自託於議事以制臣竊以為聽言則是論理則違然天下之大事務在權時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謂宜立格有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錯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輕重至如非常之斷出法賞罰若漢祖戮楚臣之私已封趙氏之無功唯人主專之非奉職之

臣所得擬議然後情求傍請之跡絕似是而非之奏塞此蓋齊法之大准也夫出法權制指施一事厭情合聽可適耳目誠有臨時當意之快勝如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為經制終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遠有所包故諳事識體者善權輕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防遠忍曲當之近適以全簡直之大准不牽於凡聽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臨其事恒御此心以決斷此又法之大概也又律法斷罪皆當以法律令正文若無正文依附名例斷之其正文名例所不及皆勿論法吏以上所執不同得為異議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

當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內所見不同乃得為異議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為駁唯得論釋法律以正所斷不得援求諸外論隨時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詔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曰臣以去太康八年隨事異議周懸象魏之書漢詠畫一之法誠以法與時共義不可二臣以為宜如頌所啓為永久之制於是門下屬三公曰昔先生議事以制自古以來執法斷事既以立法誠不宜復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奪法則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於無法也案啓事欲令法令斷一事無二門郎令史以下應復出法駁按隨事以聞也○東晉成帝時廷尉奏殿中

帳施吏邵廣盜官幔三張合布三十疋有司正刑棄市廣二子宗年十三雲年十一黃幡撾登聞鼓乞恩辭求自沒為奚官奴以贖父命尚書郎朱暎議以為天下之人無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懼死罪之刑於此而弛時議者以廣為鉗徒二兒沒入既足以懲又使百姓知父子之道聖朝有垂恩之仁可特聽減廣死罪為五歲刑宗等付奚官為奴而不為永制尚書右丞范堅駁之曰自淳朴澆散刑辟乃作刑之所以無刑殺之所以止殺雖有時赦過宥罪議獄緩死未有行不忍而輕易典刑者也且既許宗等宥廣死罪若復有宗比而不求贖父命豈得不攢絕人倫同

之禽獸邪按主者今奏云冊特聽宗等而不爲永制臣以爲王者之作動關盛衰顰笑之間尚愼所加今之所以宥廣止以宗等耳人之愛父誰不如宗今既許宗之請將來訴者何獨匠人特聽之意未見其益不以爲例交興怨讟此爲施一恩於今而開僞怨於後也從之安帝義熙中劉毅鎭姑熟常出行而隱陵縣吏陳滿射鳥箭誤中直帥雖不傷人處法棄市何承天議曰獄貴情斷疑則從輕昔驚漢文帝乘輿馬者張釋之斷以犯蹕罪止罰金何者明其無心於驚馬也故不以乘輿之重而加異制今滿意在射鳥非有心於中人按律過誤傷人三歲刑況不傷乎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六十六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六十七

刑法五

雜議下　宋　後魏　梁　大唐

宋前廢帝景平中太司馬府軍人朱興妻周生息男道扶年三歲先得癇病周因其病發掘地理之道扶姑雙女所告正周棄市刑司空徐羨之議曰自然之愛虎狼猶仁周之凶忍宜加明戮臣以爲法律之外故向弘物之理母之卽刑由子伏法明爲子之道焉有自容之地雖伏法者當罪而在宥者匪容愚謂可特原之遐裔從之〇文帝元嘉七年剡縣人黃初妻趙打息載妻王死後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稱法徙趙二千里司徒左長史傅隆議曰禮律之興蓋本自然求之情理非從天墮非從地出父子至親分形同氣稱之於載卽載之於趙雖云三代合之一體未有分者也稱雖創巨痛深固無讎祖之義故古人不以父命辭王父命也若云稱可殺趙當何以處載若父子孫祖互相殘戮懼非先王明罰咎陶立法之本旨也向使石厚之子日磾之孫砥鋒挺鍔不與二祖同戴天日則石碏秺侯何得純臣於國孝義於家矣舊令云殺人父母徙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孫祖明矣趙當避王國當千里外耳令云凡流徙者同籍親近欲相隨聽之比又大通情理因親以教愛者也稱既

流移載爲人子何得不從載行而稱不行是名教所
許趙雖內愧終身沉痛沒齒孫祖之義不得絕事理
固然也○孝武於元嘉中出鎮歷陽沈亮行參征虜
將軍事人有盜發塚者而罪所近村人與符伍遭劫
不赴救同坐亮議曰尋發塚之情事止竊盜徒以侵
亡犯死故同之嚴科夫穿掘之侶必銜枚以晦其跡
強劫之黨必讙呼以威其事故兇赫者易聞潛密者
難知且山原爲無鄰之鄉丘壠非常途所踐至於防
救不得比之村鄉督實効名理與劫異則符伍之坐
居宜降矣又結罰之科雖有同符之限而失遠近之
斷夫冢無村界當以比近坐之若不域之以界則數

步之內與千里之外便應同罹其責防人之禁與不
可不慎夫止非之憲宜當其律愚謂百步內相去赴
告不時者一歲刑自此以外差不及咎○孔淵之大
明中爲尚書比部郎時安陸應城縣人張江陵與妻
吳共罵母黃忿恨自縊死遇赦律文子殺傷毆父母
梟首罵詈棄市婦謀殺夫之父母亦棄市遇赦免刑
補兵江陵罵母母以之自裁重於毆傷若同殺科則
疑重同毆傷及罵科則疑輕准制唯有傷於父母遇
赦猶梟首無罵致死遇赦之科淵之議曰夫題里
逆心仁者不入名且惡之況乃人事故毆傷咒詛法
所不原罵之致死則理無可赦非疑惟輕經文之旨

非此之謂江陵雖遇赦恩故合梟首婦本以義愛非
天屬黃之所恨情不在吳原死補兵有枉正法詔如
淵之議○吳興餘杭人薄道舉爲劫制同籍周親補
兵道舉從弟代公道生等並爲大功親非應在補謫
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爲周親則子宜隨母補兵何
承天議曰尋劫制同籍周親補兵大功不在此例婦
人三從既嫁從夫夫死從子今道舉爲劫若其叔尚
在制應補謫妻子營居固其宜也但爲劫之時叔父
已殁代公道生並是從弟大功之親不合補謫今若
以叔母爲周親令代公隨母補兵既違大功不謫之
制又失婦人三從之道由於主者守周親之文不使

男女之異遠嫌畏負以生此疑懼非聖朝恤刑之旨
謂代公等母子並宜見原○吳興武康縣人王延祖
爲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斬刑家人棄市睦既
自告於法有疑時尚書何叔度議曰設法止姦本於
情理一人爲非闔門應刑所以罪及同產欲開其相
告以出造惡之身睦父母之際容可悉共逃亡而割
其天屬還相縛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
亦宜宥使兇人不容於家逃刑無所乃大絕根源也
睦既糾送則餘人無應復告並合赦之○沛郡相縣
唐賜往北村朱起母彭家飲酒還得病吐出蠱蟲十餘
枚臨死語妻張死後刳腹出病後張手自破視五

贓未顯郡縣以張逸行劉副賜子副又不禁駐事起赦前法不能決按律傷死人四歲刑妻傷夫五歲刑子不孝父母棄市並非科例三公郎劉勰議妻痛遵往之而識不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謂宜哀矜吏部尚書顧凱之議曰法移路尸猶為不道況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當以大理為斷謂副不孝張同不道詔如凱之議也○梁武帝天監三年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誘口當死其子景慈對鞫辭云母實行此是時法官虞僧虯啟稱案子之事親有隱無犯直躬證父仲尼為非景慈於親素無防閑之道死有明目之據陷親極刑傷和損俗凡鞫不審降罪一等豈

得避五歲之刑忽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辟詔流于交州○後魏宣武帝景明中冀州人費羊皮母亡家貧無以葬賣七歲女子與張回為婢回轉賣與梁定之而不言狀按律掠人和賣為奴婢者死回故買羊皮女謀以轉賣依律處絞刑詔曰律稱和買人者死謂兩人詐取他財也羊皮賣女告回稱良張回利賤知良公買誠於律俱乖而各非詐然回轉賣之日應有遲疑不決從眞實於情因可處絞刑三公郎中崔鴻議曰按律賣子一歲刑五服內親屬在尊長者死賣周親及妾與子婦者流蓋以天性難奪支屬易遺又尊卑不同故殊以死刑且買者於天性無交屬罪應

一例明知是良決便眞賣因此流漂家人不知追贖與所不殊賤隸按其罪狀與掠無異太保高陽王雍議者檢回所買保證明然處以和掠實為乖當律云謀殺人而發覺者流從者五歲刑已傷及殺而還蘇者死從者流已殺者斬從而加功者死不加功者流詳沈賊之與身死流漂之與腐骨一存一亡為害孰甚然賊律殺人有首從之分盜人買賣無唱和差等謀殺之與和掠同是良人應為準例所以不引殺人減之降從強盜之一科縱令謀殺之與強盜俱得為例而以從輕其義安在又云知人掠盜之物而故買者以隨從論此明禁暴掠之源遏姦盜之本非謂買之

於親尊之手而同之於盜掠之倫竊謂五服相賣俱是良人所以容其差等之罪者明去掠盜理遠故從親疏為差級尊卑為輕重依律諸共犯罪者皆以發意為首明買者之先有由懸末之坐且定若羊皮不云賣則回無買心則羊皮為首回為從可也且既一為婢賣與不賣俱非良人何必以不賣為可原轉賣為難恕張回之愆宜鞭一百賣子葬親孝誠可美而表賞之議未加刑罰之科已及恐非敦風化之謂詔曰羊皮賣女葬母孝誠可嘉便可特原張回雖買之於父母不應轉賣可刑五歲先是皇族有譴皆不得訊時有宗士元瑕當犯罪須物宗正約以舊制書奏

乎奏以帝宗磐石周布天下其屬籍疏遠者官品未
無良犯憲理雖推究請立限斷以為定式上詔曰宗
仍綿遠繁衍代茲植籍分氏而為不善者良亦多矣
先朝既無不訊之格而空相矯恃以長為暴諸在議
請之外可依常法○河東郡人李憐坐行毒藥以按
死坐其母訴稱一身老更無周親例合上請檢籍不
謬又李憐母身亡州斷三年服終後仍行決主簿李
楊駁曰按法例律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
上無成人子孫旁無周親者具狀上請流者鞭笞留
養其親終則從流不在原赦之例且李憐既懷酖毒
之心母在猶宜闕罰投竄況今已死給假殯塋足示

其仁寬不合更延可依處斬流其妻子詔從之○神
龜中蘭陵公主駙馬都尉劉輝坐與河陰縣人張智
壽妹容妃陳慶和妹惠猛姦亂毆主傷胎傒逃門下
處奏容妃惠猛各入死刑智壽慶和並以知情不加
防限處以流坐詔曰容妃惠猛恕死髡鞭付宮餘如
奏崔纂執曰伏見旨募若獲輝者職人賞二階白人
聽出身進一階廝役免役奴婢為良按輝無叛逆之
罪未可募同反者夫王者理天下不為喜怒增減不
由親疏改易按鬭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殺子
孫者五歲刑毆殺及愛憎而故殺者各加一等雖王
姬下降貴殊常妻然人婦之孕不得非子又依初乎

四年先朝舊格諸刑流及死罪者皆首來判定然後
處決自尊必因本若以輝逃避便應懸募未有捨其
首罪而成其末從按容妃等罪止姦私律處不越杖
刑坐何得同宮掖之罪齊奚官之役按智壽口訴妹
已適人已生二女是他家之母他人之妻昔魏晉未
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謂在室之女從父母
之刑已醮之婦從夫家之戮律許同親相隱法容私
之醜使同氣懼之按律姦罪無相緣之罪不可因失
輝之愆加不坐之刑夫刑人於市與眾棄之爵人於
朝與眾共之明不私於天下也右僕射游肇又奏如
纂言詔曰輝悖法亂理罪不可縱厚賞懸募必望擒

獲容妃惠猛與輝私亂因此耽惑主致非常此而不
誅將何懲肅智壽慶和初不防禁招引劉輝共成淫
醜敗風穢化豈得同於常人且古有詛獄遂復一歸
大理而尚書理本納言所屬弗究悖法之淺深不詳
損化之多少有抵執意殊乖任寄崔纂可免郎都坐
尚書悉奪祿一時○大唐律曰八議（具刑制篇）諸疑獄
法官執見不同者得為異議不得過三貞觀十四年
尚書左丞韋悰勾司農木橦七十價百姓者四十價
奏其乾沒上令大理卿孫伏伽亟書司農罪伏伽曰
司農無罪上驚問之伏伽曰只為官木橦貴所以百
姓者賤向使官木橦賤百姓者無由賤矣但見司農

識大體而不知其道上乃悅顧謂章宗曰卿識用不逮伏伽遠矣遂擢司農卿二十一年刑部奏言準律謀反大逆父子皆死兄弟處流此則輕而不懲望請改重法制遣百僚詳議司議郎敬播議曰昆弟孔懷人倫雖重比於父子情理有殊生有異室之文死有別宗之義今有高官重爵本蔭唯逮于孫胙土析珪餘光不及昆季豈有不霑其蔭輒受其辜背理違情恐爲太甚必其反茲春令踵彼秋荼創次骨於道德之辰建深文於刑措之日臣將不可物論謂宜詔從之○永徽二年七月華州刺史蕭齡之前任廣州都督受左智遠及馮盎妻等金銀奴婢詔付群臣議奏

上怒令於朝廷處盡御史大夫唐臨奏曰臣聞國家大典在于刑賞古先聖王惟刑是恤今天下太平合用堯舜之典比來有司多行重法敘勳必須刻削論罪務從重科非是憎惡前人止欲自爲身計今議齡之事有輕有重重者至流死輕者請除名以齡之受委大蕃贓罰狼藉原情取事死有餘辜然既遣詳議終須近法臣竊以律有八議並依周禮舊文矜其異於衆臣所以特制議法禮王族刑於甸處所以議親刑不上大夫所以議貴明知重其親貴議欲緩刑非嫉其賢能謀致深法今議官必於常法之外議令入重正與堯舜相反不可爲萬代法臣既處法官敢不

以聞詔遂配流嶺南神龍元年正月趙冬曦上書曰臣聞夫今之律者乃有千餘條近者隋之姦臣將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而律無正條者應出罪則舉重以明輕應入罪則舉輕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廢其數百條自是迄今竟無私主遂使生死罔由乎法律輕重必因乎愛憎賞罰者不知其然舉事者不知犯法臣恐賈誼見之必爲痛哭矣夫立法者貴乎下人盡知則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飾其文義簡其科條哉夫條科省則下人難知文義深則法吏得便下人難知則暗陷機穽矣安得無犯法之人哉得便則比附而用之矣安得無弄法之臣哉臣請律例格式復更

刊定其科條言罪直書其事無假飾文其以准加減比附原情從輕以明重不應爲而爲之類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婦聞之必悟則相率而遠之亦安肯知而故犯哉苟有犯雖貴必坐則宇宙之內肅然咸服矣故曰法明則人信法一則主尊書曰刑期于無刑誠哉是言開元十年十一月前廣州都督裴伷先下獄中書令張嘉貞奏請決杖兵部尚書張說進曰臣聞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殺不可辱臣今秋巡邊中途聞姜皎以罪決杖流放是三品亦有微功不宜決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議勳貴在焉今伷先不可輕行決罰上然其言嘉貞不悅

退而謂說曰何言事之深也說曰宰相者時來則爲豈能長據若貴臣盡當可杖但恐吾等行當及之此言非爲伯先乃爲天下士君子也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六十七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六十八

刑法六

肉刑議　詳讞　決斷（考訊附）

肉刑議（前漢 後漢 魏 東晉）

漢文帝十三年齊太倉令淳于意有罪逮繫長安當刑其女緹縈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痛死者不可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屬之欲反也）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繇妾願沒入官爲婢贖父刑罪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爲戮而人弗犯今法有肉刑三（黥劓二左右趾一）而奸不止吾甚自媿夫訓道不純愚人陷焉詩曰愷悌君子民之父母今刑者斷支體刻肌膚終身不息（息生也）或欲改行爲善而道無繇豈稱爲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議定律令諸髡者完爲城旦舂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左趾者笞五百（具刑制上篇）班固曰善乎孫卿之論曰時俗之爲說者以爲治古無肉刑（治古謂上古至治之時）有象刑墨黥之屬菲屨赭衣而不純（菲草屨也純緣也衣不加緣示有恥也[illegible]）是不然矣以爲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人不犯法則象刑無所施）以爲人或觸罪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重刑至輕人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

刑之本將以禁暴惡以懲其未也懲止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古無象刑所以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之重故遂推治古之聖君但以象刑而天下自理也凡爵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也稱宜也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罪不祥莫大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則刑重亂則刑輕代所以治者乃刑重也所以亂者乃刑輕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輕世重此之謂也周書甫刑之辭也刑罰輕重各隨其時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虞書益稷曰咎繇方祗厥敍方施象刑惟明言敬其次敍

施其刑罰皆明白也又安有菲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制是猶以鞿羈而御駻突鞿羈也以繩羈馬口駻突惡馬也違救時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人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於大辟以死罔人失本惠矣罔謂羅網故死者歲以萬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淫佚吏爲姦贓佚與逸同若此之罰又不足以懲也故刑者歲十數萬人既不畏又不曾恥輕刑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爲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

理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密而姦不塞刑蕃而人愈嫚塞止也蕃多也嫚與慢同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殘誠以禮樂闕而刑罰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意刪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其餘罪次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財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爲三千章詆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也如此則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人命得全刑罰之中殺天人之和順稽古之制成時雍之化矣○後漢獻帝之時天下既亂刑法不足以懲惡於是名儒大才崔寔鄭玄陳紀之徒咸以爲宜

復肉刑及曹公之令前後傳訪百官欲復申之少府孔融議以爲古者俗龐善否區別史端刑清政無過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代凌遲風化壞亂政撓其俗法害其教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繩之以古刑投之以殘棄非所謂以時消息者也紂斮朝涉之脛天下謂之無道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天下常有千八百紂也求俗休和弗可得也且被刑之人慮不全生志在必死類多趨惡莫復歸正夙沙亂齊伊戾禍宋趙高英布爲世大患不能止人遂爲非也雖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孫臏冤如巷伯才如史遷達如子正一離刀鋸沒世不齒是太甲

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衛武之初筵陳湯之都賴魏尚之守從兵所復施也漢開改惡之路凡爲此故明德之君遠度深惟棄短就長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魏武秉漢政下令又欲復肉刑御史中丞陳群深陳其便相國鍾繇亦贊成之奉常王脩等不同其議魏武亦難以藩國改漢朝之制遂不行至齊王正始中征西將軍夏侯玄河南尹李勝又議肉刑竟不能決夏侯太初著論曰夫天地之性人物之道豈自然當有犯何荀班論曰治則刑重亂則刑輕又曰殺人者死傷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夫死刑者殺妖逆也傷人者不改是亦妖逆之

通典卷百六十八　一四

類也如其可改此則無取於肉刑也如云死刑過制生刑易犯罪次於古當生今獨死者皆可募行肉刑及傷人與盜吏受賕枉法男女淫亂死者皆復古刑所罔之於死則陷之肉刑矣舍死折骸又何辜耶猶稱以滿堂聚飲而有一人向隅而泣者則一堂爲之不樂此亦願理其平而必以肉刑之施是仁於當殺而忍於斷割懼於易犯而安於爲暴哀泣奚由而息堂上焉得泰耶仲尼曰既富且教又曰苟子之不欲雖賞之不竊何用斷截乎下愚不移以惡自終所謂翦妖也若飢寒流溝壑雖大辟不能制也而況肉刑哉赭衣滿道有鼻者醜終無益矣李勝曰且肉刑之

作乃自上古書載五刑有服又曰天討有罪而五刑五用哉割劓之屬也周官之制亦著五刑歷三代經至治周公行之孔子不議也今諸議者惟以斷截爲虐豈不輕於死亡耶云妖逆是翦以除大災此明主治世之不能無也夫殺之謂刑皆非天地自然之理不得已而用之也傷人者不改則刖劓何以改之何爲疾其不改使當陷之於死地乎妖逆者懲之而已豈必除之耶刑一人而戒千萬人何取一人之能改哉盜斷其足淫而宮之雖欲不改復安所施而全其命懲其心何傷於大德今有弱子罪當大辟問其慈父必請其肉刑代之矣慈父猶施之於弱子況君加

通典卷百六十八　一五

之百姓哉且蝮蛇螫手則壯士斷其腕系蹄在足則猛獸絶其蹯蹯扶元反蓋毁支而全生者也夫一人哀泣一堂爲之不樂此言殺戮者之不當也何事於肉刑之間哉赭衣滿道有鼻者醜此時也長城之役死者相繼六經之儒塡滿溝壑何恤於鼻之好醜乎比吾子故猶哀刑而不悼死也夏侯答曰聖賢之治世也能使民遷善而自新故易曰小懲而大戒陷夫死者不戒者也能懲戒則無刻截刻截則不得從善矣李又曰易曰屨校滅趾無咎仲尼解曰小懲而大戒此小人之福也滅趾是去足爲小人懲明矣夏侯答曰暴之取死此自然也傷人不改縱暴滋多殺之可也

傷人而能改悔則豈務須肉刑而後止哉殺人以除暴自然理也斷截之政末流之所云耳孔少府曰殺人無所斫人有小瘡故刖趾不可以報施而髡不足以償傷傷人一寸而斷其支體為罰已重不厭衆心也李文曰暴之取死此有由來非自然也傷人不改亦治道未洽而輕刑不足以大戒若刑之以殺則非自然而刑輕於殺何云殘酷哉夫刖趾不可報施誠然髡輸不足以償傷傷人一寸而斷其支體為罪已重夷人之面截其手足其以髡輸償之不亦輕乎但慮其重不惟其輕不其偏哉孔氏之議恐未足為雅論也（文多不載）後十六丁謐又論曰堯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咎繇曰天討有罪五刑五用哉呂刑曰昔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人罔不寇賊鴟義姦宄奪攘矯虔苗人（民弗用靈）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殺戮無辜爰始刑淫為劓刵椓黥按此肉刑在於蚩尤之代而堯舜以流放代之故黥劓之文不載唐虞之籍而五刑之數亦不具於聖人之旨也禹承舜禪與堯同治必不釋二聖而遠則蚩尤固可知矣湯武之王獨將奚取於呂侯故叔向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此則近君子有徵之言矣○晉武帝初廷尉劉頌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竊以為議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輕違聖王之典

刑辟不詳之甚莫過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衆生刑輕故罪不禁姦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為徒者類性元惡不軌之族也去家懸遠作役山谷飢寒切身至不聊生有廉士介者苟慮不苟死則皆為盜賊而況本性姦頑無賴之徒乎又令徒富者輸財計日歸家乃無役之人也貧者起於姦盜又不制之虜也不刑則罪無所禁不制則羣惡橫肆為法若此道不善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諸重犯亡者髡過三寸輒重髡之此以刑生刑也加作一歲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積多繫囚猥畜議者曰不可不赦服從可赦之此為刑不制罪法不勝姦下知法之不勝相聚而謀為不軌月異而歲不同故自頃以來姦惡陵暴所在充斥議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聽孰與賊盜不禁聖王之制肉刑遠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懲其畏剝割之痛而不為也乃去其為惡之具使夫姦人無用復肆其志止姦絕本理之盡也亡者刖足無所用復亡盜者截手無所用復盜淫者割其勢理亦如之除惡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歸家父母妻子共相養恤不流離於道路有今之困創愈可役上准古制隨宜業作雖以刑殘不為虛棄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輕及三犯逃亡淫盜悉以

肉刑代之其三歲刑以下已自杖罰數使有常限不
得減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長徙四五歲刑若有
彰㫤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復居作然後刑
不復生刑而殘體而戮終身為戒人見其有痛畏而
不犯必數倍於今且為惡者隨發被刑去其為惡之
具此為已刑者皆非良士也豈與全其為姦之手足
而蹴居必死之窮地同哉而猶曰肉刑不可用臣竊
以為不識時務之甚也周禮三赦三宥施于老幼悼
耄黔黎不屬逮者此非為惡之所出故刑法逆舍而
宥之至於如此猶有犯罪則必刑而無赦此政之理
也暨至後代以時險多難因赦解結權而行之又不

以寬罪人也而今恒以罪積獄繁赦以散之是以赦
愈數而獄愈塞如此不已將至不勝原其所由肉刑
不用之故也今行肉刑非徒不積為惡無具則姦息
去此二端獄不得繁無故取於數赦於政體勝矣疏
上又不見省○東晉元帝時廷尉衛展上言古者
肉刑前聖所經之事漢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戶凋
荒百不遺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踐養胎之義也請復內
外通議於是王導等議以肉刑之典由來尚矣肇自
古先以及三代聖哲明王所未曾改也豈是漢文常
主之所能易者乎是蕭曹已沒絳灌之徒不能正其義
逮班固深論其事以為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又

死刑太重生刑太輕生刑從於上死刑怨於下輕重
失當故刑政不中也且原先王之造刑也非以過怒
也非以殘人也所以救姦所以當罪今盜者竊人之
財淫者好人之色亡者避役之役皆無殺害也則之
以刑刑之則止而加之斬戮戮過其罪死不可生縱
虐於此歲以巨計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聞而況行
之於政乎或者乃曰死猶不可懲而況於刑然晤者
民也其至愚矣雖加斬戮忽為灰土死事日往生欲
日存以為改若刑諸市朝朝夕鑒戒刑者忠為惡之
永痛惡者觀殘刖之長廢故足懼也然後知先王之
輕刑以御物明誡以懲愚其理深矣尚書令刁協等

議以今中興祚崇大命惟新誠宜設肉刑寬法以
育人然懼群小愚弊習玩所見而忽異聞或未能咸
服愚謂行刑之時先明申法令樂刑者刖甘死者殺
則心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謂宜如
舊不在刑例則進退兩允尚書周顗等議以為復肉
刑以代死誠帝王之至德哀矜之弘覆然竊以為刑
罰之輕重隨時而作時人少罪而易威則從輕而寬
之時人多罪而難威則宜死刑而濟之肉刑平代所
應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聖化草創人有餘姦習惡
之徒為非未已截頭絞頸尚不能禁而乃更斷足劓
鼻輕其刑罰使欲為惡者輕犯寬刑蹈罪更眾是為

輕其刑誘其人於罪殘身以加楚毒也古之死刑以為生人者今皆犯死刑而殘其身畏重之常人反為犯輕而致困此何異斷刖常人以為恩人也恐受刑者轉廣而為非者日多踊貴屨賤有鼻者醜也徒有輕刑之名而實開長惡之源不如殺以止殺重以全輕權小停之須聖化漸著兆庶易感之日徐施行也奏議元帝猶欲從展所上大將軍王敦以為百姓習俗日久忽復肉刑必駭遠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慘酷之聲以聞天下於是乃止○安帝元興末桓玄輔政又議欲復肉刑斬左右趾之法以輕死刑命百官議蔡廓上議曰肉刑之設肇自哲王蓋由曩代

風淳人謹圖像既陳則機心遂戢刑人在塗則不逞改操故能勝殘去殺化崇無為季末澆偽設網彌密巧爭之懷日滋恥畏之情轉寡終身劇役不足止姦況乎黥劓豈能反善徒有酸酷之聲而無濟俗之益也至於棄市之條實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殺考律同歸輕重均科減降路塞鍾陳之抗言元皇所為留愍今英輔翼贊道邈伊周誠宜明慎用刑愛人弘育申哀矜以革濫移大辟於支體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將來而孔琳之議不同時王朗夏侯玄論多與琳合故遂不行

詳讞　周　漢　晉

周易噬嗑卦云雷電噬嗑先王以明罰敕法又賁卦曰山下有火賁君子以明庶政無敢折獄又豐卦曰雷電皆至豐君子以折獄致刑禮記王制曰刑者侀也侀者成也一成而不可變故君子盡心焉（侀音刑）西伯立有明德時諸侯有獄訟皆請決焉虞芮有爭田者久不能決乃來求平及入周見耕者讓畔少者讓長慚而返兩棄其田周官司寇以兩造禁人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訟謂以財貨相告者造至也使訟者兩至既兩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則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造音糙）以兩劑禁人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劑今券書也使獄者各齎券書既兩券書使入鈞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書不入金則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為鈞）

以三刺斷庶人獄訟之中（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人（訊言也）司寇斷獄弊訟以五刑之法詔刑罰而以辨罪之輕重又以五聲聽獄訟求民情一曰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三曰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五曰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之義以權之（權平也）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別之（意思念也測度也以別其本心有善惡）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疑獄汎與眾共之眾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大小猶輕重也已行故事曰比）成獄辭史以獄成告於正正聽之（史司寇吏也正於周禮鄉師之屬也）王以獄成告于大司寇聽之棘

木之下周禮[illegible]其死刑之罪而[illegible]之外朝也左棘孤卿大夫位焉右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之位大司寇以獄之成告于王王命三公參聽之王使三公復與[illegible]之重[illegible]也周禮王欲[illegible]免之乃命三公會其期也三公以獄之成告于王王三宥然後制刑宥寬也一宥曰不識二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穆王作呂刑曰兩造具備師聽五辭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衆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五辭簡孚正于五刑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于五刑五刑不簡正于五罰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罰出金以贖五罰不服正于五過不服不應罰正于五過從赦免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內惟貨惟來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反囚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枉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其罪惟均其審克之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審察之能使之不行孔子曰君子之於

人也有其語也無不聽者皇乎聽獄乎皇猶況也必盡其辭矣又曰聽獄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又曰聽獄之術三理必寬寬之術歸於察察之術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寬是亂也寬而不察是慢也又曰今之聽人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人者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之乃刑殺焉○漢高帝詔曰獄之疑者吏或不敢決有罪不論無罪久繫自今以後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以罪名當報之讞謂[illegible]議也皆移廷尉廷尉不能決具為奏附所當比律令以聞景帝後元初詔曰獄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司有司所不能決移廷尉有令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

讞之人有理不當所罪矣欲令理獄官務先寬自此獄刑益詳近於五聽三宥之意四年詔曰獄者人之大命死者不可復生吏不奉公以貨賂為市朋黨比周以苛為察以刻為明有罪與赦不異蒙戮甚無謂也今諸獄疑人心不厭者則讞之宣帝置廷平六百石員四人使平刑獄厭服也○魏廷尉高柔時護軍營士竇禮近出不還營以為亡表言逐捕沒其妻盈及男女為官奴婢盈連至州府稱冤自訴莫有省者乃辭詣廷尉柔問曰汝何以知夫不亡盈垂涕對曰夫少單特養一老嫗為母事甚恭謹又哀兒女撫視不離非是輕狡不顧室家者柔重問曰汝夫不與人有讎乎

對曰夫良善無與人有讎又曰汝夫不與人交錢財乎對曰嘗出錢與同營士焦子文求不得時子文適坐小事繫獄柔乃見子文問所坐言次曰汝頗曾舉人錢否子文曰自以單貧初不敢舉人物也柔察子文色動遂曰汝昔舉竇禮錢何故不還子文怪知事露對不決柔曰汝已殺禮便宜早伏子文叩頭具首殺禮本末埋藏處所柔便遣吏卒承子文辭往掘得其屍詔書復盈母子為平人頒下天下以為禮式○吳孫權太子登出遊時有彈丸飛過左右捕得一人挾彈懷丸抗言實不放彈左右請付法登節使求過丸比之非類乃釋之○孫亮出西苑方食生梅使黃門至中藏取蜜漬梅

中有鼠矢召問藏吏藏吏叩頭亮問吏黃門從汝求
蜜耶吏曰向求實不敢與黃門不伏侍中刁玄張邠
詰黃門藏吏辭語不同請付獄推鞫亮曰此易知人
耳令破鼠矢裏燥⋯定黃門所為黃門首服左右莫
不驚悚○晉陸雲為浚儀令雲到官肅然民不能欺
市無二價人有見殺者主名不立雲錄其妻而無所
問十餘日遣去密令人隨後伺之謂曰不出行十里
當有男子候之與語便縛來既而果然問之具服云
與此妻通共殺其夫聞妻得出欲以語憚近縣故遠
相邀於是一邑稱為神明

決斷考訊附

從漢至大唐

漢沛縣有富家翁貲二千餘萬小婦子年纔數歲頗
失其母又無親近其女不賢翁病困思念恐爭其財
兒必不全因呼族人為遺書令悉以財屬女但遺一
劒云兒年十五歲以還付之其後女不肯與兒詣郡
自言求劒時太守何武得其條辭因錄其女及壻省
其手書顧謂掾吏曰女性強梁壻復貪鄙畏賊害其
兒又計小兒得此財不能全獲故且與女實寄之耳
不當以劒與之夫劒者所以斷決限年十五者智力
足以自居度此女壻必不復還其劒當關縣官縣官
或能證察得見申展此凡庸何能思慮弘遠如是哉
悉奪取財以與子曰弊女惡壻溫飽十歲亦以幸矣

論皆大服武○漢時臨淮有一人持匹縑到市賣之
道遇雨披戴後人來共庇廕雨霽當別因共爭鬬各
云我縑詣府自言太守薛宣核實良久人莫肯服宣
曰縑值數百錢何足紛紜自致縣官呼騎吏中斷人
各與半使人聽之後人曰受恩前撮之而縑主稱冤
宣曰然固知其當爾也因詰責之具服悉俾本主○
後漢鍾離意為會稽北部督郵有烏程男子孫常與
弟並分居各得田十頃並死歲飢常稍稍以米粟給
並妻子輒追計直作券沒取其田並兒長大訟常掾
史議皆曰並孫兒遭飢賴常升合以長成人而更爭
訟非順也意獨曰常身為父遺當撫孤弱是人道正

義而稍以升合券取其田懷挾姦詐貪利忘義並妻
子雖以田與常困迫之至非私家也請奪常田畀並
妻子眾議為允謝夷吾為荊州刺史行部到南陽縣
遇章帝巡狩幸南陽有詔敕夷吾入傳錄見囚徒勿
廢舊儀上臨西廂南向夷吾處東廂分帷於其中夷
吾首錄囚徒有亭長奸部人者縣言和奸上意以為
長吏以劫人而得言和同覲刺史決當云何須臾夷
吾呵之曰亭長職在禁奸今為惡之端何得言和切
讓三老孝悌免長吏之官理亭長罪常善之○大唐
律諸察獄之官先備五聽又驗諸證信事狀疑似猶
不首實者然後拷掠每訊相去二十日若訊未畢更

移他司仍須拷鞫者（囚移他司者連本案俱移）則通計前訊以充三度即罪重害及疑似處少不必皆滿三者因囚訊致死者皆須申牒當處長官與糾彈官對驗○諸拷囚不得過三度數總不過二百杖罪以下不得過所犯之數拷滿不承保收於外若拷滿三度及杖外以他法拷掠者杖一百數過者反坐所剩以故致死者徒二年即有瘡病不待差而拷者亦杖一百若決杖笞者笞五十以故致死者徒一年半若依法拷決而邂逅致死者勿論仍令長官等勘驗違者杖六十（拷決之失立案不立案等）○諸拷囚限滿不首反拷告人其被盜殺家人親屬告者不反拷（被水火損敗者亦同）拷滿不首取保並放

違者以故失論○諸赦前當罪不斷者若處輕爲重宜改從輕處重爲輕即從輕法其有常赦所不免者依常律（常赦所不免謂會赦猶處死及流若除名免所居官及移鄉者赦書定罪名合從輕者不得引律比附入重違者各依故失論）○諸犯罪在市杖以下市決之應合贖及徒以上送縣其在京市非京兆府並送大理寺（駕幸之處亦准此）○諸決大辟罪在京者行決之司五覆奏在外府刑部三覆奏（在京者決前一日二覆奏決日三覆奏在外者初日一覆奏後日再覆奏縱臨時有勅不許覆奏亦准此覆奏）若犯惡逆以上及部曲奴婢殺主者唯一覆奏其京城及駕在所決囚日尚食進蔬食內教坊及太常寺並停音樂○諸決大辟罪皆防援至刑所囚一人防援二十人每一囚加五

人五品以上聽乘車并官給酒食聽親故辭訣宣告犯狀皆日未後乃行刑（犯惡逆以上不在乘車之限決經宿所司即爲埋瘞若有親故亦在已瘞之）即囚身在外者奏報之日不得驛馳行下○諸決大辟罪官爵五品以上在京者大理正監決在外者上佐監決餘並判官監決從立春至秋分不得奏決死刑若犯惡逆以上及奴婢部曲殺主者不拘此令在京決死囚皆令御史金吾監決若囚有冤枉灼然者停決聞奏○諸囚死無親戚者皆給棺於官地內權殯（其棺在京者將作造供在外者給官物給若犯惡逆以上不給官地去京七里外量給一頃以下擬埋諸司死囚大理檢校）置塼銘於壙內立牓於上書其姓名仍下本屬告家人令取即流移人在

路及流所徒在役死者亦准此○諸枷長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頰長二尺五寸以上六寸以下共闊尺四寸以上六寸以下徑三寸以上四寸以下杻長尺六寸以上二尺以下闊三寸厚一寸鉗重八兩以上一斤以下長一尺以上一尺五寸以下鏁長八尺以上丈二尺以下諸杖皆削去節目長三尺五寸訊囚杖大頭三分二釐小頭二分二釐常行杖大頭二分七釐小頭一分五釐笞杖大頭二分小頭一分半其決笞者腿分受決杖者背腿臀分受須數等拷訊者亦同笞以下願腿背均受者聽即殿庭決者皆背受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六十八　終

刑法七

守正 赦宥

守正 周 秦 漢 後漢

周代晉悼公之弟楊干亂行於曲梁（行，陣次也），魏絳戮其僕（僕，御也）。晉侯怒，謂羊舌赤曰：「合諸侯以為榮也，楊干為戮，何辱如之？必殺魏絳。」絳至，授僕人書（僕人，晉侯御僕），曰：「日君乏使，使臣斯司馬（斯，此也）。臣聞師眾以順為武（不違命），軍事有死無犯為敬（守官行法，雖死不敢有違）。君合諸侯，臣敢不敬？君師不武，執事不敬，罪莫大焉。臣懼其死，以及楊干，無所逃罪（懼自犯不武不敬之死）。不能致訓，至於用鉞（用鉞斬楊干之僕）。臣之罪重，[illegible]請歸死於司寇（致死於司寇，使戮也）。」公跣而出，曰：「寡人之言，親愛也；吾子之討，軍禮也。寡人有弟，不能教訓，使干大命，寡人之過也。子無重寡人之過（無重殺絳），敢以為請。」晉侯以魏絳為能以刑佐民矣，反役，與之禮食，使佐新軍（群臣旅會，今欲顯絳，故特為設禮食）。

秦商鞅著刑名書大畧曰：晉文將欲明刑，於是合諸卿大夫于侍宮，顛頡後至，吏請其罪，遂斷顛頡之脊。人皆懼曰：顛頡之有寵也，斷以徇，而況于我乎？乃無犯禁者，晉國大治。昔周公誅管叔，放蔡叔，流霍叔，曰犯禁者也。天下皆曰：親昆弟有過不違，而況疏遠乎？故外不用甲兵於天下，內不用刀鋸於周庭，而海內治。故曰明刑之猶

至於無刑也。○漢文帝嘗行中渭橋，有一人聞蹕，匿橋下，久以為蹕過，走出，乘輿馬驚。廷尉張釋之奏犯蹕當罰金。帝怒曰：「賴吾馬和柔，他馬已傷敗我，廷尉乃罰金耶？」釋之曰：「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且方其時，上使誅之則已。既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為之輕重，民安所措手足乎？是法不信於民矣。」帝良久曰：「廷尉當是。」後有盜高廟坐前玉環，釋之奏當棄市。帝大怒曰：「此人無道，吾欲族之，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恭承宗廟意也。」釋之曰：「議法者以逆順為本，今盜宗廟器而族之，假令愚人取長陵一抔土（抔，音步侯反，手掬之），[illegible]陛下何以加其法乎？」帝許之。議曰：釋之為

理官，罪與冤人，綿歷千祀，至今歸美。所云法者天子所與天下公共，廷尉天下之平，若為之輕重，是法不信於民也，斯言是矣。又云方其時帝使誅之則已，斯言非矣。王者至尊無畏忌，生殺在其口，禍福及乎人。故易旅卦曰：君子以明慎用刑。周官司寇察獄，至于五聽三訊，罪惡貫盈，方刑於市，使萬人知罪而與衆棄之。天生烝民，樹之以君而司牧之，當以至公為心，至平為治，不以喜賞，不以怒罰。此先哲王垂範立言，重慎之丁寧也。猶懼暴君虐后，倉卒致怒，殺戮過差，及于非辜。縱釋之一時權對之詞，且以解驚蹕之忿，在於堅持不枉而合判之，為後王法。以孝文之寬

仁釋之之言爲懷貽萬姓有所用之感俾天下懷恩亂之士孫皓隋煬則殺亡衆舉一二曷唯害人者矣嗚呼載筆之士可不深戒之哉○後漢光武爲蕭王時在河北祭遵爲軍市令帝舍中兒犯法格殺之帝怒收遵主簿陳副諫曰明公常欲衆之整齊今遵奉法不避是教令也帝乃貰之以爲刺姦將軍乃謂諸將曰當避祭遵吾舍中兒犯法尚殺之必不私公等也其餘重刑慎法較正御人類如是○光武建武中董宣爲洛陽令湖陽公主家奴蒼頭白日殺人因匿主家吏不能得及主出以奴驂乘宣數主之失叱奴下因格殺之主訴於帝帝怒召宣欲箠殺之宣曰

通典卷一百六十八　三

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人將何以爲治天下乎臣請得自殺即以頭擊楹流血被面帝令小黃門持之使宣叩頭謝主不從帝強頓之宣兩手據地終不肯俯主曰文叔爲白衣時藏亡匿死吏不敢至門今爲天子威不能行一令乎帝笑曰天子不與白衣同因勑強項令出賜錢三十萬特爲吏者趨於法矣○明帝時奉車都尉竇固出擊匈奴騎都尉秦彭爲副彭在別屯而輒以法斬人固奏彭專擅請誅之帝問郭躬曰軍征校尉一統於督（督謂大將也）彭既無斧鉞何得殺人躬曰一統於督者謂在部曲也（前漢書音義曰大將軍行有五部部有曲曲有軍候）今彭專軍別將有所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關督帥且

漢制棨戟即爲斧鉞（[illegible]）帝從躬議又有兄弟共殺人者帝以兄不訓弟故報兄重（報論也）而減弟死中常侍孫章宣詔誤言兩報重尚書奏章矯制罪當腰斬帝問郭躬躬曰法令有故誤章傳命之謬於是爲誤誤者其文則輕當罰金帝曰章與囚同縣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小雅如砥貢賦均如矢賞罰均）君子不逆詐且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遷躬廷尉章帝時侍御史寒朗與三府掾共按楚獄顏忠王平辭引隧鄉侯耿建朗陵侯臧信護澤侯鄧鯉曲成侯劉建等四人四人辭未嘗與忠平相見時帝怒甚吏皆惶恐諸所連及一切陷之無敢以情恕者朗試以建

通典卷一百六十八　四

等物色問忠平二人錯愕不能對朗知其詐乃上言建等無罪爲忠平所誣疑天下無辜類多如此帝問四侯無事何不早奏而久繫至今邪朗曰臣恐海內別有發其姦者故未敢時奏帝怒罵曰吏持兩端促提下捶之左右方引去朗曰願一言而死小臣不敢欺欲助國耳誠冀陛下一覺悟爾臣見拷囚者咸共言妖惡大故臣子所宜同嫉今出之不如入之可無後責是以拷一連十拷十連百又陛下問公卿得失皆言舊制大罪禍九族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歸舍仰屋竊歎莫不知其多冤臣今所陳誠死無悔帝意解詔朗出後二日車駕自幸洛陽獄錄囚徒理出者千餘

人○隋文帝開皇中大理掌固來曠上封事言大理
官司恩寬帝以曠爲忠直遣每朝于五品行中參見
曠又告少卿趙綽濫免囚徒帝使信臣推驗初無阿
曲帝又怒曠命斬之綽固爭以爲曠不合死帝乃拂
衣入閤綽又矯言臣更不理曠自有他事未及奏聞
帝命引入閤再拜請曰臣有死罪三臣爲大理少卿
不能馭掌固使曠觸挂天刑死罪一也囚不合死
而臣不能死爭死罪二也臣本無他事而謬言求入
死罪三也帝解顏會獻皇后在坐命賜綽二金杯酒
飮訖并以杯賜之曠因免死配徙廣州○大唐貞觀
初太宗務止奸吏乃遣人以財物試之有司門令史

通鑑長言三 五

受饋絹一疋上怒將殺之民部尚書裴矩諫曰此人
受賄誠合重誅但陛下以物試之即行極法是爲陷
其入罪恐非道德齊禮之義上納其言謂百僚曰矩
廷折不肯面從天下何憂不治其年溫州司戶參軍
柳雄於隋資妄加階級人有言之者上令其自首不
首與爾死罪雄固言是眞竟不肯首大理推得其僞
將處雄死罪少卿戴胄奏公法止合徒上曰我已與
斷當與死罪胄曰陛下旣付臣法司罪不至死不可
酷濫上作色遣殺胄言之不已至于四五然後赦之
仍謂之曰胄但能爲我如此守法豈畏濫有誅夷也
七年貝州縣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欲斬之殿中侍

御史李乾祐奏曰法令者陛下制之于上率土遵之
于下與天下共之非陛下獨有也仁軌犯輕罪而致
極刑是乖畫一之理臣守職憲司不敢奉制九月八
日吏部尚書權檢校左武衛大將軍長孫無忌被召
不解佩刀入上東閤左僕射封德彝議以監門校尉
不覺合罪死無忌誤帶刀入徒二年罰銅二十斤大
理卿戴胄駁之曰校尉不覺與無忌帶入同爲誤耳
臣子之於君父不得稱誤准律云供御湯藥飮食舟
船誤不如法者皆死若錄功捨過非憲司所決若當
罪據法罰銅未爲得衷太宗曰法者非朕一人法也
何得以無忌一人國戚便欲阿之更令重議德彝執

通鑑長言三 六

議如初胄又駁之曰校尉緣無忌致罪于法當輕若
論其過誤則其情一也而死生頓殊敢以請乃免校
尉死刑其年九月盛開選舉或有僞爲資蔭者上令
自首不首者死俄有詐僞事洩大理少卿戴胄斷流
上曰朕下勅不首者死今斷從流是示天下以不信
卿欲賣獄乎胄曰陛下旣付所司臣不虧法上曰卿
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
于天下言者當時喜怒之發耳陛下發一朝之忿而
許殺之旣知不可而寘之於法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
若順忿違信臣竊爲陛下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
正之朕何憂也十一年五月內上問大理卿劉德威

曰近來刑網稍密何也劉曰誠在君上不由臣下主
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等
今則反是失入則無辜失出則獲大罪所以吏各自
愛競執深文畏罪之所致耳大宗然其言由是失入
者各依律文十八年九月茂州童子張仲文忽自稱
天子口署其流輩數人爲官司大理以爲指斥乘輿
雖會赦猶斬太常卿攝刑部尚書韋挺奏仲文所犯
止當妖言今既會赦在法免死上怒挺曰去十五年
懷州人吳法至浪入先置鉤陳口稱天子大理刑部
皆言指斥乘輿群斷處斬今仲文稱妖同罪異罰卿
作福於下而歸虐於上耶挺拜謝趨退自是憲司

不敢以聞數日刑部尚書張亮復奏仲文請依前以
妖言論上謂亮曰韋挺不識刑典以重爲輕朕
時怪其所執不爲處斷卿今日復爲執奏不過欲自
取剛正之名耳曲法要名朕所不尚亮辭然就列上
因謂之曰爾無恨色而我無猜心夫人君含容屈在于
我所見其仲文宜處於妖言上元三年九月左威衛
大將軍權善才右監門中郎將范懷義並爲斫昭陵
栢大理奏遂欲坐其罪除名上特令殺之大理丞執
奏稱不當死上召入謂曰善才斫陵上栢是我不孝
必須殺之仁傑執奏上作色令退仁傑進曰臣聞
逆龍鱗忤人主自古以爲難臣愚以爲不難居桀紂

時則難堯舜時則易臣今幸逢堯舜不懼比干之誅
昔漢文帝有盜高廟玉環張釋之廷爭罪止棄市
魏文帝將徙冀州士家十萬戶辛毗引裾卻諫亦見
納用且明主可以理奪忠臣不可畏懼今陛下不納
恐瞑目之後而慚釋之辛毗於地下也陛下作法懸
之象魏徒流死罪具有差等豈有犯非極刑即令賜
死法既無恒則萬姓何所措手陛下必欲變法請從
今日爲始也古人云假使盜長陵一抔土陛下何以
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殺一將軍千載之下謂
陛下爲何主此臣不敢奉詔殺善才陷陛下爲不道
上意乃解謂仁傑曰既能爲善才正我豈不能爲我

正天下也武太后時徐弘敏字有功延載初爲司刑
寺丞時魏州人馮敬同告貴鄉縣尉穎餘慶與博州
刺史瑯冲同反餘慶博州人冲先放粟債于貴鄉百
姓遣家人斂索託餘慶爲徵所得徵錢冲家人自買
弓箭餘慶爲收斂狀於冲直叙寒溫并言債負不可
徵見得詞逐以此狀論告武太后令殿中侍御史來
俊臣就推俊臣所推徵債是實其弓箭非餘慶爲市
遂奏餘慶與冲同謀及曹斷緣會赦自稱其與冲
其慈魁首並以伏誅其支黨未發將從原放逐准律
以斷流三千里御史魏元忠奏餘慶爲冲徵債直帮
兇謀又通書啓即非支黨請處斬家口籍沒奉勅依

有功執奏曰謀反大逆罪極誅夷殄其族未可以謝
徑汚其宮寧可以恭賞今據餘慶罪狀頗與咺冲交
涉爲冲理債違勑是情於冲致書往反爲驗既爲永
昌恩赦在慶罪即合原狀據永昌元年赦曰其與咺
冲等同惡徒黨魁首既並伏誅其支黨事未發者特
赦原謹詳魁首兩文在制非無所爲尚書殲厥渠魁
名例律曰造意爲首即其帥首乃原謀魁帥首謀已
露者既並伏法支派黨與未發者特原宥伏請既標
並字足明魁首無遺余慶赦後被言發覺即爲支黨
必其慶是魁首當時尋已伏誅若從魁首逃亡亦應
登時追捕進則不入伏誅之例退則又異捕亡之流

将同魁首結刑何人更爲支黨况非常之恩千載罕
遇莫加之罪萬死蒙生豈今支黨之人翻同魁首應
生之伍更入死條嫉惡雖臣子之心好生乃聖人之
徳今赦而復罪即不如無赦生而又殺不如無生竊
謂聖朝伏不當爾余慶請當依律斷處流於支黨有
功王階具奏太后大怒抗聲謂有功曰若爲喚作魁
首有功對曰魁是大帥首是原謀太后曰余慶可不
是魁首有功又對曰若是魁首咺冲敗日並合伏誅
今赦後事彰只是支黨太后又謂曰違勑徵債與咺
冲買弓箭狀不相關太后又謂曰二月與冲徵債八
月又通書此豈不是同謀有功又對曰所通之書據

狀是寒温其書搜檢不獲余慶先經奏訖通書徵債
只是支黨太后怒小解乃謂曰卿更子細勘問是支
黨不是支黨奏來當時百僚供奉及仗衛二三百人
莫不股慄而有功神色不變奏對無差人皆服其膽
力直而不撓故左相蘇良嗣男踐言踐忠踐義推事
使金吾將軍丘神勣奏稱請依法絞刑者奉勑依項
又有勑蘇良嗣往者頻被言告指驗非虚朕以其年
逼桑榆情懃簪履掩其惡迹竟不發揚洎手歸壞之
辰爰備飾終之禮不謂因子重發逆蹤所司執法論
科請申戮柩之罰朕念勞志切惟舊情深是於因殺
之科特降非常之霈式延恩於朽體俾流德於幽魂

特免斲棺之刑寬其籍没之典者少卿郭奉一等所
奏蘇良嗣作逆先死准勑免斲棺矜其籍没其男踐
言等緣坐既在勑無文請准法處絞奉依者有功斷
執奏曰踐言踐忠良嗣之子緣其父逆合坐絞刑但
爲勑擗屈法伸恩特降非常之霈又言念勞志切惟
舊情深特免斲棺之刑寬其籍没之典兩節皆具特
字加恩父免斲棺之刑子無緣坐之死既寬籍没之
典復免收録其家按名例律因罪人以致罪若罪人
遇恩原減亦准罪人原減法又云即緣坐家口雖配
没罪人先死者亦免斲棺爲其父逆因父致其絞刑
父既得遇殊恩子便不拘常律踐言等並即不合緣

坐盡錄奏者奉勑踐言等緣坐合死敗惡殺不忍加
刑宜得免死配流○逆人丘神勣弟神鼎并男賊被
奴羊燕告反司刑司直劉志素推案奏稱丘鼎身居
文職與禩子即是武夫之衣若不夙懷叛心擬投豫
州無事不合輒造文燒却文狀分明請付法曹斷丘
鼎處斬家口籍沒者有功批云丘神勣弟先反第合
沒官以憑狀推事跡可驗在于斷結理固難踰羊燕
稱投豫州作兩箇皁襖假令是實終在赦前況乃淺
慮何以爲據往時縱犯今日方告准赦據勑不合推
科使人爲鼎著皁衣將爲叛逆曹司以燒却文狀處
以叛謀切準此途頗傷苛酷且衣之五采隨人好尚

武夫一著豈限玄黃燒書雖匪赦前推勘須窮虛實
或言周易或道卜書既云拙著贋中文云鼎自裂破
書既著標便非反書仍是反書論何事爲是簿帳爲
是讖圖竟不甄明遂無承款即處以斬乃籍沒其家
請更詳審務令允當者劉志素又批丘鼎反逆夙蘊
包藏非執一途豈惟今日但貞豫州作逆之歲于時
秩滿神泉准其家在西京旋即合歸舍爲與但貞
相應迂水道下嘉州更至荊州襄路過淹留遂經一
歲當聞豫州起逆星夜即向唐州接荊河界皆于縣
泉館遂共男賊俱作與楊禩子擬充戰服即明事相
應接及聞貞敗星夜奏來神都即將禩子布施尺□

計明知原來所造緣反近以免勣反彰之後復燒却
反逆文書此反不誅誰反合殺況又聖澤哀矜重令
來中丞推覆追究問鼎勘接途明論其本狀事當萬
死徐丞內縱姦匿外詐平反奉勑令推反人得實寧
敢隱默者又依前斷者舉申秋官詳議者符下員外
郎思齊判凡斷刑名須得指實朦朧作狀斟酌結刑
司刑此申過爲非理欲令集議須審議由狀未指歸
遣議何事仰尋聽推之按取勘憑信之由處分訖申
者曹斷又依前者有功又批赦前縱實合免恩後謀
狀未分不反何爲燒書法家無文臆度使人的知是
反鞫按何不具言當時按狀朦朧奏後方便即普義反

累人命至重一死不可再生王法須平居輕無宜入
重恐來泣辜之恵方虧祝網之慈在愚所規請更商
度者劉志素又批丘鼎謀反與但族同謀包藏日深
又共逆黨連結有功侮文弄法黨逆不忠批退欲縱
反人每事唯希僥倖不尋按狀孟浪即批批即不據
科條法外豈得依允准據志素所批之狀與有功意
故縱逆人之平即爲申秋官及臺集衆議奉勑依得
春官員外郎楊思雅等一百十七人依有功議以緣
坐爲允又得夏官尚書楊執柔等百二十二人等議
並無反狀更差明使推雖議狀奏請差五品使推事
杜無二奏無反狀准赦例處分釋放○汾州司馬李

思順臨川公德懋之子也被常秀告稱思順共秀竊語云汾州五萬戶管十一府多尚賫好設齋戒大雲經上道語復思順好李三五年少思順恰第三兄弟五箇者監察御史李恒奏稱據思順潛謀逆節包藏禍心研覈始引唐興辯占復承發蹤(?)請從極法籍勑奏者司直裴談斷處斬刑家口籍沒者主簿程仁正批各從妖處絞只向常秀一人道狀當不滿衆合斷三千里裴談又判請依前斷錄奏者焦元亶判退司寺官卻議者有功議曰謀危社稷罪合反條自述休徵坐當妖例反依斬法妖從絞論律著成文犯標宗狀狀載事類越次文存理無棄文若違狀以結刑

舍文而斷欲譬乘馬不俟銜勒過流不用隄防今判官處以反謀司直批從妖說不恥下問竊欲當仁李思順大雲經常秀稱共竊語私解明非衆說竊語不合人知虛實唯出秀辭是非更無他證縱解三五年少只是自述休徵既異結謀之蹤元非背叛之事即從叛逆籍沒其家便是狀外棄文豈曰文中據狀請依程仁正批妖不滿衆處流三千里焦元亶判具申秋官請議者右臺中丞李嗣等二十人議稱請依王行感例流二千里庶存畫一留守司府卿仁思言等六十三人議稱依徐有功議者錄奏勑思順志懷姦匿妄說圖讖雖其犯狀合寘嚴刑爲其已死得免

籍沒者緣有功議遂免沒家○推事使顧仲琰奏稱韓純孝受逆賊徐敬業僞官同反其身先死家口合緣坐奉勑依曹斷家口籍沒有功議按賊盜律謀反者處斬在爲身存亡即無斬法也緣坐元因處斬無斬豈合相緣緣者是緣罪人因者爲因他故犯非已死例是因緣所緣之人先亡所因之罪合減合減止于徒坐徒坐頻奮鴻思今日卻斷沒官未知據何條例若情狀難捨勑遣戮屍除非此途理絕言象伏惟逆人徐敬業同柳明肅之輩身先殞沒不許推尋未敢比附勑文但欲見其成例勘當尚猶不許家口寧容沒官申復依有功所議斷放此後援例皆免沒官

三數百家○推事侯奏瀛州人李仁恂等三十七人被告稱謀反曹斷並處斬父母妻子流三千里有功執曰玄淑甲正元得戶人緣祖分事因相告言或以反逆相誣或將奔叛相牽反逆須有同謀奔叛寧無協契無謀無契口語口陳即以實論頗亦苛酷推辯元無影響告文本自參差縱使實有反言只恨換其宗姓因恨稱有正是口陳徒侶絕無明非實反賊盜律云口陳欲反之言心無眞實之計也流三千里疏云口陳欲反者杖八十准依告狀並是口陳之言原究犯情皆非心實之計忝居審度用此當道不推情徒從邪見將或未允終須重推錄奏勑依待宗皆特

狀稱無反可尋請依徐丞貝流三千里奉勑依會赦
免○御史郭弘霸奏岩州刺史皇甫懷節爲方州司
倉薛瓌所告稱共當州刺史李思徵謀反曹斷處斬
籍沒者有功批執曰思徵旁部宣條懷節岩州分竹
愛因羌叛奏使討今覽見思徵府人共語即疑懷節
與徵同謀須述謀由共語論語狀語既無狀謀又
無由思徵伏誅一無牽引薛瓌俗辞夕始言瓌元共
徵同情懷節復與徵連結節當共徵私語語狀在瓌
合知徵在不知語由徵死誰明反狀有此州刺史奉
勑討羌白日入州官人衆謁暫與思徵相見遂即平
章反謀察獄以情未聞此理羌走出界無賊可擊所

領之兵更留何用爲此放散致將爲反節實以反爭
須發兵成集之兵何須放却非誣之狀于此更明懷
節據狀無反請差使推鞫無反爲發兵遲斷爲官當
會赦總免○推事左臺監察御史盧儼奏請告事人問
趙推之得疑唐子産與推之手狀遣告長孫仲宣
實不知事由者依問唐子産得疑與推之手狀令告
仲宣宅中私置爐擬打錡稍謀反是實其長孫仲宣
是子産親舅爲子産先與三舅孫幾妄成蹊私通仲
宣既知即罵辱子産爲此誣告者曹斷准律誣告謀
反大逆者斬從者絞又條云放令人告事虛應反坐
得實應賞皆以告者爲首教令爲從推之爲首處[illegible]

子産爲從處絞推之在禁若密因得引見遂訴於[illegible]
武太后曰趙推之得唐子産手狀即告令子産引虛
自是子産之罪何得枉斷殺推之宜令停決正斷奏
聞者有功重執曰推之所告反由元於子産處得奉
勑勘當具狀是誣付法科繩以律處斬奏皆臨决恩
旨遣停聖上爲子産引虛則將推之枉死但教令告
事律著正文告者爲首教者爲從若其事虛受責推
之合當科如其反實論功子産纔霑薄賞律開此條
本防避罪爭功在于憲司固當守文奉法奉勑依奏
遷有功爲侍御史長壽二年有勑公坐流私坐徒以
上會赦應免死罪者皆限赦後百日內自首如其不

首依法科罪者有功以爲犯罪未發許首而原豈有
未發之罪要令百日自首不首依法科罪深以爲不
便乃奏曰周易云雷雨作解君子以赦過宥罪論語
云人誰無過過而能改善莫大焉今陛下播非常之
恩覽誅死之罪已發覺者咸赦除之是啓其改過之
心通其自新之路何容赦前未發覺之罪赦後又須
令其自首且鬭訟律云以赦前事告言者以其罪罪
之若使無人告言所犯終無自發如告赦前之罪准
律以罪之今赦前之事罪不自首者還依律法論科
即國家肆眚之恩徒自頒於天下便是萬萬有罪一
罪不霑雖密雲不霈於四郊甘雨莫滋於南畝臣愚

竊為陛下不取經國長久深為未便臣忝當耳目之地謬處駁正之司知無不為正在今日特乞天恩將臣所見付群官集議商推利害之狀具行藏之理恭聞庶刑獄不煩人無怨黷太后曰前代帝可即能達道自我作古所奏不須有功奏曰陛下聖斷所稱自我作古臣即不敢然臣請付群臣集議未知許議否太后曰令五品以上議奏時人皆歎其忠諫有功前後執正大獄凡有六七百家以此頻被推鞫亦經數四對答並是理直咸得無罪時周唐革命將相陰謀非其父兄即其子弟往往事洩多被論告差使推劾獲日即酬官賞由是告密之輩推覈之徒因相誣構共行深刻新都闕總之內洛州牧院之中遞成秘狀互相峻網塞戶撻楚麤杖大枷邊攝掩捉匪朝伊夕炬火圍宅刀捧闌門苦楚掠拷非罪亦承來俊臣既擅最虐弘義亦手刃張虔勗郭弘霸傅李思徵之晉王弘義亦梟毛玄素之元朝野屏氣道路以目于斯時也誰敢忠正逢于群邪之側衆諂之傍孑然介立守法不動抑揚士伍慷慨朝端始卒不渝險易如一（於今）是酷法之吏誣告之人見嫉甚于仇讎矣（徐公事跡好讚）（中宗神龍元年三月制以故法平恕追贈越州都督授一子官）論曰詳觀徐大理之斷獄也自古無有斯人豈張于陳郭之足倫固可略舉其事且四子之所奏多違令上（張釋之于定國為廷尉時）

○通典卷一百六十九　十七

（于定國宣帝時為廷尉東漢陳寵郭躬章帝時為廷尉皆遇仁明之主）誠吐至公用能竭節若遇君求治其道易行武太后革命欲令從已作威而作周攻寄情而害唐臣徐有功乃于斯時而能定以枉直執法守正活人命者萬計將死復捨忤龍鱗者再三而以言度越前輩（徐大理有功久為法官歷秋官郎中司刑少卿後臨大理身前後雪冤獄甚多被酷吏薛季昶等奏有功嘗姦見太后赫怒為法司結刑三經斷死則釋于之輩豈此其難乎）至神龍元年正月革月將上變告武三思謀逆中宗大怒命斬之大理卿以發生之月執奏以為不可行刑竟決杖流嶺南三思令所由以非法害之尹忠貞又固爭之三年節愍太子之誅武三思事變之後其詿誤者並配流未行有常氏黨羽奏請誅之上令鞫斷大理卿鄭惟忠奏曰今大獄始決人心未寧若更改推必遞相驚恐反側之子無由自安遂依舊斷○開元二年八月監察御史蔣挺有所犯敕朝堂杖之黃門侍郎張廷珪奏曰御史司清望耳目之官有犯當即流不可決杖可殺而不可辱也○上年八月冀州武強縣張景儉犯乞取贓積五千疋事發上大怒令集衆殺之大理卿奏曰景儉緣是乞贓罪不至死又景儉曾祖故司空寂往昔綢繆首參元勳載初年中家陷非罪凡其兄弟皆被誅夷唯景儉獨存今見承嫡據罪未當死坐准犯猶入議條十世宥賢功賞錄一門絕祀情或可哀願寬暴市之刑

○通典卷一百六十九　十八

隸從夫之役則得勳宋郡乎斯允手詔不許翻閱
又奏曰輕重有條臣下當守枉法而取上五疋便抵
死不乞覓爲贓數千疋止當坐流今若乞取得罪便
處斬刑後有枉法當科當加何辟所以爲國惜法期
守律文非敢以法隨人曲矜僥命射兒魏死皆爲漢
橋彷震皋亦竟從之議者咸不依制而法背有恒又
景僖曾祖寂定爲元勳恩倍恒數若寂勳無機罪
特加則权向之宗何足稱者若敖之鬼不其餒而捨
罪念功乞垂天慈遂决一百流配

赦宥

易蒙卦曰初六發蒙利用刑人用說桎梏以往吝象
曰利用刑人以正法也又解卦曰雷雨作解君子以
赦過宥罪虞書曰宥過無大刑故無小過誤所犯雖大必宥不忌故犯雖小必刑罪疑惟輕功疑惟重刑疑附輕賞疑從重忠厚之至也與其
殺不辜寧失不經○周官司寇曰三刺三宥三赦之
法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刺殺也三訊罪定則殺之
殺戮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宥寬也人言殺之寬之上服殺
宮剸之下刑服一宥曰不識再宥曰過失三宥曰遺忘不識
謂愚人不識當赦若律過失殺人不坐死遺忘若仇讎當報甲見乙誠以爲甲而殺之者一赦曰
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蠢愚又國君過市刑人赦
呂刑曰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刑疑
墨辟疑赦其罰百鍰六兩曰鍰黃鐵也刑疑則赦從罰
閱實其罪劓辟疑赦其罪惟倍二百鍰剕辟疑赦其罰
倍差倍差謂倍之又半爲五百鍰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宮淫刑也男子割勢
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鍰死刑
也降相因古之制也入罰不禮曰疑獄汎與衆共之衆疑
赦之管仲曰文有三情武無一赦赦者先易而後難
久而不勝其禍法者先難而後易久而不勝其福故
惠者人之仇讎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者小利而
大害者也無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盜賊不勝則
良人危法禁不立則奸邪繁故赦者奔馬之委轡也
○漢惠帝四年赦有犯死罪欲腐者許之腐者宮刑也丈夫割勢
不能復生子如腐木不生實矣○後漢光武建武中大司馬吳漢疾
篤帝親臨問所欲言對曰臣無識知惟願愼無赦而
已章帝元和元年赦天下繫囚在四月丙子以前減
罪一等勿笞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發覺郭躬上
封事曰聖恩所以減死罪使戍邊重人命也今死罪
亡命無慮萬人廣雅曰無慮都凡也又自赦以來捕得甚衆而
詔令不及皆當萬狀惟天恩莫不蕩宥臣以爲赦前
犯死罪而繫或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詣金城以全人
命有益于邊帝善之下詔赦焉○安帝永初中尚
書陳忠上言母子兄弟相代死者聽赦所代者從之
○北齊赦日武庫令設金雞及鼓于閶闔門之右勒
集囚徒於闕前撾鼓千聲脫枷鎖遣之宣制放其赦

書須諸州用絹寫行下律曰會赦及降者盜者准枉法徵正贓餘贓非見在及收贖之限內未送者並從赦○唐武德四年王充竇建德平大赦天下既而責其黨與並令遷配持書侍御史孫伏伽諫曰今月十三日發雷雨之制既云常赦不免皆除赦之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與天下斷當許以更新何因王充建德部下赦後又欲遷之此是陛下自違本心欲遣下人若何取則如臣愚見經赦合免責罰欲遷配者並請放之則天下幸甚貞觀二年七月上謂侍臣凡赦惟及不軌之輩古語云小人之幸君子不幸一歲再赦兒婦喑啞凡養稂莠者傷禾稼惠奸宄者賊

人昔文王作罰刑茲無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賊故我有天下以來不甚放赦今四海安寧禮義興行數赦則愚人常冀僥倖惟欲犯法不能改過當須慎赦上元元年十二月赦文左降官承前遭憂皆不得離任孝行之道所未弘通情理之間深可哀恤如有此類宜並放歸仍申省計至服滿日准法處分自今以後編入常式○武太后光宅二年斷屠殺鳳閣舍人崔融上疏曰春生秋殺天道之常冬狩夏苗國之大事豺祭獸獺祭魚自然之理也一乾豆二賓客不易之義也上至天子下至庶人莫不擇其鸞刀烹之鶴列所以充庖廚故能幽明感通人祇輯睦萬王千帝之

所同歸今者禁屠宰斷弋獵三驅莫行一切不許將恐違聖人之達訓紊明王之善經一不可也且江南諸州乃以魚為命河西諸國以肉為齋一朝禁止倍生嗟怨富者未革貧者難堪二不可也加有貧賤之流刲割為事家業倘失性命不全雖復日戮一人終慮未能總絕但恐益滋姦長欺外有斷屠之名內誠鼓刀者衆勢利倚依請託紛紜三不可也雖好生惡殺是君子之小恩而考古會今非國家之大體但使奉月令順天經造次合禮義從容中刑典自然人得其性物遂其生何必改革方為盡善禁止屠殺以救飛走亦同赦宥用於生人故附于此下同景龍元年遣使往江淮分道贖生以

所在官物充直中書舍人李文上疏曰江淮水鄉採捕為業魚鱉之利黎元所資雖雲雨之私有霑千末類而生成之惠未洽於平人何則江湖之饒生育無限府庫之物支供易殫費之若小則所濟何成用之倘多則常支又闕仁於小物豈若愛人賣鬻之徒惟利斯視錢刀日至網罟年滋施之一朝營之百倍未若迴敕贖之錢物減貧無之徭賦治國愛人福徼勝彼○二月敕鳥雀昆蟲之屬不得擒捕以來贖生犯者先決三十宜令金吾及州縣市司禁斷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六十九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七十

刑法八

寬恕　囚繫　舞荼　峻酷　開元格

寬恕

湯出野，見張網四面者，湯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入吾網。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乃叛桀而歸湯。○漢惠帝二年，制曰：今有誹謗之罪，是使臣下不敢盡情，而上無由聞過失也。將何以來遠方之忠良？其除之。人或呪詛上以相約而復相謾（謾欺也約為要約共行呪詛復相欺謾往中道止上與[illegible]事），吏以為大逆；其有犯言，吏又以為誹謗。此細人之愚無知抵死，自今有犯此者勿聽治。時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秦惡政，務在寬厚，恥言人過。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訐相斥罪也）。吏安其官，人樂其業，風流篤厚，禁網疏闊。文帝選張釋之為廷尉，罪疑者予民，從輕斷之。是以刑罰大省，至于斷獄四百（刑具議獄）。景帝之初，制曰：孝文皇帝除誹謗，去肉刑、宮刑，罪人不孥，德侔天地。然加笞與重罪無異（重罪謂死刑），幸而不死，不可為人（謂不能自起居）。其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自今吏及諸有秩，皆受其官屬所監、所行、所將（所行謂所按察所將謂部下）；更及其與飲食，計償費勿論（計所費而償其直勿論罪）。罷磔曰棄市（先是諸死刑皆磔於市今罷之若妖逆則磔之磔謂張其尸也具刑制上篇）。昭帝制曰：

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孫匿大父母，皆勿論（凡首匿者言為謀首而藏匿罪人）；其父母匿子，夫匿妻，大父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元帝柔仁好儒，見宣帝多用文法，以刑名繩下（劉向別錄云申子學號刑名者以名責實尊君卑臣崇上抑下宣帝好觀其書故以刑名繩下），大臣楊惲、蓋寬饒等坐刺譏辭語而誅，太子常侍燕從容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作色曰：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柰何純用德教，尚周政乎（姬周之政）？且俗儒不達時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於名實（眩亂），不知所守，何足委任！乃嘆曰：亂我家者，太子也。及即位，下詔曰：法令者，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自典文者不能分明，是欲罪元元之不逮，豈中刑之意哉！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成帝河平中，詔曰：甫刑云，五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罪二百（甫刑即周書呂刑也初為呂侯號曰呂刑後改為甫侯故又稱甫刑）。今大辟之刑千有餘，律令煩多，百有餘萬言，奇請他比，日以益滋（奇請謂常文之外別有所請以定罪也他比謂引他類以附之稍增律條也奇居宜反）。其與中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議減死及可蠲除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材（自有司以下史家之言大雅之言王有詔令則仲山甫將之國有不善則仲山甫明之也），不能因而廣宣主恩，建立明制，但鉤摭細微，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毛舉言舉毛毛之事也）。是以大議不立。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達，疑塞理道者也（塞謂不通）。班固曰：自建武、永平，人亦新免兵革

之禍有樂生之慮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強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豪傑之吏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時什八可謂清也其人然而未能稱意比崇於古者以其疾未除而刑本未正也○後漢章帝初尚書陳寵上疏曰今斷獄者急於篣格酷烈之痛執憲者繁於詆欺放濫之文或因公行私而逞威福帝納寵言每事務于寬厚其後遂詔有司絕鉆鑽諸慘酷之科說文曰鉆鐵銸也其炎反銸音陟葉反鑽臏刑謂鑽去其髕骨也解妖惡之禁除文致之請讞五十餘事文致謂前人無罪文飾致於法中是後人俗和平屢有嘉瑞初寵曾祖父咸成哀間以律令為尚書平帝時王莽秉位父子相與歸鄉里閉門不出

入乃收藏其家律令書文皆壁藏之咸性仁恕常戒子孫曰為人議法當依于輕雖有百金之利慎無與人重比故世謂陳氏持法寬平也元和三年廷尉郭躬家世掌法務在寬平決獄斷刑多依矜恕乃條諸重文從輕者十餘事奏之事皆施行著于律令陳寵又代躬廷尉所議疑獄每附經典事從輕恕活者甚衆寵復鉤校律令刑法溢於甫刑者附之鉤猶撿也音工侯反溢出也曰臣聞禮經三百威儀三千禮記曰經禮三百曲禮三千鄭玄曰經禮篇多亡本數未聞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屬三千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之人刑以加之故曰取也失禮則入刑相為表裏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

耐者輕刑之名贖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贖罪漢興以來三百二年憲令稍增科條無限又律有三家其說各異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應合經議可使者大辟二百耐罪贖罪二千八百并合為三千悉刪除其餘令與禮相應以易萬人視聽以致刑措之美傳之無窮會寵得罪遂寢○宋文帝元嘉中王弘為衛將軍輔政上疏曰同伍犯法士人不科罪然每詰謫轉有請詐若帝垂恩宥則法廢不行依事糾責則物以為苦謂宜更其制使得憂苦之衷又主守偷五疋常偷四十疋並加大辟議者咸以為重宜

進主守偷五十疋死四十疋降以補兵既小寬人命亦足以為懲戒從之○大唐高祖初至京師革隋峻法約為十條殺人劫財背軍叛逆者死餘並蠲除之及受禪詔宰相劉文靜因開皇律令而損益之盡削大業苛慘之政五十三條務存寬厚以便於時及太宗初令公卿更議絞刑之屬五十條免死唯斷其右趾應死多蒙全活太宗尋又矜其受刑之苦謂蕭瑀曰前代不行肉刑久矣今斷人右趾念其受痛意甚不忍瑀曰古之肉刑乃死刑之外陛下于死刑之內降從斷趾之便是以生易死足為寬法上曰朕意以為如此故欲行之又有上書言此非便公可更思之

上從蜀王府法曹參軍裴弘獻上駁律令[illegible]令參酌
刑政之于是與房玄齡等建議以為古肉刑既廢制
為死流徒杖笞凡五等以備五刑今復設刖足則是
為六刑減死意在于寬加刑又太煩峻與八座定議
奏聞于是又除斷趾法改役三千里居作殿監盧寬
持私藥入尚食廚所司議當重刑上曰此是錯誤不
解遂赦之二年三月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
覽焉問曰其間罪亦有情可矜何容可以律斷對曰原
情宥罪非臣下所敢上謂侍臣曰古人云鬻棺之家
欲歲之疫非欲害於人利於棺售故耳今法司覈理
獄必求深刻欲成其考今作何法得使平允王珪

曰今但選公直良善人斷獄允當者增秩賞之即姦偽自
息上曰古者斷獄必訊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
卿即其職也自今大辟罪皆令中書門下四品以上
及尚書議之後大理引囚過岐州刺史鄭善果
上謂演曰鄭善果官位不卑縱令犯罪不可與諸
囚同列自今三品以上犯罪須將身過朝堂聽進止
又舊條兄弟分後蔭不相及連坐俱死祖孫配沒會
有同州人房強弟任統軍於岷州以謀反伏誅強當
從坐太宗嘗錄囚徒憫其將死為之動容顧謂侍臣
曰刑典仍用蓋風化未洽之咎愚人何罪而肆重刑
乎用刑之道當審事理之輕重然後加之以刑何有

不察其本而一槩加誅非所以恤刑重人命也然反
逆有二一為興師動衆二為惡言犯法輕重有差而
連坐皆死豈朕情之所安哉更令百僚詳議於是玄
齡等復定議曰按禮孫為王父尸按令祖有蔭孫之
義然則祖孫親重兄弟屬輕應重反流合輕翻死據
理論情深為未愜今定律祖孫與兄弟緣坐俱配役
其以惡言犯法不能為害者情狀稍輕兄弟免死配
流為允從之自是比古死罪殆除其半據隋代舊律
減入徒者七十一條其當徒之法唯奪一官除名之
人仍同士伍凡削苛去慘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又
制在京見禁囚刑部每月一奏從立春至秋分不得

奏決死刑其大祭祀及致齋日期朔望上下弦二十
四氣雨未晴夜未明斷屠日月蝕及假日並不得奏
決死刑因大理丞張蘊古交州都督盧祖尚並以忤
旨被誅斬尋追悔遂下制凡決死刑雖令即殺二
日中五覆奏下諸州三覆上又言曰古之行刑君為
徹樂減膳朕庭無恒樂之設莫知何徹然對食不啖
酒肉自今以後令供御官知刑人日勿進酒肉教坊
及太常並宜停教曹司斷獄多據律令雖情罪可矜
而不敢違法守文定罪或恐有冤自今門下覆理有
據法合死而情在可宥者宜錄狀奏自是全活者甚
衆其五覆奏以前一日一覆奏決日又三覆奏唯

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著之於令四年十一月制決罪人不得鞭背（太宗以暇日閱明堂圖見五藏皆繫於背乃歎曰夫箠者刑之最輕者也死者人之至重也豈容犯最輕之刑而或致死自古帝王不悟不亦悲夫即日遂有此制）六年十二月上親錄囚徒放死罪二百九十人歸於家令明年秋來就刑其後應期畢至詔悉原之○高宗即位遵貞觀故事務在恤刑嘗問大理卿唐臨在獄繫囚之數臨對曰見囚五十人唯二人合死上以囚數全少甚喜世總章二年五月上以常法外先決杖一百多致殞死乃下詔曰別令律外決杖一百前後總五十九條內有稱盜及蠹害甚者今量留十二條自餘四十七條並宜停廢○武太后長壽三年五月勅

貶降官並令於朝堂謝之仍容三五日裝束至任日不得別攝餘州縣官亦不得通計前後勞考○開元十年六月勅曰今以後准格勅應合決杖人若有便流移左貶之色杖訖許一月內將息後發遣其緣惡逆指斥乘輿者臨時發遣一十五年刑部斷獄天下死罪唯有五十八人大理少卿徐嶠上言大理獄院由來相傳殺氣太盛鳥雀不栖至是有鵲巢其樹於是百僚上表賀以爲幾至刑措天寶元年二月勅官吏准律應犯枉法贓十五疋合絞者自今以後特加至二十疋仍即編諸格律著不刊六載正月勅自今以後斷斬絞刑法者宜削除此條仍令法官約近例

詳定處分○論曰聖唐刑名極於輕簡太宗文皇帝降隋氏大辟刑百六十三條入流入徒免死其下遞減唯輕簡闊以來未有此寬恕如罪惡既著制命已行愛惜人命務在哀矜臨於勳戚仍令數覆獲罪自然引分萬姓由是歸仁感致興靈藏於骨髓雖太后革命一紀安祿山傾陷兩京西戎侵軼賊泚竊發皇輿巡狩宇內騷危兆億同心妖氣旋廓亦輕刑故也國家深仁厚德固可侔於堯舜夏殷以降無足徵矣

杜氏通典卷一百七十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七十一

唐岐國公尚書右丞相淮南節度使京兆杜佑君卿纂
明文林郎巡按廣東監察御史連江王德溢校
奉議大夫廣東提刑按察司僉事秀水吳鵬萬里同校

州郡序

天下之立國宰物尚矣其畫野分疆之制自五帝始若道德遠覃四夷從化即人為治不求其欲斯蓋羈縻而已寧論封域之廣狹乎堯舜地不過數千里東漸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五帝之至德也武丁成王東則江南西氐羌南荊蠻北朔方三代之大仁也秦氏削平六國南取百越北却匈奴築塞河外地廣而亡速戰國之酷暴也漢武滅朝鮮開閩越開西南夷通西域逐北狄天下騷然人不聊生追悔前失引咎自責下詔哀痛息戍輪臺既危復安幸能覺悟也隋煬遂吐谷渾開通西域招來突厥征伐高麗身弒祀絕近代殷鑒也夫天生烝民樹君司牧是以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患在德不廣不患地不廣秦漢之後以重斂為國富卒衆為兵強拓境為業大遠貢為德盛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人滿野用生人膏血易不殖土田小則天下怨咨羣盜蜂起大則殞命殲族遺惡萬代不亦謬哉則五帝三王可以師範凡言地理者多矣在辨區域徵因革知要害察風土

纖介畢書樹石無漏動盈百軸豈所謂撮機要者乎如誕而不經偏記雜說何暇編舉（謂辛氏三秦記常璩華陽國志羅含湘中記盛弘之荊州記之類皆自述鄉國靈怪人賢物盛參以他書則多紕謬既非通論不暇取之矣）或覽之者不責其略焉

一序目上（凡郡府二）百二十八

二序目下

三古雍州上今置郡府二十四

京兆府（雍州）　華陰（華州）　馮翊（同州）　扶風（岐州）　汧陽（隴州）
新平（邠州）　安定（涇州）　彭原（寧州）　安化（慶州）　平涼（原州）
靈武（靈州）　五原（鹽州）　寧朔（宥州）　洛交（鄜州）　中部（坊州）
延安（延州）　咸寧（丹州）　上郡（綏州）　銀川（銀州）　新秦（麟州）
朔方（夏州）　九原（豐州）　榆林（勝州）　安北府

四古雍州下今置郡府十八

天水（秦州）　隴西（渭州）　金城（蘭州）　會寧（會州）　安鄉（河州）
臨洮（洮州）　和政（岷州）　寧塞（廓州）　西平（鄯州）　武威（涼州）
張掖（甘州）　酒泉（肅州）　晉昌（瓜州）　燉煌（沙州）　伊吾
交河（西州）　北庭（庭州）　安西府

五古梁州上今置郡府二十六

漢中（梁州）　洋川（洋州）　上洛（商州）　安康（金州）　房陵（房州）
通川（通州）　潾山（渠州）　南平（渝州）　涪陵（涪州）　南川（溱州）
瀘川（瀘州）　清化（巴州）　始寧（壁州）　咸安（蓬州）　符陽（集州）
巴川（合州）　南賓（忠州）　南浦（萬州）　閬中（閬州）　南充（果州）

安岳普 盛山開 雲安 犍為 陽安
仁壽陵
六古梁州下今置郡府二十七
通義眉 和義 資陽 南溪戎 河池鳳
武都武 同谷成 順政興 懷道宕 同昌扶
陰平文 油江龍 交川松 合川疊 益昌利
普安劒 巴西綿 梓潼梓 遂寧遂 蜀郡益
德陽漢 濛陽彭 唐安蜀 臨邛邛 盧山雅
通化茂 臨翼翼 江源當 歸誠悉 靜川靜
蓬山柘 恭化恭 維川維 雲山奉 越嶲嶲
雲南姚 洪源黎

七古荊河豫州今置郡府十八
河南洛 陝郡陝 弘農虢 臨汝汝 滎陽鄭
陳留汴 睢陽宋 濟陰曹 譙郡亳 潁川許
淮陽陳 汝陰潁 汝南豫 淮安唐 南陽鄧
襄陽襄 武當均 漢東隨
八古冀州上今置郡府二十二
河內懷 汲郡衛 鄴郡相 廣平洺 鉅鹿邢
信都冀 趙郡趙 常山恒 博陵定 河間瀛
文安莫 饒陽深 上谷易 范陽幽 歸義
歸化歸 歸德 嬀川嬀 漁陽薊 密雲檀
北平平 柳城營

九古雍州下今置郡府十九
河東蒲 絳郡絳 平陽晉 高平 上黨
樂平儀 陽城沁 大寧隰 文城 西河汾
太原并 昌化石 樓煩嵐 鴈門代 定襄忻
安邊蔚 馬邑朔 雲中雲 單于府
十古兗州今置郡府十
靈昌滑 濮陽濮 濟陽濟 魏郡魏 博平博
東平鄆 平原德 樂安棣 景城滄 清河貝
古青州今置郡府七
北海青 濟南齊 淄川淄 東萊萊 東牟登
安東府

古徐州今置郡府七
彭城徐 臨淮泗 東海海 琅琊沂
十一古揚州上今置 十二
廣陵揚 淮陰楚 壽春壽 永陽滁
歷陽和 廬江廬 同安舒 蘄春蘄 弋陽光
宣城宣 秋浦池
十二古揚州下八置郡府二十七
丹陽潤 晉陵常 吳郡蘇 吳興湖 餘杭杭
新定睦 會稽越 新安歙 餘姚明 臨海台
縉雲處 永嘉溫 東陽婺 信安衢 鄱陽饒
潯陽江 章郡洪 臨川撫 廬陵吉 宜春袁

南康虔 建安建 長樂福 清源泉 漳浦漳
臨汀汀 潮陽潮

十三古荊州今置郡府三十三
江陵荊 夷陵峽 巴東歸 竟陵復 富水郢
安陸安 齊安黃 漢陽沔 江夏鄂 義陽申
長沙潭 巴陵岳 衡陽衡 零陵永 江華道
桂陽郴 邵陽邵 武陵朗 澧陽澧 連山連
黔中黔 寧夷思 涪川費 盧溪辰 盧陽錦
靈溪溪 潭陽巫 清江施 播川播 夜郎珍
義泉夷 龍標業 溱溪溱
十四古南越今置郡府七十一

南海廣 始興韶 義寧岡 海豐循 恩平恩
南陵春 臨賀賀 高要端 感義藤 晉康康
臨封封 開陽瀧 高涼高 連城義 新興新
銅陵勤 懷德竇 始安桂 平樂昭 蒙山蒙
開江富 蒼梧梧 潯江潯 臨江龔 鬱林鬱
平琴平 安城賓 賀水澄 常林繡 象郡象
龍城柳 融水融 朗寧邕 懷澤貴 寧仁黨
寧浦橫 橫山田 脩德嚴 龍池山 永定淳
招義羅 南潘潘 普寧容 陵水辯 南昌白
定川牢 寧越欽 安南府 武峩武 龍水禺
忻城芝 九眞愛 福祿福 文陽長 日南驩

承化峰 玉山陸 合浦廉 安樂嚴 海康雷
溫水禺 湯泉湯 臨潭瀼 扶南籠 正平環
樂古古 珠崖崖 昌化儋 延德振 瓊山瓊
萬安萬

州郡一上序目

昔黃帝方制天下立爲萬國易稱首出庶物萬國咸寧盡擧其大數及少皞氏之衰其後制度無聞矣若顓頊之所建帝嚳受之創制九州統領荊豫梁青兗揚至堯遭洪水而天下分絶使禹平水土還爲九州如舜制也舜攝帝位分爲十二州冀荊豫梁雍幽并青營徐兗揚故虞書云肇有十二州是也夏氏革命又爲九州全山之

會亦云萬國百年間遞相兼幷殷湯受命其能存者三千餘國亦爲九州分統天下冀荊豫兗徐幽營則禹貢青州也截祀六百及乎周初尚有千八百國四分天下爲九畿方千里曰王畿其外曰侯畿服亦曰又外曰甸畿又外曰男畿又外曰采畿又外曰衛畿又外曰蠻畿又外曰夷畿要服也又外曰鎭畿又外曰藩畿荒服也自侯甸男采衛蠻夷鎭藩卽九畿也各相去五百里爲限也至成王時亦曰九州屬職方氏揚荊豫青兗雍幽冀并其後諸侯相幷有千二百國及平王東遷迄獲麟之末二百四十二年間諸侯征伐更相吞滅不可勝數而見春秋經傳者百有七十國焉百三十九國知其土地所在三十一國不知其處也蠻夷戎狄不在其數逮乎下

分地理上配天象所定躔次摠標十三及周之末（時）有七國（秦昭王時西周君盡獻其邑三十六口三萬，受獻而歸其人。至莊襄王滅東西周之二國七城而已）○秦制天下為四十郡，其地則西臨洮而北沙漠，東縈南帶，皆臨大海○漢興以秦地太大，更加置郡國。其後開越攘胡，土宇彌廣，改雍曰涼，梁曰益，又置徐州，復禹舊號，置交（初為交阯，後為交州）北有朔方（初為朔方，後為并州）凡為十三州部刺史（司隸、并、荊、兗、揚、豫、冀、幽、青、徐、益、交、涼）而不常所理。至哀平之際，凡新置郡國六十三焉，與秦四十合百三，縣邑千三百一十四，道三十二，侯國二百四十一，地東西九千三百二里，南北萬三千三百六十八里，此漢之極盛也○後漢光武以官多役煩，乃并

省郡國十，縣道侯四百餘所，其後亦為十三州部。司隸治河南（今河南府）豫治譙（今譙郡）兗治昌邑（今魯郡金鄉縣）徐治郯（郯音談，今臨淮郡下邳縣）青治臨淄（今北海郡）涼治隴（今天水郡隴城縣）并治晉陽（今太原府）冀治鄗（今趙郡高邑縣）幽治薊（今范陽郡）揚治歷陽（今歷陽郡）益治雒（今德陽郡）荊治漢壽（今武陵郡武陵縣）交治廣信（今蒼梧郡蒼梧縣）漸復加置郡國，至於靈獻，凡百有五焉，縣道侯國千一百八十（桓帝永興初，有鄉三千六百八十二，亭萬二千四百四十二）東樂浪郡，西燉煌郡，南日南郡，北鴈門郡，西南永昌郡，四履之盛，亦如前漢○魏氏據中原，有州十二（司隸、荊、河、兗、青、徐、涼、秦、冀、幽、並、揚、雍，分涼州置秦州，理上邽，今天水郡。揚州治壽春，今壽春郡。徐治彭城，今彭城郡。兗治[illegible]，今[illegible]郡。餘並因漢代）有郡國六十八

東自廣陵（[illegible]）壽春（[illegible]）合肥（[illegible]）沔口（[illegible]）西陽（[illegible]）襄陽（[illegible]）重兵以備吳，西自隴西（今郡）南安（[illegible]）祁山（[illegible]）漢陽（[illegible]）陳倉（[illegible]）重兵以

備蜀○蜀主全制巴蜀，置益（今治成都郡）梁（今治漢中郡）二州，有郡二十二，以漢中（[illegible]）白帝（[illegible]）並為重鎮○吳主北據江南，盡海置交（今治南海郡）廣（[illegible]）荊（今治江陵郡）郢（今江夏郡）揚（[illegible]）五州，有郡四十有三，以建平（[illegible]）西陵（[illegible]）樂鄉（[illegible]）南郡（[illegible]）

豎己近胼錢武丘地拒守之冨軍中吳巴丘建安十
當陽侯杜元凱與於此拒於江陵刷三年孫權九年黃
肅孫晧貴非元凱與戍此夏口劉魯肅之後孫權置兵於此武年
並鎮孫守巴陵郡今巴陵郡吳將夏口武昌孫權初都於此黃武
結天紀元年孫皓作守今江夏郡是武昌孫權自公安徙都於此年陸
將軍督嶺南諸軍事欲分江夏郡是吳將皖城建安十九年孫
遷諸葛恪後鎮於此吳將皖城建安之九年太孫
軍王戎攻之今舒州懷寧縣牛渚圻孫策平吳紀大木何植王牛渚
結赤烏四年諸葛恪屯皖城今宣城郡當塗縣也濡須塢建安
此今同安郡懷寧縣也濡須塢建安十七年孫權築從陽
是於今北郡當塗縣來攻不往在今歷陽郡西
郡當塗縣米石也濡須塢後得沔口邾城
赤百八並為重鎮其後得沔口遼孫權嘉禾後遭人朱
十里今江夏郡武昌縣永安四年陸遜常以三萬兵戍之今
安郡東四年陸遜常以三萬兵戍之今廣陵興寧二年
城盡尉遲東界臨江與江夏郡武昌相對
自三國鼎立更相侵伐互有勝負疆境之
守彼此不常得之則重失則不暇存也今略紀其要經
也鎮及要害之地其間州郡不可編次從略 知其名者○晉

武帝太康元年平吳分為十九州部置司州治洛陽
今河南府兗治廩丘今濮陽郡雷澤縣豫治項今淮陽郡項城縣冀治
房子今趙郡贊皇縣并治晉陽青治臨淄徐治彭城荊初治襄
陽後治江陵今江陵郡揚初治壽春後治建業涼治武威分
三輔為雍治京兆今京兆府分隴山之西為秦治上邽今天水郡
縣益治成都分巴漢之地為梁治南鄭今漢中郡南鄭縣分雲
南為寧治雲南今雲南郡幽治涿今范陽郡范陽縣分遼東為平治
昌黎今柳城郡東府交治龍編今安南府分合浦之北為廣治番禺
又增置郡國二十有三凡州百五十有六縣千一百
有九以為冠帶之國盡秦漢之土及永嘉南渡境宇
殊狹九州之地有其二焉初元帝命祖逖鎮雍丘今陳留郡

初逖北鎮令陳留郡守濉逖死北境漸蹙大興四年逖死於是荊河淮自
北今汝南以汝陰北南陽今傳郡以北青兗四州今濟南東平等郡地北及徐
州之半今彭城郡陷劉曜石勒以合肥戴若思守之淮陰
鎮壞山陽後石勒以壽春郡地李泗口
劉曜陽縣界後帝義熙中置為重鎮成帝
時將退屯襄陽成帝時又於此置郡後為劉石黃
復梁益之地穆帝時平蜀漢
入關至灞上又遣軍西
西討姚襄於伊水敗之再北伐一至
洛陽其將容姚襄復敗所得一至枋頭和三年太
溫又討慕容暐晉所得郡縣軍旅又失洎符堅

東平慕容暐太和五年西南陷蜀漢西北并姑臧孝武太和五年
張天錫今武威郡是則漢水長淮以北悉為堅有及堅敗太和八年
梓復梁實平年梁州益益州蜀郡太守李權青徐兗
荊河之地其後青兗陷於慕容德安帝隆安二年德據廣固
廣州刺史理曹嶷今北海郡也荊河司陷於姚興三年以彭
城為北境藩捍宋朱序守後益梁又陷於譙縱義熙初每因
劉石符姚衰亂之際則進兵屯戍在於漢中襄陽彭
城然大抵上明今松滋縣江陵夏口武昌合肥壽陽
淮陰常為晉氏鎮守經其攻刺史所治置州互有不
義熙以後又復青兗司荊河梁益之地而攻移於宋
矣○武帝北平廣固晉安帝義熙六年平慕容超得青州之地廣固即今北海郡

定梁益（石九平刊蜀不致）又（長安十三年征平姚泓）舊得河南之地長安諱赫連勃勃所陷至少帝滎陽王景平中武牢以西復陷於後魏（今）大較以孝武大明爲正凡二十有二州：揚治建康，南徐治京口（今丹陽郡丹徒縣），徐治彭城，南兗治廣陵，兗治瑕丘（今魯郡瑕丘縣），南豫治（今）……河治歷陽，荊治汝南（今汝南郡汝南縣），江治尋陽（今尋陽郡），青治臨淄（初治歷城今濟南郡縣後治東陽今北海郡益都縣是）又冀治歷城，司治義陽（今義陽郡），荊治南郡，郢治江夏（今江夏郡），湘治臨湘（今長沙郡），雍治襄陽，梁治南鄭（今漢中郡），秦亦治南鄭，益治成都（今蜀郡），寧治建寧（今雲南郡），廣治南海，交治龍編，越治臨漳（今合浦郡……）……不能詳（……）

凡二百三十八郡，一千一百七十九縣。初，文帝元嘉中遣將北伐，水軍入河，魏高磝、滑臺、武牢、洛陽四城（……）其後又失，又分軍北伐，西軍剋弘農、關方二城（……）東攻滑臺不剋而平（……）磝守之，尋皆敗退（元嘉二十七年，王玄謨……）於是後魏主太武拓跋經彭城臨江屯於瓜步（今……）退攻盱眙不拔而旋（……）明帝時後魏又南侵淮北，青冀徐兗四州及荊河州西境悉陷沒（……）

……

僑立青冀二州，寄治贛榆（今東海郡東海縣……）。其後十餘年而末，然初猶盛也。南鄭、襄陽（……元嘉二十六年後魏主太武率兵攻圍汝南……）彭城、歷城、東陽，皆爲宋氏藩扞。○鄭氏淮北之地，所以全少青州治朐山（今東海郡朐山縣）冀……（……）荊河治壽春（……）北兗治淮陰，北徐治鍾離（今……郡），又置巴州治巴（今雲安郡……）。其餘州郡悉因宋代，州二十有三，郡三百九十有五，縣千四百七十有四。其後頻爲後魏所侵。至東昏侯永元初，沔北諸郡相繼敗沒（……）又遣軍北伐，敗於馬圈，退屯鉤城（……）

又失壽春（……）。後三年，齊亡（……）。始今盛也，南鄭（……）、樊城（……）、襄陽、壽春（……）、淮陽角城（……以李安仁戍之）、漣口、朐山爲重鎮。○梁氏州郡多沿舊制，天監中州二十三，郡三百五十，縣千二十二十有五。其後更有析置，大同中州百有七，郡縣亦稱於此。自侯景亂，建康傾陷，籍散逸，不可得而詳焉。初，武帝受禪數年，即失漢川及淮西之地（天監三年，梁州刺史夏侯道遷以本部叛降後魏……又魏將元英破將軍馬仙琕……）

斬魏陽失地
其後諸將頻年與魏軍交戰於淮南淮北互
有勝負天監四年以後將張惠紹起魏宿豫城剋合肥梁裴邃攻洹祖丘城朐山城尋皆敗唯
合肥獨存雖得懸瓠彭城俄而又失天監六年魏軍主白早生以懸瓠降阿州刺史胡
遐以懸瓠普通六年徐州刺史元法僧以彭城內屬無何復沒於魏又剋壽春普通七年
將夏侯亶拔壽陽魏揚州刺史李憲以城降自壽春永元二年沒於後魏至是凡二十七年南都始復
宋大通初大舉北伐淮北城鎮相次剋平直至洛陽
盡為梁有梁大通元年魏將爾朱榮害胡太后及少主尋朝大梁將陳慶之率軍送元顥為
魏主入洛陽六旬五日爾朱榮來攻顥敗河守北中府城數日顥敗之亦奔是所得之地旋失之
中府地郡河陽北城是其後又復漢中大同中蘭欽克之自天監二年失漢川凡經
四十年始復至東魏將侯景以河南地降逆亂相尋有名
無實及景平後江北之地悉陷高齊漢川蜀川沒于

西魏太清初侯景以十三州來降旋為東魏將慕容紹宗所敗二年景舉兵反圍建康覆之及景平
後元帝時齊將辛術南伐盡得自淮江北之地得承聖三年西魏將達奚武取漢川置
對蜀川其冀川經九年復失大抵雍州州今襄陽下溠戍音詐在棗陽縣東南
安口白苟堆大同中東魏將堯雄攻白苟堆梁之北面重鎮諸將備之南境守
在今汝南郡真陽縣硤石城今壽州下蔡縣合州即合肥鍾離淮南重鎮諸將守之
淮陰朐山為重鎮天監二年角城戍主柴慶宗以角城十年東莞太守劉晣以朐山並
降入〇陳氏北於梁代土宇彌蹙西不得蜀漢北失
淮肥以長江為境文帝天嘉初巴湘之地為周軍所陷二年侯瑱擊平之湘川今潭陽
武陵長沙衡陽等郡之地有州四十有二地轉狹而州益多然後州郡又數倍多於前代
數不可詳郡百有九縣四百三有八宣帝大建中頻年
北伐諸將累捷盡復淮南之地將吳明徹拔壽陽城斬齊將王琳更

經略淮北大破齊軍於呂梁及旋師屬高齊亡國又
總軍北伐至呂梁周軍來拒又大破之太建五年呂梁上年破
刑軍九年又敗周將梁士彥於呂梁得呂梁淮北地下邳將士彥山旋為周軍所敗悉虜其
衆將梁士彥守彭城明徹來攻不下十年周將王軌來救明徹退師全軍沒於清口自是江
北之地盡沒于周又以長江為界十二年周大將司馬消難以淮西地
來降又遣將周羅睺攻剋胡墅尋並失之及隋軍來伐遣將守狼尾灘在夷陵後
禎明三年陳將戚昕守之荊門亦宜都界今夷陵郡宜都界將伯擒之安蜀城將顧覺鎮
之外東陵郡降公安今荊州府巴陵以下並風靡退敗信州
道大將管秦河公楊素自峽中舟師東下東方守將相顧而收信州郢今安鄖也隋軍自采
石隋將韓擒虎之京口賀若弼渡之渡江而平之〇後魏起自
北方至道武珪兵下山東攻拔慕容寶中山今博陵郡唐昌

縣遂有河北之地於是遷都平城今雲中郡慕容氏喪敗
遣將南略地至于滑臺許昌今許州彭城明元帝大常
中始引滑臺許昌置兵鎮守道武天興中長孫肥等滑臺許昌不能守
至是始有之太武帝時又得蒲阪今河東郡長安統萬始光中遣軍伐
赫連昌剋長安又剋統萬後遂赫連所都即赫連所都今朔方郡是神䴥中宋師
來伐碻磝今濟陽郡城滑臺武牢今河南府汜水縣是戍將皆不守
韓並復之神䴥三年宋將到彥之王仲德等陷碻磝武牢洛陽還魏叔孫建等擊敗之
大延以後東平遼東西平姑臧太延三年東伐馮弘五年西伐沮渠茂虔並滅之於是西至流沙東接高麗所未得者漢中及南陽
縣瓠彭城青州之南而已其後齊自南征遂臨瓜步
宋淮北城鎮守將多有敗沒太平真君十一年因宋將王玄謨來侵魏剋滑臺

城戍將軍劉州刺史王買德棄城而獻文天安初自河
以南宋將至淮臺敗帝乘勝至江之南大淮之北皆為魏有時因宋明帝初立嗣之亂
將軍又秀等致降安都推道固亦彭城以其地
頻歲親征皆渡淮泗二十年至八公山二十一年至新野及雙城孝文遷都洛陽大和十九年徙都宣武初
又得壽春裴叔業以壽春來降後至明帝孝昌二年又陷入梁繼汝潁
川至于劍閣兼得往西之地正始初漢中降又獲梁益之地以
將馮仙琚等從其地孝莊帝時梁寇洛陽數旬敗走因永安二年梁將陳慶之送元顥入洛
榮害胡太后及少帝之亂梁遂元顥為魏主爾後內難相繼不暇外略
二四年後分為東西魏矣皆權臣專命事具周齊自永
安末年爾朱世隆稱兵入洛圖籍散亡不可詳記今
按舊史云營州百卜有一郡五百十有九縣千三百

文獻通考卷三百十五　十五

五十有二按魏收史所載州郡是東魏武定中其時洛陽以西及關中梁益之地悉為西魏所據故備錄而編之
白太武以後衛更強盛東征西伐克定中
原及劉宋明以後又于齊梁國土漸蹙自守不暇雖時
有侵掠而退不旋踵故魏之城鎮少被攻圍因利乘
取不常所守也○北齊神武東魏天平末大舉西伐
至蒲津東魏孝靜帝天平四年三道伐西魏神武自
入武關陷上洛以泰軍敗退並
○西魏乘勝攻陷陝
州周文帝率李弼等東征下陝州今陝郡神武西至沙苑其年冬大
敗而歸今馮翊郡界西魏又乘勝襲洛陽如願據金墉明帝
西師又至于河陰今洛陽縣北神武帝自將守河陽城此為相持
州公求救神武即以馮翊後周文帝親征不勝西師敗歸

武定初東魏遂攻西魏玉壁不剋其後神武攻圍西魏玉壁不剋四年九月
西魏將韋孝寬守之今絳郡稷山縣是周文帝來伐至于邙山武定初周文帝親征神武
周將之後神武又圍玉壁不剋武定四年西魏韋孝寬守之文
襄遣將圍潁川拔之自武定五年至明年六月城陷於是河南
自洛陽之西河北自晉州之西今平陽郡悉入西魏文宣
之世命將略地南際于江矣天保二年侯景附南得淮南二年
豐又遣將江陵濟邢之得成於鄖關河清二年
後主武平中陳軍來侵盡失淮南之地
以周師攻拔河陰大城武平五年周武帝親師攻河陰
崇化末西師攻拔晉州今平陽郡因之國滅

文獻通考卷三百十六　十六

文有關西高氏據河北有州九十有七郡百六十縣
三百六十有五文宣天寶七年已併省三州百五十三郡五百八十九縣二鎮二十六戍
當齊神武之時與周文帝抗敵十三四年間凡四出
師大舉西伐周師東討者三焉北齊神武周文帝親征諸將攻戰
則不自文宣之後纔守境而已大抵西則姚襄城今文
城郡西城則姚襄所築之地後主武平二年大將斛律光破周之險兵於
齊交郡之地後主武平二年大將斛律光能門周之
城建立洪洞今平陽郡臨汾縣北故城四圍其城
鎮以晉州武平關今絳郡正平縣北界柏崖今河清縣西
東關河陽南則武牢今滎陽郡汜水縣洛陽北并州今陸渾縣北
故城孔城防今伊陽郡東汝南郡今汝南郡鄖城今

南郡魯山縣東北置六以防周寇（自洛陽之南褒城汝陰汝南以北皆齊有）及陳師侵軼數歲齊亡南境要害未遑制置也○周文帝西魏大統中東魏師至蒲津（文帝大統二年東魏神武至蒲津以侵秦州退軍）文帝東征剋陝州兼得宜陽郡邵郡（邵郡今絳郡垣縣宜陽今福昌郡）東師又至沙苑（其年東魏神武征大敗走）後文帝東征至河陰又西征至姑臧至武帝建德中東征及齊晉州城下○隋文帝廢諸郡以州治民大凡郡百九十縣千二百五十五東西九千三百里南北萬四千八百一十五里隋氏之盛極於此矣

通典卷第一百七十一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七十二

州郡二 序目下

大唐武德初改郡為州太守為刺史其邊鎮及襟帶之地置總管府以領軍戎至七年改總管府為都督府自因隋季分割州府倍多前代貞觀初并省州縣始於山河形便分為十道一曰關內道二曰河南道三曰河東道四曰河北道五曰山南道六曰隴右道七曰淮南道八曰江西道九曰劍南道十曰嶺南道既北殄突厥頡利西平高昌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萬六千九百一十八里高宗平高麗百濟得海東數千餘里旋為新羅靺鞨所侵失之又開四鎮即西境拓數千里于闐疏勒龜茲焉耆諸國矣景雲二年又分置二十四都督府分統諸州時議以權重不便尋罷之開元二十一年分為十五道置採訪使以檢察非法京畿（治西京城內）都畿（治東都）關內（多以京官遙領）河南（治陳留郡）河東（治河東郡）河北（治魏郡）隴右（治西平郡）山南東（治襄陽郡）山南西（治漢中郡）劍南（治蜀郡）淮南（治廣陵郡）江南東（治吳郡）江南西（治豫章郡）黔中（治黔中郡）嶺南（治南海郡）又於邊境置節度經略使式遏四夷（節度使八經略使三守捉）大凡鎮兵四十九萬人戎馬八萬餘匹每歲經費衣賜則千二十萬匹段軍倉則百九十萬石大凡千二百一十萬（開元天寶每歲邊用不過一百萬）鎮西節度使（人馬二千七百四）寧西撫綏龜茲焉耆國（治）

（所東八百里）于闐國（在治所南二千里）疏勒國（在治所西二千餘里）北庭節度使（治北庭都護府管兵二萬人馬五千匹衣賜四千八百匹段）防制突騎施堅昆斬啜（西北去突騎施二千餘里北去堅昆七千里東北去斬啜千七百里）管瀚海軍（北庭都護府城內開元中置管兵七千五百人馬二千四百匹）建康軍（張掖郡西二百里證聖初王孝傑置管兵五千三百人馬五百匹東去治所七百里）寧寇軍（張掖郡東北千餘里天寶二年置管兵千七百人馬百匹西去治所千餘里）玉門軍（酒泉郡西二百餘里武德中楊恭仁置管兵五千二百人馬六百匹東去治所千二百里）墨離軍（晉昌郡西北千里管兵五千人馬四百匹東去治所千四百里）豆盧軍（燉煌郡城內管兵四千三百人馬四百匹去治所七千里）新泉軍（會寧郡西北三百里大足初元振置管兵千人西去治所四百里）張掖郡守捉（東去治所五百里管兵六千三百人馬千匹）交城守捉（武威郡南二百里管兵五百人）白亭守捉（武威郡西二百里管兵千人）（武威郡西城五百里管兵千七百人）朔

方節度使（理靈武郡管兵六萬四千七百人馬萬四千三百匹衣賜二百萬匹段）捍禦北狄統經略軍（靈武郡城內管兵二萬七千人馬二千匹）豐安軍（靈武郡西黃河外百八十餘里萬歲通天初置管兵八千人馬千三百匹）定遠城（靈武郡東北二百里黃河外景龍中韓公張仁愿置管兵七千人馬三千匹）西城（九原郡北黃河內八千里景龍中韓公張仁愿置管兵七千人馬千七百匹西南去治所千餘里）安北都護府（在中受降城景龍中韓公張仁愿於黃河北岸置管兵六千人馬二千匹南去治所千三百餘里）東城（榆林郡東北二百里景龍中韓公張仁愿管兵七千人馬千七百匹西南去治所千六百餘里）振武軍（單于都護府城內天寶中王忠嗣置管兵九千人馬千六百匹西去治所千七百餘里）河東節度使（理太原府管兵五萬五千人馬萬四千匹衣賜百二十六萬匹段軍糧五十萬石）掎角朔方統天兵軍（太原府城內聖曆二年置管兵二萬人馬五千五百匹）雲中郡守捉（東南去單于府二百七十里調露中裴行儉破突厥置管兵七千七百人馬千二百匹東南去治所八百里）

大同軍（雁門郡北三百里調露中突厥南侵裴行儉開置管兵九千五百人馬五千五百匹）（治所八百餘里）橫野軍（安邊郡東北百四十里開[illegible]公張嘉貞移置管兵七千[illegible]千八百匹西南去理所九百里）定襄郡（去理所百八十里管兵三千人）雁門郡（[illegible]百里管兵四千人）樓煩郡（東南去理所二百五十里管兵三千人）岢嵐軍（[illegible]百里長安中李迥秀置管兵千人東南去理所二百五十里岢姑我反）范陽節度使（理范陽郡管兵九萬一千人馬六千五百匹衣賜八十萬匹段軍糧五十萬石）制臨奚契丹統經略軍（范陽郡城內管兵三萬人馬五千四百匹）威武軍（密雲郡城內萬歲通天二年置管兵萬人馬三百匹西南去理所二百里）清夷軍（媯川郡城內[illegible]史鄭崇述置[illegible]馬二百匹南去理所二百二十里）靜塞軍（漁陽郡城內管兵萬人馬五百匹南去理[illegible]百里）恆陽軍（常山郡城東開元中置管兵八千五百人）北平軍（博陵[illegible]元中[illegible]六千人）高陽軍（上谷郡城內管兵六千人）唐興軍（文安郡城內管兵六千人）橫海

軍（景城郡城南管兵六千人）平盧節度使（理柳城郡[illegible]七千五百[illegible]）（五百匹衣糧數失）鎮撫室韋靺鞨統平盧軍（柳城郡城內[illegible]元初置[illegible]六千人馬四千二百匹）盧龍軍（北平郡城內管兵萬[illegible]五百匹東去理所七百[illegible]）渝關守捉（柳城郡西四百八十里管兵三千人馬百匹去理所二百二十里）安東都護府（[illegible]西去柳城郡二百七十里管兵八千五百人馬七百匹）隴右節度使（[illegible]五千人馬萬六百匹衣賜二百五十萬匹段）以備西戎統臨洮軍（開元中移就節度衙管兵萬五千人馬八千四百匹）河源軍（西平郡西百二十[illegible]二年李乙夫置[illegible]千人馬六百五十匹）白水軍（西平郡西北二百三十里[illegible]年郭知運置管兵四千人[illegible]匹）安人軍（西平郡星宿川西開元七年置管兵萬人馬三百五十匹）振武軍（[illegible]三百里開元中信安郡王褘置兵千人）威戎軍（西平郡西北[illegible]臣仁父乳臣[illegible]二十六年置管兵千人馬五十匹）綏和守捉（西平郡西[illegible]開元二年郭[illegible]）

兵千人合川郡界守捉西平郡南百八十里貞觀中侯君集置管兵千人莫門軍臨洮郡城內儀鳳二年置管兵五千五百人馬二百匹寧塞軍寧塞郡城內臣亡父先臣希望開元二十六年置管兵五百人馬五十匹積石軍寧塞西百八十里儀鳳二年置管兵七千人馬一百匹鎮西軍安鄉郡城內臣亡父先臣希望開元二十六年置管兵萬三千人馬三百匹平夷守捉安鄉郡城西南四十里開元二年郭知運置管兵三千人劍南節度使理蜀郡管兵五萬九百人馬二千匹衣賜八十萬匹段軍糧七十萬石西抗吐蕃南撫蠻獠統團結營蜀郡城內管兵萬四千人馬千八百匹臨翼郡通化郡北百二十里管兵五百人通化郡維川郡東二百七十里管兵三百人維川郡通化郡西百七十里管兵五百人天寶軍平戎城東八十里在維川郡東開元二十八年章仇兼瓊置兵千人蓬山郡維川郡北管兵五百人交川郡臨翼郡北百里管兵二千八百人平戎城恭化郡南八十里開元二十八年章仇兼瓊開置管兵一千人去蜀郡八百里盧山郡

臨卭郡西二百里管兵四百人江源郡貞觀二十一年裴行方置管兵五百人洪源郡開元三年陸象先置管兵千人昆明軍越嶲郡南開元中移置管兵五千二百人馬一百匹寧遠軍越嶲郡西昆明縣南開元中置管兵五百人雲南軍管兵二千三百人澄川守捉雲南郡東六百里管兵三千人南江郡通川郡西二百五十里管兵三千人歸誠郡靜川郡東南管兵四百人嶺南五府經略使理南海郡管兵萬五千四百人輕稅當道自給綏靜夷獠統經略軍南海郡城內管兵五千四百人清海軍恩平郡城內管兵二千人桂管經略使始安郡管兵千人容管經略使普寧郡管兵千一百人鎮南經略使安南都護府管兵四千二百人邕管經略使朗寧郡管兵千一百人又有經略守捉使三以防海寇長樂郡經略使管兵千五百人東萊郡守捉管兵千人東牟郡守捉管兵千人天寶初又改州為郡刺史為太守大凡郡府三百二十

有八縣千五百七十有三羈縻州郡不在其中折衝府五百九十三鎮二百四戍三百九十三關二十七驛千三百八十八寺五千一百八十五觀一千八百五其地東至安東都護府西至安西都護府南至日南郡北至單于都護府南北如前漢之盛東則不及西則過之漢之東境有樂浪郡西境有燉煌郡今東極安東府則漢遼東郡也其漢之玄菟樂浪二郡並在遼東郡之東今悉為東夷之地矣今西極西安府其伊吾交河北庭安西則漢代戎胡所據皆未得而詳九州之區域在昔顓頊及于陶唐分而為九其制最大顓頊置九州堯時洪水先使禹理水還為九州舜分為十二州夏殷周並為九州則不同禹貢按周之本制起於顓頊辨其疆界始於禹貢今分別地理故以為首雍州西據黑水東距西河黑水今張掖郡西河則龍門之河今京兆華陰馮翊扶風汧陽新平安定彭原安化平涼靈武五原寧朔洛交中部延安咸寧上郡銀川新秦朔方九原榆林安北天水隴西金城會寧安

鄉臨洮和政寧塞西平武威張掖酒泉晉昌燉煌等郡地荊河州西南至荊山北距河荊山在今襄陽郡南其北境至于河今河南府陝郡之南境弘農臨汝滎陽陳留睢陽濟陰譙郡潁川淮陽汝陰汝南淮安義陽武當漢東等郡地豫州唐虞之都以餘州所至則是其境西境雍州南境荊河州東境兗州皆以河為界河自今文城絳郡西龍門南流至華陰東過今汲郡黎陽縣東大伾山又東入于海今河內汲郡鄴郡廣平鉅鹿信都趙郡常山博陵河間文安饒陽上谷范陽順義歸化歸德嬀川漁陽密雲北平柳城河東絳郡陝郡之北境平陽高平上黨樂平陽城大寧文城西河太原昌化樓煩鴈門定襄安邊馬邑雲中單于等郡地兗州舊為濟河之間孔安國云東南據濟西北距河禹貢云導沇水東流為濟入于河溢為滎東出于陶丘北又東至于菏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顏師古云導沇泲而為濟截河又為滎澤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南菏郡菏澤過菏澤又與汶水會北折而東入海也按沇水出今河南府王屋縣山東流濟源縣而名濟水滎澤在今滎陽郡滎澤縣也定陶今濟陰郡也菏澤在今魯郡縣汶水今魯郡萊蕪縣濟水

君王莽末旱渠涸不復截河過今東平濟南淄川北海界中有水流入于海謂之清河實菏澤汶水合流亦曰清河蓋因舊名非本水也諸家所說地理若皆云清河郡禹貢兗州之域又按禹貢云洛汭至于大伾北過洚水至于大陸北播為九河入海河自周定王五年徙流禹之所道漸以湮塞至秦始皇二十二年攻魏決河灌其郡決處遂大不可復補魏郡則今陳留郡漢武元封三年春河又徙從頓丘東南流入渤海頓丘即今縣也渤海郡即今景城郡地其下決於瓠子東南通于淮如瓠子在今濮陽縣西界時丞相田蚡食邑鄃鄃在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災邑收入多鄃即今平原郡平原縣稱以知自周及秦至漢其河已在今魏郡平原之界又王莽時司空掾王橫云禹之行河水本隨西山下東北去自周時所徙宜今卻徙更開空使緣西山足乘高地而東北入海乃無水災西山則太行恒山也

又按洚水在今清河郡經城縣界大陸澤在今鉅鹿郡[illegible]

[illegible]

青州東北據海西距岱海岱齊南山[illegible]

徐州東據海北至岱南及淮[illegible]

梁州東據華山之陽西距黑水[illegible]郡東海琅邪郡地是[illegible]

陽之西南[illegible]巴蜀之地皆是也今上洛漢中洋川安康房陵通川巴山南平[illegible]

[illegible]

揚州北據淮東南距海[illegible]

[illegible]荊州北據荊山南及衡山之陽[illegible]

[illegible]其雍州西境流沙之西荊州南境五嶺之南所置郡縣並非九州封域之內也議曰堯使鯀理水功不成復使禹理之又舜歷試禹因理水遂別九州故尚書云東漸于海西被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禹錫玄圭告厥成功孔安國注云堯錫玄圭以明之又舜自登庸二十年始居攝位歷十有二州注云舜始以禹理水之後舜始置十二州分冀州為并州幽州分青州為營州其後八年堯崩舜咨四岳曰有能奮庸熙帝之載使宅百揆亮采惠疇僉舉禹為司空舜曰汝平水土惟時懋哉注云四岳同辭而舉言禹理洪水有成功言

可用故舜然其所舉稱其前功以命之懋勉也惟居是百揆勉行之則禹之績不在堯代舜未居攝以前也而史記云堯崩後舜以禹為司空命平水土以開九州又按自鯀理水績用不成後至堯崩凡二十八載洪水為害下民昏墊豈有年踰二紀方使伯禹理之漢書亦云堯遭洪水天下分絕為十二州禹理水更制九州則九州在十二州之後乃與舜典乖互不同馬季長云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分燕置幽州分齊為營州則十二州在九州之後也與孔注符矣若稽其證據乃子長孟堅之誤矣凡國之分野上配天象始於周季定其十二其地可辨漢史曰秦地東井輿鬼之分野其界自弘農故關以西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西河安定天水隴西南有巴蜀廣漢犍為武都西有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又西南有牂柯越巂益州皆宜屬焉今京兆郡上洛華陰之西境弘農之南境扶風新平安定彭原靈武五原寧朔洛交中部延安咸寧上郡銀川安化之北境西河之西新秦朔方天水隴西金城會寧安鄉寧塞西平武威張掖酒泉晉昌敦煌通川寧山南平涪陵南川瀘川清化始寧咸安符陽巴川南賓南浦閬中南充安盛山雲安寶為陽安仁壽通義和義資陽南溪武河池同谷順政和政陰平油江饒昌晉安巴西梓遂寧綿郡德陽濛陽唐安臨邛盧山洪源越巂雲洛川蒲川義象夜郎沐漢郡地○魏地觜觿參之分野觿音許隨反得漢之高陵以東盡河東河內南有陳留及汝南之召陵隱彊[illegible]新汲西華長平潁川之武

陽郾許傿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卷皆魏分野今馮翊之南境華陰之東境弘農之北境河東平陽文城大寧昌北之南境絳郡陝郡之北境河內之西境河南府之北境滎陽之東境淮陽之北境汝南之北境陳留及許昌之西境皆是韓地角亢氐之分野得漢之南陽及潁川之父城定陵襄城潁陰長社陽翟郟城東接汝南西接弘農得新安宜陽皆韓分野今鄭郡之河南地河南之西境南境東境滎陽臨汝潁川之西境淮安漢東義陽之西境南陽武當等是周地柳七星張之分野得漢之河南雒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是其分野按周之封域其西料今河南洛陽壤鄰東至緱氏鞏縣南得伊闕北至于河當戰國之時其境最狹東西南北才百餘里趙地昴畢之分野得漢之信都真定常山涿郡之高陽鄚州鄉廣平鉅鹿清河河間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皆趙分野今鄴郡清河信都平鉅鹿趙郡長山博陵河間文安饒陽博平之北境景城之北境高平上黨樂平陽城榆林九原安北太原定襄雲中單于鴈門之西境樓煩之南境西河之東境燕地尾箕之分野得漢之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上谷代郡鴈門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有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燕分野樂浪玄菟亦宜屬焉今上谷范陽順義歸化歸德媯川漁陽密雲北平柳城安東馬邑安邊鴈門之東境接樓煩之北是也樂浪玄菟今為東夷所據衛地營室東壁之分野得漢之東郡汲郡之黎陽河內之野王朝歌皆衛之分野今靈昌汲郡魏郡濮陽之西北境博平之西南境河內之東境皆是宋地房心之分野得漢之沛梁楚山陽濟陰東平及

東郡之須昌壽張皆宋分野今睢陽譙郡濟陰彭城東平魯郡之西境濮陽之東南境臨淮之西境皆是齊地虛危之分野得漢之淄川東萊琅邪高密膠東泰山城陽千乘清河以南勃海之高樂高城重合陽信濟南平原皆齊分野今北海濟南淄川東萊東牟高密琅邪之北境魯郡之北境濟陽之東南樂安平原景城之南境博平之東境皆是魯地奎婁之分野得漢之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臨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魯分野今魯郡之東南境東海郡之南境臨淮之東境皆是楚地翼軫之分野得漢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漢中汝南郡盡楚分野今汝陰汝南之南境淮陽之南境漢中洋川安康房陵巴東夷陵襄陽竟陵富水義陽之東境安陸齊安漢陽蘄春弋陽江夏巴陵長沙衡陽零陵江華桂陽連山邵陽始安之北境始興武陵澧陽黔中寧夷盧溪盧陽靈溪潭陽清江等郡皆是

吳地斗之分野得漢之會稽九江丹陽章郡廬江廣陵陸安臨淮郡盡吳分野今廣陵淮陰臨淮永陽歷陽廬江同安宜城丹陽晉陵吳郡吳興餘杭新定新安會稽餘姚臨海縉雲永嘉東陽信安鄱陽潯陽章郡宜春廬陵南康臨川建安長樂清源漳浦臨汀皆是越地牽牛婺女之分野得漢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越分野今潮陽南海義安海豐恩平南陵招義臨賀高要尋江感義臨江扶南晉康臨封開陽高涼始安之南境平樂蒙山正平開江連城鬱林平琴安城賀水常林象郡龍城融水朗寧南潘懷澤寧仁定川新興晉寧陵水南昌寧越寧浦橫山懷德龍池安南九真武峩龍水忻城福祿文陽安樂日南承化銅陵永定玉山合浦海康蒼梧懷德臨潭樂古溫水湯泉其餘十一境非諸國分野之內也議曰按左傳周文王魯哀公之時吳為越所滅其後六十九年至威烈王始命韓趙魏為諸侯後十七年安王之時三

國共滅晉而分其地後五十六年顯王之時而越為楚所滅又按所列諸國分野具於班固漢書及皇甫謐帝王代紀下分區域上配星躔固合同時不應前後當吳之未亡天下列國上有數十其時韓趙魏三卿又求為諸侯晉國猶在豈分其土地自吳滅至分晉凡八十八年時既不同若為分配又按諸國地分畧考所在封疆詳辨隸屬甚為舛互不審二子依據漢書又云今之蒼梧鬱林合浦交阯九真南海日南皆越分野夏少康庶子封于會稽後二十餘代至勾踐滅吳稱伯後六代而亡後十代至閩君搖漢復立為越王都東甌則今永嘉郡也是時秦南海尉趙佗亦

稱王五嶺之南皆佗所有也又按越之未封在於會稽至勾踐強盛有江淮之地天子致胙號稱霸王正當戰國之時凡得百四十二歲後至秦漢方有閩搖雖虛引其歷代興亡而地分星躔皆不相涉及趙佗奄有時代全乖未知取舍何所準的凡為著述誠要審詳者也但編舊文不加考覈遞相因襲是誤後學祇恐本將諸國上配天文既多舛謬或無憑據然已載前史歷代所傳今且依其本書別其境土蓋備一家之學亦無闕也其諸郡歷代所屬則各具正于本篇有覽之者當以見察凡郡之土宇秦氏分制罷侯置守列為四十其境可知內史雍州之域今京兆華陰馮翊扶風

陽新平及涇州之北地邠州之域今定安彭原安化域雖川郡皆是北地郡涼靈武五原平涼等郡地

隴西（雍州之域今天水隴西金城安鄉和政及梁州之域河池郡地皆是）上郡（雍州之域今洛交中部延安咸寧上郡銀川新秦朔方等郡皆是）九原（雍州之域今九原安北皆是）三川（荊河州之域今河南府陳留臨汝滎陽及陝郡河內之地弘農郡是）

南陽（豫州之域今南陽武當淮安郡及荊州之北境是）上谷（冀州之域今上谷范陽文安郡及嬀川郡地是）鉅鹿（冀州之域今鉅鹿信都趙郡之地是）漁陽（冀州之域今漁陽密雲郡是）右北平（冀州之域今北平郡之東是）遼西（冀州之域今柳城郡及北平郡之西境是）遼東（青州之域今安東府之地是）河東（冀州之域今河東絳郡文城及平陽大寧郡之北境今州等郡是）

等郡上黨（冀州之域今上黨高平樂平陽城等郡是）太原（冀州之域今太原西河昌化等郡是）代郡（冀州之域今安邊郡及馬邑之南境是）鴈門（冀州之域今鴈門定襄郡及樓煩郡之北境是）雲中（冀州之域今雲中及單于府及馬邑郡之北境是）東郡（兗州之域今東平濟陽及濟陰郡是）琅邪（青州之域今琅邪高密東平郡之地是）齊郡（青州之域今北海淄川高密等郡是）薛郡（徐州之域今魯郡是）泗水（徐州之域今彭城臨淮郡之地是）

漢中（梁州之域今漢中洋川安康郡之地是）巴郡（梁州之域今巴川南平清化始寧咸安南充潾山涪陵巴郡等郡是）蜀郡（梁州之域今蜀郡廣漢德陽通化臨邛普安陰平之地是）九江（揚州之域今壽春廬江同安弋陽郡鍾離郡是）鄣郡（揚州之域今宣城丹陽新安郡及新定餘杭吳郡之地是）會稽（揚州之域今會稽餘姚晉安信安臨海永嘉縉雲吳興郡皆是）黔中西境皆是

長沙（荊州之域今長沙衡陽巴陵湘潭江華桂陽武陵澧陽郡地皆是）閩中（今建安長樂清源漳浦臨汀郡地皆是）南海（揚州之南境今南海始興高要新興恩平海豐義寧臨封晉康蒼梧感義開陽等郡地是）桂林（今始安臨賀平樂蒙山象郡朗寧開江龍城郡及今合浦寧越潯江安南等郡地是）象郡（今日南九真文陽安定南昌承化安南水路郡皆是）

其餘郡府自漢已後歷代開拓四夷之地（安西北庭武威張掖酒泉晉昌敦煌伊吾交河西平寧塞臨洮合川南賓化安夷安黔溪南寧通義仁壽南溪蓬山洪源黔中珍川夜郎播川清化等郡及雲南）

象泰象郡南海潮扶南正平樂古珠崖昌化延德瓊山萬安郡地皆是爰自漢代至于有隋或郡國參置或年代短促州部無恒增省而衆離合不一驅理難詳○大唐因循舊制立為郡縣又分天下為十五部京畿（京兆華陰扶風馮翊新平上洛安康郡是）關內（安定彭原汧陽中部延安洛交朔方安化靈武榆林等郡是）河南（河南陝郡滎陽臨汝睢陽譙郡淮陽汝陰潁川陳留濟陰濮陽東平魯郡東海琅邪北海高密東萊東牟淄川濟南彭城臨淮弘農汝南安陸等郡是）河東（河東絳郡文城平陽西河太原樂平昌化鴈門馬邑定襄上黨高平陽城等郡是）河北（魏郡汲郡廣平鉅鹿信都博陵常山饒陽趙郡平原清河景城漁陽北平范陽上谷文安歸化密雲嬀川等郡是）隴右（武威張掖酒泉晉昌敦煌伊吾交河安西天水隴西金城臨洮和政安鄉西平寧塞合川懷道同谷武都等郡是）山南道（江陵南陽淮安等郡）

州郡三

古雍州上 今置郡府二十四縣百三十一

京兆府 雍州 二十三縣 萬年 長安 咸陽 醴泉 昭應 櫟陽 宜壽 金城 奉天 好畤 華原 鄠 三原 高陵 富平 美原 奉先 藍田 雲陽 涇陽 武功 同官

華陰郡 華州 三縣 鄭 下邽

馮翊郡 同州 七縣 馮翊 韓城 朝邑 河西 白水 郃陽 澄城

扶風郡 岐州 九縣 雍 陳倉 普潤 扶風 麟遊 郿 [illegible]陽 岐山 虢

汧陽郡 隴州 五縣 汧陽 華亭 汧源 南由 吳山

新平郡 邠州 四縣 新平 永壽 三水 宜祿

安定郡 涇州 五縣 安定 良原 陰盤 靈臺 臨涇

彭原郡 寧州 六縣 定安 襄樂 羅川 定平 彭原 豐義

安化郡 慶州 十縣 安化 方渠 華池 懷安 樂蟠 同川 洛源 合水 馬嶺 延慶

平涼郡 原州 五縣 高平 百泉 平涼 他樓 蕭關

靈武郡 靈州 六縣 迴樂 溫池 靈武 鳴沙 懷遠 保靜

五原郡 鹽州 二縣 五原 白池

寧朔郡 宥州 三縣 延恩 懷德 歸仁

洛交郡 鄜州 五縣 洛交 直羅 洛川 甘泉 三川

中部郡 坊州 三縣 中部 宜君 鄜城

武當房陵漢東竟陵富水巴東夷
陵雲安南賓武陵澧陽南浦郡是
洋川順政河池益昌咸安盛山
始寧南平符陽潾山[illegible]犍為
巴西普安閬中資陽臨邛通化交川越嶲南溪遂寧
仁壽[illegible]

山西道

漢中通川
巴川清化

劍南

蜀郡唐安濛陽
德陽通義梓潼

臨翼歸誠江源靜川恭化維

淮南

江南東

江南西

黔中

嶺南

川洛春工汀長淮永
夷川巴[illegible]津寧陰陽和
常林正平嶁山臨潭扶南海東蒼梧鬱林
崖琼陵東定恩平樂水昌化海南
平零賀合浦安樂溫水連城王山南昌
定川陵安寧開平

今辨禹貢九州并南越之地歷代郡國折於其中其有本非州之區域則以鄰接附入云爾

梁州臨翼歸誠[illegible]川 蔡化維川雲山蓬山

延安延州九縣 膚施 延昌 豐林 敷政 延長 臨真 延川 金明 延水

咸寧丹州五縣 義川 汾川 咸寧 雲岩 門山

上郡綏州五縣 龍泉 延福 城平 大斌 綏德

銀川銀州四縣 儒林 真鄉 撫寧 開光

新秦麟州三縣 新秦 銀城 連谷

朔方夏州四縣 朔方 長澤 寧朔 德靜

九原豐州三縣 九原 豐安 永豐

榆林勝州二縣 榆林 河濱

安北無縣

古雍州

禹貢曰黑水西河惟雍州西據黑水東距西河即龍門之河也在冀州西故曰西河黑水出今張掖郡雞山南流至今敦煌郡經三危山過今南沃郡西入南海弱水既西弱水今張掖郡張掖縣界理使西流至合黎今黎亦張掖郡界中涇屬渭汭涇水出今平涼郡平高縣渭水出今隴西郡首陽縣鳥鼠山水北曰汭言涇水入於渭經漆川而入河也在今新平郡宜祿縣水經云汭經宜祿川洛曰宜祿漆沮既從灃水攸同漆沮之水今京兆府華原富平界亦曰洛水灃水出今長安縣之南山言漆沮既從入渭灃水亦來同也荊岐既旅荊山在今富平縣岐山在今扶風郡岐山縣荊山在岐東言二山理成可旅祭終南惇物至于鳥鼠終南惇物二山皆在今長安及武功二縣鳥鼠山在今隴西郡首陽縣西南言自終南西至于鳥鼠原隰厎績至于豬野高平曰原下濕曰隰豬野地名言皆致功也今武威郡姑臧縣即豬野澤三危既宅三苗丕敘三危山名言可居也三苗本有苗氏之族今長沙衡陽閒是從居于此分而為三故言三苗皆大得其次敘也三危山在今燉煌郡界厥土

黃壤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積石山在今西平郡龍支縣龍門山在今絳郡龍門界皆河水所經會于渭汭逆流曰會自渭北涯逆水西上舜置十二牧雍其一也以其四山之地故曰雍州亦謂西北之位陽所不及陰[illegible]雍閼周禮職方正西曰雍州其山曰嶽即吳岳在今陽郡吳山縣藪曰弦蒲在汧陽郡汧陽縣川曰涇汭汭在邊地詩大雅公劉之篇曰汭鞫之即浸曰渭洛洛即漆沮其利玉石人三男二女畜宜牛馬穀宜黍稷兼得禹貢梁州之地矣周自武王克殷都於酆鎬則雍州為王畿酆邑在酆水鎬京在酆水之東並在今長安縣界及平王東遷雒邑以岐酆之地賜秦襄公乃為秦地矣至孝公作為咸陽築冀闕從都之故謂之秦川亦曰關中也關中記云東自函關弘農郡靈寶縣界西至隴關今汧陽郡汧源縣界二關之間謂之關中東西千餘里其在天文東井輿鬼則秦之分野漢之京兆扶風馮翊北地上郡安定天水隴西金城武威張掖酒泉燉煌皆其分地今京兆扶風馮翊華陰之西境汧陽新平安定彭原安化靈武五原寧朔洛交中部延安咸寧上郡郡川新秦朔方天水西平金城會寧安鄉和政寧塞西平武威張掖酒泉晉昌燉煌等郡兼得魏趙之交魏之高陵以東今馮翊之南境華陰之東境也宜關魏地之雲中五原之境今榆林九原安北屬趙始皇置四十郡此為內史今京兆華陰馮翊扶風汧陽新平等郡是上郡今洛交中部延安咸寧上郡銀川新秦朔方等郡地北地今安定彭原安化平涼靈武五原寧朔等郡地九原今九原北地是隴西今天水隴西金城會寧安鄉等郡地是及雲中之西南境今榆林郡其餘郡縣自漢以後歷代開置其伊吾以西並雍州之封域外羌胡地也臨洮武威張掖西平寧塞酒泉晉昌燉煌古雍州域內地而非秦所置郡之境也伊吾交河北庭安西則雍州域外秦滅項籍分秦地為三國[illegible]

通典卷一百七十三 三

章邯為王都廢丘今京兆府金城郡塞以司馬欣為王都櫟陽今縣翟董翳為王都高奴今延安郡金明縣謂之三秦漢武帝置十三州以其地西偏為涼州領郡十今上郡以北朔方九原榆林新秦銀川之地屬并州蓋以地處西方常寒涼也又置司隸領三輔謂京兆左馮翊右扶風後漢時司隸涼州並如前代州理於隴今天水郡隴城縣魏分河西為涼州分隴右為秦州三輔仍舊屬司隸改京兆尹為太守馮翊扶風各除左右晉置雍州領郡國七理京兆涼州領郡國八理武威今郡秦州領郡六理上邽今天水郡惠帝之後劉聰石勒苻堅姚萇相繼據之及姚泓為宋武帝所滅後屬赫連勃勃其州縣之名不可得而紀也後魏以其地置北秦雍南秦三州雍州理長安即今京兆郡地北秦州理天水今天水郡上邽縣南秦州理洛谷城今天水郡伏羌縣秦隴得古雍州之地

迨西魏以後及于周氏分裂制置其名甚多不可悉數隋氏置司隸刺史分部巡察而不詳所統餘州皆然大唐分置十五部此為京畿京兆府華陰馮翊扶風新平等郡關內道安定彭原汧陽中部洛交安化靈武榆林延安上郡咸寧銀川平涼九原會寧五原新秦朔方安北等郡隴右道武威天水安西北庭交河晉昌西平隴西燉煌酒泉金城安鄉寧塞臨洮和政張掖伊吾寧郡

京兆府東至華陰郡百八十里南至洋川郡六百二十里西至扶風郡二百十七里北至中部郡三百十一里東南至上洛郡三百里西南至洋川郡六百里西北到新平郡三百十里東北到馮翊郡二百七十里去西京二百二十里去東京八百三十一里戶三十三萬四千六百七十口九十二萬三十一

今之雍州理長安萬年二縣周之舊都平王東遷而屬秦始皇以為內史地漢高祖初屬塞國後更為渭南郡尋罷後為內史武帝分為右內史秦於此分涇水置鄭渠溉田四萬餘頃漢置白渠溉田四千五百餘頃後更分京兆尹領縣十二後漢因之十魏改尹為守後改為秦國後復為京兆國晉為京兆郡兼置雍州領郡國七理於此後魏亦然後周復為京兆尹隋初置雍州煬帝改為京兆郡大唐初復為雍州開元三年改為京兆府凡周秦漢晉西魏後周隋至于我唐並為帝都周謂幽王以上漢謂西漢晉謂愍帝數都者于此凡四年後魏孝武帝自洛陽來都之是為西魏凡四主得二十二年而禪後周其間王莽更始劉曜苻堅姚萇亦都于此前趙劉曜為石勒所滅前秦苻堅為姚萇所滅後秦姚泓為晉將劉裕所滅今號西京漢高帝自櫟陽徙都長安至惠帝方築城今西古城是也至隋文帝開皇二年移築新都號大興城今城是也武德以來稱京城開元元年十二月稱西京是今領縣二

十三萬年漢有萬年縣屬左馮翊今在櫟陽東北二十五里櫟陽故城是至後周始于長安城中置萬年縣隋改為大興縣武德初復舊有白鹿原亦為之上霸陵也有軹道秦子嬰降處有少陵原則漢宣許后陵也水產水則荊漢獨柳水下虎也則水御循川漢武帝旋觀層宿杜川故名之漢南陵縣滅在今縣東南二十四里文有漢杜城則周之杜伯國地更始墓在今縣東北長祭本淮乃南文帝更名長安漢高帝置周文王作酆今縣西北靈臺豐水上是也武王理鎬今昆明池北鎬陂是也有阿房宮終南山龍首山細柳原周亞夫所屯處坤元錄云漢長樂宮在縣北故城中又有渭水豐水鎬水又有定昆池大唐神龍中安樂公主侍寵請昆明池中宗不與主發怒自以家財別穿池號曰定昆池鄠夏有扈國亦謂之觀邑至齊改為鄠姚察訓纂云扈扈鄠三字一也殷有崇國皆在此界有甘亭啟戰處藍田秦稱縣出美玉後周閔帝置藍田郡武帝省郡玉之美者曰球次曰藍蓋以縣出玉故名之藍田有關秦嶢也今領在此界咸陽周文王葬畢於在西北初王季都之後畢公封焉今縣東十五里有故咸陽城則秦所都也漢渭城縣故城在今縣東北即秦之杜郵白起死于此也有長陵城漢高陵

處陝以名縣漢武帝作長安城西門曰便門橋
與門相對因號便門橋今名便橋在縣東後周
醴泉
漢谷口縣地故城在今縣北西縣界寧夷墓周
改為秦郡有北峻山隋改為醴泉縣有嵯峨武軍
三原
漢池陽縣除地符堅于嶻嶭山北置三原護軍
後魏置三原縣嶻嶭山嶭五結北宮
雲陽
漢雲陽縣地有故甘泉宮即秦林光宮所謂之
之甘泉宮也晉書云即本匈奴鑄金人祭天所
休屠金人有
涇陽
本秦舊縣地昭王弟封涇陽君
國渠大白渠鄭
即此漢涇陽縣在今平涼郡界
涇陽故城是也後白渠及晉白渠北地
有長平坂堅水大白渠中白渠初白渠
櫟陽
秦獻
公自雍徙居漢高元年封司馬欣為塞王
年縣為帝置二高帝華太上皇于萬陽陵
年縣為陵邑彰縣故武陽文亦云資中城後分
帝分萬年置廣陵二縣帝于分為城是置
年宮萬年入舊宣年更城長理魏文置水
仍移實陽縣左馮萬右縣都即今南其縣新在
癸漢舊縣高陵縣屬京光自所之本漢時豐今
陵年故為陵故城是也後魏此以渭陽符姚所
敕一里高有後秦始芙泉
縣居今所
高陵
渭陽
有渭城縣故置名高祖都長樂陵漢武帝以為
名秦有城邑為武帝太后改日昭應
縣秦城以為之地後秦後置
置取名為昭應
昭應
本周驪戎國秦驪邑漢新豐縣
帝四年改日會昌後改為昭應
有溫泉宮後改為華清宮
漢新豐縣在今縣東十八里
漢高帝以太上皇思東歸故作新豐
水亭漢高帝立項伯此
皇陵漢成帝時昌陵有戲
帝改割其地名魏里武帝又割置平陵縣
漢高帝改為平陵後魏改為始平郡
金城
所九築中不如何代人姚萇馮
嵬即此也
富平
本漢舊縣後漢移富平此地今彭原郡界
于今西南有懷德城後周改為中華郡武太后天授二
年屬宜州有荊山漆水西有魏文帝陵後周武帝
陵
武功
本漢舊縣屬扶風後魏始平郡後周置武功郡
美陽縣故城在今縣北七里又于此置武功郡
為美陽縣故城在今縣北七里
後周武帝省武功郡及美陽縣入其地
蜀衆黎城在今縣西南二十二里其年又置武功縣
屬扶南郡即今縣是隋恭帝義寧元年為稷州
之復故武后天授二年為稷州壽
出將頒山
好畤
漢舊縣有好畤祠
美原
本漢頻陽縣
同官
本漢祋祤縣地後周置同官縣
奉天
本漢好畤縣地後周置宜州
華原
奉先
華京
華陰郡
東至弘農郡二百三十五里南至武當山闊
阻遠無路取郡西京路一千一百十九里西至
京兆府百八十里北至成寧郡三百三十里東南
到上洛郡二百里隔華山西南到洋州山闊阻遠
無路取京路八百七十八里西北到中部郡二百二十里
東北至馮翊郡七十八里去西京百八十里去東
京六百七十里戶二萬二千七
百四十四口一十萬八千三百
華州（今理鄭縣）周為畿內之國，鄭桓公始封之邑，其地一名咸林（國語曰鄭桓公為周司徒采地咸林）。春秋時為晉地（左傳曰晉侯許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南及華山）。戰國為秦魏二國之境（今華陰郡有古長城則秦之分境）。西嶽華山在焉。秦為內史地，漢屬京兆尹，後漢為京兆、弘農二郡。魏晉皆因之。後魏置華山郡，後又於華山郡北置東雍州，西魏改東雍州為華州（今馮翊郡）。隋初郡廢而華州如故，煬帝初州廢，以其地屬京兆

馮翊郡大唐後置華州垂拱元年改爲泰州尋復舊

或爲華陰郡領縣三 鄭（有少華山漢舊縣） 華陰（故魏之陰晉秦曰寧秦漢曰華陰武太后改曰仙掌大華山在南有潼關左傳所謂桃林塞是也本名衝關河自龍門南流衝激華山東故以爲名按秦函谷關在漢弘農郡弘農縣即今虢州靈寶縣界武帝元鼎三年徙于新安縣界至後漢獻帝初平二年董卓爲帝所章出四谷附司此以首其關並在新安其後二十年至建安十六年曹公敗馬超于潼關門是中間徙於今在國之巨友不爲細事史官關載斷亦失之華獄內北窮其栢斑二于餘孫後晉文帝於道有後漢太尉楊衣及府堅泰丞相王猛泉令疲關內道北行楊畫碑見存問文帝破東魏軍殺大於簡泰于此其潼谷關者四水立齊故居岳西征賊云北英卷以府潼喈大業七年穀下南北韓城門坑戲鹽谷置去舊關四里餘至大閏厌殺二守移守北近河陽路玄宗廣元十二年于華州乎鄭內之連麗立碑御裴其文及衛書舊路在岳北閃是陽丁亦奇陝關司咥做縣任今縣理東北五十理是） 下邽（秦漢舊於取壯及之人所來路此縣又有漢蓮內縣故城在東北）

馮翊郡（東至河東郡八十一里南至華陰縣七十八里西至華陰郡下邽縣八十九里北至中部郡鄜城縣二百四十二里東南到華陰郡華陰縣東北界七十八里西北到京兆府同官縣九十五里東北到絳郡龍門縣界百六十六里去西京一百七十里去東京六百二十里戶五萬八千五百六十一口三十八萬五千五百六十）

同州（今理馮翊縣） 春秋時屬秦晉戰國時秦魏二國之境（洛史口自高陵以東皆魏分） 始皇平天下爲內史地項羽分爲塞國

漢高帝初置河上郡後復爲內史景帝時爲左內史

武帝改爲左馮翊後漢因之魏除左字但爲馮翊郡

晉因之後魏亦然兼置華州西魏改華州爲同州（以洛周既從澧水縱同口二水至同流入渭以城居其地故以同州） 而馮翊郡如故隋

初廢郡煬帝初州廢後置馮翊郡大唐爲同州或爲

馮翊郡領縣七

馮翊（古芮國漢臨晉縣地有沙苑北齊神武爲後周文帝所敗又有洛水商原商原所謂商顏） 朝邑（古大荔戎國漢臨晉縣故城在西南有蒲津關河橋秦后子奔晉造舟于河通秦晉之道有長春宮後周武帝有苦泉其水鹹苦羊飲之而肥美今泉側豐羊牧） 白水（秦文公分清水爲白水冋此漢彭衙縣故城在今縣東北左傳云秦晉戰于彭衙即此也亦漢粟邑觀地後魏置今縣） 澄城（黃之徵縣有神坊在今州西三十里漢武帝時莊熊羆上言穎穿洛以重泉以東爲置穿自徵引洛水至商顏下按坑即龍首渠之尾也後魏置澄城縣徵澄音相近故名秦王宮城在今縣西北是） 韓城（古韓國謂之少梁漢爲夏陽縣有梁山禹貢治梁及岐詩韓奕梁山是也有韓原即左傳秦晉戰于韓原是也有龍門山即禹導河至于龍門是也魚集龍門上即爲龍皆在此龍門戒在縣東北梓渝岐又有龍門閑後閑分夸郃陽及今縣） 郃陽（漢舊縣在今郃水之陽郃大雅大明之詩所謂在郃之陽有陬首水纍馬城郭苦姑反） 河西（武德三年置有劉仲城漢高帝兄封子比有長城魏書所京以衛秦姚武壁伏陸壁北在縣西北皆儉固）

扶風郡（東至京兆府二百十七里南至漢中郡六百七十里西至汧陽郡百五十九里北至安定郡二百六十里東南到京兆府界百十五里西南到河池郡百里西北到安定郡三百里東北到新平郡百六十二里去西京二百七十里去東京千一百七十里戶五萬七千七十口二十七萬五千六百七十）

岐州（今理雍縣） 春秋以來爲秦都（秦德公元年初居雍至獻公始徙櫟陽） 始

皇平天下爲內史地漢高初屬雍國後分爲中地郡

復爲內史武帝分雍爲右內史後置主爵中尉（後更名都）

尉又改爲右扶風魏除右字但爲扶風郡亦爲重鎮（曹公使張郃屯陳倉建興中諸葛亮攻陳倉及郃皆不拔） 晉因之後魏置平秦郡

兼置岐州（後魏亦有扶風郡好畤始平美陽溫理鹽厗五縣非今郡地） 西魏改平

秦爲岐陽郡隋初郡廢置岐州煬帝初州廢置扶風

郡。大唐為岐州，或為扶風郡。領縣九：雍（秦舊都。有汧水所經。有岐陽宮、秦回中宮，在縣西。漢文帝十四年，匈奴入蕭關，燒回中宮，候騎至雍，即此。）扶風（後周置。）郿（漢舊縣。秦寧公徙居平陽，即此。斜水自北入渭。董卓郿塢在此，高厚七丈，號曰萬歲塢。有太白山、終南山。東積石原，西鎮石原、五丈原。）岐山（漢雍縣地。有岐山。周文王徙于岐，即此縣也。五將山，苻堅為姚萇將吳忠所執于此。）陳倉（漢舊縣。魏號為重鎮。明帝太和年，蜀將諸葛亮攻圍，郝昭守之，不拔。于此置顯州，有汧水、大散關。故城在縣南。）麟遊（隋置鳳棲郡，改為麟遊郡。元年廢郡，置麟州，有九成宮，即隋仁壽宮，隋文帝所于此。）岐陽（漢杜陽縣。古虢之西，谿有磻磯，大公釣魚于此。）普潤（隋大業初置。）

汧陽郡東至扶風郡百五十九里，南至河池郡四百三十里，西至天水郡三百里，北至安定郡百六十五里。東南到扶風郡百六十五里，西南到天水郡百十里，西北到平原郡界百八十里，東北到安定郡百六十里。去西京四百六十五里，去東京二千三百二十五里。戶二萬二千八百六十八，口一萬七千三百九十。

隴州（今理汧源縣）春秋秦國之地。始皇屬內史，漢屬右扶風。後漢、魏、晉屬扶風郡。西魏置隴東郡，兼置東秦州，後改為隴州，因隴山為名。隋初郡廢，而隴州如故。煬帝初州廢，以其地入扶風郡。大唐復置隴州，或為汧陽郡。領縣五：汧源（漢汧縣故城在今縣南。有弦蒲藪，汧水出汧山。隴山一曰隴坻，漢隴關。王莽命右輔將王福曰汧隴之縣，西當戎狄。今名大震關，在之縣西。）汧陽（漢汧縣地。後魏置汧陽郡。）吳山（漢汧縣地。有吳岳。後魏孝文于此置長蛇縣。）華亭（有汭水。職方曰其川涇汭。）南由（隋故安夷關，在今縣西。）

新平郡東至中部郡三百二十五里，南至京兆府二百八十二里，西至安定郡百九十里，北至彭原郡百四十二里。東南到京兆府三百十里，西南到扶風郡百六十里，西北到安定郡百九十里，東北到中部郡三百十五里。去西京二百八十里，去東京千二百三十里。戶二萬二千五百七十六，口十二萬一千五百六十。

邠州（今理新平縣）古豳國，公劉居豳，即其地也。（豳故邑是。）秦始皇屬內史，漢為右扶風、安定、北地三郡地。後漢末置新平郡，兼得安定為二郡地。魏、晉亦同。西魏置豳州，後周及隋皆因之。煬帝初州廢，以其地為安定、北地二郡。大唐復置豳州，開元十三年改豳為邠，其後或為新平郡。領縣四：新平（漢漆縣。苻堅墓在此。）三水（漢栒邑縣地。西魏置恒州。亦漢栒邑縣地，故城在今縣東北。）永壽（武德二年置。故城在縣西，其南……後魏宋置在縣北，其西南……）宜祿（……）

安定郡東至彭原郡一百七十里，南至扶風郡二百六十里，西至彭原郡百八十五里，北至安化郡百二十里。東南到新平郡一百九十里，西南到汧陽郡百六十里，西北到平涼郡二百八十七里，東北到彭原郡百八十里。去西京四百八十七里，去東京一千二百八十里。戶三萬五百五十五，口十七萬五千五百六一。

涇州（今理安定縣）春秋秦地。始皇時屬北地郡，武帝分置安定郡。後漢徙其人以避羌寇，郡寄在美陽（今京兆武功縣界也。順帝移於此）。魏、晉亦為安定郡。後魏太武帝置涇州，蓋以涇水為名。隋為安定郡。大唐為涇州，或為安定郡。領縣五：安定（漢舊縣。又漢三水縣，有左右谷。故城在今縣。又有漢烏氏故城。）陰盤（漢舊縣。後魏置平涼郡。天寶初改為潘原。）臨涇（漢舊縣。有後漢故郡城。）良原（漢三水縣之地。隋置今縣。）靈臺（郡置鶉觚縣。天寶中改此。）

彭原郡東至中部郡一百二十五里南至新平郡百二十二里西至安定郡百七十里北至安化郡百二十七里東南到上郡三百三十里西南到安定郡百八十里西北到安定郡臨涇縣二百三十里東北到洛交郡宜君縣三百八十里去西京四百五十里去東京一千三百二十里戶三萬六千六百二十八口二十萬六千三百九十

寧州今理定安縣夏之季公劉之邑春秋時戎地即義渠戎國戰國時屬秦始皇初為北地郡漢為北地上二郡地後漢屬北地安定二郡地魏晉未詳按晉史云自愍帝時其地沒于劉聰郡縣之名不得知也他皆類此後魏獻文帝置華州孝文改為班州後改為邠州又改為豳州西魏改為寧州立嘉名也後周分置趙興郡隋煬帝初改寧州為豳州尋廢豳州改趙興郡為北地郡大唐復置寧州或為彭原郡領

縣六　定安漢泥陽縣地有泥水一名馬嶺川　羅川漢陽周縣其縣城是後魏為顯州隋改為羅川縣天寶初改為真寧有橋山黃帝葬處　彭原漢彭陽縣亦後西平郡地西魏置州後置雲州隋曰彭原縣隋天周置在縣南曰陰槃絕　襄樂漢泥陽縣地後魏置襄樂縣今縣西城即今縣　定平漢彭陽縣地武德二年分置　豐義漢彭陽縣地

安化郡東至洛交郡三百九十里南至彭原郡三百五十里西至平涼郡三百七十里北至五原郡五百五十里東南到洛交郡三百九十里西南到安定郡三百二十里東北到延安郡四百六十里西北到靈武郡六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四百四十里去東京二千三百五十里戶二萬四千三百九十口一十萬七千四百六十

慶州今理安化縣周之先不窋所居春秋時義渠戎之地秦滅之始皇以為北地郡二漢因之西魏置朔州後周廢隋文帝置慶州煬帝初置弘化郡大唐復為慶州或為安化郡領縣十　安化漢郁郅縣今名與李城在白馬兩川交口
城曰不窋蕃漢略道也故城在今縣北　合水　馬嶺漢舊縣牧地
川形似馬嶺也漢靈州縣故城在馬嶺北有山在西北　方渠漢舊縣　同川武德年置　洛源後魏置洛水所出
延慶　華池西魏置蔚州　懷安
漢歸德縣地所封也隋置武德六年置谷城縣

平涼郡東至安定郡二百八十里南至天水郡五百里西至會寧郡四百里北至靈武郡三百六十里東南到安定郡二百八十里西南到天水郡四百七十里西北到靈武郡五百六十里東北到安化郡四百四十里去西京八百里去東京一千六百四十里戶七千五百八十一口三萬九千一百二十二

原州今理平高縣春秋時屬秦始皇屬北地郡漢屬安定郡後漢因之晉屬新平郡後魏太武帝置高平鎮後為太平郡兼置原州後置總管府隋初廢郡而原州如故煬帝初州廢置平涼郡大唐為原州或為平涼

郡領縣五　高平漢舊縣有笄頭山語曰雞頭山亦名崆峒山又有王莽地有薄落谷出焉　平涼漢朝那縣地有涇水所出山有可藍使持節也漢朝那縣地有方亭關後漢文帝時匈奴入蕭關殺北地都尉即此地也　百泉　蕭關漢朝那縣地後魏置今縣城即後魏置平高縣　他樓漢高平縣地貞觀六年置今縣　漢朝那縣地後魏置平高縣

靈武郡東至五原郡三百里南至彭原郡三百里西至　北至　東南到安化郡六百四十里西南到平涼郡八百里東北到九原郡三百三十里去西京一千二百五十里去東京二千二百里戶一萬二千九百口五萬三千七百

靈州今理迴樂縣春秋時秦始皇屬北地郡二漢皆因之晉亦同後魏太武帝平赫連昌置薄骨律鎮在河渚

上舊是赫連果地至明帝置靈州初在河北後於果園所築城以爲州今郡是也後周又置普樂郡隋初郡廢煬帝初置靈武郡大唐爲靈州或爲靈武郡領縣六 迴樂（漢富平縣故城在今縣西南） 靈武（漢[illegible]縣亦漢富平縣後魏薄骨律鎮時分河充爲河水溉田人大獲其利後周置歷城郡後魏平三齊後徙歷下人于此遂有歷城之名後周以爲郡武德五年置縣） 懷遠（亦漢富平縣地後置六鎮二戍在此縣界北有大業長城在北縣界河外） 溫池（[illegible]富平縣地舊曰弘靜分置縣後魏薄骨律鎮倉城在此）今 安靜（[illegible]同弘靜有賀蘭山獨[illegible]山[illegible]青山） 鳴沙（後周置會州隋置環州）

五原郡（東至上郡六百八十里南至安化郡五百五十里西至會寧郡八百里北至寧朔郡一百四十里東南到延安郡五百三十里西南到平涼郡七百里西北到靈武郡三百里東北到朔方郡二百里去西京一千五十里去東京二千一十里戶三千五百六十口一萬八千二百）

○通典卷一百七十三　十四

鹽州（今理五原縣）春秋戎狄之地秦漢屬北地郡（漢有五原縣城在今[illegible][illegible]郡界）後魏置大興郡西魏改爲五原郡兼置西安州後改爲鹽州（以近鹽池爲名）隋初廢煬帝初置鹽川郡大唐爲鹽州或爲五原郡領縣二 五原（漢馬領縣地貞觀二年置縣） 白池

寧朔郡（東至朔方郡二百一十里南至五原郡一百四十里西至靈武郡三百二十里北至安北都護府八百里東南到朔方郡長澤縣二百九十里西南到朔方監一百三十里西北到定遠軍城三百一十里東北到朔方郡四百一十里去西京一千一百九十里去東京一千九百九十里戶七千五百九十口三萬四千三百二十）

宥州（今理延恩縣）前代土地與五原郡同所謂六胡州也大唐開元二十六年置宥州蓋以康待賓反於此亦既克獲赦其餘黨遂置此州以寬宥爲名也後置寧朔郡領縣三 延恩 歸仁 懷德

洛交郡（東至咸寧郡一百八十里南至中部郡一百四十里西至安化郡三百九十里北至延安郡一百五十里東南到中部郡二百十里西南到[illegible]涼郡三百八十里西北到平涼郡三百八十里東北到延安郡百二十一里去西京四百四十里去東京九百一十里戶二萬一千九百七十口[illegible]四萬八千三百九十）

鄜州（今理洛交縣）春秋白翟之地秦屬上郡漢屬上郡左馮翊之地後漢屬上郡魏武帝省焉晉陷于戎狄後魏置東秦州後爲北華州後周改爲敷州隋煬帝初改爲鄜城郡尋改爲上郡大唐爲鄜州或爲洛交郡領縣五 洛交（漢雕陰縣地隋置今縣） 洛川（漢鄜縣地隋置今縣） 三川（漢翟道縣地苻堅於長原置長城縣後魏改焉） 直羅（漢雕陰縣地武德三年置縣） 甘泉

○通典卷一百七十三　十五

中部郡（東至咸寧郡二百六十里南至西京郡三百十里西至彭原郡二百二十里北至洛交郡[illegible]四十里東南到馮翊郡二百七十里西南到新平郡二百十里西北到安化郡三百里東北到咸寧郡二百六十里去西京三百十里去東京九百三十里戶二萬二千二百四十口十萬八千四百十三）

坊州（今理中部郡）歷代與洛交郡同後周時元皇帝放牧敷州於今州界置馬坊大唐因舊迹武德二年以鄜州南故城舊馬坊置坊州（姚萇置杏城鎮在今郡西本置州因馬坊爲名）或爲中部郡領縣三 中部（漢翟道縣地隋置內部郡） 鄜城（漢鄜縣地古長城在縣東） 宜君

延安郡（東至大寧郡三百九十里南至洛交郡五百一十里西至安化郡四百五十里北至朔方郡五百

郡三百八十里東南到文城郡二百九十里西南到洛交郡百三十里西北到朔方郡九百七十里東北到上郡三百二十里去西京六百七十里去東京一千二百二十里戶一萬八千七百八十口九萬千四百

延州（今理膚施縣）春秋白翟之地秦屬上郡項羽三分秦地以董翳為翟王都高奴即此地也漢初屬翟國尋屬上郡亦朔方郡之南境後漢亦屬上郡後魏置東夏州後又改為延水（以界內延水為名）隋文帝廢煬帝復置延安郡大唐為延州或為延安郡領縣九　膚施（漢舊縣）延安（漢高奴縣地隋置縣）延川（漢臨河縣地西魏置文安縣隋改之）延水　延昌　敷政　臨真（漢高奴縣地後魏置今縣）金明（漢高奴縣董翳所都有清水後魏置廣樂隋改今縣）豐林（漢林河縣地武德二年置今縣）

通典卷百七十三　十六

咸寧郡（東至文城郡一百七十里南至馮翊郡五百二十里西至洛交郡一百八十里北至延安郡三百里東南到馮翊郡韓城界八百三十里西南到中部郡二百六十里西北到延安郡臨真縣界一百十里東北到延安郡延水縣界一百一十里去西京五百七十里去東京九百二十一里戶一萬四千七百八十四口八萬四千六百七十八）

丹州（今理義川縣）春秋白翟之地戰國屬秦二漢屬上郡西魏分置汾州後改丹州兼置義川郡後周因之隋初廢郡而丹州如故煬帝初州廢以其地入延安郡大唐分置丹州或為咸寧郡領縣五　義川（後魏置）雲巖（後魏置）門山（後周置有門山）汾川（後魏置）咸寧（後魏置）

上郡（東至昌化郡三百二十里南至延安郡二百五十里西至朔方郡四百里北至銀川郡一百六十里東北到太寧郡石樓縣三百三十里西北黃河為界一十里西南到延安郡三百一十里西北到銀川郡二百四十里東北到綏川郡界一百三十里去西京一千一百七十里去東京一千四百二十里戶一萬五千六百三十口四萬）

綏州（今理龍泉縣）春秋白翟之地戰國時屬秦為上郡漢初屬翟國後改上郡後漢因之西魏置安寧郡兼置綏州隋初郡廢而綏州如故煬帝初改為上州尋廢州置雕陰郡（取漢雕陰縣名其縣在今郡西南）大唐復為綏州或為上郡（寶中西魏初築城負）領縣五　龍泉（漢膚施縣地上郡故城在縣東）城平（漢膚施縣地後魏置）綏德（後魏置）延福　大斌（隋置）

銀川郡（東至昌化郡孟津河中流為界二百里南至上郡一百六十里西至朔方郡界二百里北至榆林郡二百三十里東南到上郡二百四十里西南到上郡七十五里西北到朔方郡界二百三十里東北到榆林郡界三百六十里去西京一千四百二十里去東京一千五百四十里戶七千二百六十口四萬二千一十四）

通典卷百七十三　十七

銀州（今理儒林縣）春秋白翟之地戰國時屬秦後屬上郡兩漢屬西河郡苻秦有驄馬城即今郡是也後周置真鄉開光二郡兼置銀州隋初二郡並廢而銀州如故煬帝初州廢以其地併入雕陰郡大唐復分置銀州或為銀川郡領縣四　儒林（漢圁陰縣地以其在圁水之陰置今縣）撫寧（後魏置）真鄉（後魏置）開光（後周於此置開光郡貞觀二年平梁師都置縣）

新秦郡（東至樓煩郡三百三十里南至[illegible]郡三百里西至朔方郡五百里北至榆林郡三百八十里東南到[illegible]里西北到[illegible]里西南到[illegible]里東北到[illegible]三十里去西京一千四百三十里去東京[illegible]百四十里戶千七百五[illegible]）

麟州(今理新秦縣)隋以來銀勝二州地，皆漢武徙貧人於關西及充朔方以南新秦中，謂其地也。大唐天寶元年置新秦郡，或為麟州(音隣)。領縣三：新秦 連谷(漢圁陰縣地。貞觀八年置。)銀城(漢圁陰縣地。漢稒陽塞在此。稒音固。漢光祿勳徐自為出五原塞數百里，築城障列亭至盧朐山，即今縣北所謂光祿塞。後魏置石城縣，後改之。晉太康地志：自北地郡北行九百里得五原塞，又北出九百里得造陽，即此。史記云：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置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郡以拒胡。韋昭云造陽地在上谷，未詳孰是。)

朔方郡(東至銀川郡一百里，南至延安郡二百八十里，西至五原郡三百里，北至延安郡八百里。東南到上郡四百里，西南到安化郡九百九十里，西北到九原郡八百九十里，東北到榆林郡九百里。去西京一千一百里，去東京一千六百八十里。戶七千五百十六，口四萬二千四百十九。)

夏州(今理朔方縣)戰國時屬秦，為上郡地。後匈奴並有之。漢武取河南地，為朔方郡。後漢因之。晉亦為朔方郡。晉亂，後夏赫連勃勃建都於此。(勃勃於朔方黑水之南營建都，號統萬城，今郡城是。至赫連定為後魏所滅。)後魏置夏州。西魏置弘化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復置朔方郡。大唐為夏州，或為朔方郡。領縣四：朔方(漢縣) 寧朔(漢朔方縣地。後周置此。) 長澤(漢三封縣地。後魏置。今縣) 德靜(漢朔方縣地。隋置，今縣)

九原郡(東至安北都護府二百五十里，南至朔方郡界，西至黃河四十里……南至靈武郡三十里，北至……東南到朔方郡九十里，西北到受降城八十里……西南到靈武……北到黃河八……去西京二千二百六十里，去東京……十里。戶一千七百三十九，口九千一……三千四……四一)

豐州(今理九原縣)春秋戎狄之地。戰國時屬秦，為九原郡。(漢五原郡地。朔方郡城在此。今榆林郡界。)後漢因之。後漢末及魏晉，為匈奴所沒，遂為荒廢。隋文帝置豐州，(因鎮立名)煬帝初州廢，置五原郡。大唐為豐州，或為九原郡。(漢元朔二年，車騎將軍衛青渡[illegible]河至高闕，破匈奴。河自今靈武郡之西南東北流千餘里，過九原郡，乃東流。按帝都在秦所謂西河，見此處其高闕當在河之西地。又按史記云：趙武靈王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合，於陰山之內，則與漢書符矣。其河自九原東處千里，在京師直北。漢史即云五河西，乃西河之地。)領縣三：九原(漢舊縣治。初置，今縣) 永豐 豐安

榆林郡(東至河一百四十里，去高邑四百二十里，南至新秦郡界一百二十里，西至安北府一百五十里，北至黃河五里，去受降城八里，去單于府一百十里。東南到合河鎮……二百三十里，西南到朔方郡九百里，西北到黃河二十里，去乾那山一百里。東北到……去西京一千九百四十里，去東京一千九百里。戶三千七百九十，口一萬八千七百九十。)

勝州(今理榆林縣)春秋戎狄之地。戰國屬趙。(秦始皇伐趙取雲中，是。)秦為雲中、九原二郡地。二漢為雲中、五原郡地。所謂榆溪塞。(今郡南界。史記云：秦卻匈奴，樹榆為塞。)隋初置勝州，煬帝初州廢，置榆林郡。大唐為勝州，或為榆林郡。領縣二：榆林(漢沙南縣地。有故雲中城、拂雲堆。金河可塞，河自馬邑善無縣界流入。有榆林關。今縣西有漢五原城。) 河濱(漢河南縣地。貞觀三年置。東臨河，并為名。)

安北府(東至榆林郡三百五十里，南至朔方郡界八百七十里，西至九原郡三百五十里，北至回紇界七百里。東南到榆林郡谷縣界四百一十里，西南到九原郡界一百二十里，西北到西受降城界一百一十里，東北到東受降城界一百二十里。去西京二千里，去東京二千二百里。戶一千七百七十五，口二萬一千。)

安北都護府戰國時屬秦，後屬趙。(按史記蒙恬傳云：築長城，起臨洮，至遼東，延袤萬餘里。於是渡河，據陰山，逶迤而北，暴兵於今安北之地。而漢史云主父偃上書曰……)

何為不同然疑史記為實違音威違音移大唐分豐勝二州界置瀚海郡都護府總章中改為安北大都護府在陰山呼延谷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七十三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七十四

州郡四

古雍州下 今置郡府二十八 縣五十一

天水 秦州 五縣 上邽 清水 伏羌 成紀 隴城

隴西 渭州 四縣 襄武 渭源 鄣 隴西

金城 蘭州 三縣 五泉 廣武 狄道

會寧 會州 二縣 會寧 烏蘭

安鄉 河州 三縣 枹罕 鳳林 大夏

臨洮 洮州 一縣 臨潭

和政 岷州 三縣 溢樂 和政 祐川

寧塞 廓州 三縣 廣威 米川 達化

西平 鄯州 三縣 湟水 龍支 鄯城

武威 涼州 五縣 姑臧 昌松 神烏 嘉麟 番禾

張掖 甘州 二縣 張掖 刪丹

酒泉 肅州 三縣 酒泉 玉門 福祿

晉昌 瓜州 二縣 晉昌 常樂

燉煌 沙州 二縣 燉煌 壽昌

伊吾 伊州 二縣 伊吾 納職

交河 西州 五縣 高昌 蒲昌 交河 天山 柳中

北庭 庭州 三縣 金滿 輪臺 蒲類

安西府

天水郡 東至汧陽郡三百七十里 西至隴西郡三百里 南至同谷郡四百二十七里 北至平涼郡五百里

東南到同谷郡五百二十里西南到同谷郡三百里西北到平原郡四百七十五里東北到會寧郡五百一十里去西京八百里去東京一千六百里戶二萬五千六十五口十一萬三千一百九十五

秦州今理上邽縣上古西戎之地秦國始封之邑周孝王封為附庸今郡有秦亭谷是也周平王東遷秦襄公救周有功始賜岐豐之地列為諸侯也邽音圭春秋時屬秦秦平天下是為隴西郡漢武分隴西置天水郡王莽末隗囂據其地切據平後保隴縣後漢建武中元之更名天水為漢陽郡郡有大坂名曰隴坻亦曰隴山三秦記曰其坂九迴上者七日乃越上有清水四注下俗歌曰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見秦川肝腸斷絕坻郡信又魏兼置涼州領郡十理於此魏亦為重鎮明帝時諸葛亮至祁山南安安定漢陽皆應亮晉分為天水略陽二郡兼置秦州六國時後魏為洛陽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復置天水郡

大唐為秦州或為天水郡領縣五 上邽有朱圉山俗名白岩山漢舊縣古邽戎邑又有冀四城一名故邑在今縣西南嶓冢山西漢水所出今經嘉陵江經今關中江又有段谷泉蜀將姜維為鄧艾所破于此籍水一名洋水今名渠水成紀古帝庖犧生于此又有漢親縣故城在今縣西北亮亭山在今縣東北隴城漢洛陽道故城在今縣西河北二百餘里赤亭山在今縣東北二百餘里有街泉亭蜀將馬謖為張郃所敗處有太清水清水漢舊縣故城在今縣 伏羌漢冀縣地秦置冀縣又有各門谷本在今縣西漢武帝元狩二年置今縣龍西郡六里東至天水郡三百三十里南至同谷郡四百十里西至和政郡三百三里北至會州四百三十里東南到天水郡三百四十五里西南到和政郡二百五十里西北到金城郡四百五十里東北到天水郡三百九十六里去西京一千一百五十里去東京二千一百二十三里戶六千一百二十五口一萬三千七百

寧郡四百二十里去西京一千四百四十五里去東京二千二百九十五里戶四千四百八十九口二萬一千三百八十六

渭州今理襄武縣禹貢曰導渭自鳥鼠同穴即其地也鳥鼠同穴山在今渭源縣渭水所出也今謂之青雀山春秋為羌戎之居秦置隴西郡以居隴坻之西為名二漢因之靈帝分立南安郡魏置鎮守在此鄧艾曰蜀師來而為一我分為四謂狄道隴西南安祁山四處齊王嘉平五年蜀將姜維圍到南安襄武皆不克晉為南安隴西二郡地後魏為隴西郡兼置渭州後周為南安郡隋初廢煬帝初復置隴西郡大唐為渭州或為隴西郡領縣四 襄武漢舊縣有隴西郡漢縣道也立南安郡于此後周置南安縣東南有洛門水羌豲聚隴西首陽縣後漢置南安郡渭源有鳥鼠山渭水所出障縣後漢置武陽音原 金城郡東至會寧郡四百二十里南至隴西郡四百九十里西至平涼郡四百四十五里北至武威郡五百四十里東南到安定郡四百五十里西南到武威郡五百四十里西北到會寧郡三百里

蘭州今理五泉縣古西羌地秦屬隴西郡漢為金城隴西二郡地後漢魏皆因之魏以為重鎮蜀將姜維攻狄道不克前涼張寔置廣武郡張駿又分置武始郡西秦乞伏國仁都苑川南涼禿髮烏孤都廣武皆此地也苑川在今五泉縣至乞伏乾歸未為遷定所咸廣武郡今武縣至乞伏禿髮傉檀為乞伏熾磐之所滅也後魏周並為武始郡隋初郡廢置蘭州蓋取皋蘭山為名煬帝初州廢置金城郡大唐因之領縣三 五泉漢金城縣地故城在今縣東後漢時羌叛移於桑柏上古閣羌為寇自建武以來以居大小榆十地肥美又近塞內北阻大河因以為固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強大常雄諸種又有故姚山城及故長城臨洮音合

狄道秦漢舊縣 廣武前涼置廣武郡隋罷之故城是
有白石山 縣有琵琶山漢浩亹縣故城
亦在西南浩亹音閤門今俗呼此水為閤門河
蓋疾言耳又有漢允吾縣故城亦在西南允吾音鉛牙
會寧郡東至平涼郡四百里南至金城郡四百二十里
里西至武威郡六百里北至靈武郡六百里
東南到平涼郡四百五十里西南到金城郡四百六十里
里西北到武威郡六百五十里東北到靈武郡六百
百里去西京一千三百七十里去東京二千二百
七十里戶四千四百二十八口二萬五千七百五
十七

會州今理會寧縣古西羌地秦屬隴西郡漢屬金城安定
二郡地後漢屬金城武威二郡西魏置會州後周廢
隋屬平涼郡大唐平李軌後置會州或為會寧郡領
縣二 會寧漢枝陽縣 烏蘭漢祖厲縣地後周置烏蘭關武德末置縣
安鄉郡東至金城郡三百里南至臨洮郡五百一十
七里西至寧塞郡三百九十里北至西平郡

二百里東南到臨洮郡狄道縣一百四十八里西
南到臨洮郡三百一十七里西北到西平郡龍支
縣一百八十八里東北到金城郡三百里去西京
一千四百七十五里去東京二千二百七十五里
戶五千七百九十二
口二萬一千三百

河州今理枹罕縣古西羌地秦屬隴西郡漢屬金城隴西
二郡後漢屬隴西郡漢末宋建據焉稱河首平漢王
曹公遣夏侯淵討平之晉惠帝時屬晉興郡前秦苻
堅置河州西秦乞伏乾歸又據於此後魏亦為河州
後周置枹罕郡隋初郡廢置河州煬帝初州廢復置
枹罕郡大唐為河州或為安鄉郡領縣三 枹罕故罕羌
侯邑漢為枹罕縣也枹音孚 大夏漢舊縣 鳳林有鳳林關
臨洮郡東至和政郡一百七十六里南至合川郡一
百七十九里西至寧塞郡界無郡縣北至安鄉郡

三百一十七里東南到合川郡一百八十里西南
到吐谷渾界 西北到成池界一百六
十里東北到安鄉郡三百一十七里去西京一千一
五百六十里去東京二千三百九十八里戶一千七
百七十六口一萬
四千九百二十四

洮州今理臨潭縣秦漢以來為諸戎之地後為吐谷渾所
據至後周武帝逐吐谷渾得其地置洮陽郡尋立為
洮州隋初郡廢而洮州如故煬帝初廢置臨洮郡
洮州城大唐為洮州或為臨洮郡領縣一 臨潭
本北陽城在郡西
有洮水其源出強臺山在郡
西南北流出吐谷渾界
和政郡東至隴西郡二百五十里南至懷道郡二百
五十五里西至臨洮郡一百七十六里北至金城郡
百二十三里東南到懷道郡一百七十一里東北到
隴西郡三百五十四里西北到臨洮郡二百
里去西京一千六百三十三里去東京二千三百七十八
里去東京二千二百二十里戶四千
五百一十口二萬六千六百一十四

岷州今理溢樂縣春秋及七國時並屬秦蒙恬築長城之
所起也自臨洮郡西二十里崆峒山自山傍洮而東即秦之臨洮境在此矣秦
二漢及晉並屬隴西郡西魏置岷州及同和郡隋初
郡廢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臨洮郡大唐復置岷州
或為和政郡領縣三 溢樂有崆峒山 祐川 和政後漢
西故城在今縣東又名臨洮東城亦名臨洮道險車騎不得方
美相將軍所築
氐酸之因築城
寧塞郡東至西平郡二百九十里南至宣威
軍一百八十里
北至西平郡五百八十里東至安鄉郡三百九
十里西南至積石軍一百六十一里西北到西平
郡鄯城縣二百八十里東北到西平郡龍支縣三
百九十四里去西京二千三百三十里去東京二千八

百七十三里，戶四千一百七十，口二萬九千七百二十三。

廓州（今理廣威縣）古西羌地。後漢延熹中，諸羌與燒何大豪寇張掖，段熲斬燒何大帥於其地，遂定西羌是也。漢末屬西平郡。前涼以其地為湟河郡。後魏屬鄯州。後周武帝逐吐谷渾，又得其地，置洮河郡，兼置廓州以領之。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置澆河郡。大唐復為廓州，或為寧塞郡。領縣三：廣威（後魏石城縣，開元初改焉。有拔延山，隋煬帝伐吐谷渾經此山。）達化（後周置。賀蘭川澆河城，即吐谷渾王阿豺所築，在縣西一百二十里。又有洪濟鎮，後周武帝逐吐谷渾所築，在縣西二百七十里是。）米川（貞觀初置縣，米州十年罷州，縣仍。）

西平郡（東至金城郡廣武縣一百一十三里，南至寧塞郡一百八十里，西至廢戍狹舊吐谷渾界一十里，北至武威郡昌松縣南界一百四十二里，東南到安鄉郡鳳林縣故城二百八十里，西南到寧塞郡廣威縣故吐谷渾界二百一十三里，西北到不見山莫吐谷渾界一百九十五里，東北到金城郡廣武縣故長城縣二百一十七里，去西京一千九百九十三里，去東京二千七百四十九里。戶五千七百九十四，口二萬八千六百九十。）

鄯州（今理湟水縣）古西羌所居，謂之湟中地。漢時霍去病破匈奴，逐諸羌，及渡河湟，築令居塞，即其地為金城郡（今會寧郡）。後漢建安中置西平郡。晉因之。永嘉後，禿髮烏孤初稱西平王。其弟利鹿孤後都西平，即此地也。後魏置鄯州。後周置樂都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置西平郡。大唐因之。領縣三：湟水（後魏置西都縣。隋改焉。湟中，月支胡所居，即此。有湟水，一名湟河，亦名樂都水。漢破羌縣故城在今縣西。有浩亹河，在

縣西北[?]。塞外流來。）龍支（漢允吾縣地。後漢為龍耆縣，後改焉。積石山在今縣南，即尚書禹貢云導河積石。）鄯城（漢西平郡故城在西。）

武威郡（東至會寧郡六百里，南至西平郡洛豐河二百六十里，西至張掖郡五百里，北至突厥安盈界五百八十里，東南到金城郡五百四十里，西南到張掖郡張掖縣界陳北隆二百七十里，西北到張掖郡六百里，東北到會寧郡烏蘭縣界白鹿隆三千五十里，去西京二千一十里，去東京二千八百七十里。戶二萬五千六百九十二，口一十二萬八千一百九十。）

涼州（今理姑臧縣）周時為狄地。秦興，匈奴既失甘泉（甘泉在今雲陽縣），又使休屠渾邪王居其地（此河西五郡皆是，不止于武威也。休音許虯反，屠音除）。漢武帝開之，置武威郡（漢武初開置張掖、酒泉、燉煌、武威、金城，謂之河西五郡。地勢西北斜出，南隔西羌，通西域，于時號為斷匈奴右臂）。後漢、魏、晉皆因之。魏晉並置涼州（理姑臧，領郡八）。前涼張軌、後涼呂光並據之（至張天錫為苻堅所滅。至呂纂為姚興所滅）。北涼沮渠蒙遜亦遷都於此（至沮渠茂虔為後魏所滅）。後魏亦為武威郡。隋煬帝初復置。大唐初李軌攻焉據之。及剋平，置涼州，或為武威郡。領縣五：姑臧（漢舊縣。河西舊事曰：昔匈奴故蓋臧城也，後人音訛，名姑臧。又有漢鸞陰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因水為名。有猪野澤，古休屠城。）神烏（漢鸞鳥縣。）番禾（漢舊縣，後魏增置張掖郡。天寶中改為天寶。）昌松（漢蒼松縣，呂光改為昌松。漢允街故城在今縣東南，城臨麗水，一名麗水城。允音公衙。亭故城，沮渠蒙遜所築，地勢險隘。）嘉麟

張掖郡（東至武威郡五百里，南至雪山以南吐谷渾分界二百二十里，西至酒泉郡四百二十里，北至傍張掖河至州過同城鎮至峽口烽捷三千里，東南到武威郡六百里，西南到酒泉郡福祿縣界四門烽百三十里，西北到酒泉郡福祿縣城沿烽東張掖河二百五里，東北到武威郡番禾縣石城烽三百七十里，去西京二千五百十里，去東京二千二百一十里。戶六千六百三十一。

九口二萬二千三百四

甘州今理張掖縣禹貢曰導弱水至于合黎餘波入于流沙即此地也合黎水弱水並在張掖縣界其北又有居延澤即古流沙地又黑水之所出焉黑水出張掖縣雞山春秋及秦並為狄地漢初為匈奴所居武帝開之置張掖郡後漢魏晉並同沮渠蒙遜始都於此號北涼西魏置西涼州尋改為甘州因州東甘峻山為名後周置張掖郡隋初廢煬帝初復置大唐為甘州或為張掖郡領縣二

張掖隋舊縣漢末是郡故城在今縣西北又曰昭武縣漢張掖郡城在西北又有漢居延縣城在今縣東北即本匈奴中地名也亦曰居延塞初建山在居延海弱水合衆水東北流漢路博德之所築也又有甘峻山臨松山後魏臨松郡在此吐蕃貸特郎其郡丞

刪丹後漢舊縣有焉支山匈奴初失祁連焉支二山乃歌曰奪我祁連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婦女無顏色漢日勒縣故城在東南

酒泉郡東至張掖郡四百二十里南至吐蕃界二百里西至晉昌郡五百二十六里北至回紇界伏落泉三百里東南到張掖郡界青所置二百里西南到晉昌郡界安縣烽三百四十里西北到晉昌郡三百四十里東北到張掖郡界咸池烽二百七十里去西京二千九百六十八里去東京三千七百八十里戶二千一十一口七千九百一十二

肅州今理酒泉縣舊月支地後匈奴居焉漢武開之置酒泉郡城下有泉其味如酒後漢魏晉皆因之西涼武昭王遷都於此至李歆為沮渠蒙遜所滅後魏亦為酒泉郡隋初廢置肅州煬帝初州廢以其地入張掖郡大唐復置肅州或為酒泉郡領縣三

酒泉漢福祿縣地古長城漢遮虜障也今縣隋置有九龍山崑崙山在縣西南謂如崑崙之體故名之周穆王見王母於此山漢武帝時令城塞外羌獻魚鹽之地既得西王母石室以為西海郡後為吐谷渾之國隋煬帝破吐谷渾又于其地置西海郡即漢舊常置郡之其地一千二百里也

福祿崆峒山舊樂涫縣武德三年改之樂涫音官

玉門縣漢舊

晉昌郡東至酒泉郡五百二十六里南至新鄉鎮一百八十里西至燉煌郡二百八十里北至[illegible]門守捉四百五十里東南到酒泉郡界三百四十里西南到燉煌郡一百八十里西北到伊吾郡界五百里東北到酒泉郡界三百四十里去西京三千八百四里去東京四千三百六里戶一千一百六十七口三千八百六十四

瓜州今理晉昌縣古西戎地戰國時為月支所居秦末漢初屬匈奴武帝以後為燉煌郡地後漢魏晉皆因之後魏屬涼樂會稽二郡後周屬會稽郡苻堅徙江淮之人萬餘戶于燉煌中州人有田疇不闢者亦徙七千餘戶涼武昭王遂以南人置會稽郡以中州人置廣夏郡後周因舊名置晉昌郡隋廢之以屬燉煌郡大唐置瓜州古瓜州說見燉煌郡或為晉昌郡領縣二

晉昌漢冥安縣地武德四年改置今縣北有伊吾故城白水崑崙障冀所居故城在縣界後魏明帝正光中置會稽郡

常樂漢廣至縣地故城在東武德五年置

燉煌郡東至晉昌郡二百八十里南至故南口烽二百五十里烽以南吐谷渾界西至壽昌廢縣二中界五十里以故若亭為界北至故鹹泉戍三百三十六里與伊吾郡分界東南到晉昌郡界三百五十里西南到廢壽昌縣界三百九十里西北到河蒼烽二百四十二里與廢壽昌縣分界東北到伊吾郡界三百八十六里去西京三千七百五十九里去東京四千六百九里戶六千三百九十五口三萬二千二百三十四

沙州今理燉煌縣昔舜流三苗於三危即其地也其後子孫為羌戎代有其地古謂之瓜州其地多生美瓜故曰瓜州至今猶出大瓜長者狐入其中首尾不出左傳所說允姓之戎居于瓜州是也

戎子都駒支也亦古流沙地其沙風吹流行在郡西八十里又黑水之所經焉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秦及漢初為月支匈奴之境武帝開其地後分酒泉置敦煌郡敦大煌盛也後漢魏晉皆因之涼武昭王始都於此後魏後周並為敦煌郡隋初廢置瓜州煬帝初廢州復置敦煌郡大唐為沙州或為敦煌郡領縣二 敦煌漢舊縣三危山在東南山有三峯有鳴沙山崖走水漢武帝元鼎中南陽新野人暴利長遭刑屯田于此水邊見羣野馬中有奇名羌作土人持勒靽立後馬習久之利長因代土人數得馬以獻帝欲神異之云從水中出于是作天馬之歌也 壽昌漢龍勒縣地陽關居玉門關之南玉門故關漢置也二關之西二百餘里有蒲類海一名鹽澤廣袤三百里出蔥嶺于闐兩河之所注

伊吾縣東至晉昌郡界六百四十里南至燉煌郡界一百四十里西至交河郡七百五十里北至

伊吾郡界三百里北蕃界東南到燉煌郡磧無行路馬道到晉昌郡界不知遠近西南到燉煌郡磧無路馬道西北到神羅漫山一百四十六里其山北有大川達大磧入金山哥邏祿在處東北到神羅山二百四十里其山川北有大川入回紇界馬行三十日無里去西京四千八百里去東京五千六百五十里戶二千二百三十七口八千七百五十六

伊州今理伊吾縣在燉煌北大磧之外為戎狄之地非九州之限後漢明帝始征取伊吾盧地即此也爾後多為屯田兵鎮之所未為郡縣後魏始置伊吾郡後又為戎胡所據至大唐貞觀初內附乃置伊州或為伊吾郡領縣二 伊吾漢置伊吾屯後魏為縣有天山匈奴過之皆下馬拜一名雪山 納職貞觀四年置伊吾匈奴中地名在此縣界後漢破匈奴呼衍王取其地置宜禾都尉以為屯田 令今伊吾故城是

交河郡東至伊吾郡九百五十里南至一百五十里過荒山千餘里至吐蕃西至焉耆守軍七百一十里北至北庭都護府四百七十里東南到燉煌郡千一百里西南到焉耆七百十里西北到北庭輪臺縣五百四十里東北到伊吾郡八百四十里去西京五千二百六十五里去東京六千二百一十五里戶一萬一千一百九十三口五萬二百一十四

西州今理高昌縣漢時車師前王之庭漢元帝所置戊己校尉故地因興師西討車師中羸瘦者留居之地形高敞遂名高昌壁有八城本中國人也前涼張駿置高昌郡其後魏有之後又屬蠕蠕蠕而兗反其後麴嘉稱王於此數代至大唐貞觀十四年討平之以其地為西州本高昌國界東西六百里南北五百里墾田九百頃置都督府後改為金山都護府或為交河郡領縣五 高昌 交河貞觀中交河水

其流出縣北天山一名祁連山今名祁羅漫山 柳中漢舊地名與交河同置 蒲昌與交河同置東南有蒲類海今名婆悉海 天山與交河同置

北庭府東至伊吾郡界六百八十里南至交河郡界四百五十里西至突騎施三千六百八十里北至堅昆七千里東南到伊吾郡界六百八十里西南到焉耆鎮守軍八百七十里西北到突騎施三千一百八十里東北到回紇界一千七百里去西京六千一百三十里去東京八千八百七十六里戶二千三百九十八口九千七百一十五

庭州今理金滿縣在流沙之西北前漢烏孫之舊壤後漢車師後王之地歷代為胡虜所居大唐貞觀中征高昌于時西突厥屯兵於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相影響及高昌既平懼而來降以其地為庭州後北庭都護府領縣三 金滿[illegible]有蒲類海一名婆悉海有天山自伊吾郡界入輪

臺其三鎮並貞觀中平高昌後所置

安西府東至焉耆鎮守軍八百里去交河郡七百里南至吐蕃界八百里西至踈勒鎮守捉軍三千里去葱嶺七百里北至突騎施界雁沙川一千里東南到吐蕃界屯城八百六十里西南到于闐二千里西北到踈勒一千里東北到北庭府二千里去西京七千六百里去東京八千三百二十里戶一萬二千一百六六萬二千一百六十

安西都護府本龜茲國也大唐顯慶中貞觀中初置安西都護府于西州顯慶中移於龜茲城東接焉耆西連踈勒西去葱嶺七百里南鄰吐蕃北拒突厥

風俗

雍州之地厥田上上鄠杜之饒號稱陸海言其高敞物產如海之無所不出四塞爲固被山帶河秦氏資之遂平海內漢初高帝納婁敬說而都焉田肯賀帝曰理家甚善秦形勝之國帶隔千里所謂天府故曰秦得百二焉與下諸侯猶居高屋建瓴水也又徙齊諸田楚昭屈景趙韓魏之後及豪族名家於關中強本弱末以制天下自是每因諸帝山陵則遷戶立縣率以爲常故五方錯雜風俗不一漢朝京輔稱爲難理其安定彭原之北汧隴天水之西接近胡戎多尚武節自東漢魏晉羌氐屢擾旋則苻姚迭據五涼更亂三百餘祀戰爭方息帝都所在是曰浩穰其餘郡縣習俗如舊議曰按水經云崑崙墟在西北去嵩高五萬里地之中也其高萬一千里河水出其東北陬屈從其東南流入于渤海又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又南入

通典卷一百七十四　十二

葱嶺山又從葱嶺出而東北流其一源出于闐國南山北流與葱嶺所出河合又東注蒲昌海又東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又東過隴西河關縣北云按水經晉郭璞注三卷後魏酈道元注四十卷皆不詳所撰者名氏亦不知何代之書佑謂二子博贍解釋固應精當訪求久之方得又其經云濟水過壽張則前漢壽良縣光武更名又東北過臨濟則前漢狄縣安帝更名又云河水過湖陸則前漢胡陵縣章帝更名又云汾水過河東郡永安則前漢彘縣順帝更名故知順帝以後纂序也詳水經所作殊爲詭誕全無憑據按後漢郡國志濟水王莽末因旱渠塞不復截河南過既順帝特所撰都不詳悉其餘可知景純注解又甚疏略亦多迂怪水經所云河出崑崙山者宜出于禹本記山海經所云南入葱嶺及出于闐南山者出于漢書西域傳而酈道元都不詳正所注河之發源亦引禹記山經釋法明國諱改爲游天竺記釋氏西域記所注南入葱嶺一源出于闐山合流入蒲昌海雖約漢書亦不尋究又水經云出海外南至積石山下有石門然後南流又葱嶺據此則積石山當在葱嶺之北又云入塞過燉煌酒泉張掖郡南並今郡地也夫山水地形固有定體自葱嶺于闐之東燉煌張掖之閒華人來往非少從後漢至大唐圖籍相

通典卷一百七十四　十三

澤注記不絕大磧亘數千里未有桑田碧海之變陵
遷谷移之談此處豈有河流猶稱柞者不詳斯甚又按
禹導河積石者蓋時洪水下人昏墊禹所開決本救
人患積石之西砂鹵之地河流小地勢微高不爲人
患不務疏鑿以此施功發迹自積石山而東川今西
平郡龍支縣界山是也固無禹理水之功自然循之
比其本記灼然荒唐撰經者取爲準的班固云言九
州者尚書近之矣誠爲愜當其漢書西域傳云河水
一源出葱嶺一源出于闐合流東注蒲昌海皆以潛
流地下南出積石爲中國河云比禹記山經猶校附
近終是紕繆按此宜唯憑張騫使大宛見兩道水從

葱嶺于闐合流入蒲昌海其于闐出美玉所以騫傳
遂云窮河源也按古圖書名河所出曰崑崙山疑所
謂古圖書卽禹本記以于闐山出玉乃謂之崑崙卽
所出便云是河也窮究諸說悉皆謬誤孟堅又以禹
貢云導河自積石遂疑潛流從此方出且漢時羌胡
種類雖多不相統一未爲強國漢家或未嘗遣使詣
西南遠中或求知自有河也室有吐蕃中河從西南
數千里向東北流見與積石山下河相連聘使涉歷
無不言之吐蕃自云崑崙山在國中西南則河之所
出也又按尚書云織皮崑崙析支渠搜西戎卽敘又
范曄後漢書云西羌在漢金城郡之西南濱于賜支

續漢書曰河關西河千餘里有羌謂之賜支蓋析
支也然則析支在積石之西是河之上流明矣崑崙
在吐蕃中當亦非謬而不詳河之本源乃引葱嶺于
闐之河謂從蒲昌海伏流數千里至積石方出斯又
班生之所未詳也祐以水經僻書代人多不知覩或
有好事者於諸書中見有引處謂其審正此殊未之
精也不揆淺昧者諸家之說辨千古說訛是故由折
衷之又按禹本記山海經不知何代之書詳其恢怪
不經疑夫子刪詩書以後尚奇者所作或先有其書
如詭誕之言必後人所加也若古周書吳越春秋越
絕書諸緯書之流是矣而後代纂錄者務廣異聞如

范曄叙蠻夷稟君盤瓠之類是也輒以愚管所窺宜
皆不足爲據然去聖久遠雜說紛紜非夫宣尼復生
重爲刪華則何由詳正縱有精鑒達識之士抗辯古
擇今之論或未能挽頹波迴橫流矣而撰水經者亦
同舒宗之旨趣以冀來哲之見知也或曰昔秦以區
區關中滅六強國今萬方財力上奉京師外有犬戎
憑陵城保數百內有兵革未寧年將三紀豈制置異
術而古今殊時者乎答曰按周制步百爲畝畝百給
一夫卽一頃也商鞅佐秦以一夫力餘地利不盡於是改
制二百四十步爲畝百畝給一夫矣又以秦地曠而
人寡晉地狹而人稠誘三晉人發秦地利優其田宅

復及子孫而後秦人應敵於外非農與戰不得入官大率百人則五十人為農五十人習戰兵強國富職此之由其後仕宦之途猥多道釋之教漸起浮華浸盛末業日滋今大率百人方十人為農兼十人習戰其餘皆務他業以今推古損益可知又秦開鄭渠溉田四萬頃漢開白渠復溉田四千五百餘頃關中沃衍實在於斯聖唐永徽中兩渠所溉唯萬許頃洎大曆初又減至六千二百餘頃比於漢代減三萬八千九頃每畝所減石餘即僅校四五百萬石矣地利損耗既如此人力散分又如彼欲求強富其可得乎昔漢文之時長安北七百里外即匈奴之地控弦數

十萬騎侵掠未嘗暫寧計其舉國人眾不過漢一大郡鼂錯請備障塞北邊由是獲安今自潼關之西隴山之東鄜坊之南終南之北才十餘州地已數十萬家吐蕃雖強陷覆河隴竊據全國尚未敢為寇況縣力薄才食鮮藝拙比之華人殊不侔矣徒以令峻而衆心齊一馬多而競逐莫及誠能復兩渠之饒究浮食之弊恤農夫誘其歸趣撫戰士勵其勳庸行鼂錯之策擇險要之地繕完城壘用我所長漸開屯田更益財力將冀收復河隴豈唯自守而已哉加以幅員萬里之所資宣布皇王之大政則何嚮不濟何為不成者乎或又曰關中寓內西偏天下勞於轉輸洛陽宮

宇正在土中周漢以還多為帝宅皇輿巡幸之處則是國都何必重難遷移必遇掠寇擇才留鎮以息人力自然無虞孰不慶幸答曰古今既異形勢亦殊當周之興也雖定鼎郟鄏而王在鎬京幽王之亂平王東徙始則晉鄭夾輔終乃齊晉主盟咸率諸侯共尊王室猶有請隧之僭中肩之師東漢再興巨寇皆殄魏晉以降理少亂多今咸秦陵廟在焉勝兵計數十萬海內財力雲奔風趨儻議遷都得非覺國斯乃示弱天下何以宅臨四方洛陽地狹凋弊尤甚萬乘所止千官畢臻樵牧難資稟糈難贍又無百二之固意啟覬覦之心豈得捨安而就危棄大而從小也漢高

初平項羽將宅洛師婁敬請居關中張良贊成其計田肯稱賀方策備存武德中突厥牙帳在於河曲數十萬騎將過原州時以傷夷未平財力且乏百辟卿士震恐皆請遷都山南太宗獻計固爭方止永安宗社實賴聖謀議者又曰洛陽四戰之地既將不可蒲坂虞舜舊國表裏山河江陵亦嘗設都控壓吳蜀遠邇雖稱宜未堪居答曰蒲坂土瘠人貧國用遠甚於洛邑江陵本非要害梁主數歲國亡夫臨制萬國尤惜大勢秦川是天下之上腴關中為海內之雄地巨唐受命本在於茲若居之則勢大而威遠捨之則勢小而威近恐人心因斯而搖矣非止於危亂者哉誠繫

興京何氏鈔識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七十四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七十五

州郡五

古梁州上　今置郡府二十六　縣百三十六

漢中　梁　六縣　南鄭　金牛　襃城　西縣　城固　三泉

洋川　洋　五縣　西鄉　洋源　興道　華陽　黃金

上洛　商　五縣　上洛　豐陽　上津　洛南　商洛

安康　金　六縣　西城　洵陽　石泉　淯陽　安康　平利

房陵　房　四縣　房陵　永清　竹山　上庸

通川　通　七縣　通川　宣漢　三岡　新寧　石鼓　永穆　東鄉

潾山　渠　四縣　流江　潾山　潾水　渠江

南平　渝　四縣　巴縣　南平　江津　萬壽

涪陵　涪　四縣　涪陵　樂溫　武龍　賓化

南川　南　二縣　南川　三溪

瀘川　瀘　六縣　瀘川　綿水　富義　涇南　江安　合江

清化　巴　十縣　化城　始寧　恩陽　七盤　清化　其章　盤道　大牟　曾口　歸仁

始寧　璧　四縣　諾水　白石　廣納　東巴

咸安　蓬　七縣　大寅　咸安　儀隴　大竹　伏虞　良山　宕渠

符陽　集　三縣　難江　地平　符陽

巴川　合　六縣　石鏡　赤水　漢初　巴川　銅梁　新明

南賓　忠　五縣　臨江　南賓　豐都　桂溪　墊江

南浦　萬　三縣　南浦　武寧　梁山

閬中（閬）九縣（閬中　西水　新井　岐坪　蒼溪　奉國　新政　晉安　南部）

南充（果）六縣（南充　流溪　西充　岳池　相如　朗池）

安岳（普）六縣（安岳　樂至　安居　崇龕　普康　普慈）

盛山（開）三縣（盛山　新浦　萬歲）

雲安（夔）四縣（奉節　巫山　雲安　大昌）

犍為（嘉）八縣（龍遊　峩眉　玉津　犍為　夾江　平羌　羅目　綏山）

陽安（簡）三縣（陽安　平泉　金水）

仁壽（陵）六縣（仁壽　井研　[illegible]　始建　貴平　籍）

古梁州

禹貢曰華陽黑水惟梁州（孔安國以為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也又曰導黑水至于三危入于南海孔安國注云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鄭玄云按三危在鳥鼠之西而南當岷山又在積石之西南當黑水間黑水出其南焉此云經三危彼云其出明其乖戾又按漢書地理志益州郡其之此有黑水祠而不記山之所在詳今中國無之矣又按酈道元注水經說書事討亦不能知黑水所經之疑顯郢乇異與也志以爲至裝道入江其言與禹貢不同未爲實錄至於爾鄭通儒漢知其所或是年代久遠遂至理遷無以詳焉漬背顏）岷嶓既藝沱潛既道（岷山在今通化郡汶山縣嶓山在今漢中郡金牛縣也言已去二山之上皆可種藝沱潛二水理從故道水在今蒙陽郡尊昌將嵩水木討）蒙蔡旅平和夷底績（崇恭二山者求課也嶶平言已平理而東蔡也和夷能名水已致功可并琢也蒙山在盧山郡嚴山在崇）厥土青黎（色青而細疏也）自漢川已下諸郡皆其封域舜置十二牧梁州其一也以西方金剛其氣強梁故曰梁州周禮以梁州并雍州梁州當夏殷之間爲蠻夷之國所謂巴賨

彭濮之人也（或曰蜀之帝嚳封其支庶於蜀其後蜀王長曰蠶叢次曰柏濩次曰魚鳧）周末秦惠王使司馬錯伐蜀有其地於天文兼參之猶亦秦之分野（漢之巴蜀廣漢犍爲武都牂柯越巂等郡今通川潾山南平涪陵南川瀘川清化始寧咸安符陽巴川南賓南浦閬中南充安岳盛山雲安犍爲陽安仁壽通義和義資陽南溪武都河池同谷順政陰平江油益昌普安巴西梓潼遂寧蜀郡德陽濛陽唐安臨邛盧山通化臨翼越巂雲南等郡皆是漢之弘農郡西南境今上洛郡）又得楚之交（漢之漢中今漢中洋川安康房陵等郡並宜屬度）秦平天下置郡爲漢中（今漢中洋川安康房陵等郡地也）巴（今通川潾山南平涪陵南川瀘川清化始寧咸安符陽巴川南賓閬中南充盛山雲安安岳之東境地也）蜀（今巴西普安梓潼遂寧益昌蜀郡德陽濛陽唐安臨邛盧山等郡地並是）隴西郡之南境（今河池郡）內史之南境（今上洛郡）其餘土境自漢以後歷代開拓氐羌戎夷之地（今犍爲陽安安岳之西界仁壽通義和義資陽皆故夷郡侯國南漢僰侯國並漢武帝開之置犍爲郡今武都同谷順政懷道同昌陰平江油交川合川通化臨翼江源歸誠靜川蓬山恭化維川雲山越巂雲南洪源等郡並漢以後所開置也）漢武帝置十三州此爲益州領郡八益之爲言隘也言其地險亦曰疆壤益大（漢既滅越而蜀西南夷皆震恐請吏入朝又至益州越巂等郡）王莽末公孫述據有其地後漢建武中平之置益州（領郡九屬國三理雒德陽郡縣今）至獻帝末劉備復據其地魏末平之遂分爲梁益二州晉初因之（益領郡八理成都梁領郡八理南鄭）後又分益州南境置寧州（領郡四理雲南郡今郡）惠帝以後李特據之至穆帝時平之其後沒於苻堅後又復其地安帝時譙縱據之後又收復宋梁益寧三州並因前代（梁領郡二十益領郡二十九寧領郡十九）更置秦州（領郡十四理南鄭）齊及梁初多因

之（梁武帝天監三年刺史夏侯道遷以所部數降西魏南至劍閣悉失之）後魏得漢中亦曰梁州西魏亦因之後入于梁（西魏大統十二年爲梁將蘭欽所陷）梁滅再復其地（將達奚武平漢川尉遲迥平蜀川）自西魏以後所置州郡割裂無常不可詳記○大唐分置十五部此爲山南西道（漢中通川巴川清化洋川順政河池益昌咸安盛山始寧南平符陽壽山等郡是也）山南東道（房陵南賓南浦雲安）劍南道（蜀郡唐安濛陽德陽通義梓潼巴西普安閬中資陽臨邛通化交川越巂南溪寧仁壽犍爲盧山瀘川陽安安岳江原陰平同昌油江臨翼歸誠洪源靜川恭化維川和義雲山蓬山雲安南充等郡）兼分入京畿（上洛安康）隴右道（同谷武都懷道合川）及黔中道（涪陵南川）

漢中郡（東至洋川郡一百二十里南至符陽郡三百里西至益昌郡五百里北至扶風郡六百七十里東南到洋川郡三百九十里西南到益昌郡五百里西北到順政郡二百八十里東北到洋川郡

興道縣界八十六里去西京取駱谷路六百五十二里斜谷路九百三十三里驛路一千二百二十三里去東京取駱谷路二千五百八十里取斜谷一千七百八十九里驛路二千七十八里戶三萬五千一百六十八口十四萬五千二百二十七）

今之梁州（理南鄭縣）春秋至戰國並楚地秦置漢中郡二漢因之（漢高帝始封之地）後漢末張魯據此地改漢中爲漢寧魏武征漢中走張魯復曰漢中郡後劉備破魏將夏侯妙才遂有其地以爲重鎮（先主以魏延後上以將既姜維相繼也守後聞魏將鍾會理兵關中維表請分將護陽平關口後主不從）魏末平蜀又置梁州（領郡八）晉宋齊梁皆爲梁州（理於此晉初領郡八後領郡二十宋齊因之）宋以後更置秦州（亦理於此領郡十四）漢中常以巴蜀扞蔽故劉備初得漢中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是以巴蜀有難

漢中輒沒（公孫述劉備李雄譙縱據蜀漢中皆爲所陷）氐虜鄰接常爲威禦之鎮（蕭齊明帝初後魏大將元英率兵十萬通斜谷圍南鄭刺史蕭懿守拒百餘日不拔而退）後魏亦置梁州（梁天監三年夏侯道遷以州郡入魏大同初復之元帝末又陷於西魏）及漢中郡西魏因之後周改曰漢川郡隋初郡廢而梁州如故煬帝初州廢復置漢川郡大唐爲梁州開元十三年改褒州或爲漢中郡領縣六南鄭（漢舊縣有梁山漢水黃牛山古白雲縣漢中郡故城在縣東北）褒城（漢褒中縣有泉水褒谷又有漢陽平關在縣西北昔蜀先主破魏軍殺大將夏侯妙才於此地有牛泉關晉置之）城固（漢舊縣有黑水）金牛（漢葭萌縣地有嶓冢山禹導漾東流此爲漢水亦曰沔水顏師古云漢上曰沔今縣南有故白水關卽漢李固辭明鍵廣）西（後魏置嶓冢縣隋爲西縣故西樂城在縣西南諸葛亮所立甚險固關城俗名張魯城在縣西四十里陽平關在縣西南今名百牢關諸葛亮墓在縣東南）三泉

洋川郡（東至安康郡五百里南至始寧郡六百一十五里西至漢中郡二百二十里北至京兆府六百二十一里東南到通川郡宣漢縣界三百二十一里西南到符陽郡四百里西北到漢中郡三百七十里東北到安康郡安康縣界二百五十一里去西京一千四百五里去東京二千二百五十里戶一萬三千八百四十九口八萬八千三百二十七）

洋州（今理西鄉縣）春秋戰國皆楚地秦屬漢中郡二漢因之三國時蜀之重鎮（後主時延熙中遣將軍王平守興勢魏將曹爽攻圍不克卽今興道縣）晉宋齊梁亦屬漢中郡西魏後周並爲洋州（因水爲名）及洋川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漢川郡（今漢中郡）大唐復置洋州或爲洋川郡領縣五西鄉（漢成固縣地有洋水漢班超封定遠侯故城在今南梁置西鄉縣）興道（漢成固縣地今縣城卽後魏儻城郡因自然險勢形似盆緣外險內有人亦爲儻道上數里及門池龍亭縣東西月池川北則傍興

置與勢聚入觀切沒黃金漢安陽縣地有黃金城在縣西北八十里後黃左谷扶右道險

因之今縣魏置今縣洋源漢成固縣地武德初於此華陽天寶中改為真符

上洛郡東至南陽郡六百四十里南至安康郡七百二十里西至安康郡七百二十里北至弘農郡四百里東南到武當郡六百六十里西南到安康郡七百二十里西北到華陰郡三百里東北到弘農郡四百里去西京三百里去東京八百六十里戶八千六百三十口五萬三千七百

商州今理洛縣上古商國也春秋時其地屬晉所謂陰地戰國屬秦衛鞅所封商邑也秦平天下屬內史地漢屬弘農郡後漢屬京兆郡晉初為京兆南部後置上洛郡後魏因之西魏又置洛州後周改為商州隋煬帝復置上洛郡大唐為商州或為上洛郡領縣五

上洛漢舊縣有秦嶺山熊耳山洛水丹水有商山亦名楚山四皓所隱其地險阻有王

葬命明威侯王絞曰貌之圖南當荊楚饒富者言四距塞險居阻水回繞而當郎今之鄧十二繞上津漢長利縣宋置北上州又改為上洛郡西魏改為上津郡所封也商於地亦云漢商縣中商洛南有故武關陽南洛商洛古商邑漢商縣此洛南玄扈山洛水所出有冢嶺山舊縣西出洛水所出豐陽漢商縣地有

安康郡東至武當郡七百三十里南至房陵郡二百里西至洋川郡五百四十六里北至京兆府九百界五百六十里東南到房陵郡五百四十里西北到京兆府長安一千一百里去西京九百九十一里去東京一千九百五十六里戶一萬三千七百八十六口七萬七千七百二十三

金州今理西城縣虞舜嘗居之謂之媯墟帝王世紀云媯墟本曰媯汭戰國時屬楚秦屬漢中郡兩漢因之魏以漢中遺人在東垂者置魏興郡即其地也晉宋齊皆因之梁改為南梁州西魏改置東梁州後周以其地出金改為金州隋初因之煬帝初改置西城郡大唐為金州或為安康郡領縣六

西城漢舊縣有晉為魏興郡又改為梁州晉昌安陽漢舊縣有昌安康所於此置安康郡晉日安康縣有漢水不九里洵陽漢舊縣有旬水山名也西魏置洵陽郡後周改為上庸山為清音後日黃平

利武德中置漢西城縣地

房陵郡東至襄陽郡四百五十里南至巴東郡五百里西至安康郡二百六十里東南到襄陽郡四百九十里西北到房陵郡界四百九十里北至武當郡五百七十八里西南到東京一千二百三十里東北到襄陽郡界一千一百八十五里去東京一千七百二十九里戶萬三千二百四十一口六萬八百七十九

房州今理房陵縣古麇庸二國之地麇音春秋楚子敗麇師於坊渚即此地也戰國時楚地秦滅趙徙趙王遷於此其地四塞險固及平天下屬漢中郡兩漢因之魏文帝置新城郡蜀將孟達降魏為新城守後叛歸蜀司馬宣王討平之晉宋齊為新城上庸二郡地梁末置岐州西魏置光遷國後周國廢置遷州隋煬帝初置房陵郡大唐武德初於竹山縣置房州貞觀十年移於今所或為房陵郡領縣四

房陵漢舊縣日房陵後改曰房山有白馬塞山有房山漢水竹山古庸國也有漢上庸縣孟達宮城有金城千里永清漢房陵縣地後周為清從改為上庸上庸漢舊縣也

通川郡東至巴山郡三百里南至洋川郡一百九十六里東南到清化郡二百五十里西南到清化郡三百五十里西北到安康郡一百里東北到安山郡六千里西北到清化郡一百

（冗軍上州京取登昌郡路一千五里東取洋川郡郡谷路約有一千五百七十六里去東京取盛山郡下水從三峽出江陵襄陽南陽路次等郡至東京水陸相去二千八百七十五里戶四千百六十一口十一萬七千三百六十七）

通州（今理通川縣）春秋戰國時並屬巴國秦屬巴郡二漢因之皆屬巴西郡宋齊爲巴渠郡梁於此兼置萬州（以州因地爲名）及東關郡西魏改爲通州（以居四達之路故改）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置通川郡大唐因之領縣七　通川（漢宕渠縣之地後漢分置宣漢縣隋改之）三岡　石鼓（西魏置石州後周置臨清郡）宣漢（及西魏置東關郡並）新寧　末穆（梁置末隋改之）東鄉（後周置石州後周置巴州郡）

潾山郡（東至南充郡四百五十里南至巴川郡新明縣界百七十里西至南充郡二百八十里北至通川郡六百里東南到涪陵郡二百七十里西南到南充郡縣界一百二十九里西北到安郡三百里東北到通川郡六百里去西京一百九里戶五千六百七十六口一萬五千二百）

渠州（今理流江縣）宋齊以上與通川同梁置渠州後魏置流江郡隋初郡廢煬帝初置宕渠郡大唐爲渠州或爲潾山郡臨渠門領縣四　流江（漢宕渠縣故城在今縣東北俗號車騎城是也今縣後周置）潾水（梁置縣及潾州魏改爲潾山郡）潾山（水所出梁置潾渠）渠江

南平郡（東至涪陵郡四百六十里南至南川郡二百六十里西至巴川郡二百里北至潾山郡四百四十里東南到巴川郡二百九十三里西南到瀘川郡七百五十里西北到潾山郡舞水縣二百里東北到涪陵郡三百七十里去西京三千二百三十七里去東京三千四百四十里戶七千三百二十九十二口二萬八千九十八）

渝州（今理巴縣）古巴國（左傳曰巴師伐鄧注云此國今江州巴縣也其所同守）謂之三巴（三巴記曰閬白二水東南流曲折三迴如巴字故謂三巴）秦惠王虜巴王而取其地秦漢並屬巴郡晉亦屬巴郡宋齊因之梁於此置楚州隋初改爲渝州（因渝水爲名）煬帝初州廢置巴郡大唐爲渝州或爲南平郡領縣四　巴（漢江州縣故城在今縣西）南平（貞觀中置第州）江津（有塗山又有明月峽其山石孔形如滿月故以爲名）萬壽（武德三年置）

涪陵郡（東至南賓郡三百十里南至黔中郡三百六十里西至南平郡四百六十里北至南賓郡一百七十里東南到黔中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南平郡四百二十里西北到潾山郡二百七十里東北到南賓郡二百七十里去西京二千五百四十里去東京三千一百八十九里戶九千四百五口四萬三千）

涪州（今理涪陵縣）亦巴國之境秦二漢巴郡之地也蜀晉涪陵郡皆因之宋齊亦同隋初置渝州煬帝廢渝州屬巴郡大唐爲涪州或爲涪陵郡領縣四　涪陵　武龍（本漢涪陵縣地武德二年置以山爲名）樂溫（大唐置有溫山）賓化（唐置改名清山）

南川郡（東至南平郡三百里南至溱溪郡界五十里西至南平郡三百六十里北至南平郡二百十里東南到溱溪郡界二百七十里西南到南平郡七百五十里東北到南平郡二百五十里西北到南平郡二百里去西京三千六百七十七口一萬三千去東京三千二百九十二里戶二千四百七十七口一萬三千）

南州（今理南川縣）亦巴國之地秦漢巴蜀之境大唐武德二年開南蠻置南州四年改爲南州或爲南川郡

縣二：南川（漢江州縣地，唐置）　三溪

瀘川郡（東至南平郡七百五十里，南至遂寧郡五百二十七里，西至南溪郡三百五十里，北至巴川郡五百九十里。東南到巴川郡五百九十里，西南到南溪郡南溪縣一百六十七里，西北到和義郡四百五十里，東北到南平郡。去西京三千二百八十四里，去東京四千一百九十六里。戶一萬四千一百七十二，口三萬八千一百九十九。）

瀘州（今理瀘川縣）古巴子之國。秦屬巴郡，漢屬犍爲郡。後漢因之，晉爲江陽郡，宋齊因之，梁置瀘州，隋初郡廢，煬帝初置瀘川郡，大唐爲瀘州，或爲瀘川郡。領縣六：瀘川（本漢江陽縣，唐改爲瀘川縣）　富義　江安（漢江陽縣地，隋改爲江安縣）　綿水　涇南　合江（漢符縣地，梁置安樂縣，後周改曰合江）

清化郡（東至始寧郡一百二十里，南至咸安郡二百一十里，西至□陽郡一百二十里，北至符陽郡二百里。東南到□川郡一百五十里，西南到咸安郡二百二十里，西北到益昌郡三百二十九里，東北到符陽郡一百九十里。去西京二千二百二十五里，去東京二千五百八十二里。戶二萬七千七百二十，口八萬六千六百一十。）

巴州（今理清化縣）古巴國。秦二漢屬巴郡，晉宋之間爲夷獠所據，不置郡縣。宋末於獠之南置歸化郡，即今郡是也。齊因之。梁置歸化、木蘭二郡。後魏得其地，置大谷郡。隋初郡廢，置巴州。煬帝初州廢，置清化郡。大唐因之。領縣十：清化　曾口（梁置，有木蘭山）　始寧　其章（唐置，有其章山）　歸仁　恩陽（隋置，有恩陽山）　清水　盤道　七盤（唐置）　大牟（唐置）

始寧郡（東至通川郡一百六十二里，南至□內……六十里，西至清化郡一百五十里，北至……）

陽郡符陽縣界一百里，東南到廣納縣東北界八十里，西南到咸安郡五百六十里，西北到符陽郡五百里，東北到州內白石縣一百里。去西京二千八十二里，去東京二千九百三十二里。戶一萬一千八百二十，口五萬三千六百六十五。）

壁州（今理諾水縣）歷代與清化郡同。大唐武德八年分巴州始寧縣之東境置壁州，或爲始寧郡。領縣四：諾水（後魏置，或置諾水郡）　廣納（東七里上有城極山）　白石　東巴

咸安郡（東至通川郡三百四十里，南至始寧郡七十里，西至□州郡二百里，北至清化郡二百一十里。東南到盛山郡六百八十里，西南到南充郡二百八十里，西北到益昌郡五百五十二里，東北到始寧郡三百六十里。去西京二千一百六十二里，去東京三千一百五十里。戶一萬五千七百六十二，口五萬三千三百五十三。）

蓬州（今理大寅縣）古巴國之分。秦二漢屬巴郡，晉屬巴西郡。宋末屬歸化郡，梁置伏虞郡，後周置蓬州（因山爲名）。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清化、宕渠、巴西三郡。大唐復置蓬州，或爲咸安郡。領縣七：大寅（漢閬中縣地，有蓬山）　儀隴（漢閬中縣地，梁置，山上險峻爲理，即梁崇城也）　伏虞（漢宕渠縣地，梁置，今縣城在崇城）　咸安（宋置，隋改之）　大竹　良山　宕渠（漢宕渠縣，隋置，屬宕渠郡）

符陽郡（東至始寧郡三百六十里，南至清化郡二百里，西至益昌郡三百里，北至漢中郡三百里。東南到始寧郡五百里，西南到清化郡一百九十里，西北到益昌郡界二百五十里，東北到洋川郡四百里。去西京取巴路至漢中郡取斜谷路一千四百二十里，去東京取漢中郡取駱谷路一千四百九十里，至益昌郡取斜谷路二千六百里。戶一萬二千，口六千八百一十二。）

集州（今理難江縣）秦屬巴郡。二漢屬漢巴二郡地。晉屬巴西郡。梁置東巴州，後改爲集州。後周兼置平桑郡

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漢川清化二郡大
唐置集州或爲符陽郡領縣三 難江漢宕渠縣地後周置有巴嶺難江 符陽後魏置縣有符水 地平漢宕渠縣地武德初置取天成地平之義
巴川郡東至南平郡一百里南至涪川郡界六百六十二里西至遂寧郡三百九十里北至南充郡四百四十里東南到南平郡二百里西南到瀘川郡五百九十里西北到安岳郡六百六十里東北到遂寧郡三百八十里去西京二千八百十三里去東京三千六百四十二里戶三萬七千一百二十二口九萬二百八十

合州今理石鏡縣 秦二漢屬巴郡宋置東宕渠郡西魏置
合州涪漢二水合處因爲名後周爲宕渠郡隋初郡廢改合州
爲涪州煬帝初州廢置涪陵郡大唐爲合州或爲巴
川郡郡城臨江領縣六 石鏡秦漢墊江縣地有青石山漢時巴蜀爭界久不決一山

朝霹靂石裂自上及下直如引繩遂分郡界至今猶以爲界焉 漢初宋置新興郡 銅梁有銅梁山因爲名蜀都賦曰外負銅梁 赤水隋置因山爲名 巴川 新明
南賓郡東至南浦郡水路二百六十里南至黔中郡六百五十里西至涪陵郡三百五十里北至潾山郡五百十四里東南到南浦郡界四百五十六里西南到黔中郡水路六百六十里西北到瀘山郡四百三十三里東北到南浦郡三百九十里去西京三千八百八十五里去東京二千七百三十七里戶六千五百三十九口四萬一百三

忠州今理臨江縣 秦二漢之巴郡地晉宋皆因之梁置臨
江郡後周兼置臨州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併其地
入巴東郡大唐置忠州或爲南賓郡郡城臨江領縣五
臨江漢舊縣有盬溪 豐都漢枳縣地 墊江漢舊縣 南賓漢臨江縣地武德初置今
[illegible] 桂溪

南浦郡東至雲安郡二百九十八里南至清江郡六百八十三里西至潾山郡四百五十里北至盛山郡二百三十二里東南到雲安郡三百一十二里西南到南賓郡界九十六里西北到潾山盛山兩郡界一百七里去西京二千七百四十三里去東京二千五百三十里戶五千一百七十七口二萬四千三百五十二

萬州今理南浦縣 秦二漢巴郡之地晉屬巴東郡宋及齊
皆因之後周置安鄉郡後改爲萬川郡兼置南州隋
初郡廢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巴東郡大唐武德初
置浦州後改爲萬州或爲南浦郡領縣三 南浦漢朐
䏰縣地䏰音如尹反 梁山有高梁山後周置縣 武寧漢臨江縣地後周初置源陽縣又改爲武寧縣

閬中郡東至咸安郡三百里南至南充郡三百里西至普安郡三百里北至益昌郡二百八十八

里東南到南充郡三百六十里西南到梓潼郡三百一十五里西北到普安郡二百里東北到清化郡二百八十里去西京一千九百一十五里去東京二千六百六十里戶一萬八千二百二十口十一萬七百二十六

閬州今理閬中縣 秦二漢屬巴郡晉爲巴郡宋齊因之居
蜀漢之半又當東道衝要梁置北巴州及北巴郡西
魏平蜀置崇州及盤龍郡隋初郡廢煬帝初置巴西
郡大唐爲崇川先天中改爲閬州或爲閬中郡郡城今古閬中城名曰高城前臨閬水郡據連岡領縣九 閬中漢舊縣有靈山天柱山 蒼
溪晉安 西水宋置有 奉國梁置白馬義陽二郡後魏爲縣 南部漢充國縣地後周置縣 新井 新政 岐坪

南充郡東至潾山郡一百八十里南至巴川郡四百四十里西至遂寧郡三百五十里北至閬州四百

郡三百里東南到瀘山郡二百八十六里西南到遂寧郡一百七十五里西北到梓潼郡三百六十五里東北到盛安郡二百八十里去西京二千五百五十八里去東京三千四百二十里戶三萬五千四百四十一口六萬八千六百七十二

果州今理南充縣 亦巴子國地秦二漢並屬巴郡晉爲巴西郡宋齊因之隋併其地入巴西郡今閬中縣大唐初屬崇州武德四年分置果州因果山爲名或爲南充郡領縣六

南充 西充武德中置 相如梁置梓潼郡有司馬相如故宅因以爲名 流溪

岳池 朗池宋南宕渠郡在此置有漢司馬相如琴臺

安岳郡東至巴川郡六百六十一里南至資陽郡三百七十八里西至安陽郡一百八十里北至遂寧郡一百六十里東南到巴川郡六百六十里西南到資陽郡三百四十八里西北到梓潼郡二百四十八里東北到遂寧郡一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五百四十九里去東京二千一百三里戶一萬一千五百四十九口五萬五千一百六十九

普州今理安岳縣 秦時巴郡之西境及夜郎國之地漢犍爲巴郡之境後巴郡秦置犍爲郡漢置李雄之亂爲羌夷所據梁置普慈郡後周置普州隋煬帝初州廢以地入資陽郡大唐復置普州或爲安岳郡領縣六

安岳後周置郡城因山爲名郡城四面險固 安居後周曰柔劉縣因山爲名 普康 樂至武德中置縣西有樂至池 崇龕 普慈

盛山郡東至雲安郡四百六十五里南至南浦郡三百六十二里西至通川郡三百里北至通川郡四百九十里東南到南浦郡一百三十里西南到南浦郡梁山縣一百五十三里西北到通川郡石鼓縣一百三十八里東北到雲安郡界二百八里去西京一千七百二十七里去東京後郡水路至江陵郡一千四百六十八里從江陵郡水陸相承至京二千六百七十九里戶五千六百四十四

口三萬一百二十五

開州今理盛山縣 秦二漢屬巴郡晉宋以來並屬巴東郡後周爲同安郡隋廢之以屬巴東郡大唐置開州或爲盛山郡領縣三

盛山漢朐䏰縣地蜀先主置漢豐縣 萬歲宋武帝置巴渠縣後周武帝改之 新浦宋武帝置本盛山後周道河安郡

雲安郡東至巴東郡一百三十三里南至清江郡五百里西至南浦郡一百九十八里北至通川郡一百二十六里東南到巴東郡三百三十里西南到盛山郡二百八里西北到南浦郡一百九十七里東北到巴東郡三百三十里去西京二千四百八十二里去東京二千一百七十五里戶一萬[illegible]千七百二十六口七萬七千三百三十一

夔州今理奉節縣 春秋時爲魚國後屬楚秦二漢屬巴郡三國時屬蜀先主自猇亭敗退屯魚復白帝改爲永安其後吳將全琮來襲不克晉宋齊並屬巴東郡齊兼置巴州於此領郡梁置信州隋亦爲巴東郡大唐武德二年避皇外祖諱改信州爲夔州其後或爲雲安郡郡城[illegible]江領縣四

奉節[illegible]漢魚復後[illegible]有魚復故城在北赤甲城[illegible]漢之[illegible]又有[illegible]及諸葛亮八陣圖[illegible] [illegible]時聽[illegible]地今縣有[illegible]戶故城[illegible]

雲安下[illegible]

巫山郡秦昭王十年伐楚取巫郡及黔中郡是也故城在今縣北[illegible]山及高都山[illegible]所謂巫山

大昌晉武帝置因[illegible]之高丘之[illegible]晉置建平郡[illegible]

牧[illegible]爲郡峽東至[illegible]不知[illegible]義郡三百一十里[illegible]

西至[illegible]北至[illegible]里[illegible]東南到[illegible]西南到[illegible]北到[illegible]一百[illegible]去西京二千[illegible]七百[illegible]水路相承[illegible]四十二口九萬九千四百九十

嘉州（今理龍游縣）故夜郎國漢武開之置犍為郡後漢晉
宋齊皆因之西魏置眉州後周改為青州尋又改為
嘉州并置平羌郡隋煬帝置眉山郡大唐為嘉州或
為犍為郡領縣八　龍游（漢南安縣有沫水在水日有江南水二水之會）玉津（漢南
安徙）夾江　峨眉（有峨眉山）犍為　平羌　羅目　綏山（漢武
陽縣故城在今縣東）
陽安（郡東至安岳郡一百八十里南至貴陽郡二百里西至蜀郡一百二十里北至梓潼郡一百五十五里東南到資陽縣二百二十里西南到仁壽郡一百八十里西北到蜀郡一百五十里東北到梓潼郡一百五十五里去西京二千五百二十九里去東京三千二百六十六里戶二萬二千一百一十九口一十萬九千六百九）
簡州（今理陽安縣）漢廣漢犍為二郡地後漢及晉皆因

之宋齊為蜀廣漢二郡地西魏於此置資州後周明
帝移資州於資陽縣隋置簡州（州境有簡池故名）煬帝初州
廢併其地入蜀郡大唐復置簡州或為陽安郡領縣
三　陽安（漢牛鞞縣地鞞音必美反後魏置縣）金水（漢新都縣地西魏置今郡有銅官山漢文帝以賜鄧通鑄錢）平泉
仁壽郡（東至資陽郡二百三十五里南至和義郡三百六十里西至通義郡八十里北至蜀郡二百里東南到通義郡一百里西南到犍為郡一百九十里西北到通義郡一百里東北到陽安郡一百八十里去西京二千五百一十里去東京三千三百十四里戶九百一十四口八萬九千一百九十六）
陵州（今理仁壽縣）二漢屬犍為二郡地晉因之宋齊屬
犍為寧蜀二郡地梁置懷仁郡西魏置陵州（因陵井為名）
隋置崇山郡大唐為陵州或為仁壽郡領縣六　仁
壽（[illegible]西魏置普寧[illegible]山因以為名）井研（[illegible]地）始建（[illegible]縣地）　唐福　貴平（漢資中縣後周置今縣有貴平山）籍（漢廣武[illegible]縣也）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七十五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七十六

州郡六

古梁州下 今置郡三十七 縣一百六十

通義 眉 五縣 通義 青神 彭山 丹稜 洪雅

和義 榮 六縣 旭川 應靈 威遠 資官 公井 和義

資陽 資 八縣 盤石 丹山 資陽 龍水 內江 月山 銀山 清溪

南溪 戎 五縣 南溪 開邊 義賓 歸順 僰道

河池 鳳 四縣 梁泉 河池 兩當 黃花

武都 武 三縣 將利 盤堤 覆津

同谷 成 三縣 上祿 同谷 長道

順政 興 三縣 順政 鳴水 長舉

懷道 宕 二縣 懷道 良恭

同昌 扶 四縣 同昌 鉗川 帖夷 尚安

陰平 文 二縣 曲水 長松

油江 龍 二縣 江油 清川

交川 松 三縣 嘉誠 平康 交川

合川 疊 二縣 合川 常芬

益昌 利 六縣 綿谷 景谷 嘉川 益昌 葭萌 胤山

普安 劍 八縣 普安 梓潼 武連 黃安 陰平 劍門 臨津 永歸

巴西 綿 九縣 巴西 魏城 西昌 涪城 羅江 昌明 龍安 神泉 鹽泉

梓潼 梓 八縣 郪 鹽亭 射洪 飛烏 通泉 玄武 銅山 永泰

遂寧 遂 五縣 方義 青石 長江 遂寧 蓬溪

蜀郡 益 十縣 成都 新都 蜀 溫江 郫 新繁 雙流 犀浦

廣都 靈池

德陽 漢 五縣 雒 德陽 什邡 金堂 綿竹

濛陽 彭 四縣 九隴 濛陽 導江 唐昌

唐安 蜀 四縣 晉原 新津 青城 唐安

臨邛 邛 七縣 臨邛 大邑 安仁 依政 蒲江 火井 臨溪

盧山 雅 五縣 嚴道 榮經 百丈 漢源 盧山

通化 茂 四縣 汶山 汶川 石泉 通化

臨翼 翼 四縣 衛山 翼水 雞川 昭德

江源 當 三縣 通軌 谷和 利和

歸誠 悉 二縣 左封 歸誠

靜川 靜 二縣 悉唐 靜川

蓬山 柘 二縣 柘 喬珠

恭化 恭 三縣 和集 烈山 博恭

維川 維 三縣 薛城 小封 定廣

雲山 奉 一縣 定廉

越嶲 嶲 七縣 越嶲 蘇祁 昆明 邛部 會川 西瀘 臺登

雲南 姚 三縣 姚城 瀘南 長明

洪源 黎 三縣 漢源 通望 飛越

通義郡 東至仁壽郡八十里南至犍為郡一百三十七里西至臨邛郡二百里北至唐安郡二百里東南到仁壽郡一百里西南到盧山郡三百九十里西北到臨邛郡一百六十里東北到仁壽郡籍縣

一百一十里去西京二千一百五十里去東京三千二百八十里戶四萬四千六百四十四口一十七萬五千四百五

眉州（今理通義縣）漢屬犍爲郡地，後漢及晉皆因之，宋齊亦然。梁置齊通郡及青州，西魏改青州爲眉州（因峨眉山爲名）。隋煬帝以其地入眉山郡。大唐復置眉州，或爲通義郡。領縣五：通義、彭山（漢武陽縣地，有彭祖冢，即岑彭死處）、洪雅、青神（縣在青衣江，西魏後周置青衣郡）、丹稜

和義郡（東至巴西郡四百九十里，南至犍爲郡三百里，西至南溪郡四百里，南至仁壽郡二百六十里，東南到遂川郡四百一十里，西南到犍爲郡六百一十里，西北到仁壽郡三百二十里，東北到資陽郡界二百一十九里，去西京二千九百一十里，去東京三千七百四十里，戶五千一百九十，口一萬六千四百九十七）

榮州（今理旭川縣）漢屬犍爲郡，後漢、晉、宋皆因之。齊置南安郡。隋屬資陽郡。大唐置榮州（因榮德山爲名），或爲和義郡。領縣六：旭川（漢南安縣地，隋置大牢縣，貞觀初改之）、威遠、公井、應靈、資官、和義（隋置）

資陽郡（東至巴川郡五百六十五里，南至和義郡一百六十里，西至仁壽郡一百二十里，北至安岳郡二百七十里，東南到和義郡一百四十里，西南到仁壽郡二百六十里，西北到安陽郡二百里，東北到安岳郡三百三十里，去西京二千六百六十里，去東京三千五百一十里，戶二萬八千五百一十四，口九萬六百六十二）

資州（今理盤石縣）漢屬犍爲郡，後漢、晉、宋、齊並同。西魏置資州（州城在今州北，資陽故縣界）。後周置資中郡。隋煬帝初置資陽郡。大唐爲資州，或爲資陽郡。領縣八：盤石、資陽（有大山）、內江、丹山、龍水、月山、銀山、清溪（並漢資中縣地）

南溪郡（東至瀘川郡三百五十里，南至南溪縣胡明蕃界三百一十三里，西至犍爲郡至津界二百二十里，北至和義郡二百八十里，東南到瀘川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夷獠州四百一十里，西北到犍爲郡三百五十里，東北到和義郡四百里，去西京三千四百四十里，去東京四千四百十里，戶四千三百九，口一萬三千七百七十一）

戎州（今理僰道縣）故僰侯國。漢屬犍爲郡，後漢、晉、宋、齊皆因之。梁置六同郡及戎州。隋置犍爲郡。大唐爲戎州，或爲南溪郡。領縣五：南溪（有青衣水，又黑水，自北南流經於此）、僰道（秦時破滇通五尺道，漢開蜀故徼，使蜀唐蒙發蜀卒理道，自僰道抵牂牁，即此）、義賓、開邊、歸順（貞觀中僰籍後因置）（並漢僰道縣地）

河池郡（東至扶風郡四百里，南至漢中郡三百九十五里，西至同谷郡四百五十里，北至汧陽郡四百三十里，東南到漢中郡褒城縣界二百七十里，西南到順政郡長舉縣界一百九十里，西北到天水郡五百三十二里，東北到扶風郡陳倉縣界一百四十里，去西京五百九十里，去東京一千四百五十三里，戶五千七百七十，口二萬五千五百二十）

鳳州（今理梁泉縣）春秋氏羌之所居。秦屬隴西郡，兩漢屬武都郡，晉因之。惠帝時沒于楊茂搜。後魏置固道郡，兼置南岐州。後周廢郡置鳳州。隋煬帝初廢州置河池郡。大唐爲鳳州，或爲河池郡。領縣四：梁泉（漢故道縣）（治後魏，今縣理）、兩當（漢故道縣地，後魏置兩當郡）、河池（漢舊縣，一名仇池，因川爲名）、黃花（有黃花川爲名）

武都郡（東至同谷郡一百三十里，南至陰平郡二百五十里，西至懷道縣二百七十里，北至同谷

郡四百一十里東南到陰平郡曲水縣三百五十里西南到同昌郡三百二十里西北到懷道郡良恭
縣二百六十里東北到同谷郡同谷縣三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二百里去東京一千八百五十里
戶二千九百二十一萬四千八百五十口
武州今理將利縣古白馬氐之國西戎之別種也天池大
澤在其西漢武帝置武都郡後漢因之蜀後主時得
之建興七年爲諸葛亮所定晉爲武都郡後沒于楊茂搜後魏亦
爲武都郡西魏置武州後周亦爲武都郡隋初郡廢
煬帝又置武都郡大唐爲武州或爲武都郡領縣三
將利。覆津後魏置武街郡仍置覆津縣盤提漢河池縣地後魏置縣
同谷郡東至河池郡四百五十里南至武都郡三百三十里西至懷道郡五百八十里北至天水
郡四百二十里東南到順政郡二百四十里西南到武都郡三百四十里西北到臨洮郡三百八十

里東北到天水郡三百里去西京一千三十里去東京一千八百三十里戶四千七百二十二口一
萬九千六百九十
成州今理上祿縣古白馬氐國二漢屬武都郡晉置仇池
郡後沒于楊茂搜等後魏又曰武都郡兼置南秦州
西魏改爲成州隋初郡廢煬帝初置漢陽郡大唐爲
成州或爲同谷郡領縣三 上祿漢舊縣有仇池晉末爲楊茂搜
所據其土地百頃四方壁立城絶險因自然有樓櫓卻敵之狀東西二門盤道可七里上有岡阜泉源氐
於上墻立宮室囷倉皆爲板屋土牆所理處名洛谷 長道漢上祿縣地有祁山上有城極高巖固其
山九州之名阻蜀後主建興六年諸葛亮攻祁軍不拔 同谷漢下辨縣舊名武街城
順政郡東至漢中郡二百四十里南至宕昌郡五百四十九里西至同谷郡三百四十里北至河
池郡三百五十里東南到漢中郡二百八十里西南到武都郡覆津縣界二百里西北到同谷郡

三百八十里東北到河池郡河池縣界一百五十里去西京九百三十五里去東京一千七百一十
里戶一千九百七十九口一萬九百六十五
興州今理順政縣戰國時爲白馬氐之東境二漢屬武都
郡晉惠帝時爲楊茂搜所據其後爲苻堅所破置武
興蕃王國後魏置東益州西魏改爲興州兼置順政
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復置郡大唐爲興州或爲順政
郡領縣三 順政漢沮縣地後魏置略陽縣沔水發源於此一名沮水有小西山有穴
方可二尺餘有水有丙穴口西兩因以爲名左思蜀都賦所謂嘉魚出於丙穴 長舉西魏置梁頭郡
有甬滄 嗚水西魏置落叢郡
懷道郡東至武都郡二百七十里南至同昌郡四百一十里西至合川郡二百四十里北至和政
郡二百五十里東南到

宕州今理懷道縣宕浪又秦漢以來爲諸羌之地後魏始封
爲藩國後周置宕昌國武帝置宕州隋置宕昌郡大
唐爲宕州或爲懷道郡領縣二 懷道後周置 良恭周置
置陽宕縣隋改之
同昌郡東至武都郡三百二十里南至陰平郡六百里西至交川郡三百一十里北至懷道郡四
百一十里東南到陰平郡一百六十里西南到交川郡三百里西北到故芳州三百二十里東北到
武都郡三百一十里去西京一千六百一十里去東京二千四百里戶二千三百二十口一萬三千
七百六十
扶州今理同昌縣歷代爲戎之地西魏逐吐谷渾於此置

鄧州及鄧寧郡隋初改曰扶州又改曰同昌郡大唐因之或為同昌郡領縣四 同昌 帖夷 尚安 [illegible] 水東南至入白水 鉗州

陰平郡東至益昌郡四百九十里南至油江郡五百二十里西至同昌郡一百六十里北至武昌郡二百三十里東南到益昌郡四百九十里西南到同昌郡同昌縣二百一十里西北到同昌郡一百六十里東北到武都盤堤一百里去西京一千四百五十里去東京二千九十里戸一千六百七十口八萬四千八十五

文州今理曲水縣 古氐羌之境漢開西南夷置陰平道屬廣漢郡後漢因之蜀亦得之後主建興七年諸葛亮定之其後鍾會伐蜀姜維表請備陰平橋頭後主不從鄧艾自陰平景谷步道懸兵束馬逕油江出綿竹以滅蜀即此是也晉置陰平郡宋嘉末沒于楊茂搜西魏平定始置文州及盧北郡隋廢為縣併屬武都郡大唐復置文州或為陰平郡領縣二

曲水 長松

油江郡東至益昌郡四百里南至巴西郡三百五十里西至交川郡三百三十里北至陰平郡三百三十里東南到普安郡二百九十里西南到通化郡三百二十里西北到同昌郡六百里東北到益昌郡四百里去西京二千一百六十里去東京三千一十五里戸九百二十口五千二百

龍州今理江油縣 秦漢及魏為無人之境晉得之屬陰平郡宋齊皆因之後魏置油江郡西魏置龍州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置平武郡大唐為龍州或為油江郡領縣二 油江 有石門山與氐羌分界蜀時以劍閣阻以石門是也鄧艾伐蜀自陰平至江郡北 清川

交川郡東至同昌郡三百三十里南至臨翼郡一百八十里西至[illegible]里北至吐蕃界九十里東南到通化郡三百里西南到江源郡二百九十里西北到吐蕃界五十里東北到同昌郡三百里去西京二千一百五十里去東京三千五十里戸一千五口五千六百五十

松州今理嘉誠縣 歷代諸羌之域晉屬汶山郡宋齊亦得之後為西魏後周所有隋屬汶山同昌二郡大唐武德元年置松州或為交川郡領縣三 嘉誠 有甘松嶺江水發源之方 交川 平康

合川郡東至臨道郡二百四十里南至吐蕃界三十里西至吐蕃界九十里北至臨洮郡一百八十里東南到同昌郡三百四十里西南到吐蕃界七十里西北到吐蕃界七十里東北到順政郡四百三十里去西京一千七百六十里去東京二千五百六十里戸一千三百一十口七千五百一十五

疊州今理合川縣 歷代羌戎之境後周逐諸戎而有其地置五香郡後置疊州隋屬同昌郡大唐為疊州或為合川郡領縣二 合川 常芬

益昌郡東至符陽郡三百里南至閬中郡二百八十里西至油江郡四百里北至漢中郡四百三十里東南到閬中郡三百一十里西南到普安郡一百里西北到陰平郡四百九十里東北到漢中郡五百里去西京一千三百四十里去東京二千一百九十里戸一萬三千九百一十口四萬四千六百

利州今理綿谷縣 春秋戰國時為蜀侯國 白益昌之西南至蜀川悉為蜀侯國之地此葭萌之北境 秦滅蜀其地入蜀郡二漢屬廣漢郡蜀先主分屬梓潼郡晉屬晉壽郡宋齊因之後魏立益州世號為小益州梁曰黎州西魏復曰益州尋改為

利州後周亦爲晉壽郡隋初郡廢煬帝初置義城郡
大唐爲利州或爲益昌郡領縣六 綿谷漢葭萌縣地東晉置興安縣隋改之 嘉川漢葭萌縣地宋置興樂縣後魏改之 葭萌漢壽縣地後魏置新巴郡 景谷漢白水縣宋曰平興縣隋改之 益昌古劍閣道秦使司馬錯伐蜀所由謂之石牛道漢葭萌縣地 胤山
普安郡東至益昌郡二百里南至梓潼郡三百六十里西至巴西郡二百里北至益昌郡一百六十里東南到閬中郡三百里西南到巴西郡二百八十里西北到由江郡二百九十里東北到益昌郡三百里去西京一千六百六十里去東京二千六十里戶一萬二千三百七十口六萬一千六百八十
劍州今理普安縣 秦屬蜀郡漢屬廣漢郡後漢因之晉屬
梓潼郡宋齊亦然梁置南梁州後改爲安州西魏改
爲始州後置普安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復置大唐爲
始州後改爲劍州或爲普安郡領縣八 普安漢梓潼縣地 武連宋置武功縣後魏改之 陰平宋置陰平郡魏置龍州隋廢 梓潼西魏置梓潼郡隋爲梓潼縣有五婦山 黄安晉曰劍門有梁山亦曰大劍華陽劍門山有姜維拒鍾會故壘大劍山有劍閣即張載作銘所 臨津 永歸
巴西郡東至普安郡二百里南至梓潼郡一百三十里西至通化郡四百里北至由江郡二百五十里東南到梓潼郡一百二十里西南到德陽郡一百八十里西北到由江郡二百五十里東北到普安郡二百八十里去西京二千五百里去東京二千八百五十里戶三萬六千二百六十口一十六萬八千
綿州今理巴西縣 秦屬蜀郡漢屬廣漢郡蓋涪水之所經
焉晉屬梓潼郡宋齊亦屬梓潼郡西魏兼置潼州隋

初郡廢改潼州爲綿州煬帝初州廢置金山郡大唐
爲綿州或爲巴西郡今郡城即漢涪城縣是也任成郡東北之要害時大將常鎮之
領縣九 巴西 涪城東晉置始平郡隋改之昔後漢吳漢入蜀其裨將臧宮拔涪城斬公孫恢即此 昌明有[illegible]漢水 魏城 羅江 龍安松嶺關在縣西北七十里 神泉 西昌 鹽泉
梓潼郡東至南充郡二百五十里南至安岳郡三百四十里西至德陽郡二百二十里北至普安郡三百六十里東南到遂寧郡二百五十里西南到陽安郡一百八十里西北至巴西郡一百三十里東北到閬中郡三百一十五里去西京一千九十里去東京二千九百二十里戶五萬五千五百口二十萬三千一十五
梓州今理郪縣 秦屬蜀郡二漢屬廣漢巴西二郡地晉宋
齊並屬廣漢郡梁末置新州西魏兼置昌城郡隋初
郡廢改新州爲梓州煬帝初州廢置新城郡大唐爲
梓州或爲梓潼郡郡城左帶涪水右挾中江居水陸之衝要領縣八 郪漢舊縣故城在西南 射洪 通泉漢廣漢縣地 鹽亭 飛烏因山爲名 玄武晉五同城縣生 銅山 永泰漢充國縣
遂寧郡東至南充郡一百七十里南至巴川郡三百八十里西至安岳郡一百六十里北至梓潼郡二百五十里東南到巴川郡三百八十里西南到安岳郡一百四十里西北到梓潼郡二百五十里東北到南充郡一百七十里去西京二千三百三十里去東京三千一百六十里戶三萬四千一百八十口九萬六千八百六十
遂州今理方義縣 秦屬蜀郡漢屬廣漢郡後漢及晉並同
宋爲遂寧郡齊梁置東遂寧郡後周置遂州及興西
郡隋初郡廢煬帝初置遂寧郡大唐爲遂州或爲遂

郡戶縣五　方義漢廣漢縣地　長江　蓬溪　青石宋置

曰晉興後魏曰始興隋改之曰遂寧

蜀郡東至陽安郡七十里南至仁壽郡二百里西至濛陽郡七十里北至德陽郡一百里東南到

安郡一百五十里西南到唐安郡一百里東北到十里西北到濛陽郡九隴縣界七十里東北到

陽郡一百一十里去西京二千三百七十里去東京千二百一十里戶一十五萬六千八百一十口八三

十五萬八千三十

益州今理成都縣秦置蜀郡兩漢因之王莽末公孫述

後漢末劉備西晉末李特東晉末譙縱並都於此（述為後漢吳漢平之 蜀後主劉禪為鄧艾平之 李特為晉將桓溫平之 譙縱為劉裕所滅 堅所滅後蜀頓之）

初晉武帝改為成都國亦復舊

宋齊並為蜀郡自魏晉宋齊梁皆為益州八郡晉領郡

郡二十九宋齊並同皆理於此　梁置始康郡西魏廢之後周置蜀

郡隋初廢煬帝初復置大唐為益州或為蜀郡領縣十　成都漢舊縣有武擔山在

西北古蜀王妃死使五丁擔土於此為冢故名武擔亦曰中

江亦曰市橋　錦江在縣南　故蜀有七橋

禹貢江沱在西　新都漢舊縣　郫漢舊縣今縣北有郫故城在古成都縣東

在漢今縣東　溫江　新繁江有

漢廣都縣地　犀浦　靈池　雙流

德陽郡東至梓潼郡二百二十里南至蜀郡一百

南到陽安郡七十里北至巴西郡八十一里東

里西到金水縣界六十里西南到蜀郡一百

西北到濛陽郡九隴縣界六十里東北到巴西

一郡一百八十里去西京二千二百里去東京三千

一百一十里戶六萬一千三百七十口三十六萬

四千

二百

漢州今理雒縣秦屬蜀郡漢屬廣漢郡後漢因之而兼置

益州二理於此晉置新都郡宋齊為廣漢郡隋併入

蜀郡大唐因之垂拱二年分雒縣置漢州或為德陽

郡益州有三蜀是其一　領縣五　雒漢舊縣有白馬

又有雒故城在今縣南

平上　什邡漢什邡縣所封雍齒　綿竹漢舊縣今又舊置晉縣郡

岩山縣在北蜀將諸葛瞻於此與魏將鄧艾戰因為京觀　金堂

竹所居　德陽

濛陽郡東至德陽郡三百七十里南至蜀郡一百五里西

六十里東至北到彭州南到廣安

部青城縣東北到新繁縣三十里西

三十里東北到濛陽郡什邡縣七十里去西京二千

三百三十里去東京三千一百六十里戶五萬五千

千八百八十一口三十六萬一千

三十八

彭州今理九隴縣秦二漢屬蜀郡晉以後為蜀遂寧二郡

地梁置東益州後周廢州置九隴郡隋初郡廢後置

濛州煬帝初州廢併其地入蜀郡大唐因之垂拱二

年分九隴縣置彭州或為濛陽郡領縣四　九隴新

繁縣有茶山有天彭山在西有玉壘山漢汶山有湔江有

白鹿山作對立如闕秦以李冰為蜀守冰

堅山灌田人大發其

有工氏以灌溉旁有九龍與

山山連後以有淀水在此禹貢云

其山連一定有沱水在此

唐安郡東至蜀郡一百里南至臨邛郡一百一十四里

十五里東至青城山八十里北至濛陽郡導江縣

百里西南到通濟郡二百里東北到蜀郡一百里

去西京二千四百八十里去東京三千一百七十里

里戶五萬五千二百九十口三十四萬三千一百

蜀州今理晉原縣　秦二漢屬蜀郡晉初因之後置晉康郡

宋齊為晉康郡後周廢之隋屬蜀郡大唐初因之垂

拱二年分晉原縣置蜀州或為唐安郡領縣四　晉

原有鶴鳴山張道士隱處　青城齊置齊基郡後周改之有青城山　新津後周置後爲郡
唐安
臨邛郡東至唐安郡一百一十里南至通義郡三百里西至羌界一百三十里以山爲界以西爲羈縻州按亦無道路北至唐安郡一百一十里東南到通義郡一百六十里西南到盧山郡一百里西北到夷界一百二十里以山爲界險阻更無羈縻去西京二千五百一十五里去東京三千三百七十里戶三萬八千八十五口一十八萬八百七十五
邛州今理臨邛縣　秦漢並屬蜀郡邛南有邛來山　後漢及晉皆因
之宋齊並屬晉康郡西魏置邛州後周置臨邛郡隋
廢爲縣併入臨邛縣大唐復置邛州或爲臨邛郡領
縣七　臨邛漢舊縣有火井　安仁　大邑　依政　蒲江西魏置蒲原郡　臨溪　火井

盧山郡東至臨邛郡二百里南至郡內嚴道縣界一百五里西至羅岩州界三百八十里北至臨邛郡二百七十五里東南到通義郡三百四十里西南到洪源郡二百里西北到吐蕃野城界五百七十里東北到臨邛郡二百里去西京一千七百二十里去東京三千五百五十里戶九千四百八十口四萬七千八百三十
雅州今理嚴道縣　秦漢屬蜀郡晉初爲漢嘉郡永嘉後李
雄之時此地蕪廢西魏置蒙山郡隋初郡廢置雅州
煬帝初州廢置臨邛郡大唐爲雅州或爲盧山郡領
縣五　嚴道漢舊縣有蒙山禹貢云蔡蒙旅平謂此也　百丈有邛來山本名邛筰邛水所出又有九折坂漢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此而迴　盧山有靈山關關外即吐蕃界　榮經
漢源
通化郡東至巴西郡四百里南至濛陽郡三百七十里西至維川郡二百二十八里北至臨翼郡一百二十里東南到濛陽郡綿竹文山二縣界耳接山一十里西南到蠶陵州三百七十里西北到臨翼郡一百里東北到巴西郡龍安石泉二縣界松嶺關一百七十里去西京二千七百一十四里去東京三千三百六十里東北取臨翼交川南部去東京二千三百六十四里南取蜀路去東京三千五百五十里東北取臨翼交川所部去西京三千一百一十里戶二千四百八十五口一萬三千二百
茂州今理汶山縣　禹貢岷山導江發跡於此本冉駹國地　漢武帝開其地屬蜀郡後漢因之晉屬汶山郡宋
齊皆因之梁置繩州後周改爲汶山郡隋初改汶州
曰蜀州尋復爲會州煬帝初州廢置汶山郡大唐初
爲南會州後改爲茂州或爲通化郡領縣四　汶山
石泉漢蜀山縣有岷山　汶川漢廣柔縣故城在西故桃關公孫經過唯此路繩橋　通化

臨翼郡東至通化郡石泉縣八十里南至通化郡一百二十里西至歸誠郡一百九十里北至交川郡一百八十里東南到通化郡二百里西南到歸誠郡一百五十里西北到通化郡利溪山爲界八十里東北到交川郡八十里去西京二千四百四十里去東京三千二百七十里戶一千八百三十四口九千一百九十
翼州今理衛山縣　二漢屬蜀郡齊梁以上與茂州同後周
爲清江郡隋廢之以其地入汶山郡大唐爲翼州或
爲臨翼郡領縣四　衛山　雞川　翼水漢蠶陵縣故城在今縣西有蠶陵山因以爲名　昭德
江源郡東至臨翼郡二百七十里南至臨翼郡翼水縣八十里西至　北至　里東南到歸誠郡界三十里西南到靜川郡歸誠縣界西北至故通軌縣二百里以西即生羌東北到交川郡三百里去西京二千一百一十里去東京三千九百里戶一千九百

一十口一萬四百口

當州（今理通軌縣）歷代諸羌地，後周置覃州郡，隋廢，其地入汶山郡。大唐貞觀中置當州，或為江源郡。領縣三：

通軌　和利　谷和

歸誠郡（東至臨翼郡一百九十里，南至臨翼郡二百五十里，西至靜川郡六十里，北至靜川郡八十里。東南到翼州界一百里，西南到臨翼郡界一百九十里，西北到江源郡界，北到臨翼郡一百五十里。去西京二千九百六十四里，去東京二千七百六十六里。戶八百七十八，口三千八百六十。）

悉州（今理左封縣）大唐顯慶中割當州置悉州，或為歸誠郡。領縣二：

左封　歸誠

靜川郡（東至歸誠郡界六十里，南至臨川郡界一百三十里，西至平戎城一百里，北至江源郡界六十里。東南到臨翼郡嶺一百四十里，西南到恭化郡界六十里，西北到蓬山郡界三十五里，東北到江源郡六十里。去西京三千二十里，去東京四千一十里。戶一千六百一十五，口七千六百一十一。）

靜州（今理悉唐縣）土地與當州同。大唐置靜州，或為靜川郡。領縣二：

悉唐　靜川

蓬山郡（東至靜川郡一百二十里，南至維川郡三百四十里，西至郡內長嶺九十里，北至恭化郡三百八十里。東南到靜川郡界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　里。去西京三千一百五十里，去東京三千九百里。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一百二十三。）

柘州（今理柘縣）土地與當州同。大唐置柘州，或為蓬山郡。領縣二：

柘　喬珠

恭化郡（東至蓬山郡界三十五里，南至維川郡三百三十里，西至　里，北至柘州　里。西北到白崖鎮七十里，東南到通化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平戎城一百一十里，西北到恒嶺鎮四十里，東北到靜川郡界　里。去西京三千一百二十八里，去東京一千九百五十里。戶一千三百九十三，口四千一百四十五。）

恭州（今理和集縣）北接吐蕃，土地與當州同。大唐置恭州，或為恭化郡。領縣三：

和集　博恭　烈山

維川郡（東至恭化郡二百三十里，南至江源郡界二百六十里，西至靜城郡界二百三十里，北至　里。東北到翼郡界九十里，西南到吐蕃界百六十里，西南到白狗嶺六十二里，東南到羅蕃州一百三十里，東北到通化郡二百二十八里。去西京二千七百一十里，去東京三千五百六十里。戶一千六十，口三千九百。）

維州（今理薛城縣）古羌夷地，昔姜維北討汶山叛羌，即其地也。隋置薛城戍。大唐武德初於姜維故城置維州，或為維川郡。領縣三：

薛城　定廉　小封

雲山郡（東至維川郡界四十里，南至霸州城八十里，西至大賀軍一百三十里，北至真符　里。東南到大戍七十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　里。去西京二千八百里，去東京二千六百里。戶三百七十二，口一千六百五十二。）

奉州（今理定廉縣）蠻夷之地，南接吐蕃。大唐開置奉州，或為雲山郡。領縣一：

定廉

越嶲郡（東至　郡二百三千里，南至雲南郡界五百六十里，西至嶺迷生蠻六百六十里，北至　里。西南到　里，東南到　里，東北到　里，西北到　里。去西京三千五百七十里，去東京四千四

戶一萬四千一百五十三 口一十一萬五千七百六十

巂州今理越巂縣故邛都國謂之西南夷史記曰自巂之君長以十數邛都最大漢武開之置越巂郡郡有巂水越水焉後漢晉宋齊因之齊謂之獠郡謂之越巂獠郡後周置嚴州隋改曰西寧州後又為巂州煬帝改為越巂郡大唐置巂州或為越巂郡領縣七

越巂漢邛都縣 昆明漢定莋縣 蘇祁漢蘇祁縣 邛部漢闌縣有邛部山 會川有瀘水諸葛亮五月渡瀘即此 臺登漢縣有孫水 西瀘

雲南郡 東至 里 西至 里 南至 里 北至 里 東南到 里 西南到 里 東北到 里 西北到 里 去西京 千 九百 里 去東京 千 里

戶 口

姚州今理姚城縣故滇王國漢武開之置益州郡有滇池澤焉後漢分其地置永昌郡蜀置雲南郡晉因之兼置寧州理在郡北四十五里宋齊因之亦領郡理於此並為建寧郡大唐武德元年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其姚多姓人或為雲南郡太后時功元年蜀州刺史張柬之上請廢州具在邊防蠻上篇中

領縣二 姚城 長明 瀘南

洪源郡 東至越巂郡一百六十里 南至越巂郡一百六十里 西至山高萬重 界 無郡縣 北至 山 里 東南到 里 西南到 里 西北到 里 東北到 里 去西京二千九百五十里 去東京三千六百五十里

戶 口

黎州今理漢源縣漢沉黎郡之地宋齊以來並為沉黎郡後周置黎州隋置登州煬帝初廢併其地入臨邛郡大唐復置黎州或為洪源郡領縣三 漢源 飛越

通典

風俗

巴蜀之人少愁苦而輕易淫佚周初從武王勝殷東蜀若蒙殷盧彭濮人是也東遷之後楚子強大而役屬之暨於戰國又為秦有資其財力國以豐贍漢景帝時文翁為蜀郡守建立學校自是蜀士學者比齊魯焉土肥沃無凶歲山重複四塞險固王政微缺跋扈先起公孫述劉備李雄譙縱之亂因中原多事故一方之寄非親賢勿居

州郡七

古荆河州 今置府一 州十八 縣一百二十六

河南府 今理河南洛陽二縣 二十六縣 壽安 偃師 鞏 密 河清 河南 洛陽 汜水 告成 登封 緱氏 伊闕 伊陽 澠池 福昌 永寧 河陽 新安 陸渾 陽翟 濟源 河陰 長水 王屋

陝郡 陝 五縣 陝 芮城 峽石 平陸 靈寶

弘農 虢 六縣 弘農 盧氏 閿鄉 湖城 玉城 朱陽

臨汝 汝 七縣 梁 郟城 龍興 魯山 襄城 葉 臨汝

滎陽 鄭 七縣 管城 中牟 新鄭 滎澤 原武 陽武 滎陽

陳留 汴 六縣 開封 浚儀 陳留 雍丘 封丘 尉氏

睢陽 宋 十縣 宋城 襄邑 寧陵 柘城 穀熟 楚丘 單父 碭山 下邑 虞城

譙郡 亳 八縣 譙 酇 臨渙 真源 永城 鹿邑 城父 蒙城

濟陰 曹 六縣 濟陰 考城 成武 南華 冤句 乘氏

潁川 許 六縣 長社 臨潁 鄢陵 許昌 長葛 扶溝

淮陽 陳 六縣 宛丘 西華 項城 太康 南頓 溵水

汝陰 潁 四縣 汝陰 潁上 下蔡 沈丘

汝南 蔡 十一縣 汝陽 郾城 上蔡 西平 平輿 吳房 朗山 真陽 新息 褒信 新蔡

淮安 唐 七縣 比陽 方城 慈丘 湖陽 平氏 泌陽 桐柏

南陽 鄧 七縣 南陽 向城 內鄉 臨湍 菊潭 新野 穰

武當 均 三縣 武當 鄖鄉 豐利

襄陽 七縣 襄陽 義清 樂鄉 穀城 宜城 南漳 臨漢

漢東 四縣 唐城 隨 光化 棗陽

古荆河州

禹貢荆河惟豫州（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荆山在今襄陽郡南漳縣界。河水今河南府界也。）伊洛瀍澗既入于河（伊出今河南府伊闕縣陸渾山，洛出今上洛郡洛南縣冢嶺山，瀍出今河南縣西北，澗出今新安縣，四水合流入河。）滎波既豬（滎波，澤名，今在滎陽郡滎澤縣。沇水溢出河為澤，今塞為平地。）導菏澤，被孟豬（菏澤在今濟陰郡，孟豬在今睢陽郡虞城縣。）厥土惟壤，下土墳壚（高者壤，下者墳壚。）浮于洛河（入洛入河）舜為十二牧之一。周禮職方曰：河南曰豫州，其山曰華（今華陰郡華陰縣。）其澤藪曰圃田（在今滎陽郡中牟縣。）其川曰滎雒，其浸曰波溠（波出今臨汝郡魯山縣。溠出今漢東郡隨縣。）其利麻漆絲枲，人二男三女，畜宜六擾（馬牛羊豕犬雞），穀宜五種（黍稷菽麥稻）。荆河州在九州之中，言常安逸也。又云逸者安也，言稟中和之氣，性理安舒也。其在天官，柳七星張，則周之分野（今河南之偃師、鞏、緱氏、河南、伊闕、新安、滎陽、陽翟，皆其分也。）房心，則宋之分野（今睢陽、濟陰之地也。）觜觿參，則魏之分野

許鄢陵河南之開封中牟陽武酸棗皆其分也入弘農郡之北境滎陽之東北境潁川之東境淮陽及之
北境汝南之北境也許陳汝郡也也角亢氐則韓之分野潁川之南父城襄之淮陽及
定陵襄城潁陽潁陰長社陽翟郟東接汝南西接河南農得新安宜陽皆其分也今鄭郟之地河南西接弘農
府之西境東南境南陽武當等郡也之西境東接安南陽滎陽臨汝潁川兼得秦楚之交
漢之弘農故關以西今弘農郡之南境宜之屬南秦郡北之汝南今汝陰汝南之南境淮陽之境漢之南
境今襄陽郡地宜今襄陽郡也秦分天下置郡為三川今之河南府陝郡河南府也
弘農等郡汝陰滎陽[illegible]等郡地是也留等郡地是也石陽陰等郡地是也潁川陽今汝陰汝南
南陽郡之東境北境今武當等郡地是也南郡
之北境漢武置十三州此為荊河州其領郡國五
河南陝留郡弘農之地則屬司隸也川汝南屬豫州也後漢為司隸理荊河
州理今於縣今汝南郡是也六魏亦同汝南郡汝南安城今房縣也晉分置
司州理洛陽領郡十一及荊河州今汝南郡理悉縣也項縣也項城縣也及荊河州領郡國十理汝南今南陽郡求若
之亂荊河州沒於劉石符姚宋初有其南境置荊河
州文帝時理中今汝南郡得懸瓠之後失之後魏以後分裂不詳
為大唐分置十五部此為都畿河南府陝郡汝州滎陽等郡河南
道陳留睢陽汝陰汝南等郡潁川雎陽濟陰譙郡兼分入山東南道襄陽南陽安
武當東及河東道弘農
河南府東至滎陽郡二百一十里南至臨汝郡一百八十里西至陝郡三百三十里北至河內郡二百八十里東南到潁川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南陽郡八百五十里西北到絳郡五百里東北到汲郡
八十里東南到潁川郡四百六十五里西北到絳郡三百里去西京八百五十里去東京
南郡一百四十里去西京八百五十里
五百五十里戶一十九萬三千四百八十口一百一十
五萬一千
一百八十十
洛州凡河北諸縣皆其州之域餘則荊河州之域今理河南洛陽二縣荊豫州之域周之王都

昔武王克殷定鼎于郟鄏至成王營成周卜澗水東
瀍水西而宅洛邑是為王城郟鄏今河南縣是也漢孔安國云郟鄏時殺以水中則為王城今河南縣是也在今周靈王時穀洛二水鬭欲毀王宮今河南城今在
今城之西北又於瀍水東下亦吉遷殷頑民居之孔安國云
入之下都也殷頑人謂之殷頑民遷於成周定
其故都也平王因犬戎之亂自酆東遷而居王城
則東周之始王也至敬王與王子朝爭立出奔晉定
公使魏舒率諸侯之大夫會於狄泉以其地本成周
城之而居敬王按今河南府洛陽縣東三十里有故城在今之下都也狄泉在城中故城
而成周之東王城下都之處故云王城左氏傳曰王居狄泉在王城東故曰東王王處東周亦號東周
王子朝之徒據王城故謂王城為西王
之大克鄰子朝居王城故云西周王自王城出居狄泉
周公之官職至孫惠公乃封少子於鞏號東周惠公
故孝王封其弟桓公於河南以續

按此則周又有東西周矣平王東遷至敬王居成周又分為東西周
之王封少子於鞏故又有東西周也
按此宗周也周代宗周鎬也
王赧立東西周分理又徙都西周
初平王時雒邑與宗周通封畿東西長
南北短長短相覆為千里後為諸侯所侵比周之亡
七城而已河南洛陽穀城平陰偃師鞏緱氏也七城之境西自今河南府陽自伊闕南
東得滎陽至於河北至於河秦平天下置三川郡漢高帝置河南郡領縣二
十後漢改為河南尹領縣二十一後魏孝文自代徙都之
二二兼置司隸理於此魏晉兼置司州理於此
郡因之兼置司州
亦為河南尹至東西魏分有其地北齊為洛州石季龍已
為洛州至齊後周當東西魏及齊周之時二境交爭攻戰邊境俱在於
又改名焉滅齊後周
此隋初為洛州煬帝之初移都創制復曰荊河州秦
改為河南郡置尹大唐平偽鄭王充置洛州開元元

年改為河南府凡周漢魏晉後魏隋至于我唐並為
帝都周謂平王以下東遷後漢晉謂西晉也今號為東京改號東都故
都城自周氏至煬帝大業前常為都邑今都城隋煬帝大業元年所築領縣二十六
河南在郟鄏西南地也後漢為河南縣又為王城一云有塞山俗曰郟邑名
山有谷城山瀍水所出今穀水以拒周其古城在縣西北北齊常於此築城以拒周師又築孝
木戍在縣西北其天津橋中橋石脚並長壽中書侍郎李昭德造
洛陽亦古謂之成周之地
漢為縣秦曰三川大火忌水光武去洛字水而加隹魏為洛有邙山東北有盟津明帝時有武庫
以帝陵在東北會章八關故城在縣東八里即漢平陰縣在故城北古盟津
五十里城在平陰故縣北
金墉城在縣西北角魏明帝築故城
為金墉城之左有白馬寺以鎮之
虎牢為命書故傳曰虎牢制巖邑也
宋毛德祖之戍虎牢後魏攻之成皋故
有瀆城東魏武定中將侯景陷之又增築
汜水
魏孝文帝置東中郎將府於此城中
告成漢陽城縣有箕山潁水測影臺漢綸氏縣故城在西南有
鬼谷即鬼谷先生所居在今告成縣登封縣界北武太后改為中岳封山下有嵩高故縣大唐
縣武太后封中岳因改為登封縣嵩山有太室少室山嵩高山故
魏鑄於太岳東南山下有五神廟後漢有潁陽縣故城在
氏縣上古滑國有緱氏山周靈王太子晉得仙處亦在縣南
在縣東北是有密國美國故城相傳古鄩國有左傳云公六年
蘇忿生之所封也春秋舊縣有水郡水鄉故在所出外
王畿內之邑也
伊闕有縣陸渾山伊水所出西南漢新城縣
陽於此置兵備城在今縣東北故城有九曲城以防周所謂九河也東南高齊又在後魏
漢八關都尉所理壽安
函谷關城在新安縣東漢後宜陽今韓城又有今此
尚書僕射杜君綽祖墓在縣東南
縣城即魏之一君鎮州刺史杜三君家子降光武與後魏
重兵於此以衛洛陽北三面並天險其後
金門山其竹可為律管永寧
也在今縣西北又有同溪
俗名回坑縣西北三里澗有二丈深二丈與五丈
陽關今縣西十三里古函谷關
朱一里有漢故函谷關
北元鼎三年樓船將軍楊僕恥為關外人上書乞徙關於新安以家財為築以給其費
書谷之關東城關名谷通洛陽
函谷關有郿谷即後魏六年
新安漢魏之南函谷關以東
上古有皁隸杜皁谷以下
澠池上古有郿氏所居
關再置大縣東西
關盧氏縣下有
開元元年以為
上縣也元春秋
五津曰渡小平
一號也至此
國門殿
遂名偃師
實七載四月河南
此路通孝義堂義橋
新安
陽關縣西十三里
秋時道後漢有告
西有巴路漢時有路
之附路其舊路
後漢書云
亦置鎮為關
司馬五里
王南可
史復南
入觀十
同積
即
也
公
古
僕
岸
中
以
壽安
澠池
王屋
河陽
偃師
緱氏

在縣西閻左傳云三塗之險也北
縣在北州在東北故城是也亦
陽翟禹所都也有
左傳云夏啓有鈞臺之饗是也亦春秋鄭櫟邑周大
之陳邑有劉山亦潁川郡地也有陽關聚濟源
忿生之邑有原城在今縣西北故城在今王屋山
東原邑中有濟水之源出
西產河南入河東故縣西北出焉漢軹縣地水自王屋
水東流至河南縣西二十里平地出焉
出于此復入河西至京縣入于河水入于南
源合後漢書郡國志曰濟水出王屋山東南至河
東元以後所置縣一乃以尚書禹貢濟水所出之地
帝以後所得地一乃改禹貢不詳之名至武氏
縣北以今濟源縣也 又以其地并縣
元又縱後立之州其所城郡縣陽
大紀以後改之大河陰漢滎陽縣地開元二十二年分汜水滎澤武陟三縣地於輸場東置以便運漕
日遜武之大
唐後改之河陰
水滎澤武陟三縣地於輸場東置以便運漕
中耀卿立其汴渠
名貴嘉渠今名通濟渠也禹貢云河水又東過滎陽
如亭曰今蒹葭口是也水經云河水又東過滎陽
貴為渠出云大禹塞滎澤開渠以通淮泗
四後漢書云初平元年河決東郡
元 平帝時河汴決壞末明帝永平中乃遣王景理渠築堤自滎陽東至千乘海口千餘里又云自東武北征之後渠通至隋煬帝大業元年更令開導名通濟渠西通河洛南達江淮煬帝巡幸乘龍舟而往江都自是天下利於轉輸昔孝文帝時賈讓有言河入汴口至于淮泗者非一也
二十里又名古汴水入淮泗也
二十里又名古汴河公云名汴也
清南臨河有左傳云晉侯禦諸陰地及武王伐紂至孟津蓋此地也
縣西都 漢平陰縣 魏文帝改為河陰縣 春秋晉陰地
長水本盧氏縣地 後魏置南陝縣 漢之盧氏縣 西北二十五里故縣城
也立長水縣 後周改為長水縣
置本

之塞後周以為
鎮防塞垣後以周拔之為
陝郡東至河南府三百三十里南至河南府長水縣界八十里西至弘農郡一百二十里北至絳郡界九十里東南到河南府永寧縣界二百里西南到弘農郡界二十一里西北到河東郡一百二十里東北到絳郡二百五十里
至京 東京四百八十五里 去西京四百九十里
一百三十一里 戶三萬六百八十口一十六萬八千二百三十

八十
陝州 禹貢豫州之域 周公召公分陝之所 公羊云自陝以東周公主之 自陝以西召公主之 春秋虢國之地 所謂北虢也 號仲國 平陸縣 今 戰國時屬韓 秦屬三川郡 漢屬弘農郡 後漢因之 後魏置陝州及恒農郡 後周又置陝州及崤郡 此置兵於崤 隋文帝時郡廢 煬帝初州廢 以其地屬河南郡 後置弘農宮 大唐復為陝州 武德元年置陝東道行臺 今為陝郡 領縣五
陝 郭中有焦城 故焦國 以其地給 陝州 之 有 熊耳山 在縣西四十五里 有曹陽 故城在今縣西南 又有故虢國 在陽今郡東北大陽 陝州公所居 在平陸 臺

平陸 有 大山 在 太宗 臨 中 左傳 云 此 神 降 于 莘 公 命 祝 應 宗 區 史 嚚 享 焉 有 苦 城 其 地 謂 之 虞 坂
芮 大 陽 有 傳 說 所 居 穴 有 寶 賢 相 之 所 有 頗 舍 人 語 者 晉 魏 之 鄰 國 周 文 王 時 虞 芮 讓 田 是 也
成 古 虢 國 城 在 其 西 有 魏 因 故 城 在 今 縣 所 魏 於 是 為 縣 晉 獻 公 滅 之
城 傳 三 年 在 芮 伯 萬 出 居 魏 在 今 郡
靈寶 故 陝 縣 地 左 傳 晉 趙 穿 所 謂 桃 林 之 塞 在 今 縣 西 漢 弘 農 縣 地 函 谷 關 在 縣 西 南 十 二 里 漢 武 帝 故 秦 函 谷 遷
於 新 安 大 唐 又 置 桃 林 縣 開 元 末 其 地 得 天 寶 靈 符 改 為 縣 東 北 有 桑 田 亭 左 傳 虢 公 敗 戎 于 桑 田 也 即 此
弘農郡東至河南府四百六十里南至上洛郡四百里西至華陰郡二百二十里北至絳郡四百里東南到臨汝郡五百一十里西南到上洛郡一百四十里西北到河東郡一百七十里東北到陝郡一百一十里去西京四百六十五里去東京四百八十五里
戶一萬七千七百四十五口八萬二千九百一十
五
虢州 今理弘農縣 春秋時號國地 此北號 今陝郡平陸縣東 在今滎陽縣西號 在東 今縣 扶風 也 晉 戰國時屬秦魏二國之境 後屬三川郡 漢武置弘農郡 後漢因之 魏改為恒農 晉復為弘農郡 後魏置西恒農郡 後周廢之 隋煬帝又置弘農郡 恭帝時改為鳳林郡 大唐武德元

年改爲鼎州八年廢鼎州置虢州其後或爲弘農郡領縣六　弘農秦桃林縣漢弘農縣有黃巷阪在縣西北二十餘里潘岳西征賦云愬黃巷以濟潼曹公敗與韓遂相拒亦在此　湖城漢胡縣故三湖武更爲湖縣有荊山出美玉黃帝鑄鼎於荊山其下曰鼎湖即此　盧氏漢舊縣有熊耳山尚書云導洛自熊耳即此山　玉城　朱陽　閿鄉有夷以湖閿鄉爲縣

臨汝郡東至潁川郡一百八十里南至南陽郡四百九十里西至河南府伊闕縣又北至府一百八十里北至河南府登封縣一百一十里東南到淮安郡四百二十里西南到弘農郡七百里西北至河南府伊闕縣界八十里東北到河南府登縣一百七十里去西京九百八十里去東京一百五十里戶六萬四千八百九十口二十七萬六千八百七十九

汝州今理梁縣在周爲王畿春秋時戎蠻子之邑亦楚鄭二國之境七國時屬韓秦屬三川郡漢屬河南潁川

二郡地後漢因之魏晉屬河南舞陽二郡地後魏屬汝北郡後周屬南襄城郡隋初置伊州煬帝初改爲汝州後廢州以其地分屬襄城潁川二郡大唐爲汝州或爲臨汝郡漢廣故縣在今縣西領縣七　梁漢舊縣戰國時謂之南梁以別大梁少梁也又有霍陽山即左傳哀公四年楚爲一昔之期而襲梁及霍也有蠻中聚即戎蠻子邑在今縣西南俗謂之麻城又漢光武封姬常爲周承休公故城在今縣東又有陽人聚故城在今縣西秦滅東周徙其君於陽人聚即此地也又孫堅大破董卓之所又有漢霍陽縣因山爲名俗謂之張侯城亦在今郡西南亦名王鳩城亦名高陵汝北郡以備周寇也　葉古應國也奚父城縣也又本楚地建葉公邑也有方城山即屈完曰楚國方城以爲城也又有昆陽城在今縣北二十五里即光武破王尋之所有古塞在東俗云王壽塞也　魯山漢魯陽縣今有魯陽關古道角城在縣東南有漢犫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後周置三鴉鎮在縣西南一十九里亦名爲平高城以樂[illegible]高州以[illegible]東北十七里[illegible]城以爲郡

周　龍興　臨汝　襄城漢舊縣楚靈王所築又有古不羹城在縣西南羹音郎　郟城漢郟縣舊曰龍山

滎陽郡東至陳留郡一百四十里南至潁川郡二百八十里西至河南府二百七十里北至河內郡獲嘉縣界黃河中九十六里東南到陳留郡尉氏縣一百三十二里西南到河南府密縣一百七里西北到河內郡一百五十六里東北到靈昌郡二百八十四里去西京一千一百五里去東京二百六十里戶七萬四千八百九十口四十三萬四千三百六十

鄭州今理管城縣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周初封管叔於此又曰虢鄶之地鄭武公與平王東遷武公滅兩國而遷都焉後鄭爲韓所滅韓又徙都之其東境屬魏秦屬三川郡漢爲河南郡後漢因之分置滎陽郡宋亦然後魏爲東恒農郡東魏置廣武郡後周置滎

州後改爲鄭州隋置管州煬帝初復爲鄭州尋廢州置滎陽郡大唐因之領縣七　管城古周初管國故城在縣南左傳晉楚戰處僕射陂後魏孝文賜李沖因爲名也[illegible]父又　滎陽故虢國所謂東虢也秦置敖倉又有鴻溝在縣西即楚漢分境之所又有京水滎水楚漢戰于京索閒是也京故鄭邑在縣東左傳所謂京城大叔者也　中牟漢舊縣有圃田澤荊河州藪也趙獻侯自耿徙此又趙襄子時佛肸以中牟叛即此也北十二里有中牟臺是官渡城即曹公袁紹相持之所　新鄭漢舊縣春秋時鄭國至韓哀侯滅鄭自平陽徙都之有溱洧二水祝融之墟黃帝都於有熊亦在此本鄶國之地　滎澤禹貢沇水溢爲滎即此今濟水不復入滎也有敖山其也險固故王宮城在今縣西北一十五里即左傳云晉文公敗楚後王于衡雍作王宮于踐土今故城內東北隅有踐土臺是也按春秋僖公二十八年四月晉侯敗楚師于城濮五月盟諸侯于踐土公朝于王所注云踐土鄭地王在踐土非京師故曰王所　陽武漢舊縣有博浪沙卽張良擊秦皇之所地名　原武漢舊縣故地在今縣西漢卷縣故城在今縣

陳留郡東至睢陽郡三百里南至汝南郡五百里西至滎陽郡一百四十里北至靈昌郡二百二十里東南到睢陽郡三百一十八里西南到潁川郡二百三十里西北到靈昌郡胙城縣八十里東北到濟陰郡二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二百四十里去東京四百里戶一十一萬五千五百五十口五十二萬九千三百五十五

汴州今理浚儀開封二縣春秋時鄭地戰國時為魏都魏惠王自安邑徙居大梁即今浚儀縣也張儀說魏襄王曰魏地四平無名山大川之限秦屬三川郡酈生說漢王曰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漢置陳留郡後漢因之晉改為陳留國東魏置梁州及陳留開封二郡北齊廢開封郡併入陳留郡後周改梁州為汴州隋廢陳留郡煬帝初又廢州分其地入滎陽梁潁川濟陰東萊等四

郡大唐復置汴州或為陳留郡今郡西古城戰國時魏惠王所築也秦始皇二十三年攻魏引河水灌城壞拔之有通濟渠隋煬帝開引黃河水以通江淮漕運兼引汴水即莨宕渠也蒗宕與莨蕩同領縣六

開封有逢忌亦曰蓬澤故鄭圃之區地賣門飲鑪竹遂

浚儀後庸封縣故城在南有蔡水

陳留有華城國語漂之華城陳留本鄭邑後為陳所并故曰陳留漢高帝於此兵敗母時兵死後招魂葬於昭靈后其處因小黃園廣亦曰小黃縣故城在今縣東北又有漢東昏縣故城亦在東北俗曰者

雍丘古杞國東國縣故城在東南又有漢外黃縣故城在今縣東春秋時鄭桓公會諸侯于華卑即此處晉初祖逖鎮於此武德中置杞州也

封丘古封國漢舊縣有黃池吳王夫差會諸侯之所乃

尉氏漢舊縣

睢陽郡東至彭城郡西界二百一十里南至譙郡一百三十里西至陳留郡三百里北至濟陰郡一百六十里東南到譙郡縣一百八十里西南到淮陽郡二百八十里西北到濟陰郡一百六十里東北到魯郡四百一十七里去西京一千五百四十里去東京七百八十里戶一十二萬一千一百七十口八十一萬二千一百七十一

宋州今理宋城縣高辛氏子閼伯所居商丘也周武王克殷以封微子啟是為宋國戰國時齊楚魏三分其地秦置碭郡漢改為梁國後漢因之晉亦曰梁國後周置梁州隋文帝置宋州煬帝初為梁郡大唐復為宋州或為睢陽郡領縣十

宋城宋國都此有孟諸澤有漢梁孝王兔園平臺雁鶩丹池漢睢陽縣在此春秋時隕石五見存蓼堤即梁孝王開道也蓼音了

襄邑春秋時襄牛地宋襄公所葬漢為縣也

楚丘古之戎州己氏之邑蓋晁吳之後別在戎翟中周襄入居中國己是戎君姓也漢曰己氏縣也

柘城

虞城孟諸澤即禹貢所謂明諸也明音孟又舜後所封之邑有綸城即少康邑漢舊縣也

寧陵古葛伯國亦魏信陵君地

單父古曾邑漢舊縣也又叢西改故城在今縣北

穀熟漢舊縣即殷之南亳湯所都也

下邑秦漢舊縣

碭山漢麻

縣故城在縣之西北

譙郡東至彭城郡五百里南至汝陰郡二百五十里西至汝陽郡二百里北至淮陽郡一百四十里東南到汝陰郡五百九十里西南到淮陽郡二百二十里東北到南城郡五百里去西京一千七百四十里去東京八百九十八里戶八萬二千四百六十八口六十五萬五千二百

亳州今理譙縣周武王封神農之後於焦即其地也其後改為譙春秋時為陳國之譙邑戰國時屬宋秦屬碭郡漢屬沛郡後漢為沛國兼置荊河州領縣六理於此魏置譙郡晉因之後置南兗州後周改為亳州兼置陳留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譙郡大唐為亳州或為譙郡領縣八

譙有渦水魏謝研中文帝自進鍋舊屬入淮有古焦城焉音戊錦

事跡縣有嵇山晉嵇康因句碭山漢高帝隱
渙兩改姓有渙水銍陂梁反永城於芒碭山澤間
此地漢芒縣故城在今縣北又有漢太丘縣故城在西北酇漢舊縣又有漢建平縣故城在今郡西北
名馬頭城鄲音才何反真源古之苦縣老子生於此鹿邑漢鄲縣也城父春秋時陳
國之夷邑左傳楚靈王遷於夷即此有肥水包漢水蒙城漢山桑縣後魏置渦州及渦陽縣東魏置
蒙州後日山桑又有漢[illegible]縣故在縣西
濟陰郡東至魯郡三百二十里南至大陽郡一百六十里西至陳留郡二百里北至滎陽郡一百
七十里東南到睢陽郡一百六十里西南到陳留郡二百四十里西北到靈昌郡二百五里東北到
濟陽郡四百里去西京一千四百七十里去東京六百五十里戶十萬一千二百九十口六十萬六
千二百五十

曹州今理濟陰縣昔唐堯所居州界有兗塚在周為曹國之地周武弟曹叔振鐸所封地昔湯伐桀桀敗走三朡三朡國名湯又伐之俘厥寶玉在此也朡音宗戰

國時屬宋屬碭郡漢改為梁國景帝分梁為濟陰國
宣帝更名定陶後為濟陰郡後漢因之晉為濟陽郡
後魏置沛郡及西兗州後周改西兗為曹州隋為濟
陰郡大唐復為曹州或為濟陰郡領縣六濟陰古三郜亭在縣東北有曹南山有氾水即漢高帝即位之地氾音之取之受之義漢濟陰郡城今縣是也亦漢定陶縣地職與斐同荷澤在今縣城東北九十里故定陶城東北成武漢舊縣有置戴州冤
句有漆園莊周為吏之所莫孫陽郡故城在今縣西南後漢光武生於此有古黃事城句瓦巨万考
城有北亳成湯都也平國有二亳南亳在谷北亳在家北即北亳也卯曰景亳亦古戴國也又巨北部誠左傳云取郜大鼎即此南華漢舊縣天寶物改焉楚丘古曰東征漢句縣故城在今縣左傳
蘊句詩之江是
潁川郡東至睢陽郡二百八十里南至汝南郡三百二十里西至東京三百三十里北至梁陽郡

二百八十里東南到睢陽郡三百里西南到臨汝郡一百八十里西北到東京三百二十里東北到
陳留郡三百三十里去西京一千二百二十里去東京三百三十里戶八萬六千四十口五十二萬
五千二百五十

許州今理長社縣春秋許國七國時為韓魏二國之境秦
為潁川郡漢高帝為韓國尋復故後漢因之獻帝暫
都之魏文帝受禪於此及晉並為潁川郡後魏亦同
為潁川郡西魏初得之後入東魏西魏將王思政鎮守東魏軍圍之二自日城陷即今長葛縣界故長社城也改為鄭州後周改曰許州隋復
為潁川郡大唐為許州或為潁川郡領縣六長社漢舊縣社中木暴長故曰長社有高陽里郡城西南有荀淑故宅相傳云即舊西亳里鄢陵漢舊縣春秋鄭伯克段于鄢即此也長葛臨潁後漢舊縣許昌許縣獻帝都於此魏又改

曰許昌在今縣南三十里許昌故城是扶溝漢新汲縣故城在西故圍城在縣西南周迴有水勢丸圈故過名
淮陽郡東至譙郡二百里南至汝南郡平輿縣二百五里西至潁川郡二百十里北至陳留郡雍丘縣二百一十里東南到汝陰郡二百里西南到汝南郡界二百六十里西北到陳留郡二百三十里東北到睢陽郡三百八十里去西京一千五百一十四里去東京七百里戶六萬二千七百一十九口二十五萬四千九百五十

陳州今理宛丘縣昔庖犧氏所都曰太昊之墟周初封舜
後媯滿於此以備三恪為陳國楚滅為縣楚頃襄王
自郢徙於此戰國時為楚魏二國之境秦屬潁川郡
漢汝南郡淮陽國之地後漢亦同晉為汝南郡梁國
二境地兼置荊河州[illegible]則國理於此十後魏置陳郡又置北

楊州（北齊理於此）。北齊改北楊州爲信州（以侯景百姓字信故曰信州不用）
隋置陳州，煬帝初州廢，置淮陽郡。大唐爲陳州，或爲
淮陽郡。領縣六：宛丘（周時陳都宛丘有古國陳城頃襄南走變即此也漢淮
陽郡故城在今縣西南有頓大城東門此）項城（古項子國漢舊縣後曰項城）南頓（南頓舊置
郡也）西華（漢長平縣）太康（漢陽夏縣故城在此又有渦水）
汝陰郡（東至壽春郡二百五十里南至弋陽郡三百八十五里西至汝南郡四百里北至潁川郡二
百五十里東南到壽春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安豐郡二百二十里西北到淮陽郡三百里
東北到彭城郡鄣縣四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八百里去東京九百九十里戶二萬九千三十七口
一十八萬九千四百七）
潁州（今理汝陰縣）。春秋時胡子國也。戰國時屬楚。秦爲潁
川郡地。兩漢爲汝南郡地。魏置汝陰郡（司馬宣王使鄧艾屯田於

此）。後廢。晉武帝復置汝陰郡。後魏置潁川郡。隋復爲
汝陰郡。大唐爲潁州，或爲汝陰郡。領縣四：汝陰（漢
縣有安丘史記曰蒙恬伐楚破寢故地又曰因始寢丘也故因始今代陽郡寢功漢寢丘也又有漢細陽故
城在下蔡自古上蔡國遷於此故曰下蔡）西北有蔡國遷於州來謂之邑丁也蔡左遷大巳向蔡中成於公
下蔡（漢舊縣）潁上（漢慎縣故城在今縣西北又有故城於魏所謂石山縣築城拒東有漢細陽城在今縣西南）
沈丘（隋置沈丘縣後魏以陳東關所置鍾離以今縣比）
汝南郡（東至汝陰郡四百里南至淮安郡四百七十里北至潁川郡三百六十里東南至汝陽郡二百三十里西至
百二十里東南到弋陽郡一百八十里西南到淮安郡四百七十五里西北到臨潁川郡二百四十里東南到
西南到汝州…
十里去西京一千二百八十五里去東京六百七十里戶一十八萬六千三百
六十口四十萬六千九

汝南郡（今理汝陽縣）。春秋時沈、蔡二國之地。戰國時爲楚
魏二國之境。秦屬潁川郡。漢高帝置汝南郡。後漢因
之。魏、晉亦曰汝南郡。宋初因之，兼置荊河州（領縣十理於此）
以爲重鎮（常珍奇守之元嘉二十六年後魏主太武率兵攻圍汝南太守陳憲守城四十餘日
魏人負屍與城齊不拔而退）。後魏置荊河州（理於此）。東魏置行臺。後
周置總管府。後改曰舒州，尋徙曰荊河州。其後改洛
州爲荊河州，以此爲溱州，尋改曰蔡州。後置汝南郡。
隋初郡廢。煬帝初復置汝南郡。大唐爲荊河州，或爲
汝南郡（郡城即懸瓠城形若懸瓠故取名焉）。領縣十一：汝陽（漢宜春比
縣故城在今縣西南又漢平輿縣故城在東南有二在今縣東汝水南比又有漢汝南城縣故城在東南有城二龍鄉月旦
里鴻郤陂）上蔡（古蔡國也漢舊縣胡地世漢之始）平輿（古沈子國今沈亭是也）

舊郾城成縣又有召陵城在今縣東即齊桓公郾城盟會所又有堂谿縣秦口韓之棠谿山堂谿
又有定陵故城在西北又有漢平郡城在今縣南古征羌城在東南）西平（古柏子國也漢
郎山（有郎陵出漢郎陵縣在今縣西）吳房（吳房縣名故城在今縣東南漢安陽縣也又有漢新陽故
城在真陽）真陽（漢慎陽縣又有漢新息國城在今縣西南又有白狩戍城在故
新息（漢新息縣古息國也又有漢之後秦地故城即春秋時江國也）
褒信（漢褒信縣也又有漢期思故城在此又有葛陂）
朗山（本漢…）
淮安郡（東至汝南郡二百七十里南至漢東郡四百
二十里北至汝南郡二百二十里西至襄陽郡二百
十里東南到汝南郡六百…
陽郡…西北到潁川郡一百…
京一千七百…
六萬三千四百九十一口二十一

唐州(今理比陽縣)春秋楚地戰國時屬韓秦漢並南陽郡地後漢亦然晉屬南陽國後魏置東荊州西魏改爲淮州爲重鎮(置兵備東魏)隋改爲顯州煬帝改爲淮安郡

大唐爲唐州或爲淮安郡領縣七 比陽(漢舊縣後魏置殷州及城陽郡方城山自比陽內比連百里號曰方城亦曰長城馬仁陂在縣北溉田萬頃) 慈丘(後魏置江夏郡) 方城(漢堵陽縣西魏置襄邑郡有方城山名黃城山) 湖陽(古之蓼國前漢湖陽縣後漢棘陽郡故城在今縣北古謝國也在棘水之陽有唐子山又曰西唐山漢高鳳所隱處) 平氏(漢舊縣) 桐柏(因山爲名其水所出梁置淮州及上川郡大木山祖逖爲荊河州刺史裁家屬於此山) 泌陽(漢舞陰縣故城在今縣北有泌水在縣南後漢光武初起兵破王莽將甄阜梁丘賜之處泌音祕)

南陽郡(東至淮安郡二百二十里南至襄陽郡一百八十里西至上洛郡六百四十八里北至臨汝郡四百九十里東南到淮安郡四百一十里西南到武當郡三百四十里西北到弘農郡七百里東北到淮安郡四百五十里西北去西京九百二十里去東京六百七十里戶四萬二千七百五十口一十六萬六百一十八)

鄧州(今理穰縣)本夏禹之國春秋時申伯鄧侯二國之地戰國屬韓後沒于秦封魏冄爲穰侯尋而屬楚始皇平天下置南陽郡兩漢因之晉爲南陽國及順陽義陽二郡之境宋齊並爲南陽郡後魏置荊州西魏爲重鎮(置兵以備齊)隋初改爲鄧州煬帝初爲南陽淯陽二郡地大唐爲鄧州或爲南陽郡領縣七 穰(漢順陽故城在今縣西亦後漢穰縣地後魏馬圈鎮在縣北蕭齊大將陳顯達攻圍四十餘日不下敗歸亦漢涅陽縣地又有六門堰鉗盧陂並漢召信臣所築溉田三萬頃又有漢朝陽縣故城在今縣東南今謂之朝城[illegible][illegible]結灰)

南陽(古申國漢置宛縣縣南三十七里有小長安又漢[illegible][illegible]縣在今縣西又有後漢育陽縣故城在淯水之陽) 向城(漢西鄂縣安城在今縣南有魯陽關及魯陽山及青山漢張衡墓亦在縣南崔瑗作碑見在也重山在縣北即是三鵶之第一又水分嶺南嶺北即三鵶之二鵶也其第三鵶入臨汝郡魯山縣界) 內鄉(於中鄉北地本楚之丹邑有丹水淅水舊置淅郡即漢淅縣楚之白羽也又有漢丹水縣故城今在縣西南括地志云戰國時張儀所言商於地接荊州圖副云今縣七里於村蓋昔所言商於地也) 菊潭(有菊水傍水居人飲此水多壽也) 新野(漢舊縣或曰棘陽縣有樊陂在西南有光武臺鄧禹宅) 臨湍(冠軍縣霍去病所封有湍水)

武當郡(東至南陽郡二百四十里南至房陵郡二百六十八里西至東安郡七百里北至南陽郡內鄉縣二百六十里東南到襄陽郡三百七十里西南到房陵郡三百六十里西北到上洛郡上津縣石丹山界三百里東北到南陽郡三百四十里去西京九百二十里去東京九百一十里戶九千一百口四萬六千二百九十)

均州(今理武當縣)戰國時屬韓秦屬南陽郡漢爲南陽漢中二郡地後漢因之魏屬南鄉郡晉宋並屬順陽郡後置武當郡齊於此僑立始平郡尋改爲齊興郡梁置興州後周改爲豐州隋初郡廢改爲均州煬帝初州廢改爲淅陽郡(今郡城即後漢延岑築之)大唐爲均州或爲武當郡領縣三 武當(漢舊縣有古塞城在縣北戰國時楚築以備秦所據之山高峻嶮峭今名大塞山又有武當山) 鄖鄉(漢錫陽縣也古麇國地春秋時楚潘崇伐麇至於錫穴即此也西魏改爲鄖鄉郡音云) 豐利(漢長利縣地)

襄陽郡(東至漢東郡三百五十里南至江陵郡四百七十里西至房陵郡四百十里北至南陽郡一百八十里東南到武當郡三百五十六里西南到房陵郡五百七十里西北到武當郡三百七十里東北到淮安郡三百二十里去西京一千八十里去東京八百五十里戶四萬六千五[illegible]六[illegible]二)

丁三萬一千五百

襄陽今理襄陽安養二縣禹貢荊河州之南境南漳一縣則荊州之域餘並荊河州之域春秋以來楚地秦南郡之北界二漢屬南郡南陽二郡地至獻帝時魏武始置襄陽郡亦爲重鎮蜀將關羽攻沒于禁等七軍兵勢甚盛仁守不下曹公謂羣臣曰全襄陽子孝之功也後孫權帥兵向西時曹仁鎮之司馬宣王言於魏文王曰襄陽水陸之衝禦寇要地不可失也晉因初之兼置荊河州理於此平吳後理江陵東晉僑置雍州時以雍州既淪流人聚此魏該朱序皆鎮焉宋文帝割荊州置雍州領郡十七理於此襄陽去江陵步道五百勢同脣齒無襄陽則江陵受敵自東晉庾翼爲荊州刺史將謀北伐遂鎮襄陽田土肥良桑梓遍野常爲大鎮北接宛洛跨對楚沔爲鄢郢北門

通典卷百七十七　一九

部領蠻左齊梁並因之亦爲重鎮後梁蕭詧附庸於西魏而都於此西魏改曰襄州隋復爲襄陽郡大唐因之領縣七

襄陽漢中廬縣也蓋騶越人拔此在襄水之陽又有漢水及峴山又有馬鞍山昔晉劉弘山簡九日宴處

臨漢漢樊縣也西魏置河南郡有古樊城及北水又有鄾城鄾音憂即古鄾子國也蕭齊明帝建武中將曹虎鎮守後魏王孝文帝率兵十萬攻圍樊城不下曹名安養天寶中改爲

穀城春秋時穀國也有陰縣此縣城亦在此又有廩故鄧城在縣東此漢之鄖鄉也蕭何所封說文云鄼音贊縣在南陽鄼在河東縣在沛縣一按班固泗水亭高祖碑云文昌四友漢有蕭何序功一受封于鄼又江統徂淮賦云戾鄼城而軒寔蕭公之故國謂何又封沛縣之鄼明矣近代鄼字與姚察訓纂傍持衆說俱因此論郎斷云何封沛之鄼夫人封南陽之鄼侯嬰及歹頻華正皆據茂陵書蕭何所封在南陽按茂陵書在武帝崩日去何不遠指事爲詞且地理直以鄼爲侯國鄼則不言又何本傳子祿嗣無子高后封何夫人同爲鄼侯子延爲筑陽侯孝文元年罷同更封延爲鄼侯子遺陽北鄼三十餘里若准夫人封鄼則小子延得襲其母子謂不然也鮑至南雍州記云城內見有蕭相國廟相傳謂爲鄼城狸神遠而推茂陵書亦可依矣

宜城楚之鄢郡謂之鄢有又漢鄀縣城在縣北又有漢宜城縣在今縣南其地有美酒舊名率道天寶中改爲

義清春秋廬戎國在山郡縣故城在今縣東南

樂鄉春秋若國之地有若斯若水中城山在縣西南山有城壘極險峻

南漳漢臨沮縣有荊山禹貢曰荊及衡陽惟荊州即此山卞和得玉之處有地名柤中吳朱然也處

漢東郡東至安陸郡一百五十里南至富水郡四百六十里西至襄陽郡一百五十里北至淮安郡四百里東南到安陸郡一百五十里西南到富水郡四百六十里西北到淮安郡四百二十里東北到襄陽郡一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四百里去東京一千八百里戶二萬三千七百五十四口一十萬三千七百十

隨州光化郡在今郡東南三十餘里則荊州之域餘則荊河州之域今理隨縣春秋隨侯之國左傳曰漢東之國隨爲大其後屬韓秦二漢並

通典卷一百七十七　二十

屬南陽郡晉屬義陽郡後分置隨郡宋齊因之西魏置并州改曰隨州隋分其地置漢東春陵二郡大唐併爲隨州或爲漢東郡領縣四

隨漢舊縣後漢初平林兵起在縣東北地名也尹置曲陽郡東北有三鍾山

棗陽後漢蔡陽縣光武舊宅在今縣南二里有白水爲又有漢春陵故城在今縣東孝元帝時自零陵令道縣故於此即張衡所謂龍飛白水後魏置南郢州隋置春陵郡城有漢襄鄉故城在縣東北梁下溠戍在縣東南百餘里後魏宣武王光初南伐破之置鎮梁又破鎮置郡溠側駕友

唐城後魏曰西置義陽郡後曰肆州或曰唐州

光化自漢至宋爲隨縣地蕭齊置安北縣百郡文帝改爲

風俗

荊河之間四方輻輳故周人善賈趨利而纖嗇韓國分野亦有險阻蘇秦謂韓宣王曰韓北有鞏成皋之固西有宜陽商阪之塞東有宛穰洧

水南有陘山犨成皋則今犨縣汜水也宜陽南陝山今福昌山又商山也號縣今河陽於陘山今密縣山

自東漢魏晉宅於洛陽永嘉以後戰爭不息元魏從居纔過三紀自西晉永嘉五年劉曜陷洛陽執懷帝至後魏太和十九年經百八十七年遷都至永熙三年又經三十九年分為東西魏遂乎二魏爭及齊周河洛汝潁迭爲攻守夫土中風雨所交宜乎建都立社均天下之漕輸便萬國之享獻不恃隘害務修德刑則卜代之期可延久也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七十七終

州郡八

古冀州上 今置郡府二十二 縣一百二十七

河內 懷州 五縣 河內 武德 修武 武陟 獲嘉

汲郡 衛州 五縣 汲 共城 衛 黎陽 新鄉

鄴郡 相州 十一縣 安陽 滏陽 林慮 成安 堯城 內黃 臨河 臨漳 洹水 鄴 湯陰

廣平 洺州 十縣 永年 清漳 武安 肥鄉 雞澤 邯鄲 洺水 平恩 曲周 臨洺

鉅鹿 邢州 九縣 龍岡 鉅鹿 內丘 堯山 南和 沙河 青山 平鄉 任

信都 冀州 九縣 信都 武強 衡水 武邑 南宮 下博 阜城 堂陽 棗強

趙郡 趙州 九縣 平棘 象城 柏鄉 寧晉 元氏 贊皇 臨城 昭慶 高邑

常山 鎮州 九縣 真定 靈壽 石邑 行唐 鹿泉 藁城 房山 井陘 九門

博陵 定州 十一縣 安喜 常陽 望都 深澤 北平 新樂 無極 陘邑 鼓城 義豐 唐昌

河間 瀛州 六縣 河間 樂壽 博野 高陽 東城 平舒

文安 莫州 六縣 鄚 文安 清苑 長豐 任丘 唐興

饒陽 深州 四縣 饒陽 鹿城 安平 陸澤

上谷易八縣易 容城 遂城 滿城 淶水 五迴 樓亭 板城

范陽幽十縣薊 安次 永清 廣平 歸義 固安 良鄉 范陽 昌平 潞 武清

順義順一縣賓義

歸化分置順一縣懷柔

歸德燕州一縣遼西

嬀川嬀二縣懷戎 嬀川

漁陽薊三縣漁陽 三河 玉田

密雲檀二縣密雲 燕樂

北平平三縣盧龍 石城 馬城

柳城營一縣柳城

古冀州

禹貢曰冀州既載載始也冀州堯都故禹理水自此而始也以唐虞之都不言封界餘州所至即是其界矣壺口雷首至于太岳壺口山在今文成郡吉昌縣泰岳在今平陽郡霍邑縣即霍山也雷首在今河東郡河東縣山凡有八名即歷山首陽山薄山襄山甘棗山中條山渠豬山吳山等名是也既修太原至于岳陽太原即太原府岳陽即霍山也亦曰泰岳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覃懷近河地名今河內郡底致也績功也衡漳謂濁漳水也橫流而入河在今廣平郡西北肥鄉縣界也厥土惟白壤柔土曰壤恆衛既從大陸既作恆衛二水名也恆水出恆山在今博陵郡恆陽縣界衛水在今常山郡靈壽縣西山所出大陸澤鄭玄云在鉅鹿北言水徙故道可以耕作今增鄡象城縣界島夷皮服海曲謂島居島夷而衣其皮夾右碣石入于河碣石山名在今北平郡盧龍縣地言禹夾行此山之右入河逆山也舜以冀州南北闊大分衛水為并州燕以北為幽州並置牧周禮職方曰河內曰冀州山曰霍藪曰楊紆爾雅云秦有楊紆而此以爲冀州藪未詳其義及所在也川曰漳浸曰汾潞漳水出今上黨郡長子縣界汾水出今樓煩郡靜樂縣山潞水出今密雲郡密雲縣也其利松柏人五男三女畜宜牛羊穀宜黍稷其地險易帝王所都亂則冀安弱則冀彊荒則冀豐故曰冀州其在天官昴畢則趙之分野漢之真定常山中山涿郡之高陽州鄉廣平鉅鹿河間渤海之東平舒中邑文安東州成平章武河以北也南至浮水繁陽內黃斥丘西有太原定襄雲中五原上黨也其分也今趙郡廣平鉅鹿信都趙郡常山博陵河間文安饒陽高平上黨樂平陽城太原定襄雲中單于雁門之西南境樓煩之南境西河之東境皆是也箕則燕之分野漢之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上谷代郡雁門涿郡之易容城范陽北新城故安涿縣良鄉新昌及渤海之安次皆其分也今上谷范陽順義歸化歸德嬀川漁陽密雲北平柳城馬邑安邊雁門之東北境樓煩之

北境皆是也兼得秦魏衛之交漢之西河今昌化之北境西河之西境宜屬秦漢之高陵以東盡河內今河東平陽文城大寧昌化之南境絳郡陝郡之河北及河內之西境並宜屬魏漢之河南野王朝歌今河內之東境及郡皆宜屬衛矣秦平天下置郡爲鉅鹿今常山信都趙郡之東北境博陵郡之西境鉅鹿之北境饒陽之南境東兗州之城邑城之南境皆是也邯鄲今廣平鄴郡鉅鹿之南境及趙郡之西南境皆是也上谷今上谷范陽文安河間嬀川歸化順義歸德饒陽之北境及博陵之東境及兗州之城芬城之北境皆是也漁陽今漁陽密雲郡地皆是也右北平今北平郡遼西今柳城及北平之東境皆是也河東今河東絳郡陝郡之北境平陽大寧文城等郡皆是也上黨今上黨高平樂平陽城等郡皆是也太原今太原西河昌化定襄及雁門之南境樓煩等郡皆是也代郡今安邊及馬邑之北境皆是也鴈門今馬邑之南境鴈州之北境皆是也雲中今雲中單于府是也及三川郡之北境今[illegible]州郡漢武置十三州此為冀州領郡國九幽州領郡國十并州

[illegible]後漢並因前代。〈冀
州理鄗，今趙郡高邑縣。鄗，呼各反。〉幽州〈理薊，今范陽郡縣。〉幷
州〈理晉陽，今太原府。〉魏並因之。晉置冀州〈領郡國十三，理房子，今趙郡縣。〉幽
州〈領郡國七，理涿，今范陽郡，是地。〉幷州〈領郡國六。〉惠帝之後，其地淪沒於
劉元海、石勒、慕容儁，又爲苻堅所倂。堅敗，慕容垂據
之。後屬後魏。自此分割，不可詳焉。大唐分置十五部，
此爲河北道〈范陽及鄴郡、廣平、饒陽、河間、常山、博陵、信都、趙郡、鉅鹿、文安、上谷、北平、密雲、媯川、漁陽、柳城、歸德、順義、歸化等郡。〉河東道〈河東、絳郡、北平陽、太原、上黨、西河、高平、樂平、昌化、文城、陽城、定襄、樂平、雁門、樓煩、安邊、雲中、馬邑等郡。〉兼分入都畿〈河內〉、關內道〈單于〉。

河內郡〈東至汲郡二百六十里，南至□□里，西至河南府濟源縣七十三里，北至高平郡一百四十里，東南到滎陽郡一百五十里，西南到河南府一百四十里，西北至河南府一百七十里，東北到汲郡一百六十里，去西京九百九十里，去東京一百四十里。戶五萬四千一百五，口三十一萬五千三百七十。〉

懷州〈今理河內縣〉禹貢覃懷之地。〈禹貢曰：覃懷底績。〉太行山在焉。
周爲畿內及衛、邘、雍三國。〈邘音于。〉春秋時又屬晉。左傳
襄王賜文公陽樊、原、欑茅之田，晉於是始啟南陽。
〈杜注云：晉山南河北，故曰南陽也。〉又云：武王克商，蘇忿生以溫爲
司寇，其田有隤懷是也。〈隤，徒回反。〉戰國時爲魏、衛二國之
境。秦始皇滅衛，其君角徙居野王，阻其山保之。胡亥
廢角爲庶人，以其地屬三川郡。項羽立司馬卬爲殷
王〈河內〉。漢高帝初爲殷國，尋更名河內郡。後漢因
之。晉爲河內、汲二郡地。後魏置懷州，兼置河內郡。隋
初郡廢，而懷州如故。煬帝初州廢，復置河內郡。大唐
因之，亦爲東畿內之郡。領縣五：河內〈漢野王縣。沁水自[illegible]〉修武〈本殷甯邑。韓詩外傳曰：武王伐紂，勒兵於甯，故曰修武。[illegible]〉獲嘉〈漢武帝幸緱氏，至汲之新中鄉，得[illegible]〉武德〈[illegible]司寇蘇忿生之[illegible]〉武陟〈[illegible]〉

汲郡〈東至靈昌郡[illegible]，南至靈昌郡[illegible]，西至河內郡[illegible]，北至鄴郡[illegible]，東南到靈昌郡一百二十里，西南到[illegible]二百六十里，西北至高平郡陵山縣[illegible]，東北到鄴郡[illegible]，去西京[illegible]九十里，去東京三百九十六里。戶四萬六千九百八十，口二十萬七千九百八十。〉

衛州〈今理汲縣〉殷之舊都。周既滅殷，以殷餘人封康叔爲
衛君，居河淇之間，故商墟也。其後衛爲翟人所滅，齊
桓更封衛於河南楚丘，而河內殷墟復屬於晉。戰國
時屬衛。秦幷天下，爲東郡、三川二郡之地。二漢爲河
內、魏二郡地。魏置朝歌郡，晉改置汲郡，後魏亦爲汲
郡。東魏置義州，後周爲衛州，又分置脩武郡。隋初郡
廢，煬帝初州廢，復爲汲、河內二郡地。大唐爲汲郡。領
縣五：汲〈漢舊縣。牧野之地，即紂都近郊三十里是也。〉衛〈漢朝歌縣。古殷朝歌城在今縣西，紂都。有鹿臺，謂之殷墟，上宮臺。詩曰：要我乎上宮。即此也。今縣北謂之黑山。蘇門山，孫登隱處。淇水出共山，東至今縣城入河，謂之淇水口。漢建安中曹公於水口下大枋木以成堰，遏淇水東入白溝以通漕運，故時人號其處爲枋頭。晉大將軍桓溫爲慕容暐將[illegible]所敗於枋頭，即此也。枋音方。[illegible]〉

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鄴城曲周之共城古共伯國故城在縣東漢共縣黎陽縣漢黎
置黎州及黎陽有白馬津門酈生所云杜白馬之津是也後魏改為黎陽津又有州人山古元伯國在北
有大伾山今名黎陽東山又名青壇山在縣南七里其張揖云成皐山是大伾山謬也
鄴郡東至黎陽郡二百一十里南至汲郡一百九十里西至上黨郡三百四十里北至廣平郡一百八十里
東南到汲郡黎陽縣一百六十里西南到高平郡三百二十里西北到上黨郡涉城縣三百里東北
到廣平郡肥鄉縣一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四百二十五里去東京五百六十里戶十萬九千四百
口五十一萬一百九十六
相州今理安陽縣殷王河亶甲居相即其地也春秋時屬
晉戰國時屬魏後屬趙秦兼天下為邯鄲郡地漢為
魏郡後漢因之魏武王建都於此魏氏都鄴在今鄴縣晉亦為魏
郡後趙石季龍前燕慕容雋並都之為慕容儁所滅皆都於鄴典閔

慕容暐為苻堅所滅後魏道武置相州取河亶甲居相之義東
魏靜帝初遷都於此改置魏尹及置司州牧北齊又
都焉改為清都郡置尹後周武帝平高緯地後周置相州及魏
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後置魏郡自故鄴城移治安陽城齊之丘
本冠士人多遷關內唯伎巧商販及樂戶移實郡郭由是人情險詖至今好為訴訟也大唐為
相州或為鄴郡領縣十一安陽漢舊縣有朱盤北山之有殷墟
高縣又有殷墟朱盤北山之有今殷墟縣東又有韓陵山在今郡城
所又有朱盤北山之有今朱家又有朱墟云故殷墟在今即
鄴州與黃冶內黃宜縣又有許同宜縣戲陽城於湯水有陶陽河陰置隋漳洹
洹水有洹水在縣西滏陽有滏陽水隋置
內黃漢舊縣有黃澤繁陽故城在今縣西北鄴後漢末曹操於此
州分為魏郡後漢末冀州等於此
魏武帝文帝相州後從魏郡置相州於安陽其三臺在鄴縣西北後周武帝平齊
周置相州後魏孝文帝欲於鄴都於此築宮室不可辭以西晉史之
石勒時讒佐議欲攻守不可於此不能攻是進據其舊宮殿臨林慮漢隆慮
已三臺陰固

陰惠後漢時縣帝諱改為㮣縣臨河有王莽河古瀆河又頓丘縣故城在焉湯陰古羑里城紂拘
周文王之所湯陰縣蕩音湯成安漢斥丘縣故城在東帝地斥鹵故名焉臨漳
廣平郡東至清河郡臨清縣一百二十里南至鄴郡一百八十里西至上黨郡涉縣界二百五十
里北至鉅鹿郡南和縣五十里東南到魏郡魏縣界九十里西南到鄴郡滏陽縣界七十里西北到
鉅鹿郡沙河縣界六十里東北到清河郡宋城縣一百一十里去西京一千五百八十里去東京七
百六十里戶八萬九千二百九十口六十六萬二千八百一十
洺州今理永年縣禹貢覃懷底績至于衡漳衡漳在今鄴郡南名鄉縣界
春秋時赤狄之地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即此其後屬晉七國時
趙所都秦幷天下屬邯鄲郡漢初置廣平國武帝改
為平干國宣帝復為廣平國後漢光武省廣平入鉅
鹿郡後為魏郡之西部魏改為廣平郡晉因之後魏

為廣平郡後周置洺州隋煬帝初置武安郡大唐初
劉黑闥都之討平置洺州或為廣平郡領縣十永
年漢曲梁縣也又漢廣平縣故城在今縣北隋以煬帝諱改為永年雞澤有沙河曲周漢舊
縣故城在今縣西南紂矩橋倉亦在於此清漳漳水南北邯鄲戰國時趙所都自敬侯始都
之有叢臺共成臺亦趙舊所書也趙王知意明減在此臨洺漢易陽縣比齊置襄國
郡武安漢舊縣有武安城趙奢與秦軍戰救閼與處屋瓦皆震即此也洺水有漳水或云
禹貢司羅至千篇漳即此也肥鄉漢列人縣故城今縣東北有在水平恩漢舊縣
鉅鹿郡東至清河郡三百二十里南至廣平郡縣六十五里西至樂平郡二百四十里北至趙郡
趙郡一百七十里東南到廣平郡曲周縣一百一十里西南到廣平郡武安縣一百二十里西北到
太原郡樂平縣五十里東北到信都郡縣二百六十里去西京一千六百七十里去東京六八百五十里
戶六萬七千六百六十口四十六萬二千七百八十

邢州（今理龍岡縣）古祖乙遷於邢，即此地，亦邢國也。春秋時衛侯滅邢。魯僖公時，齊伐衛取邢，其地遂屬晉。七國時屬趙。秦爲鉅鹿、邯鄲二郡地。項羽分趙立張耳爲常山王，居信都，更名信都曰襄國，即其地也。漢屬鉅鹿、常山二郡及趙、廣平二國地。後漢因之。晉爲鉅鹿、趙二國。石勒都於此（張賓進說曰：襄國因山憑險，形勝之國，可都之）。後魏爲鉅鹿郡。隋置邢州，煬帝初置襄國郡。大唐爲邢州，或爲鉅鹿郡。領縣九：

龍岡（舊爲信都縣，項羽改爲襄國，漢至隋始改爲龍岡。夷儀岡在縣北百五十里。左傳云邢遷于夷儀，即此）　南和（漢舊縣，後周置南和郡）　平鄉（亦漢舊縣。秦置鉅鹿郡於此，即古大鹿之野。有沙丘之臺，紂所築，即始皇死處）　鉅鹿（漢南䜌縣，漢鉅鹿，今平鄉縣地）　沙河（漢襄國縣地，隋置）　任（漢任縣地）　內丘（漢曰中丘，隋以國諱改之）　青山（隋置）　堯山

信都郡（東至平原郡二百一十里，南至清河郡一百三十里，西至趙郡一百六十里，北至河間郡二百三十里，東南到清平郡三百里，西南到鉅鹿郡二百六十里，西北到饒陽郡一百二十里，東北到景城郡三百五十里。去西京一千九百五里，去東京一千一百里。戶十一萬一千八百八十，口八十二萬六千七百七十）

今之冀州（理信都縣）古冀兗二州之域（禹貢：河自大伾山北過降水，至于大陸。按地理志，漳水南自清河郡經縣界入當郡南宮縣界，又東北入信都縣界。水經云：漳水故瀆又東北經扶陽亭北，又經信都城東，散入澤渚。按扶陽亭在今郡理東南三十五里，今縣亦漢信都國城，則郡理東入兗州之域，西入冀州之域）。春秋時晉地，戰國時屬趙，秦爲鉅鹿郡地。漢高帝置爲信都郡，景帝改爲廣川國，宣帝復爲信都國。後漢明帝更名樂成國，安帝更名安

平國。漢末兼置冀州（領郡國九，理於此），晉亦然。後魏爲長樂郡，兼置冀州。北齊、後周皆因之。隋初郡廢，而冀州如故。煬帝初州廢，復置信都郡。大唐爲冀州，龍朔二年改爲魏州，咸亨三年復舊，或爲信都郡（郡今理，即漢信都國城）。領縣九：

信都（漢舊縣。禹貢河北過降水，即此。亦曰枯漳水，西南自南宮縣界入。漢昌成縣故城在今縣北，又有漢扶柳縣故城在今縣西）　南宮（漢舊縣。漢呂后封張敖子偃爲南宮侯，即此。漳水故瀆南自清河郡經城縣界入）　堂陽（漢舊縣，在堂水之陽）　武強（漢武隧縣）　下博（漢舊縣）　棗強（漢舊縣。又有漢廣川縣故城在今縣東北）　衡水（有衡漳故瀆）　阜城（漢舊縣）　武邑（漢舊縣。漳水西南自衡水縣界，而東北經縣城西北）

趙郡（東至信都郡一百六十里，南至鉅鹿郡一百七十九里，西至太原府五百五十九里，北至常山郡一百里，東南到信都郡隔河相去一百六十五里，西北到常山郡一百七十里，西南到鉅鹿郡一百九十五里，東北到博陵郡二百十七里。去西京一千八百五十里，去東京一千二百一十里。戶六萬一千一百六十三，口三十七萬一千七百十二）

趙州（今理平棘縣）春秋時晉地，戰國時屬趙。秦爲邯鄲、鉅鹿二郡地。後漢屬常山國、鉅鹿郡地，兼置冀州（領郡國九，理鄗，今高邑縣）。晉爲趙國，亦置冀州（領郡國十三，理房子，今縣）。後魏爲趙郡，明帝兼置殷州。北齊改殷州爲趙州，郡仍舊。隋改置欒州，煬帝改爲趙州，尋復爲趙郡。大唐爲趙州，或爲趙郡。領縣九：

平棘（漢南平棘故城在今縣南，又有漢宋子縣故城在今縣北，有泜水）　元氏（漢舊縣。漢常山郡故城在今縣西。後漢光武征彭寵，陰后生明帝於此）　昭慶（漢廣阿縣。後魏置殷州及南鉅鹿郡，後改爲南趙郡。隋爲大陸縣，有大陸澤。舊名象城，天寶中改爲）　欒城（漢之關縣地）　贊皇（有贊皇山）　高邑（漢之鄗縣，光武即位，更名高邑。鄗音呼各反）

柏鄉 漢鄗縣地光武即位壇在此漢高樂縣故城在今縣東北

臨城 漢鄗縣也有泜水舊是房子天寶中改焉

贊皇 漢慶陶縣

常山郡 東至博陵郡一百二十四里南至趙郡一百西至太原府五百一十六里北至安邊郡四百九十里東南到博陵郡彭城縣一百九十里西南到鴈門郡五百四十里西北到太原府樂平縣三百二十七里東北到博陵郡一百二十里去西京一千七百七十里去東京一千一百三十里戶五萬三千五百一口三十一萬七千七百一十七

鎮州 今理真定縣 春秋時鮮虞國之地 左傳曰晉荀吳以上軍伐鮮虞注云中山新市縣也 戰國時屬趙 趙之東垣山邑也 秦屬鉅鹿郡漢高帝置恒山郡後避文帝諱改曰常山郡亦屬真定國後漢屬常山國晉後為常山郡後魏因之後周置恒州領常山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後置常山郡大唐乾元中復為恒州或為常山郡天寶十五年改為平山郡元和十五年改為鎮州領縣九

真定 漢中山國之東垣山亦漢舊縣漢新市縣故城在東北也

鹿泉 井陘口在此今謂之土門漢韓信破趙軍殺陳餘於此

井陘 漢舊縣古井陘武德初置井州今縣陂實中也國

靈壽 本中山國之都也漢舊縣故城在今縣西北衛水在今西山東北入滹沱河滹音乎沱音駝

藁城 後周置亘齊郡南置藁州黃裹縣故城在今縣西畢故肥子之國漢以為縣亦在今縣西南

九門 漢舊縣

石邑 漢舊縣井陘山甚險固故李左車說陳餘曰井陘車不得方軌騎不得成列請守之不從故城在今縣西北塔謂之人又成有萆山萆音蔽今名抱犢山西向庳絶山頂有二泉後魏葛榮亂百姓抱犢上山因名焉

房山 漢蒲吾縣後漢房山縣在西北俗名曰王母山上有西王母祠

行唐 漢舊縣在水泒出

博陵郡 東至河間郡二百里南至趙郡三百一十七里西至常山郡一百二十四里北至安邊郡四百九十里東南到饒陽郡一百七十里西南到常山郡一百二十里西北到常山郡行唐縣七十

里東北到文安郡二百五十里去西京二千一百里去東京一千二百里戶七萬六千六百口四十七萬七千二百六十

定州 今理安喜縣 帝堯始封唐國之地戰國初為中山國後為魏所并後又屬趙秦為上谷鉅鹿二郡之地漢高帝置中山郡 中山記曰城中有山故曰中山 景帝改為中山國後漢因之晉亦不改後燕慕容垂移都於此 都中山置中山郡至慕容寶為後魏所陷 北岳常山在焉後魏為中山郡兼置安州道武帝改為定州後周置總管府領鮮虞郡隋初郡廢煬帝初置博陵郡後改為高陽郡大唐為定州或為博陵郡領縣十一

安喜 古中山鮮虞地漢盧奴縣有盧水水黑曰盧不流曰奴因名焉

北平 秦曲逆縣後漢蒲陰縣蒲水所出在今縣西北

鼓城 春秋鼓子國也漢臨平縣故城在東北又有漢下曲陽縣在西

常陽 漢上曲陽縣也常山在縣北一百四十里常水所出

新樂 春秋時鮮虞國漢新市縣地蓋堯帝始封之唐國也

義豐 漢安國縣又有漢鮮虞亭在今縣東北

望都 漢舊縣堯始封於此堯山在北堯母慶都山在南有中人亭左人亭即今縣地也倒馬故關在縣西北極險要也

無極 漢舊縣

唐昌 漢苦陘縣又有中山故城在縣東北有漢石曰河又西北有故關邑城即漢關縣

深澤 漢南深澤縣

陘邑

河間郡 東至景城郡二百里南至信都郡二百二十里西至博陵郡二百八里北至文安郡一百八十里東南到景城郡弓高縣一百四十七里西南到饒陽郡一百五十里東北到景城郡魯城縣二百五十七里西北到上谷郡二百一十里去西京二千二百里去東京一千三百四十里戶九萬五千二百四十口六十四萬二千五百二十二

瀛州 今理河閒縣 春秋時屬晉七國時屬趙秦上谷郡之地漢屬涿郡後漢為河間國晉因之後魏為河間郡

漢文帝分置瀛州隋初廢以開置瀛州煬帝初州廢復置河間郡大唐因之領縣六

河間（漢州郭縣後漢改武垣縣漢武帝得鉤弋夫人於此）博野（漢博陵郡後從安平又有蠡吾舊縣故城在今縣西蠡音禮）束城（漢舊縣後魏置束州）樂壽（漢曰樂城縣故城在今縣西北漢又曰中水縣居兩河之間故曰中水）高陽（漢舊縣後置高陽郡有易水）平舒（晉置章武郡）

文安郡（東至里南至河間郡一百八十里西至上谷郡路山一百七十里北至范陽郡二百八十里東南到景城郡二百六十里西南到博陵郡二百五十里西北到上谷郡一百八十里東北到北平郡八百里去西京二千三百一十里去東京一千四百四十四里戶五千五百十口三十二萬六千四百五十）

莫州（今理鄚縣）其地歷代所屬與瀛州同大唐景雲二年分瀛州置鄚州開元十三年改鄚為莫其後或為文安郡領縣六

鄚（漢舊縣）清苑（漢樂鄉縣漢高帝過趙封樂毅之後樂叔於此）任丘（有城理定定豐縣又）文安（漢舊縣故城在東北）長豐　唐興

饒陽郡（東至景城郡三百十五里南至魏郡五百里西至常山郡一百八十里北至上谷郡三百里東南到信都郡一百三十里西南到趙郡一百九十里西北到博陵郡一百七十里東北到河間郡一百五十里去西京二千五十里去東京一千二百五十里戶四萬八千八百五十八口三十四萬六千四百七十一）

深州（今理陸澤縣）戰國時屬趙秦為上谷鉅鹿二郡地漢為涿郡地後漢屬安平國桓帝以後為博陵郡晉為博陵國後魏為博陵郡北齊亦同隋初廢郡置深州煬帝初州廢以其地分入博陵河間二郡大唐復置深州或為饒陽郡領縣四

饒陽（漢舊縣有蕪蔞亭在此又有古博

城饒陽城虖沱河舊在縣南因光武所渡號武王因沱河故瀆今北注新開所以作令將北蔞力俱反）安平（漢舊縣）鹿城（漢貰城在西南又有漢鄡城在東衡漳水今名衡水亦名苦水西南自趙郡寧晉縣界流入貰音時夜反鄡音苦堯反）陸澤（禹貢大澤在北）

上谷郡（東至范陽郡二百一十四里南至文安郡一百八十里西至安邊郡飛狐縣一百四十里北至嬀川郡懷戎縣南界廢固城鎮東南到文安郡一百八十里西南到博陵郡北平縣一百四十里西北到安邊郡一百一十里東北到范陽郡良鄉縣界八十里去西京一千一百九十七里去東京一千四百六十二里戶四萬七千九百十二口二十四萬五千八百七十）

易州（今理易縣）春秋至戰國屬燕秦置上谷郡（晉書曰在谷之上頭故曰上谷）漢屬涿郡後漢因之晉為范陽國後魏亦為上谷郡隋初置易州煬帝初州廢置上谷郡大唐因之領縣八

易（漢故安縣故城在今縣南有淶易二水有燕昭王求仙處又有黃荒陽縣故城在縣東南）遂城（有燕武也秦築長城之所起）淶水（漢之遒縣遒即由反）容城（漢舊縣）滿城　五迴　樓亭　板城

范陽郡（東至漁陽郡百一十里南至文安郡三百八十里西至上谷郡一百十四里北至嬀川郡二百一十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歸化郡八十里去西京二千五百二十三里去東京一千六百八十里戶七萬九百六十口三十九萬五百八十五）

幽州（今理薊縣）古之幽州舜分冀州為之置十二牧則其一也言北方太陰故以幽冥為號（幽州因幽都山以為名也山海經有幽都山今列北荒矣）昔顓頊都於帝丘其地北至幽陵即此殷併省幽州入冀州周禮職方曰東北曰幽州其山曰醫無閭（今在遼東於柳城郡東置祠遙禮）其藪曰貕養（貕養澤在今東萊郡昌

川曰河泲[河在今博昌縣界 泲今無棣縣界 泲水即濟水]浸曰菑時[菑在今淄川郡 時水在今北海郡臨淄縣界]其利漁鹽民一男三女畜宜四擾[馬牛羊豕也]穀宜三種[黍稷稻]初武王定殷封召公於燕及秦滅燕以其地為漁陽上谷右北平遼西遼東五郡漢高帝分上谷郡置涿郡武帝置十三州此為幽州[領郡]其後開東邊置玄菟樂浪等郡亦皆屬焉[玄菟樂浪等郡並在今遼水之東 在海青州之地]後改燕國曰廣陽郡後漢置幽州並因前代[理於薊 今縣]晉亦置幽州[郡國七 理於涿 今范陽縣]晉亂陷於石勒慕容儁苻堅後入於魏其後分割不可詳也今之幽州[即漢廣陽郡]古涿鹿也[涿鹿亦曰黃帝所都 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是也]即燕國之都焉謂之渤碣之間亦一都

會也[渤即渤海 碣即碣石之所也]秦為上谷郡之地漢高帝分置燕國後又分燕置涿郡及廣陽國有獨鹿鳴澤[獨鹿山名 鳴澤澤名 皆在於此]後漢為涿廣陽二郡晉為燕范陽二國兼置幽州[統郡國七 理於此]慕容儁嘗都之後魏置幽州北齊置東北道行臺後周置燕范陽二郡隋初並廢煬帝初併置涿郡大唐為幽州或為范陽郡領縣十一

薊[燕國都 [illegible]]於此

歸義[漢易縣也 公孫瓚於此築城 名曰易京 [illegible] 以鐵為門 [illegible]]明帝曰兵法云百樓不攻 今吾諸營樓櫓千重 積穀三百萬斛 足以待天下之變 為袁紹所破 後石季龍征燕於此 今縣東南十八里有易京 又有巨馬水之在 范陽[漢涿縣 [illegible]]城亦在此 又有漢廣陽故城 又有古燕城在西南 督亢陂在此 [illegible]有 安次[漢舊縣]

固安[漢方城縣地]昌平[漢軍都縣 [illegible]]云天下九塞居庸是其一也[illegible]古城在[illegible]西北[illegible]永清[舊[illegible] 天寶初改為[illegible]]良鄉[漢舊縣]武清 廣寧

[illegible]范陽郡 西南到[illegible] 戶五千七百一十八 口一萬八千一[illegible]

順州[理賓義縣]在范陽郡城 大唐天寶初置 尋又改為順義歸化二郡 領縣一 賓義

歸化郡[東至漁陽郡二百一十五里 南至范陽郡八十里 西至媯川郡二百里 北至密雲郡七十里 東南到[illegible]陽郡二百[illegible]里 西南到范陽郡[illegible]里 東北到密雲郡八十里 西北到[illegible] 去西京二千七百里 去東京一千八百七十里 戶八百七十七 口三千三百六十九]順州之北境 本理懷柔縣 天寶初置歸化郡 與順義郡 領縣

一 懷柔

歸德郡[東至密雲郡八十里 南至范陽郡九十里 西至范陽郡五十里 北至[illegible]山五里 東南到[illegible]易縣四十里 西南到[illegible]城五里 西北到後魏[illegible] 到范陽郡[illegible]五里 去西京[illegible] 去東京二千六百[illegible] 戶[illegible] 口[illegible]]燕州秦上谷郡地歷代土地與范陽郡同 隋文帝時粟末靺鞨有厥稽部渠長率數千人舉部落內附 處之柳城 燕郡之北 煬帝置遼西郡以取秦漢遼西之名也 統遼西懷遠瀘河三縣 大唐為燕州或為歸德郡領縣一 遼西

媯川郡[東至密雲郡二百[illegible]里 西至安邊郡[illegible]二百二十九里 北至張說新築長城九十里 東南到范陽郡[illegible] 西南到[illegible]十里 [illegible]長城界三百八十[illegible] 安邊郡四百[illegible]]

里東北至長城界九十八里去西京二千九百五十里去東京一千九百里戶二千三百九十口一萬五百四十

嬀州今理懷戎縣春秋戰國並屬燕秦爲上谷郡地二漢因之晉屬廣寧郡後魏孝明帝廢北齊置北燕郡隋屬涿郡大唐武德七年討平高開道後置北燕州貞觀八年改爲嬀州其後或爲嬀川郡領縣一

懷戎潘縣地屬上谷郡城在此有涿鹿山及蚩尤城阪泉地及涿水黃帝與蚩尤戰鷄鳴山本名磨笄山趙襄子滅代其姊磨笄自殺因爲名代人憐之立祠有廟鷄鳴於祠上故名鷄鳴山史記云燕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造物即此黃武破匈奴取河南地棄上谷之什辟縣造陽地以與胡韋昭云在上谷晉太康地志又云在五原塞之北疑太康志誤

嬀川

漁陽郡東至北平郡一百里南至三會海口一百八十里西至范陽郡二百六里北至廢長城塞

二百三十五里東南到北平郡石城縣百八十五里西南到范陽郡安次縣界一百二十五里西北到密雲郡二百一十七里東北到北平郡石城縣界廢盧龍戍一百里去西京二千八百二十里去東京二千二十里戶四千二百二十九口二萬五千四百八十七

薊州今理漁陽縣戰國時屬燕秦置漁陽郡二漢因之隋文帝徙玄州於此并立總管府煬帝初廢置漁陽郡大唐屬幽州開元十八年析幽州置薊州或爲漁陽郡領縣三

漁陽漢舊縣有鮑丘水又名潞水古北戎無終子國也一名山戎凡三名七國時屬燕燕後以爲右北平郡

三河

玉田

密雲郡東至漁陽郡二百十七里南至范陽郡潞縣五十五里西至范陽郡昌平縣一百三十里北至長城四十里東南到范陽郡三河縣七十五里西南到范陽郡昌平縣七十里西北到長潢水鎮四十五里東北到長城塞一百一十里去西京二千六百八十里去東京一千八百四十里

檀州今理密雲縣里戶六千一百二十八口三萬一千六百三十七

檀州今理密雲縣春秋及戰國並爲燕地秦漢並屬漁陽郡後魏置密雲郡兼置安州後周改安州爲玄州隋徙玄州於漁陽今漁陽郡尋徙於今郡置檀州煬帝初置安樂郡大唐爲檀州或爲密雲郡領縣二

密雲有潞水自塞外流入

燕樂後魏置廣陽郡有長城

北平郡東至柳城郡七百里南至海一百里西至漁陽郡三百里北至上谷郡百八十里東南到榆林關一百八十里西南至馬城縣一百八十里西北到石城縣一百四十里東北到柳城郡七百里去西京四千三百二十里去東京三千五百二十里戶三千三十一口一萬三千七百七十

平州今理盧龍縣殷時孤竹國春秋時山戎肥子二國地今盧龍縣有孤竹城伯夷叔齊之國也戰國時屬燕秦爲右北平及遼

西二郡之境二漢因之晉屬遼西郡後魏亦曰遼西郡隋初置平州煬帝初州廢復置北平郡大唐因之領縣三

盧龍漢肥如縣有碣石山碣然而立在海旁故名之晉太康地志同秦築長城所起自碣石在今高麗舊界非此碣石也漢遼西郡故城在今郡東又有漢令支縣城臨閭關今名臨榆關在縣城東一百八十里盧龍塞在城西北二百里

石城漢舊縣

馬城

柳城郡東至遼河四百八十里南至海二百六十里西至北平郡二百里北至契丹界五十里東南到安東府二百七十里西南到北平郡七十里西北到契丹界七十里東北到契丹界九十里契丹衙帳四百里去西京三千里去東京四千一百一十里戶八百七十四口三千

營州今理柳城縣殷時爲孤竹國地漢徙河縣之青山在郡城東百九十里棘城即顓頊之墟在郡城東南百七十里春秋時地屬山戎戰國時屬燕秦幷天下屬遼西郡二漢及晉皆因之慕容皝以柳

城之北龍山之南所謂福德之地也乃營制宮廟改柳城為龍城遂遷都龍城號新宮曰和龍宮時有黑龍白龍各一鬭於龍山皝率僚屬觀之祭以太牢二龍交首嬉翔解角而去皝大悅號新宮曰和龍宮後燕慕容寶北燕馮跋相繼都之至慕容熙為馮跋所滅馮弘為後魏所滅也後魏置營州後周武帝平齊其地猶為高寶寧所據隋文帝時討平寶寧復以其地為營州煬帝初州廢置遼西郡大唐復為營州或為柳城郡領縣一

柳城有龍山鮮卑山在縣東南二百里棘城之東塞外亦有鮮卑山在遼西之北一百里未詳孰是青山石門山白狼山白狼水又有東扶黎縣故城在縣東南其龍山即慕容皝祭龍所也有饒樂水故鐃河縣城和龍宮城室韋靺鞨諸部並在東北遠者六千里近者二千餘里西北與奚接北與契丹相接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七十八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七十九

州郡九

古冀州下今置郡府十九縣一百三十

河東蒲八縣 河東 安邑 桑泉 解 猗氏 虞鄉 寶鼎 永樂

絳郡絳十縣 正平 絳 龍門 太平 曲沃 聞喜 稷山 翼城 垣 芮 萬泉

平陽晉九縣 臨汾 冀氏 神山 岳陽 襄陵 汾西 趙城 霍邑 洪洞

高平澤六縣 晉城 端氏 陵川 高平 沁水 陽城

上黨潞十縣 上黨 壺關 屯留 涉 長子 銅鞮 黎城 襄垣 潞城 武鄉

樂平儀四縣 遼山 和順 榆社 平城

陽城沁三縣 沁源 綿上 和川

大寧隰六縣 隰川 永和 大寧 溫泉 石樓 蒲

文城慈五縣 吉昌 呂香 仵城 昌寧 文城

西河汾五縣 西河 孝義 介休 平遙 靈石

太原并十三縣 太原 陽曲 太谷 盂 晉陽 樂平 祁 壽陽 文水 清源 榆次 廣陽 交城

昌化石五縣 離石 臨泉 定胡 方山 平夷

樓煩嵐四縣 宜芳 靜樂 合河 嵐谷

鴈門代五縣 鴈門 崞 五臺 唐林 繁畤

定襄忻二縣 秀容 定襄

安邊 三縣 靈丘 飛狐 安邊

馬邑 朔 二縣 善陽 馬邑

雲中 雲 一縣 雲中

單于府 一縣 金河

河東郡 東至絳郡一百七十里南至弘農郡一百七十里西至馮翊郡八十里北至絳郡二百七十里東南到陝郡二百九十里西南到華陰郡一百四十里東北到絳郡三百五十里西北到馮翊郡韓城縣一百七十里去西京二百六十里去東京五百四十里戶七萬二百七口四十六萬一千

蒲州 今理河東郡 唐虞所都蒲坂也春秋時地屬魏及晉獻公滅魏以其地封大夫畢萬 畢萬畢公高之後魏犨祖父也 畢萬之後十代至文公列為諸侯與韓趙三分晉地屬魏

至惠王以安邑近秦乃徙都大梁秦兼天下置河東郡歷兩漢不改 博物志云有山澤近鹽沃土之人不才美興少有名人士衰冕三代之人皆衰絕也 魏晉亦然後魏亦為河東郡兼置雍州及屬秦州後周改為蒲州亦兼置河東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後置河東郡大唐初為蒲州開元九年五月置中都改為河中府尋罷 時汾州功曹參軍麗王學士 [illegible] 孟夏之月無起土功無聚大衆 [illegible] 書之亟為後誠今建國都聚大衆乃長久之計 [illegible] 甚不可也 [illegible] 欲將兵盡出於是其都而 [illegible] 將一安君之散以遺萬人之患 [illegible] 之不變哉之長策矣昔漢帝 [illegible]

[illegible] 中 都 [illegible] 天下 [illegible] 六月三日詔 [illegible]

或為蒲州或為河東郡領縣八

河東 漢蒲坂縣 [illegible] 秦晉戰於 [illegible] 由其地也有唐開元十二年 [illegible] 四年造浮橋九 [illegible] 所鎔 [illegible]

猗氏 左傳 [illegible] 有雷首山東有 [illegible] 有百山 [illegible] 南 [illegible]

桑泉 有三 [illegible] 故城 [illegible]

安邑 [illegible] 舜 [illegible] 湯 [illegible] 解縣西五十里 [illegible]

寶鼎 [illegible] 漢汾陰縣 [illegible] 后土祠 [illegible] 湯廟 有虞

鄉 [illegible] 於解 [illegible] 二年分 [illegible]

永樂 [illegible]

絳郡 東至高平郡四百五十里南至陝郡二百二十里西至馮翊郡四百五十里北至文城郡二百七十里東南到河東郡五百里西南到河東郡一百七十里西北到文城郡五百里東北到平陽郡一百

絳州 今理正平縣 春秋時為晉國即故絳與新田之都也 四十里去西京五百二十里去東京六百三十里戶八萬二千一百口五十萬七千二百一十

後韓魏趙滅晉其地屬魏秦屬河東郡秦末其地屬魏豹漢定魏地還屬河東郡後漢因之魏晉屬河東平陽二郡地後魏置東雍州 其州即 [illegible] 屬龍門 秦州 [illegible] 西魏後周以為重鎮後周改曰絳州兼置正平郡隋初郡廢煬帝初州廢復置絳郡大唐為絳州或為絳郡領縣十一

正平 漢臨汾縣地 [illegible] 三十里 [illegible] 有 [illegible] 南武 [illegible] 故 [illegible] 縣 [illegible]

曲沃 漢絳縣地 [illegible] 左 [illegible] 城 [illegible] 晉曲沃 [illegible] 之地 [illegible]

[illegible]

虞也垣漢舊縣東北有王屋山沇水所出有古皐落城西魏於此置邵郡以備東魏夏漢安邑縣地蓋以夏禹所都為名夏都安邑城在今縣北十五里龍門古耿國有龍門山即大禹所鑿三秦記云魚鱉上之即為龍否則點額而還漢皮氏縣故城在今縣南今縣則後魏秦州所理稷山漢聞喜縣地後魏龍門郡後周勳州故城在今縣西南十二里即王思政所築玉壁城為周氏重鎮齊神武再攻圍皆不尅萬泉漢汾陰縣太平漢臨汾縣

平陽郡東至上黨郡三百九十里南至絳郡一百四十里西至文城郡二百十五里北至西河郡二百九十里東南到高平郡四百十里西南到文城郡二百十里西北到太原郡三百五十里東北至陽城郡二百五十里去西京七百五十里去東京七百二十里戶六萬四千八百口四十二萬一千八百八十

晉州今理臨汾縣亦堯舜之都所謂平陽也春秋時屬晉

戰國時屬魏秦為河東郡地二漢因之魏分置平陽

郡晉因之劉元海稱漢僭位建都於此後魏為平陽

郡兼置唐州後改為晉州後置總管府東魏北齊皆

為重鎮隋初改平陽為平河郡尋廢煬帝初置臨汾

郡大唐為晉州或為平陽郡領縣九臨汾漢平陽縣有姑射山又有故堯城襄陵漢舊縣有趙襄子墓又有晉襄公之陵因以為名後魏改為禽昌又分此縣置禽昌縣霍邑漢彘縣隋置今縣周厲王無道周人所放於彘即此地有霍山即職方冀州之鎮一名太岳山禹貢所謂岳陽冀氏漢陭氏地後魏置冀氏縣陭音居義反汾西後魏置汾西郡洪洞春秋楊國晉滅之以為楊邑[illegible]洞城在今縣北東魏北齊[illegible]險處要神山武德二年置浮山縣後改為[illegible]趙城[illegible]岳陽[illegible]有千畝原左傳曰晉侯千畝之戰即此

高平郡東至汲郡四百一十里南至河南郡二百四十里西至絳郡二百五十里北至上黨郡一百九十里東南到河內郡武德縣二百里西南到河南郡二百八十里西北到平陽郡四百十里東北到鄴郡三百二十里去西京一千四十里去東京六百六十里戶二萬七千五十口十四萬三千一百

澤州今理晉城縣春秋時屬晉戰國屬韓其後屬趙至秦破

趙於長平坑卒四十萬即此地也秦平天下為上黨

郡地漢屬河東上黨二郡地後漢因之魏晉亦同後

魏以其地置建州及高都長平安平三郡北齊亦為

建州及置平陽高都二郡後周併二郡為高平郡隋

初郡廢置澤州因濩澤以為名煬帝初州廢置長平郡大唐

為澤州或為高平郡領縣六晉城漢曰高都縣有丹川有天井關在南太行山上關前有天井泉二所陵川漢泫氏縣地隋開皇中置泫湖城又沁水後魏

泰寧郡端氏七國時韓魏趙分晉封晉君于端氏漢為縣故城在今縣西高平漢泫氏縣西北有長谷水故名有故[illegible]白起坑趙卒臺壘中石山故光狼城白起漢濩澤舜所漁也有[illegible]山濩澤水析城山為禹貢所謂砥柱析城也陽城

上黨郡東至[illegible]郡二百里南至高平郡一百九十里西至平陽郡二百九十里北至樂平郡四百七十里東南到鄴郡林慮縣界一百四十里西南到陽城郡沁原縣界一百九十里東北到廣平郡武安縣二百四十里西北到太原府四百五十里去西京一千一百九十里去東京四百六十里戶八萬七千九百四十口二十二萬二千三百六十一

潞州今理上黨縣春秋時初為黎國後狄人奪其地左傳曰晉伯宗數狄罪三奪黎氏地也

赤狄潞子嬰為晉所滅其地盡屬焉

戰國初為韓之別都以遠韓近趙後卒降趙秦置上

黨郡漢亦為上黨郡魏及晉不改後魏亦為上黨郡

後周置潞州，隋置韓州，煬帝初復置上黨郡。大唐為
潞州，或為上黨郡。領縣十：上黨古黎侯國，西伯戡黎即此。漢為壺關
縣。長子漢舊縣，漳水所出。周史辛甲所封地。左傳曰晉執衛石買長子，即此。潞城春秋潞子
國。漢舊縣。壺關古黎國地。有羊腸坂。王莽命左將軍韓嘉曰羊頭之阨，當燕趙。後魏移壺關縣於
此。有壺山。銅鞮水名。漢縣。春秋晉國銅鞮邑，羊舌赤為大夫，有別與故城。漢韓信擒代相夏說於
此。武鄉漢涅縣地。屯留漢舊縣。又有餘吾故城，在今縣西北。有鹿谷山，絳水所出。黎
城漢舊縣地，隋改置之，因故黎城為名。有壺口故關。東涉漢縣。清漳水。有襄垣漢舊
縣。樂平郡東至廣平郡二百六十里，南至上黨郡四百七十里，西至太原府三百四十里，北至太原界
六十里。東到樂平郡一百六十里，東南到上黨郡九十里，西南到上黨郡一百里，西北到太原府三百四十里，
東北到鉅鹿郡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二百九十里，去東京十百九十里。戶九千五百六十口五

萬二百九十六。
儀州今理遼山縣。春秋時屬晉，戰國初屬韓，後屬趙。秦為
上黨郡。二漢因之。晉為樂平郡。後魏為遼陽郡。隋屬
太原郡。大唐武德三年，分并州之地置遼州。八年改
為箕州。先天元年改為儀州，或為樂平郡。領縣四：
遼山漢涅縣地。晉為遼陽縣。隋置今縣。北有黽谷。榆社漢涅縣地，晉其地置武鄉縣。石勒是
此縣人。有石勒溫麻池。和順漢沾縣地，即韓之閼與邑。平城漢涅縣地。
陽城郡東至上黨郡銅鞮縣七十里，南至平陽郡冀氏縣一百五十里，西至平陽郡一百五十里，
北至西河郡二百八十里。東南到上黨郡屯留縣一百四十里，西南到平陽郡二百五十里，西北到
西河郡二百八十里，東北到上黨界九十里。去西京一千七十里，去東京六百四十里。戶六千一百
六十六，口三十萬三千三百九十。

沁州今理沁源縣。春秋時屬晉，後屬韓，又屬趙。秦、二漢為
上黨郡地。魏晉亦同。後魏為義寧郡。隋初置沁州。煬
帝初州廢，復為沁源縣，屬上黨郡。大唐復置沁州，或
為陽城郡。領縣三：沁源漢穀遠縣，後魏改為沁源。有沁水。和川
綿上
大寧郡東至平陽郡二百五十里，南至文城郡二百里，西至延安郡三百九十里，北至昌化郡二
百五十里。東南到平陽郡二百五十里，西南到文城郡二百里，西北到黃河為界百八十里，東北到
西河郡二百六十里。去西京九百十里，去東京八百八十里。戶一萬九千二百十，口七三萬四千
四百二十。

隰州今理隰川縣。春秋時晉之蒲城也。七國時屬魏。秦、二
漢為河東郡地。魏晉屬平陽郡。後魏、北齊為汾州。後
周置汾州及龍泉郡。隋初郡廢，後復置西汾州，尋又
改為隰州。煬帝初州廢，置龍泉郡。大唐為隰州，或為
大寧郡。領縣六：隰川漢蒲子縣。春秋時蒲城，晉重耳所居。大寧漢北屈縣。
石樓有石樓山。後魏吐京郡。永和漢狐讘縣。讘，章涉反。溫泉
蒲漢蒲子縣地。
文城郡東至平陽郡二百十里，南至絳郡二百七十里，西至咸寧郡一百七十里，北至大寧郡二
百里。東南到絳郡二百里，西南到馮翊郡韓城縣百七十里，西北到延安郡二百九十里，東北到西
河郡五百里。去西京七百二十里，去東京八百九十里。戶一萬一千五百六十，口六萬六千二十。
慈州今理吉昌縣。春秋時晉之屈邑。晉公子夷吾所居。禹貢壺口
之山在焉。戰國時為魏地。秦、二漢屬河東郡。魏晉屬
平陽郡。東魏置定陽郡及南汾州。北齊改南汾州為

西汾州後周改為汾州隋初郡廢置耿州（居改吉城）後復為汾州煬帝初州廢置文城郡大唐為慈州或為文城郡領縣五

吉昌（漢北屈縣左傳曰晉有屈產之乘此有縣馮有壺口山故姚襄城在縣西即姚襄所築西臨黃河控帶龍門孟門之險周齊交爭之處）作城（漢北屈縣地後魏仵城郡）文城（有孟門山與龍門相對龍門之上古龍門禹所鑿漢北屈縣）呂香（漢臨汾縣地）昌寧（漢臨汾縣地後魏內陽郡）

西河郡（東至上黨郡四百四十里南至平陽郡三百九十里西至昌化郡一百六十里北至太原府一百里東南到陽城郡二百八十里西南到太寧郡一百六十五里西北到樓煩郡中間有界相隔山谷險隘東北到太寧郡二百里去西京一千二百六里去東京九百三十里戶五萬八千五十口三十二萬六千三百八十）

汾州（今理隰城縣）春秋時晉地六國時屬趙秦屬太原郡

二漢屬太原西河二郡地魏因之晉屬太原郡西河國地後魏又為西河郡兼置汾州北齊置南朔州後周改曰介州隋置西河郡大唐為汾州或為西河郡領縣五

隰城（漢茲氏縣今有美稷鄉即漢美稷縣地又有漢京陵縣即晉趙文子與叔向觀于九原之所）介休（有鄔上山介之推耕漢舊縣也昭余祁俗名鄔城泊職方并州之藪）靈石（有介山漢介休縣地今驛東南有高壁嶺隋鼠谷汾水關省並劉之處）孝義（漢中陽縣）平遙

太原府（東至趙郡五百五十里南至上黨郡四百五十里西至昌化郡三百九十里北至定襄郡一百八十里東南到樂平郡三百四十里西南到西河郡二百里西北到樓煩郡二百五十里東北到鴈門郡五百里去西京一千三百里去東京八百八十五里戶十二萬六千一百九十口七十六萬八千四百六十四）

并州（今理晉陽太原二縣）古之并州舜分冀州為之置十二牧則其一也以其地在兩谷之閒故為并州亦曰在衛水常水之閒（常水在今博陵郡衛水在今常山郡註已具上卷）周禮職方曰正北曰并州其山曰常藪曰昭餘祁（常山在今博陵常陽縣界昭餘祁在今西河郡介休縣界）川曰虖池嘔夷（虖池發源在今鴈門郡繁畤縣界嘔夷在今安邊郡靈丘縣界虖音呼池音駝）浸曰淶易（淶水在今安邊郡飛狐縣界易水發源在今上谷郡易縣界）其利布帛人二男三女畜宜五擾（牛馬羊犬豕）穀宜五種秦并天下為太原郡漢武帝置十三州此為并州（領郡九秦得雍州之域今上郡以北朔方九原榆林新秦銀川之地）後漢並因之（理於晉陽今府）靈帝時羌胡大擾定襄雲中等郡並流徙分散獻帝時省入冀州魏文帝復置并州自陘嶺以北

並棄之（今鴈門郡及以北之地悉棄之）至晉亦置并州（領郡國六理晉陽）惠帝時并州之地盡為劉元海所有其後劉曜徙都長安自平陽（今平陽郡）以東地盡入石勒及符堅姚興赫連勃並於河東郡置并州姚興又分河東為并冀二州及後魏以後分析不可詳也今之并州（為太原府）古唐國也帝堯為唐侯所封之國（故今博陵郡界有堯城堯當封之國時徙於此也遷平陽後）及夏禹所都之地（禹都或為今太原或今平陽或今河東郡安邑或今河南府陽翟也）亦高辛氏子實沈及金天氏子臺駘之所居焉（左傳云帝遷高辛氏有實沈於大夏主參金天氏之裔曰允格臺駘以處太原注云大夏太原晉陽縣也）周成王又封弟太叔虞於此（成王滅唐而封太叔故參為晉星是也）叔虞子燮改為晉侯（原有晉水故改為晉）中國曰太原夷狄

曰大鹵（晉荀吳敗狄于大鹵，即太原晉陽縣也。）晉大鹵、太原、大夏、夏虛、晉陽，六名其實一也。春秋時為晉國，後為趙邑。（智伯與韓魏圍晉陽城，徐引汾水灌城，不浸者三版。）晉滅，屬趙。秦置太原郡。二漢因之，兼置并州。（并州原郡九，理於此。曹公圍袁尚於鄴，時袁紹外甥高幹為并州刺史，舉州招說附付。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又有大河之固，北有強胡，速起尚并力親安於不往用之。）魏改為太原國，并州仍舊。晉因之。（理鎮於此，郡因。）六後魏為太原郡，兼置并州。北齊、後周皆因之。隋初廢郡，置并州，又改為太原郡。大唐為并州，高祖匡隋室起義其於長壽元年置北都，後復為并州。開元十一年改為太原府。天寶元年加號為北京。領縣十三：太原（漢晉陽縣地，隋文帝移晉陽縣於州城中，舊晉陽遷今縣。有晉水。）晉陽（晉文公新築，有龍山、蒙山。）文水（漢大陵縣，有汾水、文水。）陽曲（漢狼孟縣故城在縣東，黃河千里一曲當其陽，故曰陽曲。漢陽曲縣，今定襄郡定襄縣是也。後漢移置今縣。有羊腸坂。）太谷（漢陽邑縣也。有清城，後漢置。晉以為縣名。有賈辛邑。）樂平（舊置遼州，今縣。漢舊縣。）清原（漢榆次縣地，隋置。有大陵城，古祁大夫祁氏邑。）祁（漢舊縣，有昌源縣晉舊邑也。）榆次（春秋晉魏榆地。有塗水。）壽陽（漢榆次縣地，後分為晉壽陽縣。漢改曰石艾，又改為石艾縣。）廣陽（晉上艾縣地。漢忠烈門郡有序，因以為名。有西陽北大谷。）盂（自漢有舊。晉屬郡，東界有孟縣。）交城（有羊腸山，為險要。又改之。）

昌化郡（東至西河郡一百六十里，南至太寧郡二百五十里，西至上郡二十五里，北至樓煩郡二百五十里。東南到太寧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上郡二百九十里，西北到樓煩郡一百一十里，東北到樓煩郡一百三十里。去西京一千一百九十里，去東京一千三百一十里。戶一萬三千二百二十三，口七萬四千三百四十六。）

石州（今理離石縣）戰國初趙之離石邑，後為秦、魏二國之竟。（東本紀云：秦始皇伐趙取離石是也。）秦為太原郡地。二漢屬西河郡。南單于庭，即左國城，晉屬西河國。劉元海起事於此。後石勒置永石郡，北齊改懷政郡，後改為離石郡，兼置西汾州。後周改西汾為石州。隋初郡廢，而石州如故。煬帝初州廢，置離石郡。大唐為石州，或為昌化郡。領縣五：離石（漢舊縣。有赤洪水。後漢南單于庭左國城在北。有胡高歡破劉朱兆於此。）定胡（漢藺縣地。後周置定胡郡，在其西。有赤洪水、孟門關。）平夷　方山（有赤洪水。離石水）臨泉（漢離石縣地。）

樓煩郡（東至定襄郡界二百四十里，南至太原府一百八十里，北至馬邑郡二百三十里，西至樓煩郡二百二十里，西南到樓煩郡一百五十里，東南到太原府一百四十九里，東北到雁門郡三百一十里，西北到榆林郡九百一十里。去西京一千六百五十里，去東京二千二百四十里。戶一萬二千一百二十二，口七萬二千八百二十。）

百六十一

嵐州（今理宜芳縣）春秋晉國之分。晉滅之後為胡地，有樓煩王居焉。其後趙惠文王破樓煩，而取其地。其後並屬燕、秦。二漢為太原郡地。晉末陷于劉元海。後魏末於其地置嵐州。隋煬帝置樓煩郡。大唐為嵐州，或為樓煩郡。領縣四：宜芳（有古秀容城，即漢汾陽縣，有太原郡積粟所在，謂之羊腸倉。）合河（漢汾陽縣地。有合河關，在北。有蔚汾水。）嵐谷　靜樂（漢汾陽縣地。隋置。有管涔山，汾水所出。）

雁門郡（東至安邊郡二百六十里，南至樓煩郡一百六十里，西至樓煩郡四十里，北至馬邑郡五十里。東南到常山郡二百五十里，西南到樓煩郡四百里，西北到馬邑郡二百一十里，東北到安邊郡三百二十里。去西京一千三百二十里，去東京一千六百一十二里。戶三萬一千六百二十四，口十[illegible]）

十萬一千四百五十

代州（今理鴈門縣）古唐國之地。春秋晉國之分。及三卿分晉，其地屬趙。（趙襄子殺代王而取其地）趙武靈王破樓煩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後北境屬燕。秦爲太原、鴈門二郡之境。漢因之。後漢及晉亦同。後魏置梁城、繁畤二郡。後周置肆州。隋文帝改爲代州。煬帝初州廢，置鴈門郡。大唐爲代州，或爲鴈門郡。（今郡城後魏所置。郡南二十里有東陘關，甚險固。）領縣五：

鴈門（漢廣武縣故城在西南。又有故平縣，後漢末平城縣也。有夏屋山，趙襄子會代王，因殺之於此。有句注山，一名西陘山也。）

五臺（漢慮虒縣，隋改驢夷縣爲五臺。有五臺山。慮音盧，虒音夷。）

繁畤（漢其縣有滹沱河縣，出縣東南汾阜山。）

崞（漢樓縣，又有漢樓煩郡故城，在今縣東，東經至代州。崞音郭。）

唐林

定襄郡（東至鴈門郡界九十里，南至太原府一百八十里，西至樓煩郡二百四十里，北至鴈門郡二百五十里。東南到太原府界一百二十里，西南到太原府及樓煩郡一百二十里，西北到樓煩郡一百二十里，東北到鴈門郡二百五十里。去西京一千四百八十里，去東京一千六十里。戶一萬五千三十八，口七萬七千九百。）

忻州（今理秀容縣）戰國屬趙。秦爲太原郡地。二漢因之。後魏置肆州。後周從肆州於鴈門郡。隋初置新興郡及雲州，後改新興郡爲忻州。（因忻口爲名）煬帝初廢雲州及忻州，其地屬樓煩、定襄二郡。大唐復分置忻州，或爲定襄郡。（漢有定襄郡，在今馬邑郡地。）領縣二：

秀容（漢汾陽縣。有嵐水。）

定襄

安邊郡（東至上谷郡三百二十里，南至常山郡四百里，西至鴈門郡二百六十里，北至蕃境無郡縣。東南到博陵郡四百九十里，西南到鴈門郡三百一十里，西北到馬邑郡四百六十里，東北到鴈門郡三……）

鴈門百四十里，去西京九百里，去東京一千五百里。戶一千六百十，口一萬八千二百。

蔚州（今理靈丘縣）周禮并州川曰㳘夷，浸曰淶易。（㳘夷水在靈丘縣界，淶水在飛狐縣界。）戰國初屬趙，後又屬燕。秦、漢、晉屬代郡。後魏置懷荒、禦夷二鎮。東魏置北靈丘郡。後周置蔚州。隋置上谷郡。大唐置蔚州，或爲安邊郡。領縣三：

靈丘（漢舊縣。有趙武靈王塚。）

飛狐（漢廣昌縣地。飛狐口在縣北，即漢之飛狐道，通媯川郡懷戎縣。又有居庸山，與媯川郡以拒連靖，置今縣。）

安邊

馬邑郡（東至安邊郡四百六十里，南至鴈門郡一百八十里，西至樓煩郡三百四十里，北至單于府二百五十里。東南到鴈門郡一百二十里，西南到樓煩郡三百里，西北到單于府三百五十七里，東北到故雲州二百六十里。去西京一千七百七十里，去東京一千三百四十里。戶六千三百，口三萬五千八百。）

朔州（今理善陽縣）戰國屬燕。秦屬代、鴈門二郡地。漢爲定襄、鴈門二郡地。後漢屬雲中、鴈門二郡。漢末因亂，又置新興郡。（漢末大亂，匈奴侵邊，自定襄以西，盡雲中、鴈門之間，遂空。建安中，魏武王集荒郡之人，立新興郡。）晉懷帝時，劉琨表以鮮卑猗盧爲大單于，封代公，徙馬邑，即其地也。其後稱魏，建都于今郡北，兼置懷朔鎮。及遷洛後，遂於郡北三百餘里置朔州。葛榮之亂又廢。北齊復置朔州。隋初置總管府。煬帝初府廢，置代郡，尋爲馬邑郡。（後魏初雲中在今郡北三百餘里定襄故城，北齊置朔州，在故都西南新城，一名平城也。後魏於馬邑，即今郡城也。）大唐初爲朔州，或爲馬邑郡。領縣二：

善陽（有秦馬邑城、武州塞，即此地。亦漢定襄縣地，後魏桑乾郡，北齊廣安郡。有紫河，發源於此。）

馬邑

雲中郡東至桑乾郡界一百五十里南至馬邑郡界一百六十里西至單于大都護五十里北至長城界三百里東南到榆林一郡四百里西南到雁門九十里西北到單于都護府一百六十里東北到媯川郡界三百四十里去西京二千七百里去東京一千六百四十里戶三千一百六十口七千九百三十

雲州今理雲中縣戰國屬趙秦置雲中郡二漢因之晉屬新興郡後魏道武帝自雲中徙都平城即此雲中今馬邑郡北平城即今縣南也在內縣常安鎮也置代尹自天興元年都平城至孝文帝太和十九年遷洛陽後改代尹為萬年尹晉初屬馬邑郡大唐置雲州或為雲中郡

領縣一

雲中漢舊縣隋曰雲內縣白登山白登臺漢高祖初破匈奴被圍於此有故高郡城後合故後魏盛樂縣亦在今郡界單于臺在今壽西北百餘里漢孝武元封元年勒兵十八萬騎出長城北登單于臺

單于府東至二十里西至里南至榆林郡一百里北至里東南到馬邑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里西北到里東北到去西京二千二百五上里去東京二千里戶二千一百二十口一萬三千

單于大都護府戰國屬趙秦漢雲中郡地也大唐龍朔三年置雲中都護府又移瀚海都護府於磧北瀚海都護舊曰燕然都護府二府以磧為界麟德元年改雲中都護府為單于大都護府

領縣一

金河有長城有金河上承紫河及象水又南流入河李陵臺王昭君墓

風俗

冀州堯都所在疆域尤廣梁州境宇雖邈遠而僻以處僻中夏唯冀州最次

山東之人性緩尚儒仗氣任俠太行山之東而鄴郡高齊國都浮巧成俗自北齊之滅衣冠士人多遷關內唯伎巧商販及樂戶移實郡郭由是人情險詖至今好訟山西土瘠其人勤儉而河東魏晉以降文學盛興魏豐樂侯杜君畿為河東守開置學官親執經教授郡中化之自後河東持多儒者閭井之間習於程法并州近狄俗尚武藝左右山河古稱重鎮寄信謂陳稱曰代天下精兵處後漢末天下亂高幹為并州刺史掾叔就幹曰并州左有恒山之險右有大河之固北有強胡可以守也寄任之者必文武兼資焉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七十九終

州郡十

古兗州（今置郡十一）

靈昌（滑州）七縣：白馬　韋城　衛南　酸棗　胙城　匡城　靈昌

濮陽（濮州）五縣：鄄城　雷澤　臨濮　濮陽　范

濟陽（濟州）五縣：盧　東阿　平陰　長清　陽穀

魏郡（魏州）十一縣：貴鄉　莘　元城　館陶　頓丘　昌樂　冠氏　魏

博平（博州）六縣：聊城　清平　博平　堂邑　高唐　武水

東平（鄆州）五縣：須昌　鄆城　宿城　鉅野　壽張

平原（德州）七縣：安德　平昌　將陵　安陵　平原　長河　蓨

樂安（棣州）五縣：厭次　滴河　商河　蒲臺　陽信

景城（滄州）十一縣：清池　東光　長蘆　弓高　樂陵　饒安　鹽山　南皮　魯城　無棣　景城

清河（貝州）九縣：清河　清陽　臨清　經城　清水　武城　漳南　夏津　歷亭　宗城

古兗州

禹貢曰：濟河惟兗州（東南據濟水，西北距河也）。九河（河水分為九，各從其道）既道（九河已具注序目篇）。雷夏既澤（雷夏澤在今濮陽郡雷澤縣），灉沮會同（灉沮二水會同其中也。灉音雍。沮，子餘反）。其土黑墳（色黑而墳起也）。其草惟繇（繇，茂也），其木惟條（條，長也。繇音遙）。浮于濟、漯，達于河（濟水已具注序目篇。漯水在東郡東武陽縣，今魏郡莘縣有武陽城。漯水[illegible]……漯音他合反。因水入水曰浮）。浮于汶，達于濟（汶水出今魯郡[illegible]）。

舜置十二牧，兗其一也。周禮職方曰：河東曰兗州，其山曰岱（泰山，今魯郡界），其藪曰大野（一名鉅野澤，在今東平郡鉅野縣），其川曰河、泲，其浸曰盧、濰（盧水在今濟陽郡盧縣。濰水在今高密郡。濰與禹貢同），其利蒲魚，其民二男三女，其畜宜六擾（六擾：[illegible]），其穀宜四種（黍稷稻麥）。蓋以兗水為名。又兗之為言端也，信也，端言陽精端，故其氣纖殺也。其在天文，營室、東壁則衛之分野（今靈昌、濮陽郡之東……魏郡之黎陽、博平之西南境，今靈昌郡皆是）[illegible]。得魏、宋、齊、趙之交（[illegible]……清河、勃海郡南……博平之北境、景城、信之郡……）。

此境皆（今靈昌、濮陽……）秦平天下，置郡，此為東郡（今靈昌、濮陽、魏郡、博平皆是）、濟陽郡之東北境（今東平、濟陽郡）、齊郡之北境（今樂安、平原郡）、鉅鹿、上谷二郡之東境（今清河、景城郡是）。漢武置十三州，此為兗州（所領郡國八）。後漢並因前代（[illegible]郡縣是）。魏、晉亦置兗州。永嘉之後，陷於石勒。宋武平河南，又得其地，置兗州（[illegible]……後漢以後立今……）。後魏自後分割，不可詳焉。大唐分置十五郡，此為河南道（靈昌、濮陽、濟陽、東平……）、河北道（魏郡、清河、博平、平原、樂安、景城等郡是也）。

靈昌郡（[illegible]）東至濮陽郡二百[illegible]十里，南至陳留郡[illegible]十里，西至汲郡一百[illegible]十里，北至汲郡二百五十里，西南到[illegible]，東南到[illegible]，東北到汲郡[illegible]里……

（到鄴郡二百一十里，去西京一千三百六十里，去東京五百二十六里。戶六萬八千六百八十，口三十九萬七千六百七十。）

滑州（今理白馬縣）其地得豕韋氏之國（豕韋氏，彭姓之國，祝融之後，陸終第三子曰彭，封於彭。）春秋時屬衞，戰國亦屬衞，其西境屬魏。秦二漢置東郡。晉爲陳留、濮陽二國。宋武平河南，置兗川以爲邊鎮（領郡六，理於此。自晉末，宋武帝作相，平慕容超之後，盡得河南之北境，頓守在此。）後屬後魏，亦爲東郡（其城古滑臺城，甚固。宋文帝遣將王玄謨攻圍二百餘日不拔。）隋初置杞州，後爲滑州，又改爲兗州，尋廢兗州，置東郡。大唐復爲滑州，或爲靈昌郡。領縣七：白馬（漢舊縣也。春秋時衞國曹邑。左傳云狄滅衞，衞人立戴公以廬于曹，即此。至文公遷于楚丘，又遷于帝丘。有觀子城。黎陽津，一名白馬津，酈生云守白馬之津是也。）酸棗（春秋魏置郡廣因之。以其地多酸棗，因以

爲名。此有延津，袁紹於南立營以拒曹公。紹將淳于瓊宿烏巢，在縣東，爲曹公所襲破之於此。）胙城（漢南燕縣，古南燕國，姞姓，後曰東燕。左傳曰胙。縣江東燕西南有胙亭，姞其註云胙國。）衞靈昌（隋縣）韋城（古豕韋國）衞南（衞文公自曹邑遷楚丘，即此城。）匡城（長垣縣。古匡邑故城在今縣南，匡人圍孔子即此。春秋會于匡即此是也。又有漢長羅縣故城在今縣東北。古蒲邑在北界，子路爲之宰。）

濮陽郡（東至東平郡一百八十里，南至濟陽郡一百七十里，西至靈昌郡二百二十里，北至魏郡一百六十里，東南至魯郡三百六十里，西南至陳留郡三百一十里，西北到魏郡三百三十里，東北到濟陽郡二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五百八十里，去東京七百三十五里。戶五萬七千五百，口三十九萬二千六百九十。）

濮州（今理鄄城縣，鄄音絹。）顓頊及昆吾氏之墟也，故謂之帝丘（今濮陽縣也。昆吾氏當夏后氏之代。）春秋及戰國初爲衞國之都（春秋經曰衞遷于帝丘。）後爲宋所侵，盡亡其邑，獨有濮陽。秦滅濮陽，置東郡。二漢屬東郡、濟陰二郡地。晉分置濟陽郡、濮陽國。宋置兗州（領郡國八，理於此。）後魏爲濮陽郡，後周因之。隋文帝初郡廢，後置濮州。煬帝初州廢，以其地分入東郡、東平、濟北三郡。大唐復爲濮州，或爲濮陽郡，領縣五：鄄城（漢舊縣也。魏東王植初封鄄城侯於此也。）雷澤（漢成陽縣，郭生堯處征乳曰堯冢在縣東南。有雷夏澤，又黃臺，有清丘。左丘縣故城在今縣北，亦古郕伯國也。臨濮傳宋人晉人盟於清丘是也。）范（漢舊縣，春秋時晉大夫士會之邑。）濮陽（漢舊縣，即昆吾之墟，亦曰帝丘。衞自楚丘遷於此城。詩云爰有寒泉在浚之下，寒泉在縣東南浚城。在漢武帝塞河瓠子口，沈白馬玉璧，將軍以下皆負薪，在今縣西。）

濟陽郡（東至魯郡三百八十里，南至東平郡一百二十里，西至博平郡五十里，北至博平郡七十

里，東南到魯郡三百里，西南到濮陽郡二百四十里，東北到濟南郡二百六十里，西北到博平郡五十四里。去西京一千八百二十里，去東京九百八十里。戶三萬八千五百一十，口二十一萬六千九百七十。）

濟州（今理盧縣）戰國初齊、衞之境。秦屬東郡，漢末屬東郡、太山二郡地。後漢屬東郡及濟北國。晉爲濟北國。宋爲濟北郡。後魏因之。隋初置濟州。煬帝初復爲濟北郡。大唐武德四年平王世充，改爲濟州，或爲濟陽郡（今郡理即古碻磝城，沈約宋書作碻磝津，有城，故以爲名，即漢茌平縣也。碻，苦高反；磝，音敖；茌，音仕淄反。）領縣五：盧（漢舊縣。有長城，東至海。史記蘇代說燕王曰齊有長城巨防，巨防即防門也。漢臨邑縣故城在縣東，即馬防城也。有盧水。）平陰（漢肥城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左傳齊晉戰處。城亦在縣東。故長城首起縣北。又有巫山，一名孝堂山，即郭巨埋母之所。）陽穀（漢昌縣）

地。東阿春秋時齊之柯邑，漢舊縣地。又有漢穀城縣。阿城故城在東南。有魚山，一名吾山。漢武帝子歌曰：吾山平兮鉅野溢，謂此山。有穀城山，張良葬黃石之地。長清漢盧縣地。春秋時齊石卯邑。卯音力又反。

魏郡東至博平郡武水縣一百三十里，南至濮陽郡一百六十里，西至鄴郡三百一十里，北至清河郡二百一十里，東南到濮陽郡一百五十里，西南到鄴郡內黃縣界九十里，西北到廣平郡平恩縣界九十里，東北到　去西京一千五百六十里，去東京七百五十里。戶十四萬九千七百二十六，口六十萬八千五百。

魏州今理貴鄉、元城二縣。夏觀扈之國。春秋晉地。戰國時屬魏。秦屬東郡。二漢屬魏、東二郡地。漢魏郡、晉魏郡皆今鄴郡地。魏分置陽平郡，晉因之。宋文帝置東平郡，後魏因之。後周置魏州，隋改為武陽郡。大唐武德四年討平竇建德，改置魏州。龍朔二年改為冀州，改冀州為魏州。仍置大都督府，其貝博滄德六州並隸焉。咸亨□年復舊。開元二十八年九月，刺史盧暉移通濟渠，自石灰窯引流至州城西，都注魏橋，以夾州闕樓以貯江淮之貨。或為魏郡。領縣十：貴鄉漢元城縣地。有河故瀆，俗曰王莽河。元城漢舊縣。有沙麓山，又有馬陵，即孫臏殺龐涓之處。館陶漢舊縣。臨黃漢舊縣。宣公作新臺于河上。魏漢舊縣，在今縣南。魏武帝於此置陽平郡，隋置新縣。莘漢陽平縣地，隋置莘州，煬帝廢。陽平縣故城在今縣北。其安陰城，今名黃陽。頓丘漢舊縣，其楚丘項。昌樂漢樂昌縣。朝城漢東武陽縣。冠氏

博平郡東至濟南郡一百七十里，南至濮陽郡七十里，西至魏郡一百四十里，北至清河郡九十里，東南到濟陽郡一百五十里，西南到魏郡　十里，西北到清河郡一百三十里，東北到平原郡九十里。去西京一千二百七十里，去東京九百三十六里。戶五萬一千二百口，百四十七萬六百五十二。

博州今理聊城縣。春秋時齊之西界，聊攝地也。戰國時為齊、趙、衛三國之交。秦屬東郡。漢為東郡、平原、清河二郡境。後漢屬東郡、平原二郡地。晉屬平原國。宋分置魏郡，後魏因之。其後置南冀州。隋初廢，後置博州，煬帝初州廢，以其地屬武陽郡。大唐復置博州，或為博平郡。領縣六：聊城漢舊縣。有聊城，又有漢博平縣故城，在今縣東界也。博平漢舊縣。有靈臺城，又有漢博平縣故城，在今縣東。高唐漢舊縣。有鳥犢河。清平漢清陽縣。堂邑隋置，今縣。漢舊縣。武水漢陽平縣地，隋改今縣。

東平郡東至魯郡二百八十里，南至濟陽郡三百五十里，西至濮陽郡二百一十里，北至濟陽郡一百二十里，東南到魯郡一百九十里，西南到濟陽郡四百里，西北到濟陽郡東阿縣四十里，東北到平陰縣界五十里。去西京一千七百六十里，去東京九百一十里。戶四萬二千七百五十一，口二十六萬七千三百。

鄆州今理須昌縣。春秋時為魯之附庸須句國也。左傳云：邾人取須句，是也。戰國時屬宋。秦屬碭郡。漢屬東郡、東平國地。後為東平國。晉、宋、後魏並因之。後周宣帝置魯州，尋廢。隋文帝置鄆州，煬帝初為東平郡。大唐為鄆州，或為東平郡。領縣五：須昌古須句國。漢須昌縣。有梁山。故城在今縣東。又有漢東平國故城，在今縣東。又有大野，即此鉅野。壽張漢壽良縣，光武改名。有左傳云季孫之所鬭鷄。今有大野澤，在此地。鄆城春秋云西狩獲麟，在此。梁山漢梁孝王武北獵梁山，有人以足出背上者。鄆城左傳云遂入鄆。宿城也。

平原郡(東至樂安郡三百四十里南至博平郡二百六十里西至信都郡二百一十里北至景城郡二百三十里東南到濟南郡二百三十里西南到清河郡二百六十里西北到信都郡三百三十里東北到景城郡二百三十里去西京一千九百八十二里去東京一千一百三十八里戶七萬八千二百七十口六十萬七千五百三十)

德州(今理安德縣)春秋及戰國時皆屬齊秦置齊郡漢高帝分置平原郡後漢因之晉為平原國宋為平原郡後魏後周並為平原郡隋初廢後置德州煬帝初復為平原郡大唐武德四年平竇建德後置德州其後或為平原郡領縣七安德(漢舊縣又有漢鬲縣故城在西北又有漢重平縣故城亦在西北古馬頰覆鬴二河在此)安陵(漢脩陵縣地)平原(漢舊縣又有漢鄃縣故城在今縣西南)蓨(漢脩縣周亞夫封為脩侯又有漢脩市縣故城在今縣東北蓨音條)平昌(漢般縣)將陵(漢安德縣地)長河(舊六廣川縣)

樂安郡(東至海二百二十里南至淄川郡二百一十里西至平原郡二百四十里北至景城郡二百五十里東南到北海郡三百一十里西南到濟南郡二百四十里西北到景城郡二百三十里東北到海一百九十里去西京一千二百一十里去東京一千三百七十里戶二萬九千一百五十口二十三萬八千一百五十)

棣州(今理厭次縣)春秋戰國屬齊秦為齊郡之地漢屬平原渤海千乘三郡地後漢為平原郡樂安國晉為樂安樂陵二國地宋為樂陵郡後魏又為樂安樂陵二郡地隋屬渤海郡大唐武德四年又分置棣州或為樂安郡領縣五厭次(漢舊縣又為富平縣)商河(漢朸縣朸音力商河南皆滴)陽信(漢舊縣)渤海　蒲臺(漢濕沃縣)

景城郡(東至海一百八十里南至原郡二百三十里西至河間郡一百二十北至范陽郡五百七十里東南到樂安郡二百十里西南到信都郡三百五十里西北到文安二百六十里東北到北平郡五百里去西京二三百一十里去東京一千三百八十里戶十一八千六百七十八口七十萬二千二百)

滄州(今理清池縣)春秋戰國時屬齊趙二國之境秦鉅鹿上谷二郡地漢高帝置渤海郡後漢因之晉亦然宋文帝置樂陵郡孝武分置渤海郡後魏因之太武帝初改渤海郡為滄水郡孝文帝時復舊至孝明帝分瀛冀二州置滄州及浮陽樂陵安德三郡隋初郡廢後以其地置棣州煬帝改為滄州尋為渤海郡大唐為滄州或為景城郡領縣十二清池(漢浮陽縣也在浮水之陽)

長蘆(漢參戶縣)樂陵(漢舊縣故城在今縣東又曰重合縣古鉤盤河在縣東南)鹽山(春秋時齊無棣邑漢高城縣故城在南)景城(漢舊縣)弓高(漢舊縣)饒安(漢千童縣古高津河在此)南皮(漢舊縣章武有北皮亭此故曰南皮)東光(漢舊縣古胡蘇河在此)臨津　魯城(漢章武縣)無棣(漢古齊北竟北至無棣在此漢陽信縣本地隋文帝置縣取縣南無棣溝為名永徽元年薛大鼎為刺史其溝隋末填廢鼎奏開之外引魚鹽於海百姓歌曰新河得通舟楫利直達倉海魚鹽至向日徒行今騁駟美哉薛公多澤故周禮曰川曰河此縣界)

[illegible]東至博平郡一百二十里南至魏郡二百一[illegible]里西至鉅鹿郡一百四十里北至信都郡一百二十里東南到博平郡一百三十里西南到廣平郡[illegible]川縣一百三十里西北到信都郡九十里東北到平原郡二百六十里去西京一千八百十里去東京九百九十里戶十一萬六千一百三十口八十三萬二千五百

貝州(今理清河縣)兗冀二州之域(河自大伾山北過降水至于大陸後漢地志云)

㴲津縣在故城縣界北又信都郡故城在郡理西北五十四里今郡理乃在漳水之東古為兗州之域其在漳水之西諸縣是古冀州之域即此地界也春秋時屬齊其後屬晉

七國時屬趙秦為鉅鹿郡漢分置清河郡後漢為清

河國晉因之後魏北齊並為清河郡後周因之兼置

貝州隋初郡廢煬帝復清河郡所州廢大唐為貝州

或為清河郡領縣九　清河 漢舊縣後漢故城在今縣西 故城在今縣北 即此地

北清陽 漢清陽縣又云在此郡 博昌縣西平原郡 故地

武城 漢東武城縣此蓋定襄宋武城 即此地

漳南 漢東陽縣有後漢臨清縣也　臨清 漢清泉縣故城 漢都縣 降入 信都

鄃縣界　夏津　宋城 漢廣宗縣地 漢宋城縣公孫瓚在此地

亭 漢縣

風俗

兗州稽禮界于河濟地非險固風雜趙魏衛宋 鄒衛宋齊楚五國之地 秦漢以降政理混同人情朴厚俗有儒學及西晉之末為戰爭之地三百年間傷夷偏甚自宇內平一又如近古之風焉

古青州 今置郡府七 縣三十二

北海 青州 七縣 益都 千乘 北海 博昌 臨朐 臨淄 壽光

濟南 齊州 八縣 歷城 豐齊 臨濟 禹城 亭山 臨邑 章丘 全節

淄川 淄州 五縣 淄川 鄒平 長山 濟陽 高苑

高密 密州 四縣 諸城 高密 莒 安丘

東萊 萊州 四縣 掖 膠水 即墨 昌陽

東牟 登州 四縣 蓬萊 黃 文登 牟平

安東府

古青州

禹貢曰海岱惟青州 孔安國曰東北據海西南距岱 界首從岱山東歷密州東北經海曲萊州東界 越海分遼東樂浪三韓之地西抵遼水也 嵎夷既略 嵎夷地名即陽穀所在也略言用功少也 濰淄其道 濰淄二水名皆復古道濰水出今高密郡 淄水出今淄川郡 厥土白墳海濱廣斥 斥鹵之地 濱水涯也 斥音尺 又鹹 萊夷作牧 萊山之夷地宜放牧 今東萊郡 舜分青州為營州 鄭玄云舜以青州越海分置營州 其遼東之地皆東萊宜為貢青州之域也 周以徐州合青州其土益大 周之青州兼有徐兗二州之分 周禮職方曰正東曰青州其山曰沂 藪曰孟諸 水在今瑯琊郡沂水縣即沂水所出也 其川曰淮泗浸曰沂沭 沐水出東海郡今瑯琊郡沐陽縣 沭音述 其利蒲魚 人二男二女 畜宜雞狗 穀宜稻麥 蓋土居少陽其色為青故曰青州 在天官虛危則齊之分野 漢之淄川東萊東牟北海濟南高密膠東等郡地是也 瑯琊之東境 今高密郡地也 秦平天下置郡此為齊郡 今北海濟南 淄川 東萊 膠東 分也 及秦亂項羽等割天下以其地為國曰膠東 以田市為王理即墨 今東萊郡 齊 以田都為王理臨淄 今北海郡地也 濟北 以田安為王 理博陽 謂之三齊 漢武置十三州此亦為青州 領郡國六 後漢因之 領郡國五 理臨淄 今北海郡是也 魏晉亦因之 領郡國六 晉又置平州 領郡國五 理昌黎 今安東府地也 懷帝末沒於石勒慕容皝及慕容恪滅冉閔赴青州 苻氏平燕後有其地及苻氏敗後刺史苻朗以州

降晉。晉以爲幽州（以辟閭渾爲刺史，鎮廣固）。安帝時平州，又陷於慕容垂。其青州又爲慕容德所據，後改爲青州（慕容超移青州東萊）。後爲劉裕所克，復置青州（時以羊穆之爲刺史，築東陽城）。平州自慕容垂後，又沒於馮跋，旋爲後魏所有。其青州，宋分爲青、冀二州（青領郡九，理臨淄；冀領郡九，理歷城，今濟南郡縣）。後入後魏。其後分析，不可具舉。大唐分置十五郡，此爲河南道（北海、濟南、淄川、東萊、高密）、河北道（今安東府）。

北海郡（東至東萊郡界二百一十六里，南至高密郡三百四十五里，西至淄川郡一百二十里，北至樂安郡界二百四十八里，東南到樂安郡三百一十九里，西南到淄川郡一百里，西北到博平郡三百一十九里，東北到海一百八十八里，去西京二千四百六十里，去東京一千六百七十里。戶六萬九千七百四十五，口[illegible]十二萬一千二百。）

今之青州（理在益都縣）。少皞之代有爽鳩氏，虞夏時有季萴（士力反），湯末有逢公伯陵（逢音蒲江反），殷末有蒲姑氏，皆爲諸侯，國於此地。周成王時，蒲姑氏與四國作亂，成王滅之，以封太公，是爲齊國，所謂營丘。後徙都臨淄，亦其地（今臨淄縣）。秦屬齊郡。漢置北海、樂安二國之地，兼置青州（領郡國五，理於此）。永嘉末，陷於石勒（冉閔亂，段龕據之，慕容恪攻圍數月而克）。其後南燕慕容德建都於此（慕容德初議所都，尚書潘聰曰：「青齊沃壤，號曰東秦，土方二千里，四塞之固，負海之饒，可謂用武之國。廣固者，曹嶷所營，山川險峻，足爲帝王之都。」從之。至慕容超，宋武帝來伐，超固守，攻圍七月而拔之）。宋置青州（領郡九，理於此）。後入後魏，又置青州（宋時沈文秀爲青州刺史，守東陽城，爲後魏時慕容白曜攻圍三年，無救而陷）。後周置齊郡。隋文帝初郡廢，煬帝初州廢，置北海郡。大唐爲青州，或爲北海郡。領縣七：

益都（晉廣固城，在益都縣西四里，[illegible]晉曹嶷所築。有大澗甚廣，因曰廣固。城側有五龍口，宋武帝圍慕容超，塞之，城中人多病，遂下之。險也。志云：東陽城，即郡理東城是也。晉時城，宋將[illegible]之，後魏攻圍數月不拔。）北海（漢平壽縣也。後漢北海國在此。齊置北海。）臨淄（齊國都也。臨淄一名營丘。爲海岱之閒一都會也。項羽封田都爲齊王於此。漢舊縣，後爲營陵縣。有葵丘，連稱所戍。牛山、康浪水，甯戚所歌。時水也。有）壽光（漢舊縣也。有淄澠二水。古紀城在縣西南，亦有寒浞國。又劇縣故城在縣南。）千乘（漢舊縣，有鹽官。後漢又置樂安郡。柏寢臺，齊景公與晏子遊處。）博昌（漢舊縣。又有樂安國故城，在今縣南。周禮曰：川曰泲。爲此齊界，云有貝中聚。按後漢書博昌縣有貝中聚，劉昭注云：左傳曰：齊侯田于貝丘。杜氏注云：今地南有貝丘是也。而後漢應劭注漢書云：貝丘，清河郡貝丘縣，即齊侯田於此。今清河郡即貝丘縣也，未知孰是。）臨朐（有伯氏駢邑，古東陽城，名凡城。左傳云：晏弱城東陽以逼萊，齊境上邑。[illegible]邑，漢[illegible]昌郡故城在東北。朐音劬。）

濟南郡（東至淄川郡二百里，南至魯郡二百二十四里，西至博平郡二百九十八里，北至樂安郡三百五十三里，東南到魯郡四百四十五里，西南到濟陽郡三百六十六里，西北到平原郡二百四十五里，東北到樂安郡二百四十里，去西京二千一百八里，去東京一千三百四十五里。戶六萬二千四百三十七，口三十五萬八千八。）

齊州（今理歷城縣）。春秋戰國並屬齊。秦屬齊郡。漢韓信伐齊，至歷下，即其地也。文帝分置濟南，景帝改爲濟南郡。樂安郡地，宋亦爲濟南郡，兼置冀州（領郡九，理於此）。後魏改爲齊州，兼置濟南郡。後周亦爲濟南郡。隋初郡廢，煬帝初置齊州。大唐復爲齊州，或爲臨淄郡，後改爲濟南郡。領縣八：

歷城（漢舊縣。有華不注山。左傳云：晉師逐齊侯，三周華不注。其山直上如筵。）臨濟（漢朝陽縣。）章丘（漢陽丘縣城，有東陵山，盜跖死處。）豐齊（漢[illegible]）

天寶初改焉。禹城漢高唐縣。春秋時亦曰祝阿。故城在西。猶古祝阿縣。東漢為東阿。天寶初改焉。臨邑故城在西。漢臨邑縣。全節故齊陰縣。春秋時。今縣城在漢已來平陵縣也。貞觀中省齊王祐小齊王友李君球從齊王祐反。改名全節。士人亭山漢平陵縣。

淄川郡東至北海郡一百二十里。南至魯郡三百七十里。西至濟南郡一百里。北至樂南到琅邪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魯南郡二百里。西北到東北到北海郡。去西京二千三百五里。去東京一千四百四十七里。戶四萬二千八百八。口二十四萬一千三百。

淄州今理淄川縣。禹貢曰濰淄既道。即其地也。春秋戰國皆齊地。秦屬齊郡。漢屬濟南樂安二國之地。又置淄州國。晉屬樂安國。後魏置東清河郡。北齊廢之。隋置淄州。煬帝初併其地入齊郡。大唐復置淄州。或為淄川郡。領縣五。

淄川漢般陽縣。隋改淄川。有淄水。漢萊蕪縣故城在東南。漢淄川國故城在此。古長山漢於陵縣。陳仲子夫妻所居。隋為長山縣。有長白山。因以為名。又唐改。古濟南郡故城在今縣西北。高苑漢舊縣。又有般陽故城在今縣西北。音皮。濟陽本漢舊縣。又置濟陽長平縣。平

高密郡東至東萊郡三百七十里。南至東海郡四百七十里。西至琅邪郡三百七十里。東南至海一百七十里。北至北海郡三百四十五里。東南到海一百八十里。西南到琅邪郡三百里。西北到北海郡八十里。東北到海二百里。去西京二千七百八十里。去東京一千八百六十九里。戶二萬二千三百二十四。口十三萬九千四百八十三。

密州今理諸城縣。戰國屬齊。秦屬琅邪郡。漢屬琅邪郡。高密國城陽國地。後漢屬琅邪郡北海國地。晉屬城陽郡。後魏復置高密郡。後置膠州。隋初為密州。以密水為名。

煬帝改為高密郡。大唐因之。領縣四。諸城漢東武縣。有東武也。又漢諸縣故城在今縣西南。古齊長城自上大諸山起。書州南界二百五十里。又有長城東琅邪山上。秦始皇所築故城在琅邪臺下。漢曾登臺。齊時故城在東莒。始皇之至海上。又有瑯琊故城。自趙岱之瑯琊也。音倪。不期城在東北。莒古國。嬴姓。少昊之後。高密今縣。漢高密國。故城在今縣西南。又有夷安故城在東北。夷安古縣在今縣西北。有古夷國。在安丘漢舊縣。有古安丘亭。故城在東北即漢縣。淳于故城在今縣東北。即今平昌縣古城。

東萊郡東至海二百七十里。南至東牟郡四百五十里。西至北海郡三百一十五里。北至海十里。東南到東牟郡四百一十九里。西南到高密郡二百二十里。西北到海二百里。東北到海二百里。去西京二千六百八十里。去東京一千八百四十六里。戶二萬六千九百四十六。口十五萬八千三百三十二。

萊州今理掖縣。春秋時萊子國也。禹貢曰萊夷作牧是也。齊侯遷萊子于郳。五夷在齊國之東。故曰東萊。戰國屬齊。秦屬齊郡。兩漢為東萊郡。晉為東萊國。宋為東萊郡。後魏復為東萊郡。後置光州。隋改為萊州。煬帝改為東萊郡。大唐為萊州。或為東萊郡。領縣四。掖漢舊縣。有掖水。又有曲城故城在東北。漢武帝元封元年封三山。史記封禪書云祠三山為陰主。萬里沙在東北。即墨漢舊縣。有不其縣故城。又有漢不其縣故城。以水為名。其東有勞山。左傳云晉田崩卑。此即古萊國地。昌陽漢舊縣。有漢周津。又有漢養縣故城在西北。其州出其黃縣。

東牟郡東至海四百九十里。南至東萊郡四百二十里。西至海三百六十里。北至海十里。東南到文登縣界四百里。東北到海二百里。西北到海四百里。去西京二千八百六十里。去東京一千一百八十五里。戶二萬五千一百五十六。

登州(今理牟平縣)春秋牟子國也戰國屬齊秦屬齊郡漢以下並屬東萊郡大唐武太后分萊州置登州或為東牟郡領縣四

蓬萊(漢黃縣地武帝於此望海中蓬萊山因築城以為名大唐神龍初置) 文登(漢牟平縣地有文登山又有之罘山秦始皇立石頌之所有始皇石橋梁存) 黃(有萊山) 牟平(漢舊縣)

安東府(東至越喜部落二千五百里南至柳城郡界九十里西至契丹界八十里北至渤海千九百五十里東南到平壤五百里西南到魚陽一千里東北到契丹衙帳一千里西北到契丹界八十里去西京五千三百二十里去東京四千四百四十里戶)

安東大都護府舜分青州為營州置牧宜遼水之東是也(已具注序篇)春秋及戰國並屬燕秦二漢曰遼東郡東通樂浪(樂浪本朝鮮國漢武帝元封二年朝鮮人斬其王而降以其地為樂浪玄菟二等郡後又置帶方郡並在遼水之東也)晉因之兼置平州(領郡國五州理於此自後漢末公孫度自號平州牧及其子文懿並擅據遼東東夷九種皆服事之魏置東夷校尉居襄平而分遼東昌黎玄菟帶方樂浪五郡為平州後還合為幽州及文懿滅後有護東夷校尉居襄平晉咸寧二年分昌黎遼東玄菟帶方樂浪等郡國五置平州以慕容廆為刺史後永嘉之亂為慕容所據及其孫儁移都於鄴其後垂子寶又遷於和龍廆朝罪反)後魏時高麗國都其地大唐總章元年李勣平高麗得城百七十六分其地為都督府九州四十二縣一百置安東都護府於平壤城以統之用其酋渠為都督刺史縣令上元二年徙遼東故城儀鳳二年又徙新城聖曆元年更名安東都護府神龍元年復故名開元二年徙于平州天寶二年又徙于遼西故郡城至德後廢領羈縻州十四

通典卷一百八十 十五

風俗

青州古齊號稱強國憑負山海擅利鹽鐵(管仲對楚師曰我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穆陵山在今琅琊郡沂水縣界無棣今景城郡縣又有王陵謂蘇秦曰吾聞秦地有齊蜀可以為固長城下防可以為塞今濟陽郡盧縣界有防門山又有長城東至海)太公用之而富人管仲資之以興霸人情變詐好行機術豈因輕重而為弊乎固知導人之方先務推以誠信(漢高帝嘗歎曰齊勇少口舌得官又滅臨淄公孫弘齊人多詐也)述于漢氏封立近戚(漢初田肯說高帝曰齊東有琅琊即墨之饒南有泰山之固西有濁河之限北有渤海之利隔懸千里齊得十二焉故號東西秦非親子弟勿王)武帝臨極儒雅盛興晉惠之後淪沒僭偽慕容建國二代而亡今古風俗頗革亦有文學大唐初立都督府乃命親王鎮之

通典卷一百八十 十六

古徐州(今置郡三十三府五)

彭城(徐)七縣 彭城 豐 符離 滕 蘄 蕭

臨淮(泗)六縣 臨淮 下邳 宿遷 徐城 漣水 虹

魯郡(兗)十一縣 瑕丘 曲阜 乾封 萊蕪 金鄉 中都 龔丘 任城 方與 鄒 泗水

東海(海)四縣 朐山 懷仁 東海 沭陽

琅琊(沂)五縣 臨沂 費 沂水 新太 丞

古徐州

禹貢曰海岱及淮惟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淮沂其乂

羽其藝（淮沂二水已理蒙山在琅邪郡費縣羽山在東海郡朐山縣二山皆可種藝淮水出今淮安郡桐柏山沂水出琅邪郡沂水縣是也）厥土赤埴草木漸包（埴黏也漸苞言相齊多叢而生也）羽畎夏翟嶧陽孤桐（羽畎羽山之谷也出夏翟翟雉之羽可爲旌旄者也嶧山之陽也特生之桐也可中琴瑟嶧山在今魯郡鄒縣也）浮于淮泗達于河（渡二水而入於河也）亦舜十二牧之一周倂徐州於青州今分入兗州之域蓋取舒緩之義或云因徐丘以爲名在天文奎婁則魯之分野（漢之東海南有泗水至淮得淮之下相睢陵僮取慮皆其分也今魯郡之東南境及琅邪之南境東海臨淮之北境皆其地漏音閭）兼得宋齊吳之交（漢之楚國山陽今彭城及魯郡之西境皆宜屬宋漢之琅邪泰山今琅邪之北境魯郡之北境皆宜屬齊廣州臨淮之南境宜屬吳也）秦平天下置郯此爲泗水（今臨淮彭城郡是也）瑯琊之西境（今琅邪郡）薛郡（今魯郡東海郡）漢又加置東海

郡漢武帝置十三州還以其地爲徐州（領郡國四）後漢並因前代（理以下邳今臨淮郡縣）魏晉亦曰徐州（領郡國七理彭城今郡）自元帝渡江徐州所得唯半而已（徐並沒於石氏）宋初因之（領郡十三理彭城）明帝初地入于後魏其後不可詳焉大唐分置十三郡此爲河南道（彭城臨淮魯郡東海琅邪郡）

彭城郡（東至臨淮郡三百七十一里南至淮水中流四百四十一里與壽春縣界西至譙郡五百里北至魯郡二百四十里東南到臨淮界三百六十里西南到譙郡五百里西北到魯郡三百六十里東北到琅邪三百五十四里去西京二千九百九里去東京一千二百五十七里戶六萬六百七十口四十五萬六百七十七）

徐州（今理彭城縣）古大彭之國春秋戰國爲宋地（春秋經曰圍宋彭城即宋本邑）後屬楚謂之西楚項羽建都于此秦屬泗水郡漢爲楚國沛郡地後漢及晉並爲彭城國晉立徐州以爲重鎮（領郡國七理於此也）宋因之（領郡十二理於此）又爲彭城沛二郡地（文帝元嘉中王玄謨上表曰彭城南面大淮左右虜不表襄京甸捍接邊境城阻峻贅禁衛周固又右淮以西襄陽以北經途二千達于卒盤六州之人二十萬戶常府安全實由此鎮險隘大將睹汴上表曰彭城宋之要蓄有師來侵莫不因之以陵溝要與記云郡城由來非攻所能援言其險因也）後魏得之置徐州兼立東南道行臺後周立總管府（大將王軌破陳軍於呂梁擒吳明徹悉降其衆也）隋改彭城郡大唐爲徐州或爲彭城郡領縣七

彭城（古大彭國有僕大泗水沛澤又有項羽及宋武戲馬臺）沛（漢舊郡即廣戚故城有沛宮漢高帝置自之所有泗水亭又有漢留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微山微子葬處）蘄（秦舊縣陳涉起蘄即此地有蘄水蘄音其）滕（古小邾國舊縣又邾國之諧邑故城在今縣東南有漢呂縣縣也左傳邾黑肱以濫來奔即此地又有漢薛縣故城在今縣東）蕭（古蕭國漢舊縣又有漢扶陽故城在今縣西北）

豐（漢高帝大邑亦漢舊縣）符離（秦漢舊縣又有秦相縣故城在今縣西北項羽敗漢軍於靈壁東睢水爲之不流即此縣界也）

臨淮郡（東至淮陰郡一百九十一里南至淮一里與陰郡盱眙縣分界西至鍾離郡二百一十里北至東海郡五百四十里東南到淮陰郡盱眙縣淮水中流爲界西南到鍾離郡三百二十里西北到琅邪郡六百七里東北到東海郡界海口四百四十里去西京二千三百八十八里去東京一千五百四十五里戶二萬九千四百四十口二十萬七千三百八十八）

泗州（今理臨淮縣）古徐州地春秋爲魯國地戰國屬宋吳三國之境秦屬泗水郡漢屬臨淮東海沛三郡地後漢以其地合於下邳國兼置徐州（領郡四理於此）宋爲南彭城下邳二郡地後魏亦爲下邳郡兼置南徐州東魏改爲東楚州後周改爲泗州隋改爲下邳郡大唐爲

泗州或為臨淮郡領縣六

臨淮唐□□三年□後徐城驛置有淮水

石山宿遷春秋時鍾吾子國所都置宿遷郡明帝太寧中兗州刺史劉遐自東泗水退屯泗口則此安帝義熙中置城在今縣東南近淮水自此後常為重鎮又為東徐州城南在

西南有秦下相城在縣西北項羽下相人處下邳都下邳國今韓信為楚王都下邳今縣城為漢楚

佳郡在此又有漢武原故縣城在今縣北又有漢雎陵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又漢郯縣故城在其北漣

水漢淮浦縣猶魏曰海安郡齊常置縣冀州立舊里於此以為邊鎮高齊常置戍故城即今縣城也

也徐城古徐國漢以為縣有徐君墓季子掛劍處

魯郡東至瑯琊郡三百八十一里南至彭城郡三百九十六里西至東平郡二百里北至濟陽郡三百三十里東南到彭城郡三百六十一里西南到濟陽郡一百一十七里西北到東平郡一百九十里東北到四百里齊南郡一三百一五十里去西京一千九百三五十八去東京一千五百六十里戶八萬五千三百四十五口五十三萬二千八百一十四

兗州理瑕丘縣始禹貢兗水所為濟渡河南與荷澤次水會又北東入于海兗州在清河之間因濟水發源為名今鄆郡理自乃其兗州也至周置兗州兼得今郡之地而今鄆郡水理王莽來入河同襄子州有濟則南清北濟之地無濟水矣自後其魯郡故蓋建後立之際皆未有名著

古少昊之墟也禹貢徐兗二州之域任城郡兗州界亦是魯丘邾並縣

春秋及戰國並魯國亦邾國之境邾國之黃帝之後曹姓

所封蓋陸終之後今郡六縣也今黃州亦鄒任國太之陸終之後風姓今所封任城是也

後亦為宋齊所侵東嶽泰山在焉秦為薛郡漢

高后更為魯國郡及泰山山陽郡地後漢為任城國山

陽泰山郡地兼置兗州理領郡八晉改為魯郡宋為泰

山高平魯三郡地及兗州理領郡六後魏亦為魯郡北

齊改為任城郡隋初置兗州煬帝改為魯郡大唐初

僞魯徐圓朗都之亂平後改為兗州後為魯郡領縣

十一瑕丘漢舊縣故城在東北今有金鄉縣漢東郡

云齊侯伐宋圍緡故城也此任城古任國漢任城縣又有縣在今縣西南有漢金鄉縣又有東緡縣漢右傳

鄒故邾國邾文公卜遷于繹因在縣東南有嶧山四十里上有冠軍亭又下曰鄒

南平陽縣曲阜子故魯國故城在縣有曲阜七八里故曰曲阜舊宅並在曲阜城中有孔子廟孔魯國漢曰魯國

之東北又有子漢曹恭王陵也階猶泗水漢故縣地又有東沂水孔子墓漢魯國汴縣故城在有北泗也亦

存又陽有故城在父今陵縣故城南有丘山泗水泗水乾封山有太漢

水次有故城縣漢梁父縣故亦泰山泗沂水也乾封山有太方

興漢舊中都漢平陸縣改為中都唐龔丘漢寧陽縣故城在東北鄉

蕪漢舊縣出沂水而流出汴水

萊

東海郡東至海十里西至東海郡一百六十里南至臨淮郡五百五十里北至瑯琊郡百四十里東南到海西南到下邳郡一百六十九里西北到臨淮郡五百二十里東北到

五十七里西七百二十里東到瑯琊郡一百九十里西北到下邳郡二千五百八十七里去東京一千七百六十里戶二萬七千五百二十二口一十九萬二千七百二十四

海州今理胊山縣春秋及戰國為魯之東境後屬秦為薛

郡地後分薛郡為郯郡漢改郯為東海郡後漢及晉

因之宋亦然兼僑立青冀二州梁置南北二青州後

入後魏東魏改為海州隋改為東海郡大唐為海州

或為東海郡領縣四胊山漢胊縣有羽山狀如懷縣故城在東北有東海亦白田漢贛榆縣故城在縣東北有

今秦始皇立石海上以為秦之東門即此縣也後魏於此置南青州郡西南地齊置青州於此東海縣也東魏於此後立始以太常為青州後立海州郡於此後魏於此又置二州陽僑立懷仁縣東有故城在州

地梁置東陽郡有沭陽縣東魏置東陽郡太始初州有故縣兼懷仁縣有齊有故城及郡有故沭水合流沭水出齊魯郡

瑯琊郡至東海郡二百四十里南至臨淮郡一百六十里西至魯郡二百三十八里北至高密郡一百十二里

四百五十一里東南到東海郡二百三十二里西南到彭城郡三百五十四里西北到瀋州郡五百二十里東北到高密郡三百七十里去西京二千二百五十一里去東京一千四百三十五里戶三萬二千三百五十二口一十八萬五千三百八十四

沂州 今理臨沂縣 春秋時齊魯二國之地戰國屬齊魯二國之境秦琅琊郡漢爲東海琅琊二郡地後置琅琊國魏晉亦置琅琊國宋爲琅琊郡齊不得其地後魏置北徐州後周改爲沂州隋復爲琅琊郡大唐爲沂州或爲琅琊郡領縣五

臨沂 漢即丘縣故城在今縣東左傳云祝丘是也又有漢開陽國故城在今縣南又有漢襄賁縣故城在南賁音肥 沂水 有穆陵山沂山沂水所出左傳云南至于穆陵漢陽都縣故城在今縣南北界有大峴山即齊之東西境也晉安帝時宋武帝伐慕容超大將公孫五樓說超據大峴超不從故敗 承 漢蘭陵縣故城在今縣東是也 費 古魯邑後爲季氏邑有蒙山又有東蒙山在蒙山之東故名焉又有顓臾城又有漢南武陽縣故城在今縣西又有古武城子游之宰即此 新大 漢蒙陽縣故城在今縣東南其山達年今縣東也

風俗

徐方鄒魯舊國漢興猶有儒風自五胡亂華天下分裂分居二境木被傷殘彭城要害藩捍南國必爭之地常置重兵數百年中無復講誦況今去聖久遠人情遷蕩大抵徐兗其俗畧同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八十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八十一

州郡十一

古揚州上 今置郡府十一縣五十九

廣陵 揚州 七縣 江都 六合 江陽 揚子 海陵 天長 高郵

淮陰 楚州 四縣 山陰 鹽城 安宜 盱眙

鍾離 濠州 三縣 鍾離 招義 定遠

壽春 壽州 五縣 壽春 盛唐 安豐 霍山 霍丘

永陽 滁州 三縣 清流 永陽 全椒

歷陽 和州 三縣 歷陽 含山 烏江

廬江 廬州 五縣 合肥 廬江 慎 舒城 巢

同安 舒州 五縣 懷寧 太湖 宿松 桐城 望江

蘄春 蘄州 四縣 蘄春 蘄水 黃梅 廣濟

弋陽 光州 五縣 定城 仙居 光山 殷城 固始

宣城 宣州 十縣 宣城 溧陽 當塗 南陵 綏安 溧水 寧國 太平 青陽

秋浦 池州 宣州分置郡 四縣 秋浦 青陽 至德 石埭

古揚州

禹貢曰淮海惟揚州 北據淮東南距海 [illegible] 彭蠡既瀦陽鳥攸居 彭蠡澤名 [illegible] 陽鳥 [illegible] 三江既入震澤底定 謂三江 [illegible] 篠簜既敷 篠竹箭簜大竹 [illegible] 厥草夭木喬 [illegible] 厥土塗泥 [illegible]

（荊州屬之島夷，海中之夷。卉服，絺葛屬。揚州計貢反。）沿于江海，達于淮泗。（順流而下曰沿。沿江入海，自海入淮，自淮入泗。）舜置十二牧，揚州其一。周禮職方：曰東南曰揚州，其山曰會稽（今在會稽郡山陰縣），藪曰具區，川曰三江，浸曰五湖（川，水之通流者也。五湖在吳郡、吳興、晉陵三郡），其利金錫竹箭，民二男五女，畜宜鳥獸（鳥，孔雀翡翠之屬；獸，犀象之屬），穀宜稻。揚州以爲江南之氣躁勁，厥性輕揚，亦曰州界多水，水波揚也。在於天文，斗則吳之分野。（漢之會稽、九江、丹陽、豫章、廬江、廣陵、六安、臨淮，皆其分也。今廣陵、淮陰、鍾離、壽春、歷陽、盧江、同安、弋陽、丹陽、晉陵、吳郡、吳興、餘杭、新定、新安、會稽、餘姚、東陽、臨海、縉雲、永嘉、信安、建安、長樂、清源、漳浦、臨汀、豫章、臨川、廬陵、宜春、南康、潯陽、鄱陽等郡，並吳之分野，然分野之時，不全得揚州之地。今詳星紀月紀，漢書其歷代所屬，則各具于諸郡。）兼得楚及南越之交。（漢之江夏、汝南也。今齊安、七陽、宜春、豫章，漢之南海之地，今）

（朝陽、宣屬）荊蠻之地，亦古荒服之國。春秋時爲吳越二國。越滅吳，盡并其地。戰國時屬楚。秦并天下，置郡，此爲九江（今壽春、鍾離、陰陵、弋陽、歷陽、廬江、同安、新蔡、淮南等郡）、鄣（今丹陽、宣城、新安、新定等郡）、會稽（今州吳郡、會稽、餘姚、臨海、東陽、信安、縉雲、永嘉、吳興郡之東境）、閩中（今建安、長樂、清源、臨汀等郡是）、南海郡之東境（今潮陽郡是）。漢改九江曰淮南國，及封皇子長爲淮南王，封劉濞爲吳王，二國盡得揚州之地。武帝置十三州，此爲揚州（初理歷陽，後漢理壽春）。後漢因之（郡理歷陽，又移壽春，又移合肥，今廬江郡。又移曲阿，今丹陽郡）。三國時淮南屬魏，而江南屬吳。魏、晉亦置揚州（魏理壽春，吳理建業）。郡十八，理建業（今丹陽郡江寧縣）。元帝渡江，揚州遂爲王畿，領江東浙江地。

○宋孝武分浙江東爲東揚州，後罷揚州，以其地爲王畿，而東揚州直云揚州。尋復舊。（揚州領郡十八，理建康，即建業，順帝改。）又分置南兗州（領郡九，理廣陵）、南徐州（領郡十七，理京口，今丹陽郡）、南荊河州（領郡一，理歷陽）、江州（領郡九，理潯陽，九江）。齊並因前代。唯徙置荊河州（領郡，理壽春）、北兗州（領郡七，理淮陰，今淮陰郡）、北徐州（領郡五，理鍾離郡）。梁、陳分裂，不可詳焉。○大唐分置十五部，此爲淮南道（廣陵、鍾離、壽春、臨淮、永陽、歷陽、安豐、淮陰、新安等郡）、江南道（吳郡、餘杭、晉陵、丹陽、新安、新定、會稽、餘姚、東陽、信安、縉雲、臨海、永嘉、長樂、清源、建安、臨汀、漳浦、潮陽、南海、宣城、鄱陽、宜春等郡）、江南西道（宣城）。

廣陵郡東至海五百六十三里，南至丹陽郡六十六里，西至永陽三百里，北至淮陰郡三百里，東南到海四百六十里，西南到歷陽郡三百八十里，西北到淮陰郡二百五里，東北到淮陰郡。

城縣三百六十七里，去西京二千五百六十七里，去東京二千一百四十九里。戶七萬三千三百八十四，口四十六萬九千二百九十四。

今之揚州（今理江都、江陽二縣）。春秋時屬吳，故左傳云吳城邗溝（邗音寒），以通江淮是也。吳滅屬越，越滅屬楚，秦滅楚屬九江郡。漢爲廣陵國，後屬荊國，後更屬吳，景帝更名江都國，武帝更名廣陵國，後漢爲廣陵郡。魏爲重鎮（魏文帝黃初六年征吳，幸廣陵故城，臨江觀兵，見江濤洶涌，嘆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吳兵來爲曹休至江）。後屬吳（孫亮建興三年使衛尉馮朝城廣陵，以爲廣陵郡，於江都）。晉亦爲廣陵郡，東晉末以廣陵控接三齊，故青、兗二州刺史皆鎮於此。宋亦爲廣陵郡，文帝兼置南兗州（理於此），齊並因之。梁亦曰南兗州，北齊改爲東廣州，陳復曰南兗州。

後周改為吳州隋初為揚州置總管府煬帝初府廢又為江都郡煬帝徙都而隕國焉煬帝常制江都太守秩與京尹同大唐初為兗州後改為邗州後又改為揚州為大都督府其後或為廣陵郡領縣七

江都秦廣陵縣 江陽曰高濟郡陵隋改之 海陵漢舊縣 高郵漢舊縣 六合楚棠邑伍尚為棠邑大夫即此也漢曰棠邑縣晉安帝置秦郡北齊置秦州後周改為方州有瓜步山石梁廣 揚子 天長石梁置州

淮陰郡東至海二百一十五里南至廣陵郡三百里西至臨淮郡一百九十里北至臨淮郡漣水縣淮水七十五里東南到廣陵郡八十五里西北到臨淮郡一百六十三里西南到鍾離郡界四百一十里東北到淮口入海水路一百七十里去西京二千五百一里去東京二千六百六十里戶二萬六千一十八口一十四萬二十九十

楚州今理山陽縣 春秋時屬吳吳將伐齊自廣陵掘江通淮即此也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漢為臨淮郡後漢屬廣陵郡下邳國晉屬臨淮廣陵二郡地東晉為重鎮元帝以劉隗守此最攻隗也穆帝時中郎將荀羨北征詩云淮陰舊鎮地形都要水陸交通易以觀釁沃野有開殖之利方舟運漕無地屯兵乃營立城池焉安帝時立山陽郡宋因之北齊清泗臨淮守險有平陽石鼈田稱膏腴其後僑立兗州齊郡因以兗州為重鎮梁初得之後入後魏隋初廢山陽郡後置楚州煬帝初州廢并入江都郡大唐武德四年為東楚州八年改為楚州或為淮陰郡領縣五

山陽漢射陽縣地晉立山陽郡或云漢亥於廣陵山陽王李泉於北邟之因以山陽為名 鹽城漢鹽瀆縣晉安帝更名為鹽城 盱眙秦東陽縣城在縣陳嬰為東陽令史即此項羽立楚懷王都盱眙至漢以為縣晉安帝時立盱眙郡有都梁山宋文帝時後魏太武南侵臧質守盱眙魏師以數十萬攻圍三旬不拔而退即今縣城是也 淮陰 安宜漢平安縣也後魏節文集石鼈城在今縣西八十里以營田也

鍾離郡東至淮陰郡四百二十里南至盧江郡三百三十里西至彭城郡界九十五里北至臨淮郡二百二十里東南到永陽郡二百二十六里西南到壽春郡一百二十里西北到彭城郡四百五十八里東北到臨淮郡二百一十里去西京二千一百五十里去東京一千三百一十三里戶二萬五百五十三口十三萬八千三百六十一

濠州今理鍾離縣 春秋末鍾離子之國昔禹會諸侯於塗山即其地也今鍾離縣四百里有塗山是也左傳注云塗山在壽春縣東北太康地記云塗山古當塗國書云禹所娶會塗山侯國即此也舊有當塗縣晉安帝立馬頭郡北齊因之隋改為塗山

關今廢 魯成公時叔孫僑如會吳于鍾離昭公時楚子為舟師以略吳疆吳遂滅巢及鍾離而還楚平王時吳之邊邑卑梁女子與楚邊邑鍾離小僮爭桑兩家交怒相攻滅卑梁人卑梁大夫怒發邑兵攻鍾離楚王聞之怒發國兵滅卑梁吳王大怒亦發兵使公子光攻楚遂滅鍾離居巢楚恐而城郢則鍾離互為吳楚之邊邑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因之晉初屬淮南郡後僑置徐州安帝時置鍾離郡宋齊因之兼置徐州領郡理此亦為重鎮明帝時頗為後魏攻圍徐州刺史蕭惠休前田守下而退梁因之北齊改鍾離郡為西楚州隋改曰濠州因濠水為名也煬帝復置鍾離郡大唐武德八年為濠

州或爲鍾離郡領縣五　鍾離（古鍾離國理此鍾離縣城即縣東四里會稽公有）
四年楚滅鍾離至二世四年爲吳所取以足也又鄉東一里有廢小東城漢書云秦始皇二今渠之以濠
口又郡東有公路城袁術所築有梁州山堰城在郭西下一十二里梁武帝天監十三年魏降人王足
陳計求堰淮水以灌壽陽足引北方童謠曰荊山爲上格浮山爲下格潼沱爲激溝并灌鉅野澤漣音同
泡浦包反武帝遂發徐揚人率二十戶取五丁以築之令太子右衛率康絢督護堰作役人及戰士有
衆二十萬於鍾離南起浮山北抵巉石依岸以築土合脊於中流十四年堰將合淮水漂疾輒復決
潰衆患之或謂江淮多有蛟能乘風雨決壞崖岸其性惡鐵因是引東西二冶鐵器大則釜鬵小則
鋘鋤數千萬斤沈于堰所猶不能合乃伐樹爲井幹填以巨石加土其上緣淮百里內岡陵木石無巨細
必盡負擔者肩上皆穿夏日疾疫死者相枕蠅蟲晝夜聲合是冬又寒甚淮泗盡凍士卒死者十七八
十五年四月堰乃成其長九里下闊一百四十丈上廣四十五尺高二十丈深十九丈五尺夾之以堤並樹
軍人安堵列居其上其水清潔俯視居人其墳墓了然者在其下或謂絢曰四瀆天所以節宣其氣不可

久塞而水之所及夾淮方數百里地魏壽陽城戍移頓於八公山此南居人散就岡壟至秋八月淮水暴
長堰果悉壞決奔流于海有聲如雷定遠（漢東城縣地以其在淮水曲陽之東故名有漢陽由縣在今縣東南項羽敗至陰陵失道即此）
招義（梁置其縣地陰陵縣後魏有古陰陵城在今縣西南陽王所築臨淮）
壽春郡（東至鍾離郡二百二十里南至安豐郡二百九十里西至汝陰郡二百八十里北至汝陰郡八百
下蔡縣三百九十里東南到鍾離郡一百六十里西南到汝陰郡二百五十里北到鍾離郡三百二十里西北到汝陰郡二百八十里東北到
八里東九十里去西京一千三百九十里戶二萬九千
七百二十一口十七萬三千一百九十五）
壽州（今理壽春縣）戰國時楚地秦兵擊楚楚考烈王東徙
都壽春命曰郢即此地也（今州即楚王所築今縣即子城也自宋武帝所築）
秦滅楚虜王負芻其地爲九江郡（分江爲九自廬江後項羽）

封英布爲九江王都六即此也漢高帝更名淮南國
武帝復爲九江郡後漢因之兼置揚州（領郡六理於此袁術爲帝）
公所都於九江後漢揚州以九江太守爲淮南尹魏曰淮南郡仍舊揚州爲
重鎮（刺史毋丘儉諸葛誕皆鎮於此）三國時江淮爲戰爭之地其
間數百里無復人居晉平吳其人各還本故復立爲
淮南郡兼置揚州（領郡十八理於此其後中原亂胡寇屢南侵又以淮南）東晉亦爲重
鎮（南人渡江者多乃於江南僑立淮南郡又當塗逡遒等縣乃於江南僑置淮南郡及諸縣後廢晉陵郡十五里即約其地至今石勒李龍渡江後復理之今壽春者南引淝水東注大江故曰南津淮陰東三十里有江淮之舊大濱淝水又謂之肥水是也宋富平云欽壽不過七日西陸千里外有江河之要宋武帝因淮之地淮南尊之太吳貢利書漬之故也）宋爲淮南郡（帝初置晉元昌之）
興定所也至宋義熙十二年劉義慶又鎮此以壞江南中州河州刺史祖約十九年後理江北或理江

齊因之兼置并河州（理於此）領郡
繼揚（梁置南豫州晉初理壽陽）重鎮（初齊高帝遣劉果送至壽陽謂之曰我所有天下後大將王肅果叛魏以城降後叛）
業以壽春降後魏改壽陽郡二十萬衆圍之以城叛之所斷深爲之備未又至而以後魏曰揚州
梁置南并河州（武帝普通七年克之論州改後周曰揚）
州隋文帝改曰壽州煬帝初復爲郡大唐爲壽州或
爲壽春郡領縣五　壽春（漢舊縣東晉以避鄭皇后諱改壽春爲壽陽宜春曰壽）
陽（富春曰富陽此名春秋時蔡國今縣東四十里有八公山八公所居此時昭公徙於此今州城今齊梁置東陵郡及淮南郡北魏理安豐縣即）
陵（淮南郡八公山古地名其中宮晉陵郡邑後梁置晉陵郡梁置安豐郡即）
故城在縣東北故安豐縣城在今縣南梁置安豐郡有芍陂楚相孫叔敖所
安豐（漢舊縣故城在今縣南梁置安豐郡陳改曰復爲安豐郡即此後漢王景爲廬江太守所堰）
（江太守王景修芍陂陂內有田萬頃灌之民到隋末之民亦此界無復是乃百里溉田萬頃）霍丘（漢安豐縣地）
梁置安豐郡析安豐縣置霍丘縣即今縣城是也　盛唐（漢潛縣山）
夫郡安豐郡人即新之縣即城母丘律是此安天實中改

心齊參知十斷洞蒲羅天下到從梁徐焉前城即此縣地也置漢州縣界也
永陽郡東至廣陵郡三百里南至歷陽郡一百九十八里西至鍾離郡二百六十里北至盧江郡
二百六十二里東南到歷陽郡烏江縣一百六十一里西南到盧江郡慎縣界一百六十二里西北
到鍾離郡二百二十六里東北到盱眙縣二百四十四里去西京二千五百六十四里去東京一千
五百八十七里戶二萬六千二百一十一口十四萬一千二百二十六
滁州今理清流縣戰國時屬楚秦及二漢九江郡之地晉
屬淮南郡宋置新昌郡齊置南譙郡梁屬南譙州梁
末屬北齊兼置新昌郡又徙南譙州於新昌即今郡
是也隋初廢新昌郡改南譙為滁州煬帝初州廢併
其地入江都郡大唐復置滁州或為永陽郡領縣三
清流漢全椒縣地舊曰頓丘齊改名全椒漢舊縣梁置北譙郡北齊改為臨滁郡後周復

曰北譙隋廢郡大業初為全椒有漢阜陵縣故城在今縣之南也永陽
歷陽郡東至宣城郡二百九十六里南至宣城郡二百五十六里西至廬江郡二百九十五里北
至永陽郡一百九十八里東南到宣城郡二百五十六里西南到廬江郡五百八十五里西北到廬
江郡三百二十一里東北到廣陵郡三百六十里去西京二千六百五十二里去東京一千八百一
十里戶二萬二千一百三十二口十一萬八千一十六
和州今理歷陽縣戰國時楚地秦屬九江郡二漢因之漢
末兼置揚州領郡六壽春徙理於此吳為重鎮建安十七年孫權遣將周泰皆
為首將二十一年曹公自來攻圍吳將武二十年魏軍又攻不拔晉為淮南郡地東晉
分置歷陽郡宋因之兼置南荊河州領郡十三理於此齊梁並
因之梁末屬北齊置和州及歷陽郡隋煬帝初州廢
仍歷陽郡如故大唐復為和州或為歷陽郡領縣三
歷陽漢舊縣後漢揚州刺史所理西南百八十里有濡須水孫權築塢於此以拒曹公
江本烏江亭漢東城縣也梁置江都郡北齊改為江郡陳改為臨江郡後周改為烏江郡隋為烏江
縣含山
廬江郡東至歷陽郡二百九十五里南至同安郡四百里西至壽春郡界二百一十五里北至鍾
離郡三百三十里東南到攔口三百八十四里西南到同安郡四百七十六里西北到壽春郡三百
里東北到全椒縣一百四十五里去西京二千三百八十七里去東京一千五百六十九里戶三萬
八千三百三十九口十七萬七千九百二十四
廬州今理合肥縣古廬子國也春秋舒國之地昔成湯放
桀周芮伯命巢左傳曰自廬以往又云徐人取舒今舒
城縣即舒國也皆此地也戰國屬楚地秦屬九江郡漢為九
江廬江二郡後漢亦然魏為重鎮建安二十年張遼守之吳主孫權率

十萬眾攻圍之遼以八百人破之明帝時以滿寵都督揚州諸軍鎮於
此寵上表言合肥縣西北三十里有奇險可依更立城名新城吳主孫權自出欲圍新城以其遠水
積二十日不敢下船而退後諸葛恪圍新城亦不克晉為淮南廬江二郡地梁
置汝陰郡及南荊河州尋改為合州為重鎮隋初改
為廬江州煬帝初州廢置廬江郡大唐為廬州或為
廬江郡領縣五合肥漢舊縣故城在北夏水出城父東南至北與肥水合故曰
合肥有濡須水梁置汝陰縣北齊分置此陳郡古巢湖在今縣東南慎漢逡遒縣故城在東南魏置平
梁郡巢漢居巢縣也古巢之國湯放桀於南巢即此也曹公末年使夏侯惇屯於此楚范增墓在縣
東廬江梁置湘州漢龍舒縣故城乃古舒在西故廬江郡亦在北舒城國也
同安郡東至宣城郡八百五十里南至丹陽郡五百七十二里西至蘄春郡四百里北至廬江郡
百五十里東南到潯陽郡九百一十二里西南到蘄春郡三百七十二里西北到壽春郡八百里

(東北到廬江郡四百七十六里去西京二千八百六十一里去東京一千八百九十三里戶三萬五十五百一十四十六萬一千四百四十)

舒州(今理懷寧縣)古皖國也(春秋時有皖國史記皖亦偃姓皋繇之後皖音患)亦舒國之地(舒國說見廬江郡)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屬廬江郡獻帝時吳克皖城遂為重鎮(赤烏四年諸葛恪屯之)晉安帝置晉熙郡宋齊皆因之梁置荊河州後改為晉州北齊改曰江州陳又曰晉州隋初曰熙州煬帝置同安郡大唐為舒州或為同安郡領縣五 懷寧(漢皖縣有灊山一名天柱山有皖水灊水灊音潛) 宿松(漢皖縣地梁置高唐有雷水口水自邪陂分為九水會其北縣界州上三百里合處九江口東得武林郎桑落洲之謂之水尾) 望江(漢皖縣地晉大雷戍在此陳置大雷郡) 太湖(漢皖縣地隋曰晉熙) 桐城

蘄春郡(東至同安郡四百里南至江夏郡末興縣界四百二十里西至齊安郡二百三十里北至壽春郡霍丘縣界四百五十里東南到尋陽郡二百五十里西南到江夏郡五百里西北到弋陽郡殷城縣界三百九十五里東北到同安郡三百七十二里去西京二千五百六十里去東京一千八百二十四里戶二萬五千六百二十口一十七萬一百九十)

蘄州(今理蘄春縣)春秋以來皆楚地秦屬九江郡二漢屬江夏郡吳為蘄春郡晉省屬弋陽郡北齊置羅州後周改曰蘄州隋煬帝初州廢置蘄春郡大唐復為蘄州或為蘄春郡領縣四 蘄春(漢舊縣地宋置齊昌郡) 黃梅(漢蘄春縣地有黃梅山宋置南新蔡郡隋廢州有以為黃梅縣蘄州水也) 廣濟(蔡山出大龜尚書云九江納錫大龜即此)

弋陽郡(東至壽春郡霍山縣界一百一十里南至齊安郡二百五十里西至義陽郡二百二十里北至淮水中流分界六十七里東南到霍丘縣界三百二十八里西南到齊安郡三百五十里西北

(到義陽郡二百四十七里北到壽春郡四百六十三里去西京一千八百六十五里去東京九百一十五里戶三萬七百七十口一十四萬七千三百二十九)

光州(今理定城縣)春秋時黃國也亦弦國之地(僖公五年楚人滅弦弦在弋陽軑縣軑徒計反)秦屬九江郡二漢屬汝南江夏二郡魏分置弋陽郡晉宋齊皆因之梁末置光州後魏置弋陽郡北齊為南郢州後周為淮南郡隋煬帝初為弋陽郡大唐為光州或為弋陽郡領縣五 定城(春秋黃國也漢有弋陽縣故城在今縣西) 光山(春秋弦國之地漢西陽縣也晉為光城縣) 固始(春秋蓼國寢縣改為沈楚封孫叔敖之子在此有叔敖山梁北齊置北建州亭處州晉新蔡郡後周置唐州) 仙居(漢軑縣也今縣北四十里有古軑縣城今縣東有弦亭) 殷城(漢期思縣地梁以夏城為殷城縣以鎮皮人大蘇山在今縣東南四十里出石斛)

宣城郡(東至吳郡三百八十七里南至新安郡三百八十三里西至廬江郡六百四十三里北至丹陽郡四百九十一里東南到餘杭郡四百九十六里西南到潯陽郡一千八百里西北到歷陽郡二百五十里東北到晉陵郡五百里去西京二千九百五十里去東京二千四百二十里戶十一萬七千一百九十五口八十七萬九千四百四十四)

宣州(今理宣城縣)春秋時屬吳後屬越越滅屬楚秦屬鄣郡二漢為丹陽郡吳為重鎮(孫綝時以何植為牛渚督晉師來伐遣王渾向牛渚)晉武帝分置宣城郡(丹陽郡移從康是也)於宋齊梁陳皆因之陳以為重鎮隋平陳郡廢置宣州煬帝改為宣城郡大唐為宣州或為宣城郡領縣十 宣城(漢宛陵縣有敬亭山) 當塗(蕪湖中洲所於湖之乘陰阻可守處姑漢湖蕪湖縣故城在今縣東南隋平陳廢情虎契臨之遠被陳今縣城州晉姑孰城也又于湖故城在縣南) 涇(漢涇縣故城在今縣東北涇水)

陽 溧水（名亦溧陽） 溧陽（廣舊縣。五子胥奔吳，乞食即此。有溧水也。） 南陵（漢舊縣。宣城故城在東。又有廣當塗縣故城，在東南。梁置南陵郡。有鵲洲，有戰鳥所，並在江中，今名瓜步。北江州有鵲州，有鵲鳥洲，晉桓溫舉兵東下，住此，斫斷鵲鳥洲，呂蒙云聲聞之。五年，楚敗吳於鵲岸，即此也。） 綏安（梁末置大梁郡，又改為陳留郡。有漢廣德故城。） 寧國 太平 青陽

秋浦（東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東南到 西南到 東北到 西北到 去西京 去東京 戶一萬九千 口八萬九千九百七十七）

池州（今理秋浦縣。分宣州置。）歷代土地與宣州同。領縣四：青陽 秋浦 至德 石埭

州郡十二

古揚州下（今置郡府二十七，縣一百三十七）

丹陽（潤）六縣（丹徒 江寧 丹陽 延陵 句容 金壇）

晉陵（常）五縣（晉陵 義興 武進 無錫 江陰）

吳郡（蘇）七縣（吳 華亭 長洲 嘉興 常熟 海鹽 崑山）

吳興（湖）五縣（烏程 德清 武康 長城 安吉）

餘杭（杭）九縣（錢唐 於潛 鹽官 餘杭 富陽 唐山 新城 臨安 紫溪）

新定（睦）六縣（建德 分水 壽昌 遂安 桐廬 還淳）

新安（歙）四縣（歙 黟 休寧 婺源）

會稽（越）六縣（會稽 蕭山 山陰 上虞 剡 諸暨）

餘姚（明）四縣（鄮 慈谿 奉化 翁山）

臨海（台）六縣（臨海 寧海 始豐 黃巖 樂安 象山）

縉雲（處）五縣（括蒼 遂昌 松陽 青田 縉雲）

永嘉（溫）四縣（永嘉 安固 橫陽 樂城）

東陽（婺）六縣（金華 武義 義烏 東陽 永康 蘭谿）

信安（衢）六縣（信安 常山 須江 盈川 龍丘 玉山）

鄱陽（饒）五縣（鄱陽 浮梁 餘干 弋陽 樂平）

潯陽（江）三縣（潯陽 都昌 彭澤）

章郡（洪）六縣（南昌 新吳 高安 武寧 豐城 建昌）

臨川（撫）四縣（臨川 崇仁 南城 南豐）

廬陵 吉 五縣 廬陵 新淦 泰和 永新 安福

宜春 袁 三縣 宜春 新喻 萍鄉

南康 虔 六縣 贛 信豐 雩都 南康 虔化 近置安遠 大庾

建安 建 六縣 建安 邵武 浦城 將樂 建陽 沙

長樂 福 八縣 閩 長樂 侯官 連江 福唐 長溪

古田 近置 尤溪 永泰

清源 泉 四縣 晉江 莆田 南安 仙遊

漳浦 漳 二縣 漳浦 龍溪 近置龍巖

臨汀 汀 三縣 長汀 寧化 龍巖為沙縣

潮陽 潮 三縣 海陽 程鄉 潮陽

丹陽郡 東至晉陵郡一百七十五里南至宣城郡四百五十里西至廣陵郡六合縣四百五十三里北至廣陵郡六十三里東南到晉陵郡一百九十六里西南到宣城郡界四百五十里西北到晉陵郡六十三里東北至廣陵郡界四十五里去西京二千六百四十三里去東京一千七百九十八里戶十萬二千二百六十四口六十八萬七千三百一十

潤州 今理丹徒縣 春秋時屬吳戰國時屬越後屬楚秦爲會稽鄣二郡之境 自句容以西屬鄣郡以東屬會稽郡 漢初爲荊國 荊王劉賈墓在今郡城內 吳王濞反後屬江都國武帝分屬丹陽會稽二郡地後漢爲丹陽吳二郡之地吳主孫權初鎮丹徒謂之京城後都於秣陵改爲建業 至孫皓爲晉王濬所滅 晉平吳爲毗陵丹陽二郡地兼置揚州 領郡十八理於建業今江寧縣 元帝渡江都建業改丹陽太守爲丹陽尹爾雅曰絕高爲京其城因山爲壘緣江爲境似河內郡內鎮

僑置南東海郡及南徐州 領縣十七理於此 而揚州如故齊梁以後並因之以至於陳京口常爲重鎮 陳大將賀若弼自廣陵濟之遂滅陳 隋平陳郡廢於石頭城置蔣州又廢南徐州爲延陵鎮後又分置潤州於鎮城 州東潤治 有煬帝初州廢 延陵曲阿句容等縣悉屬江都郡而江寧縣屬丹陽郡地 大唐初輔公祏據之克平合舊丹陽南徐之地併爲潤州或爲丹陽郡領縣六 丹徒 古朱方後名谷陽春秋慶封奔吳吳與之朱方即此也秦時有望氣者云其地有天子氣使赭衣徒三千人鑿南坑以壓其勢故云丹徒吳嘉禾三年改丹徒曰武進晉太康三年復曰丹徒隋曰延陵有句縣山黃鶴山北固山京峴山亦同京口焦山城 丹陽 古雲陽地秦始皇改曰曲阿漢因之漢丹陽郡所領丹陽縣非今縣也梁改爲蘭陵郡大唐天寶初改爲丹陽有練湖亦曰後湖 句容 漢舊縣有茅山一名句容山言其山形如句字之曲因名取其義下蜀戍

江寧 本名金陵秦始皇改爲秣陵漢丹陽縣在此建安十六年吳改爲建業晉武平吳復爲秣陵又分秣陵立臨江縣二年改名爲江寧三年分秣陵水北立建業建康帝帝陵滿寇東後又分置同置爲隋平陳併三縣置江寧縣又置蔣州後陵大唐初復爲蔣州尋廢爲二寧縣有鍾山蔣山石頭城玄武湖石頭城 延陵 晉太康二年分曲阿之延陵鄉立之有季札祠冢古之延陵古之延陵今晉陵縣是又漢之延陵今丹徒縣即吳地 金壇 有長蕩湖

晉陵郡 東至吳郡二百里南至吳興郡三百三十二里西至丹陽郡一百八十里北至廣陵郡三百四十八里東南到吳郡二百里西南到宣城郡五百里西北到丹陽郡一百九十六里東北到吳郡屈曲三百六十一里去西京二千八百三十三里去東京一千九百六十三里戶十萬三千三百一十九口六十五萬千七百三十八

常州 今理晉陵武進二縣 春秋時吳地戰國時屬越後屬楚秦漢會稽郡之地後漢順帝以後屬吳郡吳分吳郡

錫以西為屯田置典農校尉晉武帝省校尉以屬毗陵郡其後東海王越嫡子毗封於毗陵元帝以毗諱改為晉陵郡宋齊因之隋平陳廢晉陵郡置常州[illegible]常州置於常熟縣故以為名煬帝初州廢又置毗陵郡大唐為常州或為晉陵郡領縣五

武進晉太康二年分丹徒曲阿立武進縣即今泰是

晉陵本名延陵吳改曰毗陵後與郡俱改為晉陵季札所居也北海在陳北入于海季札墓存今縣北七十里申浦之西

義興漢陽羨縣故城在南晉以周玘行義討石冰割吳興之陽羨并長城之北鄉為義興郡以表玘功隋平陳廢郡為義興縣有太湖滆湖洮湖周處斬蛟於此有君山章山國山滆音核

無錫漢舊縣史記曰太伯始居吳即此地也亦楚春申君之地有九龍山

江陰晉曰暨陽有芙蓉湖一名上湖

吳郡東至大海三百六十里南至吳興郡三百一十里西至晉陵郡義興縣界一百三十三里北至晉陵郡二百里東南到東海劍山四百五里西南到吳興郡一百二十二里西北到晉陵郡一百九十五里東北到常熟縣界三百二十九里去西京三千百九十九里去東京二千二百二十里戶七萬六千二百四十七口六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二

蘇州今理吳長洲二縣春秋吳國之都也自闔閭以後並都於此其南百四十里與越分境昔吳伐越越子禦之於檇李音醉則今嘉興縣之地檇李城在今嘉興縣南三十七里戰國時屬越後屬楚秦置會稽郡項羽初起殺會稽太守殷通即此地漢亦為會稽郡後順帝分置吳郡晉宋亦為吳郡與吳興丹陽為三吳齊因之陳置吳州隋平陳改曰蘇州因姑蘇山為名煬帝初復曰吳州尋為吳郡大唐為蘇州或為吳郡領縣七

吳漢舊縣有太湖周遶山左傳吳師伐越敗之於夫椒即太湖中椒山有松江太伯祠後漢桓帝時太守麋豹所建後至晉內史虞潭改理焉闔閭墓即虎丘寺要離墓在今縣西梁鴻墓在要離墓之北

長洲有吳之長洲苑因以為名

常熟漢吳縣司鹽都尉署吳平晉屬毗陽縣晉立南沙縣隋改為常熟縣

嘉興春秋時地名長水秦為由拳縣漢因之吳時有嘉禾生改為嘉禾縣後以避皓父名和又改為嘉興

海鹽本名武原鄉秦以為海鹽縣

華亭天寶中置地有華亭谷因以為名吳陸遜陸雲宅即此

崑山漢婁縣地本因吳之婁門以為名也

吳興郡東至吳郡三百一十里南至餘杭郡一百九十里西至宣城郡三百八十七里北至吳郡二百一十里東南到鹽官縣界一百七十二里西南到宣城郡界二百六十一里西北到晉陵郡三百三十二里東北到吳郡二百二十二里去西京三千三百四十一里去東京二千二十四里戶六萬八千五百八十一口十六萬二千四百九十九

湖州今理烏程縣春秋時屬吳吳滅屬越越滅屬楚秦兼得

古之防風國焉史記曰汪罔氏之君守封禺之山汪罔氏即防風國罔音亡秦為會稽鄣二郡之境漢亦同後漢屬吳郡分吳丹陽二郡置吳興郡晉宋陳因之梁末改為震州後復為吳興郡隋平陳郡廢後置湖州其名震州湖州皆因州東有太湖一名震澤故也震澤亦名區澤煬帝初廢湖州分其地入餘杭及吳二郡大唐復置湖州或為吳興郡領縣五

烏程秦漢舊縣隋末選輕又南有衡山左傳云吳伐楚楚起至于衡山是也

武康古防風國地也志云吳烏程縣之餘不鄉地漢末童謠云天當興東南三餘之間吳乃改會稽之餘杭為永興分餘不鄉為永安以協謠言晉以平吳已有永安縣故改此永安為永康有前漢封山禺山青山

安吉故鄣縣地吳興記曰漢號角之亂此郡宿牛郡國漢析烏之故靈帝分縣南鄉置安吉縣廢

德[illegible]苦晉臨泉有吳羌山餘[illegible]不漢孔愉故廬於此

長城有木山箬溪吳王闔閭使夫槩居此

城似成吳晉武帝置臨因以爲名到八十里障郡故城即秦障郡縣城也今置爲所頭是也

餘杭郡（東至吳郡三百九十里南至會稽郡一百三十里西至新安郡四百一十六里北至吳興郡一百九十里東南到縣思山至會稽郡總一百七十二里西南到新安郡一百九十里西北到宣城郡四百九十六里東北至吳郡三百六十九里去西京三千五百六十六里去東京三千七百一十七里戶八萬六千四百五十四口五十七萬八千九十五）

杭州（今理錢塘縣）春秋越國之西境（越國西北至吳興南見在今吳郡嘉興縣南）吳分後屬楚（按周顯王四十六年楚威王伐越破之殺其王無疆盡取其地至于浙江之北）秦漢並屬會稽郡後漢順帝以後屬吳郡晉屬吳興吳二郡地宋齊梁因之陳以爲錢塘郡隋平陳置杭州煬帝初州廢置餘杭郡大唐爲杭州或爲餘杭郡領縣九 錢塘（漢舊縣錢塘記云昔郡功曹華信議立此塘以防海水始開募有能致土石一斛與錢二千旬日之間來者雲集塘未成譎不復取皆棄土石而去塘以之遂成有石青山用藥島）

富陽（漢曰富春吳置東安郡晉孝武改曰富陽西有孫州） 臨安（吳置臨水縣晉武更名） 於潛（漢舊縣有天目山桐溪） 唐山 紫溪 鹽官（臨平湖） 新城（浙江西南名曰桐溪吳立爲新城） 餘杭

新定郡（東至餘杭郡三百一十五里南至東陽郡一百五十五里西至新安郡三百七十三里北至餘杭郡界二百七十五里東南到東陽郡一百八十里西南到信安郡三百一十里西北到新安郡三百七十里東北到餘杭郡三百一十五里去西京三千六百五十九里去東京三千六百五十里戶五萬四千七百四十二三十六萬二千三百八十九）

睦州（今理建德縣）春秋時屬吳後屬越又屬楚秦爲障郡地漢爲丹陽郡地後漢以後並屬吳郡梁陳爲新安郡隋平陳廢郡後置睦州（以俗阜人和內外輯睦爲稱）煬帝置遂安郡（有仙壇山）大唐置睦州或爲新定郡領縣六

（漢富春縣地有七里瀨） 壽昌（漢富春縣地） 桐廬（漢富春縣地有嚴子陵釣臺） 分水 遂安（漢舊置新定晉太康新改） 縣還淳

新安郡（東至餘杭郡四百七十九里南至新定郡遂安縣二百四十六里西至宣城郡秋浦縣四百九十六里北至宣城郡涇縣二百九十三里東南到新安縣三百七十里西南到鄱陽郡百九十五里西北到宣城郡涇縣界一百九十五里東北至宣城郡三百八十三里去西京三千六百六十七里去東京一千八百四十六里戶三萬九千七百五十七口二十六萬四千三十二）

歙州（今理歙縣）春秋時屬吳後屬越又屬楚秦屬障郡二漢屬丹陽郡吳孫權分丹陽立新都郡晉平吳改曰新安宋齊並因之隋平陳置歙州煬帝初州廢置新安郡大唐爲歙州或爲新安郡領縣四 歙（漢舊縣）

休寧（置海寧縣晉改名） 黟（漢舊縣林歷山四面陡峻吳時黟山越所保賀齊破於此黟音伊） 婺源

會稽郡（東至海四百九十八里南至東陽郡四百八十里西至餘杭郡一百三十里北至海四十里東南到臨海郡五百里西南到東陽郡四百八十里西北到餘杭郡一百三十里東北到[illegible]江海縣三百九十八里去西京三千七百二十里去東京二千八百七十里戶八萬八千三百三十七口五十二萬九千六百七十四）

越州（今理會稽山陰二縣）春秋時越國之都至周顯王時爲楚所破其浙江南之地越猶保之而臣服於楚秦屬會稽郡漢因之後漢順帝徙置會稽郡（陽羨人周嘉上書分浙江以西爲吳郡以東爲會稽郡順帝永和五年馬臻爲太守創立鏡湖在會稽山陰縣兩界築塘蓄水水高丈餘田又高海丈餘若水少則泄湖灌田如水多則閉湖洩田中水入海所以無凶年其堤塘周迴三百一十

溉田九千頃會稽記云創湖之始多淹冢宅有千餘人怨訴於臺臻遂被刑於市及遣使按覆總不見人籍皆是先亡人

晉為會稽國宋為會稽郡管置東揚州齊因之梁又加置東揚州隋平陳改東揚州為越州置總管府煬帝初府廢置越州尋復為會稽郡大唐為越州或為會稽郡領縣六

會稽漢舊縣禹葬會稽即此地也有會稽山禹穴鏡湖若耶溪漢雷門 山陰漢舊縣越絕書曰句踐小城山陰是也蘭亭王羲之於此作曲水亭序 剡漢舊縣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嵊州六年廢有天姥山剡溪晉時戴逵 及 蕭山漢舊縣初置永興後改為 餘姚故漢舊縣故城在西又有四明山 上虞 諸暨漢舊縣越王允常居

餘姚郡東至海中黃公山水行二百八十里南至寧海縣界水行一百八十里西至餘姚縣界一百八十里北至餘姚縣界海際水行一百八十里東南到海中蹈門山四百里與臨海郡象山縣分界西南到會稽郡剡縣界一百七十里與會稽郡剡縣分界西北到會稽郡界一百七十里東北到大海水口七十里至江海口一百里舟行七百五十里至海中山去西京四千一百里去東京三千二百五十里戶四萬一千六百二十口十七萬七千五百六十

明州今理鄮縣本會稽郡之鄮縣鄮音莫侯反大唐開元中分置

明州或為餘姚郡以境內四明山為名領縣四

鄮漢句章縣故城在今縣西鄮縣故城在今縣東南越王句踐平吳徙夫差於甬東韋昭曰即句章東海口外洲鄮音　奉化亦漢鄮縣地　慈谿　翁山

臨海郡東至海一百八十里南至永嘉郡一百五里西至縉雲郡四百里北至會稽郡五百里東南到大海二百九十三里西南到括蒼山界七十里經大山西北到東陽郡六百一十二里東北到會稽郡界四百六十里去西京三千三百四十二里去東京三百二十里戶五萬五千六百五十八口三

台州今理臨海縣春秋及戰國時屬越秦漢屬會稽郡亦東甌之境武帝時閩越東甌徙國於江淮之間其地屬會稽郡東部都尉理於此後漢亦屬會稽郡吳置臨海郡晉宋齊梁皆因之隋平陳郡廢屬永嘉郡大唐武德四年平李子通置海州五年改為台州因天台山為名或為臨海郡領縣六

臨海漢回浦縣地後為章安縣吳分章安置臨海縣有天台山　始豐吳初立始平縣晉太康元年更名始豐　樂安晉永和三年分始平置　寧海晉置　黃巖　象山

縉雲郡東至臨海郡四百里南至無虞可到西至北至東陽郡二百五十八里東南到永嘉郡三百里西北到信安郡一百六十里東北到去西京四千三百里去東京三千五百里戶四萬二千二百口一十五萬二千

處州今理麗水縣春秋戰國時並屬越秦漢屬會稽郡亦東甌之地晉分置永嘉郡宋齊因之隋平陳改為處州煬帝初復置永嘉郡大唐改為處州或為縉雲郡因山為名領縣五

蒼有蒼山西溪石門山響布衣山　松陽吳置　縉雲有縉雲山　遂昌　青田

永嘉郡東至大海八十六里南至長樂郡水陸相乘一千五百二十里西至縉雲郡二百六十七里北至臨海郡五百五里東南到橫陽縣界將軍嶺去縣二百一十五里西南到建安郡界桐樹山去縣三百五十里西北到縉雲郡三百里東北到臨海郡界海行五百里去西京四千七百三十七里去東京三千九百三十七里戶四萬二千二十八口二十萬五千三百十

溫州今理永嘉縣春秋戰國時並屬越秦二漢為會稽郡之東境晉為臨海郡地明帝分屬永嘉郡宋以後因

之隋平陳郡廢煬帝初又置永嘉郡大唐前上元二年分置溫州或為永嘉郡領縣四 永嘉漢始陽縣地後漢改為章安後又以章安東甌鄉為永寧縣初黃陽漢惠帝時封越東海王搖於東甌即此隋改名橫晉曰始陽縣 安固吳曰羅陽後曰安陽隋改名 樂城晉武帝置

東陽郡東至會稽郡四百八十里南至縉雲郡三百五十八里西至信安郡一百九十二里北至新定郡一百八十里東南到臨海郡六百一十一里西南到松陽縣界一百五十五里西北到新定郡一百八十里東北到會稽郡四百八十里去西京二千九百五十里去東京三千三百十五里戶十四萬三千八百八十三口七十萬七千四百二十七

婺州今理金華縣春秋戰國時並越地秦屬會稽郡二漢置會稽西部都尉理於此吳置東陽郡晉宋齊因之梁陳置金華郡隋平陳置婺州以當天文婺女之分為名也煬帝初州廢置東陽郡大唐為婺州或為東陽郡領縣

六 金華漢烏傷縣地後漢末分為長山縣有長山金華山龍山赤松澗 義烏漢烏傷縣 永康漢烏傷縣地 武義吳赤烏八年置武義縣 東陽有東陽山 蘭谿

信安郡東至東陽郡一百九十三里南至縉雲郡三百五十六里西至東陽郡九百九十二里北至新定郡三百一十一里東南到縉雲郡一百六十六里西南到建安郡一千一百里西北到鄱陽郡界二百二十九里東北到新定郡三百一十里去西京二千八百四里去東京二千九百一十里戶六萬七千三百二十九口四十二萬九千一百六十二

衢州今理信安縣本婺州地大唐武德四年平李子通分置衢州州西有三衢山七年輔公祏廢之垂拱二年復置衢州或為信安郡領縣六 信安漢太末縣地後漢不分置新安縣晉改名石橋山晉王質爛柯處有泉嶺山在縣南二百里漢朱買臣云東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即今建安郡地界也 須江須郡山發地如鉎有三岸 龍丘秦漢太末縣也 常山 盈川 玉山有玉山嶺

鄱陽郡東至信安郡九百九十二里南至臨川郡四百二十里西至章郡擔石湖中流為界一百七十里北至潯陽郡三百七十四里東南到須江縣青步州七百八十五里西南到章縣城子湖中六十里西北到潯陽郡三百七十四里東北到新安郡七十九里去西京三千二百六十二里去東京一千四百一十三里戶四萬三千一百四十七口二十三萬九千二百八十八

饒州今理鄱陽縣春秋時楚之東境後屬吳楚招王時吳伐楚取番是也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屬章郡吳主孫權分置鄱陽郡郡理鄱縣吳芮故城晉宋齊因之梁置吳州陳廢隋置饒州以其產物豐饒煬帝初置鄱陽郡大唐復為饒州或為鄱陽郡領縣五 鄱陽晉番

縣有番江又有鄱縣故城在東 餘干漢餘汗縣越王句踐之西界所謂干越也汗音干 樂平吳舊樂安縣 浮梁 弋陽吳舊葛陽縣隋改為弋陽有弋水

潯陽郡東至宣城郡一千八百里南至章郡三百二十五里西至江夏郡五百九十三里北至蘄春郡五百九十三里東南到鄱陽郡三百七十四里西南到江夏郡六百里西北到蘄春郡二百五十里東北到同安郡五百七十二里去西京二千九百四十八里去東京二千一百九十七里戶二萬六千五十八口一十四萬八千九百二十七

江州今理潯陽縣禹貢荊揚二州之境禹貢揚州曰彭蠡既豬荊州曰九江孔殷今彭蠡湖在郡之東南五十二里九江在郡之西北今九江在郡鎮之上彭蠡在其東此江水西自江夏郡永興縣流入尚書禹貢曰九江孔殷孔安國注云江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按張須九江圖云九江參差隨水勢而分其間有洲或長或短百里至五十里始別於鄂陵終會於江口一云白烏江二云白蚌江三云烏土江

四云嘉靡江五云畎江六云三里江七云箘州江八云沙提江九云廩江潯陽記云九江在潯陽郡北五里名曰烏江遼則百餘里是大禹所敍亦潯州上下三百餘里合成 則彭蠡以東為揚州九江以西為荊州春秋屬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屬廬江豫章二郡地晉初屬廬江武昌二郡後割荊揚二州而置江州 初理章郡後理於此 後又置潯陽郡宋齊亦為潯陽郡皆置江州 領郡九理於此 中流襟帶常為重鎮隋置九江郡大唐改為江州或為潯陽郡領縣三

潯陽 尋水名也漢舊縣在江北今蘄春郡界晉溫嶠移於此隋改為彭蠡縣又改為盆城縣有湓水湓井彭蠡澤雲廬山今縣南楚城驛即舊柴桑縣又有蒲塘驛即漢匡陵縣王莽改為蒲亭今縣前有數尺亭存西數十里有博陽山宋武帝大破盧循於左里即彭蠡湖口也 彭澤 漢舊縣隋置大原郡須晉潯等 西塞隋並廢之置龍城縣孝邦改為彭澤有馬當山楊葉洲 都昌 漢彭澤縣地有石壁山有桑落

洲晉將劉毅為盧循所敗之處

章郡 東至信安郡界一千四里南至廬陵郡五百三十里西至長沙郡一千二百里北至宜城郡七百里東南到臨川郡二百里西南到宜春郡五百二十五里西北到潯陽郡三百三十五里東北到鄱陽郡四百四十里去西京三千九十三里去東京二千三百一十一里戶五萬五千七百一十七口二十六萬一千三百二十

洪州 今理南昌縣 春秋戰國時並屬楚秦屬九江郡 漢改九江郡為南國 漢高祖分淮南國置章郡 今南康廬陵宜春鄱陽潯陽臨川章郡地盡屬吳章郡 吳芮為長沙王兼得其地後漢亦為章郡晉因之東晉嘗置江州 理於此 宋齊以後並為章郡隋平陳廢郡置洪州煬帝初廢州置章郡大唐為洪州或為章郡領縣六

南昌 漢舊縣隋改為縣有鍾陵龍沙 章 高安 漢建

城縣 豐城 漢南昌縣地吳分置富城縣晉太康元年改為豐城晉雷煥於此得劍 新吳 漢靈帝中平 武寧 吳置新安縣晉更名豫寧縣今曰武寧 建昌 漢海昏縣昌邑王廢後遷於此故城見在有陽鄉津止遠里後漢艾縣也

臨川郡 東至餘干縣二百二十里南至南康郡一千二十里西至廬陵郡五百二十五里北至章郡二百四十里東南至建安郡八百二十七里西南到廬陵郡五百二十五里西北到章郡二百四十里東北到鄱陽郡四百二十里去西京三千三百一十二里去東京二千五百二十里戶三萬八千五百七十口一十七萬一千九百二十

撫州 今理臨川縣 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屬章郡吳分置臨川郡晉宋齊梁陳皆因之隋平陳置撫州煬帝時廢州置臨川郡大唐為撫州或為臨川郡領縣四

臨川 後漢臨汝縣隋改為臨川 南城 漢舊縣有旴章山 崇仁 梁置

巴山郡 南豐

廬陵郡 東至臨川郡五百二十五里南至南昌郡四百二十四里西至桂陽郡一千二百五十里北至章郡五百三十里東南無路可至西南到衡陽郡九百里西北到宜春郡三百一十里東北到臨川郡五百二十五里去西京二千六百三十六里去東京二千二百四十三里戶三萬九千六百五十口二十二萬九千七百九十五

吉州 今理廬陵縣 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屬章郡孫策分置廬陵郡晉宋齊梁陳皆因之隋平陳置吉州煬帝初州廢置廬陵郡大唐為吉州或為廬陵郡領縣五

廬陵 漢舊縣吉陽 有 泰和 舊東昌西昌二縣地 安福 吳置安成郡在此隋廢郡改為安福 新淦 漢舊縣淦水出焉 永新

宜春郡 東至章郡水路七百四十里南至廬陵郡三百一十里西至長沙郡五百二十六里北至

章郡五百二十六里東南到廬陵郡二百一十里西南到長沙郡界二百二十里西北到長沙郡三百一十六里東北到章郡五百二十五里去西京三千五百六十八里去東京二千四百二十五里戶二萬九千二百九十口一十五萬二千六百三十

袁州(今理宜春縣)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屬章郡吳分置安城郡晉宋齊以下皆因之隋平陳置袁州煬帝初州廢置宜春郡大唐爲袁州或爲宜春郡領縣三　宜春(漢宜陽縣晉改曰宜春隋復舊)　萍鄉(漢宜春縣地萍浦丁又)　新喻(漢宜春縣地)

南康郡(東至建安郡將樂縣土嶺一千八百二十四里南至南海郡始興縣漢嶺一千五百里西至桂陽郡一千一十三里北至廬陵郡四百三十里東南到海陽郡界一千五百六十五里西南到始興縣循大庾嶺七百一里西北到桂陽郡一千四四里東北到臨川郡一千一十里去西京四千二十百一十里去東京三千四百里戶三萬七千九百八十二口二十萬七千九百九十二)

虔州(今理贛縣)戰國時屬楚秦屬九江郡二漢屬章郡吳屬廬陵郡及晉平吳置南康郡宋爲南康國齊梁陳皆爲南康郡隋平陳置虔州煬帝初州廢置南康郡大唐爲虔州或爲南康郡領縣六　贛(漢舊縣有章水貢水合流故曰贛)　雩都(漢舊縣地)　虔化(漢贛縣地昔漢閩越反漢使諸將屯梅嶺即今縣界)　大庾(有大庾嶺一名塞上嶺即五嶺之一漢時呂嘉反漢大軍之監軍吏勝城於此故謂之大庾欲討之南康記云昔漢揚僕討呂嘉出章郡下橫浦即今縣西南故橫浦廢關見在此)　信豐　南康(漢舊南野縣)　近置安遠

建安郡(東至縉雲郡九百七十六里南至長樂郡七百二十里西至臨川郡八百三十七里北至信安郡一千一百里東南到長樂郡七百二十里西南到臨川郡二千四百里西北到鄱陽郡二千

三十里東北到西安郡一千一百里去西京四千九百三十五里去東京四千一百三十五里戶二萬一千四百五十七口一十四萬二千一百六十四)

建州(今理建安縣)本閩越地秦屬閩中郡漢屬會稽郡後漢因之吳分置建安郡晉宋齊梁並因之陳屬閩州後又屬豐州隋平陳屬泉州煬帝初屬閩州尋置建安郡而屬焉大唐武德四年置建州(以建溪爲名)或爲建安郡領縣六　建安(漢冶縣地吳置建安縣有武夷山)　浦城　建陽　邵武　將樂　沙

長樂郡(東至山六十六里外至海南至海二百里西至山八十里山外虔州雩都縣界北至山四十里山外至永嘉郡界東南到水路到海一百六十四里西南到清源郡五百里西北到建安郡界二百二十里東北到永嘉郡水路一千四百七十八里去西京五千七百三十三里去東京四千九百三十三里戶二萬九千五百二十七口二十一萬七千八百七十七)

福州(今理閩縣)亦閩越地秦爲閩中郡漢高帝立無諸爲閩越王都於此及武帝時閩越反滅之徙其人於江淮間盡虛其地後有逃遁山谷者頗出立爲冶縣地(蓋以越王冶鑄爲名)屬會稽郡又名其地爲東冶縣後漢改爲候官都尉屬會稽郡後分冶地爲會稽東南二部都尉此爲南部都尉(東部今臨海郡是也)晉爲晉安郡宋齊因之陳置閩州後又改爲豐州隋平陳改爲泉州煬帝初州廢復改爲建安郡大唐初爲建州後此置泉州(移建州於建安縣置)後此復爲閩州(移泉州晉江縣)於開元十三年改爲福州或爲長樂郡領縣八　閩(閩越王無諸都東冶即此漢東冶縣後改)

侯官（漢東侯官） 福唐 長樂 連江 長溪 古田
尤溪 近置永泰

清源郡（東至海一百二十里南至海一百八十里西至綿田村一二百八十五里北至仙遊縣一百里西北到尹洋村一百里東南到海四十里西南到漳浦郡六百里東北到長樂郡五百里去西京六千三百一十六里去東京五千四百一十五里戶二萬四千五百八十口一十五萬四千九百一十二）

泉州（今理晉江縣）秦漢土地與長樂郡同晉為晉安郡宋齊以後因之自隋以來屬泉州大唐神龍以後始移置泉州於此或為清源郡領縣四 晉江 南安 莆田（吳置晉安縣晉置晉安郡在此） 仙遊

漳浦郡（東至大海一百五十里南至大海一百六十里西至潮陽郡三百六十里北至建安郡二十千四百里東南到黃如江一百里西南到懷恩郡界一百里西北到石桂溪一百五十里東北到清源郡六百里去西京七千三百一十三里去東京六千五百一十里戶二千六百三十三口六千五百一十六）

漳州（今理漳浦縣）歷代土地與長樂郡同大唐分其地置漳州或為漳浦郡領縣三 漳浦 龍溪 近置龍巖

臨汀郡（東至龍溪縣一千里西至雩都縣一千四百五十里南至程鄉縣一千六百里北至南豐縣一千五百里東南到漳浦郡懷恩縣界八百里西南到程鄉縣界八百里西北到南豐縣一千六百里東北到長樂郡一千三百六十里去西京六千四百七十三里去東京五千二百七十里戶五千三百二十五口一萬五千九百九十五）

汀州（今理長汀縣）歷代土地與長樂郡同大唐開元二十六年分置汀州或為臨汀郡領縣三 長汀 龍巖 寧化

潮陽郡（東至大海一百二十七里南至大海八十五里西至海豐縣三百七十里北至南康郡一千五百六十七里東南到大海九十九里西南到潮陽縣二百七十里西北到程鄉縣五百七十五里東北到漳浦郡五百六十里去西京七千六百六十七里去東京六千七百七十五里戶一萬三一百二十四口五萬千六百七十四）

潮州（今理海陽縣）亦古閩越地秦屬南海郡秦末屬尉佗漢初屬南越後亦屬南海郡後漢因之晉置東官郡又分置義安郡宋齊因之梁置東揚州後改為瀛州及陳而廢隋平陳置潮州煬帝初置義安郡大唐復為潮州或為潮陽郡領縣三 海陽（漢揭陽縣地） 潮陽 程鄉

風俗

揚州人性輕揚而尚鬼好祀每王綱解紐宇內分崩江淮濱海地非形勢得之與失未必輕重故不暇先爭然長淮大江皆可拒守（吳晉宋齊梁陳皆緣江淮要害之地置兵）閩越遐阻僻在一隅憑山負海難以德撫（漢武帝時朱買臣上言曰東越王居泉山之上一人守險千人不得上）永嘉之後帝室東遷衣冠遠難多所萃止藝文儒術斯之為盛也今雖閭閻賤品處力役之際吟詠不輟蓋因顏謝徐庾之風扇焉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八十二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八十三

州郡十三

古荆州（今置郡府三十三，縣一百三十三）

江陵（荆州）七縣（江陵 公安 枝江 長林 松滋 石首 當陽）

夷陵（峽州）五縣（夷陵 長陽 宜都 巴山 遠安）

巴東（歸州）三縣（秭歸 興山 巴東）

竟陵（復州）三縣（監利 竟陵 沔陽）

富水（郢州）三縣（長壽 富水 京山）

安陸（安州）六縣（安陸 應城 吉陽 雲夢 應山 孝昌）

齊安（黃州）三縣（黃岡 麻城 黃陂）

漢陽（沔州）二縣（漢陽 汉川）

江夏（鄂州）五縣（江夏 蒲圻 永興 唐年 武昌）

義陽（申州）三縣（義陽 鍾山 羅山）

長沙（潭州）六縣（長沙 益陽 衡山 瀏陽 湘鄉 醴陵）

巴陵（岳州）五縣（巴陵 華容 沅江 昌江 湘陰）

衡陽（衡州）六縣（衡陽 攸 湘鄉 常寧 耒陽 茶陵）

零陵（永州）三縣（零陵 祁陽 湘源）

江華（道州）四縣（江華 營道 延唐 永明）

桂陽（郴州）八縣（郴 資興 高亭 義章 藍山 平陽 義昌 臨武）

連山（連州）三縣（桂陽 陽山 連山）

邵陽（邵州）二縣（邵陽 武岡）

武陵（朗州）二縣（武陵 龍陽）

澧陽（澧州）四縣（澧陽 石門 安鄉 慈利）

黔中（黔州）六縣（彭水 洋水 黔江 信寧 洪杜 都濡）

寧夷（思州）四縣（務川 思印 寧夷 思王）

盧溪（辰州）五縣（沅陵 盧溪 漵浦 麻陽 辰溪）

盧陽（錦州）五縣（盧陽 常豐 洛浦 渭陽 招諭）

靈溪（溪州）二縣（大鄉 三亭）

潭陽（巫州）三縣（龍標 潭陽 朗溪）

清江（施州）二縣（清江 建始）

涪川（費州）四縣（涪川 扶陽 多田 城樂）

夜郎（珍州）三縣（夜郎 麗皋 樂源）

播川（播州）四縣（播川 芙蓉 琊川 遵義）

義泉（夷州）五縣（綏陽 洋川 義泉 宜林 都上）

龍標（業州）二縣（峩山 渭溪）

溱溪（溱州）二縣（榮懿 扶歡）

古荆州

禹貢曰：荆及衡陽惟荆州（北據荆山，在今襄陽郡南漳縣界。南及衡山之陽也。衡山在今衡陽郡湘潭縣。）江漢同歸于海（二水經此州而入海。）九江孔殷（九江在潯陽界，分為九也。孔，甚；殷，中也。言於此州界分為九，甚得地勢之中也。）沱潛既道，雲夢土作乂（沱潛，二水名。自漢出為潛，自江出為沱。雲夢，澤名，在今安陸郡。言二水既從其道，雲夢之澤，土可為耕治也。）浮于江沱潛漢，逾于洛，至于南河（逾，越也。浮四水而越洛，乃至南河。南河即在冀州南也。）舜置十二牧，荆州其一。周禮職方曰：正南曰荆州（爾雅曰：漢南曰荆州。）其山曰衡，藪曰雲夢

川曰江漢浸曰潁湛（潁出陽城湛…山宜屬荊河州在此…非也）其利丹銀齒革民一男二女畜及穀宜與稻（…朱討）

州同荊強也言其氣躁強亦言荊警也或取名於荊

山焉蓋蠻夷之國槃瓠之種（昔高辛氏有畜犬曰槃瓠帝妻以少女其子孫蠻夷號曰蠻夷今長沙武陵蠻是也）詩人所謂蠻荊也（…周宣王中…貫乃今方叔…荊來威又曰蠢爾蠻荊大邦為讎）春秋至戰國時並

為楚地其在天文翼軫則楚之分野（漢之南郡江夏零陵桂陽武陵長沙皆其分也今夷陵巴東江陵竟陵長沙富陽…水武陽之東界安陸齊安漢陽…零陵江華桂陽衡陽…夷陵漢陽武陽…當陽…是也）

秦之交（漢之南陽之地今…）兼得韓

秦平天下置郡此為南郡（今江陵夷陵巴東竟陵富安陸齊安漢陽江夏清…）

江陵黔中（今武陵澧陽黔中…是也…）長沙（今長沙巴陵衡陽…零陵江華南陽…）之東境（今義陽漢…）漢武置十三州此為荊州（領郡八其…）

五溪中地歸漢以後歷代開拓（今播川…溪等郡地…）後漢並因之（初理武陵…今江陵郡是也）漢末

曹公赤壁敗後遂爽吳蜀三分其地（此境東屬吳西…）及劉備敗後所分之地悉後屬吳而荊州南北雙

立（魏荊州理宛今南陽郡…吳荊州理江陵今江陵郡…）其理（…）

宋分置郢州（理…）司州（…）雍州（…）湘州

（…今…）齊並因之州境之內含帶蠻蜑（…）

落稱為殷曠江左大鎮莫過荊揚故謂荊州為陝西

也（以…分陝之義）其後分割不可詳也大唐分置十五郡

此為山南東道（江陵竟陵…）江南西道（江…）

長沙零陵桂陽江夏…黔中道（…）

江陵郡（東至竟陵郡四百八十里…）兼分入淮南道（安陸義陽）及嶺南道（連山）

今之荊州（今理江陵縣）春秋以來楚國之都謂之郢都西

通巫巴東接雲夢亦一都會也秦置南郡漢高帝改

為臨江郡景帝改為臨江國後復故後漢因之其地

居洛陽正南（…）蜀先主得之（…）晉平吳置南郡及荊

為重鎮（…）

州理（…）因之（…）東晉以為重鎮（…）宋齊並

因之梁元帝都之為西魏所陷（…）

遷後梁居之為藩國又置江陵總管府隋并梁置江

陵總管府如故後改為荊州（…）初復為南郡大唐為

荊州或為江陵郡領縣七　江陵（故楚之郢地秦分郢置江陵縣…）

又城又有紀南城楚渚宮漢津鄉故城在今縣東也
枝江 古之羅國漢舊縣亦文王自丹陽徙都以曰丹陽其諧丹陽在今巴東郡
松滋 東晉孝武時荊州刺史桓沖以符堅強盛自襄陽退屯之上明曰昇陵縣界也今上明城即沖所築在吳時中郎以上四十餘里也北枕大江西接山峽因土肯良可以資業軍人遂爲重鎮今縣西有故城上明城所築亦漢高城縣地有巴山其縣鄉城州吳陸抗所築昇士連夏
當陽 漢舊縣又漢臨沮侯國故城在今縣北有綠林山王莽末賊所起有故城且在二水左肉同楚文于師于郢潭即此也楚音望
公安 吳作唐縣故城在西亦二漢孱陵縣地後漢末劉備爲荊州牧鎮油口即此馬頭故城在今縣西北陸抗所屯以禦羊祜陳乃爲重鎮及隋平陳代建將陳紀之
長林 有章山古雲夢澤郭陵曰雲夢澤湖丘是
石首 武德四年置有石首山因以爲名漢華容縣是

夷陵郡 東至江陵郡二百四十里南至江陵郡水路二百三十七里西至巴陵郡一百九十里北至襄陽郡五百七十里東南到江陵郡界四百四十一里西南到清江郡九十里西北到巴東郡二百二十里東北到江陵郡九十里去西京一千七百里去東京一千六百四十里戶七千三百一十七口四萬二千六百六十八

硤州 今理夷陵縣

春秋戰國時並楚地秦將白起攻楚燒夷陵即其地也秦二漢並爲南郡地魏武平荊州置臨江郡後劉備改爲宜都郡吳改夷陵爲西陵常爲重鎮陸遜上疏曰夷陵要害國之關限若失之非損一郡則荊州可憂也晉宋齊並爲宜都郡梁改置宜州西魏改曰拓州後周改爲硤州陳嘗得之爲重鎮隋開皇中伐陳陳人守荊門狼尾灘北宜都縣界安蜀城夷陵縣界北大唐爲硤州或爲夷陵郡郡城即陸抗攻步闡拒晉師之壘以扼三硤之口故爲硤州西通蜀江領縣五

夷陵 漢舊縣也吳之西陵有黃牛山高崖間有石色如人牽牛人黑牛黃灘名之湍險斯因行者歌曰朝發黃牛暮宿黃十別一縣黃牛如故作夷陵山故城在西北今縣西有溫泉

宜都 漢夷道縣故城在今縣西有荊門山後漢岑彭破田戎於此公孫述又遣將任滿拒吳漢帥竹浮橋處在今縣西北五十里水經云江水東歷荊門虎牙之間荊門山在南上合下開闊門虎牙山在北石壁色危江間有白文類牙故以爲名也荊門虎牙二山即楚之西塞巢昆

遠安 漢臨沮縣

長楊 漢很山縣玉康云很音恒山拒山古亢城在今縣西北五十四里四面險絕有林木也水

巴山 古捍關楚肅王拒蜀處今縣北有山曲斯似巴字因以爲名武陵中山有石穴即廩君拂留遊又有夷水即廩君乘土船所出也

巴東郡 東至夷陵郡一百三十里南至清江郡三百五十里西至雲安郡一百三十二里北至房陵郡五百里東南到夷陵郡界一百二十二里西南到雲安郡界二百二十二里西北到雲安郡界一百三十六里東北到夷陵郡界三百一十七里去西京二千二百六十八里去東京一千八百三十二里戶四千三百六十四口二萬一千五百三十四

歸州 今理秭歸縣

歷代土地與雲安郡同唯秦時屬南郡

二漢爲南郡吳置建平郡以爲重鎮其地險固孫皓末晉將王濬自蜀沿流伐吳吳之守將吾彥表請皓曰請建平增兵若建平不下終不敢過皓不從即移歸縣界猶歸晉晉亦爲建平郡宋齊皆因之隋屬巴東郡大唐武德二年分夔州秭歸巴東二縣置歸州或云因歸國爲名後爲巴東郡古夔子國城在郡東二十里領縣二

秭歸 漢舊縣屈原北人氣被流放忽然暫歸其姊亦來因名其地爲秭歸空毅峽山昔周成王封熊繹初都丹陽之東南故城也後移枝江亦曰丹陽後又徙陽之陵後又都寺春亦曰郡吳置建平縣在縣東南八十五里吳置以備蜀君二峽要衝塞山蠻之路扼之道

巴東 漢巫縣地有石門山陸遜追劉備處

興山 初吳主孫休置後廢武德中又分歸縣置漢王嬙即此人

竟陵郡 東至漢陽郡五百里南至巴陵郡五百五十里西至江陵郡四百八十里北至富水郡四百里東南到蜀江水中流爲界七百四十里西南到赤岸湖界三百五十七里西北到富水郡界三

五十四里東北至安陸郡三百四十里去西京一千七百九十里去東京二千五百一十八里戶七千六百九十三口萬六千九百九十九

復州（今理沔陽縣）自春秋以來爲楚地秦屬南郡二漢屬南郡江夏二郡地晉分置竟陵郡宋齊因之後周以其地置郢復二州隋煬帝初州廢於舊郢州置竟陵郡（今富水郡地）於舊復州置沔陽郡大唐改爲復州或爲竟陵郡領縣三

監利（漢華容縣乾溪水甬出春秋時楚章華臺在城內陶朱公塚在華容縣西碑竟在又南荊臺是）沔陽（漢雲杜縣故城在縣西北又有石城在縣東南二百里有夏水沔水皆在縣南荊軍杜元凱爲荊州刺史開楊口達巴陵徑千餘里內瀉長江之險通零桂之漕即此也）竟陵（漢舊縣有漢鄖鄉故城在今縣東）

東至安陸郡三百二十九里南至竟陵郡四里西至江陵郡二百八十里北至漢陽郡三百一十六里東南至竟陵郡界五百十六里西南到江陵郡界八十里西北到襄陽郡界三百一十六里東北到漢東郡四百六十里去西京一千四百三十五里去東京一千二百九里戶一三千七百二十口五萬五百九十

郢州（今理長壽縣）歷代所屬與竟陵郡同二漢屬江夏郡晉宋以來爲竟陵郡地梁南司北新二州之境西魏分屬安州後周分置石城郡後於石城置郢州隋煬帝初州廢置竟陵安陸二郡大唐併二郡爲溫州後爲郢州或爲富水郡領縣三

長壽（漢竟陵縣故城在今縣南晉宋以來爲長壽縣）京山（晉宋以來爲新陽縣西魏置溫州）富水（後漢新市縣故城在今縣）

安陸郡東至齊安郡二百一十二里南至漢陽郡一百一十里西至富水郡一百三十九里北至漢陽郡二百五十里東南到漢陽郡界五百一十南到竟陵郡三百四十里西北到漢陽郡一五里東北到弋陽郡四百五十里去西京一千七百里去東京一千二百九十九里戶二萬一千八百三十五口十三萬二千一百四十九

安州（今理安陸縣）春秋鄖子之國（鄖或作䢵音云）雲夢之澤在焉後楚滅鄖封鬬辛爲鄖公即其地也秦屬南郡二漢屬江夏郡晉初亦屬江夏郡後分置安陸郡宋齊因之梁置南司州西魏置安州總管府後周置涓州及安陸郡隋初廢煬帝初復爲安陸郡大唐爲安州或爲安陸郡領縣六

安陸（漢舊縣有涓水亦謂之涓口有檀山即古陪尾山也雲夢澤在焉）吉陽（梁置）應山（梁置應州及[illegible]山郡）應城（宋置古應城縣）雲夢（在今縣東南）孝昌

郡八十五里西至安陸郡一百五十里南至江夏郡二百七十里西北到漢陽郡二百二十里東北到弋陽郡五百五十二里北至[illegible]郡五百六十里去西京二千二百五十里去東京一千四百七十里戶一萬四千七百八十七口八萬四千八百八十七

黃州（今理黃岡縣）春秋時邾國之地（今郡東南百二十一里有邾城史記曰黃帝少昊有陸終終有六子第五曰晏安爲曹姓世代不絕至武王封其後於邾爲諸侯即此也）後爲黃國之境戰國時屬楚秦爲南郡二漢爲江夏郡魏亦爲重鎮（魏文帝黃初中吳揚州刺史[illegible]）吳後得邾城（[illegible]）宋爲西陽郡齊又分置齊安郡北

縣置衡州（後齊安郡）陳廢衡州後周又置衡州及黃州隋初改衡州為黃州煬帝初州廢置永安郡大唐為黃州或為齊安郡領縣三

黃岡（漢西陽縣地南齊置南安州北齊置巴州後周置弋州）

黃陂（北齊置南司州後置黃州故城在縣東宋謝晦為檀道濟所攻敗走被武湖戍生亂之即此）

麻城

漢陽郡（東至江夏大江中流沔界二里南至竟陵郡八百里西至竟陵郡五百里北至齊安郡二百三十五里東南至江夏郡七十里西南到竟陵水路七百里西北到安陸郡三百一十里東北到江夏郡界七里去西京二千三百八十四里去東京一千五百二十五里戶六千六百五十二口三萬八千一百二十九）

沔州（今理漢陽縣）春秋鄖國之地戰國時屬楚秦屬南郡二漢屬江夏郡魏初有之為重鎮（曹公定荊州以文聘為江夏太守

守沔口上石陽吳軍來攻不克）後屬吳亦為重鎮（孫權嘉禾中陸遜屯江夏沔口）晉宋以來並屬江夏郡後周置復州隋煬帝改為沔州尋改為沔陽郡則通有今竟陵之地大唐武德中討平朱粲析為沔州或為漢陽郡領縣二

漢陽（漢安陸縣地隋初置漢津縣後改為漢陽縣有漢水一名沔水又有沌水溳水魯山沌音屯溳音隕）

汊川（漢安陸縣地後魏為汊川郡後廢郡為縣也汊音叉）

江夏郡（東至沔陽郡六百里南至巴陵郡七百里西至漢陽郡界江二百里北至齊安郡二百八十三里東南到章郡一千九百二十八里西南到漢陽郡七里西北到漢陽郡界漢江四里東北到蘄春郡五百里去西京三千三百四十六里去東京一千五百三十里戶一萬九千四百一十七口一十一萬三千三百）

鄂州（今理江夏縣）古春秋以來皆屬楚有江漢二水（所合）秦屬南郡漢高祖置江夏郡（應劭曰沔水自江別至南郡華容為夏水過郡入江故曰江夏）後漢因之荊州牧劉表將黃祖守在此（同區到沙羨縣祖屯處破之）吳分江夏（孫權初時江夏）更置武昌郡孫權嘗都之孫皓又徙都之常為重鎮（孫權甘露[illegible]昌陸遜[illegible]牧皆已為及晉伐吳使王戎襲武昌胡奮襲江夏）歷代亦為兵衝其地亦曰夏口（東晉孝武時桓石虔守）亦曰魯口（以魯山岸為名也）晉宋並為江夏武昌二郡宋兼置郢州（領郡六理於此）齊因之亦為重鎮（劉懷珍言於高帝曰夏口兵衝要地宜得柳崇鎮兵其後梁武帝自襄陽起兵東下柒日方陣郢未下孝得之諸蔡客縱守陳破故圍六月餘不下後三閭和遇乃歸梁又）梁分置北新州尋分北新置土苗佃泉豪五州隋平陳改置鄂州煬帝初州廢置江夏郡大唐武德中

平蕭銑改為鄂州或為江夏郡領縣五

江夏（漢沙羨縣晉武改為沙陽縣東晉僑置汝南郡此為汝南縣有黃鵠山）

永興（[illegible]）

武昌（孫權改為武昌遂建郡於此[illegible]守於此有[illegible]州晉時劉[illegible]破桓玄[illegible]）

蒲圻（漢沙羨縣地後置沙州後漢建安中吳主孫權破曹公軍於赤壁今縣界並具巴陵郡篇目）

唐年

義陽郡（東至弋陽郡二百二十里南至安陸郡二百五十一里西至淮安郡三百五十七里北至汝南郡二百六十八里東南到弋陽郡二百四十七里西南到漢東郡二百十四里西北到淮安郡二百一十七里去西京一千七百九十六里去東京九百四十二里戶二萬五千六百三十一口十三萬九千六百二十九）

申州（今理義陽縣）春秋時申國之地（或曰申國在今南陽郡南陽縣）其後屬楚秦屬南陽郡二漢為南陽江夏二郡魏分南陽

置義陽郡晉宋並因之宋又置司州（今縣四理於此）齊並因之有三關之險（今義陽縣界有故平靖關其武陽黃峴二關在安陸郡應山縣界也）北接陳汝控帶許洛宋齊以來常為邊鎮梁曰北司州後復置司州（梁天監二年為魏將元英所陷）後魏改為郢州後周改為申州隋煬帝改為義州尋為義陽郡大唐為申州或為義陽郡領縣三 義陽（漢平氏縣有溮水溮音師）羅山（漢鄳縣）鍾山（漢鄳縣地齊置齊安郡又有漢鍾武城在今縣西南石城山在今縣東南春秋之九塞此即一也晉於山上置義陽郡城）

長沙郡（東至江夏郡一千二百一十里南至衡山郡四百五十里西至武陵郡一千一百二十五里北至巴陵郡路五百五十里東南至宜春郡曲五百二十六里西南到邵陽郡五百三十六里西北到武陵郡四百里東北到巴陵郡七百里去西京二千五百十九里去東京二千四百里戶三萬二千二百二十六口一十四萬六千六百）

潭州（今理長沙縣）古三苗國之地自春秋以來為黔中地楚國之南境秦為長沙郡（有萬里沙祠故曰長沙）漢為長沙國初封番君吳芮為長沙王（都於此）及景帝封子發又為長沙王（諸王朝賀帝令歌舞長沙王但張袖而已帝怪問之對曰臣國小地狹不足以迴旋帝悅增以貴陽武陵二郡）後漢復為長沙郡晉因之宋長沙國梁置湘州（領郡十理於此）齊因之又為長沙郡夫湘洲之奧人豐土闊南通嶺嶠脣齒荊雍亦為重鎮梁陳以來皆因而不改隋平陳置潭州（取昭潭為名）煬帝初州廢置長沙郡大唐為潭州或為長沙郡領縣六 長沙（古青陽也秦始皇帝樹王獻清陽以西即此也至於後漢改為臨湘縣有卻水貫鹽屯井仍存）衡山（漢湘南縣置）湘鄉（漢湘南縣之湘鄉也長沙王子昌封湘鄉侯）益陽（漢舊縣在益水之陽故城在縣東）瀏陽（吳置縣瀏音劉）醴陵（後漢舊縣有淥水又名淥水出縣東漉山）

巴陵郡（東至江夏郡七百里南至長沙郡五百五十里西至澧陽郡四百八里北至竟陵郡五百五十里東南到長沙郡一千八百五十六里西南到武陵郡六百里西北到江陵郡五百七十五里東北到江夏郡七百里去西京二千一百四十里去東京二千八百一十六里戶一萬二千六百七十六口四萬七千三十二）

岳州（今理巴陵縣）古蒼梧之野（蒼梧野不止於此界側近之地皆是）亦三苗國之地（亦古蒼梧子國春秋文公十年楚子伐麇即此地也凡今長沙衡陽諸郡皆古三苗之地）青草洞庭湖在焉（二湖相連青草在南洞庭在北）春秋戰國時並屬楚亦古羅國之地楚辭之言汨羅是也（羅縣北有汨水汨音覓）秦屬長沙郡二漢皆因之吳因之為重鎮（建安中孫權使魯肅孫皓時將軍萬彧皆屯於此）晉因之東晉亦為重鎮（使固鎮守此）宋分置巴陵郡齊因之梁置巴州湘東王遣陸法和等據赤亭擒侯景將任約於此（今郡西華容界有赤亭城是也城近赤亭湖因以為名）隋平陳改為岳州煬帝初改為羅州尋為巴陵郡郡人董景珍等以羅縣令蕭銑為王起兵於此大唐武德四年平蕭銑復為岳州或為巴陵郡領縣五 巴陵（漢下雋縣地雋音詞兗反古巴丘也有君山洞庭湖巴丘湖青草湖按此志云巴丘湖中有曾由州郡曹公為孫權所敗燒船處在今縣南四十里又云今鄂州今蒲圻縣有赤壁山即曹公敗處按三國志云劉表卒其子琮代也襄陽劉備屯樊琮降曹公備逃南走曹公恐備先據江陵將精騎急追及於當陽之長坂備與數十騎走斜趨漢津濟沔到夏口曹公進軍江陵得劉琮水軍船步數十萬自江陵從流至巴丘遂至赤壁孫權遣周瑜水軍數萬與備并力逆之曹公泊江北岸瑜部將黃蓋詐降戰艦乾不

便因風放火曹公大敗從華容道步歸退保南郡按
蜀書後之曹公留曹仁守江陵城自徑北歸而漢陽
郡國志云赤壁城一名烏林即西北二百二十里有
汉川縣西八十里跨汶南北此人誤也曹公敗從江
陵水軍公流巴丘則今巴陵郡赤壁只在巴陵
郡之下軍敗引還南郡劉備周瑜水軍追躡並是大
江之中與汉川西都爲乖甫今據地志當在
巴陵江夏江郡界其漢陽郡圖經及諸流悉皆說謬
所以備録國 沅江 漢益陽縣地因以沅水爲名梁置
之以公谷家 重華縣隋廢之入會重華城亦謂
古城 英舜 湘陰 本羅子國秦爲羅縣梁置岳陽郡隋置
州有玉笥山湘水又有地名黃陵即
舜二妃所葬之地縣北有汨水即屈原懷沙自沉之
處汨羅之縣江又有昌原汨今有石碑文曰楚放臣
屈原大夫之碑其陵字殘處 華容 漢孱陵縣地隋置
漢羅縣故城在今縣東北 此縣古華容在
郡陵 昌江

衡陽郡 東至廬陵郡九百里南至零陵郡三百八十里西至邵陽郡三百里北至長沙郡四百五十里東南到桂陽郡三百里西南到零陵郡五百北十里西北到湘潭縣五百八十里東北到廬陵郡九百里去西京三千一百三十里去東京二千七百六十八里戶三萬四千三百三十口一十九萬七千五百三十

衡州 今理衡陽縣 春秋以來屬楚秦屬長沙郡漢屬長沙
國桂陽郡地後漢屬長沙桂陽二郡地吳以其地置
衡陽湘東二郡晉因之宋爲衡陽國及湘東郡齊以
下皆因之 梁常改衡陽國爲郡 隋平陳省湘東衡陽二郡置衡
州煬帝初州廢置衡山郡大唐爲衡州或爲衡陽郡
領縣六 衡陽 晉酃縣地有酃湖水釀酒甚美所謂酃酒晉武帝平吳始薦酃酒於太廟 湘潭 有南岳衡山 漢湘南縣 衡山 此有烝水酃古音 耒陽 有耒水漢舊縣 攸 常寧
茶陵 漢舊縣 茶陵 亡(?)

零陵郡 東至江華郡三百里南至平樂郡六百三十九里西至武岡縣界二百二十里北至衡陽

郡五百八十里東南到江華郡三百里西南到始安郡五百五十里西北到邵陽郡三百一十里東北到衡陽郡五百八十里去西京三千二百七十四里去東京二千五十八里戶二萬九千一十三口一十七萬二千八百五十七

永州 今理零陵縣 春秋楚國之南境秦屬長沙郡漢武帝
置零陵郡後漢及晉皆因之宋爲零陵國齊爲零陵
郡梁陳皆然 隋平陳郡廢置永州煬帝初州廢置零
陵郡大唐爲永州或爲零陵郡 領縣三 零陵 漢泉陵縣故城在今縣北 湘源 漢洮陽縣故城在今縣西北 祁陽 吳置今縣漢泉陵縣地

江華郡 東至桂陽郡六百里南至賀州四百里西至平樂郡四百里北至零陵郡三百里東南到桂陽郡一千一百里西南到永山峻無路西北到零陵郡二百里東北到衡陽郡五百里去西京三千九百二十里去東京三千五百八十里戶三萬七千四百四十二口一十六萬三千二百五十

道州 今理營道縣 舜封象有鼻國即此也春秋時楚地秦
屬長沙郡漢初屬長沙國後屬零陵郡後漢魏及晉
皆因之宋齊爲營陽郡梁改營陽爲永陽郡隋平陳
郡廢悉併其地置永州煬帝初州廢併屬零陵郡大
唐既平蕭銑復割其地置營州武德五年改爲南營
州貞觀八年改爲道州或爲江華郡 有都龐嶺今謂之文明有此者
今謂之白芒 五嶺之一也 領縣四 營道 漢舊縣有營山因以爲名 延唐 漢零
陵郡泠道縣有春陵鄉元帝徙南陽郡蔡陽縣置 有九疑山其山九峰皆相似故名之舜所
葬 唐興 江華 永明 有木有嶺

桂陽郡 東至廬陵郡一千二百五十里南至始興郡五百里西至江華郡六百里北至衡陽郡三百里東南到南康郡一千一十里西南到連山郡三百九十里西北到衡陽郡二百里東北到廬陵郡

五……十七里戶二萬七千九百九十口一十七萬四
千一百

郴州今理郴縣 春秋戰國時皆楚地秦屬長沙郡項羽徙義帝於長沙都郴即此地也漢初以其地爲桂陽郡郴長沙之南境後漢晉宋齊皆因之陳以其地爲桂陽盧陽二郡隋平陳廢二郡置郴州煬帝初州廢復置桂陽郡縣有騎田嶺即五嶺之一大唐爲郴州或爲桂陽郡領縣八 郴漢舊縣 高亭 藍山 義昌 資興 義章舊縣 高平 臨武有武溪水漢之舊縣也

連山郡東至高平縣二百一十里南至南海郡九百里西至臨賀郡二百六十七里北至桂陽郡五百里東南到始興郡五百一十里西南到臨封郡六百三十里西北到江華郡五百七十五里東北到桂陽郡三百九十二里去西京三千八百五里去東京三千五百八十九里戶一萬一千一百八十口五萬六百二十九

連州今理桂陽縣 春秋時楚地秦屬長沙郡之南境二漢屬桂陽郡吳屬始興郡晉因之宋明帝置宋安郡後省宋安郡屬廣興郡宋改始興爲廣興今始興郡也齊復屬始興郡梁又分爲陽山郡陳郡廢隋煬帝初置熙平郡大唐改爲連州或爲連山郡領縣三 桂陽漢舊縣在桂水之陽前有湟水漢伏波將軍路博德討南越出桂陽下湟水即此也湟音皇有乳穴三十七桂嶺有貞女峽有湟水 陽山有乳穴十九 連山

衡陽郡東至衡陽郡三百里南至零陵郡三百里西北至盧陵郡八百里北至長沙郡二百四十里西南到潭陽郡三百一十二里……

……去東京二千五百六十七里戶一萬二千三百……口八萬……

邵州今理邵陽縣 春秋戰國時皆屬楚秦屬長沙郡漢屬長沙國零陵郡地後漢屬長沙零陵二郡地吳置邵陵郡分零陵北部都尉置晉因之宋齊邵陵郡梁陳亦然隋平陳廢邵陵郡併入長沙郡大唐復分置邵州或爲邵陽郡領縣二 邵陽漢昭陵縣 武岡漢都梁縣之地故城在縣東北漢大

武陵郡東至巴陵郡六百里南至長沙郡界一百十里西至盧溪郡四百六十五里北至澧陽郡一百八十里東南到長沙郡四百里西南到……陵縣三百九十六里西北到澧陽郡石門縣界一百里東北到安鄉縣界一百二十八里去西京二千五百一十九里去東京一千八百五十八里戶七千七百二十二口三萬九千一十七

朗州今理武陵縣 春秋戰國時皆屬楚地秦昭王置黔中郡漢高更名武陵郡後漢魏晉皆因之晉趙歆問滿京云實州以名郡陵京曰郡本名義陵在辰陽界與夷相接數爲所攻光武移東出兵……武陵……宋齊亦曰武陵郡梁置武州後改曰沅州隋平陳改爲朗州煬帝初州廢置武陵郡大唐爲朗州或爲武陵郡領縣二 武陵漢臨沅縣 龍陽有沅水至長沙入洞庭湖有純水今名白馬……時開皇中刺史……陽……沅州……九

澧陽郡東至巴陵郡一百八十里南至武陵郡三百里西至……

澧州今理澧陽縣 春秋時楚地秦屬黔中郡二漢屬武陵
郡吳屬荊州 理於此領郡八 吳分置天門郡晉宋齊梁因之
隋平陳置松州尋改爲澧州煬帝初爲澧陽郡大唐
爲澧州或爲澧陽郡領縣四 澧陽 漢零陽縣地有澧水有崇山即放驩兜之所 慈利 漢零陽縣地 石門 漢零陽縣地有石門山 安鄉 漢孱陵縣地亦後漢孱陵縣地南郡置義陽郡
黔中郡東至澧陽郡二千里南至義泉郡六百里西至皆陵郡三百六十里北至南貫郡六百五十里東南到辰陽郡三百一十里西南到義泉郡三百五十里西北到涪陵郡三百六十里東北到清江郡五百五十里去西京三千五百六十里去東京二千一百七十里戶四萬一百八十口二十萬三千三百二十七

黔州今理彭水縣 古蠻夷之國春秋戰國時楚地秦惠王
發楚黔中地以武關地易之即此是也謂之五溪 五溪謂酉辰巫武沅等五溪也古老相傳云楚子滅巴巴子兄弟五人流入黔中各爲一溪之長一說云武溪蠻皆槃瓠子孫非巴子也 秦屬黔中郡漢屬武陵郡後漢因
之晉宋齊亦然後周武帝時蠻帥以其地歸附遂置
奉州後改爲黔州隋初亦置黔州煬帝初爲黔安郡
大唐復爲黔州或爲黔中郡領縣六 彭水 漢酉陽縣黔
江 洪杜 洋水 信寧 都濡
寧夷郡東至靈溪郡三百里南至溱州郡五百里西至義泉郡六百里北至黔中郡二百八十七里東南到靈溪郡一千六百里西南到義泉郡五百十里西北到黔中郡二百里東北到黔中郡黔江縣一百九十三里去西京三千九百五十里去東京二千一百五十里

思州今理務川縣 歷代土地與黔中郡同隋屬清江郡大
唐武德元年以地當牂牁之衝要遂置務州貞觀八
年改爲思州或爲寧夷郡領縣四 務川 漢酉陽縣地 寧
夷 思邛 思邛水名 思川
盧溪郡東至武陵郡四百六十五里南至潭陽郡五百四十八里西至澧陽郡六百一十里北至靈溪郡三百六十八里東南到郡八百里西南到溪水路三百六十八里西北到大鄉縣界一百九十里到武陵郡界沅水路三百六十九里去西京三千五百二十八里去東京三千二百七十里戶四千一百五十七萬
辰州今理沅陵縣 古蠻夷之國春秋楚國之地秦屬黔中
郡漢屬長沙武陵二郡地後漢發南郡人入武谿擊
諸蠻不克後馬援至臨沅而擊破諸蠻此其地也後
亦屬武陵郡晉宋齊並爲武陵郡地隋分置辰州煬
帝初爲沅陵郡大唐爲辰州或爲盧溪郡領縣五
沅陵 漢下雋縣地有壺頭山在東武陵記云神仙多遊焉後漢馬援軍處音字交反 辰溪 漢義陵縣地後漢曰辰陽即五溪之一 盧溪 山有武陵水縣西有武陵記云高可萬
潊浦 上有石如中有一石如拘云是盤瓠石 麻陽
盧陽郡東至盧溪郡六百七十里南至潭陽郡界一百五十里西至潭陽縣界五百二十里北至渭陽縣界三百里東南到渭陽縣界一百五十里西北到常豐縣水路一百一十五里東北到麻陽縣界水路十五里去西京二千三百里去東京三千一百三十二
戶二千五百一萬四口一八十
錦州今理盧陽縣 歷代土地與辰州同大唐爲錦州或爲

盧陽郡領縣五 盧陽 洛浦 招諭 常豐 渭陽

靈溪郡（東至盧溪郡二百六十八里南至盧陽郡五百六十里西至寧夷郡三百里北至澧陽郡二百五十里東南到沅陵郡界一百七十里西南到三亭縣界二百里西北到盧溪郡二百五十里東北到慈利縣二百五十里去西京二千八百九十二里去東京二千六百九十二里戶二千六百七十口一萬三千五百九十四）

溪州（今理大鄉縣）歷代土地與辰州同大唐為溪州或為靈溪郡領縣二 大鄉（漢沅陵零陽二縣地唐置今縣） 三亭（漢零陽縣地貞觀初置今縣）

澧陽郡（東至盧溪郡五百三十八里南至邵陽郡一千一百四十四里西至樂古郡二千一百一十七里北至盧溪郡九百里東南到邵陽郡一千八百六十里西南到沂沅口入朗八百里西北到沂溪入盧溪郡九百里東北到邵陽郡一千八百六十里去西京三千一百五十八里去東京三千八百三十三里戶五千三百六十一口二萬一千八百二十六）

巫州（今理龍標縣）古蠻夷之境楚國黔中之地秦屬黔中郡二漢屬武陵郡在巫水之陽隋屬沅陵郡大唐為巫州天授中以巫山不在州界遂改為沅州開元十二年復為巫州或為潭陽郡領縣三 龍標（漢巫陽縣） 朗溪（漢鐔城縣地有沅溪本） 潭陽

清江郡（東至夷陵郡九百里南至黔中郡七百里西至寧浦郡六百八十里北至黃安郡五百里東南到夷陵郡界二百里西南到黔中郡界五百五十里西北到寶安郡一百五十里東北到巴東郡一百里去西京二千七百九里去東京二千八百一十里戶二千八百二十五口二萬五千六百八十）

施州（今理清江縣）春秋巴國之境七國時楚國巫郡之地秦屬南郡二漢因之後周置亭州及業州隋煬帝初併為庸州尋廢置清江郡大唐為施州或為清江郡領縣二 清江（漢巫縣地今縣西有都亭夷水所出一名清江廩君乘土船於此） 建始（漢巫縣地）

涪川郡（東至安南縣界二百二十五里南至思川縣界二十七里西至城樂縣界二百四十里北至寧夷郡五百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 里去西京三千二百里去東京三千五百里戶二千口一萬一千）

費州（今理涪川縣）古蠻夷之國漢屬牂牁郡山川阻險為俚獠所居多不賓附至後周始置為費州（因水為名）大唐初屬務州貞觀初復置費州或為涪川郡領縣四 涪川 多田 扶陽（在扶水北） 城樂

夜郎郡（東 南至 里北至 里西至 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東北到 里西北到 里去西京四千四百五十里去東京四千九百六十里戶二千六百口一萬二千）

珍州（今理夜郎縣）古蠻夷之地大唐貞觀十七年置珍州或為夜郎郡領縣四 營德 夜郎 麗皐 樂源

播川郡（東至義泉郡二百里南至 里西至 里北至 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 里去西京四千四百里去東京四千九百里戶四千七百口一萬四千）

播州（今理播川縣）古蠻夷之域黔中郡地夜郎國之東南

同地當屬牂牁，其後無聞。大唐置播州，或為播川郡。東至夷州六百里，南至唐川郡五百二十五里，西至嶋川郡二百里，北至溱中郡六百里，東南到夷陵郡五百八十里，西南到里，西北到里，東北到庫里，去西京四千三百八十七里，去東京三千九百七十五里。戶六百二十七，口六千一百二十二。

領縣四　播川　遵義　芙蓉　瑯川

夷州今理綏陽縣　徼外蠻夷之地，漢屬牂牁郡，歷代恃險，不聞臣附。隋煬帝時始屬明陽郡。大唐武德中屬義州，貞觀中開南蠻地，置夷州。與義州同置。或為義泉郡。領縣五　綏陽　義泉　都上　洋川　宜林

龍標郡　東至潭陽郡七百里，南至羅家充州梓潼縣界四百里，西至涪川郡五百里，北至盧溪郡二百八十里，東南到潭陽郡界五百九十里，西南到充州梓潼縣界四百里，西北到盧溪郡界一百八十里，東北到□□郡五百三十里，去西京四千一百九十七里，去東京三千九百里。戶一千四百二十三，口七千四百。

業州今理峩山縣　古蠻夷之地，大唐置業州，或為龍標郡。

領縣二　峩山　渭溪

溱溪郡　東至里，南至里，西至里，北至里，東南到里，西南到里，西北到里，東北到里，去西京三千四百八十里，去東京四千二百里。戶二千一百，口九千二百。

溱州今理營懿縣　古蠻夷之地，大唐置溱州，或為溱溪郡。

領縣二　營懿　扶歡

風俗

荊楚風俗略同揚州，雜以蠻僚，率多勁悍。南朝鼎立，皆為重鎮，然兵強財富，地逼勢危，稱兵跋扈，無代不有。晉王敦、陶侃、桓玄、桓溫，宋謝晦、南郡王義宣、沈攸之、桂陽王休範，齊陳顯達，梁武帝，陳王琳，咸自上流擁兵東下。是以上游之寄，必詳擇其人焉。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八十三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八十四

州郡十四

古南越（今置郡府七十三 縣二百）

南海 廣 十三縣 南海 含洭 懷集 化蒙 番禺 東莞 湞陽 寶安 增城 四會

始興 韶 六縣 始興 曲江 翁源 仁化 樂昌 湞昌

義寧 岡 二縣 義寧 新會

海豐 循 六縣 歸善 博羅 海豐 河源 興寧 雷鄉

恩平 恩 三縣 陽江 杜陵 恩平

南陵 春 二縣 陽春 流水

臨賀 賀 六縣 臨賀 蕩山 桂嶺 富川 封陽 馮乘

高要 端 二縣 高要 平興

感義 三縣 安昌 [illegible]

晉康 康 四縣 [illegible]

臨封 封 二縣 封川 開建

開陽 五縣 [illegible] 陽 工義 [illegible] 建水

高[illegible] 三縣 [illegible]

[illegible] 三縣 [illegible]

新興 新 三縣 新興 [illegible]

銅陵 二縣 銅陵 富林

懷德 竇 四縣 [illegible]

始安 桂 十縣 臨桂 [illegible] 陽朔 建陵 [illegible]

平樂 昭 三縣 平樂 [illegible]

蒙山 蒙 三縣 立山 [illegible] 純義

開江 富 三縣 龍平 思勤 開江

蒼梧 梧 三縣 蒼梧 孟陵 戎城

潯江 潯 三縣 桂平 大賓 宣化

臨江 龔 六縣 平南 大同 武林 陽川 隋建 [illegible]

鬱林 鬱 五縣 石南 興業 [illegible] 寧風 [illegible]

平琴 平琴 四縣 容山 懷義 福陽 古符

安城 賓 三縣 嶺方 保城 琅邪

賀水 四縣 上林 [illegible] 賀水 [illegible]

常林 三縣 常林 羅[illegible] 阿林

象郡 象 三縣 武化 武[illegible] 陽壽

龍城 柳 五縣 馬平 洛容 龍城 象[illegible]

融水 融 三縣 [illegible] 黃水

朗寧 邕 七縣 宣化 思龍 武緣 晉興 朗寧 如和 封陵

懷澤 貴 四縣 鬱[illegible] 義山 懷澤 潮水

寧仁 四縣 [illegible] 寧仁

寧浦 橫 三縣 寧浦 從化 [illegible]

橫山 田 五縣 [illegible] 惠佳 如賴 武龍

脩德 嚴 三縣 [illegible] 脩德

龍池 二縣
永定 三縣
招義 五縣
南潘 三縣
普寧 六縣
陵水 三縣
南昌 五縣
定川 三縣
寧越 五縣
安南 七縣
武義 五縣

龍水 四縣
忻城 一縣
九真 六縣
福祿 二縣
文陽 四縣
日南 四縣
承化 五縣
玉山 三縣
合浦 四縣
安樂 四縣
海康 三縣

溫水 二縣
湯泉 三縣
瀧潭 四縣
扶南 七縣
正平 八縣
粢古 三縣
珠崖 四縣
昌化 五縣
延德 五縣

瓊山 五縣
萬安 四縣

右南越

自嶺而南當唐虞三代爲蠻夷之國是百越之地亦謂之南越 古謂之雕題 非禹貢揚州之域又非周禮職方之限 在天文牽牛婺女 則越之南分野

城鬱林平琴安城賀水常林象郡龍城融水昭寧由治脩容寧新興晉寧滄水開邑寧越定川寧浦增山脩德龍池安南武義龍水打九真福祿文陽日南承化懷驩水定川山合浦交趾海康象梧懷德陸覃義上品水是秦後桂陽今始安之泉等郡是也并楚之交北境及始興皆宜屬楚

秦始皇略定揚越謫戍五方南守五嶺（自北徂南入越之道必由嶺嶠嶠有五焉秦置上府一也今南安郡大庾嶺是騎田嶺二也今桂陽郡臘嶺是都龐嶺三也今江華郡永明嶺是萌渚嶠四也今臨賀郡嶺是越城嶠五也今始安郡北零陵郡南臨源嶺是西自衡山之南東窮于海一山之限也）後遣任囂攻取陸梁之地遂平南越置郡此為南海（今南海始興寧海豐恩平南賓臨賀高要感義晉康封開陽高涼新興韶汝懷桂林今始安平樂蒙山開江平江蒼梧超德等郡是平林江鬱林平琴安城賀水常林象郡龍城融水昭寧懷澤寧浦橫山）象（今招義南容晉寧安脩德龍池永定等郡是也水南昌定川寧越安南武義龍水竹城九真福祿文陽日南承化王山合浦安樂海康湯水湯泉等郡是）置南海尉

以典之所謂東南一尉者也（任囂病且死召趙佗謂曰番禺負山險阻南北東西數千里可以立國遂以趙佗為南海尉）秦末趙佗遂王其地漢因封之佗後數代其相呂嘉反武帝使伏波將軍路博德討平之（分秦南海桂林象郡置蒼梧鬱林合浦日南九真交趾珠崖儋耳九郡是也）元封初又遣軍自合浦徐聞入南海至大洲方千里略得之（置珠崖儋耳二郡至元帝時以其數反罷棄之）後兼置交趾刺史（領郡七）其餘土宇自漢以來歷代開拓（今瓊崖朱崖南王平樂古珠崖昌化延德瓊山萬安等郡是）後漢建武中交趾女子徵側妹徵貳反於是九真日南合浦蠻俚皆應之自立為交趾帝使馬援平定交部始調立城郭置井邑至獻帝乃立為交州（時張津為交趾刺史士燮為交趾太守共上表請立為州乃以津為交州牧初理龍編縣即今安南府是也）

蒼梧廣信縣即今郡蒼梧縣也建安六年又徙理南海番禺縣即今郡縣也尋以故理龍編其州詔使持節給鼓吹以重威鎮加九錫六佾之舞（漢）末其地並屬吳仍分為廣州（領郡三理番禺）後蜀以建寧太守霍弋領交州晉平蜀以弋及平吳仍舊交廣二州（晉代交州領郡七廣州領郡六）宋分為廣州（理番禺領郡十七）交州（理龍編領郡五）越州（今合浦郡）齊並因之（廣州領郡二十二交州領郡九越州領郡十二）梁陳以來廢置混雜不能悉舉大唐分為十五部此為嶺南道（所領郡盡得古南越之地其目不復重出）

南海郡（東至海豐郡四百里南至恩平郡五百里西至高要郡二百四十里北至始興郡八百里東南到恩平郡四百里西南到高要郡界二百三十里西北到連山郡九百里東北到海豐郡三百五十五里去西京五千四百四十七里去東京四千九百里戶五萬八千八百四十口二十一萬一千五百）

廣州（今理南海番禺二縣）秦置南海郡二漢因之兼置交州（領七郡後漢末理於此）吳因之分置廣州（領郡三理於此）孫休以交州土壤太遠乃徙交州治龍編分交州置廣州（領郡十理於此）晉宋齊皆因之（晉領郡六宋領郡十七齊領郡三十三皆理於此）梁陳並置都督府隋平陳置總管府後又置番州煬帝初復置南海郡大唐改為廣州或為南海郡領縣十二 南海（有王山甚有天井門云越王井也石門水一名貪泉即吳隱之所酌賦詩處）番禺（秦漢舊縣有禺山尉佗葬於此）增城（漢番禺縣地吳分置東官郡於此後為縣今理浛洭）東官 清遠（漢中宿縣地北有山在縣北有尉佗於此城濱之南）懷集（漢四會縣地）湞陽（漢舊縣湞音貞）浛洭 化蒙 寶安 四會（漢舊縣地於江）

始興郡東至晉康郡界七百里南至南海郡八百二十里西至桂陽郡界五百里北至仁化縣三百二十里
里東南到湞陽郡界七百里西南到桂陽郡界岡界四百二十里西北到南海郡界二百二十里
東北到仁化縣三百二十里去西京四千九百二十二里去東京四千二百四十二里戶二萬四千三
百口十十六萬八千七十

韶州今理曲江縣春秋戰國時皆屬楚地秦屬南海郡二漢屬桂陽郡吳分置始興郡晉因之宋又改爲廣興郡齊又爲始興郡隋平陳廢始興郡併其地屬南海郡大唐置韶州或爲始興郡領縣六 始興漢置安遠縣 曲江有玉山漢舊縣 仁化 湞昌 翁源漢湞陽縣 樂昌

義寧郡東無路南至里西至里北至里東
南里西南里西北到里去西京四

千二百六十五里去東京里戶五千六百五十口數無

岡州今理新會縣秦二漢并屬南海郡地東晉末分置新會郡宋齊梁陳並因之隋平陳郡廢置封州後又改爲沅州後又改爲岡州煬帝初州廢并入南海郡大唐復爲岡州或爲義寧郡領縣二 新會有桂山出翡翠孔雀 女依 義寧漢番禺縣地宋置

海豐郡東至潮陽郡五百一十七里南至南海郡四百里西至南海郡會城界里北至
南康郡南嶺一千六百五十里東南至潮陽郡界八百里西南到里西北到南海
郡增城縣界一百五十七里東北到里去西京五千六百里去東京四千八百里戶
九千五百二十口數無

循州今理歸善縣秦二漢南海郡地晉亦然宋屬南海東宮末平三郡地齊因之隋平陳置循州煬帝初州廢置龍川郡大唐復爲循州或爲海豐郡領縣六 歸善秦漢龍川縣地有羅浮二山 海豐漢舊縣 興寧漢龍川縣地 博羅漢舊縣 河源 雷鄉

恩平郡東至里南至里西至里北至里東南里西南里西北里東北
里去西京六千五百里去東京五千六百里戶九千一百九十口數無

恩州今理陽江縣秦爲南海郡二漢爲合浦郡地大唐貞觀中置恩州或爲恩平郡領縣三 陽江 恩平 杜陵

南陵郡東至南海郡六百四十二里南至恩平郡九十三里西至高涼郡一百三十里北至銅陵

郡一百二十三里東南到恩平郡一百三十里西南到高涼郡三百三十里西北到開陽郡界
百四十里東北到新興郡百六里去西京五千六百五十里去東京五千口百五十里戶六百四十
口二千八百一十

春州今理陽春縣秦屬南海郡二漢屬合浦郡地隋屬高涼郡大唐武德四年平蕭銑置春州或爲南陵郡領縣二 陽春漢高涼縣宋置 羅水天寶後置

臨賀郡東至臨山郡一百六十里南至臨封郡二百六十五里西至蒼梧郡山嶺重疊不知里數
北至江華郡四百里東南到開江郡八百七十六里西南到蒼梧郡四百二十里西北到開江郡
三百二十里東北到零陵郡山嶺無里數去西京里去東京戶
口數無

賀州今理臨賀縣秦屬南海郡二漢屬蒼梧郡吳分置臨

賀郡。晉置之。宋文帝改為臨慶國，齊復為臨賀郡。陳因之。隋平陳，置賀州。（因賀水為名。）煬帝初，廢為縣，屬始安郡。大唐復置賀州，或為臨賀郡。領縣六：臨賀（漢舊縣。有桂嶺。）桂嶺（漢臨賀縣地。）馮乘（漢舊縣。）蕩山　富川（漢舊縣。）封陽（漢舊縣。）

高要郡（東至南海郡一百四十里，南至新興郡一百八十里，西至晉康郡一百八十里，北至清遠縣一百二十里。東南到南海郡二百里，西南到晉康郡一百二十里，西北到新興縣一百四十里。東北到南海郡一百二十四里。去西京四千九百二十五里，去東京四千九百一十三里。戶九千五百一十三，口一萬一百二十。）

端州（今理高要縣。）秦屬南海郡，兩漢並屬蒼梧郡，晉亦然。宋、齊並屬南海郡。陳置高要郡。隋平陳，郡廢，置端州。

煬帝初州廢，置信安郡。大唐為端州，或為高要郡。領縣二：高要（漢舊縣。）平興（漢高要縣地。）

感義郡（東至連城郡二百五十里，南至龍城縣二百九十七里，西至臨江郡四百四十九里，北至蒼梧郡一百九十八里。東南到蒼梧郡一百九十八里，西南到臨江郡一百四十三里，西北到晉寧郡二百五十里。東北到蒼梧郡一百二十一里。去西京五千五百九十六里，去東京五千二百里。戶四千六百七十，口一萬二千四百一。）

藤州（今理鐔津縣。）秦屬南海郡，二漢並屬蒼梧郡，晉屬永平郡。隋平陳，置藤州。煬帝初州廢，後置永平郡。大唐復為藤州，或為感義郡。領縣三：鐔津（漢猛陵縣地。）感義　安[illegible]

晉康郡（東至高要郡六百六十里，南至開陽郡二百三十里，西至臨封郡二十里，北至臨封郡一百二十里。東南到新興郡二百七十里，西南到蒼梧郡二百八十四里，西北到臨封郡一百三十里。東北到南海郡三百四十里。去西京五千七百五十里，去東京五千一百五十里。戶五千一百，口一萬一千七百六十。）

康州（今理端溪縣。）秦屬南海郡，二漢屬蒼梧郡，晉分置晉康郡。宋、齊以下因之。隋平陳，廢晉康，并入信安郡（今高要郡地）。大唐復為康州，或為晉康郡。領縣四：端溪（漢舊縣。）晉康　悅城　都城（漢端溪縣地。）

臨封郡（東至晉康郡一百二十里，南至晉康郡一百三十里，西至蒼梧郡八十里，北至臨賀郡三百六十里。東南到晉康郡一百二十里，西南到晉康郡界一百二十里，西北到蒼梧郡五十五里。東北到南海郡九十五里。去西京四千八百八十里，去東京四千五百一十里。戶三千九百三十，口八千九百二十。）

封州（今理封川縣。）晉以前地與晉康郡同。梁置梁信郡，兼置成州。隋平陳，廢梁信郡，改成州為封州。煬帝初州廢，屬蒼梧郡。大唐復置封州，或為臨封郡。領縣二：封川　開建（漢封陽縣地。）

開陽郡（東至晉康郡一百三十里，南至新陵郡二百八十六里，西至晉康郡一百八十里，北至鐔城郡二百七十七里。東南到新陵郡二百六十里，西南到懷德郡一百八十里，西北到晉康郡四十七里。東北到晉康郡二百三十里。去西京六千八百二里，去東京五千四百里。戶七百六十，口一千八百三。）

瀧州（今理瀧水縣。）秦、二漢土地與晉康郡同。梁置瀧州。隋煬帝初廢瀧州，置永熙郡。大唐復置瀧州，或為開陽郡。領縣五：瀧水（漢端溪縣地。）開陽　建水　永寧

正義

高涼郡東至南陵郡三百三十里南至南齊郡九十里西至里北至開陽郡三百五十里東南到南齊郡九十里西南到里西北到懷德郡九十二里東北到開陽郡界三百五十里去西京六千六百六十二里去東京五千五百二十里戶五千八百五十口一萬八千一百四十

高州今理良德縣秦以前土地與晉康郡同二漢屬合浦郡吳置高涼郡晉因之初吳又立高興郡晉亦有之其後悉併於高涼郡齊亦為高涼郡梁兼置高州隋平陳郡廢而高州如故煬帝初州廢為高涼永熙二郡地大唐復為高州或為高涼郡領縣三　良德　電白梁置電白郡　保定舊保安縣後改為保定

連城郡東至蒼梧郡嶂嶺一百七十里南至懷德郡二百三十里西至晉寧郡九十里北至威義郡二百里東南到懷德郡一百七十六里西南到晉寧郡二百里西北到威義郡二百里東北到開陽郡二百九十里去西京　去東京戶九千二十口六千三百

義州今理岑溪縣秦屬南海郡二漢屬蒼梧郡大唐武德四年置南義州貞觀元年廢以其地屬南建州二年復置義州其後或為連城郡領縣三　岑溪　永業　連城漢猛陵縣地

新興郡東至南海郡義寧縣界四十一里南至連城郡界八十二里西至晉康郡二百七十二里北至高要郡一百四十里東南到南海郡三十四里西南到新州一百七十里西北到晉康郡二百七十二里東北到高要郡一百四十里去西京五千五十三里去東京五千里戶四千五十口萬一百五十

新州今理新興縣秦屬南海郡二漢屬合浦郡晉分置新寧郡宋齊因之梁置新州隋屬信安郡大唐亦為新州或為新興郡領縣三　新興　永順　索盧

銅陵郡東至新興郡一百七十五里南至銅陵縣八十五里西至開陽郡二百六十里北至晉康郡界五十里東南到新興郡三十里西南到瀧郡六百三十五里西北到晉康郡二百七十五里東北到新興郡一百七十五里去西京五千三百九十里去東京五千三百六十里戶六百八十二口一千九百三十三

勤州今理富林縣秦屬南海郡二漢屬合浦郡隋屬信安郡大唐置勤州或為銅陵郡領縣二　富林　銅陵

懷德郡東至開陽郡一百八十里南至南潘郡一百五十里西至晉寧郡二百里北至連城郡二百二十里東南到高涼郡九十二里西南到溫水郡一百九十里西北到連城郡一百七十里東北到開陽郡一百八十里去西京六千一百二里去東京五千四百二戶一千三百九十口七千三百十三

竇州今理信義縣秦屬南海郡二漢屬蒼梧郡隋屬永熙郡大唐武德五年置南扶州貞觀八年改為竇州或為懷德郡領縣四　信義　懷德　潭峩　特亮並漢端溪縣地

始安郡東至江華郡五百里南至平樂郡二百一十里西至融水郡四百九十三里北至邵陽郡六百八十五里東南到臨桂郡五百三十五里西到龍城郡八百里西北到潭陽郡界一百五十里東北到零陵郡五百五十里去西京四千六百七十里去東京四千四百里戶一萬二千七百七十口二萬一千一十八

桂州今理臨桂縣戰國時楚國及越之交秦為桂林郡地

一漢屬零陵蒼梧二郡吳分置始安郡晉因之宋改
始安爲始建國齊復爲始安郡梁置桂州隋平陳置
總管府煬帝初府廢復置始安郡大唐爲桂州或爲
始安郡有越城令謂之滿源嶺即五嶺之一領縣十 臨桂漢始安縣有灕水一名桂江又有荔水亦曰荔江其源多桂不生雜樹 靈川 陽朔 荔浦漢舊縣
建陵 永豐 永福漢始安縣地 理定漢始安縣地隋改曰興安即所改 全
義 純化
平樂郡東至臨賀郡界一百五十四里南至開江郡一百六十六里西至始安郡一百二十里北至零陵郡六百三十九里東南到開江郡界六十二里西南到始安郡界一百里西北到始安郡二十百里東北到江華郡四百一十里去西京四千四百二十三十里去東京四千二百一十里戶一千三百二十三四口二萬一千四百一十九

昭州今理平樂縣 秦桂林郡地二漢屬蒼梧郡晉宋屬始
建國齊爲始安郡隋亦然大唐武德四年置樂州貞
觀八年改爲昭州取昭潭爲名長沙郡本有昭陵州亦取潭爲名則彼此皆有昭潭郡北有昭潭只在江中灘因圖爲名或爲平樂郡領縣三 平樂 永
平 恭城有恭山其義如人自稱子爲名分明有容山山多目容
蒙山郡東至開江郡九十七里南至始安郡二百四一十九里西至建安縣界九十二里北至荔浦縣四十里東南到象州界九十二里西南到象郡百七十六里西北至始安郡三十里東北到開江郡界三十八里去西京水陸五千一百里去東京四千七百四十戶一千一百一十六口五千九百三十
蒙州今理立山縣 秦桂林郡地二漢屬蒼梧郡隋爲始安
郡隋置蒙縣大唐置蒙州或爲蒙山郡郡東有蒙山下有水名蒙水山下有居人亦皆姓蒙領縣三 立山 純義 東區漢荔浦縣地
開江郡東至臨賀郡三百二十里南至蒼梧郡二百一十八里西至蒙山郡九十七里北至平樂郡一百六十六里東南到蒼梧郡九十里西南到臨江郡山一百五十里西北到始安郡大唐山八十里東北到臨賀郡四百五十里去西京五千一百三十里去東京四千八百五十里戶一千四百七十六十口八千五百八十
富州今理龍平縣 秦桂林郡地二漢屬蒼梧郡地梁爲開
江武成二郡地陳並靜州改開江武成二郡爲道遙
郡隋平陳並廢爲縣屬始安郡大唐又置靜州貞觀
八年改爲富州以州界富水爲名或爲開江郡領縣三 龍平
開江 思勤並漢臨賀縣

蒼梧郡東至臨封郡一百九十里北至開江郡界里西至感義郡一百五十里西南到里東南到臨封郡五百里西北至開江郡六十里東北到至臨賀郡二百一十里去西京五千五百里去東京三千一百里戶一百口六千一百七十
梧州今理蒼梧縣 秦屬桂林郡二漢爲蒼梧郡兼置交州
漢交州領郡七理於此晉以後並因之梁爲成州隋平陳改爲封州
煬帝初州廢爲蒼梧永平二郡地大唐爲梧州或爲
蒼梧郡領縣三 蒼梧漢廣信縣地 戎城 孟陵漢猛陵縣
潯江郡東至臨江郡一百二十里南至鬱林郡一百五十里西至懷澤郡一百五十里北至蒙山郡三百六十里東南到鬱林郡一百二十里西南到鬱林郡界二百三十里西北到象郡二百六十里東北到臨江郡界一百二十里去西京三千九百六十里去東京五千七百里戶一千九百二十十口六千八百三十

潯州今理桂平縣 秦屬桂林郡二漢以後并屬鬱林郡晉
屬永平鬱林二郡地大唐置潯州或為潯江郡領縣
三 桂平漢布山縣地 皇化漢布山縣地 大賓漢布山縣地
臨江郡東至盛義郡一百四十九里南至常林郡九十里西至潯江郡一百三十里北至蒙山郡
二百四十九里東南到盛義郡界八十三里西南到潯江郡 里西北到蒙山郡八十四里東
北到開江郡 里去西京五千七百三十一里去東京五千三百六十一里戶五千七十口二
萬一千
龔州今理平南縣 秦屬桂林郡二漢屬蒼梧鬱林二郡地
晉因之大唐置龔州或為臨江郡領縣六 平南
武林漢猛陵縣地 隋建漢猛陵縣地 大同漢布山縣地 陽川 寧風
鬱林郡東至平琴郡九十里南至定川郡一百一十里西至安城郡一百一十六里北至懷澤郡

通典卷一百八十四 一五

一百一十里東南到定川郡一百一十里西南到安城郡一百一十里西北到懷澤郡一百五十里
東北到寧仁郡七十五里去西京五千五百七十里去東京五千一百六十八里戶九千一百二十
口九萬六百九十
鬱林州今理石南縣 秦為桂林郡漢改為鬱林郡後漢亦
同梁置定州後改為南定州隋平陳改為尹州煬帝
為鬱林川尋改為鬱林郡大唐改為鬱林州或為鬱
林郡領縣五 石南陳置石南郡于此 鬱林 興業 興德
潭栗
平琴郡東至寧仁郡一百二十里南至定川郡一百里西至鬱林郡九十里北至常林郡九十里東
南到定川郡一百一十里西南到懷澤郡一百五十里東北到寧仁郡去西京六千四百八十里去東京五
千八百三十里戶七百四十口二千九百九十

平琴州今理容山縣 舊鬱林郡地大唐置平琴州或為平
琴郡領縣四 容山 懷義 福陽 古符
安城郡東至懷澤郡界九十七里南至定川郡一百五十里西至賀水郡一百六十五里北至象郡界一百二十里東南到懷澤郡一百七十里西南到明寧郡二百五十七里西北到賀水郡一
二十里東北到象郡三百二十里去西京六千一五百里去東京四千一百里戶一千三百六十口一
千五百
八十
賓州今理嶺方縣 秦屬桂林郡二漢屬鬱林郡晉宋齊因
之隋屬鬱林郡大唐置賓州或為安城郡領縣三
嶺方 琅琊 保城梁置安城縣此後改為保城
賀水郡東至安城郡一百六十五里南至明寧郡三百里西至樂古郡五百七十九里北至懷德郡
郡四百三十五里東南到安城郡百二十里西南到西北到

通典卷一百八十四 一六

東北到 里去西京四千六百里去東京四三百里戶一千八百口一千三百一十
澄州今理上林縣 土地與賓州同大唐置澄州或為賀水
郡領縣四 上林漢領方縣地 止戈漢領方縣地 無虞漢領方縣地
賀水漢領方縣地
常林郡東至 里南至寧仁郡五十里西至懷澤郡一百里北至懷澤郡一百
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常林縣
里東北到 里去西京六千二百里去東京五
千四百里戶一千七百二十口一萬二百二十
繡州今理常林縣 秦屬桂林郡二漢屬鬱林郡晉以後因
之隋屬鬱林郡大唐平蕭銑置繡州或為常林郡領
縣三 常林 阿林漢舊縣 羅繡
象郡東至蒙山郡一百七十六里南至懷澤郡三百里西至龍城郡二百四十里北至始安郡四百七十

里東南到尋江郡三百六十里西南到修德郡一百九十里西北到龍城郡二百里東北到龍城郡界二百二十里去西京四千九百八十九里去東京四千六百六十里戶二千九百七十口一萬八千九十

象州今理武化縣秦屬桂林郡二漢屬鬱林郡地吳分
置桂林郡晉宋齊因之隋平陳置象州因象山為名煬帝
廢入始安郡大唐復置象州或為象郡秦之象郡今合浦郡是也
象郡今領縣三 武化 陽壽 武仙並漢中溜縣地

龍城郡東至始安郡四百里南至歸化郡一百二十里西至龍水郡四百九里北至融水郡三十里東南到象郡二百里西南到龍水郡一百八十里西北到修德郡二百四里東北到始安郡八百里去西京五千四百七里去東京五千六百里戶一千四百四十口五萬三百五十

柳州今理馬平縣秦土地與象郡同晉以後屬桂林郡隋
屬始安郡大唐平蕭銑置昆州貞觀八年改為柳州
或為龍城郡領縣五 馬平 龍城 洛封 洛容
象並漢潭中縣地

融水郡東至始安郡四百九十三里南至龍城郡三十里西至武陵山二百里北至潭陽郡一百八十五里東南到寧越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羈縻左州五百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安城郡二百五十里去西京五千三百七十里去東京四千四百七十里戶一千四百三十口七千五百

融州今理融水縣土地與龍城郡同大唐置融州或為融
水郡領縣三 融水 黃水 武陵

朗寧郡東至永定郡三百里南到臨潭郡二百八十二里西至橫山郡六百四十二里北至賀水郡二百里東南到寧越郡三百五十里西南到羈縻左州五百里西北到恩州四百九十里東北到

安城郡二百五十七里去西京五千六百里去東京五千三百二十七里戶二千八百九十口七千三百

邕州今理宣化縣秦屬桂林郡二漢以後屬鬱林郡大唐
武德四年置南晉州貞觀五年改為邕州或為朗寧
郡領縣七 宣化漢嶺方縣地 朗寧 思龍 如和 武
緣漢嶺方縣地 封陵 晉興

懷澤郡東至常林郡一百里南至鬱林郡一百五十里西至寧浦郡二百里北至象郡二百里東南到鬱林郡一百五十里西南到安城郡九十四里西北到安城郡一百七十里東北到潯江郡一百五十里去西京五千三百八十里去東京五千一百二十里戶三千二十六口九千三百

貴州今理鬱平縣古西甌駱越之地秦屬桂林郡徙謫人
居之自漢以下與鬱林郡同大唐置貴州或為懷澤
郡領縣四 鬱平 懷澤 義山 朝水漢廣鬱縣地

寧仁郡東至常林郡八十里南至定川郡一百里西至平琴郡二十里北至常林郡五十里東南到寧浦郡一百五十里西南到平琴郡三十五里西北到常林郡一百里東北到平琴郡三十五里去西京六千四百三十八里去東京五千七百里戶一千三百口六千二百一十

黨州今理善勞縣秦屬桂林郡地大唐置黨州或為寧仁
郡領縣四 善勞 撫安 善文 寧仁

寧浦郡東至懷澤郡二百里南至寧越郡三百五十里西至永定郡一百五十里北至安城郡二百六十里東南到樂山郡一百七十里西南到寧越郡一百四十五里西北到永定郡五十七里東北到寧浦郡一百五十五里去西京五千五百三十五里去東京四千七百里戶千九百二十口八千三百四十

橫州今理寧浦縣秦屬桂林郡二漢屬鬱林合浦二郡地

置寧浦郡晉因之宋齊不改梁又置簡陽郡陳平陳
二郡並廢置簡州後又爲緣州煬帝廢州爲鬱林郡
大唐武德爲橫州或爲寧浦郡領縣三　寧浦漢廣鬱縣地
淳風漢高梁縣地　樂山漢高梁縣地
橫山郡東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到　東南　西北　西南
東北到　以上境與寧浦郡同去西京五千二百里去東京四千八百六十
里戶四千一百六十口一萬七百二十
田州今理都救縣　土地與寧浦郡同大唐爲田州或爲橫
山郡領縣五　都救　惠佳　武龍　橫山　如賴
修德郡東至象郡陽壽縣百三十里南至象郡武化縣一百一十里西至懷澤郡九十三里北
至歸化縣一百五十里東南到象郡界一百八十里西南到懷澤郡一百三十里西北到賀水郡八十
十里東北到龍城郡二百九十里去西京五千三百二十七里去東京四千八百九十三里戶一千
八百一十口七百五十

嚴州今理來賓縣　秦屬桂林郡地大唐乾封二年置嚴州
或爲修德郡領縣三　來賓　修德　歸化
龍池郡東至　里西至　里南至　里北至　里
東南到　里西北到　里西南
到　東北到　去東京四千三百里戶一千三百口五萬二百　里去西京三千八百里
山州今理龍池縣　土地與白州同大唐爲山州或爲龍池
郡領縣二　龍池　盆山
永定郡東至寧浦郡一百五十里南至寧浦郡一百四十里西至明寧郡三百里北至安城郡二百

百五十里東南到　里西北到　里西南到　里東
東北到　里去西京五千三百里去東京四千九百一十里戶七百七十口三千八十
淳州今理永定縣　秦屬象郡大唐置淳州天寶元年改爲
永定郡乾元元年復爲淳州永貞元年改爲巒州領
縣三　永定　武羅　靈竹
招義郡東至當郡吳川大海百四十里南至海康郡二百五十里西至合浦郡二百五十里北
西至陵水郡一百一十里東南到東海郡一百七里西南到零綠縣一百二十里東至大海西北到南昌
郡二百三十里東北到陵水郡一百五十里去西京七千四百一十五里去東京五千七百五里戶
一千二百六十口九千四百一十
羅州今理石城縣　秦屬象郡二漢屬合浦郡地宋屬高涼
郡齊因之梁陳置羅州因宋置羅州縣爲名　及高興郡陳郡廢

羅州如故煬帝初州廢拜其地入高涼郡大唐復爲
羅州或爲招義郡領縣五　石城　吳川　南河
招義　零綠
南潘郡東至高涼郡九十里南至大海一百五十六里西至陵水郡百二十二里北至懷德郡
一百五十里東南到大海一百六十里西南到陵水郡一百里西北到高涼郡九十里東北到溫水
郡一百五十五里去西京七百八十七里去東京六千二百八十九里戶二千九百五十口八千九
百六十
潘州今理茂名縣　秦屬象郡二漢屬合浦郡大唐武德四
年置南宕州貞觀八年改爲潘州或爲南潘郡領縣
三　茂名　南巴　潘水
晉寧郡東至招義郡二百一十九里南至懷德郡二百里西至溫水郡九十五里北至臨江郡二

百九十里東南到感義郡二百五十里西南到寧仁州一百五十里西北到隋建縣二百六十里東北到連城郡一百里去西京五千九百七十里去東京五千四百八十里戶四千九十口一萬七千八十

容州今理北流縣秦屬象郡二漢屬合浦郡隋為合浦永平二郡地大唐平蕭銑後置銅州貞觀八年改銅州為容州州有容山或為普寧郡州南去三十餘里有兩石相對狀如關門闊三十步俗號鬼門關漢伏波將軍馬援討林邑蠻路由於此立碑石龜尚在昔時趣交趾皆由此關其南尤多瘴癘去者罕得生還諺云鬼門關十人九不還領縣六北流 普寧 陵城 渭龍 羅竇 欣道

陵水郡東至海郡一千一百四十四里南至招義郡界五十五里西至南昌郡二百三十里北至溫水郡二百六十五里東南到南潘郡四十里西南到招義郡一百五十里西北到南昌郡三百里

里東北到里去西京五千七百五十里去東京五千三百七十里戶一千二百二十五口五千二百二十

辯州今理石龍縣秦屬象郡二漢屬合浦郡大唐置辯州或為陵水郡領縣三石龍 陵羅 龍化並漢高梁縣地

南昌郡東至陵水郡三百里南至招義郡二百三十里西至門平山八十里北至定川郡一百里東南到招義郡二百三十五里西南到合浦郡二百里西北到陵川郡七十五里東北到溫水郡二百里去西京六千二百七十五里去東京五千六百九十一十九里戶二千五百二十口九千四百九十

白州今理博白縣秦屬象郡二漢屬合浦郡隋屬合浦郡大唐平蕭銑於此置南州尋改為白州或為南昌郡領縣五博白 建寧 周羅 龍豪 南昌並漢合浦縣地

定川郡東至普寧郡一百二十五里南至南昌郡一百里西至鬱林郡二百一十里北至寧仁郡一百里東南到里西南到里西北到鬱林郡一百里東北到鬱林郡三十六里去西京六千一百五十里去東京五千八百三十六里戶一千六百四十口一萬一千五七百五十

牢州今理南流縣南秦屬象郡地二漢屬日南郡吳省晉平吳後置宋分置南流郡齊梁曰定川郡隋屬合浦郡大唐置義州後改為智州又改為牢州或為定川郡領縣三南流 定川 宕川

寧越郡東至樂安郡四百里南至大海二百五十西至潭路郡九百二十里北至寧浦郡三百里五十里東南到合浦郡二百七十里西南到玉山郡六百里西北到朗寧郡二百五十里東北到潯寧郡四百六十里去西京五千三百一十里去東京四千二百里戶二千二百四十口一萬四千四十

欽州今理欽江縣晉以前與白州同宋齊以來置宋壽郡梁又置安州隋平陳郡廢而安州如故後改安州為欽州煬帝初州廢置寧越郡大唐為欽州或為寧越郡領縣五欽江 靈山 遵化 內亭 保京並漢合浦縣地

安南都護府東至朱鳶縣界水路五百里南至朱鳶縣界門客江口水路一百四十九里西至鳶縣界水路四百一十六里北至武平縣界江源一百五十里東南到朱鳶縣界五百里西南到文陽郡水路一百五十里西北到承化郡嘉寧縣江嶺一百五十里東北到交趾界一百十里去西京七千二百五十三里去東京七千二百二十五里戶一萬四千[illegible]百三十口九萬九千六百三十

安南府今理宋平縣秦屬象郡漢交趾日南二郡界今南方夷人其足大指開廣若並足而立其指則交故名交趾後漢因之兼置交州領郡七理

於此晉宋齊並因之（並領郡七宋領郡九齊領郡十）此宋又置宋平郡齊因之亦爲交趾郡地梁陳因之隋平陳廢郡置交州煬帝初州廢置交趾郡大唐爲交州後改爲安南都護府領縣七

宋平（本漢□□地吳置宋平縣郡在此）　朱鳶（吳置）　平（郡爲以專反）　龍編（漢舊縣）　太平　交趾（漢縣地）　龍編　武平（吳舊縣）　平道（齊置國縣）

武義郡　東至　里西至　里南至　里北至　里西南到　里東北到　里東南到　里西北到　里去東京六千八百里去西京七千三百三十二里戶一千八百五十口五千三百二十

武義州（今理武義縣）　土地與安南府同大唐置武義州或爲武義郡領縣五

武義　如馬　武勞　武緣　梁山

龍水郡　東至　里西至　里南至　里北至　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　里去東京　里去西京　里戶一千二百二十口三千二百十二

粵州（今理龍水縣）　土地與安南府同大唐爲粵州或爲龍水郡領縣四

龍水　崖山　東甌　天河

忻城郡　東至　里西至　里南至　里北至　里東南　里西南　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　里去東京　里去西京　里戶一千二百口五千二百

芝州（今理忻城縣）　土地與安南府同大唐爲芝州或爲忻城郡領縣一

忻城

九真郡　東至安南府　里西至　里南至日南郡界　里北至　里西南到　里東南到　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　里去西京八千三百　里去東京八千二百里戶四萬七百口一十三萬五千二十五

愛州（今理九真縣）　秦象郡地漢武置九真郡後漢同晉亦爲九真郡宋齊因之梁置愛州隋爲九真郡大唐爲愛州或爲九真郡領縣六

九真　安順　崇平　日南（並漢縣地）　軍寧（居風無編漢舊縣故城在今縣東）

福祿郡　東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東南到　西北到　西南到　東北到　去西京　去東京　戶　口

福祿州（今理安遠縣）　土地與九真郡同大唐爲福祿州或爲福祿郡領縣二

安遠　唐林

文陽郡　東至　西至　南至　北至　東南　西北　西南　東北　去西京　去東京　戶　口

長州（今理文陽縣）　土地與九真郡同大唐爲長州或爲文

陽郡領縣四　文陽　銅蔡　長山　其常

日南郡東至福祿郡界一百里南至羅伏國界一百五十里西至環王國界八百里北至九真郡界六百里東南到海一百五十里西南到當郡界四百里西北到驩州水陸四百七十里東北到驩州水路一百五十里去西京陸路一萬二千四百五十里水路一萬七千里去東京陸路一萬五百九十五里水路一萬七千二百三十里戶九千一百一十六口五萬三千八百一十八

驩州今理九德縣　古越裳氏國重九譯者也秦屬象郡二漢屬九真郡吳分置九德郡晉宋齊因之隋置驩州後為日南郡大唐為驩州或為日南郡領縣四　九德晉舊　越裳吳舊　懷驩音歡　浦陽晉舊

承化郡東至　里西至　里南至　里北至　里東南到安南都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　里去東京　[illegible]五千一百二十　里去西京七千一百　里戶一千九百二十

通典卷百八十四　　　五三

峯州今理嘉寧縣　古文朗國朗音文亦陸梁地秦屬象郡二漢屬交趾郡吳分置新興郡晉武改為新昌郡宋齊因之陳皆與州隋平陳郡廢改為峯州煬帝初州廢併入交趾郡大唐復置峯州或為承化郡領縣五　嘉寧　承化　新昌　嵩山　珠綠

玉山郡東至合浦郡界三百里南至大海不知里數西至文陽郡三百七十里北至恩平郡七百里東南到海不知里數西南到當郡寧海縣一百一十四里西北到蘇茂郡一百三十里東北到寧越郡六百里去西京七千一百里去東京六千二百四十里戶四百九十口二千九百一十

陸州今理烏雷縣　秦象郡地漢以來為交趾郡梁分置黃州及寧海郡隋平陳郡廢改黃州為玉州煬帝初州廢併入其地入寧越郡大唐復置玉州上元二年改為陸州州界有陸水或為玉山郡領縣三　烏雷　寧海　華清

合浦郡東至寧越郡五百里南至招義郡二百里西南到[illegible]郡一百五十里西至[illegible]三百里北至懷澤郡五百七十里東北到寧越郡一百里西北到安[illegible]一千里東南到[illegible]五百里去西京六千五百四十里去東京五千七百三十里戶三千一十口一萬三千二十

廉州今理合浦縣　秦象郡地漢置合浦郡後漢同吳改為珠官晉又為合浦郡宋因之兼置臨漳郡及越州[illegible]齊又因之[illegible]煬帝改為祿州尋改為合州又廢州置合浦郡大唐置廉州或為合浦郡領縣四　合浦　封山　蔡龍　大廉

通典卷百八十四　　　五六

安樂郡東至　里西至　里南至　里北至　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　去東京五千一百三十一　里去西京　里戶一千一百一十口

嚴州今理常樂縣　土地與合浦郡同大唐為嚴州或為安樂郡領縣四　常樂　恩封　高城　石巖

海康郡東至大海二十里南至大海三百里北至招義郡四百三十里西至大海一百六十五里西北到招義郡五百五十里東南到大海一百里東北到大海一百里西南到[illegible]去西京六千五百一十里去東京五千九百九十三里戶四千四百三十口二萬五千九百九十三

廉州（今理海康縣） 秦象郡地，二漢以後並屬合浦郡。梁分
置合州，大同末以合肥為合州，以此為南合州。隋平
陳，又為合州，煬帝初州廢，以屬合浦郡。大唐置雷州，
或為海康郡。領縣三：海康　遂溪　徐聞
溫水郡（東至連城郡一百九十里，南至陵水郡三百里，西至南昌郡一百里，北至普寧郡二百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　里，去西京五千三百五里，去東京五千里，戶三千一百八十，口一萬二千二百二十。）
羅州（今理石縣） 秦屬象郡。大唐置岩州，後改為東羅州，
又改為羅州，或為溫水郡。領縣四：峩石　溫水
陸川　扶桑
湯泉郡（東至　里，西至　里，南至　里，北至　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西北至　里，東北到　里，去西京六千八百三十里，去東京六千二百四十里，戶一千二百，口五千二百二十。）
湯州（今理湯泉縣） 秦屬象郡。大唐置湯州，或為湯泉郡。領
縣三：湯泉　綠水　羅韶
臨潭郡（東至寧越郡六百三十里，南至　里，西至　里，北至朗寧郡二百八十二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　里，去東京　里，去西京　里，戶一千六百八十，口五千三百三十。）
瀼州（今理臨江縣，瀼而章反） 隋大將軍劉方始開此路，置鎮守，
尋廢不通。大唐貞觀中，清平公李弘節遣劉方故

開置瀼州，以泝交阯。今州在鬱林之西南，交阯之東
北，州界有瀼水。其後或為臨潭郡。領縣四：臨江　波零
鵠山　弘遠
扶南郡（東至　里，西至　里，南至　里，北至　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　里，去西京　里，去東京　里，戶三千六百六十，口一萬二百。）
龍州（今理武勒縣） 大唐使清平公李弘節招降，置龍州，或
為扶南郡。領縣七：武勒　武禮　龍羅　扶南
龍賴　武觀　武江
正平郡（東至　里，西至　里，南至　里，北至　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　里，去西京　里，去東京　里，戶　口。）
環州（今理正平縣） 大唐李弘節招降，置環州，或為正平郡。
領縣八：正平　福零　龍源　饒勉　思恩　武
名　歌良　蒙都
樂古郡（東至　里，西至　里，南至　里，北至　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西北到　里，東北到　里，去西京六千六百里，去東京六千三百里，戶二百六十，口一千三百。）
古州（今理樂古縣） 土地與臨潭郡同。唐置古州，或為樂古
郡。領縣三：樂古　古書　樂興
珠崖郡（東至　里，西至　里，南至　里，北至　里）

到 里東南到 里西北到 里西南到

崖州（東北到 里去西京七千四百 里去東京六千七百里戶二千四百口二萬二千 今理舍城縣）海中之洲（洲方 十里）漢武置珠崖儋耳二郡昭帝省儋耳併珠崖元帝又罷珠崖郡以其阻絶數反故罷棄之與今瓊振徐聞縣對自徐聞從度便風揚帆一日一夕即至梁置崖州隋置珠崖郡大唐為崖州或為珠崖郡領縣四 舍城 澄邁 文昌 臨高

昌化郡（東至延德郡四百五里 南至 里西至 里北至 里東南到 里西南到 里東北到 里西北到 里去西京七千四百四十里去東京 里戶一千三百九十 口七千三百）

儋州（今理義倫縣）土地與珠崖郡同漢置儋耳郡大唐置儋州或為昌化郡領縣五 義倫（舊儋耳縣城在此） 昌化 感恩 洛陽 富羅（舊洛場 五年改置）

延德郡（東至萬安郡一百六十里 南至大海七里 西至昌化郡四百二十里 北至瓊山郡四百五十里 東南到大海一十二里 西南到大海一十里 東北到延德郡九十里 西北到瓊山郡四百五十里 去西京八千六百八里去東京七千七百九十里 戶八百一十四口二千八百二十）

振州（今理寧遠縣）土地與珠崖郡同隋置臨振郡大唐置振州或為延德郡領縣五 寧遠 延德 吉陽 寧川 洛屯

瓊山郡（東至 五里 西至 里南至延德郡四百 里北至 ）

東南到 里西北到 里西南到 里東

北到 里去西京八千八百里去東京七千二百里戶六百四十口一千六百八十

瓊州（今理瓊山縣）土地與珠崖郡同大唐割崖州置瓊州或為瓊山郡領縣五 瓊山 曾口 容瓊 樂會 顏羅

萬安郡（東至 里西至 里南至 里北至 里西南到 里東南到 里東北到 里西北到 里去西京八千 六百 里去東京七千七百九十里戶一百二十口一千 ）

萬安州（今理萬安縣 舊）土地與珠崖郡同大唐置萬安州或為萬安郡領縣四 萬安 陵水 富雲 博遼

風俗

五嶺之南人雜夷獠不知教義以富為雄（父子別業父貧乃有質身於子者其富豪也鑄銅為大鼓初成懸於庭中置酒以招同類又多構讎怨欲相攻伐則鳴此鼓到者如雲有鼓者號為都老群情推服本之舊事尉佗於漢自稱蠻夷大長老故里人呼其所尊為長老也言訛故又稱都老云）又珠崖環海尤難賓服是以漢室嘗罷棄之（漢元帝時珠崖數反賈捐之上書言不可煩中國師旅請罷棄之帝從之）大抵南方遐阻人強吏懦豪富兼并役屬貧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其性輕悍易興逆節（自尉佗鼓亂之後無代不有隱伏巖嶂之寇故齊書志云獠險特遠懸置郡縣戶）爰自前代及於國朝多委舊德重臣撫寧其地也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八十四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八十五

唐岐國公尚書右丞相領南節度使京兆杜佑纂

明文林郎巡按廣東監察御史建安王德溢校

奉議大夫廣東提督學校僉事秀水吳鵬同校

邊防序

覆載之內日月所臨華夏居土中生物受氣正李淳風云談天者八家其七家甘氏石氏渾天之頭以度數推之則華夏居天地之中也又歷代史倭國一名日本在中國直東扶桑國復在倭國之東約去中國三萬里蓋近於日出處貞觀中骨利幹國獻馬使云其國在京師西北二萬餘里夜短晝長從天色暝煑羊足熟而東方已曙蓋近於日入處今崖州直南水行便風十餘日到赤土國其國則五月亭午物影都在南一日三食飯皆旋炊不然便過時即便臭敗熱氣特甚蓋去日較近也朔遠轉寒蓋去日轉遠則冷陽洛城測土圭晷較之中明矣唯釋氏一家論天地日月往誕不可知也其人性和而才惠其地產厚而類繁所以誕生聖賢繼施法教隨時拯弊因物利用三五以降代有其人君臣長幼之序立五常十倫之教備孝慈生焉恩愛篤焉主威張而下安權不分而法一生人大貴實在於斯三代以前天下列國更相征伐未嘗暫寧陪臣制命者侮陵天子人罹鋒鏑月耗歲殲自秦氏罷侯置守兩漢及有隋大唐戶口皆多於周室之盛矣夫天生烝民而樹君司牧語君道者固當以既庶而安為本也昔賢有言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識謂削序為薄散醇為醨又曰古者人至老死不相往來不交不爭自求自足蓋疾時澆巧美往昔敦淳務以激厲勉其衆向也然人之常情非今是古其朴質少事信固可羨

而鄙風弊俗或亦有之緬惟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有居處巢穴焉上古中華亦穴居野處後代聖人易之以宮室今室韋國及黔中羈縻東謝夷及附國尚巢居穴處諸夷狄處巢穴者非少暑寒一二有葬無封樹焉上古中華之葬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樹後代聖王易之以棺槨今靺鞨國父母死棄之中野以[illegible]流求國死無棺槨以草裹尸以親土而葬上不起墳諸夷狄之濱葬或以火焚或棄水中溪州人營取死者骨小函子盛置山岩石間大抵習俗既殊其法各異不可遍舉有手摶食焉殷周之時中華人尚以手摶食故禮記云共飯不澤手蓋弊俗斯陵仍以木盎耳今五嶺以南民庶皆手摶食有祭立尸焉代以前中華人皆以立尸自秦漢則廢後魏文成帝拓跋濬時高允奏書曰祭尸久廢今風俗父母亡殁取其狀貌類者以為尸祭之寵好如夫妻事之如父母敗損風化瀆亂禮文周隋蠻夷傳巴梁間風俗每春秋祭祀鄉里美鬚面人去更為尸以祭之今郴道州人每祭祀迎同姓丈夫婦人伴神以享亦為尸之遺法聊陳一二不能遍舉夏商以前臣不諱君名子不諱父名自有周方諱耳今夷狄則皆無諱如此之類甚衆不可殫論其地偏其氣梗不生聖哲莫革舊風誥訓之所不可禮義之所不及外而不內疏而不戚來則禦之去則備之前代達識之士亦已言之詳矣歷代觀兵黷武討伐戎狄爰自嬴秦禍患代有始皇恃百勝之兵威既平六國終以事胡為弊漢武資文景之積蓄務恢封略天下危若綴旒王莽獲元始之全實志滅匈奴海內遂至潰叛隋煬帝承開皇之殷盛三駕遼左萬姓怨苦而亡夫持盈固難知足非易唯後漢光武深達理源建武三十年人康俗阜臧宮馬武請殄匈奴帝報曰捨近而圖遠勞而無功捨遠而謀近逸而有終務廣地者荒

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自是諸將
攸恃兵事於戲持盈知足豈特治身之本亦乃治
國之要道歟宋文元嘉中比西漢文景分命諸將經略河南致拓跋瓜步之師因而國蹙身陳宣令主將吳明徹安呂梁二十萬卒悉爲周師所擒由是力殫財竭遂爲隋氏削平足皆恃盈不能知足故也
我國家開元天寶之際宇內謐如邊將邀寵競
圖勳伐西陲青海之戍東北天門之師磧西怛邏之
戰雲南渡瀘之役沒於異域數十萬人天寶中哥舒翰克吐蕃青海中置二萬人戍之旋為吐蕃所攻不能救而全沒又安祿山討奚契丹於天門嶺十萬衆盡沒又高仙芝伐石國於怛邏斯川七萬衆盡沒楊國忠討蠻閣羅鳳十餘萬衆全沒
向無幽寇
內侮天下四征未息離潰之勢其可量耶前事之元
龜足為殷鑒者矣

一東夷上
序略　朝鮮　濊音穢　馬韓　百濟　弁辰　倭　新羅　蝦夷　夫餘

二東夷下
高句麗　東沃沮　挹婁　勿吉又曰靺鞨　扶桑　女國　文身　大漢　流求　閩越

三南蠻上
序略　盤瓠種　廩君種　板楯蠻　南平蠻　東謝　西趙　牂柯　充州　滇音顛　夜郎　筰都才各反　邛都　附國　冉駹　焦僥　哀牢　西爨　撣國

昆彌　文面濮　木綿濮　赤口濮　折腰濮　松外諸蠻　黑僰濮

四南蠻下
嶺南序略　獎南蠻　海南序略　黃支　哥畢　甘巴　扶南　頓遜　毗騫　干陀利　狼牙脩　婆利　盤盤　赤土　真臘　羅刹　投和　丹丹　邊斗　杜薄　薄剌　無論　火山　烏篤　婆登　訶陵　陀洹　多摩長　多蔑　哥羅舍分

五西戎一
序略　羌無弋　湟中月氏胡　氐　葱茈羌

六西戎二
宕昌　鄧至　吐谷渾　乙弗敵　党項　白蘭　吐蕃　大羊同　悉立　章求拔　泥婆羅

七西戎三
西戎總序　樓蘭　且末　扜彌　車師高昌附

八西戎四
龜茲　于闐　焉耆　烏秅　疏勒　溫宿　姑墨　難兜　烏孫　北車　大宛　烏弋山離　罽賓　安息　條支　大夏　大月氏　小月氏

九 西戎五
康居 何國 悉萬斤 罽賓 天竺 師子 大秦 軒渠 澤散 堅昆 丁令 波斯 伏盧尼 渴槃陁 阿鉤羌 伏丑 石國 吐火羅 大食 西人
史國 曹國 並附 滑國 挹怛國 車離 高附 小人 三童 驢分 呼得 短人 悅般 朱俱波 粟弋 副貨 叱陸 女國 越底延

十 北狄一
匈奴 序略

十一 北狄二
南匈奴 匈奴下

十二 北狄三
烏桓 鮮卑 徒何段氏 拓跋 勿吉附
宇文莫槐 慕容氏 蠕蠕 稽胡

十三 北狄四
突厥上

十四 北狄五
突厥中

十五 北狄六
突厥下 薛延陀 同羅 拔野古 斛薛 阿跌 俞折 白霫
鐵勒 僕骨 都波 多覽葛 契苾羽 鞠國 大漢

十六 北狄七
庫莫奚 契丹 室韋 地豆于 烏洛侯 霫 驅度寐 拔悉彌 流鬼 迴紇 骨利幹 結骨 駮馬 鬼國

邊防一 東夷上
序略 朝鮮 濊音穢 馬韓 辰韓 弁辰
百濟 新羅 倭 夫餘 蝦夷

序略

東夷（白虎通云夷者蹲也言無禮儀或云夷者抵也言仁而好生萬物抵地而出故天性柔順易以道御）有九種曰畎夷方夷干夷黃夷白夷赤夷玄夷風夷陽夷皆土著（直略反）喜飲酒（許吏反）歌舞或冠弁衣錦器用俎豆所謂中國失禮求之四夷者也（凡言蠻夷戎狄總名曰夷者猶公侯伯子男皆號諸侯）昔堯命羲仲宅嵎夷曰暘谷蓋日之所出也夏后氏太康失德夷人始叛其後至后發即位賓于王門獻其樂舞桀為暴虐諸夷內侵商湯革命伐而定之至于仲丁藍夷作寇自是或服或叛三百餘年武乙衰敝東夷寖盛遂分遷淮岱漸居中土周初封商太師國於朝鮮（太師殷之後其地今安東府之東）其後（成王時）管蔡畔周乃招誘淮夷作亂周公征定之其後徐夷僭號穆王命楚滅之（徐偃王也）至楚靈王會申亦來同盟後越遷琅邪遂陵暴諸夏侵滅小國秦并天下其淮泗夷皆散為人戶其朝鮮歷千餘年至漢高帝時滅武帝元狩中開其地置樂浪等郡至後漢末為公孫康所有魏晉又得其地其三韓之地在海島之上朝鮮之東南百濟新羅魏等以後分三韓地新羅又在百濟之東南倭又在東南（倭烏和反）隔越大海夫

餘在高麗之北挹婁之南其倭及夫餘自後漢百濟
新羅自魏歷代並朝貢中國不絕而百濟大唐顯慶
中蘇定方滅之高麗本朝鮮地漢武置縣屬樂浪郡
時甚微弱後漢以後累代皆受中國封爵所都平壤
城則故朝鮮國王險地也後魏周齊漸強盛隋文帝
時寇盜遼西漢王諒帥兵討之至遼水遭癘疫而返
煬帝三度親征初渡遼水敗績再行次遼水會楊玄
感反奔退又往將逆涿郡屬天下賊起及饑饉旋師
貞觀中太宗又親征渡遼破之高宗總章初英國公
李勣遂滅其國古之肅慎宜即魏時挹婁自周初貢
楛矢石砮（楛音戶）至魏常道鄉公末東晉元帝初及石

季龍時始皆獻之後魏以後曰勿吉國今則曰靺鞨
焉大抵東夷書文並同華夏其閩越之地秦平天下
以為郡縣及秦亂其帥又自稱王於故地武帝元封
初楊僕滅其國遷其人於江淮虛其地自後雖人庶
復集遂為郡縣矣

朝鮮

朝鮮（晉張華曰朝鮮有泉水洌水仙水三水合爲洌水疑樂浪朝鮮取名於此也仙音汕）周
封殷之太師之國太師教以禮義田蠶作八條之教
無門戶之閉而人不為盜其後四十餘代至戰國時
朝鮮準亦僭稱王始全燕時嘗略屬焉為置吏築障
秦滅燕屬遼東外徼（秦屬遼東郡今安東府之東地）及秦亂中國

人往避地者數萬口漢興為其遠難守復修遼東故
塞至浿水為界（浿音普大反）屬燕王盧綰反入匈奴燕人
衛滿亡命聚黨千餘人魋結（魋音椎結音計）蠻夷服而東走出
塞度浿水擊破朝鮮王準居秦故空地上下障後稍
役屬真番朝鮮諸夷及故燕齊亡命者王之都王險
（城在浿水）會孝惠高后時天下初定遼東太守即約
滿為外臣保塞外以故滿得兵威財物侵降其旁小
邑真番臨屯皆來服屬地方數千里傳子至孫右渠
所誘漢亡人滋多武帝元封三年遣樓船將軍楊僕
從齊浮渤海兵五萬左將軍荀彘出遼東討之朝鮮
人相與殺王右渠來降遂以朝鮮為真番臨屯樂浪

（即古）玄菟四郡（今悉為東夷之地）昭帝時罷臨屯真番以并樂
浪玄菟自內屬以後風俗稍薄法禁亦浸多至於六
十餘條

濊

濊亦朝鮮之地南與辰韓北與高句麗（濊盧漢）沃沮接
東窮大海西至樂浪後漢光武建武六年悉封其渠
帥為縣侯皆歲時朝賀無大君長自漢以來其官有
侯邑君三老統主下戶其耆舊自謂與高麗同種言
語法俗大抵相類其人性謹愿少嗜慾有廉恥男女
衣皆著曲領男子繫銀花廣數寸以為飾其俗重山
川山川各有部分不得輒相干涉同姓不婚多所忌

韓疾病死亡即燒舊宅更作新居知種麻養蠶作緜布曉候星宿先知年歲豐約不以珠玉爲寶又祭虎以爲神其邑落有侵犯者輒相罰責生口牛馬名之爲責禍少寇盜作矛長三丈或數人共持之能步戰樂浪檀弓出其地又多文豹有果下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也其海出斑魚皮漢時常獻之魏齊王正始六年不耐濊侯等舉邑降四時詣樂浪帶方二郡朝謁（並今東夷之地）有軍征賦調如中華人焉

馬韓

馬韓後漢時通焉有三種一曰馬韓二曰辰韓三曰弁辰馬韓在西五十有四國其北與樂浪南與倭接辰韓在東十有二國其北與濊貊接弁辰在辰韓之南亦十有二國其南亦與倭接凡七十八國或云百濟是其一國焉大者萬餘戶小者數千家各在山海間地各方四千餘里東西以海爲限皆古之辰國也馬韓最大共立其種爲辰王都目支國盡王三韓之地其諸國王先皆是馬韓種人焉馬韓人知田蠶作緜布出大栗如梨又出細尾雞其尾皆長五尺餘邑落雜居亦無城郭作草屋土室形如冢開戶在上不知跪拜無長幼男女之別少綱紀國邑雖有主帥不能相制御其葬有棺無槨不知騎乘牛馬牛馬盡於送死不貴金寶錦罽唯重瓔珠以綴衣爲飾及縣頸

垂耳大率皆魁頭露紒（魁頭猶科頭也謂以髮縈繞成科結也紒音計）布袍草履其人壯勇少年有築室作力者輒以繩貫脊皮縋以大木嚾呼爲健（嚾音喚）善用弓楯矛櫓雖鬬爭攻戰而貴相屈服俗信鬼神常以五月耕種畢祭鬼晝夜酒會群聚歌舞數十人俱起相隨踏地低昂手足相應十月農功畢亦復如之諸國邑各以一人主祭天神號爲天君又立蘇塗（蘇塗有似浮屠）建大木以懸鈴鼓事鬼神其南界近倭亦有文身者初朝鮮王準爲衛滿所破乃將其餘衆數千人走入海攻馬韓破之自立爲韓王準後滅絕馬韓人復自立爲辰王後漢光武建武中韓人廉斯人蘇馬諟等詣樂浪貢獻（諟音是）帝封蘇馬諟爲漢廉斯邑君使屬樂浪郡四時朝謁靈帝末韓濊並盛郡縣不能制百姓苦亂多流亡入韓者獻帝建安中公孫康分屯有有鹽縣（屯有有鹽並漢縣今並爲東夷之地）以南荒地爲帶方郡遣公孫模張敞等收集遺民興兵伐韓濊舊民稍出是後倭韓遂屬帶方魏景初中明帝密遣帶方太守劉昕樂浪太守鮮于嗣越海定二郡諸韓國臣智加賜邑君印綬其次爲邑長其俗好衣幘下戶詣郡朝謁皆假衣幘自服印綬衣幘千有餘人部從事吳林以樂浪本統韓國分割辰韓八國以與樂浪晉武帝咸寧中馬韓王來朝自是無聞三韓蓋爲百濟新羅所吞并又有州胡在馬韓

之西海中大島上其人差短小言語不與韓同皆髡頭如鮮卑但衣韋衣有上無下畧如裸勢好養牛豕乘船往來貨市韓中

辰韓

辰韓耆老自言秦之亡人避苦役來適韓國馬韓割其東界地與之有城柵其言語有類秦人由是或謂之為秦韓其王常用馬韓人作之世世相係辰韓不得自立為王明其為流移之人故也其名國為邦弓為弧賊為寇行酒為行觴相呼皆為徒諸小邑各有渠帥大者名臣智次有險側次有樊濊次有殺奚次有邑借（皆其官名）土地肥美宜五穀知蠶桑作縑布乘駕牛馬嫁娶以禮其俗男女有別以大鳥羽送死其意欲使死者飛揚國出鐵韓濊倭皆從取之諸市買皆用鐵如中國用錢又以供給二郡俗喜歌舞飲酒鼓瑟其瑟形似筑彈之亦有音曲兒生便以石厭其頭欲其褊故辰韓人皆褊頭（褊音扁）男女近倭亦文身便步戰兵仗與馬韓同其俗行者相逢皆住讓路

弁辰

弁辰與辰韓雜居亦有城郭衣服居處與辰韓同言語風俗相似祠祭鬼神有異施竈皆在戶西

百濟

百濟即後漢末夫餘王尉仇台之後（後魏時百濟王表云與高麗出自夫餘）初以百家濟海因號百濟晉時句麗既畧有遼東百濟亦據有遼西晉平二郡（今柳城北平之間）自晉以後吞并諸國據有馬韓故地其國東西四百里南北九百里南接新羅北拒高麗千餘里西限大海處小海之南國西南海中有三島出黃漆樹似小榎樹而大六月取汁漆器物若黃金其光奪目自晉代受蕃爵自置百濟郡義熙中以百濟王夫餘腆（他典反）為使持節百濟諸軍事宋齊並遣使朝貢授官封其人土著地多下濕率皆山居有五都理建居拔城王號於羅瑕百姓呼為鞬吉支（鞬音乾）夏言並王也王妻號於陸夏言妃也官有十六品左平一品達率二品恩率三品德率四品扞率五品奈率六品以上冠飾銀花將德七品紫帶施德八品皁帶固德九品赤帶季德十品青帶對德十一品文督十二品皆黃帶武督十三品佐軍十四品振武十五品克虞十六品皆白帶統兵以達率德率扞率為之人庶及餘小城咸分隸焉其衣服男子畧同於高麗拜謁之禮以兩手據地為敬婦人衣似袍而袖微大在室者編髮盤於首後垂一道為飾出嫁者乃分為兩道焉兵有弓箭刀矟俗重騎射兼愛墳史其秀異者頗解屬文又解陰陽五行用宋元嘉曆以建寅月為歲首亦解醫藥卜筮占相之術有投壺樗蒲等雜戲然尤尚奕棊僧尼寺塔

甚多而無道士賦稅以布絹絲麻米等婚娶之禮畧同華俗父母及夫死者三年持服餘親則葬訖除之氣候溫暖五穀雜果菜蔬及酒醴餚饌樂器之屬多同於內地唯無駝騾驢羊鵝鴨等云其王以四仲之月祭天又每歲祭四祠其始祖仇台之廟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劦氏（劦音協）解氏眞氏國氏木氏苩氏（苩音白）國西南人島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後魏孝文遣衆征破之後其王牟大爲高句麗所破衰弱累年遷居南韓地隋文開皇初其王夫餘昌遣使貢方物拜爲帶方郡公百濟王大唐武德貞觀中頻遣使朝貢顯慶五年遣蘇定方討平之舊有五部分統三十七郡

二百城七十六萬戶至是以其地分置熊津馬韓東明等五都督府仍以其酋渠爲都督府刺史其舊地沒於新羅城傍餘衆後漸寡弱散投突厥及靺鞨其主夫餘崇竟不敢還舊國土地盡沒於新羅靺鞨夫餘氏君長遂絶

新羅

新羅國魏時新盧國焉其先本辰韓種也辰韓始有六國稍分爲十二新羅則其一也（初曰新盧宋時曰新羅或曰斯羅）其國在百濟東南五百餘里（亦在高句麗東南兼有漢時樂浪郡之地）東濱大海魏將毋丘儉討高麗破之奔沃沮其後復歸故國留者遂爲新羅焉故其人雜有華夏高麗百濟之屬兼有沃沮不耐韓濊之地其王本百濟人自海逃入新羅遂王其國其國小不能自通使聘苻堅時其王樓寒遣使衛頭朝貢堅曰卿言海東之事與古不同何也答曰亦猶中國時代變革名號改易今焉得同梁武帝普通二年王姓募名秦始使人隨百濟獻方物其俗呼城曰健牟羅其邑在內曰喙評（喙呼錢反）在外曰邑勒亦中國之言郡縣也國有六喙評五十二邑勒土地肥美宜植五穀多桑麻果菜鳥獸物產畧與華同至隋文帝時遣使來貢其王姓金名眞平（隋東蕃風俗記云金姓相承三十餘葉）文帝拜爲樂浪郡公新羅王（其王至今亦姓金按梁史云姓募未詳中間易姓之由）其先附屬於百濟後因

百濟征高麗人不堪戎役相率歸之遂致強盛因襲加羅任那諸國滅之（並三韓之地）其西北界大牙出高麗百濟之間官有十七等其一曰伊罰干貴如相次伊尺干次迊干次破彌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咄都骨反）次及伏干次大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士次大烏次小烏次造位外有郡縣文字甲兵同於中國選人壯健者悉入軍烽戍邏（邏郎佐反）俱有屯營風俗刑政衣服畧與高麗百濟同○大唐貞觀二十二年其王金春秋來朝拜爲特進請改章服以從華制

倭

倭自後漢通焉在帶方東南大海中依山島為居凡
百餘國武帝中元二年倭奴國奉貢朝賀使人自稱
大夫倭國之極南界也安帝永初元年倭國王帥升
等獻生口百六十人桓靈間倭國大亂更相攻伐歷
年無主有一女子名曰卑彌呼年長不嫁事鬼道能
以妖惑衆於是共立為王侍婢千人少有見者唯有
男子一人給飲食傳辭語出入居處宮室樓觀城柵
嚴設常有人持兵守衛魏明帝景初二年司馬宣王
之平公孫氏也倭女王始遣大夫詣京都貢獻魏以
為親魏倭王假金印紫綬齊王正始中卑彌呼死立
其宗女臺與為王（魏畧云倭人自謂太伯之後）其後復立男王並

受中國爵命晉武帝大始初遣使重譯入貢宋武帝
永初二年倭王讃修貢職至曾孫武順帝昇明二年
遣使上表曰封國偏遠作藩于外自昔祖禰躬擐甲
冑跋涉山川不遑寧處東征毛人五十五國西服衆
夷六十六國渡平海北九十五國臣雖下愚忝胤先
緒驅率所統歸崇天極道逕百濟裝船理舫而句驪
無道圖欲見吞虔劉不已每致稽滯臣欲練甲理兵
摧此強敵剋靖方難無替前功竊自假開府儀同三
司其餘咸各假授詔除武使持節安東大將軍倭王
其王理邪馬臺國（或云邪摩堆）去遼東萬二千里在百濟
新羅東南其國界東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於

海大較在會稽閩川之東亦與朱崖儋耳相近其國
土俗宜禾稻麻紵蠶桑知織績為縑布出白珠青玉
其山出銅有丹土氣溫煖冬夏生菜茹無牛馬虎豹
羊有薑桂橘椒蘘荷不知以為滋味出黑雉有獸如
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孔
乍開乍閉時有光射中之蛇則死其兵有矛楯木弓
竹矢或以骨為鏃男子皆黥面文身自謂太伯之後
衣皆橫幅結束相連無縫女人被髮屈紒作衣如單
被穿其中央貫頭著之並以丹朱坌其身如中國之
用粉也有城柵屋室父母兄弟異處唯會同男女無
別飲食以手而用籩豆俗皆徒跣以蹲踞為恭敬人

性嗜酒多壽考國多女大人皆有四五妻其餘或兩
或三女人不婬不妬又俗不盜竊少爭訟其婚嫁不
娶同姓婦入夫家必先跨火乃與夫相見其死停喪
十餘日家人哭泣不進酒食肉親賓就屍歌舞為樂
有棺無槨封土作冢舉大事灼骨以卜用決吉凶其
行來渡海詣中國常使一人不櫛沐不食肉不近婦
人名曰持衰若在途吉利則共顧其財物若有疾病
遭暴害以為持衰不謹便共殺之官有十二等一曰
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義次小義次大禮
次小禮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員無定數有
軍尼百二十人猶中國牧宰八十戶置一伊尼翼如

今里長也十伊尼翼屬一軍尼其王以天爲兄以日爲弟尤信巫覡每正月一日必射戲飲酒節畧與華仝樂有五絃琴笛好棊樗蒲握槊之戲隋文帝開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比孤其國號阿輩雞彌華言天兒也遣使詣闕其書曰日出處天子致書日沒處天子無恙云云帝覽之不悅謂鴻臚卿曰蠻夷書有無禮者勿復以聞明年帝遣文林郎裴清使倭國渡百濟東至一支國又至竹斯國又東至秦王國其人同於華夏以爲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經十餘國達於海岸自竹斯以東皆附庸於倭清將至王遣小德阿輩臺從數百人設儀仗鳴鼓角來迎又遣大

禮哥多毗從二百餘騎郊勞既至彼都其王與清相見設宴享以遣復令使者隨清來貢方物其國跣足以幅布蔽其前後椎髻無冠帶隋煬帝時始賜與衣冠並以錦綵爲冠飾裳皆施襈綴以金玉衣服之制頗同新羅大唐貞觀五年遣新州刺史高仁表持節撫之浮海數月方至仁表無綏遠之才與其王爭禮不宣朝命而還由是遂絕又千餘里至侏儒國人長三四尺自侏儒東南行船行一年至裸國黑齒國使驛所傳極於此矣倭一名日本自云國在日邊以爲稱武太后長安二年遣其大臣朝臣眞人貢方物朝臣眞人者猶中國地官尚書也頗讀經史解屬文首冠進德冠其頂有花分而四散身服紫袍以帛爲腰帶容止溫雅朝廷異之拜爲司膳員外郎天寶末衛尉少卿朝衡即其國人

夫餘

夫餘國後漢通焉初北夷橐離國王按後漢魏二史皆云夫餘國在高句麗北又按後魏及隋史高句麗在夫餘國南而隋史云百濟出於夫餘夫餘出於高句麗國王子東明之後也又謂橐離國即高麗國乃夫餘國當在句麗之南矣若辭考諸家所出疑橐離在夫餘之北別置一國然未詳孰是有子曰東明長而善射王忌其猛而欲殺之東明奔走南渡掩淲水因致夫餘而王之順帝永和初其王始來朝帝作黃門鼓吹角抵戲以遣之夫餘本屬玄菟至漢末公孫度雄張海東威服外夷其

王始死子尉仇台立更屬遼東時句麗鮮卑強度以夫餘在二虜之間妻以宗女至孫位居嗣立正始中幽州刺史毋丘儉將兵討句麗遣玄菟太守王頎音其詣夫餘位居遣大加郊迎供軍糧自後漢時夫餘王葬用玉匣常先以付玄菟郡王死則迎取以葬及公孫淵伏誅玄菟庫猶得玉匣一具晉時夫餘庫有玉璧珪瓚數代之物傳以爲寶耆老言先代之所賜也其印文言濊王之印國有故城名濊城蓋本濊貊之地其國在長城之北去玄菟千里南與高句麗東與挹婁西與鮮卑接北有弱水地可方二千里有戶八萬土宜五穀不生五果有宮室倉庫牢獄多山陵廣

澤其人性強勇謹厚不寇抄以六畜名官有馬加牛加豬加狗加大使大使者使者邑落有豪民名山戶皆為奴僕諸加別主四出道大者數千家小者數百家會同拜爵揖讓升降有似中國以臘月祭天譯人傳辭皆跪據手地竊語用刑嚴急殺人者死沒其家人為奴婢竊一責十二男子婬婦人妬皆殺之兄死妻嫂與北狄同俗出名馬赤玉美珠其大者如酸棗以弓矢刀矛為兵家家自有鎧仗作城柵皆圓有似牢獄行人無晝夜好歌吟通日聲不絕有軍事亦祭天殺牛觀蹄以占吉凶蹄解者為凶合者為吉有敵諸加自戰下戶但擔糧飲食之其死夏月皆用冰殺人

殉葬多有百數厚葬有槨無棺其居喪男女皆純白婦人著布面衣去環珮大體與中國彷彿至大康六年為慕容廆所襲破其王依慮自殺子弟走保沃沮武帝以何龕為護東夷校尉明年夫餘後王依羅遣使詣龕求率見人還復舊國龕遣督郵賈沈以兵送之爾後每為廆掠其種人賣於中國帝又以官物贖還禁市夫餘之口自後無聞

蝦夷

蝦夷國海島中小國也其使鬚長四尺尤善弓矢插箭於首令人戴瓠而立四十步射之無不中者大唐顯慶四年十月隨倭國使人入朝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八十五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八十六

邊防 東夷下

高句麗　東沃沮 七余反　挹婁

勿吉 又曰靺鞨　扶桑　女國

文身　大漢　琉球

閩越

高句麗

高句麗後漢朝貢云本出於夫餘先祖朱蒙母河伯女為夫餘王妻日所照遂有孕及長名曰朱蒙俗言善射也國人欲殺之朱蒙棄夫餘東走渡普述水至紇升骨城遂居焉號句麗以高為氏及漢滅朝鮮以

高句麗為縣屬玄菟郡賜以衣幘朝服鼓吹常從玄菟郡受之後稍驕恣不復詣郡但於東界築小城以受之遂名此城為幘溝漊溝漊者句麗名城也王莽時發句麗兵以伐匈奴其人不欲行皆亡出塞為寇盜莽更名高句麗王為下句麗王於是貊人寇邊愈甚光武建武八年遣使朝貢帝復其王號其國在遼東之東千里南與朝鮮濊貊東與沃沮北與夫餘接地方二千里多大山深谷無原澤隨山谷而為居少田業力作不足以自資其俗節於飲食而好修宮室以夫餘別種而言語法則多同而跪拜曳一腳行步皆走凡有五族有消奴部絕奴部順奴部灌奴部桂

婁部本消奴部爲王稍微弱後桂婁部代之其置官有相加對盧沛者古雛大加主簿優台使者皂衣先人其俗淫皆潔淨國中邑落男女每夜群聚爲倡樂好祠鬼神社稷靈星以十月祭天大會名曰東盟其國東有大穴號隧神亦以十月迎而祭之其公會衣服皆錦繡金銀以自飾大加主簿皆着幘如冠幘而無後其小加着折風形如弁無牢獄有罪諸加評議便殺之沒入妻子爲奴婢婚娶之禮略無財幣若受財者謂之賣婢俗甚恥之父母及夫喪其服制同於華夏兄弟則服以三月兵器有甲弩弓箭戟矟矛鋋樂有五絃琴箏篳篥橫吹簫鼓之屬賦稅則絹布及

粟隨其所有量貧富差等輸之其馬皆小便登山本朱蒙所乘馬種即果下也畜有牛豕豕有色其人性凶急有氣力習戰鬬好寇抄沃沮東濊皆屬焉又有小水貊句麗作國依水而居漢遼東郡西安平縣北有小水南流入海句麗別種依小水作居因名之爲小水貊出好弓所謂貊弓是也至其王宮生而開目能視國人憎之及長勇壯和帝時頻掠遼東玄菟等郡宮死玄菟太守姚光上言欲因其喪發兵擊之尚書陳忠曰宮前桀黠光不能討死而擊之非義也宜遣使弔問因責讓前罪安帝從之明年宮子遂成還漢生口詣玄菟降詔曰自今以後不與縣官戰鬬而自以親附送生口者皆與贖直縑人四十疋小口半

自餘率服東陲少事其後王伯固死有二子長曰拔奇小曰伊夷模拔奇不肖國人共立伊夷模爲王自伯固時數寇遼東又受亡胡五百餘家獻帝建安中拔奇怨爲兄而不得立與消奴部加各將下戶三萬餘口詣公孫康降還住沸流水降胡亦叛伊夷模伊夷模更作新國都於丸都山下拔奇遂往遼東有子留句麗國古雛加駮位居是也伊夷模死子位宮立以曾祖名宮生能開目視及長大果殆虐殆音凶今王生亦能視句麗呼相似爲位似其祖故名之爲位宮宮有勇力便鞍馬魏齊王正始三年宮寇西安平縣屬遼五年幽州刺史毋丘儉將萬人出玄菟討之戰

於沸流位宮敗走險治至頳峴懸車束馬登丸都山屠其所都斬首虜萬餘級六年毋丘儉復討之位宮輕將諸加奔沃沮儉使王頎追之過沃沮千餘里到肅慎南界刻石紀功又刊丸都山銘不耐城而還至位宮五葉孫釗晉康帝建元初慕容皝音晃率兵伐之大敗單馬奔走皝乘勝追至丸都焚其宮室掠男女五萬餘口以歸釗後爲百濟所殺其後慕容寶以句麗王安爲平州牧封遼東帶方二國王安始置長史司馬參軍官後畧有遼東郡至孫高璉東晉安帝義熙中遣長史高翼獻赭白馬以璉爲營州諸軍事高麗王樂浪郡公宋元嘉中又獻馬八百疋自東晉末

丁齊梁後魏後周其主皆受之 朝封冊分

貢使初後魏時置諸國使邸齊使第一高麗次之
齊武帝永明中高麗使至服窮袴折風中書郎王
融戲之曰服之不章身之災也頭上定是何物答曰此
即古弁之遺像也自東晉以後其王所居平壤城即漢樂浪郡王險城也自為慕容皝來伐後徙國內城移都此城亦曰長安城隨山屈曲
南臨浿水在遼東南千餘里城內唯積倉儲器械寇
賊至方入固守王別為宅於其側其外有國內城及
漢城亦別都也復有遼東玄菟等數十城皆置官司
以相統攝其地後漢時方二千里至魏南北漸狹纔千餘里至隋漸大東西六千里其
中書有五經三史三國志晉陽秋玉篇字統字

通典卷一百八十六　23

林自璉七葉至元隋文帝時率靺鞨之衆萬餘騎寇
遼西隋遣漢王諒總兵討之次遼水大遭疾疫又乏
糧元復惶懼遣使請罪詔　師至煬帝徵元入朝大
業七年帝親征元師度　衆城分道出師頓兵於
其城下高麗嬰城固守帝　諸軍攻之又勅諸將高
麗若降者即宜撫納不得縱兵城將陷賊輒言請降
諸將奉旨不敢赴機先令馳奏比報至賊守禦亦備
隨出拒戰如此者再三帝不悟食盡師老輸糧不繼
諸軍敗績還者千人而已是行也唯於遼水西拔賊
武列邏置遼東郡及通定鎮而還九年帝復親征乃
勅諸軍以便宜從事諸將分道攻城賊勢日蹙會楊

玄感作亂及書至帝班師兵部侍郎斛斯政玄感之
黨亡入高麗且知事實悉銳兵來追殿軍多敗十年
又發天下兵會盜賊蜂起所在阻絕軍多失期少至
遼水又屬饑饉六軍遞相掠奪後多疾疫自黃龍以
東骸骨相屬止泊之處軍人皆積屍以禦風雨死者
十八九高麗亦困弊於守禦遣使乞降因送斛斯政
以贖罪帝許之頓於懷遠鎮受其降款旋師仍徵元
入朝不至帝更圖後舉會天下大亂不克復行大唐
武德四年遣使朝貢其國建官有九等其一曰吐捽
作汝反舊名大對盧總知國事次曰太大兄次鬱折之悅反
華言主簿次太大使者次阜衣頭大兄東夷相

通典卷一百八十六　五

傳所謂阜衣先人者也以前五官掌機密謀政事徵
發兵馬選授官爵次大使者次大兄次收位使者次
上位使者次小兄次諸兄次過節次不過節次先人
又有狀古雛加掌賓客比鴻臚卿以大夫使者為之
又有國子博士大學博士舍人通事典書客皆以小
兄以上為之又其諸大城置傉內屋反薩比都督諸城
置處閭近支比刺史亦謂之道使其武官曰大模達
比衛將軍以阜衣頭大兄以上為之次末客比中郎
將以大兄以上為之其次領千人以下各有差等又
其國有五部皆貴人之族也一曰內部即後漢時桂
婁部也二曰北部即絕奴部也三曰東部即順奴部

也四曰南部即灌奴部也五曰西部即消奴部也碣
石山在漢樂浪郡遂城縣長城起於此山今驗長城
東截遼水而入高麗遺址猶存（按尚書云夾右碣石入於河右碣石即河
赴海處今在北平郡南二十里餘則高麗中為左碣石）又平壤城東北有魯陽
山魯城在其上西南二十里有葦山南臨浿水其大
遼水源出靺鞨國西南山南流至安市小遼水源出
遼山西南流與大遼水會大遼水在國西出塞外西
南流注小遼水馬訾水（則稼及）一名鴨綠水水源出東
北靺鞨白山水色似鴨頭故俗名之去遼東五百里
經國內城南又西與一水合即鹽難水也二水合流
西南至安平城入海高麗之中此水最大波瀾清澈

所經津濟皆貯大船其國恃此水為天塹水闊三百
步在平壤城西北四百五十里遼水東南四百八十
里（漢樂浪玄菟郡之地自後漢及魏為公孫氏所據至淵滅西晉永嘉以後復陷入高麗其不耐屯有
帶方安市平郭安平居就文城皆漢二郡諸縣則朝鮮濊貊沃沮之地）又遣使請道教
詔沈叔安將天尊像并道士至其國講五千文開釋
玄宗自是始崇重之化行於國有踰釋典其後東部
大人蓋蘇文弒其主高武（其主先在位十八年高武即元興母弟）立其
姪藏為主自為莫離支此官總選兵猶吏部兵部尚
書也於是號令遠近遂專國命蘇文鬚面甚偉形體
魁傑衣服冠履皆飾以金綵身佩五刀常挑背高步
意氣豪逸左右莫敢仰視常令武官貴人俯伏於地

登背上下焉七年二月遣使內附受正朔請頒曆許
之八年三月高祖謂群臣曰名實之間理須相副高
麗稱臣於隋終拒煬帝此亦何臣之有朕敬於萬物
不欲驕貴但據有土宇務共安人何必令其稱臣以
自尊大可即詔述朕此懷也裴矩溫彥博進曰遼東
之地周為太師之國漢家之玄菟郡耳魏晉以前近
在提封之內不可許以不臣若以高麗抗禮四夷必
當輕漢且中國之與夷狄猶太陽之與列星理無降
尊俯同藩服乃止貞觀十八年二月太宗謂侍臣曰
高麗莫離支賊殺其主盡誅大臣夫出師弔伐須有
其名因其殺君虐下取之為易諫議大夫褚遂良進

曰兵若渡遼事須克捷萬一不獲無以威示遠方必
更發怒再動兵衆若至於此安危難測太宗然之兵
部尚書李勣曰近者薛延陀犯邊必欲追擊但為魏
徵苦諫遂止向若討伐無一人生還可五十年間邊
境無事至十一月以刑部尚書張亮為平壤道行軍大
總管自萊州泛海趣平壤又以特進李勣為遼東道
行軍大總管趣遼東兩軍合勢二十日征遼東之兵
集於幽州十九年太宗親征渡遼四月李勣攻拔蓋
牟城獲生口二萬以其城置蓋州勣又攻遼東城拔
之以其城為遼州六月攻拔白巖城以其城為巖州
遂引軍次安市城進兵以攻之會高麗北部傉薩高

延壽南部高惠眞率靺鞨之衆十五萬人來援於安
市城東南八里依山爲陣上令所司張受降幕於朝
堂之側夜召文武躬自指麾是夜有流星墜賊營中
明日及戰大破之延壽惠眞率三萬六千八百人來
降上以酋首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遷之內地餘三
萬人悉放還平壤城靺鞨三千人並坑之獲馬五萬
疋牛五萬頭甲一萬領因名所幸山爲駐驆山命許
敬宗爲文勒石以紀其迹遂移軍於安市城南久不
剋九月遂班師先遣遼蓋二州戶口渡遼乃召兵馬
歷於城下而旋城主升城拜辭太宗嘉其堅守賜縑
百疋以厲事君者二十一年李勣復大破高麗於南

蘇班師至頗利城渡白狼黃巖二水皆由膝以下勣
怪二水狹淺問契丹遼源所在云此二水更行數里
合而南流即稱遼水更無遼源可得也旋師之後更
議再行二十二年司空房玄齡病亟乃謂諸子曰當
今天下清謐咸得其宜唯東討不庭方爲國害主上
含怒意決臣下莫敢犯顏吾若不言可謂銜恨入地
遂封表切諫曰臣聞兵惡不戢武貴止戈當今聖化
所覃無遠不服自上古所不臣者陛下皆能臣之所
不制者皆能制之詳觀古今爲中國患害無過突厥
遂能坐運神册不下殿堂大小可汗相次束手分典
禁衛執戟行間其後延陁鴟張尋就夷滅鐵勒慕義

請置縣州沙漠之北萬里無塵至如高昌叛渙於流
沙吐渾首鼠於積石偏師薄伐俱從平蕩高麗逋誅
莫能討擊陛下責其逆亂殺主虐人親總六軍問罪
遼碣未經旬日即拔遼東此聖主之所自知微臣安
敢備說且陛下仁風被於率土孝德彰於配天兼衆
美而有之靡不具微臣深爲陛下惜之重之愛之
寶之易曰知進而不知退知存而不知亡又曰知進
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由此言之進有
退之義存是亡之機得其喪之理老臣所以爲陛下
惜之蓋謂此也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臣謂陛
下威名功德亦可足矣拓地開疆亦可止矣彼高麗

者邊夷賤類不足待以仁義不可責以常禮古來以
魚鼈畜之宜從闊略若必欲絕其種類深恐獸窮則
搏且陛下每決死囚必命三覆進素食停音樂蓋以
人命所重感動聖慈況今兵士之徒無一罪戾無故
驅之於行陣之間委之於鋒刃之下使肝腦塗地魂
魄無歸令其老父孤兒寡婦慈母望轊音衛車而掩泣
抱枯骨而摧心足以變動陰陽感傷和氣實天下之
冤痛也伏願陛下遵皇祖老子止足之戒以保萬代
巍巍之名許高麗自新罷應募之衆自然華夷慶賴
遠肅邇安臣老病三公朝夕入地謹罄殘魂餘息結
草之誠儻蒙錄此哀鳴則臣死且不朽蓋蘇文死其

子男生嗣立爲其弟男建所逐使其子獻城詣闕高宗總章元年遣司空李勣伐高麗破其都平壤城擒其王高藏并男建等平其國下城百七十戶六十九萬七千二年移高麗戶二萬八千二百配江淮嶺南山南京西咸亨元年四月其餘類有酋長劍牟岑者率衆叛立高藏外孫安舜爲王令左衛大將軍高偘討平之其後餘衆不能自保散投新羅靺鞨舊國土盡入夫餘靺鞨高氏君長遂絕武太后聖曆一年鸞臺侍郎平章事狄仁傑上表請拔安東復其君長曰臣聞先王疆理天下皆是封域之內制井田出兵賦其有逆命者因而誅焉罪其君弔其人存其社稷不

奪其財非欲土地之廣非貪玉帛之貨至漢孝武籍四帝之資儲於是定朝鮮討西域平南越擊匈奴府庫皆空盜賊蜂起百姓嫁妻賣子流離於道路者萬計於是權酤市利算及舟車寵天下貨財國用益屈末年覺悟息兵罷役封丞相爲富民侯然而漢室中分禍由此起豈不戒哉人有四支者所以捍頭目也君有四方者所以衛中國也然以蝮蛇在手既以斷節全身狠戾、偶亦宜棄之有國漢元帝罷珠崖之郡宣帝棄車師之田非惡多而好少也知難即止是爲愛人今以海中分爲兩運風波漂蕩沒溺至多唯兵討糧猶苦不足且中國之與蕃夷天文自隔遼東所守已是石田靺鞨遐方使爲鷄肋今欲肥四夷而瘠中國恐非通典且得其地不足以耕織得其人不足以賦稅臣請罷將帥廢安東鎮三韓君長高氏爲其主誠願陛下興存亡繼絕之義復其故地此之美名高於堯舜遠矣

東沃沮

東沃沮後漢通焉初衛滿王朝鮮時以其地爲玄菟郡後爲夷貊所侵徙郡於高句麗西北至光武以其渠帥爲縣侯不耐華麗沃沮諸縣皆爲侯國後漢末稍置功曹主簿諸曹皆濊民作之其諸邑落渠帥皆自稱爲三老則故縣國之制其國在高句麗蓋馬大

山之東（蓋音合）東濱大海北與挹婁夫餘南與濊貊接其地東西狹南北長可折方千里戶五千土肥美背山向海宜五穀善田種有大君王有邑落長帥人性質直強勇便持矛步戰言語飲食居處衣服有似句麗其葬作大木槨長十餘丈開一頭爲戶新死者先假埋之令皮肉盡乃取骨置槨中舉家皆共一槨刻木如生隨死者爲數焉又有瓦鑑（音歷）置米其中編縣之於槨戶邊國小迫於大國之間遂臣屬句麗復置其中大人爲使者使相主領又使大加統之（大加句麗官號所謂有馬牛狗加其所部有大小）責其租稅貊布魚鹽海中食物千里擔負致之又發其美女以爲婢妾焉魏齊王

正始五年幽州刺史毋丘儉討句麗句麗王宮奔沃沮遂進師擊沃沮邑落皆破之宮又奔北沃沮北沃沮一名置溝婁去南沃沮八百餘里其西北皆與挹婁接挹婁喜乘船寇抄北沃沮畏之夏月常在山巖深穴中為守備冬月氷凍船道不通乃下居村落毋丘儉遣玄菟太守王頎追討宮盡其東界問其耆老海東復有人否耆老言國人常乘船捕魚遭風吹數十日東到一島上有人言語不相曉其俗常以七月取童女沉海又言有一國亦在海中純女無男人或傳其國有神井闚之輒生子又說得一布衣從海中浮出其身衣中國人衣其兩袖長三丈又得一破船

隨波出在海岸邊有一人項中復有面生得之與語不相通不食而死其域皆沃沮東大海中

挹婁

挹婁魏時通焉云即古肅慎之國也周武王及成王時皆貢楛矢石砮楛音戶以後千餘年雖秦漢之盛莫能致也魏常道鄉公景元末來貢獻楛矢石砮弓甲貂皮之屬其國在北咸山北在夫餘東北千餘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不知其北所極廣袤數千里袤莫候反土地多山險車馬不通人形似夫餘而言語各異有五穀牛馬麻布出赤玉好貂所謂挹婁貂也無君長其邑落各有大人處於山林之間土氣極寒常為穴居

以深為貴大家接至九梯好養豕食其肉衣其皮冬以豕膏塗身厚數分以禦風寒夏則裸袒以尺布掩其前後其人臭穢不潔作廁於中圍之而居無文墨以言語為約坐則箕踞以足挾肉啖之得凍肉坐其上令溫煖土無鹽燒木作灰灌之取汁而食俗皆編髮將嫁娶男以毛羽插女頭和則持歸然後致禮聘之婦貞而女淫貴壯而賤老死者其日即葬之於野交木作小槨殺豬積其上以為死者之糧性凶悍以無憂哀相尚父母死男女不哭泣有哭者謂之不壯相盜竊無多少皆殺之雖野處而不相犯有石砮皮骨之甲國東北有山出石其利入鐵將取之必先祈

神其人衆雖少而多勇力處山險又善射弓長四尺力如弩矢用楛長尺八寸青石為鏃鏃皆施毒中人即死鄰國畏其弓矢卒不能服也便乘船好寇盜鄰國患之東夷飲食類皆用俎豆唯挹婁獨無法俗最無綱紀至晉元帝初又詣江左貢其石砮至成帝時通貢於石季龍四年方達季龍問之答曰每候牛馬向西南臥者三年矣是知有大國所在故來焉

勿吉 又曰靺鞨

勿吉後魏通焉在高句麗北亦古肅慎國地邑落各自有長不相總一凡七種其一號粟末部與高麗相接二曰伯咄部咄都勿反部在粟末之北三曰安車骨部在

伯咄東北四曰拂涅部在伯咄東五曰號室部在
拂涅東六曰黑水部在安車骨西北七曰白山部在
粟末東南勝兵各數千而黑水部尤爲勁健自拂涅
以東矢皆石鏃長二寸所居多依山水渠帥曰大莫
拂瞞咄東夷中爲強國諸國皆患之其國有大水闊
三里餘名速末水其地卑下濕築堤鑿穴以居室形
似塚開口於上以梯出入無牛有車馬佃則偶耕車
則步推有粟及麥穄菜則有葵水氣鹹凝鹽生樹上
亦有鹽池多豬無羊嚼米醞酒飲能致醉婦人服布
裙男子衣豬皮裘頭插虎豹尾善射其父母春夏死
立埋之塚上作屋不令雨濕若秋冬死以其屍餌貂

通典卷一百八十六　卅四

貂食其肉則多得之俗以溺洗手面於諸夷最爲不
潔孝文延興中其王遣乙力支朝獻乙力支稱初發
其國乘船泝（音素）難河西上至太瀰（音彌）河沉船於
水南出陸行渡洛孤水從契丹西界達和龍乙力支
還從其來道取得本乘船達其國○隋文帝初靺鞨
國有使來獻謂即勿吉也（勿吉靺鞨音相近）西北與契丹接
每相劫掠與中華懸隔唯粟末白山爲近煬帝初其
渠帥突地稽率其部來降居之柳城遼東之役突地
稽率其徒以從每有戰功從帝幸江東尋放歸柳城
（今郡地）大唐聖化遠被靺鞨國頻使貢獻許者傳記絕
漢勿吉靺鞨俱肅愼之後裔

扶桑

扶桑南齊時廢帝永元初其國有沙門慧深來
至荊州說云扶桑大漢國東二萬餘里地在中國
之東其土多扶桑木葉似桐初生如筍國人食之實
如梨而赤績其皮爲布以爲衣亦以爲錦作板屋無
城郭有文字以扶桑皮爲紙無兵甲不攻戰名國王
爲乙祁貴人第一者爲大對盧第二者爲小對盧第
三者爲納咄沙國王行有鼓角導從其衣色隨年改
易甲乙年青丙丁年赤戊己年黃庚辛年白壬癸年
黑有牛角甚長以角載物至勝二十斛車有馬車鹿
車國人養鹿如牛以乳爲酪有赤梨經年不壞多葡

通典卷一百八十六　卅五

萄其地無鐵有銅不貴金銀市無租估其婚姻法大
抵與中國仝親喪七日不食祖父母喪五日不食兄
弟伯叔姑姊妹喪三日不食設坐爲神像朝夕拜奠
不制縗絰嗣王立三年不視國事宋孝武帝大明二
年罽賓有比丘五人遊行至其國始通佛法像教

女國

女國惠深云在扶桑東千餘里其人容貌端正色甚
潔白身體有毛髮長委地至二三月競入水則妊娠
六七月産子女人胸前無乳項後生毛根白毛中有
汁乳子百日能行三四年則成人矣見人驚避偏畏
丈夫食鹹草如禽獸鹹草葉似邪蒿而氣香味鹹深

武帝天監六年有晉安人渡海為風所飄至一島登岸有人居女則如中國人而言語不可曉男則人身而狗頭其聲如犬吠其食有小豆其衣如布築土為牆其形圓其戶如竇

文身

文身梁時聞焉在倭國東北七千餘里人體有文如獸其額上有三文文大直者貴文小曲者賤土俗歡樂物豐而賤行客不齎糧有屋宇無城郭國王所居飾以金銀珍麗繞屋為塹廣一丈實以水銀雨則流于水銀之上市用珍寶

大漢

大漢梁時聞焉在文身國東五千餘里無兵戈不攻戰風俗並與文身國同而言語異

琉球

琉球自隋聞焉居海島之中當建安郡東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歡斯氏名渴剌兜不知其由來有國代數也彼土人呼之為可老羊妻曰多拔荼所居曰波羅檀洞塹柵三重環以流水樹棘為藩王所居舍其大十六間彫刻禽獸多鬬鏤樹似橘而葉密條纖如髮然下垂國有四五帥統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鳥了帥並以善戰者為之自相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紵繩纏髮從頂後盤繞

婦人以羅文白布為帽織鬬鏤皮并雜色紵及雜毛以為衣製裁不一綴髮為笠飾以毛羽兵有刀矟弓箭劍鈹之屬編紵為甲或以熊豹之皮王乘木獸令人舉之而行導從不過數十人國人好相攻擊人皆驍健善走難死而耐創諸洞各為部隊不相救助兩陣相當勇者三五人相擊射如其不勝一軍皆走遣人致謝即共和解收取鬬死者共聚而食之食皆用手無賦斂有事則均稅俗無文字視月虧盈以紀時節候草枯以為年歲人深目長鼻頗類於胡人縱年老髮多不白無君臣上下之節拜伏之禮父子同牀而寢婦人產乳必食子衣以木槽暴海水為鹽木汁

為酢醸米麴為酒濁得異味先進尊長凡有宴會執酒者必待呼而後飲上王酒者亦呼王名銜盃共飲頗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眾人皆和音頗哀怨其死者氣將絕舉至庭浴其屍以布帛纏之裹以葦席襯土而殯上不起墳子為父者數月不食肉有熊羆豺狼尤多豬雞無牛羊驢馬厥田良沃先以火燒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為刃長尺餘闊數寸而墾之土宜播種樹木同於江表氣候與嶺南相類俗事山海之神祀以酒殺鬬戰殺人便將所殺人祭其神煬帝大業初海師何蠻等每春秋二時天清氣靜東望依希似有煙霧之氣亦不知幾千里三年帝令羽

騎尉朱寬入海求訪異俗，得何蠻，遂與俱往，因到流求國，言不相通，掠一人并取其布甲而還。時倭國使來朝，見之曰：此夷邪久國人所用也。帝遣虎賁郎將陳稜、朝請大夫張鎮州率兵自義安（今潮陽郡）浮海擊之，至流求。初，稜將南方諸國人從軍，有崑崙人頗解其語，遣人慰諭之，流求不從，拒逆官軍。稜擊走之，進至其都，頻戰皆敗，焚其宮室，虜其男女數千人而還。

閩越

閩越王無諸（按說文，閩，東南越，蛇種，故字從門虫）及越東海王搖者，其先皆越王句踐之後也，姓騶氏。秦已并天下，皆廢為君長，以其地為閩中郡（今閩州，盡是也）。及諸侯叛秦，無諸及搖率越人佐漢擊項籍。漢五年，復立無諸為閩越王，王閩中故地，都東冶（今長樂郡也）。孝惠三年，舉高帝時越功，少閩君搖功多，乃立搖為東海王，都東甌（今永嘉郡），時俗號為東甌王。至孝景三年，吳王濞及吳破，東甌受漢之購，殺吳王，吳王之子子駒亡走閩越，怨殺其父，常勸閩越擊東甌。至武帝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遣莊助以節發兵會稽，浮海救東甌，未至，閩越引去。東甌請舉國徙中國，仍率其衆四萬餘人處江淮之間。至六年，閩越擊南越，上遣大行王恢出章郡（今章郡臨川南康廬陵等郡地），大司農韓安國出會稽（今吳郡餘杭會稽餘姚東陽臨海永嘉信安縉雲等郡地），兵未踰嶺，閩越王郢發兵距險。

其弟餘善殺王郢，使人謝罪。天子詔罷兵，曰：郢等首惡，獨無諸子繇君（繇邑號）丑不全謀焉。乃立丑為越繇王，奉閩越祀。餘善已殺郢，威行於國，天子聞之，為餘善不足復興師，曰：餘善數與郢謀亂，而後首誅郢，師得不勞。因立餘善為東越王，與繇王並處。至元鼎五年，南越反，餘善上書請以卒八千從樓船將軍擊呂嘉等。兵至揭揚（今潮陽郡），以海風波為辭不行，持兩端。是時楊僕上書願便引兵擊東越，帝以士卒勞倦，不許。罷兵，令諸校留屯章郡梅嶺（今南康郡虔化縣界）待命。六年秋，餘善聞樓船請誅之，漢兵臨境，乃遂反，遣兵入梅嶺，殺漢校尉。帝遣橫海將軍韓說自句章（今餘姚縣）浮海從東方往，樓船將軍楊僕出武林，中尉王溫舒出梅嶺。元封元年冬，咸入東越，繇王居股殺餘善降。於是天子曰：東越狹多阻，閩越悍，數數反覆。詔徙其人處江淮間，東越地遂虛（即今閩州地也，為封餘善東越王，遂謂之東越）。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八十六 終

邊防三　南蠻上

序略　盤瓠種　廩君種
板楯蠻　南平蠻　東謝
西趙　牂牁　充州
獠　夜郎國　滇（音顛）
邛都　筰都　冉駹
附國　哀牢　焦僥
撣國　西爨　昆彌
尾濮　木綿濮　文面濮
折腰濮　赤口濮　黑僰濮
松外諸蠻

序略

南蠻，其在唐虞，與之要質，故曰要服。夏商之時，漸為邊患。暨于周代，黨衆彌盛，故詩曰："蠢爾蠻荊，大邦為讎。"至楚武王時，蠻與羅子共敗楚師，殺其將屈瑕（不設備故也。縊于荒谷，群帥囚于治父）。楚師復振，遂屬於楚。及吳起相悼王，南并蠻越，遂有洞庭、蒼梧之地（今巴陵、長沙等郡地）。秦昭王使將伐楚，略取蠻夷，置黔中郡（今武陵盧溪及黔中五溪中諸郡地）。漢興以後，時有寇盜。其西南諸夷，夜郎之屬，秦末平定，為郡縣（今夜郎播州牂牁，即古夜郎地）。公孫述時，夜郎大姓為漢保境。後漢初，從番禺江奉貢。光武建武中，武陵（今武陵、隆陽、黔中、寧夷等郡，即漢武陵郡）大寇郡縣，漢將劉尚戰敗，數歲方平。順帝時，武陵太守增其租賦，又叛，反殺鄉吏。東晉時，沔中蠻因劉石亂後，漸徙於陸渾以南，偏滿山谷。宋齊以後，荊雍二州（今荊州、南郡、襄陽、江陵郡）各置校尉以撫寧之。群蠻酋帥，互受南北朝封爵。至後魏末，恭患滋甚，皆稱侯王，屯據峽路，斷絕行旅。周武帝遣陸騰大破之。其後初因屬李勢亂後，自蜀漢山谷出，侵掠郡縣。至梁時，州郡每歲伐蠻，以自利。及後周平梁（梁漢、梁州、益州），自爾遂全華人矣。以其黔中東謝、西謝，自古不臣中國，大唐貞觀以後，置黔州領之。

盤瓠種

盤瓠種，昔帝嚳高辛氏時，患犬戎入寇，乃訪募天下，有能得犬戎之將軍頭者，妻以少女。時帝有畜狗，名曰盤瓠，遂銜其將軍首而至，乃以女配之（按范曄後漢史實及傳皆誕，不經。大抵諸家所序四夷，亦多此類，未可甘本，出曰因而內器之狀，云高辛氏募能得犬戎之將軍頭者，時購金千鎰，邑萬家，又以少女。按黃金周以前寫丁恭以二十兩為紀，三代以前分上仁，秦漢分人又用末折有將軍之旨，其是姓實周命，氏時皆以為出卞之代何不詳之甚，又按宋史惟校校後於獄中興若甥姪書自序云六東諸序論筆勢效縱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城尚亦綱當共比方氏氏什世不悔之而已投形買序率川後語恢而將非終若非又何不將不休之有乎）。而盤瓠得女，負而走入南山（在漢中南鄭之南山也），止石穴中，生六男六女，因自相夫妻，織績木皮，染以草實，好五色衣服，製裁皆有尾形，衣裳班蘭，語言侏離。其後滋蔓，號曰蠻夷。有邑

君長名渠帥曰精夫相呼爲姎徒（說文曰姎女人自稱姎我也）所居皆深山重阻人迹罕至長沙黔中五溪蠻皆是也（一曰溪二酉溪三巫溪四武溪五沅溪）秦昭王使白起伐楚畧取蠻夷始置黔中郡漢興改爲武陵郡（今武陵澧陽黔中寧夷盧溪盧陽瀘溪潭陽巴地昔是也）歲令大人輸布一疋小口二丈是謂賨布（說文曰賨南蠻賦賨才冬反）雖時爲寇盜而郡國討平之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三年十二月武陵蠻精夫相單程等大寇郡縣遣武威將軍劉尚發南郡（今江陵巴東夷陵郡）長沙（今長沙衡陽巴陵郡）武陵（今武陵黔中盧陽郡地）兵萬餘人乘船泝流自沅水入武溪擊之（沅水出於牂牁東北經辰溪長沙巴陵郡入洞庭通江也武溪在今盧溪郡溪縣）尚輕敵深入悉爲所沒又遣伏波將軍馬援將兵至臨沅（今武陵郡武陵縣即漢臨沅縣地）擊破之單程等饑困乞降會援病卒謁者宗均爲置吏以司之群蠻遂平歷章和安順四朝累反叛攻劫州郡討平之永和初武陵太守上書以蠻夷率服可比漢人增其租賦議者皆以爲可尚書令虞詡獨奏曰自古聖王不臣異俗非德不能及威不能加其獸心貪婪難率以禮是故羈縻而綏撫之附則受而不逆叛則棄而不追先帝舊典貢稅多少所由來久矣今猥增之必有怨叛計其所得不償所費帝不從其冬澧中漊中蠻（澧水出今澧陽郡漊水出今有武陵安）果爭布非舊約遂殺鄉吏舉種反自後至桓靈二帝又累反叛攻劫州郡討破之蜀先主章武初吳

將李異屯巫秭歸（今巴東郡巫縣秭歸縣秭音子）先主遣將軍吳班攻破之於是武陵五谿蠻夷相率響應（今黔中郡謂之五溪）

廩君種

廩君種不知何代初巴氏樊氏瞫氏（瞫音審）相氏鄭氏五姓皆出於武落鍾離山（今夷陵郡巴山縣）其山有赤黑二穴巴氏之子生於赤穴四姓之子皆生黑穴未有君長共立巴氏子務相是爲廩君從夷水下至鹽陽（按今夷陵郡巴山縣清江水一名夷水一名鹽水其原出清江郡清江縣西都亭山）廩君居於平夷城四姓皆臣之巴梁間諸巴皆是也（所巴漢之地按范曄後漢史云四姓之子未有君長俱事鬼神乃共擲劍於石穴約能中者奉以爲君巴氏子務相乃獨中之又令各乘土船約能浮者當以爲君餘姓悉沉唯務相獨浮因共立之是爲廩君乃乘土船從夷水下至鹽陽鹽水有神女謂廩君曰此地廣大魚鹽所出願留共居廩君不許鹽神暮輒來取宿旦即化爲蟲與諸蟲群飛掩蔽日光天地晦冥積十餘日廩君伺其便因射殺之天乃開明廩君於是君乎夷城四姓皆臣之廩君死魂魄化爲白虎巴氏以虎飲人血故以人祠焉是皆怍誤以此不取）戰國時秦惠王幷巴中以巴氏爲蠻夷君長其人歲出賦二千一十六錢三歲一出義賦千八百錢其人戶出幏布八丈二尺雞羽三千鍭（說文曰幏南蠻夷布也幏音公亞反毛詩曰四鍭既均儀禮鍭矢一乘鄭玄曰鍭候也候物而射之三十鍭百二十也鍭音侯）漢興南郡太守靳強奏請一依秦時故事至光武建武二十三年南郡潳（音潛）山蠻雷遷等始反叛武威將軍劉尚討破之徙其種人七千餘口置江夏界中其後沔中蠻是也（漢之江夏郡今竟陵富水安陸齊安漢東江夏沔陽郡地是也）和帝永元十三年巫蠻許聖

等（漢之巫縣，今雲安郡巫山縣也）以郡收稅不均，反叛，殺荊州諸郡兵長（今江陵、夷陵、澧陽、武陵、長沙、衡陽等郡地也）。討破之，復悉徙至江夏。靈帝光和三年，江夏蠻復反，寇患累年。廬江太守陸康討破之（漢廬江郡，今廬江郡也）。

板楯蠻

板楯蠻，秦昭襄王時有一白虎於蜀、巴、漢之境，傷害千餘人。昭王乃募有能殺虎者，賞邑萬家。時有巴郡閬中夷（今閬中郡縣）廖仲等射殺白虎。昭王以其夷人，不欲加封，乃刻石盟要，復夷人頃田不租，十妻不算（一戶免其一頃田之租稅，有十妻不輸口算之錢），傷人者論，殺人得以錢贖死（何承天纂文曰：蠻以財贖罪曰賧。賧，徒濫反）。盟曰：「秦犯夷，輸黃龍一雙；夷犯秦，輸清酒一鍾。」夷人安之。至漢高帝為漢王，發夷人還伐三秦（今關中地也）。秦地既定，乃遣還巴中，復其渠帥羅、朴、督、鄂、度、夕、龔七姓，不輸租賦，餘戶乃歲入賨錢，口四十。巴人呼賦為賨，謂之賨人焉。代號為板楯蠻夷。閬中有渝水，其人多居水左右，天性勁勇，初為漢前鋒，數陷陣，俗喜歌舞（喜，許記反），高帝命樂人習之，所謂巴渝舞也。遂代代服從。至後漢以後，郡守常率以征伐。靈帝光和三年，巴郡板楯蠻叛（今通州、咸山、南平、涪陵、南川、清化、始寧、巴川、南賓、南浦、閬中、南充、安岳、盛山等郡地，則巴川之地是也），寇掠三蜀及漢中諸郡（即漢川諸郡，今漢中、安康、洋川、房陵郡地是也）。靈帝乃問益州計吏方略。漢中計吏程包對曰：「板楯七姓，以射白虎立

功，先代復為義人。其人勇猛善戰。昔安帝永初中，羌入漢川，郡縣破壞，得板楯救之，羌死敗殆盡，故號為神兵。至桓帝建和二年，羌復大入，實賴板楯連摧破之。前車騎將軍馮緄（古本反）南征武陵，亦倚板楯以成其功。近益州郡縣亂（今漢川、蜀郡等郡地），太守李顒亦以板楯討而平之。忠功如此，本無惡心。但長吏鄉亭更賦至重，僕役箠楚，過於奴虜，闕庭悠遠，遂不能自聞。含怨呼天，叩心窮谷，故邑落相聚，以致叛戾。非有謀主僭號以圖不軌。今但遣明能牧守，自然安集，不煩征伐也。」帝從其言，遣太守曹謙宣詔赦之，即皆降服。及漢末天下亂，自巴西之宕渠（今宕渠郡）遷于漢中楊車坂，抄掠行旅，號為楊車巴。魏武克漢中，李特祖將五百家歸之，魏武又遷於略陽北，復號之為巴氐（略陽，今天水郡隴城縣）。蜀後主劉禪建興十一年，涪陵屬國人夷反（今涪陵郡也），車騎將軍鄧芝往討，皆破平之。其沔中蠻，至晉時劉石亂後，漸得北遷，陸渾以南，滿於山谷。宋時荊州置南蠻校尉（今江陵郡已東、夷陵、雲安等郡地）；雍州置寧蠻校尉，以領之（今襄陽、南陽郡地）。如蠻人順附者，一戶輸穀數斛，其餘無雜事。宋人賦役嚴苦，貧者不復堪命，多逃亡入蠻。蠻無徭役，強者又不供官稅，結黨連群，動有數百千人，州郡力弱，則起為盜賊，種類稍多，戶口不可知也。文帝元嘉中，天門（今澧陽郡地）溇中令宗矯之徭賦過重，蠻

不堪命，蠻田向求等爲寇，破涉中，虜掠百姓及劉述之，並善撫諸蠻，前後不附官者莫不順服，皆引出平土，多緣沔爲居。逮宋後，蠻又反叛。孝武帝出爲雍州，時巴東（今巴東）、建平（今巴郡）、宜都（今夷陵郡）、天門四郡蠻爲寇，諸郡人戶流散，百不存一。孝武即位後，大明中，西陽蠻皆反叛，沈慶之率江、雍、荊、河州諸軍討破之。（江，今潯陽、鄱陽、章郡、臨川、廬陵等郡地。雍、荊、河已具上。西陽，今竟陵、江夏、同安郡地。）明帝、順帝時尤甚，雖遣攻討，終不能禁，荊州爲之虛弊。齊高帝時，武陵西溪蠻田思飄，武帝永明初，黔陽蠻田豆渠（武陵、黔陽，今黔中五溪郡地也），湘川蠻陳雙、李答，並寇掠州郡，討平之（湘川，今長沙郡也）。其後，司州蠻（今義陽、弋陽郡）與後魏通，助蕭人桓天生

侵擾齊境。六年，除田駟路爲試守北遂安左郡太守，田驢王爲試守宜人左郡太守，田何代爲試守新平左郡太守，皆郢州蠻帥（並漢沔蠻地，其有郡亦者。義陽州，今江夏、漢陽郡）。後魏孝文太和中，襄陽蠻酋雷婆思率戶千餘內徙，求居太和川，詔給廩食。後開南陽，全有沔北之地（今武當、南陽、淮安、舂陵等郡地），蠻人安堵，不爲寇盜。宣武帝景明初，大陽蠻酋田育丘等共二萬八千戶叛，將附魏，詔置四郡十八縣（今…縣也）。魯陽蠻魯北燕等聚眾萬餘攻逼潁陽，詔遣左衛將軍李崇討平之，斬數千級，徙萬餘家於河北諸州及六鎮。尋叛南走（六鎮，今單于府、馬邑郡界），所在追討，比及於河，殺之皆盡。梁武帝遣兵沿沔破掠諸

文道叔令孫等三將步騎五千侵南荊之西，沿漢上下（今襄陽郡之上，武當郡以東地），破略諸蠻。後魏遣蠻帥桓叔興率眾及三萬餘人擊之，斬令孫等，俘虜二千餘人。其後因六鎮、秦（今天水郡地）、隴（今汧陽郡地）所在反叛，荊（今南陽、淮安郡地）、郢（今義陽、汝南郡）蠻大擾動，斷三鵶路（今南陽郡北至臨汝郡），至於襄城（今臨汝郡）、汝水，處處抄劫，百姓多被其害。自後魏與宋、齊、梁之時，往彼江漢間，諸蠻渠帥互有所屬，皆受封爵焉。及魏末爲暴滋甚，有冉氏、向氏、田氏者，陬落尤盛，大者萬家，小者千戶，更相崇樹，僭稱王侯，屯據三峽，斷遏水路，荊蜀行人至有假道者。西魏文帝大統十一年，沔漢諸蠻擾動，大將軍楊忠擊破之。其

唐州蠻田魯嘉亦叛（唐州，今淮安郡），自號荊河州伯，遣王雄討平之。後周明帝時，蠻帥冉令賢、向五子王等反，攻陷白帝（今雲安郡）。武帝天和初，詔開府陸騰討之，蠻眾大潰，斬首萬餘級。騰乃積其骸骨於水邏城側，爲京觀。後蠻蜑見者，輒大號哭，自此狼戾之心輟矣。信州舊理白帝，騰更於蜀先主故城南八陣之北，臨江岸築城，移置信州。又以巫縣、信陵、秭歸（今雲安、巴東二郡界），並是硤中要險，於是築城置防，以爲襟帶焉。（按後漢史，其在黔中五溪長沙間，則爲盤瓠之後；其在峽中巴梁間，則爲廩君之後。後漢末蠻寇侵擾州郡，或移徙交雜，亦不可得詳別焉。）

南平蠻

南平蠻北與涪州接，部落四千餘戶，山有毒草及沙

風蝮蛇人並樓居登梯而上號爲干欄其人美鬢髮爲椎髻首上女多男少爲婚之法女氏必先貨求男族貧人無以嫁女多賣與富人爲婢俗皆婦人執役其王姓朱氏號爲劍荔王大唐貞觀三年遣使入朝以其地隸渝州

東謝

東謝渠帥姓謝氏南蠻別種在黔中之東地方千里其俗無文字刻木爲約巢居刀劍不離其身冠熊皮披猛獸革酋長名元深代襲其一族不育女自云高姓不可上嫁大唐貞觀三年元深入朝冠烏熊皮冠若今之旄頭以金絡額身披毛帔韋皮行滕而著履

貞觀中開其地爲應州黔州都督府（今黔中郡所管羈縻州）

西趙

西趙蠻在東謝之南亦南蠻別種其界東至夷子西至昆明南至洱河山洞深阻莫知里數南北十八日行東西二十三日行其風俗與東謝同趙氏代爲酋長有萬餘戶自古不臣中國大唐貞觀三年遣使入朝二十一年以其地置朝州以首領趙磨爲刺史

牂牁

牂牁渠帥姓謝氏舊臣中國代爲本土牧守隋末大亂遂絕大唐貞觀中其酋遣使修職貢勝兵戰士數
是列其地爲牂可（今黔中郡所管羈縻州）

兗州

兗州牂牁別部與牂牁隣境勝兵二萬（今黔中郡所管羈縻州）大唐貞觀中朝貢列其地爲兗州

獠

獠蓋蠻之別種往代初出自梁益之間自漢中達于邛笮川谷之間所在皆有（北自漢中西南及越嶲以來皆有之笮才各反）俗多不辯姓氏又無名字所生男女以長幼次第呼之其丈夫稱阿謩阿段婦人阿夷阿等之類皆其語之次第稱謂也依樹積木以居其上名曰干欄干欄大小隨其家口之數往往推一酋帥爲主亦不能遠相統攝父死則子繼若中國之當族也獠主各有鼓角一

雙使其子弟自吹擊之好相殺害多仇怨不敢遠行性同禽獸至於忿怒父子不相避唯手有兵刃者先殺之若殺其父走避於外求得一狗以謝其母然後敢歸母得狗謝不復嫌恨若報怨相攻擊必殺而食之遞相劫掠不避親戚賣如猪狗而已亡失兒女一哭便止被賣者號叫不服逃竄避之乃將買人捕逐若亡叛獲便縛之但經被縛者即服爲賤隸不敢更稱良矣唯執楯持矛不識弓矢用竹爲簧群聚鼓之以爲音節爲細布色至鮮淨大狗一頭買一生口性尤畏鬼所殺之人美鬚髯者必剝其面皮籠之於竹
號之曰鬼鼓舞祀之以求福利俗尚淫祀

貴其昆季妻孥盡者乃自賣以供祭焉鑄銅為器大
口寬腹名曰銅爨既薄且輕易於熟食蜀本無獠今
李勢時諸獠始出巴西渠川廣漢陽安資中犍為梓
潼（今蜀川之內）布在山谷十餘萬落攻破郡縣為益州大
患自桓溫破蜀之後力不能制又蜀人東流山險之
地多空獠遂挾山傍谷與人參居參居者頗輸租賦
在深山者乃為匪人至梁武帝梁益二州（今興州蜀川郡地）
歲歲伐獠以自裨潤公私頗藉為利後魏宣武帝正
始初將夏侯道遷舉漢中附魏宣武帝遣尚書邢巒
為梁益二州刺史以鎮之其後以梁益二州控攝險
遠乃立巴州（在今清化北郡）以統諸獠後以巴酋帥嚴始欣

為刺史又立隆城鎮（今隆）所管獠二十萬戶所謂北獠
也歲輸租布魏明帝孝昌初據城叛入梁益二州並
遣將討之攻陷巴州執始欣斬之後梁州為梁氏所
陷（今漢中郡）自此又屬梁後周武帝平梁益（遣達奚武尉遲迥平之）
令所在撫慰其與華人雜居者亦頗從賦役然天性
暴亂旋致擾動每歲命隨近州鎮出兵討之獲其生
口以充賤隸謂之為壓獠後有商旅往來者亦資以
為貨公卿達于庶人之家有獠口者多矣其種類滋
蔓保據巖壑依林走險若履平地性又無知殆同禽
獸諸夷之中最難以道義招懷也

夜郎國

夜郎國（今夜郎播川為郎邛滇國）漢時西南夷君長以十數夜
郎最大在蜀郡徼外東接交阯西隣滇國（今雲南郡）其
國臨牂牁江江廣數里出番禺城下（戰國時楚頃襄王使將莊蹻從
沅水伐夜郎軍至且蘭椓船於岸而步戰既滅夜郎因留王滇池以且蘭有椓船牂柯處乃改其名為牂
柯牂柯繫船杙也番禺今南海郡城南江杙音弋）其地多雨潦俗好巫鬼禁
忌寡畜產又無蠶桑故最貧道鉤町有桄榔木可以
為麪百姓資之（鉤町漢以為縣屬牂柯郡鉤音巨于反町音大鼎反）武帝時唐
蒙上書曰竊聞夜郎精兵可得十餘萬浮船牂牁江
出不意此制南越一奇也乃拜蒙為郎中遂見夜郎
侯多同厚賜諭以威德夜郎貪漢繒帛以為漢道險終
不能有也乃且聽蒙約還報乃以為犍為郡（今犍為陽安仁

壽通義和義資陽普安地）發巴（巴郡今通州等十五郡地巴具上注）蜀卒（蜀郡今蜀
郡臨邛盧山等郡亦曰蜀川）理道自僰道指牂牁江蜀人司馬相如
亦言西夷邛笮可置郡（今越巂郡地）帝使相如往諭皆如
南夷為置一都尉十餘縣屬蜀當是時巴蜀四郡
（漢中廣漢巴郡今漢川巴川蜀川地也）通西南夷道戍轉相饟（饟古餉字）數
歲道不通士罷餓罹濕（罷音皮罹遭也）死者甚衆夷又數反
發兵興擊耗費無功帝患之使公孫弘往視問焉還
言其不便時方築朔方據河逐胡弘因數言西南夷
為害（通西南夷大為損害）可且罷專力事匈奴上罷西夷獨置
南夷兩縣一都尉及元狩元年張騫言使大夏時見
蜀布邛竹杖問所從來曰從東南身毒國（即天竺也）可數

十里得蜀賈人市或聞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國以
是乃令王然于閒出西南夷往身毒國至滇道皆為
昆明所閉昆明在今越巂郡西南莫能通身毒及南越反上使
發南夷兵且蘭君小邑乃與其衆反漢發巴蜀校尉
擊破之遂平南夷為牂柯郡今溱州夜郎義泉郡地夜郎侯始
倚南越越滅恐懼遂入朝封為夜郎王昭帝始元中
牂柯談指同並等二十四邑凡三萬餘人皆反並音畔
指同並後皆為縣屬漢牂柯郡遣水衡都尉發蜀郡犍為兵擊牂柯
大破之後始續葉榆人復反鉤町侯亡波率其人擊
之有功漢立亡波為鉤町王至成帝河平中夜郎王
興與鉤町王禹漏臥侯俞漏臥侯邑名後為縣屬漢牂柯更舉兵相

攻牂柯太守請發兵誅興等漢以道遠不可擊遣太
中大夫張匡持節和解並不從杜欽說王鳳曰張匡
和解蠻夷王侯王侯不從不憚國威其效可見恐議
者選耎復守和解選耎怯懦不前之意選息兗反耎人兗反太守察動靜
有變乃以聞如此則復曠一時曠空也一時三月言空廢一時不得發兵
王侯得收獵其衆申固其謀黨助衆多各不勝忿必
相殄滅自知罪成狂犯守尉言逞狂悖之心而殺守尉遠藏溫暑
毒草之地雖有孫吳之將賁育之士若入水火往必
焦沒智勇俱亡所設施屯田備守之費不可勝量宜
因其罪惡未成未疑國家加誅陰勑旁郡守尉練士
馬大司農先調穀積要害處調發也要害者在我為要在彼為害

職太守往以秋涼時入誅其王侯尤不軌者即以為
不毛之地亡用之人聖王不以勞中國即猶若也不毛言不生草
木宜罷郡放棄其人絕其王侯勿復通如以先帝所
立累代之功不可墮壞亦宜因其萌芽早斷絕之及
已成形然後師興則萬姓被害矣鳳於是薦陳立為
牂柯太守至牂柯乃從吏數十人出行縣召興與將
數千人往立數責因斷興頭出曉其衆皆釋兵降與
子邪務收餘兵迫脅旁二十二邑反立又擊平之公孫
述時大姓龍傳尹董氏與郡功曹謝暹保境為漢乃
遣使從番禺番禺今南海郡江奉貢光武嘉之並加褒賞
桓帝時郡人尹珍乃從汝南許慎應奉受經書學成
還鄉里教授自是南域始有學焉珍官至荊州刺史

後漢史云有女子浣於遯水有三節大竹流入足閒
剖之得一男兒養之及長自立為夜郎侯以竹為姓
武帝元鼎中開牂柯以夜郎侯迎降天子賜其王印
綬後遂殺之夷獠咸以竹王非血氣所生甚重之求
為立後牂柯太守吳霸以聞天子乃封其三子為侯
死配食其父按范曄所撰乃引華陽國志又按漢書
其夜郎侯封王不言殺之至成帝時猶謂之夜郎王
興為將云竹王被殺後封其子為侯與班史全乖角
宜華陽國志為詳也大抵范曄所述多稱詭異
若與經書傳以辭正則因習纂錄不復刊革云

滇

滇者漢時在夜郎之西靡莫之屬滇最大靡莫西南徼外蠻也
滇音顛始楚頃襄王使將軍莊蹻蹻即莊王之苗裔居略反將兵循
江上略巴黔以西巴國今清化始寧咸安符陽巴州南賓南浦是其地黔則黔中蹻
至滇池方三百里在今雲南郡其澤在西北水源廣末更淺狹如倒流故曰滇池

旁平地肥饒數千里（池旁之地）以兵威定屬楚欲歸報會秦擊奪楚巴黔中郡道塞不通因而以其衆王滇變服從其俗以長之（爲其長帥也按史記及漢書皆云楚威王時使莊蹻略巴黔以西至滇池欲歸會秦奪楚巴黔中郡因以其衆王滇後十餘歲秦滅之又按楚自威王後懷王立三十年至頃襄之二十二年秦昭襄王遣兵攻楚取巫黔中郡也後漢史則云頃襄王時莊豪王滇豪卽蹻也若往蹻自威王時將兵略地屬秦奪巫黔中郡道塞不還凡經五十二年豈得如此淹久或恐史記謬誤班生因習便書范曄所記詳考爲正又按莊蹻王滇後十五年頃襄王卒考烈王立二十五年幽王立十年王負芻立五年而楚滅後十五年而秦亡凡七十年何故云蹻之王滇後十餘歲而秦亡此又未之詳也）至武帝時滇王有衆數萬人元封二年發巴蜀兵臨滇滇王舉國降請置吏入朝於是以爲益州郡（今南寧郡）賜滇王王印長復其人（武帝開牂牁越嶲郡後數年復併昆明地皆以屬之）

通典卷百八十七　十五

西南夷君長以百數獨夜郎滇受王印滇小邑也最寵焉後王莽篡位改漢制貶鉤町王爲侯蠻夷遂反莽遣平蠻將軍馮茂發巴蜀犍爲吏士賦斂取足於人以擊益州出入三年疾疫死者什七巴蜀騷動更遣寧始將軍廉丹大發天水隴西騎士廣漢巴蜀犍爲吏人十萬轉輸者合二十萬人擊之不能克而還公孫述據益土文齊爲太守亦固守拒述後漢初遣使朝調建武十八年夷渠帥棟蠶與姑復葉榆梇棟連然滇池建伶昆明諸種反叛殺長吏（姑復屬越嶲郡餘六縣並屬益州郡也並在今越嶲雲南郡地）遣武威將軍劉尚等發廣漢犍爲蜀人及朱提夷擊之尚軍遂度瀘水入益州郡界（瀘水一名若水出旄牛徼外經朱提至僰道入江在越嶲郡南特有瘴氣）群夷聞大兵至皆棄壘奔走尚獲其羸弱穀畜斬棟蠶帥凡首虜萬餘人諸夷悉平至蜀後主建興三年諸葛孔明率衆南征四郡平之改益州郡爲建寧分建寧永昌（今雲南郡地）爲雲南郡又分建寧牂牁爲興古郡（亮至南中所戰皆捷聞孟獲者爲夷漢所服募生致之既得使觀於營陣之間問曰此軍何如獲曰不知虛實故敗定易勝耳亮縱使更戰七縱七擒而亮猶遣獲獲止去曰公天威也南人不復反矣遂至滇池南中平皆即其渠帥而用之或以諫亮亮曰若留外人則當兵兵留則無食一不易也夷新傷破父兄死喪留外人而無兵者必成禍患二不易也又夷累有廢殺之罪自嫌釁重若留外人終不相信三不易也今吾欲使不留兵不運糧而綱紀粗定夷漢粗安故耳）

邛都

通典卷百八十七　十六

邛都漢時自滇以北君長十數邛都最大（今越嶲郡本其地）自夜郎滇邛都人皆椎髻左衽邑聚而居知耕田其外西曰桐師以東北至葉榆（葉榆邑名）名爲嶲昆明（今越嶲郡嶲昆明在西南諸夷所居）地方數千里無君長辮髮隨畜遷徙無常武帝開以爲邛都縣屬越嶲郡無幾而地陷爲汙澤因名爲邛池南人以爲邛河其人後復反叛元鼎六年漢兵自越嶲水伐平之（越嶲水源出今越嶲郡西南嶲山下）其土地平原有稻田俗多游蕩而喜謳歌略與牂牁相類豪帥放縱難得制御王莽時郡守枚根（枚姓根名）調邛人長貴以爲軍候更始二年長貴攻殺枚根自立爲邛穀王至光武因就封之越嶲太守印綬

尚書益州夷路由越嶲長貴闟之即聚兵欲襲尚並擒長貴誅之徙其家屬於成都安帝時永昌益州蜀郡夷 並今雲南郡 皆叛衆十餘萬破壞二十餘縣益州刺史張喬乃遣從事楊竦將兵至葉榆破之渠帥三十六種皆來降附竦因奏長吏姦猾侵犯蠻夷者九十人皆減死論

莋都

莋都者漢時自越嶲以東北君長以十數徙 徙漢為縣屬蜀 莋都最大武帝開以為莋都縣其人被髮左衽言語多好譬類居處與汶山夷同 汶山夷在蜀郡西北即冉駹也今通化郡 元鼎六年以為沈黎郡 今盧山郡 至天漢四年并蜀為西部置兩部尉一居旄牛主徼外夷一居青衣主漢人 旄牛青衣並今蜀郡之地 後漢明帝永平中益州刺史朱輔懷遠有大略宣示漢德威懷遠夷自汶山以西前代不至正朔所不加白狼槃木唐菆等百有餘國戶有三十餘萬舉種奉貢稱為臣僕和帝永元十二年旄牛徼外白狼樓薄蠻夷王唐繒等遂率種人十七萬口歸義內屬安帝永初元年蜀郡三襄種夷與徼外汙衍種反叛攻蠶陵城 蠶陵漢縣今翼州地在蜀郡之西汙音衍呼五反 殺長吏二年青衣道夷邑長令田 令田名也 與徼外三種夷三十一萬口舉土內屬後旄牛夷叛攻零關 零關縣屬越嶲今越嶲郡 益州刺史張喬與西部都尉擊破之於是分置蜀郡

屬國都尉領縣四如太守

冉駹

冉駹漢時自莋以北君長十數冉駹最大其俗土著或隨畜遷徙在蜀西武帝元鼎六年以為汶山郡 今蜀郡西北通化郡地 至宣帝地節三年夷人以立郡賦重帝乃省并蜀郡為北部都尉其山有六夷七羌九氐各有部落其王侯頗知文書土氣多寒雖在盛夏冰猶不釋皆依山居止累石為室高者至十餘丈為邛籠 今彼土夷人呼為鵰 又土地剛鹵不生穀粟麻菽唯以麥為資而宜畜牧有旄牛無角一名犝牛 犝徒冬反 肉重千斤毛可為毦 毦音毛 出名馬有䍧羊可療毒又有食藥鹿鹿麑有胎者其腸中有糞亦療毒疾又有五角羊其西又有三河槃于虜北有黃石地北盧水胡其表乃為徼外後漢靈帝時復分蜀郡北部為汶山郡蜀後主建興十年汶山平康夷反姜維討破之

附國

附國隋代通焉在蜀郡西北二千餘里即漢之西夷也有嘉良夷即其東部所居種自相率領不能統一土俗與附國同言語少殊其人並無姓氏其地南北八百里東西四千五百里無城柵近川谷傍山險俗好復讎故壘山為礫 礫與巢字同 而居以避其患其礫高至十餘丈下至五六丈狀似浮圖於下級開小門從內

上通行必關閉有二萬餘家弓長六尺以竹為弦妻其群母及嫂兒弟死父兄亦納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長笛有死者無服制置屍於高牀上沐浴衣服以牟甲覆以獸皮子孫不哭帶甲舞劍而呼云我父為鬼所取我欲報冤殺鬼其俗以皮為帽形圓如鉢本或戴羃䍦衣多毛毼胡割反皮裘全剝牛腳皮為鞾項繫鐵鎖手貫鐵釧王與酋帥金飾首胸前懸一金花徑三寸其土高氣候涼多風少雨土宜小麥青稞山出金銀多白雉水有嘉魚長四尺而鱗細煬帝大業四年其王遣子弟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貢嘉良有水闊六七十丈附國水闊百餘丈並南流用皮為舟而濟附國南有薄

緣夷風俗亦同西有女國其東北連山綿亙數千里接党項及諸羌接其地後以山嶮故附焉

哀牢

哀牢後漢時通焉其先有婦人名沙壹居于牢山嘗捕魚水中觸沉木若有感因懷姙十月產男子後沉木化為龍出水因舐其男之背其母鳥語謂背為九謂坐為隆因名曰九隆後漸相滋長種人皆刻畫其身象龍文衣皆著尾九隆代代相繼乃分置小王往往邑居散在谿谷絕域荒外山川阻深生人以來未嘗交通中國光武建武中其王賢栗等遂率衆人戶二千七百詣越巂太守鄭鴻降求內屬帝封賢栗等為君長自是歲來朝貢明帝永平中哀牢王柳貌遣子率種人內屬其稱邑王者七十人戶五萬一千八百九十四界去洛陽七千里明帝以其地置哀牢博南二縣今雲南越巂之西割益州郡西部都尉所領六縣後六縣謂不韋嶲唐比蘇楪榆邪龍雲南今雲南越嶲西合為永昌郡即今雲南郡始通博南山渡蘭倉水華陽國志曰博南縣西山高三十里越之得蘭倉水行者苦之歌曰漢德廣開不賓度博南越蘭津渡蘭倉為他人哀牢人皆穿鼻儋耳儋丁甘反其渠帥自謂王者耳皆下肩三寸庶人則至肩而已土地沃美宜五穀蠶桑染綵文繡蘭干細布華陽國志曰蘭干獠言紵也織成文章如綾錦有梧桐木華績以為布廣志曰梧桐有白者剽國有桐木其華有白毳

取毳淹績以為布幅廣五尺潔白不受垢汙先以覆亡人然後服之其竹節相去一丈名曰濮竹出銅鐵鉛錫金銀光珠博物志曰光珠則江珠琥珀水晶琉璃軻蟲蚌珠孔雀翡翠犀象猩猩貊獸山海經云猩猩知人名擣華陽國志曰永昌郡有猩猩能言取其血可以染朱罽荀卿子曰猩猩能言笑淮南萬畢術曰歸終知來猩猩知往注云並神獸也後魏鄭元注水經云武平郡封溪縣有獸名猩猩猨形人面身毛黃姿頓端正能拳人語聞者無不酸楚太守上網者傳云阮研為使封溪見邑人說猩猩好酒及屐里人置之山谷常行路百數為群見酒物等知人設張取之此獸甚靈先知其人祖父姓名而罵曰奴欲殺我捨爾去也既去後還因相呼曰試共嘗酒及飲乃其其沐速半醉皆擒之無遺逸遂置盤中隨其所欲飼之特烹家具肥者乃自推擇泣而遣之又禮記云猩猩能言廣志云猩猩惟聞其啼不聞其言出交趾郡封溪縣按前代永昌郡即今之雲南郡武平郡即今之安南府並封略之內古謂其蠻而智不因人教而解人語婦為啼異秦漢以降天下一家即嶺南號能

、乏又鄙象畫咸鄙冲血咸神敢之史傳以爲貴物衍子與閱聲數違單如賊殺白雉之類故彰示後代則錢往不光於鳥象何爲獨無軌乎漢之以充口御凡敢之固難也王莽置漢孺子於四壁中禁人與語及長不能名六畜豈豈若非靈異自解人語即須閑數方成又不可容易而爲虛譫也是知諸家所說不加考覈遞相祖述耳佑以爲實志尤足徵矣血典朱尉嶠問訶商元無此事故辭而流之永昌太守鄭純爲政清潔化行夷人與哀牢夷人約邑豪歲輸布貫頭衣二領鹽一斛爲常賦夷俗安之大唐麟德元年五月於昆明之弄棟川置姚州都督府每年差兵募五百人鎭守武太后神功二年閏十月蜀州刺史張柬之上表曰姚州者古哀牢之舊國本不與中國交通前漢唐蒙開夜郎滇笮而哀牢不附至光武季年始請內屬漢置永昌郡以統理之税其鹽布

氈罽以利中土其國西通大秦南通交趾奇珍進貢歲時不闕及諸葛亮五月渡瀘收其金銀鹽布以益軍儲使張伯岐選其勁卒以增武備前代置郡其利頗深今鹽布之税不供珍奇之貢不入而空竭府庫驅率平人受役夷蠻肝腦塗地漢以得利既多歷博南山涉蘭倉水更置博南哀牢二縣蜀人愁怨行者作歌譏漢得其利人且怨歌今於國家無絲髮之利在百姓受終身之酷往者諸葛亮破南中使其渠帥自相統領不置漢官亦不留鎭守臣竊以亮之策妙得羈縻蠻夷之術今姚府置官既無安邊靜寇之心又無葛亮且縱且擒之術唯知詭謀狡算恣情割剝

貪叨劫掠積以爲常扇動酋渠遂成朋黨提挈子弟嘯引兇愚今見散亡彼州專以掠奪爲業姚州本武陵縣主簿石子仁奏置之後長史李孝讓辛文協並爲群蠻所殺又使將軍李義總往征郎將劉惠基陣戰死其州遂廢即諸葛亮所謂置官留兵有三不易之言遂驗垂拱四年南蠻郎將王善寶昆州刺史爨乾福又請置州奏言所有課税自出姚府管內更不勞擾蜀川及置州後錄事參軍李稜爲蠻所殺延載年中司馬成琛請於瀘南置鎭七所遣蜀兵防守自此蜀中騷擾于今不息伏乞省罷姚州使隸巂府歲時朝覲同之蕃國瀘南諸國悉廢於瀘北置關百姓非

奉使入蕃不許交通往來疏奏不納

焦僥國

焦僥國後漢時通焉明帝永平中西南夷焦僥貢獻安帝永初中永昌徼外焦僥種夷陸類等三千餘口舉種內附獻象牙水牛封牛其人長三尺穴居善游鳥獸懼焉其地草木冬落夏生

撣國

撣音檀國後漢時通焉和帝永元中其國王雍由調遣譯奉國珍寶和帝賜金印紫綬安帝永寧初復遣使朝賀獻樂及幻人能變化吐火自支解易牛馬頭又善跳丸數乃至千自言我海西人海西即大秦也撣

國西南通大秦明年元會安帝作樂於庭封雍由調為漢大都尉

西爨

西爨者南寧之渠帥爨時通謂曰云本河東安邑人七葉祖事晉為南寧太守屬中原亂遂王蠻夷梁元帝時南寧州刺史徐文盛徵詣荊州有爨瓚者遂據南寧之地延袤二千餘里既死其子震翫統其衆大唐武德初拜翫子弘達為昆州刺史令持其父屍歸葬本鄉段綸又遣俞大施至南寧諭之由是部落歸欵三年七月遣使貢方物

昆彌國

昆彌國一曰昆明西南夷也在爨之西洱河為界即葉榆河其俗與突厥畧同相傳云與匈奴本是兄弟國也漢武帝得其地入益州部其後復絕諸葛亮定南中亦所不至大唐武德四年巂州治中吉弘使南寧因至其國諭之至十二月遣使朝貢貞觀十九年四月右武侯將軍梁建方討蠻降其部落七十二戶十萬九千三百

尾濮

尾濮漢魏以後在興古郡（今雲南郡地）西南一千五百里徼外其人有尾長三四寸欲坐輒先穿地為穴以安其尾尾折便死居木上食人俗又敬其老者唯識母而不識父其俗有賓客殺老以供廚故賓客不行者必沽其地有稷及陸稻多鹽井饒犀象有弓矢鉾盾以赤綠微皮垂錫珠翡翠為冠幘按木濮即尾濮也（又按南土俗傳云西利東有蒲羅中人皆有尾長五六寸其俗食人按其地並西南蒲羅蓋尾濮之地名）

木綿濮

木綿濮土有木綿樹多葉又生房甚繁房中綿如蚕所作其大如捲（音拳）

文面濮

文面濮其俗劖面而以青畫之（劖音）

折腰濮

折腰濮其俗生子皆折其腰

赤口濮

赤口濮在永昌之南其俗折其齒劖其唇使赤又無衣服

黑僰濮

黑僰濮在永昌西南山居耐勤苦其衣服婦人以一幅布為裙或以貫頭丈夫以穀皮為衣其境出白蹄牛犀象琥珀金桐華布又諸濮之域皆出楛矢（楛音）日南至於濮鈆周書王會卜人丹沙注云卜人西南之蠻丹沙所出今按卜人蓋濮人也（按諸濮與哀牢相次故附之）

松外諸蠻

松外諸蠻大唐貞觀末為寇遣兵從西洱河討之其
西洱河從巂州西千五百里其地有數十百部
落大者五六百戶小者二三百戶無大君長有數十
姓以楊李趙董為名家各據山川不相役屬自云其
先本漢人有城郭村邑弓矢矛鋋言語雖小訛舛大
略與中夏同有文字頗解陰陽曆數自夜郎滇池以
西皆云莊蹻之餘種也其土有稻麥粟豆種穫亦與
中夏同而以十二月為歲首菜則葱韭蒜菁果則桃
梅李柰有絲麻女工蠶織之事出絁絹絲布幅廣七
寸以下早蠶以正月生二月熟畜有牛馬豬羊雞犬
飯用竹箸摶之而啖羹用象枉形若鷄彝有船無車

男子以氈皮為帔女子絁布為裙衫仍披氈皮之帔
頭髻有髮一盤而成形如髽男子皆跣至於死喪
哭泣棺槨襲斂無不備三年之內穿地為坎殯於
舍側上作小屋三年而後出而葬之蠡蚌封棺令其
耐濕父母死者斬衰布衣遠者至四五年近者二三
年然後即吉其被人殺者喪主以麻結髮而黑其面
衣裳不緝在服內不廢婚嫁娶妻不避同姓其俗有
盜竊殺人淫穢之事酋長即立一長木為聚設擊鼓
共會其下強盜者眾共殺之若賊家富強但燒其屋
宅奪其田業而已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八十七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八十八

邊防四 南蠻下

嶺南序略 嶺南黎獠附		海南序略
黃支	哥羅	林邑
扶南	頓遜	毗騫
干陁利	狼牙脩	婆利
槃槃	赤土	真臘
羅刹	投和	丹丹
邊斗	杜薄	薄刺
歆契	火山	無論
婆登	烏篤	陀洹
訶陵	多蔑	多摩長
哥羅舍分		

嶺南序略

五嶺之南漲海之北三代以前是為荒服秦平天下
開置南海等三郡秦亂趙佗據有其地傳五代九十
三歲至漢武建元中伏波將軍路博德滅之分為儋
耳等九郡其珠崖郡在海洲上大率數歲一反元帝
初元中納賈捐之議罷之後漢光武建武中交阯女
子徵側反寇有六十餘城以伏波將軍馬援討平之桓
靈以後蠻孫又據象郡象林縣遂為林邑國矣其餘
郡縣歷代雖有反亂州郡並旋平定之極南之人雖

通交趾其俗男女同川而浴（□□趾開□其□內川皆浴之也交趾謂足大趾開闊並立則交）其西有噉人國生首子輒解而食之謂之
宜弟味旨則以遺其君君喜而賞其父娶妻美者
讓其兄烏滸人是也（烏滸在今南海郡之西南安南府之北朗寧郡管）交趾
之南有越裳國周公居攝六年天下和平越裳以重
譯而獻白雉周德既衰於是稍絕及楚子稱霸朝貢
百越秦始皇平天下開嶺外置南海（今南海始興義郡海豐恩平南陵臨賀高要晉康臨封開陽高涼連城新興銅陵懷德潮陽等郡地皆是）桂林（今始安平樂蒙山開江蒼梧潯江臨江鬱林平琴安城賀水常林郡龍城融水郡寧浦江寧仁寧普寧山修德龍池永定郡等地皆是）象郡（今安南武峩龍水潘城九真陸州文陽日南承化三山合浦安樂海康溫水湯泉等郡皆是）
至胡亥時南海尉任囂病

且死召南海龍川令真定人趙佗語曰（真定今常山郡龍川今海豐郡）中國擾亂未知所安番禺（今南海郡所治也）負山險阻南
北東西數千里可以為國郡中長吏無足與言故召
公告之即被佗書（被加也）行南海尉事囂死佗即絕秦
所開新道聚兵自守秦已滅佗即擊桂林象郡自
立為南越武王漢已定天下為中國勞苦故釋佗不
誅遣陸賈立佗為南越王高后時佗乃自稱為南越
武帝發兵攻長沙邊敗數縣而去（今長沙郡）以兵
威財物賂遺閩越（今閩川）西甌駱役屬焉（西甌即駱越也言西者以別東甌今南海郡西南懷澤等郡）東西萬餘里南北數千里及孝
文帝初立鎮撫天下乃為佗親冢在真定置守邑歲

祠召其從昆弟尊官厚賜寵之詔陸賈使往諭
之賈至南越王上書謝稱為藩臣奉職貢至武帝建
元四年佗孫胡時閩越王郢興兵擊南越邊邑胡使
人上書曰兩越俱為藩臣無得擅興兵相攻擊今東
越擅侵臣臣不敢興兵唯天子詔之於是天子多南
越義守職約為遣兩將往討閩越淮南王安上書諫
曰夫越方外之地劗髮文身之人也（越人劗髮古字也劗與翦同）
不可以冠帶之國法度理也自三代之盛胡越不與
受正朔非強不能服威不能制也以為不居之地不
牧之人不足以煩中國也（地不可居人不可牧養）故古者封內
甸服（封內謂封圻千里之內甸服主理王田以供祭祀也）封外侯服（封外千里之列侯也）

（為王者斥候）侯衛賓服（侯服之外又有衛服賓服賓見於上侯衛二服賓為也）蠻夷要
服（又在侯衛之外內者要以文德要束之）戎狄荒服（此在九州之外者也）
（荒言其荒忽絕遠來去無常）遠近之勢異也自漢初定以來七十
二年吳越人相攻擊者不可勝數然天子未嘗舉兵
而入其地臣聞越非有城郭邑里也處谿谷之間篁
竹之中（竹叢也小竹曰篁）習於水鬬便於用舟地深昧而多
水險（深昧晴也言□木也）中國之人不知其勢阻而入其地雖
百不當其一得其地不可郡縣攻之不可暴取也以
地圖察其山川要塞相去不過數寸之間而數百千
里阻險林叢弗能盡著（不可盡載於圖者）視之若易行之
甚難今自攻擊而陛下以兵救之是反以中國而勞

蠻夷也（疲勞中國之人於蠻夷之地）且越人愚戇輕薄（戇陟降反）負約
反覆其不用天子之法度非一日之積也一不奉詔
舉兵誅之臣恐後兵革無時得息也今發兵行數千
里負衣糧入越地輿（音餘）轎（渠詔反）而踰領（謂隘道輿車也）拖舟
而入水（拖曳也拖音他）夏月暑時嘔泄霍亂之病相隨屬也
曾未接刃死傷者必衆矣且越人寡力薄材不能陸
戰又無車騎弓弩之用然而不可入者以彼地險而
中國之人不能其水土也（能堪也）南方暑濕近夏癉熱
（癉黃病癉丁幹反）暴露水居蝮蛇蠚生（蠚音螫也）疾疫皆作兵未
血刃而病死者十二三雖舉越國而虜之不足以償所亡
（舉謂盡取也）臣聞道路言閩越王弟甲弒王而殺之（甲者閩越王
弟之名）甲以誅死其人未有所屬陛下若欲來之內處
中國使重臣臨存（臨存[illegible]）以招致之此必攜幼扶老以
歸聖德若陛下無所用之則繼其絕世存其亡國建
其王侯以此必委質為藩臣代供職貢陛下以方寸之
印丈二之組不勞一卒不頓一戟（[illegible]）而威德並行
今以兵入其地必雉兔逃入山林險阻（言如雉兔之逃入山林）
（阻險之中）背而去之則復相群聚留而守之歷歲經年則
士卒罷（音疲）倦糧食乏絕男子不得耕稼樹種婦人不
得紡績織紝（紝女今反）陛下以四海為境九州為家生人
之屬皆為臣妾人徒之衆足以奉千官之供稅租之
收足以給乘輿之御號令天下四海之內莫不嚮應

陛下垂德惠以覆露之使元元之人安生樂業則澤
被萬代傳之子孫夷狄之地何足以為一日之間（間讀曰閑）
（言得其地物不足為一日閒暇之[illegible]）而煩汗馬之勞乎帝不從兵未
踰嶺閩越王弟餘善殺郢以降於是罷兵後至孫興
立其母太后本中國人勸王及幸臣上書請比內諸
侯三歲一朝其相呂嘉不欲遂反攻殺太后王及漢
使者立郢長男建德為王發兵守要害處於是令越
人及江淮以南樓船十萬師往討之元鼎五年秋衛
尉路博德為伏波將軍自桂陽下匯水（今連山郡有匯水通四會）
（或作湟音皇）主爵都尉楊僕為樓船將軍出豫章郡下橫浦
（今南康郡大庾縣西南）故歸義越侯二人（故越人降於漢）為戈船下瀨
將軍（瀨湍水流沙上也伍子胥有戈船以載干戈因謂之戈船）出零陵（今郡）或下離
水（今江華）或抵蒼梧（今郡）使馳義侯（越人名遺）因巴蜀罪人發
夜郎兵下牂牁江咸會番禺元鼎六年冬樓船將軍
將精卒先陷尋陿破石門（今南海郡北）得越船粟因推而
前挫越鋒伏波將軍將罪人道遠後期與樓船會乃
有千餘人遂俱進樓船居前至番禺建德呂嘉皆城守
樓船自擇便處居東南面伏波居西北面會暮樓船
攻敗越人縱火燒城越素聞伏波暮不知其兵多少
伏波乃營使招降者賜印綬復縱令相招（來降者即賜以侯印）
（而放令更相招諭）樓船力攻燒敵反驅而入伏波營中遲明
（遲音直二反）城中皆降伏波呂嘉建德以夜與其屬數百人

亡入海伏波遣人追以故其尉司馬蘇弘得建德越
郎都稽（越中郎官）所得嘉戈船下瀨將軍兵及馳義侯所
發夜郎兵未下南越以平遂以其地為儋耳珠崖南
海蒼梧鬱林合浦交趾九真日南九郡（並今郡地唯交趾則南安）
也置交趾刺史領自佗王後凡五代九十三歲而亡
焉其珠崖儋耳二郡在海州上東西千里南北五百
里（今朱崖儋郡地）其渠帥貴長耳皆穿珠而縋之垂肩三寸
武帝末珠崖太守會稽孫幸調廣幅布獻之蠻不堪
役遂攻郡殺幸幸子豹合率萬人還從破之自領郡
事討擊餘黨連年乃平豹遣使封還印綬上書言狀
制詔即拜豹為珠崖太守（即雜也）威政大行獻命歲至

中國貪其珍賂漸相侵侮故率數歲一反至元帝初
珠崖數反賈誼孫捐之上書請勿擊曰臣聞堯舜禹
三聖之德地方不過數千里西被流沙東漸于海朔
南暨聲教迄于四海欲與聲教即理之不欲與者不
彊理也故君臣歌德含氣之物各得其宜武丁成王
殷周之大君也然東地不過江黃西不過氐羌南不
過蠻荊北不過朔方是以頌聲並作視聽之類咸樂
其生越裳氏重九譯而獻此非兵革之所能致及其
衰也南征不還以至于秦興兵遠攻貪外虛內務欲
廣地不慮其害而天下潰畔賴聖漢為百姓請命平
定天下至孝文皇帝偃武行文則斷獄數百人賦四

十丁男三年而一事時有獻千里馬者詔不受其令
四方無求獻至孝武皇帝以國富兵強卻匈奴西連
諸國至于安息東過碣石以玄菟樂浪為郡北移營
塞制南海以為九郡則天下斷獄萬數人賦數百造
鹽鐵酒榷之利以佐用度猶不能足當此之時寇賊
並起征伐不休之故也今陛下不忍悁悁之忿欲毆
士衆擠之大海之中快心幽冥之地非所以救助饑
饉保全元元也詩云蠢爾蠻荊大邦為讎自古而患
之久矣何況乃服其南萬里之蠻乎駱越之人父子
同川而浴相習以鼻飲與禽獸無異本不足郡縣置
也顓顓獨居一海之中霧露氣濕多毒草蟲蛇水土

之害人未見虜戰士自死又非獨珠崖有珠犀瑇瑁
也棄之不足惜不擊不損威其人譬猶魚鱉何足貪
也臣竊以往者羌軍言之暴師曾不一年兵出不踰
千里費四十餘萬大司農錢盡乃以少府禁錢續之
夫一隅為不善費尚如此況於勞師遠攻無用之士
乎求之往古則不合施之當今又不便臣愚以為非
冠帶之國禹貢所及春秋所理皆可且無矣初元三
年遂罷之凡二郡六十五部凡交趾所統雖置郡縣
而言語各異重譯乃通人如禽獸長幼無別項髻徒
跣（[illegible]）以布貫頭而著之後從中國罪人使雜居
其間乃稍知言語漸見禮化光武中興使任延守交

益九貞(今安南九貞之地)於是教其耕稼制為冠履初設媒娉
令始知婚娶建立學校之禮至光武十六年交阯女
子徵側及其妹徵貳反攻郡縣徵側者麊泠縣雒將
之女也(麊音彌泠音零今承化郡也)嫁為朱䳒人妻素有雄勇(朱䳒漢縣今[illegible])
交阯太守立法糾之側忿故反於是九貞日南
合浦蠻俚皆從之凡略六十五城自立為王交阯刺
史及諸太守僅得自守十八年遣伏波將軍馬援及
工將軍段志發長沙(今長沙郡也)桂陽(今桂陽郡也)零陵(今零陵郡也)
蒼梧(今蒼梧郡也)兵萬餘人討之明年夏四月
援破交阯斬徵側徵貳等餘皆降散進擊九貞賊都
陽等破降之徙其渠帥三百餘口於零陵嶺表悉平

章帝元和初日南徼外蠻夷究不事人(蠻夷別號)邑豪獻
生犀白雉永元中日南象林(今林邑國)蠻夷二千餘
人寇掠百姓於是置象林將兵長史以防其患順帝
元和二年日南象林徼外蠻夷區憐等數千人攻
象林縣燒城寺殺長吏州郡發兵討之不利帝召公
卿百官及四府掾屬(太尉司徒司空大將軍府)問其方略皆議遣
荊(今南陽江陵江夏衡陽長沙武陵等郡)揚(今丹陽淮南廣陵江西章郡等)
也)兗(今濟陽陳留東平等郡地)豫(今汝南汝陰潁川等郡地)四萬
兵赴之大將軍從事中郎李固駮曰若荊揚無事發
之可也今二州盜賊盤結不散而復擾動必更生患
又兗州荊州之人遠涉萬里詔書迫促必致叛亡軍

行三十里為程而去日南九千餘里三百日乃到計
人廩五升(古升小故曰五升)用米六十萬斛不計將吏驢馬
之食但負甲自致費便若此九貞日南相去千里發
其吏人猶尚不堪何況四州之卒以赴萬里之艱哉
前中郎將尹就討益州益州諺曰虜來尚可尹來殺
我後就徵還以兵付刺史張喬因其將吏旬月之間
破殄寇虜此發將無益之効州郡可任之驗也宜更
選有勇略仁惠任將帥者以為刺史太守悉使往止
交阯府下(時刺史理蒼梧廣信縣)今日南兵單無穀守則
不足戰又不能可一切徙其吏人北依交阯事靜之
後乃令歸本還募蠻夷使自相攻有能反間致頭首
者許以封土之賞故并州刺史長沙祝良性多勇決
又南陽張喬前在益州有破虜之功皆可任用昔文
帝就加魏尚為雲中守哀帝即拜龔舍為泰山守宜即
拜良等便道之官於是拜祝良為九貞太守張喬為
交阯刺史喬良至單車入賊地設方略招以威信嶺
外復平其後屢為反叛州郡兵討降之至靈帝建寧
三年鬱林(今郡)太守谷永以恩信招降烏滸人十餘萬
內屬皆受冠帶開置七縣然自漢以後列置州縣擁
俗雖理率數歲一亂終不足為大患(大唐大曆中容州刺史哥舒晃殺嶺南節度使呂崇賁據廣州叛詔戶部尚書路嗣恭討之晃率其徒守拒凡三歲方滅)

海南序略

海南諸國漢時通焉大抵在交州南及西南居大海中洲上相去或五百三百里五十三千里遠者二三萬里乘船舉帆道里不可詳知外國諸書雖言里數又非定實也其西與諸胡國接元鼎中遣伏波將軍路博德開百越置日南郡其徼外諸國自武帝以來皆獻見後漢桓帝時大秦天竺皆由此道遣使貢獻及吳孫權遣宣化從事朱應中郎康泰使諸國其所經及傳聞則有百數十國因立記傳晉代通中國者蓋尠及宋齊至者有十餘國自梁武隋煬諸國使至踰於前代大唐貞觀以後聲教遠被自古未通者重譯而至又多梁隋焉其無異聞亦不復更記

黃支

黃支國漢時聞焉在合浦日南之南三萬里俗略與珠崖相類自武帝以來皆獻見有明珠璧流璃奇石異物大珠至圍二寸以下而至圓者置之平地終日不停

哥羅

哥羅國漢時聞焉在槃槃東南亦曰哥羅富沙羅國云其王姓矢利婆羅名米失鉢羅其壘城累石爲之城有樓闕門有禁衞宮室覆之以草國有二十四州而無縣庭列儀仗有纛以孔雀羽飾焉兵器有弓箭刀稍皮甲征伐皆乘象一隊有象百頭每象有百人

衞之象鞍有鉤欄其中有四人一人執稍一人執弓矢一人執殳一人執刀賦稅人出銀一銖國無蠶絲麻紵唯出吉貝布畜有牛少馬其俗非有官者不得上髮裹頭又嫁娶初問婚惟以檳榔爲禮多者至二百盤成婚之時唯以黃金爲財多者至二百兩婦人嫁訖則從夫姓音樂有琵琶橫笛銅鈸鐵鼓簧吹蠡擊鼓死亡則焚屍盛以金甖沉之大海

林邑

林邑國秦象郡林邑縣地漢爲象林縣屬日南郡古越裳之界也在交趾南海行三千里其地縱廣可六百里去日南界四百餘里北南水步道二千餘里有

西屠夷亦稱王焉馬援所植兩銅柱表漢界處也（馬援北還留十餘戶於銅柱處至隋有三百餘戶悉姓馬土人以爲流寓號曰馬留人銅柱尋沒馬留人常識其處林邑記馬援樹兩銅柱於象林南界與西屠國分漢之南境又云銅柱山周十里形如倚蓋西跨重巖東臨大海交州道里記云林邑大浦口有五銅柱焉）後漢末大亂縣功曹姓區有子曰連殺縣令自號爲王子孫相承吳時通使其後王無嗣外孫范熊代立熊死子逸代立其國有金山石皆赤色其中生金金夜則出飛狀如螢火又出瑇瑁貝齒吉貝沉木香吉貝者樹名也其葉盛時如鵝毳抽以績紡作布潔白與紵布不殊亦染成五色織爲斑布也沉木香土人破斷之積以歲年朽爛而心節獨在置水中則沉故名曰沉香次不沉者曰

棧香也又出猩猩獸（猩能言其肉之美者治往之髮）多瑇瑁松脂渝
入地千歲為茯苓又千歲為琥珀又云楓脂為之琥
珀在地其上及旁不生草木深者或八九尺大如斛削
去皮成焉初如桃膠凝成乃堅其金寶物產大抵與
交趾同以塼為城蜃灰塗之居處為閣名曰干蘭皆
開北戶以向日或東西無定其官有二其一曰西那
婆帝其二曰薩婆地哥其屬官三等其一曰倫多姓
次哥倫致帝次乙地伽蘭外官分為二百餘部其長
官曰弗羅次曰阿倫如牧宰之差也書樹葉為紙施
椰葉為席男女皆以橫幅吉貝繞腰以下謂之干漫
亦曰都漫穿耳貫小環貴者著革屣賤者跣行自林

南齊書卷五十八　十三

邑扶南諸國皆然也其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加瓔
珞出則乘象吹螺擊鼓罩古貝繖以古貝為幡旗國
不設刑法有罪者使象蹋殺之林邑海外有不勞山
罪人亦送此山令其自死其大姓號婆羅門嫁娶必
用八月女先求男貴男而賤女也同姓還相婚姻人
性凶悍果於戰鬭有弓箭刀槊以竹為弩樂有琴笛
琵琶五絃頗與中國同每擊鼓以警眾吹蠡以節戎
其人深目高鼻髮拳色黑婦人椎髻四時暄暖無霜
雪人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
屍鼓舞導從舉至水次積薪焚之收餘骨王則內金
罌中沉之於海有官者以銅沉之海口庶人以瓦送

之於江男女截髮隨喪至水次盡哀而止其寡婦孤
居散髮至老國人皆奉釋法文字同於天竺三事尼乾
道鑄金銀人像大十圍至晉武帝太康中始來貢獻
成帝咸康三年范逸死奴文篡位奴文昔嘗北至洛
陽商賈因教王作宮室兵車器械王愛信之使為將
乃譖王諸子或徙或奔及王死無嗣遂自立為王乃
攻旁國并之有眾四五萬至穆帝永和三年文率其
眾攻陷日南（今郡）遂據其地告交州刺史朱蕃（今交州）
請求以日南北鄙（今郡）橫山為界初徼外諸國常賚
寶物自海路來貿貨而交州刺史日南太守多貪
利侵侮十折二三由是諸國恚憤且林邑少田故貪

南齊書卷五十八　十四

日南之地文又襲九眞（今郡此）害士庶十八九文死子
佛立猶屯日南九眞太守灌邃率兵討佛走之邃追
至林邑時五月立表日在表北影在表南九寸一分
自北影之南故開北戶以向日此大較也佛乃請降
其後頻寇日南九德之郡（今安南日南郡界）殺傷甚多交州
遂至虛弱至佛曾孫文敵後為扶南王子當根純所
殺大臣范諸農平其亂而自立為王死子陽邁立陽
邁死其子咄復名曰陽邁（初其父陽邁母始產夢人以金蓆藉之夷人謂金之比陽邁故為名至咄繼父業又名焉）宋文帝元嘉中侵暴日南九德諸郡（宋九德郡今安南日南郡界）宋使振武將軍宋元幹討之克林邑
陽邁父子並挺身奔逃所獲珍異皆是未名之寶又

銷其金人得金數十萬斤其後累代自宋齊梁陳與
遣使朝貢隋文帝既平陳後遣大將軍劉方率步騎
萬餘人擊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象而戰方多掘小
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率衆而陣方僞北走
梵志逐之其象多陷轉相驚駭軍遂亂方縱兵擊大
破之遂棄城而走方入其都獲其廟主十八枚皆鑄
金爲之蓋有其國十八葉矣方既平其國班師故地
遂空梵志收拾遺人別建國邑至大唐貞觀中其王
范頭黎死無子國人共立頭黎女爲王諸葛地者頭黎
之姑子女王獨在國中不寧大臣可倫翁定乃立地
爲王妻之以女王其國乃定諸葛地自立後遣使可

倫因此獻火珠狀如水精日正午時以珠承影取
艾衣之火見云得之於羅剎國（今之[illegible]王國[illegible]梵之後在日南[illegible]所）
（雖行二十餘日方至）

扶南

扶南國在日南郡之南海西大灣中去日南可七千
里在林邑西南三千餘里其境廣袤三千餘里國俗
躶（躶郎果反）體文身被髮不制衣裳其先有女人爲王號
曰柳葉年少壯健有似男子其南有激國人名混潰
來伐柳葉降之遂以爲妻惡其躶露形體乃穿疊布
貫其首理其國子孫相傳至王混盤況死國人立其
大將范師蔓爲王蔓勇健有權略以兵威伐旁國咸
服屬之自號扶南大王開地五六千里蔓死國亂大
將范尋自立爲王是吳晉時也土地洿下而平博氣
候風俗物產大較與林邑同有城邑宮室國王居重
閣以木柵爲城海邊生大若葉長八九尺編其葉以
覆屋國人亦爲閣居爲船八九丈廣纔六七尺頭尾
似魚國王行乘象人皆醜黑拳髮躶身跣行耕種爲
務一歲種三歲穫又好雕文刻鏤食器多以銀爲之
出金鋼可以刻玉狀似紫石英其所生乃在百丈水
底盤石上如鍾乳人沒水取之竟日乃出以鐵鎚之
而不傷鐵乃自損以羖羊角扣之灌然冰泮貢賦以
金銀珠香亦有書記府庫文字類胡吳時遣康泰朱

應使於尋國國人猶裸唯婦人著貫頭泰應謂曰國
中實佳但人褻露可怪耳尋令國內男子著橫幅今
干漫也大家乃截錦爲之貧者以布又有老鵰入海
爲珮可以裁作馬勒謂之珂西晉太始太康中皆遣
使貢獻東晉時有竺旃檀稱王亦遣使其後王姓憍
陳如本天竺婆羅門也有神語曰應王扶南憍陳如
南至盤盤扶南人聞之迎而立焉復改制度用天竺
法今其國人居不穿井數十家共一池引汲之俗事
天神以銅爲像二面者四手四面者八手各有所持
或小兒或鳥獸或日月王坐則偏踞翹膝垂左膝至
地以白疊敷前設金盆香爐於其上居喪則剃除鬚

髮人無禮義男女恣其奔隨宋齊梁並獻方物隋時其國王姓古龍諸國多姓古龍訊耆老言崑崙無姓氏乃崑崙之訛隋代遣使貢獻大唐武德後亦頻來貢貞觀中又獻白頭國一人於洛陽其國在扶南之西在參半之西南男女生皆素首身又凝白居山洞之中四面峻峭故人莫至與參半國相接

頓遜

頓遜國梁時聞焉一云典遜在海崎山上地方千里王並羈屬扶南北去扶南可三千餘里其國之東界通交州其西界接天竺安息徼外諸國賈人多至其國而為市焉頓遜迴入海中千餘里漲海無涯岸船未曾得逕過也其市東西交會日有萬餘人珍寶物貨無種不有又有酒樹似安石榴採其花汁停瓮中數日成酒出藿香插枝便生葉如都梁以裛衣國有區撥等花十餘種冬夏不衰日載數十車貨之其花燥更芬馥亦末為粉以傅身為其俗又多鳥葬將死親賓歌舞於郭外有鳥如鵝口鶡鵡而紅色飛來萬許家人避之鳥食肉盡乃去燒其骨沉海中以為上行人也必生天鳥若迴翔不食其人乃自悲彼以為已有穢更就火葬以為次行人也若不能生入火又不被鳥食以為下行人也

毗騫

毗騫梁時聞焉在頓遜之外大海洲中去扶南八千里傳其王身長丈二尺頭長三尺自古來不死莫知其年其王神聖知將來事南方號曰長頸王國俗有室屋衣服噉粳米其人言語小異扶南國不受估客有往者亦殺而噉之是以商旅不敢至王常樓居不血食不事神鬼其子孫生死如常人又傳扶南東界即漲海海中有大洲洲上有諸薄國國東有馬五洲復東行漲海千餘里有燃火洲其上有樹生火中洲左近人剝取其皮紡績作布極得數尺以為手巾與蕉麻無異而色微青黑若小有垢汙則投火復更精潔

干陁利

干陁利國梁時通焉在南海洲上其俗與林邑扶南略同出班布吉貝檳榔檳榔特精好為諸國之極武帝天監中遣使貢方物

狼牙脩

狼牙脩國梁時通焉在南海中其界東西三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北去廣州二萬四千里土氣物產與扶南略同偏多䈥沉婆律香等其俗男女皆袒而被髮以吉貝為干漫其王及貴臣乃加雲霞布覆胛薄鄙反以金繩為絡帶金環貫耳女子則被布以瓔珞繞身其國累塼為城重門樓閣王出乘象有幡旄旗

鼓單白氎其衛甚嚴武帝天監中遣使獻方物其使
云立國以來四百餘年

婆利

婆利國梁時通焉在廣州東南海中洲上自交趾浮
海南過赤土丹丹國乃至其國去廣州二月日行國
界東西五十日行南北二十日行有一百三十六聚
土氣暑熱如中國之盛夏穀一歲再熟草木常榮海
出文螺紫貝有石名蚶火甘反貝羅初採之柔軟刻削
為物暴乾之遂堅硬有鳥名舍利解人語其國人皆
黑色穿耳附璫被吉貝如帔及為都縵王乃用斑絲
布以瓔珞繞身頭著金長冠高尺餘形如弁綴以七

寶之飾帶金裝劍偏坐金高坐以銀蹬支足侍女皆
為金花雜寶之飾或持白毦拂及孔雀扇王出以象
駕輿施羽蓋珠簾其導從吹螺擊鼓國人善投輪刀
其大如鏡中有竅外鋒如鋸遠以投人無不中其餘
兵器與中國略同俗類真臘物產同於林邑王姓憍
陳如自古未通中國武帝天監中來貢隋大業中又
遣使貢獻其王姓刹利耶伽大唐貞觀中又遣使朝
貢

盤盤

盤盤國梁時通焉在南海大洲中北與林邑隔小海
自交州船行四十日至其國其王曰楊粟翌翌音翼粟翌

父曰楊德武連以上無得而紀百姓多緣水而居國
無城皆豎木為柵王坐金龍牀每坐諸大人皆兩手
交抱肩而跪巨几反又其國多婆羅門自天竺來就王
乞財物王甚重之其大臣曰勃郎索濫次曰崑崙帝
也次曰崑崙勃和胡卧反次曰崑崙勃帝索甘其言
崑崙古龍聲相近故或有謂為古龍者其在外城者
曰那延猶中夏刺史縣令其矢多以石為鏃矟則以
鐵為刃有僧尼寺十所僧尼讀佛經皆肉食而不飲
酒亦有道士寺一所道士不食酒肉讀阿脩羅王經
其國不甚重之俗皆呼僧為比丘呼道士為貪隋大
業中亦遣使朝貢

赤土

赤土國隋時通焉扶南之別種也在崖州之南渡海
水行便風十餘日經雞籠島至其國都土色多赤因
以為號東波羅剌國西婆羅娑國南訶羅旦國北拒大
海地方數千里王姓瞿曇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國
遠近居僧祇城亦曰師子城有門三重相去各百許
步王宮諸屋悉是重閣北面而坐三重之榻衣朝霞
布冠金花冠垂雜寶瓔珞王榻後作一木龕以金銀
五香木雜鈿之龕後懸一金光焰遠視如項後其官
薩陀迦羅一人陀拏女加反達叉二人迦利密迦三人
共掌政事俱羅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

人鉢帝一人其俗皆穿耳剪髮無跪拜之禮以香油
塗身俗敬佛尤重婆羅門婦人作髻於項後男女通
以朝霞朝雲雜色布爲衣豪富之室恣意華靡唯金
鎖非王賜不得服用冬夏常溫雨多霽少種植無時
特宜稻穄音祭白豆黑麻自餘物產多同於交趾以甘
蔗作酒雜以紫瓜根戲有雙六鷄冬至之日影在
下夏至日影在南戶皆北向煬帝時募能通絕域大
業四年屯田主事常駿虞部主事王君正等應召駿
等自南海郡乘舟晝夜二旬每值便風至焦石山而
過東南泊陵伽鉢拔多洲西與林邑相對上有神祠
焉又南行至獅子石自是島嶼連接又行二三日西

見狼牙修國之山於是南達雞籠島至於赤土之界
月餘至其國都駿等奉詔書上閣王以下至皆坐宣
詔訖引駿等入宴王前設兩牀牀上並設草葉盤方
丈五尺上有黃白紫赤四色之餅牛羊魚鼈豬瑇瑁
之肉百餘品延駿升牀從者坐於地席又還遣那耶
迦隨駿貢方物既入海見綠魚群飛水上浮海十餘
日至林邑東南並蒲浪反山而行其海水闊千餘步色
黃氣腥舟行十日不絕云是大魚糞也循海北岸達
于交趾六年還到中國焉

眞臘

眞臘國隋時通焉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屬也去日

朽敗唯中節堅固芬香獨存取以爲香

杜薄

杜薄國隋時聞焉在扶南東漲海中直渡海數十日
而至其國人貌白皙皆有衣服國有稻田女子作白
疊華布出金銀鐵以金爲錢出雞舌香可含以香不
入衣服雞舌其爲木也氣辛而性厲禽獸不能至故
未有識其樹者華熟自零隨水而出方得之杜薄洲
有十餘國城皆稱王

薄剌

薄剌國隋時聞焉在拘利南海灣中其人色黑而齒
白眼正赤男女並不衣服

敎拔

敎拔洲抱朴子云敎拔洲在南海中蕉絲水膠所出
膠如楓脂所以不可多得者此患猪猑上音吉下音盈獸啖
人此獸大者重十斤狀如水獺其頭身及四足處了無
毛唯從鼻上以竟脊至尾上有毛廣一寸許青毛長
三四分許其無毛處則如鼓囊入張捕得之斫刺不
傷積薪烈火燒以投火中薪盡而此獸不焦須以大
杖打之皮不傷而骨碎都盡乃死耳

火山

火山國隋時聞焉去諸薄東五千里國中山皆有火
然雖雨不熄火中有白鼠扶南土俗傳云火洲在馬五

絳穿頰為之飾。制音樂則吹蠡擊鼓。死喪則祠祀哭泣，又焚屍以甖盛之，沉於水中。若父母之喪，則截髮為孝。其國市六所，貿易皆用錢，銀錢小如榆莢。有佛道，有學校，文字與中夏不同。訊其耆老，云王無姓名，齊杖摩。其屋以草覆之。王所坐塔圓似佛塔，以金飾之，門皆東開，坐亦向東。大唐貞觀遣使奉表，以金函盛之，又獻金榼苦盍反金鎖、寶帶、犀、象、海物等數十品。

丹丹

丹丹國，隋時聞焉。在多羅磨羅國西北，振州東南。振州今延德郡，與珠崖同島山上。王姓剎利，名尸陵伽，理所可二萬餘家，亦置州縣以相統領。王每晨夕二時臨朝。其大臣八人，號曰八座，並以婆羅門為之。王每以香粉塗身，冠通天冠，掛雜寶瓔珞，身衣朝霞，足履皮履。近則乘輿，遠則馭象。其攻伐則吹蠡擊鼓，兼有幡旗。其刑法，盜賊無多少皆殺之。土出金、銀、白檀、蘇方木、檳榔。其穀唯稻。畜有沙牛、羖羊、豬、雞、鵝、鴨、獐、鹿。鳥有越鳥、孔雀。果蓏力果反有蒲桃、石榴、瓜、瓠、菱、蓮。菜有葱、蒜、蔓菁。

邊斗

邊斗國一云班斗、都昆國一云都軍、拘利國一云九離、比嵩國，並隋時聞焉。扶南度金鄰大灣，南行三千里，有此四國。其農作與金鄰同。其人多白色。都昆出好棧香、藿香及流黃。其藿香樹生千歲，根本甚大，伐之四五年，木皆

絳穿頰為之飾。制音樂則吹蠡擊鼓。死喪則祠祀哭泣，又焚屍以甖盛之，沉於水中。若父母之喪，則截髮為孝。其國市六所，貿易皆用錢，銀錢小如榆莢。有佛道，有學校，文字與中夏不同。訊其耆老，云王無姓名，齊杖摩。其屋以草覆之。王所坐塔圓似佛塔，以金飾之，門皆東開，坐亦向東。大唐貞觀遣使奉表，以金函盛之，又獻金榼苦盍反金鎖、寶帶、犀、象、海物等數十品。

丹丹

丹丹國，隋時聞焉。在多羅磨羅國西北，振州東南。振州今延德郡，與珠崖同島山上。王姓剎利，名尸陵伽，理所可二萬餘家，亦置州縣以相統領。王每晨夕二時臨朝。其大臣八人，號曰八座，並以婆羅門為之。王每以香粉塗身，冠通天冠，掛雜寶瓔珞，身衣朝霞，足履皮履。近則乘輿，遠則馭象。其攻伐則吹蠡擊鼓，兼有幡旗。其刑法，盜賊無多少皆殺之。土出金、銀、白檀、蘇方木、檳榔。其穀唯稻。畜有沙牛、羖羊、豬、雞、鵝、鴨、獐、鹿。鳥有越鳥、孔雀。果蓏力果反有蒲桃、石榴、瓜、瓠、菱、蓮。菜有葱、蒜、蔓菁。

邊斗

邊斗國一云班斗、都昆國一云都軍、拘利國一云九離、比嵩國，並隋時聞焉。扶南度金鄰大灣，南行三千里，有此四國。其農作與金鄰同。其人多白色。都昆出好棧香、藿香及流黃。其藿香樹生千歲，根本甚大，伐之四五年，木皆

通典卷百八十八 三三

朽敗唯中節堅固芬香獨存取以為香

杜薄

杜薄國隋時聞焉在扶南東漲海中直渡海數十日而至其國人貌白皙皆有衣服國有稻田女子作白疊華布出金銀鐵以金為錢出雞舌香可含以香不入衣服雞舌其為不也氣辛而性厲禽獸不能至故未有識其樹者華熟自零隨水而出方得之杜薄洲有十餘國城皆稱王

薄剌

薄剌國隋時聞焉在拘利南海灣中其人色黑而齒白眼正赤男女並不衣服

敎焚

敎焚洲抱朴子云敎焚洲在南海中蕭綠水膠所出膠如楓脂所以不可多得者此兎秸猢（上吉下胡音）獸咬人此獸大者重十斤狀如水獺其頭身及四足了無毛唯從鼻上以竟脊至尾上有毛廣一寸許青毛長三四分許其無毛處則如箕囊人張捕得之斬剌不傷積薪烈火縛以投火中薪盡而此獸不焦須以大杖打之更不傷而骨碎都盡乃死耳

火山

火山國隋時聞焉大諸薄東五千里國中山皆有火雖雨不滅火中有白鼠扶南土俗傳云火洲在馬五洲之東可千餘里春月霖雨雨止則火然洲上林木得雨則皮黑得火則皮白諸左右洲人以春月取其木皮績以為布或作燈炷布若小穢投之火中便潔又有加營國北諸薄國西山周三百里從四月火生正月火滅火然則草木葉落如中國寒時人以三月至此山取木皮績為火浣布

無論

無論國隋時聞焉在扶南西二千餘里其國大道左右夾種枇杷樹及諸華果行其下常有玄陰十里一亭亭皆有井食麥飯飲蒲桃酒如膠若飲即以水和之味甚甘美

婆登

婆登國在林邑南海行二月東與訶陵西與迷黎車接北與大海風俗與訶陵同種稻每月一熟有文字書於貝多葉其死者口實以金又以金釧貫於四支然後加以婆律膏及檀沉龍腦等香積薪以燔之大唐貞觀二十一年遣使朝貢

烏篤

烏篤國在中天竺南一名烏伏那地方五千餘里百姓殷實人性怯弱頗誑詐尤工禁術篤信佛法文字禮儀畧同天竺自古不通中國大唐貞觀中其王達摩因陁訶斯遣使獻龍腦香

陁洹

陁洹國在墮和羅西北大唐貞觀中遣使獻鸚鵡毛羽皓素頭上有紅色數十莖與翅齊

訶陵

訶陵國在真臘之南大唐貞觀中遣使獻金花等物王之所居豎木爲城造大屋重閣覆以椶櫚所坐牀悉以象牙爲之亦以象牙爲席食以手撮蘇括反之又以椰樹花爲酒飲之亦醉有山穴每涌而出鹽國人取之以食其國人則有毒與常人同止宿則令身上生瘡與之交合便即致死若涎液霑著草木即枯其人身死不爛不臭

多蔑

多蔑國大唐貞觀中通焉在南海邊國界周迴可一月行南阻大海西俱遊國北波剌國東真陁洹國戶口極多置三十州不役屬他國有州郭宮殿樓櫓並用瓦木以十二月爲歲首其物產有金銀銅鐵象牙犀角朝霞朝雲其俗交易用金銀朝霞等衣服百姓二十而稅一五穀蔬菜與中國不殊

多摩長

多摩長國居於海島東與婆鳳西與多隆南與半支跋北與訶陵等國接其國界東西可一月行南北可二十五日行其王之先龍子也名骨利骨利得大鳥卵剖之得一女子容色殊妙即以爲妻其王尸羅劬備伊說即其後也大唐顯慶中遣使貢獻其俗無姓王居以柵爲城以板爲屋坐師子座東面而坐衣物與林邑同勝兵二萬餘人無馬有弓刀甲矟婚姻無同姓之別其食器有銅鐵金銀所食尚酥乳酪沙糖石蜜其家畜有羖羊水牛野獸有麞鹿等死亡無喪服之制以火焚其屍其音樂略同天竺有波那婆宅護遮𦶜磨石榴等果多甘蔗從其國經薩盧都思訶盧君那盧林邑等國達於交州

哥羅舍分

哥羅舍分在南海之南其國地接墮和羅國勝兵二萬人其王滿越伽摩大唐顯慶五年遣使朝貢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八十八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八十九

邊防五 西戎一

序略　羌無弋　湟中月氏胡

氐　葱茈羌

序略

西羌本出三苗，蓋姜姓也。其國近衡山，（今長沙衡陽零陵江華等郡地）及舜徙之三危，（三危山今在燉煌郡燉煌縣界）漢金城之西南羌地是也。（今金城會寧安鄉西平等郡之西南地）濱於賜支，（續漢書曰河關西可千餘里有河曲羌謂之賜支蓋析支也按漢河關縣屬金城郡則今安鄉郡也其賜支在其西又按風俗通云羌者其先本戎賤主牧羊故羌字從羊）至于河首，緜地千里，南接蜀漢徼外蠻夷，西北鄯善、車師諸國。所居無常，依隨水草，地少五穀，以產牧為業。其俗氏族無定，或以父名母姓為種號。妻後母，納嫠嫂，（嫠音離）如北狄之俗，故國無鰥寡，種類繁熾。（廣志云羌與北狄同其人貪饕妻寡多子姓一人生子十或至百人嫁女得高貲者聘至百犢女披大華氊以為盛服一狗皮直數十匹）在古不立君臣，無相長一，強則分種為酋豪，弱則為人附落，更相抄掠，以力為雄。殺人償死，無他禁令。其兵長在山谷，短於平地，不能持久，而果於觸突，以戰死為吉利，病終為不祥。其耐寒苦同之禽獸。昔夏啓之子太康失國，四夷背叛，及后相立，乃征畎夷，（即犬戎也夷者四番之總號）七年然後來賓。至于后泄，始加爵命，由是服從。（泄洛入代孫帝芒之子后）桀之亂，畎夷入居邠岐之間，（邠今新平郡岐今扶風郡）成湯既興，

伐而攘之。及殷室中衰，諸戎皆叛，至于武丁，征西戎鬼方，克之。（武丁高宗易曰高宗伐鬼方也後漢史西羌云武丁征西戎鬼方三年乃克故其詩曰自氐羌莫敢不來王言因高宗討伐然後氐羌部享按頌曰撻彼殷武奮伐荊楚罙入其阻裒荊之旅言殷衰荊楚背叛高宗能出兵伐之美其功也又曰惟汝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羌莫敢不來享莫敢來王言成湯之勢遠夷西方氐羌之國皆來朝見於國之南方乃背叛乎此責之之辭非謂高宗時氐羌時高宗亦伐荊楚嵩宗不註說引此詩以附會咸又竹書周王季伐西落鬼戎後漢章帝紀有司遂明命恐又云克伐鬼方開通西域則鬼方宜是西戎也或恩陰黃鬼方即北方斯乃聽斷諸家因謂之北狄誤）及武乙暴虐，犬戎寇邊，周古公踰梁山（在今扶風縣西北）而避于岐下。（今扶風郡界）及王季遂伐西落鬼戎。（竹書紀年曰乙三十五年王季伐西落鬼方）自是之後，更伐始呼、翳徒之戎，皆克之。（竹書紀年曰太丁七年周人伐始呼之戎捷其三大夫也）及武王伐商，羌髳率師（音毛）會于牧野。至穆王時，戎狄不貢，王乃西征犬戎，獲其五王，遂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及宣王立，召秦莊公與兵伐破之。其後侵盜不已，至幽王昏虐，西戎周殺幽王於酈山，（酈山京兆府界）周乃東遷洛邑。及平王之末，周遂陵遲，戎逼諸夏，自隴山以東，及乎伊洛，往往有戎。於是渭首有狄、豲、邽、冀之戎，（狄豲並今隴西郡邽冀並今天水郡豲音桓邽音圭）涇北有義渠之戎，（今安化郡）洛川有大荔之戎，（今洛交中部郡地）渭南有驪戎，（今昭應縣）伊洛間有楊拒、泉皋之戎，潁洛以西有蠻氏之戎，（今潁川郡）閒在中國，與諸夏盟會。後晉滅驪戎，（驪戎今昭應縣）是時伊洛戎強，東侵曹魯。襄王秦晉首瓜州（今燉煌晉昌郡地）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允姓之

成遷于渭汭（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即瓜州也至襄王時魯僖公之二十一年秦晉遷陸渾之戎於伊川本在秦晉西北二國誘而徙之遂從戎號至今爲陸渾縣焉水口曰內今京兆府北新平彭原之間云內在新平宜祿縣亦有宜祿水）東至轘轅（今河南府陽翟縣界）在河南山北者號曰陰戎（河南山北自今上洛郡以東至陸渾）秦穆公得戎人由余遂霸西戎開地千里（由余其先晉人亡入戎）及晉悼公又使魏絳和諸戎復修霸業其後陰戎之種遂以滋廣與晉伐周（左傳魯昭公九年晉大夫梁丙率陰戎以伐潁觀周邑陰戎即陸渾戎也景王使詹桓伯責晉平公曰允姓之姦居於瓜州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後陸渾戎叛晉晉荀吳滅之後楚執蠻氏而盡囚其人至周貞王八年秦厲公滅大荔取其地趙亦滅北戎韓魏後侵伊洛陰戎滅之其遺脫者皆

走西踰汧（音牽）隴自是中國無戎寇唯餘義渠種最強盛爲秦厲及昭王起兵滅之始置隴西（今天水隴西金城會寧安鄉河池和政等郡地）北地（今安定彭原安化平涼靈武寧朔方五原等郡地）上郡焉（今上郡洛交銀川新秦朔方中部延安咸寧等郡地戎本無君長夏后氏末及商周之際或從侯伯征伐有功天子爵之以爲藩服春秋時陸渾蠻氏戎稱子戰國時大荔義渠稱王及其衰亡餘種皆反舊爲酋豪）始皇兵務東向故得繁息秦并天下蒙恬西逐諸羌出塞漢初尚微弱景帝時研種求徙於狄道安故（今金城郡地）武帝又西逐渡河湟初開河西置四郡（今武威張掖酒泉敦煌郡等地）其後先零種圍枹罕（今安鄉郡縣音儀枹音俘）漢兵擊平之始置護羌校尉至宣帝代又寇金城（今金城會寧西平安鄉等郡地）趙充國立屯田且討且招降者三萬餘人

置金城屬國以處之自後賓服後漢光武建武中初寇金城馬援討破降之徙七千口於三輔（今京兆馮翊扶風汧陽等郡地）和帝後又反叛豪滇零稱天子南入益州（今漢川漢中等郡地）東犯魏趙（今趙魏郡等郡地）寇及雍城（今河內郡北故城也）十餘年然後破散順帝永和中又叛漢將馬賢戰歿後段熲窮討及靈帝末方始平定自光武以後匈奴少事唯西羌屢梗爲魏晉二代時亂關隴不至大傷害永嘉以後吐谷渾興焉本遼東鮮卑晉時數百戶西附于陰山屬晉亂遂吞并諸羌而有其地至其孫葉延遂爲強國後魏末其主夸呂自號可汗建官多效中國洎隋煬帝遣觀王雄大破之其主伏允遂遁收其

地列置郡縣鎮戍後轉衰弱大唐初吐蕃始興焉其帥後魏末自臨松郡丞其故土有贊府之號（後魏臨松郡今張掖郡張掖縣）高宗時遂滅吐谷渾盡有其地將軍薛仁貴等大敗於大非川儀鳳中工部尚書劉審禮又率兵十八萬敗歿於青海調露中中書令李敬玄又大敗於大非川武太后如意初王孝傑方大破之始復龜茲等鎮萬歲通天初又寇涼州都督許欽明戰歿因贊府殺其名將論欽陵之後果破敗遂劣於曩時矣

羌無弋

羌無弋爰劍者秦厲公時爲秦所拘執以爲奴隸不知爰劍何戎之別也後得亡歸而秦追之藏於巖

穴中得免與劓女遇於野女恥其狀被髮覆面羌人因以為俗遂俱亡入三河間（三河即黃河析支河湟中河今金城隴西安鄉郡之西南）諸羌共畏事之推以為豪以射獵為事爰劍教之田畜種人依之者益衆羌人謂奴為無弋以爰劍嘗為奴隸故因名之其後世世為豪至爰劍曾孫忍時秦獻公初立欲復穆公之迹（穆公霸有西戎今欲復之）忍季父卬畏秦之威將其衆種人附落而南出析支河曲西數千里與諸羌絕遠不復交通其後子孫分別各自為種任隨所之或為犛牛種越巂羌是也（今越巂郡地也）或為白馬種廣漢羌是也（今梓潼遂寧西德陽郡地）以或為參狼種武都羌是也（今武都郡）忍及弟舞獨留湟中忍生九

子為九種舞生十七子為十七種羌之興盛從此起矣及忍子研立研豪健故羌中號其後為研種秦始皇時兵務東向故種人得以繁息秦既兼天下使蒙恬將兵略地西逐諸戎北卻衆狄築長城以界之至漢景帝時研種留何率種人求守隴西塞（今天水隴西等郡地）於是徙留何等於狄道安故至臨洮氐道羌道（並今隴西金城安鄉臨洮等郡）及武帝征伐四夷又西逐諸羌乃度河湟築令居塞（在今西平郡西北）初開河西列置四郡（酒泉武威張掖敦煌並今郡）通道玉門隔絕羌胡於是障塞亭燧出長城外數千里時先零羌與封養牢姐（音紫）種解仇結盟與匈奴通合兵十餘萬共攻令居安故（今金城郡地）遂圍枹罕（[illegible]）

將軍士卒息將兵討平之始置護羌校尉統領焉羌乃去湟中依西海鹽池之左右（今酒泉郡之北千餘里鹽池）漢遂因山為塞河西地空稍徙人以實之至宣帝時諸羌又相與解仇寇攻金城帝遣後將軍趙充國將兵討之充國欲以屯田於臨羌東至浩亹（浩亹縣即今金城郡廣武縣地浩音閤亹音門臨羌縣在西平郡界）務威信招降罕幵及劫掠者解散虜謀乃擊之（幵音牽）時已發諸郡兵六萬人酒泉太守辛武賢奏言請即擊之天子下書令充國博議往返者三四遂兩從其志武賢出擊羌降破數千人詔罷兵獨充國留屯田明年五月充國奏言羌可本五萬人軍凡斬首七千六百級降者三萬一千二百人溺湟餓死

者五六千人定計遺脫與煎鞏黃羝（並是羌種）俱亡者不過四千人初置金城屬國以處降羌從爰劍種五世至研研最豪健自後以研為種號十三世至燒當復豪健其子孫更以燒當為種號自元帝以後數十年四夷賓服邊塞無事至王莽末豪滇良內侵（燒當玄孫）及後漢初遂寇金城隴西司徒掾班彪上言今涼州部（時涼州部除三輔外今安定平原郡郡之西天水隴西諸郡悉為）皆有降羌被髮左衽而與漢人雜處習俗既異言語不通數為小吏黠人所見侵奪窮恚無聊故致反叛夫蠻夷寇亂皆為此也請依舊制益州部（今廣漢州巴蜀川即當時益州是）置蠻夷騎都尉幽州部（今范陽上谷安邊及漁陽北平郡當時幽州）置領護羌校尉

涼州部置護羌校尉皆持節領護理其怨結歲時循行問所疾苦又數遣使驛通導動靜使塞外羌夷為吏耳目州部因此可得儆備今宜復如舊以明威防光武從之即以牛邯為護羌校尉及邯卒而職省建武十一年先零種寇臨洮（今和政郡地）隴西太守馬援破降之後徙置天水（今郡地）隴西（今隴西郡南境地是）扶風三郡（今扶風汧陽新平等郡地皆是）自燒當至滇良世居河北大允谷後徙大小榆中（大榆中在今金城西平等郡之間）由是始強至其子滇吾永平初漢遣中郎將竇固等擊破降之徙七千口置三輔而滇吾諸弟迷吾等數為寇盜章帝時馬防等討破之於臨洮索西迷吾等悉降防乃築索西城（今和政郡界是）自後或降或叛少有寧歲和帝時迷吾子迷唐復將兵向塞金城守侯霸及諸郡率師破之羌衆折傷種人瓦解迷唐遂孤弱不滿千人遠踰賜支河首（賜支即析支）依發羌居明年安定降羌燒何種脅諸種數百人反叛（安定郡今安定平涼會寧郡東境是）郡兵擊滅之時西海及大小榆左右無復羌寇隃麋相曹鳳上言（隃麋縣名在今汧陽郡界隃音俞）西戎為害前世所患臣且以近事言之自建武以來其犯法者常從燒當種起所以然者以其居大小榆土地肥美又近塞內諸種易以為非難以攻伐南得種存（鍾存別種羌）以廣其衆北阻大河因以為固又有西海魚鹽之利緣山濱水以廣田畜故能強大

常雄諸種恃其權勇招誘諸胡今者衰困黨援壞阻親屬離叛餘勝兵者不過數百流亡逃竄遠依發羌臣愚以為宜及此時建復西海郡縣（漢武帝逐諸羌置西海郡今在酒泉郡北千二百里欲復立之）規固二榆廣設屯田隔塞羌胡交關之路遏絕狂狡窺欲之源又殖穀富邊省委輸之役國家可以無一方之憂於是拜鳳為金城西部都尉將徒出屯龍耆（龍耆即龍支今西平郡縣）後金城長史上官鴻開置歸義建威屯田二十七部侯霸復上置東西邯屯田五部（邯水名分流左右在今寧塞郡）增逢留二部帝皆從之列屯夾河合四十部其功垂立至永初中諸羌叛乃罷迷唐失衆病死有一子來降戶不滿數十滇吾曾孫麻奴初隨父東號降居安定時諸降羌布在郡縣皆為吏人豪右所徭役積滿愁怨安帝永初九年麻奴兄弟因此遂與種人俱西出塞先零別種歸滴濠滇零與種羌大為寇掠（麻奴叛反）征西校尉任尚率諸郡兵與滇零等戰於平襄（地在今天水郡）尚軍大敗於是滇零自稱天子於北地招集武都參狼上郡西河（西河今銀川昌化郡）諸種衆遂大盛東犯趙魏南入益州遂寇鈔三輔斷隴道湟中諸縣粟石萬錢百姓死亡不可勝數諸郡屯兵救之（三輔即今京兆扶風馮翊也今京兆扶風汧陽馮翊等郡地）衆羌乘勝漢兵數挫當煎勒姐種攻沒破羌縣（今西平郡湟水縣界）鍾羌又沒臨洮（今和政郡和政縣界）軍營久出無功有廢農桑

乃詔任尚將吏兵還屯長安 京兆虎牙都尉於長安扶風都尉於雍（今扶風縣）如 京三輔都尉故事至四年大將軍鄧騭議欲棄涼 虞詡曰不可今羌所以不敢入據三輔為腹心之害者以涼州在後故也其土人所以推鋒執銳無反顧之心者為臣屬於漢故也若棄其境域徙其人衆安土重遷必生異志如使雄豪相聚席卷而東雖賁育為卒太公為將亦恐不足禦當今之計若宜令四府九卿各辟彼州數人其牧守令長子弟皆除為冗官外以勸勵答其功勤內以拘致防其邪計誠能如此尚可無患於是四府皆從詡議時羌中太守鄭勤戰死羌勢轉盛遂徙金城郡居襄武（漢金城郡理允吾縣今郡廣武縣漢襄武縣屬隴西縣地即今隴西郡縣是）羌衆入寇河東至河內百姓相驚多南奔渡河使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屯孟津詔魏郡（今鄴郡地）趙國（今趙郡地）常山（今郡地）中山（今博陵郡地）繕作塢候六百一十六所羌既轉盛而二千石令長多內郡人並無守戰意皆爭上徙郡縣以避寇難朝廷從之遂移隴西徙襄武（漢隴西郡理狄道縣地即今金城郡縣也）安定徙美陽（漢安定郡理臨涇縣地在今安定郡）（縣也美陽漢縣屬右扶風地在今京兆府界）上郡徙衙（漢上郡理膚施縣地今在上郡）（龍泉縣漢書前屬空衙翊地今是白水縣）百姓戀土不樂去舊遂乃刈其禾稼發徹室屋夷營壁破積聚時連旱蝗饑荒而驅蹙劫掠流離分散隨道死亡或棄捐老弱或為人僕

安喪其太守須零死子零昌立元初元年遣兵屯河內（今郡地）通谷衝要三十五所皆作塢壁設鳴鼓零昌進兵寇雍城（今扶風郡地）遣任尚為中郎將將羽林緹騎五營子弟屯三輔尚臨行懷令虞詡說尚曰（懷縣今河內郡武陟縣地）使君頻奉國命討逐寇賊三州屯兵二十餘萬人棄農桑疲苦從役而未有功效勞費日滋若此出不克誠為使君危之尚曰憂惶久矣詡曰兵法弱不攻強走不逐飛自然之勢也今虜皆馬騎日行數百來如風雨去如絕弦以走追之勢不相及所以曠日而無功也為使君計者莫若罷諸郡兵令出錢數千二十人共市一馬如此可捨甲胄馳輕兵以萬騎之衆逐數千之虜首尾掩截其道自窮便人利事大功立矣尚即上言用其計乃遣輕騎鈔擊斬首數百級明年秋漢又築馮翊北界（今馮翊之北洛交以南）候塢五百所自後頻破之諸羌瓦解三輔益州無復寇警自羌叛十餘年間兵連師老不暫寧息軍旅之費轉運委輸用二百四十餘億府帑空竭延及內郡邊人死者不可勝數并涼二州遂至虛耗（雲中定襄雁門代郡上黨等今洛交銀川新秦朔方九原郡雁門定襄安邊馬邑雲中地也按來此併三輔屬司隸）（并州部領上郡朔方五原西河太原今上郡中郡延安城林西河昌化太原樓）自後隴西上郡武威張掖仍寇盜（張掖今郡地）順帝永建四年尚書僕射虞詡上疏曰臣聞

禹貢雍州之域厥田惟上上且沃野千里穀稼殷積又有龜茲鹽池以爲人利（漢上郡龜茲縣有鹽池今在銀川之間）水草豐美土宜產牧北阻山河乘阨據險因渠以溉水春河漕（水春即水碓也河漕通船運也）用功省少而軍糧饒足故孝武皇帝及光武築朔方（朔方即今郡）開西河置上郡皆爲此也而元元被災衆羌內潰郡縣兵荒二十餘年夫棄沃壤之饒捐自然之財不可謂利離河山之阻守無險之處難以爲固今三郡未復（前因羌寇徙隴西安定北地上郡四郡之人今復三郡皆爲隴西理武扞敵京師尚奄不要史稱給郡須復本處足）園陵單外（園陵謂長安諸陵也單外謂無守兵）而公卿容頭過身但計所費不圖其安宜開聖聽考行所長書奏帝乃復三郡使謁者郭璜督促徙者各歸舊縣繕城郭置候驛既而激河浚渠爲屯田省內郡費歲一億計遂令安定北地上郡及隴西金城（北地今彭原安化靈大九原寧朔等郡地）常儲穀粟令周數年至陽嘉元年以湟中地廣更增置屯田五部幷前爲十部二年復置隴西南部都尉如舊制（漢南部都尉在隴西郡臨洮縣今和政郡）永和中以來機爲幷州刺史劉秉爲涼州刺史大將軍梁商謂機等曰戎狄荒服言其荒忽無常而統領之道亦無常法臨事制宜畧依其俗今三君素性疾惡欲分明白黑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況戎狄乎其務安羌胡防其大故忍其小過機等天性虐刻遂不能從到州之日多所擾

發五年夏且凍傳難種羌等遂反叛金城與西塞及湟中（今西平郡地）雜種羌胡大寇三輔於是拜馬賢爲征西將軍將左右羽林五校士及諸州郡兵十萬人討之又於扶風漢陽隴道（扶風今汧陽扶風新平等郡漢陽隴道並今天水郡地也）作塢壁三百所置屯田以保聚百姓賢軍大敗賢及二子皆戰歿於是東西羌遂大會鞏唐種三千餘騎寇隴西北地又燒園陵掠關中殺傷長吏武威太守趙冲進擊之冲雖戰歿而前後多所斬獲羌由是衰耗自永和羌叛十餘年間費用八十餘億諸將多斷盜牢稟私自潤入（直中）皆以珍寶貨賂左右上下放縱不恤軍事士卒不得其死者白骨相望於野桓帝延熹二年燒當八種寇隴右以段熲爲校尉將兵及湟中義從羌二千人擊破之追討南渡河募先登懸索相引刀折矢盡且鬭且行晝夜相攻割肉食雪三十餘日遂至河首積石山（山在今西平郡界）出塞二千餘里前後斬首虜並受降各萬餘人會段熲坐事徵還羌遂陸梁覆沒營塢寇患轉盛中郎將皇甫規張奐雖累破之而寇害不已復追段熲擊之自春及秋無日不戰虜遂饑困敗散凡破西羌斬首二萬三千級獲生口數萬西羌於是弭定東羌先零等自覆沒馬賢後既降又叛帝以問熲對曰狼子野心難以恩納唯當白刃加頸耳計其所餘三萬餘落居近塞內

久亂幷涼累侵三輔西河上郡已各內徙安定北川
復至單危自雲中五原西至漢陽二千餘里（今榆林郡即漢）
（雲中五原郡地漢陽今天水郡地）匈奴種羌並擅其地是爲癰疽伏疹
留滯脅下如不加誅轉就滋大今若以騎五千步兵
萬人車三千兩三冬兩夏足以破定無慮用費爲錢
五十四億如此可令群羌破盡匈奴長服內徙郡縣
得反本土伏計永初中諸羌反叛十有四年用二百
四十億永和之末復經七年用八十餘億費耗若此
猶不誅盡餘孽復起于茲作害今不暫疲人則永寧
無期帝許之靈帝建寧初熲與先零諸種戰斬首八
千餘級熲復追之且破且追士皆重繭既到涇陽（今平

（涼郡地）餘寇四千落悉散入漢陽山谷間時張奐上
言東羌雖破餘種難盡熲性果虛輕敗難常宜且
以恩降可無後悔詔書下熲熲復上言曰臣本知東
羌雖衆而軟弱易制所以比陳愚慮思爲永寧之筭
而張奐說虜強難破宜用招降臣云用兵連年累見
折衂又言羌一氣所生不可誅盡山谷廣大不可空
靜臣伏念周秦之際戎狄爲害中興以來羌寇最盛
誅之不盡雖降復叛今先零雜種累以反覆攻沒縣
邑剽掠人物上天震怒假手行誅臣自動兵衆和師
克自橋門以西落川以東（今金城會寧平涼等郡之地是也）非爲深
險絕域之地車騎安行應卻折衂案兵駐軍二年不

能平寇誕辭安說僭而無徵何以言之昔先零作寇
趙充國徙居內地煎當亂邊馬援遷之三輔始服
終叛至今爲梗故遠識之士以爲深憂今傍郡戶口
單少數爲羌所瘡毒而欲令降徒與之雜居是猶種
枳棘於良田養虺蛇於室內也故臣奉大漢之威建
長久之策欲絕其本根不能使殖又計三歲之費用
五十四億今適周年所耗未半而餘寇殘燼將向殄
滅臣每奉詔書軍不內御願卒斯言一以任臣臨時
量宜不失權便二年熲遂進營逼諸羌大敗之于凡
亭山（今在平涼郡百泉縣）羌衆潰東奔復聚射虎谷分守諸谷
上下門又先令千餘人於西縣（今天水郡上邽縣是也）結木爲

柵廣二十步長四十里遮之然後縱擊之窮山深谷
之中處處破之斬其渠帥以下萬九千級獲畜產諸
物不可勝數於是東羌悉平凡百八十戰斬三萬八
千六百餘級牛馬羊騾驢駱駝四十二萬七千五百餘
頭費用四十四億將士死者四百餘人自爰劍後子
孫支分凡百五十種其九種在賜支（賜支即析支也）河首以
西及在蜀漢徼北參狼在武都勝兵數千人其五十二
種衰少不能自立分散爲附落或絕滅無後或引而
遠去其八十九種唯鍾最強勝兵十餘萬其餘大者
萬餘人小者數千人更相鈔盜盛衰無常大凡順帝
時勝兵可二十萬人發羌唐旄等絕遠未嘗往來氂

牛白馬羌在蜀漢其種別名號不可知也

湟中月氏胡

湟中月氏胡其先大月氏之別也氏音支舊在張掖酒泉地爲匈奴冒頓冒音墨所殺餘種分散西踰葱嶺其羸弱者南入山阻依諸羌居止漢將霍去病破匈奴取西河地開湟中今西平郡也於是月氏來降與漢人錯居雖依附縣官而首施兩端首施猶言首尾也其從漢兵戰鬬隨勢強弱被服飲食言語略與羌同亦以父名母姓爲種其大種有七勝兵合九千餘人分在湟中及令居又數百戶在張掖號曰義從胡後漢靈帝中平初與北宮伯玉等反殺護羌校尉泠徵金城太守陳懿遂寇亂隴右今天水隴西之地

范曄論曰羌戎之患三代尚矣漢世方之匈奴頗爲衰寡而中興以後邊難漸大朝規失綏御之和戎帥騫然諾之信故永初中羣種蠭起遂解仇嫌結盟詛詛音阻陷殺三輔建號稱制東侵趙魏之郊南入漢蜀之鄙塞湟中斷隴道燒陵園剽城市傷敗踵繫羽書日聞并涼之士特衝殘斃自西戎作逆未有陵斥上國若斯其熾者也和熹以女君親政威不外接朝議憚兵力之損情存苟安或以邊州難援宜見捐棄或懼疚浸淫莫知所限謀夫迴遑猛士疑慮遂徙西河四郡之人雜寓關右之縣發屋伐樹塞其戀土之心燔破貲積以防顧還之思於是諸將鄧騭任尚馬賢皇甫規張奐之徒爭設雄規更奉征討馳驅東西奔救首尾搖動數州之境日耗千金之資至於假人增賦借奉侯王引金錢縑綵之珍徵糧粟鹽鐵之積所以賂遺購賞轉輸勞來之費前後數十巨萬或梟剋酋健摧破附落降俘載路牛羊滿山軍書未奏其利害而離叛之狀已言矣故得不酬失功不半勞官人屈竭烈士憤喪段熲受事專掌軍任蒙投冰[illegible]經[illegible]千折之道始殄西種卒定東寇若乃陷擊之所殲傷追走之所崩籍其能穿竄草石自脫於鋒鏃者百不一二而張奐盛稱戎狄一氣所生不宜誅盡流血汙野傷和致妖是何言之迂乎羌

戎外患實深內疾若攻之不根是養疴於心腹也[illegible]惜哉寇敵畧定矣而漢祚亦衰焉嗚呼昔先王疆理九土判別畿荒知夷貊殊性難以道御故斥遠諸華薄其貢職唯與辭要而已若二漢御戎之方失其本矣何則先零侵境充國遷之內地宣帝時後將軍趙充國[illegible]當煎作寇馬援徙之三輔貪其暫安之勢信其馴服之情計日用之權宜忽經世之遠畧夫豈識微者之爲乎

氐

氐者西戎之別種在冉駹東北今通化郡之東北廣漢之西[illegible]君長數十而白馬最大漢武帝元鼎

六年開分廣漢西部合爲武都郡（今同谷郡武都地）排其種人分竄山谷或在上祿（今…）或在汧隴左右（汧在今汧陽郡…地）其種非一或號青氐或號白氐或稱蚺氐此蓋中國人即其服色而名之也土地險阻有麻田出漆蜜銅鐵椒蠟氐人勇戇貪貨利居於河池一名仇池方百頃四面斗絕（仇池山在今同谷郡上祿縣）數爲邊寇郡縣討之則依固自守其俗語不與中國及羌胡同各自有姓如中國之姓其衣服尚青俗能織布善田種畜養豕牛馬驢騾婚姻備六禮知書疏多知中國語由與中國錯居故也元封三年氐人反遣兵討破之分徙酒泉郡昭帝元鳳初氐人復叛遣大鴻臚田廣明將

三輔太常徒（刑徒）討破之至後漢初氐人悉附隴蜀及隗囂滅其酋豪乃背公孫述降漢隴西太守馬援上復其王侯君長賜以印綬後囂族人隗茂反攻殺武都太守氐人豪齊鍾留爲種類所敬信威服諸豪與郡丞孔奮擊茂破斬之其後亦時爲寇盜郡縣不足爲大患魏武之初諸氐或戎或叛或伏乃令夏侯妙才討之因徙武都之種於秦川以禦蜀寇時關隴爲氐羌所擾孟觀西討自擒氐帥齊萬年並陰令江統深惟四夷亂華宜杜其萌乃作徙戎論曰春秋之義內諸夏而外夷狄以其言語不通贄幣不同法俗詭異種類乖殊或居絕域之外山河之表崎嶇險阻之地與

中國壤斷土隔不相侵涉賦役不及正朔不加故曰天子有道守在四夷其氣貪婪凶悍不仁四夷之中戎狄爲甚弱則畏服強則侵叛雖有聖賢之代大德之君咸未能以道化率導而以恩德柔懷也當其強也以殷之高宗而憊於鬼方有周文王而患昆夷獫狁漢祖困於白登孝文軍於霸上及其弱也周公來九譯之貢中宗宣宗納單于之朝以元成之微而猶四夷賓服此其已然之效也故匈奴求守邊塞而侯應陳其不可單于屈膝未央蕭望之議以不臣是以有道之君不牧夷狄也惟以待之有備禦之有常雖稽顙執贄而邊城不弛固守爲寇賊強暴而兵甲

不加遠征期令四境獲安疆埸不侵而已及至周室失統諸侯專征以大兼小轉相殘滅封疆不固而利害異心戎狄乘間得入中國或招誘安撫以爲己用故申繒之禍顛覆宗周襄公要秦遽興羌戎當春秋時義渠大荔居秦晉之域陸渾陰戎處伊洛之間鄋瞞（莫干反）之屬害及齊東侵入齊宋陵虐邢衛齊桓攘之存亡繼絕北伐山戎以開燕路故仲尼稱管仲之力嘉左衽之功逮至春秋之末戰國方盛楚吞蠻氏晉翦陸渾趙闢榆中之地秦成戎義渠之種始皇之并天下也南兼百越北走匈奴五嶺長城戍卒億計雖師役煩殷寇賊橫暴然一世之功戎虜奔却當時中

國無復四夷也漢興都長安關中之郡號曰三輔禹貢雍州宗周豐鎬之舊也及建武中以馬援領隴西太守討叛羌徙其餘種於關中居馮翊河東空地而與華人雜處數代之後族類蕃息既恃其肥強且苦漢人侵之永初之元騎都尉王弘使西域調發羌氐以爲行衛於是群羌奔駭互相扇動二州之戎一時俱發覆沒將守屠破城邑鄧騭之征棄甲委兵輿尸喪師前後相繼諸戎遂熾至於南入蜀漢東掠趙魏唐突軹關（今濟源縣）侵及河內（今河內郡）乃建北軍中候朱寵將五營士卒於孟津（今河陽縣地）距羌十年之中夷夏俱弊任尚馬賢僅乃克之此所以爲害深重累年不定者雖由禦之者無方將非其才亦豈不以寇發心腹害起肘腋疢篤難療瘡大遲愈之故哉自此之後餘燼小有際會輒復侵叛馬賢忸忲終於覆敗段熲臨衝自西徂東雍州之戎常爲國患中代之寇唯此爲大漢末之亂關中殘滅魏興之初與蜀分隔疆埸之戎一彼一此魏武令夏侯妙才討叛氐阿貴千萬等後因拔棄漢中遂徙武都之種於秦川欲以弱寇強國扞禦蜀虜此蓋權宜之計一時之勢非所以爲萬代之利也今者當之已受其弊矣夫關中土沃物豐厥田上上加以涇渭之流溉其舃鹵鄭國白渠灌浸相通黍稷之饒畝號一鍾帝王之都每以爲居未聞

戎狄宜在此土也非我族類其心必異戎狄志態不與華同而因其衰弊遷之畿服士庶翫習侮其輕弱使其怨恨之氣毒於骨髓至於蕃育衆盛則生其奸心以貪悍之性挾憤怒之情候隙乘便輒爲橫逆而居封域之內無障塞之隔掩不備之人收散野之積故能爲禍滋蔓暴害不測此必然之勢已驗之事也當今之宜宜及兵威方盛衆事未能定徙馮翊（今郡地）北地（今彭原郡）新平（今郡地）安定（今郡地）界內諸羌著先零罕开析支之地徙扶風（今郡地）始平（今金城縣地）京兆之氐（今府）出還隴右著陰平（今郡地）武都（今郡地）之界廩其道路之糧令足自致各附本種反其舊土使屬國撫夷就安集之戎晉不雜並得其所上合往古即序之義下爲盛代永久之規縱有猾夏之心風塵之警則遠絕中國隔閡山河雖爲寇暴所害不廣是以充國子明能以數萬之衆制群羌之命有征無戰全軍獨克雖有謀謨深計廣大遠圖豈不以華夷異處戎夏區別要塞易守之固得其成功者哉難者曰方今關中之禍暴兵二載征戍之勞老師十萬水旱之害荐饑累荒疫癘之災札瘥夭昏凶逆既戮悔惡初附且款且畏咸懷危懼百姓愁苦異人同慮望寧息之有期若枯旱之思雨露誠宜鎮之以安豫而子方欲作役起徒興功造事使疲悴之衆徙自猜之寇以無穀之人

遷之食之虜恐勢盡力屈緒業不卒羌戎離散心不
可一前害未及弭而後變復橫出矣答曰羌戎狡猾
擅相署號攻城野戰傷害牧守連兵聚衆載離寒暑
矣而今異類瓦解同種土崩老幼繫虜丁壯降散禽
離獸迸不能相一子以此等爲尚挾餘資悔惡反善
懷我德惠而來柔附乎將勢窮道盡智力俱困懼我
兵誅以至於此乎曰無有餘力勢窮道盡故也然則
我制其短長之命而令其進退由已矣夫樂其業者不
易事安居者無遷志方其自疑危懼畏怖促遽故可
制以兵威使之左右無違也迨其死亡流散離逷未
鳩與關中之人戶皆爲讎故可遐遷遠處令其心不

懷土也夫聖賢之謀事也爲之於未有理之於未亂
道不著而平德不明而成今子遭弊事之終而不圖
更制之始愛易轍之勤得覆車之軌何哉且關中之
人百萬餘口率其少多戎狄居半處之遷之必須口
實若有窮乏糝粒不繼者故當傾關中之穀以全其
生生之計必無擠於溝壑而不爲侵掠之害今我遷
之傳食而至附其種族自使相贍而秦地之人得其
半穀此爲濟行者以廩糧遺居者以積倉寬關中之
逼去賊盜之源除朝夕之損建終年之益若憚暫舉
之小勞而忘永逸之弘策惜日月之煩費而遺累代
之寇敵非所謂能開物成務創業垂統崇本拓跡謀

又子孫者也并州之胡本實匈奴桀惡之寇也漢宣
之代凍餒殘破國內五裂後合爲二呼韓邪遂衰弱
孤危不能自存依阻塞下委質柔服建武中南單于
復求降附遂令入塞居於漠南數代之後亦輒叛戾
故何熙梁瑾戎事屢征中平中(靈帝之時)以黃巾賊起發
調其兵部衆不從而殺羌渠(南單于也)由是於扶羅(羌渠子也)
求助於漢以討其賊仍值代喪亂遂乘釁而作鹵掠
趙魏寇至河南建安中又使右賢王去卑誘質呼廚
泉(於扶羅之弟)聽其部落散居六部(太原西河平陽上黨樂平今郡地新興今)
(雲中定襄郡地也)咸熙之際以一部太極分爲三帥泰始之
初又增爲四於是劉猛內叛(猛即元海之叔父右賢王)連結外虜

近者郝散之變發於穀遠(惠帝元康中匈奴郝散反攻城邑謀殺長吏於穀遠)
(郡今銅鞮大康縣也)郡今五部之衆戶至數萬人口之盛過於
西戎然其天性驍勇弓馬便利倍於氐羌若有不虞
風塵之慮則并州之域可爲寒心也滎陽句驪本居
遼東塞外正始中幽州刺史毌丘儉伐其叛者徙其
餘種戶落百數子孫孳(音茲)息今以千計數代之後必
至殷熾今百姓失職猶或亡叛犬馬肥充則有噬齧
況於夷狄能不爲變夫爲邦者患不在貧而在不均
憂不在寡而在不安以四海之廣士庶之富豈須夷
虜在內然後取足哉此等皆可申諭發遣還其本域
慰彼羈旅懷土之思釋我華夏纖介之憂惠彼中國

以綏四方也末及十年而夷狄亂華時人服其深識於是戎狄迭據中原其爲戰國者百三十六載而劉元海爲之禍首初後漢建安中氐會楊勝爲部落大帥勝子駒勇健多計畧始徙仇池於上平地立宮室果園倉庫其地東接秦嶺西接宕昌八百里南去漢中四百里北至岐州三百里戶本有七萬漸漸分減焉駒後有名千萬者魏拜爲百頃氐王千萬孫飛龍漸强盛晉武帝拜平西將軍還居畧陽（楊氏與胡氏同出畧陽畧陽郡地今天水隴城縣）無子養外甥令狐茂搜爲子晉惠帝元康初避齊萬年之亂率部落還保百頃自號右賢王關中人士奔流者多依之自茂搜至姪曾孫纂皆降

附於晉受官爵苻堅遣將楊安苻雅等討纂克之徙其人於關中空百頃之地初茂搜孫宋奴二子佛奴佛狗奔苻堅以女妻佛奴子定以爲尚書領軍將軍及堅敗於淮南關中擾亂定盡力奉堅堅死將家奔隴右徙理歷城（歷城今在同谷郡西去仇池九十里）置倉儲於百頃招合夷夏人得千餘家遂平天水畧陽郡（天水畧陽並今天水郡地）後與乞佛乾歸戰定軍敗見殺佛狗子盛先襲位分諸四山氐羌爲二十部護軍各爲鎮戍不置郡縣至子難當時宋梁州刺史（理漢中）甄法護刑政不理難當舉兵襲梁州法護委鎮奔洋州（今洋川郡）難當遂有漢中之地（宋文帝元嘉十年）難當自爲大秦王號年曰建義置百官後傾國南寇規有蜀土不克乃還宋文帝遣龍驤將軍裴方明等討難當方明等至漢中長驅而進直到武興攻下辨（今同谷郡同谷縣）取白水克仇池難當於是將妻子奔後魏難當從弟文度自立爲武都王後魏遣將皮歡憙破殺之弟文弘自爲武都王至孫紹先爲後魏將邢巒傅豎眼所破滅以其國爲武興鎮（今順政郡）後改鎮爲東益州後唐末爲刺史氐人反攻圍州城末殁氐遂削平城堞因此復爲氐地西魏文帝大統四年南岐州氐苻安壽反攻陷武都自號大皇遣侯莫陳順等討破之周文帝於武興又置東益州以紹先子辟邪爲刺史辟邪據州反吐羅協與趙昶討平之

葱茈羌

敦煌西西域之南山中從婼羌（婼音而遮反）西至葱嶺數千里有月氐餘種葱茈（茈音紫）羌白馬羌黃牛羌各有酋豪北與諸國接不知其道里廣狹傳聞黃牛羌種類孕身六月生南與白馬羌隣並魏時聞焉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八十九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九十

邊防六 西戎二

吐谷渾　乙弗敵　宕昌　鄧至

党項　白蘭　吐蕃　大羊同

悉立　章求拔　泥婆羅

吐谷渾

吐谷渾本遼東鮮卑也西晉時酋帥徒何涉歸有二子長曰吐谷渾少曰若洛廆（胡罪反）代統部落別爲慕容氏渾庶長廆正嫡父在時分七百戶與渾渾與廆二部俱牧馬馬鬬相傷廆怒遣使謂渾曰先公處分與兄弟異部牧馬何不相遠而令馬鬬渾曰馬是畜生食草飲水春氣發動所以致鬬鬬在於馬而怒及於人耶乖別甚易今當去汝於萬里之外矣於是擁馬西行乃西附陰山（今朔方郡之北）屬永嘉之亂始度隴而西止於枹罕而後子孫據有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極於白蘭在益州西北（甘松山在今交川郡界洮水今臨洮郡安鄉郡之地）地四時常有冰雪唯六七月雨雹甚盛若晴則風飄沙礫有麥無穀其青海周迴千餘里海中有小山每冬冰合後以良牝馬置此山至來冬收之馬有孕所生得駒號曰龍種吐谷渾嘗得波斯草馬放入海因生驄駒能行千里故時稱青海驄焉至其孫葉延以吐谷渾公孫之子得以王父字爲氏吾祖始自昌黎光

宅於此今以吐谷渾爲氏尊祖之義也自吐谷渾至葉延曾孫視羆皆有才略知古今司馬博士皆用儒生至其子阿豺自稱驃騎將軍沙州刺史阿豺兼并羌氐號爲強國遣使詣宋朝獻阿豺死弟慕璝立（音瓌）遣軍擊乞伏茂蔓敗之（茂音戎）東奔隴右慕璝據有其地其時赫連定據長安爲後魏主所攻敗擁秦雍戶口十餘萬西次罕开慕璝拒擊大破之生擒定送於魏後弟慕延立魏太武帝遣軍擊延大破之慕延率部落西奔白蘭攻破于闐國南征罽賓七年乃還舊土慕延死阿豺兄樹洛干子拾寅立始邑於伏羅川至玄孫夸呂立自號爲可汗理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有地方數千里其西北諸雜種謂之阿柴虜（或號爲野虜）其南界龍涸城去成都千餘里大戎有四一在清水一在赤水一在澆河一在吐屈眞川皆子弟所理其王理慕賀川西有黃沙南北百二十里東西七十里不生草木雖有城郭不居而隨逐水草官有王公僕射尚書及郎中將軍之號其主椎髻（直追反）以皁爲帽其妻衣織成裙披錦大袍辮髮於後首戴金花丈夫衣服略同於華夏多以羃䍦爲冠亦以繒爲帽婦人皆貫珠束髮以多爲貴兵器有弓刀甲矟國無常賦須則斂富室商人以充用焉父兄死妻後母及嫂等與北狄俗同死者亦皆埋殯其服制葬訖則除之性貪婪

兄於殺害後周明帝武成初夸呂寇涼州詔賀蘭祥率兵討破之又攻拔其洮陽洪和二城置洮州（今臨洮郡地）而還武帝天和初其龍涸王莫昌率衆降以其地為扶州（今同昌郡地）二年復遣皇太子征之軍度青海至伏俟城夸呂遁走虜其餘衆而還隋開皇中夸呂侵弘州（在今安化郡洛源縣界）遣上柱國元諧擊之賊悉發國中兵自曼頭至於樹敦甲騎不絕諧頻擊破之夸呂率其親兵遠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夸呂在位且百年死以後還以慕容為姓其子伏允立煬帝初伏允遣子順來朝帝令鐵勒襲大敗之伏允東走保西平（今西平郡）帝復令觀德王雄以掩之大破其衆伏允

遁逃部落來降十萬餘口伏允懼南遁於山谷間其故地皆空自西平臨羌城以西且末以東祁連以南雪山以北東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為隋有置郡縣鎮戍發天下輕罪徙居之（其地在今西平郡之西張掖酒泉郡之北隋氏置西海且末河源等郡）於是留順不之遣伏允無以自資率其徒數千騎客於党項大業末天下亂伏允復其故地大唐貞觀中李靖侯君集破滅之伏允遠遁為左右所殺其子大寧王順歸降於是重建其國封順為西平郡王仍加趉（巨屈反）胡呂烏甘豆可汗之號旋又為其下所殺立順子諾曷鉢為河源郡王主其國自是衰弱而吐蕃強盛高宗時為其破滅諾曷

鉢以餘衆復來降（中間叛去）於靈州之境置安樂州以諾曷鉢為刺史其故地並沒于吐蕃後又封渠帥慕容宣超為青海王武太后朝郭元振上安置降吐谷渾狀曰臣昨見唐休璟張錫等衆議商量其吐谷渾部落或擬移就秦（今天水郡）隴（今汧陽郡）或欲移近豐（今九原郡）靈（今靈武郡）貴令漸去邊隅使居內地用為防閑之要冀免背叛之虞臣以為並是偏見之一端未為長久之深冊若近秦隴則與監牧雜居如在豐靈復與默啜甬爾麁其飜覆須有遷移縱至中土安可易其本性至如躭爾乙句貴往來王孝傑奏請自河源軍徙靈州用為愜便及其逃叛之日穿監牧掠馬群所在傷

夷大損州縣是則遷居中土無益之明驗矣往者素和貴雖背聖化只從當所居地叛走其於中國無所損傷但是失少許吐渾耳豈與句貴之為害同日而語哉今吐谷渾之降者非驅略而來皆是渴慕聖化衝鋒突刃棄吐蕃而至者也臣謂宜當循其情以為制勿驚擾之使其情地稍安則其係戀心亦日厚當涼州降者（今武威郡）則宜於涼州左側安置之當甘州（今張掖郡）肅州（今酒泉郡）降者則宜於甘肅左側安置之當瓜（今晉昌郡）沙（今燉煌郡）降者則宜於瓜沙左側安置之但吐渾所降之處皆是其舊居之地斯輩既投此地實有戀本之情若因其所投而便居之其情易安因數州而漿

裂之則弱各自分順其心以分其勢而不使於人可也善奪我狄之權矣何要萃聚一處如一國使情通意合如一家脫有異志則一時盡去傷害州縣為患處深何如分置諸州使每州皆得吐渾使役欲有他懷必不能遠相連結總去臣愚輒以為勝耶如允臣此見其所置之處仍請簡擇當處強明官人於當處鎮遏之則小小為非亦可杜絕兼每使蕃情識利害者共宜越兄弟一人歲往巡按以撫護之無使侵削其生業日就樂戀自亦深矣如此臣實為羈縻我狄之良冊設使後有去就不過邊州失少許吐渾終無傷於中國今此輩心悠揚而無主未知所安在早定安置之計無令驚擾遂生邊患

乙弗敵

乙弗敵後魏時為在吐谷渾北國有屈海其海周迴千餘里衆有部落風俗與吐谷渾同然不識五穀唯食魚與蘇子蘇子狀若中國枸杞子或赤或黑西有契翰一部風俗亦同土特多狼

宕昌

宕昌羌後魏時興焉亦三苗之胤與先零燒當罕开諸部姓別自立酋帥皆有地分不相統攝宕昌即其一也俗皆土著居有棟宇其屋織犛牛尾及羖羊毛覆之無法令又無徭賦唯征伐之時乃相屯聚不然則各事生業不相來往皆衣裘褐牧養犛[illegible]供其食俗有蒸報無文字但取木榮落以記歲時三年一相聚殺牛羊以祭天俗重虎皮以之送死有勤者代為酋帥得羌豪心乃自稱王其界自仇池以西東西千里席水以南南北八百里仇池山在今同谷郡上祿縣席水在今同谷郡上祿縣地多山阜部衆二萬餘落至其孫彌忩始遣使於後魏太武帝拜為宕昌王至七葉孫彌泰皆受南北兩朝封爵宋齊梁及後魏並各羈縻之後見兩魏分隔永熙末種人企定乃引吐谷渾寇金城今郡地後企定弟彌定寇石門戍周武帝天和初詔大將軍田弘討平之以其地為宕州今懷道郡

鄧至

鄧至羌之別種也後魏時興焉有像舒理者代為白水酋帥因地名為號鄧至王其地自千亭以東平武以西汶嶺以北宕昌以南今懷道郡之南同昌郡之北交川臨翼郡之地風土習俗與宕昌同自舒理至十代孫舒彭附于後魏孝文帝封其松縣子鄧至王後數代西魏恭帝初其王檐衍因亂來奔周文帝遣兵送還自後無聞

党項

党項羌在古析支之地漢西羌之別種魏晉以降西羌微弱周滅宕昌鄧至之後党項始強南雜春桑迷桑等羌北連吐谷渾其種每姓別自為部落一姓之中復分為小部落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騎不相統

一有細封氏費聽氏往利氏頗超氏野律氏房當氏米禽氏拓跋氏而拓跋最爲強族俗皆土著有棟宇織犛牛尾及羊毛覆之俗尚武無法令賦役其人多壽年至百五六十歲不事生產好爲竊盜常相陵劫尤重復讎讎人未得必蓬頭垢面跣足蔬食要斬讎人而後復常男女並衣裘褐乃被大氈不知耕稼土無五穀氣候多風寒以犛牛馬驢羊豕爲食五月草始生八月霜雪降求大麥於他界醞以爲酒妻其庶母及伯叔母嫂子弟之婦婬穢蒸報諸夷中最爲甚然不婚同姓老死者則仰天云枉而悲哭焚之名爲火葬無文字但候草木以記歲時大唐貞觀三年南會州都督府鄭元璹遣使招諭其酋長細封步賴舉部內附亦自入朝列其地爲軌州拜步賴爲刺史其後諸部相次內附列其地爲崌奉巖遠四州各拜首領爲刺史

白蘭

白蘭羌之別種周時興焉東北接吐谷渾西至叱利模徒南界鄂郡風俗物產與宕昌同武帝保定元年朝獻使至

吐蕃

吐蕃在吐谷渾西南不知有國之所由或云禿髮利鹿孤有子樊尼其主傉檀爲乞伏熾盤所滅樊尼率餘種依沮渠蒙遜其後子孫西魏時爲臨松郡丞（掖郡張掖縣界）與主簿皆得衆心因魏末中華擾亂招撫羣羌日以強大遂改姓爲窣（蘇骨反）勃野故其人至今號其主曰贊府貴臣曰主簿又或云始祖贊普自言天神所生號鶻提悉補野因以爲姓（窣勃野與悉補野聲訛其實一也或云本姓棄蘇農也）其國出都城五百里過烏海入吐谷渾部落彌多彌蘇毗及白蘭等國至吐蕃界其國風雨雷雹每隔日有之盛夏節氣如中國暮春之月山有積雪地有冷瘴令人氣急不甚爲害其俗重漢繒而貴瑟瑟男女用爲首飾其君長或在跋布川或居邏娑川有小城而不居坐大氈帳張大拂廬其下可容數百人兵衛極嚴而衙府甚狹俗養牛羊取乳酪供食兼取毛爲褐而衣焉不食驢馬肉以麥爲䴵人死殺牛馬以殉取牛馬積累於墓上其墓正方累石爲之狀若平頭屋其臣與君自爲友號曰共命人其數不過五人君死之日共命人皆日夜縱酒葬日於脚下針血盡乃死便以殉葬又有親信人用刀當腦縫鋸亦有將四尺木大如指刺兩肋下死者十有四五亦殉葬焉設官父死子代絕嗣即近親襲焉非其種類輒不相伏其官章飾有五等一謂瑟瑟二謂金三謂金飾銀上四謂銀五謂熟銅各以方圓三寸褐上裝之安膊前以辨貴賤法令嚴肅兵器有弓刀楯矟甲

其在戰前隊皆死後隊方進人馬俱披鎖子甲其製
甚精周體皆遍唯開兩眼非勁弓利刃之所能傷也
其戰必下馬列行而陣死則遞收之終不肯退鎗細
而長於中國者弓矢弱而甲堅人皆用劍不戰亦負
劍而行其驛以鐵箭為契其箭長七寸若急驛膊前
加著一銀鶻有可跋海去赤嶺百里方圓七十里東
南流入蠻與蠻西二河合流而東號為漾鼻水又東
南出會川為瀘水焉自赤嶺至邏娑川絕無大樹木
唯有楊柳人以為資置大論以統理國事無文字刻
木結繩為約徵兵用金箭寇至舉烽與其臣下一年
一小盟刑羊狗獼猴三年一大盟用人馬牛驢以麥熟為歲首

通典卷一百九十　九

其國都號為邏娑城用法嚴整議事則自下而起因
人所利而行之此其所以能強且久也重壯賤老母
拜於子重兵死惡病終以累代戰沒者為甲門臨陣
奔北者懸狐尾於其首表其似狐之怯其贊普弄贊
雄霸西域隋開皇中其主論贊率弄贊都牂牁西疋
播城已五十年矣國界西南與婆羅門接自大唐初
已有勝兵數十萬號為強國男女皆辮髮氈裘以赭
塗面無器物以手捧酒而飲之屈木令圓以皮作底
就中而食俗多金及小馬党項白蘭諸部及吐谷渾
西域諸國咸畏懼之至其主棄蘇農贊貞觀十五年
正月以宗室女封文成公主降于吐蕃贊普命禮部
尚書江夏王道宗送之弄贊親迎于河源見王人執
子婿禮甚恭歎大國服飾禮儀之美俯仰有媿沮之
色謂所親曰我祖父未有通婚大國者今我得尚大
唐公主當築一城以誇後代仍遣酋豪子弟請入國
學以習詩書至高宗初封賓王蘇農贊死其子早卒以
孫代立號乞黎拔布幼小大相祿東贊攝知國事摠
管中以兵臨吐谷渾吐谷渾告急咸亨中高宗令將
軍薛仁貴郭待封等率衆十餘萬伐之至大非川為
大論欽陵所敗因遂滅吐谷渾欽陵姓薛氏其父祿
東贊甚曉兵術吐蕃倚以國事委之講兵訓師雅
有節制吐蕃之并兼諸羌雄霸西土東贊有力焉有

通典卷一百九十

子五人及東贊死欽陵兄弟復專其國上元中遂寇鄯
廓等州儀鳳三年遣工部尚書劉審禮為洮河軍總
管率兵十八萬以討之戰于青海軍敗沒於陣調露
二年中書令李敬玄戰于大非川又敗績遣黑齒
常之襲擊破之武太后如意初武威軍總管王孝傑
大破吐蕃復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至萬歲通天
初又寇涼州執都督許欽明欽陵兄弟皆有才略欽
陵多居中諸弟分領方面諸蕃憚之二年吐蕃大論
欽陵遣使請和武太后遣前梓州通泉縣尉郭元振
往至野狐河與陵遇陵曰大國久不許陵和陵久不
遣蕃使以久無報命故去秋有甘涼之抄斯實陵罪

今欲和好能無憚乎振乃謂曰論先考東贊以宏才
大畧服事先朝結好通親荷榮承寵本期傳之永代
垂於無窮論不慕守舊恩中致猜阻無故自絶日尋
干戈屢犯我河湟頻擾我邊鄙且父通之子絶之豈
爲孝乎父事之子叛之豈爲忠乎然論之英聲籍甚
遐外各自爲主奚爲懼乎陵曰如所來言陵無憂矣
今天恩既許和好其兩國戍守咸請罷置以便萬姓
各守本境靡有交爭豈不休哉然以西十姓突厥四
鎮諸國或時附蕃或時歸漢斯類皆多翻覆伏乞聖
恩含弘拔去鎮守分離屬國各建侯王使其國自君
人自爲守既不款漢又不屬蕃豈不大免憂虞荒

陬幸甚振曰十姓四鎮本將鎮靜戎落以撫寧西土
通諸大邦非有他求論今奚疑而有憂虞乎論曰使
人此詞誠爲實論然緣邊守將多好功名見利而動
罕守誠信此蕃國之所爲深憂也振曰十姓諸部與
論種類不同山川亦異爰覽古昔各自區分復爲我
編人積有年歲今論欲一言而分離數部得非昧弱
苟利乎陵曰使人豈不疑陵貪冐無厭謀求利害窺
窬諸部以爲漢邊患耶陵雖識不逮遠請爲使人明
之陵若愛漢土地貪漢財幣則青海湟川實邇漢邊
其去中州蓋三四千里必有窺羨何不爭利於此中
而突厥諸部懸在萬里之外磧漠廣莽殊異中國安

有爭地於萬里外而能爲漢邊患哉捨近務遠計豈
然也但中州人士深謀多計天下諸國皆爲漢并雖
大海之外窮塞之表靡不磨滅矣今吐蕃塊然獨在
者非漢不貪其土地不愛其臣僕實陵兄弟小心謹
密得保守之耳而十姓中五咄六諸部落僻近安西
是與吐蕃頗爲遼遠俟斤諸部密近蕃境其所限者
唯界一磧騎士騰突旬日即可以蹂踐蕃庭爲吐蕃
之巨蠹者唯斯一隅且烏海黃河關源阻深風土疫
癘縱有謀夫猛將亦不能爲蕃患矣故陵無敢謬求
西邊沙路坦達夷漫故縱羸兵庸將亦易以爲蕃患
故陵有此請實非有僥漁諸部以生心於漢邊陵若

有謀漢之懷有伺隙之意則甘涼右地暨于積石此
道綿細幾二千里其廣者不過二三百里狹者纔百
里陵若遣兵或出張掖或出玉門使大國春不遑種
秋無所穫五六歲中或可斷漢右界矣又何以爲棄
所易而窺所難乎此足明陵心矣往者高宗以劉審
禮有青海之役乃使黃仁素賈守義來和陵之上下
將士咸無猜忌故邊守不戒嚴和事曾未畢以爲好
功名人崔知辯從五俟斤路乘我閒隙瘡痍我衆驅
掠牛羊蓋以萬計自此陵之國人大危懼和事矣今
之此求但懼好功名者之吞噬冀此爲翰屏以虞之
寔非有他懷焉振曰茲事漫汗體大非末吏所能明

論當發使奉章以聞取裁於聖主唆乃命郭宗乞恩若爲使振曰今遣使之後國不可更犯漢邊且蕃使前後入朝不時遣者良以使去之後兵仍犯漢故朝廷躊躇曰是紿（徒改反）我也以爲偵諜不以爲使人遂遷延無報今若踵前陵寨是故陷所去人使孰謂請和也陵俛首踧踖久之曰陵與國人咸恨從知辯之前事故嘗有此舉以虞好功者之來陵此實以選練騎士三萬分路出師使人既有此言今既於和事非使安可相違郎罷兵散卒遂指天爲信斯具之表矣振與思若至時朝廷以四鎭十姓事欲罷則有所顧欲拒則有所難沉吟久之莫之能決振爲役夏奉伐

竭內事外非計之得乃獻疏曰臣聞利或生害害亦生利國家經有天下園囿八荒而萬機百揆之中最難消息唯吐蕃與默啜受命是將大利於中國若閑之不審則害亦隨之如防害有方則利亦隨之今欽陵所論唯分裂十姓地界抽去四鎭兵防此是欽陵切論者若以爲可允則當分明斷決之若以爲不可允則當設册以羈縻之終不可直拒絕以阻其意使與邊患也臣竊料此事關隴動靜之機豈可輕舉措哉使彼既和未絕則其惡亦不得頓生請借人事爲比設如人家遭盜一則攻其內室一則寇其外落去人必不先於外寇而憂在內室矣何則以內患近而

外患遠也今國之外患者十姓四鎭是內患者甘涼瓜肅之復關隴之人事屯田向三十年臣料其力用久竭弊矣脫一朝甘涼有不虞此中豈堪廣調發耶臣實病之不知朝廷以爲何如夫善爲國者當先料內以敵外不勝外以害內今議事者捨近患而靡恤務遠患而是今勞臣愚竊圖識厥策必以四鎭殷重事不可依何不言事以答之如欽陵云四鎭諸部與蕃界接懼漢窘近蘭（今金城郡）鄯（今西平郡）北爲漢患實在茲董斯亦國家之所要者今宜報陵云國家非恡四鎭本置此以扼蕃國之尾分蕃國之力使不得幷兵東侵今若頓委之於蕃恐蕃力強易爲東擾必實無東

意則宜還漢吐渾諸部及青海故地即俟斤部落當以與蕃如此足塞陵口而和事未全絕如後小有乖則曲在彼撫西邊諸國欲附歲久論其情意豈與吐蕃同日而言今未知其利害未審其情實遽有分裂亦恐傷諸國之意非制馭之算待籌損益知其利便續以有報如此則亦和未爲絕更使彼蕃懸情上國是亦誘撫之方伏願省擇使無遺算以惠百姓也其後贊府年長忌欽陵乃與首領論巖等密圖之言將獵召兵執欽陵親党二千餘人殺之自帥衆討欽陵欽陵自殺其親信左右同日自殺者百餘人其弟贊婆先在東境率千餘人來降拔右衛大將軍乞梨拔

布神龍初死其子立乞梨弩悉籠時年七歲祖母祿
沒氏攝位至中宗神龍三年四月以所養嗣雍王守
禮女封金城公主出降吐蕃贊普景龍四年正月幸
始平縣送金城公主以左驍衛大將軍楊矩為使二
月改始平縣為金城縣又改其地為鳳池鄉愴別里
天寶十四年死其子立號乞黎悉籠納贊

大羊同

大羊同東接吐蕃西接小羊同北直于闐東西千餘
里勝兵八九萬人其人辮髮氈裘畜牧為業地多風
雪冰厚丈餘所出物產頗同蕃俗無文字但刻木結
繩而已刑法嚴峻其酋豪死抉於穴反去其腦實以珠

玉剖其五臟易以黃金假造金鼻銀齒以人為殉卜
以吉辰藏諸巖穴他人莫知其所多殺牸牛羊馬以
充祭祀葬畢服除其王姓姜葛有四大臣分掌國事
自古未通中國大唐貞觀十五年遣使來朝

悉立

悉立在吐蕃西南戶五萬有城邑村落依溪澗丈夫
以繒綵纏頭衣氈褐婦人辮髮著短裙以蒸報為俗
畜多水牛羖羊雞豕穀宜秔稻麥豆饒甘蔗諸果死
葬於中野不為封樹喪制以黑為衣一年就吉刑有
刖劓羈事吐蕃自古未通中國大唐貞觀二十年遣
使貢方物

章求拔

章求拔或云章揭拔本西羌種也在悉立西南居四
山之內近代移出山西接東天竺遂改衣服變西羌
之俗其地延袤八九百里勝兵二千餘人居無城郭
好為寇掠商旅患之聞悉立入朝亦遣使朝貢

泥婆羅

泥婆羅國在吐蕃西其俗翦髮與眉齊穿耳揎以竹
筩綴至肩者以為姣麗食用手其器皆銅多商賈少
田作以銅為錢面文為人背文為馬其牛鼻不穿孔
衣服以一幅布蔽身數日一盥漱以板為屋壁皆雕畫
俗重博戲頗解推測盈虛兼通曆術事五天神鐫石

為像每日清水浴神烹羊而祭其王那陵提婆身著
真珠諸寶耳垂金鉤玉璫佩寶裝伏突坐獅子座常
散花燃香大臣左右皆坐於地有阿耆婆彌池周迴
二十餘步以物投之即生煙焰懸釜而炊須臾而熟
唐永徽二年遣使朝貢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九十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一

邊防七 西戎三

西戎總序 樓蘭 且末 扜彌

車師 高昌附 龜茲

西戎總序

西域以漢孝武時始通本三十六國皆在匈奴之西
烏孫之南南北有大山中央有河東西六千餘里東
則接漢阸以玉門陽關二關並在今燉煌郡西則限以葱領諸
國大率土著有城郭田畜與烏孫異故皆役屬匈奴
匈奴西邊日逐王領西域賦稅取足焉其南山東出金城
今金城會寧安鄉西平等即漢金城郡地也與漢南山屬焉屬音燭自玉門陽

關出西域有兩道從鄯善傍南山北陂河西行循河曰陂
彼義反史記曰陂山東道至莎車為南道南道西踰葱領則出大月氏
安息氏音支自車師前王庭今交河郡隨北山陂河西行至
疏勒為北道北道西踰葱領則出大宛康居奄蔡焉自張
騫開西域之迹其後去病擊破匈奴右地降渾邪
休屠王屠音除遂空其地始築令居以西令音鈴縣名今西平郡之
西北初置酒泉郡後稍發徙人充實之分置武威張掖
燉煌酒泉四郡地並今郡據兩關焉自李廣利伐大宛之
後西域震懼多遣使來貢獻於是東自燉煌西至鹽
澤即蒲昌海在今交河北庭界中往往起亭障是時軍旅連出師行
三十年海內虛耗征和中貳師李廣利以軍降匈

奴帝既悔遠征伐而搜粟都尉桑弘羊與丞相御史
奏言故輪臺以東捷枝渠黎皆故國地輪臺渠黎地名今在交河
北庭界中其地相連廣饒水草有溉田五千頃以上處溫和田
美可益通溝渠種五穀與中國同時熟田一歲有積
穀募人壯健有累重敢從者詣田所累重謂妻子家屬就畜
積為本業益墾溉田稍築列亭連城而西以威西國
帝深陳既往之悔乃下詔曰前有司奏欲益人賦三
十助邊用每口加三十錢是重困老弱孤獨也而今又請遣
卒田輪臺輪臺西於車師千餘里前開陵侯擊車師
時開陵侯匈奴介和王來降者也危須尉犂樓蘭六國皆發畜食迎
漢軍又自發兵凡數萬人王各自將兵圍車師降其

王諸國兵便罷力不能復至道上食漢軍漢軍破城
食至多士自載不足以竟師雖各自載糧而行道已盡至歸塗而尚苦
乏食不終師旅之事強者盡食畜產羸者道死數千人朕發酒
泉驢橐駝負食出玉門迎軍吏卒起張掖不甚遠然
尚廝留甚眾廝留言前後離廝不相逮廝音斯曩者朕之不明以
軍候弘上書言匈奴縛馬足置城下馳言秦人我匄
若馬謂中國人為秦人習故言也匄乞也若猶言汝也又漢使者久留不還
故遣貳師將軍欲以為使者威重也古者卿大夫與
謀參以蓍龜不吉不行謂共卿大夫謀事尚不專決猶問蓍龜乃者丞
相御史二千石諸大夫郎為文學者皆言祥善而勿
之卦得大過爻在九五其繇曰枯楊生華象曰枯楊生華何可久也謂匈奴破不

匈奴困敗公車方士太史理星氣及太卜龜蓍
皆以爲吉匈奴必破時不可再得也(今使不可再得之時)諸
將貳師最吉(卜遣諸將貳師於諸將內得吉)故朕親發貳師今謀
卦兆皆反繆失一狼走千羊乃者貳師敗軍士死略
掠盡離散(言死及被虜掠並自離散)悲痛常在朕心今請遠田輪
臺欲起亭隧(亭隧謂深作隧道也)是擾勞天下非所以優人
也朕不忍聞且匈奴得漢降者常提掖搜索問以所
聞(搜索者恐其或私齎文書)今邊塞未正闌出不禁障候長吏使
卒獵獸以皮肉爲利卒苦而烽火乏失亦上集不得
(爲邊塞有闌出之人而主者不禁又長吏利於皮肉多使卒獵獸故令烽火有乏失又與人勞苦因致令亡失凡有此失皆不集於所上文書)後降者來及捕虜生口乃知
之(邊不上文書所以當時不知至有降者來生口或虜將得可知之人言乃知此事)當今務
在禁苛暴止擅賦力本農脩馬復令(謂因養馬也復方以免徭役)
以補缺毋乏武備而已郡國二千石各上進畜馬方
略補邊狀與計偕(與上計者俱來對事)由是不復出軍而封丞
相田千秋爲富人侯以明休息思富養人也昭帝時
乃用桑弘羊前議以杅彌使外國者至宣帝遣衛司馬
使護鄯善以西數國及破姑師未盡殄分以爲車師
前後王及山北六國時漢獨護南道未能盡并北道
也神爵三年匈奴日逐王來降護鄯善以西使者鄭
吉迎之乃因使吉并護北道故號曰都護都護之置
自吉置矣由此匈奴益弱不得近西域於是徙屯田

於北胥鞬披莎車之地(鞬居言反披分也)屯田校尉始屬都
護都護督察烏孫康居諸外國都護理烏壘城去陽
關二千七百四十里與渠犂官田相近土地肥饒於
西域中爲故里焉至元帝復戊己二校尉屯田於車
師前王庭(戊己中央鎮覆四方又開渠播種以爲厭勝故稱戊己焉)哀平間自相
分割爲五十五國凡國自譯長城長君監吏大祿百
長千長都尉且(子餘反)渠當戶將相至侯王皆佩漢印
綬凡三百七十六人而康居大月氏安息罽賓烏弋
之屬皆以絕遠不在數中其來貢獻則與相報不督
錄總領也至王莽時四邊擾亂與中國遂絕並復役
屬匈奴前往西域有二道自元始以後有三道從玉
門關出西經婼羌(婼而遙反)轉西越葱嶺經懸度入大月
氏爲南道從玉門關西出發都護井廻三隴沙北頭
經居盧倉從沙西井過龍堆到故樓蘭轉西詣龜茲
至葱嶺爲中道從玉門關西北出經橫坑辟三隴沙
及龍堆出五船北到車師界戊己校尉所理高昌轉
西與中道合龜茲新道後漢末平中匈奴乃脅諸國
共寇河西郡縣(今武威張掖郡之地)城門晝閉明帝乃命將
北征匈奴取伊吾盧地(今伊吾郡縣)置宜禾都尉以屯田遂通
西域于闐諸國西域自絕六十五載乃復通焉明年
始復置都護戊己校尉及明帝崩焉耆龜茲攻沒都
護陳睦匈奴車師圍戊己校尉章帝不欲疲弊中國

以事夷狄乃追還戊巳校尉不復遣都護後復屯田匈奴因遣兵守伊吾地時車司馬班超留于闐綏集諸國和帝永元初竇憲大破匈奴因遣副使閻盤掩擊伊吾破之三年班超遂定西域因以超爲都護居龜茲復置戊巳校尉於是五十餘國悉納質內屬其條支安息諸國至於海濵四萬里外皆重譯貢獻九年班超遣掾甘英窮臨西海而還皆前代所不至莫不備其風土傳其珍恠焉及班超被徵以任尚爲都護尚謂超曰猥承君後宜有以誨之超曰塞外吏士本非孝子順孫皆罪過徙補邊屯而蠻夷懷鳥獸之心難養易敗今君性嚴急水清無大魚察政不得

下和宜蕩佚簡易寬小過總大綱而已超去後尚私謂所親曰我以班君當有奇策今所言平平耳尚至數年安帝初西域背叛如超所誡頻攻圍都護任尚段禧等朝廷以其險遠難相應赴詔罷都護由此遂棄西域北匈奴即復收屬諸國共爲邊寇十餘歲燉煌太守曹崇請出兵擊匈奴復欲進取西域鄧太后不許但令置護西域副校尉居燉煌羈縻而已其後匈奴連與車師入寇河西漢不能禁議者因欲閉玉門陽關以絕其患尚書陳忠上疏曰臣聞八蠻之寇莫甚北虜高祖窘平城之圍文帝屈供奉之恥故孝武憤怒深惟久長之計命遣武臣浮河絕漠窮破虜

庭遂開西河四郡以隔絕南羌收三十六國斷匈奴右臂是以單于孤特竄跡遠藏由此觀之戎狄可以威服難以化狎西域內附日久區區東向扣關者數矣此其不樂匈奴慕漢之効也今北虜已破車師勢必南攻鄯善棄而不救則諸國從矣若然則虜財益增膽勢益殖威臨南羌與之交連如此河西四郡危矣不得不救則百倍之役興不訾之費發矣議者但念西國絕遠恤之煩費不見先代苦心勤勞之意也臣以爲燉煌宜置校尉按舊增四郡屯兵以西撫諸國庶足折衝萬里震怖匈奴太后又召班超之子勇問之勇議曰昔者孝武皇帝患匈奴強盛開通西域諸

論者以爲奪匈奴府藏斷其右臂遭王莽簒位徵求無厭胡夷忿毒遂以背叛光武中興未皇外事故匈奴負強驅率諸國及至永平再攻燉煌河西郡城門晝閉明帝命武臣出征西域故匈奴遠遁邊境得安及至永元莫不內屬會閒者羌亂西域復絕北虜遂遣責諸國備其逋租高其價直嚴以期會鄯善車師皆懷忿怒思樂事漢其路無從前所以時有叛者皆由牧養失宜還爲其害舊燉煌郡有營兵三百人宜復之復置護西域副校尉居於燉煌如永元故事又宜遣西域長史將五百人屯樓蘭西當焉耆龜茲徑路南强鄯善于闐心膽北扞匈奴東近燉煌如此誠

後長樂衛尉譚顯等建議曰朝廷前所以棄西域者以其無益於中國而費難供也今車師已屬匈奴鄯善不可保信一朝反覆班將軍能保北虜不為邊害乎勇對曰今中國置州牧者以禁郡縣姦猾盜賊也若州牧能保盜賊不起者臣亦願以腰斬保匈奴之不為邊害也今通西域則虜勢必弱虜勢弱則為患微矣孰與歸其府藏續其斷臂哉為置校尉以扞北撫西設長史以招懷諸國若棄而不立則西域屈就北虜緣邊之郡將受困苦河西城門復有晝閉之儆矣今不廓開朝廷之德而拘屯戍之費若北虜遂熾豈安邊久長之策哉太尉屬毛軫難曰今若置校尉則西

域絡繹遣使求索無厭與之則費難供不與則失其心一旦為匈奴所迫當復求救則為役大矣勇對曰今設以西域歸匈奴而使其因西域租入之饒兵馬之衆以擾動緣邊是為富仇讎之財增暴夷之勢也置校尉者宣布威德以繫諸國內向之心以疑匈奴覬覦之情而無費財耗國之慮也且西域之人無他求索其來入者不過稟食而已今若拒絕勢必北屬夷虜并力以寇并涼則中國之費不止十億於是從勇議乃以勇為西域長史將五百人西屯柳中（今交河郡）勇遂破平車師自建武至于延光西域三絕復通順帝永建二年勇復擊降焉耆於是龜茲疏勒于闐莎車等十七國皆來服從而烏孫葱嶺以西遂絕六年帝以伊吾舊膏腴之地傍近西域匈奴資之以為抄暴復令開設屯田如永元時事置伊吾司馬一人自陽嘉以後朝威稍損諸國驕放轉相陵伐矣自魏及晉中原多故西域朝貢不過三數國焉至後魏太武帝使董琬使西域還且言其地為三域自葱嶺以東流沙以西為一域始畢以南月氏以北為一域兩海之間水澤以南為一域三域之內諸小渠長蓋以百數其出西域更為四道自玉門渡流沙西行二千里至鄯善為一道自玉門度流沙北行二千二百里至車師為一道從莎車西行一百里至葱嶺西千三

百里至伽部為一道自莎車西南五百里至葱嶺西南千三百里至波路為一道焉於是貢獻者十有六國孝文延興中尚書奏以燉煌一鎮界遠西北寇賊路衝慮或不固欲移就涼州群官會議給事中韓秀曰此蹙境之事非闢土之宜愚謂燉煌之立其來久矣雖土鄰強寇而兵人素習縱有奸竊不能為害循常置戍足以自全進斷北狄之覘途退塞西夷之闚路若徙就姑臧虜人懷異意或貪留重遷情不願從引寇內侵深為國患且燉煌去涼州三千里捨遠就近防制有闕一旦廢罷是啟戎心則夷狄交構互相往來恐醜徒協契侵竊涼土是役繁興艱難方甚乃

從秀議隋煬帝時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罽賓得瑪瑙杯王舍城得佛經史國得十舞女獅子皮火鼠毛而還帝復令裴矩於武威張掖間往來以引致之皆啗以厚利令轉相諷諭大業中相率而來朝者四十餘國帝因置西戎校尉以應接之自燉煌西出玉門陽關涉鄯善北通伊吾千里自伊吾北通車師前部高昌千二百里自高昌鑿北通車師後部金滿城（今北庭）五百里此其西域之門戶也故漢戊己校尉更互屯焉伊吾地宜五穀桑麻蒲萄其北又柳中皆膏腴之地故漢常與匈奴爭車師伊吾以制西域至隋有商胡雜居勝兵千餘人附於鐵勒人甚驕悍厥田良沃隋末內屬置伊吾郡屬天下亂又臣突厥大唐貞觀四年以頡利破滅遂舉其屬七城來降因列其地為西伊州同於編戶至武太后如意初武威軍總管王孝傑大破吐蕃復龜茲于闐疏勒碎葉四鎮自是諸國朝貢侍於前代矣神龍以後黑衣大食強盛漸并諸國至于西海分兵鎮守焉（族子環隨鎮西節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寶十載至西海寶應初因賈商船舶自廣州而回著經行記）今之所纂其小國無異聞者則不暇錄焉（諸家纂西域事多引諸僧遊歷傳記如法明遊天竺記支僧載外國事法猛諸國傳道安西域志惟佛國記曇勇外國傳智猛外國傳之類皆所諳辯山經法顯外國傳之類皆荒誕參以他書則紕謬故多略焉）

樓蘭

樓蘭在婼羌西北漢時通焉王理扜泥城去陽關千六百里東去長安六千一百里戶千五百西北去都護理所千八百里至山國千三百餘里（此國山居故名山國）西北至車師千九百里地沙鹵少田仰穀旁國國多出陸葭葦檉柳胡桐白草（白草牛馬所嗜也胡桐亦似桐蟲食其樹而沫下流出者俗名為胡桐淚言似眼淚也可以汗金銀也）人隨畜牧逐水草有驢馬多橐駝能作兵器與婼羌同初漢武帝因張騫之言有心欲通大宛諸國使者歲中多至十餘輩樓蘭姑師當道苦之（每給使者受其勞費故厭苦也）攻劫漢使王恢等漢將趙破奴率屬國騎（[illegible]諸外國為漢者）及郡兵擊之虜樓蘭王遂破姑師於是列亭障至玉門矣樓蘭既降服貢獻匈奴聞發兵擊之於是樓蘭遣一子質漢後貳師將軍擊大宛使遣引兵捕樓蘭王將詣闕簿責王對曰小國在大國間不兩屬無以自安願徙國入於漢地上直其言遣歸國樓蘭王死後王立樓蘭國最東垂近漢當白龍堆乏水草常主發導負水擔糧送迎漢使又數為吏卒所寇懲艾不便與漢通後復為匈奴反間數遮漢使昭帝遣平樂監傅介子往刺其王懸首北闕下乃立其弟尉屠耆為王更名其國為鄯善王自請天子曰身在漢久今歸單弱而前王有子在恐為所殺國中有伊循城其地肥美願漢遣一將屯田

積穀令臣得依其威重於是漢遣司馬一人吏士四十人田伊循以鎮撫之其後置都尉伊循官置始此矣鄯善當漢道衝西通且末(今且末縣)七百三十里自且末以往皆種五穀土地草木畜產作兵略與漢同有後無聞至後魏太武時其國爲沮渠安周所攻其王西奔且末而且末役屬之西魏大統八年其王兄鄯來至衆內附

且末

且末國漢時通焉王理且末城去長安六千八百里戶二百三十西北至都護理所二千二百里北接尉犂丁零東與白提西接波斯精絕南至小宛可三日

行地有蒲萄諸果人皆剪髮著氊帽小袖衣爲衫則開頸而縫前多牛羊騾驢其王安末深盤梁武帝普通五年遣使貢獻謂之末國(梁史云末國王)其國西北有流沙數百里夏月有熱風爲行旅之患風之欲至老駝先知即鳴而聚立埋口鼻於沙中人每以爲候即將氈擁蔽鼻口其風迅駛斯須過盡若不防者以致危斃

扜彌

扜彌漢時通焉王理扜彌城去長安九千二百里戶三千三百東北至都護理所三千五百里南與渠勒東北與龜茲西北與姑墨接西通于闐三百里後漢

改其國曰拘彌居寧彌城亦曰寧彌城國順帝永建中爲于闐王放前破殺其王興陽嘉初燉煌太守徐由遣疏勒發兵擊破于闐遂更立拘彌王靈帝嘉平中又爲于闐所破殺掠殆盡衆纔千口

車師

車師前王後王並漢時通焉前王國一曰前部理交河城(今交河郡)水分流繞城下故爲號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戶千五百西南至都護理所千八百里西域長史及戊己校尉並理於此去燉煌十三日行其地東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後王國理務塗谷(即今蒲城今北庭府蒲類縣也)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六百西南至

都護理所千二百三十餘里北與匈奴接初漢武帝征和四年中遣重合侯馬通將諸國兵共圍車師車師王降服後其王烏貴與匈奴結親教之遮漢道昭帝時匈奴復使四千騎田車師宣帝地節二年遣侍郎鄭吉校尉司馬憙(許吏反)將免刑罪人田渠犂積穀欲以攻車師至秋收穀吉憙發城郭諸國兵共擊車師攻交河城破之王尚在北石城未得會吉食盡歸渠犂田秋收後更往攻石城王乃輕騎奔烏孫吉還田渠犂及車師盡積穀以安西國侵匈奴匈奴大臣皆曰車師地肥美近匈奴使漢得之多田積穀必害我國不可不爭也遣騎來擊吉吉將田士亦保車師城匈奴

圍城數月乃解吉上書車師去渠犁千餘里間以山
河北近匈奴漢兵在渠犁者勢不能相救願益田卒
於是故車師太子軍宿在焉耆者立以為王盡徙車
師國人令居渠犁遂以車師故地與匈奴車師王得
近漢田官與匈奴絕亦安樂親漢其後置戊己校尉
屯田車師故地即今交河郡漢取之以置校尉平帝元始中車師後
王國有新道出五船北通玉門關往來差近戊己校
尉徐普欲開以省道里避白龍堆之阸車師後王姑
句音鉤以道當為拄置心不便也拄支柱也言有妨置立而拄於己
故心不便也拄音竹羽反地又頗與匈奴南將軍地接其後舉國
降匈奴盡舉國之眾是時王莽易匈奴單于璽單于怒大

擊北邊而西域亦瓦解焉耆國近匈奴先叛殺都護
但欽莽不能討西域因絕至後漢和帝元光二年大
將軍竇憲破北匈奴車師震慴之涉反前後王各遣子
入侍其後屢叛至安帝延光四年長史班勇擊其後
王軍大破斬之桓帝永興初後部王阿羅多攻圍漢
屯田且固城殺傷吏士後部侯炭遮領餘人叛阿羅
多詣漢降阿羅多從百餘騎亡走北匈奴中漢立後
部故王軍就質子卑君為後部王阿羅多復從匈奴
中來降於是更立阿羅多為王將卑君還敦煌以後
部人三百帳別屬役之食其稅帳者猶中國戶之數至魏時賜其
王壹多雜守魏侍中號大都尉晉以交河城為高昌

郡蓋因其地高敞人庶昌盛立名或云昔漢武帝遣兵西討師旅頓敝者因住焉有漢時高昌壘故也
張軌呂光沮渠蒙遜在河西皆置太守以統之後魏
太武時其前部王為沮渠無諱所攻遣使上表云不
能自全遂捨國東奔三分免一在焉耆東界幸垂賑
救魏使撫慰開焉耆倉給之文成帝末其地又為蠕
蠕所并立闞伯周為王高昌稱王自此始蠕音而兗反孝文太和五
年高車王阿伏至羅殺闞王以敦煌人張孟明為高
昌王太和二十年孟明為國人所殺立馬儒為王以鞏
顧禮麴嘉為左右長史儒又通使後魏請內屬人皆
戀土不願東遷相與殺儒立嘉為王嘉字靈鳳金城
郡榆中人今郡北既立為王會焉耆為嚈噠所破滅不

能自立請主於嘉嘉遣第二子為焉耆王由是始大
益為國人所服其都城周迴千八百四十步於坐室
畫魯哀公問政於孔子之像國內有城十八置四十
六鎮官有令尹有交河郡公田地公皆其王子也餘
官多同中國大事決之於王小事則世子及二公隨
狀斷平章錄記事訖即除籍書之外無久掌文案官
人雖有列位並無曹府唯每朝集於衙門評議眾事
諸城各有戶曹水曹田曹每城遣司馬侍郎相監檢
校名為城令服飾丈夫從胡法婦女略同華夏兵
器有弓箭刀楯甲矟文字亦同華夏兼用胡書有毛
詩論語孝經歷代子史集學官弟子以相教授雖習

讀之而皆爲胡語賦稅則計田輸銀錢無者輸麻布其刑法風俗婚姻喪葬與華夏大同其人面貌類高麗辮髮垂之於背女子頭髮辮而垂其地高燥多石磧氣候溫暖與益州相似穀麥再熟宜蠶多五果有草名爲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嘉赤鹽如朱白鹽如玉多蒲萄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國中羊馬牧於隱僻以避外寇非貴人不知其所又有草實如繭中絲如細纑名爲白疊子國人取織以爲布交市用焉其國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貪汗山夏有積雪此山之北鐵勒界也從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磧千餘里四面茫然無有蹊徑欲往者不可準記唯以人畜骸骨

十五

及馳馬糞驗路中或聞歌哭之聲行人尋之多致亡失蓋魑魅魍魎也故商旅往來多取伊吾路孝明帝正光中嘉遣使求借五經諸史并請國子助教劉燮以爲博士隋文帝開皇中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來歸中國嘉孫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從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從煬帝大業五年伯雅來朝因從擊高麗還尚宗女華容公主八年歸蕃至大唐武德中遣使獻狗雌雄各一高六寸長尺餘性甚慧能牽馬銜燭云本出拂菻國其後不供職貢貞觀四年其王文泰來朝伯雅後與西突厥連結諸國朝貢者皆路出高昌文

泰稍擁絕之至十三年太宗謂其使曰高昌數年來朝貢脫略我使人至彼文泰云鷹飛于天雉竄于蒿猫遊于堂鼠安于穴各得其所豈不快耶明年營發兵以擊汝國十四年八月交河道行軍大總管侯君集平高昌國下其郡三縣五城二十二戶八千四十六口萬七千七百三十馬四千三百匹太宗以其地爲西州以交河城爲交河縣始昌城爲天山縣田地城爲柳中縣東鎮城爲蒲昌縣高昌城爲高昌縣初西突厥遣其葉護屯兵於可汗浮圖城與高昌爲影響至是懼而來降以其地爲庭州并置蒲類縣每歲調內地更發千人鎮遏焉黃門侍郎褚遂良上疏曰

十六

臣聞古者哲后必先華夏而後戎狄務廣德化不事遐荒是以周宣薄伐至境而止始皇遠塞中國分離漢武負文景之聚財翫士馬之餘力始通西域將三十年復得天馬於宛城採蒲萄於安息而海內空竭生人物故所以租至六畜算至舟車因之年凶盜賊並起搜粟都尉桑弘羊復希主意請遣士卒遠田輪臺築城以威西域武帝翻然追悔棄輪臺之野下哀痛之詔人神感悅海內乂康向使不然生靈盡矣是以光武中興不踰葱嶺孝章即位都護來歸今誅滅高昌威加西域收其鯨鯢以爲州縣然則王師初發之歲河西供役之年飛芻輓粟十室九空數郡蕭然

五年不復陛下歲遣千餘人遠事屯戍終年離別萬里思歸去者資裝自須營辦既賣菽粟傾其機杼經途死亡復在言外兼遣罪人增其防遏彼罪人者生於販肆終朝惰業犯禁違公止能擾於邊城無益於行陣所遣之內復有逃亡官司捕捉為國生事設令張掖塵飛酒泉烽舉豈能得高昌一人斗粟而及事乎終須發隴右諸州星馳電擊由斯而言此河西者方已腹心彼高昌者他人手足豈得糜費中華以事無用昔已不作無益害有益此之謂也陛下平頡利於沙塞滅吐渾於西海突厥餘衆存為可汗吐渾隨崩吏樹在長復立高昌非無前例此所謂有罪而

誅之既服而立之四海之民鑽詠不聞見蠕動懷生畏威慕德宜擇高昌可立者而立之徵給首領遣還本國負戴漢恩長為藩翰中國不擾既富且寧傳之子孫以貽來代矣不從

龜茲

龜茲（一曰丘茲又曰屈茨）漢時通焉王理延城（今名伊邏盧城）都白山之南二百里（隋西域圖云白山一名阿羯山常有火及煙即是出硇砂之處）東去長安七千五百里戶七千南與精絕東南與且末西南與杅彌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能鑄冶俗有城郭東至都護理所烏壘城四百里烏壘戶百十與都護同理其南三百里至渠犂渠犂城都尉一人戶百三十東北與尉犂東南與且末南與精絕後昭帝田輪臺與渠犂地皆相連也宣帝時烏孫公主遣女東有大河東流號計戍水據漢書則黃河也（[illegible]）大唐貞觀二十二年將軍阿史那社爾伐龜茲虜其王（訶黎布失畢）立弱子素稽為王今安西都府所理則龜茲城也今王則裹之後也今并有漢時姑墨溫宿尉頭三國之地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二

邊防八 西戎四

焉耆 于闐 疏勒 烏孫
姑墨 溫宿 烏秅 難兜
大宛 莎車 罽賓 烏弋山離
條支 安息 大夏 大月氏
小月氏

焉耆

焉耆漢時通焉王理員渠城頡攵在白山之南七十里去長安七千三百里戶四千西南至都護理所四百里南至尉犂百里北與烏孫接東去交河城郡今九

百里西去龜茲九百里皆沙磧其國近海水多魚諸蒲萄之利四面有大山道險阨易守海水曲入四山之內周匝其城三十餘里後漢明帝永平末有戶萬五千與龜茲共攻沒都護陳睦至和帝永元六年都護班超發諸國兵討之殺其王超乃立焉耆左侯元孟為王至安帝時西域背叛延光中超子勇為西域長史復討定之晉武帝太康中其王龍安遣子入侍安夫人獪胡之子獪古外反妊身十二月剖脇生子曰會立為世子會少而勇傑安病篤謂會曰我嘗為茲王白山所辱汝能雪之乃吾子也及會立襲滅白山遂據其國遣子熙歸本國為王會有膽氣籌略遂霸西域葱嶺以東莫不率服其俗丈夫剪髮婦人衣襦著大袴婚姻同華夏兵有弓刀甲矟死亡者皆焚而後葬其服制滿七日則除之俗事天神氣候寒土田良沃穀有稻粟菽麥畜有駝馬牛羊養蠶不以為絲唯取綿纊俗尚蒲萄酒兼愛音樂其後張駿遣沙州刺史楊宣率衆經理西域宣以部將張植為前鋒軍次其國進屯鐵門未至十餘里熙又率衆先要之於遮留谷植將至或曰漢祖畏於柏人岑彭死於彭亡谷名遮留殆將有伏單騎嘗之果有伏發植擊敗之進據尉犂熙降于宣呂光僭位熙遣子入侍至魏道成周公萬度歸討之其王尸鳩卑那衆大潰單騎走

入山中度歸遂屠其城四部諸戎皆降服焉耆為國斗絕一隅不亂日久獲其珍奇異玩殊方詭譎難名之物橐駝馬牛雜畜巨萬至後周武帝保定四年其王遣使獻名馬隋煬帝大業中其王龍突騎遣使貢方物大唐貞觀六年正月又遣使貢方物今其王龍姓即突騎之後盡并有漢時尉犂危須山國三國之地并鄯善之北界矣

于闐

于闐漢時通焉都葱嶺之北二百餘里去長安九千七百里戶三萬二千東北至都護理所二千九百里南與婼羌接北與姑墨接東北去 玆千四百里東

去鄯善千五百里西通皮山國西百里去東朱俱波國千里西北至疏勒國千五百里其國之西水皆西流注西海其東水東流注鹽澤（鹽澤即蒲昌海）國有阿耨達山據漢書河源出焉（名首拔河亦名樹枝河或云即黃河也北流七百里入計戍水一名計首水即葱嶺南河同入鹽澤云阿耨達即其山將以名之）風俗物產與龜茲略同後漢建武末莎車王賢強盛攻并于闐徙其王俞林為驪歸王以莎車將軍居德為于闐王明帝永平中居德死後于闐將休莫霸自立為王休莫霸死兄子廣德立後遂滅莎車其國轉強盛從精絕西北至疏勒十三國皆服從而鄯善王亦始強焉由是南道自葱嶺以東唯此二國為大後漢魏後魏梁後周隋

大唐貞觀中並遣使通焉今王姓尉遲（其國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俗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初老子至此白日昇天與群胡辭訣云我曾遊天上今當下生其後出天竺國化為胡王太子自稱曰佛因立此寺焉）其王錦帽金裝冠妻戴金花其王髮不令人見俗云若見髮年必儉其地多水潦砂石氣候溫土良沃宜稻麥多蒲萄有水出名曰玉河國人善鑄銅器其居曰西山城有屋室市井蓏蔬與中國同（蔬力果叉）王所居加以朱畫其人恭敬相見則跪其跪一膝至地書則以木為筆札以玉為印國人得書先戴於首而後開封自高昌以西諸國人多深目高鼻唯此一國貌不甚胡頗類華夏自漢孝武帝至今中國詔令書冊符節悉得傳以相付敬而在焉今

并有漢戎盧杅彌渠勒皮山精絕五國之地

疏勒

疏勒漢時通焉王理疏勒城去長安九千三百里戶千五百都白山南百餘里東至都尉理所二千二百里南有河西帶葱領亦名雪山在國西北百餘里河所出東去龜茲千五百里西去撥汗國（名撥汗）一千里當大月氏大宛康居道南去莎車五六百里北去朱俱波八九百里（隋史云東北去突厥牙帳千餘里東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在于闐國北千五百里土多稻粟麻麥銅鐵綿錦雌黃後漢明帝永平中龜茲王建攻殺疏勒王成自以龜茲左侯兜題為疏勒王漢遣班超劫縛兜題而立成之兄子忠為疏勒王忠後叛又超擊斬之耿恭為戊己校尉屯車師後王金蒲城為匈奴所攻恭引衆入疏勒城中之水穿井十五丈不得水恭整衣服向井拜拔刀刺山飛泉湧出賊遂退安帝元初中疏勒王安國死舅臣磐立為王漸以強盛戶至二萬一千順帝永建二年遣使奉獻至靈帝建寧初為季父和得所殺自立為王其後連相殺害漢不能復禁至後魏孝文末貢獻隋煬帝大業中又通焉其王手足皆六指產子非六則不育王戴金師子冠唐貞觀中朝貢今其國王姓裴并有漢時莎車捐毒休脩三國之地其子常在京師（杜環經行記云拔汗那國在怛邏斯南千里東隔山去疏勒二千餘里西去木）

餘里城有數十兵有數萬大唐天寶十年嫁和義公主於此國內中有波羅林林下有毬場又有野鼠遍滿山谷偏宜葡萄蘿蔔果香棗桃李從此國至西海盡居土室衣羊皮疊布男子婦人皆著鞾婦人不飾脂粉以青黛塗眼而已隨骨諸

烏孫

烏孫漢時通焉大昆彌理赤谷城烏孫於西域諸戎其形最異今之胡人青眼赤鬚狀類獼猴者本其種也其國謂王曰昆彌亦曰昆莫去長安八千九百里戶十二萬東至都護理所千七百里西至康居蕃內地五千里地莽平多雨寒山多松樠樠音武元反其心似松不田作種樹樹植也隨畜牧逐水草與匈奴同俗國多馬富人至四五千疋東與匈奴西北與康居西與大宛南與城郭諸國接本塞地也大月氏西破走塞王塞

王南越縣度大月氏居其地後烏孫昆莫擊破大月氏大月氏徙西臣大夏而烏孫昆莫居之昆莫昆彌皆王之號也故烏孫國有塞種大月氏種焉始張騫言烏孫本與大月氏共在燉煌間今烏孫強大可厚賂招令東居故地妻以公主以制匈奴武帝即位令騫齎金幣往昆莫於是使獻馬願尚公主元封中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焉公主別理宮室而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語言不通公主悲愁自作歌以述意天子聞而憐之昆莫死孫岑陬立岑陬者官號也名軍須靡公主死漢復以楚王戊之孫解憂為公主妻之岑陬死季父子翁歸靡立號曰肥王復尚解憂公主宣帝初公主及昆彌翁歸靡上書言匈奴連發大兵擊欲發國中精兵自給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以救本始三年漢發十五萬騎五將軍分道並出遣校尉常惠持節護烏孫兵昆彌將五萬騎從西方入至匈奴右谷蠡王庭谷音鹿蠡音黎獲首四萬級馬牛羊驢橐駝七十餘萬宣帝時都護鄭吉請分烏孫為大昆彌後段會宗為都護時烏孫兵圍驛騎上書願發城郭燉煌兵以自救丞相王商大將軍王鳳及百寮議數日不決上召陳湯問對曰臣以為此必無可憂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

猶三而當一又兵法曰客倍而主人半然後料敵今烏孫人眾不足以勝會宗惟陛下勿憂且兵輕行五十里重行三十里今會宗發城郭燉煌歷時而至所謂報讎之兵非救急之用也烏合不能久攻不過五日當有吉語聞居四日軍書至言已解會宗招還亡畔安定歸靡死烏孫貴人共立岑陬子泥靡代為昆彌號狂王復尚解憂生一男鴟靡王不與主和又暴惡失眾漢使衛司馬魏和意副候任昌送侍子公主言狂王為烏孫所患苦易誅也遂謀置酒會罷使士拔劍旁下狂王傷上馬馳去其子細沈瘦會兵圍和意昌及公主於赤谷城數月城中困急都護鄭吉發諸國兵

殺之乃解去初肥王翁歸靡胡婦子烏就屠狂王傷時驚與諸翎侯俱去居北山中揚言母家匈奴兵來故衆歸之後遂襲殺狂王自立為昆彌宣帝詔立肥王之子元貴靡為大昆彌烏就屠為小昆彌元貴靡後孫雌栗靡立國亂段會宗立其季父伊秩靡為大昆彌哀帝元壽二年伊秩靡與匈奴單于（烏珠留若鞮單于）並入朝漢以為榮自烏孫分立兩昆彌後漢用憂勞且無寧歲（武帝撫之故多事國）其後無聞至後魏時亦朝貢其國數為蠕蠕所侵西徙葱嶺

姑墨

姑墨漢時通焉王理南城去長安八千一百里戶二

千五百東至都護理所千里南至于闐馬行十五日北界接烏孫出銅鐵雌黃東通龜茲六百里王莽時其王丞殺溫宿王并其國至後魏時役屬龜茲

溫宿

溫宿漢時通焉王理溫宿城（今京北府醴泉縣北有山名溫宿嶺者本以漢時溫宿國人令居此故因名之）去長安八千三百餘里戶二千二百東至都護理所二千三百餘里西至尉頭三百里北至烏孫赤谷六百餘里土地物類所有與鄯善諸國同通姑墨東二百餘里至後魏時亦役屬龜茲

烏秅

烏秅（上除加反下直加反）漢時通焉王理烏秅城去長安萬里戶五百東北至都護理所四千九百北與子合蒲犁西與難兜接山居田石間有白草累石為室人接手飲（自高山下溪澗中飲水接連其手如猿飲）出小步馬（能小步細也所謂百步）有驢無牛西有縣度（縣度山石間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渡）去陽關五千九百里去都護理所五千里其國後魏又通謂之於摩國

難兜

難兜漢時通焉去長安萬一百里戶五千東北至都護理所二千八百里西南至罽賓三百里南與婼羌北與休屠西與大月氏接種五穀蒲萄果有銀鐵銅作兵與諸國同屬罽賓

大宛

大宛漢時通焉王理貴山城去長安萬二千五百里戶萬東至都護理所四千里北至康居卑闐城千五百里南至大月氏七百里北與康居南與大月氏接土地風氣物類人俗與大月氏安息同大宛左右以蒲萄為酒富人藏酒至萬餘石久者至數十年不敗人嗜酒馬嗜苜蓿多善馬汗血其言先天馬子（大宛國中有高山其上有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馬置其下與交生駒皆汗血因號為天馬子）始張騫為武帝言之帝遣使者持千金及金馬以請宛善馬宛王以漢絕遠大兵不能至遂殺漢使於是太初元年拜李廣利為貳師將軍期至貳師城取善馬率數萬

人至其境攻郁城不下引還往來二歲至燉煌士卒存者十不過一二帝怒其不剋使遮玉門不許入貳師因留屯燉煌又遣貳師率六萬人負私從者不與焉牛十萬馬三萬驢橐駝萬數天下騷然益發戍甲卒十八萬置居延休屠今武威張掖郡界以衛酒泉貳師至宛宛人斬王母寡首獻馬漢軍取其善馬數十疋中馬以下牝牡三千疋而立宛貴人昧蔡為王約歲獻馬二疋遂採蒲萄苜蓿種而歸貳師再行往返凡四歲自宛以西至安息雖頗異言然大同自相曉知也其人皆深目多鬚髯善賈其俗貴女人女子所言丈夫乃決正其地無絲漆不知鑄器及漢使亡卒降教

鑄作兵器漢使至其國及亡卒出其國者皆教之後漢明帝時宛又獻汗血馬至後魏文成帝和平六年孝文太和三年並遣使獻馬隋時蘇對沙那國即漢大宛也宋膺異物志大宛馬有肉角數寸或有解人語及知音舞與鼓節相應者隋西域圖記云其與騎馬烏馬多赤耳黃馬赤馬多黑耳唯耳色別自餘毛色與常馬不異又云王姓蘇色匿字底失槃陁擇代承襲不絕按今王即底失槃陁之後也

莎車

莎車漢時通焉王理莎車城去長安九千九百里戶二千三百東北至都護理所四千七百里西去疏勒五百里西南至蒲犂七百里有鐵山出青玉宣帝時莎車王呼屠徵殺漢使者約諸國叛漢會衛侯馮奉世使大宛以便宜發諸國兵擊殺之傳其首詣長安諸國悉平威振西域奉世至大宛大宛聞其斬莎車王敬之異於他使得其名馬象龍而還馬形似龍帝甚說下議封奉世少府蕭望之以奉世擅制發諸國兵雖有功效不可以為後法即封奉世開後奉使者利以奉世為比爭遂發兵要功萬里之外為國家生事於夷狄漸不可長奉世不宜受封帝善其議以奉世為光祿大夫元帝時奉世死後二年西域都護甘延壽以誅郅支音質單于封為列侯於是杜欽上疏追訟奉世前功曰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背叛而奉世以便宜發兵誅莎車王所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

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為列侯臣愚以為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眾用師則奉世寡制勝則奉世多於邊境居安慮危則延壽為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則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錄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願下有司議帝以先帝時不復錄後漢荀悅論曰成其功義足封追錄前事可也春秋之毀泉臺則惡之舍中軍則善之各由其宜也夫矯制之事先王之所慎也不得已而行之若矯大而功小者有罰可也矯小而功大者有賞可也功過相敵如斯而已可也權其輕重而為制宜也至王莽時亂匈奴略有西域唯莎車不附屬後漢光武建武

五年河西大將軍竇融乃承制立其王康爲漢莎車建功懷德王西域大尉五十五國皆屬焉康死弟賢代立賢攻破拘彌西夜國皆殺其王而立其兄康兩子爲拘彌西夜王於是西域始通葱嶺以東諸國皆屬賢諸國號賢爲單于賢後攻殺龜茲王遂兼其國媯塞王王自以國遠遂殺賢使者賢擊滅之立其國貴人駟鞬爲媯塞王（[illegible]）賢又自立其子則羅爲龜茲王其烏壘大宛于闐姑墨子合等國於破賢攻易其王莎車相且運等（且子餘反下同）患賢驕暴密謀反城降于闐（闐音田）于闐王廣德乃將諸國兵三萬人攻莎車賢乃輕騎出廣德遂執賢殺之匈奴聞廣德滅莎車遣五將發賢質子不居徵立爲莎車王章帝時長史班超發諸國兵擊破之由是遂降漢班固論曰孝武之代圖制匈奴患其兼從西國結黨南羌乃表河西列四郡開玉門通西域以斷匈奴右臂隔絕南羌月氏單于失援由是遠遁而幕南無王庭因文景玄默養人五代天下殷富財力有餘士馬強盛故能睹犀象瑇瑁則建珠崖七郡感枸醬竹杖則開牂牁越巂聞天馬蒲萄則通大宛自是之後萬里朝奉師旅之費不可勝計至於用度不足乃榷酒酤筦鹽鐵白金皮幣算至車船租及六畜人力屈財貨竭（[illegible]）因之以凶年寇盜並起至於末年遂棄輪臺之地而

通典卷一百九十二　十一

下哀痛之詔豈非聖人之所悔哉且西域近有龍堆遠則葱嶺身熱頭痛縣度之阨淮南杜欽揚雄之論皆以爲此天地所以界別區域絕外內也書云西戎即序（[illegible]之辭也）禹就而序之非上威服致其貢物也西域諸國各有君長兵衆分弱無所統一雖屬匈奴不相親附匈奴能得其馬畜旃罽而不能統率與之進退與漢隔絕道里又遠得之不爲益棄之不爲損盛德在我無取於彼故自建武以來西域思漢盛德咸樂內屬唯其小邑鄯善車師界迫匈奴尚爲所拘而其大國莎車于闐之屬數遣使置質願請都護聖人遠鑒古今因時之宜羈縻不絕辭而未許雖大禹之序西戎周公之讓白雉太宗之却走馬義兼之矣亦何以尚茲

通典卷一百九十二　十二

罽賓

罽賓在縣度山西漢時通焉王理循鮮城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護戶口勝兵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理所六千八百里東至烏秅國二千二百里東北至難兜國九日行西北與大月氏西南與烏弋山離接昔匈奴破大月氏大月氏西居大夏而塞王南君罽賓塞種分散往往爲數國自疏勒以西北休循捐毒之屬皆故塞種也（[illegible]）罽賓地平溫和有苜蓿雜草奇木檀櫰梓竹漆（櫰音懷槐之類葉大而黑）種五穀蒲

罽諸菓蔬理園田地下濕生稻冬食生菜其民巧雕
文刻鏤理宮室織罽刺文繡好理食有金銀銅錫以
為器市列（市有肆如中國）金銀為錢文為騎馬幕為人面（錢文面作騎馬形曼面作人面日也今所呼幕皮謂其平面錢文也）出犎牛象大狗沐猴
孔雀（犎牛項上高起大狗如驢赤色）珠璣珊瑚琥珀璧琉璃（青色如玉）
（魏略云大秦國出赤白黑黃青綠縹紺紅紫十種琉璃孟康言青色不通之北自然之物彩澤光潤踰於其色不常今俗所用皆銷冶石汁以衆藥灌而為之尤虛脆不貞實非其物也）他畜與
諸國同自漢武帝以絕遠兵不至雖遣使貢獻屢絕
漢使至成帝特又遣使者奉獻漢欲遣使者報送其
使杜欽說大將軍王鳳曰凡中國所為通厚蠻夷
快其求者為壤比而為寇也（比近也為其土壤接近能為寇也臣若煩反）

今縣度之阨非罽賓所能越也其鄉慕不足以安西
域雖不附不能危城郭（城郭謂西域國也）今遣使皆行賈
賤人欲通貨市買以朝獻為名故煩使者送至縣度
恐其失實見欺遣使送客者欲防護寇害也起皮山
南更不屬漢之國四五（言更起不屬漢者凡四五國）斥候士百餘
人五分夜擊刀斗自守尚時為所侵盜驢畜負糧須
諸國稟食得以自贍國或貧小不能食或桀黠不肯
給擁強漢之節餒山谷之間難一二旬則人畜棄捐
曠野而不反又歷大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阪令
人身熱無色頭痛嘔吐驢畜盡然又有三池盤石阪
道陿者尺六七寸長者徑三十里臨崢嶸不測之深

行者騎步持繩索以相引二千餘里乃到縣度驗阻
危阨不可勝言聖王分九州制五服務盛內不求外
今遣使者承至尊之命送蠻夷之賈勞吏士之眾涉
危難之路罷弊所恃以事無用非久長之計也於是
鳳白從欽言罽賓實利賞賜賈市其使數年而一至
自後無聞至後魏始通之都善見城至隋時謂之漕
國在葱嶺之西南（隋史曰即漢時罽賓國）其王姓昭武康國之
宗族勝兵萬餘人國法嚴整殺人及賊盜皆死其俗
淫祀葱嶺山有順天神者儀制極華金銀鍱為屋以銀
為地祠前一魚脊骨其孔中通馬騎出入國王戴金
牛頭冠坐金馬座土多稻粟豆麥饒象馬犎牛金銀

鑌（音賓）鐵氍氀（始盧反）朱砂青黛安息香石蜜黑
鹽阿魏沒藥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東去劫國六
百里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隋大業中遣使貢物大唐
貞觀十一年其國遣使文號罽賓獻俱物頭花井紫
相間其香遠聞

烏弋山離

烏弋山離漢時通焉去長安萬二千二百里不屬都
護戶口多大國也東北至都護理所六十日行東與
罽賓北與撲挑西與犁靬條支接（犁靬即大秦也犁靬讀與驪同靬巨連反）
又行可百餘日乃到條支（條支國魏時其後附於）

條支

條支漢時通焉去陽關二萬二千一百里在葱嶺之西城在山之上周廻四十餘里臨西海水曲環其南及東北三面路絕唯西北隅通陸道土地暑熱下濕田宜稻出封牛孔雀有大鳥卵如甕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安息役屬之以為外國（安息以條支為外國如言蕃國）善眩其草木畜產五穀果菜食飲宮室布列錢貨兵器金珠之屬皆與罽賓同而有桃拔師子犀牛（桃拔一名符拔似鹿長尾一角者或為天鹿兩角者或為辟邪師子似虎正黃有髯耏尾端茸毛大如斗[illegible]）其錢獨文為人面幕為騎馬絕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陽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烏弋山南道極於斯轉北而東復馬行六十餘日至安

通典卷一百九十二　十五

息後和帝永元中班超遣掾甘英使大秦抵條支臨大海欲度而安息西界船人謂英曰海水廣大往來者逢善風三月乃得度若遇惡風亦有二歲者英聞而止

安息

安息國漢時通焉王理番兜城（番音盤）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在葱嶺之西大宛之西可數千里不屬都護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土地風氣物類人俗與烏弋罽賓同亦以銀為錢文獨為王面幕為夫人面王死輒更鑄錢有大馬大爵（大爵頸及身膺蹄似橐駝色蒼舉頭高八九尺張翅丈餘食大麥）地方數千里最大諸國地臨嬀水（今謂烏滸河）商賈車船行旁國書革旁行為書記（今西胡書皆橫行不直下革謂皮不紙者）武帝始遣使至安息其王令騎迎於東界去王都數千里行比過數十城人戶相屬（屬連）因發使隨漢使以大鳥及卵犁鞬眩人獻至後漢章帝時理和櫝城遣使獻師子符拔符拔形似麟而無角自安息西行三千四百里至阿蠻國從阿蠻西行三千六百里至斯賓國從斯賓南行渡河又西北至于羅國九百六十里安息西界極矣自此南乘海乃通大秦其土多海西珍奇異物至後周武帝天和二年其王理蔚搜城遣使貢獻至隋大業五年安息國遣使朝貢（隋史云附帝時安息國）漢王姓昭

通典卷一百九十二　十六

武與康國王同族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環流水宮殿皆為平頭王坐金駝座高七尺風俗同於康國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遞相禽獸此為異也

大夏

大夏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南二千餘里嬀水南其俗土著有城屋與大宛同俗去漢萬二千里居葱西南本無大君長城邑往往置小君長其兵弱畏戰善賈市及大月氏西徙攻敗之皆臣畜其眾奉漢使者（同受節度）大夏人多可萬餘有市販賈諸物其東南接身毒（國）皆屬大月氏

大月氏

大月氏漢時通焉理監氏城在大宛西可二三千里居嬀水北其南則大夏西接安息四十九日行北則康居去長安萬一千六百里不屬都護戶十萬東去長史所居六千五百里土地氣候物類風俗錢貨與安息同出封駝（脊上高起）其國本行國也隨畜移徙與匈奴同俗控弦十餘萬故恃強輕匈奴本居燉煌祁連間（祁連在今張掖郡之西北）至冒頓單于攻月氏而老上單于殺月氏王以其頭為飲器乃遠去過大宛西擊大夏而臣之都嬀水北為王庭其餘小衆不能去者保南山羌號小月氏於大夏分其國為五部翖（古翕字）侯後百餘歲貴霜翖侯兵就卻攻滅四翖侯自立為王因號貴霜王又滅濮達罽賓悉有其國後滅天竺月氏自此之後最為富盛至後魏代北與蠕蠕接數為所侵遂西徙都薄羅城去弗敵沙二千一百里（弗敵沙在監氏城東）後其王寄多羅勇武遂興師越大山南侵北天竺自乾陁羅以北五國盡役屬之國人乘四輪車或四牛六牛八牛輓之在車大小而已後魏太武時其國人商販到京師自云能鑄石為五色琉璃於是採礦山中於京師鑄之既成光澤美於西方來者乃詔為行殿容百餘人光色映徹觀見者驚駭以為神明所作自此琉璃遂賤人不復珍之（玄中記瑯瑠山大月氏又有牛名為日反今日取其肉明日瘡愈宋膺異物志云大月氏國有牛尾重十斤割之供食尋生如故）

小月氏

小月氏理富樓沙城其王本大月氏王寄多羅子也寄多羅為蠕蠕所逐西徙後令其子守此城因號小月氏焉在波路西南（後魏史云去廣萬六千六百里）先居西平張掖之間（並今郡）被服頗與羌同其俗以金銀錢為貨隨畜牧移徙亦類北狄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二終

邊防九 西戎五

康居 曹國 何國 史國
奄蔡 滑國 𠻳噠 挹怛同
天竺 車離 師子國 高附
大秦 小人 軒渠 三童
澤散 驢分 堅昆 呼得
丁令 短人 波斯 悅般
伏盧尼 朱俱波 渴槃陁 粟弋
阿鉤羌 副貨 疊伏羅 賒彌
石國 女國 吐火羅 劫國
陁羅伊羅 越底延 大食

康居

康居漢時通焉在大宛西北可二千里與粟弋伊列鄰接王理樂越匿地卑闐城亦居蘇𨻳城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不屬都護戶十二萬東至都護理所五千五百里與大月氏同俗地和暖饒桐柳蒲萄多牛羊出好馬東羈事匈奴宣帝時郅支單于殺漢使者西阻康居依其險阻以自保固其後甘延壽陳湯誅滅郅支單于至成帝時康居遣子侍漢貢獻然自以絕遠獨驕慢都護郭舜數上言康居驕黠本遣子入侍此其欲賈市爲好辭之詐也宜歸其侍子絕勿復使以[illegible]燉煌酒泉小郡及南道八國給使者往來人馬驢橐駝食皆苦之空罷耗所過送迎驕黠絕遠之國非至計也漢爲其新通重致遠人終羈縻而未絕自後無聞或名號繁易或遷徙吞并非所詳也至晉武帝泰始中其王那鼻遣使獻善馬至後魏太武太延中遣使朝貢其國又稱者舌後魏史云即漢康居國也至隋時謂之康國大業中遣使朝貢其王姓溫月氏人也隋史云漢康居之後自以來相承不絕漢舊居祁連山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踰葱嶺遂有此國枝庶各分王故康國左右諸國米國史國曹國何國安國小安國那色波國烏那曷國穆國凡九國皆其種類並以昭武爲姓示不忘

本也康國都於薩寶水上阿祿迪城王索髮冠七寶金花綾羅錦繡白疊其妻有髻幪以皁巾丈夫剪髮錦袍名爲強國西域諸國多歸之人皆深目高鼻多鬚髯善於商賈諸夷多湊其國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婚姻喪制與突厥同俗奉佛爲胡書氣候溫宜五穀勤修園蔬樹木滋茂出馬駝騾驢封牛黃金硇砂甘松香阿薩那香瑟瑟麞皮氍毹錦疊多蒲萄酒富家或置千石連年不敗韋節西蕃記云康國人並善賈男年五歲則令學書少解則遣學賈以得利多爲善其人好音聲以六月一日爲歲首至此日王及人庶並服新衣剪髮鬚在國城東林下七日馬射至欲

罷日置一金錢於帖上射中者則得一日為王俗事天神崇敬甚重云神兒七月死失骸骨事神之人每至其月俱著黑疊衣徒跣撫胸號哭涕淚交流丈夫婦女三五百人散在草野求天兒骸骨七日便止國城外別有二百餘戶專知喪事別築一院院內養狗每有人死即往取屍置此院內令狗食之肉盡收骸骨埋殯無棺槨大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獻黃桃大如鵝卵其色如金亦呼為金桃杜環經行記云康國在米國西南三百餘里一名薩末建土沃人富國小有神祠名祓諸國事者本出於此

曹國

曹國隋時聞焉都那密水南數里舊是康居之地國無主康國王令子烏建領之勝兵千餘人國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東諸國並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破羅闊丈五尺高下相稱每月以駝五頭馬十疋羊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盡東南去康國百里西去何國百五十里東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

何國

何國隋時亦都那密水南數里亦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之族類國城樓北壁畫華夏天子西壁則畫波斯拂菻等諸國王東壁則畫突厥婆羅門諸國王勝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風俗與康國同東去曹國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國三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五十里大業中及大唐武德貞觀中皆遣使來貢

史國

史國隋時都獨莫水南十里亦舊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國王之枝庶也勝兵千餘人俗同康國北去康國二百三十里南去吐火羅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國二百里東北去米國二百里東去瓜州六千里大業中始通中國後漸強盛乃創建乞史城為數十里郭邑二萬家大唐貞觀中遣使來貢自曹國至何國史國皆在漢之康居故地遂使附之

奄蔡

奄蔡漢時通焉西與大秦東南二千里與康居接去陽關八千餘里控弦十餘萬與康居同俗而屬康居土氣溫和臨大澤無涯岸多楨松白草及貂畜牧逐水草蓋近北海至後漢改名阿蘭那國後魏時曰粟特國一名溫那沙國後魏史云初匈奴殺其王而有其國至文成帝初遣使朝貢其王忽倪已三周武帝時亦遣使來貢

滑國

滑國車師之別種也後漢順帝永建初八滑從班勇擊北虜有功漢以八滑為後部親漢侯自魏晉以來不通中國至梁武帝普通初其王厭帶夷栗陁始遣

使獻貢黃獅子白貂裘波斯錦等物後魏之居桑乾也滑猶小國屬蠕蠕後稍強大征其旁國波斯盤盤罽賓焉耆龜茲疏勒姑墨于闐句盤等國其獸有獅子兩腳駱駝野驢有角人皆善騎射著小袖長袍用金玉為帶女子披裘頭上刻木為角長六尺以金銀飾之兄弟共妻無城郭氈屋為居東向開戶其王坐金牀隨太歲轉無文字以木為契與旁國通則使旁國胡為胡書羊皮為紙無職官事天神火神每日則出戶祀神而後食其跪一拜而止死以木為槨父母死其子截一耳葬訖即吉其言語待譯然後通至後魏時謂之滑國

嚈噠國

嚈噠國或云高車之別種或云大月氏之種類其源出於塞北自金山而南在于闐之西東去長安一萬一千里衣服類胡加以纓絡頭皆剪髮其語與蠕蠕高車及諸胡不同衆可十萬依隨水草其國無車有輿多駝馬用刑嚴急盜無多少皆腰斬盜一責十死者富家累石為藏貧者掘地而埋隨身諸物皆置塚內又兄弟共娶一妻無兄弟者其妻戴一角帽若有兄弟者依其多少之數更加帽角焉西域康居于闐沙勒安息及諸小國三十餘所皆役屬之號為大國每遣使朝貢孝明帝熙平中遣伏子統宋雲使西域所經諸國不能知其本末及山川里數今舉其略云

挹怛國

挹怛國隋時又謂挹怛國焉挹怛國都烏滸水南二百餘里大月氏之種類也勝兵五六萬人俗善戰先時國亂突厥遣通設字詰強領其國俗同吐火羅南去曹國千五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按劉璠梁典滑國姓嚈噠後裔以姓為國號轉訛又謂之挹怛焉其本或云車師之種或云高車之種或云大月氏之種又韋節西蕃記云親問其國人並自稱挹闐又按漢書陳湯征郅支康居副王挹闐抄其後重此或東居之種類然傳自遠國夷語訛舛年代綿邈莫知根實不可得而辨也今集其風俗物產及諸家所說頗而編之

天竺

天竺後漢通焉即漢時身毒國初張騫使大夏見邛竹杖蜀布問曰安得此大夏國人曰吾賈人往身毒國市之即天竺也或云摩伽陀或云婆羅門在葱嶺之南去月氏東南數千里地方三萬餘里其中分為五天竺一曰中天竺二曰東天竺三曰南天竺四曰西天竺五曰北天竺地各數千里城邑數百南天竺際大海北天竺距雪山四周有山為壁南面一谷通為國門東天竺東際大海與扶南林邑隣接但隔小海而已西天竺與罽賓波斯相接中天竺據四天竺之閒國並有王漢時又有捐毒國去長安九千八百里去都護理所二千八百里南與葱嶺相連北與烏孫接衣服類烏孫隨水草故塞種也顏師古云捐毒即身毒身毒則天竺也塞種即釋種也蓋語音有輕重也從月氏高附國以西南至西海東至盤越皆身毒之地身毒有別城數百城置長有別國數十國置王雖各小異而俱名身毒扶南傳云今佛國謂天竺一名迦尸國一名波羅奈國亦名皮波羅奈斯國也法

華氏國記云波羅柰國在伽維羅越國南千四百八十里是釋法盛歷國傳云其國有稻剖牛其牛黑色角細長可四尺餘十日一割若不割便困病或致死人服其血皆老壽國人皆壽五百歲牛壽亦等於人亦大國竺居
都臨恆河一名迦毗黎河靈鷲山胡語曰耆闍崛山山有青石頭似鷲鳥竺法維佛國記云耆闍崛提國南亦天竺屬國也
其時皆屬月氏月氏殺其王而置將令統其人俗修浮圖道不殺生飲酒桓帝延熹二年頻從日南徼外來獻時帝好神數祀浮圖老子百姓稍有奉者後至轉盛其國人土著與月氏同而卑濕暑熱人弱於月氏魏晉代絕不復通梁武帝天監初其王長史竺羅貢獻後魏宣武帝時南天竺國遣使獻駿馬云其國出師子貂豹𤟤丑皆反橐駝犀象有火齊如雲母而色

紫裂之則薄如蟬翼積之則如紗縠之重沓有金剛似紫石英百鍊不銷可以切玉瑇瑁金銅鐵鉛錫金縷織成金罽白疊毾㲪又有旃檀鬱金等香甘蔗諸果石蜜胡椒薑黑鹽西與大秦安息交市海中或至扶南交趾貿易多珊瑚珠璣琅玕俗無簿籍以齒貝為貨尤工幻化丈夫致敬極者舐足摩踵而致其辭家有奇樂倡伎其王與大臣多服錦罽上為螺髻於頂餘髮翦之使拳丈夫翦髮穿耳垂璫俗皆徒跣衣重白色怯於鬭戰有弓箭甲矟亦有飛梯地道木牛流馬之法有文字善天文算曆之術其人皆學悉曇章書於貝多樹葉以記事隋煬帝志通西域遣裴矩應接西蕃諸國多有至者唯天竺不通帝以為恨大唐武德中其東西南北四天竺悉為中天竺所幷貞觀十五年其王姓乞利咥丑栗反氏名尸羅逸多或云姓剎利利氏遣使奉表二十二年右衛率府長史王玄冊奉使天竺會尸羅逸多死國大亂其臣那伏帝阿羅那順自立乃發兵拒玄冊遁抵于吐蕃之西南以書徵隣國之兵吐蕃發精銳千二百人泥婆羅國發七千餘騎來赴玄冊與其副將師仁率二國之兵進至茶鎛和羅城即中天竺之所居也連戰大破之斬首三千餘級赴水溺死者且萬人獲其王妃及王子等虜男女萬二千人牛馬三萬餘頭於是天

竺震懼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遂俘阿羅那順以還浮屠經云臨兒國其王生浮屠太子也父曰屑頭邪母曰莫邪身服色黃髮如青絲始莫邪夢白象而孕及生從母左脇出生而有結髮墮地能行七步此國在天竺城中又有神人名沙律昔漢哀帝元壽元年博士弟子景盧受大月氏王使伊存口授浮屠經曰復立者其人也浮屠所載桑門伯聞疏問白疏閒比丘晨門皆弟子號浮屠所載與中國老子經相出入蓋以為老子西出關過西域之天竺教胡浮圖屬弟子別號合有二十九不能詳載故略之如此[illegible]天竺事多錄諸僧法[illegible]傳記疑其[illegible]不復悉纂此一記具序略註中

車離

車離後漢通焉居沙奇城一名禮惟特一名沛隸王在天竺東南三千餘里亦大國也其土氣物類與天竺同別城數十皆稱王其人怯弱地東西南北方數

千里人皆長八尺乘象駱駝往來隣國有寇乘象以戰

師子國

師子國東晉時通焉天竺旁國也在西海之中延袤二千餘里多出奇寶其地和適無冬夏之異五穀隨人所種不須時節其國舊無人止有鬼神及龍居之諸國商賈來共市易鬼不見其形但出珍寶顯其所堪價商人依價取之諸國人聞其土樂因此競至或有停住者遂成大國能馴養師子遂以為名風俗與婆羅門同而不敬佛法安帝義熙初遣使獻玉佛像高四尺二寸玉色潔潤形制殊特殆非人工歷晉宋代在建康瓦棺寺先有徵士戴安道手製佛像五身及顧長康畫維摩詰像時人謂為三絶至齊東昏侯遂毀玉像前截臂次取身為嬖妾潘貴妃作釵釧時咸歎惜之建康即今丹陽郡江寧縣宋文帝元嘉五年其王刹利摩訶南遣使貢獻梁武帝大通元年後王迦葉伽羅訶黎耶亦遣使貢獻杜環經行記云師子國亦曰新檀又曰婆羅門即南天竺也國之北人盡胡貌秋夏炎旱國之南人盡獠面四時霖雨從此始有佛法寺舍人皆儋耳布裹腰

高附

高附後漢時通焉在大月氏西南亦大國也其俗似天竺而弱易服善賈販內富於財所屬無常天竺罽賓安息三國強即得之弱則失之後漢史云先未嘗屬月氏前漢書以為五翕侯數誤矣後屬安息及月氏破安息始得高附翕侯又誤

大秦

大秦一名犂鞬鞬音虔一云前漢時犂靬國也後漢時始通焉其國在西海之西亦云海西國其王理安都城宮室皆以水精為柱從條支西度海曲萬里去長安蓋四萬里其地平正人居星布其地東西南北各數千里有四百餘城小國役屬者數十西有大海海西有遲散城王城有官曹簿領而文字習胡人皆髦頭而衣文繡亦有白蓋小車旌旗之屬及十里一亭三十里一堠一如中州地多師子遮害行旅不百餘人持兵器輒為所食其王無常人皆簡立賢者有災異及風雨不時輒廢而更立受放者無怨其人長大平正有類中國故謂之大秦或云本中國人也土有駭雞犀抱朴子云通天犀有一白理如綖者以盛米置羣雞中雞欲啄米至輒驚去故南人名為駭雞也合會諸香煎其汁以為蘇合土多金銀奇寶夜光璧明月珠琥珀琉璃神龜白馬朱髦瑇瑁玄熊赤螭辟毒鼠大貝車渠廣雅云車渠石似玉瑪瑙廣雅云瑪瑙石似玉寶出西海有養者似狗多力獷惡獷古猛反北附庸小邑有羊羔自然生於土中候其欲萌築墻院之恐為獸所食也其臍與地連割之絶則死擊物驚之乃驚鳴遂絶逐水草無羣又有木難出金翅鳥口中結沫所成碧色珠也土人珍之曹子建詩云珊瑚間木難有幻人能額上為炎燼手中作江湖舉足而珠玉自墮開口則旛旄亂出前漢武帝時遣使至

[illegible]安息獻犁靬幻人二皆蹙眉峭鼻亂髮拳鬚長四尺五寸攄音頻毗人志反有織成細布言用水羊毛名曰海西布出細布作氍毹毾㲪罽帳之屬其色又鮮於海東諸國所作也又常利得中國縑素解以為胡綾紺紋數與安息諸胡交市於海中西南漲海中可七八百里行到珊瑚洲水底有盤石珊瑚生其上大秦人常乘大舶載鐵網令水工沒先入視之可下網乃下初生白而漸漸似菌出甲歷一歲許出網目間變作黃色支格交錯高極三四尺大者圍尺餘三年色乃赤好後沒視之知可採便以鐵鈔發其根乃以索繫網使人於船上絞車舉出還國理截恣意所作若失時不舉便蠹敗其王常欲通

使於漢塗經大海商客往來皆齎三歲糧是以至者稀桓帝延熹初大秦王安敦遣使自日南徼外獻象牙犀角瑇瑁始乃通焉其所表貢並無珍異疑傳者隱之至晉武帝太康中其王遣使貢獻或云其國西有弱水流沙近西王母所處幾於日所入也外國圖云從隅巨北有國名曰大秦其種長大身丈五六尺杜環經行記云拂菻國在苫國西隔山數千里亦曰大秦其人顏色紅白男子悉著素衣婦人皆服珠錦好飲酒尚乾餅多淫巧善織絡或有俘在諸國守死不改鄉風琉璃妙者天下莫比王城方八十里四面境土各數千里勝兵約有百萬常與大食相禦西枕西海南枕南海北接可薩突厥西海中有市客主同和我往則彼去彼來則我歸賣者陳之於前買者酬之於後皆以其直置諸物傍待領直然後收物名曰鬼市又聞西有女國感水而生又云摩鄰國在秋薩羅國西南渡大磧行二千里至其國其人黑其俗獷少米麥無草木馬食乾魚人餐鶻莽鶻莽即波斯棗也瘴癘

於苫諸國陸行之所經也胡則一種法有數般有大食法有大秦法有尋尋法其尋尋蒸報於諸夷狄中最甚當食不語其大食法者以弟子親戚而作判典縱有微過不至相累不食豬狗驢馬等肉不拜國王父母之尊不信鬼神祀天而已其俗每七日一假不買賣不出納唯飲酒謔浪終日其大秦善醫眼及痢或未病先見或開腦出蟲

小人

小人在大秦之南軀纔三尺其耕稼之時懼為鶴所食大秦每衛助之小人竭其珍以酬報

軒渠

軒渠其國多九色鳥青口綠頸紫翼紅膺紺頂丹足碧身緗背玄尾亦名九尾鳥亦名錦鳳其青多紅少謂之繡鸞常從弱水西來或云是西王母之禽也其

國幣貨同三童國

三童

三童在軒渠國西南千里人皆眼有三睛珠或有四舌者能為一種聲亦能俱語常貨多用焦越犀象作金幣率效國王之面亦效王后之面若丈夫交易則用國王之面王死則更鑄已上三國與大秦鄰接故附之

澤散

澤散魏時聞焉屬大秦其理在海中央北至驢分水行半歲風疾時一月到最與安息城分相近西南詣大秦都不知里數

驢分

驢分魏時聞焉屬大秦其理去大秦都二千里從驢分城西之大秦渡海飛橋長二百四十里發海道西南繞海道直西行至焉

堅昆

堅昆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勝兵三萬人隨水草畜牧多貂有好馬

呼得

呼得魏時聞焉在葱嶺北烏孫西北康居東北勝兵萬餘人隨水草畜牧出好馬亦多貂

丁令

一○通典卷一百九十三　一三

丁令魏時聞焉在康居北勝兵六萬人隨畜牧出名鼠皮白昆子青昆子皮此上三國堅昆中央俱去匈奴單于庭安習水七千里南至車師六國五千里西南去康居界三千里西去康居王理八千里或以為此丁令即匈奴北丁令也而北丁令在烏孫西以其種別也又匈奴北有屈射國有隔昆國有新犂國自北之南又復有丁令非烏孫西丁令也烏孫長老言北丁令有馬脛國其人聲音似鴈鶩從膝以上身至頭人也膝以下生毛馬脛馬蹄不騎馬而走疾於馬勇健敢戰

短人

短人魏時聞焉在康居西北男女皆長三尺人衆甚多去奄蔡諸國甚遠康居長老傳聞嘗有商旅行北方迷惑失道而到斯國中甚多真珠夜光明月珠見者不知名此國號言以音爲度此國去康居可萬餘里突厥本末記云突厥窟北馬行一月有短人國長者不踰二尺亦有二尺者頭少毛髮若羊胞之狀突厥呼為羊胞頭國其傍無他種類相侵俗無寇盜但有大鳥高七八尺常伺短人啄而食之短人皆持弓矢以為之備按此亦在西北即魏略云短人國是也

波斯

波斯後魏時通焉在達曷水之西都宿利城後周史云蘇利城隋史云蘇藺城皆蘇音訛其實一也有河經其城中南流即條支之故地也大月氏之別種其先有波斯匿王其子孫以王父字為氏因為國號焉王姓波斯戶十餘萬東去

一○通典卷一百九十三　十四

中國萬餘里西去海數百里東南去穆國四千餘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有樓觀屋宇佛寺城西十五里有土山山周迴高大其勢連接甚遠中有鷲鳥噉羊土人極以為患其王坐金羊牀戴金花冠衣錦袍織成帔飾以真珠寶物其俗丈夫剪髮戴白皮帽貫頭衫兩廂近下開之并有巾帔緣以織成婦人服大衫帔仍貫五色珠絡之於膊王即位以後擇諸子內賢者密書其名封之於庫諸子及大臣皆莫之知也王死衆乃共發書視之其封內有名者即立以為主餘子各出就邊任兄弟更不相見也國人號王曰醫囋對割妃曰防步率王之諸子曰殺野其刑法重罪

懸諸竿射而殺之次則繫獄新王立乃釋之賦稅准地輸銀錢事火神天神婚合不擇尊卑於諸夷之中最為醜穢死者多棄屍於山一月理服城外有人別居唯知喪葬之事號為不淨人若入城市搖鈴自別以六月為歲首氣候暑熱家自藏冰地多砂磧引水溉灌其五穀及禽獸與中夏略同唯無稻及黍土出名馬及駝富室至有數千頭者出象師子多良犬有大鳥形如橐駝有兩翼飛而不能高食草與肉亦能噉火有大鳥卵真珠頗梨珊瑚琥珀瑪瑙水精瑟瑟金銀鍮石金剛火齊銅錫鑌鐵朱沙水銀錦疊細布氍毹毾㲪護那越諾布金縷織成赤麖皮薰陸鬱

一〇通典卷一百九十三　二十五

金蘇合青木等香胡椒蓽撥石蜜千年棗香附子訶黎勒無食子鹽綠雌黃文有優鉢曇花鮮華可愛地有鹹池孝明帝時及西魏末並貢方物突厥不能至其國亦羈縻之隋大業中亦遣使來貢大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國獻獸活褥蛇形類鼠而色青身長八九寸能入穴取鼠杜環經行記云白被大食所滅至天寶末已百餘年矣

悦般

悦般後魏時通焉在烏孫西北其先匈奴北單于之部落也為漢車騎將軍竇憲所逐北單于度金微山西走康居其羸弱不能去者住龜茲北地方數千里眾可二十餘萬涼州人猶謂之單于王其風俗言語似高車而其人清潔於胡俗剪髮齊眉以醍醐塗之昱昱然光澤日三澡漱然後飲食其國南界有火山山傍石皆燋鎔流地數十里乃凝堅人取以為藥即石流黃也太武真君九年遣使朝獻并送幻人稱能割人喉脈令斷擊人頭令骨陷皆血出淋漓或數升或盈斗以草藥內其口中令嚼咽之須臾血止養瘡一月復常又無痕瘢太武乃取死罪囚試之皆驗云中國諸名山皆有此草乃使人受其術而厚遇之

伏盧尼

伏盧尼後魏時通焉理伏盧尼城在波斯國西北有大河南流中有鳥其形似人亦有如橐駝馬者皆有

一〇通典卷百九十三　二十六

翼常居水中出水便死城北有云尼山出銀珊瑚琥珀多師子

朱俱波

朱俱波後魏時通焉亦名朱居槃國漢子合國也今并有之漢西夜蒲犁依耐得若四國之地在于闐國西千餘里其西至渴槃國南至女國三千里北至疏勒九百里東至蔥嶺二百里其王本疏勒國人魏略西戎傳曰西夜并屬疏勒建武永平中朱俱槃國遣使朝貢其人言語與于闐相似其間小異人貌多同華夏亦[illegible]大唐武德以後頻遣使朝貢

渴槃陀

渴槃陁後魏時通焉亦名漢陁國亦名渴羅陁國理
葱嶺中在朱俱波國西至護密國南至懸度山無
定界北至疏勒國界西北至判汗國其王本疏勒人
累代相承以居此國有戶二千餘懸度山在國西南
四百里懸度者石山也谿谷不通以繩索相引而度
其間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因以為名今按懸度
嶺迢遞相屬郵置所絕道阻且長故行人由之莫能
分別然法顯宋雲所經即懸度山也又有頭痛山在
國西南向罽賓歷大頭痛小頭痛之山赤土身熱之
阪宋雲傳異物志云大頭痛小頭痛山皆在渠搜之東疏勒之西經之者身熱頭痛夏不可行行則致死唯冬可行向嘔吐山有毒藥氣之所為也冬乃枯歇故可行也其葱嶺俗號極疑山

今按葱嶺周環其國衣服人貌語音與于闐相似其
間多有異者書與婆羅門同國中咸事佛人山居勁
健雜人多而胡少有音樂兵器有甲矟弓刀矟音朔國
法殺人劫賊者死餘征罰其稅雜輸之服飾婚姻同
疏勒王坐金牀死者埋殯七日為孝太武帝太延三
年朝獻於後不絕

粟弋

粟弋後魏通焉在葱嶺西大國一名粟特一名特拘夢
出好馬牛羊蒲萄諸果出美蒲萄酒其土地水美故
也出大禾高丈餘子如胡豆在安息北五千里附庸
小國四百餘城太武帝時遣使朝獻

阿鉤羌

阿鉤羌後魏通焉在莎車西南國西有懸度山其間
四百里中往往有棧道下臨不測之淵人行以繩索
相持而度土有五谷諸果市用錢為貨居止立宮室
有兵器

副貨

副貨後魏通焉東至阿富使且國西至沒誰國中間
相去千里南有連山不知名北至奇沙國相去千五
百里宜五穀蒲萄唯有駝騾驢國王有黃金殿下有
金駝七頭各高三尺孝文帝時其王遣使朝貢

疊伏羅

疊伏羅後魏通焉去代三萬一千里國中有勿悉城
城北有鹽奇水西流有白象土宜五穀宣武帝時遣使
獻方物

賒彌

賒彌後魏時聞焉在波斯之南山居不信佛法專事
諸神亦附嚈噠東有鉢盧勒國路嶮緣鐵鏁而度下
不見底後魏遣使宋雲等竟不能達

石國

石國隋時通焉居於藥殺水都柘折城方千餘里本
漢大宛北鄙之地東與北至西突厥界西至波臘國
小西南至康居界小南至率都沙那國界王姓石國城

之東南立屋置座於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燒餘之骨金甕盛之置于床上巡繞而行散以香花雜果王率臣下設祭焉禮終王與夫人出就別帳臣下以次列坐而饗宴有粟麥多良馬南去鏺汗六百里東南去瓜州六千里隋大業五年大唐貞觀八年並遣使朝貢杜環經行記云其國城一名赭支一名大宛天寶中鎮西節度使高仙芝擒其王及妻子歸京師國中有二水一名眞珠河一名質河並西北流土地平敞多果實出好犬良馬又云碎葉國從安西西北千餘里有勃達嶺南是大唐北界嶺北是突騎施南界西南至葱嶺二千餘里其水嶺南流者盡過中國而歸東海嶺北流者盡經胡境而入北海又北行數日度雪海其海在山中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中有細道道傍往往有水孔嵌空萬仞轉墮者莫知所在勃達嶺北行千餘里至碎葉川其川東頭有熱海茲地寒而不凍故曰熱海又有碎葉城天寶七年北庭節度使王正見薄

伐城壁摧毀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止之處建大雲寺猶存其川西接石國約長千餘里川中有異姓部落有異姓突厥各有兵馬數萬城堡閒雜日尋干戈凡是農人皆擐甲冑專相虜掠以為奴婢其川西頭有城名曰怛邏斯石國人鎮即天寶十年高仙芝軍敗之地從此至西海以來自三月至九月天無雲雨皆以雪水種田宜大麥小麥稻禾豌豆畢豆飲蒲萄酒麋酒醋乳

女國

女國隋時通焉在葱嶺之南其國代以女為國王王姓蘇毗女王之夫號曰金聚不知政事國內丈夫唯以征伐為務山上為城方五六里人有萬家王居九層之樓侍女數百人五日一聽朝復有小女王共理國政其俗貴婦人輕丈夫而性不妬忌男女皆以彩色塗面一日之內或數度變改之男子皆被髮婦人辮髮而縈之其王死若無女嗣位則國人乃調斂金錢得數百萬還於死王之族買女而立之其地五男三女貴女子賤丈夫婦人為吏職男子為軍士女子貴者則多有侍男男子不得有侍女雖賤庶之女盡為家長有數夫焉生子皆從母姓氣候多寒以射獵為業出鍮石朱砂麝香犛里之反牛駿馬蜀馬尤多鹽常將鹽向天竺興販其利數倍亦數與天竺及党項戰爭其女王死國中貴人剝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於瓶內而埋之經一年又以其皮納於鐵器埋之俗事阿脩羅神開皇中遣使來貢

吐火羅

吐火羅一名土壑宜後魏時吐呼羅國也隋時通焉都葱嶺西五百里在烏滸河南即媯水也與挹怛雜居勝兵十萬人皆習戰俗奉佛多男少婦人故兄弟通室婦人五夫則首飾戴五角十夫戴十角男子無兄弟者則與他人結為兄弟方始得妻不然終身無婦矣生子屬其長兄被服文字與于闐略同城北有頗黎山南崖穴中有神馬國人每牧馬於其側時產名駒皆汗血焉其北界則漢時大宛之地南去曹國千七百里東去瓜州六千七百里大業中遣使來貢大唐初屬西突厥高宗永徽初遣使獻大鳥高七尺其色玄足如駝鼓翅而行日三百里能食鐵夷俗謂

為駝鳥龍朔元年吐火羅置州縣使王名遠進西域圖記幷請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國分置都督府及州八十縣一百軍府百二十六仍於吐火羅國立碑以紀聖德帝從之

劫國

劫國隋時聞焉在葱嶺中西南與賒彌國接西北至挹怛國去長安萬二千里有戶數萬氣候熱有稻麥粟豆羊馬出洛沙青黛婚姻同突厥死亡棄於山大唐武德二年遣使貢寶帶金鎖頸及水精盞各一頗黎四百九十枚大者如棗小者如酸棗

陁羅伊羅

陁羅伊羅隋時聞焉在烏荼國北大雪山城上緣梯登山接七百梯方到其國

越底延

越底延國隋時聞焉理辛頭河北南至婆羅門國三千里西北至賒彌國千餘里東北至瓜州五千四百里其王婆羅門種類戶數萬有弓矢刀稍皮甲國法不殺人重罪流輕者杖國無課稅其俗事佛書同婆羅門王及庶人被髮衣錦袍不開縫貧者衣白疊婦人為髻長裙衫帔長巾俗清潔氣候溫多稻有羊馬多牛出鍮石訶梨勒石蜜胡麻皮細疊

大食

大食大唐永徽中遣使朝貢云其國在波斯之西或云初有波斯胡人若有神助得刀殺人因招附諸胡有胡人十一來據次第摩首受化為王此後眾漸歸附遂滅波斯又破拂菻及婆羅門城所向無敵兵眾有四十二萬有國以來三十四年矣初王已死次傳第一摩首者今王即是第三其王姓大食其國男夫鼻大而長瘦黑多鬚鬢似婆羅門女人端麗亦有文學與波斯不同出駝馬驢騾羖羊等土多砂石不堪耕種無五穀惟食駝象等肉破波斯拂菻始有米麪敬事天神又云其王常遣人乘船將衣糧入海經涉八年未極西岸於海中見一方石石上有樹枝赤葉

青樹上總生小兒長六七寸見人不語而皆能笑動其手腳頭著樹枝人摘取入手即乾黑其使得一枝還今在大食王處杜環經行記云一名亞俱羅其大食王號暮門都此處其士女瓌偉長大衣裳鮮潔容止閑麗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無問貴賤一日五時禮天食肉作齋以殺生為功德繫銀帶佩銀刀斷飲酒禁音樂人相爭者不至毆擊又有禮堂容數萬人每七日王出禮拜登高座為眾說法曰人生甚難天道不易姦非劫竊細行謾言安己危人欺貧虐賤有一於此罪莫大焉凡有征戰為敵所戮必得生天殺其敵人獲福無量率土稟化從之如流法唯從寬葬唯從儉郛郭之內里閈之中土地所生無物不有四方輻輳萬貨豐賤錦繡珠貝滿於市肆駝馬驢騾充於街巷刻石蜜為廬舍有似中國寶轝每至節日將獻貴人琉璃器皿鍮石瓶缽蓋不可數算粳米白麪不異中華其果有楄桃又千年棗其蔓菁根大如斗而圓味甚美餘菜亦與諸國同蒲萄大者如雞子香油貴者有二一名耶塞漫一名沒匝師香草貴者有二一名查塞菶一名梨蘆茇綾絹機杼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

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隈呂禮
軍其馬俗云西海濱龍與馬交所產也腹肚小脚腕
長善者日走千里其駝小而緊背有孤峯良者日馳
千里又有駝鳥高四尺以上脚似駝蹄頸項勝得人
騎行五六里其卵大如三升又有荠樹實如夏棗堪
作油食除瘴其氣候溫土地無冰雪人多瘧痢一年
之內十中五死今吞滅四五十國皆為所役屬多分
其兵鎮守其境盡於西海焉又云末祿國在亞梅國
西南七百餘里胡姓末者茲土人也其城方十五里
用鐵為城門城中有鹽池又有兩所佛寺其境東西
百四十里南北百八十里村柵連接樹木交映四面
合匝總是流沙南有大河流入其境分渠數百溉灌
一州其土沃饒其人淨潔牆宇高厚市鄽平正木既
雕刻土亦繪畫又有細軟疊布羔羊皮裘估其上者
值銀錢數百果有紅桃白捺遏白黃李瓜大者名尋
支十餘人飡一顆輒足越瓜長四尺以上菜有蔓菁
蘿蔔長葱顆葱芸薹胡芹葛藍軍達茴香英達瓠蘆尤多蒲
萄又有黃牛野馬水鴨石雞其俗以五月為歲首每
歲以畫缸相獻有打毬節鞦韆節其大食東道使鎮
於此從此至西海以來大食波斯參雜居止其俗
禮天不食自死肉及宿肉以香油塗髮又云苫國在大
食西界周迴數千里造屋兼瓦壘石為壁米穀殊賤

有大川東流入亞俱羅商客糴此販彼往來相繼人
多魁梧衣裳寬大有似儒服其苫國有五節度有兵
馬一萬以上北接可薩突厥可薩
北又有突厥足似牛蹄好噉人肉論曰自古
遠通絕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張騫
空於前班超投筆於後或結之以重寶或懾之以利
劍投軀萬死之地以立一朝之功皆播主尚求遠之
名臣徇輕生之節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焉者矣
煬帝規摸宏侈掩吞秦漢裴矩方進西域圖記以蕩
其心故萬乘親出玉門關置伊吾且末郡而關右暨
於流沙騷然無聊生矣古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務安
諸夏不事要荒豈威不能加德不能被蓋不以四夷
勞中國不以無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嶺漢事三

邊或道殣相繼或戶口減半隋室恃其強盛亦狼狽
於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億兆罹其弊也

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三 終

杜氏通典卷一百九十四

邊防十 北狄一

序略 匈奴上

序略

北狄（白虎通云：狄者易也，言辟易無別也。說文云：狄本犬種，故從犬。）以畜牧為業，隨逐水草，無文書，俗簡易，以言語為約束，然各有分地。射獵禽獸，食肉衣皮，習於攻戰，此天性也。畜之所多則馬、牛、羊。其奇畜則橐駝（他、駱二音）、驘（音騾。驢父馬母曰驘）、駃騠（上音決，下音提。馬父驘母，生七日而超其母也）、騊駼（音陶塗。北海內有獸，其狀如馬，名騊駼）、驒騱（上音顛，下音奚。野馬也）。唐虞則山戎，夏則獯鬻，周則獫狁。幽王時獫狁侵暴及涇陽（今安定平涼郡地），（涇水之陽。獫音險，狁音允。）人被其苦，至宣王乃命將討伐，至太原，稱為中興，四夷賓服。其後山戎越燕伐齊，後又伐燕，齊桓公救燕，敗走之。襄王之時，戎狄至雒邑，東至衛境，侵盜尤甚。晉文公乃興師攘却，居於西河圁洛之間（今洛之上郡、銀川之地。圁音銀），號曰赤翟、白翟。而晉北有林胡、樓煩之戎（今樓煩郡地），燕北有東胡、山戎（烏桓之先也，後為鮮卑），各分散谿谷，自有君長，往往而聚者百有餘戎，然不相統一。及晉悼公納魏絳之謀，和諸戎，戎服而晉強。晉侯賞魏絳以金石之樂。至安王之時，趙襄子踰句注而破之（句注山一名西陘，在今鴈門郡）。洎于戰國，趙武靈王變俗胡服，習騎射，北破林胡、樓煩，築長城自代並陰山下，至高闕為塞（按漢武帝元朔二年，衛青擊匈奴，自今靈武郡之西河南至高闕，破白羊、樓煩，乃東流。高闕當在河之西，今九原郡之所也。西北），而置雲中、鴈門、代郡。其後燕將秦開襲破東胡，卻千餘里，燕亦築長城，自造陽至襄平（造陽在今媯川郡之北，襄平今遼東郡），置上谷（今上谷、范陽、文安、河間、媯川等郡）、漁陽（今漁陽、密雲郡）、右北平（今北平郡）、遼西、遼東郡以距胡（今安東府地界）。

匈奴上

匈奴之先，夏后氏之後，殷代奔北，東至七國時，國漸強盛，以為隣敵。及秦始皇平天下，北卻匈奴，築長城，渡河以陰山為塞（陰山在今安北府北。山海經曰：陰山……周書又曰：正北以橐駝、白玉為獻也）。當是時，及秦亂，劉項相持之際，未遑備邊。單于頭曼（曼，音萬）稍渡河南，復其故地（今朔方郡地）。至冒頓，匈奴益強，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為敵國。漢高帝於白登（今雲中郡東），帝因婁敬說，後妻以宗女公主。呂后、文帝復通和親。其後復大入蕭關（今平涼郡界），燒回中宮（今扶風郡界）。於是置細柳、棘門、霸上三軍以備焉。納晁錯說，召人實塞下。終景帝時，不為大患。武帝因王恢議，誘單于入塞不克，自後侵盜尤甚。衛青、霍去病累歲窮討，盡徙漠北矣。漢境又至于陰山，開河西，置酒泉等郡（今酒泉郡）以隔絕羌胡，遂通西域。宣帝時，其國亂，賢王以下爭立，為五單于。呼韓邪南移近塞，朝漢為藩臣。郅支奔康居，為甘延壽誅滅。成帝時單于又來朝，賜以

後宮王嬙單于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今嬀州以西至
燉煌今郡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子人民郎中侯應
習邊事陳十不可及王莽輔政易單于璽曰章改號
恭奴善于復大怒益叛又改號降奴服于發兵屯戍
議滿三十萬十道窮追分衆為十五單于嚴尤諫陳
五難至後漢建武二十四年其國饑疫死耗分為南
北單于其南單于款塞稱不為藩蔽扞禦北狄入居
雲中今榆林郡單于地後又移居美稷今西河郡臧宮等上書請
遂滅北匈奴光武務欲息人不許和帝時北單于為
竇憲破滅安帝時南單于屢被鮮卑侵掠靈獻之際
轉又挫傷魏武帝遂分為五部置於西河離石諸郡

今太原西河昌化郡之間劉元海則左賢王之孫而南匈奴種微
矣初烏桓漢武帝時霍去病擊匈奴左地因徙於上
谷漁陽之間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始置護烏桓校尉
監統之至後漢漸強盛光武納班彪冊又置校尉獻
帝以後冠掠轉甚竟為曹公所滅自桓靈之際鮮卑
又盛盡有匈奴故地至光和中其帥爭立國亂
而檀石槐之種魏文帝時為小種鮮卑軻比能破滅
比能明帝以後國亂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拔宇文
更盛並稱大號跨有中州而蠕蠕自拓拔初徙雲中
即有種落後魏太武神䴥中強盛又盡有匈奴故地
其主社崘始號可汗猶言皇帝以後常與後魏為敵

國明帝興平以後其國主爭立大亂東西魏之時突
厥既強蠕蠕主奔西魏悉被誅滅自蠕蠕衰弱突厥
漸盛至西魏大統中大破蠕蠕又盡有匈奴故地其
主土門號可汗由古之單于也北齊後周爭結婚姻
傾府藏事之至大邏便沙鉢略分為二國大邏便之
後為西突厥焉隋文帝開皇中本國荒亂其主染干
朝隋并徙種落于朔州及夏勝二州之間朔州今馬邑郡夏州今朔方
郡勝州今榆林郡煬帝親幸其部其後始畢可汗圍帝於鴈
門因隋亂華人奔湊又更強盛控弦百萬詩陵中夏
大唐武德中寇原州今平涼郡貞觀初頡利又至渭橋四
年李靖滅其國靈州今靈武郡都督張寶相擒頡利獻焉

太宗納溫彥博議置其餘種於河南朔方之地其後
滋繁分為六州至阿史那元珍叛還故地開元初本
落亂又請降復處河南俄又叛去其西突厥自隋開
皇中國亂各自為一國大業末西突厥被北突厥所
滅北突厥武太后嗣聖初其主默啜寇定趙二州今定州
今博陵郡趙州今趙郡大殺掠而去自三代以還北狄盛衰可畧
而紀其小國者時有侵擾不為大患者則不暇錄焉
唯契丹武太后萬歲通天初其帥李盡忠孫萬榮陷
營州今柳城郡自稱可汗司農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敗
於西峽石黃麞谷仁節死焉賊又陷冀州今信都郡刺史
陸寶積死之夏官尚書王孝傑率兵十八萬

又敗沒於東峽石又令御史大夫婁師德率兵二十萬拒之萬榮爲家奴所殺其黨遂潰○匈奴祖夏后之裔曰淳維殷時奔北方至周末七國時而與燕趙秦三國爲邊隣趙孝成王使李牧備匈奴善撫士卒以便宜置吏租皆入幕府爲士卒費日殺牛享士習騎射謹烽火多間諜約曰匈奴有來入盜者但急自備敢捕虜者斬而匈奴每入烽火謹候輒入收保不敢戰如是者數歲亦不亡失然匈奴以牧爲怯雖趙兵亦以爲吾將軍怯邊士日得賞賜而不用皆願一戰於是乃具選車得千三百乘騎萬三千疋彀者十萬彀張也音工豆反張弓弩也悉勒習戰大縱畜牧人衆滿野匈

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率衆來入寇李牧張左右翼擊大破之殺匈奴十餘萬騎滅襜襤胡也襜都甘反襤魯甘反破東胡降林胡單于奔走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後秦滅六國而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人之衆北擊胡悉逐出塞收河南地渡河以陰山爲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謫戍以充之謫有罪謫合徙者徙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今九原郡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繕補也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秦之臨洮在和政郡和政縣即長城之所起匈奴單于曰頭曼不勝秦北徙十餘年至秦亂諸秦所謫徙戍邊者皆復去於是復稍渡河與中國界於故塞今安化延安平原郡之地後爲其太子冒

頓以鳴鏑射殺之而自立爲單于時秦二世元年遂東襲滅東胡王虜其民衆畜産既歸西擊走月氏南幷樓煩白羊河南王樓煩已具前白羊未詳所在今朔方新秦等郡之地侵燕代悉復收秦所使蒙恬所奪匈奴地者與漢關故河南塞至朝那膚施朝那今安定郡臨涇縣膚施今延安郡膚施縣是時漢方與項羽相距中國罷於兵革故冒頓得自強控弦之士三十餘萬自淳維以至頭曼千有餘歲時大時小別散分離尚矣尚久遠也其世傳不可得而次然至冒頓而匈奴最強大盡服從北夷而南與諸夏爲敵國其世姓官號可得而記云單于姓攣鞮氏按後漢史南單于比姓虛連鞮鞮相記有異而其音相類攣力全反鞮丁奚反其國稱之曰撐犂孤塗單于撐丈

庚反匈奴謂天爲撐犂謂子爲孤塗單于者廣大之貌也言其象天單于然也置左右賢王左右谷蠡谷音鹿蠡盧兮反左右大將左右大都尉左右大當戶左右骨都侯匈奴謂賢曰屠耆故常以太子爲左屠耆王自左右賢王以下至當戶大者萬餘騎小者數千凡二十四長立號曰萬騎其大臣皆世官呼衍氏蘭氏顏師古曰呼衍即今鮮卑姓呼延者是也蘭姓今亦有之其後有須卜氏此三姓其貴種也諸左王將居東方直上谷以東直當也其下並同今嬀川郡之東接穢貊朝鮮右王將居西方直上郡以西今上郡洛交延安咸寧郡之西接氐羌而單于庭直代雲中今雲中單于安邊郡之北各有分地逐水草移徙而左右賢王左右谷蠡最爲大

國左右骨都侯輔政諸二十四長亦各自置千長百長什長裨小王（裨音頻移反）相都尉當戶且渠之屬（且音子余反今沮渠姓蓋本其官號也）歲正月諸長小會單于庭祠五月大會龍城祭其先天地鬼神秋馬肥大會蹛（音帶）林課校人畜計（匈奴秋社八月中皆會祭處也蹛者繞林木而祭也鮮卑之俗自古相傳秋天之祭無林木者尚豎柳枝眾騎馳繞三周乃止此其遺法計者人畜之數）其刑法拔刃尺者死坐盜者沒入其家有小罪者軋（軋音乙黠反謂輾轢其骨節若今之厭踝者也）大者死獄久者不滿十日一國之囚不過數人而單于朝出營拜日之始生夕拜月其坐長左而北向（坐長以左為尊）日上戊己其送死有棺槨金銀衣裘而無封樹（晉灼曰匈奴名冢曰逗落）喪服近幸臣妾從死者多至數十

百人舉事常隨月盛壯以攻戰月虧則退兵其攻戰斬首虜賜一卮酒而所得鹵獲因以與之得人以為奴婢故其戰人人自為趣利（趣讀曰趨）善為誘兵以包敵（包裹取之）故其逐利如鳥之集其困敗則瓦解雲散矣戰而扶轝死者盡得其家財是時漢初定韓王信於代都馬邑（今馬邑郡地）匈奴大攻圍馬邑韓信降匈奴匈奴得信因引兵南踰句注攻太原至晉陽下（今太原府）高帝自將兵往擊之於是冒頓佯敗走誘漢兵漢悉兵三十二萬北逐之高帝先至平城（在今雲中郡）步兵未盡到冒頓果出精兵三十餘萬騎圍高帝於白登七日（白登在平城東南十餘里）高帝乃使使閒厚遺閼氏冒頓遂引

兵去漢亦罷歸是時冒頓兵強數苦北邊帝患之問劉敬敬曰天下初定士卒罷於兵革未可以武服也冒頓殺父妻群母以力為威未可以信義說也獨可以計久遠子孫為臣矣陛下誠能以長公主妻單于厚奉遺之彼知漢女送厚蠻夷必慕以為閼氏生子必為太子代立為單于也何者貪漢重幣也陛下以歲時漢所餘彼所鮮數問遺使辯士風諭以禮節冒頓在固為子婿死則外孫為單于豈曾聞孫敢與大父抗禮哉可無戰以漸臣也高帝曰善使敬往結和親之約敬從匈奴來因言匈奴河南白羊樓煩去長安近者七百里輕騎一日一夜可以至秦中新破少

人地肥饒可益實之夫諸侯初起時非齊諸田楚昭屈景莫與今陛下雖都關中實少人北近胡寇東有六國強族一日有變陛下未得安枕而臥也臣願徙齊諸田楚昭屈景燕趙韓魏後及豪傑名家於關中無事可以備胡諸侯有變亦足率以東伐此強本弱末之術也帝曰善乃從敬議徙十餘萬口是後冒頓常來往侵盜代地（今安邊及馬邑郡之北境也）高帝患之乃使劉敬奉宗室女公主為單于閼氏（諸王女公主皆言其父自主昏也附於高反氏音支）孝惠高后時冒頓寖驕（[illegible]寖漸也）迺為書使使遺高后詞甚悖慢后大怒召丞相陳平樊噲季布等議之噲曰臣願得十萬眾橫行匈奴中問布布曰噲可斬

也。前時匈奴圍高帝於平城，漢兵三十二萬，噲為上將軍，不能解圍。天下歌之曰：平城之下亦誠苦，七日不食，不能彀弩。今歌吟之聲未絕，傷痍者甫起，（甫，始也。）而噲欲搖動天下，妄言以十萬眾橫行，是面謾也。（謾，欺也。音慢，又莫干反。）且夷狄譬如禽獸，得其善言不足喜，惡言不足怒也。高后曰：善。令大謁者張澤報書，卑辭謝之。冒頓得書，復使使來謝曰：未嘗聞中國禮義，陛下幸而赦之。因獻馬，遂和親。至孝文即位，復脩和親之事。而寇盜不已。漢議擊與和親孰便，公卿皆曰：單于新破月氏，乘勝不可擊也。且得匈奴地，澤鹵非可居也，和親甚便。漢許之。文帝前六年，復遣宗人女為公

主，妻老上單于，為閼氏。（冒頓子，名稽粥也。宗人女，亦諸侯王之女也。）使宦者燕人中行說傅公主，（姓中行，名說。行音戶郎反，說音悅。）說不欲行，漢強使之。說曰：必我也，為漢患者。中行說既至，因降單于，單于甚親幸之。初，單于好漢繒絮食物，中行說曰：匈奴人眾不能當漢之一郡，然所以強之者，以衣食異，無仰於漢也。今單于變俗好漢物，漢物不過什二，則匈奴盡歸於漢矣。其得漢繒絮，以馳草棘中，衣袴皆裂弊，以視不如旃裘堅善也。得漢食物皆去之，（去，除也。）以視不如湩酪之便美也。（湩，乳汁也。音竹用反。）於是說教單于左右疏記，以計識其人眾畜牧。自是之後，漢使欲辯論者，中行說必窮之，日夜教單于候利害處。

十四年，匈奴十四萬騎入朝那、蕭關，虜人民畜產甚多，遂至彭陽，（今平涼郡縣。）燒回中宮，候騎至雍、（今扶風郡縣。）甘泉。（漢甘泉宮在今雲陽縣。）於是文帝發車千乘，騎十萬，軍長安旁以備胡寇，而拜東陽侯張相如為大將軍等，大發兵擊胡。單于留塞內月餘，漢逐出塞即還，不能有所殺。匈奴日以驕，歲入邊，殺掠人民畜產甚眾，雲中、遼東最甚。帝文遺單于書，復約和親事。帝苦匈奴為患，數問趙將李齊之賢。時趙人馮唐為郎中署長，（郎中署長。）帝因問唐曰：父老知之乎？唐曰：齊尚不如廉頗、李牧之為將也。臣聞上古王者之遣將也，跪而推轂曰：閫以內寡人制之，閫以外將軍制之。軍功爵

賞皆決於外，歸而奏之。此非空言也。臣大父言李牧之為趙將居邊，軍市之租皆自用饗士，賞賜決於外，不從中覆也。委任而責成功，故李牧乃得盡其智能。是以北逐單于，破東胡，滅澹林，（澹，都甘反。）西抑強秦，南支韓、魏。當是時，趙幾霸。後會趙王遷立，用郭開讒而誅李牧，是以為秦所滅。今臣竊聞魏尚為雲中守，軍市租盡以給士卒，出私養錢，五日一殺牛，以饗賓客軍吏舍人，是以匈奴遠避，不近雲中之塞。虜曾一入，尚帥車騎擊之，所殺甚眾。夫士卒盡家人子，起田中從軍，安知尺籍伍符，終日力戰，斬首捕虜，上功幕府，一言不相應，文吏以法繩之，其賞不行，而法必用。愚以

為陛下法太明賞太輕罰太重且雲中守魏尚坐上功
首虜差六級陛下下之吏削其爵罰作之繇此言之
陛下雖得李牧不能用也臣誠愚觸忌諱死罪文帝
說是日令唐持節赦魏尚復以為雲中守而拜唐為
車騎都尉主中尉及郡國車士時賈誼論邊事
曰天下之勢方倒縣陛下少省之凡天子者天下
之首也蠻夷者天下之足也蠻夷徵令是主上之操
也天子共貢是臣下之禮也足反居上首顧居下是
倒縣之勢也天下倒縣莫之能解猶為國有人乎非
但倒縣而已也古之正義東西南北苟舟車之所達
人迹所至莫不率服而後稱皇帝今稱號甚美而實不

出長城彼非特不服也又大不敬邊長不寧中夫不得息
譬如伏虎見便必動待何時也臣竊料匈奴控弦大率
六萬騎五口而出介卒一人五六三十計此三十萬
餘口耳未及漢千石大縣也而乃敢歲言侵盜屢欲
亢禮妨害帝義甚非道也陛下何不能為此立一官
置吏以主匈奴雖以千石居之可也今中國日理匈
奴日危將必以匈奴之衆為漢臣制之令千家為
為一國處之塞外自隴西延安至遼東各有分地以
使邊備月氏灌窳變擾亂之敵其置郡然後罷戍
休邊收天下之兵帝之威德內行外信四荒悅服矣
不然不六興不足以勞千走急數十萬之衆積於此

方天下安得食而給之匈奴重困則數為王矣帝不
能用後四年老上單于死子軍臣單于立而中行說
役事之漢復與匈奴和親軍臣單于立歲餘匈奴復
絕和親大入上郡雲中所殺掠甚衆
於是漢置三將軍軍長安西細柳渭北棘門霸上以備
胡胡騎入代句注邊烽火通于甘泉長安數月是時
匈奴強數寇邊上發兵以禦之太子家令晁錯上言
兵事曰臣聞漢興以來胡虜數入邊地小入則小利
大入則大利竊聞戰勝之威民氣百倍敗兵之卒沒
世不復自高后以來匈奴三入隴西攻城屠邑毆掠
畜產民氣破傷無有勝意今茲隴西之吏賴社稷神

靈奉陛下之明詔和輯士卒砥礪其節起破傷之民
以當乘勝之匈奴用少擊衆殺一王敗其衆而法曰
大有利非隴西之民有勇怯乃將吏之制巧拙異也
故兵法曰有必勝之將無必勝之民繇此觀之安邊
境立功名在於良將不可不擇也臣又聞用兵臨戰
合刃之急者三一曰得地形二曰卒服習三曰器用
利兵法曰丈五之溝漸車之水山林積石
經川丘阜草木所在此步兵之地也車騎二不當一
土山丘陵曼衍相屬平原廣野此車騎之地也步兵
十不當一平陵相遠川谷居間仰高臨下此弓弩之
地也短兵百不當一兩陳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

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萑葦竹蕭草木蒙蘢枝葉茂接此矛鋋之地也鋋鐵把短兵鋋市延反長戟二不當一曲道相伏險阸相薄此劍楯之地也弓弩三不當一士不選練卒不服習起居不精動靜不集趨利不及避難不畢前擊後解與金鼓之音相失此不習勒卒之過也百不當十兵不完利與空手同甲不堅密與袒裼同弩不可以及遠與短兵同射不能中與無矢同中不能入與無鏃同此將不省兵之禍也五不當一故兵法曰器械不利以其卒與敵也卒不可用以其將與敵也將不知兵以其主與敵也君不擇將以其國與敵也四者兵之至要也臣又聞小大異形

強弱異勢險易異備夫卑身以事強小國之形也合小以攻大敵國之形也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形也今匈奴地形技藝與中國異上下山阪出入谿澗中國之馬弗與也險道傾仄且馳且射中國之騎弗與也風雨罷勞飢渴不困中國之人弗與也此匈奴之長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輕車突騎則匈奴之衆易撓亂也勁弩長戟射疏及遠則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堅甲利刃長短相雜游弩往來什伍俱前則匈奴之兵弗能當也材官騎射騎騶謂兵之官騎者者也之發矢道同的言其妙射則匈奴之革笥以木為鎧也木薦以木為楯櫓弗能支也下馬地鬭劍戟交接去就相薄則匈奴之足弗能給也給

相逮及此中國之長技也以此觀之匈奴之長技三中國之長技五陛下又興數十萬之衆以誅數萬之匈奴衆寡之計以一擊十之術也雖然兵凶器戰危事也以大為小以強為弱在俛仰之閒耳今降胡義渠蠻夷之屬來歸義者其衆數千飲食長技與匈奴同可賜之堅甲絮衣勁弓利矢益以邊郡之良騎令明將能知其習俗和輯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約將之即有險阻以此當之平地通道則以輕車材官制之兩軍相為表裏各用其長技衡衡橫加之以衆此萬全之術也文帝嘉之乃賜錯璽書寵答焉錯復言守邊備塞勸農力本當世急務二事曰臣聞秦時北攻胡貉

築塞河上南攻楊越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越者非以衛邊地而救民死也貪戾而欲廣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亂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勢戰則為人擒屯則卒積死夫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食肉而飲酪其人密理鳥獸毳毛其性能寒能讀曰耐下同楊越之地少陰多陽其人疏理鳥獸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邊輸者僨於道僨仆也音奮秦民見行如往棄市因以謫發之名曰謫戍先發吏有謫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市籍者贅音之銳反賈音古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常有市籍者後入閭取其左發之秦時復除者居閭之左後發役不供復役之也不順行者深怨有背

叛之心凡民守戰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計爲之也故戰勝守固則有拜爵之賞攻城屠邑則得其財鹵以富家室故能使其衆蒙矢石赴湯火視死如生今秦之發卒也有萬死之害而無銖兩之報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復天下明知其禍烈及己也（猛火曰烈取以喻耳）故陳勝行戍至於大澤爲天下先倡天下從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業不著於地其勢易以擾亂邊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飲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歸居如飛鳥走獸於廣野美草甘水則止草盡水竭則移以是觀之往來轉徙時至時去此胡人之生業而中國之所以離南畝也今

通典卷一百九十四　十五

使胡人數處轉牧行獵於塞下或當燕代或當上郡北地隴西（北地今彭原安化縣武五原等郡之地也）以候備塞之卒卒少則入陛下不救則邊民絕望而有降敵之心救之少發則不足多發遠縣纔至則胡又已去聚而不罷爲費甚大罷之則胡復入如此連年則中國貧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憂邊境遣將吏發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遠方之卒守塞一歲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選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備之以便爲之高城深塹具藺石布渠答（藺石雷石可投人也渠答鐵蒺藜也藺力刃反）復爲一城其內城間百五十步要害之處通川之道調立城邑無下千家（調謂筭度之也纔計城邑之中令有度千家以上也）爲中周虎

落（鄭氏曰虎落者外蕃也）先爲室屋具田器乃募罪人及免徒復作令居之（募有罪及罪人遇赦復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罰令居之也）不足募以丁奴婢贖罪及輸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募乃民之欲往者皆賜高爵復其家予冬夏衣廩食能自給而止郡縣之民得買其爵以自增至卿（謂其等級同列卿）其亡夫若妻者縣官買予之人情非有匹敵不能久安其處塞下之民祿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難之地胡人入驅而能止其所驅者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爲寇驅掠漢人及畜産也人能止得其所驅者今其本主以半賞之縣官爲贖胡得虜人官爲備價贖之耳）其民如是則邑里相救助赴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言非以此事欲出德義於主上也）欲全親戚而利其財也此與東

通典卷一百九十四　十六

方之戍卒不習地勢而心畏胡者功相萬也以陛下之時徙民實邊使遠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係虜之患利施後世名稱聖明其與秦之行怨民相去遠矣上從其言募民徙塞下錯復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實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輸將之費益寡甚大惠也下吏誠能稱厚惠奉明法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壯士和輯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樂而不思故鄉則貧民相募而勸往矣時漢兵至邊匈奴亦遠塞（遠音于萬反）漢兵亦罷後歲餘文帝崩景帝立復與匈奴和親通關市給遺單于遣公主如故約終景帝世時時小入盜邊無大寇武帝即位議

安邊之術大行王恢曰漢與匈奴和親率不過數歲即背約不如擧兵擊之御史大夫韓安國曰千里而戰即兵不獲利今匈奴負戎馬足懷鳥獸心遷徙鳥集難得而制得其地不足爲廣有其人不足爲強自漢數千里爭利則人馬罷虜以全制其弊勢必危殆以爲不如和親於是上明和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其後王恢以鴈門馬邑豪聶翁壹馬邑今朔州也豪帥也姓聶名翁壹老人之稱也間闌出物不受禁固謂之闌也與匈奴交易私出塞交市也佯爲賣馬邑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乃上言天子天子召問公卿議之王恢對曰三代之時北有強胡之敵內連中國之兵然

尚得養老長幼種樹以時倉廩常實匈奴不輕侵也今以陛下之威海內爲一匈奴侵盜不已者無他以不恐之故耳臣竊以爲擊之便韓安國又曰不然臣聞三代之盛夷狄不與正朔服色非威不能制強不能服也以爲遠方絶域不牧之人不足煩中國也且匈奴輕疾悍亟之兵也悍勇也亟急也至如猋風必遙反去如收電居處無常難得而制今使邊郡久廢耕織以支胡之常事其勢不相權也臣故曰勿擊便王恢曰不然昔秦繆公都雍今岐州雍縣地方三百里知時宜之變攻取西戎闢地千里并國十四隴西北地是也及後蒙恬爲秦侵胡闢地數千里以河爲境累石爲城樹榆爲塞今榆林郡南秦榆林塞地匈奴不敢飲馬於河置烽燧然後敢牧馬夫匈奴獨可以威服不可以仁畜也今以中國之盛萬倍之資遣百分之一以攻匈奴必不留行矣臣故曰擊之便安國曰不然臣聞用兵者以飽待饑正理以待其亂定舍以待其勞故接兵覆衆伐國隳城常坐而役敵國此聖人之兵也今卷甲輕擧深入長驅難以爲功從音縱行則迫力橫行則中絶疾則糧乏徐則後利不至千里人馬乏食兵法曰遺人獲也言以軍予人令人得之意者有他言巧可以上之則臣不知也不然則未見深入之利恢曰今臣言擊之者固非發而深入也將順因單于之欲誘而致之於邊吾

選梟騎壯士陰伏而處以爲之備審遮險阻以爲其戒吾勢已定或營其左或營其右或當其前或絶其後單于可[illegible]全必取上乃從恢議陰使聶壹爲間亡入匈[illegible]于曰吾能斬馬邑令丞以城降則財物可盡得單于以爲然而許之聶壹乃詐斬死罪囚縣其頭馬邑城下示單于使者爲信曰馬邑長吏已死可急來於是單于穿塞乃以十萬騎入武州塞今朔州界是時漢伏兵三十餘萬匿馬邑傍於是單于入塞未至馬邑百餘里覺之大驚乃引還漢兵追至塞度追不及皆罷兵上怒王恢不擊單于輜重下恢廷尉以恢逗撓乃誅之逗猶析也軍法行而逗遛畏懦者腰斬逗音豆撓女巧反自

是後匈奴絕和親攻盜入邊不可勝數後數年衛青復出雲中以西至隴西擊胡之樓煩白羊王於河南得胡首虜數千於是漢遂取河南地築朔方復繕故秦時蒙恬所為塞因河而為固漢亦棄上谷之斗辟縣造陽地以予胡其後伊稚斜單于立數入寇漢使驃騎將軍霍去病將萬騎出隴西過焉耆山千餘里討之得胡首虜八千餘級得休屠王祭天金人匈奴祭天處在雲陽甘泉山下秦奪其地後徙之休屠王右地故休屠有祭天金人像也師古曰作金人以為天神之主而祭之即今佛像是其遺法也其夏霍去病復出隴西北地二千里過居延今張掖郡界攻祁連山今名天山交河郡界得胡

首虜三萬餘級單于怒昆邪王休屠王居西方為漢所敗召欲誅之昆邪休屠王恐謀降漢漢元狩二年漢使去病迎之昆邪王殺休屠王并將其衆降漢凡四萬餘人於是已得昆邪則隴西北地河西今武威酒泉諸郡之益少胡寇徙關東貧民處所奪匈奴河南地新秦中以實之今新秦郡而減北地以西戍卒半明年春匈奴入右北平今北平郡定襄今馬邑郡各數萬騎殺掠千餘人其明年春漢發十萬騎私負從馬凡十四萬匹私負衣裝者及私將馬從者皆非公家發與之限糧重不與焉重謂輜重衣食者重直用反令大將軍青驃騎將軍去病中分軍青出定襄去病出代咸約絕幕擊匈奴單于聞之遠其輜重以精兵待於幕北

與青接戰漢兵縱左右翼圍單于單于自度戰不能如漢兵遂獨與壯騎數百潰漢圍西北遁走漢兵夜追之不得行捕斬首虜凡萬九千級且行且捕斬之北至寘顏山趙信城而還趙信所作因以名城去病之出代二千餘里與左賢王接戰得胡首虜凡七萬餘人左賢王將皆遁走驃騎封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是後匈奴遠遁而幕南無王庭漢渡河自朔方以西至令居令音零在今西平郡往往通渠置田官吏卒五六萬人稍蠶食地接匈奴以北言其地相接不絕初漢兩大將出圍單于所殺虜八九萬而漢士物故者亦萬數物故謂死也漢馬死者十萬餘匈奴雖病遠去而漢馬

亦少無以復往於是漢久不北擊胡後數歲滅兩越是時天子巡邊親至朔方勒兵十八萬騎以見武節既而使郭吉諷告烏維單于伊稚斜之子曰南越王頭已懸於漢北闕下今單于即能前與漢戰天子自將兵待邊即不能亟南面而臣於漢亟急也居力反何但遠走亡匿於幕北寒苦無水草之地為語卒單于大怒留郭吉不歸遷辱之北海上而單于終不肯為寇於漢邊數使使好辭甘言求和親是時漢東拔濊貉朝鮮以為郡而西置酒泉郡以隔絕胡與羌通之路又西通月氏大夏以公主妻烏孫王以分匈奴西方之援國又北益廣田至眩

盧為塞(盧音閭地名在烏孫北)而匈奴終不敢以為言漢使北地王烏如匈奴匈奴復讇以甘言(讇古諂字)欲多得漢財物紿(紿詐也)王烏曰吾欲入漢見天子面相結為兄弟王烏歸報漢漢為單于築邸于長安諸所言者單于特空紿王烏(特但也)殊無意入漢數使奇兵侵犯漢邊乃拜郭昌為拔胡將軍及浞野侯(浞士角反)趙破奴屯朔方以東備胡臨菑(今北海郡)人主父偃上書諫曰臣聞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子大愷且怒者逆德也兵者凶器也爭者末節也夫務戰勝窮武事未有不悔者也昔秦皇帝任戰勝之威蠶食天下并吞戰國海內為一

通典卷一百九十四　三一

功齊三代務勝不休欲攻匈奴李斯諫曰不可夫匈奴無城郭之居委積之守遷徙鳥舉難得而制輕兵深入糧食必絕運糧以行重不及事得其地不足以為利得其民不可調而守也勝必棄之非民父母靡獘中國甘心匈奴非完計也秦皇帝不聽遂使蒙恬將兵攻胡卻地千里以河為境然後發天下丁男以守北河終不能踰河而北(史記蒙恬傳云度河據陽山此云不能踰河而北)(此未詳何為不同)是豈人眾之不足兵革之不備哉其勢不可也又使天下飛芻輓粟起於東萊黃腄(黃腄古縣名今東萊郡文登縣)琅邪(今琅邪郡)負海之郡(今東萊郡)轉輸北河(北河今九原郡)率三十鍾而致一石(六斛四斗曰鍾計百九十二石而得一石)男子疾耕不

足於糧餉女子紡績不足於帷幕百姓靡敝道死者相望蓋天下始叛秦也及高皇帝定天下聞匈奴聚代谷之外而往擊之果有平城之圍高帝悔之乃使劉敬往結和親然後天下無干戈之事故兵法曰興師十萬日費千金秦常積眾數十萬人雖有覆軍殺將係虜單于之功適足以結怨深讎不足以償天下之費願陛下熟計之而加察焉太初三年漢使光祿徐自為出五原塞(今九原郡地)數百里遠者千里築城障所謂光祿塞也列亭至盧朐(盧朐山名在新秦郡北塞之北今)至且鞮侯單于(且子余反鞮丁兮反兒單于之叔父)漢既誅大宛威振外國單于初立恐漢襲之盡歸漢使之不降者路

通典卷一百九十四　三二

充國等於漢且鞮乃自謂我兒子安敢望漢天子漢天子我丈人行也(丈人尊老之稱也行音胡浪反)漢遣中郎將蘇武厚幣賂遺單于單于益驕禮甚倨非漢所望也漢使騎都尉李陵將步兵五千出居延北千餘里(今張掖郡)與單于會合戰陵所殺傷萬餘人兵食盡欲歸單于圍陵陵降匈奴單于乃貴陵以其女妻之狐鹿姑單于(且鞮侯之子)立六年侵盜上谷其年復入五原酒泉殺兩部都尉於是漢遣貳師將軍七萬人出五原貳師遣屬國胡騎二千與戰虜兵壞散漢軍乘勝追北至范夫人城(本漢將築此城將亡其妻率餘眾完保之因以為名)匈奴奔走莫敢距敵會貳師妻子坐巫蠱收(衛太子坐江充巫蠱相連)聞之憂懼

單于大亂敗貳師降單于單于素知其漢大將貴臣以
女妻之尊寵在衛律上自貳師沒後漢新失大將軍
及士卒數萬人不復出兵三歲而武帝崩漢兵自深
入窮追二十餘年匈奴孕重墮殰罷極苦之（孕重懷任者也）
（墮落也殰敗也罷讀曰疲極困也苦之心厭苦之也殰音讀）自單于以下常有欲和
親計及昭帝即位霍光輔政徵天下賢良文學之士
問人疾苦賢良皆言請罷邊戍士戰鬬尚德義崇禮
讓以懷遠無示奢侈安人而已議曰夫匈奴之地廣
大而戎馬之足輕利故利則武見病則鳥折辟鋒銳
而攻罷極少發則不足以更適多發則不堪其役役
煩則力罷用多則財乏二者不息而人遺怨此秦之

所以失人之心（賣社稷也）夫地廣而不德者國
危兵強而凌敵者身亡是以聖王見利慮害見遠存
近方今為縣官計者莫若偃兵休馬厚幣結和親脩
文德而已若不恤人之急不計其難亡十獲一非文
學之所知也大夫曰漢興以來脩好結和親所以聘
遺單于者甚厚然不為重質厚賂之故改節而暴
害滋甚先帝覩其可以武折而不可以德懷故廣將
卒奮擊誅滅功勳粲然著於海內藏於記府何論亡
十獲一乎夫君子所慮眾人疑為故常人可與觀成
不可與圖始此固有司所獨見而文學不覩也往者
匈奴據河山之險擅田牧之利人富兵強行為寇

則句注之內驚動（句注山名在今鴈門）而上郡以南咸城守
文帝之時虜入蕭關烽火通甘泉匈奴西役大宛康
居之屬南與羌胡通先帝推讓斥奪廣饒之地建張
掖以西隔絕羌胡瓜分其國是以西域之國皆為
內臣匈奴斷右臂長城之南濱塞之郡馬牛放縱蓄
積布野未覩其計之所過也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
武力不如文德周之致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代
不奪非以險阻以文德也吳有三江五湖之難而兼
於越楚有汝泉兩棠之固而滅於秦秦有隴阨殽塞
而亡於諸侯晉有秦華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太山
巨海而脅於田常桀紂以天下兼於鄗湯秦王以六

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也今釋邇憂
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西絕淮山與齊晉爭強也越國
乘其敝襲其虛使吳任用子胥脩德撫其眾則句
踐不免為藩臣何謀之敢慮也夫匈奴之車器無銀
黃絲漆之飾素成而務堅無文采裙褌曲襟之制覩
成而務完男無刻鏤奇巧之事宮室城郭之工女無
綺繡淫巧之制織紝紅紖之作事省而致用易成而
難弊雖無短戰短弩戎馬良弓家有其備人有其用
一朝有急貫弓上馬而已資糧不見案首而支數十
日之食因山谷為城池因水草為倉庫法約而易辨
求寡而易供是以刑省而不可犯指麾而令自從

於禮而篤於信畧於文而敏於事故雖無禮義文書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紀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也羣臣於官計者皆言其易而實難是以秦欲驗之而反見亡也故兵者凶器不可輕用也其以強爲弱以存爲亡非一朝爾大夫詞屈不能對壺衍鞮單于既立(孤鹿姑單于之子)謂漢使者言欲和親乃歸漢使不降者蘇武馬宏等(馬宏者前副光祿大夫王忠使西域爲匈奴所遮忠戰死宏生得亦不肯降故匈奴歸此二人欲以通善意)然其侵盜益希遇漢使愈厚欲以漸致和親漢亦羈縻之其後漢邊郡烽火候望精明匈奴爲邊寇者少利復希犯塞宣帝初烏孫昆彌(烏孫國號王曰昆彌亦曰昆莫)復上書言連爲匈奴所侵削昆彌願發國

中精兵人馬五萬騎盡力擊匈奴唯天子出兵哀救本始二年漢大發關東輕銳士選郡國吏三百石伉健習騎射者皆從軍遣御史大夫田廣明等凡五將軍兵十餘萬騎出塞各二千餘里及校尉常惠使護發兵烏孫昆彌自將兵五萬餘騎從西方入五將軍兵凡二十餘萬衆匈奴大破民衆死傷而去者及畜産遠移死亡不可勝數於是匈奴遂衰耗其後漢擊之匈奴不敢輒當(當者報其直)滋欲鄉和親而邊境少事矣

杜氏通典卷一百九十四 終

杜氏通典卷一百九十五

邊防 一十一 北狄二

匈奴下 南匈奴

匈奴下

握衍朐鞮單于(烏維單于耳孫也名屠耆堂)暴虐國中不附烏桓擊匈奴東邊姑夕王頗得人民單于怒姑夕王恐即與烏禪幕(本烏孫康居間小國數見侵暴率衆降匈奴)及左地貴人共立虛閭權渠單于子稽侯狦(山諫反)爲呼韓邪單于(虛閭權渠單于之子)舉發左地兵四五萬人西擊握衍朐鞮單于單于自殺其民衆盡降呼韓邪呼韓邪欲令殺右賢王其下各相猜自立爲單于凡五單于更相攻伐其後呼

韓邪單于兄左賢王呼屠吾斯亦自立爲郅支骨都侯單于(諸單于皆罷唯韓邪郅支二單于)在東邊攻呼韓邪呼韓邪破走郅支還都單于庭呼韓邪之敗也左伊秩訾王爲呼韓邪計勸令稱臣入朝事漢從漢求助呼韓從其計引衆南近塞遣子右賢王銖婁渠堂入侍(婁力于反)郅支單于亦遣子右大將駒于利受入侍呼韓邪單于自款五原塞願朝(款叩也)甘露三年正月(會正月朝賀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迎發過所七郡郡二千騎爲陳道上(所過之郡每爲發兵陳列於道以爲寵衛)單于正月朝天子于甘泉宮漢寵以殊禮位在諸侯王上贊謁稱臣而不名賜以冠帶衣裳金帛各有差禮畢使使者道單于先行

宿長平（長平阪池北名）上自甘泉宿池陽宮（縣在馮翊）上登長平詔單于無謁（不拜）令單于就邸留月餘遣歸國單于自請願留居光祿塞下（徐自為所築也）漢遣車騎都尉韓昌等將騎萬六千又發邊郡士馬以千數送單于出朔方雞鹿塞（在朔方窳渾縣西北）又轉邊穀米糒（糒乾飯也音備）前後三萬四千斛給贍其食初呼韓邪來朝詔公卿議其儀太子太傅蕭望之以為單于非正朔所加故稱敵國宜待以不臣之禮位在諸侯王上外夷稽首稱藩中國讓而不臣此則羈縻之義也書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如使匈奴後嗣卒有鳥竄鼠伏闕於朝享不為叛臣（卒終也本以客禮待之若後不來非叛臣也）信讓行乎

蠻貉福祚流于無窮萬代之長策也天子采之郅支聞漢出兵穀助呼韓邪即遂西居右地自度力不能定匈奴乃益西破堅昆北降丁令（音零）數遣兵擊烏孫常勝之堅昆東去單于庭七千里南去車師五千里郅支留都之元帝初郅支單于自以道遠又怨漢擁護呼韓邪遣使上書求侍子漢遣谷吉送之郅支殺吉明年呼韓邪彊盛北庭人衆稍稍歸之國中遂定郅支既殺使者自知負漢又聞呼韓邪益彊恐見襲擊欲遠去會康居王數為烏孫所困以為匈奴大國烏孫素服屬之即使使至堅昆迎郅支郅支遂引兵而西人衆中寒道死纔餘三千人到康居建昭二年西

域都護甘延壽與副陳湯議發兵即康居誅郅支（郅即）也湯為人沉勇多謀策每過城邑山川常登視既領外國與延壽謀曰夷狄畏服大種其天性也西域本屬匈奴今郅支單于威名遠聞侵陵烏孫大宛常為康居畫計欲降伏之如得此二國北擊伊列西取安息南排月氏烏弋山離數年之間城郭諸國危矣且蠻夷無金城強弩之守如發屯田吏士驅從烏孫衆兵（驅謂令隨從之）直指其城下彼亡則無所之守則不足自保千載之功可一朝而成也延壽亦以為然欲奏請之湯曰國家與公卿議大冊非凡所見事必不行遂矯制發城郭諸國兵車師戊己校尉屯田吏士漢兵

合胡兵四萬餘人延壽陳湯上疏自劾奏矯制陳言兵狀即日引軍分行為六校其三校從南道踰葱嶺徑大宛其三校都護自將發溫宿國從北道入赤谷過烏孫至康居攻城陷斬單于首得漢使節二及谷吉等所賫帛書凡斬閼氏太子名王以下千五百一十八級生虜千餘人甘延壽陳湯殺郅支還石顯匡衡以為湯等矯制興師幸得不誅如復加爵土則後奉使者爭來危徼幸生事於蠻夷漸不可開議久不決宗正劉向上疏曰郅支單于囚殺使者吏士以百數事暴揚外國傷威毀重群臣皆閔焉陛下赫然欲誅之意未嘗有忘西域都護延壽副校尉湯承聖旨

倚神靈總百蠻之君攬城郭之兵出百死入絶域遂
蹈康居屠五重城搴翕侯之旗斬郅支之首縣旌萬
里之外揚威昆山之西掃谷吉之耻立昭明之功萬
夷懾伏莫不震懼呼韓邪見郅支之誅且喜且懼鄉
風馳義稽首來賓立千里之功建萬代之安功臣之
勲莫大焉論大功者不録小過舉大美者不疵細瑕
司馬法曰軍賞不踰月欲人速得爲善之利也蓋急
武功重用人也昔齊桓前有尊周之功後有滅項之
罪君子以功覆過而爲之諱其行（諱滅項之事也）貳師將軍
李廣利捐五萬之師靡億萬之費經四年之勞而僅
獲駿馬三十匹雖斬宛王之首猶不足以復費（復償也）

通典卷百九十五　四

（音扶目反）其私罪惡甚多孝武以爲萬里征伐不録其過
遂封兩侯三卿二千石百有餘人今康居之國強於
大宛郅支之號重於宛王殺使者罪甚於留馬而延
壽湯不煩漢士不費斗糧比於貳師功德百之大功
未著小惡數布臣竊痛之宜以時解縣通籍除過勿
理尊寵爵位以勸有功於是帝下詔赦之乃封延壽
爲義成侯湯爲關內侯郅支既誅呼韓邪且喜且懼
上書願入朝見竟寧元年單于復入朝禮賜如初加
衣服錦帛倍於前單于自言願壻漢氏以自親
（取漢女而身爲漢家壻）元帝以後宮良家子王嬙字昭君
賜單于單于驩喜上書願保塞上谷以西至燉煌

（也自請守之令無寇盜）傳之無窮請罷邊備塞吏卒以休天下
人民天子令下有司議議者皆以爲便郎中侯應習
邊事以爲不可許上問狀應曰周秦以來匈奴暴桀
寇侵邊境漢興尤被其害臣聞北邊塞至遼東外有
陰山東西千餘里草木茂盛多禽獸本冒頓單于依
阻其中治作弓矢來出爲寇是其苑囿也至孝武世
出師征伐斥奪此地攘之於幕北建塞徼起亭隧（隧謂
深開小道而行避敵鈔寇也）築外城設屯戍以守之然後邊境得
用少安漠北地平少草木多大沙匈奴來寇少所蔽
隱從塞以南徑深山谷往來差難邊長老言匈奴失
陰山之後過之未嘗不哭也如罷備邊戍卒示夷

通典卷百九十五　五

狄之大利不可一也今聖德廣被天覆匈（如天之覆）
奴得蒙全活之恩稽首來臣夫夷狄之情困則卑順
強則驕逆天性然也前以罷外城省亭隧今纔足以
候望通烽火而已古者安不忘危不可復罷二也中
國有禮義之教刑罰之誅愚民猶尚犯禁又況單于
能必其衆不犯約哉三也（必猶保也）自中國尚建關
梁以制諸侯所以絶臣下之覬欲也設塞徼置屯戍也
非獨爲匈奴而已亦爲諸屬國降民本故匈奴之人
恐其思舊逃亡四也近西羌保塞與漢人交通吏民
貪利侵盜其畜產妻子以此怨恨起而背叛世世不
絶今罷乘塞則生嫚易分爭之漸五也（乘塞登塞也嫚易相）

也數往者從軍多没不還者子孫貧困一旦亡出從其親戚六也又邊人奴婢愁苦欲亡者多曰聞匈奴中樂無奈候望急何然時有亡出塞者七也盜賊桀黠羣輩犯法如其窘急亡走北出則不可制八也起塞以來百有餘年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巖石木柴僵落谿谷水門（僵落謂山上樹木摧折或立死枯僵隤落者）稍稍平之卒徒築治功費久遠不可勝計臣恐議者不深慮其終始欲以一切省繇戍十年之外百歲之內卒有他變障塞破壞亭隧滅絕當更發屯繕治累世之功不可卒復九也如罷戍卒省候望單于自以保塞守禦必深德漢（德漢於漢自以為恩德）請求無已小失其意則不可測開夷

通鑑卷二十九　六

狄之隙虧中國之固十也非所以永持至安威制百蠻之長策也對奏天子有詔勿議罷邊塞事使車騎將軍許嘉諭單于曰中國四方皆有關梁障塞非獨以備塞外也亦以防中國奸邪放縱出為寇害故明法度以專衆心也敬諭單于之意朕無疑焉（為單于怪其不罷）成帝河平元年復株絫若鞮單于（呼韓邪之子名雕陶莫皋絫力追反）遣右皋林王伊邪莫演等奉獻朝正月既罷遣使者送至蒲反（河東縣）伊邪莫演言欲降即不受我我自殺終不敢還歸使者以聞下公卿議議者或言宜如故事受其降光祿大夫谷永議郎杜欽以為漢興匈奴數為邊害故設金爵之賞以待降者今單于詘體稱臣

列為北藩遣使朝賀無有二心漢家接之宜異於往時今既享單于聘貢之質（質當也）而更受其逋逃之臣是貪一夫之得而失一國之心不如勿受以昭日月之信抑詐諼之（諼許袁反詐詞）對奏天子從之遣使往問降狀伊邪莫演曰我病狂妄言耳遣去歸到官位如故四年正月遂入朝加賜錦繡繒帛二萬匹絮二萬斤他如竟寧時哀帝建平四年烏珠留若鞮單于復（株絫之子名囊知牙斯）上書願朝五年時哀帝被疾或言匈奴從上游來厭人（上游謂上流也匈奴從西北來故曰上游厭形不以善於木也）自黃龍竟寧時單于朝中國輒有大故（大故國之大喪）上由是難之以問公卿亦以為虛費府帑可且勿許

通鑑卷三十五　七

黃門郎揚雄上書諫曰臣聞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亂而後治戰而後勝則不足貴）二者皆微（微謂精微）然而大事之本不可不察也今單于上書求朝國家不許而辭之臣愚以為漢與匈奴從此隙矣匈奴本北地之狄五帝所不能臣三王所不能制其不可使隙甚明臣不敢遠稱請引秦以來明之以始皇之彊蒙恬之威帶甲四十餘萬然不敢窺西河迺築長城以界之會漢初興以高祖之威靈三十萬衆困於平城士或七日不食時奇譎之士石畫之臣甚衆（石畫堅如石也）卒其所以脫者世莫得而言也（而卒終得免諱自免謂之計其事醜故不傳）又高皇后嘗忿匈奴羣臣廷議於是大

臣權書遺之（以權譎之道爲書以答）然後匈奴之結解中國之憂平至孝文時匈奴侵暴北邊候騎至雍甘泉京師大駭發三將軍屯細柳棘門霸上以備之數月迺罷孝武即位設馬邑之權欲誘匈奴使韓安國將三十萬衆徼於便墜匈奴覺之而去徒費財勞師一虜不可見況單于之面乎其後迺大興師數十萬使衛青霍去病操兵前後十餘年追奔逐北自是之後匈奴震怖益求和親然而未肯稱臣也且夫前世豈樂傾無量之費役無罪之人快心於狼望之北哉以爲不一勞者不久佚不暫費者不永寧是以忍百萬之師摧餓虎之喙運府庫之財塡盧山之壑而不悔也（盧山匈奴中山名）至太始之初匈奴欲掠烏孫侵公主乃發五將之師二十萬騎征之故北狄不服中國未得高枕安寢也至元康神爵之間匈奴內亂五單于爭立呼韓邪攜國歸化扶伏稱臣然尚羈縻之計不顓制（謂專以制）（爲臣妾也）自此之後欲朝者不拒不欲者不強（又其兩）何者外國天性忿鷙（鷙音摯很也）形容魁健（魁大也）負力怙氣（怙恃也）難化以善易隸以惡（惡謂附屬也）其強難詘（詘音屈）其和難得故未服之時勞師遠攻傾國殫貨伏尸流血破堅拔敵如彼之難也既服之後慰薦撫循交接賂遺威儀俯仰如此之備也往時嘗屠大宛之城蹈烏桓之壘探姑繒之壁（姑繒西南夷種也在蜀郡徼外）藉蕩姐之場（藉蹈也蕩姐羌屬也姐音紫）艾朝

鮮之旃拔兩越之旗（艾絕也）近不過旬月之役遠不離二時之勞（勞功歷也）固已犂其庭埽其閭（犂耕也）郡縣而置之雲徹席卷後無餘災唯北狄爲不然眞中國之堅敵也三垂比之懸矣前世重之滋甚未易可輕也今單于歸義懷款誠之心欲離其庭陳見於前此乃上世之遺策神靈之所想望國家雖費不得已者也奈何拒以來厭之辭疏以無日之期消往昔之恩開將來之隙負前言緣往辭（言單于因指往昔和親之辭以怨漢也）歸怨於漢因以自絕終無北面之心威之不可諭之不能焉得不爲大憂乎夫明者視於無形聰者聽於無聲誠先於未然即蒙恬樊噲不復施棘門細柳不復

備馬邑之策安所設衛霍之功何得用五將之威安所震不然一有隙之後雖智者勞心於內辯者轂擊於外猶不若未然之時也且往者圖西域制車師置城郭都護三十六國費歲以大萬計者豈爲康居烏孫能踰白龍堆而寇西邊哉（龍堆形如土龍身無頭有尾高大者二三丈埤者丈餘皆東北向相似也在西域）乃以制匈奴也夫百年勞之一日失之費十而愛一臣竊爲國家不安也書奏天子寤而許之加賜錦繡繒帛各各有差也如河平時至平帝幼弱太皇太后稱制新都侯王莽秉政欲令中國不得行二名莽以太后臨朝欲說太后以威德至盛因使使者以風單于宜上書慕化爲一名漢必加賞

賞單于從之上書言幸得備藩臣竊樂太平聖制臣
故名囊知牙斯今謹更名曰知莽大悅白太后遣使
者答諭厚加賞賜焉及王莽篡位建國元年遣五威將
軍王駿陳饒等六人多齎金帛遣單于諭曉以受命
代漢狀因易單于故印故印文曰匈奴單于璽莽更
曰新匈奴單于章（新者莽自係其國號）單于以多得賂遺從
之單于始求稅烏桓莽不許因寇掠其人民釁以印
文改易釁由是生故怨恨明年西域車師後王須置
離謀降匈奴都護但欽誅斬之置離兄狐蘭支將二
千餘人驅畜產舉國亡降匈奴（車師其所皆降之）一國之單于受
之但欽上書言匈奴寇擊諸國莽於是大怒分匈奴

為十五單于遣中郎將藺苞將兵萬騎多齎珍寶至
雲中塞下詔誘呼韓邪諸子欲以次拜之單于聞之
怒曰先單于受漢宣帝恩不可負也今天子非宣
帝子孫何以得立是後單于歷告左右部都尉諸邊
王入塞寇盜殺掠不可勝數緣邊虛耗莽新即位怙
府庫之富欲立威乃拜十二部將率發郡國勇士武
庫精兵各有所屯守轉委輸於邊議滿三十萬眾齎
三百日糧同時十道並出窮追匈奴因分其地立呼
韓邪十五子莽將嚴尤諫曰臣聞匈奴為害所從來
久矣未聞上世有必征之者也後世三家周秦漢征
之然皆未有得上策者也周得中策漢得下策秦無

策焉當周宣王時獫狁內侵至於涇陽命將征之盡
境而還其視戎狄之侵譬猶蚊蝱之螫敺之而已（螫式
亦反）故天下稱明是為中策漢武帝選將練兵齎輕糧
深入遠戍雖有克獲之功胡輒報之兵連禍結三十
餘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創艾而天下稱武是為下策
秦始皇不忍小恥而輕民力築長城之固延袤萬里
轉輸之行起於負海疆境既完中國內竭以喪社稷
是為無策今天下遭陽九之阨比年饑饉西北邊尤
甚發三十萬眾具三百日糧東援海岱南取江淮然
後乃備計其道里一年尚未集合兵先至者聚居暴
露師老械弊勢不可用此一難也邊既空虛不能奉

軍糧內調（調謂發也）郡國不相及屬此二難也計一人
三百日食用糒十八斛非牛力不能勝牛又當自齎
食加二十斛重矣胡地沙鹵多乏水草以往事揆之
軍出未滿百日牛必物故且盡（物故謂死）餘糧尚多人不
能負此三難也胡地秋冬甚寒春夏甚風多齎鬴鍑
薪炭重不可勝（鍑釜之大口者也）食糒飲水以歷四時師有
疾疫之憂是故前世伐胡不過百日非不欲久勢力
不能此四難也輜重自隨則輕銳者少不得疾行虜
徐遁逃勢不能及幸而逢虜又累輜重如遇險阻銜
尾相隨（前後單行馬銜尾相連不得並馳）言虜要遮前後危殆不
測此五難也今既發兵宜縱先至者令臣尤等深入

霆擊且以創艾胡虜（諸將見劉以擊匈之）莽不聽於是天下騷動初北邊自宣帝以來數世不見煙火之警人民熾盛牛馬布野及莽撓亂匈奴與之構難邊民死亡係獲又十二部兵久屯而不出吏士罷弊數年之間北邊虛空野有暴骨矣光武初烏累若鞮單于（呼韓邪之子烏珠留單于之弟名咸）又請和親遣使造塞告塞吏曰欲見和親侯王歙（王昭君兄子）莽遣歙弟颯使匈奴賀單于初立賜黃金衣被繒帛罷將率屯兵但置游擊都尉單于貪莽賂遺故外不失漢故事然內利寇掠莽復遣歙與五威將軍王咸等多遺單于金寶因諭說改其號號匈奴曰恭奴單于曰善于賜印綬單于貪莽金幣故

曲聽之然寇盜如故（匈奴謂孝曰若鞮自呼韓邪後與漢親密見漢帝謚常為孝慕之故皆為若鞮）莽怒又更名曰降奴服于至呼都而尸單于（名輿咸之弟）侵入北邊尤甚由是壞敗班固論曰自漢興忠言嘉謀之臣曷嘗不運籌策相與爭論於廟堂之上乎然總其要歸兩科而已縉紳之儒則守和親介冑之士則言征伐皆偏見一時之利害未究匈奴之終始也自漢興以至于今曠代歷年多於春秋其與匈奴有脩文而和親之矣有用武而克伐之矣有卑下而承事之矣有威服而臣畜之矣詘伸異變強弱相反是故其詳可得而言也昔和親之論發於劉敬是時天下初定新遭平城之難故從其言約結和親賂遺

單于冀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時遵而不違匈奴寇盜不為少止而單于反以加驕倨逮至孝文與通關市妻以漢女增厚其賂歲以千金而匈奴數背約束邊境屢被其害是以文帝中年赫然發憤遂躬戎服親御鞍馬從六郡良家材力之士（六郡謂漢之隴西今隴西金城安郡之地漢之天水今天水郡漢之安定今安定平凉郡之地漢之北地今彭原安化靈武五原州等郡地漢之上郡今咸寧上郡延安等郡地漢之西河今銀川西河昌化等郡地）馳射上林講習戰陣天下精兵軍於廣武顧問馮唐與論將帥喟然歎息思古名臣此則和親無益已然之明效也仲舒親見四世之事猶復欲守舊文頗增其約以為義動君子利動小人如匈奴者非可以仁義說也（[illegible]）

獨可說以厚利（說音稅）結之於天耳故與之厚利以沒其意（沒溺）與盟於天以堅其約質其愛子以累其心匈奴雖欲展轉奈失重利何奈欺上天何奈殺愛子何（展轉謂移動其心）夫賦斂行賂不足以當三軍之費城郭之固無以異於貞士之約而使邊城守境之民父兄緩帶稚子咽哺胡馬不窺於長城而羽檄不行於中國不亦便於天下乎察仲舒之論考諸行事適知其未合於當時而有闕於後世也當孝武時雖征伐尅獲而士馬物故亦略相當雖開河南之野建朔方之郡（[illegible]）亦棄造陽之北九百餘里匈奴人民每來降漢單于亦輒拘留漢使以相報復其桀驁（驁音傲）尚如斯安

肯以愛子而爲質乎此不合當時之言也若不置質空約和親是襲孝文既往之悔而長匈奴無已之詐也襲重也夫邊城不選守境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之械恃吾所以待邊寇而務賦斂於民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寇讎信甘言守空約而幾胡馬之不窺不已過乎至孝宣之世承武帝奮擊之威值匈奴百年之運因其壞亂幾亡之阸權時宜覆以威德然後單于稽首臣服遣子入侍三世稱藩賓於漢庭是時邊城晏閉牛馬布野三世無犬吠之警黎庶亡干戈之役後六十餘載遭王莽篡位始開邊隙單于由是歸怨自絕莽遂斬其侍

子邊境之禍構矣故呼韓邪始朝於漢漢議其儀而蕭望之曰戎狄荒服言其來服荒忽無常時至時去宜待以客禮讓而不臣如其後嗣遁逃竄伏使於中國不爲叛臣及孝元時議罷守塞之備侯應以爲不可可謂盛不忘衰安必思危遠見識微之明矣至單于咸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鉅萬計而和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仲舒之言漏於是矣夫規事建議不圖萬世之固而媮恃一時之事者媮音偷未可以經遠也若乃征伐之功秦漢行事嚴尤論之當矣故先王度土中立封畿分九州列五服物土貢制內外物土貢者各因其土所生之物而貢之也制內外謂封域之差遠近異制也或修刑政或昭文德遠近之勢異也是以春秋內諸夏而外夷狄夷狄之人貪而好利被髮左衽人面獸心其與中國殊章服異習俗飲食不同言語不通辟音僻居北垂寒露之野逐草隨畜射獵爲生隔以山谷壅以沙漠天地所以絕外內也是故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其地不可耕而食也其人不可臣而畜也是以外而不內疏而不戚戚近也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來則懲而御之去則備而守之其慕義而貢獻則接之以禮讓羈縻不絕使曲在彼蓋聖王制御夷狄之常道也

南匈奴

南匈奴醢落尸逐鞮單于者烏珠留之子名比初季父呼都而尸單于輿時以爲右薁鞬日逐王部領南邊及烏桓薁音於六反鞬音九言反後漢光武建武初彭寵反叛於漁陽單于與共連兵因復權立盧芳使入居五原今榆林九原五原郡地光武方內平諸夏未遑外事而匈奴數與盧芳共侵北邊九年遣吳漢等擊之經歲無功而匈奴轉盛抄暴日增十三年遂寇河東州郡不能禁止於是漸徙幽并邊人於常山關居庸關以東居庸關在今媯川郡懷戎縣漢代郡在今安邊馬邑郡匈奴左部遂復轉居塞內朝廷患之增緣邊兵郡數千人大築亭候修

洛大匈奴入寇尤深二十年遂至上黨（[illegible]）扶風（[illegible]）天水二十一年復寇上谷中山（[illegible]）殺掠甚眾北邊無復寧歲二十二年比從父弟蒲奴立為單于而匈奴中連年旱蝗赤地數千里草木盡枯人畜饑疫死耗太半單于畏漢乘其弊乃遣使求和親而比密遣漢人郭衡奉匈奴地圖詣西河太守（今[illegible]）求內附二十四年八部大人共議立比為呼韓邪單于以其大父嘗依漢得安故欲襲其號於是款五原塞（今九原郡）願永為蕃蔽扞禦北虜光武帝用五官中郎將耿國議乃許之（東觀記曰[illegible]）匈奴始分為二十五年春遣弟左賢王莫將兵擊北

單于敗之北單于震怖卻地千里南單于復遣使詣闕奉藩稱臣獻國珍寶求使者監護遣侍子修舊約漢遣中郎將段郴使南單于立其庭去五原西部塞八十里單于伏拜郴受詔乃聽南單于入居雲中歲盡輒遣送侍子入朝中郎將從事一人將領詣闕漢遣謁者送前侍子還單于庭交會道路元正朝賀拜祠陵廟畢漢乃遣單于使還賞單于以下王侯甚厚歲以為常北單于使騎攻南單于敗之於是復詔單于徙居西河美稷（美稷縣屬西河郡[illegible]）使中郎將段郴擁護之仍悉復緣邊八郡南單于既居西河亦列置諸部王助為扞戍北地朔方五原

雲中定襄鴈門（今[illegible]）代郡皆領部眾為郡縣偵邏耳目北單于惶恐頗還所掠漢民以示善意鈔兵每到南部下還過亭候輒謝曰自擊亡虜薁鞬日逐耳非敢犯漢民也二十七年北單于遂遣使求和親天子召公卿廷議皇太子（顯宗也）言曰南單于新附北虜懼於見伐故傾耳而聽爭欲歸義耳今未能出兵而反交通北虜臣恐南單于將有二心北虜降者且不復來矣帝然之時北虜衰弱臧宮與馬武上書曰今匈奴民畜疫死旱蝗赤地疲困乏力不當中國一郡萬里死命懸在陛下福不再來時或易失豈宜固守文德而墮武事乎今將臨塞厚縣購賞喻告高句驪烏

桓鮮卑攻其左發河西四郡天水隴西羌胡擊其右如此北虜之滅不過數年矣詔報曰黃石記曰柔能制剛弱能制強柔者德也剛者賊也弱者仁之助也強者怨之歸也故曰有德之君以所樂樂人無德之君以所樂樂身樂人者其樂長樂身者不久而亡舍近謀遠者勞而無功舍遠謀近者逸而有終逸故多忠臣勞故多亂人故曰務廣地者荒務廣德者強有其有者安貪人有者殘殘滅之政雖成必敗今國無善政災變不息百姓驚惶民不自保而復欲遠事邊外乎孔子曰吾恐季孫之憂不在顓臾且北狄尚強而屯田警備傳聞之事恒多失實誠能舉天下之半

以滅大寇豈非至願苟無其時不如息民自是諸將
莫敢復言兵事（[illegible]）
（[illegible]）二十八年北匈奴復遣
使貢馬及裘更乞和親帝下三府議酬荅之宜司徒
掾班彪奏曰臣聞孝宣皇帝敕邊守尉曰匈奴大國
多變詐交接得其情則卻敵折衝應對入其數則反
為輕欺今北匈奴見南單于來附懼謀其國故數乞
和親臣見其獻益重知其國益虛歸親愈數為懼愈
多然今既未獲助南則亦不宜絕北羈縻之義禮無
不荅謂可頗加賞賜略與所獻相當明示曉告以前
代呼韓邪郅支（[illegible]）帝從之明

帝永平中胡邪尸逐侯鞮單于立（醢落之子名長）時北匈奴
猶盛數寇邊朝廷以為憂會北單于欲合市遣使求
和親帝冀其交通不復為寇乃許之八年遣使報命
而南部須卜骨都侯等知漢與北虜交使懷嫌怨欲
叛密因北使令遣兵迎之漢知之乃更置大將以防
二虜交通其秋北虜果遣二千騎覘候朔方作馬革
船欲迎南部叛者以漢有備乃引去復數寇抄邊郡
焚燒城邑殺掠甚衆河西城門晝閉帝患之十六年
大發緣邊兵遣諸將四道出塞北征匈奴虜聞漢兵
來悉度漠去時北虜衰耗黨衆離叛南部攻其前
丁零寇其後鮮卑擊其左西域侵其右不復自立乃遠

引而去章帝元和中鮮卑入左地　北匈奴大破之
斬優留單于取其匈皮而還北庭大亂屋蘭儲卑胡
都須等五十八部口二十萬詣雲中五原朔方北地
降時北虜大亂加以饑蝗降者前後而至南匈奴休
蘭尸逐侯鞮單于（胡邪之子名屯屠何）時上言并北庭會帝崩竇太
后臨朝單于上言今烏桓鮮卑討北虜斬單于首臣
與王侯新降渠帥議咸曰宜及北虜分爭出兵
討伐破北成南并為一國令漢家長無北念又請漢
兵併力以屯要害從之和帝永元初乃以耿秉為征
西將軍與車騎將軍竇憲率騎八千與度遼兵及
南單于衆三萬騎出朔方擊北虜大破之北單于奔

走斬首虜二十餘萬人二年春南單于復大破北虜
單于輕騎數十遁走是時南部連克獲納降黨衆最
盛領戶三萬四千口二十三萬七千三百勝兵五萬
一百七十八三年北單于復為右校尉耿夔所破逃
亡不知所在其弟右谷蠡王於除鞬自立為單于將
數千人止蒲類海（今北庭府界）遣使款塞大將軍竇憲以
塞北地空憲欲結恩北虜乃上書請立於除鞬為北
單于置中郎將領護如南單于故事下公卿議司徒
袁安司空任隗以為光武招懷南虜非謂可永安內
地正以權時之算得可扞禦北狄故也今朔漠既定
宜令南單于反其北庭并領降衆無緣復立於除鞬

以增國費上封事曰光武皇帝本所以立南單于者欲安南定北之策也恩德甚備故匈奴遂分邊境無患孝明皇帝奉承先意不敢失墜赫然命將爰伐塞北章和之初降者十餘萬議者欲置之濱塞東至遼東太尉宋由光祿勳耿秉皆以為失南單于心不可先帝從之陛下奉承洪業（即和帝也）大開疆宇大將軍遠師討伐席卷北庭此誠宣明祖宗崇立弘勳者也宜審其終以成厥初伏念南單于屯先父舉衆歸德自蒙恩以來四十餘年三帝積累以遺陛下陛下深宜遵述先志成就其業況屯首唱大謀空盡北虜輟而不圖更立新降以一朝之計違三代之規夫論語

云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今若失信於一屯則百蠻不敢復保誓矣又漢故事供給南單于費直歲一億九千餘萬西域歲七千四百八十萬今北庭彌遠其費過倍是乃空盡天下而非建策之要也朝廷不從四年遣耿夔即授璽綬賜玉劍羽蓋使中郎將任尚持節衛護屯伊吾如南單于故事方欲輔歸北庭會竇憲被誅五年於除鞬自叛還北帝遣將兵長史王輔與任尚追斬之破滅其衆至十六年北單于遣使詣闕貢獻（北之國勢衰立單于）願復脩呼韓邪故約和帝以其舊禮不備不許後至微滅無聞安帝時延光三年烏稽侯尸逐鞮單于拔（單于名拔）先是朔方以西障塞多不修復鮮卑因此數寇南部單于憂恐上言求復障塞帝從之乃遣黎陽營兵（黎陽縣屬魏郡今汲郡黎陽縣）出屯中山北界增置緣邊諸郡兵列屯塞下順帝永建中去特若尸逐就單于（單于名休利烏稽侯之弟）左部句龍王吾斯車紐等背叛寇西河因失穆單于本不同謀中郎將陳龜以單于不能制下逼迫之單于自殺大將軍梁商以羌胡新反黨衆初合難以兵服宜用招降乃上表曰匈奴寇叛自知罪極種類繁熾不可殲盡今轉運日增三軍疲苦虛內給外非國之利竊見度遼將軍馬續素有謀謨且典邊日久深曉兵要宜令續深溝高壁以恩信招降宣示購賞明為期約此則醜類可服國家無

事矣帝從之商又移書續等曰中國安寧忘戰日久良騎野合交鋒接矢決勝當時戎狄之所長而中國之所短也強弩乘城堅營固守以待其衰中國之所長而戎狄之所短也宜務所長以觀其變設購開賞宣示反悔勿貪小功以亂大謀續及諸郡並各遵行於是右賢王部抑鞮等萬三千口詣續降秋句龍吾斯等立句龍王車紐為單于東引烏桓西收羌戎及諸胡等數萬人寇掠幽（今范陽郡）并（今太原西河郡）涼冀州（今信都常山郡地）武安（今化成）鐵城（今朔方郡）單于兜樓儲先在京師漢安二年立之遣中郎將持節護送歸南庭建康初中郎將馬寔遣擊餘黨匈奴烏

十七餘萬口皆詣寔降桓帝延熹初伊陵尸逐就單于立名居車兒諸部並叛寇緣邊九郡以張奐為北中郎將討之悉降靈帝光和五年右部醯落與休屠各胡白馬銅等十餘萬人反攻殺單于羌渠初單于居車兒為中郎將張脩所殺遂立右賢王羌渠為單于其子右賢王於扶羅立為持至尸逐侯單于國人殺其父者遂叛共立須卜骨都侯為單于而於扶羅詣闕自訟會帝崩天下大亂單于將數千騎與白波賊合兵寇河內諸郡今河內郡及鄴郡時人保聚抄掠無利而兵遂挫傷欲歸國人不受乃止河東須卜骨都侯為單于一年而死南庭遂虛其位以老王行國事獻帝興

平二年單于於扶羅死其弟呼廚泉立為單于以兄被逐不得歸國數為鮮卑所抄帝自長安東歸右賢王去卑與白波戎帥韓暹等侍衛天子拒擊李傕郭汜及帝還洛陽又從遷許然後歸國建安二十一年單于來朝魏武因留於鄴而遣去卑歸監其國焉以為既在內地人眾猥多懼必為寇始分其眾為五部立其中貴者為帥選漢人為司馬以監督之魏末復改帥為都尉其左部居於太原故茲氏縣今汾州西河郡右部居祁縣今太原郡中部居太陵縣今文水縣多者一萬落少猶四五千落晉武帝初塞外匈奴大水塞泥黑難等二萬餘落歸化帝復納之使居河西故宜陽城下後

復與晉人雜居由是平陽今平陽郡也西河今西河郡太原今郡新興今定襄郡上黨今郡樂平今樂平郡諸郡今樂平郡太原府之間靡不有焉泰始七年單于劉猛叛帝遣婁侯何楨討平之其後稍因忿恨漸為邊患侍御史西河郭欽上疏曰戎狄強獷歷古為患魏初人寡西北諸郡皆為戎居今雖服從若後有風塵之警胡騎自平陽上黨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今彭原郡西河太原馮翊安定上郡並今郡盡為狄庭矣宜及平吳之威謀臣猛將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復上郡實馮翊於平陽以北諸縣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見士四萬家以充之裔不亂華漸徙平陽弘農魏郡京兆上黨雜胡峻四夷出入之防

明先王荒服之制萬世之長策也帝不納太康五年復有匈奴胡太阿厚率其部落三萬人七年又有匈奴胡都太傅及萎莎胡等各率種類大小凡十餘萬口匈奴都督大豆得一育鞠等復率其種落大小萬一千五百口並來降帝並撫納之按晉史云北狄以部落為類其入居塞者有屠各種鮮支種寇頭種烏譚種赤勒種捍蛭種黑狼種赤沙種鬱鞞種萎莎種禿童種勃蔑種羌渠種賀賴種鍾跂種大樓種雍屈種真樹種力羯種凡十九種皆有部落不相雜錯屠各最豪貴故得為單于統領諸種其國號有左賢王右賢王左奕蠡王右奕蠡王左於陸王右於陸王左漸尚王右漸尚王左朔方王右朔方王左獨鹿王右獨鹿王左顯祿王右顯祿王左安樂王右安樂王凡十六等皆用單于親子弟也其左賢王最貴唯太子得居之其四姓有呼延氏卜氏蘭氏喬氏而呼延氏最貴則有左日逐右日逐世為輔相卜氏則有左沮渠右沮渠蘭氏則有左當戶右當戶喬氏則有左都侯右都侯又有車陽沮渠餘地諸雜號猶中國百官也其國人有綦毋氏勒氏皆

○劉淵（好反 呼丁反）惠帝元康末魏武所分左部都尉左賢王劉元海（漢初高帝以宮女妻冒頓約為兄弟故子孫遂冒姓劉氏）為首叛亂稱天號據神器自是戎狄迭有中夏矣（元海父豹於扶羅之子即單于左賢王也）○范曄論曰自漢興匈奴強盛為患竭力殫財寇雖頗折而漢之疲耗略相當矣宣帝值虜庭分爭呼韓邪來臣乃權納懷柔因為邊衛（單于保塞稱藩故曰邊衛）罷關徼之警息兵民之勞六十餘年矣後王莽陵篡擾動戎夷續以更始之亂方夏幅裂自是匈奴得志內暴滋深光武以用事諸華未遑沙塞之外因徙幽并之民增屯戍之卒而已其後匈奴爭立日逐來奔願脩呼韓之好以禦北狄之衝奉藩稱臣永為捍禦天子乃詔有司開北鄙擇肥美之地量水草以處之於是匈奴分破始有南北二庭焉後仇釁既深互伺便隙至於陷潰創傷不廢或求而遷之塞地是繁矣後亦頻為出師令竇憲耿夔之徒前後搜其窟穴臨北追奔三千餘里單于震懾遁走於烏孫之地而漠北空矣若因其時勢及其虛曠還南虜於陰山歸河西於內地上申光武權宜之略下防戎羯亂華之變使耿國之算不謬於當世袁安之議見從於後王平易正直若此其弘也而竇憲矜三捷之效忽經世之規狼戾不端專行威惠遂復更立北虜返其故庭並恩兩護以私己福棄蔑天公坐樹大鯁永言前載何慎恨之深乎自後經綸失方叛服不一其為疢毒胡可難言降及後世翫為常俗終於吞噬神鄉丘墟帝宅（謂劉元海等及孔段氏並都國中）嗚呼千里之差興自毫端失得之源百世不磨矣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五 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九十六

邊防十二　北狄三

烏桓　鮮卑　軻比能

宇文莫槐　徒河段（務勿塵附）

慕容氏　拓跋氏　蠕蠕

烏桓

烏桓者本東胡也漢初匈奴冒頓滅其國餘類保烏桓山因以為號俗與匈奴多同其悍者怒則殺父兄而終不害其母以母有族類父兄無相仇報故也（以已為種無復報者故也）其有勇健能理決鬬訟者推為大人無代業相繼邑落各有小帥數百千落自為一部大人有所召呼則刻木為信氏姓無常以大人健者名字為姓其嫁娶先私通掠將女或半歲百日然後遣媒人送馬牛羊以為聘幣婿隨妻至家無尊卑朝朝拜之而不拜其父母為妻家僕役一二年間妻家乃更厚遣送女居處財物一皆為辦計謀從用婦人唯鬬戰之事乃自決之父子男女相對踞蹲髠頭以為輕便婦人至嫁時乃養髮分為髻著句決飾以金碧猶中國有簂步搖也（句決字或為鉤決婦人首飾名簂音國婦人首飾上有垂珠步則搖也簂古陌反）婦人能刺韋作文繡織氀毼（氀力于反毼胡達反）男子能作弓矢鞍勒（勒銜也）鍛金鐵為兵器其土地宜穄及東牆東牆似蓬草實如穄子至十月而熟能作白酒而不知作麴糵米常仰中國有病以艾灸或燒地卧上或隨病痛處以刀決脈出血及祝天地山川之神無鍼藥俗貴兵死有哭泣之哀至葬則歌舞相送肥養一犬以綵繩纓牽并取死者所乘馬衣物皆燒而送之言以屬累犬（屬累猶付託也屬之欲反累力瑞反）使護死者神靈歸赤山赤山在遼東西北數千里如中國人死者魂神歸岱山也（博物志曰泰山天帝孫也主召人魂東方萬物始故知人生命也）敬鬼神祠天地日月星辰山川及先大人有健名者祠用牛羊畢皆燒之飲食必先祭若相賊殺者令部落自相報不止詣大人告之聽出牛馬羊以贖死命乃止烏桓自為冒頓所破衆遂孤弱常臣服匈奴漢武帝遣霍去病擊破匈奴左地因徙烏桓於上谷漁陽右北平遼東五郡塞外（今嬀川范陽以東至安東則漢五郡也）為漢偵察匈奴動靜其大人歲一朝見於是始置護烏桓校尉監領之使不得與匈奴交通後漸強盛至後漢建武中秋擊匈奴轉北徙千里漠南地空帝乃以幣帛賂遣之二十五年大人郝旦等九百餘人詣闕朝貢於是封其渠帥為侯王君長者八十一人皆居塞內布於緣邊諸郡時司徒掾班彪上言烏桓天性輕黠好為寇賊若久放縱而無總領者必復侵掠居人臣愚以為宜復置烏桓校尉誠有益於附集省國家之邊慮帝從之於是始復置校尉於上谷甯城（在今嬀川郡北懷戎縣）至

桓帝末，或降或叛。靈帝初，烏桓漸盛。上谷有難樓者，衆九千餘落；遼西（今柳城郡）有丘力居者，衆五千餘落，皆自稱王。又遼東蘇僕延衆千餘落，自稱峭（七笑反）王；右北平（今北平郡）烏延衆八百餘落，自稱汗魯王，並勇健而多計策。靈帝中平四年，前中山（今中山博陵郡）太守張純叛入丘力居衆中，自號彌天安定王，遂為諸郡烏桓元帥，寇掠青（今北海濟南平原樂安郡地）徐二州（今彭城琅邪郡地）。五年，劉虞為幽州牧，虞購募斬純首，北州乃定。自匈奴衰弱而烏桓轉盛。獻帝初平中，丘力居死，從子蹋頓有武略，代立，總攝三王部，衆皆從其號令，邊長老皆比之冒頓，以雄北方。建安初，冀州牧袁紹與前將軍公孫瓚相持不決，蹋頓遣使詣紹求和親，遂遣兵助紹擊瓚，破之。紹矯制賜蹋頓、難樓、蘇僕延、烏延等，皆授以單于印綬。建安十二年，曹公自征烏桓，大破蹋頓於柳城，獲首虜二十餘萬人。其餘衆萬餘落，悉徙居中國為齊人。（西晉王浚為幽州牧，有烏桓單于審登聞無亂客攜持有烏桓單于蕃雲殺勝慕容盛時有烏桓渠帥莫賀咄科敎亞其別種，然而微弱，不足云矣。）

鮮卑

鮮卑亦東胡之支也，別依鮮卑山，因號焉（今在柳城郡界）。其言語習俗與烏桓同。唯婚姻先髠頭，以季春月大會饒樂水上（今在柳城郡界），飲讌畢，然後配合。其獸異於中國者，有野馬、原羊、角端牛，以角為弓，代謂角端弓者也（郭璞注爾雅曰：原羊似吳羊而角大，出西方。前漢書音義曰：角端似牛，可為弓）。又豽鼲子，皮毛柔軟（豽音女滑反，鼲音[illegible]鼠屬），故天下以為名裘。漢初，亦為冒頓所破，遠竄遼東塞外，與烏桓相接，未常通中國。至後漢光武建武二十一年，鮮卑與匈奴入遼東，遼東太守祭彤擊破之，斬獲殆盡。三十年，鮮卑大人於仇賁率種人朝賀，帝封於仇賁為王。於是鮮卑燉煌、酒泉以東邑落大人，皆詣遼東受賞賜，青徐二州給錢歲二億七千萬以為常。和帝永元中，大將軍竇憲遣右校尉耿夔擊匈奴，北單于遁走，留者尚十餘萬落，鮮卑因此徙據其地，而有其人，由此漸盛。安帝永初中，鮮卑大人燕荔湯朝賀，鄧太后令止烏桓校

尉所居甯城下，因築南北兩部質館（築館舍降質也）以受鮮卑邑落百二十部，各遣入質。是後或降或叛，邊人苦其害。漢雖將有剋獲，而不補所費。桓帝時，鮮卑檀石槐者，部落畏服，遂推為大人。檀石槐乃立庭於彈汗山歠仇水上（歠，昌悅反），去高柳北三百餘里（今馬邑郡界），兵馬甚盛，東西部大人皆歸焉。因南抄緣邊，北拒丁零，東卻夫餘，西擊烏孫，盡據匈奴故地，東西萬四千餘里，南北七千餘里，網羅山川水澤鹽池。分其地為三部：東接夫餘濊貊二十餘邑為東部，從右北平以西至上谷十餘邑為中部，從上谷以西至燉煌烏孫二十餘邑為西部，各置大人主之。靈帝初，幽并涼三州緣

邊諸郡無歲不被寇掠。熹平六年，鮮卑寇三邊，烏桓校尉夏育上言：「鮮卑寇邊，自春以來三十餘發，請徵幽州諸郡兵出塞擊之，一冬二春，必能禽滅。」召百官議。中郎蔡邕上議曰：「自匈奴北遁，鮮卑強盛，據其故地，稱兵十萬，加以關塞不嚴，禁網多漏，精金良鐵皆為賊有；漢人逋逃，為之謀主。夫邊垂之患，手足之蚧搔；中國之困，胸背之瘭疽也。（蚧音介，搔蘇刀反，瘭必遙反，疽七余反。傳曰：疽，惡瘡也。）方今郡縣盜賊尚不能禁，況醜虜而可服乎！昔高祖忿平城之恥，呂后棄慢書之詬，方之於今，何者為甚？天設沙漠，秦築長城，漢起塞垣，所以別內外、異殊俗也。苟無蹙國內侮之患則可矣，豈與蟲蟻狄

寇計往來哉！雖或破之，豈可殄盡，而方令本朝為之旰食乎？夫卹人救急，雖成郡列縣尚猶棄之，況障塞之外，未嘗為人居者乎！備邊之術，李牧善其宜；保塞之論，嚴尤申其要。遺業猶在，文章尚存，循二子之策，守先帝之規，臣曰可矣。」帝不從，遂遣育等三萬騎三道並出其塞二千餘里。檀石槐命三部大人各率衆逆戰，育等大敗，奔還死者十七八。後種衆日多，田畜射獵不足給食，檀石槐乃自徇行，見烏侯秦水廣從（子容反）數百里，停不流，其中有魚，不能得之。聞倭人善網捕，於是擊倭國，得千餘家，徙置秦水上，令捕魚以助糧食。（至晉猶有數百戶。）和平中，魁頭與從父弟騫曼（偶檀石槐之孫）爭國，衆遂離散。自檀石槐諸大人遂代相傳襲。魁頭死，步度根代立，中兄扶羅韓亦別擁衆數萬人。魏文帝初，步度根遣使獻馬，帝拜為王。後數與軻比能更相攻擊，步度根部衆稍弱，將其衆萬餘落保太原鴈門郡。後一心守邊，不為寇害，而軻比能衆遂強盛。至明帝務欲綏和戎狄，以息征伐，羈縻兩部而已。其後步度根竟為比能所殺也。

軻比能

軻比能本小種鮮卑，以勇健斷法平端，不貪財物，衆推以為大人。部落近塞，自袁紹據河北，中國人多亡叛歸之，教作兵器鎧楯，頗學文字，故其勒御部衆，擬

則中國，出入弋獵，建旌麾，以鼓節為進退。比能衆遂強盛，控弦十餘萬騎，餘部大人皆敬憚之，然猶未能及檀石槐也。至青龍元年，比能誘說步度根使叛并州，其後幽州刺史王雄遣勇士韓龍刺殺比能，更立其弟。素利、彌加、厥機皆為大人，在遼西、右北平、漁陽塞外，道遠，初不為邊患，其種衆多於比能也。其後諸子爭立，衆離散，諸部大人慕容、拓跋更盛焉。

宇文莫槐

宇文莫槐出於遼東塞外也，代為東部大人（晉謂之鮮卑。後魏史云其先匈奴南單于之遠屬。又按後周書云出自炎帝所滅，子孫世漠北鄙，奉以為主。今考諸家所說，其鮮卑之別部）。其語與鮮卑頗異，人皆剪髮而留其頂

上以為首飾長過數寸則截短之婦人被長襦及足而無裳焉後姪孫莫廆立（廆胡罪反）部衆強盛自稱單于塞外諸部咸畏憚之先得玉璽三紐自言為天所相俗謂天曰宇故自號宇文至孫乞得龜為慕容廆所敗別部人逸豆歸殺乞得龜而自立又為慕容皝所敗殺皝徙其部衆五萬餘落於昌黎自是散滅矣○後周宇文氏源出於此

徒河段（務勿塵附）

徒河段日陸眷出遼西因亂被賣為漁陽烏桓大人庫辱官家奴諸大人集會幽州皆持唾壺唯庫辱官獨無乃唾日陸眷口中日陸眷因咽之西向拜天曰願使主君之智慧祿相盡入我腹中其後漁陽大飢庫辱官以日陸眷為健使將人衆詣遼西逐食遂招誘亡叛以至強盛日陸眷死後至姪務勿塵有遼西之地而臣於晉其所統三萬餘家控弦四五萬騎封務勿塵為遼西公假大單于印綬後就陸眷立之（勿塵子）與弟匹磾（都泥反）從弟末波等率騎圍石勒於襄國為勒所破擒末波而捨之就陸眷遂攝軍而還不復歸于遼西就陸眷死末波自稱幽州刺史末波死國人立日陸眷弟護遼為主後為慕容皝所破殺之其弟鬱蘭奔石季龍以所畧鮮卑五千人配之使屯令支（今北平郡盧龍縣即其地）及冉閔之亂段龕（鬱蘭之子龕苦含反）

率衆南移遂據齊地慕容儁使弟恪帥衆伐龕於廣固（今北海郡地）執龕殺之坑其徒三千餘人

慕容氏

慕容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也（晉史云有熊氏之苗裔因山為號）魏初渠帥有莫護跋率諸部入居遼西後從司馬宣王討公孫淵有功拜率義王始建國於棘城之北（今柳城郡之地）時燕代多冠步搖冠護跋見而好之乃斂髮襲冠諸部因呼之為步搖其後音訛遂為慕容焉或云慕二儀之德繼三光之容遂以慕容為氏至孫涉歸魏封為鮮卑單于遷居遼東於是漸慕華夏之風矣涉歸有子二人長曰吐谷渾西遷河隍之間（今安鄉郡即西平郡西地）次曰廆有命世才畧晉太康十年又遷於徒河之青山（今柳城郡）廆以大棘城即帝顓頊之墟元康四年乃移居之教以農桑法制同於中國永嘉初廆自稱鮮卑大單于因晉亂招撫華戎刑政修明流亡歸之甚衆乃立郡統之冀州人為冀陽郡豫州人為成周郡青州人為營丘郡并州人為唐國郡徵辟儒生以為參佐而奉晉室朝貢臣禮不闕至皝嗣（廆之子）雄猛多權畧日以強盛遂自稱燕王遣使於東晉請受朝命許之後遷都於柳城儁暐即其子孫也（其嗣慕容出號晉史載記）

拓跋氏

拓跋氏亦東胡之後別部鮮卑（後魏史云出自黃帝子昌意之少子受封北土國因鮮卑山以為號宋齊二史又云漢降將李陵之後）或云皇帝之苗胤以
皇帝土德王北俗謂土為托后為跋故以為氏其裔始均仕
堯時逐女魃於弱水北人賴其勳命為田祖歷三代
至秦不交南夏是以載籍無聞六十七代裔孫毛統
國三十六大姓九十九其後至詰汾嘗田於山澤欻
見輜軿自天而下見美婦人自稱天女曰天命相偶
明日請還期明年復會於此及期至先田處果見天
女以所生男授詰汾曰此是君之子即力微也力微
立諸部大人悉服控弦之士二十餘萬遷於定襄之
盛樂子祿官立分國為三部一居上谷北濡源西東

接宇文部自統之一居代郡之參合陂北（今在馬邑郡）元
子猗㐌統之一居定襄之盛樂故城（亦在今馬邑郡）使猗㐌
弟猗盧統之後晉封為代王置官屬始出并州遷雜
胡北徙雲中五原朔方又西渡河擊匈奴烏桓諸部
自杏城以北八十里（今中部郡之西）迄長城原夾道立碣與
晉分界（長城在今洛交郡三川縣）逮孫什翼犍始建年號分置
百官至其孫涉珪即後魏道武帝也宋文帝元嘉中
每歲為後魏侵境朝臣博議何承天論曰臣以安
邊之計備在史冊李牧言其端嚴尤申其要大略舉
泉曹孫之霸才均智侔江淮之間不居者數百里魏
捨合肥退保新城（合肥今廬江郡新城在縣西三十里）吳城江陵移入

南岸濡須之戍家停羨溪（濡須在今歷陽郡西北入十里羨溪在其東三十里）
及襄陽之屯民居星散晉宣王謂宜從沔南以實
水北曹爽不用果亡沮中（沮中今襄陽郡沮水左右地）此皆前代
之殷監也何者斥候之郊非畜牧之所轉戰之地非
耕桑之邑故堅壁清野以俟其來整甲繕兵以乘其
弊雖時有古今而勢有強弱保人全境不出此塗約
而言之大略有四一曰移遠就近二曰浚復城隍三
曰纂偶車牛四曰計丁課力役虜之性食肉衣皮以
馳騁為容儀以游獵為南畝非有車輿之安宮室之
衛櫛風沐雨不以為勞露宿草寢維其性便
聚輕兵負糧戰殘禾稼救鬪并雖邊將多異未審

何以禦之若成師連屯廢農必眾奔馳起役赴機必
遲散金開賞費損必大換土客戍怨曠必繁孰若因
人所居並修農戰無動衆之勞有捍衛之實其為利
害優劣相懸也一曰移遠就近以實內地今青兗舊
人及冀州新附在界首者二三萬家此寇之資也悉
可內徙青州人（宋青州今北海郡）移東萊平昌北海諸郡兗
州冀州人（宋兗州今魯郡冀州今濟南郡）移泰山以南至下
邳（今臨淮郡下邳縣）左沭右沂田良野沃西阻蘭陵（今琅琊郡承縣界）北
阨大峴（今琅琊郡沂水縣北）四塞之內其險足固人性重遷闇
於圖始無虞之時喜生怨怒今新被抄掠餘懼未息
若曉示安危居以樂土宜歌忭就路視遷如歸二曰

浚後城隍以增舊防古之城池處皆有今雖頹毀
循可修理粗計戶數量其所容新徙之家悉著城內
假其經用爲之閭伍耕稼菜場遂任一處婦子守家
長吏爲帥丁夫匹婦春夏佃牧寇至之時一城千室
堪戰之士不下二千其羸弱猶能登陴鼓譟十則圍
之兵家舊說戰士二千足抵羣虜二萬矣三曰募耦
車牛以飾戎械計千家之資不下五百耦牛爲車五
百兩參以鉤連以衞其衆設使城不可固平行趣險
賊所不能干既以族居易可檢御號令先明人知夙
戒有急徵召信宿可聚四曰計丁課役勿使有闕千
家之邑戰士二千隨其便能各自有仗素所服習銛

利由己還保輸之武庫[illegible]出行請以自衛弓幹利
鐵人不得辦者官以給之數年之內軍用粗備矣臣
聞軍國異容施於封畿之內兵衆並備在于疆埸之
表攻守之宜皆因其習俗鈐其勇怯山陵川陸之利
寒暑温涼之氣各由本性易則害生是故戎申作刺
怨起及瓜今若以荆吳銳師遠屯清濟功費既重嗟
苦亦深以臣料之未若即用彼衆之易也管子理齊
寄令於人商君爲秦設以耕戰終能屯威定霸行其
志業非苟任強實由有數采用武卒其邦自咸齊用
技擊廢衆亦雖漢魏以來茲制漸廢田錐復先王
之禮理其徒遑耳目之欲有急之日人不知戰至于

廣延賢募奉以厚秩發遣奔救天下騷然方伯刺史
拱手坐聽自無經略唯冀朝廷遣軍此皆忘戰之咎
不教之失也今移人實內浚理城隍族居聚處村里
比次課其騎射通其風俗長吏簡試差品能否甲科
上第漸就優別明其勳績表言州郡如此則屯部有
常不遷其業內護老弱外通宦途明尊素定同憂等
樂情由習親義以事著晝戰目親足以相識夜戰聞
聲足以相救斯教戰之一隅先哲之遺術也論者必
以古城荒毀難可復修今不謂頓便加功整麗如舊
欲先定民居營其閭術墉壘存者因則增之其有毀
缺權時補斷足禦彼輕兵防遏遊騎假以旬時漸就

完立市牛之賦課役之宜攻守所資軍國之要今因
人所利導而率之耕農之器爲府庫之寶田蠶之娛
兼扞城之用千室之宰總倍族之兵萬戶之都具全
軍之衆兵強而敵不戒國富而民不勞比於優復隊
伍坐食廩糧者不可同年而校矣今承平來久邊令
弛縱弓幹利鐵既不都斷往歲棄甲垂二十年課其
所任理應消壞謂宜明申舊科嚴加禁塞諸商賈往
來敢挾藏者以軍法理之又界上嚴立關候杜廢閭
溪成蹊之境諸所課仗並加彫鐫別造程式若有遺
鏃亡刃及私爲竊盜者皆可立驗於事爲長則亦禦
敵之要也文帝不能用

列傳

蠕蠕（音而兗反）姓郁久閭托跋在北荒部落主力微末掠
騎有得一奴髮始齊眉忘本名其主字之曰木骨閭
木骨閭者首禿也木骨閭與郁久閭聲相近故其後
子孫因以為氏焉木骨閭既壯免奴為騎卒代王猗
盧時坐後期當斬亡匿廣漠谿谷之間收合逋逃得
百餘人至其子車鹿會雄健始有部衆自號柔然後
魏太武以其無知狀類於蟲故改其號曰蠕蠕（[illegible]）
（[illegible]）其六代孫社崙兇狡有權變度漠北侵
高車深入其地遂并諸部凶勢益振北徙弱洛水始
立軍法千人為軍軍置將一人百人為幢幢置帥一

人其西北有匈奴餘種國尤富強並為社崙所并號
為強盛其西則焉耆之北東則朝鮮故地之西北則
渡沙漠窮瀚海南則臨大磧其常所會庭則敦煌張
掖之北於是自號丘豆伐可汗（可汗之號始於此）丘豆伐猶
言駕馭開張也可汗猶言皇帝也蠕蠕之俗君及大
臣因其行能即為稱號若中國立謚既死之後不復
追稱後又頻侵北邊後魏神䴥二年夏四月太武率
兵十餘萬襲之其主大檀（社崙從弟）驚怖將其族黨焚
燒廬舍絕跡西走於是國落四散竄伏山谷畜產野
布無人收視太武緣粟水西行過漢將竇憲故壘
六月次於菟園水去平城三千七百餘里分軍搜討

東至瀚海西接張掖水北渡燕然山東西五千餘里
南北三千里高車部又殺大檀種類前後歸降三
千餘落俘獲首虜及戎馬百有餘萬至孫吐賀真太
武又征破之盡收其戶畜產百餘萬自是邊疆息警
矣梁天監普通大同間三遣使求貢獻文帝皇興中
其主予成（吐賀真之子）犯塞征南將軍刁雍上表曰臣聞
北狄悍愚同於禽獸所長者野戰所短者攻城若以
所短奪其所長則雖衆不能成患雖來不能內逼又
狄散居野澤隨逐水草戰則與家產並至奔則與畜
牧同逃不齎資糧而飲食足是以古人伐北方攘其
侵掠而已歷代為邊患者良以倏忽無常故也六鎮

勢分倍衆不鬬互相圍逼難以制之昔周命南仲城
彼朔方趙靈秦始長城是築漢之孝武又踵其事此
四代之君皆帝王之雄傑所以皆同此役者非智術
之不長兵衆之不足乃防狄之要事其理宜然故也
易稱天險不可升地險山川丘陵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長城之謂歟今宜依故於六鎮之北築長城以禦
北虜雖有暫勞之勤乃有永逸之益即於要害往往
開門造小城於其側因地却敵多置弓弩狄來有城
可守有兵可捍既不攻城野掠無獲草盡則走終必
懲艾宜發近州武勇四萬人及京師二萬人合六萬
人為武士於苑內立征北大將軍府選忠勇有志幹

者以充其選下置官屬分為三軍二萬人專習弓射二萬人專習刀楯二萬人專習騎矟修立戰場十日一習採諸葛亮八陣之法為平地禦敵之方使其解兵家之宜識旌旗之節器械精堅必堪禦寇使將有定兵兵有常主上下相信晝夜如一七月發六部兵萬人各備戎作之具敕臺北諸屯倉隨近作米俱送六鎮至八月征北部率所鎮與六鎮之兵直至磧南揚威漠北狄若來拒與之決戰若其不來然後分散其地以築長城計六鎮東西不過千里（六鎮在今馬邑雲中單于界後魏宣宗正始中尚書源懷巡北諸鎮以殘所置鎮居南與六鎮亦隨便宜三城亦在馬邑等郡界）若一夫一月之功當二步之地三百人三里三千人三十里三萬人三百里千里之地強弱相兼計十萬人一月必就運糧一月不足為多人懷永逸勞而無怨計築長城其利有五罷遊防之苦其利一也北部放牧無抄掠之患其利二也登城觀敵以逸待勞其利三也省境防之虞息無時之備其利四也歲常遊運永得不匱其利五也帝從之遂遷其後帝又北討大敗之斬首五萬級降者萬餘戎馬器械不可稱計追奔逐北旬有九日往返六千餘里改女水曰武川孝明帝熙平初其主醜奴（那蓋之子）善用兵西征討高車大破之擒其主彌俄突殺之盡并叛者國遂強盛醜奴死弟阿那瓌立經十日其族兄俟侯力發示發率衆伐之阿那瓌輕騎南走歸後魏封朔方郡公蠕蠕王常給騎二千援送出塞初阿那瓌來奔之後其從父兄婆羅門率衆俟力發破之衆推婆羅門為主會婆羅門為高車所逐率部落詣涼州降（今武威郡）於是蠕蠕數萬相率迎阿那瓌錄尚書事高陽王雍尚書令李崇奏曰蠕蠕代跨絕域感化來歸阿那瓌委質於前婆羅門歸誠於後何一呼韓得同今美竊聞漢立南北單于晉有東西之稱皆所以札維禦難為國藩籬今臣等參議以為懷朔鎮北土名無結山吐若奚泉燉煌北西海郡即漢舊障二處寬平原野彌沃阿那瓌宜置吐若奚泉婆羅門宜置西海郡各令總率部落收離聚散彼臣下之官任其舊俗時朝廷問安置之宜於涼州刺史袁翻翻表曰高車蠕蠕迭相吞噬始則蠕蠕衰微高車強盛及蠕蠕復振反破高車主喪人離不絕如綖而今高車能終雪其恥復摧蠕蠕者正由種類繁多不可頓滅故也然闘此兩敵即卞莊之算得使境土無塵今蠕蠕內為高車所討滅外憑大國之威靈兩主投身一期而至若棄而不受則虧我大德若納而禮待損我資儲來者既多全徙內地非直其情不願轉送艱難然夷不亂華前鑒無遠覆車在於劉石毀轍固不可尋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憂未暇窺窬上國蠕蠕全滅則高車跋扈之計

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主奔於上大散於下而餘黨實
繁部落猶衆處處棊布以係今主耳高車亦未能一
時并兼盡令歸附又高車士馬雖衆主甚愚弱唯以
掠盜為資陵奪為業而河西捍禦強敵唯涼州敦煌
而已涼州土廣人稀糧仗素闕敦煌酒泉空虛尤甚
蠕蠕無復豎立高車獨擅北垂則四顧之憂匪朝伊
夕愚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偏
處婆羅門於西裔北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安處
西海故郡本屬涼州今在酒泉直北張掖西北千二
百里高車所住金山千餘里正是北虜往來之要衝
漢家行軍之舊道土地沃衍大宜耕殖非但今處婆

羅門於事為便即可永為重戍鎮防西北宜遣一良
將監護婆羅門雖外為署蠕蠕之聲內實防高車之
策一二年後足食足兵斯固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
婆羅門能自克厲使餘燼歸心收離聚散復興其國
者乃漸令北徙轉渡流沙即是我之外蕃高車勍敵
西北之虞可無過慮如其姦回反覆孤恩背德者此
不過逋逃之寇於我何損今不早圖戎心一啟脫先
據西海奪其險要則酒泉張掖自然孤危長河以西
終非國有且西海北垂即是大磧野獸所聚千百為
羣正是蠕蠕射獵之處殖田以自供籍獸以自給彼
此相資足以自固今料度似如小損歲終大計其利

實多高車豺狼之心何可專信假令稱臣止可外加
優納而須內備彌固也朝議是之詔安西將軍廷尉
卿元洪超詣敦煌安置婆羅門尋與部衆謀叛投嚈
噠嚈噠三妻皆婆羅門姊妹也仍為州軍討擒之五
年婆羅門死於洛南之館阿那瓌部落既和士馬稍
盛乃號可汗遣其長子請尚魏公主出帝又曰納阿
那瓌女為后阿那瓌請以其孫女妻齊獻武王子長
廣公湛阿那瓌有愛女又請配齊獻武王自此塞外無
塵矣始阿那瓌初復其國盡禮朝廷明帝之後中原
喪亂阿那瓌統率北方頗為強盛不復稱臣魏汝陽
王暹之為秦州遣其典籤齊人淳于覃使於阿那瓌

阿那瓌遂留之親寵任事阿那瓌又嘗因到洛陽心
慕中國乃立官號擬於王者遂有侍中黃門郎掌其
文覃教阿那瓌轉自驕大每與魏書陵敵亢禮及
齊受東魏禪後阿那瓌為突厥所破自殺太子菴羅
辰奔齊文宣帝乃北討突厥而立菴羅辰為主
置之馬邑川後皆叛文宣帝親征皆大破之國人立
那瓌叔父鄧叔子為主是時又為突厥所破以西
魏恭帝二年率部落千餘家奔關中突厥既恃兵強
又藉西魏和好恐其遺類依憑大國使驛相係請盡
殺以甘心周文帝議收縛蠕蠕主以下三千餘人付
突厥使於青門外斬之中男以下免配王公家為

奴隸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九十六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七

邊防十三北狄四

高車　稽胡　突厥上

高車

高車蓋古赤狄之種也初因號為狄歷北方以為勑勤諸夏以為高車丁零焉其語畧與匈奴同而時有小異或云其先匈奴之甥也其種有狄氏袁紇氏斛律氏解批氏護骨氏异奇斤氏其俗云匈奴單于生二女姿容甚美單于曰此女安可配人將以與天乃於國北無人之地築高臺置二女於其上曰請天自迎之乃有一老狼晝夜守臺嘷呼因穿臺下為穴經時不去其小女曰吾父以我與天而今狼來或是天取我乃下為狼妻而產子後遂滋繁成國故其人好引聲長歌有似狼嘷本無都統大帥當種各有君長為性麤猛黨類同心至於冦難翕然相依鬬無行陣頭別衝突乍出乍入不能堅戰其俗蹲踞褻黷(音…)無所忌避婚姻用牛馬納聘以多為榮俗無穀不作酒迎娶之日男女相將持馬酪熟肉節主人延賓亦無行位穹廬前叢坐飲宴終日復留其宿明日將婦歸既而將夫黨還入其家馬群裸取良馬俗不潔凈喜致震霆每震則叫呼射天而棄之移去至於來歲秋馬肥復相率集於震所埋羖羊然火拔刀女巫

說似如中國被除而群隊馳馬旋繞百匝乃止持一束柳枝回曲竪之以乳酪灌焉婦人以皮裹羊骸戴之首上縈屈髮鬢（所交）而綴之有似軒冕其死亡葬送掘地作坎坐屍於中張臂引弓佩刀挾矟無異於生而露坎不掩走馬遶旋多者數百匝男女無大小皆集會之其遷徙隨水草衣皮食肉牛羊畜産盡與蠕蠕同唯車輪高大輻數至多後徙於鹿渾海西北百餘里部落強大常與蠕蠕爲敵亦每侵盜于魏魏道武度弱水西行至鹿渾海襲破之後討其餘種於狼山又大破之又自駮髯水西北徇略其部破其雜種三十餘部虜男女五萬餘口馬牛羊百餘萬高車

二十餘萬乘而還其後太武帝征蠕蠕還至漠南聞高車東部在巳尼陂相去千餘里遣騎襲破之降數十萬皆徙置漠南千里之地後又相率北叛高車之族又有十二姓一曰泣伏利氏二曰吐盧氏三曰乙旃氏四曰大連氏五曰窟賀氏六曰達薄干氏七曰阿崙氏八曰莫允氏九曰俟斤氏十曰副伏羅氏十一曰乞表氏十二曰右外沛氏先是副伏羅部爲蠕蠕所役屬魏孝文帝太和十一年蠕蠕主豆崙犯塞其酋阿伏至羅率所部之衆西叛阿伏至羅死弟子彌俄突立遣使朝貢宣武詔曰蠕蠕嚈噠與吐谷渾所以交通者皆路由高昌（今交河郡）猗角相接今高昌內附遣使迎引蠕蠕既與吐谷渾往來路絕姦勢亦沮使命行途經由宜相供侯不得令群小擁塞王人彌俄突尋與蠕蠕主伏圖戰於蒲類海北大敗明帝初彌俄突又被蠕蠕主醜奴大敗殺之弟越居靖帝時爲兄子比適所殺越居子去賓自蠕蠕奔後魏封爲高車王肆州刺史死於鄴至隋有突越失國即後魏之高車矣

稽胡

稽胡一曰步落稽蓋晉時匈奴別種劉元海五部之苗裔也或云山戎赤狄之後自離石以西（離石今昌化郡）安定以東（今安定郡是）方七八百里居山谷間種落繁熾其

俗土著亦知種田地少桑蠶多衣麻布其丈夫服皮死亡殯葬與中夏略同婦人多貫蜃貝以爲耳頸飾又與華人錯居其渠帥頗識文字其言語類夷狄因譯乃通蹲踞無禮貪而忍害俗好淫穢雖分統郡縣列於編戶然輕其徭賦有異齊人山谷阻深者未盡役屬而凶悍恃險數爲寇亂至後魏明帝孝昌中有劉蠡升者居雲陽谷（今縣）自稱天子立年號署百官後爲齊神武所滅後周明帝武成初延州稽胡郝阿保郝狼皮（延州今延安郡）率其種人附於齊氏并與其部劉桑德共爲影響周柱國豆盧寧督諸軍與延州刺史高琳擊破之建德五年武帝敗齊師於晉州（今平陽郡）乘

勝逐北齊人所棄甲仗朱瑕波欽稽胡乘間竊出盜而有之乃立蠡升孫沒鐸爲主號聖武皇帝後齊王憲爲行軍元帥討破之自是寇盜頗息

突厥上

突厥之先平涼（今平涼郡）雜胡也蓋匈奴之別種姓阿史那氏後魏太武滅沮渠氏（沮渠茂虔都姑臧謂之北涼爲魏所滅）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蠕蠕代居金山城狀如兜鍪俗呼兜鍪爲突厥因以爲號或云其國先於西海之上爲鄰國所滅男女無少長盡殺之有一兒年且十歲以其小不忍殺之乃刖足斷臂棄於大澤中有牝狼每銜肉至其所此兒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後遂與狼交狼

有孕焉彼至於西海之東止於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餘里後狼生十男長大外託妻孕其後各爲一姓阿史那即其一也子孫蕃育漸至數百家經數代相與穴處而臣於蠕蠕又云先出於索國在匈奴之北其部落大人曰阿謗步兄弟十七人其一曰伊質泥師都狼所生也謗步等性並愚癡國遂被滅泥師都既別感異氣能徵召風雨娶二妻云是夏神冬神之女一孕而生四男其大兒名訥都六設衆奉爲主號爲突厥都六所生子皆以母族爲姓阿史那是其一也號阿賢設此說雖殊然俱狼種也後魏末其酋帥土門部落稍盛始至塞上通中國至西魏大統十二年乃求婚於蠕蠕蠕蠕主阿那瓌大怒使人罵辱之曰爾是我鍛奴何敢發是言也土門發兵擊蠕蠕大破之於懷荒北阿那瓌自殺土門遂自號伊利可汗（後魏太武帝時蠕蠕社崘已自號可汗突厥又因之）猶古之單于也號其妻曰可賀敦亦猶古之閼氏也其子弟謂之特勤別部領兵者謂之設其大官屈律啜次阿波次頡利發吐屯次俟斤其初國貴賤官號凡有十等或以形體或以老少或以顏色鬚髮或以酒肉或以獸名其勇健者謂之始波羅亦呼爲英賀弗肥麁者謂之大羅便大羅便酒器也似角而麁短體貌似之故以爲號此官特貴唯

其親子弟爲之又謂老爲哥利故有哥利達官謂馬爲賀蘭故有賀蘭蘇尼闕蘇尼掌兵官也謂黑色者爲珂羅便故有珂羅啜官甚高者年者爲之謂髮爲索葛故有索葛吐屯此如州郡官也謂酒爲匐你熱汗熱汗掌監察非違釐整班次謂肉爲安禪故有安禪具泥掌家事如國官也有附鄰可汗附鄰狼名也取其貪殺爲稱亦有可汗位在葉護下或有豪家大姓相呼爲遺可汗者突厥呼屋爲遺言屋可汗也木杆可汗（土門之子名俟斤一名燕尹）狀貌奇異面廣尺餘其色甚赤眼若瑠璃性剛暴而多智西破蠕蠕噉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西

至西海萬餘里自沙漠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其俗如古之匈奴其衆者其主初立近侍重臣者舁之以氈隨日轉九廻每一廻臣下皆拜訖乃扶令乘馬以帛絞其頸使纔不至絕然後釋而急問之曰你能作幾年可汗其主既神情瞀亂不能詳定多少臣下等隨其所言以驗修短之數其後大官有葉護次設特勤次俟利發次吐屯設餘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代襲焉兵器有角弓鳴鏑甲矟刀劒其佩飾則兼有伏突旗纛之上施金狼頭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蓋本狼生志不忘舊其徵發兵馬及科稅雜畜輒刻木爲數并一金鏃箭蠟封印之以爲信契候

月將滿輒爲寇鈔其刑法反叛殺人者皆死淫者割勢而腰斬之鬬傷人目者償之以女無女則輸婦財折支體者輸馬盜財者償贓十倍有死者停屍於帳子孫及諸親屬男女各殺羊馬陳於帳前以刀剺面且哭（剺理之反）血淚俱流如此者七度乃止春夏死者候草木落秋冬死者候華葉茂然後始坎而瘞之於墓所立石建標其石多少依平生所殺人數是日男女咸盛服飾會於葬所男有悅愛於女者歸即遣人聘問其父母多不違也雖遷徙無常而各有地分可汗處於都斤山每歲率諸貴人祭其先窟又以五月中旬集他人以水拜祭天神又於都斤西五百里有高山

迥出上無草樹謂爲勃登凝黎夏言地神也其書字類胡而不知年曆唯以艸青爲記男子好樗蒱女踏鞠飲馬酪取醉歌呼相對敬鬼神俟斤既盛使於西魏誅蠕蠕主（事具蠕蠕篇）後周武帝納其女爲后至他鉢可汗（木杆之弟）以攝圖爲爾伏可汗（乙息記可汗之子也）統其東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子爲步離可汗居西方（爾伏與步離皆小可汗褥內沃反）控弦數十萬中國憚之周齊爭結婚姻傾府藏事之仍歲給繒綵十萬段突厥在京師者待以優禮衣錦食肉者常以千數他鉢益驕曰使我在南兩兒孝順何患貧也後攝圖立爲大可汗號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一號沙

鉢略理都斤山以他鉢之子菴羅降居獨洛水稱第二可汗木杆之子大邏便乃謂沙鉢略曰我與你俱可汗子各承父後你今極尊我獨無位何也沙鉢略以爲阿波可汗還領所部沙鉢略勇而得衆北狄皆歸附之周武帝之婚於木杆也突厥錦衣肉食在長安者且以萬數至隋初並遣之突厥大怨俟斤賀敦周趙王之女千金公主傷周滅故悉衆爲寇控弦三十萬入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延安六畜咸盡隋文帝以河間王弘高熲虞慶則出塞擊之沙鉢略敗走時虜飢甚不得食於是粉骨爲糧又多疫死者極衆而沙鉢略頻擊阿波大破之阿波西奔達頭可汗

達頭者名玷厥沙鉢略之從父也舊為西面可汗（達頭）（即西突厥也）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東與沙鉢略相攻於是分為東西二部（自此分為二國）迭相侵掠沙鉢略因擊阿波為阿拔國部落乘虛掠其妻子隋遣兵為擊阿拔敗之所獲悉與沙鉢略沙鉢略大喜乃立約以磧為界因上表曰大突厥伊利俱盧設始波羅莫可汗臣攝圖言突厥自天置以來五十餘載地過萬里士馬億數常力兼戎夷抗禮華夏在於北狄莫之與大今被霑德義仁化所及禮讓之風自朝滿野竊以天無二日土無二主豈敢阻兵偷竊名號今便歸心有道永為藩附謹遣第七兒臣窟含真奉表以聞後卒帝為

廢朝三日後葉護可汗（沙鉢略之弟）西征阿波生擒之既而上書請阿波死生之命高熲進曰骨肉相殘教之蠹也宜存養以示寬大帝曰善頡伽施多那都藍可汗（沙鉢之子名雍虞閭）後與西面泥利可汗連結（阿波可汗既為處羅侯可汗所擒其國乃立鞅素特勤之子）時突厥可汗居北方（沙鉢略之弟處羅侯之子名染干）遣使求婚開皇中帝妻以宗女安義公主帝欲離間北狄故特厚禮遣牛弘蘇威斛律孝卿相繼為使突厥前後使入朝三百七十輩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之故南徙度斤舊鎮錫賚優厚雍虞閭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於是朝貢遂絕數為邊患雍虞閭與玷厥舉兵攻染干盡殺其兄弟子姪遂入蔚州（今安邊郡）染干夜以五騎與隋使長孫晟歸朝拜為意利珍豆啓人可汗（華言智意健也）於朔州（今馬邑郡）築大利城以居之安義公主死又以宗女義成公主妻之部落歸之者眾雍虞閭又擊之帝復令入塞遂於河南在夏勝二州之間（今榆林朔方郡）發役掘塹數百里東西拒河盡為啓人畜牧之地詔楊素史萬歲等擊雍虞閭頻破之旋為部下所殺是歲泥利可汗及葉護俱被鐵勒所敗并奚霫五部內徙（霫立）啓人遂有其衆煬帝大業三年幸榆林啓人來朝帝大悅詔贊拜不名位在諸侯王上厚其部落酋長三千五百人賜物二十萬段帝親巡塞中并金河（在今榆林郡）而東北幸啓人所

居（今在馬邑郡）啓人奉觴上壽跪伏甚恭明年朝於東都禮賜益厚及始畢可汗（啓人之子名咄吉也）立因事怨恨不朝十一年煬帝避暑於汾陽宮八月始畢率其種落入寇圍帝於雁門（今雁門郡）詔諸郡發兵赴援始畢引去及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甚眾又更強盛勢陵中夏迎蕭皇后置於定襄（今定襄郡）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俱北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東自契丹西盡吐谷渾高昌諸國皆臣之控弦百萬戎狄之盛近代未之有也大唐起義太原劉文靜聘其國引以為援始畢遣特勤康利獻馬千疋會於絳郡又遣二千騎助軍從平京城及至

祖受隋禪以後賞賜不可勝紀始畢使骨咄祿特勒
來朝賜宴於太極殿奏九部樂勑齎甚重二年春始
畢帥兵渡河至夏州賊帥梁師都出兵會之謀入抄
掠四月授馬邑賊帥劉武周兵五百餘騎遣入句注又
遣兵大集欲侵太原是月始畢卒其子什鉢苾（毗質反）
以年幼不堪嗣位立為泥步設使居東偏直幽州之
北立其弟俟利弗設是為處羅可汗（始畢之弟）又以隋義
成公主為妻使人入朝告喪高祖為之舉哀廢朝三
日詔百官就館弔其使者遣內使舍人鄭德挺往弔
處羅賻物三萬段先是隋煬帝蕭后及齊王暕之子
正道陷于竇建德三年春處羅迎之至于牙所立正

道為隋主其中國人在虜庭者悉隸之行隋正朔置
百官於定襄城有徒萬餘時太宗來詔討劉武周師
次太原處羅遣其弟步利設率二千騎與官軍會六
月處羅至并州總管李仲文出迎勞之留三日城中
美婦人多為所掠仲文不能制俄而處羅死義成公
主以其子奧射設醜弱廢不立之遂立處羅之弟咄
苾是為頡利可汗（啓人第三子）又納隋義成公主為妻以
始畢之子什鉢苾為突利可汗（按始畢父啓人可汗兼子本突利可汗今）
（更為突利蓋襲其先號）遣使入朝告處羅死高祖為之罷朝一
日遣百官就館弔其使咄苾初為莫賀設牙直五原
之北時薛舉猶據隴右遣其將宗羅睺攻陷平涼郡

汗若自來我當與可汗兩人獨戰若欲兵馬總來我
唯百騎相禦耳頡利弗之測笑而不對太宗又前令
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急難相救爾今將兵來何
無香火之情也亦宜早出一決勝負突利亦不對太
宗因縱反間於突利悅而歸心焉其叔姪內離頡利
因遣使請和許之八年七月頡利領十餘萬騎大掠
朔州又襲將張瑾于太原瑾全軍沒脫身奔於李靖
詔出師拒戰頡利不得進屯於并州太宗率師討之
次蒲州頡利引去九年七月頡利又率十餘萬騎進
寇武功京師戒嚴己卯進寇高陵行軍總管左武候
大將軍尉遲敬德與之戰于涇陽大破之獲俟斤阿

史德烏沒啜斬首千餘級癸未頡利遣其腹心執失
思力來朝自張形勢云兵百萬今至矣太宗誚之曰
我與突厥面自和親汝則背之我實無愧又義軍入
京之初爾父子並親從我賜爾玉帛前後極多何故
全忘大恩自誇強盛我當先戮爾矣思力懼而請命
太宗縶之於門下省太宗與侍中高士廉中書令房
玄齡將軍周範馳六騎幸渭水之上與頡利隔津而
語責以負約其酋帥大驚皆下馬羅拜而衆軍續至
頡利見軍容大盛又知思力就拘由是大懼太宗獨
與頡利臨水交言麾諸軍却而陣焉蕭瑀以輕敵固
諫於馬前上曰吾已籌之矣突厥所以掃其境內直

並與頡利結連高祖遣光祿卿宇文歆賫金帛以賂頡利歆說之令與蕃界絕初隋五原太守張長遜因亂以其所部五城隸於突厥歆又說頡利遣長遜入朝以五原地歸于我頡利並從之因發突厥兵及長遜之衆並會於太宗軍所頡利承父兄之資兵馬強盛有憑陵中夏之志高祖以中原初定未遑外略每優容之賜與不可勝計頡利言辭悖傲求請無厭四月頡利自率萬餘騎與馬邑賊苑君璋將兵六千人共攻鴈門定襄王胡大恩擊走之於是大懼更請和好獻魚膠數十斤令二國同於此膠高祖五年春胡大恩奏言突厥饑荒馬邑可圖詔大恩與殿內少監

獨孤晟師兵討苑君璋期以二月會于馬邑晟後期不至大恩不能獨進頓兵新城以待之頡利遣數萬騎與劉黑闥合軍進兵圍之大恩敗績沒于陣六月劉黑闥又引突厥萬餘騎入抄河北頡利復自率五萬騎南侵至于并州太宗總師出蒲州道以討之時頡利攻圍并州又分兵入汾潞等州掠男女五千餘口聞太宗兵至蒲州乃引兵出塞七年八月頡利突利二可汗又入寇原州連營南上太宗北討頓兵於豳州頡利率萬餘騎奄至城西乘高而陣將士大駭太宗乃親率百騎馳詣虜陣告之曰國家與可汗誓不相負何爲背約深入吾地我秦王也故來一決可

入渭濱應是聞我國家初有內難我新登九五將謂不敢拒之今若閉門虜必大掠強弱之勢在今一策我故獨出一以示輕之又曜軍容使知必戰事出不意乖其本圖虜入既深理當自懼與戰則必克與和則必固制服北狄自茲始矣是月頡利請和詔許之乙酉又幸城西刑白馬頡利同盟于便橋之上頡利引兵而退蕭瑀進曰初頡利未和謀臣猛將咸欲戰而陛下不以爲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我觀突厥之兵雖衆而不整可汗獨在水西酋帥皆來謁我因而襲擊其衆勢同拉朽然我所以不戰者即位日淺爲國之道安靜爲務一與虜戰必有死傷又兇

虜一者或當懼而修德結怨於我爲患不細我今卷甲韜戈啗以玉帛頑虜驕恣必自此始破亡之漸其在茲乎九月頡利獻馬三千疋羊萬口上不受詔頡利所掠中國戶口令歸之貞觀元年陰山以北薛延陁迴紇拔也古等十餘部皆相率叛之擊走其欲谷設頡利遣突利討之師又敗績輕騎奔還頡利怒拘之十餘日突利由是怨憾內欲背之二年突利遣使奏言與頡利有隙奏請擊之詔秦武通以并州兵馬隨便應接三年薛延陁自稱可汗于漠北遣使來貢方物頡利稱臣求尚公主頡利每委任諸胡疏遠族類胡人貪冒性多翻覆以故法令茲章兵革歲動國

人患之諸部携貳頻年大雪六畜多死國中大餒頡
利用度不給復重斂諸部由是下不堪命內外多叛
之上以其請和後復援梁師都令兵部尚書李靖代
州都督張公瑾出定襄道并州都督李勣右武衛將
軍丘行恭出通漠道左衛大將軍柴紹出金河道衛
孝節出恒安道薛萬淑出暢武道並受靖節度以討
之十二月突利可汗及郁射設蔭奈特勒等並率所
部來奔四年正月李靖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頡利
驚擾因徙牙於磧口胡酋康蘇密等遂以隋蕭后及
楊正道來降二月頡利計窘竄于鐵山兵尚數萬使
執失思力入朝謝罪請舉國內附太宗遣鴻臚卿唐

儉將軍安修仁持節安撫之頡利稍自安靖乘間襲
擊大破之遂滅其國復定襄恒安之地斥土界至于
大漠頡利乘千里馬獨騎奔於從姪沙鉢羅部落三
月行軍副總管張寶相率衆掩至沙鉢羅營生擒頡
利送于京師太宗赦之令還其家口館於太僕廪食
之頡利鬱鬱不得志與其家人或相對悲歌而泣上
見其羸憊授虢州刺史以彼土多麞鹿縱其畋獵庶
不失物性頡利辭不願往遂授右衛大將軍賜以田
宅八年卒令其國人葬之從其俗禮焚屍於灞水之東
贈歸義王謚曰荒其舊臣胡祿達官吐谷渾邪自刎
以殉渾邪者頡利之母婆施氏之媵臣也頡利初誕

以付渾邪至是感義而死太宗聞而異之贈中郎將
乃葬於頡利墓側令中書侍郎岑文本制頡利及渾
邪之碑以紀之突厥可汗什鉢苾者始畢嫡子之頡利之
姪也隋大業中突利年數歲始畢遣領其東牙之兵
號為泥步設隋淮南公主之入北也遂妻之頡利嗣
立以為突利可汗牙直幽州之北管奚霫等數十部
徵稅無度諸部多怨之貞觀初奚霫等並來歸附頡利
怒其失衆遣北征薛延陀又喪師旅遂因而撻焉突
利初自武德時深自結託太宗亦以恩義撫之結為
兄弟與盟而去後頡利政亂驟徵兵於突利突利拒
之不與尋為頡利所攻遣使來乞師太宗因令將軍

周範屯太原以圖進取突利乃率其衆來奔太宗禮
之甚厚頻賜以御膳四年授右衛大將軍封北平郡
王食實封七百戶以其下兵衆置順州都督府仍拜
為順州都督遣率部落還蕃太宗謂曰昔爾祖啓人
亡失兵馬一身投隋隋家竪立遂至強盛荷隋之恩
未嘗報德至爾父始畢反為隋家之患自爾之後無
歲不侵擾中國天實禍淫大降災變爾衆散亂死亡
略盡既困窮之後乃投於我我今所以不立爾為可
汗者正為啓人前事故也改變前法欲中國久安爾
宗族永固是以授爾都督當須依我國法整齊所部
如違當獲重罪五年徵入朝至并州道病卒年二十

九太宗爲之舉哀令中書侍郎岑文本爲碑文其子賀邏鶻嗣突利弟結社率貞觀初入朝歷位中郎將十三年從幸九成宮陰結部落得四十餘人并擁賀邏鶻相與夜犯御營踰第四重幕引弓亂發殺衛士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率兵奮擊乃退北走渡渭水欲奔其部落尋皆捕斬之詔原賀邏鶻流于嶺表頡利之敗也其部落或走薛延陁或走西域而來降者甚衆酋豪首領至者皆拜將軍布列朝廷五品以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惟拓跋不至詔使招慰之涼州都督李大亮以爲於事無益徒費中國因上疏曰臣聞欲綏遠者必先安近中國百姓天下根本四夷之

人猶於枝葉擾於根本以厚枝葉而求久安未之有也今者招致突厥雖入提封臣愚稍覺其費未悟其益也然河西人庶積禦蕃夷州縣蕭條戶口尠少加因隋亂減耗尤多若更勞役恐致妨損以臣愚誠請停招慰且謂之荒服者故臣而不內隋室早得伊吾今伊吾郡兼統鄯善且夫既得之後勞費日甚虛內致外竟無所益遠尋秦漢近觀隋室動靜安危昭然備矣伊吾雖已臣附遠在蕃磧人非夏人地多沙鹵其自豎立稱藩附庸者請羈縻受之使居塞外必畏威懷德永爲蕃臣蓋行虛惠而收實福矣近日突厥傾國入朝既不能俘之江淮以變其俗乃置於內地去京

不遠雖則寬仁之義亦非久安之計也每見一人初降賜馬五疋袍一領酋帥悉授大官祿厚位尊理多糜費以中國之租賦供積惡之凶虜其衆益多非國之利也時降突厥多在朔方之地其入居京師者近萬家詔議安邊之術朝士多言突厥恃強擾亂中國爲日久今天實喪之窮來歸我本非慕我之心因其歸命分其種落俘之兗徐之地散屬州縣各使耕織百萬胡虜可得化爲百姓則中國有加戶之利塞北可常空虛矣唯中書令溫彥博議請准漢建武時置降匈奴於河南五原塞下全其部落得爲捍蔽又不離其土俗因而撫之一則實空虛之地二則示無

猜之心若遣向徐兗則乖物性非含育之道祕書監魏徵奏言北狄自古至今未有如斯之破敗者也且其代寇中國百姓怨讎若以其降伏不能誅滅即以遣還河北居其本土彼人面獸心非我族類強必寇盜弱則卑服不顧恩義其本性也秦漢患其若是故發猛將以擊之收取河南以爲郡縣奈何以內地居之且今降者幾至十萬數年之間孳息日倍居爲腋肘甫邇王畿心腹之疾將爲後患彥博又曰天子於物也如天地覆載有歸者則必養之今突厥破滅之餘歸心降附若不加憐念棄而不納非天地之道阻四夷之意臣愚甚謂不可遣居河南初無所患所謂

死而生之亡而存之懷我德惠終無背叛又曰晉
代有魏時胡落分居近郡平吳以後郭欽江統勸武
帝逐出塞外不用欽等言數年之後遂傾瀍洛前代
覆車殷監不遠必遣居河南所謂養虎自遺患也彥
博又曰臣聞聖人之道無所不通古先哲王有教無
類突厥餘魂以命歸我我援之護之收居內地我指麾
之教之以禮法數載之後盡爲農人選酋首遣居宿
衛畏威懷德何患之有光武居南單于於內郡爲漢
藩翰終乎一代俱不有叛逆太宗遂用其計於朔方
之地幽州至靈州置順化四州都督府又分頡利之
地六州左置定襄都督府右置雲中都督府以統其

衆自結社率之反太宗始患之上書者多云處突厥
於中國殊謂非便乃徙於河北立右武候大將軍化
州都督懷化郡王思摩爲乙彌泥孰俟利苾可汗賜
姓李氏率所部建牙於河北思摩者頡利族人始畢
處羅以其貌似胡人不類突厥疑非阿史那族類故
歷處羅頡利代常爲夾畢特勒終不得典兵爲設武
德初數來朝賜封爲和順郡王及其國亂諸部多歸
中國惟思摩隨逐頡利竟與同擒太宗嘉其忠使統
頡利舊部落居于河南之地勝兵四萬馬九萬匹其
士南至于大河北至白道川以北接薛延陁爲種落
初集集薛延陁不肯出太　遣司農卿郭嗣本賜延

陁復書曰則破突厥止爲頡利一人除百姓之害所以滅
而郡之實不貪其土地利其人馬也自黜廢頡利以後
恒欲更立可汗是以所降部落等並置河南任其放牧
今戶口羊馬日向滋多元許冊立不可失信至秋間即
欲遣突厥渡河復其國土我冊俟利苾可汗已有成命今突
厥理是居後後者爲小前者爲大爾在磧北突厥居磧
南各守土境若其踰越故相抄掠即將兵各問其罪此
約既定非但有便爾身貽厥子孫長守富貴也於是命
禮部尚書趙郡王孝恭齎冊書就思摩部落築壇于河
上以拜之并賜之鼓纛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
渡河北還其舊部又以左屯衛將軍阿史那忠爲左賢

王左武衛將軍阿史那泥孰爲右賢王以貳之薛延陁
聞思摩渡河北慮其部落翻附磧北先因輕騎伺至而
擊之太宗遣使敕止之時思摩下部衆渡河者凡十萬
勝兵四萬人思摩不能撫衆皆不愜服至十七年相率
叛之南渡河請分處於勝夏二州之間詔許之思摩遂
輕騎入朝尋授右衛將軍從征遼東爲流矢所中太宗
親爲吮血其見顧遇如此未幾卒于京師贈兵部尚書
夏州都督陪葬昭陵立墳以象白道山立碑於化州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七終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九十八

邊防十四 北狄五

突厥中

突厥別部車鼻可汗亦阿史那之族也代為小可汗牙在金山之北頡利可汗之敗北荒諸部將推為大可汗遇薛延陁為可汗車鼻不能當率所部歸於延陁為人勇烈有謀略頗為衆所附延陁惡而將誅之車鼻知其謀竊歸于舊所其地去京師萬里勝兵三萬人自稱乙注車鼻可汗西有葛邏祿北有結骨皆附隸之遣其子沙鉢羅特勤來朝請身自入朝太宗遣使徵之竟不至太宗大怒貞觀二十三年遣右衛

郎將高侃潛引迴紇僕骨等兵衆襲擊之其酋長歌邏祿泥熟闕俟利發及拔塞匐處木昆莫賀咄俟斤等率部落背車鼻相繼來降永徽元年侃軍次阿息山車鼻聞之召所部兵皆不赴遂攜其妻子從數百騎而遁其衆盡降侃率精騎追車鼻獲之送于京師乃獻于社廟又獻于昭陵高宗數其罪而赦之拜左武衛將軍賜宅于長安處其餘衆於鬱督軍山置狼山都督以統之車鼻長子羯漫陁先統拔悉密部車鼻未敗前遣其子菴鑠入朝太宗嘉之拜左屯衛將軍更置新黎州以統其衆車鼻既敗之後突厥盡為封疆之臣於是分置單于瀚海二都護府單于領狼山雲中桑乾三都督蘇農等一十四州瀚海領金微新黎等七都督仙萼賀蘭等八州各以其首領為都督刺史高宗東封泰山狼山都督葛邏祿吐利等首領三十餘人並從至嶽下勒名於封禪之碑永徽以來二十餘年北鄙無事調露元年單于管內突厥首領阿史德溫奉職二部落相率反叛立泥熟匐為可汗二十四州並叛應之高宗遣鴻臚卿蕭嗣業右千牛將軍李景嘉率衆討之反為溫所敗士死者萬餘人又令禮部尚書裴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率太僕少卿李思文營州大都督周道務等統衆三十餘萬討擊溫大破之泥熟匐為其下所殺并擒奉職而還永淳元年突厥又迎頡利從兄之

子阿史那伏念於夏州將渡河立為可汗諸部落復響應從之又令裴行儉率師討之伏念窘急詣行儉降伏念詣京師斬于東市永淳二年突厥阿史那骨咄祿復反叛骨咄祿者頡利之疏屬其父本是單于右廂雲中都督舍利元英下首領代襲吐屯啜伏念既破骨咄祿鳩集亡散入總材山聚為羣盜有衆五千餘人又抄掠九姓得羊馬甚多漸至強盛乃自立為可汗以其弟默啜為殺咄悉匐為葉護其所因溫彥傳議處於河南諸部落分為六州後漸滋繁至阿史那元珍習中國風俗知邊塞虛實在單于檢校降戶部落嘗坐事為單于長史王本立所拘縶會骨咄祿入寇元珍請依舊

檢校部落本立許之因而使接骨咄祿骨咄祿得之甚喜立爲阿波大達干令專統兵馬事進寇蔚州都督崔智辯擊之反爲所殺文明元年又寇朔州殺掠吏人垂拱二年骨咄祿又寇朔代等州左玉鈐衛中郎將淳于處平爲陽曲道總管與副中郎將蒲英等率兵赴援行至忻州與賊戰大敗死者五千餘人三年骨咄祿又寇昌平令左鷹揚衛大將軍黑齒常之擊却之其年八月寇朔州復以常之爲燕然道大總管擊賊於黃花堆大破之追奔四十餘里賊衆遂散走磧北右監門衛中郎將爨寶璧表索精兵萬三千人出塞窮追反爲骨咄祿所敗全軍盡沒寶璧輕騎

遁歸初寶璧見常之破賊處表請窮其餘黨武太后令常之與寶璧計議遙爲聲援寶璧表功先行又令人出塞二千餘里覘候見元珍等部落皆不設備遂率衆掩襲之既至又遣人報賊令得設備出戰遂爲賊所覆寶璧坐此伏誅武太后大怒因改骨咄祿爲不卒祿元珍後率兵討突騎施臨陣戰死骨咄祿天授中卒默啜者骨咄祿之弟也骨咄祿死其子尚幼默啜遂簒其位自立爲可汗長壽三年率衆寇靈州殺掠吏人武太后遣白馬寺僧薛懷義爲代朔道行軍大總管領十八將軍以討之既不遇賊尋班師焉默啜俄遣使來朝武太后大悅册授左衛大將軍封

歸國公賜物五千段明年復遣使請和又加授遷善可汗萬歲通天元年契丹首領李盡忠孫萬榮反叛攻陷營府默啜遣使上言請還河西降戶即率部落兵馬爲國討擊契丹許之默啜遂攻契丹部衆大潰盡得其家口默啜自此兵衆漸盛武太后尋遣使册立默啜爲特進頡跌大單于立功報國可汗聖曆元年默啜表請與武太后爲子并言有女請和親初咸亨中突厥諸部來降附者多處之豐勝靈夏朔代等六州謂之降戶默啜至是又索此降戶及單于都護府之地兼請農器種子武太后初不許默啜大怒言辭甚慢拘我使人司賓卿田歸道將害之時朝廷懼其

兵勢納言姚璹建議請許其和親遂盡驅六州降戶數千帳并種子四萬餘石農器三千事以上與之默啜寖強由此也其年武太后令魏王武承嗣男淮陽王延秀就納其女爲妃遣右豹韜衛大將軍閻知微攝春官尚書大齎金帛送赴虜廷行至黑沙南庭默啜謂知微等曰我女擬嫁與李家天子兒你今將武家兒來我突厥積代以來降附李家聞李家天子種末總盡唯有兩兒在我今將兵助立遂收延秀等拘之別所僞號知微爲可汗與之率衆十餘萬襲我靜難及平狄清夷等軍靜難軍使左玉鈐衛將軍慕玄崱以兵五千人降虜進寇嬀檀等州武太后令司

賓卿武重規為天兵中道大總管武威將軍沙吒忠義為天兵西道總管幽州都督張仁亶為天兵東道總管率兵三十萬擊之左羽林衛大將軍閻敬容為天兵西道後軍總管統兵十五萬以為後援默啜又出恆州道寇蔚州陷飛狐縣俄進攻定州殺刺史孫彥高焚燒百姓廬舍虜掠男女無少長皆殺之武太后大怒又改默啜號為斬啜尋又圍逼趙州長史唐波若翻城應之刺史高叡抗節不從遂遇害武太后乃立廬陵王為皇太子令統河北道行軍大元帥軍未發而默啜盡殺所掠趙定等州男女八九萬人從五回道而去所過殘殺不可勝言沙吒忠義及後軍

總管李多祚等皆持重不敢戰河北道元帥納言狄仁傑總兵十萬追之無所及二年默啜立其弟咄悉匐為左廂察骨咄祿子默矩為右廂察各主兵馬二萬餘人又立其子匐俱為小可汗位在兩察之上仍主處木昆等十姓兵馬四萬餘人又號為拓西可汗自是連歲寇邊久視元年掠隴右諸監馬萬餘匹長壽三年默啜遣使莫賀達干請以女妻皇太子之子武太后令太子男平恩王重俊義興王重明廷立見之默啜遣大臣移力貪汗入朝獻馬千匹及方物以謝許親之意武太后讌之於宿羽亭太子相王及朝集使三品以上並會重賜以遣之中宗即位默啜

又寇靈州鳴沙縣靈武軍大總管沙吒忠義拒戰敗績死者六千餘人賊遂進寇原會等州掠隴右群牧馬萬餘匹而去忠義坐免中宗令內外各進破突厥之策右補闕盧俌上疏曰遠荒之地凶悖之俗難以德綏可以威制降自三代無聞上策昔方叔帥師功歌周雅去病耀武勳刻燕山則萬里折衝在乎擇將春秋謀元帥取其悅禮樂敦詩書晉臣元凱射不穿札而建平吳之勳是知中權制謀不在一夫之勇其蕃將沙吒忠義等身雖驍悍志無遠圖此乃騎將之才本不可以當大任且師出以律將宵死綏師敗棄甲古有常典近者鳴沙之役主將先逃輕挫國威須

正邦憲又其中軍既敗陣亂矢窮義勇之士猶能死戰功成紀錄以勸戎行賞罰既明將士盡節此擒敵之術也臣又聞以蠻夷攻蠻夷中國之長算故陳湯統西域而郅支戮常惠用烏孫而匈奴敗請購辯勇之士班傅之儔傍結諸蕃與圖攻取此又犄角之勢也臣又聞昔置新秦以實塞下宜因古法募人徙邊遷其勝兵免其行役次廬伍明教令則伍習戎事究識戎險其所獲因而賞之近戰則守家遠戰則利貨逾赴錙銖不勞訓誓朝賦楊柳夕歌杕杜十年之後可以久安上覽而善之默啜於是殺我行人假鴻臚卿臧思言以思言對不屈節特贈鴻臚卿仍命左

屯衛大將軍張仁愿充朔方道大總管以禦之景雲二年三月張仁愿於河北築三受降城先是朔方軍北與突厥以河為界河北岸有拂雲祠突厥將入寇必先詣祠祭酹求福因牧馬料兵候冰合渡河時默啜盡衆西擊娑葛仁愿乘虛奪取漠南之地築三城首尾相應絕其南寇之路留年滿兵助成其功以拂雲祠為中城與東西相去各四百里皆據津濟遙相應接北拓三百餘里於牛頭朝那山北置烽候千八百所自是突厥不得度山放牧朔方更無寇掠減鎮兵數萬人初築議不合中宗竟從仁愿計時咸陽兵二百餘人逃歸仁愿盡擒斬於城下軍中股慄盡力六旬而三城俱就本不置壅門及曲敵或問之仁愿曰兵法貴在攻取不宜退守寇若至此即當併力出戰迴顧望城猶須斬之何用守備生其思歸之心其後常元楷為朔方總管始築壅門默啜西擊娑葛破滅之契丹及奚自神功之後常受其徵役其地東西萬餘里控弦四十萬自頡利之後最為強盛自恃兵威虐用其衆默啜既老部落漸多逃散開元二年遣其子移涅可汗及同俄特勒妹婿火拔頡利發石阿失畢率精騎圍逼北庭右驍衛將軍郭虔瓘嬰城固守俄而出兵擒同俄特勒于城下斬之虜因退縮火拔懼不敢歸携其妻來奔制授左衛大將軍封燕北郡王封其妻為金山公主賜宅一區奴婢十人馬十匹物千段明年十姓部落左廂五咄六啜右廂五弩失畢五俟斤及子婿高麗莫離支高文簡

跌跌都督思太等各率其衆相繼來降前後總萬餘帳令居其河北之舊地授高文簡左衛員外大將軍封遼西郡公跌跌思太為特進右衛員外大將軍兼跌跌都督樓煩郡公自餘首領封拜賜物各有差默啜女婿阿史得胡祿俄又歸朝授以特進其秋默啜與九姓首領阿思布等戰于磧北九姓大潰人畜多死思布率衆來降四年默啜又北討九姓拔曳固戰于獨樂河拔曳固大敗默啜乘勝輕歸而不設備遇拔曳固迸卒頡質略於柳林中突出擊默啜斬之便與入蕃使郝靈荃傳默啜首至京師骨咄祿之子闕特勒鳩合舊部殺默啜子小可汗及其諸弟并親信略盡立左賢王默棘連是為毗伽可汗毗伽以開元四年即位本蕃號為小殺性仁友自以得國是闕特勒之功固讓之闕特勒不受遂以為左賢王專掌兵馬是時奚契丹相率款塞突騎施蘇祿自立為可汗突厥部落頗多攜貳乃召默啜時衙官暾欲谷為謀主初默啜下衙官盡為闕特勒所殺暾欲谷以女為小殺可敦遂免死廢歸部落及復用年已七十餘蕃人甚敬服之俄而降戶阿悉爛跌跌思太等復自河曲叛歸初降戶南至單于左衛大將軍單于副都護張知運盡收其器仗令渡河而南蕃人怨怒御史中丞姜晦為巡邊使蕃人訴無弓矢不得射獵晦悉給還

之故有抗敵之具張知運緊設備與降戶戰于青岡
嶺大敗臨陣生擒知運擬將送與突厥朔方總管薛
納率兵追討之賊至大斌縣又爲將軍郭知運所擊
賊衆大潰散投黑山呼延谷釋張知運而去上以張
知運喪師斬之以徇小殺既得降戶謀欲南入爲寇
暾欲谷曰唐主英武人和年豐未有間隙不可動也
我衆新集猶尚疲羸須且息養三數年始可觀變而
舉小殺又欲修築城壁造立寺觀暾欲谷曰不可突
厥人戶寡少不敵中國百分之一所以常能抗拒者
正以隨逐水草居處無常射獵爲業人皆習武強則
進兵抄掠弱則竄伏山林唐兵雖多無所施用若築

城而改變舊俗一朝失利必將爲唐所併且寺觀之
法教人仁弱本非用武爭強之道不可置也小殺等
深然其計八年冬御史大夫王晙爲朔方大總管奏
請西徵拔悉密東發奚契丹兩蕃期以明年秋初引
朔方兵數道俱入掩突厥衙帳於稽落河上小殺聞
之大恐暾欲谷曰拔悉密今在北庭與兩蕃東西相
去極遠勢必不合王晙兵馬計亦無能至此必若能
來候其臨到移衙帳向北道三日唐兵糧盡自然去
矣且拔悉密輕而好利聞命必自先來王晙與張嘉
貞不協奏請有所不愜必不敢動若王晙兵馬不來
拔悉密獨至即擊取之勢易爲也拔悉密果臨突厥

衙帳而王晙兵及兩蕃不至拔悉密懼而引退突厥
欲擊之暾欲谷曰此衆去家千里必將死戰未可擊
也不如以兵躡之去北庭二百里暾欲谷分兵間道
先掩北庭因縱兵卒擊拔悉密之衆盡爲突厥所擒
并虜其男女而還暾欲谷回兵因出赤亭以掠涼州
羊馬時楊敬述爲涼州都督遣副將及判官元澄出
兵邀擊之暾欲谷曰敬述若守城自固即與連和若
出兵相當即須事戰我今乘勝必有功矣敬述下兵
至那契丹遇賊元澄令兵士揎臂持滿仍急結其袖
冒風雪凍烈盡墮弓矢由是官軍大敗元澄脫身而
走敬述坐削除官爵白衣檢校涼州事小殺由是大

振盡有默啜之衆俄又遣使請和乞與玄宗爲子許
之仍請尚公主上但厚賜而遣之十三年上將東巡
中書令張說謀欲加兵以備突厥兵部郎中裴光庭
曰封禪告成之事忽此徵發豈非名實相乖說曰突
厥比雖請和獸心難測且小殺者仁而愛人衆爲之
用闕特勤驍武善戰所向無前暾欲谷深沉有謀老
而益壯李靖徐勣之流也三虜協心動無遺策知我
舉國東巡萬一窺邊何以禦之光庭請遣使徵其大
臣扈從即突厥不敢不從又亦難爲舉動說然其言
乃遣中書直省袁振攝鴻臚卿往突厥以告其意小
殺與其妻及闕特勤暾欲谷等環坐帳中設宴謂振

曰吐蕃狗種唐國與之為婚突厥契丹舊是突厥之奴亦尚唐家公主突厥前後請結和親獨不蒙許何也袁振曰可汗既與皇帝為子父子豈合婚姻小殺等曰兩蕃亦蒙賜姓猶得尚公主但依此例有何不可且聞入蕃公主皆非天子女今之所求豈問眞假頻請不得實亦羞見諸蕃振許為奏請小殺乃遣大臣阿史德頡利發入朝貢獻因扈從東巡發都至嘉會頓引頡利發及諸蕃酋長入仗仍與之弓箭時有兔起於御馬之前上引弓傍射獲之頡利發便下馬捧兔舞蹈曰聖人神武超絕若天上則不知人間無比曰是實令突厥入仗馳射起居舍人呂向上疏曰

臣聞鴟梟不鳴未為瑞鳥猛虎雖伏豈齊仁獸是由醜性毒行久務常積故也夫突厥者正同此類安忍殘賊莫顧君親陛下以武藝臨之文德來之既憚威靈又沐聲教以力以勢不得不庭故稽顙稱臣奔命遣使陛下乃能收其傾効雜以從官此封禪之禮祭玉帛之會此德業自盛固不可名焉而復許其從遊召入禁仗仰英姿之四照覩神武之一發恩義俱極誠無得踰焉乃更賜以馳逐使操弓矢競飛旋於前全獲獸之樂是居寵大過未敢取也雖聖哲[illegible]達與物無猜而愚臣非猜與時加慎倘此等各懷犬吠之肆盜憎刺則詭詐何羅[illegible]

殫亡方丘墟幽土置于[illegible]何甚過責持頭勿復親近使知分限待不失常歸於得所此謂迴兩曜之監袪九宇之憂既不幸甚上納其言遂令諸蕃先發東封迴駕改諭厚賜而遣之不許其和親自是絕戒無聞

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九

邊防十五 北狄六

突厥下　鐵勒　薛延陀　僕骨
同羅　都波　拔野古　多濫葛
斛薛　契苾羽　阿跌　鞠國
俞折　大漠　白霫

突厥下

西突厥大邏便（木杆可汗之子）初木杆與沙鉢略可汗有隙因分為二（大邏便號阿波可汗）其國居烏孫之故地東至突厥國西至雷翥海南至疏勒北至瀚海在京師西北七千里自焉耆國西北七日行至其南庭自南庭又正北八日行至其北庭鐵勒龜茲及西域諸國皆歸附之其人雜有都陸及弩失畢歌邏祿處月處密伊吾等諸種風俗大抵與突厥同唯言語微異其官有葉護有設有特勤常以可汗子弟及宗族為之又有乙斤屈利啜閻洪達頡利發吐屯俟斤等官皆代襲其位大邏便既為處羅侯所執其國立鞅素特勤之子是為泥利可汗至其子達漫號泥撅處羅可汗（即大邏便之種落與北突厥處羅侯可汗非一人也）其母向氏本中國人生達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實特勤隋開皇末婆實與向氏詣長安處羅可汗居無常處然多在烏孫故地立小可汗分統所部一在石國北以制諸

胡一居龜茲北其地名應娑每五月八日相聚祭神歲遣重臣向其先代所居之窟致祭焉煬帝大業六年帝將西討吐谷渾遣侍御史韋節召處羅會於大斗拔谷其國人不從處羅謝使者辭以故適會其酋長射匱使來求婚裴矩因奏曰處羅不朝自恃強大臣請以計弱之分裂其國則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達頭之孫（達頭當周時為西面可汗初與沙鉢略有隙遂分為二［illegible］雍虞閭死後自立為步迦可汗［illegible］孫射匱［illegible］可汗）代為可汗君臨西面今聞其失職附隸於處羅故遣使來以結援耳願厚禮其使拜為大可汗突厥勢分兩從我矣帝從之遂召其使者言處羅不順之意稱射匱有好心吾將立為大可汗令發兵誅處羅然後當為婚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賜射匱因謂之曰此事宜速疾如箭也使者反路經處羅處羅愛箭將留之使者譎而得免射匱聞之大喜興兵襲處羅處羅大敗棄妻子將左右數千騎東走遁於高昌東保時羅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狀帝遣裴矩將向氏親要左右往曉諭之遂入朝詔留其累弱萬餘口令其弟闕達設牧畜會寧郡處羅可汗隋煬帝大業中與特勤大奈入朝仍從煬帝征高麗賜號為曷婆那可汗遇江都之亂從宇文化及至河北化及敗大唐已平將歸京師封歸義郡王獻大珠［illegible］之曰珠信為寶王但赤心珠

無所用不受白處　朝隋後　曷娑有其地處羅既
先與始畢有隙及在京師始畢遣使請殺之高祖不
許群臣諫曰今若不與則是存一人而失一國也後
必為患遲迴久之不得已乃引曷娑那可汗於內殿
與縱酒既而送至中書省門下縱北突厥使殺之太
宗即位令以禮改葬闕達設初居於會寧有部落三
千餘騎至隋末自稱闕可汗武德初遣使內屬拜加
撫慰尋為李軌所滅特勒大柰隋大業中與曷娑那
可汗同歸中國及從煬帝討遼東以功授金紫光祿
大夫後分其部落於樓煩會高祖舉兵大柰率其衆
以從隋將桑顯和襲義軍於飲馬泉諸軍多已奔退

大柰將數百騎出顯和後掩其不備擊大破之諸軍
復振拜光祿大夫及定京城以力戰功賞物五千段
賜姓史氏武德初從太宗討薛舉又從平王世充竇
建德劉黑闥並有殊功賜宮女二人雜綵萬餘段貞
觀三年累遷右武衛大將軍檢校豐州都督封竇國
公實封三百戶十二年卒贈輔國大將軍初曷薩那
之朝隋也為煬帝所留其國人遂立曷薩那之叔父射
匱為可汗始開土宇東至金山西臨西海自玉門以
西諸國皆役屬之遂與北突厥為敵乃建庭於龜茲
北三彌山尋卒弟統葉護可汗代立統葉護可汗勇
而有謀略善攻戰遂北并鐵勒西拒波斯南接罽賓

悉歸之控弦數十萬霸有西域據舊烏孫之地又移
庭於石國北千泉其西域諸國王悉授頡利發并遣
吐屯一人監統之督其征賦西戎之盛未有也武德
三年遣使貢條支巨卵時北突厥作患高祖厚加撫
結與之并力以圖北蕃統葉護許以五年冬大軍當
發頡利可汗聞之大懼復許葉護通和無相征伐統
葉護尋遣使來請婚高祖謂侍臣曰西突厥去我懸
遠急疾不相得力今來請婚計將安在封德彝對曰
當今之務莫若遠交而近攻正可權許其婚以威北
狄待三數年後中國全盛徐思其宜高祖許之婚令
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悅遇頡利可汗頻歲

入寇西蕃路梗由是未果為婚貞觀元年遣真珠統
俟斤與道立來獻萬釘寶鈿金帶馬五千匹時統葉
護自負強盛無恩於國部落咸怨葛邏祿種多叛之
頡利可汗不欲中國與之和親數遣兵入寇又遣人
謂統葉護曰汝若迎唐家公主要須經我國中而過
統葉護患之未克婚為其伯父所殺而自立是為莫
賀咄侯屈利毗可汗令分統突厥種類為小可汗及
此自稱大可汗國人不附弩失畢部共推泥熟莫賀
設為可汗泥熟不從時統葉護之子咥利特勒避莫
賀咄之難亡在康居泥熟遂迎而立之是為乙毗沙
鉢羅肆葉護可汗連兵不息俱遣使來朝各請婚於

我太宗不許諷令各保所部無相征伐其西域諸國
及鐵勒先役屬於西突厥者悉叛之國內虛耗肆葉
護既是舊主之子爲衆心所歸其西面都陸可汗及
莫賀咄可汗二部豪帥多來附之又興兵以擊莫賀
咄莫賀咄大敗遁於金山尋爲咄陸可汗所害國人
乃奉肆葉護爲大可汗肆葉護可汗立大發兵北征
鐵勒薛延陁逆擊之反爲所敗肆葉護性猜狠信讒
無統馭之略有乙利可汗者於肆葉護功最多由是
被小可汗以非罪族滅之部下震駭莫能自固肆葉
護素憚泥孰而陰欲害之泥孰遂適焉耆其後設卑
達官與突厥弩失畢二部豪帥潛謀擊之肆葉護以

輕騎遁於康居尋卒國人迎泥孰於焉耆而立之是
爲咄陸可汗者咄陸可汗亦稱大度可汗其父莫賀
設本隸統葉護武德中常至京師時太宗居藩務加
懷輯與之結盟爲兄弟既被推爲可汗遣使詣闕請
降太宗賜以名號及鼓纛貞觀七年遣鴻臚寺少卿
劉善因至其國冊授爲吞阿婁拔奚利邲咄陸可汗
明年泥孰卒其弟同俄設立是爲沙鉢羅咥利失可
汗咥利失（咥徒結反）以貞觀九年上表請婚獻馬五百匹朝廷惟
厚加撫慰未許其婚俄而其國分爲十部每部令一
人統之號爲十設每設賜以一箭故稱十箭焉又分
十箭爲左右廂各置五箭其左廂號爲五咄六部落

置五大啜管一箭右廂號爲五弩失畢置五大俟斤
管一箭其後或稱一箭爲一部落大箭頭爲大首領
五咄六部落居碎葉以東五弩失畢部落居於碎葉
以西自是都號爲十姓部落咥利失既不爲衆所歸
部衆攜二爲其統吐屯所襲麾下亡散咥利失以左
右百餘騎拒之戰數合統吐屯不利而去咥利失奔
其弟步利設與保焉耆其阿悉吉闕俟斤與統吐屯
等召國人將立欲谷設爲大可汗以咥利失爲小可
汗統吐屯爲人所殺欲谷設兵又爲其俟斤所破咥
利失復得故地弩失畢處月處密等並歸咥利失十
二年西部竟立欲谷設爲乙毗咄六可汗乙毗咄六

可汗與咥利失中分自伊列河以西屬咄六以東屬
咥利失咄六可汗又建庭於烏鏃山西謂之北庭
自厥越失拔悉彌駮馬結骨火燖觸木昆諸國皆臣
之十三年咥利失爲吐屯俟發與欲谷設通謀作難
咥利失窮蹙奔於鏺汗而死弩失利部落酋帥迎咥
利失弟伽那之子薄布特勤而立之是爲乙毗沙
鉢羅葉護可汗乙毗可汗既立建庭於雖合水北謂
之南庭東以伊列河爲界自龜茲鄯善且末吐火羅
焉耆石國史國何國穆國康國皆受其節度累遣使
朝貢太宗降璽書慰勉貞觀十五年令左領軍將軍
張大師冊授焉賜以鼓纛于時咄六可汗與葉護頻

相攻擊會咄六遣使詣闕太宗諭以敦睦之道咄六兵衆漸強西域諸國復來歸附未幾咄六遣石國咄屯攻葉護擒之送於咄六尋爲所殺咄六可汗既并其國弩失畢諸姓不服咄六皆叛之咄六復率兵擊火吐羅破之遣兵寇伊州安西都護郭恪率輕騎二千自烏骨邀擊敗之咄六又遣處密等圍天山縣郭恪又擊走之恪乘勝進拔處月俟斤所居之城追奔及於遏索山斬首千餘級降其處密之衆而歸咄六初以泥孰啜自擅取而斬之以徇尋爲泥孰啜部將胡祿屋所襲衆多亡逸其國大亂貞觀十五年部下屈利啜等謀欲廢咄六各遣使詣闕請立可汗太宗

遣使齎璽書立莫賀咄乙毗可汗之子是爲乙毗射匱可汗乙毗立乃發弩失畢兵就白水擊咄六大敗之咄六自知不爲衆所附乃西走吐火羅國中國使人先爲咄六所拘者射匱悉以禮資送歸長安復遣使貢方物請賜婚太宗許之令割龜茲于闐疏勒朱俱波葱嶺等五國以充聘禮及太宗崩賀魯反叛射匱部落爲其所并阿史那賀魯者曳步利設射匱特勤之子也阿史那步眞既來歸國咄陸可汗乃立賀魯爲葉護以繼步眞居於多邏斯川在西州直北千五百里統處月處密姑蘇葛邏祿弩失畢五姓之衆其後咄六西走吐火羅國射匱可汗遣兵追逐賀魯不常厥居貞觀二十二年乃率其部落內屬詔居庭州等拜左驍衛將軍瑤池都督永徽二年與其子咥運率衆西遁據咄陸可汗之地總有西域諸部建牙于雙河及千泉自號沙鉢羅可汗統攝咄陸弩失畢十姓其咄陸有五啜弩失畢有五俟斤各有所部勝兵數十萬並臣屬賀魯（其咄六有五啜一曰處月木昆律啜二曰胡祿居闕啜賀魯以女妻之三曰攝舍提暾啜四曰突騎賀羅施啜五曰鼠尼施處半啜弩失畢有五俟斤一曰阿悉闕俟斤最爲強盛二曰哥舒闕俟斤三曰拔塞幹暾沙鉢俟斤四曰阿悉結泥孰俟斤五曰哥舒處半俟斤）西域諸國亦多附隸焉賀魯尋立咥運爲賀咄葉護數侵擾西蕃諸部又進寇庭州三年詔遣左武侯大將軍梁建方右驍衛大將軍契苾何力率燕然都護所部迴

紇兵五萬騎討之前後斬首九千級虜渠帥六千餘人四年咄六可汗死其子眞珠葉護與五弩失畢請擊賀魯破其牙帳斬首千餘級顯慶二年遣左屯衛將軍蘇定方燕然都護任雅相副都護蕭嗣業左驍衛大將軍瀚海都督迴紇婆閏等率師討擊仍使右武衛大將軍阿史那彌射左屯衛大將軍阿史那步眞持節爲安撫大使定方至曳咥河西賀魯率胡祿屋闕啜等二萬餘騎列陣而待定方率嗣業總管任雅相與之交戰賊衆大敗斬其大首領護都咍（生昝大）達官等二百餘人賀魯及闕啜輕騎奔竄渡伊麗河兵馬溺死者甚衆嗣業至千泉賀魯建牙之處彌射

進軍伊麗水處密處月部落率衆來降彌射進次雙河賀魯先使步失達官鳩集散卒據柵拒戰彌射步真攻之大潰又與蘇定方攻賀魯於碎葉水大破之賀魯與咥運欲投鼠耨設至石國之蘇咄城傍人馬飢乏城主伊涅達官詐將酒食出迎賀魯信其言入城反被拘執蕭嗣業既至石國鼠耨設乃以賀魯之屬俘至京師令獻于昭陵及太社高祖特免死分其種落置昆陵濛池二都護府其所役屬諸胡國皆分置州府西盡于波斯並隸安西都護府四年賀魯卒詔葬于頡利墓側刻石以紀其事。○阿史那彌射者室頡點密可汗五代孫也初室頡點密為十大首領有

兵十萬衆往平西域諸胡國自立為可汗號彌射在本蕃為莫賀咄葉護與族兄步真有隙以貞觀十三年率所部處月處密入朝授右監門大將軍其後步真遂自立為咄陸葉護其部落多不服之遂去步真復携家屬入朝授左屯衛大將軍彌射從太宗征高麗有功封平襄縣伯顯慶二年轉左武衛大將軍及討賀魯乃冊立彌射為興昔亡可汗兼左衛大將軍昆陵都護分押賀魯下五咄陸部落步真授繼往絕可汗兼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仍分押五弩失畢部落因令與盧承慶等准其部落大小職位高下節級授刺史以下官龍朔中文令彌射步真但率所部

從颶于畢反海道大總管蘇海政討龜茲步真常欲并彌射部落遂密告海政云彌射欲謀反請以計誅之時海政兵纔數千懸師在彌射境內遂集軍吏而謀曰彌射若反我輩即無噍類今宜先舉事則可克捷乃偽稱有勅令大總管齎物數百萬段分賜可汗諸首領由是彌射率其麾下隨例請物海政盡收斬之其後西蕃盛言彌射非反為步真所誣而海政不能審察濫行誅戮武太后臨朝以十姓無主數年部落多散垂拱初遂擢授彌射子右豹韜衛翊府中郎元慶為左玉鈐衛將軍兼昆陵都護令襲興昔亡可汗押五咄陸部落步真子斛瑟羅為右玉鈐衛將軍兼

濛池都護押五弩失畢部落尋進授元慶右衛大將軍如意元年為來俊臣誣搆謀反被害其子獻配流崖州長安三年召還累授右驍衛大將軍襲父興昔亡可汗充安撫招慰十姓大使獻本蕃漸為默啜及烏質勒所侵遂不敢還國開元中累遷右金吾大將軍卒于長安○阿史那步真者在本蕃授右屯衛大將軍與彌射討平賀魯加授驃騎大將軍行右衛大將軍濛池都護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尋卒其子斛瑟羅本蕃為步利設垂拱初授右玉鈐衛將軍兼濛池都護襲繼往絕可汗押五弩失畢部落天授元年拜右衛大將軍改封竭忠事主可汗仍兼濛

池都護尋卒于懷道神龍中累授右屯衛大將軍光祿卿轉太僕兼濛池十姓可汗自垂拱以後十姓部落頻被突厥默啜侵掠死散殆盡乃隨斛瑟羅纔六七萬人徙居內地西突厥阿史那氏於是遂絕○突騎施烏質勒者西突厥之別種也初隸任斛瑟羅下號為莫賀達干後以斛瑟羅用法嚴酷衆皆畏之尤能撫恤其部落由是為遠近諸胡所歸附其下置都督二十員各統兵七千人常屯聚於碎葉西北界後漸攻陷碎葉徙其牙帳居之東北與突厥為鄰西與諸胡相接至庭州斛瑟羅以部衆削弱自武太后時入朝不敢還蕃其地並為烏質勒所并及卒其長子

娑葛代統其衆詔使立娑葛為金河郡王仍賜以宮女四人初娑葛代父統兵烏質勒下部將闕啜忠節甚忌之以兵部尚書宗楚客當朝任勢密遣使齎金七百兩以賂楚客請停娑葛統兵楚客乃遣御史中丞馮嘉賓充使至其境陰與忠節籌其事并自致書以申意在路為娑葛遊兵所獲遂斬嘉賓仍進兵攻陷火燒等城遣使上表以索楚客頭景龍三年娑葛弟遮弩恨所分部落少於其兄遂叛入突厥請為鄉導以討娑葛默啜乃留遮弩遣兵二萬人與其左右來討娑葛擒之與娑葛俱殺之默啜兵還娑葛下部將蘇祿鳩集餘衆自立為可汗○蘇祿者突騎

施別種也頗善綏撫十姓部落漸歸附之有衆二十萬遂雄西域之地尋遣使來朝開元三年制授蘇祿為左羽林衛大將軍金方道經略大使特遣侍御史解忠順齎璽書冊立為忠順可汗自是每年遣使朝獻上乃立史懷道女為金河公主以妻之時杜暹為安西都護公主遣牙官齎馬千匹詣安西互市使者宣公主教與暹暹曰阿史那氏女豈合宣教與吾節度使耶杖其使者留而不遣其馬經寒雪盡死蘇祿大怒發兵分寇四鎮會暹入為相趙頤貞代為安西都護城門久之由是四鎮貯積及人畜並為蘇祿所掠而去及西使至彼又遣使入朝獻方物十八年蘇

祿使至京師上御丹鳳樓設宴時突厥先遣使入朝是日亦來同宴與蘇祿使爭長突厥使曰突騎施國小本是突厥之臣不宜居上蘇祿使曰今日此宴乃為我設不合居下中書門下及百僚遂於東西幕下兩處分坐突厥使在東突騎施使在西宴訖厚賚而遣之蘇祿性尤清儉每戰伐有功所克獲盡分與將士及諸部落其下愛之甚為其用潛又遣使南通吐蕃東附突厥及吐蕃亦嫁女與之蘇祿既以三國女為可敦又分立數子為葉護費用漸廣先既不為積貯晚年抄掠所得者留不分之又因風病一手攣縮其下諸部心始攜貳有大首領莫賀達干都摩度兩部

落為強盛百姓又分為黃姓黑姓兩種互相猜阻二十六年莫賀達干勒兵夜攻蘇祿殺之都摩度初與莫賀達干連謀俄又相背立蘇祿之子吐火仙為可汗以輯其餘眾與莫賀達干自相攻擊莫賀達干遣使告安西都護蓋嘉運嘉運率兵討之大破都摩度之眾臨陣擒吐火仙嘉運并收得金河公主而還又欲立史懷道之子昕為可汗以鎮撫之莫賀達干不許曰討平蘇祿本是我之元謀若立史昕為主則國家何以賞於我乃不立史昕便令莫賀達干統眾二十七年嘉運率將士詣闕獻俘上御花萼樓以宴之仍命將吐火仙獻于太廟俄又黃姓黑姓自相屠殺各遣使降附

鐵勒

鐵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種類最多自西海之東依據山谷往往不絕獨洛河北有僕骨同羅韋紇拔也古覆羅並號俟斤蒙陳吐如紇斯結渾斛薛等諸姓勝兵可二萬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則有契弊薄落職乙咥蘇婆那曷烏讙紇骨也咥於尼讙等勝兵可二萬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咥勒兒十槃達契等萬餘兵康國北傍阿得水則有訶咥曷截撥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蘇拔也末渴達等三萬餘兵得嶷海東西蘇路羯三索咽蔑促隆忽等諸姓（咽因結反）八千餘兵拂菻東則有恩屈阿蘭北褥九離伏嗢昏等（嗢烏沒反）近二萬人北海南則都波等雖姓氏各別總謂為鐵勒並無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隨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於騎射貪婪尤甚以寇抄為生近西邊者頗為藝植多牛羊而少馬突厥國有東西征討皆資其用以制北荒十六國慕容垂時號北後魏末河西並云有敕勒部鐵勒蓋言訛也隋大業元年突厥處羅可汗擊鐵勒諸部厚其稅斂又猜忌薛延陀等恐為變遂集其魁帥數百人盡誅之由是一時反叛拒處羅遂立俟利發俟斤契弊歌楞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貪汗山復立薛延陀內俟斤字也咥為小可汗處羅既敗莫何始大為其得眾心為隣國所憚伊吾高昌焉耆諸國悉附之其俗大抵與突厥同唯丈夫婚畢就便妻家待產乳男女然後歸此其異也

薛延陀

薛延陀鐵勒之別部（前燕慕容儁時匈奴單于賀剌頭率部三萬五千來降蓋其後）與薛部雜居因號薛延陀可汗姓壹利吐氏代為強族初蠕蠕之滅也盡屬于突厥而部落中分在鬱督軍山者東屬于始畢在貪汗山者西屬于葉護其主夷男大唐貞觀中遣使朝貢冊為毗伽可汗居大漠之北俱倫水南去長安四千餘里後鐵勒僕骨同羅共擊薛延陀大敗太宗以其破亡遣江夏王道宗

左衛大將軍阿史那杜爾為瀚海道安撫使初薛延陀真珠毗伽可汗遣使請婚太宗許以女妻之徵可汗備親迎之禮詔幸靈州與之會延陀先無府藏調斂其國且行數千里既度沙磧無水草而羊馬多死遂後期太宗於是停幸靈州既而聘羊馬損耗將半於是反其使者群臣或云許公主以妻延陀邊境得以休息納其獻聘不可失信於蕃人宜存遠成太宗曰君等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家匈奴強而中國弱所以厚飾子女嫁與單于今中國強而北狄弱漢兵千人堪擊其數萬延陀所以扶伏稽顙恣我所為不敢驕慢者以新得立為君長雜姓非其本屬將倚大國用服其眾彼同羅僕骨等十餘部落兵可數萬足制延陀所以不敢發者以延陀為我所立懼中國也若今以女妻之大國子婿增崇其禮深結黨援雜姓部落更尊服之夷狄之人豈知恩義微不得意勒兵南下所謂養獸自噬也今不許其女使命頗簡諸姓部落知吾棄之其爭擊延陀必矣既而李思摩數侵掠之延陀復使突利失寇定襄掠百姓太宗遣英國公李勣援之虜已出塞而還太宗以璽書責讓之可汗乃遣使致謝復請發兵助軍太宗優詔答而止焉

僕骨

僕骨鐵勒之別部習俗與突厥略同在多濫葛東境勝兵萬餘與同羅稻敦隣好其居北偏先臣于頡利苦頡利亂政後附薛延陀貞觀中遣使朝貢及延陀之滅其大酋婆匐俟利發歌濫拔延詣闕內附

同羅

同羅者鐵勒之別部也在薛延陀之北去長安萬七千五百里戶萬五千俗與突厥略同初臣突厥苦頡利之政亂太宗時其酋俟利發時健啜遣使內附中間無聞天寶初其酋帥阿布思以萬餘帳來降處之朔方河南之地給其廩食每歲仍費繒絮數十萬段其河曲郡縣倉庫為之空虛至十年背叛劫掠諸姓部落遂還漠北尋為回紇所破其眾離散阿布思後奔葛邏祿北庭節度程千里購之以獻戮於京師

都波

都波者鐵勒別種南去回紇十三日行分為三部自相統攝結草為廬無牛羊不知耕稼土多百合草取其根以為糧兼捕魚射獵為食而衣貂鹿之皮貧者緝鳥羽以為服婚姻富者以馬貧用鹿皮及草根為聘禮死亡以木櫃盛之置山中或懸於樹上送葬哭泣略與突厥類莫知四時之候國無刑罰偷盜倍徵其贓貞觀二十一年遣使朝貢

拔野古

拔野古亦鐵勒之別部在僕骨東境勝兵萬人其地

豐草人皆殷富其酋俟利發屈利失貞觀二十一年舉其部來降其地東北千餘里曰康干河拔松木入水二年乃化為石其色青有國人居住其人謂之康干石其松爲石以後仍似松文人皆着木脚氷上逐鹿以耕種射獵爲業國多好馬又出鐵風俗與鐵勒同言語稍別

多濫葛

多濫葛在薛延陁東界居近同羅水勝兵萬人自古未通中國其大師俟斤多濫葛末率所部朝見

斛薛

斛薛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北境兩姓合居勝兵七千

契苾羽

契苾羽在多濫葛南境兩姓合居勝兵三千

阿跌

阿跌亦鐵勒之別部在多濫葛西北勝兵千七百餘隋代號訶咥部是也遷徙無常所

鞠國

鞠國在拔野古東北五百里六日行其國有樹無草但有地苔無羊馬家畜鹿如中國牛馬使鹿牽車可勝三四人人衣鹿皮食地苔其俗聚木爲屋尊卑共居其中

俞折

俞折國在鞠國東十五日行其土地寬大百姓衆多風俗與拔野古同少牛馬多貂鼠

大漢

大漢國在鞠國北饒羊馬人極長大長者至丈三四尺問其國云北有骨師國共大漢相接

白霫

白霫在拔野古東勝兵三千人其渠帥各率所部歸附列地爲州郡其酋長爲刺史自鞠國以下諸國並貞觀二十一年通

杜氏通典卷第一百九十九

杜氏通典卷第二百

邊防十六 北狄七

庫莫奚 契丹 室韋 地豆于

烏洛侯 驅度寐 霫 拔悉彌

流鬼 迴紇 骨利幹 結骨

駮馬 鬼國 鹽漠念

庫莫奚

庫莫奚聞於後魏及後周其先東部鮮卑宇文之別種也初為慕容晃所破遺落者竄匿松漠之間(其地在今柳城郡之北)其俗甚不潔而善射獵好為寇抄後魏之初類為寇盜及突厥興而臣屬之後稍強盛分為五部

一曰辱紇主二曰莫賀弗三曰契箇四曰木昆五曰室得理饒樂水北即鮮卑故地(一名如洛瓌水蓋饒樂之訛也)每部置俟斤一人為其帥隨逐水草頗同突厥有阿會氏五部中為盛諸部皆歸之其俗死者以葦薄裹屍懸之樹上其後欵附至隋代號曰奚部落稱番人後亦遣使入朝(奚部落在今柳城郡東北二千餘里)大唐開元五年二月奚首領李大酺入朝封從外甥女辛氏為固安公主以妻之八年大酺戰死其立其弟魯蘇為主詔仍以固安公主為時與魯蘇妻牙官塞默羯謀害魯蘇(魯蘇[illegible]歸)妻突厥公主密知之遂設宴誘執而殺之上嘉其功賞賜累萬公主嫡母妬主榮寵乃上書主是庶人此實欺罔稱嫡請更以所生女嫁與魯蘇上怒令與魯蘇離婚又封成安公主女韋氏為東光公主以妻魯蘇

契丹

契丹之先與庫莫奚異種而同類並為慕容氏所破俱竄於松漠之間其俗頗與靺鞨同父母死而悲哭者為不壯但以其屍置於山樹之上經三年之後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酹酒而祝曰冬月時向陽食夏月時向陰食若我射獵時使我多得豬鹿其無禮頑囂於諸夷最甚後魏初大破之遂逃迸與庫莫奚分背經數十年稍滋蔓有部落於和龍之北數百里(和龍今柳城郡)多為寇盜魏太武帝真君以來歲貢名馬於是東

北羣狄悉萬丹部阿大何部伏弗郁部羽陵部日連部匹黎部吐六于部各以其名馬文皮入獻皆得交市於和龍密雲之間(密雲今郡)其後為突厥所逼又以萬家寄於高麗隋開皇末有別部四千餘家背突厥來降文帝方與突厥和重失遠人之情悉令給糧還本部勅突厥撫納之固辭不去部落漸衆遂北逐水草當遼西北二百里依迴紇臨水而居東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亦鮮卑故地分為十部多者三千少者千餘隨水草[illegible]大唐貞觀二十二年十一月契丹帥窟哥率其部內屬以契丹部為松漠都督府拜窟哥為持節十州諸軍事松漠都督於營州兼置東夷

都護以統松漠饒樂之地罷護東夷校尉官武太后萬歲通天元年五月窟哥曽孫松漠都督（[illegible]康松漠都護府屬）（今柳城郡）李盡忠與其妻兄歸誠州刺史孫萬榮殺都督趙文翽舉兵反陷營州（今柳城）自號可汗命左鷹揚將軍曹仁師右金吾將軍張元遇右武威大將軍李多祚司農少卿麻仁節等二十八將討之過賊于西硤石黃麞谷官軍敗績元遇仁節沒于賊李盡忠死孫萬榮代領其衆攻陷冀州（今信都郡）刺史陸寶積死之又陷瀛州屬縣（今河間郡）又遣夏官尚書同鳳閣鸞臺三品王孝傑與蘇宏暉率兵十八萬與孫萬榮戰于東硤石官軍又大敗孝傑沒于陣宏暉棄甲而遁又命河

內王武懿宗為大總管右肅政御史大夫婁師德為副沙吒忠義為前軍率兵二十萬以討之萬榮為其家奴所殺其黨遂潰開元五年十一月封宗室女為永樂公主出降契丹松漠王李失活十年閏五月勅餘姚公主女慕容氏封為燕郡公主出降松漠郡王李漢鬱于

室韋

室韋有五部後魏末通焉並在靺鞨之北路出柳城諸部不相總一所謂南室韋北室韋鉢室韋深末怛室韋大室韋並無君長人衆貧弱突厥沙鉢略可汗常以吐屯潘垤統領之蓋契丹之類也其南者為契丹在北者號室韋南室韋在契丹北三千里（後魏書作失韋）（丹路經啜木蓋犢子山其山周迴三百里又經屈利水始到其國）土地卑濕至夏則移向西貸勃欠對二山多草木饒禽獸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後漸分為二十五部有餘莫不滿咄猶酋長也死則子弟代立之嗣絕則擇賢豪而立之盤髮衣服與契丹同乘牛車遽蒢為室如突厥氈車之狀渡水則束薪為栰或有以皮為舟者馬則織草為韉結繩為轡寢則屈木為室以遽蒢覆上移則載行以猪皮為席編木藉之氣候多寒田收甚薄無羊少馬多猪牛造酒食啖言語與靺鞨同婚嫁之法二家相許婿輒盜婦去然後送牛馬為聘婦人不再

嫁以為死人妻難以共居部落共為大棚人死則置屍其上居喪三年其國無鐵取給於高麗自南室韋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韋分為九部落其部落渠帥號乞引莫賀咄氣候最寒冬則入山居穴中牛畜多凍死饒麞鹿射獵為務鑿冰沒水中而網射魚鼈地多積雪懼陷坑穽騎木而行俗皆捕貂為業冠以狐貉衣以魚皮又北行千里至鉢室韋依胡布山而住人衆多於北室韋不知為幾部落用樺皮蓋屋其餘同北室韋從鉢室韋西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韋因水為號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陰之氣又西北數千里至大室韋逕路險阻言語不通尤多貂及青鼠北室韋後

魏武定隋開皇大業中並遣使朝獻大唐所聞有九部焉所謂嶺西室韋北室韋黃頭室韋大如者室韋小如者室韋納婆萵室韋達末室韋駱駝室韋並在柳城郡之東北近者三千五百里遠者六千二百里

地豆于

地豆于在室韋西千餘里多牛羊出名馬皮為衣服無五穀惟食肉酪後魏孝文帝延興二年遣使朝貢

烏洛侯

烏洛侯亦曰烏羅渾國後魏通焉在地豆于之北其土下濕多霧氣而寒冬則穿地為室夏則隨原阜畜牧

多豕有穀麥無大君長部落莫弗皆世為之其俗繩髮皮服以珠為飾人尚勇不為姦竊故慢藏野積而無寇盜好獵射樂有胡空侯木槽革面而九絃其國西北有完水東流合于難水東入于海又西北二十日行有于巳尼大水所謂北海也太武帝真君四年來朝稱其國西北有魏先帝舊墟石室南北九十步東西四十步高七十尺室有神靈人多祈請太武帝遣中書侍郎李敞告祭焉刻祝文於石室之北而還大唐貞觀六年遣使朝貢云烏羅渾國亦謂之烏護乃言訛也東與靺鞨西與契丹北與烏丸為鄰風俗與靺鞨同

驅度寐

驅度寐隋時聞焉在室韋之北其人甚長而衣短不索髮皆㬱頭居土窟中唯有豬更無諸畜人輕捷一跳三丈餘又能立浮臥浮履水沒腰與陸走不別數乘大船至北室抄掠無甲冑以石為矢鏃

霫

霫匈奴之別種隋時通焉於靺鞨為鄰里黃水北亦鮮卑故地勝兵萬餘人習俗與突厥略同亦臣于頡利其渠帥號為俟斤大唐貞觀中遣渠帥內附

拔悉彌

拔悉彌一名弊剌國隋時聞焉在北庭北海南結骨

東南依山散居去燉煌九千餘里有渠帥無王號戶三千餘其人雄健能射獵國多雪恒以木為馬雪上逐鹿其狀似楯而頭高其下以馬皮順毛衣之令毛著雪而滑如著屧屐縛之足下屧先叶反屐巨戟反若下阪走過奔鹿若平地履雪即以杖刺地而走如船焉上阪即手持之而登每獵得鹿將家室就而食之盡更移處其所居即以樺皮為舍丈夫翦髮樺皮為帽

流鬼

流鬼在北海之北北至夜叉國餘三面皆抵大海南去莫設靺鞨船行十五日無城郭依海島散居掘地深數尺兩邊斜豎木構為屋人皆皮服又狗毛雜毛

為布而衣之婦人冬衣豕鹿皮夏衣魚皮制與獠同多沮澤有鹽魚之利地氣沍寒早霜雪每堅氷之後以木廣六寸長七尺施系其上以踐層氷逐及奔獸俗多狗勝兵萬餘人無相敬之禮官僚之法不識四時節序有他盜入境乃相呼召弓長四尺餘箭與中國同以骨石為鏃樂有歌舞死解封樹哭之三年無餘服制靺鞨有乘海至其國貨易陳國家之盛業於是其君長孟蹄遣其子可也余志以唐貞觀十四年三譯而來朝貢初至靺鞨不解乘馬上即顛墜其長老人傳言其國北一月行有夜叉人皆豕牙翹出噉人莫有涉其界未常通聘

迴紇

迴紇在薛延陁之北境居娑陵水去長安萬六千九百里勝兵五萬人先屬突厥初時有俟斤死子菩薩立大唐貞觀初與薛延陁俱叛突厥頡利可汗使其北邊頡利遣騎討之戰于天山大破之俘其部衆迴紇由是率其衆附於薛延陁號為活頡利發仍遣使朝貢其地氷凍有犬羊而足長五寸及薛延陁之敗其大酋胡祿俟利發吐迷度率其部詣闕請同編戶自突厥衰滅其國漸盛國王亦號可汗開元十五年使大臣梅祿啜來朝獻名馬焉（按諸家紀突厥事以梅祿為突厥官號尚為突厥見存乃未之詳耳）

骨利幹

骨利幹居迴紇北方瀚海之北二俟斤同居勝兵四千五百人草多百合地出名馬頭類橐駝筋骨麄壯好者日行數百里其地北距大海晝長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煑一羊胛纔熟而東方已曙蓋近日入之所大唐貞觀二十一年遣使朝獻駿馬十疋

結骨

結骨在迴紇西北三千里勝兵八萬其國南阻貪漫山多林木夏泑（上洛據反下人康反）冬積雪往來險阻有水從迴紇北流踰山逕其人並依山而居身悉長大赤色朱髮綠睛有黑髮者以為不祥人皆勁勇鄰國憚之丈夫健者悉黥手以為異婦人嫁訖自耳以下至項亦黥之其人服飾以貂豽（奴荅反）食用手其俗大率與突厥同婚姻無財聘性多淫佚與外人通者不忌男女雜處無一姓或千口五百口共一屋一床一被若死唯哭三聲不務面火葬收其骨踰年而為墳墓以木為窟以木皮土宜粟麥稌豆之屬無果菜有馬出貂天無雨鐵收而用之號曰迦沙以為刀劍甚銛利其國獵獸皆乘木升降山隥追赴若飛自古未嘗通中國大唐貞觀二十一年其君長遂身入朝

駮馬

駮馬其地近北海去京萬四千里經突厥大部落五

所乃至焉有兵二萬人馬三十萬延其國以俟斤統
領與突厥不殊有弓箭刀矟傍排無花衞隊仗不行
賞賜其土境東西一月行南北五十日行土地嚴寒
每冬積雪樹木不沒者纔一二尺至暖消逐陽坡本皮
反以馬及人挽犁種五穀好漁獵取魚鹿貛貂鼠等
肉充食以其皮爲衣少鐵器用陶瓦釜及樺皮根爲
盤盌隨水草居止累木如井欄樺皮蓋以爲屋土床
草蓐加氈而寢處之草盡即移居無定所馬色並駮
故以名云其馬不乘但取其乳酪充食而已與結骨
數相侵伐貌類結骨而言語不相通大唐未嘗中遣
使朝貢突厥謂駮馬爲曷剌亦名曷剌國

鬼國

鬼國在駮馬國西六十日行其國夜遊晝隱身著渾
剝鹿皮衣眼鼻耳與中國人同口在頂上食用瓦器
土無米粟噉鹿豕及蛇駮馬國南三十日行至突騎
施二十日行至

鹽漠念

鹽漠念咄六闕俟斤部落又北八日行至可史擔部
落其駮馬鹽漠並無牛羊雜畜其婚姻嫁娶與突厥
同土多松樺樹每年稅貂鼠青白二鼠皮以奉俗長
○貞觀中戶部奏言中國人自塞外來歸及突厥前
後降附開四夷爲州縣者男女二十餘萬口時諸蕃

君長詣闕頓顙請太宗爲天可汗制曰我爲大唐天
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諸蕃咸稱萬歲是後以
璽書賜西域北荒之君長皆稱皇帝天可汗諸蕃渠
帥死亡者必詔冊立其後嗣焉臨統四夷自此始也
傅奕曰西晉時匈奴諸部在太原離石其酋劉元海
覆兩都執天子自是戎夷赫連氏沮渠氏李氏石氏
慕容氏佛氏禿髮氏拓跋氏宇文氏高氏符氏呂氏
姚氏翟氏被髮左衽遞據中壤衣冠殄盡周齊每以
騎戰驅夏人爲肉籬詫丑亞反曰當剉漢狗飼馬刀刈
漢狗頭不可刈草也彊胡與類寓居中夏禍福相恤
中原之人衆心不齊故夷狄少而強華人衆而弱也

石季龍死羯胡大亂冉閔令胡人不願留者聽去或
有留者乃誅之死者二十餘萬氐羌分散各還本部
部至數萬故苻姚氏與鮮卑既入中國而蠕蠕據其
土後魏時蠕蠕主阿那瓌大餒求糧於魏魏帝使元
孚賑恤之既飽遂寇暴及蠕蠕衰而突厥興自劉石
至後周皆北狄種類相與婚姻高氏聘蠕蠕女爲妻
宇文氏以突厥女爲后北齊供突厥歲十萬匹周氏
傾國事之錦衣玉食在長安者恒數千人可汗驕曰但
使我在南二兒無憂貧何會哉周齊使於突厥遇其
喪務面如其國臣其爲夷狄所屈辱也如是天冊萬
歲二年補闕薛謙光上疏曰臣聞戎夏不雜自古所

誠夷狄無信易動難安故斥居塞外不遷中國前史所稱其來久矣然而帝德廣被時有朝謁受向化之誠請納擁山之禮貢事畢則歸其父母之國導以指南之車此三王之盛典也自漢魏以後遂革其風務飾虛名徵求侍子諭以辭辯使襲衣冠居室京師不令歸國此又中葉之故事也較其利害則三王是而漢魏非論其得失則備邊長而徵質短殷鑒在乎往代豈可不懷經遠之慮哉昔郭欽獻策於武皇江統納諫於惠主咸以爲夷狄處中夏必爲變晉武不納二臣之遠策徒好慕化之虛名縱其習漢史等書官之以五部都尉此皆計之失也若前事之不忘則後

代之龜鏡此臣所以極言而不隱者也竊唯突厥吐蕃契丹等往因入貢並叨殊獎或執戟丹墀册名戎秩或曳裾庠序高步學門服胡氈裘語兼中夏明習漢法觀衣冠之儀目覩朝章知經國之要窺成敗於圖史察安危於古今識邊塞之盈虛知山川之險易或委以經略之功令其展効或矜其首丘之志放使歸蕃於國家雖有冠帶之名在夷狄廣其縱横之志雖則慕化之美苟悅於當時而狼子孤恩旋生於過後及歸部落鮮不稱兵邊鄙罹災實由於此故老子云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在于蕃人猶不可以示之况於夷狄乎謹按楚申公巫臣奔晉而使其子狐庸

爲吳行人教吳戰陣使之叛楚吳於是伐楚取巢駕克棘入州來子反一歲七奔命其所以能謀楚良以此也按漢桓帝遷五部匈奴於汾晉其後卒有劉石之難向使五部不從則晉祚猶未可量也鮮卑不遷則慕容無中原之僭又按漢史書陳湯云夫胡兵五而當漢兵一何者兵刃朴鈍弓弩不利今聞頗得漢工然猶三而當一由是言之利兵尚不可使胡人得法况處之中國而使其習見哉昔漢東平王請太史公書朝臣以爲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横之說不可以與諸侯此則內地諸王尚不可與况外國乎臣竊計秦并天下及劉項之際累載用兵人戶凋散以晉惠方之

當八王之喪師則輕於楚漢之塗地匈奴冒頓之全實過於五部之微弱當曩時冒頓之強盛乘中國虛弊高祖餒厄平城而冒頓不能入中國者何也非兵不足以侵諸夏力不足以破汾晉其所以解圍而縱高祖者爲不習中土之風不安中國之美生長磧漠之北以穹廬堅於城邑以氈罽美於章紱既安其所習而樂其所生是以無窺中國之心者爲生不在漢故也豈有心不樂漢而欲深入者乎劉元海五部離散之餘而卒能自振於中國者爲少居內地明習漢法非元海悅漢而漢亦悅之一朝背叛四方響應遂鄙單于之號竊帝王之寶賤沙漠而不居擁平陽而

出持者為居漢故也何使元海不內徙止當劫邊人
繒綵麴蘖以歸陰山之北安能使王彌崔懿為其用
邪當今皇風遐覃含識革面凡在虺性莫不懷馴方
使由余効忠日磾盡節以臣愚者國家方傳無窮之
祚於後脫備防不謹邊臣失圖則夷狄稱兵不在方
外非所以肥中國削四夷經營萬葉之規貽厥孫謀
之道也臣愚以為願充侍子者一皆禁絕必若先在
中國者亦不可使使歸蕃則夷人保疆邊邑無事矣
劉起居貺武指曰自昔議邊者推高於嚴尤班固嚴
尤議曰御匈奴自古無得上策者周將獫狁內侵命
將征之盡境而還聲致蟲螫人驅之而已是為中策

漢武選將賁深入連兵三十年中國罷耗匈奴亦尅是
為下策秦築長城勤於轉輸疆境完而中國竭是為
無策自白無得其上策者也其班固曰言匈奴者大
要歸於兩科縉紳則守和親介冑則言征伐漢興以
來有修文以和之有用武以尅之有卑下而承事之
有威服而臣畜之和親之論發於劉敬天下新定故
從其言賂遺以救安邊境孝惠高后遵而不違匈奴
加驕寇盜不止與通關市妻以漢女歲賂千金無益
之明驗也仲舒欲復守舊文厚結以財質愛子邊境
不選武略之臣修障隧備塞之具厲長戟勁弩恃吾
所以待寇而務賦斂於人遠行貨賂割剝百姓以奉

冠雖有信甘言守空約而與胡馬不窺不亦過乎王莽
時單于棄其愛子昧利不顧侵掠所獲歲巨萬而和
親賂遺不過千金安在其不棄質而失重利也夷狄
之人貪而好利人面獸心聖王禽獸畜之不與約誓
不就攻伐約之則費賂而見欺攻之則勞師而招寇
外而不內疏而不親政教不及其人正朔不加其國
來則懲而禦之去則備而守之慕義則接之以禮讓
使曲在彼蓋聖王禦蠻夷之常道也貺以嚴尤之議
辨而未詳班固之論詳而未盡推而為言周得上策
秦得其中漢無策焉何以言之荒服之外聲教所遠
其叛也不為之勞師其降也不為之釋備嚴其守禦

險其走集犯塞則有執訊之捷深入則有殲戎之勳
俾其欲為寇而不能願臣妾而不得斯禦戎之上策
禁暴之良算惠此中夏以綏四方周人之道也貺故
曰周得上策易稱王侯設險以固其國築長城修障
塞易之設險也今朔塞之上多古長城未知起自何
代七國分爭國有長城趙簡子起長城以備胡燕秦
亦築長城以限中外則長城之作其來遠矣秦兼天
下益理城塹城全國滅人歸咎焉自漢至隋因其成
業或脩或築無代無之後魏高閭築長城議曰虜騎輕
捷風來電往為害未遑閑牛羊不暇收雷擊至於近
郊雲飛出乎塞表不得不立長城以備之人築一步

千里之城役三十萬人不有朔之勞安養父兄之
逸始皇序中國之戎出諸塞表匈奴不敢南下而牧
馬戰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既故曰秦得中策史稱劉
敬說高祖以魯元公主嫁匈奴單于則漢之外孫豈
敢與大父爭哉假立宗女匈奴不信無益也帝欲遣
魯元后泣諫曰帝唯一女柰何棄之匈奴乎由是遣
宗女行又按魯元公主則趙王張敖之后也人告趙
王反呂后言趙王以公主故不宜有此高祖曰使張
敖有天下豈少乃女乎高祖審魯元不能止趙王之
謀而謂能息匈奴之叛邪假有欲遣之辭固戲言耳
且冒頓手弒其父射其母而冀其不與外祖爭強

豈不惑哉然則高祖之和親不能久安而爲之者以
天下初定尚紆歲月之禍以息兆人之勤耳而天姿
豁達不矜智能況謀內斷衆莫之識武帝時中國康
寧胡寇益鮮疏而絕之此其時也方更糜耗華夏連
兵積年歲老以爲下策可矣而漢之失策非止用兵
至于昭宣武士練習斥候精審胡人則覆亡居文長
逼牧迹遠徙窮荒海陰朝廷不遵宗周之故事乃襲
奉春之過舉啓寵納侮傾竭府藏給西北方無虞歲
二億七千萬賞賜之費傳送之勞尚不計焉單于室叔
女嬪於穹廬掖庭良人降於沙漠夫貢子女方物臣
僕之職也詩曰莫敢不來享莫敢不來王傳稱荒服

者來王比皆稱其來不言當往也杞用夷禮經貶其
爵公及吳盟諱而不書柰何以天子之尊與匈奴約
爲兄弟帝女之號與胡媼並爲我妻婦烏孫母報子
從其污俗中國之異於蠻夷者以有父子男女之別
也若乃位配天地職調陰陽不能革聾昧之性使漸
習華風反令婉冶之姿毀節異類其爲垢辱可勝道
哉漢之君臣常莫之止東漢至曹馬招來羌狄內之
塞垣資奉所費有踰於昔百人之會千口之長金印
紫綬食王侯之俸者相半於朝牧馬之童乘羊之隸
裔毳毦之資邀綾紈之利者相錯於路九州五服耒
耨之所利絲枲之所生方三千里植於三千里之中

散於數萬里之外人焉得不勞國焉得不貧胡夷歲
驕華夏日蹙當其強也又竭人力以征之其服也又
如是以養之病則受養強則內攻嗚呼中國爲羌胡
服役且千載而莫之恤可不大悲哉爲政者誠能務
其財以賞戍卒則我人富矣移其爵以餌守臣則我
將良矣富利歸於我危亡移於彼無納女之辱無傳
送之勞此之不爲而棄同即異與頑用嚚以夷亂華
以裔謀夏變上國之風俗汨中和之正氣既故曰漢
無策焉嚴尤深以古無上策者爲不能臣妾也聖王
誠能之而不用耳稱秦氏無策者謂其攘狄而亡國
也秦亡之咎非攘狄也稱漢氏得下策者謂伐胡而

人病人既病矣又役人而奉之是無異也賊故曰嚴
尤之議殆而未詳者也班固之論則究其情而曰其
來慕義接以禮讓使曲在彼是未盡也何者禮讓以
交君子不以接小人況於禽獸夷狄乎其貢貨內來
則華夏之情蕩纖麗以散則戎羯之心生華夏情蕩
出兵之源也戎羯心生侵盜之本也聖人唯此之慎
不貴奇貨不寶遠物食飲非此土性不育器服非其
所產不御豈唯贄幣不通哉至於飲食聲樂不與其
之故夷狄來朝坐之門外使舌人體委以食之若禽
獸然不使知馨香嘉味也後其聲不列於庭廟受其
貢不過楛矢獸皮不爲瑰幣不爲財貨利既小矣勵

亦宜然漢氏習玩驕虜使悅燕趙之色偕雅賞君太
官之八珍六齊使五都之文綺羅紈供之則其欲而
增求絕之則滅德而招怨加以斥候不明士卒不肯
是由飽豺狼以良肉而縱其饕噬疲人求其禍源接
以禮讓之所致也故通貢獻則去錦繡而得毛革討
負約則獲犬馬而喪士大許和親則毀禮義而順戎
俗張騫使西域得摩訶兜勒曲漢武採之以爲鼓吹
東漢魏晉樂則胡笛箜篌御則胡牀食則羌炙貊炙
器則蠻盤祠則胡天晉末五胡遞居中夏豈無天道
亦人事使之然也華人步卒也利險阻虜人騎兵也
利平地彼利馳突我則堅守無與追奔無與遠逐來

則杜險使無進去則閉險使無還衝以長戟臨以強
弩非求勝之也創之而已措彼頑凶寘之度外譬諸
蟲豸方乎虺蜴如是何禮讓之救何曲直之爭哉則
故曰班固之論詳而未盡者四夷之僭夏尚矣明達
之士論備邊之要無代無之國朝有房司空上書諫
伐高麗云比來犯罪死囚每令三覆重惜人命至此
而億萬吏卒無一罪戾委之鋒刃實爲冤酷薛補闕
上書諫諸蕃侍子久在京師恐其知邊塞盈虛險易
悅華夏服翫聲色或窺圖史兼達古今如有劉元海
之徒終成大憨劉起居武指云秦逐夷狄出塞限隔
華夷是爲中策三賢所陳可謂篤論言詳理切度越
前古斷仰歎不暇豈敢繫述耳

杜氏通典卷第二百終

分理官員師生姓氏

提調官

廣州府同知程[illegible]

高州府通判楊[illegible]

廣州府南海縣知縣周[illegible]

監刻官

廣州府儒學教授尚[illegible]

南雄府儒學教授王朝賓

瓊州府萬州陵水縣儒學教諭張宿

廣州府順德縣儒學教諭王時中

韶州府曲江縣儒學教諭秦志道

廣州府番禺縣儒學教諭丘[illegible]

廣州府南海縣儒學訓導張[illegible]

廣州府新會縣儒學訓導陳鳳儀

廣州府東莞縣儒學訓導左承裕

對閱生員

廣州府學生棠賓吾

陳允培

胡簡

陳仕榮

梁有參

番禺縣學生衛[illegible]